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捌輯・壹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北京出版社

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擬目

經部

柯劭忞　江瀚　尚秉和　胡玉縉　徐審義

姜忠奎　王照　楊策

史部

王樹枏　王式通　奉寬　傅增湘　葉啓勳

賈恩紱　謝國楨　戴錫章　湯中　羅振玉

子部

倫明　劉培極　江庸　胡敦復　馮承鈞

周叔迦

集部

夏孫桐　楊鍾羲　章華　何振岱　王重民

向達　孫楷第　梁鴻志

四庫未收書輯刊·學術顧問

季羨林　顧廷龍　王鍾翰　張岱年　周一良　侯仁之
楊明照　楊向奎　羅繼祖　蕭　璋　謝興堯　劉乃和
冀淑英　何茲全　王紹曾　黃永年　蔡美彪　孫欽善
倪其心　昌彼得　吳哲夫

四庫未收書輯刊・特邀顧問

徐引箎　李廷傑　張玉範　陳杏珍　王世偉　宮愛東

王效良　金沛霖　曾繁仁　孔方恩　陽海清　潘寅生

王運堂　金恩輝　賈寶琦　李廣山　何齡修　胡昭曦

周彥文　陳仕華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

榮譽主編　傅振倫

主　編　羅　琳

副主編　張建輝（常務）　楊良志　鞏　濱　劉　薔

馬池蘭

編　委　吳廣義　杜澤遜　劉　榮　丁廣舉　宋平生

吳　格　黃潤華　李際寧　陳　力　陳秉仁

王清原　胡　越　童正倫　石洪運　徐麗華

高　瑄　劉乃英　徐憶農　蕭魯陽　駱兆平

鮑時祥　沈治宏　朱　憲　劉小萌　戴利華
周金龍　周寧麗　陶宗寶　李國慶　萬　群
章伏源　鄧菊英　王志梅　鄂凌娟　劉積英
張曉萍　王海燕　李曉亞　厲　莉　毛景華
段秀芝　高　健　戴和冰　蘇位智　韓俐華
霍燦如　孫　威　趙淑琴　林子雄　顧大前
邱瑞中　李曉秋　李　峰　彭道傑　胡　剛

四庫未收書輯刊・工作委員會

主任　羅　琳

副主任　吴廣義　張建輝

委員　丁廣舉　鞏　濱　劉　榮　劉　薔　戴和冰
　　　杜澤遜　楊良志

四庫未收書輯刊・出版委員會

顧問　周應鵬　張添喜　郭賢登

主任　朱述新　陶信成

副主任　楊良志　張建輝　吳廣義

委員　孫恆年　解重慶　管理洪　李曉波　李樹青

　　　李海兵　梁健強

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捌輯總目錄

第壹册

周易舊注十二卷 〔清〕徐鼒撰 一

周易明報三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陳懋侯撰 二〇九

毛詩補正二十五卷 〔清〕龍起濤撰 三三五

第貳册

左傳淺說二卷 〔清〕皮錫瑞撰 一

春秋簡融四卷 〔清〕胡序撰 五五

春秋繁露十七卷附録一卷 〔清〕董天工箋注 一六五

春秋鑽燧四卷 〔清〕曹金籀撰 三一一
春秋至朔通考二卷首一卷 〔清〕張冕撰 三四一
大學申義三卷 〔清〕左欽敏撰 四一三
大學緯注一卷 〔清〕鍾穎陽撰 四六三
四書辯訛六卷 〔清〕汪陞撰 四八五
小演雅一卷別録一卷附録一卷續録一卷 〔清〕楊浚撰 七三九

第叁册

韻雅六卷附古蹟詩鈔一卷 〔清〕吳采撰 一
千文六書統要二卷附
篆法偏旁正譌歌一卷千字文二卷 〔清〕胡正言撰篆 一三一

說文統釋序一卷 〔清〕錢大昭撰 二三三
陳明卿太史考古詳訂遵韻海篇朝宗十二卷 〔明〕陳仁錫撰 二八三
經解指要二十二卷 〔清〕陶大眉撰 六二七

第肆册

唐書西域傳注四卷 〔清〕沈惟賢撰 一
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附
考正德清胡氏禹貢圖一卷 〔清〕陳澧撰 二七
讀史關鍵一卷 〔明〕楊元裕撰 八一
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 〔清〕王先謙撰 一一一
五洲地理志略三十六卷首一卷・之一 〔清〕王先謙撰 五七九

第伍册

五洲地理志略三十六卷首一卷·之二 〔清〕王先謙撰 一

撫吳疏草五十六卷·之一 〔清〕韓世琦撰 二九七

第陸册

撫吳疏草五十六卷·之二 〔清〕韓世琦撰 一

第柒册

撫吳疏草五十六卷·之三 〔清〕韓世琦撰 一

第捌册

撫吳疏草五十六卷·之四 〔清〕韓世琦撰 一

第玖册

麓濵薈録十四卷　〔清〕蔣超伯撰　一
本草方藥參要九卷・之一　〔清〕戴鳴皋撰　二二五

第拾册

本草方藥參要九卷・之二　〔清〕戴鳴皋撰　一

第拾壹册

本草方藥參要九卷・之三　〔清〕戴鳴皋撰　一
曆學會通致用十卷　〔清〕薛鳳祚輯　三四三
歷代神仙通紀五十卷・之一　〔清〕宋在衡輯　五九五

第拾貳册

歷代神仙通紀五十卷・之二　〔清〕宋在衡輯　一

第拾叁册

歷代神仙通紀五十卷・之三 〔清〕宋在衡輯 一

第拾肆册

歷代神仙通紀五十卷・之四 〔清〕宋在衡輯 一

立命編四卷首一卷附一卷格言纂要一卷 〔清〕徐陶璋等輯 五二一

列子八卷 〔明〕朱得之通義 七一五

第拾伍册

潛書一卷 〔清〕金蓉鏡撰 一

我儂纂削七卷附古謠諺讖語歌誦五卷 〔明〕不著輯者 二九

中道全書六十二卷 〔清〕謝維嶽輯 一五九

第拾陸册

楚辭評註十卷 〔清〕王萌撰 一

雪鴻堂詩蒐逸三卷附録一卷 〔明〕謝三秀撰 八七

逋齋詩四卷逋齋詩二集二卷逋齋詩二卷 〔清〕劉正宗撰 一一三

浮筠軒遺稿一卷 〔清〕吳鈹撰 三一五

西山閣筆一卷 〔清〕李生光撰 三三五

古宫詞一卷 〔清〕李天馥撰 三五一

素吟集八卷 〔清〕崔冕撰 三六五

我詩藁六卷 〔清〕傅眉撰 四四一

枕江堂詩十卷文不分卷 〔清〕魏憲撰 四八一

窺園詩鈔一卷補遺一卷　〔清〕朱[山采]撰　六四三

紅葉村稿六卷　〔清〕梁逸撰　六六九

萬斯備詩稿不分卷　〔清〕萬斯備撰　七〇九

鏡庵詩選一卷　〔清〕劉翼明撰　七三七

第拾柒册

逸德軒文集三卷詩集三卷　〔清〕田蘭芳撰　一

雪園詩賦初集十五卷二集四卷　〔清〕單隆周撰　一九九

燕山草堂集五卷　〔清〕陳僖撰　三七三

東廬遺稿一卷　〔清〕錢廉撰　六二七

崇素堂詩稿四卷　〔清〕張廷樞撰　六五九

第拾捌册

擔峯詩四卷 〔清〕孫洤撰 一

一齋舊詩一卷 〔清〕魏學誠撰 一〇七

東山草一卷滇遊草一卷

燕邸草一卷附伯兄遺草一卷 〔清〕呂琨撰 附 呂瑋撰 一四五

梅東草堂詩集九卷 〔清〕顧永年撰 一八七

問心堂詩一卷補遺一卷 〔清〕江鼎金撰 三三五

甓湖草堂文集七卷近詩二卷近集四卷 〔清〕吳世杰撰 三六三

正誼堂續集八卷 〔清〕張伯行撰 四九七

南崖集四卷 〔清〕陶元淳撰 六一三

玉照亭詩鈔二十卷 〔清〕陳大章撰 六七五

第拾玖册

尚志館文述九卷補九卷 〔清〕盧錫晉撰 一
味和堂詩集六卷 〔清〕高其倬撰 三五一
嚴太僕先生集十二卷附一卷 〔清〕嚴虞惇撰 四二九
秋泉居士集十七卷 〔清〕汪士鋐撰 五二五
雪川詩稾十卷 〔清〕陳萇撰 七一一

第貳拾册

查浦詩鈔十二卷 〔清〕查嗣瑮撰 一
巢青閣集十卷 〔清〕陸進撰 一四七

高雲堂詩集十六卷恭和御製詩應制詩一卷 〔清〕釋曉青撰 二三七
益戒堂自訂詩集八卷益戒堂詩後集八卷 〔清〕揆敘撰 四〇一
客燕詩存一卷粵吟一卷 〔清〕錢光夔撰 七一一

第貳拾壹册

柯庭餘習十二卷 〔清〕汪文柏撰 一
臨汀考言十八卷 〔清〕王廷掄撰 一一七
閑存堂文集十四卷詩集九卷 〔清〕張永銓撰 三七七
補瓢存稿六卷 〔清〕韓騏撰 六六一

第貳拾貳册

矩庵詩質十二卷附録一卷 〔清〕高一麟撰 一

紫幢軒詩集三十二卷 〔清〕文昭撰 一二五

巢松集六卷 〔清〕王抃撰 三八五

蘆中集十卷 〔清〕王攄撰 四五九

鶴汀集三卷 〔清〕張毛健撰 五五三

端峰詩選六卷 〔清〕毛師柱撰 六〇一

端峰詩續選八卷 〔清〕毛師柱撰 七〇三

第貳拾叁册

偶存篇一卷補編一卷 〔清〕吳莊撰 一

無異堂文集十二卷 〔清〕姚文燮撰 五七

顧景行詩集二卷楚游詩一卷匏園詞一卷 〔清〕顧景文撰 一九七

嘉遇堂詩七卷 〔清〕沈廣輿撰 二八一
漁山詩草二卷 〔清〕邊汝元撰 三二九
問亭詩集十二卷也紅詞一卷 〔清〕博爾都撰 三八九
滄湄詩鈔六卷 〔清〕尤珍撰 四七七
天涯詩鈔四卷讀史一卷詩餘鈔一卷 〔清〕蔣楷撰 五七一
容安詩草十卷 〔清〕胡榮撰 六三九
芋香詩鈔四卷贈言一卷 〔清〕釋宗渭撰 七〇七

第貳拾肆册

敬業堂詩續集六卷 〔清〕查愼行撰 一
思綺堂文集十卷 〔清〕章藻功撰 六七

匠門書屋文集三十卷 〔清〕張大受撰 五六九

第貳拾伍册

葆璞堂詩集四卷文集四卷 〔清〕胡煦撰 一
御賜齊年堂文集四卷 〔清〕王晦撰 一三七
懷古堂詩選十二卷 〔清〕楊炤撰 二〇七
槿園集十二卷 〔清〕趙維藩撰 二九五
間青堂詩集十卷附録一卷 〔清〕朱倫瀚撰 三五三
石帆軒詩集十一卷 〔清〕徐駿撰 四六一
甘莊恪公全集十六卷附一卷 〔清〕甘汝來撰 五〇五
詠花軒詩集六卷 〔清〕張廷璐撰 六八三

第貳拾陸册

敬亭詩草八卷文稿九卷補遺一卷 〔清〕沈起元撰 一
茨村咏史新樂府二卷附録一卷 〔清〕胡介祉撰 一九
𦶜觴詩集五卷二集三卷 〔清〕成文昭撰 三九九
依園詩集六卷 〔清〕顧嗣協撰 四五九
竹嘯餘音七卷附一卷 〔清〕王特選撰 四九一
儉重堂詩十三卷詩餘一卷 〔清〕紀邁宜撰 五二五

第貳拾柒册

尺木樓詩集四卷 〔清〕程世繩撰 一
蓄齋集十六卷 〔清〕黄中堅撰 八五

蓄齋二集十卷　〔清〕黃中堅撰　三一五

南谿偶刊五卷　〔清〕鄭性撰　四五九

青笠山房詩鈔五卷文鈔六卷　〔清〕許登逢撰　六三五

第貳拾捌册

紅雪軒稿六卷　〔清〕高景芳撰　一

竹梧書屋詩稾二卷外集一卷　〔清〕龔培序撰　一九五

心孺詩選二十四卷　〔清〕傅仲辰撰　二七三

之溪老生集八卷勸影堂詞三卷　〔清〕先著撰　四四三

豹留集一卷　〔清〕吳莊撰　六〇三

槐江詩鈔四卷　〔清〕程瑞祊撰　六四五

第貳拾玖册

博齋集三卷 〔清〕釋元尹撰 一
偶存軒稿三卷 〔清〕釋等安撰 六一
逃葊詩草十卷 〔清〕徐豫貞撰 一〇三
拜鵑堂詩集四卷 〔清〕潘問奇撰 二一一
蘭扃前集八卷附一卷 〔清〕梁以壯撰 二七七
非水舟遺集二卷 〔清〕梁錫珩撰 三五三
離垢集五卷 〔清〕華嵒撰 三九五
拗堂詩集八卷 〔清〕景星杓撰 四五九
餘慶堂詩文集十卷 〔清〕陳美訓撰 五〇五

希硜齋集六卷 〔清〕周之方撰 五九九

靜遠齋詩集十卷 〔清〕允禮撰 六六一

自得園文鈔不分卷 〔清〕允禮撰 七四三

第叁拾册

春和堂詩集一卷 〔清〕允禮撰 一

春和堂紀恩詩一卷 〔清〕允禮撰 三三

羣芳詩鈔八卷 〔清〕俞鵬程輯 六一

選學膠言二十卷補遺一卷 〔清〕張雲璈撰 一五一

詞的四卷 〔明〕茅暎輯評 四六七

春蕪詞二卷 〔清〕越闓撰 五三五

詞林逸響四卷崑腔原始一卷 〔明〕許宇輯 五六一

詩筏橐說四卷 〔清〕李畯輯 七五七

捌輯・壹册目錄

周易舊注十二卷　〔清〕徐鼒撰　一

周易明報三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陳懋侯撰　二〇九

毛詩補正二十五卷　〔清〕龍起濤撰　三三五

〔清〕徐鼒撰

周易舊注十二卷

清光緒十二年徐承祖日本刻本

周易舊注目錄

卷第一 乾卦至屯卦
卷第二 蒙卦至謙卦
卷第三 豫卦至噬嗑卦
卷第四 賁卦至離卦
卷第五 咸卦至蹇卦
卷第六 解卦至升卦
卷第七 困卦至歸妹卦
卷第八 豐卦至未濟卦
卷第九 繫辭上
卷第十 繫辭下
卷第十一 說卦
卷第十二 序卦 雜卦

右周易舊注十二卷 先大夫纂輯未成之書也 先大夫於道光己亥館揚州史氏治周易謂韓王程朱之說雖純駁不一而外象數以言性命終非聖人作易之旨取明何氏楷 國朝惠氏棟張氏惠言姚氏仲虞之書參攷之將為周易舊注疏證乃詳稽孟京以下諸儒迄於千寶輯舊注若干卷未幾聞 先大父病革遂匆匆卷篋歸追入直 史館又有小腆紀年之作是稿僅付鈔胥錄成帙而未暇為疏證也今距

先大夫捐館已二十餘年鈔本藏度笥中幾遭蠹蝕承祖懼其久而散佚爰於奉使之暇讎校付諸剞劂原鈔未分卷次別簽卷第幾於眉上是否當日手定抑及門諸子所分不可詳今仍之為十二卷其中有未注明所引何書者疑係傳鈔時漏落與蠹簡脫字并從闕疑不敢妄補以俟他日校正云光緒十二年歲次丙戌秋九月男承祖謹志於日本東京使署

周易舊注卷一

周易上經

[illegible]述

周者易緯曰因代以題周(正義八論)鄭康成說曰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書洪範疏周官大卜疏引夏曰二句作易贊禮記祭義疏引三句作易贊)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正義八論引易贊易論)皇甫謐說曰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正義八論)易者鄭氏說曰虙羲作十易(左四年疏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無文字謂之易(漢上易傳)又曰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禮記題疏引六藝論)又曰易一名而函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詞云乾坤其易之縕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正義八論又見世說文學注字句小異耳)說文曰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說文)虞翻說曰字從日下月(釋文引參同契注)上經者乾鑿度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為上篇始者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為終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主也故為下篇始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又曰泰者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萬物也否者天地不交通陰陽不用事止萬物之長也上經象陽故以乾為首坤為次先泰而後否損者陰用事澤損山而萬物損也下損以事其上益者陽用事而雷風益萬物也上自損以益下下經以法陰故以咸為始恒為次先損而後益各順其類也經者釋名曰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釋名釋典藝)子夏傳曰分為上下篇(正義序孟喜同)

䷀乾下乾上

六畫者乾鑿度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竝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卦者挂也挂萬物視而見之故三畫已下為地四畫已上為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陽氣從下生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

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故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謂之應又曰天地之氣必有終始六位之說皆由下上故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　於四盛於五終於上初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公四為諸侯五為天子上為宗廟凡此六者陰陽所以進退君臣所以升降萬人所以為象則也又曰易六位正王度見矣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馬融曰伏羲得河圖而作易卦辭文王爻辭周公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正義八論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揚雄說見法言史遷等以為文王重卦鄭康成

之徒以為神農重卦王弼等以為伏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乾純陽卦也以京房積算法言之乾為八純卦象天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乾為四月辟卦卦主六日七分候在靡草死乾下乾上者此後師以互體說易卽下上為舉隅法也

乾元亨利貞

馬融曰卦辭文王正義陸績同子夏傳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稟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和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元亨利貞矣集解

初九潛龍勿用

馬融曰爻辭周公正義陸績同鄭康成曰周易以變者為占故稱九稱六正義陸績曰陽在初稱初九去初之二稱九二則初復七陰在初稱初六去初之二稱六二則初復八矣卦畫七八經書九六七八為象九六為爻四者互明聖人之妙用也漢上易叢說馬融曰物莫大於龍故借龍以喻天之陽氣也初九建子之月陽氣始動於黃泉旣未萌芽猶是潛伏故曰潛龍也集解干寶曰位始故稱初陽重故稱九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陽處三泉之下聖德在愚俗之中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勿用集解子夏傳

曰龍所以象陽也集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鄭康成曰二於三才為地道地上卽田故稱田也集解又說曰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正義孟喜說曰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京房說同曲禮疏引五經異義王肅曰大人聖人在位之目釋文干寶曰陽在九二十二月之時自臨來也二為地上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陽氣將施聖人將顯此文王免於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見大人集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鄭康成曰三於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集解）惕懼也（釋文）荀爽曰日以喻君謂三居下體之終而為之君承乾行乾故曰乾乾夕惕以喻臣謂三臣於五則疾修柔順危去陽行故曰无咎（集解）虞翻曰謂陽息至三二變成離離為日坤為夕（集解）干寶曰爻以氣表繇以龍興嫌其不關人事故著君子焉陽在九三正月之時自泰來也陽氣始出地上而接動物人為靈故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在於此爻焉故君子以之憂深思遠朝夕匪懈仰憂嘉會之不序俯懼義和之不逮反覆天道謀始反終故曰終日乾乾此蓋文王反國大釐其政之日也凡无咎者憂中心之喜

善補過者也文恨早耀文明之德以蒙大難增修柔順以懷多福故曰无咎矣（集解）厲說文作夤曰夤敬也（說文夕部）亦作厲（說文骨部）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干寶曰陽氣在四二月之時自大壯來也四虛中也躍者暫起之言既不安於地而未能飛於天也四以初為應淵謂初九甲子龍之所由升也或之者疑之也此武王舉兵孟津觀釁而退之爻也守柔順則逆天人之應通權道則違經常之教故聖人不得已而為之故其辭疑矣（集解）或一本作惑象文言同（山井鼎古本）非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鄭康成曰五於三才為天道天者清明无形而龍在焉飛之象也（集解）虞翻曰謂四已變則五體離離為飛五在天故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也謂若庖犧觀象於天造作八卦備物致用以利天下故曰飛龍在天天下之所利貞也（集解）干寶曰陽在九五三月之時自夬來也五在天位故曰飛龍此武王克紂正位之爻也聖功既就萬物既覩故曰利見大人矣（集解）

上九亢龍有悔

鄭康成曰堯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末大凶也（正義）王肅曰窮高曰亢知進忘退故悔也（集解）干寶曰陽在上九四月之時也亢過也乾體既備上位既終天

之鼓物寒暑相報聖人治世威德相濟武功既成義在止戈盈而不反必陷於悔（集解）子夏傳曰亢極也（釋文）說文作忼（說文心部）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劉向以見羣龍絕句（說苑）鄭康成曰六爻皆體乾羣龍之象也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後漢書郎顗傳班固傳注）劉瓛曰總六爻純陽之義故曰用九也（集解）

象曰

鄭康成合彖象於經故加彖曰象曰以别之諸卦皆然（魏志高貴鄉公呂氏音訓朱震漢上）劉瓛曰象者斷也斷一卦之才也（集解）褚仲都說略同（正義）

大哉乾元

九家易曰陽稱大六爻純陽故曰大乾者純陽衆卦所生天之象也觀乾之始以知天德惟天爲大惟乾則之故曰大哉元者氣之始也集解

萬物資始乃統天

鄭康成曰資取也釋文統本也釋文荀爽曰謂分爲六十四卦萬一千五百二十冊皆受始於乾也冊取始於乾猶萬物之生本於天集解九家易曰乾之爲德乃統繼天道與天合化也集解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虞翻曰已成旣濟上坎爲雲下坎爲雨故雲行雨施乾以雲雨流坤之形萬物化成故曰品物流形也集解

大明終始

乾鑿度曰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荀爽曰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於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也集解

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荀爽曰六爻隨時而成乾集解侯果曰大明日也六位天地四時也六爻效彼而作也大明以晝夜爲終始六位以相揭爲時成言乾乘六氣而陶冶變化運四時而統御天地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故乾鑿度曰日月終始萬物是其義也集解許慎五經異義曰易孟京說天子駕六易時乘六龍以馭天下也謹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與易同鄭康成駮之曰元之聞也易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制與古異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儀禮既夕疏左哀十七年疏公羊隱元年疏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劉瓛曰陽氣爲萬物之所始故曰首出庶物立君而天下皆寧故曰萬國咸寧也集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劉表曰健詳其名也正義宋衷曰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餘卦各當名不假於詳矣集解口訣義虞翻曰君子謂三乾健故强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故自强不息老子曰自勝者强集解干寶曰言君子通之於賢也凡勉强以進德不必須在位也故堯舜一日萬幾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集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荀爽曰氣微位卑雖有陽德潛藏在下故曰勿用也集解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荀爽曰見者見居其位田謂坤也二當升坤五故曰

見龍在田大人謂天子見據尊位臨長羣陰德施於下故曰德施普也集解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虞翻曰至三體復故反復道謂否泰反其類也集解復本亦作覆釋文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荀爽曰乾者君卦四者陰位故上躍居五者欲下居坤初求陽之正地下稱淵也陽道樂進故曰進无咎也集解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鄭康成曰造為也釋文荀爽曰飛者喻無所拘天者首

事造制大人造法見居天位聖人作而萬物覩是其義也集解王肅曰造就也至也釋文姚信陸績之儔皆以造為造至之造正義劉歆父子作聚釋文劉向說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漢書本傳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九家易曰陽當居五今乃居上故曰盈也亢極失位當下之坤三故曰盈不可久若太上皇者也下之坤三屈為諸侯故曰悔者也集解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宋衷曰用九六位皆九故曰見羣龍純陽則天德也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為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故曰无首吉

文言曰

劉瓛曰依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集解姚信曰乾坤為門戶文說乾坤六十二卦皆倣焉集解梁武帝曰文言是文王所制釋文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九家易曰乾者君卦也六爻皆當為君始而大通君德會合故元為善之長也通者謂陽合而為乾眾善相繼故曰嘉之會也集解荀爽曰陰陽相和各得其宜

然後利矣陰陽正而位當則可以幹舉萬事集解春秋傳善之長作體之長左襄九年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體仁京房荀爽董遇作體信釋文嘉會春秋傳作嘉德左襄九年利物孟喜京房荀爽陸績作利之釋文鄭康成曰體主也文選注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干寶曰夫純陽天之精氣四行君之懿德是故乾冠卦首辭表篇目明道義之門在於此矣猶春秋之備五始也故夫子留意焉然則體仁正己所以化物觀

運知時所以順天器用隨宜所以利民守正一業所以定俗也亂則敗禮其教淫逆則拂時其功否錯則妨用其事廢忘則失正其官敗四德者文王所由興四德者商紂所由亡集解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鄭康成曰當隱之時以從世俗不自殊異无所成名也集解一本無乎字集解釋文呂音訓

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虞翻曰陽出初震為樂為行故樂則行之坤死稱憂隱在坤中遯世无悶故憂則違之也集解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確依說文當作寉高至也鄭康成曰確堅高之皃拔移也釋文虞翻曰確剛皃也乾剛潛初坤亂於上君子弗用隱在下位確乎難拔潛龍之志也集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

虞翻曰中下之中二非陽位故明言能正中也集解

庸言之信

荀爽曰處和應坤故曰信集解

庸行之謹

九家易曰以陽居陰位故曰謹也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矣集解

閑邪存其誠

鄭康成本邪下有以字晁古易呂音訓宋衷曰閑防也防其邪而存其誠也二在非其位故以閑邪言之能處中和故以存誠言之集解

善世而不伐

九家易曰陽升居五處中居上始以美德利天下不言所利即是不伐故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此之謂也集解

德博而化

荀爽曰處五據坤故德博羣陰順從故物化也集解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虞翻曰陽始觸陰當升五為君時舍於二宜利天下直方而大德无不利明言君德地數始二故稱易曰集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

虞翻曰乾為德坤為業以乾通坤謂為進德脩業集解

宋衷曰業事也三為三公君子處公位所以進德脩業也集解

忠信所以進德也

翟元曰忠於五所以修德也集解

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荀爽曰修辭謂終日乾乾立誠謂夕惕若厲居業謂
居三也集解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翟元曰知五可至而至之故可與行幾微之事也集解
一本與下有言字集解本古本足利本
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姚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
知亡君子之宜矣集解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
虞翻曰天道三才一乾而以至三乾成故為上夕惕

若厲故不驕也下位謂初隱於初憂則違之故不憂
集解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
也
荀爽曰乾者君卦四者臣位也故欲上躍居五下者
當下居坤初得陽正位故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集解
進退无恒非離羣也
荀爽曰進謂居五退謂居初故進退无恒非離羣也
集解
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鄭康成本無欲也字晁氏易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虞翻曰謂震巽也庖犧觀變而放八卦雷風相薄故
相應也集解
同氣相求
虞翻曰謂艮兌山澤通氣故相求也集解
水流濕火就燥
濕字當作溼荀爽曰陽動之坤而為坎坤者純陰故
曰溼也陰動之乾而成離乾者純陽故曰燥也集解虞
翻曰離上而坎下水火不相射集解王肅曰水之性潤
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書洪範疏

雲從龍風從虎
荀爽曰龍喻王者謂乾二之坤五為坎也虎喻國君
謂坤五之乾二為巽而從三也集解虞翻曰乾為龍雲
生天故從龍也坤為虎風生地故從虎也集解王肅曰
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史記伯夷傳集解
聖人作而萬物覩
作馬融本作起鄭康成曰作起也並釋文虞翻曰覩見
也聖人則庖犧合德乾五造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五動成離日出照物皆相見故曰聖
人作而萬物覩也集解陸績曰陽氣至五萬物茂盛故
譬以聖人在天子之位功成制作萬物咸見之矣集解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

荀爽曰謂乾九二本出於乾故曰本乎天而居坤五故曰親上謂坤六五本出於坤故曰本乎地降居乾二故曰親下也集解

則各從其類也

虞翻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觸類而長故各從其類集解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

荀爽曰在上故貴失正故无位集解

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

荀爽曰謂上應三三陽德正故曰賢人別體在下故

曰在下位兩陽无應故无輔集解

是以動而有悔也

荀爽曰升極當降故有悔集解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

虞翻曰二非王位時暫舍也集解

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亢鄭本作志晁氏易呂音訓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虞翻曰乾始開通以陽通陰故始通集解

利貞者性情也

性情鄭康成本作情性晁氏易呂音訓漢上易傳干寶曰以施化利萬物之性以純一正萬物之情集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能以鄭康成本作而以晁氏易呂音訓虞翻曰美利謂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故利天下也集解

不言所利大矣哉

虞翻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利者大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王肅曰揮散也釋文陸績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集解揮本亦作輝釋文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九家易曰謂時之元氣以王而行履涉衆爻是乘六龍也集解荀爽曰御者行也陽升陰降天道行也集解御天孟喜京房作馭天下前見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荀爽曰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乾坤二

卦成兩既濟陰陽和均而得其正故曰天下平集解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

干寶曰君子之行動靜可觀進退可度動以成德无所茍行也集解虞翻曰謂初乾稱君子陽出成為上德雲行雨施則成離日新之謂上德故日可見之行集解

潛之為言也

褚仲都曰初上居无位之地故稱言也其餘四爻是有位故不云言正義

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荀爽曰隱而未見謂居初也行而未成謂行之坤四陽居陰位未成為君乾者君卦也不成為君故不用也集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虞翻曰謂二陽在二兌為口震為言為講論坤為文故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兌象君子以朋友講習集解

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虞翻曰震為寬仁為行謂居寬行仁德博而化也集解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虞翻曰重言君德者大人善世不伐信有君德後天而奉天時故詳言之集解

九三重剛而不中

虞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也集解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虞翻曰非其位故疑之也集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荀爽曰與天合德謂居五也與地合德謂居二也集解

與日月合其明

荀爽曰謂坤五之乾二成離離為日乾二之坤五為坎坎為月集解

與四時合其序

翟元曰乾坤有消息從四時來也集解

與鬼神合其吉凶

虞翻曰謂乾神合吉坤鬼合凶以乾之坤故與鬼神合其吉凶集解

先天而天弗違

虞翻曰乾為天為先大人在乾五乾五之坤五天象在先故先天而天弗違集解

後天而奉天時

虞翻曰奉承行乾三之坤初成震震為後也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象具故後天而奉天時謂承天時行順也集解

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荀爽曰人謂三神謂天鬼謂地也集解一本無而字集解本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荀爽曰陽位在五今反居上故曰知進而不知退也在上當陰今反為陽故曰知存而不知亡也得謂陽喪謂陰集解

其唯聖人乎

聖人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始作聖人釋文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荀爽曰進謂居五退謂居二存謂五為陽位亡謂上

為陰位也再出聖人者上聖人謂五下聖人謂二也集解

䷁坤下坤上

䷁坤純陰卦也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坤為八純卦象地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坤為十月辟卦候在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坤本又作巛釋文王肅說曰巛古坤字家語執轡篇注說文曰坤地也从土从申土位在申說文土部釋名曰坤順也上順乾也釋地虞翻曰謂陰極陽生乾流坤形坤含光大凝乾之元終於坤亥出乾初子品物咸亨故元亨也坤為牝震為馬初動得正故利牝馬之貞矣集解干寶曰陰氣之始婦德之常故稱元與乾合德故稱亨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故乾以龍繇坤以馬象也坤陰類故稱利牝馬之貞矣集解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九家易曰坤為牝為迷集解諸家丛讀先迷句後得主利句子夏傳讀後得主句利字屬下西南得朋句漢上易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得朋喪朋師說不同通卦驗曰坤西南也主立秋艮東北也主立春劉歆三統歷說曰十一月乾之初九

故黃鍾為天統六月坤之初六故林鍾為地統正月乾之九二故太簇為人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為地正太簇寅為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答應之道也律歷志魏博士秦靜議曰坤為土土為西南盛德在未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終而復始乃終有慶通典禮四引此據文辰說也鄭康成注易用交辰當與此同而注已佚無以言之馬融曰孟秋之月陰氣始著而坤之位同類相得故西南得朋孟春之月陽氣始著陰始從陽失其黨類故東北喪朋喪失也釋文荀爽曰陰起於午至

申三陰得坤一體故曰西南得朋陽起於子至寅三陽喪坤一體故東北喪朋並見集解虞氏述王肅曰西南陰類故得朋東北陽類故喪朋漢上易叢說虞翻據納甲說見下

彖曰至哉坤元

九家易曰謂乾氣至坤萬物資受而以生也坤者純陰配乾生物亦善之始地之象也故又嘆言至美集解

劉瓛曰至極也文選鄒陽上書吳王注

萬物資生

荀爽曰謂萬一千五百二十冊皆受始於乾由坤而生也冊生於坤猶萬物成形出乎地也集解劉瓛曰自

無出有曰生生得性之始也文選陶淵明雜詩注

乃順承天

劉瓛曰萬物資生於地故地承天而生也集解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蜀才曰坤以廣厚之德載含萬物無有窮竟也又曰天有无疆之德而坤合之故云德合无疆也集解疆或作壃下同釋文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荀爽曰乾二居坤五為含坤五居乾二為弘坤初居乾四為光乾四居坤初為大也天地交萬物生故咸亨集解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九家易曰謂坤交本在柔順陰位則利貞之乾則陽爻來據之故曰君子攸行集解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

虞翻曰謂陽得其類月朔至望從震至乾與時偕行故乃與類行集解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諸家說見前京房曰女既嫁降父之服臣既仕先公後私皆喪朋之義虞翻曰陽喪滅坤坤終復生謂月三日震象出庚故乃終有慶此指說易道陰陽消息之大要也謂陽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

兌見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謂二陽為朋故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象曰乃與類行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藏於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謂之以坤滅乾坤為喪故也馬君云云失之甚矣而荀君以為云云就如荀說從午至申經當言南西得朋子至寅當言北東喪朋以乾變坤而言喪朋經以乾卦為喪耶此何異於馬也集解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虞翻曰坤道至靜故安復初得正故貞吉震為應陽正於初以承坤陰地道應故應地无疆集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乾鑿度曰六二為君子宋衷曰地有上下九等之差故以形勢言其性也集解虞翻曰勢力也君子謂乾陽為德動在坤下君子之德車故厚德載物老子曰勝人者有力也集解

初六履霜堅冰至

干寶曰重陰故稱六剛柔相推故生變占變故有爻繫曰爻者言乎變者也故易繫辭皆稱九六也陽數奇陰數偶是以乾用一也坤用二也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陰氣始動乎三泉之下言陰氣動矣則必至於履霜履霜則必至於堅冰言有漸也藏器於身貴其俟時故陽在潛龍戒以勿用防禍之原欲

其先幾故陰在三泉而顯以履霜也集解舊傳鄭康成讀履為禮釋文疑誤冰依字當作仌下同冰古凝字也說文仌部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九家易曰霜者乾之命也堅冰者陰功成也謂坤初六之乾四履乾命令而成堅冰也此卦本乾陰始消陽起於此爻故履霜也馴猶順也言陽順陰之性成堅冰矣初六始姤姤為五月盛夏而言堅冰五月陰氣始生地中言始於履霜終至堅冰以明漸順至也集解褚仲都曰履霜者從初六至六三堅冰者從六四至上六正義馴向秀云從也釋文徐仙民依鄭義音訓釋文或曰履霜堅冰當作初六履霜郭京擧正魏文帝紀非是一本作履霜堅冰至古本足利本亦非凝依字當作冰

六二直方大

鄭康成曰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禮記深衣正義荀爽曰大者陽也二應五五下動之則應陽出直布陽於四方集解

不習无不利

荀爽曰物唱乃和不敢先有所習陽之所唱從而和之无不利也集解干寶曰陰氣在二六月之時自遯來也陰出地上佐陽成物臣道也妻道也臣之事君妻

之事夫義成者也臣貴其直義尚其方地體其大故曰直方大士該九德然後可以從王女躬四教然後可以配君子道成於我而用之於彼不妨以仕學為政不妨以嫁學為婦故曰不習无不利也集解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九家易曰謂陽下動應之則直而行布陽氣於四方也集解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干寶曰女德光於夫士德光於國也集解

六三含章可貞

虞翻曰貞正也以陰包陽故含章三失位發得正故

可貞也（集解）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虞翻曰謂三已發成泰乾為王坤為事震為從故或從王事地道无成而有終故无成有終（集解）干寶曰陰氣在三七月之時自否來也陽降在四三公位也陰升在三三公事也上失其權位在諸侯坤體既具陰黨成羣君弱臣强戒在二國唯文德之臣然後可以遭之運而不失其柔順之正坤為文坤象既成故曰含章可貞此蓋平襄之王垂拱以賴晉鄭之輔也苟利社稷專之則可故曰或從王事遷都誅親疑於專命故亦或之失後順之節故曰无成終於濟國安民故曰有終矣（集解）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干寶曰位彌高德彌廣也（集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虞翻曰括結也謂泰反成否坤為囊艮為手巽為繩故括囊在外多咎也得位承五繫于包桑故无咎陰在二多譽而遠在四故无譽（集解）干寶曰陰氣在四八月之時自觀來也天地將閉賢人必隱懷智苟容以觀時釁此蓋甯戚蘧瑗與時卷舒之爻也不艱其身則无咎功業不建故无譽也（集解）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

鄭康成曰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隋書李德林傳）干寶曰陰氣在五九月之時自剝來也剝者反常道也黃中之色裳下之飾元善之長也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陰登於五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己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周公其猶病諸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四海也故曰黃裳元吉也（集解）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王肅曰坤為文五在中故曰文在中也（集解）干寶曰當總己之任處疑僭之間而能終元吉之福者由文德在中也（集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鄭康成曰聖人喻龍君子喻蛇（儀禮鄉射禮疏 三禮圖弓矢）荀爽曰消息之位坤在於亥下有伏乾為其嫌于陽故稱龍也（集解）九家易曰實本坤體未離其類故稱血焉以喻陰也元黃天地之雜言乾坤合居也（集解）干寶曰陰在上六十月之時也爻終於酉而卦成於乾乾體純剛不堪陰盛故曰龍戰戌亥乾之都也故稱龍焉陰德過度以逼乾戰郭外曰郊郊外曰野坤位未申之維而氣溢酉戌之間故曰于野未離陰類故曰血陰陽色雜故曰元黃言陰陽離則異氣合則同功君臣

夫妻其義一也故文王之忠於殷抑參二之强以事獨夫之紂蓋欲彌縫其闕而匡救其惡以祈殷命以濟生民也紂遂長惡不悛天命殛之是以至於武王遂有牧野之事是其義也集解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干寶曰天道窮至於陰陽相薄也君德窮至於攻戰受誅也柔順窮至於用權變矣集解

用六利永貞

京房說曰六偶承奇律術 干寶曰陰體其順臣守其柔所以秉義之和履貞之幹唯有推變終歸於正是周公始於負扆南面以光王道卒於復子明辟以終臣

節故曰利永貞也集解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文言曰

本或無此三字釋文

坤至柔而動也剛

荀爽曰純陰至順故柔也集解 九家易曰坤一變而成震陰動生陽故動也剛集解

至靜而德方

荀爽曰坤性至靜得陽而動布於四方也集解

後得主而有常

虞翻曰坤陰先迷後順得常陽出初震為主為常也集解

含萬物而化光

干寶曰光大也謂坤含藏萬物順承天施然後化光也集解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鑿度曰乾陽也坤陰也竝治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 荀爽曰承天之施因四時而行之也集解

一本作順承乎天而時行明張元冲傳載晉王易本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虞翻曰謂初乾為積善以坤牝陽滅出復震為餘慶

謂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也集解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鄭康成曰殃禍惡也釋文 虞翻曰坤積不善以臣弒君以乾通坤極姤生巽為餘殃也集解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虞翻曰坤消至二艮子弒父至三成否坤臣弒君上下不交天下無邦故子弒父臣弒君也剛爻為朝柔爻為夕乾為寒坤為暑相推而成歲焉故非一朝一夕所由來漸矣集解 太史公引古易曰差㠯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

疑古文周易文也弑本或作殺釋文
由辯之不早辯也
辯馬融曰别也荀爽作變釋文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荀爽曰霜者乾之命令坤下有伏乾履霜堅冰蓋言
順也乾氣加之性而堅象臣順君命而成之集解順本
又作遜春秋繁露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遜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
虞翻曰謂二陽稱直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故直其
正方謂闢陰開為方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故方其
義也集解或曰正當作敬

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虞翻曰陽息在二故敬以直内坤位在外故義以方
外謂陽見兌丁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德不孤孔子
曰必有鄰也集解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荀爽曰直方大乾之唱也不習无不利坤之和也陽
唱陰和而无所不利故不疑其所行也集解張璠本此
上有易曰衆家皆無釋文一本行字下無也字釋文本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
荀爽曰六三陽位下有伏陽坤陰卦也雖有伏陽含
藏不顯以從王事要待乾命不敢自成也集解

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翟元曰坤有此三者也集解
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宋衷曰臣子雖有才美含藏以從其上不敢有所成
名也地得終天功臣得終君事婦得終夫業故曰而
代有終也集解
天地變化草木蕃
虞翻曰謂陽息坤成泰天地反以乾變坤坤化升乾
萬物出震故天地變化草木蕃矣集解一本蕃下有茂
字考文古本引非
天地閉賢人隱

虞翻曰謂四泰反成否乾稱賢人隱藏坤中以儉德
避難不榮以禄故賢人隱矣集解
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荀爽曰六四陰位迫近於五雖有成德當括而囊之
謹慎畏敬也集解一本無也字考文古本引非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
虞翻曰謂五坤息體觀地色黄坤為理以乾通坤故
稱通理五正陽位故曰正位艮為居體謂四支也艮
為兩肱巽為兩股故曰黄中通理正位居體集解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
虞翻曰陽稱美在五中四支謂股肱集解

發於事業
九家易曰天地交而萬物生也謂陽德潛藏變則發見若五動為比乃事業之盛
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
孟喜曰陰乃上薄疑似於陽必與陽戰也集解疑荀爽虞翻姚信蜀才本作凝釋文陸績說曰乾配西北積陰之地陰盛故戰京易傳注
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
鄭康成本作為其慊於陽也漢上易傳詩正義注曰慊讀如羣公溓之溓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慊溓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令消息用事乾也

上六為蛇得乾氣雜似龍詩采薇疏荀爽虞翻陸績董遇釋文九家集解本作為其兼於陽也九家易曰陰陽合居故曰兼陽謂上六坤行至亥下有伏乾陽者變化以喻龍焉諸家並無无字今有者誤衍
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
荀爽曰實本坤卦故曰未離其類也血以遇陰順陽也集解
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
荀爽曰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下有伏乾陰陽相和故言天地之雜也集解陸績說曰乾坤併處天地之氣雜稱玄黃也京易傳注

天玄而地黃
荀爽曰天者陽始於東北故色玄也坤者陰始於西南故色黃也集解王凱仲曰陰陽交戰故血玄黃集解
䷂震下坎上
䷂屯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屯為坎宮二世卦以孟氏卦氣言之於消息內卦為十一月侯卦侯在水泉動外卦為十二月侯卦侯在鴈北鄉
屯元亨利貞
說文曰屯難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屮貫一一地也尾曲屮部虞翻曰坎二之初剛柔交震故元亨之初得正故利貞矣集解

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虞翻曰之外稱往初震得正起之欲應疑當作起之應欲動而失位故勿用有攸往震為侯初剛難拔故利以建侯老子曰善建者不拔也集解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虞翻曰乾剛坤柔坎二交初故始交確乎難拔故難生集解
動乎險中大亨貞
荀爽曰物難在始生此本坎卦也集解險或作儉劉修碑叚借字也
雷雨之動滿盈

盈荀爽虞翻作形是也荀爽曰雷震雨潤則萬物滿
形而生也集解虞翻曰震雷坎雨坤為形也謂三已反
正成既濟坎水流坤故滿形謂雷動雨施品物流形
也集解衆家褚仲都作盈與俗本同曰釋亨也萬物盈
滿則亨通也周氏說同正義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鄭康成曰造成也草草創昧昧爽也文選任彥升策秀才文注為范
尚書讓封侯表注讀而曰能能猶安也釋文荀爽曰謂陽動在
下造生萬物於冥昧之中也天地初開世尚屯難震
位承乾故宜建侯動而遇險故不寧也集解虞翻曰造
造生也草草創物也坤冥為昧故天造草昧成既濟

定故曰不寧言寧也集解董遇曰草昧微物釋文干寶曰
水運將終木德將始殷周際也百姓盈盈匪君子不
寧天下既遭屯險之難後王宜蕩之以雷雨之政故
封諸侯以寧之也集解
象曰雲雷屯
九家易曰雷雨者興養萬物今言屯者十二月雷伏
藏地中未得動出雖有雲雨非時常育故言屯也集解
君子以經綸
綸鄭康成釋文正義劉表正義黃穎釋文作論是也鄭康成曰
謂論撰禮樂施政事黃穎云經綸匡濟也釋文荀爽作
倫曰屯難之代萬事失正經者常也倫者理也君子

以經綸不失常道也集解姚信作綸與俗本同曰經緯
也集解綸謂綱也以織綜經緯此君子之事正義時在屯
難是天地經綸之日故君子法之須經綸艱難也集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本亦作盤又作槃釋文古文作般呂音訓子夏傳曰盤
桓猶桓旋也漢上易傳馬融曰槃桓旋也釋文虞翻曰震起
艮止動乎險中故盤桓得正得民故利居貞謂君子
居其室慎密而不出也集解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荀爽曰盤桓者動而退也謂陽從二動而退居初雖
盤桓得其正也陽貴而陰賤陽從二來是以貴下賤

所以得民也集解
六二屯如邅如
子夏傳曰如辭也釋文馬融曰邅如馬行不進之貌釋文
荀爽曰陽動而止故屯如也陰乘於陽故邅如也集解
邅亦作亶音訓
乘馬班如
乘子夏傳音繩鄭康成曰馬牝牡曰乘釋文班鄭本作
般釋文音訓說文作驙如曰駗驙也駗馬載衆難也馬部衆
家作班子夏傳曰班如相牽不進貌釋文馬融曰班班
旋不進也正義王肅曰班如槃桓不進也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注
虞翻曰迍邅磐桓謂初也震為馬作足二乘初故乘

馬班躓也馬不進故班如矣集解
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虞翻曰匪非也寇謂五坎為寇盜應在坎故匪寇陰
陽德正故婚媾字妊娠也三失位變復體離離為女
子為大腹故稱字今失位為坤離象不見故女子貞
不字坤數十三動反正離女大腹故十年反常乃字
謂成既濟定也集解媾本作冓馬融曰重婚曰冓釋文正義
鄭康成曰冓猶會也釋文正義本或作構者非釋文陸績說
曰字愛也易傳注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九家易曰陰出於坤今還為坤故曰反常也陰出於

坤謂乾再索而得坎今變成震中有坤體故言陰出
於坤今還於坤謂二從初即逆應五順也去逆就順
陰陽道正乃能長養故曰十年乃字集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虞翻曰即就也虞謂虞人掌禽獸者艮為山山足稱
鹿鹿林也三變體坎坎為叢棘山下故稱林中坤為
兕虎震為麋鹿又為驚走艮為狐狼三變禽走入於
林中故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矣君子謂陽已正
位幾近舍置吝疵也三應於上之應歷險不可以往
動如失位故不如舍之往必吝窮矣集解鹿王肅亦作
麓曰山足釋文應劭風俗通同山澤幾鄭康成作機曰弩

牙也吝馬融曰恨也釋文淮南子引此文文如字讀高
誘說曰即就也鹿以喻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
即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繆稱訓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
從鄭康成黃穎讀子用反釋文或作何以從禽也郭京舉正
非
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
虞翻曰乘三也謂三已變坎為馬故曰乘馬馬在險
中故班如也或說乘初初為建侯安得乘之也集解
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虞翻曰之外稱往體離故明也集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虞翻曰坎雨稱膏詩云陰雨膏之是其義也集解孟康
說曰膏者所以潤人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
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
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論語曰出內之吝謂之有
司漢書谷永傳注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虞翻曰陽陷陰中故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虞翻曰乘五也坎為馬震為行艮為止馬行而止故

班如也集解九家易曰上六乘陽故班如也下二四爻雖亦乘陽皆更得承五憂解難除今上无所復承憂難不解故泣血漣如也體坎為血伏離為目互艮為手掩目流血泣之象也集解說文作泣涕湅如云湅泣下也从心連聲心部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虞翻曰謂三變時離為目坎為血震為出血流出目故泣血漣如柔乘於剛故不可長也集解

祖

男　承禧謹校

禮

姪　承禋　同校

周易舊注卷一　壻梁繼泰

周易舊注卷二

六合徐鼒述

周易上經

䷃坎下艮上

䷃蒙以京房積算法言之蒙為離宮四世卦以孟氏卦氣言之於消息為正月大夫卦侯在蟄蟲始振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稽覽圖曰無以教天下曰蒙釋文鄭康成曰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施地道之上萬物應之而萌芽生教授之師取象焉修道藝於其室而童蒙求為之弟子非己乎求之也公羊定十五年疏

童未冠之稱釋文虞翻曰艮三之二亨謂二震剛柔接故亨蒙亨以通行時中也童蒙謂五艮為童蒙我謂二也震為動起嫌求之五故曰匪我求童蒙五陰求陽故童蒙求我志應也艮為求二體師象坎為經謂禮有來學無往教集解干寶曰蒙者離宮陰也世在四八月之時降陽布德薺麥並生而息來在寅故蒙於世為八月於消息為正月卦也正月之時陽氣上達故屯為物之始生蒙為物之穉也施之於人則童蒙也苟得其運雖蒙必亨故曰蒙亨此蓋以寄成王之遺周公也集解蒙依字當作冡冂部說文經典通作蒙童

字書作僮釋文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鄭康成曰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公羊定十五年疏筮問瀆褻也釋文虞翻曰二五失位利變之正故利貞蒙以養正聖功也集解瀆說文作黷黑部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荀爽曰此本艮卦也集解

匪我求童蒙

陸績曰六五陰爻在蒙暗蒙又體艮少男故曰童蒙

集解

童蒙求我志應也

荀爽曰二與五志相應也集解求我一本作來求我釋文

是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荀爽曰再三謂三與四也皆乘陽不敬故曰瀆瀆不能尊陽蒙氣不除故曰瀆蒙也集解

蒙以養正聖功也

虞翻曰體頤故養五多功聖謂二二志應五變得正而亡其蒙故聖功也集解干寶曰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王八歲言天後成王之年將以養公正之道

而成三聖之功集解

象曰山下出泉蒙

虞翻曰艮為山震為出坎泉流出故山下出泉集解

君子以果行育德

虞翻曰君子謂二艮為果震為行育養也二至上有頤養象故以果行育德也集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鄭康成曰本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周禮大司寇疏虞翻曰發蒙之正初為蒙始而失其位發蒙之正以成兌兌為刑人坤為用故曰利用刑人矣坎為穿木震足艮手互與坎連故稱桎梏初發成兌兌為說坎象毀壞故

曰用說桎梏之應歷險故以往吝吝小疵也集解吝說文作遴曰行難也辵部又作吝曰恨惜也口部刑依字當作㓝說文刀部經典通用刑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虞翻曰坎為法初發之正故正法也集解干寶曰初六戊寅平明之時天光始照故曰發蒙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也坎為法律寅為貞廉以貞用刑故利用刑人矣此成王將正四國之象也說解也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故曰用說桎梏既感金縢之文追恨昭德之晚故曰以往吝初二失位吝之由也集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鄭康成曰包當作彪彪文也釋文虞翻曰坤為包應五據初初與三四同體包養四陰故包蒙吉震剛為夫伏巽為婦二以剛接柔故納婦吉二稱家震長子主器者納婦成初故有子克家也集解包本作苞釋文石經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焦氏易林曰剛柔相呼一姓為家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虞翻曰謂三誠上也金夫謂二初發成兌故三稱女兌為見陽稱金震為夫逆乘二陽所行不順為二所淫上來之三涉陰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矣坤身稱躬三為二所乘兌澤動下不得之應故不有躬失位

多凶故无攸利也集解取本又作取丁見同釋文集解本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虞翻曰失位乘剛故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

吝或作咎考文古本引非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

虞翻曰艮為童蒙處貴承上有應於二動而成巽故吉也集解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荀爽曰順於上巽於二有似成王任用周召也集解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虞翻曰體艮為手故擊謂五已變上動成坎稱寇而逆乘陽故不利為寇矣禦止也此寇謂二坎為寇巽為高艮為山登山備下順有師象故利禦寇也集解王肅曰擊治也擊馬融鄭康成作繫釋文一本禦上有用字考文古本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虞翻曰自上禦下故順也集解

䷄乾下坎上

䷄需以京房積算法言之需為坤宮遊魂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內卦為正月侯卦侯在草木萌動

外卦為二月侯卦侯在桃始華

需有孚光亨貞吉

需鄭康成讀為秀曰陽氣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釋文虞翻曰大壯四之五孚謂五離日為光四之五得位正中故光亨貞吉謂壯于大畜之腹也集解馬融鄭康成並以光亨貞吉總為一句師讀亦以光字絕句亨貞吉一句釋文孚又作專釋文說文曰需須也遇雨不進止須也从雨而聲雨部

利涉大川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蜀才曰此本大壯卦也案六五降四有孚光亨貞吉

九四升五位乎天位以正中也集解位乎之位鄭康成音涖釋文乎石經作于、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虞翻曰謂二失位變而涉坎坎為大川得位應五故利涉大川五多功故往有功也集解

象曰雲上於天需

宋衷曰雲上於天須時而降也集解干寶曰上升也釋文王肅本作雲在天上釋文於一本作于集解本是也

君子以飲食宴樂

鄭康成曰宴享宴也釋文虞翻曰君子謂乾坎水兌口水流入口為飲二失位變體噬嗑為食故以飲食陽

在內稱宴大壯震為樂故宴樂也集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干寶曰郊乾坎之際也既已受命進道北郊未可以進故曰需于郊處不辟汙出不辭難臣之常節也得位有應故曰利用恒雖小稽留終於必達故曰无咎集解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一本作利用恒未失常也無无咎二字釋文音訓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虞翻曰沙謂五水中之陽稱沙也二變之陰稱小大壯震為言兌為口四之五震象半見故小有言二變應之故終吉集解沙鄭康成本作沚釋文注曰沙接水者詩鳧鷖疏按沚當為𣲡說文曰沙或从尐形近之譌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

虞翻曰衍流也中謂五也集解荀爽曰二應於五水中之剛故曰沙知前有沙漠而不進也體乾處和美德優衍在中而不進也集解

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荀爽曰二與四同功而三據之故小有言乾雖在下終當升上二當居五故終吉也集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荀爽曰親與坎接故稱泥須止不進不取於四不致

寇害集解寇鄭康成王肅釋文虞翻注見本作戎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虞翻曰離為戎乾為敬陰消至五遯臣將弒君四上壯坤故敬慎不敗集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九家易曰雲從地出上升于天自地出者莫不由穴故曰需于血出自穴也集解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九家易曰雲欲升天須時當降順以聽五五為天也集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荀爽曰五互離坎水在火上酒食之象需者飲食之
道故坎在需家爲酒食也雲須時欲降乾須時當升
五有剛德處中居正故能帥羣陰舉坎以降陽能正
居其所則吉故曰需于酒食也集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家易曰謂乾二當升五正位者也集解盧氏曰沈湎
則凶中正則吉也集解
上六入于穴
荀爽曰需道已終雲當下入穴也雲上升極則降而
爲雨故詩曰朝隮於西崇朝其雨則還入地故曰入
于穴雲雨入地則下三陽動而自至者也集解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馬融曰速召也釋文荀爽曰三人謂下三陽也須時當
升非有召者故曰不速之客焉乾升在上君位以定
坎降在下當循臣職故敬之終吉也集解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荀爽曰上降居三雖不當位承陽有實故終吉无大
失矣集解
䷅坎下乾上
訟以京房積算法言之訟爲離宮遊魂卦以孟喜
卦氣言之於消息爲三月大夫卦候在田鼠化爲鴽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說文曰訟爭也从言公聲言部鄭康成曰辯財曰訟釋文
荀爽曰陽來居二而孚於初故曰訟有孚也集解虞翻
曰遯三之二也孚謂二窒塞止也惕懼二也二失位
故不言貞遯將成否則子弑父臣弑君三來之二得
中弑不得行故中吉也二失位終止不變則入於淵
故終凶也集解干寶曰訟離之遊魂也離爲戈兵此天
氣將刑殺聖人將用師之卦也訟不親也兆民未識
天命不同之意集解窒馬融作咥曰咥讀爲躓猶止也
鄭康成曰咥覺悔貌中馬融讀丁仲反釋文舊讀有孚
窒句惕中吉句釋文亦讀有孚句窒惕中吉句荀注集解本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盧氏曰險而健者恒好爭訟也集解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蜀才曰此本遯卦也案二進居三三降居二是剛來
而得中也集解
終凶訟不可成也
王肅曰以訟成功者終必凶也集解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荀爽曰二與四訟利見於五五以中正之道解其訟
也集解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荀爽曰陽來居二坎在下為淵集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

荀爽曰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成訟之象也集解

君子以作事謀始

虞翻曰君子謂乾三來變坤為作事坎為謀乾知大始故以作事謀始集解干寶曰省民之情以制作也武王故先觀兵盂津蓋以卜天下之心故曰作事謀始也集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虞翻曰永長也坤為事初失位而為訟始故不永所

事也小有言謂初四易位成震言三食舊德震象半見故小有言初變得正故終吉也集解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盧氏曰初欲應四而二據之蹔爭事不至永雖有小訟訟必辯明故終吉集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子夏傳曰妖祥曰眚馬融曰眚災也釋文鄭康成曰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雜記下疏不易之田歲種之一易之田休一歲乃種再易之田休二歲乃種言至薄也苟自藏隱不敢與五相敵則无眚災正義眚過也釋文虞翻曰謂與四訟坎為隱伏故逋乾位剛在上坎濡失正故不克也眚災也坎為眚謂二變應五乾為百坤為戶三爻故三百戶坎化為坤故无眚集解舊讀歸而逋其邑句人三百戶合下為句鄭王亦讀歸而逋句其邑合下為句虞注荀注集解本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

荀爽曰三不克訟故逋而歸坤稱邑二者邑中之陽人逋逃也謂逃失邑中之陽人集解

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掇鄭康成本作惙曰憂也釋文眾家並如字王肅曰若手拾掇物然正義荀爽曰下與上爭卽取患害如拾掇

小物而不失也坤有三爻故云三百戶无眚二者下體之君君不爭則百姓无害也集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許慎五經異義曰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夫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詩文王疏禮王制疏魏書虞翻曰乾為舊德食謂初四二已變之正三動得位體噬嗑食四變食乾故食舊德三變在坎正危貞厲得位故終吉也集解

或從王事无成

虞翻曰乾為王二變否時坤為事故或從王事道无成而代有終故曰无成坤三同義也集解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馬融曰渝變也鄭康成曰渝然也釋文虞翻曰失位故不克訟渝變也不克訟故復位變而成巽巽為命令故復卽命渝動而得位故安貞吉謂二已變坤安也集解陸績曰訟之復乾變而巽漢上易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俗元吉者也集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馬融曰鞶大也釋文鞶帶大帶衣也周易口訣旦至食為終朝釋文鄭康成曰鞶帶佩鞶之帶周禮巾車疏 王肅曰褫解也釋文虞翻曰錫謂王之錫命鞶帶大帶男子鞶革初四已易位三二之正巽為腰帶故鞶帶位終乾上二變時坤為終離為日乾為甲日出甲上故稱朝應在三三變時艮為手故終朝三拕之使變應已則去其鞶帶體坎乘陽故象曰不足敬也集解荀爽曰二四爭三三本下體取之有緣或者疑之詞也以三錫二於義疑矣爭競之世分理未明故或以錫二終朝者君道明三者陽功成也君明道盛則奪二與四故曰終朝三拕之也鞶帶宗廟之服三應於上上為宗廟故曰鞶帶也集解翟元曰上以六三錫下二陽羣剛交爭

得不以讓故終一朝之間各一奪之為三拕集解鞶王肅作槃釋文徐云帶一本作帶釋文褫鄭康成作拕拕褫古今字也或曰鄭云三褫三加之也項安世周易玩辭 本又作褫釋文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虞翻曰服謂鞶帶終朝見拕乾象毀壞故不足敬集解九家易曰初二三四皆不正以不正相訟而得其服故不足敬也集解

䷆坎下坤上

䷆師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師為坎宮歸魂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四月大夫卦候在蚯蚓出

師貞丈人吉无咎

馬融曰二千五百人為師釋文鄭康成曰軍二千五百人為師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詩棫樸疏丈之言長能御眾有幹正人之德以法度為人之長釋文作能以法度長於人吉而无咎諸天子諸侯主軍者春官天府疏 服虔說曰坎為水坤為眾又互體震震為雷鼓類又為長子長子帥眾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左宣十二年疏引左注 陸績曰師為眾首法長而行丈人者聖人也帥師未必聖人若漢高祖光武應此義也上二句見周易口訣義餘見集解 丈人子夏傳作大人

象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

虞翻曰坤為眾謂二失位變之五為比故能以眾正
乃可以王矣集解荀爽曰謂二有中和之德而據羣陰
上居五位可以王也集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
矣
馬融曰毒治也釋文蜀才曰此本剝卦也案上九降二
六二升上是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也集解干寶曰坎為
險坤為順兵革刑獄所以險民也毒民於險中而得
順道者聖王之所難也毒荼苦也五刑之用斬刺肌
體六軍之鋒殘破城邑皆所荼毒姦凶之人使服王
法者也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毒以治民明不

獲已而用之故於彖彖六爻皆著戒懼之辭也集解
象曰地中有水師
陸績曰坎在坤內故曰地中有水師眾也坤中眾者
莫過於水集解
君子以容民畜眾
虞翻曰君子謂二容寬也坤為民眾又畜養也陽在
二寬以居之五變執言時有頤養象故以容民畜眾
矣集解王肅讀許六反曰養也釋文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左傳曰執事順承為臧逆為否有律以如己也故曰
律否臧且律竭也宣十二年九家易曰坎為法律也集解否

馬融鄭康成王肅讀方有反釋文荀爽陸績劉瓛作不
晁古易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乾鑿度曰師者眾也言有盛德行中和順民心天下
歸往之莫不美命為王也行師以除民害賜命以長
世德之盛錫鄭康成本作賜釋文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
鄭康成曰寵光耀也釋文九家易曰雖當為王尚在師
中為天所寵事克功成故吉无咎二非其位蓋謂武
王受命而未即位也受命為王定天下以師故曰在

師中吉集解寵王肅本作龍曰寵也釋文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荀爽曰王謂二也三者陽德成也德純道盛故能上
居王位而行錫命羣陰歸之故曰王三錫命懷萬邦
也集解
六三師或輿尸凶
虞翻曰坤為尸坎為車多眚同人離為戈兵為折首
失位乘剛无應尸在車上故輿尸凶矣集解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盧氏曰失位乘剛內外无應以此師師必大敗故有
輿尸之凶功業大喪也集解

六四師左次无咎

荀爽曰左謂二陽稱左次舍也二與四同功四承五五无陽故呼二舍於五四得承之故无咎集解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虞翻曰田謂二陽稱禽震為言五失位變之正艮為執故利執言无咎集解荀爽曰田獵也謂二帥師禽五五利度二之命執行其言故无咎也集解

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虞翻曰長子謂震震為長子在師中故帥師也弟子謂三三體坎坎震之弟而乾之子失位乘陽逆故貞

凶集解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荀爽曰長子謂九二也五處中應二二受任帥師當上升五故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集解

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宋衷曰弟子謂六三也失位乘陽處非所據衆不聽從師人分北或敗績死亡輿尸而還故曰弟子輿尸謂使不當其職也集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虞翻曰同人乾為大君巽為有命承受也坤為國二稱家謂變乾為坤欲令二上居五為比故開國承家陰稱小人坤虛无君體迷復凶坤成乾滅以弒君故小人勿用集解荀爽曰大君謂二師旅已息既上居五當封賞有功立國命家也開國封諸侯承家立大夫也集解宋衷曰陽當之五處坤之中故曰開國陰下之二在二承五故曰承家開國謂析土地以封諸侯如武王封周公七百里地也承家立大夫為差次立大夫因采地名正其功勳行其賞祿集解干寶曰大君聖人也有命天命也五常為王位至師之家而變其例者上為郊也故易位以見武王親征與師人同處於野也離上九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上六為宗廟武王以文王行故正開國之辭於宗廟之爻明己之受

命文王之德也故書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開國封諸侯也承家立都邑也小人勿用非所能矣集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

虞翻曰謂五多功五動正位故正功也集解干寶曰湯武之事集解

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虞翻曰坤反君道故亂邦也集解干寶曰楚靈齊閔窮兵之禍也集解

䷇坤下坎上

䷇比以京房積算法言之比為坤宮歸魂卦以孟喜

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四月卿卦候在王瓜生

比吉

說文曰比密也二人為从反从為比𠀤古文比比部子夏傳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集解虞翻曰師二上之五得位眾陰順從比而輔之故吉與大有旁通集解

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虞翻曰水性流動故不寧坤陰為方上下應之故方來也後謂上夫謂五也坎為後艮為背上位在背後无應乘陽故後夫凶也集解干寶曰比者坤之歸魂也亦世於七月而息來在巳去陰居陽承乾之命義與

師同也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坤德變化反歸其所四方既同萬國既親故曰比吉考之蓍龜以謀王業大相東土卜惟洛食遂乃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德善長於兆民戩祿永於被業故曰原筮元永貞逆取順守居安如危故曰无咎天下歸德不惟一方故曰不寧方來後服之夫違天失人必災其身故曰後夫凶也集解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蜀才曰此本師卦也案六五降二九二升五剛往得中為比之主故能原究筮道以求長正而无咎矣集解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荀爽曰後夫謂上六逆禮乘陽不比聖王其義當誅故其道窮凶也集解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何晏曰水性潤下令在地上更相浸潤比之義也集解

虞翻曰先王謂五初陽已復震為建為諸侯坤為萬國為腹坎為心腹心親比故以建萬國親諸侯詩曰公侯腹心是其義也集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

虞翻曰孚謂五初失位變來得正故无咎也集解荀爽曰初在應外以喻殊俗聖王之信光被四表絕域殊

俗皆來親比故无咎也集解

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魯恭說曰人道乂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後漢書本傳子夏傳曰非應稱它漢上易傳鄭康成曰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也詩究邱疏虞翻曰坤器為缶坎水流坤初動成屯屯者盈也故盈缶終變得正故終來有它吉在內稱來也集解陸績曰變而得正故吉漢上易傳它本亦作他釋文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荀爽曰缶者應內以喻中國孚既盈滿中國終來及初非應故曰它也象云有它吉者謂信及非應然後吉也 集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干寶曰二在坤中坤國之象也得位應五而體寬大君樂民人自得之象也故曰比之自內貞吉矣 集解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子夏傳曰處非其位非人道也 漢上易 馬融曰匪非也 釋文 虞翻曰匪非也失位无應又三多凶體剝傷象弑父弑君故曰匪人 集解 王肅本作匪人凶 釋文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干寶曰六三乙卯坤之鬼吏在比之家有土之君也周為木德卯為木辰同姓之國也爻失其位辰體陰賊管蔡之象也比建萬國唯去此人故曰比之匪人不亦傷王政也 集解

六四外比之貞吉

虞翻曰在外體故稱外得位比賢故貞吉也 集解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干寶曰四為三公在比之家而得其位上比聖主下御列國方伯之象也能外親九服賢德之君務宣上志綏萬邦也故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集解 於一本作于 集解本 是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

馬融曰三驅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 釋文 驅鄭康成本作敺 釋文 注曰王因天下顯習兵於蒐狩焉三則已法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旁去又不射惟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亦已是皆所失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禁背敵不殺加以仁恩養威之道 秋官司士疏 左桓四年疏 虞翻曰五貴多功得位正中初三已變體重明故顯比謂顯諸仁也坎五稱王三敺謂敺下三陰不及於初故失前禽謂初已變成震震為鹿為驚走鹿之斯奔則失前禽也 集解 三驅先儒

皆云三度驅禽而射之也三度則已褚仲都諸儒皆以為三面著人驅禽 正義

邑人不誡吉

虞翻曰坤為邑師震為人師時坤虛无君使師二上居五中故不戒吉也 集解 誡一本作戒 石經初刻 集解本 下同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虞翻曰謂離象明正上中也 集解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虞翻曰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不及初故失前禽 集解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虞翻曰謂二使師二上居五中集解

上六比之无首凶

荀爽曰陽欲无首陰以大終陰而无首不以大終故凶也集解虞翻曰首始也陰道无成而代有終无首凶集解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虞翻曰迷失道故无所終也集解

☰乾下巽上

☴小畜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小畜為巽宮一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四月公卦候在苦菜秀

小畜亨

京房說曰小畜之義在於六四陰不能固三連同進易傳鄭康成讀許六反曰畜養也釋文虞翻曰需上變為巽與豫旁通豫四之坤初為復復小陽潛所畜者少故曰小畜二失位五剛中正二變應之故志行乃亨也集解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虞翻曰密小也兌為密需坎升天為雲墜地稱雨上變為陽坎象半見故密雲不雨上往也豫坤為自我兌為西乾為郊雨生於西故自我西郊集解荀爽曰體兌未秋故曰西郊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京氏說曰四為成卦之主又曰少者多之所宗易傳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

陸績曰一陰劣不能固陽是以往也易傳注

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虞翻曰九二未變故施未行也集解荀爽曰時當收斂臣不專賞故施未行喻文王也集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

九家易曰風者天之命令也今行天上則是令未下行畜而未下小畜之義也集解

君子以懿文德

虞翻曰君子謂乾懿美也豫坤為文乾為德離為明初至四體夬為書契乾離照坤故懿文德也集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虞翻曰謂從豫四之初成復卦故復自道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何其咎吉乾稱道也集解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虞翻曰變應五故不自失與比二同義也集解

九三輿說輻

輻眾家並作輹是也說文曰輹車軸縛也从車复聲易曰輿說輹車部子夏傳曰軸車劚也正義馬融曰乾為

車輹車下縛也鄭康成曰輹伏兔釋文輿下縛木與軸
相連鉤心之木是也正義虞翻本作車說腹曰豫坤為
車為腹至三成乾乾坤象不見故車說腹馬君及俗儒
皆以乾為車非也集解

夫妻反目

虞翻曰豫震為夫為反巽為妻離為目今夫妻共在
四離火動上目象不正巽多白眼夫妻反目妻當在
内夫當在外今妻乘夫而出在外象曰不能正室三
體離需飲食之道飲食有訟故爭而反目也集解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家易曰四互體離離為目也離既不正五引而上

三引而下故反目也輿以輪成車夫以妻成室今以
妻乘夫其道逆故不能正室集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虞翻曰孚謂五豫坎為血為惕惕憂也震為出變成
小畜坎象不見故血去惕出得位承五故无咎也集解
血馬融曰當作恤憂也釋文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荀爽曰血以喻陰四陰臣象有信順五惕疾也四當
去初疾出從五故曰上合志也集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馬融曰攣連也虞翻曰孚五謂二也攣引也巽為繩
豫艮為手二失位五欲其變故曰攣如以及也五貴
稱富鄰謂三兌西震東稱鄰二變承三故富以其鄰
象曰不獨富二變為既濟與東西鄰同義集解攣子夏
傳作戀曰思也釋文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家易曰有信下三爻也體巽故攣如如謂連接其
鄰鄰謂四也五以四陰作財與下三陽共之故曰不
獨富也集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

尚德載虞翻作上得積載同下注曰既已也應在三坎
水零為雨巽為處謂二已變三體坎雨故既雨既處

坎雲復天坎為車積載在坎上故上得積載巽為婦
坎成巽壞故婦貞厲

月幾望君子征凶

虞翻曰幾近也坎月離日上已正需時成坎與離相
望兌西震東日月象對故月幾望上變陽消之坎為
疑故君子征有所疑矣與歸妹中孚月幾望義同也
集解幾子夏傳作近釋文或作既非唐一行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

虞翻曰巽消承坎故得積載坎習為積也集解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虞翻曰變坎為盜故有所疑也集解

兌下乾上

履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履為艮宮五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六月公卦候在腐草為螢

履虎尾不咥人亨

馬融曰咥齕釋文鄭康成本作噬曰噬齧也文選西征賦注虞翻曰謂變訟初為兌也與謙旁通以坤履乾以柔履剛謙坤為虎艮為尾乾為人乾兌乘謙震足蹈艮故履虎尾兌悅而應虎口與上絕故不咥人剛當位故通俗儒皆以兌為虎乾履兌非也兌剛鹵非柔也集解

荀爽本亨下有利貞字集解本注

彖曰履柔履剛也

虞翻曰坤柔乾剛謙坤籍乾故柔履剛集解荀爽曰謂三履二也二五无應故无元以乾履兌故有通六三履二非和正故云利貞也集解

說而應乎乾

虞翻曰說兌也明兌不履乾故言應也集解九家易曰動來為兌而應上故曰說而應乎乾也以喻一國之君應天子命以臨下承上以巽據下以說其正應天故虎為之不咥人也集解

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九家易曰虎尾謂三也三以說道履五之應上順於天故不咥人亨也能巽說之道順應於五故雖踐虎不見咥噬也太平之代虎不食人亨謂於五也集解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虞翻曰剛中正謂五謙震為帝五帝位坎為疾病乾為大明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集解疚馬融曰病也陸績本作疾釋文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虞翻曰君子謂乾辯別也乾天為上兌澤為下謙坤為民坎為志謙時坤在乾上變而為履故辯上下定民志也集解

初九素履往无咎

虞翻曰應在巽為白故素履四失位變往得正故往

无咎初已得正使四獨變在外稱往象曰獨行願也集解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荀爽曰初九者潛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素履者謂布衣之士未得居位獨行禮義不失其正故无咎也集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虞翻曰二失位變成震為道為大塗故履道坦坦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之正得位震出兌說幽人喜笑故貞吉也集解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虞翻曰雖幽訟獄中終辯得正故不自亂也集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
能虞翻本作而注曰離目不正兌為小故眇而視視上應也訟坎為曳變震時為足足曳故跛而履俗儒多以兌刑為跛兌折震足為刑人見刑斷足者非為跛也集解跛依字當作彼隸變作跛
履虎尾咥人凶
虞翻曰艮為尾在兌下故履虎尾位在虎口中故咥人凶既跛又眇視步不能為虎所噬故咥人凶象曰位不當也集解
武人為于大君

虞翻曰乾象在上為武人三失位變而得正成乾故曰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集解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子夏傳曰愬愬恐懼貌釋文虞翻曰體與下絕四多懼故愬愬變體坎得位承五應初故終吉象曰志行也集解愬愬馬融本作虩虩曰恐懼也說文同釋文呂覽作愬高誘讀為虩疑古今字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虞翻曰謂三上已變體夬象故夬履四變五在坎中也為上所乘故貞厲象曰位正當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干寶曰夬決也居中履正為履貴主萬方所履一決於前恐決失正恒懼危厲故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祥本亦作詳釋文是也鄭康成曰履道之終考正詳備晁氏易虞翻曰應在三三先上視故上亦視三故曰視履考詳矣考稽詳善也乾為積善故考詳三上易位故其旋元吉象曰大有慶也集解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盧氏曰王者履禮於上則萬方有慶於下集解
☰乾下坤上
☷泰以京房積算法言之為坤宮三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正月辟卦候在鴻鴈來
泰小往大來吉亨
馬融曰泰大也鄭康成曰泰通也釋文虞翻曰陽息坤反否也坤陰詘外為小往乾陽信內為大來天地交萬物通故吉亨集解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
蜀才曰此本坤卦小謂陰也大謂陽也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萬物通故亨集解

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九家易曰謂陽息而升陰消而降也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巽萬物盛長也陰言消者起姤終乾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用特言消也（集解）

象曰天地交泰

荀爽曰坤氣上升以成天道乾氣下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氣若時不交則為閉塞今既相交乃通泰（集解）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鄭康成曰財節也輔相左右助也以者取其順陰陽

之節為出內之政春崇寬仁夏以長養秋教收斂冬敕蓋藏皆可以成物助民也（集解）虞翻曰后君也陰升乾位坤女主故稱后坤富稱財守位以人聚人以財故曰成天地之道相贊左右助之震為左兌為右坤為民謂以陰輔陽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集解）財荀爽本作裁（釋文）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虞翻曰否泰反其類否巽為茅茹茅根艮為手彙類也初應四故拔茅茹以彙震為征得位應四征吉（集解）茅鄭康成因茁茹王肅音如（釋文）彙鄭康成本作夤曰勤也（音訓釋文）董遇本亦作夤曰出也傅氏注曰彙古偉字美也古文作曹（釋文）按曹當作寠（彙按漢書劉向傳注引鄭氏曰彙音謂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按漢書別有鄭氏注非康成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虞翻曰外謂四也（集解）

九二包荒

包本一作苞荒本一作巟（釋文）是也說文曰巟水廣也易曰包巟虞翻曰在中稱包巟大川也（集解）鄭康成曰荒讀為康大也（依臧北宋釋文）翟元如字讀曰荒虛也二五相應五虛无陽二上包之（集解）

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虞翻曰馮河涉河遐遠遺亡也失位變得正體坎坎

為大川為河震為足故用馮河乾為遠故不遐遺兌為朋坤虛无君欲使二上故朋亡二與五易位故得上于中行震為行故光大也（集解）荀爽曰河出於乾行於地中陽性欲升陰性欲承馮河而上不用舟航自地升天道雖遼遠三體俱上不能止之故曰不遐遺中謂五坤為朋朋亡而下則二上居五而行中和矣（集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虞翻曰陂傾謂否上也平謂三天地分故平天成地

平謂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往謂消外復謂息內從三至上體復終日乾乾反復道故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險貞正恤憂孚信也二之五得正在坎中故艱貞坎為憂故勿恤陽在五孚險坎為孚故有孚體噬嗑食也二上之五據四則三乘二故于食有福也集解陂一本作頗楚詞離騷注引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一本作象曰无平不陂釋文集解一作象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考文古本宋衷曰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集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

翩翩本作篇篇古文作偏偏釋文子夏傳虞翻向秀釋文集解作翩翩虞翻曰二五變時四體離飛故翩翩坤虛无陽故不富兌西震東故稱其鄰三陰乘陽不得之應象曰皆失實也集解向秀曰翩翩輕舉貌

不戒以孚

虞翻曰謂坤邑人不戒故使二升五信來孚邑故不戒以孚二上體坎中正象曰中心願也與比邑人不戒同義也集解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

宋衷曰四互體震翩翩之象也陰虛陽實坤今居上

故言失實也集解

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九家易曰乾升坤降各得其正陰得承陽皆陰心之所願也集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乾鑿度曰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之義順陰陽之道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京房易亦載湯嫁妹之詞子夏傳曰帝乙歸妹湯之嫁妹也漢上易鄭康成曰五爻辰在卯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媒氏疏荀爽說曰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對策虞翻曰震為帝坤為乙帝乙紂父歸嫁也震為兄兌妹故嫁妹祉福也謂五變體離離為大腹則妹嫁而孕得位正中故以祉元吉也集解九家易曰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為帝乙六五以陰處尊位帝者之姊妹五在震後明其為妹也五應於二當下嫁二婦人謂嫁曰歸故言帝乙歸妹謂下居二以中和相承故元吉也集解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九家易曰五下於二而得中正故言中以行願也集解

上六城復于隍

虞翻曰否艮為城故稱城坤為積土隍城下溝無水稱隍有水稱池今泰反否乾壞為土艮城不見而體

復象故城復于隍也(集解)隍子夏傳作堭姚信本作湟(釋文)古文作皇(晁氏易)

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虞翻曰謂二動時體師陰皆乘陽行不順故勿用師坤為自邑震為言兌為口否巽為命令逆陵陽故自邑告命命逆不順陰道先迷失實遠應故貞吝(集解)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九家易曰乾當來上不可用師而拒之也自邑者謂從坤性而降也告命者謂下為巽宣布君之命令也三陰自相告語俱下服順承乾也城復于隍國政崩也坤為亂否巽為命交在泰上故其命亂也(集解)

䷋坤下乾上

否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否為乾宮三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七月辟卦候在天地始肅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虞翻曰陰消乾又反泰也謂三比坤滅乾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故曰匪人陰來滅陽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貞陰信陽詘故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與比三同義也(集解)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蜀才曰此本乾卦大往陽往而消小來陰來而息也(集解)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宋衷曰天地不交猶君臣不接天氣上升而不下降地氣沈下又不上升二氣特隔故云否也(集解)虞翻曰君子謂乾坤為營乾為祿難謂坤為弒君故以儉德辟難巽為入伏乾為遠艮為山體遯象謂辟難遠遯入山故不可營以祿營或作榮儉或作險(集解)按虞注榮虞作營今本作榮卽虞所云或作本也漢元儒婁先生碑亦作不可榮以祿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荀爽曰拔茅茹取其相連彙者類也合體同包謂坤三爻同類相連欲在下也貞者正也謂正居其所則吉也(集解)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九家易曰陰志在下欲承君也(集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荀爽曰二與四同功為四所包故曰包承也小人二也謂二爻獨居閒象相承得繫於陽故吉也大人謂五乾坤分體天地否隔故曰大人否也二五相應否義得通故曰否亨矣(集解)

象曰大人否亨不離羣也
虞翻曰否不也物三稱羣謂坤三陰亂弑君大人不從故不亂羣也集解
六三包羞
荀爽曰卦性為否其義否隔今以不正與陽相承為四所包違義失正而可羞者以位不當故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家易曰巽為命謂受五之命以據三陰故无咎无命而據則有咎也疇者類也謂四應初據三與二同功故陰類皆離祉也離附祉福也陰皆附之故曰有

福謂下三陰離受五四之福也集解 疇鄭康成本作古𠷎字釋文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荀爽曰謂志行於羣陰也集解
九五休否大人吉
鄭康成曰休美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作詩注 九家易曰否者消卦陰欲消陽故五處和居正以否絕之乾坤異體升降殊隔卑不犯尊故大人吉也集解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京房曰桑有衣食人之功聖人亦有天覆地載之德故以喻集解 鄭康成曰苞植也按當作稹也 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亡也文選曹元首六代論注 猶紂囚文王於羑里之獄四臣獻珍異之物而終免於難繫于苞桑之謂集解 荀爽曰陰欲消陽由四及五故曰其亡其亡謂坤性順從不能消乾使亡包者乾坤相包也桑者上元下黃以象乾坤也乾職在上坤體在下雖欲消乾繫其本體不能亡也集解 陸績曰包本也言其堅固不亡如以巽繩繫也集解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虞翻曰否終必傾盈不可久故先否下反於初成益體震民說无疆故後喜以陰剝陽故不可久也集解
䷌離下乾上
☰同人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同人為離宮歸魂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七月卿卦候在寒蟬鳴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鄭康成曰乾為天離為火卦體有巽巽為風天在上火炎上而從之是其性同於天也火得風然後炎上益熾是猶人君在上施政教使天下之人和同而事之以是為人和同者人君所為也故謂之同人風行无所不徧徧則會通之德大行故曰同人于野亨集解

虞翻曰旁通師卦巽為同乾為野師震為人二得中應乾故曰同人于野亨集解

象曰同人

九家易曰謂乾舍於離同而為日天日同明以照於下君子則之上下同心故曰同人集解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蜀才曰此本夬卦九二升上上六降二則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下奉上之象義同於人故曰同人集解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虞翻曰此孔子所以明嫌表微師震為夫巽為婦所謂二人同心故不稱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故言人耳乾四上失位變而體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集解

文明以健中正而行君子正也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虞翻曰唯獨也四變成坎坎為通為志故能通天下之志謂五以類族辯物聖人作而萬物覩集解

象曰天與火同人

荀爽曰乾舍於離相與同居故曰同人也集解

君子以類族辯物

虞翻曰君子謂乾師坤為類乾為族辯別也乾陽物坤陰物體姤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以乾照坤故以類族辯物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故於同人象見以類族辯物也集解辯王肅讀卜免反釋文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虞翻曰乾為門謂同於四四變應初故无咎也集解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許慎五經異義曰言同姓相娶吝道也通典六十鄭康成曰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儀禮士昏禮疏禮記內則疏詩河廣疏荀爽曰宗者眾也三據二陰二與四同功五相應初相近上下眾陽皆欲與二為同故曰同人于宗陰道貞靜從一而終今宗同之故吝也集解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京氏曰少者為多之所宗大有六五為宗則同人以六二為宗矣六五得尊位大中六二雖得位得中小而位卑故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鄭康成曰莽叢木也釋文虞翻曰巽為伏震為草莽離為戎謂四變時三在坎中隱伏自藏故伏戎于莽也巽為高師震為陵以巽股升其高陵爻在三乾為歲興起也動不失位故三歲不興也集解莽王肅讀冥黨反釋文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墉鄭康成本作庸釋文是也虞翻曰巽為庸四在巽上故承其庸變而承五體訟乾剛在上故弗克攻則吉也集解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虞翻曰應在二巽為號咷乾為先故先號咷師震在下故後笑震為後笑也乾為大同人反師故大師二至五體姤遇也故相遇集解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家易曰乾為言集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虞翻曰乾為郊失位无應與乾上九同義當有悔同心之家故无悔集解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乾下離上

大有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大有為乾宮歸魂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內卦為四月侯卦侯在小暑至外卦為五月侯卦侯在螳螂生

大有元亨

鄭康成曰六五體離處乾之上猶大臣有聖明之德代君為政處其位有其事而理之也元亨者又能長羣臣以善使嘉會禮通若周公攝政朝諸侯於明堂是也集解虞翻曰與比旁通柔得尊位大中應天而時行故元亨也集解姚規曰互體有兌兌為澤位在秋也乾則施生澤則流潤離則長茂秋則成收大富有也大有則元亨矣集解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虞翻曰謂五以日應乾而行於天也時謂四時也大有亨比初動成震為春至二兌為秋至三離為夏坎為冬故曰時行以乾亨坤是以元亨集解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

荀爽曰謂夏火王在天萬物並生故曰大有也集解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虞翻曰遏絕揚舉也乾為揚善坤為遏惡為順以乾滅坤體夬揚于王庭故遏惡揚善乾為天休二變時巽為命故順天休命集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虞翻曰害謂四四離火為惡人故无交害初動震為交比坤為害匪非也艱難謂陽動比初成屯屯難也變得位艱則无咎集解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虞翻曰害謂四集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車王肅讀剛除反蜀才作輿釋文虞翻作轝集解注曰比
坤為大轝乾來積上故大轝以載往謂之五二失位
變得正應五故有攸往无咎矣集解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盧氏曰乾為大車故曰大車以載體剛履中可以任
重有應於五故所積皆中而不敗也集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俗讀許庚反訓為通非也衆家竝香兩反京房曰
享獻也釋文虞翻曰天子謂五三公位也小人謂四二
變得位體鼎象故公用亨于天子四折鼎足覆公餗

故小人不克也集解干寶曰享宴也漢上易作燕姚信曰享
祀也釋文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虞翻曰小人謂四也集解
九四匪其彭无咎
王肅曰彭壯也姚信曰彭旁干寶曰彭亨疑干本彭下有亨字
驕滿貌子夏傳作旁虞翻作尪釋文注曰匪非也其位
尪足尪體行不正四失位折震足故尪變而得正故
无咎尪或為彭作旁聲之誤集解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晢也
晢鄭康成本作遰注曰讀如明星晢晢陸績本作逝

王廙作晣劉遵作哲晁易虞翻作折釋文注曰折之離故
明辯折也四在乾則尪在坤為鼠在震噬胏得金矢
在巽折鼎足在坎為鬼方在離焚死在艮旅于處言
无所容在兌睽孤孚厲三百八十四爻獨无所容也
集解或作辯晢非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虞翻曰孚信也發而孚二故交如乾稱威發得位故
威如吉集解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祐虞翻作右注曰謂乾也右助也大有通比坤為自

乾為天兌為右故自天右之比坤為順乾為信天之
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順又以尚賢故自
天右之吉无不利集解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九家易曰上九說五以柔處尊而自謙損尚賢奉己
上下應之為乾所右故吉且利也集解
䷎艮下坤上
䷎謙以京房積算法言之謙為兌宮五世卦以孟喜
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十二月大夫卦候在鵲始巢
謙亨
謙子夏傳作嗛曰嗛謙也釋文虞翻曰乾上九來之坤

與履旁通天道下濟故亨彭城蔡景君說剝上來之三集解九家易曰艮山坤地山至高地至卑以至高下至卑故曰謙也謙者兌世艮與兌合故亨集解

君子有終

鄭康成曰艮為山坤為地山體高今在地下其於人道高能下下謙之象亨者嘉會之禮以謙而為主謙者自貶損以下人惟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故君子之人有終也集解虞翻曰君子謂三艮終萬物故君子有終集解說苑引作有終吉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

荀爽曰乾來之坤故下濟陰去為離陽來成坎日月

之象故光明也集解

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虧盈而益謙

虞翻曰謂乾盈履上虧之坤三故虧盈貴處賤位故益謙集解虧馬融本作毀釋文

地道變盈而流謙

虞翻曰謙二以坤變乾盈坎動而潤下水流濕故流謙也集解

鬼神害盈而福謙

虞翻曰鬼謂四神謂三坤為鬼害乾為神福故鬼神害盈而福謙也集解福京房本作富釋文

人道惡盈而好謙

虞翻曰乾為好為人坤為惡也故人道惡盈從上之三故好謙矣集解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虞翻曰天道遠故尊光三位賤故卑坎水就下險弱難勝故不可踰集解

象曰地中有山謙

劉表曰地中有山以高下下故曰謙謙之為道降己升人山本地上今居地中亦降體之義故為謙象也集解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裒鄭康成荀爽董遇蜀才竝作捊云取也釋文虞翻亦作捊注曰君子謂三捊取也艮為多坤為寡乾為物為施坎為平謙乾盈益謙故以捊多益寡稱物平施集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荀爽曰初最在下為謙二謙承陽亦為謙故曰謙謙也二陰一陽相與成體故曰君子也九三體坎故用涉大川吉也集解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鄭康成曰牧養也文選潘安仁閒居賦注九家易曰承陽卑謙以陽自牧養也集解

六二鳴謙貞吉
姚信曰三體震為善鳴二親承之故曰鳴謙得正處中故貞吉集解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虞翻曰中正謂二坎為心也集解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荀爽曰體坎為勞終下二陰君子有終故吉也集解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荀爽曰陽當居五自卑下衆降居下體君有下國之意也衆陰皆欲撝陽上居五位羣陰順陽故萬民服也集解

六四无不利撝謙
子夏傳曰撝謙化謙也漢上易 馬融曰撝猶離也鄭康成曰撝讀為宣釋文 荀爽曰四得位處正家性為謙故无不利陰欲撝三使上居五故曰撝謙撝猶舉也集解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九家易曰陰撝上陽不違法則集解
六五不富以其鄰
荀爽曰鄰謂四與上也自四以上乘陽乘陽失實故皆不富五居中有體故總言之集解
利用侵伐无不利
荀爽曰謂陽利侵伐來上无敢不利之者集解 侵王廙本作寑釋文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荀爽曰不服謂五也集解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虞翻曰應在震故曰鳴謙體師象震為行坤為邑國利五之正已得從征故利用行師征邑國集解 一本作征國無邑字釋文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九家易曰陰陽相應故鳴謙也雖應不承故志未得謂下九三可行師來上坤為邑國也三應上上呼三征來居五位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也集解

周易舊注卷二

祖
男 承禧謹校
禮
姪 承禋
壻 梁繼泰 同校

周易上經

☷☳坤下震上

☷☳豫以京房積算法言之豫為震宮一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內卦為二月侯卦侯在始雷外卦為三月侯卦侯在桐始華

豫利建侯行師

馬融曰豫樂釋文鄭康成曰坤順也震動也順其性而動者莫不得其所故謂之豫豫喜逸悅樂之貌也震又為雷諸侯之象坤又為衆師役之象故利建侯行

師矣集解撮要虞翻曰復初之四與小畜旁通坤為邦國震為諸侯初至五體比象四利復初故利建侯三至上體師象故行師集解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虞翻曰小畜乾為天坤為地如之者謂天地亦動以成四時而況建侯行師言其皆應而豫也集解九家易曰震為建侯坤為行師建侯所以興利行師所以除害利興害除民所豫樂也天地有生殺萬物有始終王者盛衰亦有迭更猶武王承亂而應天地建侯行師奉辭除害民得豫說君得安樂也集解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鄭康成曰忒差也釋文虞翻曰豫變通小畜坤為地動初至三成乾故天地以順動也過謂失度忒差迭也謂變初至需離為日坎為月皆得其正故日月不過動初時震為春至四兌為秋至五坎為冬離為夏四時位正故四時不忒通變之謂事蓋此之類集解忒京房作貸釋文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虞翻曰清猶明也動初至四兌為刑至五疑脫五字坎為罰坎兌體正故刑罰清坤為民乾為清以乾承坤故民服集解

豫之時義大矣哉

虞翻曰順動天地使日月四時皆不過差刑罰清而民服故義大也集解

象曰雷出地奮豫

漢書曰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五行志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馬融曰殷盛也釋文許慎說文曰作樂之盛稱殷房部鄭康成曰奮動也雷動於地上而萬物乃豫也以者取其喜佚動搖猶人至樂則手欲鼓之足欲舞之也崇充也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王者功成作樂以

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
為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
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是也集解 殷京房作隱薦本又作蔫或作薦非釋文

初六鳴豫凶

虞翻曰應震善鳴失位故鳴豫凶也集解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虞翻曰體剝蔑貞故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

介古文作砎鄭康成讀古八反曰謂磨砎也釋文 馬融
作扴曰觸小石聲虞翻曰介纖也與四為艮艮為石

故介于石集解

不終日貞吉

虞翻曰與小畜通應在五終變成離離日得位欲四
急復初己得休之故不終日貞吉集解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鄭康成曰盱誇也王肅曰盱大也向秀曰睢盱小人
喜悅佞媚之貌也釋文集解 子夏傳作紆京房作汙姚信
作盱曰日始出詩盱日始旦釋文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鄭康成曰用也馬融作猶曰猶豫疑也釋文 簪子夏
傳曰疾也鄭康成曰速也王肅讀祖感反古文作貸
京房作撍馬融作臧荀爽作宗蜀才本依京義從鄭
虞翻作戠注曰由自從也據有五陰坤以順衆故大
有得得羣陰也坎為疑故勿疑小畜兌為朋盍合也
坤為盍戠聚會也坎為聚坤為衆衆陰竝應故朋盍
戠戠舊讀作撍作宗也集解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虞翻曰恒常也坎為疾應在坤坤為死震為反生位
在震中與坤體絕故貞疾恒不死也集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馬融曰冥昧耽於樂也王廙曰深也鄭康成讀為
鳴釋文 虞翻曰應在三坤為冥渝變也三失位无應多
凶變乃得正體艮成故成有渝无咎集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荀爽曰陰性冥昧居尊在上而猶豫說故不可長集解

䷐震下兌上

䷐隨以京房積算法言之隨為震宮歸魂卦以孟喜
卦氣言之於消息為二月大夫卦候在倉庚鳴

隨元亨利貞无咎

說文曰隨從也从辵墮省聲辵部鄭康成曰震動也兌說也內動之以德外說之以言則天下之人咸慕其行而隨從之故謂之隨也既見隨從能長之以善通其嘉禮和之以義幹之以正則功成而有福若无此四德則有凶咎焉焦贛曰漢高帝與項籍其明徵也集解虞翻曰否上之初剛來下柔初上得正故元亨利貞无咎集解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虞翻曰否乾上來之坤初故剛來而下柔動震說兌也集解

大亨貞无咎

荀爽曰隨者震之歸魂震歸從巽故大通動爻得正故利貞陽降陰升嫌於有咎動而得正故无咎集解大亨貞本又作大亨利貞釋文

而天下隨時

虞翻曰乾為天坤為下震春兌秋三四之正坎冬離夏四時位正時行則行故天下隨時矣集解隨時王肅本作隨之釋文

隨時之義大矣哉

蜀才曰此本否卦剛自上來居初柔自初而升上則內動而外說是動而說隨也相隨而大亨无咎得於時也得時則天下隨之矣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集解

隨時之義王肅本作隨之時義釋文

象曰澤中有雷隨

九家易曰兌澤震雷八月之時雷藏於澤則天下隨時之象也集解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鄭康成曰晦冥也猶人既夕之後入於宴寢而止息正義翟元曰晦者冥也雷者陽氣春夏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冥退入宴寢而休息也集解嚮王肅本作鄉同許亮反本又作向宴王肅讀烏顯反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鄭康成曰震為大塗又為日門當春分陰陽之所交也是臣出君門與四方賢人交有成功之象也昔舜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是其義也集解九家易曰渝變也謂陽來居初得正為震震為子得土之位故曰官也陰陽出門相與交通陰往之上亦不失正故曰貞吉而交有功集解官蜀才本作館釋文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虞翻曰應在巽巽為繩故稱係小子謂五兌為少故曰小子丈夫謂四體大過老夫故稱丈夫承四隔三

故失丈夫三至上有大過象故與老婦士夫同義體咸象夫死大過故每有欲嫁之義也集解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虞翻曰己係於五不兼與四也集解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虞翻曰隨家陰隨陽三之上无應上係於四失初小子故係丈夫失小子艮為居為求謂求之正得位遠應利上承四故利居貞矣集解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虞翻曰謂獲三也失位相據在大過死象故貞凶象

曰其義凶矣孚謂五初震為道三已之正四變應初得位在離故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明功也集解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

虞翻曰死在大過故凶也集解

有孚在道明功也

虞翻曰功謂五也三四之正離為明故明功也集解

九五孚于嘉吉

虞翻曰坎為孚陽稱嘉位五正故吉也集解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虞翻曰凡五言中正中正皆陽得其位以此為例矣集解正中一本作中正釋文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

乾鑿度曰二月之時隨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待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欲隨之　虞翻曰應在艮艮手為拘巽為繩兩係稱維故拘係之乃從維之在隨之上而無所隨故維之象曰上窮是其義也集解

王用亨于西山

乾鑿度曰王謂文王　虞翻曰否乾為王謂五也有觀象故亨兌為西艮為山故用亨于西山也集解陸績曰亨祭也同讀許兩反釋文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虞翻曰乘剛无應故上窮也

䷑巽下艮上

䷑蠱以京房積算法言之蠱為巽宮歸魂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三月卿卦候在虹始見

蠱元亨

左傳曰於文皿蟲為蠱又曰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昭公元年虞翻曰泰初之上與隨旁通剛上柔下乾坤交故元亨也集解褚仲都曰蠱者惑也物既惑亂終至損壞當須有事也有為治理也故序卦云蠱者事也謂物蠱必有事非謂訓蠱為事義正伏曼容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為事也案尚書大傳云乃命

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然為訓者正以太古之時无
為无事也今言蠱者是卦之惑亂也時既漸澆物情
惑亂故事業因之而起惑矣故左傳云女惑男風落
山謂之蠱是其義也集解

利涉大川

虞翻曰謂二失位動而之坎故利涉大川也集解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子夏傳曰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
丁也集解馬融曰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云先甲巽在
東南故云後甲所以十日之中惟稱甲者甲為十日
之首蠱為造事之端故舉初而明事始也言所以三

日者不令而誅謂之暴故令先後各三日欲使百姓
徧習行而不犯也集解鄭康成說曰甲者造作新令之
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
甯之義故用丁也正義褚仲都諸人並同鄭義正義虞翻
曰謂初變成乾乾為甲至二成離離為日謂乾三爻
在前賁時也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
故後甲三日无妄時也集解

彖曰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虞翻曰泰初之上故剛上坤上之初故柔下上艮下
巽故巽而止蠱也集解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荀爽曰蠱者巽也巽歸合震故元亨也蠱者事也備
物致用故天下治也集解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九家易曰陽往據陰陰來承陽故有事也此卦泰乾
天有河坤地有水二爻升降出入乾坤利涉大川也
陽往求五陰來求二未得正位戎事不息故有事集解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虞翻曰易出震消息歷乾坤象乾為始坤為終故終
則有始乾為天震為行故天行也集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虞翻曰君子謂泰乾也坤為民初上撫坤故振民乾

稱德體大畜須養故以育德也集解育王肅作毓古育
字釋文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虞翻曰幹正蠱事也泰乾為父坤為事故幹父之蠱
初上易位艮為子父死大過稱考故有子考變而得
正故无咎厲終吉也集解馬融以有子考无咎為句王
肅以考字絶句釋文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虞翻曰應在五泰坤為母故幹母之蠱失位故不可
貞集解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虞翻曰變而得正故貞而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馬融曰裕寬也釋文虞翻曰裕不能爭也孔子曰父有
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四陰體大過本末弱故裕父
之蠱兌為見變而失正故往見吝象曰往未得是其
義也集解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虞翻曰往失位折鼎足故未得集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荀爽曰體和應中承陽有實用斯幹事榮譽之道也
集解虞翻曰譽謂二也二五失位變而得正故用譽集解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虞翻曰變二使承五故承以德二乾爻故稱德矣集解
上九不事王侯
鄭康成說曰上九艮爻艮為山辰在戌得乾氣父老
之象是臣之致事也故不事王侯表記疏虞翻曰泰乾
為王坤為事應在於三震為侯坤象不見故不事王
侯集解按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此云此據言王之致
仕臣也

高尚其事
鄭康成說曰是不得事君君猶尚其所為之事表記疏
虞翻曰謂五已變巽為高艮陽升在坤上故高尚其
事集解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荀爽曰年老事終不當其位體艮為止故不事王侯
據上臨下重陰累實故志可則集解
䷒兌下坤上
䷒臨以京房積算法言之臨為坤宮二世卦以孟喜
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十二月辟卦侯在鷙鳥厲疾
臨元亨利貞

鄭康成曰臨大也陽氣自此浸而長大陽浸長矣而
有四德齊功於乾盛之極也集解虞翻曰陽息至二與
遯旁通剛浸而長乾來交坤動則成乾故元亨利貞
集解蜀才曰此本坤卦剛長而柔消故大亨利正也集解
至于八月有凶
鄭康成曰人之情盛則奢淫奢淫則將亡故戒以凶
也臨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當文王之時紂
為无道故於是卦為殷家著興衰之戒以見周改殷
正之數云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
卦受之此終而復始王命然矣集解荀爽曰兌為八月
見虞注虞翻曰與遯旁通臨消於遯六月卦也於周為

八月遯弑君父故子於八月有凶荀公以兌為八月兌於周為十月言八月失之甚矣集解蜀才曰案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成否也否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斯之謂也集解何棲鳳以建子陽生至建未為八月義同鄭虞褚仲都以自建寅至建酉為八月義同荀爽正義

彖曰臨剛浸而長

虞翻曰剛謂二也兌為水澤自下浸上故浸而長也集解

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虞翻曰說兌也順坤剛中謂二也四陰皆應之故曰

而應大亨以正謂三動成乾天得正為泰天地交通故亨以正天之道也集解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

荀爽曰澤卑地高高下相臨之象也集解

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虞翻曰君子謂二也震為言兌口講習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坤為思剛浸長故以教思无窮容寬也二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坤為容為民故保民无疆矣集解

初九咸臨貞吉

虞翻曰咸感也得正應四故貞吉也集解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荀爽曰陽始咸升以剛臨柔得其正位而居是吉故曰志行正也集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虞翻曰得中多譽兼有四陰體復初元吉故无不利集解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荀爽曰陽感至二當升居五羣陰相承故无不利也陽當居五陰當順從今尚在二故曰未順命也集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虞翻曰兌為口坤為土土爰稼穡作甘兌口銜坤故

曰甘臨失位乘陽故无攸利言三失位无應故憂之動而成泰故咎不長也集解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荀爽曰四與二同功欲升二至五己得順承之故曰至臨也陽雖未乘處位居正故得无咎是位當也集解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虞翻曰至下也謂下至初應當位有實故无咎集解

位當一本作當位實釋文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荀爽曰五者帝位大君謂二也宜升上居五位吉故

曰知臨大君之宜也集解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荀爽曰二者處中行升居五五亦處中故曰行中之謂也集解

上六敦臨吉无咎

荀爽曰上應於三欲因三升二過應於陽敦厚之意故敦臨吉无咎集解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九家易曰志在升二也陰以陽為主故志在內也集解

䷓坤下巽上

䷓觀以京房積算法言之觀為乾宮四世卦以益喜

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八月辟卦侯在蟄蟲培戶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馬融曰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王道可觀在於祭祀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言及薦簡略則不足觀也以下觀上見其至盛之禮萬民信敬故云有孚顒若孚信顒敬也集解鄭康成曰坤為地為眾巽為木為風九五天子之爻互體有艮艮為鬼門又為宮闕地上有木而為鬼門宮闕者天子宗廟之象也集解諸侯貢士於天子卿大夫貢士於其君必以禮賓之唯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儀禮鄉飲酒禮疏虞翻曰觀反臨也以五陽觀示坤民故稱觀盥沃盥薦羞牲也孚信謂五顒顒君德有威容貌若順也坎為水坤為器艮手臨坤坎水沃之盥之象也故觀盥而不薦孔子曰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之矣巽為進退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則下觀其德而順其化上之三五在坎中故有孚顒若下觀而化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君德之義也集解王肅本作而不觀薦釋文薦本又作藨釋文

象曰大觀在上

虞翻曰謂陽息臨二直方大臨者大也在觀上故稱

大觀集解蜀才曰此本乾卦案柔小浸長剛大在上其德可觀故曰大觀在上也集解觀王肅音官

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虞翻曰順坤也中正謂五五以天神道觀示天下咸服其化賓於王庭集解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虞翻曰忒差也神道謂五臨震兌為春秋三上易位坎冬離夏日月象正故四時不忒聖人謂乾退藏於密而齊於巽以神明其德教故聖人設教坤民順從

而天下服矣集解聖人以神道設教本無以字釋文本集解本
象曰風行天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九家易曰先王謂五應天順民受命之王也風行地
上草木必偃枯槁朽腐獨不從風謂應外之爻天地
氣絶陰陽所去象不化之民五刑所加故以省察四
方觀視民俗而設其教也言先王德化光被四表有
不賓之民不從法令以五刑加之以齊德教也集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馬融曰童獨也鄭康成曰童稚也釋文虞翻曰艮為童
陰小人陽君子初位賤以小人乘君子故无咎陽伏
陰下故君子吝也集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虞翻曰臨兌為女竊觀稱闚兌女反成巽巽四五得
正故利女貞艮為宮室坤為闔戶小人而應五故闚
觀女貞利不淫視也集解闚本又作窺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闚觀女貞一本有利字釋文
六三觀我生進退
虞翻曰坤為我臨震為生生謂坤生民也巽為進退
故觀我生進退臨震進之五得正居中故象曰未失
道也集解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荀爽曰我謂五也生者教化生也三欲進觀於五四
既在前而三退故未失道也集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虞翻曰坤為國臨陽至二天下文明反上成觀進顯
天位故觀國之光王謂五陽陽尊賓坤坤為用為臣
四在王庭賓事於五故利用賓于王矣詩曰莫敢不
來賓莫敢不來王是其義也集解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虞翻曰我身也謂我生生謂生民震生象反坤為死

喪嫌非生民故不言民陽為君子在臨二失位之五
得道處中故君子无咎矣集解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虞翻曰坤為民謂三也坤體成故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京房說曰大臣之義當觀賢人性行以貢于庭易傳虞
翻曰應在三三體臨震故觀其生君子謂三之三得
正故无咎矣集解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虞翻曰坎為志為平上來之三故志未平矣集解
䷔震下離上

䷔噬嗑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噬嗑為巽宮五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十月卿卦候在野雞入水為蜄

噬嗑亨利用獄

虞翻曰否五之坤初坤初之五剛柔交故亨也坎為獄艮為手離為明四以不正而繫於獄上當之三蔽四成豐折獄致刑故利用獄坤為用也集解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虞翻曰物謂四則所噬乾脯也頤中无物則口不噬故先舉頤中有物曰噬嗑也集解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

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鄭康成曰勑猶理也釋文宋衷曰雷動而威電動而明二者合而具道章也用刑之道威明相兼若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无威不能伏物故須雷電並合而噬嗑備集解雷電或作電雷項安世說非勑俗字也字林作敕是也釋文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虞翻曰屨貫趾足也震為足坎為校震沒坎下故屨校滅趾初位得正故无咎集解干寶曰趾足也屨校貫械也初居剛躁之家體貪狼之性以震掩巽強暴之男也行侵陵之罪以陷屨校之刑故曰屨校滅趾得位於初顧震知懼小懲大戒以免刑戮故曰无咎矣集解校馬融音教趾本亦作止釋文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虞翻曰否坤小人以陰消陽其亡其亡故五變滅初否坤殺不行也集解干寶曰不敢遂行強也集解不行也本或作止不行也釋文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馬融曰柔脃肥美曰膚釋文虞翻曰噬食也艮為膚為鼻鼻沒坎水中隱藏不見故噬膚滅鼻乘剛又得正多譽故无咎集解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馬融曰晞於陽而煬於火曰腊肉釋文虞翻曰三在膚裏故稱肉離日熯之為腊坎為毒故噬腊肉遇毒毒謂矢毒也失位承四故小吝與上易位利用獄成豐故无咎也集解荀爽曰腊肉謂四也三以不正噬取異家法當遇罪故曰遇毒為艮所止所欲不得故小吝也所欲不得則免於罪故无咎矣集解腊本作昝是也集解本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說文作噬乾胏曰食所遺也从肉仕聲又曰楊雄說胏從朿 肉部 馬融曰有骨謂之胏鄭康成曰簀也 釋文 陸績曰肉有骨謂之胏離為乾肉又為兵矢失位用刑物亦不服若噬有骨之乾胏也金矢者取其剛直也噬胏雖復艱難終得信其剛直雖獲正吉未為光大也 集解 王肅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思其難 御覽脯部 初學記 胏子夏傳荀爽董遇本作脯 釋文 開成石經貞下旁添大字非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本作未光大也 釋文本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虞翻曰陰稱肉位當離日中烈故乾肉也乾金黃故得黃金貞正厲危也變而得正故无咎 集解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荀爽曰謂陰來正居是而厲陽也以陰厲陽正居其處而无咎者以從下升五不失其中所言得當 集解

上九何校滅耳凶

鄭康成曰離為槁木坎為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 集解 臣從君坐之刑 康誥疏 荀爽曰為五所何故曰何校據五應三欲盡滅坎三體坎為耳故曰滅耳凶上以不正侵欲无已奪取異家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故宜凶矣 集解 何本亦作荷王肅曰荷擔 釋文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馬融曰耳無所聞鄭康成曰目不明耳不聽王肅曰言其聽之不明 釋文 九家易曰當據離坎以為聰明坎既不正今欲滅之故曰聰不明也 集解

祖

男 承禧謹校

禮

姪 承禋

壻梁繼泰 同校

周易舊注卷三

周易舊注卷四

六合徐鼒述

周易上經

䷕離下艮上

䷕賁以京房積算法言之賁為艮宮一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十月公卦候在雷乃收聲

賁亨

京房說曰五色不成謂之賁文采雜也（易傳）鄭康成曰賁變也文飾之貌（釋文）王肅曰有文飾黃白色（釋文）虞翻曰泰上之乾二乾二之坤上柔來文剛陰陽交故亨也（集解）賁俗讀彼寄反王肅符文反李軌府瓮反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貌（釋文）

小利有攸往

鄭康成曰賁文飾也離為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飾成賁者也猶人君以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也剛柔離仁義合然後嘉會禮通故亨也卦互體坎艮艮止於上坎險於下夾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則可矣（集解）虞翻曰小謂五失正動得位體離以剛文柔故小利有攸往（集解）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荀爽曰此本泰卦謂陰從上來居乾之中文飾剛道交於中和故亨也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矣（集解）

天文也

虞翻曰謂五利變之正成巽體離艮為星離日坎月巽為高五天位離為文明日月星辰高麗於上故稱天之文也（集解）

文明以止人文也

虞翻曰人謂三乾為人文明離止艮也震動離明五變據四二五分則止文三故以三為人文也（集解）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虞翻曰日月星辰為天文也泰震春兌秋賁坎冬離夏巽為進退日月星辰進退盈縮謂朓側朒也歷象在天成變故以察時變矣（集解）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虞翻曰泰乾為人五上動體既濟賁離象重明麗正故以化成天下也（集解）干寶曰四時之變縣乎日月聖人之文成乎文章觀日月而要其會通觀文明而化成天下（集解）華嚴經音義引是書以男女君臣父子尊卑上下謂之人文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

王廙曰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為體層峰峻嶺

賁險參差直置其形已如彫飾復加火照彌見文章
賁之象也集解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鄭康成曰折斷也釋文虞翻曰君子謂乾離為明坤為
庶政故明庶政坎為獄三在獄得正故无敢折獄噬
嗑四不正故利用獄也集解明蜀才本作命釋文
初九賁其趾
鄭康成曰趾足釋文虞翻曰應在震震為足故賁其趾
也集解王肅曰在下故稱趾既舍其車又飾其趾是徒
步也集解趾一本作止釋文是也
舍車而徒

虞翻曰應在艮艮為舍坎為車徒步行也位在下故
舍車而徒集解車鄭康成張璠本作輿釋文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弗鄭康成本作不晁氏易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盧氏曰有離之文以自飾故曰賁如也有坎之水以
自潤故曰濡如也體剛履正故永貞吉與二同德故
終莫之陵也集解

六四賁如皤如
皤鄭康成陸績本作燔音煩當作蹯鄭注曰六四巽爻
也有應於初九欲自飾以適初既進退未定故皤如
蹯當作如也禮檀弓疏荀爽本作波董遇如字音槃曰馬作足
橫行曰皤釋文
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馬融曰翰高也荀爽同釋文鄭康成曰白馬翰如謂九
三位在辰得巽氣為白馬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
定欲幹而有之禮檀弓疏或謂鄭云翰白也誤耳釋文陸績
曰震為馬為白故曰白馬翰如集解董遇黃穎曰馬舉
頭高卬也釋文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五賁于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子夏傳曰五匹為束三元二纁象陰陽戔戔馬融曰
委積貌黃穎曰委積貌薛虞曰禮之多也釋文荀爽曰
艮山震林失其正位在山林之間賁飾邱陵以為園
圃隱士之象也五為王位體中履和勤賢之主尊道
之君也故曰賁于邱園束帛戔戔君臣失正故吝能
以中和飾上成功故終吉而有喜也集解王肅曰失位
无應隱處邱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
之聘也戔戔委積之貌也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注虞翻曰艮為
山五半山故稱邱木果曰園故賁于邱園也六五失

正動之成巽巽為帛為繩艮手持故束帛以艮斷巽故戔戔失位而應故吝變而得正故終吉矣集解賁黃潁本作世戔戔子夏傳作殘殘釋文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虞翻曰五變之陽故有喜凡言喜慶皆陽爻束帛戔戔委積之貌集解

上九白賁无咎

虞翻曰在巽上故曰白賁乘五陰變而得位故无咎矣集解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虞翻曰上之正得位體成既濟故曰得志坎為志也

集解干寳曰白素也延山林之人采素士之言以飾其政故上得志也集解

䷖坤下艮上

剝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剝為乾宮五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九月辟卦候在草木黃落

剝不利有攸往

馬融曰剝落也釋文鄭康成曰陰氣侵陽上至于五萬物零落故謂之剝也五陰一陽小人極盛君子不可有所之故不利有攸往也集解虞翻曰陰消乾也與夬旁通以柔變剛小人道長子弒其父臣弒其君故不利有攸往也集解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荀爽曰謂陰外變五五者至尊為陰所變故曰剝也集解盧氏曰此本乾卦羣陰剝陽故名為剝也集解

順而止之觀象也

虞翻曰坤順艮止謂五消觀成剝故觀象也集解

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虞翻曰乾為君子乾息為盈坤消為虛故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則出入無疾反復其道易虧巽消艮出震息兌盈乾虛坤故於是見之耳集解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陸績曰艮為山坤為地山附于地謂高附于卑貴附

于賤君不能制臣也盧氏曰上君也宅居也山高絕於地今附地者明被剝矣屬地時也君能厚錫於下賢當卑降于愚然後得安其居集解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馬融曰蔑無也鄭康成曰蔑輕慢釋文虞翻曰此卦坤變乾也動初成巽巽木為牀復震在下為足故剝牀以足蔑无貞正也失位无應故蔑貞凶震在陰下象曰以滅下也集解蔑荀爽本作滅釋文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盧氏曰蔑滅也坤所以載物牀所以安人在下故稱足先從下剝漸及於上則君政崩滅故曰以滅下也

集解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馬融曰辨足上也釋文鄭康成曰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詘則相近信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集解虞翻曰指間稱辨剝剝二成艮艮為指二在指間故剝牀以辨无應在剝故蔑貞凶也集解辨鄭讀符勉反王肅讀否勉反黃穎曰牀簀也薛虞曰膝下也釋文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六三剝之无咎

本作剝无咎無之字是也釋文集解荀爽曰眾皆剝陽三獨應上无剝害意是以无咎象曰失上下也集解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虞翻曰辨上稱膚艮為膚以陰變陽至四乾毀故剝牀以膚臣弑君子弑父故凶矣集解王肅曰在下而安人者牀也在上而處牀者人也坤以象牀艮以象人牀剝盡以及人身為敗滋深害莫甚焉故曰剝牀以膚凶也集解膚京房本作簠謂祭器釋文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鄭康成曰切急也釋文崔憬曰牀之膚謂薦席若獸之有皮毛也牀以剝盡次及其膚剝以大臣之象言近身與君也集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虞翻曰剝消觀五巽為魚為繩艮手持繩貫巽故貫魚也艮為宮室人謂乾五以陰代陽五貫乾為寵人陰得麗之故以宮人寵動得正成觀故无不利也集解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乾鑿度曰剝當九月之時陽氣衰消而陰終不能盡陽小人不能決君子此碩果所以不食也鄭康成曰小人傲很當剝廬舍而去周禮地官遺人疏虞翻曰艮為碩果謂三已復位有頤象頤中无物故不食也夬乾為君子為德坤為車為民乾在坤故以德為車小人謂坤艮為廬上變滅艮坤陰迷亂故小人剝廬也集解得輿京房本作德輿董遇本作德車釋文與虞翻同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震下坤上

復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復為坤宮一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十一月辟卦候在麋角解

復亨

說文曰復往來也从彳复聲彳部鄭康成曰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於初故謂之復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反道德更興也左襄二十八年疏虞翻曰陽息坤與姤旁通剛反交初故亨集解

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虞翻曰謂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為疾十二消息不見坎象故出入无疾兌為朋在内稱來五陰從初初陽正息而成兌故朋來无咎矣集解朋京房本作崩說曰自上下者為崩釋文易傳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子夏傳曰極六位而反於坤之復其數七日其物陽也漢上易京房說曰六爻反復之稱漢上易鄭康成曰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正義序虞翻曰謂乾成坤反出

於震而來復陽為道故復其道剛為晝日消乾六爻為六日剛來反初故七日來復天行也集解褚仲都曰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言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莊氏說同正義復眾家暨劉表本並如字本又作覆非釋文
利有攸往
荀爽曰利往居五集解虞翻曰陽息臨成乾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故利有攸往矣集解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
虞翻曰剛從艮入坤從反震故曰反動坤順震行故而以順行陽不從上來反初故不言剛自外來是以明不遠之復入坤出震義也集解俗讀剛反絶句非
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荀爽曰剛道寖長也集解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荀爽曰復者冬至之卦陽起初九為天地心萬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見天地之心矣集解虞翻曰坤為復謂三復位時離為見坎為心陽息臨成泰乾天坤地故見天地之心也集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鄭康成曰資貨而行曰商旅客也釋文虞翻曰先王謂乾初至日冬至之日坤闔為閉關巽為商旅為近利市三倍姤巽伏初故商旅不行姤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今隱復下故后不省方復為陽始姤則陰始天地之始陰陽之首已言先王又更言后后君也六十四卦惟此重耳集解宋衷曰商旅不行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制之者王者之事奉之者為君之業也故上言先王而下言后也集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祇馬融讀之是反曰辭也鄭康成曰病也九家作鼓

音支王肅作禔讀時支反陸績亦作禔曰禔安也釋文

開成石經作祇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王肅曰下附於仁釋文

六三頻復厲无咎

馬融曰頻憂頻也釋文虞翻曰頻蹙也三失位故頻復厲動而之正故无咎也集解頻鄭康成作顰或曰鄭作卑釋文晁氏易本又作嚬釋文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鄭康成曰爻處五陰之中度中而行四獨應初漢上易

虞翻曰中謂初震為行初一陽爻故稱獨四得正應初故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俗說以四位在五陰之中而獨應復非也四在外體又非內象不在二五何得稱中行耳集解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鄭康成曰考成也向秀曰考察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

左傳曰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襄二十八年子夏傳曰傷害曰災妖祥曰眚鄭康成曰異自內生曰眚自外曰祥害物曰災釋文虞翻曰坤冥為迷高而无應故凶五變正時坎為災眚故有災眚也集解災鄭康成本作烖正字也災籀文也本又作灾或體字也釋文

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荀爽曰坤為眾故用行師也謂上行師而距於初陽息上升必消羣陰故終有大敗國君謂初也受命復道當從下升今上六行師王誅必加故以其國君凶也集解虞翻曰三復位時而體師象故用行師陰逆不順坤為死喪坎流血故終有大敗姤乾為君滅藏於

坤坤為異邦故國君凶矣集解

至于十年不克征

虞翻曰坤為至為十年陰逆坎臨故不克征謂五變設險故師敗喪君而无征也集解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虞翻曰姤乾為君坤陰滅之以國君凶故曰反君道也集解

䷘震下乾上

䷘无妄以京房積算法言之无妄為巽宮四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九月大夫卦候在爵入大水為蛤

无妄

按无妄有二義虞翻訓妄為亡无妄為无所亡失據序卦傳復則不妄為義也京房以為大旱之卦萬物皆死无所復望(虞注)馬融鄭康成王肅皆曰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釋文)據雜卦傳无妄災也為義也蜀才曰此本遯卦案剛自上降為主於初故動而健剛中而應也於是乎邪妄之道消大通以正矣无妄大亨乃天道恒命也(集解)

元亨利貞

虞翻曰遯上之初此所謂四陽二陰非大壯則遯來也剛來交初體乾故元亨三四失位故利貞也(集解)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虞翻曰匪正謂上也四已之正上動成坎故有眚變而逆乘天命不右故不利有攸往矣(集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虞翻曰震動也健大亨謂乾剛中謂五而應二大亨以正變四成五乾為天巽為命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集解)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

鄭康成曰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无所望是失其正何所往也(後漢書李通傳注)虞翻曰謂四

已變上動體屯坎為泣血漣如故何之矣(集解)

天命不祐行矣哉

祐本又作佑(釋文) 依字當作右鄭康成曰助也(釋文)虞翻曰天五也巽為命右助也四已變成坤天道助順上動逆乘巽命故天命不右行矣哉言不可行也馬君云天命不右行非矣(集解)案馬融本作右謂天不右行(釋文)是讀右為𠂇與衆家說異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九家易曰天下雷行陽氣普徧無物不與故曰物與也物受之以生无有災妄故曰物與无妄也(集解)虞翻曰與謂舉妄亡也謂雷以動之震為反生萬物出震无妄者也故曰物與无妄序卦曰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而京氏及俗儒以為大旱之卦萬物皆死无所復生失之遠矣有无妄然後可畜不死明矣若物皆死將何畜聚以此疑也(集解)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馬融曰茂勉也對配也(釋文)虞翻曰先王謂乾乾盈為茂艮為對時體頤養象萬物出震故以茂對時育萬物言物皆死違此甚矣(集解)

初九无妄往吉

虞翻曰謂應四也四失位故命變之正四變得位承五應初故往吉在外稱往也(集解)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虞翻曰四變應初夫妻體正故往得志矣解集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馬融曰菑田一歲也畬田三歲也釋文鄭康成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詩采芑疏虞翻曰有益耕象无坤田故不耨震為禾稼艮為手禾在手中故稱穫田在初一歲曰菑在二二歲曰畬初爻非坤故不菑而畬也得位應五利四變之益則坤體成有耒耨之利故利有攸往往應五也解集董遇曰菑反草也悉耨曰畬釋文按禮記引作不菑畬凶坊記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虞翻曰四動坤虛故未富也解集按一本穫上有而字石經初刻考文古本非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虞翻曰上動體坎故稱災四動之正坤為牛艮為鼻為止巽為桑為繩繫牛鼻而止桑下故或繫之牛也乾為行人坤為邑人乾四據三故行人之得三係於四故邑人之災或說以四變則牛應初震坤為死喪故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解集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虞翻曰動得正故可貞承五應初故无咎也解集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虞翻曰動陰承陽故固有之也解集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虞翻曰四已之正上動體坎坎為疾故曰无妄之疾也巽為木艮為石故稱藥坎為多眚藥不可試故勿藥有喜康子饋藥邱未達故不嘗此之謂也解集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虞翻曰動而成坎故行有眚乘剛逆命故无攸利天命不右行矣哉解集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乾下艮上
䷙大畜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大畜為艮宮二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八月卿卦候在羣鳥養羞
大畜利貞
虞翻曰大壯初之上其德剛上也與萃旁通二五失位故利貞此萃五之復二成臨臨者大也至上有頤養之象故名大畜也解集
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京房曰謂二變五體坎故利涉大川五天位故應乎天解集鄭康成曰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表記疏虞翻曰二稱家謂二五易位成家

人家人體噬嗑食故利涉大川應乎天也（集解）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

鄭康成以日新絕句（釋文）虞翻同注曰剛健謂乾篤實謂艮二已之五利涉大川互體為離離為日故輝光日新也（集解）案俗讀以輝光絕句日新其德絕句非也

渾當作煇

其德剛上而尚賢

蜀才曰此本大壯卦案剛自初升為主於外剛陽居上尊尚賢也（集解）

能止健大正也

虞翻本作能健止注曰健乾止艮也二五易位故大

正舊讀言能止健誤也（集解）

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虞翻曰二五易位成家人今體頤養象故不家食吉養賢也（集解）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

向秀曰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中大畜之象天為大器山則極止能止大器故名大畜也（集解）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識劉表本作志（集解）虞翻同注曰君子謂乾乾為言震為行坎為志乾知大始震在乾前故志前言往行有頤養象故以畜其德矣（集解）

初九有厲利已

子夏傳曰居而待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漢上易）已姚信音紀（釋文）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虞翻曰謂二變正四體坎故稱災也（集解）

九二輿說輹

輿本或作轝說馬融曰解也輹義具小畜卦蜀才本同或作輻非也（釋文）虞翻本作車說腹注曰萃坤為車為腹坤消乾成故車說腹腹或作輹也（集解）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盧氏曰乾為輿案輹車之鉤心夾軸之物處失其正

上應於五五居畜盛止不我升故且說輹停留待時而進退得正故无尤也（集解）

九三良馬逐

虞翻曰乾為良馬震為驚走故稱逐也（集解）逐鄭康成姚信本作逐逐鄭注曰逐逐兩馬走也姚注曰逐逐疾並驅之貌（釋文）

利艱貞吉

虞翻曰謂二已變三在坎中故利艱貞吉（集解）

曰閑輿衛

曰鄭康成虞翻讀人實反鄭注曰日習車徒閑習（同馬）

虞翻曰離為日二至五體師象坎為閑習坤為車輿

乾人在上震為驚衛講武閑兵故曰日閑輿衛集解劉表曰曰猶言也與俗讀同

利有攸往

虞翻曰謂上應也五已變正上動成坎坎為志故利有攸往與上合志也集解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釋名曰牛羊之無角者曰童劉表曰童猶妄也說文作僮牛部廣蒼作犝通段字也牿鄭康成本作梏注曰巽為木互體震震為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為手持手以就足是施梏周禮大司寇疏說文九家虞翻並作告

說文云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九家易同牛部釋文虞注曰艮為童五已之正萃坤為牛告謂以木楅其角大畜畜物之家惡其觸害艮為手為小木巽為繩繩縛小木橫著牛角故曰童牛之告得位承五故元吉而喜喜謂五也集解按作告是也劉表陸績並同俗本作牿劉注曰牿之言角陸注曰牿當作角非也釋文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爾雅曰豕子豶釋畜說文曰豶羠豕也豕部劉表云豕去勢曰豶釋文陸績曰豶豕之去勢者義海撮要虞翻曰二變時坎為豕劇豕稱豶令不害物三至上體頤象五變之剛巽為白震為出剛白從頤中出牙之象也動而得位豶豕之牙吉集解褚仲都曰豶除也除其牙也正義牙鄭康成讀為互釋文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虞翻曰五變得正故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馬融曰四達謂之衢釋文鄭康成曰艮為手手上肩也乾為首首肩之閒荷物處乾為天艮為徑路天衢象也後漢書崔駰傳注虞翻曰何當也衢四交道乾為天震艮為道以震交艮故何天之衢亨上變坎為亨也集解何

梁武帝音賀釋文本亦作荷後漢書文選注注義同俗音河非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鄭康成曰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文選靈光殿賦注虞翻曰謂上據二陰乾為天道震為行故道大行矣集解

䷚震下艮上

䷚頤以京房積算法言之頤為巽宮遊魂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十一月卿卦候在荔挺生

頤貞吉

說文曰𦣝頤也象形頤篆文𦣝𦣝部鄭康成曰頤口車輔之名也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

物以養人故謂之頤頤養也能行養則其幹事故吉矣集解左襄二十八年疏
虞翻曰晉四之初與大過旁通養正則吉謂三之正五上易位故頤貞吉反復不衰與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同義故不從臨觀四陰二陽之例或以臨二之上兌為口故有口實也集解

觀頤

鄭康成曰二五離爻皆得中離為目觀象也觀頤觀其養賢與不肖也集解虞翻曰離為目故觀頤觀其所養也集解

自求口實

鄭康成曰頤中有物曰口實自二至五有二坤坤載

養物而人所食之物皆存焉觀其求可食之物則貪廉之情可別也集解虞翻曰或以大過兌為口或以臨兌為口坤為自艮為求口實頤中物謂其自養集解荀爽曰飲食失宜患之所起周易口訣義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

宋衷曰頤者所由飲食自養也君子割不正不食況非其食乎是故所養必得賢明自求口實必得體宜是謂養正也集解姚信曰以陽養陰動於下止於上各得其正則吉也集解

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大矣哉

翟元曰天上地初也萬物衆陰也天地以元氣養萬物聖人以正道養及萬民此其聖也集解虞翻曰乾為聖人艮為賢人頤下養上故聖人養賢坤陰為民皆在震上以貴下賤大得民故以及萬民集解集解曰天地養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非頤不生故大矣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劉表曰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頤之象也集解荀爽曰雷為號令今在山下閉藏故慎言語雷動於上以陽食陰艮以止之故節飲食也言出乎身加乎民故慎言語所以養人也飲食不節殘賊羣生故節飲食以養物集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鄭康成曰朶動也釋文虞翻曰晉離為龜四之初故舍爾靈龜坤為我震為動謂四失離入坤遠應多懼故凶矣集解朶京房本作揣釋文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邱頤貞凶

王肅曰養下曰顛拂違也經常也邱小山謂六五也二宜應五反下養初豈非顛頤違常於五也故曰拂經于邱矣拂經雖阻常理養下故能養賢上既无應征必凶矣故曰征凶集解薛虞曰拂違也子夏傳作弗曰輔弼也釋文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三拂頤征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虞翻曰三失位體剝不正相應弑父弑君故貞凶坤
為十年動無所應故十年勿用无攸利也集解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虞翻曰弑父弑君故大悖也集解
六四顛頤吉
虞翻曰晉四之初謂三已變故顛頤與屯四乘坎馬
同義集解
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馬融曰眈眈虎下視貌虞翻曰坤為虎離為目眈眈

下視貌逐逐心煩貌坤為吝嗇坎水為欲故其欲逐
逐得位應初故无咎集解薛虞曰逐逐速也逐逐子夏
傳作攸攸荀爽本作悠悠劉表本作跾跾注曰遠也
釋文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虞翻曰謂上已反三成離故上施光也集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虞翻曰失位故拂經无應順上故居貞吉艮為居也
涉上成坎乘陽无應故不可涉大川矣集解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馬融王肅曰厲危釋文虞翻曰由自從也體剝居上眾
陰順承故由頤失位故厲以坤艮自輔故吉也集解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鄭康成曰君以得人為慶漢上易傳義海撮要虞翻曰失位故
厲之五得正成坎坎為大川故利涉大川變陽得位
故大有慶也集解
䷛巽下兌上
䷛大過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大過為震宮遊魂卦以
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十月公卦候在虹藏不見
大過
鄭康成曰陽爻過也漢上易虞翻曰大壯五之初或兌

三之初集解過王肅音戈釋文
棟橈
虞翻曰棟橈謂三巽為長木稱棟初上陰柔本末弱
故棟橈也集解
利有攸往亨
虞翻曰謂二也剛過而中失位无應利變應五之外
稱往故利有攸往乃亨也集解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虞翻曰陽稱大謂二也二失位故大者過也集解
棟橈本末弱也
向秀曰棟橈則屋壞主弱則國荒所以橈由於初上

兩陰交也初為善始末是令終始終皆弱所以棟橈
集解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虞翻曰剛過而中謂二說兌也故利有攸往大壯震五之初故亨與遯二同義集解
大過之時大矣哉
虞翻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藉用白茅女妻有子繼世承祀故大矣哉集解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虞翻曰君子謂乾初陽伏巽中體復一爻潛龍之德故稱獨立不懼憂則違之乾初同義故遯世无悶也

集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馬融曰在下曰藉釋文虞翻曰位在下稱藉巽柔白為茅故藉用白茅失位咎也承二過四應五士夫故无咎矣集解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馬融說以初為女妻上為老婦荀爽說以初陰失正當變數六為女妻二陽失正數九為老夫以五陽得正位不變數七為士夫上陰得正數八為老婦虞注虞翻曰稊稺也楊葉未舒稱稊巽為楊乾為老老楊故枯陽在二也十二月時周之二月兌為雨澤枯楊得澤復生稊二體乾老故稱老夫女妻謂上兌兌為少女故曰女妻大過之家過以相與老夫得其女妻故无不利集解枯鄭康成音姑謂無姑山榆稊作荑荑木更生謂山榆之實釋文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虞翻曰謂二過初與五五過上與二獨大過之爻得過其應故過以相與也集解
九三棟橈凶
虞翻曰本末弱故橈集解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虞翻曰輔之益橈故不可以有輔陽以陰為輔也集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虞翻曰隆上也應在於初已與五意在於上故棟隆吉失位動入險而陷於井故有它吝集解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虞翻曰乾為動直遠初近故不橈下也集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鄭康成曰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詩桃夭疏虞翻曰陽在五也夬三月時周之五月枯楊得澤故生華矣老婦謂初巽為婦乾為老故稱老婦也士夫謂五大壯震為夫兌為少

故稱士夫五過二使應上二過五使取初五得位故无咎陰在二多譽今退伏初故无譽體姤淫女故過以相與使應少夫象曰亦可醜也舊說云云誤矣馬君亦然荀公云云此何異俗說也悲夫學之難而以初本為小反以上末為老後之達者詳其義焉集解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虞翻曰乾為久枯而生華故不可久也婦體姤淫故可醜也集解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虞翻曰大壯震為足兑為水澤震足沒水故過涉也頂首也乾為頂頂沒兑水中故滅頂凶乘剛咎也得

位故无咎與滅耳同義也集解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九家易曰君子以禮義為法小人以畏慎為宜至於大過之世不復遵常故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而家家有誅絕之罪不可咎也大過之世君子遯遁不行禮義謂當不義則爭之若比干諫而死是也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上化致然亦不可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其義也集解

䷜坎下坎上

☵坎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坎為八純卦象水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四正卦屬冬至易緯曰冬至日在坎

習坎有孚

劉表曰水流行不休故曰習坎京房作欿注曰欿險也陷也劉表同本亦作埳或體字也虞翻曰乾二五之坤與離旁通于爻觀上之二習常也孚信謂二五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行天故習坎為孚也集解

維心亨行有尚

虞翻曰坎為心乾二五旁行流坤陰陽會合故亨也行謂二尚謂五也二體震為行動得正應五故行有尚往有功也集解

象曰習坎重險也

虞翻曰兩象也天險地險故曰重險也集解

水流而不盈

荀爽曰陽動陰中故流陽陷陰中故不盈也集解陸績曰水性趨下不盈溢崖岸也月者水精月在天滿則虧不盈溢之義也集解

行險而不失其信

荀爽曰謂陽來為險而不失中中稱信也集解虞翻曰信謂二也震為行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故不失其信矣集解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虞翻曰功謂五二動應五故往有功也集解

天險不可升也

虞翻曰謂五在天位五從乾來體屯難故天險不可升也集解

地險山川邱陵也

虞翻曰坤為地乾二之坤故曰地險艮為山坎為川半山稱邱邱下稱陵故曰地險山川邱陵也集解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國虞翻作邦注曰王公大人謂乾五坤為邦乾二之坤成坎險震為守有屯難象故王公設險以守其邦離言王用出征以正邦是也集解

險之時用大矣哉

王肅曰守險以德據險以時成功大矣集解

象曰水洊至習坎

洊說文作瀳曰瀳水至也从水薦讀若尊水部劉表曰洊仍也陸績曰洊再習重也釋文集解京房本作臻干寶本作荐釋文

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陸績曰水再至而溢通流不舍晝夜重習相隨以為常有似於習故君子象之以常習教事如水不息也集解虞翻曰君子謂乾五在乾稱大人在坎為君子坎為習為常乾為德震為行巽為教令坤為事故以常德行習教事也集解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說文曰窞坎中小坎也从穴从臽臽亦戸一曰旁入也穴部王肅讀徒感反曰窞坎底也釋文虞翻曰習積也位下故習坎為入坎中小穴稱窞上无其應初二失正故曰失道凶矣集解干寶曰窞坎之深者也江河淮濟百川之流行乎地中水之正也及其為災則泛濫平地而入于坎窞是水失其道也刑獄之用必當于理刑之正也及其不平則枉濫無辜是法失其道也故曰入于坎窞凶矣集解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虞翻曰陽陷陰中故有險據陰有實故求小得也集解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荀爽曰處中而比初三未足為援雖求小得未出於險中集解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虞翻曰坎在內稱來在坎終坎故來之坎坎枕止也艮為止三失位乘二則險承五隔四故險且枕入于坎窞體師三輿尸故勿用集解干寶曰坎十一月卦也又失其位喻殷之執法者失中之象也來之坎坎者斥周人觀釁於殷也枕安也險且枕者言安忍以暴

政加民而无哀矜之心淫刑濫罰百姓無所措手足
故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集解鄭康成向秀本作檢且
枕鄭注曰木在手曰檢木在首曰枕陸績曰枕閉礙
險害之貌王肅讀鈄甚反九家作玷古文作沈音直
林反釋文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

鄭康成曰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爻辰在丑
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
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
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于簋副設元酒以缶詩宛邱疏

禮禮器疏虞翻曰震主祭器故有尊簋坎為酒簋黍稷器
三至五有頤口象震獻在中故為簋坎為木震為足
坎酒在上尊酒之象貳副也坤為缶禮有副尊故貳
用缶也集解樽依字當作尊京房劉表讀樽酒簋絕句
貳用缶一句是也晁氏易俗讀以樽酒絕句簋貳絕句
用缶絕句非

納約自牖終无咎

納京房虞翻本作內京注曰內自約束虞注曰坎為
內也四陰小故約艮為牖坤為戶艮小光照戶牖之
象貳用缶故內約自牖得位承五故无咎集解牖陸績
本作誘釋文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虞翻曰乾剛坤柔震為交故曰剛柔際也集解舊本無
貳字是也釋文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祇當作禔說文曰禔安福也从亓是聲易曰禔既平
亓部京房虞翻本同集解釋文鄭注曰祇當作坻小邱也釋文
虞注曰盈溢也艮為止謂水流而不盈坎為平禔安
也艮止坤安故禔既平得位正中故无咎集解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虞翻本作中未光大也注曰體屯五中故未光大也
集解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馬融曰徽纆索也集解鄭康成曰繫拘也爻辰在巳巳
為蛇蛇之蟠屈似徽纆也三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
艮為門闕于木為多節震之所為有叢拘之類門闕
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
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
石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
罪故縛約徽纆置于叢棘而後公卿以下議之其害
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
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
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圜土者殺故凶公羊

傳宣元年疏劉表曰三股為徽兩股為纆皆索名以繫縛其罪人矣集解虞翻曰徽纆黑索也觀巽為繩艮為手上變入坎故係用徽纆寘置也坎多心故叢棘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二變則五體剝剝傷坤殺故寘于叢棘也不得謂不得出獄艮止坎獄乾為歲五從乾來三非其應故曰三歲不得凶矣集解九家易曰坎為叢棘又為法律案周禮王之外朝左九棘右九棘面三槐司寇公卿議獄於其下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也集解寘子夏傳作湜劉表作示曰眾議於九棘之下也姚信作寔曰寔置也張璠作置釋文又范甯引易作繼

用徽纆示于叢棘穀梁注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離下離上

䷝離以京房積算法言之離為八純卦象火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四正卦屬夏至易緯曰夏至日在離

離利貞亨

離一本作离集解是也虞翻曰坤二五之乾與坎旁通於爻遯初之五柔麗中正故利貞亨集解

畜牝牛吉

左傳曰純離為牛荀爽曰牛者土也土生於火離者陰卦牝者陰性故曰畜牝牛吉矣虞翻曰畜養也坤為牝牛乾二五之坤成坎體頤養象故畜牝牛吉俗說皆以離為牝牛失之矣

象曰離麗也

荀爽曰陰麗於陽相附麗也亦為別離以陰隔陽也離者火也託於木是其附麗也煙燄飛升炭灰降滯是其別離也

日月麗乎天

虞翻曰乾五之坤成坎為月離為日日月麗天也集解

百穀草木麗乎土

王肅虞翻皆作地說文眾經音義引亦作地是也

虞注曰震為百穀巽為草木坤為地乾二五之坤成坎震體屯屯者盈也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萬物出震故百穀草木麗乎地集解麗說文作麗疑字之誤草部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虞翻曰兩象故重明正謂五陽陽變之坤來化乾以成萬物謂離日化成天下也集解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虞翻曰柔謂五陰中正謂五伏陽出在坤中畜牝牛故中正而亨也集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鄭康成曰作起也釋文明兩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

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文選謝宣遠張子房詩注明明相繼而起大人重光之象堯舜禹湯文武之盛也漢上易荀爽曰作用也釋文虞翻曰兩謂日與月也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離離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離作成也日月在天動成萬物故稱作矣或以日與火為明兩作也陽氣稱大人則乾五大人也乾二五之光繼日之明坤為方二五之坤震東兌西離南坎北故曰照于四方集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錯馬融讀七路反鄭康成讀七各反釋文荀爽曰火性炎上故初欲履錯於二二為三所據故敬之則无咎矣集解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鄭康成曰離南方之卦離為火土託位焉土色黃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父之道文王之子發旦是也慎成其業故吉矣文選顏延年應詔讌曲水詩注 初學記皇太子部 御覽一百四十六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

荀爽曰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昃以喻君道衰也集解昃王嗣宗本作仄

不鼓缶而歌

鼓鄭康成本作擊釋文注曰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詩宛邱疏九家易曰鼓缶者以目下視離為大腹瓦缶之象謂不取二也歌者口仰向上謂兌為口而向上取五也集解

則大耋之嗟凶

馬融曰七十曰耋鄭康成曰年踰七十詩車鄰疏 禮射義疏王肅讀他結反注曰八十曰耋釋文九家易曰日昃者向下也今不取二而上取五則上九耋之陽稱大也嗟者謂上被三奪五憂嗟窮凶也火性炎上故三欲取五也集解耋京房本作經蜀才本作咥嗟王肅讀遭哥反荀爽作差下嗟若亦爾又古文及鄭康成本無凶字釋文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家易曰日昃當降何可久長三當據二以為鼓缶而今與四同取於五故曰不鼓缶而歌也集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突依說文當作㐬鄭康成本作㐬是也說文曰𠫓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㐬或从到古文子即易突字𠫓部鄭注曰震為長子爻失正又互體兌兌為附決子居明法之家而無正何以自斷其君父不志也㐬如震之失正不

知其所如又為巽巽為進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之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周禮秋官掌戮疏荀爽曰陽升居五光炎宣揚故充如也陰退居四灰炭降墜故其來如也陰以不正居尊乘陽歷盡數終天命所誅位喪民畔下離所害故焚如也以離入坎故死如也火息灰損故棄如也集解突王肅讀唐屑反舊又湯骨反棄一本作弃不可從石經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家易曰在五見奪在四見棄故无所容也集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鄭康成曰自目出曰涕漢上易荀爽曰六五陰柔退居於四出離為坎故出涕沱若而下以順陰也集解虞翻曰坎為心震為聲兌為口故戚嗟若動而得正尊麗陽故吉也集解沱荀爽本作池一本作沲若一本作發戚子夏傳作嘁咨慼也釋文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九家易曰戚嗟順陽附麗於五故曰離王公也陽當居五陰退還四五當為王三則三公也四處其中附上下矣集解離鄭康成本作麗王肅曰麗王者之後為公梁武帝讀力智反王嗣宗同釋文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虞翻曰王謂乾乾二五之坤成坎體師象震為出故王用出征首謂坤二五來折乾故有嘉折首醜類也乾征得坤陰類乾陽物故獲匪其醜无咎矣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虞翻曰乾五出征坤故正邦也集解王肅本此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八字釋文

祖

男 承禧謹校

禮

姪 承禋同校

壻梁繼泰

周易舊注卷四

周易舊注卷五

六合徐鼒述

周易下經

義具前

䷞艮下兌上

䷞咸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咸為兌宮三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五月公卦候在鹿角解

咸亨利貞取女吉

鄭康成曰咸感也艮為山兌為澤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生萬物故曰咸也其於人也嘉會禮通和順於義幹事能正三十之男有此三德以下二

十之女正而相親悅取之則吉也集解虞翻曰咸感也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乾坤氣交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故通利貞取女吉集解取本亦作娶釋文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

鄭康成曰與猶親也釋文蜀才曰此本否卦案六三升上上九降三是柔上而剛下二氣交感以相與也集解

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王肅曰山澤以氣通男女以禮感男而下女初婚之所以為禮也通義正取女之所以為吉也集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荀爽曰乾下感坤故萬物化生於山澤集解陸績曰天地因山澤孔竅以通其氣化生萬物也集解虞翻曰乾為聖人初四易位成旣濟坎為心為平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保合太和品物流形也集解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虞翻曰謂四之初以離日見天坎月見地懸象著明萬物見離故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也集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虞翻曰君子謂否乾乾為人坤為虛謂坤虛三受上故以虛受人艮山在地下為謙在澤下為虛集解

初六咸其拇

馬融鄭康成薛虞曰拇足大指也釋文荀爽虞翻作母

集解釋文荀注曰母陰位之尊釋文虞注曰母足大指也艮為指坤為母故咸其母集解子夏傳作䟫俗字也釋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虞翻曰失位遠應之四得正故志在外謂四也集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鄭康成曰腓膞腸也王廙曰腓腓腸也釋文動於腓腸斯則行矣正義荀爽本作肥注曰謂五也尊盛故稱肥釋文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虞翻曰巽為股謂二也巽為隨艮為手故稱執三應

於上初四已變歷險故往吝集解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虞翻曰巽為處女也男已下女以艮陽入兌陰故不處也凡士與女未用皆稱處矣志在於二故所執下也集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馬融曰憧憧行貌王肅曰憧憧往來不絕貌劉表曰憧憧意未定也釋文虞翻曰失位悔也應初動得正故貞吉而悔亡矣憧憧懷思慮也之內為來之外為往欲感上隔五感初隔三故憧憧往來矣兌為朋少女也艮初變之四坎心為思故曰朋從爾思也集解憧京

房作憧遲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

虞翻曰坤為害也今未感坤初體遯弒父故曰未感害也集解

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虞翻曰未動之離故未光大也集解

九五咸其脢无悔

子夏傳曰在脊曰脢正義馬融曰脢背也正義許慎曰脢背肉也从肉每聲月部鄭康成曰脢背脊肉也王肅又音灰注曰脢在背而夾脊釋文虞翻曰脢夾脊肉也謂四已變坎為脊故咸其脢得正故无悔集解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馬融曰輔上頷也正義虞翻作酺釋文注曰耳目之間稱酺頰四變為目坎為耳兌為口舌故曰咸其酺頰舌集解頰孟喜本作俠釋文叚借字也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鄭康成虞翻作媵鄭注曰媵送也咸道極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志於其間正義虞注曰媵送也不得之三山澤通氣故媵口說也集解九家易作乘口說也釋文

䷟巽下震上

䷟恆以京房積算法言之恆為震宮三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內卦為六月侯卦侯在大雨時行外卦為七月侯卦侯在涼風至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說文曰恆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一心以舟施恆也心部鄭康成曰恆久也巽為風震為雷雷風相須而養物猶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而成家久長之道也夫婦以嘉會禮通故无咎其能和順幹事所行而善矣集解虞翻曰恆久也與益旁通乾初之坤四剛柔皆應故通无咎利貞矣初利往之四終變成益則初四二五皆得其正終則有始故利有攸往也集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

蜀才曰此本泰卦案六四降初初九升四是剛上而柔下也分乾與坤雷也分坤與乾風也是雷風相與巽而動也集解

剛柔皆應恒

九家易曰初四二五雖不正而剛柔皆應故通无咎矣集解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荀爽曰恒震世也巽來乘之陰陽合會故通无咎長男在上長女在下夫婦道正故利貞久於其道也集解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虞翻曰泰乾坤為天地謂終則復始有親則可久也集解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荀爽曰謂乾氣下終始復升上居四也坤氣上終始復降下居初者也集解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虞翻曰動初成乾為天至二離為日至三坎為月故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也集解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虞翻曰春夏為變秋冬為化變至二離夏至三兌秋至四震春至五坎冬故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謂乾坤成物也集解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虞翻曰聖人謂乾乾為道初二已正四五復位成既濟定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有兩離象重明麗正故化成天下以離日照乾坎月照坤萬物出震故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與咸同義也集解

象曰雷風恒

宋衷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二者常相薄而為萬物用故君子象之以立身守節而不易道也集解

君子以立不易方

虞翻曰君子謂乾三也乾為易為立坤為方乾初之坤四三正不動故立不易方也集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虞翻曰浚深也初下稱浚故曰浚恒集解浚鄭康成本作濬釋文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虞翻曰乾初為淵故深矣失位變之正乾為始故曰始求深也集解

九二悔亡

虞翻曰失位悔也動而得正處中多譽故悔亡也集解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荀爽曰乾為久也能久行中和以陽據陰故曰能久中也集解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鄭康成曰得正互體為乾乾有剛健之德體在巽巽為進退是不恆其德也又互體為兌兌為毀折是將有羞辱也禮記緇衣疏後漢書馬融傳注 荀爽曰與初同象欲據初隔二與五為兌欲說之隔四意无所定故不恆其德與上相應欲往承之為陰所乘故或承之羞也貞吝者謂正居其所不與陰通也无居自容故貞吝矣集解

或鄭康成本作咸疑字之誤釋文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家易曰言三取初隔二應上見乘是无所容无居自容故貞吝集解

九四田无禽

虞翻曰田謂二也地上稱田无禽謂五也九四失位利二上之五已變承之故曰田无禽言二五皆非其位故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集解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鄭康成曰以陰爻而處尊位是天子之女又互體兌兌為和說至尊主家之女以和說幹其家事問正於人故為吉也應在九二又男子之象體在巽巽為進退是无所定而婦言是從故言夫子凶也禮記緇衣疏 虞翻曰動正成乾故恆其德婦人謂初巽為婦終變成益震四復初婦得歸陽從一而終故貞婦人吉也震乾之子而為巽夫故曰夫子終變成益震四從巽死於坤中故夫子凶也集解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虞翻曰一謂初終變成益以巽應初震故從一而終也集解

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虞翻曰震沒從巽入坤故從婦凶矣集解

上六振恆凶

振馬融曰動也鄭康成曰搖落也虞翻張璠作震集解

釋文 虞注曰在震上故震恆五動乘陽故凶集解 說文作榰恆凶木部 榰柱底也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虞翻曰終在益上五遠應故无功也集解

䷠艮下乾上

䷠遯以京房積算法言之遯為乾宮二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六月辟卦候在土潤溽暑

遯亨小利貞

鄭康成曰遯逃去之名也艮為門闕乾有健德互體有巽巽為進退君子出門行有進退逃去之象二五

得位而有應是用正道得禮見召聘始仕他國當尚
謙謙小具和順之道居小官幹小事其進以漸則遠
妒忌之害昔陳敬仲奔齊辭卿是也集解虞翻曰陰消
姤二也艮為山巽為入乾為遠遠山入藏故遯以陰
消陽子弒其父小人道長避之乃通故遯而通則當
位而應與時行也小陰謂二得位浸長以柔變剛故
小利貞集解遯字又作遂又作遁同釋文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鄭康成曰正道見聘始仕他國亦遯而後亨也漢上易

虞翻曰剛謂五而應二艮為時故與時行矣集解

小利貞浸而長也

荀爽曰陰稱小浸而長則將消陽故利正居二與五
相應也集解

遯之時義大矣哉

陸績曰謂陽氣退陰氣將害隨時遁避其義大矣集解

宋衷曰大公遯殷四皓遯秦之時也集解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虞翻曰君子謂乾乾為遠為嚴小人謂陰坤為惡為
小人故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也集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虞翻曰艮為尾也初失位動而得正故遯尾厲之應
成坎為災在艮宜靜若不往於四則无災矣集解陸績
曰陰氣已至於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也避難當
在前而在後故厲往則與災難會故勿用有攸往集解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虞翻曰艮為手稱執否坤為黄牛艮為皮四變之初
則坎水濡皮離日乾之故執之用黄牛之革莫无也
勝能說解也乾為堅剛巽為繩艮為手持革縛三在
坎中故莫之勝說也集解說王肅讀如字解說也釋文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虞翻曰厲危也巽為疑脫繩字四變時九三體坎坎為疾

故有疾厲遯陰剝陽三消成坤與上易位坤為臣兑
為妾上來之三據坤應兑故畜臣妾吉也集解係一本
作繫釋文古文作系晁氏易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

憊鄭康成曰困也荀爽作備王肅作𤺋釋文注曰三下
係於二而獲遯故曰係遯病此係執而獲危懼故曰
有疾憊當作𤺋也集解

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荀爽曰大事謂與五同任天下之政潛遯之世但可
居家畜養臣妾不可治國之大事集解虞翻曰三動入
坤坤為事故不可大事也集解王肅曰此於六二畜臣

妄之象足以畜其臣妄不可施為大事也（集解）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虞翻曰否乾為好為君子陰稱小人動之初故君子
吉陰在四多懼故小人否得位承五故无凶咎矣（集解）
否鄭康成王肅讀備鄙反注云塞也（釋文）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虞翻曰乾為嘉剛當位應二故貞吉謂三已變上來
之三成坎象曰以正志也（集解）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子夏傳曰肥饒裕也（釋文正義）虞翻曰乾盈為肥二不及
上故肥遯无不利象曰无所疑也（集解）肥一作飛淮南
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文選曹子建七啟注張平子思元賦注）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乾下震上
䷡大壯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大壯為坤宮四世卦以
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二月辟卦候在雷乃發聲
大壯利貞
壯馬融曰傷也鄭康成曰氣力浸強之名王肅曰壯
盛也（釋文）虞翻曰陽息泰也壯傷也大謂四失位為陰
所乘兌為毀折傷與五易位乃得正故利貞也（集解）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荀爽曰乾剛震動陽從下升陽氣大動故壯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
虞翻曰謂四進之五乃得正故大者正也（集解）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虞翻曰正大謂四之五成需以離日見天坎月見地
故天地之情可見矣（集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陸績曰天尊雷卑君子見卑乘尊終必消除故象以
為戒非禮不履（集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虞翻曰趾謂四征行也震足為趾為征初得位四不
征之五故凶坎為孚謂四上之五成坎已得應四故
有孚（集解）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虞翻曰應在乾終故其孚窮也（集解）
九二貞吉
虞翻曰變得位故貞吉（集解）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虞翻曰動體離故以中也（集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
馬融王肅曰罔无（釋文）虞翻曰應在震也三陽君子小

人謂上上逆故用壯謂二已變離離爲罔三乘二故君子用罔體乾夕愓故貞厲也集解

羝羊觸藩羸其角

馬融曰羸大索也釋文荀爽曰三與五同功爲兑故曰羊終始陽位故曰羝藩謂四也三欲觸四而危之四反羸其角角謂五也集解羸鄭康成虞翻作纍王肅作縲音螺蜀才作累張璠作虆釋文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羸衆家義見前輹本又作輻釋文虞翻作腹注曰失位悔也之正得中故貞吉而悔亡矣體夬象故藩決震

四上處五則藩毀壞故藩決不羸坤爲大輿爲腹四之五折坤故壯于大輿之腹而象曰尚往者謂上之五集解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虞翻曰四動成泰坤爲喪也乾爲易四上之五兑還屬乾故喪羊于易動各得正而處中和故无悔矣易鄭康成謂佼易也音亦陸績作埸謂疆埸也集解釋文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虞翻曰應在三故羝羊觸藩遂進也謂四已之五體坎上能變之巽能字衍巽爲進退故不能退不能遂退則失位上則乘剛故无攸利坎爲艱得位應三利上故艱則吉集解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虞翻曰乾善爲詳不得三應故不詳也巽爲長動失位爲咎不變之巽故咎不長也集解詳鄭康成王肅作祥曰善也釋文

䷢坤下離上

䷢晉以京房積算法言之晉爲乾宮游魂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爲二月卿卦候在鷹化爲鳩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說文作𣈆曰𣈆進也日出萬物進从日从臸 孟喜作齊讀子西反義同康馬融曰安也鄭康成曰尊也廣也陸績曰安也樂也釋文虞翻曰觀四之五晉進也坤爲康康安也初動體屯震爲侯故曰康侯震爲馬坤爲用故用錫馬艮爲多坤爲衆故蕃庶離日在上故晝日三陰在下故三接矣集解蕃鄭康成讀發袁反庶讀止奢反謂蕃遮禽也接音捷勝也釋文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蜀才曰此本觀卦案九五降四六四進五是柔進而上行集解

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荀爽曰陰進居五處用事之位陽中之陰侯之象也陰性安靜故曰康侯馬謂四也五以下羣陰錫四也坤為衆故曰蕃庶矣 集解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昭當作照鄭康成曰地雖生萬物日出於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照其德 集解 虞翻曰君子謂觀乾乾為德坤為自離為明乾五動以離日自照故以自照明德也 集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鄭康成曰摧讀如南山崔崔之崔 釋文 虞翻曰晉進摧憂愁也應在四故晉如失位故摧如動得位故貞吉

應離為罔四坎稱孚坤弱為裕欲四之五成巽初受其命故无咎也 集解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

虞翻曰初動震為行初一稱獨也 集解

裕无咎未受命也

虞翻曰五未之巽故未受命也 集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

虞翻曰震為應在坎上故愁如得位處中故貞吉也 集解 愁鄭康成讀子小反曰愁變色貌 釋文

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馬融曰介大也 釋文 虞翻曰乾為介福艮為手坤為虛故稱受介大也謂五已正中乾為王坤為母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集解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九家易曰五動得正中故二受大福矣大福謂馬與蕃庶之物是也 集解

六三衆允悔亡

虞翻曰坤為衆允信也土性信故衆允三失正與上易位則悔亡故象曰上行也此則成小過小過故有飛鳥之象焉臼杵之利見碩鼠出入坎穴蓋取諸此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虞翻曰坎為志三之上成震故曰上行也 集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鼫子夏傳作碩 釋文 集解 鄭康成曰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謂大鼠也 正義 九家易曰碩鼠喻貪謂四也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也緣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技皆劣四爻當之故曰晉如碩鼠也 集解 翟元曰碩鼠晝伏夜行貪猥无已謂雖進承五然潛據下陰久居不正之地故有危厲也 集解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夫孟喜馬融鄭康成王肅荀爽虞翻本作矢馬融王肅曰離為矢釋文荀爽曰五從坤動而來為離離者射也故曰矢得陰居尊位故有悔也以中盛明光照四海故悔亡勿恤吉无不利也集解虞翻曰動之乾乾為慶也矢古誓字誓信也勿无恤憂也五變得正坎象不見故誓得勿恤往有慶也集解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虞翻曰五已變之乾為首位在首上稱角故晉其角也坤為邑動成坎而體師象坎為心故維用伐邑得位乘五故厲吉无咎而貞吝矣集解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荀爽曰陽雖在上動入冥豫故道未光也集解

䷣離下坤上

䷣明夷以京房積算法言之明夷為坎宮遊魂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九月卿卦候在鞠有黃華

明夷

鄭康成曰夷傷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則傷矣故謂之明夷集解虞翻曰夷傷也臨二之三而反晉也明入地中故傷矣集解

利艱貞

鄭康成曰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亂世抑在下位則宜自艱无幹事政以避小人之害也集解虞翻曰謂五也五失位變出成坎為艱故利艱貞矣集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蜀才曰此本臨卦也案夷滅也九二升三六三降二明入地中也明入地中則明滅也集解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鄭康成曰蒙猶遭也釋文荀爽曰明在地下為坤所蔽大難之象大難文王君臣相事故言大難也集解

文王以之

王肅曰唯文王能用之釋文虞翻曰以用也三喻文王大難謂坤坤為弒父迷亂荒淫若紂殺比干三幽坎中象文王之拘羑里震為諸侯喻從文王者紂懼出之故以蒙大難得身全矣集解以鄭康成荀爽向秀作似下亦然釋文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虞翻曰箕子紂諸父故稱內難五乾天位今化為坤箕子之象坤為晦箕子正之出五成坎體離重明麗正坎為志故正其志箕子以之而紂奴之矣集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

虞翻曰而如也君子謂三體師象以坎莅坤坤為眾

為晦離為明故用晦如明也集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荀爽曰火性炎上離為飛鳥故曰于飛為坤所抑故曰垂其翼陽為君子三者陽德成也日以喻君不食者不得食君祿也陽未居五陰暗在上初有明德恥食其祿故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也集解

有攸往主人有言

九家易曰四者初應衆陰在上為主人也初欲上居五則衆陰有言言謂震也四五體震為雷聲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也集解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荀爽曰暗昧在上有明德者義不食祿也集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九家易曰左股謂初為二所夷也離為飛鳥蓋取小過之義鳥飛舒翼而行夷者傷也今初傷垂翼在下故曰明夷于左股矣九三體坎坎為馬也二應與五三與五同功二以中和應天應天合衆欲升上三以壯於五故曰用拯馬壯吉按下夷字九家不重集解注

京房作睇子夏傳作睇鄭康成陸績同鄭注曰旁視為睇六二辰在酉酉在西方又下體離離為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得巽氣為股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股拯承也釋文禮內則疏

左股馬融王肅作左般注曰般旋也日隨天左旋也姚信作右槃注曰自辰右旋入丑釋文拯子夏傳作拼說文同曰拼上舉也手部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九家易曰二欲上三居五為天子坎為法律君有法則衆陰當順從之矣集解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九家易曰歲終田獵名曰狩也南者九五大陽之位故稱南也暗昧道終三可升上而獵於五得據大陽首位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自晦復明當以漸次不可卒正故曰不可疾貞也集解狩本亦作守釋文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一本作乃得大也宋本非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荀爽曰陽稱左謂九三也腹者謂五居坤坤為腹也四得位比三應於順首欲上三居五以陽為腹心也故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言三當出門庭升五君位集解干寶曰一為室二為戶三為庭四為門故曰于出門庭矣集解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九家易曰四欲上三居五為坎坎為心四以坤爻為腹故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集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趙賓述孟氏之學曰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劉向亦曰今易箕子作荄茲荀爽據以為義用孟說也馬融諸儒玆從施讐梁邱賀說馬注曰箕子紂之諸父明於天道洪範之九疇德可以王故以當五知紂之惡無可奈何同姓恩深不忍棄去被髮佯狂以明為暗故曰箕子之明夷卒以全身為武王師名垂無窮故曰利貞矣集解箕蜀才本作其釋文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虞翻曰應在三離滅坤下故不明晦晉時在上麗乾故登于天照四國今反在下故後入于地失其則集解

又桓寬鹽鐵論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按此蓋易緯之言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離下巽上

䷤家人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家人為巽宮二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五月大夫卦候在鵙始鳴

家人利女貞

馬融曰家人以女為奧主長女中女各得其正故特曰利女貞矣集解虞翻曰遯初之四也女謂離巽二四得正故利女貞也集解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虞翻曰遯乾為天三動坤為地男得天正於五女得地正於二故天地之大義也集解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荀爽曰離巽之中有乾坤故曰父母之謂也集解王肅曰凡男女所以能各得其正者由家人有嚴君也家人有嚴君故父子夫婦各得其正家家咸正而天下之治大定矣集解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虞翻曰遯乾為父艮為子三五位正故父父子子三動時震為兄艮為弟初位正故兄兄弟弟三動時震為夫巽四為婦初四位正故夫夫婦婦也集解荀爽曰父謂五子謂四兄謂三弟謂初夫謂五婦謂二也各得其正故天下定矣集解陸績曰聖人教先從家始家正而天下化之脩己以安百姓者也集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

馬融曰木生火火以木為家故曰家人火生於木得風而盛猶夫婦之道相須而成集解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荀爽曰風火相與必附於物物大火大物小火小君子之言必因其位位大言大位小言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故言有物也大暑鑠金火不增其烈大寒凝冰火不損其熱故曰行有恆矣集解

初九閑有家悔亡

馬融曰閑闌也防也鄭康成曰習也釋文荀爽曰初在潛位未干國政閑習家事而已未得治官故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守之以正故悔亡而未變從國之事故曰志未變也集解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鄭康成曰二爲陰爻得正于內五陽爻也得正于外猶婦人自脩正於內丈夫脩正于外无攸遂言婦人无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飪之象也饋食也故云在中饋也後漢書楊震傳注又後漢書王符傳注引鄭注曰中饋酒食也荀爽曰六二處和得正得正有應有應有實陰道之至美者也坤道順從故无所得遂供肴中饋酒食是議故曰中饋居中守正永貞其志則吉故曰貞吉也集解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家易曰謂二居貞巽順於五則吉矣集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嗃說文曰嚴酷貌口部馬融曰悅樂自得貌鄭康成曰苦熱之意荀爽作確確劉表作熇熇嘻嘻馬融曰笑聲鄭康成曰驕佚喜笑之意張璠作嬉嬉陸績作喜喜釋文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九家易曰別體異家陰陽相據喜樂過節也別體異家謂三五也陰陽相據三五各相據陰故言婦子也集解

六四富家大吉

虞翻曰三變體艮艮爲篤實坤爲大業得位應初順

五乘三比據三陽故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謂順於五矣集解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馬融曰假大也鄭康成曰假登也釋文陸績曰假大也五得尊位據四應二以天下爲家故曰王大有家天下正之故无所憂則吉集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虞翻曰乾爲愛也二稱家三動成震五得交二初得交四故交相愛震爲交也集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虞翻曰謂三已變與上易位成坎坎為孚故有孚乾為威如自上之坤故威如易則得位故終吉也集解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虞翻曰謂三動坤為身上之三成既濟定故反身之謂此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集解

䷥兌下離上

䷥睽以京房積算法言之睽為艮宮四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十二月卿卦候在野雞始雊

睽小事吉

說文曰睽目不相聽也从目癸聲目部馬融鄭康成王肅並音圭釋文鄭注曰睽乖也火欲上澤欲下猶人同

居而志異也故謂之睽二五相應君陰臣陽君而應臣故小事吉集解虞翻曰大壯上之三在繫蓋取无妄二之五也小謂五陰稱小得中應剛故吉集解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

虞翻曰離火炎上澤水潤下也集解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虞翻曰二女離兌也坎為志離上兌下无妄震為行巽為同艮為居二五易位震巽象壞故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集解行王肅讀遐孟反釋文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虞翻曰說兌麗離也明謂乾當言大明以麗於晉柔謂五无妄巽為進從二之五故上行剛謂應乾五伏陽非應二也與鼎五同義也集解

是以小事吉

荀爽曰小事者臣事也百官異體四民殊業故睽而不同剛者君也柔得其中而進於君故言小事吉也集解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

王肅曰高卑雖異同育萬物集解虞翻曰五動乾為天四動坤為地故天地睽坤為事也五動體同人故事同矣集解

男女睽而其志通也

虞翻曰四動艮為男兌為女故男女睽坎為志為通故其志通也集解

萬物睽而其事類也

虞翻曰四動萬物出乎震區以別矣故萬物睽坤為事為類故其事類也集解

睽之時用大矣哉

九家易曰乖離之卦於義不大而天地事同共生萬物故曰用大集解盧氏曰不言義而言用者明用睽之義至大矣集解

象曰上火下澤睽

荀爽曰火性炎上澤性潤下故曰睽也集解

君子以同而異
荀爽曰大歸雖同小事當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共歸於治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集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虞翻曰无應悔也四動得位故悔亡應在於坎坎為馬四而失位之正入坤坤為喪坎象不見故喪馬震為逐艮為止故勿逐坤為自二至五體復象故曰復四動震馬來故勿逐自復也離為見惡人謂四動入坤初四復正故見惡人以避咎矣集解
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虞翻曰二動體震震為主為大塗艮為徑路大道而有徑路故稱巷變而得正故无咎而未失道也集解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虞翻曰動得正故未失道集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
掣說文作觢曰一角仰也鄭康成作㸷注曰牛角皆踊曰㸷荀爽作觭子夏傳作契訓同說文劉表虞翻本從說文作觢劉注同鄭虞注曰離為見坎為車為曳故見輿曳四動坤為牛為類牛角一低一仰故稱觢離上而坎下其牛觢也釋文集解

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馬融曰剠鑿其額曰天釋文虞翻曰其人謂四惡人也黥額為天割鼻為劓无妄乾為天震二之乾五以陰墨其天乾五之震二毀艮割其鼻也兌為刑人故其人天且劓失位動得正成乾故无初有終象曰遇剛是其義也集解劓說文作劓刀部王肅作臲釋文曰刖鼻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虞翻曰動正成乾故遇剛集解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虞翻曰孤顧也在兩陰閒睽五顧三故曰睽孤震為元夫謂二已變動而應震故遇元夫也震為交坎為孚動而得正故交孚厲无咎矣集解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虞翻曰坎動成震故志行也集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虞翻曰往得位悔亡也動而之乾乾為宗二體噬嗑故曰噬四變時艮為膚故曰厥宗噬膚也變得正成乾乾為慶故往无咎而有慶矣集解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
虞翻曰睽三顧五故曰睽孤也離為見坎為豕為雨四變時坤為土土得雨為泥塗四動艮為背豕背有

泥故見豕負塗矣坤為鬼坎為車變在坎上故載鬼
一車也集解
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後說之弧京房馬融鄭康成王肅虞翻翟子元本作
後說之壺虞注曰謂五已變乾為先應在三坎為弧
離為矢張弓之象也故先張之弧四動震為後說猶
置也兌為口離為大腹坤為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
壺之象也之應歷險以與兌故後說之壺矣釋文集解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虞翻曰匪非坎為寇之三歷坎故匪寇陰陽相應故
婚媾三在坎下故遇雨與上易位坎象不見各得其

正故則吉也集解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虞翻曰物三稱羣坎為疑三變坎敗故羣疑亡矣集解
☶☵艮下坎上
䷦蹇以京房積算法言之蹇為兌宮四世卦以孟喜
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十一月大夫卦候在虎始交
蹇利西南
荀爽曰西南謂坤乾動往居坤五故得中也集解虞翻
曰觀上反三也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為月月生西
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謂西南得朋也集解蹇王肅讀紀
偃反釋文亦作蹇漢張表碑或曰依字當作寋張參五經文字

不利東北
荀爽曰東北艮也艮在坎下見險而止故其道窮也
集解虞翻曰謂三也艮東北之卦月消於艮喪乙滅癸
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則東北喪朋矣集解按諸家義
並伏略見坤卦
利見大人
虞翻曰離為見大人謂五二得位應五故利見大人
往有功也集解
貞吉
虞翻曰謂五當位正邦故貞吉也集解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虞翻曰離見坎險艮為止觀乾為知故知矣哉集解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鄭康成曰中和也王肅曰中適也釋文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虞翻曰大人謂五二往應五五多功故往有功也集解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荀爽曰謂五當尊位正居是羣陰順從故能正邦國
集解按荀本正邦作正國陸績本同避漢諱也
蹇之時用大矣哉
虞翻曰謂坎月生西南而終東北震象出庚兌象見
丁乾象盈甲巽象退辛艮象消丙坤象窮乙喪滅於

癸終則復始以生萬物故用大矣集解

象曰山上有水蹇

陸績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蹇通水流下今在山上不得下流蹇之象正義

君子以反身脩德

陸績曰水本應山下今在山上終應反下故曰反身處難之世不可以行只可反自省察脩己德用乃除難君子通達道暢之時並濟天下處窮之時則獨善其身也正義虞翻曰君子謂觀乾坤為身觀上反三故反身陽在三進德脩業故以反身脩德孔子曰德之不脩是吾憂也集解

初六往蹇來譽

虞翻曰譽謂二二多譽也失位應陰往歷坎險故往蹇變而得位以陽承二故來而譽矣集解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鄭康成虞翻本作宜待時也虞注曰艮為時謂變之正以待四也釋文集解張璠作宜時也釋文按經本作宜待時也或以待時偏旁相涉而誤奪其一耳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虞翻曰觀乾為王坤為臣為躬坎為蹇也之應涉坤二五俱坎故王臣蹇蹇觀上之三折坤之體臣道得正故匪躬之故象曰終无尤也集解蹇蹇或作謇謇後方碑張表碑離騷王注引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虞翻曰應正歷險故往蹇反身據二故來反也集解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虞翻曰內謂二陰也集解

六四往蹇來連

馬融曰連亦難也鄭康成如字讀注曰遲久之意釋文虞翻曰連輦蹇難也在兩坎間進則无應故往蹇退初介三故來連也集解荀爽曰蹇難之世不安其所欲往之三不得承陽故曰往蹇也來還承五則與至尊相連故曰來連也集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荀爽曰處正承陽故曰當位實也集解

九五大蹇朋來

虞翻曰當位正邦故大蹇睽兌為朋故朋來也集解干寶曰在險之中而當王位故曰大蹇此蓋以託文王為紂所囚也承上據四應二眾陰並至此蓋以託四臣能以權智相救也故曰以中節也集解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虞翻曰陰在險上變失位故往蹇碩謂三艮為碩退

來之三故來碩得位有應故吉也離爲見大人謂五
故利見大人矣集解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祖
男　承禧謹校
禮
姪　承禋
壻梁繼泰　同校

周易舊注卷五

周易舊注卷六　　六合徐鼒述

☵☳坎下震上

䷧解以京房積算法言之解爲震宮二世卦以孟喜
卦氣言之於消息爲二月公卦候在元鳥至

解利西南
荀爽曰乾動之坤而得眾西南眾之象也集解虞翻曰
臨初之四坤西南卦初之四得坤眾故利西南往得
眾也集解

无所往其來復吉
荀爽曰陰處尊位陽无所往也來復居二處中成險
故曰復吉也集解虞翻曰謂四本從初之四失位於外
而无所應故无所往宜來反初復得正位故其來復
吉也二往之五四來之初成屯體復象故稱來復吉
矣集解

有攸往夙吉
荀爽曰五位无君二陽又卑往居之者則吉集解虞翻
曰謂二也夙早也離爲日爲甲日出甲上故早也九
二失正早往之五則吉故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集解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虞翻曰險坎動震解二月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物咸
孚甲萬物生震震出險上故免乎險也集解

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荀爽曰據五解難故有功也（集解）

天地解而雷雨作

荀爽曰謂乾坤交通動而成解卦坎下震上故雷雨作也（集解）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坼馬融鄭康成荀爽陸績皆作宅馬注曰宅根也陸注同（釋文）鄭注曰木實曰果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文選蜀都賦注）荀爽曰解者震世也仲春之月草木萌牙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日以煊之故甲宅也（集解）

解之時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虞翻曰君子謂三伏陽出成大過坎為罪入則大過象壞故以赦過二四失位皆在坎獄中三出體乾兩坎不見震喜兌說罪人皆出故以宥罪謂三入則赦過出則宥罪公用射隼以解悖是其義也（集解）宥京房作尤（釋文）

初六无咎

虞翻曰與四易位體震得正故无咎也（集解）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虞翻曰體屯初震剛柔始交故无咎也（集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虞翻曰二稱田田獵也變之正艮為狐坎為弓離為黃矢矢貫狐體二之五歷三爻故田獲三狐得黃矢之正得中故貞吉（集解）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虞翻曰動得正故得中道（集解）

六三負且乘

虞翻曰負倍也二變時艮為背謂三以四艮倍五也五來寇三時坤為車三在坤上故負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故象曰亦可醜也（集解）乘王肅讀繩證反（釋文）

致寇至貞吝

虞翻曰五之二成坎坎為寇盜上位慢五下暴於二慢藏誨盜故致寇至貞吝象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集解）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虞翻曰臨坤為醜也坤為自我以離兵伐三故轉寇為戎艮手招盜故誰咎也（集解）自我致戎本又作致寇（釋文）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陸績曰足大指王肅曰手大指荀爽作母（釋文）虞翻同注曰二動時艮為指四變之坤為母故解而母臨

兌為朋坎為孚四陽從初故朋至斯孚矣集解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虞翻曰君子謂二之五得正成坎坎為心故君子維有解吉小人謂五陰為小人君子升位則小人退在二故有孚於小人坎為孚也集解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虞翻曰二陽上之五五陰小人退之二也集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馬融曰墉城也釋文 虞翻曰上應在三公謂三伏陽也離為隼三失位動出成乾貫隼入大過死象故公用

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也集解 墉一本作庸集解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虞翻曰坎為悖三出成乾而坎象壞故解悖也集解 九家易曰隼鷙鳥也今捕食雀者其性疾害喻暴君也陰盜陽位萬物悖亂今射去之故曰以解悖也集解

䷨兌下艮上

䷨損以京房積算法言之損為艮宮三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七月公卦候在鷹祭鳥

損

鄭康成曰艮為山兌為澤互體坤坤為地山在地上澤在地下澤以自損增山之高也猶諸侯損其國之富以貢獻於天子故謂之損矣集解

有孚元吉无咎

荀爽曰謂損乾之三居上孚二陰也居上據陰故元吉无咎以未得位嫌於咎也虞翻曰泰初之上損下益上以據二陰故有孚元吉无咎集解

可貞

荀爽曰少男在上少女雖年尚幼必當相承故曰可貞集解 虞翻曰艮男居上兌女在下男女正位故可貞利有攸往矣集解

利有攸往

荀爽曰謂陽利往居上損者損下益上故利往居上

集解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鄭康成說曰四以簋進黍稷于神也初字誤當為三與二直其四與五承上故用二簋四巽爻也巽為木五離爻也離為日日體圓木器而圓簋象也考工記旅人疏 荀爽曰二簋謂上體二陰也上為宗廟簋者宗廟之器故可享獻也集解 簋蜀才本作軌享蜀才讀許庚反釋文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蜀才曰此本泰卦案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升坤六損下益上者也陽德上行故曰其道上行也集解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
享二簋應有時
虞翻曰時謂春秋也損二之五震二月益正月春也損七月兑八月秋也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艮為時震為應故應有時也集解
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虞翻曰謂冬夏也二五已易成益坤為柔謂損益上之三成既濟坎冬離夏故損剛益柔有時乾為盈坤為虛損剛益柔故損益盈虛謂泰初之上損二之五益上之三變通趨時故與時偕行集解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徵忿窒欲

鄭康成曰徵猶清也虞翻曰君子泰乾乾陽剛武為忿坤陰吝嗇為欲損乾之初成兑說故徵忿初上據坤艮為山故窒欲也集解徵劉表作懲曰清也蜀才作澄窒孟喜作恎鄭康成劉表作懫曰懫止也陸績作眷欲孟喜作浴釋文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已本亦作以虞翻作祀注曰祀祭祀坤為事謂二也遄速酌取也二失正初利二速往合志於五得正无咎已得之應故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上合志也祀舊作已也遄荀爽作顓集解釋文
象曰已事遄往上合志也
虞翻曰終成既濟謂二上合志於五也集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虞翻曰失位當之正故利貞征行也震為征失正毀折故不征之五則凶二之五成益小損大益故弗損益之矣集解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虞翻曰動體離中故為志也集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
虞翻曰泰乾三爻為三人震為行故三人行損初之上故則損一人集解
一人行則得其友

虞翻曰一人謂泰初之上損剛益柔故一人行兑為友初之上據坤應兑故則得其友言致一也集解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虞翻曰坎為疑上益三成坎故三則疑集解荀爽曰一陽在上則教令行三陽在下則民衆疑也集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虞翻曰四謂二也四得位遠應初二疾上五已得承之謂二之五三上復坎為疾也陽在五稱喜故損其疾使遄有喜二上體觀得正承五故无咎矣集解蜀才曰四當承上而有初應必上之所疑矣初四之疾也宜損去其初使上遄喜集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虞翻曰二上之五體大觀象故可喜也集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馬融鄭康成曰爾雅云十朋之龜者禮正義無此五字是也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正義禮器疏虞翻曰謂二五已變成益故或益之坤數十兌為朋三上失位三動離為龜十謂神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之龜也故十朋之龜三上易位成既濟故弗克違元吉矣集解又按漢書食貨志曰元龜岠冄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祐本作佑一本作右集解釋文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虞翻曰損上益三也上失正之三得位故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動成既濟故大得志謂三往之上故利有攸往二五已動成益坤為臣三變據坤成家人故曰得臣動而應三成既濟則家人壞故曰无家集解王肅曰處損之極損極則益故曰弗損益之非无咎也為下所益故无咎據五應三三陰上附外內相應上下交接正之吉也故利有攸往矣剛陽居上羣下共臣故曰得臣矣得臣則萬方一軌故无家也集解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虞翻曰謂二五已變上下益三成既濟定離坎體正故大得志集解
震下巽上
䷩益以京房積算法言之益為巽宮三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正月卿卦候在魚上冰
益利有攸往
鄭康成曰陰陽之義陽稱為君陰稱為臣今震一陽二陰臣多於君矣而四體巽之下應初是天子損其所有以下諸侯也人君之道以益下為德故謂之益也震為雷巽為風雷動風行二者相成猶人君出教令臣奉行之故利有攸往集解虞翻曰否上之初也損上益下其道大光二利往坎應五故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也集解

利涉大川
鄭康成曰坎為大川故利涉大川矣集解虞翻曰謂三失正動成坎體渙坎為大川故利涉大川渙舟楫象木道乃行也集解
象曰益損上益下
宋衷曰明君之德必須損己而利人則下盡益矣口訣義
蜀才曰此本否卦案乾之上九下處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損上益下者也集解

民說无疆
虞翻曰上之初坤為無疆震為喜笑以貴下賤大得民故說无疆矣集解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虞翻曰乾為大明以乾照坤故其道大光或以上之三離為大光矣集解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虞翻曰中正謂五而二應之乾為慶也集解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虞翻曰謂三動成渙渙舟楫象巽木得水故木道乃行也集解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虞翻曰震三動為離離為日巽為進坤為疆日與巽俱進故日進无疆也集解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虞翻曰乾下之坤震為出生萬物出震故天施地生陽在坤初為无方日進无疆故其益无方也集解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虞翻曰上來益三四時象正艮為時震為行與損同義故與時偕行也集解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益喜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正義子夏傳同正義虞翻曰君子謂乾也上之三離為見乾為善坤為過坤三進之乾四故見善則遷乾上之坤初改坤之過體復象復以自知故有過則改也集解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虞翻曰大作謂耕播耒耨之利蓋取諸此也坤為用乾為大震為作故利用為大作體復初得正朋來无咎故元吉无咎震二月卦日中星鳥敬授民時故以耕播也集解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乾鑿度曰益者正月之卦也天氣下施萬物皆益言

王者之法天地施政教而天下被陽德蒙教化如美寶莫能違害永貞其道咸受吉化德施四海能繼天道也王用享于帝者言祭天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方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此四時之正不易之道也故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通道也虞翻曰謂上從外來益也故或益之二得正遠應利三之正己得承之坤數十損兌為朋謂三變離為龜故十朋之龜坤為永上之三得正故永貞吉震稱帝王謂五否乾為王體觀象艮為宗廟三變折坤牛體噬嗑食故王用享于帝得位故吉集解于

寶曰聖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于神故王用享于帝在巽之宮處震之象是則蒼精之帝同始祖矣集解享王庾讀許庚反釋文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虞翻曰乾上稱外來益三也集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虞翻曰坤為事三多凶上來益三得正故益用凶事无咎公謂三伏陽也三動體坎故有孚震為中行為告位在中故曰中行三公位乾為圭乾之三故告公用圭圭桓圭也集解九家易曰天子以尺二寸元圭事天以九寸事地也上公執桓圭九寸諸侯執信圭七

寸諸伯執躬圭七寸諸子執穀璧五寸諸男執蒲璧五寸五等諸侯各執之以朝見天子也集解干寶曰六三失位而體姦邪處震之動懷巽之權是矯命之士爭奪之臣桓文之爻也故曰益之用凶事在益之家而居坤中能保社稷愛撫人民故曰无咎既乃中行近仁故曰有孚中行然後俯列盟會仰致錫命故曰告公用圭集解用圭王肅作用桓圭釋文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虞翻曰三上失正當變是固有之集解干寶曰固有如桓文之徒罪近篡弒功實濟世集解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遷國虞翻作遷邦注曰中行謂震位在中震為行為從故曰中行公謂三三上失位四利三之正已得以為實故曰告公從矣坤為邦遷從也三動坤從故利用為依遷邦也集解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虞翻曰坎為志三之上有兩坎象故以益志也集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

虞翻曰謂三上也震為問三上易位三五體坎已成旣濟坎為心故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象曰勿問之矣集解

有孚惠我德

虞翻曰坤為我乾為德三之上體坎為孚故惠我德象曰大得志集解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

虞翻曰莫无也自非上无益初者惟上當无應故莫益之矣集解

或擊之

虞翻曰謂上不益初則以剝滅乾艮為手故或擊之集解

立心勿恆凶

虞翻曰上體巽為進退故勿恆動成坎心以陰乘陽

故立心勿恆凶矣集解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
偏益喜作偏曰周匝也虞翻同注曰偏周匝也三體剛凶故至上應乃益之矣集解釋文
或擊之自外來也
虞翻曰外謂上上來之三故曰自外來也集解
䷪乾下兌上
䷪夬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夬為坤宮五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為三月辟卦候在鳴鳩拂其羽
夬揚于王庭
鄭康成曰夬決也陽氣浸長至于五五尊位也而陰先之是猶聖人積德說天下以漸消去小人至於受命為天子故謂之夬揚越也五互體乾乾為君又居尊位王庭之象也陰爻越其上小人乘君子罪惡上聞於聖人之朝故曰夬揚于王庭也集解虞翻曰陽決陰息卦也剛決柔與剝旁通乾為揚為王剝艮為庭故揚于王庭矣集解
孚號有厲
荀爽曰信其號令於下眾陽危去上六陽乃光明也集解虞翻曰陽在二五稱孚孚謂五也二失位動體巽巽為號離為光不變則危故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集解干寶曰夬九五則飛龍在天之爻也應天順民以

發號令故曰孚號以剛決柔以臣伐君君子危之故曰有厲德大而心小功高而意下故曰其危乃光也集解
告自邑不利即戎
荀爽曰不利即尚兵戎而與陽爭必困窮集解虞翻曰陽息動復剛長成夬震為告坤為自邑夬從復升坤逆在上民眾消滅二變時離為戎故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集解翟元曰坤稱邑也集解干寶曰殷民告周以紂無道集解
利有攸往
虞翻曰陽息陰消君子道長故利有攸往剛長乃終集解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
虞翻曰乾決坤也集解
健而說決而和
虞翻曰健乾說兌也以乾陽獲陰之和故決而和也集解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虞翻曰乾體大成以決小人終乾之剛故乃以終也集解
象曰澤上於天夬

陸績曰水氣上天決降成雨故曰夬集解

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虞翻曰君子謂乾乾為施祿下謂剝坤坤為眾臣以乾應坤故施祿及下乾為德艮為居故居德則忌陽極陰生謂陽忌陰集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虞翻曰夬變大壯壯震為趾位在前故壯于前剛以應剛不能克之往如失位故往不勝為咎集解趾荀爽作止釋文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虞翻曰往失位應陽故咎矣集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虞翻曰惕懼也二失位故惕變成巽故號剝坤為莫夜二動成離離為戎變而得正故有戎四變成坎坎為憂坎又得正故勿恤謂成既濟定也集解惕荀爽翟元作錫曰賜也號鄭康成王廙音号莫鄭康成讀如字曰無也無夜非一夜釋文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虞翻曰動得正應五故得中道集解

九三壯于頄有凶

翟元曰頄面也謂上處乾首之前稱頄頄面顴頰間骨也六字依釋文三往壯上故有凶也集解頄鄭康成作頯曰頯夾面也王肅音龜蜀才作仇釋文

君子夬夬獨行遇雨

荀爽曰九三體乾乾為君子三五同功二爻俱欲決上故曰君子夬夬也獨行謂一爻獨上與陰相應為陰所施故遇雨也集解

若濡有慍无咎

荀爽曰雖為陰所濡能慍不說得无咎也集解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

虞翻曰二四已變坎為臀剝艮為膚毀滅不見故臀无膚大壯震為行坎為破為曳故其行次且集解次且

馬融曰次卻行不前也且語助也鄭康成作趀趄王肅作赼趄曰赼趄行止之礙也又或作跛跙釋文下卦倣此

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虞翻曰兌為羊二變巽為繩剝艮手持繩故牽羊謂四之正得位承五故悔亡震為言坎為耳震坎象不正故聞言不信也集解牽子夏傳作掔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虞翻曰坎耳離目折入於兌故聰不明矣集解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子夏傳曰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馬融鄭康成

王肅竝云莧陸一名商陸宋衷曰莧莧菜也陸當陸也董遇曰莧人莧也陸商陸也（正義釋文）荀爽曰莧謂五陸謂三兩爻決上故曰夬夬也莧者葉柔而根堅且赤以言陰在上六也陸亦取葉柔根堅也去陰遠故言陸言差堅於莧莧根小陸根大五體兌柔居上莧也三體乾剛在下根深故謂之陸也（集解）虞翻曰莧說也莧讀夫子莧爾而笑之莧陸和睦也震為笑言五得正位兌為說故莧陸夬夬大壯震為行五在上中動而得正故中行无咎舊讀言莧陸字之誤也馬君荀氏皆從俗言莧陸非也（集解）陸蜀才作睦曰睦親也通也（釋文）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虞翻曰在坎陰中故未光也（集解）

上六无號終有凶

虞翻曰應在於三三動時體巽巽為號令四已變坎之應歷險巽象不見故无號位極乘陽故終有凶矣（集解）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虞翻曰陰道消滅故不可長也（集解）

䷫巽下乾上

䷫姤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姤為乾宮一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五月辟卦候在蜩始鳴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古文作遘是也鄭康成本作遘（釋文）注曰姤（當作遘）遇也一陰承五陽一女當五男苟相遇耳非禮之正故謂之姤女壯如是壯健以淫故不可娶婦人以婉娩為其德也（集解）虞翻曰消卦也與復旁通巽長女女壯傷也陰傷陽柔消剛故女壯也陰息剝陽以柔變剛故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集解）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王肅曰女不可取以其不正不可與長久也（集解）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荀爽曰謂乾成於巽而舍於離坤出於離與乾相遇南方夏位萬物章明也（集解）九家易曰謂陽起子運行至四月六爻成乾巽位在巳故言乾成於巽既成轉舍於離萬物皆盛大坤從離出與乾相遇故言天地遇也（集解）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翟元曰剛謂九五遇中處正教化大行於天下也（集解）

姤之時義大矣哉

陸績曰天地相遇萬物亦然故其義大也（集解）

象曰天下有風姤

翟元曰天下有風風无不周布故君以施令告化四方之民矣（集解）

后以施命誥四方

虞翻曰后繼體之君姤陰在下故稱后與泰稱后同義乾為施巽為命為誥復震二月東方姤五月南方巽八月西方復十一月北方皆總在初故以誥四方也孔子行夏之時經用周家之月夫子傳彖象以下皆用夏家月是故復為十一月姤為五月矣集解誥鄭康成王肅作詰曰止也釋文又後漢魯恭曰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本傳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

馬融曰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正義虞翻曰柅謂二也巽為繩故繫柅乾為金巽木入金柅

之象也初四失正易位乃吉故貞吉矣集解九家易曰絲繫於柅猶女繫於男故以喻初宜繫二也若能專心順二則吉故曰貞吉集解柅說文作檷曰絡絲趺也讀若昵從釋文字林音乃米反釋文子夏傳作鑈王肅作抳从手曰織績之器婦人所用正義釋文蜀才作尼曰止也釋文

有攸往見凶

虞翻曰以陰消陽往謂成坤遯子弒父否臣弒君夬時三動離為見故有攸往見凶矣集解九家易曰今既為二所據不可往應四往則有凶故有攸往見凶也集解

羸豕孚蹢躅

虞翻曰三夬之四在夬動而體坎坎為豕為孚巽繩操之故稱羸也巽為舞為進退操而舞故羸豕孚蹢躅以喻姤女望於五陽如豕蹢躅也集解宋衷曰羸大索所以繫豕者也巽為股又為進退股而進退則蹢躅也初應於四為二所據不得從應故不安矣體巽為風動搖之貌也集解羸鄭康成讀力追反釋文或曰鄭作蘽晁氏易王肅讀劣隨反陸績讀為累釋文蹢躅一本作躑躅依古文當作蹢躅釋文集解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虞翻曰陰道柔巽為繩牽於二也集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虞翻曰巽為白茅在中稱包詩云白茅包之魚謂初陰巽為魚二雖失位陰陽相承故包有魚无咎賓謂四乾尊稱賓二據四應故不利賓或以包為庖廚也集解按包本亦作庖鄭康成讀百交反荀爽作胞下同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虞翻曰夬時動之坎為臀艮為膚二折艮體故臀无膚復震為行其象不正故其行次且三得正位雖則危厲故无大咎矣集解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虞翻曰在夬失位故牽羊在姤得正故未牽也集解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馬融曰杞大木也左傳杞梓皮革自楚往正義鄭康成曰杞柳也包馬鄭讀百交反釋文虞翻作苞注曰杞杞柳木名也巽為杞為苞乾圓稱瓜故以杞苞瓜矣含章謂五也五欲使初四易位以陰含陽已得乘之故曰含章初之四體兌口故稱含也集解干寶曰初二體巽為草木二又為田田中之果柔而蔓者瓜之象也集解子夏傳亦作苞瓜釋文或曰子夏傳作杞匏瓜薛虞

記曰杞杞柳也杞性柔靭宜屈橈似匏瓜正義又張璠曰杞苟杞釋文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虞翻曰巽為命也欲初之四承己故不舍命矣集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虞翻曰乾為首位在首上故稱角動而得正故无咎集解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坤下兌上

萃以京房積算法言之萃為兌宮二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八月大夫卦候在元鳥歸

萃亨

鄭康成曰萃聚也坤為順兌為說臣下以順道承事其君說德居上待之上下相應有事而和通故曰萃亨也集解按鄭及王肅本有亨字馬融陸績虞翻本並無亨字或曰鄭无亨字誤也釋文

王假有廟

鄭康成曰假至也互有艮巽巽為木艮為闕木在闕上宮室之象也四本震爻震為長子五本坎爻坎為隱伏居尊而隱伏鬼神之象長子入闕升堂祭祖禰之禮也故曰王假有廟集解虞翻曰觀上之四也觀乾為王假至也艮為廟體觀享祀上之四故假有廟致

孝享矣集解陸績曰王五廟上也王者聚百物以祭其先諸侯助祭於廟中假大也言五親奉上矣集解

利見大人亨利貞

鄭康成曰二本離爻也離為目居正應五故利見大人矣集解九家易曰五以正聚陽故曰利貞集解虞翻曰大人謂五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為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集解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鄭康成曰大牲牛也言大人有嘉會時可幹事必殺牛而盟既盟則可以往故曰利往集解虞翻曰坤為牛故曰大牲四之三折坤得正故用大牲吉三往之四

故利有攸往順天命也集解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荀爽曰謂五以剛居中羣陰順說而從之故能聚眾
也集解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虞翻曰享享祀也五至初有觀象謂享坤牛故致孝
享矣集解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虞翻曰坤為聚坤三之四故聚以正也集解荀爽本作
取以正釋文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虞翻曰坤為順巽為命三往之四故順天命也集解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虞翻曰三四易位成離坎坎月離日日以見天月以
見地故天地之情可見矣與大壯咸恆同義也集解
象曰澤上於地萃
荀爽曰澤者卑下流潦歸之萬物生焉故謂之萃也
集解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王肅姚信陸績曰除猶修治虞翻同注曰君子謂五
除修戎兵也詩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陽在三四為
修坤為器三四之正離為戎兵甲冑飛矢坎為弓弧
巽為繩艮為石謂穀甲冑鍛厲矛矢故除戎器也坎
為寇坤為亂故戒不虞也集解釋文又鄭康成曰除去也
蜀才曰除去戎器修行文德也荀爽作慮本亦作儲
又作治釋文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
虞翻曰孚謂五也初四易位五坎中故有孚失正當
變坤為終故不終萃聚也坤為亂為聚故乃亂乃萃
失位不變則相聚為亂故象曰其志亂也集解
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虞翻曰巽為號艮為手初稱一故一握初動成震震
為笑四動成坎坎為恤故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初之

四得正故往无咎矣集解號馬融鄭康成王肅王廙讀
户羔反握鄭康成曰當讀為夫三為屋之屋蜀才同
傅氏作渥釋文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虞翻曰坎為志初之四其志亂也集解
六二引吉无咎
虞翻曰應巽為繩艮為手故引吉得正應五故无咎
利引四之初使避己己得之五也集解王肅曰六二與
九五相應俱履中正引由迎也為吉所迎何咎之有
舊唐書一百卷王志愔應正論
孚乃利用禴

馬融王肅曰禴殷春祭名釋文鄭康成曰禴夏祭名釋文
虞翻曰孚謂五禴夏祭也體觀象故利用禴四之三故用大牲離爲夏故禴祭詩曰禴祠烝嘗是其義集解
禴劉表作爚蜀才作躍釋文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虞翻曰二得正故不變也集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虞翻曰坤爲萃故萃如巽爲號故嗟如失正故无攸利動得位故往无咎小吝謂往之四集解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虞翻曰動之四故上巽集解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虞翻曰以陽居陰故位不當動而得正承五應初故大吉而无咎矣集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虞翻曰得位居中故有位无咎匪孚謂四也四變之正則五體皆正故元永貞與比彖同義四動之初故悔亡集解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虞翻曰陽在坎中故志未光與屯五同義集解一本作未光也釋文音訓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馬融曰齎咨悲聲怨聲鄭康成曰齎咨嗟歎之辭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洟釋文虞翻作齎資注曰齎持資賻也貨財喪稱賻自目曰涕自鼻稱洟坤爲財巽爲進故齎資也三之四體離坎艮爲鼻涕淚流鼻目故涕洟得位應三故无咎上體大過死象故有齎咨涕洟之哀集解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荀爽曰此本否卦上九陽爻見滅遷移以喻夏桀殷紂以上六陰爻代之若夏之後封東婁公於杞殷之後封微子於宋去其骨肉臣服異姓受人封土未安

居位故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集解虞翻曰乘剛遠應故未安上也集解

䷭巽下坤上

䷭升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升爲震宮四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爲十二月公卦侯在雞始乳

升
馬融曰升高也釋文鄭康成作昇注曰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長而上猶聖人在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也故謂之昇昇進益之象矣集解釋文

元亨
荀爽曰謂二以剛居中而來應五故能大亨上居尊

位也虞翻曰臨初之三又有臨象剛中而應故元亨也集解

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荀爽曰大人天子謂升居五見為大人羣陰有主无所復憂而有慶也虞翻曰謂二當之五為大人離為見坎為恤二之五得正故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離南方卦二之五成離故南征吉志行也集解用見本或作利見釋文

彖曰柔以時升

虞翻曰柔謂五坤也升謂二坤邑无君二當升五虛震兌為春秋二升坎離為冬夏四時象正故柔以時

升也集解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虞翻曰二之五坎為志震為行集解

象曰地中生木升

荀爽曰地謂坤木謂巽地中生木以微至著升之象也集解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順本又作慎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釋文虞翻本作慎德以成高大注曰君子謂三小謂陽息復時復小為德之本至二成臨臨者大也臨初之三巽為高二之五艮為慎坤為積故慎德積小成高大集解按王肅作順與今本同姚信本又作順得釋文史證

初六允升大吉

荀爽曰謂一體相隨允然俱升初欲與巽一體升居坤上位尊得正故大吉也集解允說文作⿰夲允曰允進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家易曰謂初失正乃與二陽允然合志俱升五位上合志也集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虞翻曰禴夏祭也孚謂二之五成坎為孚離為夏故孚乃利用禴无咎矣集解干寶曰剛中而應故孚也又

言乃利用禴於春時也非時而祭曰禴然則文王儉以恤民四時之祭皆以禴禮神享德與信不求備也故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九五坎為豕然則禴祭以豕而已不奢盈於禮故曰有喜矣集解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虞翻曰升五得位故有喜集解

九三升虛邑

馬融曰虛邱也釋文荀爽曰坤稱邑也五虛无君利二上居之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集解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虞翻曰坎爲疑上得中故无所疑也集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乾鑿度曰昇者十二月之卦也陽氣升上陰氣欲承萬物始進譬猶文王之修積道德宏開基業始卽昇平之路當此時也鄰國被化岐民和洽是以六四蒙澤而承吉九三可處王位亨于岐山爲報德也明陰以顯陽之化民臣之順德也故言无咎荀爽曰此本升卦也巽升坤上據三成艮巽爲岐艮爲山王謂五也通有兩體位正衆服故吉也四能與衆陰退避當升者故无咎也集解亨馬融鄭康成陸績王肅讀許兩反馬注曰祭也鄭注曰獻也釋文俗讀許庚反非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
荀爽曰陰正居中爲陽作階使升居五己下降二與陽相應故吉而得志集解虞翻曰二之五故貞吉巽爲高坤爲土震升高故升階也集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荀爽曰坤性暗昧今升在上故曰冥升也陰用事爲消陽用事爲息陰正在上陽道不息陰之所利故曰利于不息之貞集解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荀爽曰陰升失實故消不富也集解

祖
男 承禧謹校
禮
姪 承禮
周易舊注卷六
壻梁繼泰同校

六合徐鼎述

䷮坎下兌上

困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困為兌宮一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九月公卦侯在豺祭獸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

鄭康成曰坎為月互體離離為日兌為暗昧日所入也今上弇日月之明猶君子處亂代為小人所不容故謂之困也君子雖困居險能說是以通而无咎也虞翻曰否二之上乾坤交故通也貞大人吉謂五也在困无應宜靜則无咎故貞大人吉无咎集解

有言不信

荀爽曰陰從二升上六成兌為有言失中為不信集解

虞翻曰震為言折入兌故有言不信尚口乃窮集解

彖曰困剛揜也

揜本又作掩荀爽虞翻作弇釋文集解　荀注曰謂二五為陰所弇也集解

險以說

荀爽曰此本否卦陽降為險陰升為說也集解

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荀爽曰謂二雖弇陰陷險猶不失中與正陰合故通也喻君子雖陷險中不失中和之行也集解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荀爽曰謂五雖弇於陰近无所據遠无所應體剛得中正居五位則吉无咎也集解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荀爽曰動而乘陽故曰尚口乃窮也集解虞翻曰兌為口上變口滅脫乾字故尚口乃窮集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虞翻曰君子謂三伏陽也否坤為致巽為命坎為志三入陰中故致命遂志也集解

初六臀困于株木

九家易曰臀謂四也株木三也三體為木澤中无水

兌金傷木故枯為株也初者四應欲進之四四困於三故曰臀困于株木集解　干寶曰兌為孔穴坎為隱伏隱伏在下而漏孔穴臀之象也集解

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九家易曰幽谷二也此本否卦謂陽來入坎與初同體故曰入幽谷三者陽數謂陽陷險中為陰所弇終不得見故曰三歲不覿也集解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荀爽曰為陰所弇故不明集解　一本無幽字非足利本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乾鑿度曰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困之九二

有中和居亂世交於小人困于酒食者困于祿也赤
紱者賜大夫之服也文王方困而有九二大人之行
將錫之朱紱也其位在二故以大夫言之又曰九二
周將王故言朱紱方來鄭康成曰二據初辰在未未
為土此二為大夫有地之象未上值天厨酒食象困
于酒食者采地薄不足已用也二與日為體離為鎮
霍爻四為諸侯有明德受命當王者離為火火色赤
四爻辰在午時離氣赤又朱士冠禮疏朱深云赤詩斯干疏
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荀爽曰二升在廟五親奉之故利用亨祀陰動而上
失中乘陽陽下而陷為陰所弇故曰征凶陽來降二

雖位不正得中有實陰雖去中上得居正而皆免咎
故曰无咎也集解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翟元曰陽從上來居中得位富有二陰故中有慶也
集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
虞翻曰二變正時三在艮山下故困于石蒺蔾木名
坎為蒺蔾二變艮手據坎故據蒺蔾者也集解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虞翻曰巽為入二動艮為宮兌為妻謂上无應也三
在陰下離象毀壞隱在坤中死其將至故不見其妻

凶也集解九家易曰此本否卦二四同功為艮艮為門
闕宮之象也六三居困而位不正上困於民內无仁
恩親戚叛逆誅將加身入宮无妻非常之困故曰不
祥也集解
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不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祥一本作詳集解本
九四來徐徐
馬融曰徐徐安行貌王肅作余余子夏傳翟元作荼
荼曰內不定之意釋文虞翻同注曰來欲之初荼荼舒
遲也見險故來荼荼集解
困于金車吝有終

車本作輿釋文虞翻曰否乾為金坤為輿之應歷險故
困于金輿易位得正故各有終矣集解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五劓刖
虞翻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刖四動時震為足艮為鼻
離為兵兌為刑故劓刖也集解京房作劓劊鄭康成曰
劓刖當為倪仉荀爽陸績王肅作臲卼曰不安貌釋文
按乾鑿度亦曰劓刖不安也
困于赤紱乃徐有說
乾鑿度曰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于紂故曰困于赤
紱夫執中和順時變以全王德通至美矣故曰乃徐

有說象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貞大人吉以剛中也又曰困九五文王為紂三公故言困于赤紱也虞翻曰赤紱謂二否乾為朱故赤坤為紱二未變應五故困于赤紱也兌為說坤為徐二動應己故乃徐有說也集解或曰說文作劓䡴困于赤芾徐鍇繫傳

利用祭祀

荀爽曰謂五爻合同據國當位而主祭祀故受福也集解陸績曰二言朱紱此言赤紱二言享祀此言祭祀傳互言耳无他義也謂二困五三困四五初困上斯乃迭困之義也集解祭祀本亦作享祀釋文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

陸績曰无據无應故志未得也集解

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

虞翻曰巽為草莽稱葛藟謂三也兌為刑人故困于葛藟于臲卼也集解臲卼說文作槷䡴曰不安也出部或曰說文作劓䡴釋文薛虞作劓杌臲王肅讀妍詰反

曰動悔有悔征吉

虞翻曰乘陽故動悔變而失正故有悔三已變正己得應之故征吉也集解向秀曰動悔言其無不然釋文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

虞翻曰謂三未變當位應上故也集解

動悔有悔吉行也

虞翻曰行謂三已變乃得當位之應故吉行者也集解

䷯巽下坎上

井以京房積算法言之井為震宮五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五月卿卦候在反舌無聲

井

鄭康成曰坎水也巽木桔槔也互體離兌離外堅中虛瓶也兌為暗澤泉口也言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井以汲當作養人水无空竭猶人君以政教養天下惠澤无窮也集解井法也釋文虞翻曰泰初之五也集解

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鄭康成曰繘綆也釋文荀爽曰剛得中故為改邑柔不得中故為不改井也陰來居初有實為无喪失中為无得也此本泰卦陽往居五得坎為井陰來在下亦為井故曰往來井井也汔至者陰來居初下至汔竟也繘者所以出水通井道也今乃在初未得應五故未繘也繘者綆汲之具也井謂二瓶謂初初欲應五今為二所拘羸故凶也集解虞翻曰坤為邑乾初之五折坤故改邑初為舊井四應甃之故不改井无喪泰初之五坤象毀壞故无喪五來之初失位无應故无

得坎為通故往來井井往謂之五來謂之初也巽繩為繘汔幾也謂二也幾至初改未繘井未有功也羸鈞羅也艮為手巽為繘離為瓶手繘折其中故羸其瓶體兌毀缺瓶缺漏故凶矣集解干寶曰水殷德也木周德也夫井德之地也所以養民性命而清絜之主者也自震化行至於五世改殷紂比屋之亂俗而不易成湯昭假之法度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二代之制各因時宜損益雖異括囊則同故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也當殷之末井道之窮故曰汔至周德雖興未及革正故曰亦未繘井井泥為穢百姓無聊比屋之間交受塗炭故曰羸其瓶凶矣集解羸鄭讀曰虆蜀才作累釋文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

荀爽曰巽乎水謂陰下為巽也而上水謂陽上為坎也木入水出井之象也集解

井養而不窮也

虞翻曰兌口飲水坎為通往來井井故養不窮也集解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虞翻曰君子謂泰乾也坤為民初上成坎為勸故勞民勸相相助也謂以陽助坤矣集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虞翻曰食用也初下稱泥巽為木果无噬嗑食象下而多泥故不食也乾為舊位在陰下故舊井无禽時舍也集解干寶曰在井之下體本土爻故曰泥也井而為泥則不可食故曰不食此託紂之穢政不可以養民也舊井謂殷之末喪師也亦皆清絜無水禽之穢又況泥土乎故舊井无禽矣集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虞翻曰謂時舍於初非其位也與乾二同義集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鄭康成曰九二坎爻也坎為水下直巽生一按生一當作九一

三艮爻也艮為山山下有井必因谷水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微小也夫感動天地此魚之至大射鮒井谷此魚之至小故以相況吳都賦注射厭也甕停水器也釋文王肅曰射厭也鮒小魚太平御覽虞翻曰巽為谷為鮒鮒小鮮也離為甕甕瓶毀缺羸其瓶凶故甕敝漏也集解子夏傳曰井中蝦蟆呼為鮒魚也正義射鄭王音亦荀爽作耶甕鄭亦作甕釋文說文作罋曰汲瓶也缶部敝王肅讀扶滅反釋文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

鄭康成曰謂已浚渫也猶臣修正其身以事君也王仲

宣登樓賦注荀爽曰渫去穢濁清絜之意也三者得正故曰井渫不得據陰喻不得用故曰不食道既不行故我心惻集解黃穎曰渫治也釋文干寶曰此託殷之公侯時有賢者獨守成湯之法度而不見任謂微箕之倫也故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惻傷悼也集解渫向秀作泄注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

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京房曰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屈原列傳荀爽曰謂五可用汲三則王道明而天下並受其福集解干寶曰民乃外附故曰可用汲周德來被故曰王明王

得其民民得其王故曰求王明受福也集解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一本作其行惻也非足利

六四井甃无咎

馬融曰甃為瓦裹下達上也釋文荀爽曰坎性下降嫌於從三能自修正以甃輔五故无咎也集解虞翻曰以瓦甓壘井稱甃坤為土初之五成離離火燒土為瓦治象故曰井甃无咎修井也集解干寶曰以瓴甓壘井曰甃子夏傳曰甃修治也正義釋文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虞翻曰修治也集解

九五井洌寒泉食

虞翻曰泉自下出稱井周七月夏之五月陰氣在下二已變坎十一月為寒泉初二已變體噬嗑食故洌寒泉食矣集解洌王肅音例釋文說文作瀏曰瀏水清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馬融曰收汲也陸績曰收井幹也釋文虞翻曰幕蓋也收謂以轆轤收繘也坎為車應巽繩為繘故井收勿幕有孚謂五坎坎為孚故元吉也荀爽作井甃干寶作网幕釋文干注曰處井上位在瓶之水也故曰井收幕覆也井以養生政以養德无覆水泉而不惠民无

蘊典禮而不興教故曰井收网幕网幕則教信於民民服教則大化成也集解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虞翻曰謂初二已變成既濟定故大成也集解

䷰離下兌上

䷰革以京房積算法言之革為坎宮四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三月公卦候在萃始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京房說曰金積水而為器火變生而為熟稟氣於陰陽革之於物物亦化焉易傳馬融曰革改也鄭康成曰革改也釋文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猶王者受命改正朔

易服色故謂之革也集解宋衷曰人情習常不說改易及變之後樂其所成故卽日不孚已日乃孚矣故曰已日乃孚也已竟也周易口訣義虞翻曰遯上之初與蒙旁通悔亡謂四也四失正動得位故悔亡離為日孚謂坎四動體離五在坎中故已日乃孚以成既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故元亨利貞悔亡矣與乾彖同義也集解

象曰革水火相息

馬融曰息滅也釋文虞翻曰息長也離為火兌為水繫曰潤之以風雨風巽雨兌也四革之正坎見故獨於此稱水也集解

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虞翻曰二女離兌體同人象蒙艮為居故二女同居四變體兩坎象二女有志離火志上兌水志下故其志不相得坎為志也集解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干寶曰天命已至之日也乃孚大信著也武王陳兵孟津之上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也還歸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爾乃伐之所謂已日乃孚革而信也集解一本無之字釋文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虞翻曰文明謂離說兌也大亨謂乾四動成既濟定故大亨以正革而當位故悔乃亡也集解

天地革而四時成

虞翻曰謂五位成乾為天蒙坤為地震春兌秋四之正坎冬離夏則四時具坤革而成乾故天地革而四時成也集解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虞翻曰湯武謂乾乾為聖人天謂五人謂三四動順五應三故順天應人巽為命也集解

革之時大矣哉

干寶曰革天地成四時誅二叔除民害天下定武功

成故大矣哉也集解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虞翻曰君子遯乾也歷象謂日月星辰也離為明為月離為日蒙艮為星四動成坎離日月得正天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歷明時也集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馬融曰鞏固也釋文干寶曰鞏固也離為牝牛離文本坤黃牛之象也在革之初而无應據未可以動故曰鞏用黃牛之革此喻文王雖有聖德天下歸周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其義也集解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虞翻曰得位无應動而必凶故不可以有為也集解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荀爽曰日以喻君也謂五已居位為君二乃革意去三應五故曰已日乃革之上行應五去卑事尊故曰征吉无咎集解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虞翻曰嘉謂五乾為嘉四動承五故行有嘉矣集解

九三征凶貞厲

荀爽曰三應於上欲往應之為陰所乘故曰征凶若正居三而據二陰則五來危之故曰貞厲也集解

革言三就有孚

翟元曰言三就上二陽乾得共有信據於二陰故曰革言三就有孚於二矣集解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虞翻曰四動成既濟定故又何之矣集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虞翻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孚謂五也巽為命四動五坎改巽故改命吉四乾為君進退无恆在離焚棄體大過死傳以比桀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故改命吉也集解干寶曰爻入上象喻紂之郊也以逆取而四海順之動凶器而前歌後舞故曰悔亡也中流而白魚入舟天命信矣故曰有孚甲子夜陳雨甚至水德賓服之祥也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集解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虞翻曰四動成坎故信志也集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馬融曰大人虎變虎變威德折衝萬里望風而信以喻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修文德越裳獻雉故曰未占有孚矣集解鄭康成說以大人為天子君子為諸侯儀禮士相見禮疏禮運疏 虞翻曰乾為大人謂五也蒙坤為虎變傳論湯武以坤臣為君占視也離為占四未之正五未在坎故未占有孚也集解宋衷曰陽稱大五以陽居中故曰大人兌為白虎九者變爻故曰大人虎

變其文炳也集解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虞翻曰乾為大明四動成離故其文炳也集解按揚子法言曰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

上六君子豹變

虞翻曰蒙艮為君子為豹從乾而更故君子豹變也集解陸績曰兌之陽爻稱虎陰爻稱豹豹虎類而小者也君子小於大人故曰豹變其文蔚也集解干寶曰君子大賢次聖之人謂若太公周召之徒也豹虎之屬蔚炳之次也集解

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虞翻曰陰稱小人也面謂四革爲離以順承五故小人革面乘陽失正故征凶得位故居貞吉蒙艮爲居也集解干寶曰君聖臣賢殷之頑民皆改志從化故曰小人革面天下既定必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故曰征凶居貞吉得正有應君子之象也集解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虞翻曰蔚蔇也兌小故其文蔚也集解蔚說文作斐曰斐分别文也从文斐聲

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虞翻曰乾君謂五也四變順五故順以從君也集解

䷱巽下離上

鼎以京房積算法言之鼎爲離宮二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內卦爲五月侯卦侯在半夏生外卦爲六月侯卦侯在溫風始至

鼎

鄭康成曰鼎象也卦有木火之用互體乾兌乾爲金兌爲澤澤鍾金而含水爨以木火鼎亨孰物之象鼎亨孰以養人猶聖君興仁聖之道以教天下也故謂之鼎矣集解荀爽曰巽入離下中有乾象木火在外金在其內鼎鑊亨飪之象也集解虞翻曰大壯上之初與屯旁通集解

元吉亨

虞翻曰天地交柔進上行得中應乾五剛故元吉亨也集解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

虞翻曰六十四卦皆觀象繫詞而獨於鼎言象何也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集解九家易曰鼎言象者卦也木火互有乾兌乾金兌澤澤者水也爨以木火是鼎鑊亨飪之象亦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而撫毓百姓鼎能孰物養人故云象也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目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

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亨飪煮肉上離陰爻爲肉也集解說文作䰞飪曰䰞食飪也亨本又作亯下竝同釋文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虞翻曰聖人謂乾初四易位體大畜震爲帝在乾天上故曰上帝體頤象三動噬嗑食故以享上帝也大亨謂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賢之能者稱聖人矣集解

巽而耳目聰明

虞翻曰謂三也三在巽上動成坎離有兩坎兩離象乃稱聰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巽而耳目聰明眇

而視不足以有明聞言不信聰不明皆有一離一坎象故也集解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虞翻曰柔謂五得上中應乾五剛巽為進震為行非謂應二剛與睽五同義也集解

象曰木上有火鼎

荀爽曰木火相因金在其間調和五味所以養人鼎之象也集解

君子以正位凝命

鄭康成曰凝成也釋文虞翻曰君子謂三也鼎五爻失正獨三得位故以正位凝成也體姤謂陰始凝初巽

為命故君子以正位凝命也集解凝說文作擬曰度也釋文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鄭康成曰顛踣也趾足也無事曰趾陳設曰足二句又見詩疏爻體巽為股初爻在股之下足象也足所以承正鼎也初陰爻而柔與乾同體以否正承乾乾為君以喻君夫人事君若失正禮踣其為足之道情無怨則當以和義出之然如否者嫁於天子雖失禮无出道廢遠之而已若其无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自嫁於天子至此禮疏儀禮疏同若其以下十九字御覽無遠之子廢坤為順又為子母牛在后妃之旁側妾之列也有順德子必賢賢而立為世子又何咎也御覽百四十六虞翻曰趾足也應在四大壯震為足折入大過大過顛也故鼎顛趾也初陰在下故否利出之四故曰利出兌為妾四變得正成震震為長子繼世守宗廟而為祭主故得妾以其子无咎矣集解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

荀爽曰以陰承陽故未悖也集解

利出否以從貴也

虞翻曰出初之四承乾五故以從貴也集解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鄭康成曰怨耦曰仇釋文按鄭以九四為九二仇虞翻

曰二為實故鼎有實也坤為我謂四也二據四婦故相與為仇謂三變時四體坎坎為疾故我仇有疾四之二歷險二動得正故不我能即吉集解子夏傳曰仇謂四也四以近權惡我專任漢上易不我能即一本作不能我即古本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虞翻曰二變之正艮為慎集解

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虞翻曰不我能即吉故終无尤也集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

鄭康成曰雉膏食之美者釋文虞翻曰動成兩坎坎為

耳而革在乾故鼎耳革初四變時震為行鼎以耳行伏坎震折而入乾故其行塞離為雉坎為膏初四已變三動體頤頤中无物離象不見故雉膏不食集解

方雨虧悔終吉

虞翻曰謂四已變三動成坤坤為方坎為雨故曰方雨三動虧乾而失位悔也終復之正故方雨虧悔終吉也集解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虞翻曰鼎以耳行耳革行塞故失其義也集解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馬融曰餗鍵也餗謂糜也釋文穀梁傳僖二十三年疏 形渥鄭康

成作刑剭周禮注漢上易 注曰糝謂之餗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為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于屋中天官醢人疏 服虔注漢書義同叙傳 虞翻九家作刑渥虞注曰謂四變時震為足足折入兌故鼎折足兌為刑渥大刑也鼎足折則公餗覆言不勝任象入大過死凶故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集解 餗八珍之具也釋文 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也三公謂調陰陽鼎謂調五味足折餗覆猶三公不勝其任傾敗天子之美故曰覆餗也渥者厚大言罪重也集解 又形渥子夏傳作形握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九家易曰既覆公餗信有大辠刑罰當加无可如何也集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馬融曰鉉扛鼎而舉之也釋文 說文曰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鄭康成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文選西征賦贈河陽詩曲水詩序褚淵碑文注王元亮唐律名例一疏義 宋衷曰五當耳中色黃故曰鼎黃耳兌為金又正秋故曰金鉉公侯謂五也上尊故玉下卑故金金和良可柔屈喻諸侯順天子集解 虞翻曰離為黃三變坎為耳故鼎黃耳鉉謂三貫鼎兩耳乾為金故金鉉動而得正故利貞集解 干寶曰凡舉鼎者鉉也尚三公者王也金喻

可貴中之美也故曰金鉉鉉鼎得其物施令得其道故曰利貞也集解

象曰鼎耳黃中以為實也

陸績曰得中承陽故曰中以為實集解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宋衷曰以金承玉君臣之節上體乾為玉故曰玉鉉集解 虞翻曰鉉謂三乾為玉鉉體大有上吉自天右之位貴據五三動承上故大吉无不利謂三虧悔應上成未濟雖不當位六位相應故剛柔節象曰巽耳目聰明為此九三發也集解 干寶曰玉又貴於金者凡亨飪之事自鑊升於鼎載於俎自俎入於口馨香上達

動而彌貴故鼎之義上交愈吉也鼎主亨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君臣相臨剛柔得節故曰吉无不利也集解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宋衷曰雖非其位陰陽相承剛柔之節也集解

䷲震下震上

䷲震以京房積算法言之震為八純卦象雷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四正卦屬春分易緯曰春分日在震

震亨

鄭康成曰震為雷雷動物之氣也雷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中國之人也故謂之震人君有善聲教則嘉會之禮通矣集解虞翻曰臨二之四天地交故通集解

震來虩虩

馬融曰虩虩恐懼貌鄭康成同釋文虞翻曰虩虩謂四也來應初初命四變而來應己四失位多懼故虩虩之內曰來也集解虩虩荀爽作愬愬釋文

笑言啞啞

馬融曰啞啞笑聲鄭康成曰啞啞樂也釋文虞翻曰啞啞笑且言謂初也得正有則故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集解言亦作語釋文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鄭康成曰驚之言警戒也詩疏雷發聲聞於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出教令能警戒其國內則守其宗廟社稷為之祭主不亡匕與鬯也人君於祭之禮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也升牢於俎君匕之臣載之鬯秬酒芬芳條鬯因名焉集解陸績曰匕者棘匕橈鼎之器正義虞翻曰謂陽從臨二陰為百二十舉其大數故當震百里也坎為棘匕上震為鬯坤為喪二上之坤成震體坎得其匕鬯故不喪匕鬯也集解王肅曰在有靈而尊者莫若於天有靈而貴者莫若於王有聲而威者莫若於雷有政而嚴者莫若於侯是以天子

當乾諸侯用震地不過一同雷不過百里政行百里則匕鬯亦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喪宗廟安矣處則諸侯執其政出則長子掌其祀太平御覽干寶曰周木德震之正象也為殷諸侯殷諸侯之制其地百里是以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故以百里而臣諸侯也為諸侯故主社稷為長子而為祭主也祭禮薦陳甚多而經獨言不喪匕鬯者匕牲體薦鬯酒人君所自親也集解喪一本作亡釋文

音訓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虞翻曰懼變承五應初故恐致福也集解

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虞翻曰則法也坎為則也〔集解〕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虞翻曰遠謂四近謂初震為百謂四出驚遠初應懼近也〔集解〕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虞翻曰謂五出之正震為守艮為宗廟社稷長子主祭器故以為祭主也〔集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虞翻曰君子謂臨二二出之坤四體以脩身坤為身二之四以陽照坤故以恐懼脩省老子曰脩之身德

乃真也〔集解〕脩一本作修〔集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虞翻曰虩虩謂四也初位在下故後笑言啞啞得位故吉也〔集解〕干寶曰得震之正首震之象者震來虩虩羑里之厄也笑言啞啞後受方國也〔集解〕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虞翻曰陽稱福〔集解〕

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虞翻曰得正故有則也〔集解〕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虞翻曰厲危也乘剛故厲億惜辭也坤為喪三動離為蠃蚌故稱貝在艮山下故稱陵震為足足乘初九故躋於九陵震為逐謂四已體復象故喪貝勿逐三動時離為日震數七故七日得者也〔集解〕干寶曰六二木爻震之身也得位无應而以乘剛為危此託文王積德累功以被囚為禍也故曰震來厲億歎辭也貝寶貨也產乎東方行乎大塗也此以喻紂拘文王閎夭之徒乃於江淮之浦求盈箱之貝而以賂紂也故曰億喪貝貝水物而方升於九陵今雖喪之猶外府也故曰勿逐七日得七日得者七年之日也故書曰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也〔集解〕億本亦作噫同於其反六五同鄭康成讀於力反注曰十萬曰億喪荀爽

讀如字貝荀爽讀敗躋本又作隮〔釋文〕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馬融曰蘇蘇尸祿素餐貌鄭康成曰蘇蘇不安貌王肅曰蘇蘇躁動也〔釋文〕虞翻曰死而復生稱蘇三死坤中動出得正震為生故蘇蘇坎為眚三出得正坎象不見故无眚春秋傳曰晉獲秦諜六日而蘇也〔集解〕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虞翻曰坤土得雨為泥位在坎中故遂泥也〔集解〕遂荀爽本作隊泥音乃低反〔釋文〕按荀爽同虞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虞翻曰在坎陰中與屯五同義故未光也集解
六五震往來厲
虞翻曰往謂乘陽來謂應陰失位乘剛故往來厲也
集解
億无喪有事
虞翻曰坤為喪也事謂祭祀之事出而體隨王享於
西山則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故无喪有事也集解
億一本作意字本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虞翻乘剛山頂故危行也集解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虞翻曰動出得正故无喪集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
馬融曰索索內不安貌矍矍中未得之貌鄭康成曰
索索猶縮縮足不正也矍矍目不正釋文虞翻曰上謂
四也欲之三隔坎故震索索三已動應在離故矍矍
者也集解
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虞翻曰上得位震為征故征凶四變時坤為躬鄰謂
五也四上之五震東兌西故稱鄰之五得正故不于
其躬于其鄰无咎謂三已變上應三震為言故婚媾
有言集解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
虞翻曰四未之五故中未得也
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虞翻曰謂五正位已乘之逆畏鄰戒也集解
☶艮下艮上
☶艮以京房積算法言之艮為八純卦象山以孟喜
卦氣言之於消息內卦為九月候卦候在蟄蟲咸俯
外卦為十月候卦候在水始冰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鄭康成曰艮為山山立峙各於其所无相順之時猶

君在上臣在下恩敬不相與通故謂之艮也集解艮之
言很也釋文虞翻曰觀五之三也艮為多節故稱背觀
坤為身觀五之三折坤為背故艮其背坤象不見故
不獲其身震為行人艮為庭坎為隱伏故行其庭不
見其人三得正故无咎集解
象曰艮止也
虞翻曰位窮於上故止也集解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虞翻曰時止謂上陽窮止故止時行謂三體處震為
行也集解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虞翻曰動謂三靜謂上艮止則止震行則行故不失其時五動成離故其道光明集解

艮其止止其所也

虞翻曰謂兩象各止其所集解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虞翻曰艮其背背也兩象相背故不相與也集解

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虞翻曰君子謂三也三君子位震為出坎為隱伏為思故以思不出其位也集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虞翻曰震為趾故艮其趾矣失位變得正故无咎永貞也集解趾荀爽作止釋文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虞翻曰動而得正故未失正也集解

六二艮其腓

虞翻曰巽長為股艮小為腓集解腓又作肥釋文本

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拯孟喜京房作承釋文本馬融曰承舉也釋文王肅陸績本亦作承音訓依字當作抍說文廣雅字林俗本作拯虞翻曰拯取也隨謂下二陰艮為止震為動故不拯其隨坎為心故其心不快集解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子夏傳曰退聽下從也言二以陰居陰得正得位不聽從於下也漢上易退虞翻作違注曰坎為耳故未違聽也集解

九三艮其限

馬融曰限要也鄭康成荀爽同釋文虞翻曰限要帶處也坎為要五來之三故艮其限集解

列其夤

馬融曰夤夾脊肉也釋文虞翻曰夤脊肉艮為背坎為脊艮為手震起艮止故裂其夤按虞本列作裂也集解夤鄭康成作䐔釋文韓詩外傳引同荀爽作腎注曰互體有坎坎為腎釋文

厲熏心

馬融曰熏灼其心王肅同集解漢上易荀爽以熏為勳讀作動見下虞注曰互體有震震為動釋文孟喜虞翻作厲閽心虞注曰坎為心厲危也艮為閽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閽心古閽作熏字馬因言熏灼其心未聞易道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熏為勳讀作動皆非也集解子夏傳亦作閽漢上易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虞翻曰坎為心坎盜動門故危閽心也集解

六四艮其身无咎

虞翻曰身腹也觀坤為身故艮其身得位承五故无
咎或謂妊身也五動則四體離婦離為大腹孕之象
也故艮其身得正承五而受陽施故无咎詩曰大任
有身生此文王也集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虞翻曰艮為止五動乘四則妊身故止諸躬也集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序虞翻作孚注曰輔面頰骨上頰車者也三至上體
頤象艮為止在坎車上故艮其輔謂輔車相依震為
言五失位悔也動得正故言有孚悔亡也集解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虞翻曰五動之中故以中正也張惠言本按注文是虞本
作以正中也與躬終為韻或改注文為中正今集解本非
也
上九敦艮吉
虞翻曰无應靜止下據二陰故敦艮吉也集解按爾雅
邱一成為敦邱敦艮者兼山之象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虞翻曰坤為厚陽上據坤故以厚終也集解
䷴艮下巽上
䷴漸以京房積算法言之漸為艮宮歸魂卦以孟喜
卦氣言之於消息為正月公卦候在獺祭魚

漸女歸吉利貞
虞翻曰否三之四女謂四歸妹也坤三之四承五進
得位往有功反成歸妹兌女歸吉初上失位故利貞
可以正邦也集解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虞翻曰三進四得位陰陽體正故吉也集解女歸吉也
王肅本作女歸吉利貞釋文
進得位往有功也
虞翻曰功謂五四進承五故往有功巽為進也集解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
虞翻曰謂初已變為家人四進已正而上不正三動

成坤為邦上來反三故進以正可以正邦其位剛得
中與家人道正同義三在外體之中故稱得中乾文
言曰中不在人謂三也此可謂上變既濟定者也集解
止而巽動不窮也
虞翻曰止艮也三變震為動上之三據坤動震成坎
坎為通故動不窮往來不窮謂之通集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虞翻曰君子謂否乾乾為賢德坤陰小人柔弱為俗
乾四之坤為艮為居以陽善陰故以居賢德善俗也
集解善俗王肅本作善風俗釋文
初六鴻漸于干

鄭康成曰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詩伐檀斯干正義荀爽曰干山間澗水也王肅同陸績曰水畔稱干釋文虞翻曰鴻大鴈也離五鴻漸進也小水從山流下稱干艮為山為小徑坎水流下山故鴻漸于干也集解翟元曰干涯也釋文

小子厲有言无咎

虞翻曰艮為小子初失位故厲變得正三動受上成震震為言故小子厲有言无咎也集解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虞翻曰動而得正故義无咎也集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馬融曰山中石磐紆故稱磐也衎衎饒衍正義釋文虞翻曰艮為山石坎為聚聚石稱磐初已之正體噬嗑食坎水陽物並在頤中故飲食衎衎得正應五故吉集解

王肅曰衎衎寬饒之貌也文選魏都賦注磐漢書郊祀志作般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虞翻曰素空也承三應五故不素飽集解

九三鴻漸于陸

馬融曰山上高平曰陸釋文虞翻曰高平稱陸謂初已變坎水為平三動之坤故鴻漸于陸集解

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

鄭康成說曰九三爻與九五互體為離離為大腹孕之象也又互體為坎坎為丈夫坎為水水流而去是夫征不復也夫既不復則婦人之道顛覆故孕而不育郊特牲疏孕猶娠也釋文虞翻曰謂初已之正三動成震震為征為夫而體復象坎陽死坤中坎象不見故夫征不復也孕妊娠也育生也巽為婦離為孕三動成坤離毀失位故婦孕不育凶集解孕荀爽作乘釋文

利禦寇

一本作利用禦寇集解虞翻同注曰禦當也坤為用巽為高艮為山離為戈兵甲胄坎為寇自上禦下三動坤順坎象不見故利用禦寇順相保保大也集解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

鄭康成曰離猶去也釋文虞翻曰坤三爻為醜物三稱羣也集解

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虞翻曰三動離毀陽隕坤中故失其道也集解

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虞翻曰三動坤順坎象不見故以順相保也集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馬融曰桷榱也陸績同釋文虞翻曰巽為木桷榱也方者謂之桷巽為交為長木艮為小木坎為脊離為麗小木麗長木巽繩束之象脊之形椽桷象也故或得

其桷得位順五故无咎四已承五又顧得三故或得其桷也矣集解翟元曰方曰桷桷椽也釋文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虞翻曰坤為順以巽順五集解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

陸績曰陵陵俱是高處然陵卑於陸也史徵口訣義虞翻曰陵邱婦謂四也三動受上時而四體半艮山故稱陵巽為婦離為孕坎為歲三動離壞故婦三歲不孕集解

終莫之勝吉

虞翻曰莫无勝陵也得正居中故莫之勝吉上終變

之三成既濟定坎為心故象曰得所願也集解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虞翻曰上之三成既濟定故得所願也集解

上九鴻漸于陸

虞翻曰陸謂三也三坎為平變而成坤故稱陸也集解陸或讀為逵胡瑗程子非

其羽可用為儀吉

虞翻曰謂三變受成既濟與家人象同義上之三得正離為鳥故其羽可用為儀吉三動失位坤為亂乾四止止當作正坤象曰不可亂象曰進以正邦為此爻發也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宜无怪焉集解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虞翻曰坤為亂上來正坤六爻得位成既濟定故不可亂也集解干寶曰處漸高位斷漸之進順艮之言謹巽之全履坎之道據畜之耀婦德既終母教又明有德而可受有儀而可象故曰其羽可用為儀不可亂也集解

䷵兌下震上

䷵歸妹以京房積算法言之歸妹為兌宮歸魂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內卦為八月侯卦侯在水始涸外卦為九月侯卦侯在鴻鴈來賓

歸妹

虞翻曰歸嫁也兌為妹泰三之四坎月離日俱歸妹象陰陽之義配日月則天地交而萬物通故以嫁娶也集解

征凶

虞翻曰謂四也震為征三之四不當位故征凶也集解

无攸利

虞翻曰謂三也四之三失正无應以柔乘剛故无攸利也集解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虞翻曰乾天坤地三之四天地交以離日坎月戰陰

陽陰陽之義配日月則萬物興故天地之大義乾主壬坤主癸日月會北震為元黃天地之雜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六十四卦此象最備四時正卦故天地之大義也集解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

虞翻曰乾三之坤四震為興天地以離坎交陰陽故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矣集解王肅曰男女交而後人民蕃天地交然後萬物興故歸妹以及天地交之義也集解

歸妹人之終始也

虞翻曰人始生乾而終於坤故人之終始雜卦曰歸

妹女之終謂陰終坤癸則乾始震庚也集解干寶曰歸妹者衰落之女也父既沒矣兄主其禮子續父業人道所以相終始也集解

說以動所歸妹也

虞翻曰說兌動震也謂震嫁兌所歸必妹也集解所歸妹本或作所以歸妹釋文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王肅曰以征則有不正之凶以處則有乘剛之進也故无所利矣集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

干寶曰雷薄於澤八月九月將藏之時也君子象之故不敢恃當今之虞而慮將來禍也集解

君子以永終知敝

虞翻曰君子謂乾也坤為永終為敝乾為知三之四為永終四之三兌為毀折故以永終知敝集解敝一本作弊本釋文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跛能履虞翻作跛而履注曰震為兄故嫁妹謂三也初在三下動而應四故稱娣履禮也初九應變成坎坎為曳故跛而履應在震為征初為娣變為陰故征吉也集解跛依字當作彼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虞翻曰陽得正故以恆恆動初承二故吉相承也集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眇能視虞翻作眇而視注曰視應五也震上兌下離目不正故眇而視幽人謂二初動二在坎中故稱幽人變得正震喜兌說故利幽人之貞與履二同義也集解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虞翻曰常恆也乘初未之五故未變常矣集解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鄭康成曰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詩桑扈疏周禮天官疏虞翻曰須需也初至五體需象故

歸妹以須娣謂初也震為反反馬歸也三失位四反得正兌進在四見初進之初在兌後故反歸以娣 集解

須荀爽陸績作嬬陸注曰嬬妾也 集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未當也虞翻作位未當也注曰三未變之陽故位未當 集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馬融曰愆過也 釋文 王肅同 文選劉越石扶風歌注 陸績曰遲待也 釋文 虞翻曰愆過也謂二變三動之正體大過象坎月離日為期三變日月不見故愆期坎為曳震為行行曳故遲也歸謂反三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體

正故歸有時也 集解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虞翻曰待男行矣 集解 一本待作時 釋文

六五帝乙歸妹

虞翻曰三四已正震為帝坤為乙故曰帝乙 集解 子夏傳曰湯之嫁妹也 漢上易 諸家義見泰六五爻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虞翻曰泰乾為良為君乾在下為小君則妹也袂口袂之飾也兌為口乾為衣故稱袂謂三失位无應娣袂謂二也得中應五三動成乾為良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故象曰以貴行也矣 集解

月幾望吉

虞翻曰幾其也坎月離日兌西震東日月象望故曰幾望二之五四復三得正故吉也與小畜中孚月幾望同義也 集解 幾荀爽作既 釋文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

虞翻曰三四復正乾為良 集解

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虞翻曰三四復二之五成既五貴濟故以貴行也 集解

上六女承筐无實

筐鄭康成作匡 釋文 注曰宗廟之禮主婦奉匡米 儀禮特牲饋食禮疏 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 詩葛覃疏 服虔說以

震為竹竹為筐震變為離離為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无實也虞翻曰女謂應三兌也自下受上稱承震為筐以陰應陰三四復位坤為虛故无實象曰承虛筐也 集解

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馬融曰刲刺也 釋文 服虔說以離為戈兵兌為羊震變為離離是用兵刺羊之象也三至五有坎象坎為血血在羊上故刺无血也 並上見左傳五年疏 虞翻曰刲刺也震為士兌為羊離為刀故士刲羊三四復位成泰坎象不見故无血三柔乘剛故无攸利也 集解 子夏傳曰血謂四 漢上易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虞翻曰泰坤為虛故承虛筐也集解

祖
男　承禧謹校
禮
姪　承禋同校
壻梁繼泰

周易舊注卷七

周易舊注卷八

六合徐鼒述

䷶離下震上

䷶豐以京房積算法言之豐為坎宮五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六月大夫卦候在蟋蟀居壁

豐亨

鄭康成曰豐之言腆充滿意也釋文虞翻曰此卦三陰三陽之例當從泰二之四而豐三從噬嗑上來之三折四於坎獄中而成豐故君子以折獄致刑陰陽交故通噬嗑所謂利用獄者此卦之謂也集解

王假之

虞翻曰乾為王假至也謂四宜上至五動之正成乾故王假之尚大也集解假馬融姚信讀古雅反馬注曰假大也釋文姚注曰四體震王假大也集解

勿憂宜日中

虞翻曰五動之四則四變成離離日中當五在坎中坎為憂故勿憂宜日中體兩離象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集解九家易曰震動而上故勿憂也日者君中者五君宜居五也謂陰處五日中之位當傾昃矣集解干寶曰豐坎宮陰世在五以其宜中而憂其昃也坎為夜離為晝以離變坎至於天位日中之象也殷水德坎象晝敗而離居之周

伐殷居王位之象也聖人德大而心小旣居天位而戒懼不怠勿憂者勸勉之言也猶詩曰上帝臨女无貳爾心言周德當天人之心宜居王位故宜日中集解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

姚信曰四上之五得其盛位謂之大集解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虞翻曰五動成乾乾為天四動成兩離重明麗正故宜照天下謂化成天下也集解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鄭康成曰言皆有休已无常盛公羊定十五年疏 荀爽曰豐者至盛故日中下居四日昃之象也集解 虞翻曰月之行生震見兌盈於乾甲五動成乾故月盈四變體噬嗑食故則食此豐其屋蔀其家也集解 昃孟喜作稷古通叚字依字當作厢說文 食或作蝕非釋文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虞翻曰五息成乾為盈四消入坤為虛故天地盈虛也豐之旣濟四時象具乾為神人坤為鬼鬼神與人亦隨時消息謂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與時消息集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荀爽曰豐者陰據不正奪陽之位而行以豐故折獄致刑以討除之也集解 虞翻曰君子謂三噬嗑四失正繫在坎獄中故上之三折四入大過死象故以折獄

致刑兌折為刑賁三得正故无敢折獄也集解

初九遇其配主

配孟喜作妃漢上易 鄭康成虞翻同鄭注曰嘉耦曰妃釋文 虞注曰妃嬪謂四也四失位在震為主五動體姤遇故遇其妃主也集解

雖旬无咎往有尚

鄭康成曰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詩有客疏 虞翻曰謂四失位變成坤應初坤數十四上之五成離離為日集解 旬王肅讀南純反或音脣荀爽作均劉昞作鈞釋文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虞翻曰體大過故過旬災四上之五坎為災也集解

六二豐其蔀

馬融曰蔀小也虞翻曰日蔽雲中稱蔀蔀小謂四也二利四之五故豐其蔀集解 蔀王肅讀普苟反王廙讀蒲戶反鄭康成薛虞作菩注曰菩小席釋文

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虞翻曰噬嗑離為見象在上為日中艮為斗斗七星也噬嗑艮為星為止坎為北中巽為高舞星止於中而舞者北斗之象也離上之三隱坎雲下故日中見

斗四往之五得正成坎坎為疑疾故往得疑疾也坎為孚四發之五成坎孚動而得位故有孚發若吉也集解 丰孟喜作主釋文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虞翻曰四發之五坎為志也集解 九家易曰信著於五然後乃可發其順志集解

九三豐其沛

虞翻曰日在雲下稱沛沛不明也集解 九家易曰大暗謂之沛集解 姚信曰沛滂沛也釋文 沛王廙讀豐蓋反又補賴反子夏傳作芾曰芾小也鄭康成作芾注曰芾祭祀之蔽膝干寶同釋文 一本作旆釋文

日中見沫

虞翻曰沫小星也噬嗑離為日艮為沫故日中見沫上之三日入坎雲下故見沫也集解 九家易曰沫斗杓後小星也集解 沫馬融鄭康成服虔王肅子夏傳薛虞記竝作昧馬融曰昧星之小者子夏傳同服虔曰昧日中而昏也王肅曰昧音妹薛虞曰昧輔星也釋文 字林亦作昧曰斗杓後星釋文

折其右肱无咎

劉歆說曰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漢書五行傳 京房曰夏至積陰生豐君弱臣强故折其右肱无咎易傳 鄭康成曰三艮爻艮為手互體巽巽又為進退手而便於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於君君能誅之故无咎儀禮覲禮疏 虞翻曰兌為折為右噬嗑艮為肱上來之三折艮入兌故折其右肱之三得正故无咎也集解 肱姚信作股釋文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

虞翻曰利四之陰故不可大事集解

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虞翻曰四死大過故終不可用集解

九四豐其蔀

虞翻曰蔀蔽也噬嗑離日之坎雲中故豐其蔀象曰位不當也集解

日中見斗

虞翻曰噬嗑日在上為中上之三為巽巽為入日入坎雲下幽伏不明故日中見斗象曰幽不明是其義也集解

遇其夷主吉

虞翻曰震為主四行之正成明夷則三體震為夷主故遇其夷主吉也集解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

虞翻曰離上變入坎雲下故幽不明坎幽也集解

遇其夷主吉行也

虞翻曰動體明夷震為行故曰吉行集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虞翻曰在内稱來章顯也慶謂五陽出稱慶也譽謂二二多譽五發得正則來應二故來章有慶譽吉也集解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虞翻曰動而成乾乾爲慶集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
虞翻曰豐大蔀小也三至上體大壯屋象故豐其屋謂四五已變上動成家人大屋見則家人壞故蔀其家與泰二同義故象曰天降祥明以大壯爲屋象故也集解干寶曰在豐之家居乾之位乾爲屋宇故曰豐

其屋此蓋記紂之侈造爲璿室玉臺也蔀其家者以記紂多傾國之女也集解寷說文作寷曰寷大屋也說文宀部或曰說文引易亦作寷繫傳

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馬融曰闃无人貌鄭康成同釋文虞翻曰謂從外闚三應闃空也四動時坤爲闔戶闔故闃其戶坤爲空虛三隱伏坎中故闃其无人象曰自藏也四五易位噬嗑離目爲闚闚人者言皆不見坎爲三歲坤冥在上離象不見故三歲不覿凶集解干寶曰社稷既亡宮室虛曠故曰闚其戶闃其无人闃无人貌也三者天地人之數也凡國於天位有興亡焉故王者之亡其家也必天示其祥地出其妖人反其常非斯三者亦弗之亡也故曰三歲不覿凶然則璿室之成三年而後亡國矣集解闚孟喜作窒姚信作閱並通釋文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
翔孟喜鄭康成虞翻王肅干寶文注天示其祥竝作祥孟注曰天降下惡祥也集解鄭注曰際當爲瘵瘵病也釋文

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虞翻曰謂三隱伏坎中故自藏者也集解藏眾家作戕馬融曰戕殘也王肅同鄭康成曰戕傷也釋文

☶艮下離上

☲☶旅以京房積算法言之旅爲離宮一世卦以孟喜

卦氣言之於消息内卦爲三月候卦候在戴勝降于桑外卦爲四月侯卦侯在螻蟈鳴

旅小亨旅貞吉
荀爽曰謂陰升居五與陽通者也集解虞翻曰賁初之四否三之五非乾坤往來也與噬嗑之豐同義小謂柔得貴位而順剛麗乎大明故旅小亨旅貞吉再言旅者謂四凶惡進退无恆無所容處故再言旅惡以愍之集解姚信曰此本否卦三五交易去其本體故曰客旅集解旅王肅等以爲軍旅釋文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蜀才曰否三升五柔得中於外上順於剛九五降三降不失正止而麗乎明所以小亨旅貞吉也集解

旅之時義大矣哉

虞翻曰以離日麗天懸象著明莫大日月故義大也集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虞翻曰君子謂三離爲明艮爲愼兌爲刑坎爲獄賁初之四獄象不見故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與豐折獄同義者也集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馬融曰瑣瑣疲弊貌釋文鄭康成曰瑣瑣猶小小也爻互體艮艮小石小小之象三爲聘客初與二其介也介當以篤實之人爲之而用小人瑣瑣然客主人爲言不能辭曰非禮不能對曰非禮每者不能以禮行之則其所以得罪儀禮聘禮記疏陸績曰瑣瑣小也艮爲小石故曰旅瑣瑣也履非其正應離之始離爲火艮爲山以應火災焚自取也故曰斯其所取災也集解虞翻曰瑣瑣最蔽之貌也失位遠應之正介坎坎爲災眚艮手爲取謂三動應坎集解王肅曰瑣瑣細小貌瑣或作璅字非釋文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虞翻曰坎爲志坤稱窮故曰志窮災也集解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虞翻曰艮爲童僕得正承三故得童僕貞而終无尤也集解九家易曰卽就次舍資財也以陰居二卽就其舍故旅卽次承陽有實故懷其資初者卑賤二得履之故得童僕處和得位正居是故曰得童僕貞矣集解懷其資本或作懷其資斧非釋文童一作僮僮通本集解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虞翻曰離爲火艮爲僮僕三動艮壞故焚其次坤爲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僮僕動而失正故貞厲矣集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

虞翻曰三動體剝故傷也集解

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虞翻曰三變成坤坤爲下爲喪故其義喪也集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虞翻曰巽爲處四焚棄惡人失位遠應故旅于處言无所從也離爲資斧故得其資斧三動四坎爲心其位未正故我心不快也集解資斧衆家及子夏傳並作齊斧下卦同按虞翻下卦作齊斧此卦作資斧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虞翻曰三變坎為弓離為矢故射雉五變體乾矢動
雉飛雉象不見故一矢亡矣譽謂二巽為命五終變
成乾則二來應己故終以譽命集解干寶曰離為雉為
矢巽為木為進退艮為手兌為決有木在手進退其
體矢決於外射之象也一陰升乾故曰一矢履非其
位下又无應雖復射雉終亦失之故曰一矢亡也一
矢亡者喻有損而小也此託祿父為王者後雖小叛
擾終逮安周室故曰終以譽命矣集解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虞翻曰逮及也謂二上及也集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

虞翻曰離為鳥為火巽為木為高四失位變震為筐
巢之象也今巢象不見故鳥焚其巢震為笑震在前
故先笑應在巽巽為號咷巽象在後故後號咷集解一
本後字上行而字非足利本
喪牛于易凶
虞翻曰謂三動時坤為牛五動成乾乾為易上失三
五動應二故喪牛于易失位无應故凶也五動成遯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則旅家所喪牛也集解易王肅
音亦釋文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馬融曰義宜也釋文虞翻曰離火焚巢故其義焚也坎
耳入兌故終莫之聞集解其義焚也一本作宜其焚也
釋文喪牛于易一本作喪牛之凶釋文本集解本
䷸巽下巽上
☴巽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巽為八純卦象風以孟喜
卦氣言之於消息內卦為七月侯卦侯在禾乃登外
卦為八月侯卦侯在鴻鴈來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陸績曰陰為卦主故小亨集解虞翻曰遯二之四柔得
位而順五剛故小亨也大人謂五離目為見二失位
利正往應五故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矣集解巽說文引
易作顨丌部

象曰重巽以申命
陸績曰巽為命令重命令者欲丁甯也集解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
陸績曰二得中五得正體兩巽故曰剛巽乎中正也
皆據陰故志行也集解虞翻曰剛中正謂五也二失位
動成坎坎為志終變成震震為行也集解
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荀爽曰巽為號令兩巽相隨故申命也法教百端令
行惟上貴其必從故曰行事也集解虞翻曰君子謂遯
乾也巽為命重象故申命變至三坤為事震為行故

行事也集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荀爽曰風性動進退集解虞翻曰巽為進退乾為武人
初失位利之正為乾故利武人之貞矣集解
象曰進退志疑也
荀爽曰欲承五為二所據故志以疑也集解
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虞翻曰動而成乾乾為大明故志治乾元用九天下
治是其義也集解
九二巽在牀下
宋衷曰巽為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牀之象也二无

應於上退而據初心在於下故曰巽在牀下也集解荀
爽曰牀下以喻近也二者軍帥三者號令故言牀下
以明將之所專不過軍中事也集解
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荀爽曰史以書勳巫以告廟紛變若順也謂二以陽
應陽君所不臣軍帥之象征伐既畢書勳告廟當變
而順五則吉故曰用史巫紛若吉无咎矣集解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荀爽曰謂二以處中和故能變集解
九三頻巽吝
鄭康成曰頻頻蹙釋文荀爽曰乘陽无據為陰所乘號

令不行故志窮也集解虞翻曰頻頻也謂二已變三體
坎艮坎為憂艮為鼻故頻巽无應在險故吝也集解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虞翻曰田謂二也地中稱田初失位无應悔也欲二
之初已得應之故悔亡二動得正處中應五五多功
故象曰有功也二動艮為手故稱獲謂艮為狼坎為
豕艮二之初離為雉故獲三品矣集解翟元曰田獲三
品下三爻也謂初巽為雞二兌為羊三離為雉也集解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

虞翻曰得位處中故貞吉悔亡无不利也震巽相薄
雷風无形當變之震矣巽究為躁卦故无初有終也
集解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虞翻曰震庚也謂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
離為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謂益時也動四至
五成離終上成震震爻在後故後庚三日也巽初失
正終變成震得位故无初有終吉震究為蕃鮮白謂
巽白巽究為躁卦躁卦謂震也與蠱先甲三日後甲
三日同義五動成蠱乾成於甲震成於庚陰陽天地
之始終故經舉甲庚於蠱彖巽五也集解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虞翻曰居中得正故吉也集解
上九巽在牀下
虞翻曰牀下謂初也窮上反下成震故巽在牀下象曰上窮也明當變窮上而復初者也集解九家易曰上為宗廟禮封賞出軍皆先告廟然後受行三軍之命將之所專故曰巽在牀下也集解
喪其資斧貞凶
資斧衆家竝作齊斧荀爽曰軍罷師旋亦告於廟還斧於君故喪齊斧正如其故不執臣節則凶故曰喪其資斧貞凶集解虞翻曰變至三時離毀入坤坤為喪巽為齊離為斧故喪其齊斧三變失位故貞凶集解按漢書亦作喪其齊斧王莽傳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虞翻曰陽窮上反下故曰上窮也上應於三三動失正故曰正乎凶也集解
☱兌下兌上
兌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兌為八純卦象澤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四正卦屬秋分易緯曰秋分日在兌
兌亨利貞
虞翻曰大壯五之三也剛中而柔外二失正動應五承三故亨利貞也集解
象曰兌說也
虞翻曰兌口故說也集解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虞翻曰剛中謂二五柔外謂三上也二三四利之正故說以利貞也集解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虞翻曰大壯乾為天謂五也人謂三矣二變順五承三故順乎天應乎人坤為順也集解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
虞翻曰謂三四已變成屯坎為勞震喜兌說坤為民坎為心民心喜說有順比象故忘其勞也集解

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虞翻曰體屯故難也三至上體大過死變成屯民說无疆故民忘其死坎心為忘或以坤為死也集解
說之大民勸矣哉
虞翻曰體比順象故勞而不怨震為喜笑故人勸也集解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虞翻曰君子大壯乾也陽息見兌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兌二陽同類為朋伏艮為友坎為習震為講兌兩口對故朋友講習也集解麗鄭康成作離注曰猶併也

釋文

初九和兌吉

虞翻曰得位四變應己故和兌吉矣集解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虞翻曰四變應初震為行坎為疑故行未疑集解

九二孚兌吉悔亡

虞翻曰孚謂五也四已變五在坎中稱孚二動得位應之故孚兌吉悔亡矣集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虞翻曰二變應五謂四已變坎為志故信志也集解

六三來兌凶

虞翻曰從大壯來失位故來兌凶矣集解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

鄭康成曰商隱度也釋文虞翻曰巽為近利市三倍故稱商兌變之坎水性流震為行謂二已變體比象故未寧與比不寧方來同義也集解

介疾有喜

馬融曰介大也釋文虞翻曰坎為疾故介疾得位承五故有喜集解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虞翻曰陽為慶謂五也集解

九五孚于剝有厲

虞翻曰孚謂五也二四變體剝象故孚于剝在坎未光有厲也集解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

虞翻曰无應乘陽動而之巽為繩艮為手應在三三未之五故引兌也集解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虞翻曰二四已變而體屯上三未為離故未光也集解

䷺坎下巽上

䷺渙以京房積算法言之渙為離宮五世卦以孟喜

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六月卿卦候在鷹乃學習

渙亨

虞翻曰否四之二成坎巽天地交故亨也集解

王假有廟

荀爽曰謂陽來居二在坎之中為立廟假大也言受命之王居五大位上體之中上享天帝下立宗廟也虞翻曰乾為王假至也否體觀艮為宗廟乾四之坤二故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集解假梁武帝音賈當同荀義

利涉大川利貞

虞翻曰坎為大川渙舟楫象故涉大川乘木有功二

失正變應五故利貞也集解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盧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來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而不窮也坤之六二上升乾四柔得位乎外上承貴王與上同也集解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虞翻曰巽為木坎為水故乘木有功也集解
象曰風行水上渙
京房曰水上見風渙然而合易傳
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荀爽曰謂受命之王收集散民上享天帝下立宗廟

也陰上至四承五為享帝陽下至二為立廟也離日上為宗廟而謂天帝宗廟之神所配食者王者所奉故繼於上至於宗廟其實在地地者陰中之陽有似廟中之神集解虞翻曰否乾為先王享祭也震為帝為祭艮為廟四之二殺坤大牲故以享帝立廟謂成既濟有噬嗑食象故也集解　一本作享于上帝足利本
初六用拯馬壯吉
拯子夏傳作抍曰抍取也釋文按抍字是也諸家同今本作拯馬融曰舉也王肅曰拔也伏曼容曰濟也釋文虞翻陸績本作壯吉悔亡漢上易虞注曰坎為馬初失正動體大壯得位故拯馬壯吉悔亡之矣集解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虞翻曰承二故順也集解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虞翻曰震為奔坎為棘為矯輮震為足輮棘有足艮肱據之憑机之象也渙宗廟中故設机二失位變得正故渙奔其机悔亡也集解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虞翻曰動而得位故得願也集解
六三渙其躬无悔
荀爽曰體中曰躬謂渙三使承上為志在外故无悔集解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
虞翻曰謂二已變成坤坤三爻稱羣得位順五故元吉也集解按呂氏春秋曰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渙有丘匪夷所思
虞翻曰位半艮山故稱丘匪非也夷謂震四應在初三變坎為思故匪夷所思也集解有丘姚信作有近匪夷荀爽作匪弟釋文盧氏曰自二居四離其羣侶渙其羣也得位承尊故元吉也互體有艮艮為山丘渙羣雖則光大有丘則非平易故有匪夷之思也集解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虞翻曰謂三已變成離故四光大也解集
九五渙汗其大號
劉向說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漢書本傳鄭元曰號令也張平子東京賦薛注九家易曰謂五建二為諸侯使下君國故宣布號令百姓被澤若汗之出身不還反也此本否卦體乾為首來下處二成坎水汗之象也陽稱大故曰渙汗其大號也解集王肅曰王者出令不可復返喻如身出汗出不可反也北堂書鈔
渙王居无咎
荀爽曰布其德教王居其所故无咎矣解集虞翻曰五

為王艮為居正位居五四陰順命故王居无咎正位也解集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虞翻曰應在三坎為血為逖逖憂也二變為觀坎象不見故其血去逖出无咎解集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虞翻曰乾為遠坤為害體遯上故遠害也解集
䷻兌下坎上
節以京房積算法言之節為坎宮一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為七月大夫卦候在白露降

節亨
虞翻曰泰三之五天地交也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故節亨也解集
苦節不可貞
虞翻曰謂上也應在三三變成離火炎上作苦位在火上故苦節雖得位乘陽故不可貞解集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盧氏曰此本泰卦分乾九三升坤五分坤六五下處乾三是剛柔分而剛得中也解集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虞翻曰位極於上乘陽故窮也解集

說以行險
虞翻曰兌說坎險震為行故說以行險也解集
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虞翻曰中正謂五坎為通也解集
天地節而四時成
虞翻曰泰乾天坤地震春兌秋坎冬三動離為夏故天地節而四時成也解集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鄭康成曰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民二者奢泰之所致後漢書王符傳注虞翻曰艮手稱制坤數十為度坤又為害為民為財二動體剝剝為傷三出復位成既

濟定坤剝不見故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集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虞翻曰君子泰乾也艮止爲制坤爲度震爲議爲行乾爲德故以制數度議德行乾三之五爲制數度坤五之乾爲議德行也集解上或作中今不用釋文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虞翻曰泰坤爲戶艮爲庭震爲出初得位應四故不出戶庭无咎矣集解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虞翻曰坎爲通二變坤土壅初爲塞集解
九二不出門庭凶

虞翻曰變而之坤艮爲門庭二失位不變出門應五則凶故言不出門庭凶矣集解
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虞翻曰極中也未變之正失時極矣集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虞翻曰三節家君子也失位故節若嗟哀號聲震爲音聲爲出三動得正而體離坎涕流出目故則嗟若得位乘二故无咎也集解嗟一本作差集解本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四安節亨
虞翻曰二已變艮止坤安得正承五有應於初故安節亨集解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家易曰言四得正奉五上通於君故曰承上道也集解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虞翻曰得正居中坎爲美故甘節吉往謂二二失正變往應五故往有尚也集解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虞翻曰艮爲居五爲中故居位中也集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虞翻曰二三變有兩離火炎上作苦故苦節乘陽故

貞凶得位故悔亡集解干寶曰象稱苦節不可貞在此爻也稟險伏之教懷貪狠之志以苦節之性而遇甘節之主必受其誅華士少正卯之爻也故曰貞凶苦節旣凶甘節志得故曰悔亡集解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荀爽曰乘陽於上无應於下故其道窮也集解
䷼兌下巽上
䷼中孚以京房積算法言之中孚爲艮宮遊魂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爲十一月公卦候在蚯蚓結易緯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
中孚

虞翻曰訟四之初也坎孚象在中謂二也故稱中孚此當從四陽二陰之例遯陰未及三而大壯陽已至四故從訟來二在訟時體離為鶴在坎陰中有鳴鶴在陰之義也集解王肅曰三四在内二五得中兑説而巽順故孚也集解

豚魚吉

鄭康成曰三辰在亥亥為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為鼈蟹鼈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兑兑為澤四上値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為水二浸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為明君賢臣恩意所供

養故吉詩無羊疏虞翻以豚魚為遯魚集解黄穎同釋文荀爽曰豚魚謂四三也四為山陸豚所處三為兑澤魚所在集解

利涉大川

虞翻曰坎為大川謂二已化邦三利出涉坎得正體渙渙舟楫象故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集解

利貞

虞翻曰謂二利之正而應五也中孚以利貞乃應於天也集解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説而巽孚句乃化邦也

虞翻曰二化應五成坤坤為邦故化邦也集解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荀爽曰豚者卑賤魚者幽隱中信之道皆及之矣集解

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

鄭康成曰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為之曰虚詩谷風疏王肅曰中孚之象外實内虚有似可乘虚木之舟也集解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虞翻曰訟乾為天二動應乾故乃應乎天也集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虞翻曰君子謂乾也訟坎為獄震為議為緩坤為死乾四之初則二出坎獄兑説震喜坎獄不見故議獄緩死也集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荀爽曰虞安也初應於四宜自安虞无意於四則吉故曰虞吉也四者乘五有他意於四則不安故曰有他不燕也集解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荀爽曰初位潛藏未得變而應四也集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孟喜曰好小也靡共也釋文虞翻曰靡共也震為鳴訟離為鶴坎為陰夜鶴知夜半故鳴鶴在陰二動成坤體益五艮為子震巽同聲者相應故其子和之坤為

身故稱我吾謂五也離爲爵爵位也坤爲邦國五在艮闇寺庭闕之象故稱好爵五利二變之正應以故吾與爾靡之矣集解 靡京房作劘陸績子夏傳作縻釋文 漢上易 本又作縻千寶同釋文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虞翻曰坎爲心動得正應五故中心願也集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荀爽曰三四俱陰故稱敵也四得位有位故鼓而歌三失位無實故罷而泣之也集解 子夏傳曰三與四爲敵漢上易 罷王肅音皮釋文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虞翻曰訟坎爲月離爲日兑西震東月在兑二離在震三日月象對故月幾望乾坎兩馬匹初四易位震爲奔走體遯山中乾坎不見故馬匹亡初四易位故无咎矣集解 月幾望孟喜作月旣望曰十六日也晁氏易 荀爽本亦作旣釋文 京房作近釋文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虞翻曰訟初之四體與上絶故絶類上也集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虞翻曰孚信也謂二在坎爲孚巽繩艮手故攣二使化爲邦得正應己故无咎也集解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虞翻曰巽爲雞應在震震爲音翰高也巽爲高乾爲天故翰音登于天失位故貞凶禮薦牲雞稱翰音也集解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艮下震上

䷽小過以京房積算法言之小過爲兑宮遊魂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內卦爲十二月侯卦侯在水澤腹堅外卦爲正月侯卦侯在東風解凍

小過亨利貞

虞翻曰晉上之三當從四陰二陽臨觀之例臨陽未至三而觀四已消也又有飛鳥之象故知從晉來杵臼之利蓋取諸此柔得中而應乾剛故亨五失正故利貞過以利貞與時行也集解 荀爽曰陰稱小謂四應初過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五處中見過不見應故曰小者過而亨也集解 過王肅曰音戈釋文

可小事不可大事

虞翻曰小謂五晉坤爲事柔得中故可小事也大謂四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也集解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宋衷曰二陽在內上下各陰有似飛鳥舒翮之象故

曰飛鳥震為聲音飛而且鳴鳥去而音止故曰遺之
音也集解虞翻曰離為飛鳥震為音艮為止晉上之三
離去震在鳥飛而音止故飛鳥遺之音上陰乘陽故
不宜上下陰順陽故宜下大吉俗說或以卦象二陽
在內四陰在外有似飛鳥之象妄矣集解上鄭康成讀
如字注曰上謂君也釋文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
是以小事吉也
虞翻曰謂五也陰稱小故小事吉也集解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虞翻曰謂四也陽稱大故不可大事也集解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
下順也
王肅曰四五失位故曰上逆二三得正故曰下順也
集解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
虞翻曰君子謂三也上貴三賤晉上之三震為行故
行過乎恭謂三致恭以存其位與謙三同義集解
喪過乎哀
虞翻曰晉坤為喪離為目艮為鼻坎為涕洟震為出
涕洟出鼻目體大過遭死喪過乎哀也集解
用過乎儉
虞翻曰坤為財用為吝嗇艮為止兌為小小用止密
雲不雨故用過乎儉也集解

初六飛鳥以凶
虞翻曰應四離為飛鳥上之三則四折入大過死故
飛鳥以凶集解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虞翻曰四死大過故不可如何也集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
虞翻曰祖謂祖母初也母死稱妣謂三坤為喪為母
折入大過死故稱祖妣也二過初故過其祖五變三
體遘遇故遇妣也集解

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虞翻曰五動為君晉坤為臣二之五隔三艮為止故
不及其君止如承三得正體遘遇象故遇其臣无咎
也集解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虞翻曰體大過下止舍巽下故不可過與隨三同義
集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虞翻曰防防四也失位從或而欲折之初戕殺也離
為戈兵三從離上入坤折四死大過中故從或戕之
凶也集解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虞翻曰三來戕四故凶如何也集解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
九家易曰以陽居陰行過乎恭今雖失位進則遇五故无咎也四體震動位既不正當動上居五不復過五故曰弗過遇之矣集解
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荀爽曰四往危五戒備於三故曰往厲必戒勿長居四當動上五故曰勿用永貞集解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虞翻曰體否上傾故終不可長矣集解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虞翻曰密小也晉坎在天為雲墜地成雨上來之三折坎入兌小為密坤為自我兌為西五動乾為郊故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集解
公弋取彼在穴
虞翻曰公謂三也弋矰繳射也坎為弓彈離為鳥矢弋無矢也巽繩連鳥弋人鳥之象艮為手二為穴手入穴中故公弋取彼在穴也集解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虞翻曰謂三坎水已之上六故已上也集解上鄭康成作尚注曰庶幾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虞翻曰謂四已變之坤上得之三故弗遇過之離為飛鳥公弋得之鳥下入艮手而死故飛鳥離之凶晉坎為災眚故是謂災眚矣集解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虞翻曰飛下稱亢晉上之三已亢也集解
䷾離下坎上
䷾既濟以京房積算法言之既濟為坎宮三世卦以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為十月大夫卦候在地始凍
既濟亨小
鄭康成曰既已也盡也濟度也釋文荀爽曰天地既交陽升陰降故小者亨也集解虞翻曰泰五之二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集解子夏傳曰陽已下陰萬物既成漢上易

利貞
虞翻曰六爻得位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故利貞矣集解
初吉
虞翻曰初始也謂泰乾乾知大始故稱初坤五之乾二得正處中故初吉柔得中也集解
終亂
虞翻曰泰坤稱亂二上之五終止於泰則反成否子弒其父臣弒其君天下无邦終窮成坤故亂其道窮

集解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
虞翻曰中謂二集解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虞翻曰反否終坤故其道窮也集解乾鑿度曰既濟未濟者所以明戒慎全王道也集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荀爽曰六爻既正必當復亂故君子象之思患而豫防之治不忘亂也集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宋衷曰離者兩陽一陰陰方陽圓輿輪之象也其一在坎中以火入水必敗故曰曳其輪也初在後稱尾尾濡輪曳咎也得正有應於義可以危而无咎矣集解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茀馬融曰首飾也鄭康成曰車蔽也干寶曰馬髴也釋文虞翻王肅子夏傳作髴集解釋文虞注曰離為婦泰坤為喪髴髮謂鬒髮也一名婦人之首飾坎為元雲故稱髴詩曰鬒髮如雲乾為首坎為美五取乾二之坤為坎坎為盜故婦喪其髴泰震為七故勿逐七日得與睽喪馬勿逐同義髴或作茀俗說以髴為婦人蔽膝之茀非也集解王注曰體柔應五履順承剛婦人之義也髴首飾坎為盜離為婦喪其髴鄰於盜也勿逐自得履中道也二五相應故七日得也集解荀爽作紱董遇作髢釋文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乾鑿度曰既濟九月之時陽失正位盛德既衰而九三得正下陽能終其道濟成萬物猶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於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征伐遠方三年而惡消滅成王道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勸德也虞翻曰高宗殷王武丁鬼方國名乾

為高宗坤為鬼方乾二之坤五故高宗伐鬼方坤為年位在三故三年坤為小人二上克五故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憊也集解干寶曰高宗殷中興之君鬼方北方國也高宗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之離為戈兵故稱伐坎當北方故稱鬼在既濟之家而述先代之功以明周因於殷有所弗革也集解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鄭康成曰憊劣也釋文虞翻曰坎為勞故憊也集解陸績作備注曰當為憊憊困劣也釋文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虞翻曰乾為衣故稱繻袽敗衣也乾二之五衣象裂

壞故繻有衣袽離為日坎為盜在兩坎閒故終日戒
謂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勩勞衣服皆敗鬼方之民
猶或寇竊故終日戒也集解繻鄭康成王肅音須王廙
作襦子夏傳同薛虞曰古文作繻袽王肅音如京房
作絮子夏傳作茹釋文按說文作需有衣絮曰絮縕也
一曰敝絮从糸奴聲又作繻有衣糸部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盧氏曰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袽者殘幣帛可拂拭
器物也繻有為衣袽之道也四處明闇之際貴賤无
恆猶或為衣或為袽也履多懼之地上承帝主故終
日戒慎有所疑懼也集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鄭康成曰互體為坎也又互體為離離為日坎為月
日出東方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象也禮記坊記疏禴
夏祭之名詩天保疏虞翻曰泰震為東兌為西坤為牛震
動五殺坤故東鄰殺牛在坎多眚為陰所乘故不如
西鄰之禴祭禴夏祭也離為夏兌動二體離明得正
承五順三故實受其福吉大來也集解禴祭按漢書郊
祀志亦作瀹祭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盧氏曰明鬼享德不享味也故厚德者吉大來也集解
上六濡其首厲
荀爽曰居上濡五處高居盛必當復危故曰何可久
也集解虞翻曰乾為首五從二上在坎中故濡其首厲
位極乘陽故何可久集解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坎下離上
未濟以京房積算法言之未濟為離宮三世卦以
孟喜卦氣言之於消息內卦為十月侯卦侯在閉塞
而成冬外卦為十一月侯卦侯在鶡鳥不鳴
未濟亨
荀爽曰柔上居五與陽合同故亨也集解虞翻曰否二
之五也柔得中天地交故亨濟成也六爻皆錯故稱

未濟也集解
小狐汔濟
鄭康成曰汔幾也釋文虞翻曰否艮為小狐汔幾也濟
濟渡狐濟幾度而濡其尾未出中也集解干寶曰坎為
狐說文曰汔涸也案剛柔失正故未濟也五居中應
剛故亨也小狐力弱汔乃可濟集解子夏傳曰坎稱小
狐漢上易王肅曰坎為水為險為隱伏物之在險穴居
隱伏往來水閒者狐也漢上易說卦傳
濡其尾无攸利
孟喜曰小狐濟水未濟一步下其尾漢上易傳坎穴也狐
穴居漢上易叢說虞翻曰艮為尾狐獸之長尾者也尾謂

二在坎水中故濡其尾失位故无攸利不續終也集解
干寶曰水旣未涸而乃濟之故尾濡而无所利也集解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虞翻曰謂二未變在坎中也集解干寶曰狐野獸之妖
者以喻祿父中謂二也困而猶處中故也此以託紂
雖亡國祿父猶得封矣集解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虞翻曰否陰消陽至剝終坤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乾
五之二坤殺不行故不續終也集解干寶曰言祿父不
能敬奉天命以續旣終之禮謂叛而被誅也集解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荀爽曰雖剛柔相應而不以正由未能濟也集解干寶
曰六爻皆相應故微子更得為客也集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虞翻曰君子否乾也艮為愼辨辨別也物謂乾陽物
也坤陰也艮為居坤為方乾別五以居坤二故以愼
辨物居方也集解
初六濡其尾吝
虞翻曰應在四故濡其尾失位故吝集解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姚信曰坎為曳為輪兩陰夾陽輪之象也二應於五
而隔於四止而據初故曳其輪處中而行故曰貞吉
集解干寶曰坎為輪離為牛牛曳輪上以承五命猶東
蕃之諸侯共攻三監以康周道故曰貞吉也集解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虞翻曰謂初已正二動成震故行正集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荀爽曰未濟者未成也女在外男在內婚姻未成征
上從四則凶利下從坎故利涉大川矣集解干寶曰吉
凶者言乎其失得也祿父反叛管蔡與亂兵連三年
誅及骨肉故曰未濟征凶平克四國以濟大難故曰
利涉大川坎也以六居三不當其位猶周公以臣而

君故流言作矣集解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九四貞吉悔亡
虞翻曰動正得位故吉而悔亡矣集解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大國虞翻本作大邦注曰變之震體師坤為鬼方故
震用伐鬼方坤為年為大邦陽稱賞四在坤中體旣
濟離三故三年有賞于大邦集解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虞翻曰之正則吉故貞吉无悔動之乾離為光故君

子之光也孚謂二二變應已得有之故有孚吉坎稱孚也集解干寶曰以六居五周公攝政之象也故曰貞吉无悔制禮作樂復子明辟天下乃明其道乃信其誠故君子之光有孚吉矣集解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虞翻曰動之正乾為大明故其暉吉也集解暉字又作輝釋文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虞翻曰坎為孚謂四也上之三介四故有孚坎酒流頤中故有孚于飲酒終變之正故无咎乾為首五動首在酒中失位故濡其首矣孚信是正也六位失正

故有孚失是謂若殷紂沈湎於酒以失天下也集解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虞翻曰節止也艮為節飲酒濡首故不知節矣集解

祖

男 承禧謹校

禮

姪 承禮

壻梁繼泰 同校

周易舊注卷八

周易舊注卷九

六合徐鼒述

周易繫辭上

王肅本作繫辭上傳釋文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荀爽曰謂否卦也否七月萬物已成乾坤各得其位定矣集解虞翻曰天貴故尊地賤故卑定謂成列集解卑本又作埤釋文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鄭康成曰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禮樂記疏荀爽曰謂泰卦也集解虞翻曰乾高貴五坤卑賤二

列貴賤者存乎位也集解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鄭康成曰動靜雷風也禮樂記疏虞翻曰斷分也乾剛常動坤柔常靜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集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鄭康成曰類聚羣分謂水火也禮樂記疏九家易注上句曰謂姤卦陽爻聚於午也方道也謂陽道施生萬物各聚其所也注下句曰謂復卦陰爻羣於子也陰生成物故曰物也至於萬物一成分散天下也以周人用故曰物以羣分也集解虞翻曰物三稱羣坤方道靜故以類聚乾物動行故以羣分乾生故吉坤殺故凶

則吉凶生矣集解

在天成象

馬融曰象者日月星王肅同鄭康成亦曰成象日月星辰也禮樂記疏虞翻曰謂日月在天成八卦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己故在天成象也集解

在地成形

馬融曰植物動物也鄭康成曰謂草木鳥獸也王肅曰山川羣物也禮樂記疏虞翻曰在地成形謂震竹巽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乾金坤土集解

變化見矣

虞翻曰在天為變在地為化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矣集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盪眾家作蕩京房曰摩相磑切也馬融曰摩切也蕩除也釋文虞翻曰旋轉稱摩薄也乾以二五摩坤成震坎艮坤以二五摩乾成巽離兌故剛柔相摩則八卦相蕩也集解桓曰蕩動也摩本又作糜蕩王肅音唐黨反釋文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京房曰霆者雷之餘氣挺生萬物者也釋文虞翻曰鼓動潤澤也雷震霆艮風巽雨兌也日離月坎寒乾暑坤也運行往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故一寒一暑也集解霆王肅音庭蜀才曰疑為電運行姚信作違行釋文陸績董遇曰鼓鼓動也釋文劉瓛曰霆雷也震為雷離為電一切經音義大智度論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荀爽曰男謂乾初適坤為震二適坤為坎三適坤為艮以成三男女謂坤初適乾為巽二適乾為離三適乾為兌以成三女也集解

乾知大始

九家易曰始謂乾稟元氣萬物資始也集解大王肅作泰釋文

坤作成物

坤作荀爽虞翻姚信本作坤化集解釋文荀注曰物謂坤任育體萬物資生集解姚注曰化當為作釋文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虞翻曰陽見稱易陰藏為簡簡閱也乾息昭物天下文明故以易知坤閱藏物故以簡能矣集解易鄭康成荀爽董遇並音亦能姚信曰能當為從釋文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虞翻曰乾懸象著明故易知坤陰陽動闢故易從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集解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虞翻曰陽道成乾為父震坎艮為子本乎天者親上故易知則有親以陽從陰至五多功故易從則有功矣集解蜀才曰以其易知故物親而附之以其易從故物法而有功也集解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荀爽曰陰陽相親雜而不厭故可久也萬物生息種類繁滋故可大也集解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姚信曰賢人乾坤也言乾以日新為德坤以富有為業也集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虞翻曰易為乾息簡為坤消乾坤變通窮理以盡性故天下之理得矣集解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而成位乎其中馬融荀爽王肅作而易成位乎其中釋文荀注曰陽位成於五五為上中陰位成於二二為下中故易成位乎其中也集解

孔穎達正義引周氏云天尊地卑為第一章聖人設卦觀象為第二章彖者言乎象者為第三章精氣為物為第四章顯諸仁藏諸用為第五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為第六章初六藉用白茅為第七章大衍之數為第八章子曰知變化之道為第九章天一地二為第十章是故易有太極為第十一章子曰書不盡言為第十二章馬融荀爽姚信又分白茅章後取負且乘更為別章成十三章虞翻分為十一章合大衍之數並知變化之道共為一章正義按李鼎祚集解以易與天地準至易无體為第四章一陰一陽之謂道至陰陽不測之謂神為第五章夫易廣矣大矣至配至德為第六章子曰易其至矣乎至道義之門為第七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盜之招也為第八章大衍之數五十至其知神之所為乎為第九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至此之謂也為第十章天一地二至吉无不利也為第十一章子曰書不盡言至存乎

德行為第十二章餘同正義呂祖謙音訓以易與天地準至君子之道尠矣為第四章顯諸仁至陰陽不測之謂神為第五章易曰自天祐之至吉无不利為第十二章子曰書不盡言至鼓之舞之以盡神為第十三章乾坤其易之蘊邪至存乎德行為第十四章餘同集解今并列之不更定焉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荀爽曰因得明吉因失明凶也集解虞翻本更有悔吝二字釋文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虞翻曰剛推柔生變柔推剛生化也集解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虞翻曰吉則象得凶則象失也集解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荀爽曰憂虞小疵故悔吝也集解虞翻曰悔則象憂吝則象虞也集解干寶曰悔亡則虞有小吝則憂憂虞未至於失得悔吝不入於吉凶事有小大故辭有緩急各象其意也集解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
荀爽曰春夏為變秋冬為化息卦為進消卦為退也集解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荀爽曰剛為乾柔為坤乾為晝坤為夜晝以喻君夜以喻臣也集解虞翻本作晝夜者剛柔之象釋文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馬融曰三極三統也鄭康成曰三極三才也王肅曰陰陽剛柔仁義為三極陸績曰極至也釋文天有陰陽二氣地有剛柔二性人有仁義二行六爻之動法乎此也此三才極至之道也初四下極二五中極三上上極也集解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京房曰序次也陸績曰序象也虞翻本作象集解釋文注曰君子謂文王象謂乾二之坤成坎月離日日月為象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故居而安者易之象也舊讀象誤作厚或作序非也集解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馬融曰玩貪也鄭康成作翫所樂虞翻本作所變注曰爻者言乎變者也謂乾五之坤坤五動則觀其變舊作樂字之誤集解釋文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玩虞翻本作翫下節同注曰翫弄也謂乾五動成大有以離之目觀天之象兌口翫習所繫之詞故翫其詞集解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虞翻曰謂觀爻動也以動者尚其變占事知來故翫其占集解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祐虞翻本作右注曰謂九五變之坤成大有有天地日月之象文王則庖犧亦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履信思順故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也集解眾家以聖人設卦至此為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
虞翻曰在天成象八卦以象告彖說三才故言乎象也集解
爻者言乎變者也

虞翻曰爻有六畫所變而玩者爻之詞也謂九六變
化故言乎變者也集解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虞翻曰得正言吉失位言凶也集解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馬融曰疵瑕也釋文 一本作存乎其小疵也唐石經
无咎者善補過也
虞翻曰失位為咎悔變而之正故善補過孔子曰退
思補過者也集解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
王肅曰齊猶正也陽卦大陰卦小卦列則小大分故

曰齊小大者存乎卦也集解
辯吉凶者存乎辭
京房曰辯明也虞翻董遇姚信蜀才竝曰辯別也釋文
憂悔吝者存乎介
虞翻曰介纖也介如石焉斷可識也故存乎介謂纖
小疵集解 王肅干寶竝曰介纖介也釋文 劉瓛曰介微也
一切經音義五分律
震无咎者存乎悔
馬融曰震驚也鄭康成曰震懼也釋文 虞翻曰震動也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无咎者善補過故
存乎悔也集解 王肅曰震動也釋文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京房曰險惡也易善也釋文 虞翻曰陽易指天陰險指
地聖人之情見乎辭故指所之集解
集解音訓以彖者言乎象者也至此為第三章正義
自此至故知死生之說為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京房曰準等也彌遍綸知也鄭康成曰準中也平也
荀爽曰彌終也綸迹也釋文 虞翻曰準同也彌大綸絡
謂易在天下包絡萬物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故
與天地準也集解 王肅曰綸纏裹也釋文 彌本作弥天地
之道舊本竝作天下之道集解釋文音訓 按作天下是也劉

瓛曰彌廣也綸經理也文選孫興公天台賦注一切經音義大方廣佛華嚴經文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
荀爽曰謂陰升之陽則成天之文也陽降之陰則成
地之理也集解 察於一本作觀於釋文
是故知幽明之故
荀爽曰幽謂天上地下不可得覩者也謂否卦變成
未濟也明謂天地之間萬物陳列著於耳目者謂泰
卦變成既濟也集解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反鄭康成作及虞翻九家同集解 九家注曰陰陽交合
物之始也陰陽分離物之終也合則生離則死故原

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矣交合泰時春也分離否時秋也解集說宋衷讀始銳反注曰舍也文釋

正義本以此上屬第三章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鄭康成曰精氣謂七八也遊魂謂九六也七八木火之數也九六金水之數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氣爲物金水用事而物變故曰遊魂爲變解集虞翻曰魂陽物謂乾坤也變謂坤鬼乾純粹精故主爲物乾流坤體變成萬物故遊魂爲變也解集

正義自此至君子之道鮮矣爲第四章

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鄭康成曰精氣謂之神遊魂謂之鬼木火生物金水終物二物變化其情與天地相似故无所差違之也解集虞翻曰乾神似天坤鬼似地聖人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故不違解集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荀爽曰二篇之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故曰知周乎萬物也九家易曰言乾坤道濟成天下而不過也解集王凱沖曰知周道濟洪纖不遺亦不過差也解集道鄭康成曰道當作導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

九家易曰旁行周合六十四卦月主五卦爻主一日歲既周而復始也解集荀爽曰坤建於亥乾立於巳陰陽孫絶其法宜憂坤下有伏乾爲樂天乾下有伏巽爲知命陰陽合居故不憂解集流京房作留樂天虞翻作變天文釋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荀爽曰安土謂否卦乾坤相據故安土敦仁謂泰卦天氣下降以生萬物故敦仁生息萬物故謂之愛也解集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鄭康成曰範法也文釋九家易曰範者法也圍者周也言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過於十二辰也辰日月

所會之宿謂諏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等星大火析木星紀元枵之屬是也解集範圍馬融王肅張璠作犯違張注曰犯違猶裁成也口口

曲成萬物而不遺

荀爽曰謂二篇之冊曲成萬物无遺失也解集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荀爽曰晝者謂乾夜者坤也通於乾坤之道無所不知矣解集或曰知荀音智荀柔之明僧紹竝同文釋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干寶曰否泰盈虛者神也變而周流者易也言神之鼓萬物無常方易之應變化無定體也解集

集解以易與天地準至易无體爲第四章音訓自此至君子之道尟矣爲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乾鑿度曰陽以七陰以八易一陰一陽合於十五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虞翻曰繼統也謂乾能統天生物坤合乾性養化成之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集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馬融曰鮮少也王肅同鄭康成作尟注曰尟少也釋文

顯諸仁藏諸用

藏鄭康成作臧注曰善也釋文王凱冲曰萬物皆成仁功著也不見所爲藏諸用也集解

正義自此至道義之門爲第五章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荀爽曰盛德者天大業者地也集解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王凱冲曰物無不備故曰富有變化不息故曰日新集解鄭康成曰兼濟萬物故曰富有御覽

生生之謂易

荀爽曰陰陽相易轉相生也集解

成象之謂乾

成象蜀才作盛象釋文

效法之謂坤

效舊作爻馬融曰爻放也蜀才作効釋文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虞翻曰事謂變通趨時以盡利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也集解

陰陽不測之謂神

集解以一陰一陽之謂道至之謂神爲第五章音訓自顯諸仁至之謂神爲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

虞翻曰乾象動直故大坤形動闢故廣也集解

以言乎遠則不禦

虞翻曰禦止也遠謂乾天高不禦也集解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虞翻曰邇謂坤坤至靜而德方故正也集解邇本作迩釋文音訓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虞翻曰謂易廣大悉備有天地人道焉故稱備也集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

宋衷曰乾靜不用事則清靜專一含養萬物矣動而用事則直道而行導出萬物矣一專一直動靜有時

而物無夭瘁是以大生也集解尊陸績作搏音同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宋衷曰翕猶閉也坤靜不用事閉藏微伏應育萬物矣動而用事則開闢羣蟄敬導沈滯也一翕一闢動靜不失時而物無災害是以廣生也集解
廣大配天地
荀爽曰陰廣陽大配天地集解
變通配四時
虞翻曰變通趨時謂十二月消息也泰大壯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謂十二月消息相變通而周於四時也集解

陰陽之義配日月
荀爽曰謂乾舍於離配日而居坤舍於坎配月而居之義是也集解
易簡之善配至德
荀爽曰乾德至健坤德至順乾坤簡易相配於天地故易簡之善配至德集解
集解音訓以夫易廣矣大矣至配至德為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虞翻曰崇德效乾廣業法坤也集解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禮虞翻蜀才竝作體虞注曰知謂乾效天崇體謂坤法地卑也集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虞翻曰位謂六畫之位乾坤各三爻故天地設位易出乾入坤上下无常周流六虛故易行乎其中也集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虞翻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乾為道門坤為義門成性謂成之者性也陽在道門陰在義門其易之門耶集解
集解音訓以子曰易其至矣乎至道義之門為第七章正義自顯諸仁至此屬第五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虞翻曰乾稱聖人謂庖犧也賾謂初集解賾京房作嘖注曰嘖情也九家作冊釋文
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虞翻曰自上議下稱擬形容謂陰在地成形者也物宜謂陽遠取諸物在天成象故象其物宜象謂三才八卦在天也庖犧重為六畫也集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
虞翻曰重言聖人謂文王也動謂六爻矣集解
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荀爽曰謂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動移各有所會各有所通集解張璠曰會者陰陽合會若蒙九二也通者乾

坤交通旣濟是也集解典禮京房作等禮姚信作典體釋文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虞翻曰至賾无情陰陽會通品物流宕以乾開坤易之至也元善之長故不可惡也集解惡馬融鄭康成讀烏洛反荀爽作亞注曰亞次也釋文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虞翻曰以陽動陰萬物以生故不可亂六二之動直以方動舊誤作賾也集解按眾家本並然鄭康成本作至賾注曰賾當為動九家亦作冊釋文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

虞翻曰以陽擬坤而成震震為言議為後動故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安其身而後動謂當時也矣集解議之鄭康成姚信桓元荀柔之作儀之或曰陸績作儀之釋文

擬議以成其變化

虞翻曰議天成變擬地成化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也集解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靡京房作劘本又作縻釋文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

虞翻曰君子謂初也二變五來應之艮為居初在艮內故居其室震為出言訟乾為善故出言善此亦成益卦也集解

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

虞翻曰謂二變五來應之體益卦坤數十震為百里十之千里也外謂巽震巽同聲同聲者相應故千里之外應之邇謂坤坤為順二變順初故況其邇者乎此信及豚魚者也集解

居其室出其言不善

虞翻曰謂初陽動入陰成坤坤為不善也集解

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虞翻曰謂初變體剝弒父弒君二陽肥遯則坤違之而承於五故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集解

言出乎身加乎民

虞翻曰震為出為言坤為身為民也集解

行發乎邇見乎遠

虞翻曰震為行坤為邇乾為遠兌為見謂二發應五則千里之外故行發邇見遠也集解

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鄭康成曰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左襄二十五年疏 荀爽曰艮為門故曰樞震為動故曰機也集解翟

元曰樞主開閉機主發動開閉有明暗發動有中否主於榮辱也集解王廙曰樞戶樞也機弩牙也釋文按鄭氏亦作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曲禮注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虞翻曰二已變成益巽四以風動天震初以雷動地中孚十一月雷動地中艮為慎故可不慎乎集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虞翻曰乾為道故稱君子也同人反師震為出為語坤為默巽為處故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也集解默字或作嘿釋文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虞翻曰二人謂夫婦師震為夫巽為婦坎為心巽為同六二震巽俱體師坎故二人同心巽為利乾為金以離斷金故其利斷金謂夫出婦處婦默夫語故同心也集解斷王肅讀丁管反釋文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鄭康成曰蘭香草也文選東京賦注虞翻曰臭氣也蘭香草震為言巽為蘭離日燥之故其臭如蘭也集解

正義以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此為第六章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虞翻曰其初難知陰又失正故獨舉初六集解

子曰苟錯諸地而已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

虞翻曰苟或錯置也頤坤為地故苟錯諸地今藉以茅故无咎也集解

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虞翻曰陰道柔賤故薄也香絜可貴故可重也集解

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鄭康成曰術道也慎鄭讀時震反干寶同釋文一本作順釋文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虞翻曰坎為勞五多功乾為德德言至以上之貴下

居三賤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艮為厚坤為至故厚之至也集解德鄭康成陸績蜀才作置鄭注曰置當為德釋文

語以其功下人者也

虞翻曰震為語五多功下居三故以其功下人者也集解

德言盛禮言恭

虞翻曰謙旁通履乾為盛德坤為禮天道虧盈而益謙三從上來同之句盛德故恭震為言故德言盛禮言恭集解

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虞翻曰坎爲勞故能恭三得位故以存其位者也集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虞翻曰天尊故貴以陽居陰故无位在上故高无陰故无民也集解
賢人在下位
虞翻曰乾稱賢人下位謂初也遯世无悶故賢人在下位而不憂也集解
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虞翻曰謂上无民故无輔乾盈動傾故有悔文王居三紂亢極上故以爲誡也集解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虞翻曰節本泰卦坤爲亂震爲生爲言語坤稱階故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也集解 階姚信作機釋文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鄭康成曰幾微也密靜也言不慎於微而以動作則禍變必成公羊文五年疏 虞翻曰泰乾爲君坤爲臣爲閉故稱密乾三之坤五君臣毀賊故君不密則失臣坤五之乾三坤體毀壞故臣不密則失身坤爲身也幾初也謂二已變成坤坤爲事故幾事不密初利居貞不密初動則體剝子弒其父臣弒其君故害成集解
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虞翻曰君子謂初二動坤爲密故君子愼密體屯盤桓利居貞故不出也集解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作易舊本作爲易釋文集解音訓是也虞翻曰爲易者謂文王否上之二成困三暴慢以陰乘陽二變入宮爲萃五之二奪之成解坎爲盜故爲易者其知盜乎集解 寇或作戎宋衷曰戎誤釋文
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虞翻曰陰稱小人坤爲事以賤倍貴違禮悖義故小人之事也君子謂五器坤也坤爲大車故乘君子之器也集解 乘一讀繩證反釋文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虞翻曰小人謂三旣違禮倍五復乘其車五來之二成坎坎爲盜思奪之矣爲易者知盜乎此之謂也集解
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虞翻曰三倍五上慢乾君而乘其器下暴於二二藏於坤五來寇二以離戈兵故稱伐之坎爲暴也集解
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冶劉瓛曰冶妖冶也一切經音義 鄭康成陸績虞翻姚信王肅作野言妖野容儀教誨淫泆也釋文 鄭注曰飾其容而見於外曰野後漢崔駰傳注 王肅又曰作野音也釋文 誨虞翻又作悔注曰悔謂悔恨釋文 坎心爲悔坤爲藏兌爲見藏不見故慢藏三動成乾爲野坎水爲淫二變

藏坤則五來奪之故慢藏悔盜冶容悔淫集解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虞翻曰五來奪三以離兵伐之故變寇言戎以成三惡二藏坤時艮手招盜故盜之招集解

按集解音訓以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盜之招也為第八章正義以初六藉用白茅下為第七章又曰馬季長荀慈明姚元直等分白茅章後取負且乘更為別章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京房曰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

正義馬融曰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正義鄭康成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行演也正義釋文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並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並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並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並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並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並氣並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月令正義荀爽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也正義姚信董遇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正義顧懽曰立此五十數以數神神雖非數因數而顯故虛其一數以明不可言之義正義干寶曰衍合也集解王廙蜀才曰衍廣也釋文

分而為二以象兩

一本無而字集解本

掛一以象三

掛王肅音卦一本作桂五經文字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鄭康成曰揲取也釋文

歸奇於扐以象閏

馬融曰扐指間也釋文虞翻曰奇所掛一策扐所揲之餘不一則二不三則四也取奇以歸扐扐並合掛左手之小指為一扐則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故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集解荀柔之曰扐別也釋文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掛京房作卦注曰再扐而後布卦釋文虞翻本疑亦作卦注曰謂已一扐復分掛如初揲之歸奇於初扐並

掛左手次小指間為再扐則再閏也又分掛揲之如初而掛左手第三指間成一變則布卦之一爻謂已二扐又加一為三並重合前二扐為五歲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此參五以變據此為三扐不言三閏者閏歲餘十日五歲閏六十日盡矣後扐閏餘分不得言三扐二閏故從言再扐而後掛者也集解按說文引易亦作卦手部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鄭康成曰天地之氣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二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土天數也此五者陰無匹陽無耦故又合之地六

為天一匹也天七為地二耦也地八為天三匹也天九為地四耦也地十為天五匹也二五陰陽各有合然後氣相得施化行也左傳昭元年疏虞翻曰天數五謂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謂二四六八十也五位謂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謂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陰陽相薄而戰於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或以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也集解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虞翻曰一三五七九故二十五也二四六八十故三十也天二十五地三十故五十有五天地數見於此故大衍之數略其奇五而言五十也集解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荀爽曰在天為變在地為化在地為鬼在天為神集解

姚信曰此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分為爻者故能成就乾坤之變化能知鬼神之所為也集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荀爽曰陽爻之策三十有六乾六爻皆陽三六一百八十六六三十六合二百一十有六也陽爻九合四時四九三十六是其義也集解策字亦作筴釋文又作冊

集解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荀爽曰陰爻之冊二十有四坤六爻皆陰二六一百二十四六二十四合一百四十有四也陰爻六合二十四氣四六二百四十也集解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陸績曰日月十二交會積三百五十四日有奇為一會今云三百六十當期則入十三月六日也十月為一期故云當期之日也集解期字又作朞釋文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

荀爽曰營者謂七八九六也集解陸績曰分而為二以
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以象四
時三營也歸奇於扐以象閏四營也謂四度營為方
成易之一爻者也集解
十有八變而成卦
荀爽曰二揲册掛左手一指間三指間滿而成一爻
卦六爻三六十八故十有八變而成卦也集解
八卦而小成
虞翻義見說卦注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虞翻曰引謂庖犧引信三才兼而兩之以六畫觸動

也謂六畫以成六十四卦故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
其取類也大則發揮剛柔而生爻也集解伸本作信釋文
詩疏
天下之能事畢矣
虞翻曰謂乾以簡能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故能
事畢集解
顯道神德行
虞翻曰顯道神德行乾二五之坤成離日坎月日月
在天運行照物故顯道神德行默而成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者也集解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馬融曰祐助也釋文九家易曰陽往為酬陰來為酢陰
陽相配謂之右神也孔子言大衍以下至於能事畢
矣此足以顯明易道又神易德行可與經義相斟酌
也故喻以賓主酬酢之禮所以助前聖發見於神祕
矣禮飲酒主人酌賓為獻賓酢主人為酢主人飲之
又酌賓為酬也先舉為酢答報為酬酬取其報以象
陽唱陰和變化相配是助天地明其鬼神者也集解酢
京房作醋釋文祐荀爽作侑釋文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虞翻曰在陽稱變乾二之坤在陰稱化坤五之乾陰
陽不測之謂神知變化之道者故知神之所為諸儒

皆上子曰為章首而荀馬又從之甚非者矣集解
按集解音訓以大衍之數五十至其知神之所為乎
為第九章正義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可與祐神矣為
第八章子曰知變化之道者至此之謂也為第九章
荀馬舊說也虞翻則以大衍之數五十合下此之謂
也共為一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
虞翻曰聖人之情見乎辭繫辭焉以盡言也集解舊本
下三句无以字釋文音訓
以動者尚其變
陸績曰變謂爻之變化當議之而後動矣集解

以制器者尚其象
荀爽曰結繩為網罟蓋取諸離此類是也集解
以卜筮者尚其占
鄭康成曰此四者存于器象可得而用春官太卜疏 虞翻曰乾蓍稱筮動離為龜龜稱卜動則翫其占故尚其占者也集解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
虞翻曰有為謂建侯有行謂行師也乾二五之坤成震有師象震為行為言問故有為有行凡應九筮之法則筮之謂問於蓍龜以言其吉凶爻象動內吉凶見外蓍德圓神卦德方智故史擬神智以斷吉凶也集解

其受命也如響
響舊作嚮集釋文訓是也虞翻曰言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不言善應乾二五之坤成震巽巽為命震為嚮故受命同聲相應故如嚮也集解
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虞翻曰遠謂天近謂地幽謂陰深謂陽來物謂乾神神以知來感而遂通謂幽贊神明而生蓍也集解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虞翻曰至精謂乾純粹精也集解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伍舊作五是也虞翻曰逆上稱錯綜理也謂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以成一爻之變而倚六畫之數卦從下升故錯綜其數則參天兩地而倚數者也集解 王肅曰錯交也綜理事也文選江賦注 或曰王本作錯綜羣數文選注 按劉歆讀參伍為三五謂三才五行也漢書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
虞翻曰變而通之觀變陰陽始立卦乾坤相親故成天地之文物相雜故曰文集解 天地一本作天下之文陸績作之文或曰虞作之爻誤也釋文
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虞翻曰數六畫之數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故定天下吉凶之象也集解

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虞翻曰謂參伍以變故能成六爻之義六爻之義易以工也集解
易无思也无為也
虞翻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无所為謂其靜也專集解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虞翻曰謂隱藏坤初機息矣專故不動者也感動也以陽變陰通天下之故謂發揮剛柔而生爻者也集解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虞翻曰至神謂易隱初入微知幾其神乎集解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荀爽曰謂伏羲畫卦窮極易幽深文王繫辭研盡易幾微者也集解研蜀才作揅幾古文作機鄭康成本作幾注曰研喻思慮也文選注機當作幾幾微也釋文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虞翻曰深謂幽贊神明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通天下之志謂著也集解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虞翻曰務事也謂易研幾開物故成天下之務謂卦者也集解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虞翻曰神謂易也謂日月斗在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從天西轉故不疾而速星寂然不動隨天右周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集解音訓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至此之謂也為第十章
天一
虞翻曰水甲集解
地二
虞翻曰火乙集解
天三
虞翻曰木丙集解
地四
虞翻曰金丁集解
天五
虞翻曰土戊集解
地六
虞翻曰水己集解
天七
虞翻曰火庚集解
地八

虞翻曰木辛集解
天九
虞翻曰金壬集解
地十
虞翻曰土癸此則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蓍龜所從生聖人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集解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
虞翻曰問易何為取天地之數也集解
夫易開物成務
陸績曰開物謂庖犧引信八卦重以為六十四觸長爻冊至於萬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故曰開

物聖人觀象而制网罟耒耜之屬以成天下之務故曰成務也集解開王肅作闓一本无夫易二字釋文

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虞翻曰以陽闢坤謂之開物以陰翕乾謂之成務冒觸也觸類而長之如此也集解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

九家易曰凡言是故者承上之辭也謂以動者尚其變變而通之以通天下之志也集解

以定天下之業

九家易曰謂以制器者尚其象也凡事業之未立以易道決之故言以定天下之業集解

以斷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鄭康成曰蓍形圓而可以立變化之數故謂之神也儀禮少牢饋食禮疏圓本又作員釋文

六爻之義易以貢

貢京房陸績虞翻作工荀爽作功釋文

聖人以此洗心

洗王肅讀悉禮反劉瓛讀悉殄反注曰盡也京房荀爽虞翻董遇張璠蜀才作先漢石經同作先釋文虞注曰聖人謂庖犧以蓍神知來故以先心集解

退藏於密

陸績曰受蓍龜之報應決而退藏之於心也集解虞翻曰陽動入巽巽為退伏坤為閉戶故藏密謂齊於巽以神明其德集解

吉凶與民同患

虞翻曰陽吉陰凶坤為民故吉凶與民同患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也集解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虞翻曰乾神知來坤知藏往來謂先心往謂藏密也集解藏劉表作臧注曰善也釋文

其孰能與此哉

虞翻曰誰乎能為此哉謂古之聰明睿知之君也集解

一本作與於此岳本閩監本非

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殺馬融鄭康成虞翻王肅干寶讀所戒反釋文集解鄭注曰不意殺也晁氏易虞注曰謂大人也庖犧在乾五動而之坤與天地合聰明在坎則聰在離則明神武謂乾叡知謂坤乾坤坎離反覆不衰故而不殺者夫集解

陸績讀殺如字釋文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

虞翻曰乾五之坤以離日照天故明天之道以坎月照坤故察民之故坤為民集解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陸績曰神物蓍也聖人興蓍以别吉凶先民而用之
民皆從焉故曰以前民用也集解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陸績曰聖人以蓍能逆知吉凶除害就利清絜其身
故曰以此齋戒也吉而後行舉不違失其德富盛見
稱神明故曰神明其德集解荀爽虞翻顧　以夫字絕
句衆家以夫字為下句一本無夫字釋文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虞翻曰闔閉翕也謂從巽之坤坤柔象夜故以閉戶
者也闢開也謂從震之乾乾剛象晝故以開戶也集解
闢王肅讀甫亦反釋文

一闔一闢謂之變

虞翻曰陽變闔陰陰變闢陽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
集解

往來不窮謂之通

荀爽曰謂一冬一夏陰陽相變易也十二消息陰陽
往來無窮已故通也集解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荀爽曰謂日月星辰光見在天而成象也萬物生長
在地成形可以為器用者也集解

制而用之謂之法

荀爽曰謂觀象於天觀形於地制而用之可以為法
集解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陸績曰聖人制器以周民用用之不遺故曰利用出
入也民皆用之而不知所由來故謂之神也集解正義

自天一至此為第十章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馬融曰太極北辰也釋文鄭康成曰極中之道湻和未
分之氣也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注虞翻曰太極太一也分為天
地故生兩儀也集解肅曰此章首獨言是故者總衆章
之義釋文兩儀天地也文選潘安仁贈陸機詩注又任彥昇宣德皇后令注干寶
曰發初言是故總衆篇之義也集解

兩儀生四象

虞翻曰四象四時也兩儀謂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
坎離震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歸妹
卦備故象獨稱天地之大義也集解

四象生八卦

虞翻曰乾二五之坤則生震坎艮坤二五之乾則生
巽離兌故四象生八卦乾坤生春艮兌生夏震巽生
秋坎離生冬者也集解

八卦定吉凶

虞翻曰陽生則吉陰生則凶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吉凶生矣已言於上故不言生而獨言定吉凶也集解

吉凶生大業
荀爽曰一消一息萬物豐殖富有之謂大業集解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翟元曰見象立法莫過天地也集解
變通莫大乎四時
荀爽曰四時相變終而復始也集解
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虞翻曰謂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莫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見於中日

月相推而明生焉故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也集解
崇高莫大乎富貴
虞翻曰謂乾正位於五五貴坤富以乾通坤故高大富貴也集解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虞翻曰神農黃帝堯舜也民多否閉取乾之坤謂之備物以坤之乾謂之致用乾為物坤為器用否四之初耕稼之利否五之初市井之利否四之二舟楫之利否上之初牛馬之利謂十二蓋取以利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聖人作而萬物覩故莫大乎聖人也集解按立下疑有闕文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鄭康成曰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眾事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公羊定八年疏虞翻曰探取賾初也初隱未見故探賾索隱則幽贊神明而生蓍初深故曰鉤深致遠謂乾乾為蓍乾五之坤大有離為龜乾生知吉坤殺知凶故定天下之吉凶莫善於蓍龜也集解王弼曰亹亹微妙之意也文選廣絕交注引劉瓛曰亹亹猶微微也一切經音義賾九家作册釋文莫大舊作莫善是也
舊注曰惟蓍龜最為妙善北堂書鈔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陸績曰天有晝夜四時變化之道聖人設三百八十四爻以效之矣集解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荀爽曰謂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也集解宋衷曰天垂陰陽之象以見吉凶謂日月薄蝕五星亂行聖人象之亦著九六爻位得失示人所以有吉凶之占也集解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鄭康成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集解正義洛王肅作雒釋文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

虞翻曰謂繫彖象之詞八卦以象告也集解
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虞翻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八卦定吉凶以斷天下之疑也集解
音訓以子曰夫易何為者也至此為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祐字當作右
子曰祐者助也
虞翻曰大有兌為口口助稱右集解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虞翻曰大有五以陰順上故為天所助者順也信謂二也乾為人為信庸言之信也集解
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又以鄭康成作有以釋文虞翻同注曰大有五應二而順上故履信思順比坤為順坎為思乾為賢人坤伏乾下故有以尚賢者也集解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集解以天一至此為第十一章音訓以易曰自天祐之至此為第十二章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虞翻曰謂書易之動九六之變不足以盡易之所言言之則不足以盡庖犧之意也集解

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
陸績曰變三百八十四爻使相交通以盡天下之利集解
鼓之舞之以盡神
荀爽曰鼓者動也舞者行也謂三百八十四爻動行相反其卦所以盡易之神也集解虞翻曰神易也陽息震為鼓陰消巽為舞故鼓之舞之以盡神集解
音訓以此上為第十三章
乾坤其易之緼邪
虞翻曰緼藏也易麗乾藏坤故為易之緼邪集解緼王肅讀於問反一本作蘊唐石經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荀爽曰毀乾坤之體則无以見陰陽之交易也集解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翟元曰化變剛柔而財之故謂之變也推行陰陽故謂之通也集解裁本又作財釋文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陸績曰變通盡利觀象制器舉而措之於天下民咸用之以為事業集解九家易曰謂聖人畫卦為萬民事

業之象故天下之民尊之得爲事業矣集解 錯本又作措釋文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陸績曰此明說立象盡意設卦盡情僞之意也集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

陸績曰言卦象極盡天下之深情也集解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宋衷曰欲知天下之動者在於六爻之辭也集解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荀爽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集解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默而成之舊本作默而成釋文集解九家易曰默而成謂陰陽相處也不言而信謂陰陽相應也德者有實行者相應也集解

集解正義以子曰書不盡言至此爲第十二章音訓以乾坤其易之緼邪至此爲第十四章

周易舊注卷九

男　承祖

　　承禧謹校

　　承禮

姪　承禋

壻梁繼泰　同校

周易舊注卷十

六合徐鼒述

周易繫辭下

王肅本作繫辭下傳釋文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虞翻曰象謂三才成八卦之象乾坤列東艮兌列南震巽列西坎離在中故八卦成列則象在其中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是也集解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虞翻曰謂參重三才為六爻發揮剛柔則爻在其中六畫稱爻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集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虞翻曰謂十二消息九六相變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集解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虞翻曰謂繫彖象九六之詞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集解命孟喜作明集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虞翻曰動謂爻也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爻象動內吉凶見外吉凶生而悔吝著故生乎動者也集解

剛柔者立本者也

虞翻曰乾剛坤柔為六子父母乾天稱父坤地稱母本天親上本地親下故立本者也集解

變通者趣時者也

虞翻曰變通配四時故趣時者也集解

吉凶者貞勝者也

虞翻曰貞正也勝滅也陽生則吉陰消則凶者也集解勝姚信作稱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陸績曰言天地正可以觀瞻為道也集解

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荀爽曰離為日日中之時正當離位然後明也月者坎也坎正位衝離衝為十五日月當日衝正值坎位

亦大圓明故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言日月正當其位乃大明也陸績曰言日月正以明照為道矣集解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虞翻曰一謂乾元萬物之動各資天一陽氣以生故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集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馬融曰確剛貌也釋文虞翻曰陽在初弗用確然无為潛龍時也不易世不成名故示人易者也集解確說文作寉曰高至也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馬融曰隤柔貌也釋文虞翻曰隤安簡閱也坤以簡能

閑內萬物故示人簡者也集解隤孟喜作退陸績董遇
姚信作妥釋文
爻也者效此者也
虞翻曰效法之謂坤謂效三才以爲六畫集解
象也者像此者也
虞翻曰成象之謂乾謂聖人則天之象分爲三才也
集解像此一本作象此集解是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虞翻曰內初外上也陽象動內則吉見外陰象動內
則凶見外也集解
功業見乎變

荀爽曰陰陽相變功業乃成者也集解
聖人之情見乎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寶孟喜作保釋文
何以守位曰仁
鄭康成曰持一不惑曰守詩鳧鷖疏宋衷曰守位當得士
大夫公侯有其仁賢兼濟天下集解仁舊作人惟王肅
卞伯玉桓元明僧紹同今本作仁釋文西京賦薛綜注
何以聚人曰財
陸績曰人非財不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物盡利以
業萬民而聚之也蓋取聚人之本矣集解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荀爽曰尊卑貴賤衣食有差謂之理財名實相應萬
事得正謂之正辭咸得其宜故謂之義也集解
孔穎達正義曰此篇章數諸儒不同劉瓛爲十二章
以對上繫十二章也周氏莊氏並爲九章第一起八
卦成列至非曰義第二起庖犧至蓋取諸夬第三起
易者象也至德之盛也第四起困於石至勿恒凶第
五起乾坤其易之門至失得之報第六起易之興至
巽以行權第七起易之爲書至思過半矣第八起二
與四至謂易之道第九起夫乾天下至其辭屈按李
鼎祚集解以是故易者象也至悔吝著也爲第三章

陽卦多陰至小人之道也爲第四章易曰憧憧往來
至无祇悔元吉爲第五章天地絪縕至立心勿恒凶
爲第六章易之爲書至道不虛行爲第九章至其剛
勝邪爲第十章至吉凶生焉爲第十一章易之興也
至易之道也爲第十二章餘同正義呂祖謙音訓以
古者庖犧至悔吝著也爲第二章陽卦多陰至立心
勿恒凶爲第三章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至衰世之意
邪爲第四章夫易彰往至以明失得之報爲第五章
第六章同正義易之爲書至道不虛行爲第七章至
其剛勝邪爲第八章至吉凶生焉爲第九章易之興
也至易之道也爲第十章夫乾天下至其辭屈爲第

十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鄭康成曰包取也鳥獸全具曰犧釋文虞翻曰庖犧太昊氏以木德王天下位乎乾五五動見離離生於木故知火化炮啖犧牲號庖犧氏也集解包犧本又作庖羲釋文孟喜京房作伏戲注曰伏服也戲化也釋文姚信曰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漢上易

仰則觀象於天

荀爽曰震巽為雷風離坎為日月也集解

俯則觀法於地

九家易曰艮兌為山澤也地有水火五行八卦之形者也集解觀法亦作察法荀爽傳白虎通五經篇亦作察法

觀鳥獸之文

荀爽曰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之屬是也集解陸績曰謂朱鳥白虎蒼龍元武四方二十八宿經緯之文集解

與地之宜

九家易曰謂四方四維八卦之位山澤高卑五土之宜也集解一本作天地之宜王昭素本荀爽傳引非

近取諸身

荀爽曰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也集解

遠取諸物

荀爽曰乾為金玉坤為布釜之類是也集解

於是始作八卦

虞翻曰謂庖犧觀鳥獸之文則天八卦效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乃四象所生非庖犧之所造也故曰象者象此者也則大人造爻象以象天卦可知也而讀易者咸以為庖犧之時天未有八卦恐失之矣天垂象示吉凶聖人象之則天已有八卦之象集解

以通神明之德

荀爽曰乾坤為天地離坎為日月巽震為雷風艮兌為山澤此皆神明之德也集解

以類萬物之情

九家易曰六十四卦凡有萬一千五百二十册册類一物故曰類萬物之情以此庖犧重為六十四卦明矣集解類白虎通引作象

作結繩而為罔罟

馬融姚信虞翻諸家無罔字馬融姚信曰罟猶罔也釋文虞翻曰離為目巽為繩目之重為罟故結繩為罟集解黃穎本與今本同作為罔罟注曰取獸曰网取魚

曰罟釋文按作字疑亦誤衍經義述聞

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馬融曰取獸曰佃取魚曰漁釋文虞翻曰坤二五之乾成離巽為魚坤二稱田以罟取獸曰田故取諸離也集解佃本亦作田漁本亦作魚釋文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

虞翻曰沒終作起也神農以火德繼庖犧王火生土故知土則利民播種號神農氏也集解

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京房曰耜耒下耓也耒耜上句木也陸績曰耜廣五寸釋文虞翻曰否四之初也巽為木為入艮為手乾為金手持金以入木故斲木為耜耜止所蹈因名曰耜艮為小木手以橈之故揉以為耒耒耜耕器也集解耜說文作相楺玉篇引作楺木部本或作揉木為之耒耨非釋文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孟喜曰耨耘除艸馬融曰耨鉏也釋文虞翻曰巽為號令乾為天故以教天下坤為田巽為股進退震足動耜艮手持耒進退田中耕之象也益萬物者莫若雷風故法風雷而作耒耜集解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虞翻曰否五之初也離象正上故稱日中也震為足艮為徑路震又為大塗否乾為天坤為民致天下民之象也坎水艮山羣珍所出聚天下貨之象也震升坎降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噬嗑食也市井交易飲食之道故取諸此也集解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

鄭康成曰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述焉春官大司樂疏

通其變使民不倦

虞翻曰變而通之以盡利謂作舟楫服牛乘馬之類故使民不倦也集解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虞翻曰神謂乾乾動之坤化成萬物以利天下坤為民也象其物宜故使民宜之也集解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陸績曰陰窮則變為陽陽窮則變為陰天之道也庖犧作网罟教民取禽獸以充民食民眾獸少其道窮則神農教播殖以變之此窮變之大要也窮則變變則通與天終始故可久民得其用故无所不利也集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一本作易窮則變通則久釋文吉无不利一本作吉无不利也集解本石經古本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鄭康成曰乾為天坤為地天色元地色黃故元以為衣黃以為裳象天在上地在下上託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詩七月疏虞翻曰乾為治在上為衣坤下為裳乾坤萬物之緼故以象衣裳乾為明君坤為順臣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故天下治蓋取諸此也集解九家易曰黃帝以上羽皮革木以禦寒暑至乎黃帝始制衣裳垂示天下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集解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九家易曰木在水上流行若風舟楫之象也此本否

卦九四之二刳除也巽為長為木艮為手乾為金艮手持金故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也乾為遠天故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矣法渙而作舟楫蓋取斯義也集解刳一本作挎剡一本作掞楫一本作檝致遠以利天下一本無此句釋文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虞翻曰否上之初也否乾為馬為遠坤為牛為重坤初之上為引重乾上之初為致遠艮為背巽為股在馬上故乘馬巽為繩繩束縛物在牛背上故服牛出否之隨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故取諸隨集解服說文引作犕一本無以利天下句釋文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馬融曰柝兩木相擊以行夜釋文鄭康成曰豫坤下震上九四體震又互體有艮艮為門震日所出亦為門重門象艮又為手巽爻也應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也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為擊柝柝為守備警戒也四又互體為坎坎為盜五離爻為甲胄戈兵甲胄持戈兵是虣客也又以其卦為豫有守備則不可自逸周禮天官宮正疏九家易曰下有艮象從外視之震復為艮兩艮對合重門之象也欜者兩木相擊以行夜也艮為手為小木又為上持震為足又為木為行坤為夜即手持柝木夜行擊門之象也坎為盜暴水暴長无常

故以待暴客既有不虞之備故取諸豫矣集解干寶曰卒暴之客為姦寇也集解柝說文引作欜曰欜行夜所擊者从木橐聲又引作⿰木㡿曰⿰木㡿判也从木㡿聲木部暴鄭作虣釋文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虞翻曰晉上之三也艮為小木上來之三斷艮故斷木為杵坤為地艮手持木以掘坤三故掘地為臼艮止於下臼之象也震動而上杵之象也震出巽入艮手持杵出入臼中春之象也故取諸小過本无乾象故不言以利天下也集解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虞翻曰无妄五之二也巽為繩為木坎為弧離為矢故弦木為弧乾為金艮為小木五之二以金剡艮故剡木為矢乾為威五之二故以威天下弓發矢應而坎雨集故取諸睽也集解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虞翻曰无妄兩象易也无妄乾在上故稱上古艮為穴居乾為野巽為處无妄乾人在路故穴居野處震為後世乾為聖人後世聖人謂黃帝也艮為宮室變成大壯乾人入宮故易以宮室艮為待巽為風兌為雨乾為高巽為長木反在上為棟震陽動起為上棟

宇謂屋邊也兌澤動下為下宇无妄之大壯巽風不見兌雨隔震與乾絕體故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者也集解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鄭康成說曰大過者巽上兌下之卦初六在巽體巽為木上六位在巳巳當巽位巽又為木二木在外以夾四陽四陽互體為二乾乾為君父二木夾君父是棺槨之象檀弓正義虞翻曰中孚上下易象也本无乾象故不言上古大過乾在中故但言古者巽為薪艮為厚乾為衣為野乾象在中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為樹中孚无坤坎象故不封不樹坤為喪期謂從斬衰至緦麻日月之期數无坎離日月坤象故喪期无數巽為木為入處兌為口乾為人木而有口乾人入處棺斂之象中孚艮為山邱巽木在裏棺藏山陵槨之象也故取諸大過集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鄭康成曰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正義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書序孔疏虞翻曰履上下象易也乾象在上故復言上古巽為繩離為罟乾為治故結繩以治後世聖人謂黃帝堯舜也夬

旁通剝剝坤為書兌為契故易之以書契乾為百剝艮為官坤為眾臣為萬民為迷暗乾為治夬反剝以乾照坤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故取諸夬大壯大過夬此三蓋取直兩象上下相易故俱言易之大壯本无妄夬本履卦乾象俱在上故言上古中孚本无乾象大過乾不在上故但言古者大過亦言後世聖人易之明上古時也集解九家易曰古者无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夬本坤世下有伏坤書之象也上又見乾契之象也以乾照坤察之象也夬者決也取百官以書治職萬民以契明其事契刻

也大壯進而成夬金決竹木為書契象故法夬而作
書契矣集解治白虎通引作理白虎通曰後世聖人者
謂五帝也傳曰三皇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世受錄
圖史記從政錄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
十篇也
正義集解以古者庖犧氏至此為第二章音訓以古
者庖犧氏至下悔吝著也為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
虞翻曰易謂日月在天成八卦象縣象著明莫大日
月是也集解干寶曰言是故又總結上義也集解
象也者像也

像眾本並云像擬也孟喜京房虞翻董遇姚信還作
象釋文
彖者材也
虞翻曰彖說三才則三分天象以為三才謂天地人
道也集解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虞翻曰動發也謂兩三才為六畫則發揮剛柔而生
爻也集解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虞翻曰爻象動內則吉凶見外吉凶悔吝者生乎動
者也故曰著集解

集解以是故易者至此為第三章正義以是故易者
至德之盛也為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虞翻曰陽卦一陽故奇陰卦二陽故耦集解
其德行何也
虞翻曰謂德行何可者也集解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
也
鄭康成曰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為方
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
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

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
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
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
二君一民禮王制疏
集解以陽卦多陰至此為第四章音訓以陽卦多陰
至立心勿恆凶為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翟元曰此咸之九四辭也咸之為卦三君三民四獨
遠陰思慮之爻也集解憧本又作憧釋文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
下何思何慮

虞翻曰易无思也既濟定六位得正故何思何慮集解

日往則月來

虞翻曰謂咸初往之四與五成離故日往與二成坎故月來之外日往在内月來此就爻之正者也集解

月往則日來

虞翻曰初變之四與上成坎故月往四變之初與三成離故日來者也集解

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虞翻曰既濟體兩離坎象故明生焉集解

寒往則暑來

虞翻曰乾為寒坤為暑謂陰息陽消從姤至否故寒

往暑來也集解

暑往則寒來

虞翻曰陰詘陽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寒來也集解

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荀爽曰陰氣往則萬物屈者也陽氣來則萬物信者也集解 信本又作伸釋文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虞翻曰感咸象故相感焉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利生生謂陽出震陰伏藏也集解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荀爽曰以喻陰陽氣屈以求信也集解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虞翻曰蟄潛藏也龍潛而蛇藏陰息初巽為蛇陽息初震為龍十月坤成十一月復生姤巽在下龍蛇俱蟄初坤為身故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集解 蛇本又作虵釋文 依字當為它說文它部 存身舊作全身釋文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姚信曰陽稱精陰為義入在初也陰陽在初深不可測故謂之神變為姤復故曰致用也集解 干寶曰能精義理之微以得未然之事是以涉於神道而逆禍福

也集解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九家易曰利用陰道用也謂姤時也陰升上究則乾伏坤中詘以求信陽當復升安身嘿處也時既潛藏故利用安身以崇其德崇德體卑而德高也集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荀爽曰出乾之外无有知之集解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虞翻曰以坤變乾謂之窮神以乾通坤謂之知化乾為盛德故德之盛集解

正義自是故易者至此為第三章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
虞翻曰困本咸咸三入宮以陽之陰則二制坤故以次咸爲四所困四失位惡人故非所困而困焉陽稱名陰爲辱以陽之陰下故名必辱也集解
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
虞翻曰謂據二二失位故非所據而據焉二變時坤爲身二折坤體故身必危集解
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陸績曰六三從困辱之家變之大過爲棺槨死喪之象故曰死其將至妻不可得見集解期舊作其耶當作邪釋文集解音訓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墉依字當作庸說文
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
虞翻曰離爲隼故稱禽言其行野容如禽獸焉離爲矢坎爲弓坤爲器人賢人也謂乾三伏陽出而成乾故曰射之者人人則公三應上故上令三出而射隼也集解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虞翻曰三伏陽爲君子二變時坤爲身爲藏器爲藏弓矢以待射隼艮爲待爲時三待五來之二弓張矢發動出成乾貫隼入大過死兩坎象壞故何不利之有象曰以解悖三陰小人乘君子器故上觀三出射去隼也集解
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虞翻曰括作也震爲語乾五之坤二成坎弓離矢動以貫隼故語成器而動者也集解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虞翻曰謂否也以坤滅乾爲不仁不義坤爲恥爲義乾爲仁爲畏者也集解
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
勸虞翻作動注曰否乾爲威爲利巽爲近利謂否五

之初成噬嗑市離日當作目見乾謂見利震爲動故不見利不動五之初以乾威坤故不威不懲震爲懲也集解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虞翻曰艮爲小乾爲大五下威初坤殺不行震懼虩虩故小懲大誡坤爲小人乾爲福以陽下陰民說无疆故小人之福也集解
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九家易曰噬嗑六五本先在初處非其位小人者也故歷說小人所以爲罪終以致害雖欲爲惡能止不行則无咎集解趾本亦作止釋文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虞翻曰乾爲積善陽稱名坤爲積惡爲身以乾滅坤故滅身者也集解
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
虞翻曰小善謂復初小惡謂姤初集解
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
虞翻曰謂陰息姤至遯子弑其父故惡積而不可掩陰息遯成否以臣弑君故罪大而不可解也集解揜本亦作弇集解
易曰何校滅耳凶

九家易曰噬嗑上九爻詞也陰自初升五所在失正積惡而罪大故爲上所滅善不積斥五陰爻也聰不明者聞善不聽聞戒不改故凶也集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
虞翻曰君子大人謂否五也否坤爲安危謂上也集解
翟元曰在安而慮危集解
存而不忘亡
荀爽曰謂除戎器戒不虞也集解翟元曰在存而慮亡集解
治而不忘亂
荀爽曰謂思患而逆防之集解翟元曰在治而慮亂集解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虞翻曰坤爲身謂否反成泰君位定於内而臣忠於外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集解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荀爽曰存不忘亡也桑者上元下黄乾坤相包以正故不可忘也集解陸績曰自此以上皆謂否陰滅陽之卦五在否家雖得中正常自懼以危亡之事者也集解
苞一本作包集解
子曰德薄而位尊

虞翻曰鼎四也則離九四凶惡小人故德薄四在乾位故位尊集解
知小而謀大
虞翻曰兌爲小知乾爲大謀四在乾體故謀大矣集解
力小而任重
力小舊作力少虞翻曰五至初體大過本末弱故力少也乾爲仁故任重以爲己任不亦重乎集解
鮮不及矣
鮮舊作尟集解釋文虞翻曰尟少也及及於刑矣集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義見卦詞餗馬融作粥釋文

子曰知幾其神乎
虞翻曰幾謂陽也陽在復初稱幾此謂豫四也惡鼎四折足故以此次言豫四知幾而反復初也集解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虞翻曰豫二謂四也四失位諂瀆上謂交五五貴震為笑言笑且言諂也故上交不諂下謂交三坎為瀆故下交不瀆欲其復初得正元吉故其知幾乎集解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虞翻曰陽見初成震故動之微復初元吉吉之先見者也集解按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楚元王傳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

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介眾家作砎王廙讀古黠反釋文
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
姚信曰此謂豫二也二下交初故曰知微上交於三故曰知章體坤處和故曰知柔與四同功故曰知剛
集解舊注曰知章謂明顯也西征賦注
萬夫之望
荀爽曰聖人作而萬物覩集解干寶曰言君子苟達於此則萬夫之望矣周公聞齊魯之政知後世彊弱之埶辛有見被髮而祭則知為戎狄之居凡若此類可謂知幾也皆稱君子君子則以得幾不必聖者也集解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虞翻曰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集解鄭康成曰庶幸也幾覬也詩兔爰疏
有不善未嘗不知
虞翻曰復以自知老子曰自知者明集解
知之未嘗復行也
虞翻曰謂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集解
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祇王廙音支釋文
集解以易曰憧憧往來至此為第五章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虞翻曰謂泰上也先說否否反成泰故不說泰天地交萬物通故化醇集解絪縕說文作壹壺曰〱壹壺不得渫也壺部一本作氤氳又作烟煴白虎通嫁娶篇引作氤氳醇引作淳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虞翻曰謂泰初之上成損艮為男兌為女故男女構精乾為精損反成益萬物出震故萬物化生也集解構鄭康成作覯曰覯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詩草蟲疏
一本作構□□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
虞翻曰謂反損成益君子益初也坤爲安身震爲後
動集解
易其心而後語
虞翻曰乾爲易益初體復心震爲後語集解
定其交而後求
虞翻曰震專爲定爲後交謂剛柔始交艮爲求也集解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
虞翻曰謂否上之初損上益下其道大光自上下下
民說无疆故全也集解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

虞翻曰謂否上九高而无位故危坤民否閉故弗與
也集解
懼以語則民不應也
虞翻曰否上窮災故懼不下之初成益故民不應坤
爲民震爲應也集解
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
虞翻曰上來之初故交坤民否閉故不與震爲交集解
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虞翻曰上不之初否消滅乾則體剝傷臣弒君子弒
父故傷之至矣集解
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正義自易曰困于石至此爲第四章集解自天地絪
縕至此爲第六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荀爽曰陰陽相易出於乾坤故曰門集解其易之門邪
本又作門戶邪按鄭康成作其易之門戶耶易贊引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荀爽曰陽物天陰物地也集解
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虞翻曰合德謂天地雜保大和日月戰乾剛以體天
坤柔以體地也集解
以體天地之撰

九家易曰撰數也萬物形體皆受天地之數也謂九
天數六地數也剛柔得以爲體矣集解撰王肅讀士眷
反釋文
以通神明之德
九家易曰隱藏謂之神著見謂之明陰陽交通乃謂
之德集解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九家易曰陰陽雜也名謂卦名陰陽雖錯而卦象各
有次序不相踰越集解越說文作𨒅辵部曰踰也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虞翻曰稽考也三稱盛德上稱末世乾終上九動則

入坤坤弑其君父故為亂世陽出復震入坤出坤故
衰世之意邪集解於一作烏朱子語類
音訓自子曰乾坤至此為第四章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
虞翻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微者顯之謂從復成乾
是察來也闡者幽之謂從姤之坤是彰往也陽息出
初故開而當名集解
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辨舊作辯釋文干寶曰辯物辯物類也正言言正義也
斷辭斷吉凶也如此則備於經矣集解
其稱名也小

虞翻曰謂乾坤與六子俱名八卦而小成故小復小
而辯於物者矣集解
其取類也大
虞翻曰謂乾陽也為天為父觸類而長之故大也集解
其旨遠其辭文
虞翻曰遠謂乾文謂坤也集解
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虞翻曰曲詘肆直也陽曲初震為言故其言曲而中
坤為事隱未見故肆而隱也集解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鄭康成曰貳當為弍釋文虞翻曰二謂乾與坤也坤為
民乾為行行得則乾報以吉行失則坤報以凶也集解
正義自子曰乾坤至此為第五章集解自子曰乾坤
至此為第七章音訓自夫易彰往而察來至此為第
五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
虞翻曰興易者謂庖犧也文王書經繫庖犧於乾五
乾為古五在乾中故興於中古繫以黃帝堯舜為後
世聖人庖犧為中古則庖犧以前為上古集解馬融荀
爽鄭康成以文王為中古集解虞注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虞翻曰謂憂患百姓未知興利遠害不行禮義茹毛

飲血衣食不足庖犧則天八卦通為六十四以德化
之吉凶與民同患故有憂患集解
是故履德之基也
虞翻曰乾為德履與謙旁通坤柔履剛故德之基坤
為基集解
謙德之柄也
虞翻曰坤為柄柄本也凡言德皆陽爻也集解干寶曰
柄所以持物謙所以持禮者也集解
復德之本也
虞翻曰復初乾之元故德之本也集解
恒德之固也

虞翻曰立不易方守德之堅固 集解

損德之脩也

鄭康成曰脩治也 釋文 荀爽曰懲忿窒慾所以脩德 集解

脩馬融作循 釋文

益德之裕也

荀爽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德之優裕也 集解

困德之辯也

鄭康成曰辯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德於是別也 集解 辯一本作辨 宋本

井德之地也

姚信曰井養而不窮德居地也 集解

巽德之制也

虞翻曰巽風為號令所以制下故曰德之制也 集解

履和而至

虞翻曰謙與履通謙坤柔和故履和而至禮之用和為貴者也 集解

謙尊而光

荀爽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也 集解

復小而辯於物

虞翻曰陽始見故小乾陽物坤陰物以乾居坤故稱別物 集解

恆雜而不厭

荀爽曰夫婦雖錯居不厭之道也 集解

損先難而後易

虞翻曰損初之上失正故先難終反成益得位於初故後易易其心而後語 集解

益長裕而不設

鄭康成曰設大也周禮攷工曰中其莖設其後 攷工記桃氏疏

虞翻曰謂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故不設也 集解

困窮而通

虞翻曰陽窮否上變之坤二成坎坎為通故困窮而通也 集解

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履以和行

虞翻曰禮之用和為貴謙震為行故以和行也 集解

謙以制禮

虞翻曰陰稱禮謙三以一陽制五陰萬民服故以制禮也 集解

復以自知

虞翻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 集解

恆以一德

虞翻曰恆德之固立不易方從一而終故一德者也 集解

損以遠害

虞翻曰坤為害泰以初止坤上故遠害乾為遠(集解)

益以興利

荀爽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故興利也(集解)

困以寡怨

虞翻曰坤為怨否弒父與君乾來上折坤二故寡怨坎水性通故不怨也(集解)

井以辨義

虞翻曰坤為義以乾別坤故辨義也(集解)

巽以行權

九家易曰巽象號令又為近利人君政教進退擇利

而為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此所以說九卦者聖人履憂濟民之所急行也故先陳其德中言其性後敘其用以詳之也西伯勞謙殷紂驕暴臣子之禮有常故創易道以輔濟君父者也然其意義廣遠幽微孔子指撮解此九卦之德合三復之道明西伯之於紂不失上下(集解)

正義音訓自子曰易之興也至此為第六章集解自子曰易之興也至此為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

遠馬融王肅讀袁萬反(釋文)

為道也屢遷

虞翻曰遷徙也日月周流上下无常故屢遷也(集解)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虞翻曰變易動行六虛六位也日月周流終則復始故周流六虛謂甲子之旬辰巳虛坎戊為月離己為日入在中宮其處空虛故稱六虛五甲如次者也(集解)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

虞翻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在天稱上入地為下故上下无常也(集解)

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虞翻曰典要道也上下无常故不可為典要適乾為晝適坤為夜(集解)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虞翻曰出乾為外入坤為內日行一度故出入以度出陽知生入陰懼死使知懼也(集解)

又明於憂患與故

虞翻曰神以知來故明憂患知以藏往故知事故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虞翻曰臨見也言陰陽施行以生萬物无有師保生成之者萬物出生皆如父母孔子曰父母之道天地乾為父坤為母(集解)干寶曰言易道以戒懼為本所謂懼以終始歸无咎也外為大夫之從王事則夕惕若

屬內謂婦人之居室則无攸遂也雖无師保切磋之訓其心敬戒常如父母之臨己者也集解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

馬融曰方道釋文虞翻曰初始下也率正也謂脩辭立誠方謂坤也以乾通坤故初率其辭而揆其方集解

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虞翻曰其出入以度故有典常苟誠也其人謂乾為賢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謂之德行故不虛行也集解

集解自易之為書也至此為第九章音訓為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

干寶曰重發易者別殊旨也集解

原始要終以為質也

虞翻曰質本也以乾原始以坤要終謂原始及終以知死生之說集解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虞翻曰陰陽錯居稱雜時陽則陽時陰則陰故唯其時物乾陽物坤陰物集解干寶曰一卦六爻則皆雜有八卦之氣若初九為震爻九二為坎爻也或若見辰戌言艮己亥言兌也或若以甲壬名乾以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德來為好物刑來為惡物王相為興休廢為衰集解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干寶曰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集解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虞翻曰撰德謂乾辨別也是謂陽非謂陰也中正乾六爻二四上非正坤六爻初三五非正故雜物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非其中則爻辭不備道有變動故曰爻也集解撰鄭康成作算曰算數也釋文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噫馬融曰辭也王肅同讀於力反居馬融讀如字曰處也鄭康成王肅音基釋文虞翻讀如字注曰謂知存

知亡要終者也居乾吉則存居坤凶則亡故曰居可知矣集解

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馬融曰彖辭卦辭也鄭康成曰彖辭爻辭也王肅曰彖舉象之要也釋文

正義自易之為書也不可遠至此為第七章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集解自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至此為第十章音訓

為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
荀爽曰以陰易陽謂之廣以陽易陰謂之大易與天地準故悉備也集解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材舊作才集解石經初刻宋元本
道有變動故曰爻
陸績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溼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吉凶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者也集解

爻有等故曰物
干寶曰等羣也爻中之義羣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眾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象頤中有物曰噬嗑是其義也集解
物相雜故曰文
虞翻曰乾陽物坤陰物純乾純坤之時未有文章陽物入坤陰物入乾更相雜成六十四卦乃有文章故曰文集解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干寶曰其辭為文也動作云為必考其事令與爻義相稱也事不稱義雖有吉凶則非今日之吉凶也故元亨利貞而穆姜以死黃裳元吉南蒯以敗是所謂文不當也故於經則有君子吉小人否於占則王相之氣君子以遷官小人以遇罪也集解
集解自易之為書廣大至此為第十一章音訓為第九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鄭康成曰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左昭二年疏
虞翻曰謂文王書易六爻之詞也末世乾上盛德乾三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矣故周之盛德紂窮否上知存而不知亡

知得而不知喪終以焚死故殷之末世也而馬荀鄭君從俗以文王為中古失之遠矣集解
是故其辭危
虞翻曰危謂乾三夕惕若厲故辭危也集解
危者使平
陸績曰文王在紂世有危亡之患故於易辭多趨危亡本自免濟建成王業故易爻辭危者使平以象其事否卦九五其亡其亡繫於包桑之屬是也集解
易者使傾
陸績曰易平易也紂安其位自謂平易而反傾覆故易爻辭易者使傾以象其事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後

入于地之屬是也集解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虞翻曰大謂乾道乾三爻三十六物故有百物略其奇八與大衍之五十同義集解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虞翻曰乾稱易道終日乾乾故无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惡盈福謙故易之道者也集解
正義自二與四至此為第八章集解自易之興也至此為第十二章音訓為第十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
虞翻曰險謂坎也謂乾二五之坤成坎離日月麗天

天險不可升故知險者也集解
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虞翻曰阻險阻也謂坤二五之乾艮為山陵坎為水巽高兑下地險山川邱陵故以知阻也集解
能說諸心
虞翻曰乾五之坤坎為心兑為說故能說諸心集解
能研諸侯之慮
虞翻曰坎心為慮乾初之坤為震震為諸侯故能研諸侯之慮集解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鄭康成曰亹亹没没也釋文荀爽曰亹亹者陰陽之微

可成可敗也順時者成逆時者敗也集解虞翻曰謂乾二五之坤成離日坎月則八卦象具八卦定吉凶故能定天下之吉凶亹亹進也離為龜乾為蓍月生震初故成天下之亹亹者謂莫善蓍龜也集解王肅曰亹亹勉勉也集解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
虞翻曰祥幾祥也吉之先見者也陽出變化云為吉事為祥謂復初乾元者也集解
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虞翻曰象事謂坤坤為器乾五之坤成象故象事知器也占事謂乾以知來乾五動成離則覩其占故知

來集解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虞翻曰天尊五地卑二故設位乾為聖人成能謂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故成能也集解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鄭康成曰鬼謀謂謀卜筮於廟門儀禮士冠禮疏虞翻曰乾為人坤為鬼乾二五之坤坎為謀乾為百坤為姓故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集解朱仰之曰人謀謀及卿士鬼謀謀及卜筮也又謀及庶民故曰百姓與能也集解
八卦以象告
虞翻曰在天成象乾二五之坤則八卦象成兑口震

言故以象告也集解
爻彖以情言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虞翻曰乾二之坤成坎坤五之乾成離故剛柔雜居
艮爲居離有巽兌坎有震艮八卦體備故吉凶可見
也集解
變動以利言
虞翻曰乾變之坤成震震爲言故變動以利言也集解
吉凶以情遷
虞翻曰乾吉坤凶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故以情遷集解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虞翻曰攻摩也乾爲愛坤爲惡謂剛柔相摩以愛攻
惡生吉以惡攻愛生凶故吉凶生也集解惡鄭康成讀
烏洛反釋文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虞翻曰遠陽謂乾近陰謂坤陽取陰生悔陰取陽生
吝悔吝言小疵集解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虞翻曰情陽僞陰也情感僞生利僞感情生害乾爲
利坤爲害集解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虞翻曰坤爲害以陰居陽以陽居陰爲悔且吝也集解

將叛者其辭慙
荀爽曰謂屯六三往吝之屬是也集解虞翻曰坎人之
辭也近而不相得故叛坎爲隱伏將叛坎爲心故慙
也集解
中心疑者其辭枝
荀爽曰或從王事无成之屬也集解虞翻曰離人之辭
也火性枝分故枝疑也集解
吉人之辭寡
虞翻曰艮人之辭也集解
躁人之辭多
荀爽曰謂睽上九之屬也集解虞翻曰震人之辭也震

爲決躁恐懼虩虩笑言啞啞故多辭集解
誣善之人其辭游
荀爽曰游豫之屬也集解虞翻曰兌人之辭也兌爲口
舌誣乾乾爲善人也集解
失其守者其辭屈
荀爽曰謂泰上六城復于隍之屬也集解虞翻曰巽人
之辭也巽詰屈陽在初守巽初陽入伏陰下故其辭
屈此六子也離上坎下震起艮止兌見巽伏上經終
坎離則下經終既濟未濟上繫終乾坤則下繫終六
子此易之大義者也集解
正義自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至此爲第九章集解爲

第十三章音訓爲第十一章

祖
男　承禧謹校
禮
姪　承禋同校
壻梁繼泰

周易說卦

王肅本作說卦傳 釋文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鄭康成曰昔者聖人謂伏羲文王也 書序孔疏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荀爽曰幽隱也贊見也神者在天明者在地神以夜光明以晝照蓍者冊也謂陽爻之冊三十有六陰爻之冊二十有四二篇之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上配列宿下副物數生蓍者謂蓍從爻中生也 集解 干寶曰幽昧人所未見也贊求也言伏羲用明於昧冥之中以求萬物之性爾乃得自然之神物能通天地之精而管御百靈者始爲天下生用蓍之法者也 集解 贊本亦作讚 釋文

參天兩地而倚數

馬融曰倚依也 釋文 五位相合以陰從陽天得三合謂一三與五也地得兩合謂二與四也 正義 鄭康成曰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欲極於數庶得吉凶之審也 正義 虞翻曰倚立參三也謂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立六畫之數故倚數

也集解王肅亦曰倚立也讀其綺反餘注同馬融蜀才作奇釋文兩說文作网网部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虞翻曰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乾剛坤柔立本者卦謂六爻陽變成震坎艮陰變成巽離兌故立卦六爻三變三六十八則有十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是也繫曰陽一君二民陰二君一民不道乾坤者也集解

觀變一本作觀變化釋文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鄭康成曰揮揚也釋文虞翻曰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發動揮變變剛生柔爻變柔生剛爻以三為六也因

而重之爻在其中故生爻集解王廙曰揮散也釋文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虞翻曰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和順謂坤道德謂乾以乾通坤謂之理義也集解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鄭康成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虞翻曰以乾推坤謂之窮理以坤變乾謂之盡性性盡理窮故至於命巽為命也集解

正義音訓自昔者至此為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虞翻曰重言昔者明謂庖犧也集解

將以順性命之理

虞翻曰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以陽順性以陰順命集解

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鄭康成曰三才天地人之道六畫畫六爻儀禮士冠禮疏虞翻曰謂參天兩地乾坤各三爻而成六畫之數也集解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六位舊又作六畫釋文集解虞翻曰迭遞也分陰為柔以象夜分陽為剛以象晝剛柔者晝夜之象晝夜更用故迭用柔剛矣章謂文理乾三畫成天文坤三畫成

地理集解

集解此上為第一章正義音訓為第二章

天地定位

虞翻曰謂乾坤五貴二賤故定位也集解

山澤通氣

虞翻曰謂艮兌同氣相求故通氣集解

雷風相薄

馬融曰薄入也鄭康成顧歡同陸績曰相附薄也釋文虞翻曰謂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集解

水火不相射

射虞翻陸績董遇姚信王肅音亦曰厭也釋文虞注曰

謂坎離射厭也水火相通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也集解

八卦相錯

數往者順

虞翻曰謂坤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也集解

知來者逆

虞翻曰謂乾息從子至巳下上故逆也集解

是故易逆數也

虞翻曰易謂乾故逆數集解

正義音訓自天地定位至此爲第三章

雷以動之

荀爽曰謂建卯之月震卦用事天地和合萬物萌動也集解

風以散之

荀爽曰謂建巳之月萬物上達布散田野集解

雨以潤之

荀爽曰謂建子之月含育萌芽也集解

日以烜之

京房曰烜乾也釋文荀爽曰謂建午之月太陽欲長者也集解烜舊亦作晅又作暅釋文音訓

艮以止之

荀爽曰謂建丑之月消息畢止也集解

兌以說之

荀爽曰謂建酉之月萬物成熟也集解

乾以君之

荀爽曰謂建亥之月乾坤合居君臣定位也集解

坤以藏之

九家易曰謂建申之月坤在乾下包藏萬物也乾坤交索旣生六子各任其才往生物也又雷與風雨變化不常而日月相推迭有來往是以四卦以義言之天地山澤恒在者也故直說名矣集解王肅以上四舉象下四舉卦爲互相備也集解

集解自天地定位至此爲第二章音訓自雷以動之

至此爲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鄭康成曰萬物出乎震雷發聲以生之也漢上易義海撮要

虞翻曰出生也震初不見東故不稱東方卦也集解

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

鄭康成曰齊乎巽風搖長以齊之也絜猶新也義海撮要

虞翻曰巽陽隱初又不見東南亦不稱東南卦與震同義巽陽藏室故絜齊集解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

鄭康成曰相見乎離萬物皆相見日照之使光大撮要
虞翻曰離爲日爲火故明日出照物以日相見離象
三爻皆正日中正南方之卦也集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虞翻曰離南方故南面乾爲治乾五之坤坎爲耳離
爲明故以聽天下嚮明而治也集解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鄭康成曰萬物皆致養焉地氣含養使有秀實漢上易撮
要坤不言方者所言地之養物不專一也正義虞翻曰
坤陰無陽故道廣布不主一方含宏光大養成萬物
集解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
鄭康成曰萬物之所說草木皆老猶以澤氣說成之
漢上易撮要虞翻曰兌三失位不正故言正秋兌象不見
西故不言西方之卦與坤同義兌爲雨澤故說萬物
震爲言震二動成兌言從口出故說言也集解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
鄭康成曰戰言陰陽相薄西北陰也而乾以純陽臨
之猶君臣對合也漢上易虞翻曰乾剛正五月十五日
晨象西北故西北之卦薄入也坤十月卦乾消剝入
坤故陰陽相薄也集解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
勞乎坎
鄭康成曰坎勞卦也水性勞而不倦萬物之所歸也
漢上易撮要虞翻曰歸藏也坎二失位不正故言正北方
之卦與兌正秋同義坎月夜中故正北方集解
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
乎艮
鄭康成曰萬物自春出生於地冬氣閉藏還皆入地
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言萬物陰氣終陽氣始皆
艮之用事漢上易撮要虞翻曰艮三得正故復稱卦萬物
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故萬物之
所成終而成始者也集解

音訓自帝出乎震至此爲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鄭康成曰共成萬物物不可得而反故合謂之神漢上
易撮要妙王肅董遇作眇董云眇成也釋文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
橈王肅音乃教反又呼勞反釋文
熯萬物者莫熯乎火
熯王肅音呼旦反注云熯火氣也釋文一本作暵釋文引徐
本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
物者莫盛乎艮

㦤鄭康成音成注云㦤裹也釋文
故水火相逮
一本作不相逮釋文音訓本鄭康成宋衷陸績王肅王廙本皆無不字釋文
雷風不相悖
漢書郊祀志作水火不相逮靁風不相誖
山澤通氣
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虞翻曰謂乾變而坤化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成既濟定故既成萬物矣集解
集解自帝出乎震至此為第三章音訓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至此為第六章

乾健也
虞翻曰精剛自勝動行不休故健也集解
坤順也
虞翻曰純柔承天時行故順集解
震動也
虞翻曰陽出動行集解
巽入也
虞翻曰乾初入陰集解
坎陷也
虞翻曰陽陷陰中集解
離麗也
虞翻曰日麗乾剛集解
艮止也
虞翻曰陽位在上故止集解
兑說也
虞翻曰震為大笑陽息震成兑震言出口故說集解
集解自乾健也至此為第四章音訓為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
巽為雞
九家易曰應八風也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為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雞二九順陽歷故雞知時而鳴也集解

坎為豕
九家易曰污辱卑下也六九五十四主時精為豕故豕懷胎四月而生宣時理節是其義也集解豕京房作彘釋文
離為雉
艮為狗
鄭康成說曰艮卦在丑艮為止以能吠守止人則屬艮以能言則屬兑兑為言故也周禮秋官序疏九家易曰艮主止守禦也艮數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為犬故犬懷胎三月而生斗運行十三時日出故犬十三日

而開目斗屈故犬臥屈也斗運行四帀犬亦夜繞室
也火之精畏水不敢飲但舌舐水耳犬鬬以水灌之
則解也犬近奎星故犬淫當路不避人者也集解

兌為羊

鄭康成曰其畜好剛鹵周禮夏官羊人序官疏 王廙曰羊者順
之畜故為羊也正義

集解自乾為馬至此為第五章音訓為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
兌為口

鄭康成曰兌為口兌上開似口漢上易 按鄭本此章在
乾為馬之前同上

集解自乾為馬至此為第六章音訓為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

陸績曰取含養也太平御覽三十六

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
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
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
之少女

馬融曰索數也王肅曰索求也釋文

集解自乾天也至此為第七章音訓為第十章

乾為天

鄭康成曰天清明无形漢上易 宋衷曰乾動作不解大
亦轉運集解

為圜

宋衷曰動作轉運非圜不能故為圜集解

為君

虞翻曰貴而嚴也集解

為父

虞翻曰成三男其取類大故為父也集解

為玉為金為寒為冰

為大赤

虞翻曰太陽為赤月望出入時也集解

為良馬

虞翻曰乾善故良也集解

為老馬

九家易曰言氣衰也息至已必當復消故為老馬也
集解

為瘠馬

鄭康成曰凡骨為陽肉為陰也漢上易 王廙曰健之甚
為多骨也釋文 瘠京房作柴注曰柴多筋幹荀爽同釋文

為駁馬

宋衷曰天有五行之色故為駁馬也集解 王廙曰駁馬
能食虎豹為其至健也正義

為木果

宋衷曰羣星著天似果實著木故爲木果
坤爲地
虞翻曰柔道靜集解
爲母
虞翻曰成三女能致養故爲母集解
爲布爲釜
爲吝嗇
京房本作爲遴嗇釋文
爲均
鄭康成說曰易坤爲均今亦或作旬也禮內則注地官均人疏
爲子母牛

九家易曰土能生育牛亦含養故爲子母牛也集解
爲大輿
爲文
九家易曰萬物相雜故爲文也集解
爲衆
虞翻曰物三稱羣陰爲民三陰相隨故爲衆也集解
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震爲雷
虞翻曰太陽火得水有聲故爲雷也集解
爲龍
鄭康成曰龍當爲尨取日出時色雜也漢上易虞翻干寶作爲駹虞注曰駹蒼色震東方故爲駹舊讀作龍上已爲龍非也集解干注曰駹雜色釋文
爲元黃
虞翻曰天元地黃震天地之雜物故爲元黃集解
爲旉
旉王肅音孚釋文虞翻曰旉花之通名鋪爲花貌謂之藪釋文鄭虞姚作爲專鄭讀市戀反釋文虞注曰陽在初隱靜未出觸坤故專則乾靜也專延叔堅說以專爲專大布非也集解姚注曰專一也釋文
爲大塗
鄭康成曰國中三道曰塗震上值房心塗而大者取

房有三塗焉漢上易王廙曰大塗萬物所出太平御覽百九十五
爲長子
虞翻曰乾一索故爲長子集解
爲決躁
爲蒼筤竹
九家易曰蒼筤青也震陽在下根長堅剛陰爻在中使外蒼筤也集解
爲萑葦
鄭康成曰竹類漢上易九家易曰萑葦蒹葭也根莖叢生蔓衍相連有似雷行也集解萑一本作雚石經又作雈五經文字

其於馬也為善鳴

虞翻曰為雷故善鳴也 集解

為馵足為作足

虞翻曰馬白後左足為馵震為左為足為有初陽白故為作足 集解 馵足京房荀爽作末足 釋文

為的顙

虞翻曰的白額顙額也震體頭在口上白故的顙詩云有馬白顛是也 集解 按說文曰的明也又作馰曰馬白額也 馬部日部

其於稼也為反生

鄭康成曰生而反出也 漢上易 宋衷曰陰在上陽在下故為阪生謂枲豆之類戴甲而生 集解 反陸績虞翻作阪陸注曰阪當為反虞注曰阪陵阪也 釋文

其究為健為蕃鮮

虞翻曰震巽相薄變而至三則下象究與四成乾故其究為健為蕃鮮巽究為躁卦躁卦則震震雷巽風無形故卦特變耳 集解

巽為木

宋衷曰陽動陰靜二陽動於上一陰安靜於下有似於木也 集解

為風

陸績曰風土氣也巽坤之所生故為風亦取靜於本而動於末也 集解

為長女

荀爽曰柔在初 集解

為繩直

翟元曰上二陽共正一陰使不得邪僻如繩之直 集解 鄭康成本此下有為墨二字 晁氏易

為工

荀爽曰以繩木故為工 集解 虞翻曰為近利市三倍故為工子夏曰工居肆 集解

為白

虞翻曰乾陽在上故白 集解

為長

為高

虞翻曰乾陽在上長故高 集解

為進退

荀爽曰風行无常故進退 集解 虞翻曰陽初退故進退 集解

為不果

荀爽曰風行或東或西故不果 集解

為臭

虞翻曰臭氣也風至知氣巽二入艮鼻故為臭繫曰其臭如蘭 集解 王肅本作為香臭 釋文 正義

其於人也為寡髮

馬鄭均作寡髮鄭注曰寡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周禮考工記車人疏虞翻作宣髮注曰為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為寡髮非也集解按鄭又作宣髮考工記車人疏

為廣顙

虞翻曰變至三坤為廣四動成乾為顙在頭口上故為廣顙與震的顙同義震一陽故的顙巽變乾二陽故廣顙集解廣鄭康成作黃釋文叢說漢上易

為多白眼

虞翻曰為白離目上向則白眼見故多白眼集解

為近利市三倍

虞翻曰變至三成坤坤為近四動乾乾為利至五成噬嗑故稱市乾三爻為三倍故為近利市三倍動上成震故其究為躁卦八卦諸爻唯震巽變耳集解

其究為躁卦

虞翻曰變至五成噬嗑為市動上成震故其究為躁卦明震內體為專外體為躁集解

坎為水

宋衷曰坎陽在中內光明有似於水集解

為溝瀆

虞翻曰以陽闢坤水性流通故為溝瀆也集解

為隱伏

虞翻曰陽藏坤中故為隱伏也集解

為矯輮

矯一本作撟輮馬融鄭康成陸績王肅同作輮王讀奴又反又女九反又如又反京房作柔荀爽作撓宋衷王廙作揉釋文宋注曰曲者更直為矯直者更曲為揉水流有曲直故為矯揉集解

為弓輪

虞翻曰可矯揉故為弓輪坎為月月在於庚為弓在甲象輪故弓輪也集解輪姚信作倫釋文

其於人也為加憂

虞翻曰兩陰失心為多眚故加憂集解

為心病

虞翻曰為勞而加憂故心病亦以坎為心坎二折坤為心病集解

為耳痛為血卦為赤

其於馬也為美脊

宋衷曰陽在中央馬脊之象也集解

為亟心

亟王肅讀去紀反荀爽作極注曰極中也釋文

為下首

荀爽曰水之流首卑下也集解

為薄蹄
九家易曰薄蹄者在下水又趨下趨下則流散流散則薄故為薄蹄也集解
為曳
宋衷曰水摩地而行故曳集解
其於輿也為多眚
虞翻曰眚敗也坤為大輿坎折坤體故為車多眚也集解王廙曰眚病也集解
為通
虞翻曰水流瀆故通也集解
為月

鄭康成曰臣象也文選月賦注虞翻曰坤為夜以坎陽光坤故為月也集解
為盜
虞翻曰水行潛竊故為盜也集解
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虞翻曰陽剛在中故堅多心棘棗屬也集解
離為火
為日
荀爽曰陽外光也集解
為電
鄭康成曰取火明也久明似日暫明似電也集解

為中女
荀爽曰柔在中也集解
為甲冑
虞翻曰外剛故為甲乾為首巽繩貫甲而在首上故為冑冑兜鍪也集解
為戈兵
虞翻曰乾為金離火斷乾燥而鍊之故為戈兵也集解
其於人也為大腹
虞翻曰象曰常滿如妊身婦故為大腹乾為大也集解
為乾卦
虞翻曰火日熯燥物故為乾卦也集解鄭康成曰乾當

為幹陽在外能幹正也釋文董遇亦作幹卦釋文
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
鄭康成曰骨在外周禮攷工記梓人疏及藝文類聚九十六又御覽九百四十一引並云則在外也虞翻曰此五者皆取外剛內柔也集解鱉本作鼈蠃京房作螺姚信作蠡蚌本又作蜯釋文
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宋衷曰陰在內則空中木中空則上科槁也集解鄭康成作科上稾注曰科上者陰在內為疾漢上易虞翻作折上稾注曰巽木在離中體大過死巽蟲食心則折也蠧蟲食口木故上稾或以離火燒巽故折上稾集解
干寶作科上槁釋文

艮為山

宋衷曰二陰在下一陽在上陰為土陽為木土積於下木生其上山之象也集解

為徑路

鄭康成曰田間之道曰徑路艮為之者取山間鹿兎之蹊初學記二十四虞翻曰艮為山中徑路震陽在初則為大塗艮陽小故為徑路也集解王廙曰物始故為徑路太平御覽百九十五

為小石

陸績曰艮剛卦之小故為小石者也集解

為門闕

虞翻曰乾為門艮陽在門外故為門闕兩小山闕之象也集解

為果蓏

馬融曰果桃李之屬蓏瓜瓠之屬釋文宋衷曰木實謂之果草食謂之蓏桃李瓜瓞之屬皆出山谷也集解果蓏京房作果墮釋文

為閽寺

宋衷曰閽人主門寺人主巷艮為止此職皆掌禁止者也集解寺亦作闇釋文

為指

虞翻曰艮手多節故為指集解鄭康成作為小指晁氏易

為狗

狗虞翻作拘注曰指屈伸制物故為拘拘舊作狗上已為狗字之誤集解

為鼠

虞翻曰似狗而小在坎穴中故為鼠晉九四是也集解

為黔喙之屬

馬融曰黔喙肉食之獸謂豺狼之屬黔黑也陽元在前也集解鄭康成曰謂虎豹之屬貪冒之類釋文漢上易叢說取其為山獸漢上易叢說黔王肅音其嚴反鄭作黚釋文或曰陸績作黚音訓會通

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虞翻曰陽剛在外故多節松柏之屬集解多節上舊無堅字釋文一本集解一本多上有為字足利本

兌為澤

虞翻曰坎水半見故為澤集解宋衷曰陰在上令下溼故為澤也集解

為少女

虞翻曰坤三索位在末故少也集解

為巫

虞翻曰乾為神兌為通與神通氣女故為巫集解

為口舌

虞翻曰兌為震聲故為口舌集解

為毀折
虞翻曰二折震足故為毀折集解
為附決
虞翻曰乾體未圜故附決也集解
其於地也為剛鹵
虞翻曰乾二陽在下故剛澤水潤下故鹹集解
為妾
虞翻曰三少女位賤故為妾集解
為羊
為羊鄭康成作為陽注曰此陽謂為養无家女行賃
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晁氏易漢上易虞翻作為羔注曰

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為羔舊讀以震駹為龍艮狗為
狗兌羔為羊皆已見上此為再出非孔子意也震已
為長男又言長子謂以當繼世守宗廟主祭祀故詳
舉之三女皆言長中少明女子各當外成故別見之
此其大例者也集解
自乾為天至此集解音訓皆一卦為一章此依六子
求索為序本或以三男居前三女居後釋文
朱氏震曰秦漢之閒易無說卦孝宣時河內女子發
老屋得之至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
一鼎按諸家各有逸象不止荀爽即荀爽所得亦不
止三十一今綴而錄之馬融云兌為虎虞注漢上易鄭康
成云震為日門隨初九注為門繫注艮為鬼門為宮闕觀注兌
為和說恆六五注為暗昧困注為暗澤井注又云震之所為有
叢拘之類坎上六注宋衷云震為聲音小過注艮為主說卦注
兌為金為白虎鼎注王肅云坎為險未濟注離為婦既濟注
為矢晉注子夏傳曰坎稱小狐未濟傳干寶云乾為屋宇
豐注震為諸侯本卦注巽為草木姤注坎為法律為夜豐注
為狐未濟注離為牛未濟注為牝牛革注為晝豐注為矢旅注兌
為孔穴困注為決旅注以上諸家支文碎義十不存一惟
荀虞二家較備荀氏說見經典釋文者乾後有四為
龍為直為衣為言坤後有八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
裳為黃為白為漿震後有三為王為鵠為鼓巽後有

二為楊為鸛坎後有八為宮為律為河為棟為叢棘
為狐為蒺藜為桎梏離後有一為牝牛艮後有三為
鼻為膚為狐兌後有二為常為輔頰注云常西方神
也其不見釋文者有云乾為晝繫注為久恆注為君子夬注
坤為夜繫注為眾物序卦注為行師豫注為邑國謙注升注為朋
泰注為亂泰注震為建侯豫注為子隨注為林賁注為雷聲明夷注
為木為行繫重門注巽為號令本卦注為岐升注坎為心明夷注
為臀艮注為眾水序卦注為法律師本卦注為盜虣繫注為淵訟注
為勞謙明夷注離為飛鳥明夷注艮為山陸中孚注為小木為
上持為門繫注兌為八月臨注為有言困注虞氏傳其家五
世孟氏之學其逸象又數十倍於荀九家惠棟周易

述張惠言虞氏易据注文采錄十得其七鼒復補其
缺漏次而列之於左曰乾為王坤訟隨蠱晉蹇益夬萃豐渙注為先
王渙注為明君師注為大君師上注補為神人謙注為神福豐注補
為人履謙賁咸繫上注為大人革注為聖人頤咸革繫下注為賢人坤繫
上下注為君子剝遯雜卦注為武人履巽注為行人无妄注為物
謙繫上注為易恆大壯旅繫下注為立恆注為直為動直大過注補為
敬需注為畏繫下為威同人家人繫下注為嚴遯注為堅剛遯注為道
恆注為天道大畜注為德乾小畜剝坎晉益節繫上下注為舊德訟註補為
賢德漸注補為盛德繫上下注為行繫下注為性為精繫下為
言大畜注為信大有繫上注為善益繫上注為楊善大有益注為積善
坤履繫下注為良歸妹注為仁繫下注為愛家人繫下注為忿損注為
生為祥為詳大壯注補為慶晉睽益豐注為天庥大有注為嘉
遯革注為福繫下注為介福晉注為祿否夬注為先乾同人睽注為
始蠱恆注為知蹇歸妹注為大同人益繫下注為盈剝象損豐注為茂无妄
注為肥遯注為好謙遯注為施謙夬姤注為利繫下注為見利繫下
注補為清豫注為治繫下說卦注為大謀繫下注為高繫下注為揚
夬注為宗睽注為族同人注為高宗既濟注為甲蠱訟注為老大過
注為舊井注為久大過恆注補為古繫下注為上古繫下注為大
明履益萃巽未濟注為遠小畜泰否遯渙繫上下注為外為郊同人小過注為
野同人繫上注為門同人說卦注為道門繫上注為百訟繫下為淵
恆注為歲同人坎注為晝繫下注補為頂大過注為額說卦注補為朱困注
為衣歸妹既濟繫下注為圭益注為著繫上下注為瓜姤注為龍乾文言注

坤女主稱后泰注補為臣觀遯蹇損夬小過繫注為順臣繫下注為
眾臣繫下注補為民履泰豫蠱剝頤困兌節繫上下注為萬民繫下注為姓
繫下注為小人遯既濟繫下雜卦注為邑人无妄注為鬼謙睽繫下注為
尸師注為形屯注為身蹇震艮中孚繫上下注為牝坤注為母為躬
屯蹇震注為我小畜觀頤解益鼎小過注為自小畜泰大有象晉睽解夬小過注為至
復注為安繫上下注為安身繫下注補為康晉注為富為財泰革節小
過注為積升注為聚萃注為萃萃注為重繫下注為厚艮注為致困注
為用屯觀噬嗑晉益漸小過注為包蒙注為寡謙注為徐困注為營否注為
下隨旅注為容為廣說卦注補為裕晉注為虛剝咸晉損歸妹注為
空虛豐注補為書繫下注為邇繫下注為近說卦注為疆益注為
无疆益注為思臨豐注為惡謙遯繫下注為理坤文言注為體為
禮繫下注為義繫上下注為事坤蠱睽損益巽小過繫上下注為作事訟注為
業乾文言注為大業家人注為庶政噬嗑注為俗漸注為度節注為
類同人注為閑繫上注為內繫下注補為藏為密繫注為默
繫注為復復注補為恥繫上下注為欲損注為過益注為醜解漸注
為積惡繫下注為不善繫下注補為逐復注為迷暗繫下注補為亂
萃漸繫下注為亂世繫下注為弒父明夷注為怨繫下注為害大有
謙咸渙節繫下注為過惡大有注為終訟蠱萃注為永益注補為永終
歸妹注為敝歸妹注為窮為死乾坤豫觀復兌中孚注為喪觀復大壯
睽旅巽小過既濟注為冥為昧豫注為晦明夷注為夕為夜繫下
補為暮夜夬注為暑坤文言繫下注為乙泰歸妹注為年既濟未濟注為
十年復頤注為戶訟坎注為義門繫上注為闔戶觀豐注為閉

戶繫上補為閉關剝注為盍豫注為土臨睽困升注為積土泰為
基繫下補為階　為田繫下注為邑比泰謙晉困注為國師觀謙注
為邦謙益漸中孚為大邦未濟注為萬國比注為異邦復注為方
比離恆鼎未濟為鬼方既濟未濟為裳繫下為紱困為車剝无妄大畜解為
車輿大畜注為輹小畜注為器觀睽萃繫下注為器用繫下為缶比坎
為囊坤注為虎乾文言履頤注為兕屯為黃牛遯為牝牛離震
為帝履泰益鼎歸妹渙為主本卦坤睽豐為諸侯屯比豫蠱晉明夷繫下為
人比同人為士歸妹為兄泰家人歸妹為夫屯蒙同人大過家人繫上序卦為
元夫睽為長子鼎補為行人艮補為趾大壯夬艮為出屯蒙小畜大畜
離艮節小過繫上為行乾文言屯蒙泰謙蠱復大畜坎晉損益夬姤升豐巽兌節小過繫上下
為征本卦泰大壯損漸歸妹注為興歸妹補為作益為逐本卦睽注為奔

渙補為奔走渙補為驚走屯比大畜為驚衛大畜注為定繫下注為
百本卦注為言需師泰臨夬艮漸繫上說卦注為出言繫上注補為講論乾文
言兌注為議節中孚繫上注為問益繫上注為語繫上下注為告益夬注為
繫上注為聲離節注為音節中孚小過為鳴中孚為應坤損晉為
交同人坎家人睽為徵繫下為反小畜歸妹為後乾文言睽為後世繫下為
後動繫上下注補為後語繫下注補為後交繫下注為從坤益注為
守坎注為左泰注為生本卦觀注為出生益補注為有說卦注補為建
比補注為動起補為常坤文言注為緩中孚注為寬仁乾文言注為
中行益補注為樂乾文言需注為笑萃旅注為後笑同人注補為喜
笑益兌注為笑言夬繫下注為餘慶坤文言注補為道履隨大畜注為
陵同人注為祭渙注為巻本卦為簋坎注補為七既濟注補為百本卦

注補為百里繫上注補為元黃歸妹注補為禾稼无妄注為百穀離
為草莽同人注為鼓繫上注為筐歸妹旅為馬坤晉注為麋鹿
屯比注巽為命泰大有无妄姤萃困革繫上注為有命師注補為命令訟鼎
旅注為號令繫下注為教令坎注為誥姤注為號夬萃注為號咷
同人旅注為處女咸注為婦小畜同人大過恆家人漸繫上序卦注為妻小畜注
為商旅復注為隨咸注為入否遯困豐繫下注為處小畜旅繫上下注為
入伏同人注為利繫下為齊本卦注為同同人睽繫上注為交漸注為
進萃鼎漸序卦注為退繫上雜卦注為退伏繫上注為舞姤繫上注為高
舞豐注為谷井注為長木大過漸繫下注為苞姤注為楊大過注為木
果井注為茅泰大過注為白茅姤注為蘭繫上注為草木離注為草
莽困注為桑无妄注為杞姤注為葛藟困注為薪繫下為墉同人為

牀剝注為繩坤小畜隨賁剝无妄大畜坎遯夬姤萃兌繫下注為帛賁注為腰帶
訟注為繻井注為蛇繫下注為魚剝姤繫下注為鮒井注為兩股坤文
言注補坎為聖　為男雜卦注補為後比注為北中豐注補為元
雲既濟注為雨小畜睽鼎小過注補為川本卦注為大川需泰頤益渙中孚注
為寒泉井注補為河泰注為心小畜復雜咸晉解益漸兌中孚本卦繫上為志
履同人觀大畜賁晉明夷睽益萃升困革豐旅巽兌注為思咸艮渙繫上注為慮繫下注
為憂泰夬豐巽注為謀訟繫下注為惕小畜注為疑豫睽損升兌注為艱
大壯明夷注為蹇蹇注為曳睽夬注補為恤萃升注為悔繫上注為逖
渙注為忘兌注為勞兌既濟繫上注為勸井注補為濡　為涕洟小過
注為眚復震旅注為疾豫復无妄遯損鼎兌注為疾病　為疾厲
為疑疾豐注為災遯豐旅注為災眚復旅小過注為破夬注為罪解注

為悖注解為欲注頤為淫注繫上為寇注萃漸為盜注既濟繫上為
寇盜注屯解睽為暴注繫上為毒注噬嗑為瀆注繫下為孚注隨大壯泰
中孚睽解未濟益姤本卦升升注豐為平謙本卦觀注咸漸為美節注既濟補為常
注本卦為法屯為罰注豫為獄中孚噬嗑注賁旅為則注震為經注蒙漸
為習卦兌注本為閑習注大畜為入為內注本卦為聚注豫
為脊注咸漸為要注艮為臀注夬姤為膏注鼎為血補渙注為陰
夜注中孚為歲注漸為三歲注豐為尸為酒注本卦為叢木
注屯為棘補渙注為叢棘注本卦為蒺藜注困為棘匕注震為穿
木注蒙為校注噬嗑為弧注睽下萃繫為弓彈注小過為木注本卦
為車注小畜睽升注賁為馬注屯離為女子注屯為婦注既濟為孕注漸
為惡人注大有為見注萃復升睽豐蹇巽益姤為鬩注豐為飛注乾為爵

注中孚為文明注賁為明明夷小畜萃隨旅噬嗑說卦賁晉注為光注既濟夬為
甲注解為黃鼎為戎注需夬同人為兵補困注為戎兵補萃注為
折首注師為刀注歸妹為斧注巽為資斧注旅為矢注睽旅為兵
矢注噬嗑為飛矢萃為黃矢注解下繫為网注大壯晉為弓注繫下
為瓦注井為甕注井為瓶注井為鳥注漸小過為飛鳥注小過注為
鶴注中孚為隼注解下繫為鴻注漸為乾肉注噬嗑為艮為男補睽
為弟注家人為子注蠱補家人為小子注漸為君子注革為賢人
注頤為童注觀為童蒙注蒙為僮僕注旅為官注繫下為友注兌為
閹注本卦為時注遯繫下蹇注損益為對時注无妄為斗注豐為星注賁革
注豐為沫注豐為霆為果為慎注升未濟鼎注旅為節注未濟為
待注繫下為制注節為執注師為小注繫下為多注謙遯為厚注繫下

注為取注旅為含注賁為求注蒙繫下隨注頤為篤實注家人為道注大畜
注為穴居注繫下為山陵注繫下補為小徑補漸注為石注豫萃
為山石補漸注為山邱注繫下補為城為宮補困注為宮室
注觀下繫剝為庭注本卦節為門庭注節為廬注剝為牖注坎為居
注隨頤未濟睽繫上夬革下漸渙為廟注本卦節補夬為宗廟注益渙震為社稷
注震噬嗑革巽小過无妄注困為肱注本卦節為雨肱注坤豐文言補為腓注本卦
注為尻注遯為膚注夬姤噬嗑注剝睽為背注解本卦補睽為小木注大畜漸繫
注下為碩果注剝為碩注蹇為豹注革為狼注巽為狐注解為小狐
注未濟為尾注履遯未濟為兌為妹注歸妹泰序卦為妻注困為女注離補卦
為朋注泰損益復豫本卦咸注蹇解為友注損為講習注序卦為刑人注蒙睽
注困為刑注豐豫旅困注鼎為折補豐注為小注履小過為少注隨大過為窞

注小畜小過為通注說卦為見注屯上蠱繫為右注泰大有豐為下
少知注繫下為契注繫下為震聲注說補卦為西注小畜小過補隨小為
雨注繫下補為雨澤注大過卦補說為水補萃注為水澤注臨大過補以
上乾象九十有五坤象百二十有九震象七十有七
巽象四十有九坎象八十有三離象三十有五艮象
六十有四兌象二十有四皆据注文采獲甯複毋刪
抱殘守缺之義也

周易舊注卷十一

祖
男　承禧謹校
禮
姪　承禋
壻梁繼泰　同校

周易舊注卷十二

六合徐鼒述

周易序卦

王肅本作序卦傳 釋文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干寶曰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於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之論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還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彊字之曰道上繫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春秋穀梁傳曰不求知所不可知者智也而今後世浮華之學彊支離道義之門求入虛誕之域以傷政害民豈非讒說殄行大舜之所疾者乎 集解

盈天地之閒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荀爽曰謂陽動在下造生萬物於冥昧之中也 集解

屯者物之始生也

王肅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故為物始生也 正義 一本作萬物之始生也 集解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稺也

鄭康成曰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為蒙也 集解 凡兩見一序卦注一分附卦下一本無蒙也二字 集解 稺一夲作稚 釋文

物稺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

鄭康成曰言孩稺不養則不長也集解
需者飲食之道也
荀爽曰坎在乾上中有離象水火交和故為飲食之道集解干寶曰需坤之遊魂也雲升在天而雨未降翱翔東西須之象也王事未至飲宴之日也夫坤者地也婦人之職也百穀果蓏之所生禽獸魚鼈之所託也而在遊魂變化之家即亨爨腥實以為和味者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集解序解前注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鄭康成曰訟猶爭也言飲食之會恆多爭也集解按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

訟而成之困學紀聞朱新仲說又見程迥古占法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九家易曰坤為衆物坎為衆水上下皆衆故曰師也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有將皆命卿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也集解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畜一本作蓄下及雜卦同釋文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
今本奪履者禮也四字按李鼎祚集解本有此四字晁氏易曰王輔嗣略例所引下有履者禮也一句誤入注中今据補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荀爽曰謂乾來下降以陽通陰也集解姚信曰安上治民莫過於禮有禮然後泰泰然後安也集解鄭康成本作履然後安無而泰二字晁氏易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鄭康成本作有大有不可以盈晁氏易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鄭康成曰言同旣大而有謙德則於政事恬豫雷出地奮豫豫行出而喜樂之意集解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鄭康成曰喜樂而出人則隨從孟子曰吾君不遊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此之謂也正義王肅曰歡豫人必有隨隨者正義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九家易曰子行父事備物致用而天下治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於聖人子修聖道行父

之事以臨天下無為而治集解

事有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荀爽曰陽稱大謂二陽動升故曰大也集解宋衷曰事立功成可推而大也集解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虞翻曰臨反成觀二陽在上故可觀也集解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虞翻曰頤中有物食故曰合也集解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虞翻曰分剛上文柔故飾集解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荀爽曰極飾反素文章敗故為剝也集解亨鄭康成讀許兩反釋文然後一本作而後集解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虞翻曰陽四月窮上消姤至坤者也集解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荀爽曰物不妄者畜之大也畜積不敗故大畜也集解

鄭康成本作有无妄物然後可畜晁氏易一本作受之大畜無以字集解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虞翻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集解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鄭康成曰以養賢者宜過於厚正義虞翻曰人頤不動則死故受之以大過大過否卦棺槨之象也集解王肅曰過莫大於不養正義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

虞翻曰謂天地否也集解

然後有萬物

虞翻曰謂否反成泰天地壹壼萬物化醇故有萬物也集解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虞翻曰謂泰已有否否三之上反正成咸艮為男兌為女故有男女集解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虞翻曰咸反成恆震為夫巽為婦故有夫婦也集解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虞翻曰謂咸上復乾成遯乾為父艮為子故有父子集解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虞翻曰謂遯三復坤成否乾為君坤為臣故有君臣也集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虞翻曰否乾君尊上坤臣卑下天尊地卑故有上下也集解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虞翻曰錯置也謂天君父夫象尊錯上地婦臣子象卑錯下坤地道妻道臣道故禮義有所錯者也集解干寶曰錯施也此詳言人道三綱六紀有自來也人有男女陰陽之性則自然有夫婦配合之道有夫婦配合之道則自然有剛柔尊卑之義陰陽化生血體相傳則自然有父子之親以父立君以子資臣則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序則必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明先王制作蓋取之於情者也上經始於乾坤有生之本也下經始於咸恆人道之首也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有妲己之禍當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為國風之始而易於咸恆備論禮義所由生也集解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

鄭康成曰言夫婦當有終身之義夫婦之道謂咸恆也集解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鄭康成本作物不可以終久於其所晁氏易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九家易曰日在坤上其明傷也言晉極當降復入於地故曰明夷也集解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虞翻曰晉時在外家人在內故反家人集解反其家一本作反於家集解本石經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有所遇一本無所字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一本作升而上者必困集解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
鄭康成曰謂父退居田里不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滌濯鼎俎集解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虞翻曰否三進之四巽爲進也集解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虞翻曰震嫁兌兌爲妹嫁歸也集解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虞翻曰兌爲講習故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集解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虞翻曰風以散物故離也集解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旣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周易雜卦

孟喜曰雜亂也釋文虞翻曰雜卦者雜六十四卦以爲義其於序卦之外別言也昔者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時宜不必皆相因襲當有損益之意也故歸藏名卦之次亦多異於時王道踳駁聖人之意或欲錯綜以濟之故次序卦以其雜也正義漢上易叢說節引王肅本作雜卦傳釋文

乾剛坤柔
虞翻曰乾剛金堅故剛坤陰和順故柔也集解
比樂師憂
虞翻曰比五得位建萬國故樂師三失位輿尸故憂集解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荀爽曰臨者教思无窮故爲與觀者觀民設教故爲求也集解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虞翻曰陽初出震故見盤桓利居貞故不失其居蒙二陽在陰位故雜初雜爲交故著集解見鄭康成讀如字釋文
震起也艮止也
虞翻曰震陽動行故起艮陽終止故止集解
損益盛衰之始也
盛衰鄭康成虞翻本作衰盛音訓引釋文會通虞注曰損泰

初益上衰之始益否上益初盛之始集解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虞翻曰大畜五之復二成臨時舍坤二故時也无妄上之遯初子弑父故災者也集解

萃聚而升不來也

虞翻曰坤衆在內故聚升五不來之二故不來之內曰來也集解

謙輕而豫怠也

怠姚信如字京房作治虞翻作怡釋文虞注曰謙三位賤故輕豫薦樂祖考故怡怡或言怠也集解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虞翻曰頤中有物故食賁離日在中五動巽白故无色也集解

兌見而巽伏也

虞翻曰兌陽息二故見則見龍在田巽乾初入陰故伏也集解見鄭康成本作說晁氏易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飭鄭康成王肅虞翻本俱作飾釋文集解虞注曰否上之初君子弗用故无故也蠱泰初上飾坤故則飾也集解

唐石經亦作飾

剝爛也復反也

虞翻曰剝生於遘陽得陰熟故爛復剛反初集解

晉晝也明夷誅也

荀爽曰誅滅也陸績曰誅傷也釋文虞翻曰誅傷也離日在上故晝也明入地中故誅也集解干寶曰日上中君道明也明君在上罪惡必罰也集解

井通而困相遇也

虞翻曰泰初之五爲坎故通也困三遇四故相遇也集解

咸速也恆久也

虞翻曰相感者不行而至故速也日月久照四時久成故久也集解

渙離也節止也

虞翻曰渙散故離節制數度故止集解

解緩也蹇難也

虞翻曰雷動出物故緩蹇險在前故難也集解

睽外也家人內也

虞翻曰離女在上故外也家人女正位乎內故內者也集解

否泰反其類也

虞翻曰否反成泰泰反成否故反其類終日乾乾反復之道集解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虞翻曰大壯止陽陽故止遯陰消陽陽故退巽爲退

者也集解

大有眾也同人親也

虞翻曰五陽並應故眾也夫婦同心故親也集解眾荀爽作終釋文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虞翻曰革更故去鼎亨飪故取新也集解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虞翻曰五以陰過陽故過信及豚魚故信也集解

豐多故親寡旅也

虞翻曰豐大故多旅无容故親寡六十四象皆先言卦及道其指至旅體離四焚棄之行又在旅家故獨

先言親寡而後言旅集解眾家並以豐多故絕句荀爽本以豐多故親絕句寡旅也別為句釋文

離上而坎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虞翻曰乾四之坤初成震一陽在下故寡也乾三之坤上成剝剝窮上失位故不處集解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虞翻曰險在前也故不進天水違行故不親也集解

大過顛也

鄭康成曰自此以下卦音不協似錯亂失正弗敢改耳晁氏易虞翻曰顛隕也頂載澤中故顛也集解

姤遇也柔遇剛也

虞翻曰坤遇乾也集解姤唐石經五經文字作遘

漸女歸待男行也

虞翻曰兌為女艮為男反成歸妹巽成兌故女歸待艮成震乃行故待男行也集解

頤養正也

虞翻曰謂養三五五之正為功三出坎為聖故曰頤養正與蒙以養正聖功同義也集解

既濟定也

虞翻曰濟成六爻得位定也集解

歸妹女之終也

虞翻曰歸妹人之終始女終於嫁從一而終故女之終也集解

未濟男之窮也

虞翻曰否艮為男位否五之二六爻失正而來下陰未濟主月晦乾道消滅故男之窮也集解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憂鄭康成晁氏易虞翻作消虞注曰以乾決坤故剛決柔也乾為君子坤為小人乾息故君子道長坤體消滅故小人道消諭武王伐紂自大過至此八卦不復兩卦對說大過死象兩體姤夬故次以姤而終於夬言君子之決小人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集解干寶曰

凡易既分為六十四卦以為上下經天人之事各有始終夫子又為序卦以明其相承受之義然則文王周公所遭遇之運武王成王所先後之政蒼精受命短長之期備於此矣而夫子又重為雜卦以易其次第雜卦之末又改其例不以兩卦反覆相酬者以示來聖後王明道非常道事非常事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是以終之以夬言能決斷其中唯陽德之主也故曰易窮則變通則久總而觀之伏羲黃帝皆繫世象賢欲使天下世有常君也而堯舜禪代非神農之化朱均頑也湯武逆取非唐虞之迹桀紂之不君也伊尹廢立非從順之節使太甲思愆也周公攝政非湯

武之典成王幼年也凡此皆聖賢所遭遇異時者也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教敬敬之弊鬼故周自鬼以教文文弊薄故春秋閱諸三代而損益之顏回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以非其任也回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是以聖人之於天下也同不是異不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以貫之矣集解

周易舊注卷十二

祖
男　承禧謹校
禮
姪　承禋
壻　梁繼泰　同校

〔清〕陳懋侯撰

周易明報三卷

首一卷末一卷

清光緒八年刻本

周易明報自序

自惠迪從逆之報不明於天下論吉凶者往往委諸時數之適然不究人事之得失為善无所勸為惡不知懲其或偶罹懲咎則以為一朝失足畢生莫贖无復轉禍為福之望而自棄之念益堅自新之途遂絶此作善所以日少不善所以日多也昔者聖人明於天之道與民之故知夫婦之愚不肖非帝王法令所能徧喻也獨有假神道以設教使知天人之理息息相通報應之機昭昭不爽庶幾遏其邪念而奮其善心於是仰觀俯察體

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設六位以立易之體施六爻以神易之用又慮其繁而无當散而无紀也於是區初上為本末別三四為多凶多懼獨於外卦取五之剛中內卦取二之柔中又慮尊卑不明上下无別陰敵陽小加大之漸將由此而開也於是貴五而賤二黜六而用九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其別白九五而定一尊者以為大中至正之道於是乎在當位則得得則必吉不當位則失失則必凶失得之報捷於影響而又慮不幸有過者之欲改末由也則又示以變化之方開其補過之路俾知剛柔動靜承乘順逆之際不利進者退則无咎不利退者進則无咎失能變得則凶可化吉蓋聖人望人改過之心至親切矣夫人知得之必吉則為善有喜心知失之必凶則為惡有懼心知由失變得之可免咎則遷善改過有冀心善乎繫辭之言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懋侯不敏顧念年四歲即受易於　先君子同治辛未與弟建侯毅侯講易安州自是以後昕夕不輟閱十二寒暑始於小過彖傳悟上下順逆之理繼於繫辭上傳得進退變

化之義最後乃知吉凶失得與无咎補過之故恍然於周易一書專為五位而發其上下各爻唯二為柔中閒或及之餘則不置一辭後世穿鑿支離正坐逐爻求義耳玩索既久竊恐聖人之意久而愈失其傳也爰為之注而分繫失得於句下使讀者兼正句讀即取繫辭明報二字為是書之名明敬述聖言非敢臆為之說也書既成命長女閨瑜書付手民而謹序其大略以俟有道者正焉

光緒壬午夏前蜀學使者翰林院編脩閩陳懋侯序

周易明報目錄

卷首
自序
卷一
上經
卷二
下經
卷三
繫辭上傳
繫辭下傳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卷末
易義節錄
讀易要言

周易明報卷之一

閩陳[illegible]述

上經

乾元亨利貞得

此文王所作卦辭也剛健曰乾元大也陽大故稱元亨通也利宜也貞正也陽德亨通利居正位謂以九居五也

初九潛龍勿用失

此周公所作爻辭也初初畫九陽爻也龍指五天位在五陽藏未見則為潛龍故不可用○易之六位以五為主九居則得六居則失上下各爻皆發揮五位之義泥本爻以求之則窒矣此六十四卦之通例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得

見謂九見五陽藏於下象龍在田由潛而見乃得正位大人亦指五有君德而在上位者也○九五為大人六二為小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得夕惕若厲失无咎得

君子謂九五有剛德者也五以位言則為大人以德

言則為君子日終則夕陽變陰之象時已過中而自
彊不息懼而補過故雖危无咎○九五剛中日中之
象不終日吉陽得中也終日戒陽失中也故終朝已
日非美辭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得
龍潛在淵陽猶在下自下躍上剛乃得中故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得
以九居五陽行於上剛健中正以天德位天位大人
之利也

上九亢龍有悔失
上卦上也亢窮也五剛得中變則失位故有悔○易
之為書變動不居其道屢遷故一爻之辭有吉有凶
由失變得則初凶終吉由得變失則初吉終凶乾之
九五曰飛龍先言潛龍原其始也後言亢龍要其終
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易之
道也
用九見羣龍得无首失吉得
三三則九陽爻用九者參天之數也陽在上象首以

六居五是為无首卦見六龍用九為君則首出庶物
而元亨矣故吉○无首之義與比卦同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彖者文王觀象繫辭以斷一卦之吉凶而孔子為之
傳也唯天為大故曰乾元資始資乾以始也五統羣
陽而為之長故曰統天天施地生則品物亨故曰流
形至大至明成終成始卦有六位五獨得時乘龍御

天亨之至也乾道乾之中道也剛柔相推或進或退
則生變化五有變動則當固守性命之正保合大中
之道所謂利貞也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用九居五則
天下定矣○五得天時時中時行時用時義皆謂九
五陽失五位則為失時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象者孔子觀卦象而繫之以辭也繫卦下者為大象
繫爻下者為小象天行於上恒久不已自彊不息法
其健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釋爻辭之義獨乾卦各爻不加象曰者承大象而言與他卦異也陽在下謂五陽未見潛藏在下非以初爲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龍見於上君德已成故德施普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日終則陽失中健行不息反復其道雖危无咎矣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在淵咎也躍而上行陽進得位何咎之有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大人造謂以陽爻造陽位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陽窮則變故盈不可久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剛爲天德故五必用九以柔居之則剛失位故不可爲首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文言者孔子以乾坤二卦彖象之意未盡而申言以文之也五統羣陽故爲善之長五備衆美故爲嘉之會五中則和故爲義之和五正而當故爲事之幹乾有四德君子法之以自彊不息則能行此四德矣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

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此孔子設爲問答之辭稱子曰者學者記之也陽潛未見故曰龍德而隱世未變易則名無由成藏器於身故隱而无悶樂行憂違不失其正所謂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有剛健之德而上見中正之位故曰龍德而正中庸中庸也言信行謹大人之德閑邪存誠承信言善世

不伐承謹言博大也化變化也九見五位變在田而在天則德博而化矣君德者言其有大人之德宜居大人之位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剛在中為德發外為業忠信則所存者實而德益進

脩辭立誠則所發者實而業可居知至至之可與幾時行則行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時止則止也居上不驕在下不憂則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所以危而无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以爻言下以位言進以陽言退以陰言變六居五剛柔相雜則有无常无恒之失非為邪欲存誠也非離羣欲從類也中德日進外業日脩及時而行何咎之有○以上下言則有進退以内外言則有出入其義一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五為陽位九為陽爻以陽居陽同類相從所謂聲應氣求也水溼火燥雲龍風虎皆發明同類應求之義聖人大人之有德者見天位故萬物覩本天親上本

地親下則又合乾剛坤柔言之以見九之於五六之於二陽上陰下以類相從不易之理也○同聲相應九上五下陽與陽應也二氣感應五剛二柔陽與陰應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陽貴陰賤陽不在上則貴而无位陽君陰民陰不在下則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承无位言无輔承无民言動陽動變陰也五剛得位故動則有悔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下以未見言時舍以在田言行事行所事也試試進也上治自上治下也窮之災窮則失位也乾元用九天下治謂用九居五元亨而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潛藏隱也文明見也與時偕行時行也革變化也位天德九居五也與時偕極時止也天則天之則也○天則在五不違則順也失則逆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萬物資始於乾而流形莫不各得性情之正故乾始所利者大剛健中正純粹精謂九五六爻發揮皆曲暢其旨故曰旁通情六陽之卦得時則駕者唯五故其象為飛龍在天天下平則極言其德施之普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龍德已成則利見天位未見未成是為潛龍故君子弗用○陽舍在中為潛六五是也陽發在外為見九五是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問寬仁皆言其德之博所謂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以乾重乾是謂重剛九不在五則為不中上不在天謂未飛於天下不在田謂未見於田不中而惕變危為安則无咎矣○僅言九三者舉二字以括爻辭省文也九四亦然以下小象多放此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重剛三句義與上同中不在人謂中不在大人之位失位而疑進則得中故无咎○重卦曰重重剛謂重乾非指九四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大人以九居五有德有位之人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極言大人德業之大先天以陽位言天弗違天應人也後天以陽爻言奉天時人順天也天且弗違人乎

以下則推廣言之以申明利見之義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陽進而變陰則退陽存而變陰則亡陽得而變陰則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唯大而化者能之再言聖人者所以深贊九五也

☷☷ 下坤上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得君子有攸往先迷失後得主得利西南得朋得東北喪朋失安貞吉得

柔順曰坤元乾元也剛動五位故元亨牝柔馬剛六五之象利牝馬之貞柔退順剛得正於二也君子謂陽往行也五位陰居陽行失道故迷舍六用九以陽為君故得主言先後者原始要終兼未變已變而言也西南先陰後陽明象東北先陽後陰不明象得朋五位得九陽得類也喪朋五位失九陽失類也時止則止剛不失正故安貞吉○易利西南由陰向陽也不利東北由陽向陰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至極也陽大陰小故坤不稱大資生資地以生也天乾元也坤陰非元曰坤元者以承乾言故曰乃順承天載物承資生言合德承順天言五中含陽發外則光内弘外大品物咸亨所謂元亨也地類釋牝行地釋馬柔順釋牝馬之貞五為陽位動則變陰先迷後

得乃復常道與類行謂陽與陽類時行則行也終有慶謂陽行失類安貞則吉也九五正位與六二應則應地无疆矣○陽在上為元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元之義也坤承乾元故曰承天非以陰為元也春秋傳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足證以元屬陰之誤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勢至卑以厚能載厚德載物法地道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失

五陽初變而陰履之故象履霜陰以漸長而陽日消則堅冰至矣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陰氣之凝始於履霜故曰始凝馴致其道漸至陰道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得

直剛直也方剛方也五位得九內直外方剛德乃大故曰直方大習重也六不重五則柔不乘剛故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動變動也直以方爻與位俱剛也陰得陽則光故曰地道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得

含陰含章陽章可貞利貞也五陰變陽先迷後得故可貞從王事外從陽也无成陰弗敢成也有終陽得所終也○貞固也可貞利貞也不可貞不利貞也貞吉可貞而貞也貞凶貞吝貞厲貞疾當變不變不可貞而貞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時發陽含陰中由內發外也從陽故光大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失

囊柔象括結也柔不在外則无乘剛之咎陰不在內則无承陽之譽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陰退則陽亨故愼則不害

六五黃裳元吉 得

黃地色裳下飾柔退於下黃裳之象九得五位則乾

元亨故元吉○元善之長也元吉大者吉也以為大
吉失其義矣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物相雜為文在中陽在陰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失
乾五為天龍之位也以六乘五柔與剛敵乾陽失位
故龍戰于野血陰類玄黃雜色也陰不順陽兩敗俱
傷故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乾龍失道故窮○陽失位則其道窮
用六利永貞得
兩三則六陰爻用六者兩地之數也五位用六陽失
其正用九居之剛中不變所謂永貞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大元也以大終元永貞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至柔故順動剛故元亨至靜承柔言德方承剛言

五陰變陽則得主化光二〻柔順剛則承天時行皆申
明彖傳之意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
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
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善陽也不善陰也慶吉也殃凶也臣弒君子弒父謂
以六乘五陽失其位也由霜至冰其積以漸不辯於
早則无及矣順馴致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剛在中為正發外為義敬直內內直也義方外外方
也位陽爻陽剛以類聚則敬義立而德大矣坤道其
順承天時行何疑之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陰中含陽故曰有美從陽而行故弗敢成地道妻道
臣道皆陰道也陰有五位而不敢居用陽代之乃得
其正所謂无成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地變化九變為六也蕃閉隱陰盛无陽之象謹慎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陽在陰中故曰黃中由内發外故曰通理正位謂九正五位居體謂元居上體美在中承黃中言暢四支發事業承通理言元亨而吉則美之至矣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疑於陽謂以六乘五爻雖无陽以在五位所以稱龍柔雖乘剛未離陰類所以稱血位陽爻陰玄黃相雜故曰天地雜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故曰天玄而地黃○陽中實故信陰中虛則疑情僞之别也

䷂ 上坎 下震

屯 失 元亨利貞 得 勿用有攸往 失 利建侯 得

屯難也元亨利貞大亨以正也五剛得中往則失位故勿用有攸往用九為君則大居正故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九五六二陰陽始交變而為屯是以難生動險中剛動而出險中也雷震象雨坎象動滿盈天施行而元亨也五入陰中則天造草昧六變為九弗敢自安故宜建侯而不寧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不雨而雲屯之象也如治絲然有經有綸則屯難解

初九磐桓 失 利居貞利建侯 得

磐桓屯邅象剛行失位所以磐桓居貞建侯則君位正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剛中為志得位則志行以陽下陰始雖失正剛中而應則君得民而志行矣○陽在中象心心所之為志得位則心亨故志行失位則心病故志未得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 失 匪寇婚媾 得 女子貞不字 失 十年乃字 得

屯邅剛失位也乘馬柔乘剛也班退也陰逆陽則為
寇順陽則為婚媾匪寇婚媾變逆為順也字許嫁也
五陽變陰六二无應故不字先迷後得柔乃順剛故
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難釋屯邅乘剛釋乘馬反常復常道也○以陰加陽
是為乘剛乘剛者以六乘五乘本位之剛非乘下爻
之剛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失君子幾不如舍得往吝

失

剛動失道則五入陰中見幾而止則九不失位憚改
過曰吝往吝往則見吝也○凡陽出陰外為出入陰
中為入入林中五入六中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窮道窮也○悔吝皆小疵悔近吉能改過也吝近凶
不改過也

六四乘馬班如失求婚媾往吉无不利得

以六乘五變而求陽則吉无不利○必先有咎而後
言无咎必先有悔而後言无悔必先有不利而後言
无不利凡言无咎无悔无不利者皆補過之辭也言
悔亡者亦然

象曰求而往明也

求陽故明

九五屯其膏失小貞吉得大貞凶失

五陽變陰則施未行屯膏之象小貞吉柔在二則吉
也大貞凶剛見乘則凶也○小陰大陽非小事大事
之謂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雲雷不雨故施未光○陽在陰上為明為光不明未
光陰在上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失

乘剛故泣血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 上艮下坎

蒙失亨得匪我求童蒙失童蒙求我得初筮告得再三
瀆瀆則不告失利貞得

蒙陰蒙陽也亨剛行乃亨也我謂陽童蒙謂陰陽求陰故蒙陰求陽則蒙亨初筮以剛位言五陽則明故初筮告六陰則蒙故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用九居正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艮象險坎象乘剛止險所以為蒙剛行時中則蒙亨矣志應謂中與外應剛中謂五瀆蒙謂六處蒙之

中養不失正作聖之功也○五為剛中二為柔中剛中謂五非謂二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自山出蒙亨之象果行剛中也育德養正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 得 用說桎梏以往吝 失

發蒙之道利於用剛用柔居五剛往失正故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以正法以剛正為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得

包蒙陽包陰也納婦吉女正位乎內也子克家男正位乎外也○男謂女為室女謂男為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接以正交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失

不能包陰則女不可取金夫剛象六外乘剛內失二位見金夫而不有其躬者也故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行不順故不可取○九五六二為順六五九二則不

順

六四困蒙吝 失

五陽六陰蒙困未亨故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剛奇象獨陽盈象實九不在五故曰獨遠實○陽獨陰衆陽實陰虛

六五童蒙吉 得

五雖童蒙而能求陽則蒙亨矣故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以巽謂順剛
上九擊蒙得不利為寇失利禦寇得
以陽擊陰則為擊蒙六柔乘剛故不利為寇五變為
九爻位皆剛故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九上五下故順
䷄上坎下乾
需失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得
需不進也剛失中故需孚信也剛中故有孚五位得

陽則光亨貞吉行險而不失信故利涉大川○中實
曰孚匪孚罔孚皆失實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
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
也
須待也坎險在前乾健不陷則剛不失位天位正中
時行則行故往有功○五多功剛當位則有功不當
位則无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未光之象飲食宴樂不犯難行也
初九需于郊失利用恒无咎得
郊外有險行則犯難剛能久中乃不失道故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失終吉得
剛陷險中故象于沙變六乘五故小有言終吉以大
終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水有沙曰衍在中在險中也有孚貞吉則以吉終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失
五變陷陰于泥之象柔來乘剛故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陰自外來故災在外剛動見乘寇自我致能敬而慎
則不敗矣
六四需于血失出自穴得
以柔乘剛故需于血五陽出外則光亨矣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能順以聽則出穴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得
酒食中實之象位正當故貞吉○食陽中實象不食
陰中虛象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 失 敬之終吉 得
不速之客暴客也陽入陰中則寇自外至敬以直內
則光亨貞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以六居五雖不當位變而有孚故未大失○五位用

九則當用六則不當當位實九五也當位疑六五也
䷅ 乾上 坎下
訟 失 有孚 得 窒惕 失 中吉 得 終凶 失 利見大人 得 不利
涉大川 失
訟爭辯也柔乘剛故訟有孚剛得中也窒惕失位而
懼也中吉承有孚言終凶承窒惕言有孚中吉故利
見大人窒惕終凶故不利涉大川○利涉大川剛得
位而通不利涉川剛失位而陷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

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
大川入[illegible]
剛乾也險坎也以柔乘剛險而且健所以有訟五變
為陽則剛來得中訟不可成不可以六居五也尚中
正謂九五入于淵陽入陰中也○尚通上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水違行不親之象作事謀始訟不可成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 失 終吉 得
有孚不終故不永所事見乘於陰故小有言終吉以

大終也○終吉五以陽終也終凶五以陰終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不可長長則訟成也其辯明得陽則明也
九二不克訟 失 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得
以柔乘剛故不克訟陽復陰竄五不失中故无眚邑
人三百戶中實之象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竄釋逋柔與剛訟患由自取故曰掇
六三食舊德 得 貞厲 失 終吉 得 或從王事无成 得

五居位中食其舊德雖小有言先危後安故貞厲終
吉上從乾事陰弗敢成故曰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從上從陽於上也
九四不克訟失復即命渝安貞吉得
即從也渝變也五剛失中故不克訟復而從上變危
為安故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五訟失元吉得

乘剛故訟變陽則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剛中正故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失
鞶帶大帶褫奪也五剛變柔錫鞶帶之象失中失位
故終朝三褫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不足敬故褫

䷆ 坤上 坎下

師失貞丈人吉无咎得
以衆行險曰師丈人大君也變剛得中則君位正故
吉无咎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
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衆坤象謂六五變剛居五則天位正故可以王剛中
謂五應九應之也行險而順則有民從之吉无毒天
下之咎矣○剛中而應五剛中而九應之非二五相
應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行險之象容民畜衆可以王矣
初六師出以律得否臧凶失
五剛在中出則得正故曰以律以柔居五則失律凶
否臧不善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得
位在坤中剛正則吉无咎不失律也能以衆正故王
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位天位故承天寵王天下故懷萬邦
六三師或輿尸凶 失
五位不當以陽載陰輿尸之象剛失位故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九不在五故大无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得
五柔退舍剛不失位故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得 長子帥師 得 弟子輿尸貞凶 失
田有禽狩有得也執言執律也五剛得中固守不失乃可无咎長子帥師以九居五也變九爲六柔不當位則弟子輿尸矣乘剛不變故貞凶○田有禽剛得中也田无禽剛失位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以中行以剛中行師也使不當使柔爻居五也○中行行中皆謂九五五位在中得剛則行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得 小人勿用 失
命天命也貞丈人吉故開國承家弟子輿尸故小人勿用○行師之道用剛則吉用柔則凶利用師九五也勿用師六五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位正故有功使不當則邦亂矣○九居五則治六居五則亂

䷇ 坎上 坤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 得 不寧方來 得 後夫凶 失

類聚曰比剛應故比吉原筮初筮也五爲陽位以大居正則剛不失中不寧陰弗敢寧也方來剛自外應也夫謂九五後夫凶先得而後失也○位先爻後原筮初筮皆曰剛中以五位言也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輔同類相輔也下順從下應上也剛中謂五上下應九上五下爻位相應也其道窮剛變失中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下順之象建國親侯則上下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得
有孚剛中也无咎比不失正也有孚盈缶中外皆實
也終來剛來有終也有他吉有應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佗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得
內以位言比自內五自內比九也中正而應故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不自失剛不失中也

六三比之匪人失
以五比六比失其正故曰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剛无應故傷
六四外比之貞吉得
外以爻言外比九自外比五也貞吉正也○位內爻
外非內外卦之謂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有剛德曰賢從上下應上也

九五顯比得王用三驅失前禽失邑人不誡吉得
陽與陽比故顯三驅狩也剛動失位故田无禽永貞
无咎則邑人不誡故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
誡上使中也
位正中故吉舍逆取順去危就安也上使中九使五
不誡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失
五位无陽則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剛失位故无所終
䷈ 巽上乾下
小畜亨得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失
以陰畜陽曰小畜亨剛行乃亨也變六居五陽施未
行則密雲不雨陰自下往故自我西郊○地氣上騰
為雲天氣下降為雨雲象陰雨象陽密雲不雨陰在
上也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

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柔得位謂六退居二上下應謂九與五應乾健巽入則剛中志行乃亨尚往陰上往也陽未得位故施未行○乃難辭而轉辭曰乃亨變後乃亨也曰而亨變而後亨也言是以者亦然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天上有風故密雲不雨懿文德畜久乃亨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得

九復中道則剛不自失吉志行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得

牽復牽剛自復也不失中故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失

車廐曰輿輪中木之直指曰輻輿說輻剛失中也變六居五以柔乘剛故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陽失位故不能正室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得

有孚剛中也血去惕出變失為得也无咎志行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合志九應五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得

有孚攣如剛中牽復也內外皆實故富以其鄰○中實則富中虛則不富富以其鄰五與九鄰也不富以其鄰五與六鄰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爻位皆實故曰不獨富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 得 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失

既雨施已行也既處得所止也德中德也尚德載九剛在上五以中載也婦貞厲謂柔乘剛月幾望謂陰敵陽五變為六則剛動失位故君子征凶○陽未亨故不雨既雨則陽亨矣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德積載積中不敗也有所疑中虛則疑也

☰☱ 上乾 下兌

履虎尾失不咥人亨得
柔履剛曰履虎尾謂五履六履之也柔變為剛履位
不疚故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柔履剛謂六履五五位得九說而應乾則不咥人亨
剛中正謂九五得位得中以陽履陽故曰光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然後有禮辯上下定民志非禮弗履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得
以九履五素位而行剛不失中故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剛中志行故獨行願
九二履道坦坦得幽人失貞吉得
以陽履陽中道光明故曰坦坦陽變為陰則為幽人
貞吉剛中正則吉也○五為人位幽人陰居五也武
人剛居五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爻位皆陽則中不自亂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失武人為于大君得
六陰五陽故眇能視爻柔位剛故跛能履柔履剛故
咥人凶變九居五剛中正履帝位則武人為于大君
矣○陰中有陽故眇能視柔中有剛故跛能履六五
之象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
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眇故不明跛故不行位不當故凶志剛中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失終吉得
以六履五乘剛而懼故愬愬剛中志行則終吉矣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得貞厲失
以剛決柔故曰夬履乘剛不變則貞厲矣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五得九則位正當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得

陽剛得位則不眇不跛者祥終吉也旋周旋也乾行在上故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大有慶釋元吉○慶祥福祉吉也咎殃災眚凶也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得

天地交而萬物通為泰小往陰往也大來陽來也六變為九五剛得位故吉亨○凡陰陽出而去五曰往入而居五為來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施地生二氣感應則萬物通九上五下同氣相求則其志同內乾外坤交變成泰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矣○爻有內外內直外方之類是也卦有內外內陽外陰之類是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一貫三為王財成輔相以左右民則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財同裁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得

茅茹柔物彙陽類也拔六之柔以九居五則陽與類行故吉○泰柔未拔故剛征則吉否柔已拔故剛貞則吉征行也貞止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志在外故征吉○志在外剛在外也志在內剛在中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得 朋亡 失 得尚于中行 得

荒蕪也馮河徒涉也遺失也包六之陰用剛以行則所失不遠始雖失類九上得五則小往而大來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陰消陽長故光大

九三无平不陂 失 无往不復 得 艱貞无咎 得 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得

无平不陂陽變陰也无往不復剛反復也先失後得艱而能貞故无咎六變為九險不失信故勿恤其孚

五中有慶故于食有福○艱厲皆危辭而能无咎者
善補過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天地際謂陰陽交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失不戒以孚得
翩翩柔在上象六陰中虛與五為鄰故曰翩翩不富
以其鄰失實而懼變剛得中則不戒以孚矣○勿恤
勿憂不戒不誠先失後得之辭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失實故不富剛得中則中心願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得
帝乙成湯也柔居尊位下嫁則順故曰帝乙歸妹小
往大來中正有慶故以祉元吉○以六居五柔得尊
位帝乙之妹之象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得尚中行故願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失
五變為六中實變虛故城復于隍剛失中故勿用師
柔在外故自邑告命乘剛不變故貞吝○用師剛也
告命柔也勿用師自邑告命告自邑不利即戎舍剛
用柔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命不正故亂

䷋ 上乾 下坤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失
否不通也變陰居五則陽失位故曰否之匪人不利
君子貞陽消則陰長故曰大往小來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
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
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故否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
故不利君子貞內坤外乾變而成否則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不交故否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小人道長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得

陰柔已拔君位已正故利居貞吉亨剛中志行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志在君謂以剛中而在君位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得
陽包陰承是爲包承小人謂六二承陽故吉大人謂
九五包陰故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爻位皆陽故不亂羣
六三包羞 失

以陰包陽或承之羞故曰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居五則位不當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得
五有天命則九不失位疇類也離麗也以其彙貞吉
故曰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 得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失
休嘉也否亨故休剛當位故大人吉九變則失位故
曰其亡其亡以剛繫柔其危甚矣故曰繫于苞桑○
桑爲柔木而又叢生柔之至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 得 先否 失 後喜 得
否傾則亨故曰傾否先否後喜先失後得也○剛得
中則喜失中則憂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 乾上離下
同人 得 于野 失 亨 得 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得

人位相應曰同人陽失其位則爲于野變剛志行故
亨利涉大川承亨言剛當位而應故利君子貞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
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
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柔得位得中謂六二應乎乾謂九五五象天行故曰
乾行位陽爻剛九與五應故曰君子正能通天下之
志則同人亨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乾健離明中正而應類族辨物則天下之志通矣
初九同人得于門失无咎得
門陰象五在門內則志未行出而同人剛與剛應故无咎○户奇象陽門耦象陰出户庭陰出陽外也出門庭陽出陰外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門內咎也出而同人又誰咎矣○出門同人出門交有功五出與九應也
六二同人得于宗吝失

宗尊祖廟也五位得九以陽應陽是爲同人變陰居尊則陽失位故曰于宗吝○宗祖考妣以陰居尊六五之象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不同于陽而同于陰故曰吝道
九三伏戎于莽失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得
以六居五剛伏陰下故曰伏戎于莽六變爲九剛出陰上故曰升其高陵以剛克柔故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陰乘陽故曰敵剛安行謂剛不失位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失吉得
墉城垣也六乘五故曰乘其墉柔敵剛故曰弗克攻九復五位則剛得中故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困反則謂先困於陰而後復常則也
九五同人得先號咷失而後笑得大師克相遇得
同人失應故先號咷變剛得中故後笑爻位俱剛以中相遇故曰大師克相遇○先號咷後笑先失後得

也先笑後號咷先得後失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中直則志剛故先號後笑僅言先者省文也剛與剛遇故曰相克
上九同人得于郊失无悔得
剛中而應始雖失位而後得正故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于郊失應故志未得能同人則无悔矣

上離
下乾

大有元亨得
以大有五曰大有五柔變剛則乾元亨故曰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
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柔得尊位大中謂六得五變六為九則爻與位應故
曰上下應剛健積中文明發外應乎天位順時而行
則元亨矣○以六居二柔得位得中得所當得也以
六居五柔得尊位大中得不當得也柔中位在內故
得中乎外得位乎外非美辭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是為大有剛健以遏惡文明以揚善則承
天時行而順天休命矣
初九无交害失匪咎艱則无咎得
以六居五上下不應故曰无交害不變則有咎危而
補過變陰為陽則无咎矣○艱則无咎艱則吉危者
使平也喪羊于易喪牛于易易者使傾也懼以終始
其要无咎易之道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得
大車以載謂以五載九小有攸往則大不失位故曰
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中實故不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得小人弗克失
陽爻陽位則上下應故公用亨于天子以六居五則
无交害故小人弗克○公用亨于天子王用亨于帝
以陽應陽九五之象也亨通享春秋傳作享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得
彭衆車聲五陰變陽則車為大車而中不敗故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晢明貌陽得中故明辨晢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得
五位剛中而九應之則厥孚交如剛見於外故威如
吉○剛在中則為信發外則為威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信以發志謂剛由中發六五中虛易而无備故威如
則吉○中實為信信以發志剛由中發外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得
以九居五自上趵下故曰自天祐有交如之吉无无
交之害故曰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 坤上 艮下
謙亨君子有終 得
以功下人曰謙亨志行乃亨也六變為九五剛得位

故君子有終○凡先失後得則終吉无初有終之類
是也先得後失則終凶初吉終亂之類是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
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道下濟地道卑謂六五陰變為陽則光明上行而
謙亨矣天道虧盈以下言謙有必亨之理以陽下陰
始雖謙卑變而得位則君子有終尊而光承光明言
不可踰承上行言○剛得位則行失位則不行中行
謂五剛位在中也上行謂九剛爻在上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在地中謙下之象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則不招損
而受益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得
五在六下是為謙謙變而為陽則君子有終九得五
位上行乃亨故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有功不德故卑以自牧

六二鳴謙貞吉 得
五陽失位不平故鳴變柔為剛有終則吉故曰貞吉
○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故鳴謙鳴豫非美辭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變剛得中故貞吉○志未得故鳴謙中心得則貞吉
矣
九三勞謙 失 君子有終吉 得
剛失中故勞變得位則謙亨矣故吉○恭而无禮則
勞有終吉則恭而安矣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得五則萬民服
六四无不利撝謙得
五變為陽則无不利撝陰去五剛不失正故曰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失利用侵伐无不利得
六陰中虛與五為鄰故曰不富以其鄰變柔為剛利
用行師則九不失位故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不服謂柔乘剛
上六鳴謙失利用行師征邑國得
九失位故鳴變柔為剛征六去五則无不利故曰利
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陽失中故志未得征邑國則剛得位而志行矣
䷏ 上震 下坤
豫失利建侯行師得
豫怠也剛失中故豫建九居五變柔為剛則利建侯
行師矣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
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
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九與五應剛中志行故曰剛應而志行坤順震動故
曰順以動天地之道不外順動建侯行師猶其小也
天地順動以下則推廣言之以見順動時義之大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雷出地奮天地以順動也作樂崇德薦上帝配祖考
聖人以順動也
初六鳴豫凶失
五剛失中不平而鳴故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志未得故窮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得
介大也五變剛故介于石陽得中故不終日位正當
故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釋不終日正釋貞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失
盱憂也剛失位而憂故盱豫悔五陽變陰日已過中故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 失 大有得 得 勿疑朋盍簪 得
由古通猶六變為九則剛得五位故曰由豫大有得中實有信故勿疑朋陽類也盍合也簪聚也九與五應剛以類聚故朋盍簪。剛失中則疑得中則勿疑失位則憂得位則勿憂勿恤不戒其義一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猶豫故志疑大有得則志行矣
六五貞疾 失 恒不死 得
以柔乘剛當變不變故曰貞疾六變為九則剛久中故不死。疾疑疾也剛失中則心病故疾變失為得則无疾有喜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柔乘剛故疾剛得位則中未亡。陽亡則死中未亡故不死
上六冥豫成 失 有渝无咎 得
五位得陰冥豫已成變而為陽則中未亡故无咎。陽在上則明陰在上則晦冥豫冥升幽人幽谷陰在上之象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不變則死故曰何可長

☱☳ 上兌 下震
隨 失 元亨利貞无咎 得
陽從陰曰隨以五隨六剛來下柔從失其正六變為九大亨以正則无咎矣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剛來下柔謂五居六下震動兌說故曰動而說以九居五剛行時中天下隨之則隨而无咎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剛下柔之象嚮晦入宴息時止則止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得
官主也隨柔失正變則得主故曰官有渝貞吉三出
交九剛中而應故曰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五變從陽則不失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失
五位得六故係小子係陰失陽故失丈夫○陰為小
子陽為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有陰无陽故弗兼與
六三係丈夫 得 失小子隨有求得 失 利居貞 得
五位係陽故係丈夫失六之陰隨而有獲故失小子
隨有求得用九居五從正乃吉故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志謂五位處爻下故曰舍下○舍處也與時舍異
九四隨有獲貞凶 失 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得
五陽隨陰當變不變故貞凶剛得中道應陽以明何
咎之有○隨有獲求小而有得也係小子則失丈夫

故貞凶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失正故其義凶陽在五故曰明功
九五孚于嘉吉 得
嘉祥也剛中位正故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 失 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得
五位得陰為柔所拘是為拘係陽從其類以正相維
故曰從維剛中有孚利用亨祀故曰王用亨于西山

○有孚則利用祭祀王用亨于西山王用亨于岐山
祭則受福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九失位則上窮
䷑ 上艮 下巽
蠱 失 元亨利涉大川 得 先甲三日 失 後甲三日 得
蠱惑也剛失中故蠱五變為九陽始而亨故曰元亨
涉大川承亨言日始于甲而終于癸先甲三日陽終
故蠱後甲三日陽終復始則蠱亨矣○先甲三日後

甲三日與甲日為七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與庚日為七七日之數也易有六位七則終而復始自甲至庚凡七日所謂七日來復也甲庚皆剛日先甲三日為庚後庚三日復為甲循環之道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剛上謂艮柔下謂巽内巽外止所以為蠱五變為九剛中上行則元亨而天下治當位有功故往有事先甲既終後甲復始故曰天行。先甲後甲先庚後庚義與先迷後得先否後喜同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落山為蠱振民育德蠱則飭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得厲失終吉得

陽位得陰父蠱之象變剛居五是為幹蠱考陽雖終子剛幹之故无咎失位故厲變則元亨故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五剛在中以正相承故曰意承考

九二幹母之蠱得不可貞失

柔爻乘剛母蠱之象變剛得中善幹蠱者也以六居五不變有悔故曰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得小有悔失无大咎得

六五變剛是為幹蠱陰不當位故小有悔陽居則得故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失

以柔乘剛當變不變故曰裕父之蠱大往小來則剛失中故曰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得

柔變為剛以五承九善補過者也故曰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剛中而應故曰承以德

上九不事王侯失高尚其事得

剛不在五失位不中故不事王侯變而上行剛中發

外故高尚其事○剛在中為德為志為心為意剛發
外為行為功為業為事不事王侯謂九不得位不行
王侯之事非謂不事君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始雖不事剛中而應則志可則
䷒ 下兌上坤
臨元亨利貞得至于八月有凶失
上臨下曰臨九長得五剛中位正故曰元亨利貞五
位變陰則陽漸消故曰至于八月有凶○七日陽數

也八月陰數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
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剛以漸長上臨君位所以為臨兌說坤順故曰說而
順五與九應位乎天位故曰天之道陰長則陽消故
曰消不久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上下相臨教思容保則說而順矣
初九咸臨貞吉得

剛中而應以正相感故曰咸臨五位正當故曰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得
九與五應則柔不乘剛故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順命故不利咸臨而吉則无不利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失既憂之无咎得
以柔乘剛說不以正故无攸利憂而能變剛不失中
故无咎○惕无咎憂无咎艱无咎厲无咎齎咨涕洟

无咎所謂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得
六變為九剛長至五故曰至臨位當故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得
變九居五知至至之故曰知臨五為天位故大君之
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得

五剛中實變九臨之則剛中志行故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志在內謂剛在中

䷓ 巽上坤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得

上觀下曰觀盥潔手也薦進酒食也顒君德也五剛中正將祭未祭明信已通中孚之德上見君位故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孚乃利用禴損而有孚二簋

可用享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實受其福也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以九居五故曰大觀在上內坤外巽故曰順而巽位乎天位以君觀民故曰中正以觀天下孚乃化邦故曰下觀而化神道陰陽變化之道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天之神道省方觀民設教聖人之神道也

初六童觀 失 小人无咎 得 君子吝 失

五陽變陰所觀不大是為童觀六退居二柔不失道故小人无咎進五乘剛則九失位故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二為柔中故曰小人道

六二闚觀 失 利女貞 得

陰外居五觀不中正故曰闚觀以六居二則柔得位故曰利女貞○利女貞謂六二女正位乎內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不能大觀故可醜

六三觀我生進退 得

生民生也以九居五中正以觀天下故曰觀我生陽進陰退不失常道故曰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得

大觀在上故曰觀國之光以九居五作賓王家故利用賓于王○位者主也爻者賓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五主而九賓故曰尚賓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得
以君觀民故曰觀我生九得五位故君子无咎。小
人无咎六二也君子无咎九五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 失 君子无咎 得
變陰居五則為觀其生以九在上剛不失位故君子
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剛不中故志未平

䷔ 上離 下震

噬嗑亨利用獄 得
頤中有物先動後合曰噬嗑亨五變乃亨也以六居
五柔不當位變剛乃利故曰利用獄。利用獄利用
刑人利用行師利用禦寇皆用剛之事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
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中有物謂柔中有剛九與五合則上下應故曰噬
嗑而亨以六居五剛柔相雜故曰剛柔分內動外明
故曰動而明震雷離電陽合而章故曰雷電合而章
柔得外中雖不當位六變為九則剛上行故利用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電噬嗑合而章也明罰勑法動而明也
初九屨校滅趾 失 无咎 得
屨校械足也為柔所乘趾滅不行故曰屨校滅趾變
九居五則剛上行故无咎。滅趾下失位也滅鼻上
失中也劓刖上下皆失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剛失位故不行
六二噬膚滅鼻 失 无咎 得
膚陰象鼻陽象五動遇柔則剛失中故噬膚滅鼻乘
剛知變則无咎矣。以剛位遇柔爻噬膚之象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乘剛謂六乘五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 失 无咎 得
腊肉乾肉也五剛噬柔陽動遇陰故曰遇毒以陰乘

陽位不得當故曰小吝頤嗑不噬位當而亨則无咎
矣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胏失得金矢得利艱貞吉得

肉帶骨曰胏六柔五剛乾胏之象變而為九則剛中直故曰得金矢先失後得故利艱貞吉○得金矢得黃矢剛得中也剛失中則為矢亡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五无陽故未光艱而知變則貞吉矣

六五噬乾肉失得黃金得貞厲失无咎得

陰居陽位乾肉之象變剛得中故曰得黃金位不當故貞厲變而得當何咎之有○黃中色黃金黃矢皆剛中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失

何校梏首也以陰乘五則剛失中故曰何校滅耳凶○何負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中未光故聰不明

䷕ 上艮下離

賁失亨得小利有攸往得

文相雜曰賁亨剛來乃亨也以六居五陰退乃利故曰小利有攸往○陽在五則勿用有攸往大往則小來也陰在五則利有攸往小往則大來也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柔來為賁文剛故賁亨分剛上而文柔謂五與六相文也五為天道陰往則陽來故曰天文又為人道變九居之文明以止故曰人文時變化成極言剛柔變化之用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文明以止明庶政无敢折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

初九賁其趾失舍車而徒得

五剛在下六柔文之故曰賁其趾徒徒行也六變為

九柔不乘剛則利有攸往故曰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六二賁失其須得
五位有陰待陽乃行故曰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五應九則行故曰與上興
九三賁如濡如失永貞吉得
五在六下為柔所濡以剛久中則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剛止其所柔不能乘故曰終莫之陵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失匪寇婚媾得
馬鼻足橫行曰皤翰飛也五乘於陰剛動失位故曰白馬翰如變逆為順柔不乘剛故曰匪寇婚媾。白馬翰良馬逐剛失位不中之象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五位中虛故曰當位疑剛止則正故曰終无尤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失終吉得
小陵曰丘園所以樹果者五位不當故曰賁于丘園柔不得中以小見吝故曰束帛戔戔吝陰變為陽先失後得故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剛得中故有喜。有喜有慶有嘉有福陽得位也
上九白賁无咎得
五變為九爻位皆陽是為白賁剛中上行故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艮上坤下
剝不利有攸往失

柔剝剛曰剝九變為六五剛失位大有所往小來剝之故不利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以六剝九五位中變故曰柔變剛陽消陰長故曰小人長柔順剛止變九居五則卦象為觀故曰觀象消者息之虛者盈之應天時行君子之道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於地居所不遷厚下安宅順而止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失
五剛變柔象牀折足以六滅五故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上五下故曰滅下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失
陰居五位象牀中判乘剛不正故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剛位无應故未有與○凡爻位相應曰有與不應則无與

六三剝之 失 无咎 得
以六剝五上下皆失陰變為陽則无咎矣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失上下謂爻位不應
六四剝牀以膚凶 失
五剛中剝災及外柔故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爻與位鄰故曰切近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得

六陰象魚變剛貫之故曰貫魚柔退順剛則陽不剝故无不利○魚陰象貫魚包魚陽制陰也不能制陰則為包无魚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以大終則剛不失位故无尤
上九碩果不食 失 君子得輿 得 小人剝廬 失
碩大也剛實象果變而中虛故不食九居五則陽得位故曰君子得輿六居五則陽失位故曰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民所載謂下載上終不可用謂五不可用六○終无尤五用九終也五用六則无所終故終不可用

䷗ 坤上 震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得
失位復得曰復亨剛反乃亨也九復居五爻位皆陽故出入无疾剛自外來與內相應故朋來无咎其道謂天道七日庚日也自甲至庚剛日始復故七日來復小往則大來故利有攸往○自甲順數七日為庚

自庚逆數七日為甲周而復始天行之道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剛反謂陽復陽位震動坤順故曰動以順行位天位故曰天行陽浸長故曰剛長扶陽抑陰天地之心見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陽猶未亨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時止則止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得
祇只也九失五位不遠即復不祇有悔善且日長故曰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脩身之道也
六二休復吉 得
以九復五剛反而亨故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五在六下故曰下仁休復于上則元吉矣○善屬陽仁義道德善也不善屬陰失道失義失律失則不善也
六三頻復厲 失 无咎 得
頻屢也五剛失位故頻復厲先失後得則无咎矣○頻復頻巽剛失中之象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危而知變故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得
以九居五得尚中行復其自道故曰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道謂君道
六五敦復无悔 得
變九復五中外皆實剛不失位故曰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中以自考謂五以大終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失

五陽變陰是為迷復失道而凶故有災眚以柔乘剛不利行師故有大敗九失君位故國君凶迷而不復故十年不克征○陽失道故迷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六居五故曰反君道

☰☳上乾下震

无妄元亨利貞得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失

剛中正曰无妄元亨利貞謂九五變柔居之則剛失

位故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自外來為主於內謂九來居五震動乾健故曰動而健五與九應位乎天位故曰天之命陽失五位行則有眚故曰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物與无妄天之命也茂對時育萬物則時行而物生矣

初九无妄往吉得

五剛中正小往大來故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失 則利有攸往得

耕種也穫刈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以六居五中實變虛故曰不耕穫不菑畬小有所往剛自外來故曰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變陰无實故曰未富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失

无妄之災謂匪正有眚或繫之牛謂剛位有柔六得五故曰行人得九失五故曰邑人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得

九五貞固剛不失位故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五位中正固而有之何咎之有

九五无妄之疾失勿藥有喜得
五剛中變為柔所乘故疾藥不妄試則剛得中故有喜○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損其疾使遄有喜介疾有喜先失後得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試則有眚故不可試
上九无妄得行有眚无攸利失
九五无妄可貞无咎失位而行匪正有眚則不利有攸往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 艮上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得
剛中實曰大畜利貞謂大居正五有剛德外與九應其道乃行故曰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象曰大畜句剛健篤實句輝光日新句其德剛上而尚賢句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剛健篤實謂陽積中輝光日新謂陽發外五有剛德宜得上位故曰其德剛上而尚賢內健外止以大居正故曰大正養賢謂養剛於上應天謂五與九應○其德剛健而文明其德剛上而尚賢皆言九五有中正之德以日新其德為句者非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所畜者大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剛健篤實輝光日新矣
初九有厲失利已得
六柔乘剛故曰有厲變九居五則能止健故曰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不犯難行故曰不犯災
九二輿說輹得
輹車下縛也五變為九剛位无柔故曰輿說輹○輻剛象輹柔象輿說輻五位說剛也輿說輹五位說柔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剛不失位故中无尤
九三良馬逐失利艱貞得曰閑輿衛利有攸往得

剛動失位故良馬逐有厲利已故利艱貞五位變剛則能止健故曰閑輿衛小往大來則上合志故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得

牛无角曰童牿牛牢也五柔變剛則能止健故曰童牛之牿大者正故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得

豕去勢曰豶牙同互繫豕木也五陽變陰是為豶豕用九居之則能止健故吉○互从一从彑彑豕頭銳也止豕以互止馬以閑止牛以牿皆大畜而能止健者也牙互古通用作齒牙非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得

以五負九天位正中其道上行故曰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 上艮下震

頤貞吉 得 觀頤 得 自求口實 失

頤養也以九居五養正則吉故曰頤貞吉大觀在上下觀所養故曰觀頤實變為虛不觀所養而求自養故曰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五位得陽則為養正觀所養謂上施及下觀自養謂求食自養天地以下極言所養之大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上止下動慎言語節飲食養正則吉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失

龜甲蟲之長剛象朶頤頤動下垂貌用六居五舍九之剛自求口實故凶○內肉外骨上下皆剛龜之象也十朋之龜大寶龜也靈龜千歲龜也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陽失位故不足貴

六二顛頤拂經 失 于丘頤 得 征凶 失

顛悖也拂違也以六乘五悖養之常故曰顛頤拂經
剛止于上則為觀頤故曰于丘頤動失類故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失
養失其正不變故凶以柔乘剛故无攸利○以九居
五不當變而變故陽征則凶以六居五當變而不變
故陰貞則凶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剛失中故道大悖

六四顛頤失吉得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得
以六乘五變則養正故曰顛頤吉虎視眈眈謂剛見
于外其欲逐逐謂志與之應道未悖故无咎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陽在上則上施光○自上施下曰施九在五則天施
行故光六在五則施未行故未光
六五拂經失居貞吉得不可涉大川失
乘剛顛頤是為拂經變九居五居貞乃吉動則失位
故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柔不乘剛而五從亢故曰順以從上
上九由頤得厲失吉得利涉大川得
自上養下故曰由頤先失後得故曰厲吉變九居五
當位而行故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 兌上巽下
大過棟橈失利有攸往亨得
剛過乎中曰大過五剛失中所以棟橈六變為九小

往大來故亨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
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者過謂九過乎五剛化為柔故本末弱大過而變
剛乃得中故曰剛過而中剛巽中正以說而行則大
亨矣○剛以五為中大者過剛過乎五也柔以二為
中小者過柔過乎二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木滅澤中象剛失位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剛過而中

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得
剛乘於柔故大者過柔變承剛則无咎矣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柔釋白茅在下釋藉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得
稊楊更生也五變為九陽盡復生故曰枯楊生稊以
陽得陰故曰老夫得其女妻先失後得故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剛過而中則上下應故曰相與
九三棟橈凶 失
變柔居五則剛失中故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乘於柔故不可以有輔
九四棟隆吉 得 有它吝 失
九在五位剛隆于上故吉變而有它大過棟橈故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棟隆于上故不橈乎下

九五枯楊生華 得 老婦得其士夫 失 无咎 得 无譽 失
枯楊生華謂陽生于上變六得五則陽反從陰故曰
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承楊生華言无譽承婦得夫言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楊雖生華剛過則枯故不可久老婦士夫與失其正
故可醜
上六過涉滅頂凶 失 无咎 得
剛過乎中為柔所乘故凶變失為得故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凶而知變則不可咎
䷜ 坎上 坎下
習坎 失 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得
坎陷也以坎重坎陽陷陰中故曰習坎五行險中不
失其信故曰有孚維心亨謂剛中行有尚謂上行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
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
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險而又險故曰重險五實變虛故水流不盈剛行得

中則險不失信剛中謂五當位而應故往有功天險
以下極言坎險時用之大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不失信故再至常德行習教事以剛中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失
窞坎中小坎也以六乘五陽入陰中故凶○入穴入
淵入林中入坎窞入幽谷入其宮陽入陰中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失道陽失中道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失
變柔乘剛故坎有險求陰得陰故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陰得五位則陽入其中故曰未出中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失
小來大往則為重險故曰來之坎坎以柔枕剛故曰
險且枕五入六中陽迷失道故曰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九不在五故終无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得
樽酒簋貳用缶禴祭也約信也窗通明曰牖九五有
孚內信外明利用祭祀故曰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剛柔際謂陰陽交
九五坎不盈 失 祇既平无咎 得
變陰中虛故坎不盈以九居五祇至於平則剛不失
中故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无陽故未大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失
索三股曰徽兩股曰纆五變用柔故曰係用徽纆下
乘伏剛故曰寘于叢棘陽入陰中失道而迷故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 離上 離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得
離麗也變九麗五剛位乎上則大者正故曰利貞以
六麗二柔畜于內則小者亨故曰亨畜牝牛吉○又

柔位剛故六五象牝馬爻柔位柔故六二象牝牛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物相附曰麗日月麗天本天親上也百穀草木麗土本地親下也以離重離是為重明五剛麗正化成天下所謂利貞也柔麗中正謂六二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重明也繼明照于四方則天下化成矣
初九履錯然(失)敬之无咎(得)

然火然也以陰履陽不當而焚故曰履錯然敬以直內則剛不失中故曰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辟咎謂辟焚如之咎
六二黃離元吉(得)
柔麗于內則五不失道故曰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失)
以陰乘五則陽失中故曰日昃之離變順為逆死期將至故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失)
陰自外來故曰突如其來如五剛失中實變為虛故曰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陽失位故无所容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失)吉(得)
以六乘五知悔而憂則咎不長故吉○出涕沱若戚

嗟若吉齎咨涕洟无咎嘉補過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變而麗正則陽得位故曰離王公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得)折首(失)獲匪其醜无咎(得)
用九征六則剛得位故曰有嘉乘剛喪元始雖折首陰居尊位為剛所獲則无咎矣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當位貞吉則邦正矣
周易明報卷之一終

閨女子陳閨瑜敬書

下經

閩陳[illegible]撰述

咸亨利貞取女吉 得

二氣感應曰咸亨利貞謂九五剛正五位納柔于內則取女吉矣○勿用取女柔乘剛也取女吉陰承陽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柔上謂兌剛下謂艮九五六二剛柔相應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艮止兌說故曰止而說艮在兌下以男下女五正乎外二正乎內則亨利貞而取女吉矣天地以下極言感應之效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澤通氣唯虛故感以虛受人則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矣

初六咸其拇 失

將指曰拇足大指也剛動五位感柔於外故曰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志在外謂剛動於外

六二咸其腓凶 失 居吉 得

腓脛後肉腓陽也剛動感柔故曰咸其腓凶以九居五則順不害故曰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 失 執其隨 得 往吝 失

陽動感陰故曰咸其股以剛隨柔居貞乃利故曰執其隨剛位在五往則失中故曰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不居五故曰不處以五執九故曰所執下

九四貞吉悔亡 得 憧憧往來 失 朋從爾思 得

貞吉悔亡謂九五剛動失中大往小來故曰憧憧往來以陽居陽剛中而應則朋從爾思矣○朋從爾思朋至斯孚九五同類中外相應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以九居五柔不乘剛故曰未感害變六居五陽反下
陰故曰未光大
九五咸其脢失无悔得
背肉曰脢五變感陰故曰咸其脢用九貞吉則无悔
矣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志末謂中未大
上六咸其輔頰舌失

五實變虛不能感心而乃尚口故曰咸其輔頰舌○
咸其輔剛動也艮其輔剛止也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有言不信故曰滕口說

䷟ 上震 下巽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得
剛久中曰恒變九居五剛不失正故曰恒亨无咎利
貞小往則大來故曰利有攸往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
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
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
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剛上謂震柔下謂巽二五失位變則相與內巽外動
以正而應所以為恒道謂中道陰往陽來故曰終則
有始日月以下則推廣言之以明變化恒久之義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相與則剛柔應立不易方久於其道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失
浚猶浚井之浚五實變虛是為浚恒乘剛不變故貞
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剛未出中而求深入故凶
九二悔亡得
九得五位則剛久中故悔亡○以柔乘剛故有咎悔
變失為得則无咎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久於其道故曰久中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失
九剛失中則不恆其德五反從六故或承之羞當變不變故貞吝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失
五實變虛剛動失位故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久非其位謂六居五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得夫子凶失
變九居五剛能久中故曰恆其德貞陰退順陽故婦人吉乘剛不當故夫子凶○丈夫老夫元夫陽能制陰者也士夫之醜夫子之凶則陽反受制於陰矣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從一而終陰從陽也從婦凶陽從陰也
上六振恆凶失
剛動失中故凶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六在五上故大无功

䷠ 乾上艮下
遯失亨得小利貞得
遯退也陰長故陽遯亨謂九五剛中志行故遯亨以六居二陰長得正故曰小利貞○大亨大貞九五也小亨小貞六二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陽雖漸退而剛得中故曰遯而亨剛當位而應謂九

與五應時中而行故曰與時行陰長以漸故曰浸而長小貞於內則大亨於外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剛曰浸而長冀陽長也柔曰浸而長防陰長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時行則行遠小人不惡而嚴則遯而亨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失
五剛失位是為遯尾陽往則厲故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不遯則位當故曰何災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得
以五執九剛能久中故曰莫之勝說○黃牛柔順之象黃牛之革柔變爲剛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九五貞固則剛不遯故曰固志
九三係遯有疾厲 失 畜臣妾吉 得
以五係九使不得遯故曰係遯變柔乘剛故有疾厲畜柔於内則小利貞故畜臣妾吉○畜牝牛吉畜臣妾吉柔順利貞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憊羸困也有疾厲故憊柔得中則小事吉故不可大事○小事吉柔得中也不可大事剛失位不中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 得 小人否 失
遯而亨故曰好遯剛當位故君子吉否塞也變陰居五則陽道消故曰小人否○亨通泰剛得位也窒塞否剛失位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得
遯亨故嘉位正當故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得
九五中實故曰肥遯剛不失位故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 震上 乾下
大壯利貞 得
大壯剛長也變剛居五則大得正故曰大壯利貞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謂陽剛長故壯乾剛震動故曰剛以動以九居五則大者正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剛以動也非禮弗履則大者正
初九壯于趾征凶 失 有孚 得
壯于趾謂陰壯于外剛動失位故征凶變九居五則有孚矣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失中而動則其乎窮

九二貞吉 得

九正五位則剛得中故曰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失

小人用壯謂柔爻乘剛君子用罔謂陽位遇陰不變則危故曰貞厲五在六内以剛觸柔故曰羝羊觸藩上剛變柔故曰羸其角○剛在上象角羸其角上无剛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陰壯則陽蒙故曰君子罔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得

貞吉悔亡謂九五剛出柔外故曰藩決不羸五柔變剛則大者壯故曰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剛中上行故曰尚往

六五喪羊于易 失 无悔 得

易輕易也剛動失位故曰喪羊于易艱而知變貞吉悔亡故曰无悔○易者艱之反所謂辭有險易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 失 艱則吉 得

五剛六柔進退維谷故无攸利遇艱知變則貞吉矣故曰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詳審慎也

䷢ 上離 下坤

晋 失 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得

晋進也柔進居五曰晋六變九則君位正故曰康侯剛中實故曰錫馬蕃庶陽爻陽位中正而應故曰晝日三接○晝朝夙陽明也夜夕莫陰幽也

象曰晋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謂陽出陰上順麗大明謂柔順乎剛六進變九則剛上行故曰柔進而上行○陽爻陽位大明之象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晝日之象自昭明德是謂大明

初六晉如摧如失貞吉得罔孚失裕无咎得

柔進乘剛所以摧如變剛居正故曰貞吉六五中虛

進則罔孚裕而不進何咎之有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貞吉故獨行正罔孚故未受命

六二晉如愁如失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得

乘剛而憂故曰愁如以九居五故曰貞吉王母謂六

五變而有孚祭則受福故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父之妣爲王母以陰居尊王母之象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中正故受福

六三衆允悔亡得

五柔變剛衆不失信故曰衆允貞吉无悔故曰悔亡

。孚允信實剛中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失

鼫鼠五技鼠也五陰乘陽晝伏夜動鼫鼠之象失位

不變故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得

乘剛知變故曰悔亡先失後得故曰失得勿恤陰往

則陽來故曰往吉无不利。陰往則陽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小往大來故有慶

上九晉其角失維用伐邑得厲失吉无咎得貞吝失

柔進乘剛故晉其角用剛伐柔故維用伐邑先失後

得故厲吉无咎乘剛不變則貞吝矣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五失道故未光用剛伐之則陽在上而道光矣

䷣ 上坤 下離

明夷失利艱貞得

夷傷也陽入陰中故明夷以六乘五遇難知變能正

其志故利艱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

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入地中謂五入六中文明謂離柔順謂坤明傷於陰以蒙大難文王羑里之事也雖晦其明難不失正箕子為奴之事也○剛健中正位則帝王德則聖賢帝乙高宗湯武文王箕子是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晦其明也莅衆用晦而明則利艱貞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失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失有攸往主人有言失

五位變柔剛動見傷故垂其翼九不居五中實變虛

故三日不食大有所往為柔所乘故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失用拯馬壯吉得

五入六中故明夷剛變為柔故夷于左股出溺曰拯用九拯五剛中上行故馬壯吉○以九居五爻位俱剛故象馬壯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不違則故順

九三明夷失于南狩得其大首得不可疾貞失

陽失五位故明夷嚮明而行得陽在上故曰得其大首六五乘剛利在速變故不可疾貞○夷于左股九失剛位也得其大首五得剛爻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得五則大得志○南為陽方南狩南征嚮明之象

六四入于左腹失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得

入于左腹謂陽入陰內剛變得中則陽出陰外故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于出門庭陽出陰外也不出門庭陽入陰中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五剛得中故曰獲心意○腹陰象心陽象

六五箕子之明夷失利貞得

九失五位陽晦于陰故箕子之明夷變而得正則明不息故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失初登于天得後入于地失

以陰乘陽故不明晦五為陽位故初登于天六為陰爻故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 下離上巽

家人利女貞 得

家人正家之人也九居五則陽位正故曰家人六居二則陰位正故曰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女正位謂六二男正位謂九五陽上陰下故曰天地之大義嚴君謂九五正家之人也父父子子以下則因正家之道而推廣言之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正家自身始言物行恒身脩則家齊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得

五陽在外閑陰于內故曰閑有家剛不失中故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未變謂五得九○以陽居陽則剛未變

六二无攸遂 失 在中饋貞吉 得

陰進則失故曰无攸遂柔中順剛故曰在中饋六居二故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 得 婦子嘻嘻終吝 失

嗃嗃嚴貌五剛在上故曰家人嗃嗃不失正故悔厲吉變六乘五陰失其道故曰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剛得位故未失柔在五則失家節

六四富家大吉 得

五剛中實故曰富家以九居之故大者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二與五應故曰順在位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得

假至也以九假五故王假有家剛不失中故勿恤吉

○王假有家王假有廟大人造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中正而應故曰交相愛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得

五剛得中九剛發外故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自反有孚則威如吉

䷥上離下兌

睽失小事吉得

睽乖也以六乘五不正故睽柔退居二則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

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離火兌澤上下不應故睽卦有二陰剛中失位故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內說外明故曰說而麗乎明柔進得中五位不當六變為九上行應剛故小事吉天地以下極言應剛時用之大。以六居五柔進得中雖不當位變九上行以剛應剛則先失後得凡離陰在五者皆然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下不親其象為睽以同而異志不同行也

初九悔亡得喪馬失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得

悔亡謂先失後得五剛失中故曰喪馬止而不動則剛來復故曰勿逐自復以陽見陰則咎可辟故曰見惡人无咎。惡人寇也以陰居五其人天且劓即惡人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得

五陽失位象主在巷變與九遇剛不失道故无咎。陰變陽則明故為覿為見為遇陽變陰則不明故為

不覿為不見為弗遇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失无初失有終得

五剛六柔故其輿曳叉柔位剛故其牛掣人居天位乘剛滅鼻故其人天且劓先失後得故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以柔乘剛故位不當五與九遇則无初有終

九四睽孤失遇元夫交孚得厲失无咎得

五位无陽故睽孤六變為九以剛遇剛中正而應故

遇元夫交孚无初有終故厲无咎○元夫大夫大君大人九五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得厥宗噬膚失往何咎得

悔亡謂變九居五陰在尊位以剛噬柔故曰厥宗噬膚小往大來故曰往何咎○陽在上則為主為夫陰在上則為宗為鬼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失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得

睽孤謂六五五剛六柔故見豕負塗位陽爻陰故載鬼一車五中實故先張之弧六中虛故後說之弧六變為九則內外應故曰匪寇婚媾陰往陽來故曰往遇雨則吉○遇主遇夫遇雨遇剛皆遇陽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中虛變實則羣疑亡

䷦ 上坎下艮

蹇失利西南得不利東北失利見大人貞吉得

蹇難也五動失位故蹇由陰變陽則剛得中故利西南由陽變陰則剛失中故不利東北九五位正故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險在前故有難見險而能止則大不蹇故知小往大來故曰往得中陽變為陰故曰其道窮九五當位則往有功而邦正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上有水則險在前反身脩德見險而能止也

初六往蹇失來譽得

九往失位來則得五故曰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險在前故宜待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失

以六乘五上下不應故曰王臣蹇蹇剛位柔爻失五之常故曰匪躬之故○躬體也變九居五正位居體

故曰止諸躬變六居五剛失其常故曰匪躬之故故
字與舊德舊井之舊同義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見險能止則終无尤
九三往蹇失來反得
剛失中故蹇反謂九反五位
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剛自外來五與之應故曰内喜之
六四往蹇失來連得

位不當故蹇連謂九與五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以陽居五故曰當位實
九五大蹇失朋來得
陽變陰故大蹇九應五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當位以止則大不蹇故曰以中節
上六往蹇失來碩吉得利見大人得
大往故蹇朋來則碩五位天位故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志在内謂五剛在中以從貴謂上從陽爻
䷧ 上震 下坎
解利西南得无所往失其來復吉得有攸往夙吉得
解難解也五陰變陽則大不蹇故解利西南大往則
蹇故无所往大來則復故其來復吉夙晝日也陰往
陽來故有攸往夙吉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
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

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坎險震動動而出險故曰解陽得陰故得衆九復五
故得中陽明于上故往有功震雷坎雨作而成解則
天施而地生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作而屯難解赦過宥罪則免乎險矣
初六无咎得
五陰變陽則善補過故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五與六際變則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得

五位變剛陰為陽得故田獲三狐剛得中故得黃矢位正當故貞吉。狐妖獸陰柔之象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失

五陽負陰六柔乘剛故曰負且乘剛動見乘故曰致寇至當變不變故貞吝。險且枕天且劓負且乘又位皆失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位不當故可醜咎由自取故曰又誰咎

九四解而拇失朋至斯孚得

五在六下位未得當故曰解而拇變九居五剛自外來與中相應故曰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未當位謂以六居五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得

九與五維則陰難解故吉陰變為陽則剛得中故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陽進則陰退故曰小人退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得

剛自中發射陰于上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六之柔則五不見乘故曰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悖謂解乘剛之悖

䷨ 上艮 下兌

損失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得

損失也剛失中故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謂變九居五陰往則陽來故曰利有攸往孚乃利用禴故曰二簋可用享。樽酒簋貳禴祭也二簋用享損其樽酒祭之尤薄者也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剛在下則損在上則益故曰損下益上五變得九剛
行於上故曰其道上行二簋應以下極言損益因時
之義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上益下損懲忿窒欲所以遠害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得 酌損之失
以九居五時止則止故曰已事遄速也柔往變剛故
曰遄往无咎酌斟酌也遲疑不斷則剛失中故曰酌
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合志謂上應中
九二利貞得 征凶失 弗損益之得
利貞謂以九止五剛動失位故曰征凶五變為九不
失則得故曰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剛中則志行故曰中以為志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失 一人行則得其友得
衆行於外則剛失位故三人行則損一人變九獨行

得五為友故一人行則得其友○得友得臣同類相
應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陽獨故信陰衆則疑○坤為衆三人來三人行人三
成衆陰象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得
六不乘五則剛得中故曰損其疾使遄有得无失故
曰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去其疑疾故可喜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得
變九益五上下皆剛故曰十朋之龜五與九應故曰
弗克違陽在上故曰元吉○兩貝曰朋十朋之龜元
龜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九助五故曰自上祐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得
五柔變剛无失有得故曰弗損益之无咎承弗損言

貞吉承益之言小往大來得應於下故曰得臣无家
○室内曰家无家不家食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 上巽下震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得
益弗損也剛得中故益利有攸往謂小往利涉大川
謂大來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
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

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柔居上則損在下則益故曰損上益下民說謂下順
上陰退陽進故曰道大光中正有慶謂九五剛上行
故曰木道行内動外巽陽進得位故曰日進天施地
生時行則行益之道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法其迅烈遷善改過則德裕矣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得
以剛居五故利作大事陽在上位故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剛在下不可厚事元吉則无咎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得
以剛益剛則上下應故曰弗克違大居正故永貞吉
九五中孚故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自外來謂九來居五
六三益之 得 用凶事 失 无咎有孚 得 中行告公用圭 得

益之謂自上益下失位雖凶變則得中故曰无咎有
孚五剛在中故曰中行告九應于上故曰公用圭○
陽大陰小為大作九居五也陽吉陰凶用凶事六居
五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雖用凶事九五貞固則无咎矣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得
五告九從則上下應故曰利用為依小往大來故曰
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上益中故曰益志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得
五剛在中故曰有孚惠心不言而信故曰勿問陽在
上故曰元吉下與上應故曰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大得志謂九得五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失
五无陽故莫益柔乘剛故或擊九變失中故曰立心
勿恒凶。有孚惠心剛得中也立心勿恒剛失中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陽失中故偏來謂陰自外來

䷪ 上兌下乾
夬得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失利有攸
往得
剛決柔曰夬柔見君位故揚於王庭九剛失中故孚
號有厲以柔乘剛故告自邑不利即戎陰往則陽來
故利有攸往。剛失位則號孚號惕號若號大號皆
號咷也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
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
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剛決柔謂九決六乾健兌說故曰決而和六乘五位
故曰柔乘五剛厲而有孚故曰危乃光尚乃窮謂尚
口變剛得位故曰剛長乃終。柔乘五剛謂以六乘
五此全易乘剛之例非謂上六乘下五爻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故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尚口乃窮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失
陰壯于外故曰壯于前趾剛往見乘故曰往不勝為
咎。壯于趾壯于前趾柔壯乘剛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失有戎勿恤得
五陽變陰失中故惕用剛決柔則勿恤矣。剛柔者
晝夜之象晝日三接陽在上也惕號莫夜陰在上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剛得中故勿恤

九三壯于頄有凶 失 君子夬夬獨行遇雨 得 若濡有愠 失 无咎 得

頄頰閒骨也柔乘五剛故有凶以剛決柔五與九遇故獨行遇雨為柔所濡先失後得故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以大終故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 失 牽羊悔亡 得 聞言不信 失

柔乘五剛故行次且牽陽位當故曰悔亡中實變虛

故有言不信○臀困株木柔乘剛也臀无膚其行次且亦乘剛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六乘五故位不當中未光故聰不明○勿問未占革言改命有孚惠心不言而信也有言不信聞言不信有孚失是尚口乃窮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得

莧音桓山羊細角者陸陸地也以剛決柔象莧在陸故曰夬夬得中以行故无咎○羊剛在角羝為牡羊莧為山羊皆剛象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五中未光九剛上行則无咎矣

上六无號終有凶 失

乘剛不變故終有凶○惕號勿恤知變也无號有凶不知變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 乾上巽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失

柔遇剛曰姤變六居五是為女壯以柔乘剛故勿用取女○大壯九五也女壯小人壯六五也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柔遇剛謂六遇五陰長陽消故不可與長天施地生品物咸章九得五位天下大行中正相遇則時義大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告四方

天下有風天地相遇施命告四方則天下大行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得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失

柅止車木六變為九剛止得正故曰貞吉陽往陰來故曰見凶五剛失中其行次且故曰羸豕孚蹢躅○豕曰剛亂剛中之象剛變為柔則為積豕為羸豕為負塗豕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陰變牽陽故曰柔道牽

九二包有魚无咎得不利賓失

以陽包陰剛不失位故无咎陰見於外陽不能制故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包陰於內故義不及賓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失厲无大咎得

乘剛而行故次且變九居五故厲无咎○磐桓屯邅次且蹢躅行不進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行未牽故次且

九四包无魚起凶失

不能包陰五變失位故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陰不在內故曰遠民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得有隕自天失

杞山木之大者以大包小故曰以杞包瓜積中發外故曰含章陽變為陰則失天位故曰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五中九正故曰中正志不舍命謂剛不舍柔

上九姤其角吝失无咎得

以六乘五上窮故吝剛遇中正則无咎矣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 兌上坤下

萃失亨得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得

萃陰聚也亨陽亨也王假廟謂九造五大居正故大人亨位當故利貞實受福故用大牲吉小往大來故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陰衆故曰聚坤順兌說剛中而應故萃亨致孝享謂享祀萃有位故曰聚以正五應九故曰順天命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地陰萃之象除戎器戒不虞思患豫防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失若號一握為笑得勿恤往无咎得

握握手也五剛失中則為陰所乘失變為得故先號後笑大來小往則剛得位故曰勿恤往无咎。有孚不終有孚失是先得後失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剛中變陰故其志亂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得

相牽曰引以五牽九剛中而應故吉无咎禴夏祭也中孚有實祭則受福故利用禴。六居五則匪孚九居五則有孚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虛不如實也故曰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以剛引剛故中未變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失往无咎得小吝失

乘剛而嗟故无攸利小往大來故往无咎乘剛不變則陰吝矣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巽謂柔順剛

九四大吉无咎得

以六乘五則小者吝變九居五則大者吉當位故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位不當咎也大居正則吉无咎矣

九五萃失有位无咎得匪孚失元永貞悔亡得

陰在中故萃變九得位故无咎匪孚謂剛失中元永貞謂大居正先失後得故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中无陽故陰萃大有位則志光矣

上六齎咨涕洟失无咎得

齎咨嗟也涕洟泣也乘剛而憂故齎咨涕洟變九居五則有位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六居五上故未安

䷭ 上坤 下巽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得

剛上行曰升元亨大者亨也九升五故用見大人不失中故勿恤嚮明行故南征吉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以時升謂陽升陰中內巽外順故曰巽而順剛中而應謂變九應五當位貞吉則有慶志行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生地中〻而不已君子以順德積小高大柔以時升也

初六允升大吉得

剛中上行則大得志故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得

五剛得中乃利祭祀无咎變失為得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得

陽升坤中則虛者實故曰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得

九升五位故王亨岐山有慶勿恤故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事祀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得

變九居正剛自下升故曰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大得志謂剛得中

上六冥升失利于不息之貞得

以陰升五是為冥升變陽永貞則明不息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陰在上故不富陽長則陰消矣

䷮困 兌上 坎下

困 失 亨 得 貞大人吉无咎 得 有言不信 失

困窮也柔揜剛故困亨得位乃亨也九五中正困窮而通故无咎陽動變陰則實者虛故有言不信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剛揜謂五變遇柔坎險兌説困不失所故亨君子謂九五剛得中故大人吉柔在外故尚口窮。剛中象心柔外象口心實口虛故尚口乃窮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无水故困致命遂志不失其所則困亨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失

株木木根也柔乘剛故臀困入幽谷謂陽入陰中五為陰揜故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陽變陰故幽不明

九二困于酒食 失 朱紱 失 方來 得 利用亨祀 得 征凶 失 无咎 得

酒食失中故困五困于柔故曰朱紱剛自外來故曰方來六柔變剛中正有慶故利亨祀先失後得故征凶无咎。朱紱赤紱柔中有陽六五之象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失中故困中則有慶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失

六柔五剛故困于石以柔乘剛故據蒺藜入其宮謂陽入陰中不見其妻謂陰出陽外剛柔皆困故凶。叢棘蒺藜剛而多刺寘叢棘據蒺藜柔乘剛也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剛故困不祥故凶。困株木困于石困金車亦乘剛也

九四來徐徐 得 困于金車吝 失 有終 得

來謂剛來徐徐安行也以柔乘剛不當故吝剛來居五則有終矣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五在六下雖不當位剛來徐徐則上下應故有與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得
五剛失位上下皆傷劓刖之象為柔所乘故困赤紱
剛來徐徐則柔外脫故乃徐有說實受其福故利用
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
福也
剛失中故志未得五變九故中直有慶故受福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失有悔征吉得
五困于柔故曰葛藟上劓下刖故曰臲卼剛動失位

故曰動悔有悔知變位當而行則征吉矣○臲通劓
刑臬也卼从兀无趾也臲卼即劓刖危而不安之象
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柔乘剛故未當五得九則征吉○株木蒺藜石金車
剛象葛藟朱紱赤紱柔象

䷯ 上坎 下巽

井改邑失不改井得无喪得无得失往來井井得汔至
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失

水上出曰井改邑謂五變陰不改井謂中未變无喪
承不改井言无得承改邑言小往大來中正以通故
曰往來井井汔水涸也繘綆也瓶甕也五實變虛水
未上行則剛失中故凶○用缶盈缶中實也瓶羸甕
漏中虛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
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入水上水往來不窮故曰養不窮剛中謂剛位不變
未有功謂九不在五剛失位故凶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則水上行勞民勸相井養不窮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失
九陽變陰故井泥不食五位无陽故舊井无禽○塗
泥皆陰象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謂五在陰下時舍謂九未得位○時用陽得位也
時舍陽失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失

半有水半无水曰谷射躍也鮒小魚也五位變陰中
虛无水故井谷射鮒九剛失中故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上下不應故无與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失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得
渫同洩漏也五實變虛故不食九剛失中故心惻用
上引下故曰可用汲陽正君位故曰王明剛中而應
故並受其福○心惻心不快心病也中心得中心願
則心亨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謂中行惻憂也
六四井甃无咎得
聚磚脩井曰甃五失變得舊井復脩故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得
洌水清也并无泥故洌水自下出中正而通故曰寒
泉食○泉在井下則熱出井上則寒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得
收成也幕蔽覆也五陽上行不蔽於陰故井收勿幕
剛中而應故有孚元吉○瓶甕剛象繘幕柔象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九在五上故大成
䷰ 下離上兌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得
革變也九陽已終變乃得中故已日乃孚五變當位
故元亨利貞悔亡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
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
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
矣哉
兌上離下故水火相息卦有二陰故二女同居剛變
失中則志不相得故革虛變實故革而信離明兌說
剛變得當故悔亡天地以下極言剛柔變化上下相
應之大○順天五順九應人九應五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相息故革治歷明時則四時成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得

九與五鞏柔變順剛故用黃牛之革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剛征則凶故不可以有為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得

五陽已終當變則變故已日乃革小往大來故征吉无咎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五陰變陽故行有嘉

九三征凶貞厲 失 革言三就有孚 得

征凶謂陽失位貞厲謂柔乘剛就成也五虛變實則剛中成故曰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剛往則失位故曰又何之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得

五革而當故悔亡變虛為實故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信志中實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得

變剛當位故曰大人虎變未占勿問也中實不變故未占有孚○革言曰有孚改命曰有孚未占曰有孚變虛為實不言而信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陽在上故炳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得 征凶 失 居貞吉 得

剛變得位故君子豹變柔變順剛故小人革面征凶謂六五居貞吉謂九五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蔚文深密貌順從君謂陰順陽

䷱ 上離 下巽

鼎元吉亨 得

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五虛變實乾元得位故吉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

剛是以元亨

彖象形也巽木離火亨物使熟鼎之象也亨帝養聖賢言鼎所用之大五陰變陽故曰巽而耳目聰明六進遇九剛中上行則元亨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亨飪之象正位凝命則元吉亨

初六鼎顛趾（失）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得）

五柔乘剛故鼎顛趾陽出否亨故利出否陰變為陽母以子貴故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趾顛否出公餗未覆故曰未悖妾賤子貴以陰從陽故曰以從貴

九二鼎有實（得）我仇有疾（失）不我能即吉（得）

五陰變陽則鼎有實以柔乘剛則我仇有疾變九居五陰不我即故吉。佳耦曰配怨耦曰仇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往則失實故慎所之不我能即故終无尤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失）方雨（得）虧悔（失）終吉（得）

五變柔故鼎耳革剛失位故其行塞離陰中虛故雉膏不食變陽施行故曰方雨先失後得故虧悔終吉。行塞行未通也出否則元亨矣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剛失中故曰失其義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失）

五剛中折象鼎折足鼎實變虛故覆公餗柔居上體故其形渥凶。渥濡也柔象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中虛故失信

六五鼎黃耳（失）金鉉利貞（得）

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中變柔故曰鼎黃耳以九居之象剛貫耳故曰金鉉位正當故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五得九則實故曰中以為實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得）

五柔變剛故曰鼎玉鉉以九在上故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剛柔得中故節

䷲ 上震 下震

震 失 亨 得 震來虩虩 失 笑言啞啞 得 震驚百里 失 不喪匕鬯 得

震恐也剛失中故震亨變後乃亨也震來虩虩承震言笑言啞啞承亨言震驚百里震之甚也不喪匕鬯亨之至也○匕匙也載鼎肉而升於俎者也鬯香酒也震為長子而主祭器故曰不喪匕鬯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恐釋震致福釋亨先失後得故曰後有則遠邇釋百里出九出居五也震及百里則主器受福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洊雷再震也恐懼脩省則致福矣

初九震來虩虩 失 後笑言啞啞吉 得

虩虩懼貌六五乘剛故震來虩虩啞啞笑聲變失為得故後笑言啞啞吉○乾乾健也嗃嗃剛也夬夬決也眈眈光也逐逐動也徐徐舒也坦坦平也衎衎啞啞樂也嘻嘻笑也憧憧意不定也矍矍驚也虩虩愬愬懼也蘇蘇索索恐也坎坎險也蹇蹇難也戔戔瑣瑣小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亨故恐致福後得中故有則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 失 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得

六乘五故厲貝貨貝也大失中故億喪貝變九升五故曰躋于九陵居其所故勿逐陽來復故七日得○九七皆陽數十萬為億數之大者億喪貝大失中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億无喪大得中也

六三震蘇蘇 失 震行无眚 得

蘇蘇氣索貌剛失位故蘇蘇變九居五當位而行故无眚○行失位故有眚得位則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失
五動失位陽入陰中故曰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失億无喪有事得
大往小來故厲變九得位大不失中則有事祭祀故
曰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乘剛故危行九得中位故大无喪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失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

婚媾有言得
剛失中故索索視不正故矍矍動失位故征凶變九
居五震不在陽而在於陰故无咎言笑言也先震後
亨故婚媾有言○主人有言不順也婚媾有言順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中未得故恐畏鄰戒則致福矣

䷳ 艮上艮下

艮其背得不獲其身失行其庭得不見其人失无咎得
艮止也以九居五剛止得中故曰艮其背變陰失正
故曰不獲其身行其庭謂陽出陰外不見其人謂陽
入陰中時止時行剛不失中則无咎矣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時止時行謂九五五順天故曰不失時九在上故曰
道光明以陽居陽故曰止其所五變為六爻位失應
故曰不相與當位而行變失為得是以无咎○以九
居五則上下應故相與以六居五則上下敵應故不

相與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山為艮止所之象思不出其位時止則止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得
止得正故无咎九居五故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得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失
五柔變剛止得其所故曰艮其腓以六乘五上不拯
下故曰不拯其隨陽困陰中故其心不快○出溺曰

拯用拯馬壯吉用九拯五也剛不在上則陽陷陰中
故不拯其隨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柔不順剛故曰未退聽○孰其隨五執九也不拯其
隨九不拯五也
九三艮其限得列其夤厲熏心失
限身之中也剛止得中故曰艮其限夤夾脊肉也變
柔中分故曰列其夤熏焦灼也以六乘五則剛失中
故曰厲熏心○背肉曰夤从夕不从夕艮其限剛中
之象剛變為柔則為列其夤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不艮其限而列其夤故危
六四艮其身无咎得
以九居五剛止得正故无咎○不獲其身止失正也
艮其身止得正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止諸躬止其所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得

時止則止剛不失中故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中正謂變九居五
上九敦艮吉得
變陽中實止得其正故吉○敦復敦臨敦艮皆敦實
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以厚實終則五得正○大終厚終以剛終也

䷴ 上巽下艮

漸女歸吉利貞得
漸進也柔進失所退則順剛故曰女歸吉六變為九
則五得正故曰利貞○婦人謂嫁曰歸女歸吉女正
位乎內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
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陰不宜進故女歸吉剛進得位故往有功進以正謂
進九居五剛得中謂五為陽位陽止陰巽中正以通
則動不窮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其進以漸居賢德善俗則邦正矣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失无咎得
鴻水鳥干水涯也柔進失所故鴻漸于干以六乘五
故小子有言變失為得故厲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厲而知變則義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失飲食衎衎吉得
磐大石也水鳥于磐進失其所五變為九中實有喜

故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中虛故不素飽飲食衎衎則中實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失利禦寇得
鴻進于陸柔愈失位九陽變陰故夫征不復六柔乘
剛故婦孕不育失道故凶剛中而應則上下順故利
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
寇順相保也

離羣醜謂陽麗陰中失其道謂柔失婦道以剛禦柔
故曰順相保
六四鴻漸于木失或得其桷无咎得
以柔乘剛故鴻漸于木桷椽也變九居上則剛得中
故无咎○椽桷剛中于上之象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以巽謂柔不乘剛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失終莫之勝吉得
柔進居五則鴻漸于陵中實變虛故三歲不孕五以

剛終則柔莫之勝故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五以九終則剛得所故願
上九鴻漸于陸失其羽可用為儀吉得
柔進居五故鴻漸于陸儀則也六變為九柔順以則
故其羽可用為儀吉○翼剛象羽柔象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柔不乘剛故曰不可亂

䷵ 上震 下兌

歸妹得征凶无攸利失

女弟曰妹歸下嫁也陰自外歸正位乎內故曰歸妹剛動失位五為六乘故曰征凶无攸利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陽上陰下天地之大義陰上陽下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女終婦始故曰人之終始兌說震動陰自外歸故曰所歸妹位不當謂九失位柔乘剛謂六乘五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雷位不當象永終以大終也敝謂柔乘剛

初九歸妹以娣得跛能履失征吉得

娣妾媵也陰自外歸退居下位故曰歸妹以娣六柔乘剛則位不當故曰跛能履變九居五其道上行故曰征吉○娣女弟也古之嫁女者以姪娣從兌妾之象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陰退陽進剛能久中故曰以恆陽上陰下柔不乘剛故曰相承

九二眇能視失利幽人之貞得

五陰乘陽故眇能視陰變為陽則位正當故利幽人之貞○大人丈人武人陽剛之人也小人婦人宮人幽人惡人匪人陰柔之人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失反歸以娣得

六陰中虛愆期无實故曰歸妹以須剛反五位柔自外歸故曰反歸以娣○需須也須待也賁其須歸妹

以須皆言待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六乘五故未當

九四歸妹愆期失遲歸有時得

六五无實故歸妹愆期陰變為陽始雖愆期終不失時故曰遲歸有時○遄剛象遲柔象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有待而行謂女待男行

六五帝乙歸妹得其君之袂失不如其娣之袂良得月

幾望失吉得

六陰居尊自上下嫁故曰帝乙歸妹君小君也袂衣袖也君位柔爻故曰其君之袂柔位在二上不如下故曰不如其娣之袂良陰盛敵陽柔退則吉故曰月幾望吉○衣裳帶絨袂襦袖幕囊茀徽纓縭皆柔象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剛位在中得九則行故曰以貴行○六在五則逆在

二則順故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五得六則虛得九則實故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失

六陰中虛故承筐无實九陽失中故刲羊无血柔乘剛故无攸利○已嫁娶則為夫妻未嫁娶則為士女老夫老婦老陽老陰之象也士夫女妻少陽少陰之象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五實變虛故曰承虛筐

䷶ 震上 離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得

豐大也亨大正乃亨也變九居五故曰王假之不失位故勿憂陽得中故曰宜日中○日中陽得中也日昃陽失中也夙吉陽在上也遲有悔陰在上也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離明震動變九居五故上大陽中於上故宜照天下

日中以下則因陰陽變化之理而推廣言之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豐大之象折獄致刑明以動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得

陰變遇陽故曰遇其配主旬十日也癸終甲始先失後得故雖旬无咎小往則尚大故曰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過旬不變則失其時故曰過旬災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失有孚發若吉得

蔀草盛貌以陰乘陽故曰豐其蔀斗宿名陽中見陰
故曰日中見斗陽往陰來中虛不信故曰往得疑疾
剛中發外五與九應故吉○荒蒙蕃蔀陰盛之象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 失 无咎 得
沛下雨貌五陽變陰故曰豐其沛沬通沬雨沬也陽
中見陰故曰日中見沬剛折於上故曰折其右肱變
九居五則无咎矣○舊說沬小星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剛失位不中故不可大事五變為柔故終不可用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 失 遇其夷主吉 得
夷傷也五幽不明變而遇陽則明不夷故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
吉行也
位不當謂九失位幽不明謂陰乘陽行謂遇剛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得
陽來則明故曰來章變九得位故曰有慶柔退承剛
故曰譽吉○往得疑疾大往小來也來章有慶大來
小往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失
五為陽位故曰豐其屋六陰乘之故曰蔀其家五剛
在下故曰闚其户上无陽爻故曰闃无人陽入陰中
故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户闃其无人自藏也
陰居天位故曰天際翔陽藏不見故曰自藏
䷷ 離上 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得
旅羇旅也剛失位故旅小亨謂六退居二貞吉謂九
止居五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
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柔得中乎外謂六得五變順剛故小亨以九居五止
而麗明故貞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下止上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止而麗乎

明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失
陰小居五故曰旅瑣瑣剛失其所故其所取災○艮
止也止其所也其所取災止失其所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剛失中故志窮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得
變九居五旅得所止故曰旅即次剛中有實故曰懷
其資居上得下故曰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失
五剛失位則其所災故曰旅焚其次以六在上與下
无應故曰喪其童僕當變不變故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失
旅于處謂六處外得資斧謂柔得剛五剛志窮故我
心不快○資實象斧剛象得資斧柔得剛位也喪資
斧剛失剛位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以六處五故剛未得位中為柔得故五心未快○旅
即次得所也旅于處失所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 失 終以譽命 得
雉離象五剛射柔故曰射雉九剛失中故一矢亡變
大居正則有譽命故曰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逮謂自上及下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失

離陰乘陽火焚其所故鳥焚其巢五陽變陰先得後
失故先笑後號咷柔不當位乘剛失正故凶○離為
火旅焚其次鳥焚其巢其所取災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六在五上故焚以大終則牛不喪故曰莫之聞
䷸ 上巽 下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得
巽柔巽也小往則亨故曰利有攸往大來則利故曰
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為命令以巽重巽故曰重巽以申命以剛居五則中正志行小往大來陰皆順五故曰柔皆順乎剛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巽善入申命行事則剛中正而志行矣

初六進退失利武人之貞得

五剛六柔進退之象變九居五則剛中正故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剛失中故志疑得位則志治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失吉无咎得

巽在牀下謂陽伏陰下史祝史巫女巫也五剛變柔進退志疑故用史巫紛若以九居五剛中志行故吉无咎○武人陽剛之人也史巫陰柔之人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剛得中故吉

九三頻巽吝失

五剛變柔進退不決故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剛失中故志窮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得

悔亡謂先失後得三品金三品也五位遇九以剛得剛故田獲三品○三品金三色也田獲三狐得黃矢得金也田獲三品亦得金也義與得黃金同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五多功故曰有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得无初失有終得先庚三日失後庚三日吉得

六變為九剛位正中故曰貞吉悔亡无不利先失後得故无初有終庚剛也先庚三日柔未變剛後庚三日則陽復始故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失

巽在牀下謂五伏陰下九剛失中故喪其資斧乘剛不變故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柔在上故窮剛失正故凶

䷹ 上兌 下兌

兌亨利貞 得
兌說也剛中而應故說以九居五剛亨以正故曰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剛應剛故說五位得六中外不應故曰剛中而柔外變九得正故曰說以利貞順天應人謂上下相應說以先民以下則因說之大而極言之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澤與澤麗同氣相求朋友講習同聲相應也
初九和兌吉 得
剛中而應故曰和兌說以利貞故吉○聲相應曰和朋友講習故曰和兌義與鶴鳴子和同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志行故未疑
九二孚兌吉悔亡 得
九五中孚故孚兌吉變虛為實故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五中實故曰信志
六三來兌凶 失
柔來居五則位不當故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 失 介疾有喜 得

商心口相商也剛中柔外失位不安故曰商兌未寧剛乘於柔變則有慶故曰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 得 有厲 失
六變為九則虛者實故曰孚于剝剝而不變則位不當故有厲○柔剝剛曰剝孚于剝則柔變為剛矣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剝而有孚則位正當
上六引兌 得

變九居五以陽引陽故曰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陰在上故未光引兌則中光矣

坎下巽上

渙失亨得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得
渙散也剛失位故渙亨得中乃亨也王假有廟謂以九假五中正以通故利涉大川位當故利貞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剛來不窮謂九五柔得五位變而為剛則上下應故曰上同王在中謂九在五五多功故乘木有功○巽為木利涉大川木道乃行巽象也乘木有功乘木舟虛亦巽象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故乘木有功享帝立廟王乃在中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得
用九拯五剛壯于中故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上拯下故順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得
机木名五位得九乘木有功故渙奔其机奔得所止故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剛得志故曰得願
六三渙其躬失无悔得
渙其躬謂九失五位剛中發外則无悔矣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四渙其羣失元吉得渙有丘匪夷所思得
渙其羣謂陽行失類元吉謂九五剛止于上則中不傷故曰渙有丘匪夷所思○夷傷也心病則思夷匪夷所思則心不病即得願之意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陰往陽來故光大
九五渙汗其大號失渙王居无咎得
汗陽奔而汗出也號號咷也五變為六陽散失位故曰渙汗其大號用九居正王乃在中故曰渙王居无

咎○汗液也汗出于心在内為血在外為汗渙汗渙血陽變為陰之象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得

逖遠也渙六之柔剛自内出故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遠害謂柔不乘剛

☵☱ 上坎下兌

節亨 得 苦節不可貞 失

節止也九五當位故節亨變六乘五止失其正故曰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五下六上故剛柔分變九居五則剛得中道窮謂剛失中道兌說坎險當位而行中正以通則節亨矣天地以下則因節亨而極言之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當位以節制數度議德行中正以通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得

以九居五時止則止故曰不出户庭剛得中故无咎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知通塞則動靜不失其時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失

以六居五陽入陰内故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時行不行故曰失時極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 失 无咎 得

時止不止失位故嗟變剛得中何咎之有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懼而知變則无咎矣

六四安節亨 得

以九居五止得其所故曰安節亨○失位故危得位則安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以五承九故曰承上道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得
當位而節得中故吉小往大來故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 失 悔亡 得
變柔乘剛故曰苦節失位不變故貞凶變苦為甘則
悔亡矣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 上巽下兌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得

剛中實曰中孚五柔變剛信及于下故豚魚吉木行
澤上故利涉大川位正當故利貞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
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
應乎天也
柔在內謂六退居二剛得中謂九進居五內說外巽
剛中而應故曰孚乃化邦自上及下故曰信及豚魚
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故曰乘木舟虛五應九故曰應
乎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上有風利涉大川議獄緩死柔在內而剛得中也
初九虞吉 得 有他不燕 失
五剛得中有備无患故虞吉陽變為陰失位不安故
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中心得故志未變
九二鳴鶴在陰 失 其子和之 得 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得

五在陰內故曰鳴鶴在陰變九外應故曰其子和之
五為尊位中外相縻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剛應志行故曰中心願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失
五位得六是為得敵進退无恆故或鼓或罷憂樂失
正故或泣或歌。敵謂柔與剛敵得敵敵剛上下敵
應皆是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五剛六柔故位不當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 失 无咎 得

六在五上陰盛敵陽故曰月幾望剛行失類故曰馬匹亡變九位當故无咎○陽在上象日陰在上象月日者實也月者闕也幾望則闕者實陰盛敵陽之象也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以柔在上則剛失類故曰絶類上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得

五位剛中與九相牽故曰有孚攣如位正當故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失

雞曰翰音巽象柔登天位乘剛不變故貞凶○翰音登于天義與飛鳥遺之音同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 下艮上震

小過 失 亨利貞 得 可小事 得 不可大事 失 飛鳥遺之音 失 不宜上 失 宜下 得 大吉 得

小過柔過中也亨謂六二利貞謂變九居五二柔得中故可小事五剛失中故不可大事柔在五上故曰飛鳥遺之音五為陽位故六不宜上二為陰位故六宜下五變陽則吉故曰大吉○小事用柔之事大事用剛之事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陰在上故過退下則小亨故曰小者過而亨變九居貞順時而行故曰與時行柔得中謂陰在二剛失位不中謂陽不在五卦象飛鳥故曰有飛鳥之象上逆謂六五下順謂六二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剛失位也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初六飛鳥以凶 失

柔過乘剛故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不宜上而上故不可如何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失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得
柔過居尊陽位變陰故曰過其祖遇其妣上不及五
下退居二則柔得中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小不宜上故曰臣不可過
九三弗過防之得從或戕之凶失

柔不乘剛防有災眚故曰弗過防之從外居五為剛
所戕故曰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得往厲必戒失勿用永貞得
五柔變剛故无咎小不過五而下遇二故曰弗過遇
之大往小來故曰往厲必戒五不用六則大永貞故
曰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六居五故位不當以柔終故不可長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失公弋取彼在穴得
雲陰於上陽猶在下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剛自
中發取六之陰故曰公弋取彼在穴○五為陽位曰
自曰我曰吾自謂之辭也爻自外來曰他曰爾曰彼
相謂之辭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陰已在上故曰已上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失
五不遇剛柔過乘之故曰弗遇過之剛自下弋上及

飛鳥故曰飛鳥離之凶乘剛致戕凶自外來故曰是
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柔居剛上故曰已亢
䷾ 上坎 下離
既濟亨小利貞得初吉得終亂失
險已出曰既濟柔中順剛二五位正故曰亨小利貞
柔已得中變而居五先得後失故曰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

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小者亨謂陰亨剛柔正而位當謂九五六二柔得中
謂二順五其道窮謂柔乘剛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當位既濟之象思患豫防終止則亂也
初九曳其輪得濡其尾失无咎得
五剛得中故曰曳其輪變則未濟故曰濡其尾先失
後得則无咎矣。曳其輪既濟也濡其尾未濟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剛不失中故无咎。車有輻曰輪說輻剛失中也曳
輪剛得中也
六二婦喪其茀失勿逐七日得得
茀蔽茀也變六居外柔失所蔽故婦喪其茀剛止五
位則陽來復故勿逐七日得。婦人乘車設幃自蔽
曰茀曳其輪剛得中也喪其茀柔失中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得小人勿用失
九剛居上伐六之陰故曰高宗伐鬼方失久後得故
曰三年克之用陰居五終止則亂故曰小人勿用。
高宗武丁也殷人高而宗之故曰高宗鬼方陰方之
象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久而後克故憊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失
帛邊曰繻衣袽敝衣也五位變柔故曰繻有衣袽九
陽失中故曰終日戒。柔在上體象衣在下體象裳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中實變虛故有所疑
九五東鄰殺牛失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得
以六居五陽位得陰故曰東鄰殺牛陰變為陽先虛
後實故曰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東陽方西
陰方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時謂得天時吉大來謂福自陽來
上六濡其首厲失
五柔乘剛陽入陰中故厲。得其大首陽得位也无

首折首濡首陽失位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 上離 下坎
未濟 失 亨 得 小狐汔濟 得 濡其尾无攸利 失
未濟未出險也亨柔退乃亨也陰柔在上水涸乃濟故曰小狐汔濟乘剛不當未濟征凶故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柔得中謂六退居二未出中謂陽在陰中柔終五位剛失不復故曰不續終二五不當變則皆應故曰剛柔應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爻位不當火水未濟辨物居方則剛柔應
初六濡其尾吝 失
五柔乘剛尾濡未濟故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險不知止故曰不知極

九二曳其輪貞吉 得
曳剛以濟五位正當故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剛中以行故正
六三未濟征凶 失 利涉大川 得
乘剛失位故未濟征凶變九居五中正以通故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居五故位不當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得
貞吉悔亡謂變九居五陽動伐陰故曰震用伐鬼方功成受賞故曰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剛得位故志行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得
變九居五剛不失中故貞吉无悔陽明于上故曰君子之光五剛得中故曰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明在上故其暉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得濡其首有孚失是失

九五剛中于食有福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變六居五陽既失位剛亦失中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有孚于飲酒无咎需于酒食也濡其首有孚失是困于酒食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當止不止故曰不知節

周易明報卷之二終

閩女子陳閨瑜敬書

周易明報卷之三

閩陳懋侯撰述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昔者聖人觀天地而定乾坤之尊卑因卑高而設二五之貴賤因動靜而分九六之剛柔因方物而辨爻位之吉凶因象形而悟陰陽之變化此易所由作也○方以位言類聚陽爻陽位陰爻陰位各從其類也

物以爻言羣分陽爻陰位陰爻陽位各分其羣也成象如日月之類成形如陵谷之類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剛爻與柔爻相推曰摩陽卦與陰卦相推曰盪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皆二氣之往來成男成女則變化見矣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

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大始謂物資以始成物謂物資以生乾至健故恒易坤至順故恒簡知以始事言能以終事言易知易能以下則推廣言之以見乾坤易簡天下之理所不能外能得其理則可與天地參所謂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設卦謂設內外之卦觀象謂觀陰陽之象明吉凶謂

斷全卦之吉凶如動險為屯止險為蒙之類然卦之陰陽有定而爻之九六无常大往則小來小往則大來陽變化陰陰變化陽所謂不測者此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失謂失位失中得謂得位得中悔者困於心衡於慮故有憂象吝者狃於安溺於樂故有虞象進謂變下使上退謂變上使下晝陽明之象夜陰幽之象動變動也三極即天道人道地道所謂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序謂尊卑貴賤不易之序辭謂吉凶悔吝變易之辭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謂卦象辭彖辭也變謂爻變占動爻之占也動靜不失其時則有吉无不利矣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彖以一卦之象言變以一爻之變言吉以得言凶以失言悔吝以改過不改過言无咎以先失後得言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陽貴故九位在五陰賤故六位在二小謂陰卦大謂陽卦陰陽之卦其數相等所謂齊也辭謂卦爻之辭介謂失得之介有過知悔震恐致福則无咎矣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有陰陽故有小大有順逆故有險易辭繫乎此意指乎彼故曰各指其所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天地之道不外陰陽故仰觀俯察可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亦不外陰陽故原始反終可知鬼神之情狀神以生前言所謂精氣為物也鬼以死後言所謂游

魂為變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聖人與天地合德故不違知周道濟皆指作易者言變易之中有不易者存故曰旁行不流樂天安土即崇效卑法之意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範圍以至大言曲成以至賾言晝夜之道即陰陽往來之道无方无體極言變化不測之妙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一陰一陽天地之道繼此道者在乾坤為易簡之善成此善者在聖人為健順之性見仁見知則各得陰陽之一偏而於道有未備日用不知去道益遠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

矣哉

仁以盛德言用以大業言陰陽之道曲成萬物而不遺故不與聖人同憂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藏諸用故富有顯諸仁故日新生生謂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成象以大始言效法以成物言極數謂極九六之數通變謂通往來之變陰陽不測則化不可知

之謂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配地故廣配天故大遠以仰觀言邇以俯察言萬物盈天地之間而其理皆在易中故曰備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靜者體也動者用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所謂大生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所謂廣生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配天地以乾坤言配四時以震巽兌艮言配日月以離坎言配至德以聖人與天地合德言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德日新故崇業富有故廣知欲其崇聖人則效天之崇禮欲其卑聖人則法地之卑天高地下易行其中聖人以成性存存參之而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所謂道義之門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天下之賾各有陰陽故聖人像之以立象天下之動各有失得故聖人效之以生爻然象雖賾而道至約

故不可惡爻雖動而理至一故不可亂先擬其象後議其辭變化由之以生則聖人作易之旨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因中孚九二爻辭明感應之理以見言行之當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因同人九五爻辭明同聲相應之義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因大過初六爻辭明敬慎不敗之道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因謙九三爻辭明致恭存位之理以見謙之有終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因乾上九爻辭戒妄動之失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因節初九爻辭見言語之宜慎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因解六三爻辭明致寇之由所謂咎由自取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陽奇陰耦故奇皆天數耦皆地數天數五一三五七

九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也陰陽各五故相得合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數各有合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則合五奇二十五與五耦三十之數也極數可以知來故曰成變化行鬼神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天地之數各五衍之而為五十所謂大衍也用蓍以筮則取五十莖而藏其一數耦則方方則不變奇則

圓圓則善變也分四十九策爲二以象陰陽掛其一於左手小指合所分之二爲三以象天地人分揲其蓍以四數之以象春夏秋冬歸揲四所餘之策扐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閒以象閏餘之月五歲之閒爲閏者再故左右各一揲而一扐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以象再閏其說詳朱子啓蒙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策數生於四象老陽數九四其九則爲三十六乾用九六其三十六凡二百一十有六老陰數六四其六則爲二十四坤用六六其二十四凡百四十有四合之則爲三百六十當一歲之日數然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言三百六十者擧成數也二篇謂上經下經六十四卦之策凡陽爻百九十二以每爻三十六計之共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以每爻二十四計之共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言萬物者亦擧成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四營謂四象即上文所謂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也四營爲一變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故曰成卦有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之三畫卦而內卦成故曰小成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備於三百八十四爻中故曰能事畢顯道以陰陽言神德行以變化言酬酢如問焉以言受

命如嚮之類祐神則幽贊神明之謂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變化之道剛柔相推是也神之所爲陰陽不測是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辭變象占聖人之道備矣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為謂作內事行謂作外事問謂筮以決疑嚮謂如響
斯應知來物謂知未來之事精明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舉分曰參類聚曰伍錯承參言綜承伍言九六二五
迭用柔剛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也天地之文以
陰陽相雜言天下之象以剛柔有體言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不變者易之體故寂然不動至變者易之用故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神以不測言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
至精故能極深至變故能研幾易无思而天下之志
賴以通易无為而天下之務賴以成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唯其至精至變所以為天下之至神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
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
斷天下之疑
唯至精故能開物唯至變故能成務唯至神故能冒
天下之道通志以深言定業以幾言斷疑以神言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
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
者夫

蓍用七七四十九象天圓也神謂知來卦用八八
八六十四象地方也知謂藏往爻言乎變故曰易以
貢洗心藏密以深言吉凶同患以幾言知來謂知未
來之事藏往謂藏已往之事非聖人之神知不能合
蓍卦之神知故曰孰能與聰明叡知神武不殺則指
作易之聖人文王周公是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道謂變化之道故謂吉凶之故神物蓍龜也前民用

謂通志定業斷疑齋戒以洗心同患言神明其德以知來藏往言

是故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闔户象陰之靜闢户象陽之動闔闢无定象陰陽之變往來相推象陰陽之通象以陰陽言器以剛柔言法以不變言神以至變言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

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大極太一也易之數始於一畫故一為大極倍一為二一陰一陽是為兩儀倍二為四陰陽各有太少是為四象倍四為八於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各加一奇一耦而乾坤六子之卦成是為八卦有八卦則剛柔雜居而吉凶生故曰定吉凶有吉凶則功業之變化見故曰生大業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天地謂乾天坤地四時謂震春巽夏兌秋艮冬日月謂離日坎月富貴以有位言聖人以有德言蓍龜則卜筮之神物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神物謂蓍龜則謂則其知來變化謂陰陽效謂效其不測天垂象見吉凶仰則觀象於天也河出圖洛出

書俯則觀法於地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河圖之方位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一位正北九位正南三位正東七位正西二位西南四位東南六位西北八位東北虛其中以為五位洛書之方位也河圖出伏羲時洛書出神禹時文王法其理數以作易所謂聖人則之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

以斷也

四象謂太陰太陽少陰少陽之象辭謂卦爻之辭以吉凶明失得之報故曰斷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因大有上九爻辭明天人相助之理疑係作易知盜節後錯簡於此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書有盡而言未盡言有盡而意未盡聖人之意謂作易之心再言子曰者門人記孔子問答之辭也象如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卦如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之類辭如吉凶悔吝无咎之類蓋剛柔上下意所不能盡者則立象以明之陰陽虛實情僞所不能盡者則設卦以明之得失吉凶言所不能盡者則繫辭以明之至剛柔雜居文不皆當非變通不足以盡利陰陽往來妙不可測非鼓舞不足以盡神此易之所以尚變也

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有對待之體而流行之用已藏其中故乾坤爲易之縕然无陰陽則无以見變化无變化亦无以生陰陽體用不備皆非易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道謂陰陽之理器謂剛柔之象變謂不測通謂不窮事業則天下之亹亹者是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卦以象言辭以爻言變通以陰陽往來言其人謂作

易之聖人德行則有盛德大業者是也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八卦謂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有三畫卦而陰陽之象成故曰象在其中重謂重三為六有六畫卦而六爻成故曰爻在其中推謂往來相推有二五定位而九六迭用其柔剛故曰變在其中因爻之動而命以吉凶悔吝之辭故曰動在其中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動而得則吉動而失則凶動而有小疵則為悔吝立本如五為陽位二為陰位之類趣時如五宜用九有時用六二宜用六有時用九之類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乎一者也

所趣之時吉凶不同而以剛居五永貞則勝故曰貞勝貞觀貞明貞乎一則由貞勝而推廣言之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乾至健故確然坤至順故隤然此謂易簡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爻象之動必有得失故吉凶生得者不變而失者變則避凶趨吉而功業成聖人不能必人之有吉无凶而常望其能變以補過此卦爻辭所由作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易重陽不重陰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五用九不用六仁財義則王天下之功業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包犧氏即伏羲氏其王天下也見天地人物皆不外一陰一陽因作八卦以象之通德類情則健順動入陷麗止說是也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結繩象離之兩目相承為罔罟象離之中虛作包犧氏所作也稼穡未興故佃漁為亟取諸離謂其有離卦之象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神農氏教民稼穡者也耜耒首欲其銳故斲之耒耜柄欲其曲故揉之巽木震動益之象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

所蓋取諸噬嗑
離為日有日中象震為大塗有市象上明下動噬嗑之象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黃帝堯舜之世為天下文明之始因時制宜與為變化得易之道故吉无不利垂衣裳而天下治言其以君臨民合乎乾坤之象也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木在水上无遠弗届渙之象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隨人所使動而說之象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思患豫防之象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下止上動杵臼之象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離為戈兵兌為毀折弧矢之象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壯觀之象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大過乎中二陰包之棺槨之象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蓋取諸夬
以刀刻木剛決柔之象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
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以爻位之陰陽像天地萬物之陰陽故謂之象材
以卦體言動以爻變言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
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
之道也

震坎艮皆二耦一奇以其得乾道而成男故謂之陽
卦巽離兌皆二奇一耦以其得坤道而成女故謂之
陰卦陽為君子陽卦奇故為君子之道陰為小人陰
卦耦故為小人之道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
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
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
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

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因咸九四爻辭言陽爻陽位同歸一致大往小來
殊塗百慮徒憧憧耳後乃因往來之義推廣言之蓋
一往一來迭為屈信天地人物理皆如此至於神化
之妙非德盛者不能知而何思慮之有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
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
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此釋困六三爻義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
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
也
此釋解上六爻義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
謂也

此釋噬嗑初九爻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此釋噬嗑上九爻義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此釋否九五爻義自以爲安故危自以爲存故亡自

以爲治故亂其亡其亡繫于包桑則不忘危不忘亡不忘亂之辭此否之所以休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釋鼎九四爻義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釋豫六二爻義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此釋復初九爻義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釋損六三爻義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

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釋益上九爻義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闔户闢户者陰陽動靜之體一闔一闢者陰陽變化之用故乾坤爲易之門陽物陰物以純陽純陰言合德謂物相雜有體謂爻有等天地之撰即剛柔之體

神明之德即陰陽之德剛柔雜居名不可亂故曰雜而不越易作於殷末世故曰衰世之意

夫易彰句往而察句來而微句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易以明失得之報故曰彰往謂已往察著也來謂未來微隱也已往者察而易見故因其顯而闡之未來者微而難知故因其幽而開之當尊卑之名辨陰陽之物正失得之言斷吉凶之辭而易之道備矣○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句法與下曲而

中肆而隱及履和而至一節正同非錯簡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乾為陽物坤為陰物其稱名甚小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其取類甚大旨遠則味之无窮辭文則玩之不厭曲而中承辭文言肆而隱承旨遠言因卦爻辭之吉凶以明失得之報此作易之意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中古謂文王與紂之世文明柔順以蒙大難故曰有憂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德卦德也五有剛中之德曰基曰柄曰本曰固曰脩曰裕曰辨曰地曰制皆指五位而言其善之所以不同則以用九用六各卦有各卦之義耳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

稱而隱

此言九卦之德各有變化故用而字作轉語如履貴乎和而情文備至謙卑自牧而盛德彌光復陽尚微而已能辨物恒剛柔雜居而立不易方損始懲窒而漸近自然益日進无疆而不設成心困剛揜而不失其所井地不改而養不窮巽稱物之宜而不見其跡每句皆兼二義亦尊指五位而言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言法易以脩德皆處憂患之道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故不可遠屢遷謂變不一變六虛謂六虛位上下无常如二五進退之類剛柔相易如九六往來之類易以變為主故吉凶得失初无一定然陰陽出入皆有法度其爻位外內之

際承乘順逆不吉則凶使人知懼又明於生人憂患之端與斯世失得之故故其辭常危善學者由吉凶悔吝之辭揆出入外內之方至變之中有不變者存則庶乎其知道矣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原始要終兼未變已變而言質謂卦體位有定而爻无定故曰唯其時物初之為辭未定所之故其義難知上之為辭所指已明故其義易知雜以位言物以爻言撰以體言德以用言是非謂得失中爻則二五是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觀卦象之得失與卦辭之吉凶而全體可知彖辭即卦下之辭思過半謂各爻之義十得其六七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

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二四皆耦而位有中不中之異故二多譽而四多懼柔之為道宜下不宜上二近而四遠而卒能无咎者以二得柔之中也三五皆奇而位亦有中不中之異故三多凶而五多功剛之為道宜上不宜下五貴而三賤故用六居五則危用九居五則勝以五為剛之中也。初上為本末三四非中位易之所以重二五也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易備天地人之道故三畫成卦重為六爻則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三才各得其兩所謂六位成章也變動謂陽動變陰陰動變陽有等謂陰陽小大其爻相等九六二五剛柔雜居爻位有當有不當此吉凶之所以生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

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作易者有憂患故其辭危危則懼懼則善補過故凡言艱厲者多无咎聖人戒人之意深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至健故易至順故簡知險知阻則有危者之平无易者之傾說諸心承恒易恒簡言研諸侯之慮承知險知阻言定吉凶成亹亹所謂吉凶生大業也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神雖不測吉可先見知器知來謂以事理決之所謂善必先知也成能謂作易以成參贊之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即洪範謀及卜筮謀及庶人之意此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象謂天地萬物之象情謂天地萬物之情雜居如九

居五六亦居五六居二九亦居二之類有雜居則有得失有得失則有吉凶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是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不利下者變進則利不利上者變退則利故利為變動之辭由失變得則先凶後吉由得變失則初吉終凶故曰吉凶以情遷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

吝

爻位有失得故吉凶悔吝利害由之以生近而相得則為吉為利近而不相得則為凶為害為悔為吝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辭由情遷聖人所以能前知也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

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生蓍謂與神物以前民用參天謂用九兩地謂用六天地之數因奇耦生故曰倚數立卦謂立陰陽之卦生爻謂生剛柔之爻和順於道德以積中言理於義以發外言窮天下之理盡萬物之性以至天命之精微此易之所以廣大悉備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性命之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聖人作易使之趨吉避凶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六畫以重卦言分陰分陽以位言迭用柔剛以爻言成章爻位相雜而成文章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八卦對待之體其位則乾正南兌東南離正東震東北巽西南坎正西艮西北坤正北由乾至震其卦

畫皆奇居內由巽至坤其卦畫皆耦居內先儒所謂先天方位圖也相錯謂變其對待之體而往來相錯也蓋以陰陽之已成者言則有乾坤而後有六子故順而推之則先天地而後山澤雷風水火所謂數往者順也以陰陽之方生者言則有六子而後有乾坤故逆而推之則先雷風雨日艮兌而後乾坤所謂知來者逆也易始於一陽一陰積而至純陽純陰故曰逆數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

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承上文逆數而言即洛書方位圖也其位則震正東巽東南坎正南離西南艮正西兌西北乾正北坤東北陽居四正陰居四隅震坎艮乾所居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之位巽離兌坤所居即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之位始於震巽而終於乾坤所謂逆數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八卦流行之用其位則震正東巽東南離正南坤

西南兌正西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自震至乾陽卦以類相從自巽至兌陰卦以類相從先儒所謂後天方位圖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震在東為春少陽之方也巽由東而南為春夏之交少陽變太陽之方也離在南為夏太陽之方也坤由南而西為夏秋之交太陽變少陰之方也兌在西為秋少陰之方也乾由西而北為秋冬之交少陰變太陰之方也坎在北為冬太陰之方也艮由北而東為冬春之交太陰變少陽之方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

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神謂陰陽不測萬物生於乾坤而二氣之往來必神其用於六子乃能顯變化成物之能所謂妙萬物者此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健謂純剛順謂純柔動謂剛動於下入謂柔入於內陷謂剛陷柔中麗謂柔麗剛中止謂剛止於上說謂柔說於外此八卦之性情也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馬象其健牛象其順龍象剛動雞象柔伏豕水畜有陷象雉文明有麗象狗剛在前象喙羊柔在外象毛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乾衆陽之會象首坤純陰象腹震剛動於下象足巽陰耦於下象股坎外陰中陽象耳離外陽中陰象目艮剛在上象手兌柔在上象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以乾交坤一變成震再變成坎三變成艮所謂乾道成男也以坤交乾一變成巽再變成離三變成兌所謂坤道成女也曰長曰中曰少者以初中終之序言之也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天積陽而成者圜天象君尊象父始萬物者玉金剛之純粹者寒冰西北嚴凝之象大赤純陽之色良馬行健象老馬老陽象瘠馬剛而多骨者駁馬至健能食虎豹者木果剛而圓之象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

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地積陰而成者母生萬物者布柔象釜以虛受實者吝嗇陰虛象均方象子母牛柔順象大輿能載物者文物雜象柄本乎地之象黑純陰色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雷陽奮於下象龍陽之善動者玄黃備天地之色旉陽氣敷布象大塗足動於上象長子得乾初陽者決

躁動象蒼筤竹萑葦下堅上柔象善鳴陽動發聲象
馵足作足剛動於下象的顙顛白象反生陽生於下
象健乾象蕃鮮萬物萌動象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
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
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木根柔幹剛象風陽極陰生象長女得坤初陰者繩
直柔之正者工齊萬物者白潔象長高二陽在上象
進退不果上剛下柔象臭陽變於內象寡髮廣顙陰

少陽多象多白眼陽多於陰象近利市三倍內虛外
實象躁卦剛在外象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
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
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
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水陽行陰中象溝瀆上下陰濁象隱伏陽藏陰中象
矯輮弓輪中剛外柔象加憂心病陽擠於陰象耳痛
聰不明象血卦陰中有陽象赤乾色美脊亟心剛中

象下首薄蹄上下皆柔象曳柔曳剛象輿多眚中實
外虛象通剛得中象月夜明象盜隱伏象堅多心中
剛象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為戈兵其於人也為
大腹為乾卦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
上稿
火日電上下陽明象中女得坤中陰者甲胄戈兵剛
在外象大腹中虛象乾卦上下皆陽象鼈蟹蠃蚌龜
剛外柔中象科上稿外實中虛象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
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山剛止於上象徑路陰在下象小石剛之小者門闕
上奇下耦象狗鼠獸之小者黔喙之屬剛在上象堅
多節遇剛而止象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
為剛鹵為妾為羊
澤陰在上象少女得坤少陰者巫以口舌說神者口
舌柔在上象毀折上缺象附決柔附剛上象剛鹵剛

在下象妾少女象羊獸之柔毛者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閒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稺也物稺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

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乾坤得陰陽之純坎離得剛柔之中故上經以之為始終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

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

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

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咸恒既未濟為陰陽之交故下經以之為始終咸為男女之感恒為夫婦之道下經首咸故先言男女非略也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剛謂九五柔謂六二比陽得位故樂師陽失位故憂與求謂上下相應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九見五位故不失其居蒙五雜以陰變九則著故曰雜而著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起謂陽起止謂剛止損為衰之始益為盛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時謂時止則止災謂匪正有眚聚謂陰聚不來謂小往輕謂卑以自牧怠謂剛失中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頤中有物故食賁白故无色兌陰在外故見巽陰在內故伏隨官有渝故无故蠱往有事故飭

剝爛也復反也

爛謂剛變反謂陽反

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晝明也誅滅也井養不窮故通困剛揜故相遇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

速謂二氣相感久謂夫婦之道渙散也故離節當位
故止
解緩也蹇難也
緩謂免乎險難謂險在前
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外謂六五内謂六二否塞泰通故曰反其類止謂剛
止退謂陽退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
孚信也

柔得大中故衆中正而應故親革變也故去故鼎器
也故取新過謂柔過中信謂剛中實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
也
豐大故多故旅于處故親寡上謂火炎上下謂水潤
下寡謂陰寡不處謂履不當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險在前故不進訟違行故不親
大過顛也

大過棟橈故顛
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柔遇剛謂天地相遇女歸待男行謂進以正
頤養正也既濟定也
頤貞吉故養正既濟陰陽當位故定
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陰從陽而終故曰女之終九失五位故曰男之窮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剛決柔謂以九決六君子道長謂陽長小人道憂謂

陰消○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而韻自協姑仍其舊
注之節齋蔡氏更正本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既濟定
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
道憂也其義較長附載篇末以備參考

周易明報卷之三終

閨女子陳閏瑜敬書

易義節錄

閩陳懋侯輯

朱子曰周代名易書名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

德明陸氏曰宓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於天文俯則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傳即十翼也

臨川吳氏曰易者陰陽相變易也上古包犧氏見天地萬物之性情形體一陰一陽而已於是作一奇畫以象陽作一耦畫以象陰見一陽一陰之互相易也故名之曰易其字合日月而成日陽精昱乎晝月陰精昱乎夜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陰陽相易而成晝夜故易從日從月

莆田鄭氏曰天下之理一奇一耦盡矣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以至性命之微變化之妙否泰損益剛柔得失出處語默皆有對敵故易設一長畫二短畫以總括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此也

勉齋黃氏曰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

敬軒薛氏曰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耦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无窮之事業如人只是一動一靜時位不同故有无窮之道理此所以為易也

仲達孔氏曰易緯云卦者掛也言懸掛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卦但二畫之體雖象陰陽之氣未成萬物之象未得成卦必三畫以象三才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乃謂之卦故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但

初有三畫雖有萬物之象於萬物變通之理猶有未盡故更重之而有六畫備萬物之形象窮天下之能事故六畫成卦也

克齋沈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其體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石門梁氏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此對待之體也不易者也陰陽變化往來不窮此流行之用也變易者也不易之體既立則變易之用不窮矣

朱子曰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

所謂趣時
石澗俞氏曰易窮則變變則通不變則不通也有一卦之時有一爻之時隨其時之宜而動此變而通之之道也
康節邵子曰易无體也曰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恐遂以為有體故曰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為典要變也
梅邊熊氏曰易之一書皆是聖人警醒戒懼之意天下之事未有不戒懼而能保其身者此易之有關於世道人心所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也
沙隨程氏曰易以道義配禍福故為聖人之書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為伎術
汴水趙氏曰伏羲作易非專為筮後人以三易掌於太卜遂例視周易為占書不知文王周公之辭雖託諸象數實主於人事或勉之或戒之或開其迷蒙或指其歸宿皆本人事以明吉凶未嘗一依於象數故謂周易以筮則可以為尊於筮則不可
伊川程子曰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

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朱子曰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
雲峰胡氏曰夏連山首艮商歸藏首坤文王之易首乾易為明大分而作也
雙湖胡氏曰六十四卦首乾次坤者蓋本天地之位著君臣上下之分以紀綱人極合觀乾坤二卦彖辭利貞安貞吉之訓可以見文王之心矣
朱子曰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
朱子曰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麗曰說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性情盡
山齋易氏曰易以上卦為外下卦為內而二體亦各有

內外
善菴保氏曰彖者言一卦之材所以斷一卦之吉凶悔吝爻者言一爻之動所以斷一爻之吉凶悔吝
泉峰龔氏曰易之名卦以陽為主者也在陽長之卦曰復曰臨曰泰曰大壯曰夬固主於陽而言在陰長之卦曰姤曰遯曰否曰觀曰剝亦主陽而言主於陽而言者所以扶陽也
敬齋吳氏曰陽卦固主陽也而陰卦亦主陽可見陽有常尊也

輔嗣王氏曰凡彖者通論一卦之體者也一卦之體必由一爻為主則指明一爻之主以統一卦之義
龜山楊氏曰爻者陰陽之交也
石澗俞氏曰剛柔者爻之九六也九六相推故生變化柔爻動則變剛剛爻動則變柔
朱子曰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
雲峰胡氏曰初二三四五上位之陰陽九六爻之陰陽未有六畫為爻先有六虛為位位虛而爻實也初上先位而後爻自二至五先爻而後位至文也時言初則有終位言上則有下數言二三四五則有一六互見也
朱子曰凡一爻皆兼二義吉者苟不如此則凶凶者苟不如此則吉
汴水趙氏曰初上為外三四多凶懼五正君位於上二正臣位於下此諸卦之例也
玄于何氏曰中爻雖以三四與二五並言其意全為二五而發蓋二五居上下卦之中六爻之德莫優於此故表而出之所以略初上不言者以非用事之地也
童溪王氏曰五陽位也而居上卦之中故為君之正位

二陰位也而居下卦之中故為臣之正位
平庵項氏曰陰以在下為正陽以在上為正故二五皆中而乾之天德獨以屬五坤之地道獨以屬二
次崖林氏曰上下无常是就兩位上說剛柔相易只就一位上說如五一位也既以剛居之又以柔居之二一位也既以柔居之又以剛居之故曰剛柔相易言剛柔二者兩相交易而靡定也
本臣來氏曰易中不過九六以二體言或剛上而柔下或剛下而柔上以逐爻言或剛易乎柔或柔易乎剛无

常相易皆不可為典要惟其變之所趨而已

李氏椿曰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為當位以六居五九居二為不當位

節齋蔡氏曰坎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五當位而二不當位故五為勝離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為勝

平庵項氏曰文不當者九居陰位六居陽位也

汴水趙氏曰五為君之正位聖人每於二五正君臣之大分明尊卑之常經以垂法示戒於萬世

兼山郭氏曰初非不剛於位則不及二非不中於位則不正三正而不中四不中不正上則過而已亢者也皆非乾也其中正而純全者獨九五焉所以取象乎飛龍也

雲峰胡氏曰初三五柔順而不正四上柔順而不中惟六二柔順而中正得坤道之純者也

魯齋許氏曰五為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

石澗俞氏曰五在六十四卦中為定位之主

白雲郭氏曰五為尊位以君臣之分言之則君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也

姑蘇潘氏曰五君位也柔居之則危剛居之則能勝其事故六居五多危九居五多吉也

虞氏易天謂五王謂五大人謂五君子謂五孚謂五功謂五

節齋蔡氏曰剛健中正而能純粹者惟九五足以當之兼用六爻以發揮其義者欲旁通以盡事物之情耳

折中曰大抵易者成大業之書而成大業者必歸之有德有位之人故五之為卦主者獨多中閒亦有因時義不取五為王位者不過數卦而已自五而外諸爻之辭有曰王者皆非以其爻當王也乃對五位而為言耳

雙湖胡氏曰六十四卦皆以五為君位者此易之大略也

雲峰胡氏曰同人以六居二則曰柔得位得中大有以六居五則曰柔得尊位大中上下之分嚴矣

慈明荀氏曰乾九二本出於乾故曰本乎天升居坤五故曰親上坤六五本出於坤故曰本乎地降居乾二故

曰親下也
朱子曰陽爻多吉陰爻多凶
朱子曰易以陽剛為君子以陰柔為小人
隆山李氏曰凡易中陽為明陰為暗陽為實陰為虛陽為富陰為貧陽為貴陰為賤陽為大陰為小諸卦可例推作易者尊陽而卑陰蓋如此
雲峰胡氏曰易以陽為大凡言大人者皆陽爻也
雙湖胡氏曰易以陽為大凡卦稱大者皆以陽得名
仲翔虞氏曰凡言喜慶皆陽爻

雲峰胡氏曰易於剛乘柔不書柔乘剛則書志變也
白雲郭氏曰易以乘剛為疾
臨川吳氏曰凡易中之大者皆謂陽乾以剛健為元故稱大
泉峰龔氏曰坤之元亨承乾而已故曰至哉坤元乃順承天
臨川吳氏曰萬物之形皆生於地其氣實出於天坤所生之物即乾所始之物同此一元之亨利貞乾始之而坤承順之也乾坤非有二元亨也

汴水趙氏曰比以九五一陽為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辭萃有兩陽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亦可見易中卦爻彖象之辭无非一理所貫也
橫渠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
雙湖胡氏曰案李衡云貞者正固之稱不可獨訓為固或專一固守而獲吉或不知通變不當固守而守之則凶危
雲峰胡氏曰貞正而固也利貞則訓正字而兼固字之

義曰不可貞則訓固字而无正字之義不可不辨
伯倫汪氏曰征與貞相反
進齋徐氏曰失得之報吉凶之應也
石門梁氏曰易之為辭也因人心之疑貳而決之以明得失之報應爾豈託之空言而无益於實用者耶
木臣來氏曰易書之妙其用豈有他哉誠以吉凶莫辨人心有疑趨避莫決聖人作易教人明其順理為得得報以吉逆理為失失報以凶則疑貳開而民行濟易誠開物成務之書乎

虛齋蔡氏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辭之吉者聖人欲人知所趨辭之凶者聖人欲人知所避故曰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臨川吳氏曰害者利之反凡占曰不利无攸利者害也近而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亡无悔无咎從可知矣

次崖林氏曰凡人作事逆理則失失則凶順理則得得則吉易辭之吉者皆由於順理之得其凶者皆由於逆理之失故易辭之吉凶乃人事失得之象

東坡蘇氏曰得失未決則為憂虞及其已決則為吉凶

雲峰胡氏曰變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已成悔吝者吉凶之未定吉凶者悔吝之已成也

令升干氏曰凡无咎者憂中之喜善補過也

輔嗣王氏曰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也處得其道故得无咎也吉无咎者本皆有咎由吉故得免也

雙湖胡氏曰案李衡云悔者過而知之能自克責之名也故其咎不大曰悔亡者本皆有悔能自脩其悔乃亡

厚齋馮氏曰吝不足之意易以吉凶明得夫而多為悔吝无咎之辭何也天下之理惟中則合道得中則吉失中則凶未至於失而不盡乎中者則有過與不及過過也不及亦過也故悔則知過而必改吝則知過而不肯改必改則无咎而歸於吉不肯改則有咎而趨於凶

誠齋楊氏曰言動之閒盡善之謂得不盡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於不善之謂過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无及於是乎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吾身之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斯全身有過補之斯還還

者何復之於善也補不善而復之於善何咎之有

濟齋德氏曰彖言象爻言變其所言皆吉凶悔吝无咎之故吉凶者言乎象變中有時位之失而為凶時位之得而為吉也悔吝者言乎象變中有向於得未至盡得尚有小疵而為悔向於失未至遽失已有小疵而為吝也无咎者言乎象變中有時位未善才德未純本足致過者然有一節之善猶能補咎而不至於怙過終也

紫巖張氏曰易重補過此天心也本皆有咎今乃无之豈非得變化之中故歟

雲峰胡氏曰文王以憂懼之心作易故其辭危危懼故平安慢易故傾覆易之道雖廣大悉備不過使人懼以終始而已懼以始者易懼以終而猶始者難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此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說也

丹陽邵氏曰憂悔吝者必思患豫防於始震无咎者必恐懼脩省於終

次崖林氏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此夫子喚醒人處

建安邱氏曰彖傳大率於章首先釋卦名義次釋卦辭又次釋卦義有未盡者從而推廣之此彖傳之定例也其辭則雜取卦體卦象卦德卦變四者互明之

伊川程子曰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

毛氏曰聖人設卦觀象至孔子大象則專釋八卦之所像者於卦爻之義絕不相關

雙湖胡氏曰夫子六十四卦大象自釋伏羲一卦兩體之象要皆夫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六十四卦皆著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即一以字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不可不察也

隆山李氏曰易彖中言時義時用及只言時者皆以大哉贊之自豫以下凡十二卦豫隨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隨卦體而贊之均所以為推廣之意嘗觀彖辭因論天地聖人王公則多有是言所以廣言之也不如是拘隘而不通矣

朱子曰凡彖辭象辭皆押韻

仁夫龍氏曰易道最切近於人事无如大象文

平庵項氏曰卦有吉凶善惡而大象无不善者

仲達孔氏曰六十四卦象通上下則稱君子施於天子不兼在下則稱先王其兼諸侯則稱后又有稱上稱大人者上凡人上者皆是大人則以德言也

雲峰胡氏曰上經四卦乾曰天行坤曰地勢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先體而後用也下經四卦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先用而後體也乾坤不言重異於六子也稱健不稱乾異於坤也

雙湖胡氏曰小象於乾曰陽在下於坤曰陰始凝陰陽之稱始此陰陽之名一立而動靜健順剛柔奇耦小大

尊卑變化進退往來之稱亦由是而著矣

石澗俞氏曰孔子釋乾初九曰陽在下坤初六曰陰始凝以明三百八十四爻凡九皆乾之陽凡六皆坤之陰而乾九坤六所以為易之緼也

朱子曰熟讀六十四卦則覺繫辭之語甚為精密是易之括例

仲達孔氏曰說卦者陳說八卦之德業變化及法象所為也

雙湖胡氏曰說卦首論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立卦次及

伏羲文王卦位不同次論八卦之象甚備其象多是夫子所自取不盡同於先聖漢儒以來以為夫子只是隱括前聖所取之象求之於經又不同是以言象多牽合附會而不得其說

康節邵子曰易之首於乾坤中於坎離終於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

平庵項氏曰易之稱上下經者未有考也以序卦觀之二篇之分斷可知矣

瞿唐來氏曰序卦者孔子因文王之序卦就此一篇之理以序之其實本意尊恐後人雜亂其卦也如大過以下使非孔子序卦可證則後人又聚訟矣所以序卦有功於易

石澗俞氏曰雜卦者孔子釋六十四卦之義而前後雜揉不依上下經序次之舊也然乾坤居首而咸恆亦居三十卦之後則雜之中又有不雜者存焉

漢上朱氏曰雜卦之作大概兩兩相對而其義則各各相反如乾剛則坤柔比樂則師憂餘卦皆然至大過則有不然者故鄭玄云自大過以下卦旨不協似錯亂失

正弗敢改耳至蘇東坡始改之紫陽朱子亦以為當改蔡節齋又改之今依蔡氏本

閩女子陳閨瑜敬書

讀易要言

閩陳懋侯撰

繫辭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古祕書說日月為易蓋日為太陽之精月為太陰之精陽上陰下故易字从日下月然剛柔有體而上下无常故易有不易變易二義陽尊陰卑貴賤有定易之體也晝明夜幽往來不窮易之用也識得易字於陰陽變化之妙思過半矣

讀易當先辨主位萬物无主則亂有主則不爭主位既

定餘皆可略統於一也易以五位為主卦辭專言五者十之九兼及二者十之一言初三四上者无聞焉詳主位而略餘爻也爻辭亦然泥本位以求之則窒矣

易以陽統陰故用九為主而主位必居五者初上三四皆不中二則柔中而非剛中也故剛健中正唯九五足以當之然五位有定用九用六則无定剛柔雜居有當有不當吉凶由之以生此易所由作也

易道最重時中時行則行即其中時止則止止即其中所以必屬九五者爻當其位得天時合中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用六居五上无剛爻既不可行下為剛位又不可止動靜皆失其時凶害必矣

易以三起數三畫成卦備天地人之道也重為六爻兩其三也故曰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三三則九故陽爻用九兩三則六故陰爻用六參天兩地之數也然凡陽皆用九凡陰皆用六而乾之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利永貞則專指五位而言蓋五位无陽不可為首用九居之則陽得位故有龍見之吉用六居之則陽失位故以大終為利二卦相承其義一也

五為尊位九居則得六居則失自天尊地卑之義不明亂臣賊子接踵相繼故文王有羑里之厄而作卦辭周公有東征之變而作爻辭反覆辨論无非發明五宜用九不宜用六之意其兢兢乎事暴君輔沖主文明柔順之隱衷時見言外又不敢直筆於書特託陰陽當位不當位之說以垂戒萬世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三綱不絕賴有此耳豈可以卜筮之書目之哉作易者有憂患微孔子其孰能知之

或問爻辭多指五位乾卦文言則曰九三重剛而不中

九四重剛而不中似指本位而言餘卦象傳亦多有以初九初六等字為言者非各釋本爻之一證耶曰否爻辭雖各繫本位下其所發揮者則止五位之得失如重剛皆謂乾乾不中皆謂九不在五曰九三九四者蓋舉二字以括爻辭耳若泥本位解九三固可云重剛九四亦可云重剛乎孔子解經每用省文法如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象傳單舉同人之先此例甚多不足怪也

或問易專重五位則初二三四上各位非贅設乎曰不然无五位則各爻无所統无各爻則五位亦不見其獨

尊譬如百官萬民為有國者所不能无特一國之治亂繫乎一人之得失固不必一一臚列之耳

或問五位有定然纔說天又說地纔說君又說民纔說男又說女纔說首又說足纔說君子又說小人何其道之屢遷耶曰此所謂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也蓋五為定位不能定其所居之為何爻同一天位晝日夜月幽明不同同一君位堯舜桀紂善惡不同同一五位用九用六剛柔不同不同則變變則化是故易者陰陽變化之書也

或問爻辭雖專指五然初二三四五上位各不同如咸以人身取象由拇而腓而股而脢而輔頰舌漸以水鳥取象由干而磐而陸而木而陵上下部位秩然不紊何也曰此是易之神妙處蓋五為主位而六畫之位亦不容无畫卦者自下而上故爻辭亦自卑而高其實咸感漸進立卦大意皆注九五緣五既當位剛動則感柔柔進則乘剛咸雖有拇腓股脢輔頰舌之不同而為感不正則一漸雖有干磐陸木陵之不同而為進不正則一孔子不云乎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

旁通情也知乾之專指五位則六十三卦可釋然矣

王輔嗣以初上无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不及初上故以初上為事之終始无陰陽定位伊川因言陰陽奇耦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不知以易之六位言則初上何嘗无位以位之中正者言則五為君位二為臣位即三四亦不得言位繫辭所謂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也大抵正位乎內正位乎外唯二五足以當之而卦爻辭多指五言其所謂當

位不當位者蓋指九六之居五位者耳有時九五之卦上下爻言不當位六五之卦上下爻言當位者則原始要終兼其變而言也乾需皆九五其上爻所云无位不當位者乃言五位之變非指本爻也當位二字多指九五蹇彖傳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故以九居五則為當位實以六居五則為當位疑皆其例也不然以上為陰位則需上六不應言不當位以上為陽位則乾上九不應言无位雖欲勿疑其可得乎

剛健中正先儒多指九五言蓋五陽位剛也九陽爻健

也以九居五位中爻正乾德之純粹以精者也九二文言曰龍德而正中乃指九五而言言其有大人之德宜居大人之位非以二為正中也至彖傳所謂剛中亦皆指五不指二繫辭明言二為柔中安得以剛中目之乎觀同人六二柔得位得中大有六五柔得尊位大中則知柔以二為中剛以五為中中位之辨決不容紊故柔位在內不在內者則曰柔得位乎外柔中在二不在二者則曰柔得中乎外加一外字寓貶於褎辭意顯然先儒言易明知二五為中陰陽當位為正因不得乾九二言正中之故則曲其說以為正得中位於大壯九二之貞吉則以中為正甚至益之中行告復之中行復則皆以三四為中而剛柔中正之例遂无一定若知剛中皆指五柔中皆指二六居五九居二皆為失正則於全易一以貫之又何至自亂其例哉

經文中孚字傳文中志字形容剛中最妙蓋中實為孚故虞易皆以孚為五五不得九則為匪孚罔孚有孚不終有孚失是以其失實也志字从心从之有陽由中達外之象五得九則心亨而志行五失九則心病而志未

得只用一志字便移易他位不得所謂立象以盡意者此也

讀易之法須先將不易變易之理了然於心然後知卦爻之辭字字有着落其象亦的確不移蓋五上二下一成不變所謂剛柔立本也用九用六唯變所適所謂變通趣時也每讀一爻須將位作底將爻作面譬如以九居五底面俱剛其象如何以六居五底剛面柔其象如何或剛已變柔柔復變剛其象如何悉心體玩乃知聖人之擬議无非至理亦觀象玩辭之一法也

易之為書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六虛者何六虛位也已有位未有爻則其位為虛位然位雖有六獨五為主位學者每讀一卦觀象之後不妨虛設一五位於心目而以用九用六默權其所居之得失假如九居五為得得自應吉六居五為失失自應凶然後取卦爻中吉凶之辭與吾心目中得失之理互相印證久之乃覺无一不合雖三尺童子一經指示皆曉然於易道之易簡又何難讀之有哉

易以下卦為内卦上卦為外卦然亦有以爻位分内外

上下者試以乾論陽在内為潛在外為見五内九外此爻位之内外也陽在下象田在上象天五下九上此爻位之上下也以内外言則有出入以上下言則有進退其旨一也

陽位在五陰位在二剛中在五柔中在二九五六二為得位得中六五九二為失位失中失得二字乃讀易之眼目繫辭嘗言吉凶者失得之象又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又曰以明失得之報竊怪易道甚大孔子獨於失得三致意及細玩經文乃知文王周公无一語不道吉凶實无一語不道失得後世學者既不得聖人作易之意又將卦爻辭囫圇讀去甚至句讀不分孰失孰得茫然不辨易道遂失其傳玆將經文逐句分注俾讀者知辭有吉凶即由於象有得失其間得復變失則吉又化凶失復變得則凶又化吉語有萬殊理歸一貫聖人作易之意既明句讀亦不至舛錯數卦之後一目瞭然矣

下承上為承上乘下為乘承者順辭乘者逆辭有以二承五者剛柔相應地承天婦承夫之類是也有以五承

九者上下相應子承父臣承君之類是也唯以六乘五則為柔乘剛乘剛者乘五位之剛非乘下爻之剛夬卦所謂柔乘五剛也夬非六五而曰柔乘剛者據未決之先言之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則柔決而成夬矣

凡承乘順逆得則俱得失則俱失陰承陽其吉不獨在陽柔乘剛其凶不獨在剛聖主賢臣而國不興者未之有也悍婦懦夫而家不亡者未之有也

不知變化之道不足與言易位不變者也爻至變者也卦六十有四九五居其半六五亦居其半九五得位則

不可變變則失位也六五失位則不可不變不變則失位也變易以從道則有吉而无不利矣

他經之文或一意數行獨易經句讀最不易分或三四字為一句或一二字為一句或數句一意或一句一意纔說失又說得纔說吉又說凶忽而六五忽而九五忽而六變九忽而九又變六所謂陰陽不測者此也

陽位乎上其在下者則利於進陰位乎下其在上者則利於退失位之爻變則得位失中之爻變則得中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

易之為書陰陽往來而已矣設五位於此六往則九來九往則六來往者去五而有所往也來者自外來而居五也故小往大來為泰大往小來為否皆指五位而言非以內外卦為往來也易道喜陽而惡陰故蹇卦爻辭皆取往失來得為義亦專指五位而言繫辭曰往來不窮謂之通又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之謂也

爻有九必有六位有得必有失時有順必有逆聖人不能必所遭无逆境而恃能變化以補過此作易之微意也故凡悔亡无悔无尤无咎无不利勿憂勿恤不戒者皆先失後得善補過之辭也唯知過憚改則謂之吝是故吝趨凶而悔趨吉

易多危辭艱厲險難之類是也多懼辭憂愁惕恐之類是也然卒歸於无咎者失則危危則懼懼則變變則得也繫辭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聖人之情於此可見矣

易先有位而後有爻故位先而爻後然爻亦有先後未變者為先則已變者為後初變者為先則再變者為後

如五為陽位用九居之則為未變用六居之則為已變浸假六復變九九復變六則變之中又有變故一爻之辭忽吉忽凶有悔有吝如先迷後得先否後喜先號後笑先笑後號先庚後庚先甲後甲之類不一而足无非極形變化不測之道故有時九五得凶辭六五得吉辭或原其始或要其終變動不居不可為典要豈可與膠柱鼓瑟者同日語哉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讀易而不觀象謂之不知易然取象之法不一而足或象陰陽或象剛柔或象晝夜或

象幽明或象大小或象虛實或象內外或象上下或象往來或象用舍或象貴賤或象善惡或象衆寡或象老少凡天地人物之賾與其變化之象无一不擬諸形容而大旨則不外發明失得吉凶之理至哉易乎非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者烏能綜括不遺若此哉

易道至大天地人物无所不有實則陰陽失得不過一反一正文字如天地雲雨日月晝夜朝夕夙莫幽明顯晦剛柔健順東西南北山川水陸平陂險易男女夫婦父子兄弟考妣人鬼君臣主僕尊卑貴賤善惡邪正言

行德業刑賞生殺婚媾嫁娶行藏用舍出處語默動靜起居行止往來存亡進退從違隱見遲速棄取損益盈虧安危勝負承乘順逆窮通得喪成敗消長憂樂喜愠生死歌泣貧富甘苦奇耦衆寡大小虛實內外上下遠近出入終始先後禍福災祥吉凶休咎利害悔吝情僞疑信愛惡攻取草木鳥獸飛潛牝牡皆兩兩相對善讀者語語用對勘法雖錯綜參伍變化不窮卒辭揆方百不失一由博反約以窺作易之旨不難矣

卦為爻之綱爻為卦之目六爻相雜唯其時物而失得大旨已具於卦辭一二語中繫辭所謂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者此也

卦名多兼數義屯訓難訓盈訓積需訓須訓養履訓踐訓禮泰訓通訓安豫訓怠訓大蠱訓事訓壞臨訓莅訓大大畜之畜訓止訓養亦訓畜積坎訓陷訓險離訓明訓麗震訓動訓恐

以卦體言一陽復五陰下為復一陰遇五陽下為姤五陽上決一陰為夬五陰上剝一陽為剝以爻義言則復為剛反姤為剛遇夬為剛決剝為剛變皆主五位而言

卦言乎象爻言乎變其不同如此餘卦可以類推

卦有名不吉而辭吉者如屯蹇睽困之類其變化妙用全看內外卦之性情如健順動入麗止說皆是好字面故凡卦不吉者因有此德則逢凶化吉惟陷字是不好字面然如剛健不陷行險而順之類視其所重之卦德而坎險亦因之以變聖人誘人改過其苦心如此唯知過憚改當變不變則凶隨之此易所以戒貞凶也

上經彖傳言剛者二十二卦下經彖傳言剛者二十四卦不明言剛者僅十餘卦耳其間如剛中剛中正剛中

而應尤數數言之其以柔居五而有美辭者則又變其文曰順剛應剛可見无論陰卦陽卦皆以剛為主即如坤純陰无陽而文言亦曰坤至柔而動也剛以見坤之言元亨正由五動變剛无陽稱龍孔子鄭重言之即此意也

彖傳中如剛上柔下之蠱柔上剛下之咸剛上柔下之恒其明言上下者自指二體之卦而言如訟言上剛下險之例其有泛論剛柔往來或暗指內外卦或直指一二爻或借內外卦德言五位九六之變化唯變所適不

可為典要大抵自有變无曰往自无變有曰來剛柔往來多指五位而言非謂某爻自某卦某爻往某爻自某卦某爻來如先儒卦變之說也

易道小陰而大陽元便是大凡元亨大亨元吉大吉大貞大正之元字大字小亨小貞小利小吝小有悔之小字皆宜略頓讀卦名言小大者亦然孔子彖傳大過大者過也小過亨小者過而亨也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既濟亨小者亨也用一者字便見小大之指剛柔小過彖傳柔得中是以小事吉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睽之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旅之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是以小亨皆其例也

彖傳釋經由吉變凶由凶變吉之處每用一二虛字作轉捩語如雖字乃字而字故字是以字皆變化之辭讀者宜究心焉

大象自是孔子特筆其觀二體之象而繫以人事與卦爻辭迥不相侔然意義往往已具彖傳中其說象處下語都有斟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具在乎此先儒所謂最切人事者是也

小象釋經多大同小異如中不中正不正得未得失未失當不當窮不窮明不明行不行光未光大未大道行道窮志行志窮語尤常用聖人非不能屢易其辭也正恐人誤認為各釋本爻故特同其辭以解之使知一反一正皆為五位而發所謂天下之動貞乎一也

陽大在上曰元中德發外曰亨所居得當曰利位不失正曰貞乾之元亨利貞專為九五而發已定全易之局餘卦或兼言元亨利貞或專言元亨或專言利貞或言亨或言利或言貞義皆準此唯言小亨小利小貞者則

指六退居二而言耳
元大也始也亨通也行也利宜也和也貞正也固也元亨利貞四字皆有對小者元之對窮者亨之對害者利之對征者貞之對
元大也字从二从儿二古上字儿古人字上人為元古稱后曰元后首曰元首皆取人上之義文言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亦取上人之義況仁字亦从人从二以仁釋元義尤精當陽大陰小故唯乾可稱元後世昧於坤元之說遂以元兼屬陰不知孔子以大釋乾

元於坤則易大為至乾之元曰乃統天坤之元曰乃順承天皆曰天者明元屬乾不屬坤也觀屯卦以下元亨多訓大亨其義可見坤陰非大烏得為元哉
剛柔之德積中發外則為亨五為剛中得九則陽自內亨二為柔中得六則陰自內亨故大亨在五小亨在二反是則窮窮不通也
利涉大川利見大人皆大亨也凡利見大人之見皆音現義與見龍同
利者變動之辭不利於彼者必利於此聖人誘人補過神妙不測全在此字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也
貞訓為正聖人教人以正則貞應吉不應凶然易言貞凶貞厲貞疾貞吝不利貞不可貞若於貞有貶辭者豈貞正不可為耶不知貞訓正亦訓固正不可非而固未必是蓋貞與征反征主動貞主靜以九居五可止則止義不當變故貞正則吉以六居五不可止而止義在速變故貞固則凶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易之道也

无悔悔亡有連貞吉言者有不連貞吉言者如咸九四曰貞吉悔亡其九五則但言无悔大壯九四曰貞吉悔亡其六五則但言无悔不復言貞吉者省文也觀未濟九四曰貞吉悔亡六五曰貞吉无悔則悔亡无悔之必由貞吉可知矣
解之初曰无咎恒之二曰悔亡二字中已具變化作用蓋咎悔失也先失後得故无咎悔亡如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節上六苦節貞凶悔亡其過涉滅頂凶與苦節貞凶是失其无咎悔亡是由失變得一句中兼反

正二意句讀明則辭義易曉不然纔說凶又說无咎纔
說貞凶又說悔亡失得不辨人將安所適從耶
萃之四曰大吉无咎言以九居五有大者之吉而後无
不當位之咎義與九五元永貞悔亡同非大吉而又无
咎也損益言元吉无咎亦然南蒯惟不知元吉之義故
筮得黃裳之爻以為大吉觀子服惠伯以黃中之色裳
下之飾元善之長釋之則知元屬乾元而元吉二字不
可連讀亦可見矣
讀易當先從繫辭上下傳入手孔子韋編三絕所心得

者具載此篇其間述文周作易之大旨與全易之凡例
言之不足又長言之所以發明剛柔變化之道吉凶失
得之理至詳且備誠能字字體會心知其意於以讀經
文不難矣
卦極於六十四而變不外陰陽爻極於三百八十四而
用不外九六萬物極於盈天地之間而象不外剛柔事
業極於措天下之民而理不外得失

周易明報卷末終

閨女子陳閨瑜敬書

〔清〕龍起濤撰

毛詩補正二十五卷

清光緒二十五年刻鵠軒刻本

毛詩補正

光緒己亥春正月
開雕刻鵠軒藏板

自序

詩之有序猶樂府之有解題也風雅頌古樂府也其篇名則題也使不得其解而以意妄逆之如射覆然豈有當哉序出最古毛公宗之漢唐以來諸儒無異說至宋鄭樵廢序朱子從之說詩者遂分兩大門戶鬨然相鬬至於今未已自宋以後朱傳盛行㓜時讀之塾師開講過有不可於口者輒罷去又傳中或謂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竊意朱子大賢其不知者不敢强解固守闕如之義而淫奔者之情狀乃巧搆形似不厭其煩抑獨何也後見註疏心頗好之然其弊則拘牽拙滯爲高叟之固咸邱蒙之迂亦令人不可讀是楚既失而齊亦未爲得也每欲掃除一切推求原本以存此經眞面目而困於舉業未能也通籍後服官湘中公餘始取是編重加研究而段君玉裁先有故訓傳之訂最爲先得我心蓋說是經者之拘牽拙滯箋疏家爲之毛固無此也而因鄭聲淫一語盡改鄭爲淫詩且牽衛王諸詩之不淫者而亦以淫名之尤非毛之所有也第毛註高簡元酒大羹索然寡味不有以補苴而張皇之讀不終篇掩卷思睡矣因取漢唐以來諸儒之說手自甄錄中間疑難多由於古今字異南北音乖故常博徵諸家以通轉假借盡字之變參方言謠俗究語之殊義有未盡則

爬羅剔抉往往從故紙堆中刺取而出昔人觀書每得一義如獲眞珠船若是者常於數日間一遇之或一日間屢遇之其矜爲創獲暗同於古人者正復不少因詮次存之或附諸故訓之下或參諸議論之末每篇倣蘇氏例以序首句爲主而續序則分註於下舊註簡者補之悞者正之末復紬發一篇大旨必審其世與人以出之而以詩誶發其趣其間所自爲說如羔羊之爲美召公也野有死麕之爲見賢不以道也濟有深涉之爲濟水也北門北風之爲憂狄人澤陂之爲傷洩冶也小疋之谷風爲廢申后大疋之下武爲舞大武也周頌緝熙文王之典當合爲一句我

龍受之之龍當依本字爲訓也如此之類不一要皆古人所未發而於朱子所斥爲淫詩者胥援古義以復之而此經仍煥然可觀矣起濤風塵鞅掌於簿領之暇得間編摩使此心不沉溺於利欲以稍異於刀筆筐篋之爲非有意於成書也既卒業爰述其顛末以弁於首而檃括大旨蓋亦本樂府解題之意而發揮之耳三代以上之詩莫盛於周三代以下之詩莫盛於唐取唐人古近體詩掩其題而說之失之者十恆八九今之詆序者皆掩題說詩者也或疑序亦毛公作一說衞宏作非也孟子謂北山詩爲勞於王事不得養其父母卽序說也孟子六國時人毛公漢人則序之傳也遠矣予不敢以談經爲射覆故從毛例首之雖其間小有出入抑心所謂危用以是正俾補毛之不足而已矣若以爲有功於經夫何敢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正月永新龍起濤序於長沙寓廬

古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案陸德明釋文以起首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迄末名爲大序朱子以起關雎至教以化之止及後然則關雎至末皆爲小序詩者志之所之起至詩之至也爲大序歐陽本義又取關雎后妃之德也句及後樂得淑女至無傷善之心焉止爲關雎序今仍用原本不敢輒改以還舊觀

凡例

一詩有四家毛氏獨傳自朱子集傳出今人所讀者皆朱而非毛矣今一用毛傳於經後低一格書之諸家之發明者辨正者則用小注分書於下或已有所見加案字別之

一詩有小序大旨以明自朱子廢序學者不獨不知有毛并不知有序今仍錄冠篇端從毛例也

一唐人成伯璵定序首句爲子夏所傳宋蘇子由詩傳則惟錄其發端一言以下刪之郤謂啟千古爭端者下序也蘇氏去之不爲無見然下序亦確有師授古義難得猶將求之今於下序接用小字分注至齊魯韓三家序語之存者亦錄之

一毛宗古序朱斥古序爲說詩家兩大門戶今既錄古序於首並節錄朱傳使學者比而觀之得失自見其出乎兩家之外者並收兼採加以抉擇亦間下已意

一毛傳高簡鄭氏箋之孔氏疏之其箋疏所未及者用朱傳補之朱傳未當者採他說補之務有根據不拘一家

一御纂詩義折中於漢宋學無所偏主實集詩教大成今於諸儒衆訟者一以折中斷之使刪定之旨如日中天

一篇內採諸儒之說補正訓詁實有功於傳義篇末發明大旨多案時勢以立言與史傳相貫通一掃經生家迂談以爲論世知人之助

一篇中附錄或明攷据或申義理如涇以渭濁句得純皇帝之說而從前之訛始正關雎憂樂解得詩管見合三篇爲一関之說而其義始明如斯之類或附篇內或附篇末不拘

一鄭譜雖存朱子以其語拙易之今仍錄冠卷端而附論於其後

一鄭譜以檜居鄭先王殿幽後與今詩次弟不同細案確不可易然若驟改從鄭未免駭俗有論附王譜後

一明戴君恩有讀風臆評專取國風加以評語凌濛初言詩翼採徐光啟陸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鍾惺唐汝諤六家之評每篇又從鍾惺之本加以圈點以詁全經令讀者易於悟入第此法用之於他經則不可用之於詩則足以助吟咏發天趣予於此編亦集評語并已所偶得者繫之於後爲初學計也若大雅君子何取乎此

一詩以韻爲最要而韻以古音爲標準當另採陳顧二氏及近時諸家之言韻者列諸上方以爲讀詩之助

國風總論上

宋程大昌詩論謂季札觀樂時卒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名目疑風之名出於左荀毛西河曰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三引國風則孔子時已言之非創自左荀也葢古者命大史陳詩以觀民風詩各繫於其所作之國故謂之國風猶今天下試牘闈墨冠以各行省之名也至十五國次序孔氏云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衞頃鄭武後於檜國何以衞在齊先檜處鄭後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何以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欲以采得爲次則雖

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卽孔氏所自爲說亦多踳駮不可强通近時尹氏湜軒詩論曰周南召南邶鄘衞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季札觀樂次序也周南召南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序也季札觀樂次序魯樂舊部也今詩次序豳秦兩國與古不符者秦火後顚倒錯亂也欲求國風次序之說卽當以魯樂舊部次序爲定風俗爲地氣所囿故以地爲別二南南土之風也邶鄘衞北土之風也王鄭中土之風也齊東土之風也豳秦西土之風也南北中東西天下之大界

亦土風之大綱也唐魏介於西北陳介於東南而近於鄭檜雖爲鄭所滅其詩不可不存曹則介於東北故皆附於後焉愚謂尹氏以輿地分次序略仿古微然退豳秦於後必經聖人手定非必秦火使然葢以豳配南抑秦於晉此亦聖人正樂一端也至二南未必盡南土之風邶鄘衞乃王城之北非天下之北介東南者不獨陳介東北者不獨曹何以獨取二國欲求其正莫如鄭氏詩譜先檜於鄭殿王於豳爲宜疑古本如此（見後王譜論）若依今詩次序當就前說略改之曰二南化起岐豐被於江漢西土及南土之風也二南之後先邶鄘衞者先朝

舊都也洛邑者天下之中王城在焉中土之風也鄭始封在畿內故附之然則邶鄘衞王鄭皆中土之風也由中而東東方之國齊爲大泱泱大風正東音也故又次之自東而北則魏唐之境在焉魏在冀州唐今大原至晉時奄有河西河內河外之地及今直隸順德大名廣平保定諸府北土之風也諸夏之風畢矣轉而錄秦何也秦有周舊禮義之風變爲武勇二南猶雜以南音此則純乎西音矣書錄秦誓詩紀秦風有微意焉自西南而中而東而北而正西天下大勢盡之矣正聲起於二南變風終於陳靈詩亡而春秋作之關也故又次之末

復繄以檜曹者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檜傷無王曹傷無伯此二國者世運之大界限也豳不便繼二南亦不便繼王故爲十五國之殿焉此風之次序也是故其名曰風係乎水土之清濁輕重與書俗之美惡純疵而運會因之斷以輿地之說爲長而時世寓焉但言輿地而不參以時世則疑於無升降但言時世而不稽諸輿地則又疑如後世選詩者分初盛中晚而不可以覩土風也故必兼二者而其義始盡其他紛紛之說置而不論可也

國風總論下

或曰風之次序既得而聞之矣而風之采錄亦難明其故多有望國不得錄而小國反得錄者有同爲小國而或錄或不錄者顧氏亭林之論曰吳楚無詩楚僻在荊山吳未通上國其語似矣然謂滕薛微故無詩檜曹亦微也謂虢檜皆爲鄭滅虢獨無詩陳蔡皆列盟會蔡獨無詩以爲有司失傳然魯備列國之風而魯反無風亦有司失傳耶此皆不可强通者也因臆揣編詩之例而爲之說曰詩之非其體者不錄三百篇皆樂章也獨風則采於民間賀氏子翼曰凡民間之言有似詩而非詩者其類有六一曰歌如擊壤之歌是也一曰謠如童謠之類是也一曰誦如輿人之誦之類是也一曰謳如宋城者之謳是也一曰語左氏所引里語畏首畏尾之類是也一曰諺夏諺之類是也此皆不可爲詩者也不可爲詩卽不可入樂例在不錄故有之雖檜曹不可遺無之雖宋魯不妨闕也一曰非諸夏不錄楚大國也而鴂音未改燕召公之後也而壤接匈奴吳越皆先聖之裔而棄在海濱秦俗近戎本與吳楚各國同在所擯而有夏聲則錄之此非知音者不能也其所采者一曰本朝首善之區如二南如王如豳是也一曰帝王建都之地

如魏唐堯舜禹所都邶鄘衛商所都陳伏羲所都是也蓋是二者其地久爲風教所涵濡其士女多出言有章成章乃可歌故所采獨多也此外則有特存者有附見者其特存者凡形勝所關不可不紀如齊得十二秦得百二負天下之險鄭爲南北交爭爲天下之衝其尤要者莫過於平王之戍申戍甫戍許三國周之屏蔽三國亡楚始憑陵中夏此皆大局所關不可不紀者也其附見者以其國所采者少則使之附見他國如邶有黎之式微鄘有許之載馳木瓜齊桓詩而在衛緇衣周人作而在鄭又有蔡人妻作芣苢申人女作行露齊傅母作

碩人息夫人作大車皆附存二南王風中而齊風尤多魯事不可謂魯有頌而無風也由是排比之首二南者固屬始基次邶鄘衛而後王風者周先滅紂而後營洛既首二南故先勝國而後陪京也附鄭於王者鄭始封在畿內前衛後鄭王居於中亦隱寓夾輔之義也是五國者風聲氣習相同者也次齊魏唐秦者齊東秦西唐魏居北三方鼎峙迭相雄長見外諸侯之强也餘皆碌碌小國若滕許邾莒江黃六蓼之屬詩無可存其偶有存者則處之於末以陳之株林爲王迹之終檜傷無王爲西周之終曹傷無伯爲春秋之終故入邶鄘於衛入

魏於唐而不入檜於鄭也然靡靡之音聽者倦矣以幽殿之覺習聞淫哇而初聽韶鈞愼彈琵琶而作陳鐘鼓是亦曲終奏雅之意也第採訪之道必旁搜遠求方極大觀洞庭瀟湘自爲都會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吳越多秀良皆在周版圖之內而所收不及毋乃大狹乎曰非也風氣未開雖聖人不能强古人著錄甚難代不過數人人不能數篇今史漢所刻人或一篇或數篇多則十餘篇漢初近古猶然況在孔子前乎當時太史所採或百里而得一人或數百里幷不得一人亦其常也自文王以訖陳靈計六七百年除雅頌外所得僅百餘篇

不可謂多然楚無詩而騷繼詩而作屈宋而後詞人迭起今遺風猶未艾也燕無詩而易水一歌氣韻沈雄金元由之而興有以也吳越無詩今稱東南文學藪視鄒魯有過之秦有周舊北極朔方西通蜀道漢唐以來有伊涼之曲巴渝之舞雖不足比於諸夏然聲教所訖廣矣惟齊濱海而止東土之風於是焉窮過此則朝鮮日本矣夫有周之盛以淮爲夷以徐爲戎江漢之間尚皆棄之六百餘年陸續得此亦得失之林也秦漢而還山川日闢人才代生風氣日殊體製遞變三百篇特周一代之作耳三代以上以周爲最備三代以下以唐爲最

盛予嘗欲上起唐虞下接楚騷暨漢魏六朝以及有唐一代其流降爲宋元詞曲附之於末都爲一集與三百篇相首尾斯亦詞林之勝事而通觀世變之一端也

周南召南譜 節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大王避狄難自豳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詩以觀民風六州者得二公之德化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周歷

世有賢妃之助文王刑于寡妻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風之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謚曰文召公封燕謚曰康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

皆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敎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論曰二南之說據序言南化自北而南鄭氏謂文王時分封周召所謂南者周之南召之南也說詩者因謂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黃氏櫄謂紂猶在上文王安得擅分其地以與人分陝當在武王之世樂記謂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也愚謂文王特分岐內以爲二公采邑春秋時大夫皆有采地文何獨不然及滅商後始命爲左右二大伯耳分陝之說王船山謂其境北界河洛南踰楚塞以陝州爲中線而兩分之其在東者則南陽襄鄧承天德安光黃汝潁是也其在西者則今漢中商洛興安鄖䕫順慶保甯是也案史記大史公留滯周南卽今之洛陽漢時猶沿其稱詩有漢廣汝墳尤爲明證惟陝以西梁州爲蜀地秦以前未嘗通蜀似不得指爲召之南然武王伐紂庸蜀皆從何嘗不通中國其不通者惟蠶叢魚鳧等國耳殷其靁在南山之陽南山終南山也山南曰陽自漢中而東至均州皆在終南之陽於春秋則庸麇也

若長江自蜀至楚經行數千里中間爲沱爲氾不知凡幾不得以陝之西專之也夫周之南召之南或數十國或一二百國不等採得其風統名曰南後人因以爲樂章部分之名而南豳雅頌首列正聲其來久矣是以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杜征南注曰南籥文王之樂也鼓鐘曰以南文王世子曰胥鼓南皆緣於此而鄭氏以爲南夷之樂誤矣夫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古人於夫婦一倫不甚爲重觀春秋時齊襄衛宣楚平之事層見疊出知商俗之尤靡靡也以周召聖賢之徒而標梅行露草蟲野麕諸作時時不絕其畏强暴也凜凜乎如防大敵而文王化起閨門獨能厚人倫美敎化以漸諸六州而遏雖欲不有天下豈可得哉蓋後之有天下者以兵爭而昔之有天下者以德化此二南所以可貴也但文起岐周自西而東漸及於南乃遺本國不名而專取名於南何也從古帝王作樂皆紀其德之盛業之大者文之化至南而大且盛故名之曰南昔人以國風雅頌爲四詩吾謂不如以南豳雅頌爲四詩之允碻也一說南國名逸周書云南氏有力臣力均勢敵用分爲二南之國然國名偶同彼之二南非此之二南也

毛詩補正卷之一

賜進士出身候選知府前湖南常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首一句爲上序或國史所記或子夏所作今不可辨以下爲下序則漢儒毛公衞宏輩所續成之者耳其說多牽强附會後人辨論皆起於此故蘇氏集傳但截其首句而以下刪之今以其傳自古仍錄而存之分注於下○案關雎本爲太姒而作上序不言太姒渾題曰后妃之德最爲得體王氏補箋曰后君妃匹也君之匹曰妃天子之妻曰后后以下爲妃後世之詞也此詩祇稱淑女並未言后妃因序指后妃始知爲后妃而作而孔氏又鑿鑿指出太姒朱子沿之未嘗不是然周公乃文王太姒之子則安有以父母牉合之事徧告天下後世哉不如空空洞洞言之學者亦空空洞洞讀之意味較爲深長

朱傳文王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案此詩漢儒以爲太姒求賢作程正叔疑之謂配推后妃可以稱何別求淑女爲配程以淑女即后妃自后妃以下皆嬪御也末章琴瑟鍾鼓語施之嬪御殊屬不倫朱子定爲宮中之人所作極是宮中之人尹氏混軒以爲宮正宮伯閹人寺人內小臣內豎之屬得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漢書杜欽傳珮玉晏鳴關雎嘆之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後漢書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又漢張超以關雎爲畢公作以上皆魯詩相承之說歐陽永叔謂魯齊韓三家皆爲康王政衰詩遂亦以爲刺詩案作刺之說乃賦此詩者先儒辨之詳矣而三家乃雜采之以爲說惟毛得其正此毛之所以獨存也石林葉氏曰毛之源流出於子夏貫串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滕合釋北山蒸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清人碩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詩與儀禮合當毛氏時左傳未出儀禮孟子未甚行而毛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

子夏可乎愚故於茲編獨崇毛傳而冠古序於首毛傳有缺者始以朱傳補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㊀毛 興也關關和聲也爾雅釋詁文關關雍雍音聲和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案郭璞以爲鵰類古訓皆如此自鄭夾漈以爲鳧類朱傳從之云江淮間有之馮嗣宗六家名物疏辨云江淮所有常年恐未入詩人之目夾漈之說自不可從愚謂雅有鳧鷖風有弋鳧必謂鳧祇江淮間所有亦非也但此與后妃而必取一鷙悍之鶚亦覺不倫然列女傳謂雎鳩之鳥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則取爲有別之喻猶王后雉衣取其不再偶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

閒也孔疏窈窕者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以淑既訓善則窈窕宜指居處說文窈深遠窕深肆極也徐氏退山引楚詞眴兮窈窕孔靜幽墨魯靈光殿賦旋室便娟以窈窕陶潛歸去來詞既窈窕以尋壑皆本此淑善朱氏善曰文王之德曰敬乾之健后妃之德曰淑坤之順逑匹也孫炎云爾雅多作仇字異音同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案朱子言幽閒貞靜以靜字易專字蓋貞字已包專字持補一靜字爲優於毛宜爲君子之好匹㊀補揚子方言善心爲窈善容爲窕案窈窕兼內心外容言其義始盡揚子此解最新美爲孔氏所非今仍補入朱傳女指太姒爲處子時言君子指文王案淑女君子二人詩意隱隱有大姒文王在詩詞則通告天下後世宜求淑女以配君子也勿呆看漢匡衡日后妃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

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毛荇接余也流求也案說文流水行也此言荇菜隨水而流也下文求之乃互文以見義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案毛以共荇菜爲實事程子言荇菜與后妃之柔順朱子取之寤覺也寐寢也服思之也悠思也朱服猶懷也悠長也案鄭箋服事也本爾雅毛兩訓思嫌複鄭解亦迂補朱傳參差不齊貌或左或右言無方也賀氏子翼曰朱註有優於毛鄭者如箋言左右助也助而求之謂三夫人以下也朱云無方合下章而言采擇非一端亨煮非一事也語遂圓通矣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案朱注訓輾轉反側云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陳氏啟源以爲語無所本今附注於此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古本從重作童非鼓樂之

毛琴瑟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芼擇也鐘鼓樂之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案周禮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注燕樂房中之樂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或以爲無鐘鼓者非補朱傳采取也爾雅芼搴也案朱子用董氏說以芼爲熟而薦之陳氏啟源謂於左右之義難通故仍用爾雅補之史記曰斬將搴旗謂拔取也

○二三章朱子以爲皆興是也

關雎三章此周公以爲樂章第一用之房中使女史歌之用之燕樂賓祭歌之用之鄉樂鄉飲酒鄉射歌之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者也蓋周家代有賢妃大姒上嗣大任之徽音下開邑姜之佐命而篤生武周十子而得兩聖人非甚盛德而有胎教能如是乎其德維何日淑而已矣尚書載堯以來聖主賢君炳耀典謨而后紀闕焉至周而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后一無所預獨關雎葛覃諸作略見梗概國史存之弁諸風首所以見一代治化之源后有力焉序以爲后妃之德良不誣也而朱子辨說謂其一以后妃爲主不復知有文王豈知文王清廟諸作煌煌巨篇載在雅頌播諸明廷而關雎爲房中之樂專美后妃體各有當故

也其推之爲鄉人邦國之用者則又厚人倫美教化之至意也夫詩與春秋相表裏後來史漢易編年爲紀傳實祖尚書書至成周爲詳備而一代聖母曾不得比於馬鄧諸賢后使其嘉言懿行見諸典冊得關雎數篇實足補史乘之缺詩存而春秋可以不作讀詩者卽以此爲有周后紀可也王氏石臣曰此當爲大昏之樂歌而鄉飲酒鄉射燕禮合樂均用之尹混軒曰關雎所用者廣其入房中樂者本用也入飲射燕等樂者移用也唐鄉飲樂關雎五奏我

朝行鄉飲酒禮於順天府庠亦合樂關雎

評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朱子求之不得四句乃詩中波瀾無此四句則不獨全詩平叠直敘無復曲折抑且音節短促急絃繁調何以被諸管絃忽於窈窕淑女前後四疊之間插此四句遂覺

潸紙游衍生動矣此即後人所云詩中活句也貫予翼此篇淺深層次分明是指點後人作賦法徐退山

附關雎憂樂解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此下序之說也他詩言哀者易至於傷若澤陂之傷如之何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易至於淫若溱洧之洵訏且樂伊其相謔是也惟此詩爲得性情之正此饒魯之說也然昔人皆言王關雎一篇言惟尹氏詩管見曰論語兩稱關雎皆是論樂論樂以三篇爲一闋儀禮以鹿鳴四牡皇華爲升歌三終南陔白華華黍爲笙入三終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爲間歌三終以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爲合樂三終學記宵雅肄三左氏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皆是以三篇爲一闋既合三詩爲言則所謂樂而不淫者指鐘鼓樂之言所謂哀而不傷者指維以不永傷言也愚謂哀樂以性情言不淫不傷則得其中和性情中和則形諸音亦必中和詩有音有義有詞如序則言其義如饒說則言其詞如尹氏說雖兼音而仍不離乎詞蓋其音不可得而聞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朱傳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孔疏如螽斯言斯螽苦瓜言瓜苦古語多倒言案中田有廬不言田中想古人方言如此非倒言也萋萋茂盛貌黃鳥摶黍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補朱傳賦也蓋絺綌既成追敘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案集傳易興爲賦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此章追敘初夏時物風景如見集傳是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毛莫莫成就之貌朱傳莫莫茂密貌何氏楷莫本古文暮字蓋取稠密陰暗之意濩煮之也韓詩刈取也濩瀹也精曰絺粗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箋服整也爾雅釋言文謂整治之是未成布時也朱解爲服之於身是既成衣時也陳氏曰由箋說見后妃之勤由朱說見后妃之儉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毛言我也陳氏曰詩凡六十七言字皆訓我本爾雅案下二句有兩我字則上文三言字自係語辭

戴吉士謂詩中言與云互用皆辭助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昏禮注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婦人謂嫁曰歸案此乃歸寧父母之歸毛悞汙煩也箋煩煩撋之阮孝緒字略撋猶挼莎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附歸寧說惠吉士詩說謂歸寧一條禮無明文春秋二十七年杞伯姬來杜氏曰莊公女也莊公在而伯姬來正與歸寧之禮合何以書而譏之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又國語左師觸讋曰媼之送燕后也祭祀必祝之曰必勿使反六國時且然況文武之世乎案吉士說非歸寧文見左傳經書杞伯姬來自是紀事之文

非識也即以為識亦當如趙匡之説以伯姬為桓公女
譏其無父母而來也不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所宜
國語尤誤蓋觸瞽之言恐其為大歸之歸非寧其必勿
歸甯也孔疏謂父母在得歸甯父母沒不得歸甯自屬
正論觀此章及泉水載馳分
明可見毛公大儒傳詁不悞

葛覃三章此關雎之二亦房中之樂章也張南軒曰周以農事開基其君子則重稼穡其室家則重織紝故誦服之無斁知周之所以盛詠休其蠶織識周之所以衰愚謂一女工耳何以關天下盛衰蓋勤儉奢惰天下風氣皆自宮中基之天生聖母以開一代之治葛且自為則蠶之躬親可知矣周南有葛詩而無蠶詩紀實也詳所略也後來惟漢明德馬皇后置織室

於濯龍園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又常著大練裙以視朔望庶有葛覃之風乎

評首章追敘初夏葛盛此時尚未刈也但以黃鳥飛鳴小景點綴自爾風致溢如次章方言治葛為衣之事讀至服之無斁一語淡樸真至其味無窮三章則葛成矣忽將汙澣歸寧帶生情事愈樸而愈真詞愈雅而愈厚○賈子翼服之無斁四字惜勞惜福俱說不盡中間以絺綌句作主未為之先則有黃鳥飛鳴風景如畫既為之後忽設言歸一段空中搆想無中生有總因葛字生情若認作實境詩趣索然矣徐退山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荀子曰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不貳者志在求賢明用心之一也稽古編云毛公師荀子此章傳義即承其說○歐陽子謂求賢審官非后妃事愚謂無其事而有其心故云后妃之志

朱傳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作此詩

朱子以為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愚謂鄭氏以二三四章為勞使臣固失之王雪山以懷人為嫡御周行為內官本左氏意而小變之戴吉士以為感念於君子行邁之憂勞而作亦未得之蓋朝會征伐方伯常職選用儐御宮中常事惟羑里為崇難之時正后妃憂傷之日也伏讀

義折中曰紂囚文王於羑里后妃思之言賢才難得如我所懷之人當置之列位不可拘幽之也是足以合當日之情事而并包古義矣若范氏詩瀋以為文王在羑里后妃遣使臣之作當時閎散之徒求美女文馬以贖西伯雖皆諸臣之勞實則后妃之所使也發序中志字范說亦確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毛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韓詩頃筐欹筐也 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

人置周之列位補左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案詩中示我周行行彼周行則以周行為大道自是本義然如此說來儼然一提籠忘採葉非夜夢遊陽光景此小家婦行徑不像后夫人模樣必如古義說求賢審官方合身分又案左氏語必有所受其義最古特補之惟人字應指文王言方無語弊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

毛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朱注同案爾雅為石山戴土詩考正以毛為傳寫之訛臧氏拜經日記引說文岨石戴土也又引釋名石戴土曰岨土戴石曰崔嵬皆與毛傳同殆爾雅誤也

虺隤病也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補○○詩義折中曰比而賦也陟彼崔嵬言路難也我馬虺隤喻民困也

世路方艱民力已困天下之憂莫大於是故永懐之雖
酌酒而不能解也鄭箋以爲使臣勤勞山險出使而反君當饗宴以勞之歐陽子謂文義與
上章乖離不可從
陟彼高岡我馬元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毛山脊曰岡元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箋曰觥罰爵饗宴有醉而失禮
者罰之亦所以爲樂傷思也補○○折中疲之甚而至於病故懐之
甚而至於傷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毛石山戴土曰砠亦與爾雅異瘏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朱傳
爾雅注引此作盱張目望遠也何人斯都人士同補○○折中僕所以牧馬也馬

瘏則民病僕痡則官亦病矣時事如此無可如何惟有
寘懐人於周行庶可轉危爲安焉故盱之望之也詩管
見云何吁矣云何二字作一頓箋云而今云何吁其憂矣嚴緝云而今云何吁
長嘆而已都人士云何盱矣何人斯云何其盱同
卷耳四章此關雎之三所謂亂也孔子讀羲經而贊之
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予亦曰作卷耳者其有憂患
乎其皆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其憂深辭
之危而至於嗟於吁憂之深而至於永懐永傷而其志
甚大又非採桑之游女饁田之村婦以及徒作春閨
之夢工賦斷腸之詞者所能喻其萬一也蓋天下之

患莫大於賢隱國家之變實始於官邪而求賢審官
當文王與紂之時爲尤甚伏讀○○詩義折中曰紂之
毒痡四海非用文王不能救也觀父母孔邇之詩魴
魚之頳尾文王能拊循之王室之如燬文王能奠安
之然則虺隤元黃之時宜置文王於周行信有徵矣
其所盱望不虛也值人倫之變而永懐永傷者社稷
生民之至計此所以爲后妃之志也歐陽子謂求賢
審官非后妃事然楚之樊姬能薦叔敖宋之宣仁能
相司馬而況於開國之聖母也哉
評通篇憑空設想無端而采無端而寘無端而登山無端而飲酒無端而馬病無端而僕痡皆從懐人

二字中生出此不情不緒之想所云陟山者猶泉水所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耳所云酌罍酌觥猶柏舟
所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耳若認作眞詰便是癡人說夢賀子翼首章是後世閨思之祖唐人詩裊裊城
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是從此脫出其厚薄相去幾許篇法奇妙徐[illegible]由
附卷耳卒章爲關雎之亂解詩管見曰首章筐行四句二韻而已二章鬼隤
罍懐三章岡黃觥傷雖句句用韻氣猶舒緩末章砠瘏痡吁四韻中疊二我字末疊四矣字亦相韻緊音
促節即所謂關雎之亂者蓋古者合樂關雎葛覃卷耳此其卒章也鵲巢之三采蘋通篇五疊于以二字
二三章又四疊之字亦可證更以雅頌證之如鹿鳴之三皇皇者華後四章並疊載馳載驅周爰咨七字
文王之三緜八章四疊矣字九章四疊予曰有三字皆所謂亂也惟肆夏之三思文處末則不類此今案
執競篇末連疊喤喤將將穰穰簡簡反反等字有類於亂者疑古篇次執競在思文後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朱傳同案此爲君子禱福之樂歌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毛】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釋文引馬融韓詩本並作朻音同南土之葛藟茂盛疏藟葛類履祿【考正】詩言福祿多矣此獨言福履蓋身之動履無非福也綏安也【補】朱傳南南山也纍猶繫也君子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案鄭以君子指文王朱以指后妃人疑君子之稱不可通於婦人然小雅都人士有彼君子女句則君子可通稱男女矣后妃卑躬逮下故取於樛木之下曲以起興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荒奄說文荒一曰草掩地也掩與奄同又草與苗雜曰荒將大也箋將猶扶助也【考正】將猶進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縈旋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此亦房中之樂章黃氏櫄曰此文王雝雝在宮時也○○折中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不同則爭寵爭寵必妒忌妒忌必讒傷故妾之於嫡多怨之也不然則畏之也獨后妃之於衆妾不妒而使其可樂蓋關雎之化深矣竊謂漢雉唐曌奇妒極慘君子寒心固無所云樂矣若隋文與獨孤后甚相愛重旁無姬侍五子同母以爲眞兄弟然琴瑟鐘鼓一人專之使瓜瓞不緜椒聊弗衍非有國之福也夫殷無庶出之微子誰奉商祀漢無側室之文帝誰從代來豈必嫡子始堪主器哉詩錄樛木所以告中宮廣繼嗣也

評三章一節深一節纍綴也荒則奄之縈則奄之周也綏安也將則又進焉成則全矣退山此與桃夭佳在一興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子孫衆多也朱傳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比之案此爲祈子之樂歌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毛】螽斯蚣蝑也孔疏七月言斯螽倒其文其實一也詵詵衆多也說文作辞音同詩考正與詵莘姺侁駪等字聲義通振振仁厚也朱注盛貌案說文一曰奮也衆多則奮迅

而起當如字讀【補】朱傳比也爾指螽斯案鄭以爾指后妃朱以爲指螽斯是也爾女者人所輕賤之稱不應上章稱君子此章斥言爾且全章不說破尤爲蘊藉○經讀考異以螽斯爲句羽連下讀羽如衆妾之翠羽明瑞態度輕盈詵詵則加金釵十二行之類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薨薨衆多也【釋】羣飛聲繩繩戒慎也【補】讀詩記繩繩不絕貌通釋抑詩子孫繩繩韓詩外傳引作承承亦不絕意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毛】揖揖會聚也詩考正古字輯通用揖史記揖五瑞泰山刻石慱心揖志蟄蟄和集也方氏應龍曰蟄卽蟄蟲之蟄伏藏盤聚意

螽斯三章此亦房中之樂章也自三代以來周之子孫

獨多以其建國衆而享天下久也其聚族而居則蟄
蟄也其傳世不絕則繩繩也子孫多則賢才亦多其
振振而起者不特武周爲聖天子爲賢宰相卽流至
春秋戰國若管仲若衞鞅所稱一代奇才要皆周之
子孫也魏晉以降爭尙門第以源流考之周之子孫
十得七八然則太姒當日和好衆妾使若螽斯然詵
詵然而衆多薨薨然而魚貫揖揖然而燕處太和元
氣洽於閨幃振振繩繩蟄蟄固不待封人之祝矣漢
劉聰建螽斯則百堂蓋慕周之多男而然而天實災
之德之不建而欲克昌厥後難哉

評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風人意在言外見后妃子孫衆多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不妬忌意妙不道出[illegible]此與樛木三章詞氣和平文義回互反覆吟咏深醞釀鬱之氣自溢於筆墨蹊徑之外以聲詩言之三疊之類也以聲樂言之三闋之類也陛深此詩鄭以爲興朱以爲比比詩多不說破正意以子孫屬螽斯通篇不露后妃較含蓄有味子翼詵詵薨薨揖揖妙有意旨可思此意不在下三疊字而在上三疊字宜字從此見得只細玩上三疊字便是寫生妙手　退山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朱傳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戴氏震曰此歌於嫁子之時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

(補)朱傳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
○○折中宜其室家者宜其室以及於家也善相夫子琴瑟靜好由是孝舅姑睦兄弟一家之內恩明誼美也案疏

以上二句爲興第三句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家室猶室家也(補)○○折中宜其室家謂一室所有之家父母兄弟是也宜其家室謂一家所有之室弟婦子婦是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宜其家人者一家之人盡以爲宜(補)○○折中宜其家人者盡一家之人長幼尊卑各得其所也

桃夭三章許氏謙曰詩人見親迎者之作也愚謂此太平有道之景象也夫淫奔起則男女不正亂離甚則昏姻不時周之衰也大車私申皦日之誓有狐乎抱無家之傷以及匏葉失冰泮之期綢繆幸良人之見求如兹之少女于歸輝生滿路仲春諏吉燭其盈門豈可得耶君子讀桃夭之詩而幸太平之身逢也

評詩旨在一宜字此宜字卽關雎一淑字宋儒謂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

拂於夫之兄弟而後可諧之宜此詩以桃花起興而以一宜字爲頌爲誡後世千言萬語無有能逾之者 仿山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案序說關雎求賢關雎者文王求后妃也后妃亦佐君子以求賢審官當時得閎散輩以脫羑里之厄后妃之力也朱傳化行俗美賢才衆多卽野人皆有可用之才故詩人因所事以起興而美之案墨子謂文王舉閎夭太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似此詩專詠二人非泛美多賢也若美多賢則菁莪棫樸可以隨物起興奚必指定兔罝既指定兔罝則實有其事者必實有其人篇中武夫殆卽閎夭大顛歟金仁山亦謂此詩必爲此事而作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毛肅肅敬也兔罝罟丁丁椓弋聲也赳赳武貌干扞也

段氏曰干本不訓扞以干爲扞係叚借爾雅例有轉注有叚借毛傳兼之案干以扞外城以衛內箋云此兔罝之人有武力可爲將帥補馬氏通釋肅肅蓋縮縮之叚借爲兔罝結繩之狀肅亦訓縮豳風九月肅霜毛注肅縮也通俗文物不申曰縮兔罝本結繩爲之言其結繩之狀故曰縮縮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毛逵九逵之道補朱傳仇與逑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

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中林林中公侯腹心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也箋兔罝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爲策謀者

兔罝三章此美文王舉閎夭太顛於兔罝之中也夫興王之地賢才所鍾漢祖起於豐沛光武奮於南陽從龍之士雲蒸霞蔚此非必皆搢紳士大夫也屠狗販繒之輩鼓刀賣漿之流其中多非常之才平日所爲闒茸猥賤而一遇眞主在內則足以運籌決策在外則足以啓土開疆今日之武夫卽他日之公侯鎡鐘而勒鼎者也蓋武王興周所用賢才皆出於文王之世漢賈山云文王時芻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卽是類也夫以兔罝之微而得干城腹心之寄此與日磾牽馬陳平宰內皆觀人於微而知其才可大用者

也獨難者后妃處深宮之中識閎顚之可用而遣之卒以美女文馬贖文王於羑里而生之非具隻眼於牝牡驪黃之外者能如是乎春秋時僖負羈妻識晉公子有三士足以上人而決其反國必霸其風鑑庶幾近之金仁山云臼季因饁田取冀缺林宗以殺雞取茅容後世留心人才者尙然而況於知人之文王也哉

評二南皆房中樂章則此篇自在其內謂之豈於兹管笙歌之際忽鬥鞶鼓笳吹之音翠羽明璫之中忽遇熊羆虎旅之徒變兒女情爲風雲氣此正是興王景象靡靡之樂安得有此 仿山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附錄韓詩序芣苢傷夫有惡疾也劉孝標辨命

論冉耕歌其芣苢用韓說薛君曰芣苢臭惡之草興君子雖有惡疾猶守而不離去也○列女傳蔡人之妻宋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終不聽乃作芣苢之詩案陳蔡皆在南陳采詩略多故自爲風蔡止此一篇其詩又佳故入周南以下附漢廣汝墳其國不可考汝水經蔡地多疑亦蔡人作朱傳化行俗美室家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賦其事以相樂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采采非一辭也段氏謂非一采而已之辭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陶氏別錄王有子薄辭也當作詞說文作詈采取也有藏之也廣雅有取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毛)掇拾也捋取也朱捋取其子也

周南 卷一 七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毛)袺執衽也扱衽曰襭李巡曰衽裳之下也

芣苢三章魏王肅謂自關雎至此皆后妃房中之樂也

韓詩外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民多疾病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甯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吾於此詩見之其婦人無事而相與采此芣苢也黃氏佐所云門庭之內幸無係累機杼之外尚有餘閒是也若韓詩傷夫惡疾之說似無取焉

評宜男之草婦人采之何爲采者不言其故作者亦不言其故但見其婦子閒而無事比鄰耦而不猜一團和藹之氣溢於言外故序云后妃之美也婦人自樂有子何與於后妃正在閒冷之中現出太和景象如一幅遊春圖淡淡數筆而已萬氏曰此等樂處婦人不知其妙全在不知處知則淺矣○此章活繪出一皞皞景象子員婦人采此賦其事以相樂全篇不露一樂字而從容閒適之意可想萇楚苕華有此景象否○此篇作者不添一字讀者不添一言方得之退山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附錄韓詩漢廣悅人也朱傳文王之化及於江漢之間而變其淫亂之俗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韓詩外傳息作思語助休求爲韻漢有游女不可求

周南 卷一 六

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朱注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潛行爲泳永長說文羕字注水長也引詩江之羕矣段氏曰永古音養或假借養字爲之如夏小正時有養日時有養夜卽永日永夜也方泭也又作桴說文方併船也郭璞云木曰泭竹曰筏泭音附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翹翹薪貌廣雅翹衆也朱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蔞草中之翹翹然馬云蔞蒿也郭云似艾五尺以上曰駒補朱傳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嘆其不可求則敬之深案之子于歸二句歐陽氏曰言之子出嫁我願爲之秣馬郎願爲執鞭亦所欣慕意箋以爲致禮餼固非嚴氏粲謂此女出嫁將有秣馬親迎之者亦迂

漢廣三章此楚風之先見於二南也楚大國也與晉秦互相雄長而無風何也當文王時楚之風氣尚未開苗蠻所據國史莫得而采焉數百年後屈宋代興離騷繼作而楚辭冠天下矣孰知其初固有漢廣汝墳爲之先聲乎然騷之詞哀以怨風之詞正而葩則又時代使然矣聖人錄此見離騷之萌芽已肇之於二南也

評文王化游女不禁其游但令不可求而止是修其教不易其俗作用退山漢廣四語意象宏遠神理深微商季風淫乃漢濱游女覩面有難犯之色采風者悠然會心覺聖人過化存神難以思議眞若有漢廣江永之不可方泳者反覆長歌所以謂之風也王志長案江漢四語不着游女身上形容免與後世高唐洛神一例看眼界自高其實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字裏行間隱隱有此神情也○漢漢字與漢有游女漢字映帶相生無迹可尋漢人詩云河漢淸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一則愈近愈遠一則遠而更遠低徊流連情致妙絕○之子于歸憑空結想妙甚妙甚子眞因漢有游女而生漢廣二句因漢廣而生江永二句漢入江故也江永是襯筆漢廣是主筆三章頻疊意味深長輟

附大堤曲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宋隨王誕爲襄州時作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韓詩汝墳辭家也案韓詩以此爲家貧親老爲祿而仕後漢周磐誦之慨然而嘆蓋指未章而言夫以父母之故不避艱險而仕亦足以見文王道化之行也考汝水由河南之汝州及江蘇之潁州入淮其旁多小國若梁若霍若沈若呂之類而要以蔡爲大此及上篇疑皆蔡人之作也

朱傳汝旁之國亦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毛遵循也汝水名墳大防也案爾雅河有雍汝有濆公羊曰濆泉者直泉也土突起謂之墳泉突出謂之濆故董氏逌謂墳當作濆又常武鋪敦淮濆枝曰條幹曰枚案大枚爲條細枝爲枚伐條枚伐其條上之枚周禮有銜枚氏枚狀如箸不得稱榦惄飢意也說文飢餓也饑穀不熟也唐石經飢渴皆作飢饑饉皆作饑調朝也韓詩惄作愵調作朝一作輖朱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切加此補水經汝出河南梁縣天息山注今出魯陽之大孟山卽魯山縣也南入于淮案王莽改汝陰縣曰汝墳北齊改昆陽縣曰汝墳其實汝水非一縣所能專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遐遠也朱伐其條枚而又伐其肄役已踰年矣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毛赬赤也魚勞則尾赤說文魴赤尾魚也魴尾本赤毛誤燬火也燬卽火也與甲狎也茁出也調朝也例同孔甚邇近也補父母行役者之父母也胡墨莊曰自長樂王氏以父母爲指文王呂記因之朱子亦從之鄭箋則云王室酷烈君子若避此勤勞或時得罪父母甚邇當念之以免於害案劉向列女傳亦言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貽父母憂義與箋同據韓詩薛君

章句謂王室政如烈火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有迫近飢寒之憂然以孔邇爲迫近飢寒非也竊謂上章有遐棄語當時六州皆歸文王汝墳大夫陰懷去志其妻勉之以正謂王室如火雖則當去然父母甚近不可以遠適也仍是恐其遐棄意

汝墳三章 此離騷之萌芽也楚在江漢汝沱間作此詩者汝墳大夫妻也夫紂政酷矣伯夷太公皆棄商歸周辛甲之徒繼之及其甚也微子以至親且抱祭器去之蓋當文王時已啓其機矣江漢汝沱之間苦紂之役必有相率而去者汝墳大夫之妻於其夫之未見則曰惄如調飢既見則曰不我遐棄世亂飄蕩偶然生還恐其仍有去志也末復勉之曰父母孔邇蓋

以父母在此則此邦卽爲父母之邦父母之邦終無可去之理此屈原所以甘於沈淵而不肯歷九州而相君也二狐從重耳而其父被殺於晉王陵事沛公而其母被獲於楚有父母者不可不深長思也以此告其君子使盡瘁於君遠害於親善乎其爲君子謀矣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是詩憔悴勞苦比於赬尾之魚可謂麗於憂矣而以父母故徘徊反覆望楸太息三閭之心卽此心也離騷其苗裔也夫若君商受而父母文王似爲人臣而陰懷外心非此詩之旨也又岐雍在西北汝在極南以爲孔邇亦非也此參

箋說

評 詩以物紀時所謂以草木爲春秋也如條枚條肆摽梅之實七實三葉萋萋莫莫就一物更易數字而序時相易了然移不動讀者若不覺想其筆端之妙。恐如調飢曰字情深後人閨怨詩不能出此四字楚辭有朝飽語反其意也退山。赬尾鄭氏以爲顏色瘦病之喩蓋役及踰年憔悴之狀非復昔日故於其既見而深悲之乃感傷未畢忽復慰藉轉折迴環筆力甚厚子貢案文王之化行於江漢而又及於汝此兩篇之次第既伐條矣而又伐肆則役已踰年此一篇之次第既見句有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之意不我遐棄句有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之意齣

麟之趾 關雎之應也 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朱傳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興之 序以爲關雎之應得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毛 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 朱仁厚貌案螽斯之振振當從爾雅爲振奮此篇從朱注作仁厚麟雖信獸而不踐生物亦仁獸也 于嗟嘆辭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 定題也 郭璞曰額也或作顯朱注同 公姓公同姓 補 朱傳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 古者謂子孫曰子姓單言姓則爲子爾雅廣雅並曰子姓子也左傳問其姓曰子長矣杜注問其姓問有子否公姓猶上公子特變文以叶韻耳案孫傳姓者也子又生子故爲公孫較有次第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毛麟角所以表其德也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陸璣疏麟一角公族公同祖也左傳杜注同族謂高祖以下是五服之內王引之云族亦子孫之通稱朱注從杜說則自公子而公孫而公族爲有次第

麟趾三章序曰關雎之應也后妃之德摯如雎鳩故其子孫之多如螽其仁如麟非偶然也昔人謂繼周者秦而周以龍興秦以虎視以龍興者異代致鳴鳳之瑞以虎視者二世有失鹿之嗟短長之數仁與不仁而已矣雖周之子孫不能不弱而其衰也無暴君則麟之遺種也秦之子孫不能不强而其亡也以孤亥則虎之僵斃也漢儒稱文王有改元稱王之事觀兇宜三言公侯麟趾疊言公子公姓公族此未嘗改元稱王之實錄也漢儒誣矣嗚呼後世妄擬文王者雖狐媚以取天下其子孫非豺狼即豚犬耳烏足以媲周家之麟哉

評各章結句接得極簡極直祇添于嗟二字咏嘆便爾波折不窮可想當日絲肉流連繾送之妙子貢

總論朱子曰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一事而言也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可致而自至者故以是終焉伏讀御纂詩義折中曰周南修齊治平之謂也與大學同關雎葛覃造端乎夫婦也螽斯麟趾則及於父子兄弟矣桃夭兔罝教成於國也漢廣汝墳則及於天下矣是故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福祚之長未有如周者也大和翔洽樂備禮明治化之隆未有如周者也而究其致此之由則惟起化閨門而端本於孝弟大學言其理周南指其事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詩教與春秋同歸學者不可不盡心焉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朱傳南國諸侯之女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家人美之案正義述傳云夫人斥太姒也以關雎爲大姒古無此說自孔疏始此以鵲巢斥大姒則既稱后妃又稱夫人尤誤孔氏之意以周召南皆起自大姒殊不知其戾於理也劉向七經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歌王伯厚駁之曰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則或說非矣鄭諸云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惡而去之也意此當爲親迎之詩案左傳鄭伯享趙孟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杜注謂晉君有國[illegible]孟治之紀此可謂聖門悟詩悟禮之妙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毛興也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百兩百乘也一車兩輪故曰乘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補朱傳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方有之也焦氏方之訓爲並爲比就與國君相偶言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盈滿也箋此言衆媵姪娣之多也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段氏昌武曰首章親迎男先女也次章同歸女從男也而昏禮於是乎成

鵲巢三章此大昏之禮成也夫大昏者將以合二姓之好以奉宗廟事社稷者也國之治亂家之安危係焉故春秋於夫人之至必謹書之正始也世衰禮廢或因喪娶或乘亂婚或貴聘而賤迎或先配而後祖甚則以兵相滅築臺强要君子傷焉南國諸侯承關雎之雅化叶鳴鳳之吉占百兩御之君親迎也百兩將之卿親送也而且鄰國交嫂爛其盈門大禮成也之子具窈窕之質乘鸞和之車其性專靜其德均一望而知之矣鵲巢之鳩其卽關雎之鳩也歟所爲以之冠召南也

評起二語至理悟此省得多少心力落得多少受用○方卽橫據之意并慚赧遜避之狀亦無之遐此

麟趾祇言麟此篇祇言鳩用一字而全身俱見古人高妙處然麟趾猶有振振二字作贊詞此篇只是平敘去更不添一語做此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朱傳南國被化諸侯夫人能敬奉祭祀家人敘其事以美之或曰蘩以生蠶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猶周南之有葛覃也案七月章有采蘩祁祁語蘩小桑葉所以生蠶以此詩爲親蠶亦夫人之職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蘩皤蒿也于於沼沚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之事祭祀也案農桑亦國之大事夫人蠶繅以共冕服正公侯之事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朱或曰宮卽記所謂公桑蠶室也案祭義言近川爲之築宮仞有三尺與此言澗言宮合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被首飾也疏少牢主婦髲鬄與此被一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次卽髲鬄僮僮竦敬也夙早也謂夙夜在公謂先祭視饎爨薄言還歸謂既祭歸燕寢皆服次正祭服副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王氏曰大田興雨祁祁韓奕祁祁如雲皆作盛貌則此與僮僮皆形容首飾之盛或曰公卽所謂公桑還歸者蠶事畢也

附被解案副編次三物以副爲尊與褘衣相配故世婦獻繭夫人副褘受之盛禮也編者編髮爲之告桑服之次則次第髮長短爲之祭之前後有齋此被卽次爲夫人齋居之首服詩瀋謂被者所以配褖衣齋者

幽陰之義褖衣黑色故以被之黑色配之夫人齋於正寢既不可如祭之服副又不可服告桑之編故服燕寢朝君之被不知非也鄭箋此詩謂主婦髲鬄疏以爲次卽髲鬄亦非也說文髲鬄也鬄髲也二字轉相注鬄又作髢髲被古字通釋名髲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此髢髲可通被之證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髡之以爲呂姜髢莊子禿而施髢是髢爲婦人益髮所需禮服及平時皆可用以爲飾君子偕老篇上言其之翟也下言不屑髢也足見服翟時亦可用髢但鬒髮者不屑耳若鬒髢卽次則次非翟衣之配不屑之言毋乃虛設且次係禮服正飾亦不當云不屑也據此則此詩之被卽髢不在副編次之列固非所以配翟亦非所以配褖衣也殆既用被然後加首服耳故此詩有在公還歸之文通祭前祭後皆可言之

采蘩三章序曰夫人不失職也後之說此詩者一以爲奉祭一以爲親蠶以爲奉祭則孝敬也以爲親蠶則勤儉也奉祭而夙夜在公副笄之外僅見僮僮之被則孝敬而兼乎勤儉也親蠶而黼黻是爲祭祀所供必先堂堂之衮則勤儉而兼乎孝敬也其爲不失職一也後世惟知賞後庭之花開排當之宴于沼于沚祇玩禽魚在院在宮惟鬪歌舞失毋儀矣

案左氏言蘋蘩薀藻之菜可薦鬼神毛公釋此詩與左氏合固爲正義然蠶以生蠶宮卽蠶室公爲公桑亦屬至當且夫人祭必服副此本爲祭祀而作獨不言祭祀之副而偏言未祭時之次則夙夜在公奉祭乎親蠶乎且先蠶亦有祀也朱子兩存之自屬有見陳氏譏爲蛇足誤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朱傳大夫行役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作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毛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爾雅草蟲負蠜趯趯躍也阜螽蠜也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草蟲曰負蠜又蝗屬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歐陽氏曰此非詩本義止辭也覯遇易傳媾遇作遘與覯通一降下也補本義當紂之末淫風大行大夫行役其妻在家能以禮自防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見之也案此歐公正義也李

氏集解謂首章數語全與出車五章同故知皆爲行役而作毛鄭舊說誤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毛)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俗謂其初生似鼈故名惙惙憂也說服也(補)朱傳登山蓋託以望君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薇菜也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曾子問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夷平也(補)朱傳薇似蕨而差大山間人謂之迷蕨疑卽莊子所謂迷陽者

草蟲三章朱子曰此亦猶周南之有卷耳也愚謂此亦猶周南之有汝墳蓋恐其君子遐棄故未見而憂旣見而喜如此也若謂紂之末世强暴橫行有侵陵之患此在民間則然耳若大夫妻則深宮固門閽寺守之何至忡忡惙惙有戒心若此哉然而事有不可知者春秋之亂華父督之事則有然矣啇季卿士師師非度所謂凡有辜罪者此非其一端乎以禮自防是足以立閨範矣

評草蟲阜螽之躍鳴深秋時也采蕨則莫春事矣大夫行役自蟲鳴以至於蕨熟時序已變故憂之漸深三章全爲未見起蓂旣見旣覯總是空中設想遙擬見後之樂乃以深未見之憂也子畢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朱傳南國被化大夫妻能奉祭祀家人敘其事以美之昏義言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旣毀教於宗室教成祭之此詩卽其事也尹氏曰抑或指嫁而廟見之事儀禮質明贊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旣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曾子問三月廟見擇日而祭於禰儀禮賈疏奠菜與祭禰一事也女之有祭惟此二事若朱傳所云則助祭也不可以言尸且季女者未嫁之稱從教成之祭爲長

○疏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毛)蘋大蓱也濱涯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絜淸故取名以爲戒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毛)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疏云湘爾雅無文惠氏九經古義引韓詩采蘋曰于以鬺之維錡及釜廣雅云鬺飪也音傷段氏謂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皆作鬺毛氏用段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毛)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案毛此傳鄭氏非之謂昏禮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無祭事王肅以爲大夫妻助祭夫氏之廟朱子取之謂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若然則婦也而非女也孔氏先駁之矣見正義

采蘋三章記曰樂循法也卽序所謂能循法度也凡事皆有法度而教女爲尤要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學女事以供衣服至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皆事之有法度者也然爲女時則習之爲婦時竟忘之矣此大夫妻能循其在室之法度以教其女教成而使之祭無違禮焉傳曰行潦之蘋藻賓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美其名曰季蘭美其容曰少艾蘭與艾皆季女之嘉稱也經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此美見在之季女非溯昔年之季女也大夫妻能教其季女以循法度后妃之化遠矣

評前面連用五于以字奔放迅快莫可遏止末忽拔以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如萬壑飛流突然一注大奇。前面虛衍是鋪敘法末二句實點是關鎖法。詩本美季女若俗筆定從季女說起此卻先敘事後點季女是倒法且敘事處滔滔絮絮極其詳悉至點季女只用二語便了尤是奇絕處也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案序言止此兩毛傳言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思其人敬其樹。韓詩史記說苑漢書王吉傳並有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之語疑古來相傳如此朱傳召伯巡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案朱子謂後人自是身後之人通鑑載召公薨於康王二十六年是年王崩則作詩者當是昭王時人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㊀蔽芾小貌朱註盛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朱註翦翦其枝葉伐伐其條幹茇草舍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㊀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㊀說舍也釋文或作稅㊁施士匄詩說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案箋拜之言拔也薛悟村謂拜本作扒音拜拔也唐韻廣韻並同集韻扒通作拜王深甯詩考云勿翦勿扒亦作拜陳氏謂今詩拜字乃扒字之借非曉拜義然頗驚俗故仍補施說朱子拜屈義亦宗之

甘棠三章紀循吏也成周之盛循吏多矣而獨存此詩古人之質也周公功在王室學士大夫類能言之召公布政南國故閭閻小民咸得而知之夫甘棠之憩偶然事耳而後世思其人猶愛其樹殆所謂至人所遊處草木皆可敬者也若韓氏嬰之說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百姓大悅其勤身以勞百姓至矣如國體何其能免於劉元城墨道之譏乎序說美召伯不贅一詞其義至大他說可盡廢矣嗟乎召伯以耆舊之臣歷文武成康四朝至幽厲時猶追思舊德見諸召旻之吟焉先王之受命也賴之後世之蹙國也思之周之永祚燕之後亡非無故也吾謂在三代以

下意惟諸葛忠武足以當之蜀人之思諸葛不啻周
人之思召公廟前之柏與南國之棠其足繫人思一
也此豈循吏傳中諸人所可及哉勛德下衰文章多
諛道旁之碑率多愧詞甘棠一詩獨有千古矣
評 若稱頌功德鋪張揚厲恐滿紙書不盡獨從甘棠着筆而深愛之意流溢楮外命意立言俱高人數
倍逃山

行露召伯聽訟也 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箋當文王與紂
之時○列女傳召南申女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
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婦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
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而致之獄女
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此詩○韓詩外傳曰夫行露
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
持義必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

而歌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汙道之行 朱傳南國遵化女子能以禮自守不
爲強暴所汙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 愚謂申女既許嫁矣而以
一物不具一禮不備遂必死不往乃類於爭聘財乎
非也觀篇內有無家之語此必落魄無行之人無以爲
家而衣履鮮新如子晳之盛服大有似於貴公子者女
察知其無行惟恐沾濡故以多露爲比下二章則絕其
人之辭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 興也厭浥溼意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 案此章朱以爲賦然女以
貞潔自守惟恐沾濡故以多露爲言殆比體也 補 馬氏通釋謂疑作畏 凡詩上言豈不
豈敢者下句多言畏大車詩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小明
詩豈不懷歸畏此反覆緜蠻詩豈敢憚行畏不能趨左
氏引逸詩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句法相類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
我獄室家不足
毛 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
也 說文作确也有堅剛相持之意 昏禮純帛不過五兩 五兩十端也○箋室家不足謂
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案舊解謂雀無角而
何以穿屋女無家而何以速獄言彊委之禽聊以爲名
雖有家而實無家猶雀有角而實無角也蓋皆指家爲
室家之禮而言愚謂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室家不
足言不足爲室家也此必男有穢行故女不願從之觀
上文多露句可見若指爲室家之財禮不足將財禮一
足雖多露亦願行乎大抵此等人流浪於外本無家而
似有家又出入公門慣能速訟故前四句作詰問之辭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
我訟亦不女從

毛 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不從終不棄
禮而隨此彊暴之男也 補 說文牙牡齒也 段注牡當作壯壯齒之
大者也統言之皆稱齒稱牙析言之則前當脣者稱齒
後在輔車者稱牙牙較大於齒非有牝牡也東方朔說
騶牙曰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此爲齒小牙大之明
證案楊雄蜀山謂鼠無牡齒陸農師謂鼠有齒無牙予嘗
以鼠微之益信

行露三章召公雪南國貞女之獄也左傳鄭徐吾犯之
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強委禽焉犯懼告子
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以文王之世何以
有此蓋文王滅崇始邑於酆酆本崇地則崇侯虎之
流毒猶在也以良家之女而強暴強委之禽草木有

本心肯稍受其沾濡乎室家云者猶言夫婦也不足
者不足於其人非不足於其財也先言獄而後言訟
者蓋先繫之於獄而後質之於廷此獄在南國得召
公一問而雪也不然召伯之獄而有是女何以爲召
伯哉而此女之志後人不悟徒曰一物不具一禮不
備必死不往彼貧者何以爲禮哉
評誰謂何以四字皆從必無而忽有之事反覆駁詰雖字一轉折出下句倍覺森峭子貢誰謂四句所謂無其理而有其事無其事而有其說若認真正解便癡首章先鳴其守爲下張本氣象何等從容下文正意只雖速我獄二語便了卻先反振誰謂四句遂覺精神聳動筆力遒警○首章如游魚銜鉤而出二三章如翰鳥披雲而墜退山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朱傳
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詩人美其衣服有
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案周之臣子節儉正直無適召公此詩當爲美召公之詞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㊀毛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疏此言紽數下言總數言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爲數也
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疏引論語注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唯豹袪與君異耳非居家也案朱注以羔裘爲燕居之服孔氏以爲朝服大概燕與朝皆可服羔裘唯制度異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蹤
跡也疏出言立行可蹤跡做效㊉補玉篇紽絲數也案紽之爲數無考西京雜記云五絲爲繅倍繅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桄此乃自少之多之名也緵字釋文亦作總緎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胡氏後箋曰晏子春秋雜篇云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稯云布八十縷爲稯正與倍紀爲總之數相合蓋五絲爲紽四紽爲緎四緎爲總五紽二十五絲五緎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先言五紽次言五緎末言五總此蓋以紽爲繅究無所考然毛既訓數則其爲數名確矣上文言素絲則其爲絲之數亦確
朱傳委蛇自得之貌案委蛇韓作逶迤重言之具見從容意陸佃范處義王質皆以爲蛇行之狀殊鑿
案墨子尚儉而本於禹以禹卑宮室惡衣服也
召公身爲大臣不肯營公署而聽訟樹下故後人識其
近墨此詩咏羔羊之皮羔裘本法服而僅存皮革則亦
儉之極者此連甘棠篇當爲一人作其性行同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㊀毛革猶皮也說文去毛曰革緎縫也胡氏一桂曰緎之突兀謂之紽有界限謂之緎合二

爲一謂之總皆以素絲縫之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㊀毛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案紽緎總皆用絲之數玩經文五字
可見其從字義生訓者如以緎爲縫之類似未妥
羔羊三章紀康善也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訓
此詩者皆以羔羊美大夫之節儉曰皮曰革曰縫謂
毛去而革見革敝而縫見似晏子之狐裘公孫宏之
布被於義隘矣三代以來夏忠商質至周而文豈眞
以襤褸厠朝班垢敝爲禮服哉此蓋以言衣服之有
常度耳韓詩此篇薛君章句云素以喻潔白絲以喻

詘柔美大夫有潔白之性詘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或謂詘柔不如正直曰文王徽柔諸臣化之光武曰我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何嫌於柔乎至於退食自公此公膳非家食也春秋之齊猶公膳大夫日雙雞乃鄭以減膳訓退食毋乃如常衮之辭堂饌乎所謂委蛇委蛇者乃正笏垂紳之度非詭隨奔走之才也意其時畢榮望散皆在羔羊之班又豈廉善一節可以盡之也哉

又按此詩似美召公之詞周之開國以周召爲元勳故詩以冠二南其後幽終於周雅終於召周之盛衰以二公始終焉東人之頌周公也曰袞衣而狀其容止則曰几几南國之頌召公也曰羔羊而狀其容止則曰委蛇蓋二公皆耆輔宿德其從容自得之貌極有相似者非他人能有此丰度也詩之美刺往往不直指其人而但言其人之衣服容止使人自思而得之羔羊接甘棠行露二篇殆皆爲召公作也以羔羊爲召公詩此論前人所未到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朱傳南國被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是詩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

(毛)殷靁聲也陳氏曰雨雷殷殷然震雷虺虺然旱雷隆隆然三種雷聲皆見詩案殷古隱字雷如出地聲不能高故隱隱然俗謂之土雷興文王在豐隱隱隆隆將有天下之勢山南曰陽。折中南山終南山也豐鎬在南山之北江漢在南山之南南國北望先見山陽故首言南山之陽也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何斯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遑暇振振信厚也一說靁車聲也車走靁聲在山陽山側山下正行役之事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

(毛)南山側亦在其陰與左右也。折中自陽而北則山之東西故繼言側也息止也前役甫畢後役又來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

(毛)下或在其下也。折中自側而北則山之陰故終言下也處居也言無定所此役未完彼役又興也

殷靁三章此見人心歸周也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二老既歸天下無有不歸者矣是故汝墳草蟲殷靁相繼而作雖婦人女子皆知迴面西向喁喁如也然皆二公承流宣化之力也夫人心去商徽

箕扶之而不足人心歸周文王拒之而不能君子觀
於隱隱隆隆之勢起自西方而知天命之有在也
評仲春雷乃發聲古之戍役仲春而歸故感時而作予翼何斯違斯二語言何斯人違斯地遠行他所無敢或暇古詩去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南書正此意也。只爾直敘不必深一層不必添一語退山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朱傳南國被
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
也案此詩箋疏皆謂詩人代述其情歐陽氏謂古者昏禮不自爲主人求我庶士是代其父母之辭朱子以爲女子所自作殊誤愚謂江漢之間距岐雍之地不遠故召南之詩與周南之詩僅差一間學者以桃夭與摽梅比而觀之可見惟女之待媒與士之待聘其情一致伏讀

御纂詩義折中以此詩爲求賢之作斯足以掃漢儒之腐論而開百代之心目矣。梅韓詩作楳說文楳亦梅字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興也摽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梅也說文摽擊也七尚在樹
者七一說不實者擊而去之而得其實者七也吉善也案此即吉日維戊之吉古人重卜故又言卜云其吉(補)○折中吉賓興之期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三在者三也今急辭也愚謂取士者宜循名責實故以實言其實三者於七之中又得其三蓋廣收之而嚴核之故七分之中又次其過半也(補)○折中迨其今者不
時錚用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塈取也爾雅釋詁塈與也三與七也頃筐即卷耳之筐實七實三合之爲十十者盈數也頃筐與之盡取之矣迨其謂之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
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補)○折
中謂之者通其言也

摽梅三章父母爲女求壻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
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於此詩見
之矣於庶士而曰我蓋願得其人而子之親之之詞
也以爲女子自言誤矣又謂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
暴之辱以文王之聖召公之賢布政南國而待字之
女顧乃憂心於強暴之侵陵稍遲而即患生不測豈

理也哉竊以爲父母欲求壻以託其女與君王欲求
賢以撫其民其用心一也關雎之章求賢於內也卷
耳之章求賢於外也賢何以求亦求之於庶士而已
迨其吉者自今立政勿用憸人其惟吉士也迨其今
者不借才於異代渭水可得罝網可舉也迨其謂者
下求賢之詔開茂才異等之科也由是吉人吉士藹
藹王廷以之子惠元元何虞一夫不獲則以爲皆父
母之心可也

評篇中三迨字活繪出一機警女子若以求士言則又活繪出一求賢若渴之聖王也此詩宛然女子口角其筆輕倩秀韻天成必南國夫人中能詩者爲之仿山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朱傳

同案序曰惠及下下之義所賤甚廣而續序乃有惠及賤妾之說孔疏內引內則注證之後人辨之曰賤妾進御於君何用抱衾與裯且妾御不敢當夕今曰夙夜在公與禮經不合孟滕妾皆宮內之人不必言在公寢興密邇不可言宵征故洪邁王質章俊卿程大昌改爲使臣之詩獨朱氏謀瑋以爲暬御入直之作於此詩情景尤合愚謂此詩當與雨無正並讀朱子以雨無正爲暬御所作其詩曰莫肯夙夜莫肯朝夕著其獨賢也此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明其勤勞也雨無正詩作於周之衰時此詩作於周之盛時當其衰也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無不驕恣獨有小臣乃心王室夙夜在公而君不知也不故斥君而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則惠不及下可知也當其盛也有周公居中召公在外而此小臣循例入直君念其勞而恤之而彼亦自知禮數不同不敢作僥倖之想能安命者也能知恩者也夫同一周也有憯憯之暬御而莫知知周之所以哀有肅肅之暬御而在公知周之所以盛暬御小臣而盛衰分焉詩取暬御兩作其意微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毛)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朱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韓詩寔作實朱注與實同案說文寔止也實富也寔音殖入職韻實讀如后入質韻寔命不同命不同於列位也箋命謂禮命貴賤案舊說以爲衆妾進御於君證之禮經固非後人改爲使臣之作則又不應纔言宵征又言在公有以公爲公館者亦嫌於鑿茲本朱氏之義引申於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毛)參伐也昴留也西方宿衾被也裯襌被也箋裯牀帳也疏漢世名帳爲裯爾雅釋訓幬謂之帳幬裯字同聲猶若也

小星二章朱氏謀瑋曰暬御入直作也暬御中有綴衣虎賁之屬綴衣主服器虎賁主射御皆近侍之臣出入公宮者也近侍之臣例當入直入直必有廬故曰在公入直必持被故曰抱衾與裯入直非一人故曰三五其執戟也爲參之斬伐其常在也爲昴之稽留故以起興焉惟是職在尚衣御前弗離人本捉刀牀頭植立飢飽勞逸之不時永夜深更之不倦肘腋之間知恤者鮮矣文王初起西方鰥魚淡炎兎罝得士而宮門之地恩首及之可謂知要者矣抑又可見當時之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也以彼肅肅宵征見星往

還而循禮守分以命自安居然有士君子之風武王以不泄邇見稱體恤必有加矣厥後周公作立政左右攜僕罔非吉士而綴衣虎賁至與常伯常任準人同致意焉其恤之爲何如也漢時若壽王司馬相如之徒皆以文學之臣居近禁地其抱衾裯而入直者胥譽髦士也後世乃以武夫驍桀之徒充其選而又不知安命欲其無變豈可得哉說嘒彼小星喩小人在朝也文王在西紂在東肅肅二句指文王言寔命不同則自嘆其不如廉來崇侯輩也

評兩在字兩與字交相呼應最妙朱子鄭箋以三五爲三心五噣蓋以大星比嫡御小星比衆妾履語雖有據然覺詩情與詩景索然得朱子云三五稀也將旦則小星皆沒參昴雖在而光亦微也遂使殘夜

光景宛然如見○定命不同一語諸禮安分知此語者可以省卻多少宮怨 子戲前四句一氣說來結末一句勒轉韻杜子美白樂天詩中往往有之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亦其一也但此則順彼用逆耳 仿山

江有汜美媵也 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朱傳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能自悔而迎之故媵妾作此詩 案朱注與序小異陳氏謂汜非水名朱言汜水之旁誤公羊傳注云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則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果係待年自無可怨必待年而年已踰或不必待年而嫡不以之備數其後悔而迎之始有此作或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 興也決復入為汜 朱子曰夏水自江別流入漢漢復入江處冬竭夏流故謂之夏口即所謂江有汜也○陳氏曰汜水亦有名汜者在成皋不近江 其後也悔嫡能自悔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 渚小洲也水枝成渚處止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 沱江之別者 邢氏昺曰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湔山與江別而更流 嘯蹙口出聲 朱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

江有汜三章序曰美媵也三百篇中託為男女之詞多矣此或假於媵以責友之詞當是時江沱之間歸文王者多殷嚚之婦入勸其君子曰歸哉歸哉此之子即殷嚚君子之類也君子得其室家之訊亟於言歸遂不暇顧及朋友首章曰之子歸不我以能左右之曰以謂貴者之提攜也次曰不我與與猶以也既不我以尚肯我與乎其三曰不我過言不但不我以不我與并不過而問之也之子者男女之通稱之子于釣彼其之子皆是也不言于歸者非婦人也春秋有季子來歸之文故祇言歸也蓋必南國之人以文王之命同供紂之役之子不待畢事而歸置平日之深交於不顧則於人為不信於德為愆義其後也烏得不悔且歸而不與友偕則為私門脫身私自脫身則

難於見其鄉里鄉黨之人惟有杜門不出已耳故其後也處獨處既久感悽良朋則咄咄書空既倚柱而嘯怨倚門而歌而狂態作矣故其嘯也歌昔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及歸遂不見彼以非義而不見此以不見為非義也故君子之行必思其終彼之子者雖曰知悔毋乃悔之晚哉

評 此篇妙於重一句見音節若不重此不我以一句則音節不緊湊三末句皆以一字作煞與上相合 短節促絃彌見其峭 仿山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箋無禮者為不由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 朱傳南國被化女子有

貞潔自守不爲强暴所汙者詩人因所見起興而美之潘氏叔恭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案詩於君臣朋友離合往往託諸男女之詞此詩言女言士言懷春言誘言感帨言尨吠意殊褻詩殊俚而事殊怪不知皆託言也古序自是續序亂之後來諸儒皆不得其解故王伯厚然欲刪之非于也之過也說詩者之過也茲義塵封已久今特正之解見後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淸也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案以茅包麕無幣帛也吉士自進無媒妁也聘女者以鳴雁聘士者以良馬皆取活物今起手便用死物是大無禮也故惡之思謂士之悲秋猶女之懷春因時興思喻士之思見用於世者也吉士包麕者之朋友也誘之者明知其不受而以高爵厚祿動之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毛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如玉德如玉也箋純讀如屯釋文屯聚也言聚而束之案樸樕成林有林而後有鹿以引起下句耳呂東萊以爲薪芻之饋胡墨莊以爲析薪之喻皆非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毛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說文尨犬之多毛者呂記朱傳作厖非是朱以全章爲女子之詞訓此則云姑徐徐而來不成良家女子口角要之通篇皆屬寓言因前兩章死麕死鹿究如其來至此則正言以悟之曰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大概失之粗疏耳鹵莽耳世豈有如玉之君子而受此迫脅哉姑從容備禮而來則山中草木不驚尨也可使無吠是或求之之一道也兩無字是商量語亦是冷諷語脫脫重言之者猶悠悠油油之意○左傳鄭伯享趙孟賦此詩之卒章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古人斷章取義如此

野有死麕三章序曰惡無禮也說者謂强暴侵汙貞女不堪乃爲柔詞以緩之無禮之加不嚴拒之反教之悄悄而來此與密約者無異二南之化甯有此女子哉此非實事也必有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者也夫女之未嫁爲處子士之未出爲處士士與女一也自炫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故必以禮求焉苟不以禮則貞女雖速之獄而不從貞士雖脅以威而不來矣夫士當匡居之日蒿目時艱或發諸言論或形爲咏歌而旁觀者見其有心當世乃曲爲枉尺直尋之說皆

所以誘之也迹其殷殷勸駕若陳泰之徒亦鐵中錚錚傭中皎皎世俗所謂吉士也顧誘者不乏覘乎被誘者何如耳夫虬驥九霄不紲豢龍之礬鳳翔千仞不屑伶倫之籠溫其如玉之君子亦世之虬鳳也死馬猶以重價購之死麕死鹿猶以白茅包之況此如玉之君子而可以無禮徵之也哉彼妄人者乃欲屈之以威武如王莽之於龔勝董卓之於蔡邕其中潰爛則死麕也其外粉飾則白茅也此士君子之所不屑受者也然使者在前收者在後坐使蘭摧蕙折鶴怨猿驚是感帨而吠尨者也若古人三聘三顧則舒

而脫脫之事矣詩錄此篇所以告見賢者必以其道抑以戒士君子不當就無禮之徵遲遲吾行不可躁進庶保其如玉之身哉

評有女如玉妙不更贅一詞何等蘊藉然無首章誘之一句更不識得此章之妙○舒而脫脫四字妙甚於厲詞退山首二句鶴矣而入特下一死字預伏感帨驚尨之神再接出有女二字爲入題點醒之筆懷春二字鍊爲後世閨情開山之祖次章縮得妙末換用兮字調急弦促節忽變爲緩緩歸來之曲冷議熱諷覺得野麕野鹿如許熱鬧祇嚇得山中尨吠何等嘲笑彷山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朱傳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挾貴以驕其夫家見其車者知其能執婦道作詩美之胡氏

詩後箋曰此詩後人因春秋莊元年及十一年皆有王姬下嫁齊侯之事又適在桓王之時桓爲平王之孫則歸齊者必桓王之女兄弟也不知莊元年爲齊襄之五年莊十一年爲齊桓之三年二公均卽位已久不應仍稱齊侯之子朱傳所引則以爲齊襄范氏處義則以爲齊桓殆失考山堂考索載菻氏說以王姬爲桓王女平王孫是誤以桓王爲平王子日知錄取此說殊誤元劉氏瑾因朱傳疑齊侯爲襄公諸兒以子爲指桓公小白是又不知桓與襄爲兄弟皆僖公子則又誤之誤者也毛訓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自是定論愚謂非也以文王爲平王終爲附會之談周與晉世爲昏姻春秋以前王姬之下嫁者不少周分東西在西周之世見於書者多稱文孫王東周之世而有平王則猶漢之有光武晉宋之有元帝高宗也祖之者無論代數皆可稱孫循魯頌稱僖公爲周公之孫也晉侯不知爲晉何代之侯二者朱子亦不能定如以平爲平定之王晉爲晉一之侯謬矣或謂黍離既作召南故地已非周有天家歸妹何與岐雍舊民事顧安得采於其地然豳風自七月以外盡附周公之詩豈皆采於幽地者耶曰何以不附於王曰爲此詩者必當東遷大亂之後一見王姬之車衞興漢宮威儀之思若廁之黍離中谷閔殊覺不類惟附諸召南之末使人知文王大姒之化流徽最遠大書曰平王之孫明乎東西周不以地隔不以時異正恐人以關雎鵲巢之盛忽然遼絕特存此以見流風遺韻被之百代而遙則詩人之微旨也乃詩人以平王故存之而後人反以平王故疑之而必欲易之其亦不達之甚矣且侯之子或十人或百人必欲求其人以實之又迂矣○一說齊侯之子卽平王之外孫嫁於諸侯以其母王姬之車送之見魏氏詩古微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毛興也襛猶戎戎也說文襛衣厚貌戎韓詩作茙盛貌又通茸左傳狐裘尨茸卽詩狐裘蒙戎可證唐棣栘也肅敬雝和也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陳氏曰以文王爲平王猶商稱

契爲元王湯爲武王周稱武爲甯王厲爲汾王又國語自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則文爲平王當時早有此稱矣案此不足據文爲平王之證下句爲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未有以康王爲安王者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伊維緡綸也

何彼襛矣三章序曰美王姬也王姬車服下於王后一等車則厭翟而不重翟服則褕翟而不敢禕衣此周家自有之制度也成康以來承用久矣獨至東遷以後國勢陵夷物力凋敝而下嫁之女仍有肅敬雍和見於容貌儀衞之閒其態度檢飭其器服嫺雅令人想見周官威儀焉然不曰文王之孫何也曰宗周滅

矣平王實爲中興之主於河洛之地猶見豐鎬之風
大史採而得之用以附諸召南之末所以見關雎葛
覃之流澤遠也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豈必
易永嘉之年號而後可哉案後人以二南爲周公手定非也如甘棠之作在康王以後則此爲平王以後附入無疑
評桃李二物也故以興男女之貴盛絲緡一物也故以興昏姻之纒綿子巽平王之孫四句一顚一倒隱然具敵體之義此詩中筆法首章肅雍句自是主筆車字句妙一說到人則純置矣彷山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
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案毛稱騶虞義獸其名
不見爾雅後人疑之三家詩亦異魯詩傳曰古有梁騶
梁騶者天子之田也許叔重五經異義載韓魯說云騶
虞天子掌鳥獸官賈誼新書禮篇引詩騶虞云騶者天

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歐陽氏本賈說謂騶囿
之虞官翼五豕以待君之射且謂毛詩未出之前未有
以騶虞爲獸名者今考古書言騶虞者四皆在毛詩未
出以前一見山海經一見六韜紂囚文王羑里散宜生
得騶虞獻之一見周書王會一見尚書大傳大傳亦散
宜生事然皆毛以前也蓋古必有是獸而後囿名官名
緣之而起既有此詩後世又因之以爲樂名射義天子
以騶虞爲節是也馬元伯謂此詩末句與于嗟麟兮句
法相類當同爲獸名爾雅不載殆偶遺之耳
朱傳南國諸侯被化仁恩及於
庶類故春田之際草木茂禽獸多詩人述其事以美之案此詩以麟趾觀自當以騶虞爲瑞獸而以本詩觀則以騶爲囿以虞爲官尤與葭蓬豝豵相應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毛茁出也葭蘆也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朱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蓋中多之謂或謂矢十二爲一發漢書賜匈奴天四發服虔云發十二矢也韋昭云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爲一發尹湜軒曰發起也春田之際從草中躍然一起有五豝五豵之多也此較毛翼五豝朱中雙尤勝
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
至信之德則應之臧氏曰白虎疑從周書作若虎山海經亦云大若虎案山海經大禹撰或云伯益撰而有秦漢以後地名提要列之小說家朱子厦正毛鄭之失此沿其謬殊不可解補歐陽
本義國君順時畋於騶囿之中虞官翼驅也五田豕以待
君之射君有仁心一發而已不盡殺也首句言田獵之
得時卒嘆虞人之得禮案歐陽子以騶爲囿本魯詩傳以虞爲官本書汝作朕虞者掌草木鳥獸者也此詩首句草木之盛次句鳥獸之蕃正虞官之美故末句極贊虞官章法一串若上說春田下忽比君爲異獸詞理舛謬不可爲訓
又騶騶人也月令季秋天子教於
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左成十八年程鄭爲乘馬御六

騶屬焉虞虞人也周禮有山虞澤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毛蓬草也埤雅葭澤草蓬陸草一歲曰豵案蓬葭在囿虞人所掌一發在御趣馬之職以虞字應首句以騶字應次句若以爲獸名則於上文文義似不貫
騶虞二章記曰樂官備也春秋時叔向以戎馬不駕列
無軍行傷晉之衰至魯而三耦不備弱又甚焉此季
世之象也周之興也干城之選濟濟如林騶虞官之
微者也當年詢於八虞虞官之中有人在焉則凡諸
司百執事之各稱職可知矣自古國之繁昌先於草
木鳥獸微之唐虞之盛伯益作虞上下草木鳥獸咸

若夏商盛時亦然周之先驅逐戎狄啟闢山林至文而國以大蕃其子則麟也其士則鳳也其技擊材官之屬皆熊羆虎貔也厥後鸑鷟鳴而白魚躍卽以騶虞爲瑞應理應有之然讖緯之說儒者不道惟賢多則官備官備則事舉吾乃今知周之所以興與文王之所以造周也

評簡而味永胡一士曰末句乎虞自爲韻夏屋二章末句乎與亦自爲韻○陸堂詩學載宣德四年滁州獲騶虞二獸之朝今觀夏原吉賦序一一與毛傳合可知漢儒中未有如毛之博物者

總論召南之詩頗似周南而參差一間者先儒以爲一則被聖人之化一則被賢人之化也鵲巢以配關雎騶虞以配麟趾首尾同矣次采蘩以親蠶猶葛覃之爲葛也次草蟲之思君子猶卷耳之嗟懷人也采蘋季女亦關雎淑女之亞也甘棠行露皆言召伯而周南無一周公詩公居輦轂之下爲君所掩以類推之羔羊亦詠召伯者也殷靁摽梅小星江汜皆兒女呪呪之作以之厠於桃夭芣苢之間其氣象不及遠矣或以摽梅爲求賢則兔罝之倫也以小星爲晉御入直安命而已非能作窈窕之章也野有死麕惡無禮豈若漢廣望見而知其不可求哉惟何彼襛矣流風被及平王以後如文王之化遠及於汝沱江漢一以時言一以地言不可低昂也二南爲周所自興而風終豳風雅止召旻風雅之道蓋以二公爲起訖云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衛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論曰朱子謂衛都河北西阻大行在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廬漕今滑縣文公徙居楚邱楚邱今曹州府城武縣其子成公又遷帝邱今大名府開州其境不可謂不廣得詩三十九篇較諸國獨多但邶鄘地既入衛詩皆爲衛事而猶存邶鄘之名朱子以爲不可曉或謂聖人不予衛之得滅二國然齊晉滅國多矣安得一一存之或謂音節有分然邶鄘咫尺安得謂某爲邶音某爲鄘音且季札觀樂統而贊之則其音節自一未嘗稍有低昂也或謂邶鄘非國名既非國名而公然以之列於十五國之數亦殊無謂惟劉氏瑾謂名從采得之地而繫之其說是也又云必繫邶鄘故名

者猶春秋昭公時楚已滅陳而九年仍書陳災穀梁以爲存陳此猶前說聖人不予衛之得滅二國也斯未然矣而顧亭林曰邶鄘衛總名也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北宮文子引衛詩威儀棣棣在今邶詩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爲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猶之言荊楚言殷商云爾然鄭滅檜而不曰檜鄭晉滅魏而不曰魏唐者又何也且齊晉滅國獨多不將累十餘言而後得之乎其說窮矣竊謂古者無書皆刻諸簡就邶鄘衛而言邶十九篇鄘衛各十篇其卷帙大多史家姑就所採之地分之爲三借邶鄘舊名名之耳殆無意義諸

家紛紛之說不足論也獨式微旄丘及泉水載馳竹竿諸篇不盡屬衛而入衛此愚之所謂㪯見者以其祇有一二篇不能獨爲一風也然許黎二風則藉此稍存矣若抑與賓筵本衛詩而不入衛以其自爲雅體雅固不可混於風也

毛詩補正卷之二

[illegible]著

邶風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illegible]不遇小人在側[illegible]傳[illegible]不得於夫而作此詩列女傳衛宣公夫人齊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入持三年喪喪畢弟立請與同庖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作此詩以自誓案此魯詩說也與衛事不合宣公無兩夫人繼立者其子非弟魏氏默深引御覽本作衛寡夫人與本傳魯寡陶嬰陳寡孝婦一例然衛夫人未聞更有守義如共姜者朱子亦知其不合故但據爲婦人之詩又以其辭氣柔順卑弱與下篇相類疑爲莊姜詩馬貴與亦辨其非又孔叢子載孔子讀詩喟然嘆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朱子於貎稽章亦仍用序語謂仁人見惡於羣小可見列女傳不足悉今特正之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

以遊

㊣毛 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度也耿耿猶儆儆也朱耿耿小明憂貌輔氏曰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惟於憂之一路分明耳○一本作炯炯不寐隱痛也韓詩作殷憂與隱通末二句言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毛 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據依也㊣補 本義茹納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鑒之爲物納景在內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仁人其心非鑒不能善惡皆納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毛 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朱選簡擇也段氏謂選皆算字之假借漢書引詩威儀棣棣不可算也說文算數也論語何足算也鄭注算數也案馬援書稱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擇亦選也所言皆善故不必擇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毛 慍怒也悄悄憂貌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釋文辟又作擘摽瓶言拊心之時其手摽然 箋 羣小眾小人案朱子以羣小為眾妾陳氏譏其不典鄭義為正

日居月居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箋 日君象月臣象微謂虧傷也 補 朱傳迭更也韓詩迭作臷云常也案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即迭微之象

柏舟五章此變風之首離騷之先聲也序曰仁人其人即屈大夫之流亞歟大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此詩首章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夫有憂而不自知即屈子之所謂心煩慮亂不知所從者也其次章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又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即女嬃嬋媛申申詈予者也三章之威儀即好修以為常其不轉不卷者則所云雖體解吾猶未變豈予心之可懲者也四章之慍于羣小即黨人之興心嫉妒及眾女嫉予之蛾眉謠諑謂予以善淫者也末章之不能奮飛即汜容與而遐舉聊抑志而自弭者也嗟乎忠而被謗信而見疑以材朴委積者而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宜其鬱結紆軫長大息而掩涕矣若賈生曰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此奮飛之說也遺棄君親之恩是君子而未仁者也仁人者地處親賢乃心宗國死而不容自疎賦此見志君子曰讀是詩如讀離騷焉

評首章亦汎亦字便楚楚可憐謂柏舟也而亦汎汎飄泊乎不遇意隱然言外隱憂隱字妙覺得傷心之極翻不可告人故云隱覩殷憂又深一層矣寤辟有摽全詩惟此一語顯露不平然形神酷肖如匪澣衣刻畫沈憂之狀最為工妙子翼如有隱憂者沈憂之人不知所憂何事但覺胸中似有物耳微我無酒比金罍兕觥更深更婉兄弟四句皆失意人閱歷實境雖堪在此如匪澣衣形容工妙後人累言不盡此只四字了了古人簡奧如此不能奮飛妾於義之無可去也非甚意退山

綠衣衞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朱傳 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是詩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 興也綠間色黃正色末二句言憂雖欲自止何時能

止也箋綠當爲褖褖黑色轉作綠字之誤也案鄭改綠爲褖自據周禮內司服而言鄭深於禮故動輒以禮改詩如此篇褖衣云王后六服褘衣褕翟闕翟名三翟爲祭服鞠衣展衣褖衣自鞠衣以下衆妾以貴賤之等服之皆以素紗爲裏今黃裏喩妾上僭考左傳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公享之穆姜賦綠衣之卒章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賦此詩之三章未有作褖衣者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毛上曰衣下曰裳箋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喩亂嫡妾之禮桼禮衣正色裳閒色今衣綠是閒色裳黃反正色是上下倒置也朱子自裏轉爲裳之說迂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毛綠末也絲本也俾使也訧過也朱言綠方爲絲而女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㪅之也案絲者未成之綠綠者已成之絲喩嫡妾也女指莊公治如以人治人之治言此綠也絲也皆

女之所治我不曾他我惟有思古人所以處此者自處以求免於過而已○莊姜一肚皮不合時在一古字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淒寒風也陳氏曰淒從水爲正嚴華谷詩緝以爲當作凄說文無凄字末二句言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嚴氏粲曰絺綌暑服今當淒然寒風之時所以見棄猶班婕好秋扇捐篋之意也女子善怨今不怨人而但傷己古人反身之道如斯故曰實得我心言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綠衣四章此詩之可以怨者也自古嬖子匹嫡以亂人國者多矣陸德明引諡法曰賤而得愛曰嬖嬖者卑媟也及其得寵忘乎其爲卑且媟矣今也綠衣轉瞬而可以踐元后於褘翟者卽此人也莊姜爲君憂爲君之子憂爲國家後日憂此其所以不已不忘也吾意其當覯閔受侮之日發寤辟有摽之懷寵移愛奪淚落情留秋風團扇淒其以悲而其心展轉反覆獨欲追古人而從之而於人無尤焉此君子反身之學容非巾幗中之聖賢耶嗚呼三閭大夫之怨至矣然欲從彭咸之所居未免爲賢者之過而惟此爲得溫柔敦厚之極則詩至於此信乎可以怨矣

評有綠而治之使綠有妾而愛之使寵亦是人情其意言綠兮絲兮女所治兮不干我事故寬莊公一層看尤佳無訧卽愼勿爲好意于寶無訧猶有畏心至寶獲則以爲故而安之矣全詩溫柔敦厚百讀不厭退山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歸妾陳女戴嬀也戴誤也嬀陳姓朱傳同列女傳以爲衛定姜子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而歸定姜送之而作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毛燕燕鳦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釋鳥云巂周燕燕鳦孫炎曰別三名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朱歸大歸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瞻視也楊氏愼曰師曠禽經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物理也故莊姜以爲送歸妾之比取其背飛之義送別之情也燕燕雙燕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行也箋將亦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毛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實是也亦本作寔○賀氏子翼曰始則曰泣涕如雨哭而有聲泣涕俱下也佇立以泣則無聲有泣此時并不能哭矣實勞我心則涕泣俱盡吞聲飲泣而已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毛仲戴媯字也疏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戴媯乃厲媯之娣故曰仲氏任大箋任者以恩相親信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又過事擔當曰任○一云定姜送子婦爲薛國任姓之女猶大明篇之摯仲氏任也塞朱訓實與舜典塞允塞之塞同淵深也惠順也或曰惠慧也箋寡人莊姜自謂也補朱傳先君謂莊公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皆莊姜失位所致而戴媯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眞可謂溫且惠矣

附塞瘗解塞訓實孔氏以塞實乃俗本則塞自是正訓釋詁瘗微也釋言瘗幽也合下淵字爲深微幽深之義愚謂瘗埋也空虛之處埋物以塞之無一毫空隙所以又訓實

燕燕四章此送别之詩也送別詩多矣而莊姜之送戴媯則尤有黯然魂銷者焉春秋桓王之元卽隱公之四是年三月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一年內事也此詩當作於春夏之間故見燕而起興當斯時也子完被弑州吁新立有寡婦并無孤兒能

永朝難保永夕仰視綠衣嬖人如在天上顧此白頭老婦同出宮中驅車郊野覺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人悲悼者矣夫婦人送迎不出門禮也而姜之送戴也乃曰遠送于野遠送于南鄭氏所謂舒己憤盡己情者是也戴媯既淑愼其身矣又能以先君之思勗莊姜莊公暴慢無常者也而戴媯猶勗之以思厚之至也此教忠教孝之準也朱子曰某讀詩於此數句讀書至先王肇修人紀數句深誦歎之揆朱子之意是直以此詩可以上配伊訓矣味其詞者當不在屈騷下也

平莊姜撫戴媯之子嫡妻相依有如雙燕今戴歸而言己獨留不復得如雙燕矣通篇敘別離之恨含不盡之意而子弑國危之感隱然在不言中驟聚差池頡頏上下有回首再三不忍相別之意黃壞吁之暴完之死皆莊公所致而媯以先君之思勗莊姜固是風人之敦厚亦見姜與媯深心媯此歸直是爲內應石碏之謀姜必佐之不動聲色而弑逆伏辜方不負臨歧先君之思一媯完其作用皆從塞淵淑愼中來○莊姜一送原不是尋常別恨曰泣涕曰佇立曰勞心有一段難明心事吞吐言外末章但言其作人之好而不及其他尤爲苦心說及先君其意微露然甫說卽任鳴咽彌深退出案媯歸陳爲內應自屬想當然語篇中露一任字直是將此事擔當起來卻連忙縮口說个塞淵溫惠可云愼密之至○或曰戴媯之歸在桓公葬後桓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明年四月葬桓公四月爲今二月或葬後之月歸在今三年四月間正春燕來巢之候故以起興然則媯未歸陳州吁已殺內應之說似未然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槩此作於完未

定爲大子時下序以爲道州吁之難誤 朱傳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甯不我顧

毛日乎月乎照臨之也 朱呼日月而訴之也 逝逮 朱發語辭 古故也 呂氏日觀碩人詩莊姜初來卽不見答非始有恩義而後忘之也古不當訓故 胡何定止也 箋何能有定言其不能定完也 疏鄭謂莊公不能定完者左傳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陳氏曰日月四章每章皆言胡能有定作詩本意在此一語故反覆言之 愚案朱傳於胡能有定言莊公心志回惑不如從鄭氏以指定完爲是 補朱傳之人指莊公也古處以古道相處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甯不我報

毛冒覆也不及我以相好盡婦道而不得報 朱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毛述循也 箋言不循禮也 箋畜養卒終也 補朱傳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

日月四章莊姜以未能定完責莊公也太史公曰人窮則返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莊姜之呼日月父母蓋窮之至也夫立子以嫡古之道也使莊公以古道相處衛何由亂萬一不能亦宜有其一定苟定完則州吁可以不亂苟定州吁則完可以不死爲吳泰伯莊姜之所能勉完者也觀石碏之諫亦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蓋逆知州吁之不能爲下而又知莊公之恐違衆議故遂以定州吁激之也今既不定完亦不定吁是明明階之爲禍此莊姜之所憂而石碏之所如無何也而卒也衛竟亂於桓立十五年之後而階之禍者固始於莊公也胡能有定蓋優游不斷之失也

評莊姜胸中有古處二字便一肚皮不合時宜德音無良四字所謂詩有不可解不必解也○四章省言胡能有定必有一大事關於宗社者故爲隱詞不出諸口也按石碏之諫分明完未立爲太子以嫡之不淑慎生子必不若州吁之愚暴況莊姜子之教誨有加完之克荷可知故姜爲望公之定完甚殷胡能有定當指此也俾也可忘報我不述言此事定則平日之咎盡可相忘而不追之矣亦不見姜之怨爲一身之見疏而爭宗社之安危也退山四章怨呼父母怨父母者我不卒四字妙在怨得無理豈有女子長留膝下乎無聊之語最爲淒苦 子翼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賀氏子翼曰小序於綠衣日月

終風皆曰莊姜傷己謂之傷己則不尤人矣卽此二字不待展卷而其詩之怨而不怒可知此古序之所以可貴也乃後人於此篇則續云遭州吁之暴夫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此等語豈所施於州吁哉朱子疑之固也但疑續序而并及古序是因李斯而罪及荀卿不已甚耶愚案續序蘇子由刪之誠爲有見然亦有時可與古序相發明者故存之而分注於下不使與古序相混　注朱傳莊公狂蕩暴疾莊姜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爲比案朱改州吁爲莊公甚當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毛興也終日風爲終風韓詩終風西風也暴疾也釋天日出而風爲暴笑侮之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王氏引之曰終既也言既風且暴也燕燕曰終温且惠伐木曰終和且平甫田曰終善且有皆當訓終爲既且字進一層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霾雨土也釋天風而雨土爲霾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莫往莫來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按州吁爲人左傳明言莊姜惡之此往來不當屬之州吁毛公殊誤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毛陰而風曰曀嚏跲也箋嚏當讀爲不敢嚏咳之嚏言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朱嚏鼽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爲風寒所襲則有是疾也案嚏本作疐無口旁鄭改爲嚏猶綠衣之改褖衣也正義引王肅以疐爲疐跲不行自屬毛義然以首章之悼次章之思末章之懷觀之不應此章獨異故鄭以爲嚏咳之嚏言一思之而鬱久欲伸如得嚏也於義亦通箋有又也願思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懷傷也案懷有傷義謚法遇其人之可傷者曰懷明謚崇禎帝曰懷宗是也願言則懷言思之而心傷也補〇〇折中曀曀連日之陰也虺虺不斷之雷也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

終風四章先儒謂若以此詩繼綠衣之後次日月次燕燕讀之可以備見莊姜之賢矣愚謂莊姜固賢而惜乎衛之無賢君也衛居中土跨大河以北兼邶鄘二國得商家邦畿千里之地此何異秦得周之豐鎬也入春秋以後使有賢君出而經營之則南攘楚北逐狄豈待齊晉哉不幸武公以後繼以莊之暴吁之逆重以宣之淫昏而衛事不可爲矣予讀綠衣燕燕終

風諸詩嘆莊姜之賢必能訓正其子以故桓公既立十六年間深得民心州吁得國終未能和其民非得於賢母之教能如是乎天禍衛國遭逢變故使賢夫人徒留此詩以供後人之欷歔其氣沈鬱其詞深厚千載以下如將見之也

顧我則笑謔浪笑敖惠然肯來莫往莫來中間用許不得一轉後二章寫出千古踏世界不癡光景尤妙退山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〇州吁弒桓欲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遂合陳宋以伐鄭事見隱四年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鏜然擊鼓聲也使眾皆踊躍用兵也漕衞邑也皇輿表在直隸大名府滑縣補朱傳踊躍坐作擊刺之狀兵戈戟之屬疏古者謂戰器爲兵土土功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毛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也朱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憂心忡忡然案此怨辭也是年夏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役不久矣而從軍者預憂其不我以歸可見人心不附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毛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案不還言流落於外以他方爲居處也此正與不歸一語對針下三句是馬牛其風意山木曰林案用兵者以營寨爲居處以馬爲用爰居爰處而喪其馬不能軍矣于以求之言求安營之地及牧馬之所以林下爲宜蓋林必傍山可以扼險林下有草又可以牧馬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契闊勤苦也說數也偕俱也補朱傳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嚴氏曰漢書闊何闊注云久闊不相見則契闊爲間闊之義

○折中契合闊離也從軍者見有敗亡之形故追念其南行之初與妻分別執妻之手與妻成說死生離合必與偕老蓋欲生還而復契有成說焉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毛不我活兮不與我生活也洵遠也信極也補朱傳洵信也信與伸同案上章言契闊此獨承闊字上言死生此言不我活則獨承死字也洵毛訓遠非洵即遠洵本訓信言信乎其爲遠也又韓詩作夐夐亦遠也此又單承闊字來言愈闊愈遠使偕老之約不得伸也信古伸字

擊鼓五章此州吁虐用其民之效也衞之民弱而州吁之性浮躁喜事得志之初既興土功又城漕邑伐鄭之舉夏秋連役眾仲所以逆料其不能免也春秋於衞兩次伐鄭皆書人讀此而後知將之者爲孫文仲此可以補史闕者也夫州吁何惡於鄭而屢伐之也陸氏深曰史記稱叔段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吁得志而伐鄭爲段也寔惡也抑吾觀公孫滑奔衞衞人爲之伐鄭取廩延是桓先助惡也適足以啟州吁之亂心矣南行之役傳曰將修先君之怨於鄭先君者桓公也桓助逆弟而親蹈其覆轍宜矣

評平于林之下似須定死所居處指人下句指馬求則總人與馬言之軍行必依山林左傳殽之戰蹇叔哭而送其子亦指殽之二陵曰必死是闕與此同意且與下死生意相關○四章蓋行者別家之詞是歌後語故以五章足之子翼爰居四句與前緊綴全不相蒙失伍離次之象描寫如畫○後二章上下異心見於言外○一片哀怨之詞與前五篇不同老杜垂老別諸作可不讀矣退山

凱風美孝子也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案三家詩以篇中有劬勞苦等語爲母責子之作魏氏默深推爲事繼母之作引後漢書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感凱風之義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謂此詩乃後母未能慈於前母之子故曰過小小弁則後母將讒殺前母之子故曰過大孟子復謂舜其至孝亦是以後母例之若身有七子猶不能安其室是於先君無婦道於七子無母道過之大者也何得云小陳氏謂以母不安其室之故而始行自責未必有盆孔疏有母遂不嫁之說則適以一詩揭母之醜母無過而子反有大過矣下序殊謬愚謂母責子之說固淺直無味而不安其室之說亦非情實惟魏氏後母之說與孟子論小弁而引凱風及舜最爲得之蓋小弁及舜皆遭後母之變此詩自可類推凡後母少能厚於前母之子以過小屬之不慈亦極諦當而此七子者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信乎其足以爲孝子矣故序美之 朱傳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爲詞婉辭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 案詩詞並無不能自守意朱子仍用序語今正之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毛 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心難長養者 四時纂要四月棗葉生凱風時也許氏曰棘酸棗也大曰棗小曰棘 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 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 箋 叡作聖令善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 浚衛邑也 水經注浚城南有寒泉岡 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 案首章曰劬勞此又曰勞苦編氓之家以勞治生無不皆然而婦人爲尤甚甚至習慣成性雖貴不改如公父文伯諫其母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是也自是賢母事古人屢引用之漢明賜東平王書曰今送衣巾一篋以慰凱風寒泉之思陶潛孟府君傳曰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餘難僂指觀古人所引原不以凱風一詩爲病也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 睍睆好貌 說文睍出目也睆大目也

凱風四章教孝也人倫之美莫大於孝慈詩之有七子者二鳲鳩之用心均平教慈也凱風之惓念劬勞教孝也夫親慈而子孝不足以言孝惟親不慈而子能曲慰其心乃可以言孝故慈與孝相感雖凡夫能篤於所生惟慈與孝相違必聖賢乃能將其至性夫所以將其至性者曰知其不是自責而已矣千古亂臣賊子未有能見己之不是者也未有不以己爲是而反見親爲不是者也凱風曰母氏聖善不敢以親爲不是又曰我無令人是又不敢以己爲是者也韓子用其意爲羑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誦之者以爲得純臣之心焉其末章曰莫慰母心知其莫慰則必求所以慰之斯則大孝不匱之事矣有子七人鳲鳩以致其慈凱風以致其孝孝慈交至此天性之所由厚人倫之所由美也詩教也

評 棘心棘薪易一字而意各入妙用筆之工若此退山此種詩可以厚教化美人倫吾欲日日焚香誦

之仿山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賀氏子翼曰此詩乃婦人思夫之詞而序曰刺衛宣猶之擊鼓乃行役別家之詩而序曰怨州吁也○自此以下皆宣公詩桓王時朱傳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思之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詒遺伊維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阻難也補雉性耿介韓詩章句見文選注其羽有文明之象婦人以喻其君子也案宣公初政承州吁之後或有可觀此婦人亦遂勸其君子出而自效故有自詒伊阻之語我之懷矣猶云我之良人是指其夫言勿但作懷思看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展誠也補上章言羽是君子有文章此章言音是君子善議論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瞻視也補宣公即位後屢與宋鄭燕齊諸邦交相侵伐以燕齊爲最遠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毛忮害臧善也補朱傳百猶凡也忮求貪也

雄雉四章此婦人勉君子以德行也忮求皆德行之累亂世之所以賊身者也宣公之初即位也繼州吁阻兵安忍之後衆心翕然向之傳曰衛人立晉衆也衛之人皆思以嗣君初立執雉而獻而此婦人者亦謂吾君子能文章善議論大丈夫爲雄飛不爲雌伏振羽而起此其時矣乃未幾而軍旅數起伐鄭入郕伐戴伐盟戰郎諸役連年不息向之奮志於功名者至此但求苟全其性命不忮不求固保身之上策遠害之良圖昔人言萬里之外以身爲本辛憲英誡子語軍旅之間仁恕克濟皆身世之金箴也是故子路終身誦之豈但如王風關心於飢渴已哉

評全詩感嘆在自詒伊阻四字下三章皆從此句生出蓋自詒伊阻此必自負才氣矜奮功名之人下文所以存不忮不求之誡也子翼自詒伊阻有悔教夫壻覓封侯之意退山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箋夫人謂夷姜朱傳此刺淫亂之詩朱子以爲泛指淫亂之人彙纂御案謂中有雉鳴求牡之語與泛刺淫亂者不同愚謂序明言刺宣則泛指者非也鄭氏以爲夷姜夷姜未嘗正位夫人衛之人亦未嘗稱爲夫人則以爲夷姜者亦非也此必刺宣公欲速納伋之妻以爲夫人涉濟水以迎之也今補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毛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段氏云當作以衣涉水由帶以上爲厲爾雅不爲一訓毛並存之案爾雅由膝以下

爲揭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釋文引
韓詩至心曰厲其實由膝以上總名爲厲耳（補）濟濟水
也濟水自衞至齊故必渡之凡渡水者利用匏匏經霜葉落然後可用今匏有苦葉
不可用也涪本可腰匏以渡今有深涉不可渡也宣公欲速得齊女乃曰深則厲淺則揭言不論深淺期在必
渡也

附厲解 戴氏詩考證曰說文解字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字又作濿省用作厲酈道元水經注河
水篇云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
名衞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屬也邵二雲爾雅正
義曰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漢世司馬相
如劉向並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塋厲水大人
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嘆云櫂舟航以橫厲兮
又云橫汩羅以下厲是相如劉向俱宗雅訓也列子說
符篇縣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
厲爲以衣涉水也韓詩至心曰厲亦是由帶以上與雅
同義許氏說文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亦折中爾雅
矣王氏引之云厲之言陵厲也陵水而渡故謂之厲厲

者橫渡之名大人賦橫厲飛泉是也因而上行亦謂之
厲楚詞遠遊徐弭節而高厲大人賦紛鴻溶而上厲是
也有狐篇在彼淇厲厲謂水厓也水旁謂之側亦謂厲
水厓謂之厲亦謂側伐檀篇河之側毛曰側猶厓也淇
厲與淇側同義猶河干與河側同義非河梁也若水經
注所引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河厲之名出於
後代不足以證經也案引之謂橫行亦謂之厲引陳湯
傳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此橫厲當作蹀躪之躪與厲
通亦假
借也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毛）瀰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雌雉聲也衞
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
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濡漬也由輈以上爲軌挍勘記下誤爲上
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
曰牝牡（補）朱傳濟盈必濡軌雉鳴當求雄此常理也今
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案歐陽氏謂雌雄牝牡飛走之通稱
齊之雄狐書之牝雞可證朱子此解殊泥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耦相
求也（案）上章言深則厲淺則揭今濟水瀰然而盈則厲
揭皆不可矣事若可止矣忽焉而有鷕雉鳴此宣姜傳
言也謂濟水伏流而性趨下雖盈必不濡軌儘可驅車
而來是雉鳴殆以求牡也雄雌鳴曰鴝雌鳴曰鷕又案
河濟俱經衞地衞詩言河者非一言濟獨此耳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

及泮散也（補）此承上章而來雉鳴而旭旦鴈至言其早
也國君娶妻其禮異於士庶本不容易今乃如士之歸
妻迨冰未泮趁早爲之有若迫不及待者然此何爲者
也案六禮惟納徵用幣餘皆用鴈宣公爲伋聘於齊已納采問名矣此蓋聞其美而亟亟請期爲迎歸計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毛）招招號召之貌韓詩云招招聲也王逸云以手曰招舟子舟人主濟渡
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
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案宣公悖
禮違義急於納伋之妻通篇皆形容其急遽之狀此章以一須字示之所以箴宣公亦所以告宣姜也上章一
迨字見其大迫此章一須字示以不苟

匏有苦葉四章此刺宣公涉濟水以求齊女而齊女應
之也列女傳載申人之女旣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
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
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是以有行露之訟夫一
禮不備貞女不行若宣公所爲此何等事顧可行哉
意斯時宣公必通言於姜而姜允之故曰有鷕雉鳴
也雉鳴鴈至應聲而來於是乎不畏濟水之深而涉
之矣夫夫之與婦一倡一隨亦友也友之爲言匹也
姜與伋宜爲匹者也今不求其匹而至於顚倒行之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非舟子之所能阻也舟子者媒

也若宣姜能爲申人之女告於舟子曰卬須我友曰
亦不女從宣公其如之何序刺宣公而漢儒繢之曰
與夫人並爲淫亂蓋其授人以色假人以辭有不得
辭其咎者矣鷕雉鳴而衞亂牝雞鳴而殷亡皆家之
索國之妖也

評此詩如毛鄭舊說通體皆旁取託喻未嘗直指其
人陳說古義未嘗一及今事譏刺之意隱然見於
言外風人之旨也沈守正是主文譎諫之作東萊清
盈承上章來卽所云深涉也有鷕雉鳴喻外又生一
喻末章又將第三章正意推開去暗與首二章呼應
仍用原喻到底妙妙子貫通篇傳出急遽倉皇之神
至末章忽換一腔調與上三章若絕不相蒙眞是天
外一峯飛來須字甚妙與首章兩則字三章一逆字
反對涉字亦
是回應仿此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衞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朱傳婦人爲夫所棄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
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養之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而室家成室家成而繼
嗣生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葑須也菲芴也音勿土瓜也
下體根莖也○鄭氏泉曰此論夫婦之常道也
附葑菲下體解箋云此二菜蔓菁與葍之類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案左傳引此日取節焉可也坊記引此證君子不盡利於人注云無以根美并取之則箋說有美時有惡時是也又郭氏璞

以葑爲今菘菜考釋文一音豐字書作蘴菘自爲白菜
此葑今之青菜也青菜又名豐菜葉肥而大七八月種
霜後味美三四月間則老食其根莖最美菲疑卽蘿苩
此二物民間常食又上下皆可食或以菲爲土瓜未聞
土瓜根
可食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
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疏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荼苦菜也宴安也(補)朱傳薺甘菜魏伯子曰荼雖苦而猶淪去水其味反甘以喻糟糠之婦前苦後甘本不宜棄舊註多牽强朱氏公遷曰此章見
棄之時不忍絕意於夫而夫則絕意於己也賀氏子翼
曰行道遲遲去者之足尙留不違伊邇送者之心已冷

也荼苦以下兩兩相形愈覺難堪矣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屑絜也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閱容也補朱傳湜湜清貌說文湜水清見底案箋訓湜湜爲持正貌是解其大意爾雅有之不足爲異歐陽氏曰末四句援引古語或當時俗語蓋以況其家事也

附涇以渭濁解詩管見謂毛鄭本嘗言涇濁渭清惟釋文涇音經濁水也渭清水也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亦言清渭濁涇蓋古說皆如此朱傳承之遂言涇濁渭淸高宗純皇帝嘗疏詩而疑注謂玩以字之義當是涇水爲渭水所濁乃○命陝西撫臣查覆撫臣秦承恩親履二水艏圖貼說以進稱涇水實清渭水實濁御製涇清渭濁詩與涇清渭濁紀實二千餘年之訛始正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毛舟船也有謂富也亡謂貧也箋方泭也說文方併船也潛行爲泳劉氏曰泳與游今俗所云泅與泅也匍匐言盡力也補朱氏道行曰此章自敘其治家睦鄰正黽勉同心時事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顚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毛慉養也說文起也阻難也案下文洸潰詒肄皆所以難之也鞫窮也案鄭氏以昔育爲幼稚既育爲長老言恐至長老窮匱朱注則云昔時相與爲生惟恐生理窮盡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鞫謂生於窮困之際三說自以朱說爲長不若詩觸言治家勤勞已見上章此復述其生育之勞顚覆者恐隕墜其宗祀也既生既育爲兒女成行時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毛旨美○○折中旨蓄鹹菜也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韓詩不善之貌肄勞也爾雅作勩塈息也黃氏曰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故婦初來曰息也補徐氏退山以塈爲塗塈言昔作室家既勤垣墉伊予來塗塈也獨不念耶案塈訓息本屬古義然塈從土書注塗塈塈洗飾也以經註經似較毛義爲優

附來塈解王引之曰伊惟也來猶是也皆語詞也塈讀爲愾愾怒也此承上有洸有潰言之言君子不念昔日之勞而惟我是怒也又字之從氣從既者往往通用如論語不使勝食既今本作食氣中庸既稟稱

事鄭注既讀爲餼下泉愾我寤歎楚辭引作慨可證凡詩中來字如四牡之將母來諗江漢之淮夷來求采芑之蠻荊來威桑柔之反予來赫皆是語詞解者皆訓爲往來之來遂致詰籀爲病案氣既相通固是而愾之從心旣之從食究因偏傍異義此塈從土則塗塈之義爲碻且與上肄韻叶王氏讀愾非

谷風六章朱子曰皆述逐婦之詞也予讀此及綠衣燕燕諸作悲怨之情胥同然莊姜曰古人曰古處曰先君其陳義甚高其用意甚厚此雖有治家睦鄰之誼育子蓄旨之勞一村婦之所爲耳而聖人錄之者以家國理一可爲棄故舊之戒也今以其語觀之曰黽勉同心君臣戮力之秋也曰德音莫違交相勉勵之旨也乃未幾宴爾新昏而新進來矣見賈生而嫌絳

潛無文遇公孫而以汲黯爲戇涇以渭濁不其然乎
夫少年喜事踔厲風生而老成持重動謂迂闊此不
我屑以所由來也自古忠臣去國不愛其身之廢而
惜其功之毀逝梁發笱不能不惓惓於身後焉迹其
爲國爲民鞠躬盡瘁追維前功十世宥之可也乃不
以爲德反以爲仇曾亦思音日奉命於危難之間固
惟恐其付託不效及爾顛覆也乎憂患則若臣當之
太平則他人享之以我御窮是之謂矣甚且譏呵厭
加震怒不測若作室家垣墉之立徒勤塈茨之功不
念鳥盡弓藏千古同慨然荼苦而甘之如薺涇濁而
清仍見沚忠厚之懷溢於言表詩可以觀又可以怨
豈不信哉

評首章是反題正敘法先伏下一怨字次章接入本
位點出新昏說一如兄如弟似賛似羨其苦難言
三章說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似可收局若如此便
了亦是好詩乃第四章又重述昔者一番治家睦鄰
可念處種種説不盡的情事應當如何同心至死五
章陡接不我能慉兩句突出一仇字又迸出一壽字
末章又再足御冬二句蓄極而流然後接出有洸有
潰回應首章怒字末以不念二句作結彌覺可痛通
體詞理從容如泣如訴後來惟
白傅琵琶諸作得此神理　仿山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朱傳同呂氏春秋
武王封帝
堯後於黎路史黎商後子姓國案黎有二一上黨一黎
城相去幾二百里寰宇記於上黨則曰本黎侯國郎酉
伯所甚之黎於黎城則曰古黎侯國郎左傳晉所立之
黎侯是春秋之黎非商故黎愚謂其實一也猶衛之在
朝歌與楚邱皆相距不遠○劉向列女傳黎莊夫人衛
侯之女也既往未嘗得見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
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
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
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
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終執貞一不違婦道君子故
序之以編詩案向父子世受魯詩此魯詩說
也一詩而有兩人此後世聯句所祖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毛式用也微無也中露衛邑也箋黎侯寄於衛處之以二邑補曹學
佺曰中露泥中二邑今在東雖狐城者是隋開皇中置
廩邱縣於此側近卑溼城居小阜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毛泥中衛邑也段氏曰泉水之禰韓詩作坭蓋即其地廣韻坭地名補朱傳微猶

非也尹氏提軒曰微無也故事也言衛無君之事在其
意中無君之躬在其意中胡爲久處於此乎胡康侯曰
以事下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以躬下人而
人不有其躬是謂微君之躬列女傳以黎莊夫人爲衛
侯之女可見黎望衛救以昏姻故也何元子云
黎侯名賜見水經注

式微二章陳氏啓源曰狄人輕剽破黎之後必棄而不
守黎侯若能自振則遺民猶存歸而生聚教訓尚可
復興此式微勸歸之意也愚謂此狄患之始見於春
秋者也宣王之世尹吉甫逐狄大原自是中夏稍安
驪山之禍乘戎難而入其在庬邱以前者殆不知凡

幾也魯莊三十二年始書狄人伐邢蓋黎在上黨近晉地其伐邢也則轉而之東迨滎澤之戰則渡河而南使當時無齊桓則中原糜爛矣隱桓之世已有狄患賴此詩存之可補史闕者也厥後百餘年晉人數赤狄奪黎氏地之罪遂滅狄而復立黎侯則此時黎君固已歸矣豈此詩一激之力歟

評英雄之氣忠藎之謨退山左傳榮成伯賦式微而魯侯乃歸詩之感人如此仿山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案式微旄丘爲黎詩之附衛者亦可爲黎風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日月以逝而不我憂案爾雅釋邱前高旄邱而寰宇記旄邱在澶州臨河縣東是實有其地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毛與言與仁義也朱與與國也以必以有功德朱以他故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無救患恤同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毛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爾雅釋鳥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陸璣云流離梟也許氏云流與鶹古今字離或作栗褎盛服也案箋以褎爲多笑貌此聽說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補朱傳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王氏安石曰黎之臣子流離失職故瑣尾也充耳塞耳也充耳卽瑱天子以玉諸侯以石案瑣細尾末本王氏說褎如充耳言此叔兮伯兮褎然盛服立於衛廷而耄無聞知一如以瑱充耳也漢武帝策賢良云子大夫褎然爲舉首師古注褎然盛服貌與此同

旄丘四章黎人責衛之詞也衛宣時君荒臣惰百度廢弛心不在黎雖有九頓首之包胥無益也春秋之初衛地最大齊晉弗及爲南界圃田之北境與鄭爲鄰東界桑土之野與齊魯接壤北踰衛漳幾及幽燕西抵太行與晉隔山太行之足狄破黎所由以入衛之道也若衛有脣亡齒寒之慮則以勁兵塞太行之道而遣一介告於晉使出兵大原以截其後前後夾攻狄無噍類矣計不出此黎車既東而衛兵不西觀望多日靡所與同曾幾何時而瑣尾流離之景衛人亦親嘗之君子惜衛既無君又復無臣而旄邱之地盡成榛莽之墟荆棘之場也案魯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立黎侯而還古詩微謂事在衛穆公五年距衛宣之沒百十有四年當是衛穆時詩

評首章不言不救但云何多日也若諷之若望之若悅之下語冷妙○呂東萊云葛初生其節蹙而密

既長其飾闕而踈黎人見楊之長感時之久自是與
體箋以爲喻衛臣之疏闊與趣索然矣○兩必有代
衛人解嘲正是深於嘲衛處妙妙○首章言蕩至三
章言衰由夏歷冬時已變矣義又蒙戎正起下瑣尾
流離是聯絡法子貢案毛以褎爲盛服充耳爲
褎飾反覩上蒙戎流離爲對照亦自入妙仿山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箋伶氏世掌樂官故後世號
樂官爲伶官疏黃帝之臣曰伶倫周景問無射於伶州
鳩皆是也○案此詩言萬舞是本旨刺不用賢是言外
意朱傳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

尹氏詩管見以爲入
學舍菜合舞之樂歌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毛簡大也箋簡擇也朱以爲簡易不恭之意案舞有文
舞武舞萬兼文武二舞大當爲大合樂之大
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呂氏祖謙曰萬舞者
二舞之總名干舞者

武舞籥舞者文舞鄭氏據
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誤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
周禮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
祭祀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國子弟以日中爲
期疏日之方中仲春之時蓋仲春日夜中月令仲春上
丁習舞舍菜又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夏小正二月
丁亥萬舞入學案毛以日中爲教國子之時但教時不
必定在日中以爲日中星鳥之中仲春入學此其時也
箋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毛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尹氏曰漢大樂律云先
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
二十到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爲舞
人與此碩人有合今世但取童子失古制矣萬舞非但
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尹氏曰公庭謂學中之庭
七月毛傳云公堂學校也組織
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

於近成於遠也尹氏曰下執籥秉翟言文舞有力如虎
言武舞武舞尚力故也執轡句蓋因
有力而推言之愚謂古者射御與禮
樂並重有力二句蓋言其射御之良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毛籥六孔釋文籥以竹爲之長三
尺執之以舞鄭謂三孔翟翟羽也赫赤貌渥
厚漬也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
散箋散受五升散謂之爵爵總名也錫爵賓言賜酒也案
毛言畀煇胞翟閽此祭禮也朱言卽儀禮獻工之事
此燕禮也若但教國子無
錫爵之禮主舍菜爲是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
兮

毛榛木名下溼曰隰苓大苦釋草蘦大苦孫炎曰
蘦今甘草蘦苓通彼美

人兮乃宜在王室補朱傳西方美人指言西周盛王如
離騷以美人目君也尹氏曰此指學中先聖也西方西周
國語載
齊姜對重耳稱西
方之書亦此義周時先聖祀周公鄭氏禮注或云祀文王
劉氏
彝

簡兮四章序曰刺不用賢也衛跨大河南北人才鍾焉
而河北俗剛武上氣力此詩言有力如虎可證也漢
興二千石治東郡濮陽衛地者專以殺戮爲威蓋其雄毅
不可遏抑之風未可盡以桑間濮上例矣其曰公言
錫爵者卽項羽賜樊噲斗酒彘肩之意使衛君能用
之則矯矯虎臣不卽在此碩人哉而竟熟視無覩使

負此絕技者撫髀生悲轉慨想於西方之美人夫此西方美人舉闔天太顛於罝網之中者也山榛隰苓之思抱彼風韻似非尋常赳赳者可比張橫渠謂其人玩世不恭東方朔似之是矣

評 一起謔浪笑傲旁若無人妙在無一怨憤語曰公庭曰公言公在目前遙思西方此其胸中何如寄託子襄執籥秉翟禰正平之裸而擊鼓也公言錫爵東方曼倩之拔劍割肉也舞罷酒闌悠然有西方美人之思則依稀乎黃農虞夏之懷矣○西方之人兮若遠若近無限深情此人蓋以極暢懷之語寫極抑鬱之情慨然太息如聞其聲萬茂先西方美人下兩句只將此四字倒轉加一彼字而詞已悲意已遠末章意即在前三章內無兩層筆伯敬楚詞湘夫人歌曰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秋風詞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皆是上句景下句情開後人法門

泉水衛女思歸也 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朱傳同 箋此宣公之世宣父莊兄桓此未知何君之女亦未知所嫁何國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 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名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 補 朱傳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今衛輝府輝縣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今彰德府屬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 案此名百泉出輝縣蘇門山在淇水南古泉水在淇水北朱傳誤又泉水甚多毛無傳殆無所指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 泲地名 案泲即濟經流豫兗二州之境鄭氏謂楚丘夾於清水衛地近濟 祖而舍軷軷道祭舍軷即釋軷猶舍菜即釋菜也案古人入學祭先師曰舍菜出行祭道神曰舍軷 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 軷一名祖一名道曾子問道而出是也一祭三名 禰地名父之姊妹曰姑先生曰姊 箋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 補 案出宿飲餞不應有兩詩觸曰二章之泲禰追憶初嫁時事也覩下遠父母兄弟句可見三章之干言懸想歸衛時宿餞之地而言觀下還車句可見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毛 干言所適國郊也 王氏曰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李公緒曰柏人縣有于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 脂舝其車以還我行也遄疾臻至瑕遠也 箋瑕過也害何也段氏曰毛以瑕為遠即遐之假借鄭以害為曷之假借案瑕遐也言速歸於衛此亦何足為瑕而以為有害乎 補 朱傳舝車軸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還回旋也 呂氏曰還車猶言回轅 瑕何古音相近通用 案鄭以害為曷語氣似不全毛以瑕為遐朱以瑕何古通皆可然朱為順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 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 肥古通飛易肥遯即飛遯又通非 須漕衛邑也寫除也

附肥泉辨首章泉水末章肥泉是一泉也出同歸異毛傳與爾雅釋水合惟水經淇水篇注引犍爲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與毛傳相反而鄭氏從之以馬溝水出朝歌城北美溝水出朝歌城西北大嶺下爲異出之證合流注淇水爲同流之證遂斷以爲肥泉與毛傳爾雅俱相反其餘地志水道尤多糾紛愚謂首章之泉水是泛言末章之肥泉是總名鄭以爲來時所渡水是也殆卽謝安泥水之類當時必有其地久而失之非同出異歸之謂亦非異出同歸之謂也附雅多有不可信者此及旄邱之類從茲後人疑辨

泉水四章蘇氏轍曰衛女思歸而詩附衛以其音衛音也猶莊舃病而越吟人情之所必然也予謂鍾儀縶而操南音莊舃病而爲越吟土風不忘固君子之所許也篇中曰淇曰濟曰禰曰干曰言曰肥泉曰須漕歷歷言之大有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之感夫漢祖英雄猶曰吾千秋萬歲後魂魄猶思故鄉而況於兒女子也哉

評首句亦字便可憐見得水猶至衛我卻不能何等酸楚予翼不暇有害非到此始看出聊與之謀耶字內已了然矣○有懷于衛二句詩題也以下俱極寫懷思情景海市蜃樓懸空撰擬認作實話痴矣退山泉水載馳竹竿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詞緩以婉載馳作於國亡之日故其詞切以怨陳傳夏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疏謂衛君之闇故刺之也仕當作士朱傳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嚴氏粲曰此蓋從事獨賢之嘆也愚謂狄將侵衛北門之大夫憂之曰出自北門必有所感而言黎在衛北則其所憂心者可知矣處困窮之境留心國事此衛之忠臣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毛)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朱窶者貧而無以爲禮爾雅窶貧也是貧窶一也(案)衛都朝歌邶在朝歌之北黎在邶西北出北門可以望見之是時狄人新破黎黎人東奔必過北門大夫出此門者知禍必及衛也故憂心殷殷而防堵之計非財不能集事惜乎國既空虛己亦窶貧爲計孔艱矣而旁觀者莫之知也其後卒有滎澤之難嗚呼此人也而非天也曰天實爲之不敢怨其君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毛)適之埤厚也讁責也(補)朱傳王事王命使爲之事也

(案)衛西阻大行南附洛邑迫近王城狄人告警王命衛防自屬應有之義故曰王事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毛)敦厚遺加也摧沮也(補)韓詩敦迫也卽敦促意

北門三章大夫掌北門之管憂狄人之破黎而遂及衛也夫黎在衛之西北而衛又在王之東北狄破黎而衛可至矣狄滅衛而王城震恐矣故衛事亦王事也

爲衛計者必及時練兵積粟修城浚濠以爲自固之計而衛宣乃泄泄然聲色是耽徒謗一終窶且貧之人以司北門欲練兵積粟而無貲欲修城浚濠而無貲左支右絀俯仰皆艱馴至故都顚覆楚邱是遷不謂之天謂之何哉夫爲國者不可使民貧尤不可使官貧民貧可憫也官貧亦可畏也讀北門一詩君子知衛之不競也

評全章精神在北門一句觸景生愁不能自已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自是風人忠厚處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朱傳言國家危亂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愚謂狄將侵衛衛之君子知而相攜避之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惠愛行道也虛虛也與易剝剝同例爾雅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邪讀如徐亟急也(補)朱傳行去也虛寬貌只且語助詞愚案狄在衛北故以北風起興雨雪其雱言狄盛也其虛其邪謂狄人旦夕且至其尚可以舒徐行乎既亟言兵禍亟也馬元伯曰虛即舒之同音段借邪即徐之同音段借朱訓虛爲寬似誤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喈疾貌朱疾聲也謝氏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案葛覃黃鳥于飛其鳴喈喈則喈宜爲聲霏甚貌劉氏彝曰霏雪落急也歸歸有德也案此當爲歸田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狐赤烏黑莫能別也案赤狐黑烏喻狄人也狄無禮義不冠帶有赤狄白狄各種故以赤狐黑烏喻之

北風三章避亂也狄將侵衛衛人一無所備知幾之士引而去之故歌北風以警之也其歌北風何也南主長養北主殺伐昔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今狄在北衛在南狄人將至故歌北風也曰其涼言狄之勁也曰其喈言勁而有聲也加以雨雪言其衆之盛也赤狐黑烏滿目皆是非吾冠帶之倫也而衛之人方且離鴻於網駕鶴於軒曾不思所以防之是直以國爲戲矣有道君子平日其舒其徐今兵禍既亟尚可從容如故乎北門之大夫既覩鎖鑰而憂心北風之詩人復因雨雪而攜手而衛以不國矣

評前兩章北風雨雪有烽火直照甘泉光景末尤氣象愁慘令人毛骨俱悚妙在其虛句作一徵挫末句以既亟繳轉卻不再添一句有不盡之致[illegible]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呂氏祖謙曰此詩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陳氏曰詩稱女德而序反言夫人無德序所言者作詩之意非詩之詞也横渠東萊皆從序

朱傳此淫奔期會之詩此主歐陽氏本義之說愚初讀亦以爲宜從朱傳後見韓詩外傳以之爲歌道義知古人無以爲淫奔者遂斷從毛鄭閱見錄云考亭晚年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陳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辨茲以此篇淪入淫詩已久仍本古義正之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詩於作于雉此及夏屋作於

毛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不見而踟躕言志往而行正案靜女猶關雎之淑女也城隅最高之處俟之爲言以禮待聘自處甚高故俟我而曰城隅也然養修難來虙妃安在故曰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呂東萊曰猶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意也蓋城隅高不可踰而彼姝在焉有遂山萬重之感甚言淑女之難得也○呂氏大臨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也○張子曰後宮西北遂城隅俟我幽閒念彼姝○案呂氏以横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考工記匠人鄭注城隅謂角浮思顏思古漢書注以爲連闕曲閣即横渠所本茲附其解於後

附城隅考考工記匠人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三者城隅爲最高鄭注考工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賈疏浮思小樓也明堂位疏屏注亦云今浮思刻之爲雲氣蟲獸城隅及闕皆有浮思一作罘罳顏思古漢書注罘罳謂連闕曲閣朱注幽僻處似非裁李氏羣經識小案此解城隅或謂之浮思或謂之連闕曲闕然總是城之最高處不出毛高不可踰四字之喻帷戴氏震云諸侯娶一國二國媵之冕而親迎惟嫡夫人耳媵則至於城下以俟迎者學者罕聞城隅待媵之禮詩遂失傳黃實夫曰俟我城隅猶俟我著乎而與此說正相發明然自稱靜女似不合蓋他人作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毛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前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鐶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鐶退之當御者以銀鐶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箋彤管筆赤管也何氏楷曰左傳引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雖說女美義在彤管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箋說懌當作說釋言女史執筆陳說而釋此妃妾之德美補朱傳孌好貌案靜女好處在能陳彤管以肅宮政撫此煒然之彤管故歡喜此女之美所謂美者美其德非徒以色升以愛遷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毛牧田官也案牧箋本周禮訓牧田朱本爾雅訓外野惟王質詩總聞訓作衛邑本左隱五年杜注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言非徒說其美色而已美其人之以潔清餉我○案承上章而言靜女貽彤管以示我之法度此又歸柔荑以助我之潔清於苻藻蘋蘩之外又有是物故曰洵美且異也夫靜女者有城隅之峻節標彤管之赤心此人此物詎可多得一出其手便覺美好異常蓋

見物生愛不惟其物惟其人也彼衛夫人赤心非彤管清節愧柔荑安得不令人搔首踟躕悵望彼姝乎一說美人卽靜女也非謂美其人也亦通

靜女三章此正言之而其刺自見者也靜女者窈窕之淑女也城隅者非必秦之阿房漢之罘罳殆靜女守身如城自命最高者也有國者孰不欲得之而耻以金屋俟我深宮哉然其人靜以待時非新臺之所能要也非戚施之所能得也愛而不見宜其深人踟躕矣倘一旦正位中宮則魚貫有序牝雞不鬥佩玉晨鳴金鏁夜退赤管凜然宮政一新矣由是采河洲之荇藻奉沼沚之蘋蘩不亦美且益美彤史流芳乎而不然者墮城隅之節失赤心之忠洵美且異終傾人國而爲之搔首而蒙面也不亦晚乎

評閑手特地下一靜字見得其人不肯作燕婉之求者爲宣姜作對照次句俟我城隅是束身自愛壁立千仞意俟我爲守貞待字城隅非有其地若認眞便成痴人說夢次章義在彤管末章義在歸荑一管一荑總爲靜女襯起身分然荑常有而彤管之見殊者止此故左氏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通首是重德輕色韓詩外傳以爲歌道義得其旨矣佾山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釋文修舊曰新爾雅四方而高曰臺朱傳同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毛泚鮮明也案此卽其類有泚之泚言新臺亦爲之汗下也瀰瀰盛貌說文水滿也水所以潔汙穢反於河上而爲淫昏之行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疏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籧篨口柔戚施面柔箋鮮善也朱少也一云潔也補朱傳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毛洒高峻也韓詩作漼鮮貌爾曰洒濯也此卽順比死者一洒之洒浼浼平地也韓詩作浼浼盛貌朱平也案毛訓浼浼爲平地地字疑實入朱傳刪之甚妥殄絕也箋殄當作腆腆善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言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韓詩章句戚施蟾蜍也喻醜惡蟾蜍說文作詹諸爾雅作鼀諸郭注似蝦蟆居陸地卽鼀蠩蟆韋昭國語注籧篨僂人戚施僂人尹混軒曰籧篨蓋龜胸者戚施蓋駝背者

新臺三章序曰刺衛宣也宣公築臺臺之有泚者也夏啟之鈞臺享諸侯也魯侯之觀臺望雲物也漢與行禮射於曲臺藏秘書於芸臺以及平臺召對金臺招賢皆臺之美者也至楚靈侈章華夫差築姑蘇漢武創柏梁魏宮鎮銅雀有慚德矣然文人學士猶賡歌詠之往往訪其遺跡爲之欷歔憑弔焉獨至衛之新臺聞者皆思掩耳而走晉桓溫曰大丈夫不能流芳

百世亦當識□萬年斯臺遺臭評爲挽河水而一洒
之乎考古者□其故跡或曰在鄄城水經注或曰在觀
城輿地廣記或曰□州遺址尚存李迂仲辨說眞僞相襲姑沘
筆記之恐河□之流惡難盡也
評於新臺ノ崇壯閎麗宜如何巍揚而且築於河干其風景尤足供人遊樂乃詩人特下一泚字此一字之貶也故詩與春秋相表裏仿山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朱傳同
自北門至此皆宣公詩桓王時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毛二子伋壽也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
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補
朱傳乘舟渡河如齊也水經注陽平縣北十里有莘亭自衛適齊之道景古影
字葛洪始加彡爲影養養猶漾漾案蘇氏轍亦以乘舟爲二子自河適齊義較毛鄭爲確以後諸儒皆從之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逝往也不瑕有害言二子之不遠害補朱傳不瑕疑
詞蓋憂其必見害也通釋古遐瑕通用遐之爲言胡也胡無一聲之轉不瑕猶云不無疑詞也

二子乘舟二章衛人傷二子也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
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

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
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予
謂自此以後衛亂垂四十年不獨滎澤一敗也而踵
而行之者則又有楚之平王納太子建妻唐之明皇
納壽王妃皆禍亂相尋及於其身或於其身之後無
一免者君子是以穆然於關雎鵲巢之化也

附劉向新序說壽之母與朔謀欲殺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其後使伋如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竊伋旌以先往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痛壽之代己死遂載其尸還至境而自殺

評始憂其見害繼慮其有害而終不忍直言其遇害此風人之蘊藉也若秦之黃鳥一直說出至於臨穴呼天便當作哭聲讀此則當作吞聲讀蓋一則明殉一則暗殺悲悼之至此時無聲勝有聲也仿山

毛詩補正卷之三

鄘風鄘在紂都南其城之西迫於大行南附洛邑王肅服虔以爲在紂都之西訣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箋共伯僖侯之世子○釋文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諡姜姓也僖史記作釐曹大家音僖○疏言衛世子者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葬入釐侯羨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詞言共伯者共諡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案史記衛世家武公和襲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而序但言蚤死且詩亦無一語及之序先於史記數百年爲魯史所題不得爲衛諱若武公果篡立亦不能容共姜自誓也并不得爲之作諡竊以晉申生共世子之例推之其必有死非正命者乎是以武公蒙其惡聲也又古者不以節垂故世子之妻得以再嫁古之爲臣者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以死爲辱後世死則例得從襄此二事古今絶相反喪服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故序稱共姜守義不言守禮 朱傳同 案衛世家

史公作於左傳詩序未出之日索隱以爲採雜說爲之其失之誣過於左氏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 興也中河河中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飾朱兩髦者翦髮夾囟親死然後去之儀匹也案此卽易太極生兩儀之儀言陰陽相匹訓爲法者誤矢誓靡無也諒信也 補 母也天只嚴氏粲曰父母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今父與夫俱不存惟母是我天也尹氏提斬曰婦人鮮知大義奪女志者往往出於母而不出於父故詩獨呼母也○玉藻親沒不髦父死脫左母死脫右今兩髦是父母俱存而共伯死也此足爲武公未嘗弑兄之證 案 柏堅木也邶柏舟以喻人之材此柏舟以喻女之貞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 特匹也韓詩作直注云相當直也○折中特獨也夫爲婦匹婦之心中獨夫一人而已慝邪也

柏舟二章表節也衞之淫風流行而有共姜之節可以砥柱中流矣抑此爲未入春秋之作也既入春秋無復有此人此詩矣徐氏退山曰古載籍婦女之事莫詩詳矣事之大者莫如節而考之詩惟共姜一人卽春秋所書全節亦惟紀叔姬何其斬也惟愈斬之而愈覺矜重後世郡邑志乃竟盛巨帙其不能無濫也

決矣抑此詩獨呼其母未嘗有片語之懟及武公也武公生稱有斐沒稱睿聖衞人以爲終不可諼中庸引之所云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者也王魯齋疑其晩年改過故有是稱不知弑兄大惡豈能銷磨人口又豈能先禁之死之共姜哉賀氏子翼曰季札讓國與兄者也觀樂至邶鄘衞曰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舉武公與康叔並稱豈有弑兄之人而札乃推服之如是也哉

評 兩章有淺深靡他他字嚴次章靡慝慝字尤嚴不言共伯但言兩髦妙甚若老實說出共伯便無味此法一部全詩用之甚多末二句如聞號泣之聲詩之動天地感鬼神在此等處倣此

附詩管見父母說母也天只母共姜母非共伯母也此淺近義人多忽之蓋父母者生我之專辭不容混稱在禮妻於夫之父母稱舅姑不稱父母也若夫爲人後者稱所後爲父母禮無明文稱所生爲父母禮有明義儀禮喪服篇云爲人後者爲所後又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此可見宋之諸臣欲改稱本生父母爲伯叔者甚非也惟歐陽子濮議爲後或問五代史出帝本紀論深有合乎禮意協乎人情不獨明時霍韜桂萼諸人宗之卽我

高宗純皇帝亦建之矣近見包慎伯持論亦力主歐陽云所生所後皆稱父母固爲通論慎伯謂所生事稱父母不宜加本生二字以自抑疏而所後則稱嗣父母以志別說更明斷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事見左傳閔二年

朱傳同惠公詩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

也

毛 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

中冓內冓也朱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象對交之形本顏師古漢書注釋文韓詩中冓中夜玉篇引作冓云中夜之言也魯詩同

附李氏紬義昭伯烝宣姜辨左傳閔二年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云云案昭伯衛之公子何至齊人使之不可何能强之生子五人非一孔可畢身爲國母而年年生無父之子豈有不棄之平林隘巷而反公然舉之舉之矣四方流布許宋兩國又何肯以其女爲夫人也種種誣妄難以據信愚謂郎齊人使昭伯一句無論此等事非人所能使郎可使而所稱齊人其宣姜之父母耶抑兄弟耶又作如何啟曰法其爲悖謬已無倫比今觀全詩意在言外古序但言衛人剌其上卽續序指出公子頑頑之果爲昭伯尚未可卹只合說衛之宮闈淫亂人所難言幾得風人之旨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毛 襄除也詳審也韓詩作揚揚猶道也長惡長也朱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案 毛據爾雅訓茨爲蒺藜究竟蒺藜非牆上所有說文以茅蓋屋爲茨釋名茨次也次草爲之也夫茨以蓋屋今牆而有茨是蒺藜不治之象故不可埽且襄亦不可束也又毛以牆防非常再加蒺藜愈不可近今案營者布蒺藜於地以刺人馬足興衛事言之刺口亦確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毛 束束而去之讀抽也顏師古曰抽當爲籀籀讀也說文敘諷籀書九千文是也籀之義訓抽與紬同大史公自敘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抽徵舊書之事而次述之毛意謂其言不可抽繹而次述之耳辱辱君也

牆有茨三章此不可言之刺也昔武王之誥康叔也於梓材一篇曰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蓋綱常倫紀立之垣墉文物聲明爲之塗墍禮義廉恥以爲之茨者也蓋禮義人心之大防廉恥人心之固有故可以爲茨而覆蓋一切也非是則垣墉敗而室家傾矣今此詩之茨乃飄散零落於牆壁之間至於不可埽不可襄不可束是禮義廉恥盡墜於地也背康

叔之訓留中冓之醜欲其不亡也得正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乙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箋夫人宣公惠公夫人下序人君小君也朱傳同詩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毛)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朱君子夫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疏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副覆首之飾若今之步搖祭服也編若今之假紒告桑服之次謂髮髢笄衡笄見王及賓客服之副編次三者以副爲盛飾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疏王后衡笄以玉爲之惟副有衡笄編次無之珈之言加以玉加於笄故曰珈如漢之步搖劉氏熙曰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也副笄珈惟后夫人有之

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釋訓委委佗佗美也孫炎曰皆佳麗美豔之貌山無不容河無不潤郝氏曰委委如山佗佗如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疏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朱謂象服法度之服也若日月星辰之屬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玼鮮盛貌翟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箋王后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鬒黑髮也左傳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如雲美長也屑絜也(箋)髢髲也疏髢一名髲說文益髮也哀十七年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是也瑱塞耳也淇澳充耳琇瑩是也揥所以摘髮也釋文揥摘也朱象象骨也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揥葛屨佩其象揥是也揚眉上廣皙白皙

天尊之如天帝審諦如帝(釋)朱傳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顔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毛)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疏玉藻一命襢衣喪大記世婦襢衣是禮記作襢衣從禮爲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疏葛之精者曰絺其精細靡者縐也案展衣禮服之其裏衣用縐絺則紲袢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疏是當暑袢去蒸熱之服紲袢者六熱之名故言袢延之服袢延是熱氣也○朱傳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爲之紲袢所以自斂飭也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顔角豐滿美女爲媛(箋)上章言翟畢其美盛者故及於髮髢瑱揥皆以助其美盛也此章

言展畢其雅淡者故及於縐絺紲袢皆以助其雅淡也翟有褕翟闕翟之分刻繒爲之祭服也展衣色白見君及賓客用之禮服也其見於容貌則同

附紲袢解 薛悟村曰孔申毛以紲袢爲泄去暑熱之氣甫以紲袢爲縛束之義則紲當作褋褋除去也不宜糸旁朱子從介堂云紲從糸有羈紲之義則袢當作絆不宜衣旁案焦理而加展衣於其上展衣白縐絺亦白兩白相連似著縐絺然孔以爲泄去熱氣非也朱以爲束縛亦非也又似無色是當暑袢延之服袢延似古語又似方言左思蜀都賦言累轂疊迹叛衍相傾注引莊子何貴何賤是謂叛衍注此叛衍猶漫衍也此袢延卽叛衍蓋服之寬闊者悉謂此說宮中服以游衍者漫衍卽游衍非見君承祭時也此說於毛合

君子偕老三章序曰刺衛夫人也伏讀

御纂詩義折中曰刺夫人之詩而經存之者爲其立言有體
也不言其惡而極言其美惜其不稱而勉以能稱庶
幾化不淑而爲賢媛也呂成公曰首責之次駭之末
惜之詞益婉而意益深愚謂三章皆言象服而極其
玼瑳玼之瑳之而即以刺之風人之致也夫宣姜侈
副笄之華而衛卒以亡后妃服澣濯之衣而周用以
興詩可以觀令人益思葛覃之化矣
評首句提得重○云如之何多少感慨在內猗嗟一篇立言之妙亦如此○全詩是一篇美人賦只子之不淑四字微露刺意後二章反覆咏嘆更不補出不淑尤極含蓄之妙○首章言副而及於笄因笄而及於珈又及於委委佗佗如山如河是象容也次章言翟衣而及於髮因髮及瑱及揥又及眉之揚面之

晳三章言展衣而及於綢絺忽又及於眉目額角蓋容服兩項非錯舉互稱不足以動人風流照耀顧視清高二三章兩結句似問似贊綺密回環變眩百怪洛神高唐不足讀矣退之服飾容貌無不動人惜有一事不滿人意作者自不欲說明惟以極快心之語寫極傷心之恨而已賀子翼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朱傳同案序以爲刺朱傳以爲淫者自作然自作則人心喪盡矣從序爲正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唐蒙菜名一名兔絲沬衛邑疏沬邦紂都國屬鄘即朝歌也姜姓也疏齊許申呂之屬案言齊女誤指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
地淇水名朱桑中上宮淇上沬鄉中小地名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弋姓也朱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疑同一姓蓋杞女夏之後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庸姓也補傳曰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
桑中三章此遊春踏青之詩也鄭衛接壤風俗相同鄭
之溱洧與此之桑中一也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
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朱子謂桑間即此
篇後儒力辨其非謂桑濮乃紂樂非指桑中詩而不

知其音非其地是也案桑中在東郡濮陽縣濮陽在
濮水之北桑間在濮陽之南本樂記鄭註則桑中桑
間同爲一地矣凡音之起生於人心亦感於人聲而
人聲之感實本於水土之清濁輕重師涓之音既出
於桑間孟姜之韻亦譜於桑中一出於水一生於人
其爲亡國之音一也若齊之大風秦之夏聲唐魏之
勤儉胥由土風使然然其國皆足以自强鄭衛之間
無興國焉以其淫也惜乎幽燕之沈雄不得一譜於
詩使人讀之也
評通首以四矣字爲節奏起手一句一矣字次兩句一矣字三三句一矣字一氣流走極縱送之妙未

三句疊三我字更饒琵琶曼聲仿山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朱傳宣姜與頑以母子而相淫詩人託爲惠公之言以刺之陸佃曰首章姊刺姜日兄女兄也次章妾刺姜曰君小君也故序皆曰刺宣姜案陸氏之言與序合宜與朱傳說並存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毛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箋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左傳奔奔作賁賁鶉鶉爲性妬兩雄相見必鬭惡其亂匹也鵲傳枝而孕不以形接表記注彊彊奔奔爭鬭惡貌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毛君國小君輔氏曰詩人疾惡宣姜至矣然猶不敢不以爲小君也彼謂狡童碩鼠爲稱其君者何哉

鶉之奔奔二章范氏處義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郝氏敬曰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國故繼之以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春秋傳閔公二年狄入衛僖公二年齊桓城楚邱 朱傳同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定營室也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北方之宿營室二星方中昏正四方箋定星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焦氏循日室二星壁二星合爲四星未至小雪時四星橫斜惟小雪時昏中四星乃正方如口故名娵訾之口楚宮楚邱之宮也案文公遷楚邱今曹州府曹縣仲梁子曰惠定宇云韓非子曰有仲梁氏之儒檀弓亦引仲梁子蓋六國時人初立楚宮也箋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箋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案毛以定中正南北鄭以定中爲小雪時可與土功然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朱傳從鄭又鄭以宮爲宗廟室爲居室朱傳從毛謂互文以協韻爾雅室謂之宮宮謂之室原可通也椅梓屬朱榛栗皆可供籩實椅桐梓漆四木皆琴瑟之材也補朱傳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朱公遷曰此據月令爲說與堯典中星異焦氏循曰此當是旦中爲夏時四月二章言降觀于桑三章言說於桑田則非小雪時甚明三統歷五月節旦室三度中三統歷劉歆所撰距衛文六百七八十年恆星六十九年強半而移一度日躔於恆星亦六十九年強半而差一度則六百七八十年當遲十日歆時五月節旦室中上推衛文則四月中旦室中矣案毛以定中爲昏中在十月時此以定中爲旦中在四月時於義並通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毛虛漕虛也疏漕邑有故墟高可以望猶左傳晉侯登有莘之墟也楚邱有堂邑

者景山大山京高邱也箋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邱觀其旁邑及其邱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案朱傳謂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皆在所望中降觀於桑者地勢宜蠶可以居民劉氏瑾曰楚邱在黃河之東兗州之境兗地宜桑桑間濮上可驗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卿大夫案文公徙居楚邱三十餘年其子成公復徙帝邱秦既并天下獨衛存至二世元年國始亡歷世四十歷年千餘春秋國祚之長未有如衛者也第此時以狄難故遷楚邱渡河而東倚宋魯爲援賴齊桓之力以城之實在僖之元年乃十二年十八年二十一年狄皆侵衛至三十一年冬狄又圍衛始遷帝邱在衛東北界今大名府開州漢時濮陽見漢書地理志古昆吾之墟也西憑大河北擁淸濟其俗剛武尙氣力而衛之革車至是亦必倍於文公之季年於是狄患始稀然則所云終然允臧者特目前頌禱之辭而不料其爲後日帝邱之應也

附楚邱考古有兩楚邱一爲隱七年戎伐凡伯之楚邱在山東成武者是也一爲僖二年文公所遷之楚邱在河南滑縣東開州者是也諸說紛紛從後一說者居多愚以地圖考之狄居晉境破黎而下直走衛都衛人崇澤一敗當望東走戴公廬漕漕今滑縣在衛東北濬滑之間狄騎容易蹂躪及之故仍從成武之楚邱地較爲近亦是自然之理況成武古名楚邱若滑縣東之楚邱乃隋所置而名之不足據也朱氏補疏所辨甚明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毛)零落也倌人主駕者匪直也人非徒庸君也秉操也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箋)靈善也鍾伯敬曰雨而有靈杜甫所謂好雨知時節也星雨止星見說釋文舍也箋訓爲辭說之說于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塞充實也淵深也(補)朱傳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眾如此則衛國之富可知案富強之原本於君心燕燕曰其心塞淵此詩曰秉心塞淵蓋塞則有實心淵則有深謀匪直休養之後人多滋生也其秉心之佳馬亦至三千之多焉三句一氣相貫○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附匪直也人解經義述聞曰古人多匪彼通用小雅加匪行邁謀左氏襄八年子駟引之杜注日匪彼也漢書引桑扈篇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荀子勸學篇引采菽詩匪交匪舒今詩匪字作彼則古匪彼通用明矣廣雅匪彼也檜風匪風篇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小雅都人士篇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言彼帶之垂則有餘彼髮之卷則有旟猶上文言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也此匪直也人言彼正直之人秉心塞淵也毛氏失之案謚子有匪直爲觀美也之

文則如字讀自合不必作彼然引證自確

定之方中三章美文公中興也衛故都在殷墟居河北
文公避狄難遷楚邱始踰河而東處兗州桑土之野
蓋欲恃齊魯爲援也河北之衛處四戰之衝無雄關
險塞以爲屏蔽狄人南驅而下如入無人之境其勢
然也今居楚邱其地既僻而又有河濟以界之宋擁
其後鄭翼其右以之爲吉不亦宜乎雖僖之十八年
二十一年三十一年狄猶乘間來侵然已寖稀矣向
非文公厲精圖治烏能有此詩人歸之秉心塞淵洵
不虛矣

評平首章末句只說琴瑟妙苦俗筆必及籩豆矣文章說升降升作四句降只四字以四字對四句伸縮入妙第三章末掉一句忽入馬政妙綜理之周計畫之遠中興氣象煥乎改觀章法句法字法錯綜伸縮各極妙境退山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案韓詩曰刺奔女也邪色乘陽人君淫液之徵何氏楷以此爲刺宣公之詩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毛蝃蝀虹也爾雅作螮蝀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
懼諱之莫之敢指補朱傳曰與雨交倏然成質乃陰陽
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蔡氏卞曰蜺爲挈貳貳蓋言二
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
東也蓋莫之敢指有道路以目意女子指宣姜也有行
自齊來嫁於衛也齊在東故曰蝃蝀在東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毛隮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補朱傳周禮十煇
音運九曰隮注以爲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箋朝有升
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一說暮虹截雨朝虹行雨田家屢驗詩言崇朝其雨是也朱云方雨而虹見
其雨終朝而止非也張敬夫亦謂虹見雨止無東西之分耒之考耳案朝隮于西衛在齊
西也入衛爲夫人故言隮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乃如之人乃如是淫奔之人也不知命不待命也箋當

待父母之命朱命正理也程子曰以道制欲則能順命案此詮命字精補何氏謂刺宣公
納伋婦宣年老比日薄西山姜年少如朝日在東惜其
遠父母兄弟而失身也初爲子求昏而卒自取之故曰
大無信以是詩屬文公無所據愚案乃如之人高高在
上故莫之敢指以爲刺宣不誣蓋一身正則一國莫敢
不正故刺之以止奔或以篇次在定中後當屬文公時
不知經秦火後篇次之亂也久矣以意逆志卽以爲刺
宣公可也

蝃蝀三章序曰止奔也止之之法如何曰知命而已不
知命則肆欲亡等譎見於天始而虹蜺繼而彗孛而

滅亡之咎兆矣知命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瑞曰祥
雲和風甘雨而太平之效見矣毛公曰夫婦過禮則
虹氣盛足以補漢儒所著五行之事應而爲人君所
當見戒而懼者古語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其可以
莫之敢指而恣吾所欲爲哉
下一二章爲三章立案何等步驟乃如四句轉得森言凜遠用四也字森凜中又復瀏亮如欲覺聞晨鐘退山

相鼠刺無禮也 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白虎通諫諍篇曰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曰相鼠有體云云此妻諫夫之詩也 朱傳不言所指疑與
序同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毛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毛止所止息也 箋止容止也孝經曰容止可觀○徐氏曰止以禮節之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毛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輔氏廣曰蝃蝀相鼠二詩皆文公之化行見
國人之淫奔在位之無禮爲可惡而作故其詞意特
比他詩爲嚴厲愚謂蝃蝀疑刺宣公作以謫見於天
非士庶人所敢當而此或文公戒飭羣臣而作也文
公罹失國之禍鑒新臺桑中之醜欲一以洗之故所
以訓飭之者如此其大聲而疾呼也鼠之爲物偷食
苟得蓋以喩羣臣之竊祿而不事事者夫竊祿已當
黜矣而復蹈前日無禮之行斧鉞其可勝誅乎死者
人之所大惡上二章責之以不死而末章且斥之以
遄死蓋創鉅痛深之言所謂名德不昌而壽享期頤
爲人生所不幸者也或以此詩爲妻諫夫之詩然而
非諫也詈也詬誶如此不可訓矣其殆不然乎

附相鼠解 陳第毛詩古音考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舉其前足若拱拱然愚於蘇門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檢埤雅已載之又關尹子聖人師拱鼠而制禮韓退之城南聯句禮鼠拱而

立已有此解孫奕示兒篇云相地名相鼠爲相州之鼠相州與河東相隣商爲河亶甲所都春秋爲衛地後魏相州今河南彰德府是也李時珍以爲黃鼠古文謂之鼴鼠毛訓相爲視誤陳氏啟源曰詩多用相字如相彼鳥矣相彼投兔之類皆訓爲視今因相州有此鼠欲改爲地名斯鑿矣案陳說自正而相州之說亦不可不知

干旄美好善也 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朱傳同 案宣姜謀殺伋使之齊史記謂姜予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列女傳宣姜陰使力士待界上俟有四馬白旄至者要殺之此詩白旄四馬適合言五之六之四者壽竊旄先往伋後至故馬增多也何以畀之者欲增太子之護衛而告以有盜也左傳曰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國人忠於太子爲之作此此說最切特補於此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毛子孑干旄之貌朱孑孑特出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周禮孤卿建旃大夫者通稱春秋書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浚衞邑案今開封祥符縣漢爲浚儀縣北有浚水西六十里有寒泉陂而濮陽縣東南有寒泉亦有古浚城二者未知孰是今兩存之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紕所以織組也疏以素絲爲線縷縫紕旄旗之旒縿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姝順貌畀予也補朱傳四之兩服服馬在車中兩驂驂馬在車外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折中素絲束帛也物相比曰紕兩束也四者乘馬之數程子曰束帛乘馬以行禮於賢者是也何以畀之蓋國人喜有此舉欲賢者示以善道也

子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毛鳥隼曰旟箋州里建旟謂州長之屬朱氏善曰於旟畫鳥隼爲飾以其注旄於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析夏翟之羽以爲緌謂之干旌其實皆旟也黃氏一正曰周禮大司馬職百官載旟雖州里所建而百官皆得載之也下邑曰都何氏楷曰以前後章推之則都在郊之內城之外組之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疏凡馬士駕二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轡矣驂馬五轡者御車之法驂馬內轡納於觖唯執其外轡耳驂馬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上章四之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一驂故六之也漢制太守駟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驂故太守稱五馬此章之義亦然鄭氏以五之爲五見之迂矣補○折中組以合縫左右兩絲中壓一絲曰組素絲組之三束也素絲加而爲三良馬加而爲五也

子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毛析羽爲旌朱蓋析翟羽設於旗竿之首也城都城也祝織也箋祝當作屬屬著也又釋名祝屬也四馬六轡補○折中祝者兩兩相屬蓋四束也素絲加而爲四良馬加而爲六也好賢之誠自四而五而六禮有遞加也案毛以素絲爲御馬之法鄭以爲旌旄之飾良馬爲大夫所乘朱子從之不如程子以爲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語意明順孔檢討曰古人用馬爲禮不必成乘左傳王賜虢公晉侯馬三匹楚公子棄疾見鄭子皮以馬六匹故此亦或五或六也

干旄三章序曰美好善也○折中曰衞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文公再造易轍改絃於是淫奔止於蝃蝀無禮刺於相鼠好善美於干旄舊染汙俗煥然一新矣愚謂淫奔止則風俗清無禮刺則綱紀正而非有賢者以維持之則不能久中興以後衞之君臣勵精圖治干旄干旌在郊在城實爲僅見之舉以故衆賢聚於朝廷能枝拄於敗亡之後而相持至四百餘年之久厥後季札來聘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卽靈公之世重貽中冓之醜而治賓客宗廟軍旅皆有其人以故終靈之世晏然無恙然則不有賢者其能國乎

評創見警意溢於言表末句非責望彼姝正深美大夫也退斛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朱傳同朱子曰此詩在定之方中之前未知其為戴公時文公時案此必文公時也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漕是年戴公卒而文公立戴公之立與卒在一月之間耳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是采蝱與麥之芃芃皆非其時以詩所咏考之必作於次年夏間為文公時也毛大可亦以芃芃何力主此詩為文公時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毛載辭也弔失國曰唁箋載之言則也衛侯戴公也案戴公廬漕未一月而卒戴公卒亦當唁此衛侯指文公也悠悠遠貌漕衛東邑一作曹通典滑州白馬縣衛國曹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箋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案此大夫許之大夫也蓋跋涉而來以阻夫人歸耳箋以為衛大夫來告難非朱傳從之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毛不能旋反我思也不遠不能遠衛也濟止也朱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閟閉也補朱傳遠猶忘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毛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行道也尤過也是乃衆幼穉且狂也狂進取一概之義箋善猶多也補賀子翼曰陟丘是追止時途中停驂光景采蝱則託言耳愚謂末句是女娶申申之詈口角如生○蝱與莔通說文引作莔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控引極至也不如我所之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案芃芃其麥即行野所見以起興不必指定衛言誰因誰極自摘自商之辭末二句反覆躊躇言任汝所思百方終不如聽我所之之為愈也然夫人終竟不歸此所以為賢也

載馳四章此許穆夫人作也弔死曰弔弔生曰唁弔失國亦曰唁閔二年冬十二月狄滅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漕未一月而戴公卒文公立以為弔失國當唁而戴與文又夫人之同懷也則弔生又當唁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故其情詞迫切異於尋常也當春秋之始宋魯皆大國然宋桓於廬漕之舉力已盡矣未能復有加也魯莊一庸人耳於衛無故惟齊桓志在圖伯文公為衛之多難也又先適齊則其必有所因可知也夫人已有成算在胸特欲歸與其兄謀之耳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非虛言也其後卒賴齊桓城

楚邱則控于大邦之力也使夫人身爲男子抑亦申包胥矣後之讀此詩者皆以夫人爲有義俠之氣因謂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皆賢爲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之說而不知班氏古今人表固以戴文二公爲黔牟子則兩夫人及齊子亦非宣姜所生可知也安有身爲未亡人而年年生無父之子哉左氏誣已

衛風論 諸見前

衛大國也與鄭俱近王而居中春秋之始鄭最强而衛肩於宋魯不爲之弱其後楚風最競而衛遠於陳蔡不爲之懼且齊通魚鹽衛亦兼蠶桑之利晉阻大行衛不慮虞虢之假舟車四達水陸交衡宜乎可以爲天下之强矣獨奈何熒澤一戰爲狄所覆幾於不國也哉蓋衛之敗在懿公而釀毒實在宣公之世讀桑中鶉奔諸篇人道盡天理滅雖欲不亡其可得乎當狄之來也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是民心先渙其政之散可知也及其敗也宵濟者七百三十人春秋時無斬首數萬數十萬之事而遺黎祗此其民之流可知也政散民流然而不亡者其刺譏之詞怨以怒異乎萇楚苕華之哀以思也意此卽季札觀樂所謂憂而不困者耶獨怪衛不亡於五伯不亡於六國幷不亡於滅六國之始皇其支拄於危急存亡之際者自文公以後又數百年旣不若周之赧王名爲共主又不若商之箕子孤懸海濱人亦何所愛而存之而一息奄奄竟至九百餘年而後已亦康叔武公之所不敢望者也子聞成公徙濮陽於漢時屬東郡史稱其俗剛武上氣力意其先必有以自固而其究乃能晏然而後亡不然燕齊三晉狼食而鯨吞之也久

矣豈待秦人哉

毛詩補正卷之四

衛風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理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朱傳同魏伯子曰此風而有頌體者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毛奧隈也爾雅崖內爲奧外爲隈釋文引草木疏奧亦水名陸璣云淇奧二水名陳氏曰張華博物記以爲有澳水亦流入於淇而水經注疑之且辨此水卽詩泉源之水予因思泉源卽泉水詩所謂亦流于淇者也兩水相入必有隈曲之處蓋詩人指泉水入淇之處爲淇奧張陸二家之說有自來也綠王芻爾雅釋草詩終朝采綠○竹萹竹爾雅作萹蓄韓詩及說文皆作萹筑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匪文章貌釋文匪又作斐齊詩作邲美貌也治骨曰切象曰磋說文有瑳無磋磋本瑳之俗字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爾雅釋器孫炎曰治器之名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瑟矜莊貌中庸嚴密訓僩寬大也韓詩美貌說文武貌陳氏曰荀子云陋者俄且僩也僩與陋反正是寬大義方言云晉魏間謂猛爲僩僩與撊通左昭十八年撊然授兵登陴注忿貌武猛貌武忿三義相近故集傳有威嚴之訓案中庸又云武毅貌武公平戎有功故謚爲武此之武毅亦實錄也以中庸恂慄句證之亦不可作寬大毛韓皆非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韓詩咺作宣顯也諼忘也

補朱傳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然此在漢世耳惟晉戴凱之竹譜言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見班彪志閻氏謂北土地凍竹不能植唯籒竹根深故能晚生

此綠竹乃篇竹非常竹也篇音伏案鉸竹即笛竹江淺間謂之箭竿竹諸云笛亦箇從緊節而短根深耐寒凝寇恂所伐以爲矢者即此詩亦綠竹綠亦作菉竹韓詩作薄漢石經同毛作竹乃假借字薄即蓄筑朱傳之說雖本之史然考之韓詩石經證以爾雅說文自以毛傳爲勝今淇地無竹矣 切磋以下解見大學傳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毛 青青茂盛貌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似星也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亦皮弁以視朝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

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毛 簀積也朱簀棧也竹之密比似之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寬能容衆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車前橫木曰式上又橫一木曰較與式相重故曰重較○折中曰憑式則容俯倚較則不俯不仰得其中也倚自六朝以及五代至宋初皆作倚釋文亦作猗云於綺切是倚之叚借字案詩叚借字甚多以致後人誤解如綠竹竹字亦叚借也知叚借例訓詁方不誤寬綏宏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案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則體格既成無復有切磋琢磨之迹矣寬綽則非復充耳會弁之尊嚴而於倚較時見之戲謔則非復瑟僩赫咺之檢飭而於不爲虐徵之此從心不踰之境也詩人其善言德者乎

淇奧三章序曰美武公之德也武公以武諡而通篇三稱有匪蓋武功也而有文德矣東遷之始入爲王朝卿士琇瑩星弁見周官之威儀焉然公豈以服飾詩哉首以切磋琢磨致其功末以金錫圭璧擬其度由道德發爲文章自矜莊底於樂易其學修之功深矣史稱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佐周平戎有勳王室又國語稱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共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儆其早年則有賓筵悔過之作詩人所謂切磋琢磨者洵不虛矣無

齊桓晉文之伯業而心術克純有黍稷楚莊之道氣而學問更精春秋以來孰與倫比惜其子孫如莊如桓不克負荷耳然其後經宣之淫亂靈之無道皆足以亡國而卒不亡所謂賴前哲以免者也且享國九百年始皇混一天下猶獨置衛君迄二世而後絕則豈非終不可諼之明驗哉君子讀淇奧之詩而知衛之所以後亡也

評 首言修德用譬喻法敘用功處無一毫腐氣次言盛德以冠服點綴自是風人慣技末言盛德又用譬喻法覺得有質可仰無迹可尋視切磋琢磨又進一層寬綽四句把上瑟僩赫咺入於融化由檢束而放縱由勉強而樂易寫出動容周旋中禮境界加盡○寬綽句形容廣大樂易已無遺矣妙在復深重較

一句重較與寬綽似全不相蒙偏於不相蒙處想見眞趣至於談笑戲謔何關學問而風人於此賛歎不盡蓋有道氣象難以摹寫但可在閒處冷處沒緊要處彷彿萬一所謂頰上添三毫也子貢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先君謂武公朱傳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毛考成也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澗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斯干傳云干澗也干澗音義同補朱傳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黃氏一正曰槃者架木爲屋盤結之義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案陳氏之說甚新美然歌字祇見第二章不應言與宿皆須有所扣以節之也仍以初說合毛爲長永矢弗諼自誓其不忘此樂也案箋云誓

不忘君之惡固謬甚引王肅注長自誓不忘先王之道頗優愚謂此即王羲之誓墓之誓羲之不願仕往誓於墓朝廷以其誓詞甚苦不復强之蓋古之人已有行之者矣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毛曲陵曰阿釋地大陸曰阿而此云曲陵者以大雅云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邁寬大貌韓詩作過過美貌案毛訓寬大與上章義箋云飢意尤不合不如從韓作過以此爲碩人所美其義爲長或曰過即窠之叚借於韻尤叶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嚴氏粲曰如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蓋不肯過峴山一步也故曰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毛高平曰陸軸進也案訓軸爲進殊牽强集傳以爲盤桓不行亦非張氏彩曰軸者旋轉不窮所云游於環中者也斯義得之補朱傳弗告者不以此意告人也

考槃三章此賢者隱居之樂也萬茂先曰其地兩山夾水其上有陸其旁有阿結廬於此山高泉香雲舒霞卷天地非大吾心非小眞所謂碩人之寬也於是樂而寐寐而寤寤而言言而又歌歌而又宿無往不獨無往不樂魂清夢穩不知世之有古今無論軒紱矣弗諼泉石之盟也弗過烟霞之癖也弗告者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不足爲外人道也孔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无悶於世愚謂此固无悶之士能自樂其樂者矣然非石隱者流也觀末章特露一軸字軸者可以進可以退賢者用則行舍則藏執軸而運豈

有成心哉堯舜在上下有巢由然使人盡巢由則其世可知矣序刺莊公詩美賢者美在此則刺在彼矣君子是以知衛之不競也

評每章精神在第二句下二句從此拈出獨讀此詩覺山月窺人澗芳襲袂能不作人外想退山簡兮北門北風諸篇皆露痕跡惟此篇悠然物外饒有自得之趣玩三獨字三永矢字恍遇陶靖節徐孺子一流人物 仿山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朱傳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即此詩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頎長貌錦文衣也箋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所服案翟衣禮服不常著錦衣則平時所服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箋褧禪也與單同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大著褧說文作檾枲屬段氏曰褧以縠爲之朱子曰褧儀禮作景禮記作絅古注以爲禪衣所以襲錦衣者沈存中謂用檾麻織布爲之東宮齊大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私無正親之言邢姬姓國周公後譚子爵近於齊

補朱子曰此極稱其族類之貴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毛手如柔荑如荑之新生朱茅之始生荑言柔而白也凝脂如脂之凝孫炎曰膏凝曰脂領頸疏又名項蝤蠐蝎也孫炎曰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

爾雅又云蝤桑蠹也生腐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與蝎異疏犀瓠瓣焦氏曰爾雅作瓠棲瓣孫炎曰棲瓠中瓣也說文棲犀爲一字棲通妻妻者齊也瓠中之子排列甚齊故有棲稱詩因以比齒之齊儕閭取乎齊故六月稱棲葉生齊則稱盛故梧桐稱萋萋因心之齊一亦謂之萋故有容稱有萋有苴義相通而螓首顙廣而方螓舍人曰小蟬此螓顙廣且方也倩好口輔疏左傳輔車杜依服虔云車輔上頷車也輔近頰而非頰故易云咸其輔頰舌笑之美在於輔盼白黑分陳氏曰盼從目分聲匹莧切目黑白分也盻從目丐聲莫甸切目偏合也一曰邪視也盼從目分聲胡計切恨視貌三字音義各別今本多誤作盻又或以孟子盻本誤盻字尤誤宜急正之

補朱傳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段氏謂蛾當作娥娥者美好輕揚之意娥眉古書或作蛾段借字耳○顏師古注漢書乃有形若蠶蛾之說蠶蛾有毛角非眉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毛敖敖長貌案首章頎已言長此章言自齊來嫁下有說于農郊何敖敖宜作遨遨之敖載驅曰齊子遊敖農郊近郊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爾雅鑣謂之钀馬銜外鐵一名扇汗又曰排沫鑣鑣盛貌段氏曰此與清人當同義驅作儦儦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乘車設幃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次其羽使相迫蓋厭翟也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

補釋文說舍也箋說當作禭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於近郊案說違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鄭改綠衣作禒衣猶疑字形相似而誤此則直叙字矣甚怪正義引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鄭氏曰路寢門外之正朝內朝也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

釋服小寢燕寢也此言莊姜自近郊整車馬入朝國人懽欣愛戴之狀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毛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自大伾以下河向北流罛魚罟濊施之水中韓詩流貌案朱以爲罟入水聲鱣鯉也鮪鮥也陸璣曰鱣鮪出江海鱣似龍口在頷下大者千餘斤江東呼爲黃魚亦鯉之一種鮪似鱣而小大者謂之王鮪一名鮥發發盛貌韓詩作鱍馬融謂魚著網尾發發然葭蘆菼薍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韓詩作钀钀段氏曰爾雅蘖蘖載也廣韻钀頭戴物也謂庶姜姿首美盛如草木枝葉然今毛詩爾雅作孽誤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或曰臣也朅武壯貌韓詩作桀云健也

箋云庶

姜謂姪娣此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也
碩人四章序曰閔莊姜也莊姜美而賢朱子嘗讀其先
君之思敷語爲之慨然誦嘆非性情員摯安能感賢
者於數千年之後哉此篇極述其族類之貴容貌服
飾之美儀從輿衛之盛皆賢夫人所不屑者殆歆動
莊公也莊庸人也庸人知此而已矣若莊姜深明大
義而作爲詩歌又極風雅爲一國之人所傾心也久
矣大姒以淑女居正風之首南國頌之莊姜以碩人
値變風之始衞人慕之蓋皆芬芳形史者也㜕莊姜
亦齊女也與宣姜文姜薰蕕天壤而卒無子且遇人

不淑又親覩州吁之變何其貌之美而遇之惡人之
淑而命之酷耶毋亦春秋時亂運使然造物者事事
予之顚倒耶嗟乎紅顔命薄綠衣寵移天禍衛國故
使賢夫人不得諧鵲巢采蘩之化而徒賦長門以終
也悲夫
評 莊姜自言曰我思古人又曰古處其所以益不合於時也詩人代爲之言另換一番說話學詩能言可以悟出○世情之言愈鄙愈妙三復此詩皆以常情望其君深得告庸主之法然返常則亦怪矣庸到極處亦能反常○盡美人不在形體要得其性情大章前五句猶狀其形體後二句并其性情生動處寫出矣○夸美鋪張備極其致更不及莊公一句諷刺自在言外退山此章與借老詩並爲神女洛神所從出○陸農師謂次章言相法耳相經以血不華色手無春黃之柔爲賤以齒白如瓠犀爲貴然則詩蓋言其相貴賤皆莊公寵賤妾而忘之也
氓刺時也 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刺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朱傳此淫婦爲人所棄自敘其
事以道悔恨之意 ○陳氏曰里巷猥事足爲勸戒者文人墨士往往歌詠爲詩以示後世如陌上桑雉朝飛秋胡妻焦仲卿妻木蘭詩之類國風美刺諸作大率此類朱傳以爲其人自作誤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
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毛 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 箋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 疏古者謂錢爲泉布泉不可抱此言抱宜爲幣 卽就也邱一成爲頓邱 爾雅釋邱邱一成爲敦邱再成爲陶邱三成爲崑崙邱郭璞曰成猶重也敦孟也音頓字異音同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漢志東郡頓邱縣師古注以邱名縣闞駰云頓邱在淇水南本衞邑 愆過將願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
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毛 垝毁也復關君子所近也 寰宇記復關堤在澶州臨河縣南三百步居黃河北岸 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 尹氏曰卜有兆筮有卦卦兆各有繇卦繇如困于石據于蒺藜之類兆繇如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之類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者繇也卜法失傳筮法則原太衍之數左氏蓋詳言之漢京房有納甲飛伏卦氣諸法與左氏異後郭璞之流皆宗之朱子啟蒙例多本左氏 賄財遷徙也
補 以上二章皆追述初奔之事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

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毛 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朱潤澤貌〕鳩鶻鳩也〔春秋云鶻鳩氏司事宛彼鳴鳩卽此鳩也月令鳴鳩拂其羽〕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葚又作椹桑實也〕耽樂也〔說文耽耳大垂也媅樂也此耽字卽媅之段借亦作湛字〕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爲節〕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毛 隕墮也湯湯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蘇丈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帷裳〕以帷障車之傍謂之帷裳亦名童容爽差也極中也〔嚴氏曰罔極爲無窮之意善惡皆可言之〕〔此與讒人罔極同與昊天罔極異朱子曰極至也至盡也〕補 此章桑隕與上章沃若

孔述毛以爲顏色盛衰之喻朱從之淇水二句鄭氏以爲專心冒難而來朱以爲見棄渡水而歸案下有不爽語則女自踐約鄭以爲冒難而來是也○此二章皆自嘆之詞

附貳字攷〔王氏曰貳與二通旣言士貳其行又言二三其德文義重沓非其原本也貳當爲貣之譌貣音他得切卽忒之借字也洪範衍忒史記微子世家作衍貣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貣卽易之四時不忒也鄭注易曰忒差也爽與忒同訓爲差女也不爽士貣其行言女也不差士則差其行耳案貳爲貣之譌貣卽忒之借字經傳貣多譌作貳王氏發千古未發之覆〕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旣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毛 咥咥然笑〔說文大笑也〕悼傷也 補 賀子翼曰首四句卽谷風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意也五六句卽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意也下章不思其反卽不念昔者意也亦已焉哉所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者也同爲棄婦故命意搆思有時而同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毛 泮坡也〔釋文陂也亦作陂一曰阪也洪氏曰當作泮破也泮亦未泮毛訓散也淇則有岸以爲之〕防隰則有破散之時言變易無常 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箋旦旦言其懇惻款誠說文作悬悬卽怛字怛心在旁悬心在下段玉裁謂毛當以悬悬釋旦旦大概〕

〔信誓堅明之意朱子謂旦旦明也本皦日之義亦通〕補 朱傳泮涯也高下之判也賀子翼曰此與上章皆悲往也思其反者朱子引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

氓六章序曰刺時也衛自新臺墻茨諸詩作而桑中淇上淫風流行至里巷之間若谷風及氓等詩或則故劍頓忘空嗟梁笱或則良媒不見自慚帷裳若是者相耽以色色衰而愛弛相市以賄賄盡而心移縱教泣涕漣漣信誓旦旦而以宴笑始以洸潰終風俗薄惡至於如此夫婦之道苦矣行露何以速獄而不從野麕何以包茅而見拒君子是以穆然於關睢鵲巢

之化也嗟乎一朝失足萬事瓦裂是又可爲士君子之鑒矣

評谷風見棄以色此云三歲爲婦色未衰也但輕其行耳○詩文之妙多以容代主此殆有託而鳴者耶參落悲前事文離笑此身勿作棄婦詞看○合不以正豈獨此婦人哉千古失足者可鑒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朱傳衛女嫁於諸侯思歸甯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賀子翼曰此詩與泉水同意故古序皆曰思歸玩詩中並無不見答之意不知漢人何以添出歐陽本義正毛鄭之失衛李不見答之說殊非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案以釣喻昏姻詩屢見之而此章殊不然李氏樗曰取譬夫婦何必獨言淇水歐陽氏以爲述其國俗之樂而朱子亦斷以爲賦體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毛泉源小水之源朱泉源即百泉也在衛西北故曰左淇在衛西南故曰右淇水大水也淇水爲衛之大水水以山爲主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也呂氏大臨說補朱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嘆不如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毛瑳巧笑貌朱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穀梁傳所云軍人粲然皆笑儺行有節度徐鍇云佩玉所以節步補詩觸淇泉左右女伴常遊其巧笑之瑳然佩玉之儺然波光人影如在目前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滺滺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擢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出遊思衛之道孔檜禹貢作栝注云柏葉松身曰栝與此一也焦氏曰檜之爲木今松柏二木而得此名故謂之檜而通於栝會栝皆合義若松葉柏身則爲樅亦取叢聚之義補朱子曰與泉水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序曰衛女思歸也李迂仲曰泉水載馳竹竿皆衛女思歸之詩泉水謀歸也載馳衛有事也竹竿則衛無事而思歸也竹竿之思淡於泉水而聖人均錄之者有取於其止也人之心思貴乎能發尤貴乎能止情之所鍾莫大於父母兄弟於父母兄弟而無情則人也而木石矣故無情非人也然縱情則亦非理也敝笱載驅諸詩其流至於滔天獨非以一歸縱其欲哉故發乎情必止乎禮義而後無無情之譏亦無縱情之失然情發而驟遏之則往往鬱抑而成疾女子善懷其惟出遊以紓寫之乎泉水之末章亦曰駕言出遊出遊者解鬱之方適情之概也神欲行而官知止其庶乎知其所止者歟

評憑空設想忽釣忽遊忽見泉源忽對淇水忽笑聲與水聲相問忽玉色與波色相映思力所結惝恍迷離妙甚妙甚子翼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朱傳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毛)興也芄蘭草也爾雅雚芄蘭陸氏曰一名蘿藦幽州人謂之雀瓢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觿雖也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內則左佩小觿右佩大觿劉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觿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能不我知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容兮容儀可觀遂兮佩玉遂遂然箋容容刀也遂瑞也案大東鞙鞙佩璲從玉鄭以遂爲璲之叚借以琫容刀證之自合垂帶悸兮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朱悸帶下垂貌韓詩作萃垂貌三家字異而解同蓋古訓或謂悸驚悸也(補)朱傳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智於我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毛)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嚴粲曰玦車攻作決夏官繕人作抉甲狎也紬義曰韓詩作狎毛訓狎爾雅同甲狎一也書多方四甲於內亂正義云鄭王皆以甲爲狎(補)朱傳韘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所爲鉤弦闓音開體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何氏楷曰甲者十千之首猶言長也卽甲於天下之甲

案佩觿有解結之能佩韘有善射之能皆能也王氏以能讀而馬氏以能古讀若耐皆失之迂黃氏佐曰射者男子之事尤非童子所能張氏栻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無知之氣象蓋莫掩矣

芄蘭二章序曰刺惠公也衛世家宣公卒惠公立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怨朔之讒殺前太子伋也乃作亂逐之立伋弟黔牟爲君朔後雖以齊襄之援返國而衛之臣民滋不服至於懿公衛之人嘗欲敗之卒有滎澤之禍竊疑左氏傳於衛事頗詳何以無此說也及讀芄蘭詩而後信史公之言爲不誣左氏傳曰惠公之卽位也少杜預注曰時當十五六則正童子也惠公以童子而處尊位旣以逆取又無才德以鎭服其臣民非若晉悼十四夙慧天成求其臨機立斷亂者必斬無此英風矣容兮遂兮垂帶悸兮悸者驚悸之謂心餒於中故神動於外震眩而不能自甯若更始卽皇帝位朝羣臣羞愧流汗擧手不能言之態也厥後朔終失國禍貽後嗣蓋自童子時基之亦卽於此詩見之也以小序之言考之於史證之於經洵乎爲刺惠公之作作之者其殆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之徒歟

評輕薄在末二句愈輕薄愈蘊藉愈形容退山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箋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疏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雜記有出夫人禮春秋杞伯姬來歸及此宋桓夫人是也○曹氏粹中曰禮爲出母期而爲父後者無服襄公爲桓公

後嗣夫人見出於先君則爲絕於宋廟義不可復至宋也。呂氏祖謙曰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違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母而曰舅者恐傷父之意也 朱傳同 案經有河廣句此詩必作於衛未遷都之前蓋夫人被出而復思宋亦其性情厚處不必待襄公即位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毛杭渡也 補朱傳葦蒹葭之屬衛在河北宋在河南 案宋襄公即位時衛已遷河南宋都睢陽距衛雖遠不必渡河朱注誤紬義曰史記年表宋桓公七年書取衛女文公弟二十二年當魯閔公二年衛始渡河廬漕計中間十六年夫人生襄公被出衛尚在河北此詩之作當在其時故有河廣語序但言思鄭箋始添襄公即位四字襄公即位後衛在河南覺詩中河廣語爲不合愚謂朱子註關雎章謂河者北方流水之通名不必定指黃河若指尋常之河而言則諸說皆通且夫人之思爲思宋亦不必定指襄公也 嚴氏粲曰跂舉踵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箋小船曰刀 劉熙釋名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俗作刁晉書張天錫傳短尾者爲刁今江西有刁子船 崇終也

河廣二章此詩之蘊藉者也河本廣也而謂之不廣宋本遠也而謂之不遠既不廣矣不遠矣而卒不往其不往之故不言也故曰詩之蘊藉者也李氏樗曰人之行事所當爲者雖千里猶必赴之其不當爲者雖咫尺不可妄動襄公之母有易往之勢而不往能止於禮義者也可謂賢矣然則襄公將若之何范氏處義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爲襄公者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歲時問安使者旁午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心稍盡而母心亦少慰矣 參朱氏善說 抑聞之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王后犯出廢之而已無出道伏讀

御纂詩義折中曰婦有七出斷以義也又有三不去原其情也聖人錄河廣使知有子之婦借令有過亦當審其輕重而善處之不可因私惡偏愔而遽出既傷夫婦之義而并絕其母子之恩也嗚呼至矣後世漢武將立太子而先賜其母死沿至元魏遂爲家法是則天

下眞有無母之國矣我 朝宮政遠過前代讀

純皇帝說河廣之詩知有子之母出且不輕而況乎其他斯則億萬年有道之長非前世少恩者比也

評河不廣宋不遠何以不歸總不說破妙子翼同一不可往一說遠莫致之一說誰謂宋遠讀者思之義之所在廣於河遠於宋 退山

伯兮刺時也 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時愚案此詩執殳前驅雖婦人猶知有王國史錄之以刺當時之人不如婦人也 朱傳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 陳氏曰箋以此詩正指桓五年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事朱子以爲無明文可考不知詩中爲王前驅自北之東二語即其確證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毛伯州伯也箋伯君子字也朅武貌韓詩作偈釋文偈健也音義同桀特立也
箋桀英桀言賢也朱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范氏曰殳建車左故曰前驅案此
婦人言其夫平日武勇爲邦之桀故能執殳前驅若雄
雉之婦人首言泄泄其羽有方領矩步之態則文士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毛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疏此時從王伐鄭鄭在
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
京師乃東行伐鄭也鄭氏泉曰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案周遷洛邑天下皆
呼爲東都故云之東補朱傳蓬草名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
膏所以澤髮者呂氏祖謙曰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沐

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
非專爲婦人用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毛杲杲然日復出矣杲杲日色明也甘厭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毛諼草令人忘憂又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蕿一名鹿蔥一名丹棘花名宜男背北堂
也疏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痗病也補賀氏子
翼曰思伯而苦則首疾矣然願言思伯則首疾亦甘心
耳當憂思之極亦願得萱草以忘之然忘則非心之所
安故甯願病耳焉得一轉更深案孔疏謂諼忘也非草名毅朱子以合歡爲萱

草亦誤本草合歡在木部非草也嵇叔夜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伯兮四章衛人從王伐鄭以戰於繻葛也以天子伐諸
侯而又有才武之人以爲前驅宜乎轉戰無前不移
時而凱歌還鄉矣乃自伯之東不日不月其存其沒
家莫聞知此所以眴眴心目而至於疾首痗心也斯
婦人者以王之故而壯其伯以伯之故而病其身推
其意恨不親踐行間手執桴鼓與伯也同執殳於戰
場而蓬首垢面謝絕鉛華以冀捷音之一得緯乎有
敵愾同仇之風矣使當日從王者皆能如是則并心
一力衆志成城鄭莊雖狡奚能爲役哉不幸陳無闘

心蔡衛又復不支繻葛一敗王師不敢再出惟仰鼻
息於齊晉君子惜滿朝皆婦人而又痛當時之人未
有能如此婦人者所以爲刺也○徐氏光啟曰伯兮
猶知有王周德未衰也北門鴇羽亦然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
以育民人也○案衛經狄亂之後人民稀少其遺民有淒淒然獨行於淇上者君子見而閔之而其時之政事
可知矣故刺之朱傳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
嫁之案朱序說殊誤天下乃有如是無恥之寡婦哉今本韓詩意正之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毛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之子無室家者在下

曰裳所以配衣也（補）狐野獸喻流民也衞之民流離在野君子見其敝衣藍縷而憂之綏綏獨行貌與小雅有芃者狐以喻窮民同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毛）厲深可厲之者王氏安石曰岸近危曰厲何氏楷曰說文厲旱石也累岸石於水中踐之以渡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毛）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刺時無善政以養民也古之聖帝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其勤恤民隱如此其至也韓詩外傳曰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憂天下之衣與食也今衞之民乃有無裳無帶無服者此在位者之責也衞自懿公以來兵喪於狄民散於野左氏謂滎澤之敗渡河者男女七百有三十人蓋幾無孑遺矣狄人雖退原野蕭條淇水湯湯闃其無人即有一二踽踽獨行於河干者亦復懸鶉百結不堪言狀此康叔武公以來所未有之奇厄也衞之君子能見而憂之憂之則必籌之課之以種植厲之以耕織庶幾一尺之布亦可以縫萬丈之裘亦可立致衞民之

生機皆自此一憂爲之也若謂寡婦見鰥夫而憂其無裳無帶此委巷之鄙談豈足以入聖人之經哉

評　狐野獸亦邪獸南山章加一雄字其狐便有作勢作威意此處拈一有字則有曠野蕭條孤行無伴意下一字而全身俱動非古人無此神筆○前篇一伯字渾身是眞氣此篇一狐字滿紙皆冷氣不消尋注腳也仿山

木瓜美齊桓也衞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衞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疏左傳齊侯歸公乘馬祭服歸夫人魚軒重錦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衞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邱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　朱傳此疑男女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案序說木瓜美齊桓郎朱子讀尊孟辨亦云詩錄木瓜春秋敘績之意亦以善衞人之情也朱子初意原從序說然經語不倫木瓜瓊琚一投一報究何所指毛鄭雖有所傳未能自斷其說朱子順文衍義改爲男女贈答之辭尤與古義相違愚謂此衞人代爲齊人之言以致其感德之情而美齊桓之使義也當時齊桓欲樹恩於衞衞人求救赴之者輕齊人戍曹城楚邱報之者重故爲投瓜報瓊之喻此即朱子所謂序績也若如舊說以報瓊屬衞人衞人實一無所報而徒作大言以欺人不亦僞乎且以齊桓存衞之德而譬之投瓜又何其奚落之甚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木瓜楙瓜也可食之木蘇頌曰狀如柰大者如瓜小者如拳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故皆言木以別之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疏瓊是玉之美名非玉猶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也案木瓜微物也瓊琚重寶也投之者輕報之者重蓋齊人欲得諸侯而爲此故有永以爲好之言春秋時凡請救於人者必有賂左傳宋人告急於晉

狐偃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是移晉賂爲之也衛以狄難告急於齊此時衛値覆亡其賂必輕故曰投我木瓜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瓊瑤美玉說文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瓊玖玉名釋文玉黑色 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見正義引孔叢子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故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包肉食也書曰厥包橘柚包果實也案此見孔叢子亦斷章取義言尋常之報施耳若以爲美齊桓是直以乘馬祭服重錦魚軒以及築城戍守諸大事而等之於木瓜也豈其可哉

木瓜三章齊桓公重施而不望報也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齊桓之城楚邱也於衛爲再造康叔武公之血食將憑依之豈區區瓜李云乎哉且衛本一無所報而忽矜而誇之曰瓊琚以人之厚惠爲瓜李以己之空言當瑤玖大言不慚未有如是之荒唐者也夫軍行賴餉不能以空手赴人之急是必衛被狄難府藏一空所以請師於齊者非有嘉貨重賄也苞苴已耳而齊乃有乘馬祭服重錦魚軒之報又爲之戍曹城楚邱舉出於望外蓋是時齊方圖伯重施而不望報衛人因代爲之言曰爾之投我者輕而我之報爾者重非以爲報也永以爲好也永以爲好者卽葵邱之

所謂言歸於好也蓋齊自是得衛而衛由是服齊而兵卓衣裳之會無役不從矣救災恤患人皆心服非齊桓厚施焉能有此此其所以爲美也獨是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知衛之德齊者至卽知黎之怨衛者深君子是以知親暱之不可棄也

評永以爲好的是齊人口吻明明現出求諸侯本意如其言便是不棄諸夏好心卽是美處此篇經過漢唐宋數千年來疏解卻未有人想到覺從前都是強解○詩語以爲衛人說固不倫以爲尋常朋友投賂之作卻與齊桓不相干涉惟此解確不可易徐氏曰末二句不更一字今傳奇台唱猶本諸此仿由

書鄘衛後

朱氏公遷曰衛多君子於詩可見如淇奧之武公高出世主固非諸國所有而文公興衛亦卓卓可稱者其餘如凱風之孝子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士干旄之大夫簡兮之伶官考槃之隱士皆傑然可稱於時其次則乘舟之二子亦有可憫之一節又如賢婦人六人則共姜莊姜許穆宋桓二夫人泉水竹竿之二女也若燕燕之淑愼伯兮之專一雄雉之知德行谷風之有德音又在六婦人以外然則衛不特多君子亦可謂多賢婦人矣乎謂衛多君子無救於亡讀新臺牆茨諸作人理滅矣是故周幽淫而戎殺之衛宣淫而狄洗之齊襄淫而無知弑之陳靈淫而徵舒射之然齊襄陳靈止及其身而衛蒙禍獨酷者左史稱育清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幾無遺種矣蓋桑濮之俗漸漬民間故上下同受此

慘禍也周幽以龍漦兆災自剛天命不可概論然西周之民秦人得之以強則存者多矣獨怪中國古無女學而衛之女子多工吟咏故使者樂采之其語多敦厚溫柔以視小戎女子跳俠烈之氣此則猶近乎平中也

王譜

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遷殷頑民今洛陽是也至於夷厲政教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后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論曰鄭氏謂王貶爲風其詩不能復雅非也詩各有體此自風體非雅體也晉范甯穀梁傳序謂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既承其誤唐代諸儒奉爲金科玉律而朱子集傳亦復沿之此拘於成說也魏氏默深曰鄭作王城譜實紀地名非尊非貶蓋周公營洛邑以爲東都謂之王城自平王東遷都王城者十二世至敬王始遷成周其時民風之采自王城者不得爲周周者統名也又非雅非豳非南不係之王將何稱後人誤以王城之王爲王室之王遂謂之貶然則南豳皆風也后稷公劉之化皆將爲貶文王周公之世皆將爲降乎是知風

采於民雖西周不得列之爲雅雅作於朝頌作於廟雖東遷不得降之爲風也獨厠王於衛鄭之間爲可議耳歐陽公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夫秦本西戎退居唐後豳本周舊以殿風末固宜王之風非降而王之名自尊今厠於衛鄭之間似非得所檜之於鄭猶魏之於唐也今次於陳後亦非其所鄭譜以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爲次第殿王於豳末使十五國以二南始以陳曹終見天下大局之興衰又以豳先

以王後見周室之自爲興衰且以王終而風訖與二雅之末同爲一亡與孟子迹息詩亡之言尤相合而檜居鄭先與魏唐之例亦書一論風次第者當以鄭譜爲正疑孔子正樂時先已如此毛依而編之鄭又依毛所編而爲此譜耳不然鄭不應無故取而易置之也或三家詩次第本如此鄭先受韓詩仍其舊而譜之譜後有圖圖之後必有說惜乎圖已久佚歐陽公雖得之而不全唐孔氏於國風王風二疏皆有王居豳後欲近雅頌之言目所親見已有明徵而相承已久亦不敢遽從鄭而易之特存其說以告後之言詩者

毛詩補正卷之五

王風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案鎬京爲宗周洛邑爲東都下都爲成周東都在澗水東瀍水西郎今洛陽縣西北下都遷殷頑民居之在瀍水東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　朱傳同　附錄劉向新序節士篇謂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之見害作此詩又韓序黍離伯封作也昔尹吉甫受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此詩案此二說出三家一以爲公子壽作則當在衛風一以爲伯封作尹吉甫西周時人不應冠於東都之風之首終以毛序爲得正三家亡而毛獨存者以此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彼彼宗廟宮室疏作者言彼黍彼稷正謂黍稷爲彼耳嚴粲曰言彼處有黍彼處又有稷見無處不然謂蓋爲禾黍也所邁行也補疏既言行又言邁猶古詩行行重行行耳靡靡猶遲遲也搖搖憂無所愬也疏楚威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言無所定也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據遠視之蒼蒼然補朱傳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陳氏曰此乃今之蘆粟非黍也說文曰黍禾屬而黏以大暑種故謂之黍黃氏曰黍有丹白黃黑四色粒多而黏敖之可爲酒者離離垂貌廣韻穲穲黍稷行列也佩觿引作穊穲稷一名穄音祭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陳氏曰粟乃粱類非稷也禮記疏引考靈曜日中星鳥可以種稷一歲所最先故月令謂之首種○爾雅粢稷也從禾又名穄一物三名音之轉也粢俗誤從米作粢案箕子過故殷墟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與此詩意同然箕子直斥狡童

而此詩含蓄其辭尤有傷心不忍言者矣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穗秀也論語解吐華曰秀禾尾下垂而秀者蓄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噎憂不能息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未得還歸遂至於稷之穗又至於稷之實三章歷道其所更見也范氏處義曰閔周室者黍稷莫分念父母者莪蒿莫辨憂思亂於中則瞻視

眩於外也

黍離三章序曰閔宗周也朱氏善曰周之王業公劉闢拓之於豳大王創造之於岐文王光大於豐武王成就於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土田上上山川險塞是天下之奧區也爲子孫者正當守之而不去今乃舉舊都而棄之此蘇子瞻所謂一敗而鬻田宅者也然驪山烽火鎬京灰燼斯時若必責平王以不去則懷愍再辱徽欽纍虜徒羞千古耳爲平王者㫖辟東都以避兇鋒然後告於諸侯會師整旅一舉而蕩平之如少康之中興夏室可也不然如光武之身都洛陽收復長安設官置吏可也又不然如唐人之借兵回紇收復兩京雖藉其力而酬其功則封秦襄以百里大國示以限制可也彼秦亦周之臣子也非與國也安有與之爲誓曰能逐犬戎卽有其地舉先王之宮室陵寢悉以畀之也哉詩人求其倡爲此謀者而不得故曰此何人哉嗚呼周平一宋高也宋高猶誤於秦檜而周平與秦之謀則求其人而不得殆平之自惎歟詩人不敢斥言之故曰何人也赫赫宗周以爲褒姒敗之平王滅之可也自是秦人得周地作西時祀上帝太史公曰秦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

懼焉太史公之懼詩人之憂也其後秦卒代周詩人其知之矣悠悠蒼天眞陰主之雖憂何益哉

評六朝如夢鳥空啼何如起二句悽絶起首蔵說彼不說此爲何地便已傷心如醉如噎四字後人說不出中間知我不知我四句含蘊無窮末二句無限沉痛欷歔退山對蒼天而問何人至今如聞太息之聲○此詩妙在感慨無端不露正意子翼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朱傳大夫久役於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案孔疏謂在家之大夫思僚友在外之危難朱子改爲室家思念之詩然大夫行役至於不知其期其爲刺平王則一也此詩似室家聲口或僚友代爲之辭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毛 鑿牆而棲曰塒會經陸鳥曰棲水鳥曰宿郭璞曰今寒鄉穿牆棲雞 補 朱傳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案寮友相稱亦可曰君子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陸氏佃曰羊性畏露曉出早歸常先於牛曷至哉言今亦何所至哉案平王之時于役無期莫如戍申一事今日戍申明日戍甫又明日戍許轉徙無常故曰曷至哉其詞旨揚之水乃軍士之言此篇乃室家之言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毛 佸會也雞棲於杙爲桀括至也爾雅雞棲於弋爲榤弋橜也亦作杙說文無榤字 箋 苟且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案飢渴不時則疾病生疾病生則死亡至家常語卻最關係

君子于役二章怨戍役也謝氏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日也四牡之使甯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今至於不知其期先王體恤之情蔑如矣

評 雞棲牛羊何預行役是觸目生情光景苟無飢渴四字淺而有味閨閫中人不能深知行役之勞所念者飢渴而已○行者思家所最難堪者雨景故東山四章各以零雨一句爲淒涼家人望遠所最篤耶者暮景故此詩二章各以日之夕矣四字爲慨歎○沈氏守正曰草蟲殷靁思而不淫君子于役思而哀傷王化盛衰婦人女子之口傳之所謂風也子貢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朱傳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此詩與簡兮同旨輔氏廣曰此篇篇首與前篇皆以君子爲言而又相聯屬故朱子疑爲前篇婦人所作然初解亦從序說陳氏曰此篇中谷有蓷兔爰序皆云閔周今觀其詞所云此離啜泣百罹百憂其爲可閔無疑此言其樂只且似與彼二詩同論而概以爲閔周序詩者其知本乎賢人隱遁則當國者皆小人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見幾之士作詩以紀之詞雖樂情實悲矣序云閔周旨哉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毛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朱陽陽得志之貌董氏逌曰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枯簧笙也朱簧笙竽管中金葉也嚴氏粲曰簧笙之舌也案馬元伯云月令仲夏調竽笙篪簧秦風並坐鼓簧鹿鳴亦言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是簧與諸樂器並列世本言女媧作笙隨作簧注云隨女媧之臣則簧亦樂器之一也爾雅大笙謂之巢李注文選引作大笙謂之簧則巢字疑誤大笙謂簧故毛有簧笙之訓而不曰笙中簧也不然管中金葉其可執乎由用也箋由從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疏房中之樂作於小寢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又周禮磬師教燕樂綬樂之鐘磬注燕樂房中之樂 箋 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亦樂官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毛 陶陶和樂貌翿纛也翳也箋纛舞者所持謂羽舞也敖 箋 謂燕舞之位胡墨莊曰以敖爲舞位經傳無據釋文敖遊也與嘉賓式燕以敖之敖同案敖謂敖夏公出入所奏樂大射儀公入驁蓋禮成而入凡奏樂必有其位王朝恆有公出入以時奏敖故曰由敖猶奏二南則由房也

君子陽陽二章此相招爲仕隱者之辭也東遷以前若皇父仲允一流人濁亂朝政既已與國同燼矣平王初政正宜擢用賢良紹開中興方叔吉甫之徒未必

不復見於平桓之世也乃稽諸前史竟無其人卽平
王末年所書宰咺武氏子之類皆碌碌無足稱者然
則平王所用之人大抵皆闒冗徒也簡兮之碩人猶
感慨於西方而若人者則竟陽陽陶陶以伶官為樂
雖曰玩世不恭而世運概可知矣其樂只且正所謂
長歌之哀甚於痛哭者也閔周者閔周之不能用賢
而東周自此不可為也
評此詩兩樂字眞是黃柏樹下彈琴苦中作樂比簡兮篇更難摸索於論鼓鐘周何以衰執簧由房周何以衰論世者可以思矣退山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朱傳平王以申
國近楚數被侵伐遣畿內之民戍之戍者怨思作此詩
案戍申之擧先儒皆謂平王私其母家朱子謂平王知
有母而不知有父忘親逆理之罪而不知非也詩管
見曰周既東遷無玁狁西戎之患所患者荊楚而已申
甫許三國皆近楚為周之屏蔽故周人戍焉戍為周戍
非為申戍也鄭氏謂申在陳鄭之南迫近强楚數被侵
伐是也○孔疏云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因重章以
變文其實不戍甫許此則不然申在今南陽縣北甫卽
呂也在今南陽縣西許今許州戍申而及甫許者為犄
角之勢也以一人之身而遍歷三國蓋周人自為更調
瓜時戍申及瓜而戍甫又及瓜而戍許蓋怨他國不至
而有曷月還歸之嘆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
予還歸哉

(毛)興也 揚激揚也 朱悠揚也水緩流貌陳氏曰悠揚二字不見古書史惟後代詞曲中頗有
之案小爾雅揚蕩揚也說文揚飛擧也禹貢揚州亦因
水性激揚得名以毛義為長愚謂揚州得名義取輕揚
江南之氣不敵北方水深土厚平王懦弱政令失於柔
緩非失之急疾故朱子以悠揚易之惟二字不見古經
傳不若以輕揚釋之義本禹貢疏○揚古作楊自唐石
經定從揚今遂無作楊者禹貢揚州據郭忠恕佩觿本
作楊州宋本爾雅釋地亦作楊州出錢宮詹養新錄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
舅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楚靈王遷之今信陽之方城內 (補)本義歐陽氏曰彼其
之子周民謂他諸侯之當戍者也蘇氏轍曰不與我戍申者怨諸侯不至之
詞案彼其之子箋以為指鄉里之處者言倘近於理而朱子以為指室家言天下豈有婦人同戍之事哉
附戍申說崔東壁云申與甫許皆楚北出之衝而申倚山據險尤為要地楚不得申則不能憑陵中
原侵擾畿甸是以城濮還師楚子入居於申鄢陵救鄭
子反帥師過申申之於楚猶函谷之於秦也宣王之世
荊楚漸强故封申伯於申以塞其衝平王之世楚益强
而申漸弱不能自固故發王師以戍之耳非以申為舅

故而私之也不然戍申足矣戍甫戍許何為若或曰為
申同姓故也曰申與齊許紀甫皆姜姓也齊滅紀又滅
許以與鄭而晉亦滅虞虢焦滑霍揚韓魏同姓之國且
自相滅矣況於母家之同姓而平王乃有是推烏之愛
乎蓋甫卽呂也楚子重請取申呂以為賞田巫臣曰此
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
也晉鄭必至於漢然則申呂二國皆楚北衝惟許地稍
近內然楚師度申呂而北則必經許是以齊桓得許則
能伐楚而至召陵晉文踐土之盟不得許則於盟後汲
汲率諸侯以伐之晉伯既衰許折而入於楚始以爭鄭
為事耳由是言之平王之戍三國非私之也謂平王之
戍申為私其舅則宣王之封申亦為私其舅乎謂平王
之戍甫許以申同姓故則宣王之城齊亦以申同姓
故乎惜乎說經者不考時勢而但以己意度之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
予還歸哉

(毛)楚木也 陸氏佃曰楚者楚地所出一名荊故楚人春秋稱荊荊州亦以此木得名也 甫諸

姜也疏書呂刑禮記引之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祚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因重章以變文借甫許以言申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案三國相近安知屯兵戍守不互相犄角不然齊亦姜姓何以不及之也括地志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呂氏春秋呂在宛縣西朱子以爲未知其國之所在殆未之深考耳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蒲草也箋蒲蒲柳陸璣疏蒲柳有兩種皮青曰小楊皮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故左氏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嚴氏粲曰毛以爲草鄭以爲蒲柳皆通陳澤陂之蒲蒲草也東門之楊蒲柳也蘇氏頌曰蒲柳又謂之萑蒲即水楊也許諸姜也周語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也

揚之水三章刺平王令不行於諸侯也地上有水曰比

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也今以輕淺之水灑而揚之於薪楚之上其能流乎竊謂揚之水喻內輕也束新束楚束蒲喻外重也當是時楚熊通僭王澤虞蒙虎首犯不韙春秋桓二年蔡鄭盟鄧傳特表之曰始懼楚而不知平王時周已先懼之矣第楚欲窺周必由申呂故戍之許稍遠楚亦必宿重兵以爲應援然非畿內之民所能獨爲役也必分命諸侯互相更調得以休息而諸侯乃莫之應於是戍申之民轉而戍呂戍呂之民轉而戍許無時可歸矣夫自隱至桓十餘年間漢陽諸姬漸次就盡而蔡鄭始懼亦已遲矣且蔡鄭兩國烏足以當楚哉不知顧全大局舉周王之令而弁髦之卒也王命不行列國紛擾殆數百年至秦混一而始休於是秦始廢封建李斯議之始皇從之我

高宗純皇帝特闢其言以破一切迂儒之論而三代上封建之天下遂爲三代後郡縣之天下一人有命萬里從風無復有不流之嘆矣故廢封建之萌芽實自此詩基之詩可以觀此亦數千年轉移大局之所繫也

篇中戍申甫許等字跌宕得有精神○當與君子于役合看彼爲思婦之詞此爲征夫之詞退山評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朱傳同舊爲遇旱詩今正之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慨其歎矣慨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與也蓷鵻也音錐釋文鵻爾雅作萑音同郭璞曰今茺蔚也即益母草○嚴氏粲曰鄭孔以蓷草宜生高陸生谷中則傷於水非也據本草茺蔚正生壽濱池澤中其性宜溼案益母隨地有之形似艾非盡澤草暵菸貌菸音於說文殘也又殘也疏引易曰燥萬物者莫暵乎火今繫詞作熯唐時作暵暵說文乾也博雅驟也玉篇熱氣也惟毛謂其殆由暵而至於菸非以暵爲菸也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焦氏曰凡花草蔬稻之類被水滅頂者即爆盡推高出水面者不遽死值秋陽暴之立時枯萎目驗十數年乃知草木傷於水者不菸於莖而菸於乾因嘆詩人咏物之工三章乃倒說始而溼中而脩脩縮也久而乾案焦氏得之目驗予在華容任遇堤決著旁鄰閭花草被水傷目驗亦如是因嘆花草必得水灌溉始生被水淹則死中谷非有水之地今水漪及之而蓷於水退之後遂至枯萎此章蓋焦氏所云被水滅頂而

爛熟者也仳別也艱亦難也

中谷有蓷嘆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毛 脩且乾也案毛脩且乾當作一句讀朱脩長也此蓋枝葉之長者高出水面不遠死今遇日曝之而且至於乾也劉熙釋名云云脩縮也言菸而縮也並通條然歗也范氏王孫曰條者長遠之義漢郊祀歌聲氣遠條 補 朱傳歗蹙口出聲也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雖今人語猶然也案此解遠勝於鄭鄭以爲君子於己不善則怨而懟矣

中谷有蓷嘆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毛 雖遇水則濕案蓷爲耐旱之草遇水則濕水退見日暴之即菸蓋中谷本陸地舉中谷而田間之被淹可知舉一蓷而田禾之被水不待言矣自宋以後皆以爲遇旱之詩惟焦氏獨發毛義以爲傷水實發前人所未發然焦氏於物理固精而依箋以三章爲倒說似覺未安愚意中谷亦有高低其高者因水退見日暵而乾其次則暵而猶脩其低者則暵而仍溼以高低爲乾溼之次脩則雖未乾而亦不盡溼但縮而已於義爲勝啜泣貌案啜乃飲啜之啜爾雅啜茹也啜泣即飲泣也

中谷有蓷三章此傷水之詩也暵說文引詩作𪇆注云水濡而乾也中谷非有水之地今水漲至谷而蓷被水濡而乾既而脩者亦縮終則雖日暴而仍溼且同歸於菸稻蔬之類無遺種矣此必伊洛瀍澗泛溢使然或小有河決不爲大害故史失之也然被災之地已難堪矣周人既不防護於前又不賑貸於後坐視其流散而不爲之所亦可悲矣故予謂東周之不振非獨𢍰豐鎬之咎也東漢西晉皆都於洛豈必終南始有王氣哉不恤其民雖使之復都岐雍未必能復文武之舊君子讀中谷之詩所爲閔周之不能復興也無民故也乎黍離而後周無君矣中谷之蓷其離騷美人之悲言乎勿賓認饑饉相棄看退山以蓷作離騷香草吾以女作棄婦看以慨嘆啜泣作不恤其緯嫠宗周之隕看如此則憂深思遠其寄託更不可思議○用毛氏傷水之說以說文及陳氏焦氏之說證之而推爲水溢河決亦愚者之一得也仿山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朱傳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案漢儒續序孔氏疏謂指周鄭交質及繻葛一戰而言按之經語殊無此意以桓王刑政顚倒而然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毛 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爲羅釋器鳥罟謂之羅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朱兔性陰狡雉性耿介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尚無爲尚無成人爲也焦氏曰爲之訓通於用爲之義通於僞蓋謂其時風俗人心尚無作爲之事成人爲者荀子云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楊倞注云僞爲也矯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然則成人爲者皆人所作爲而成之者也罹憂吪動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毛罦覆車也釋器緊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鍾氏惺曰亦可以網獸　造爲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罿罬也韓詩施羅於車上曰罿卽罦也庸用也箋勞也一曰功也聰聞也

兔爰三章閔周之君子不樂其生也據續序謂作於桓王之世繻葛一戰在桓十三年則上距宣王之世八九十年矣平王五十一年幽王十一年朱子謂其人及見西周之

盛後人疑其不然然以白大傅新豐老翁八十八例之則亦不必無之事也宣王初時南征北伐四方來庭幽王拱手受之其人正在髫齡時方晏然故曰我生之初也洎乎驪山烽火東都播遷其間震蕩流離不一而足及垂暮之年親見中原雲擾諸侯鴟張故曰罹曰憂曰凶皆百之也時事至此已無可爲故尚寐而欲無吪無覺無聰亦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意也然追原禍始豈無故而然哉在幽王之世政刑顚倒無罪反收有罪覆脫兔爰雉羅非一日矣幽憂繫兔無可申雪卒釀犬戎之變回思我生之初親見承平尚無喜功生事之人而事墮於冥昧之中患積於蕭牆之內倘之云者如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暫時苟安云爾及乎禍機一發欲求如前日之無事豈可得哉此詩人所以發我生以後之慨也吁明之末造奄宦當權東林被禍洵兔爰而雉羅矣其後流寇蔓延如癰潰疽決而養毒實在神宗之世其致一也抑又思之東周懦弱病在苟安諸臣泄泄以無事爲福則又安得一眞有爲有造有庸者以再創寰區也此事之重可閔而詩人之所未及者也

評有兔二語比意已盡卻從我生之初寫出過變無聊情事何等筆力退山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案鄭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詩

○箋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親孔氏謂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義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凡九謹案後九族乃戴禮尚書歐陽說今不用此詩刺王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親九族○賀氏子翼曰平王忘父大仇則其棄族宜矣故詩人刺之朱傳世衰民散有去其鄉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詩管見曰葛藟與中谷同類天降饑饉上無救荒之政故或鬻妻帑或鬻子或自鬻而至於流亡也觀詩言謂他人父等語知與爲人後之薄俗乃起於周衰也朱傳說是恩案左傳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君之寵弟乎則葛藟自是此詩託興之義必由平王東遷王族從王徙洛者以犬戎之難流離失所抑或宗支繁衍朝廷困於供給以至窮苦無聊漢唐之末造常有之序以爲王族刺平王殆不誣也與中谷異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

我顧

毛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滸終遠兄弟兄弟之道已相遠矣 箋兄弟猶言族親也 案以他人爲父所以遠兄弟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毛涘厓也 箋有識有也 識音志記識而不忘也 補朱傳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見左昭三年及二十年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毛漘水隒 音檢 也 隒阪也隒是山岸漘是水岸故曰水隒孫炎曰平上脩下曰漘 昆兄也 一作翳說文周人謂兄曰翳爾雅來孫之子爲昆注昆後也 補朱傳聞相聞也 聞與問通

昆爾雅作翳

葛藟三章序曰王族刺平王也西戎之禍凡王族在鎬京者多與其難其從王於洛者又多流離瑣尾不堪言狀平王於喪亂之秋未能訪求而安輯之故此詩一則曰謂他人父再則曰謂他人母終則曰謂他人昆殆王族自鬻其身與轉鬻其子者正少陵所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者也若皇甫士安以爲在桓王之世則必東遷後六七十年來生齒漸增國計日匱又遭饑饉薦臻以有此也予讀明史宗室傳其末年丁口日繁貧窶特甚至有終身不能命一名娶一婦者至崇禎間始開應試入仕之途然已晚矣蓋宗支繁衍又絕其謀生之路其勢不復能相顧問也以一統全盛而猶如此況其在平桓之世下同於列國哉況其在兵燹荒年之後哉吁以文武成康之子孫而流落至此君子不能不追思棠棣行葦之盛也

采葛懼讒也 箋桓王時政事不明臣之出使者懼爲讒人所毀 歐陽氏謂采葛采蕭艾者積少以成多如王聽讒積微而成惑二說並通 朱傳采葛所以爲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 黃東發震曰采葛非人臣之事故朱子以爲淫奔然詩傳折衷載晦菴新說仍以采葛比聽讒觀唐風采苓亦以比聽讒則此說近人情矣 案防有鵲巢巧言何人斯巷伯青蠅皆憂讒之詩也離騷一部亦皆憂讒畏譏所以直接風雅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 箋喻臣以小事使出日久情疏爲懼益甚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蕭所以共祭祀 爾雅釋草蕭萩 萩一作荻 李巡曰萩一名蕭 朱注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祭則焫膋以報氣故采之生民詩取蕭祭脂郊特牲既奠然後爇蕭合馨香可證○箋喻大事使出祭國之大事也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艾所以療疾 箋喻臣以急事使出 案呂氏東萊謂葛爲絺綌蕭

供祭祀艾以療疾毛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

采葛三章序曰懼讒也楚詞曰予殖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又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然則蘭蕙君子也蕭艾小人也舍蘭蕙而采蕭艾時事可知矣蕭艾日益盛則蘭蕙日益衰浸至芳草以當門而鋤於是乎蕭艾盈庭而秋風禾黍滿目生悲矣夫蕭艾之忌蘭蕙也自古爲然其計在於投間抵隙以圖芟刈之而已昔上官桀之讒霍光也俟出沐日奏之恭顯之讒蕭望之也亦俟其出沐日奏之汲

黯不願之淮陽彘張湯也京房不願離左右彘石顯也韓退之謂日隔之疏加以忌者之口庸有幸乎有明君出拔茅連茹引蘭芷以升庭而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庶乎無兔爰雉罹之傷也夫

評空中宕漾令人不可捉摸然一日不見四字明露痕跡此四字卻是自古至今一緊要關頭寥寥短章情遶而詞迫傷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朱傳周衰大夫猶能以刑政治其私邑淫奔者畏而歌之案漢儒續序謂詩人陳古刺今朱子改爲直陳時政與序刺周大夫之旨合俗傳僞子貢傳以爲周人從軍訊其室家之作亦甚似之緣與擊鼓章死生契闊之旨合也故姚氏際恆取之姜氏炳璋謂行役之人刺其大夫之詞與僞申培說亦不甚相遠其他紛紛之說皆無確據惟劉向列女傳載楚滅息虜其君使守門納息夫人於宮楚王出遊息夫人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之日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何如死并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云云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守節有義以諸侯禮合葬之篇中予指楚子畏予不敢畏予不奔言楚子未出遊故不敢奔告於爾也生離不如死并尤與末章首二句辭意脗合或疑與左氏所載不同不知孟子子濯孺子一事亦與左氏不同傳聞異詞左氏之言亦未盡可據即如左氏言失節者乃息嬀耳嬀乃妾媵之屬列女傳所載乃息夫人也亦解結之論然序以爲刺周大夫何也蓋東遷以來衛武鄭武相繼去世其後實無賢卿上坐視楚氛日熾蠶食小國而不謀於王以爲之計亦猶君子于役之刺平王君子陽陽之閔周也諷刺意自在言外。此篇當作莊王時詩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毛)大車大夫之車疏引春官巾車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又云大夫乘墨

車然則王朝大夫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案此時無出封之事以下文子指楚子則大車蓋楚之左右廣也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案春官司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又春官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出封皆加一命等出封謂出於封畿即得加命如子男之服此時周大夫無出封畿巡行決訟之事楚已僭王亦不得尚服毳冕必如左氏所載昭十二年楚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之類也菼鵻也蘆之初生也

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案毳冕乃享王助祭之服非以聽訟也胡氏謂詩意以大夫出巡聽訟一時觀者指目其人謂乘此車服此服而來者乃某大夫也如漢遣直指使者衣繡衣巡行郡國稱爲繡衣使者之比此時楚子之出境亦加之故人畏之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哼哼重遲之貌璊赬也赬赤也禾之赤苗謂之璊玉色如之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毛穀生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內外異死則神合同爲一也疏引內則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不入內女不出外又禮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故僖公薨於小寢春秋譏之又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始有之見檀弓白虎通云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漢書哀帝大后崩上日朕聞夫婦一體亦引此詩○案毛及爾雅以穀爲生馬元伯謂穀卽穀之叚借左氏楚人謂乳穀乳亦生也漢書作穀穀穀通

大車三章序曰刺周大夫也刺大夫者刺其坐視諸姬之亡而不能爲計也十五國得婦女之詩多矣而其間有傳聞異詞者如蔡人妻作芣苢衛寡一作宣夫人作邶柏舟衛姑定妻作燕燕黎莊夫人作式微齊女傅母作碩人陳採桑女作墓門其一則息夫人作大車也黎許附於衛惟蔡與申息近畿甸故屬之南與王風以其音節同也而申息尤近楚楚橫南服久矣自乘廣初駕以其兵車凌轢小國皆此檻檻哼哼者也西周之衰楚已自王彼豈猶能遵周子男毳冕之制哉所云如菼如璊者蓋或青或赤隨其意之所喜大抵不離虎豹之皮以示服猛云爾毳淺毛取其輕也羽毛齒革楚地所生秦之復陶蔡之驌驦職此類也不王之而予之者息之人固不以爲王也猶春秋

之志也且息詩作於楚而以之屬於王者有故魏氏默深曰申息皆畿甸之國楚之北門而東周之屏蔽也申息亡而楚遂憑陵中夏故錄戍申哀息二詩於王風明東周不振之由也哀息者平猶戍申而息則坐視其亡周大夫不能爲策故獨哀之也於戲誰秉國鈞而乃上不克聞於天子下不克告於方伯申明大義以正其幷吞之罪徒使節義之婦作皦日之誓空留哀音於人間此太史氏之所爲刺也

評前兩章同疊末章自爲一體與葛覃采蘩彼襛靜女子衿等篇同一體製蓋合樂在前歌只孤行於後猶今曲調之煞尾也又有章首另爲一體而後乃同疊者如關雎卷耳行露車鄰等篇則合樂在後猶今曲調之引子也又有章首章末數句同疊者有一篇同疊者有首尾另爲一體中間數句同疊者此詩末四句眞摯可泣鬼神以單歌獨唱單吹獨和聲聲打入心坎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案朱傳以爲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以子嗟子國爲男子字毛以子國爲子嗟之父俱是賢人孔氏謂毛時書籍尚多或有所據誠然朱說後儒多訾之故不復錄特以古義補之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毛留大夫氏子嗟字也說文無劉字有鐂字而夏有劉累春秋有劉子或疑詩氏脫之非也劉鐂古通作留宋羅氏泌以爲堯長子監明之後○胡墨莊曰漢書地理志河南緱氏縣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括地志劉聚卽劉累故城蓋在夏爲劉累邑在周則爲周大夫留氏之邑水經注劉聚三面臨澗在周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爾春秋劉康公之後皆食采於此雖未知其卽子國子嗟後人與否要皆以邑氏者若鄭

國祭仲省留之留及陳留之留皆非東遷時留屬鄭邑
子嗟周大夫安得治之必其先人有功於留因氏之耳
其所居則之邱中也
留邱中境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
之所治案此郎諸葛躬耕隴畝意施施難進之意朱喜悅之意○顏氏曰江南舊本皆
作將其來施韓詩重作施施案孟子有施施從外來亦
是重文疑古時方言如此或以六章未句四字此不宜
五字當從江南本非也○李氏集解曰所謂彼留子嗟
者亦猶陳風所云子仲之子豈必求之他書有子仲乃
言其姓氏乎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案此說最通朱
子不信序說病正坐此黃氏震曰或以留爲講留姑兩
存之
(補)朱傳將願也願其喜悅而來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毛)子國子嗟父箋云著其世賢○案漢時猶多古書一部史記往往出於詩書論孟左國所載
之外郎爽齊叩馬一事亦其一也人謂太史公多異
書不知毛公所注後世亦未曾見唐以來已然矣子

國復來我乃得食此郎杕杜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之意玩來字可見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毛)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疏美寶喻美道也

丘中有麻三章序曰思賢也子嗟子國者其先則周之
賢大夫其人則今之隱君子也其先食邑於留故氏
留其後居於邱中故有麻麥也有麻麥而又有李樹
木陰翳禾黍油油所云邱之中維子之宮邱之土可
以稼也飯一盂蔬一盤取諸邱中足矣彼留之子豈
肯以飲食故施施其來哉而今日者黍離悲矣蒼天
恨矣于役揚水征役不休中谷蓷蔓流離失所憂禍

則兔爰也傷讒則采葛也不有賢者何以能國笙簧
酒醴側席求之佩玖之貽其以玉我王度哉故詩人
重思之也聖人錄此於王風之末其有東周之思乎

書王風後

王風十篇首黍離以豐鎬舊都蕩爲禾黍閔宗周也
東周之不能復振也其失政一在勞民故君子于役
作一在棄賢故君子陽陽作勞民之失以王人戍申
故諸侯不與揚水所由作也棄賢之失使小人爲國
故政刑不平兔爰所由恨也由是緜晜告困而中谷
哀其仳離宗族無依而葛藟失其庇廕至采葛吟悲

蕭艾之盈路大車啍啍毳菼而傷心於是乎天閉賢
隱讒夫高張逸士遠遁以邱中終焉嗟乎周之在西
也憂玁狁周之既東也憂荊蠻自黍離以外揚水大
車二篇戍申哀息實關天下安危惜乎子嗟子國輩
終不施施其來以扶衰周既衰之局是以有心人如
醉如噎徒致恨於蒼天之悠悠也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鄭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始作

論曰朱子謂孔子鄭聲淫一語可斷盡鄭風二十一篇善乎戴吉士之言曰許叔重五經異義以鄭詩解論語鄭聲淫康成駁之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其注桑間濮上之音引紂作靡靡之樂爲證不引桑中篇明桑間濮上由來已久凡所謂聲所謂音非言其詩也後儒謂里巷狹邪之作存之可以識其國亂無政然鄭六卿餞宣子於郊所賦詩固後人所目爲淫奔者豈亦播其國亂無政乎若曰賦詩有斷章取義然不可以邪僻之言加之君子鄙褻之事誦之朝廷接之賓客揆是斷之變風止乎禮義信矣稽古編曰古之言淫者多矣於星言淫於雨言淫於水言淫於刑言淫於遊觀田獵言淫皆言其過常度耳樂之五音十二律長短高下皆有節焉鄭聲靡曼幼眇無中正和平之致使聞之者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曰淫也朱子以鄭聲爲鄭風遂舉其二十一篇盡目爲淫奔者所作幸免者惟緇衣大叔于田清人羔裘女曰雞鳴五篇而已其餘雖思君子如風雨刺學校廢如子衿亦排衆論而指爲淫奔之詞夫孔子刪詩以立教何反廣收淫詞豔語傳示來學乎愚案王深甯謂劉孝孫爲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朱子集傳誠不愧之徒以廢序之故又槩指鄭風爲淫詩爲後儒所不平今以古序正之使鄭之一風還其舊觀其有不能從者亦未嘗盡狥序說如丰之一篇以左傳證之似在株林之後同作於定王之世蓋詩必至此而後盡亡陳亡而鄭亦從之豈陳以外必無一詩耶至其聲之淫則季札已言之曰其細已甚細者煩也碎也既煩且碎矣而又曰已甚則過其常度之謂也淫也是以民不堪也此孔子以欲速見小戒子夏而幷以之告顏子者也學者徒執鄭聲淫一語遂欲

以采蘭贈芍之詞槩鄭之全風是吳札之所歎而杜征南之所笑也

鄭風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案犬戎之難桓公死之不失爲忠臣東遷以後先背周者鄭也成王封其弟虞於唐其後文侯與鄭武公共定平王於東都春秋之世夾輔周者晉也晉分而周鼎終遷故有國者受宗支之害亦未嘗不得宗支之力鄭風多刺而首以緇衣見鄭莊狡猾諸子紛爭遂以微弱而其祖父固周之良臣也

朱傳**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案此詩一以爲武公卽賢周人愛之而作朱傳及嚴緝呂記是也一以爲武公好賢鄭人美之而作若孔叢子子貢傳及趙鹿泉輩是也愚以爲爲鄭人作則當冠諸鄭風若周人所作亦可移置如東人美周公九罭伐柯諸作可附豳風是也此詩本宜入王以鄭風二十篇皆刺無可稱首者故特用此詩以爲弁冕如衛風淇澳齊風雞鳴之

例若檜曹諸小國無佳詩只得以刺詩首之此爲輶軒所採如今之王試者鄭會所錄必取佳者以壓卷亦此意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適之館舍**箋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處疏謂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粲餐也**釋文飧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案采爲田邑之稅祿爲天子賜予二者皆受之於君此授粲乃周人愛之願飲食之也

補**蘇氏曰還謂退而還其私室也**蘇氏曰諸侯入爲卿士皆授館於王室還乃退食而還其私室也案此館與上諸曹治事之館異彼乃館閤之館此爲寓廬之館箋謂還

在宋地之都誤○紬義飧當從釋文作飧夕食也說文飧餔也日加申時食也適館而還正當夕食時也

毛以緇衣爲卿士聽朝之正服朱子從之自王君言或以緇衣爲賢者之服子貢傳曰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於義亦通然非古訓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好猶宜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蓆大也 韓詩儲也說文廣多也 補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

緇衣三章序曰美武公也美武公所以刺莊公也考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甚得河洛間民和殆天啟之矣故卒定都於鄭其父子一死犬戎之難一定東都之遷不可謂非賢臣也至莊公而不肖其德王奪之政浸至有交質中肩之事逆天甚矣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錄緇衣之篇知周人之愛其祖父者如彼而其子孫之見惡於王室者如此此蓋陳古以刺之魚藻之義也

評記曰好賢如緇衣又孔叢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然妙不露出好賢字但一望緇衣便繾綣無已讀者只將又字還字四兮字反覆咏嘆覺得無已之愛自口角流沫中迸出子畏改衣適館授粲借以寫其意不必有其事一句一轉一轉一意○此詩好德至矣然要看改衣適館授粲皆尋常事尋常語反覆周旋無已之意皆在其中只是一个眞退山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共叔名段字叔 朱傳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此鄭漁仲樵也詩序自古無異說其舍序言詩者始於歐陽氏成於鄭氏定於朱子而於鄭風則尤欲盡去序說以合於鄭聲淫之旨○黃氏佐曰左氏襄二十六年鄭伯爲衛侯如晉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此詩晉侯乃許歸衛侯杜注謂取人之多言可畏則豈淫奔語乎權之言僨矣今正之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將請也 韓詩云辭也發語辭焉元伯云如楚辭之羌 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箋無踰我里比無干我親戚也杞木名折言傷害也箋比言無傷害我兄弟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毛牆垣也桑木之眾也諸兄公族案魯衛諸邦皆兄弟之國後來段之子公孫滑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蓋莊公先已料之矣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園所以樹木也檀彊韌之木案傳本作忍疏作韌忍韌古今字

將仲子三章序曰刺莊公也說是詩者皆謂莊公拒仲

之諫託於畏父母兄弟國人之言以養成段之惡爲莊罪春秋傳曰譏失教盡之矣又曰謂之鄭志一似莊公之處心積慮以殺弟爲事也者此猶未得事理之平也使爲段者克盡弟道得京而止雖坐擁大都爲其所忌而上有武姜下有兄弟國人彼卽有殺弟之志何由逞哉乃不軌之謀日甚一日雖以寬仁如漢文猶不能堪淮南之所爲況能得之於寤生乎薄責段之不弟而厚罪莊之不友果足以服其心哉莊之所畏猶發乎天理者也迫於公論者也蓋爲奸雄者其始亦畏名義其後乃至於橫決觀於諭祭仲以姑待亦見其躊躇徘徊不敢遽推刃於同氣誠不料其無厭以至於斯極也公族公室之枝葉也仲之意在於一折其爲莊謀也忠故莊以爲可懷耳殺弟誓母殆激而成之豈眞其本志哉後世兄弟之釁多矣必加舜之待象乃善處骨月之間者也鄭莊君臣何足以知之

評此詩之妙在不斥莊公但若代爲拒祭仲之言微詞吞吐句句波折大約莊公縱段之惡至將襲鄭然後除之有名此意警之最熟只待時而發耳不獨大叔在其股掌之上卽祭仲公子呂輩亦不與顯言樹獨詩人冷眼微窺巧爲點綴而公之陰很自見。樹杞樹桑樹檀指大叔一折字指祭仲諫而欲去之也事關骨月姑爲隱語以示意耳與尋常譬喻不同子冀

鄭風　卷六　四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朱傳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毛】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疏】白虎通四時之田總名爲田里內之塗道也【箋】洵信也【補】案美者翩翩公子之稱仁則史記稱項王見人恭敬慈愛之類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毛】冬獵曰狩杜氏預曰狩圍守也【補】鄒氏泉曰飲酒而好指其獻酬權洽言也案美且好則杜少陵飲中所云瀟洒少年如玉樹臨風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箋】郊外曰野服乘也武有武節【補】案此馳馬試劍之態也

叔于田三章此叔段厚將得衆之時也從來小人之謀爲不軌者往往聚羣不逞之徒馳騁射獵以陰爲部勒酒食犒賞以行其要結國有瑕釁則乘之而起其始也不及覺其繼也雖覺之而無及矣見於詩者晉之曲沃揚水亦其類也而鄭莊顧晏然處之者知段一紈袴子耳其仁不足以撫衆其武不足以治軍其所與遊者大抵里巷徼逐之徒非有雄才桀黠足以

鄭風　卷六　五

爲患者也雖然不知其將爲患而弗防之則不智知其將爲患而又知其無能爲而故縱之則不仁鄭莊者知段之將爲患而又知其無能爲而故縱之者也玩之於股掌之上而驅之於陷穽之中是賊其弟也不仁哉鄭莊也左氏釋春秋曰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此詩田狩飲酒國人歌之而鄭伯若弗聞焉豈非失教之明徵哉鄭人志之故左氏曰鄭志也

評 玩此詩如見叔段輕儇飛揚之態閭里少年朋從追逐極口誇美之也次篇倣此彭執中淮南八公陳思七子一時譽髦尚不能爲瀛洲淩烟之事何況服馬飲酒之徒哉且仁且好且武一種貴遊徵逐輕薄浮游之態悉自狎客口中傳之甚妙子翼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疏叔負才恃衆必爲亂階故刺之○嚴氏粲曰兩叔于田其短篇者止曰叔于田其長篇者加大以別之案此因兩叔于田加大以別之非京城大叔之大也蘇氏辨之 朱傳叔多材好勇鄭人愛之 匡氏衡曰鄭君好勇而國人暴虎毛大可據此以爲二詩咏國人田獵○崔東壁曰叔者男子之字不必共叔案此非正義姑錄之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釋文或作大叔于田者誤

毛 乘乘馬叔之從公田也兩驂如舞驂之與服和諧中節 董氏逌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卽此所謂如舞也驂馬與服馬諧和然服馬制於衢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案唐明皇有舞馬此言如舞殆近之 藪澤禽之府也 韓詩注禽獸居之曰藪周禮澤虞注澤水所鍾水希曰藪孔氏曰鄭有圃田此藪蓋圃田也 烈列 疏火有行列列人持火此爲宵田

具俱也襢裼肉袒也 孫炎曰襢去裼衣 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 箋狃復也 補 朱傳火燚而射也烈熾盛貌公莊公也 曹氏粹中曰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冬狩乃用火若刈草爲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朱氏道行曰乘馬執轡皆在道時事任藪以下則至田所從事矣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毛 乘黃四馬皆黃 明堂位周人黃馬蕃鬣言吉事乘此 揚揚光也忌辭也 音 記 騁馬曰磬 范氏曰謂使之曲折如磬 止馬曰控 控制不逸 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箋 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衆馬之良也鴈行言與中服相次序 朱驂少次服後○疏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王氏曰上者前也

上襄猶言前駕 補 朱傳舍拔 音跋 曰縱覆彇曰送 梁氏益曰拔矢末所謂括也亦作筈箭本受弦處彇與簫同弓之稍末所謂弭也疏弓頭稍剡差斜似簫故名曰簫又謂之弰曲禮左手執簫 嚴氏粲曰後手勢音撮而縱前手擲而送則矢去勁而有力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毛 驪白雜毛曰鴇 釋畜文同○說文鳥也案馬而言鴇是馬以鳥名細義左氏唐成公有肅爽馬卽鷫鷞也說文有鷫鷞字無驌鷞字則以鳥名馬不必獨疑於鴇矣 齊首馬首齊也如手進止如御者之手阜盛也慢遲罕希也 箋田事且畢 掤所以覆矢 服虔云櫝丸蓋杜預云櫝丸箭筩也其蓋可以取飲左傳公徒執冰而踞音義同 鬯弓

弢弓 箋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也素風作棖爲正

大叔于田三章序曰刺莊公也段之爲人以射則善以御則良以容止則甚習以材力則甚武如是而稍抑制之則佳公子也夫暴虎危事也暴虎而驕其兄尤危事也然而獻於公所有媚心焉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以段之所爲豈有叛意哉戒其傷女特飲酒服馬之儔私愛之辭耳奚有深沈不露之機如揚水之我聞有命不敢告人者耶覩後日京城之叛向之愛叔者皆棄叔而去得人心者固如是耶 以上皆輯舊說 莊公知其無成事也故惟其所爲而弗之禁蓋將以間執姜

氏之口也莊無人心矣獨怪鄭國之人背段順莊固亦有道而繻葛一役乃悉力助逆毋怪淮蔡之人奉一逆豎而遂抗唐天子至於屢歲也蔡鄭相距不遠其風聲氣習固有相同君子讀叔于田二詩知愛段者不足以憂鄭而助莊者乃遂足以衰周春秋之所以作也

評炳煥雄駿精光注射處全在叔在藪一段○如舞如手寵行形容入妙○看來段一馳馬試劍輕脆公子耳其徒作詩夸美亦不過媚子狎客從之遊戲者不然且爲與沃武公矣若與揚之水並讀其氣象身分自見是山此詩當與猗嗟同看諷刺意自在言外彷山

清人刺文公也 高克好利文公惡之使帥師禦狄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散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此詩○春秋閔公二年書鄭棄其師上文書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衛有警故於河上防之

朱傳同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毛)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左氏杜注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水經注有古清人城無所考○左氏衛侯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衛鄭相近彭或是此 介甲也 疏是甲之別名 重英矛有英飾也 以魯頌朱英朱染之 (箋)二矛夷矛酋矛也 疏引考工記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二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二矛並建車上故其英重疊而見 (補)朱傳旁旁馳驅不息貌 與北山四牡旁旁同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毛)消河上地也 案彭消軸皆河上小地名防兵駐河河有遷徙地有改易故莫詳所在 重

喬累荷也 疏釋詁云喬高也重喬者二矛同高故謂之重高毛言累荷者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故○釋文韓詩作鷮毛作喬省文耳以其上懸喬雉之羽故謂之喬說文雉十四種其二喬雉又鷮云走鳴長尾雉也○又釋文累荷者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朱注矛上句曰喬所以懸英英斂而盡所存者喬而已○案喬之訓一云高一云上句一云即鷮之省文而毛訓荷荷之釋又二一作揭一作荷葉毛訓荷似汪當以韓詩爲最古毛之省文屢見此其一耳 麃麃武貌 逍遙釋文云本又作消搖 段氏曰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搖乎襄羊張衡思元賦與仁義乎消搖又莊子消搖遊孫炎注爾雅徒歌曰謠云聲消搖也是詩古本作消搖九經古義曰後漢崔駰摸張平子碑已用消搖字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毛)軸河上地也 疏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不甚相違 陶陶驅馳貌 董氏逍以爲樂而自適蓋游戲之意 左旋講兵習 箋左謂御者迴旋其車 右抽抽矢以射 車右

右王擊刺中軍之中卽高克也將在鼓下居車作好居軍中爲容好案人君平常居左若士卒兵車亦是左人持弓右人持矛御者居中作好者蓋作好言以撫慰軍士也

清人三章此鄭人之愚也齊襄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期弗代遂謀作亂其後果弑襄而立無知鄭文爲此不幾使高克爲連管乎否則據邑以叛亦鄭之憂也漢高患淮陰陳平教以僞遊雲夢曰信必迎謁因而禽之一力士之事耳高克果不臣撤戍還國因而執之亦一力士之事耳而假之以兵是資之羽翼也觀於克之奔陳無反心矣特鄭文惡而欲逐之出此下策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責之深矣文公之情而

愚也

評更不說到師潰是風人之旨若今人爲之必說破矣退山每章神在末句上二章於句履增一乎字其音於淸脆中帶感慨第三章若於句履加一兮字亦妙仿山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諷其朝焉○箋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故刺之朱傳此美其大夫之辭然不知其所指朱子詩序辨說欲以子皮子產當之詩古微以爲美三良之作甚確今補之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毛如濡潤澤也洵均也朱信直順侯君也釋詁文堪爲君也言其渝變也箋舍猶處也是子處命不變有守死善道見危授命意王肅云舍受也戴氏曰古字舍釋通禮記舍菜卽釋菜是也管子引此詩作澤命不渝古澤釋亦通周頌其耕澤澤爾雅作釋釋又士冠禮注古文釋作舍足證舍命卽舍命也澤與舍義並爲釋又考工記水有時以澤澤亦釋也愚案舍去聲鄭訓處是也俗作捨捨亦釋意舍命卽授命也補韓詩侯美也

案此章指鄭大夫叔詹也說見後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豹飾緣以豹皮也疏唐風羔裘豹袖可證禮君用純物臣下飾異皮孔甚司主也嚴氏曰官名多稱司言王掌之也呂氏春秋湯有司直之士東方朔傳以史魚爲司直是古有司直官補此章指堵叔師叔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彥士之美稱補此章統指叔詹堵叔師叔也以三良爲三英猶漢初之稱三傑粲昭

若也

羔裘三章詩古微曰此美三良也甯母之會管仲謂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卽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也孔叔於文公之背齊從楚再三諫爭子華反譖諸齊侯謂此三族實違君命叔詹於重耳過鄭不禮亦諫不見聽見左傳重耳反國伐鄭詹請往晉人將烹之詹據鼎耳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弗殺見國語夫三良同心三英粲兮也屢建正議邦之司直也臨難不避舍命不渝也詩次淸人之後殆以高克旣去而欲文公之信任乎愚謂文公當桓

文圖霸之日頻年伐鄭而卒能自立三良之力也敬仲稱之曰三良詩人目之曰三英三𢋒彼其之子其觀羔裘而神往也至矣

評此詩及清人章皆蘊藉有味清人章妙在只說到翱翔逍遙止此詩則懸空一彼其之子一唱三嘆回環諷詠甘留舌本詩人於所美刺之人往往不直指其人令人讀之自知傷由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朱傳淫婦爲人所棄 案朱子初解亦從序說從定爲淫婦留其人之詞引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以爲證朱元明諸儒皆知其謬仍從序說呂東萊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君子安得不去乎不寁故不好詩人感於事而懷其舊者亦深矣東萊此說實具世知人之識其所著讀詩記堅守毛鄭朱子與之初論詩最合後朱子改從鄭樵之論盡廢序說幾欲盡以鄭

風爲淫詩而其見於左傳爲卿大夫所賦者概不復顧今並錄其說使學者比而觀之知序說爲不可廢云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毛遵循路道摻擥 案擥與攬同紬義以攬爲俗字然宋玉賦攬子袪句引此詩作攬是六國時已有攬字但從擥爲正 袪袂也 疏袂是袂之本袪是袂之末俱是衣袖 寁速 嚴氏粲曰猶言倉卒也朱傳曰言故舊不可以遽絕也案疏言不寁故者爲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語意尤悔不若從朱訓爲遽絕漢申公白生強起穆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即不寁故之意又速召也以速諸父以速諸舅見伐木言莊公失禮不徵召朋友故舊也義亦通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毛魗棄也 箋魗亦惡也疏魗與醜古今字 箋好猶善也 朱傳好情好也案孟子去齊有欲爲王留行者此人蓋代鄭君留行者既以故舊責之後以情好動之非眞心爲國者安得有此言哉

遵大路二章留賢也嘗怪鄭武以緇衣著賢及莊公之世見於傳者爲祭仲原繁祝聃一流人竊疑其所收者皆小人之有才智者也今而知莊公失道其賢者亟於去之至使人遵大路以摻袂執手其不俟終日之意可見矣其留而不去者則寤生之所喜也陳氏曰鄭之遵大路猶衛之考槃也二武皆有賢名二莊不能繼其業哲人知幾引身而去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厥後州吁篡公子五爭二國之亂若出一轍以有賢者而不知留也衛鄭之君不知留而國人爲之留之且曰無我惡無我魗吾謂鄭莊之行其爲賢者所

惡所魗也久矣漢穆生之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然則雖故雖好追維情款欲稍爲之徘徊惓戀豈可得哉

評其聲輕揚此列子所謂洽然善也自是風體若宋玉賦乃采其斷句不足爲證仂此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朱傳此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毛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也 爾雅釋天明星謂之啟郭明天將曉而小星不見惟明星爛然 間於政事則翺翔習射 箋弋繳音灼射也 說文謂以生絲

爲繳繫矢而射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毛】宜之宜肴也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案毛鄭以飲酒偕老及琴瑟等事皆爲燕樂賓客歐陽氏謂賓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與子者婦人謂其夫也琴瑟靜好是夫婦相愛之意也詩總聞亦言此詩以婦人爲主自子興視夜以下皆婦人之辭又偕老有衛風君子偕老可證然則所云賓客者正歐陽所云衍說也夫射者男子之事飲食者中饋所主琴瑟者和好之物讀者領取其意可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毛】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 呂東萊曰鱗燧箴管凡可佩者皆是范氏處義曰是詩既爲民俗而作佩玉非民間所常有從呂氏爲是 問遺也 左哀二十六年衛侯使以弓問子貢

【補】朱傳順愛其逆之意末章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

女曰雞鳴三章序曰刺不說德也昔賈大夫射雉而獲其妻始笑而言賈曰材之不可以已如是今雞鳴之士弋鳧與鴈如取諸囊中是善射者也然而非粗材也閨房靜好有琴瑟之雅焉又非媚內也往來贈答有四方之客焉以彼其才若加之以學問陶之以詩書而又得賢人君子往來切磋豈不三良可四哉柰何僅僅以射獵爲樂以飲酒爲事以呼朋結客爲豪而爲之室者復脫簪珥以助之爲酒食以款之大則流爲遊俠小則陷爲天下輕薄子求其如雄雉之善言德行無聞焉序曰刺不說德蓋末世之風尚如斯矣

評 此婦人頗有俠氣筆下亦有翱翔之勢。琴瑟在御八字雅馴可誦飄逸猶長告兩句何如。末章一筆三疊其好客之心勝於男子三章各自成調 仿山

有女同車刺忽也 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朱】傳此疑淫奔之詩 案朱子以忽之辭昏未爲不正其失國以勢孤援弱亦未有可刺之罪故疑此詩爲淫奔之作然忽之初辭昏也祭仲曰必妻之國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其後果如所言則國人惋惜之宜也考忽兩次辭昏前得而後失前之所辭者文姜也使其不辭則彭生之禍不在魯而在鄭矣桓三年文姜適魯六年忽又敗齊戎齊侯又請妻之則他女非文姜也斯事也祭仲既言之於前齊人再請之於後而忽終不從卒以失援見逐殊爲不智故鄭人刺之而作詩以刺之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毛】同車親迎同車也 昏禮壻揖婦出門御車授綏 舜木槿也 釋草別二名曰椴曰櫬其葩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 佩有琚瑀所以納間 謂納瓜玉於所佩之間 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案】此詩設言有女同車而稱其容貌服色之美恐人不知有女爲何人故直

指之曰彼美非他卽孟姜也通篇皆形容嘆美之詞刺忽意自在言外文姜於桓三年適魯此稱孟姜者庶出之長者也田間詩學曰有女同車忽如陳逆婦嬀也將翺將翔在路時也佩玉瓊琚以嬀氏歸盛服而行禮也此同車之女美則美矣而未嫺辭也有彼美孟姜者信乎其美而且都柰何堅辭之也故刺之嚴氏詩緝又謂所娶之他女如木槿之花朝開暮落雖翺翔佩玉徒有威儀服飾之美而不足恃惟彼美孟姜爲洵美且都耳二說情辭亦恰合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毛)行道也箋搢御輪三周御者代之故不同車而同行也英猶華也將將玉聲鳴玉而後行記曰玉鏘鳴也卽德音也○一說德音指齊侯言齊侯再請取忽忽固辭事雖不就然齊

侯美意使人傳言欲以愛女執箕帚其德音不可忘也

有女同車二章鄭人刺忽而感齊僖也忽賢世子也使爲鄭君鄭有望矣而卒立奔者以忽無大援也然齊僖之意則可感矣魯桓三年六年齊僖請妻忽者再其前後致辭卽德音也作此詩者殆感公子之知遇而重爲之惜耳夫文姜在魯致雄狐之刺來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卽爲齊侯他女而內言不出雖有德音何由知之故德音者齊侯之言也齊侯之言與孟姜趣也夫忽之初辭以齊大非耦持義甚正正所謂善自爲謀者也忽之再辭則不智甚矣苟省祭仲之言來必非鄭再世之利也然事雖不就其請取之言必婉而可聽也彼美孟姜彼之云者非此之所有忽雖自誤而齊侯之德音則不可忘也鄭六卿之餞宣子也子旗賦有女同車亦取於德音不忘宣子喜曰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皆昵燕好也卽此詩之義也

評兩彼字可味馬元伯云春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卽文姜也六年北戎伐齊鄭大子忽帥師救齊是時文姜歸魯已久則齊侯所又請妻者其非文姜明甚至稱孟姜者古者男女異長嫡長稱伯宋伯姬是也庶長稱孟此是也鄭人閔忽之失援作此詩以極其歆動之意極言顏色之美服飾之盛又明明點出孟姜諷刺意自在言外風之體所以微而婉仿山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箋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顛倒失宜朱傳淫

女戲其所私者而作案朱子初解亦曰所美非美東萊取其說入讀詩記後易今解蓋以狡童不應斥昭公也然鄭箋先已易之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毛)興也扶蘇扶胥疏古胥蘇通用小木也爾雅釋木無文案荷花隰中之美麗者也子都人之美麗者也則扶蘇必山木之美麗者也又段氏謂呂覽及漢書引馬相如劉向揚雄傳枚乘七發詩氏說文皆謂扶蘇爲大木荷華芙蕖也其華菡萏陸氏璣曰荷芙蕖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蕖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子都世之美好者也補疏孟子言子都之姣與毛同且與易牙師曠並舉必實有其人左傳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閼字子都鄭大夫注家疑卽此子都狂狂人也且辭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毛松木也龍紅草也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蘢陸疏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陶隱居別錄以紅與馬蓼爲兩種蘇頌圖經以陶爲是○鄭以橋爲槁云枯槁也猶敢緑爲祿子充良人也案子充子都猶子嗟子國之類今不可考狡童昭公也疏狡童狡好之童孫鍼云此狡好之狡有貌無實者也皆不以斥昭公古狡姣通案扶蘇荷華美秀者也故下言子都橋松游龍有氣勢者也故下言子充意詩人比物取類子都子充殆無是公烏有先生之儔歟

山有扶蘇二章傷忽無臣也春秋之世列國紛紛好則玉帛戰則兵戎以玉帛相見則必有辭令之臣而又美秀而文則子都之選也以兵戎相見則必有武毅之臣而又忠烈不苟則子充之材也今也昭公所用

惟一祭仲乃用之而不足恃所惡惟一高渠彌乃惡之而不能去之二人者狂且狡者也狂狡在朝人皆側目不有君子其能免乎遵大路者是以摯袪執手思留一二賢者於朝端也

評其意甚狠其筆甚辣古人以卷伯爲婉惡吾謂此乃勝之然當之者殊不能堪於詩人忠厚之旨不無少戾 仿山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案鄭箋謂羣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我和刺其自專之詞呂東萊謂昭公微弱孤危有將落之勢曰叔曰伯其羣臣相謂之詞小異箋意嚴緝謂小臣有憂國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胡氏紹曾謂因國勢不安不啻如發蒙振落者遂相呼而有同心之誼此則猶是忠義之情矣案是時楚風方競桓二年蔡鄭會於鄧傳特表之曰始懼楚然寤生尙在也桓十一年寤生卒突即位四年忽入

詩人首以此戒之欲其防楚而結援與國也朱傳此淫女之辭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毛興也蘀槁也箋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疏七月云隕蘀落葉謂之蘀人臣待君倡而後和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陳氏曰毛以此爲君責臣之辭鄭意以叔伯乃兄弟之稱當是羣臣自相謂左隱五年隱謂公子彄爲叔父莊十四年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宣十五年晉景謂荀林父爲伯氏伯叔君臣可通稱案叔伯爲伯舅叔舅伯父叔父同異姓之通稱是時楚方僭王魯桓六年侵隨八年合諸侯於沈鹿又伐隨九年圍鄧敗鄧較之二年會鄧之時其勢駸大風其吹女言楚風甚競不止吹鄭也將并吹及於叔伯各國也叔兮伯兮有能倡大義

以攘楚則鄭自從而和之也變風終於陳靈忽時齊晉尚未伯所呼伯叔蓋統指鄰封言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毛漂猶吹也朱漂飄同○言吹之以至於漂流也義小異

蘀兮二章懼楚也王風有揚之水申懼楚也鄭風有蘀兮鄭懼楚也申者周之藩籬而鄭則天下之樞紐也鄭莊未亡猶足以其梟傑之才聯絡與國共相支持莊亡忽突爭立其才遠不如前人而楚風甚競勢將及鄭風吹蘀隕發蒙振落之喻也厥後召陵城濮桓文合衆勢以挫楚而南風始不競然則鄭不遠亡叔

兮伯兮之力也昭十六年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柳
賦蘀兮取其倡予要女自三yes駕以還鄭不復拔可謂
能踐久要之說矣
許前二句作危詞後二句作急詞詞不多而意已盡急絃促節句法短勁仿此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箋權臣擅命祭仲專也朱傳此亦淫
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案陳氏謂朱子爲鄭風傳滿紙皆淫媟之詞此篇及褰裳尤爲鄙褻無度自以序言爲正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毛狡童昭公有壯狡之志段氏謂與月令之養壯佼皆當作姣姣好也案狡童自是不美之名毛意嫌斥昭公故訓爲壯狡箋宮詹曰箕子嘗以狡童目紂矣衛武刺厲王云於乎小子古人質樸不以爲嫌愚謂鄭氏意以狡童指祭仲嚴華谷謂斥昭公所用之人指之爲彼而稱忽爲子尤碻然所用之人即祭仲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毛不與我食不與賢人共食祿不能息憂不能息也
狡童二章憂忽之辭也忽之初立也以祭仲其再立也
又以祭仲祭仲之專非一日矣彼其用人行政豈復
他人可贊一言哉即有與之同食君祿者亦伴食耳
喜則與怒則奪謷謷諤諤之臣其所必不與言必不
與食者也古者人君即位未踰年稱子忽之再入也
春秋稱世子忽復入於鄭鄭之人皆子之故詩亦子

之以子之故而至於不能餐不能息可謂愛君憂國
者矣仲本權臣而斥爲狡童何也仲機詐人也其勸
忽之昏齊也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其後果
如所料及齊人討鄭弒君之故以結好誑鄭遂殺子
亹轘高渠彌仲獨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智免仲曰
信也噫仲眞狡矣哉
許此詩極口詈罵而故隱其名令人百猜不出此所以爲風若變雅則皇父尹氏暴公諸人公然揭出與風異矣故風尤蘊藉仿此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思大國之正己也○箋謂突與忽爭國更無大國正之案是時齊晉未興楚僭南服亦未能正人當是後來之詩非忽突爭國時朱傳淫女戲其所私者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毛惠愛也溱水名也溱說文作潧水經云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南入於洧又說文溱水出桂陽非鄭縣狂行童昏所化也箋子者斥大國之正卿補鄭
自厲公之後文穆繼世晉楚交伐頻年被兵鄭知二國
圖霸必倚我爲重而從晉爲順故望其見救而以豈無
他人動之是時政在大夫故以子斥之而不復呼伯叔
也案孔氏謂突與忽爭國忽微弱不能逐突故國人思大國正己考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于櫟其年冬公會宋衛陳三國伐鄭十六年又會宋衛陳蔡四國伐鄭左氏曰謀納厲公也是諸國皆助突爲逆誰當見正者舊說誤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毛 洧水名也 說文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北入潁漢地里記同二水洧大溱小洧逕鄭城中西北
入而東南流襄元年晉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
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皆縣南之洧
也成十七年晉以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則新汲
縣之洧也新汲爲洧水所過在未入潁之先○又溱水
由今密縣至新鄭入洧洧水由今密縣經新鄭縣
南門而東二水合流謂之雙洎河新鄭鄭都也 士事
也 疏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
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晉韓宣子聘於周王
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稱士證也
案春秋晉有使卿聘周之事楚則無之故知稱士者爲
晉言
也

褰裳二章 望大國急己也晉同姓大國也鄭所望救者
也而不呼伯兮叔兮者周東遷以後桓莊之世政在
諸侯惠襄之世漸移於大夫呼叔伯不應因呼其臣

而子之謂予若惠顧鄭國則溱洧一水褰裳涉之矣
而不然者豈無他人他士之可求耶已隱隱示以從
楚之意矣夫楚自僭號以來漢陽諸姬蠶食殆盡以
爲周之九鼎唾手可得其臣前有鬬伯比後有成得
臣輩剽鋭無前皆狂童之狂者也鋌而走險急何能
擇其顧而之他者由大國之不急己也他日子大叔
賦褰裳以餞韓宣子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
人乎其盡此詩之義也夫 呂覽求人篇曰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
與無人子產爲賦此詩叔向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
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止合子大叔
語觀之足見
序自不誤

評 此詩若止四句亦自正當添掉尾一單句彌
見輕倩然未免於佻此等處不可入雅頌

丰 刺亂也 ○ 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案首序但言刺亂而續序見經有褧衣褧
裳等語遂以爲男女婚姻之 朱傳婦人以所期之男子
事則詩中比興之義亡矣
在巷在堂婦人有異志不從悔之而作是詩 案鄭孔以爲親迎不
行之詩朱子并不作親迎觀則尤悖矣然齊風刺不親
迎有俟堂俟著之文此云俟巷俟堂語亦近之竊謂春
秋大勢全在爭鄭齊楚爭之於前晉楚爭之於後而晉
楚事尤多以小國介居兩大頻年戎馬可謂亂矣而諸
大夫爭從楚從晉紛紛議論亦可謂亂謀國不臧事
過而悔故借俟巷俟堂之事以刺之風人之旨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 丰豐滿也巷門外也悔予不送時有違而不至者 案昏
姻未諸男子必不親迎既親迎矣而父母遂聽其不去
乎郎不去矣而女又悔之而作詩以告人乎此事理所

必無蓋寓言也 案 此鄭人悔不從楚也子者楚子也魯宣十二
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
師鄭人修城進復圍而克之鄭人咎謀國者之不臧而
賦此詩也其曰丰兮昌兮者言楚軍容盛也曰巷曰堂
者入自皇門至於逵路楚師滿城已據其堂奧也而曰
俟者何也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子許其爲城下之盟
按兵以俟之也當鄭大臨之時楚以爲之退師若遂犒
而送之迎而將之則楚人必先許之平可無肉袒牽羊
之辱矣故悔之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昌盛壯貌箋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九經古義論語有申棖史記作申堂堂與棖通又見漢王政碑將行也案將迎也言楚人兵已退而悔己之不將迎也苟於退師之日卽迎之以行成則楚人不進復圍之由巷以入乎堂矣○此二章皆悔不服楚之事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毛衣錦褧裳嫁者之服箋褧禪也蓋以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紾衣纁袡疏婦人之服衣裳連經衣裳異文以韻句故別言之○羣經補義曰錦衣婦人始嫁之服也衣錦者純衣而以錦緣非通身用錦也褧衣禪縠之衣登車則服之爲行道禦風塵猶士昏禮姆加景也褧絅景一字同音錦衣惟夫人可服此似用之士庶人僭也士宜純衣纁袡加景○案校

勘記箋士妻紾衣紾誤經本作純衣注云純衣絲衣○緣去聲叔伯迎己者案此二章誘晉也錦衣裳者喻幣帛也晉師救鄭聞鄭旣及楚平桓子欲還鄭皇戌如晉師曰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晉鄭姬姓故呼伯叔也言鄭以玉帛待於境上但使晉車一駕則與同行所謂子擊之鄭師爲承是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案上章與行從之同出擊楚也此言與歸從之還師入鄭也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似預爲三駕之兆此二章皆勸晉戰楚之事末句駕字略逗

丰四章刺鄭亂也鄭居天下之中爲晉楚所交爭鄭莊懼楚晉猶未興也厲公復入文繼桓霸始爭鄭矣洎文公穆公之代朝晉暮楚反覆無常自魯宣六年厲之役鄭襄逃歸九年敗楚師於柳棼十年逐楚師於潁北及受盟辰陵又徼事於晉於是楚因滅陳之威全師伐鄭其懷怒也甚矣長驅直入掃穴犁庭使都城之內楚師塞塗豈僅門戶之憂哉幸楚莊號令分明入城不掠一鬨鄭伯肉袒牽羊卽駐兵以待故已俟也觀於旣克之後猶退而許平則能送且將者必先釋憾於其國可知也故鄭人悔之也然楚人旣還

晉師又至鄭無甯日矣向叔兮伯兮而致詞爲與行與歸之誓言一則曰駕再則曰駕克則來而不克行以此爲卜是亦子良之良謀也特當其先諸大夫無定見或欲從楚或欲待晉築室道謀議論多而愈亂故刺之也

評以兵戎之事讀之似言昏姻者然此風人之趣也若作詩必此詩則其味索然矣前二章以悔字作主後二章以駕字作主前二章是悔詞後二章是勸詞一悔一勸似成兩橛然式微一章前半節是問詞後半節是答詞合之不見痕跡此四章前後不脫子字亦復一線穿去惟措詞前輕後重似出兩手然詩中固有此體此詩緊接陳靈之後以爲變風終於陳靈者尚非定論也傷山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案詩語無相奔意續序誤朱傳譏

淫者之居也此譏隱士之居也賢者見時之亂隱於東門之外者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疏除地爲墠封土爲壇町町言町畦案町町平意茹藘茅蒐也陸疏一名地血可以染絳齊人謂之茜儲今圖人或作畦種蒔貨殖傳卮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箋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爾雅陂者曰阪地不平貌茅蒐生焉案此譏隱者之居也漢酒泉大守馬岌求見宋織而不得銘其崖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室邇人遐實勞我心語意與此相類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毛栗行上栗也疏行道也左襄九年伐鄭趙武魏絳斬行栗杜注行栗表道樹踐淺也案釋言文俴淺也非踐郭注引詩曰小戎俴收細義譜釋文俴音踐豈二字本通乎不若籩豆有踐訓作行列爲安。韓詩作有靖家室靖善也言東門栗樹之下有善人家室猶俗言好人家也即就也案此言東門栗下屋宇行列整齊善人家室也我思見之久矣而是子曾不我即室愈邇人愈遠矣

東門之墠二章詠隱士也思見隱士而不得於是乃譏其所居其地則東門也門外有墠墠外有阪其窗前之草則綠縟也其簷外之樹則葱蘢也居室於此混迹市廛之中營生稼圃之場而其人乃如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可望而不可即焉豈非所謂鳳翔千仞者乎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君子知世亂之未有以己

也刺亂者非別有一種刺法但說賢人隱去便是刺評通篇爲一遠字傳神若就考槃澗阿秋水蒹葭摹寫出來易得事外遠致此偏從東門寫來讀室邇人遠二句覺得高士身分如雲中白鶴真妙筆也傷山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朱傳此淫奔之女所作近有以爲君子久役於外其妻思之而作是詩謂義同草蟲者稍勝朱說但朱子斷爲淫詩而南宋元明諸儒仍守古說蓋序師承有自其是者不可易也鄭六卿餞宣子子游賦風雨取其既見君子見昭公十六年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夷說也又平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毛瀟瀟暴疾也說文有瀟無瀟宜从瀟膠膠猶喈喈也字當作嘐廣韻引此詩云雞鳴嘐嘐。錢文子曰膠膠聲雜也瘳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晦昏也

風雨三章思見君子也鄭之風淒雨瀟一衛之風涼雪雱也斯時之君子相與攜手同行其留而未去者值風雨晦冥往往震眩驚掉不能自止爲之失其常度有心世道者茫茫四顧以爲無復有君子矣乃於昏塞晦盲中而猶得見若人喜可知也陳啓源曰世之亂也日甚一日君子行己之道祇得其常而已以世

亂而稍貶非君子也以世亂而加峻是有心於矯俗亦非君子也魏盧欽稱徐邈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尙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君子人也歲寒而後知松柏疾風而後知勁草風雨之思令人俯仰千古矣

評 空館相思夜孤燈照雨聲如此情如此景那得無如此作邈然不遇臺聘良朋而已於中原泯芬之日江左會見管夷吾那得不令人色飛眉舞須作如是想倣此

子衿刺學校廢也 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疏鄭國衰亂不修學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經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 朱傳此亦淫奔之詩 鄭箋云國亂人廢學業范氏祖禹曰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程子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蓋此詩自漢以來皆主學校之說朱子後來作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亦仍用序說與注孟子仍以柏舟爲仁人不遇同則作集傳時定爲淫奔之作或因有激而然殆不誣也至以形管數百年法物爲淫者贈送之具皆不免爲賢者之過云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 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純讀準飾衣曰純純卽緣也緣去聲 嗣習也 嗣續也○韓詩作詒詒寄也 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箋不嗣音者不傳聲問我案毛以不嗣音爲不習音鄭以爲不傳聲證以韓詩作詒箋義爲長墨子公孟篇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弦誦歌舞皆習也此毛所本○詩中稱我稱于朋友之義大概師弟卽朋友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 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 疏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者組綬之色也 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補 旣不寄音亦不來訪朋友道絕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 挑達往來相見貌 朱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貌 在城闕者乘城而見闕 歐陽氏曰朋友不復講習佻達城闕間日遨遊無度者也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 案毛憮蓋因首章訓嗣爲習故相承如此

子衿三章序曰刺學校廢也春秋之世古書猶多全賴於學校之收藏朋友之講習如書則有三墳五典八

索九邱易則連山歸藏其餘辭如屯固比入之類爲後人所未見詩則自虞歌以後商頌以前無一存者逸詩如祈招河水新宮茅鴟之什亦不復見史則百二十國寶書如晉乘楚檮杌之編均無聞焉此豈必皆秦焚書之罪哉學校不修師儒退而獨處學子散而嬉遊自春秋以來已漸亡之矣鄭人遊鄉校以論執政羣居佻達勢所必至子產縱能不毀亦未能振而興之也馴至春秋之末大臣亦不說學霸國顯識儒習風氣所趨波流益下至戰國而橫議至秦世而焚坑矣君子讀子衿之章不能不以修泮宮爲魯僖

盛事也

評兩音二字悲甚房元齡謂萃收曰道不行矣夫子何營營乎收日上失其道則下修之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鍾伯敬日坐青衿以淫奔甚矣考亭之故入也止以佻達二字作證佐刻哉 迂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呂氏讀詩記載朱子初解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後改此詩爲淫女之言後儒率不然之愚案朱傳固非而續序言閔忽殆子亹作也說見後 朱傳淫者相謂之詩 案朱子以此爲淫詩於兄弟二字難解遂以爲昏姻之稱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毛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 案朱子以悠揚易激揚陳氏譏其無據 因擬以輕揚易之見王風 迋誑也 補鄭高渠彌將迋昭公弒之其弟子亹戒之 左傳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弒之案此追敘昭公被弒之由初昭爲大子辭昏于齊祭仲日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三公子謂突及子亹子儀也初時皆在國及突篡忽出及忽復入突奔蔡子儀亦出居于陳在鄭者惟忽及子亹耳詩有終鮮兄弟維予二人之言則作詩者蓋子亹也忽之被弒也史記謂高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于野蓋誑其外出也故先戒之日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而昭公不悟遂被禍○或日詩人代子亹作如小弁之爲宜日之傳代作也 束楚興跋扈之臣把持朝政非昭公所能制也 案詩有三揚之水王風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晉昭侯不能制曲沃此當喻指高渠彌言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毛維予二人二人同心也 案莊公庶子猶有八人時雖奔散猶或有在國者與子亹爲二人同諫昭公亦未可知

揚之水二章閔忽無臣也高渠彌之弒昭公也誘之出外射獵而後弒之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鄭莊在日已胎其禍矣昭公立而懼其殺己其處心積慮子亹必稔知之而不謂昭公猶夢夢也夫高渠彌之相誑也必謂今日諸侯以攻伐爲賢田獵之事亦可以熟習戰陳昭爲世子時屢在行間意必深以爲然而

不知已墮其術中矣子亹有爲君之望而無弒兄之心當時鄭之諸臣如蔡仲原繁輩皆莊之舊臣未有能爲昭公一言者於是乃以詩爲諫書痛哭流涕以陳之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則於子亹之外欲再求一人不得也又曰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則於高渠彌之奸不啻發覆以示之矣次章曰維予二人曰人實不信言之不已而再言之而昭公終不悟焉豈鄭莊餘殃天禍其國使賢世子不得終於其位歟惜乎子亹能爲此詩而爲高渠彌所擁立不能討賊自效卒以首止之會同受戮於齊人也悲夫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家室焉○案序言閔亂閔鄭俗之淫亂也據漢志稱鄭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此詩出東門正是遊觀聚會之事若遇亂離方將徵衣毀容安得有如雲如荼之觀乎朱傳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案江漢之閒多游女鄭之東門溱洧即其類也不得遽指爲淫奔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毛如雲衆多也思不存乎相救急案毛以此爲亂離故言相救急經語止言思存箋云匪我思所存是也相救急三字似蛇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聊樂我員願室家得相樂也疏廣雅縞細繒也戰國策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綦說文蒼艾色也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一衣一巾皆

女服也補朱傳員與云同語辭案員之言圓也言室家圓聚也疏員亦作云古今字此語辭經學卮言小雅昏姻孔云左氏引之曰晉不鄭矣其誰云之云亦卽員之言圓也環而相聚之謂也案小雅員于爾輻傳益也昏姻孔云傳旋也則云當有實義孔氏以爲語辭失之韓詩作魂薛夫子曰魂神也與云通亦欠合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音徂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毛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詩觸城門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城上有臺謂之闍爾雅謂臺爲闍說文闍城曲重門其臺卽曲城之臺也紬義上章出門是出內城之門此章闉闍是出外城之門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疏荼是茅草秀出之穗言英荼者英是白貌吳語黃池之會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或曰鄭遣兵革女多喪服樻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卽此之謂亦足以備一說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補釋文且音徂徂往也爾雅徂有兩義一云往一云存古字省徂通用且思且對上思存爲義非我思且言非我思之所往也

出其東門二章閔鄭俗淫亂也鄭之東門實當孔道稽古編曰左傳紀鄭事所言城門凡爲名十有二曰渠門一見曰皇門一見曰師之梁門四見曰南門北門皆二見曰閨門時門鄟門倉門墓門舊北門皆一見又有遠郊門曰桔柣之門三見又有外郭門曰純門二見惟東門六見又兩見於詩意此門當國要衝爲市廛鱗萃之區以故隱四年宋衞陳蔡四國以師圍焉襄十一年晉悼

以諸侯伐鄭則齊宋之師門焉是年又伐之則觀兵於東門焉二十四年楚伐鄭亦門焉子產對晉使所謂井堙木刊指斯地也昭十年鄭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之外焉蓋鄭以東門爲旺地商賈輻輳冠蓋往來無不由是則士女之遊戲狹邪之藏聚亦無不在是可知也有女如雲有女如荼漢書所謂男女亟聚會者是大抵溱洧一篇爲春日之遊觀此則女衣皆白殆暑時之遊觀也陳之詩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周之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君子觀陳鄭與周之俗而益嘆縞綦自樂之士爲不可多得也而

其俗之不避男女則可閔也
評雖則一折將如雲如荼者抹倒末更以二語足之具見本色家風陶靖節詩如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可謂守己安命又吾亦愛吾廬語最佳頗似此詩末二句也 佑山
附公子五爭魯桓十一年祭仲立忽而宋劫使立突昭奔厲立一爭十五年厲患仲專使雍糾殺之事泄仲殺糾厲奔昭復歸二爭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立子亹三爭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子儀於陳立之四爭莊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殺子儀而入五爭鄭莊梟逆其後人固宜有此是亦天道也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案序言思遇時當是思遇君臣會合之時有美一人指君言儦兮彼美可證若子太叔賦以享趙孟子齹賦以餞韓宣孔子遇程木子顧于路而歌此詩自屬借用下序指爲男女思不期而會失之

朱傳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以起興案蘇子由以爲鄭人思得君子被其膏澤引大叔賦此詩爲證吳肅公以爲朋友期會之詩引孔子遇程木子於郊之間爲證皆與首序不相合朱傳之言尤悞當以首序爲正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毛興也野四郊之外爾雅釋地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釋文漙亦作團說文無漙字漢以後人引此多作團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疏霝作零字霝落也或悞作靈靈善也此經本作霝今悞作零○案邂逅相遇卽遇主于巷意○釋名清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是清本訓青淮南子天得一以清作青陽通揚玉藻揚休注揚讀爲陽煬之方揚漢書作陽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毛瀼瀼盛貌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思遇主也自古君臣朋友之間託辭於美人者多矣國風而外厥惟離騷而離騷之求美人尤屬意於媒然而入宮見妒晝圖索金豈獨導言不固抑且緯繣難遷能爲媒者何人哉無端片語相投一見如舊渭濱之獵傅巖之求皆以爲邂逅可也後世懷奇抱異之士無由自達乃至商鞅因景監見藺相如因繆賢進邂逅相遇豈可常得耶君子讀野有

蔓草之詩而知膏澤下民非有千載之奇遇不能也

評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此八字有色飛眉舞之致首章清揚婉兮次章只消將此四字倒轉便是通首筆意亦是此四字 佑山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案此詩亦無兵戈搶攘男女奔竄光景序言刺亂只是刺其風俗淫亂耳觀此知東門闋亂是一例朱傳此淫奔者自敍之詞張氏彩曰此篇曰士曰女皆旁觀之詞所謂直書其詞而其惡自見者也○輔氏廣曰鄭國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意駘宕風俗淫佚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故以居鄭風之末焉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毛溱洧鄭兩水名案鄭武公滅檜處其地檜國語作鄶以潧水得名潧水出密縣即溱水也溱說文作潧潧與潧字形相似故出鄶而潧潧與溱音同故又作溱其實溱水出桂陽桂陽茬地也洧水亦出密縣其合流處桑經以爲在鄭縣鄭注非之以爲在密縣南毛大可云二水同自西北入新鄭城迤邐入潁洧大而溱小洧之內則城內洧之外則城外也今泗渙渙春水盛也箋仲春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案渙散也冰解則水渙散而下韓詩作洹音丸說文作汎汎蕑蘭也陸璣疏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一名水香一名孩兒菊訏大也韓詩作旴勺藥香草本草注有二種一草勺藥一木勺藥朱傳云三月開花陳氏以爲此閩中風土非鄭之勺藥引宋董氏逌謂是離騷中之江蘺即蘪蕪也陳氏之言本諸韓詩韓詩勺藥離草也一名可離將別以爲贈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故文無一名當歸又王砅素問注月令雷始發聲下言勺藥榮是仲春第五候殆得之補朱傳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本韓

詩注洵信韓作恂云樂貌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毛瀏深貌說文清也殷眾也補朱傳將當作相詩緝曰將相將也陸氏佃曰溱洧祓除其風俗之舊也及其甚也淫風大行過時而不反來者日益眾故二章曰士與女殷其盈矣

溱洧二章刺鄭俗淫亂也鄭居天下之中其山芣騩國語補音音浮隗山名其險虎牢其藪圃田其水溱洧溱洧鄭之名川也三月上巳士女祓除於此又勝地也愚嘗謂鄭若知勸王大義率天子以令諸侯居中而制四方則豈讓齊晉迭主夏盟哉不知出此而其地又習於繁華蹈於流蕩其君子不競於武節其小人不嫺於稼穡觀周之東遷積弱不振爲人所侮不獨其君之不英武抑亦地氣有關焉故夫晉之夸詐秦之強悍唐魏之憂勤儉嗇雖各有所偏苟有英君驅之皆足以自強惟鄭衛則不能以桑中溱洧之習爲之也而鄭尤有甚焉狂且狡童醞釀成風子衿佻達士習亦變采蕑贈勺相戲相謔一國之人視爲固然因之通於氣化感於音節而成淫聲焉孔子欲放之甚乎其

爲鄭也然則如之何曰子產得之子產治鄭以猛以猛治淫猶見晛而雪消遇霜而草隕也刑書之鑄使士女相顧而惕息尚敢戲謔乎哉此救時之相也鄭中世之不亡子產之力也讀詩者可以知治道矣

評綺麗瓌姸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安章宅句之妙巧奪天孫○觀乎下復咏嘆上文於無意中易一將字是詩人最善觀換處退山

讀鄭風後

謹案朱子詩序辨說謂孔子鄭聲淫一句可斷盡鄭風廿一篇此賢者之過也今讀緇衣爲美鄭武作以之冠冕鄭詩固無異論其餘如兩叔于田之爲大叔

段清人之爲刺文公見於左傳無可說者也而羔裘以爲美大夫雞鳴以爲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詩於陳古刺今之意蔑如矣然猶與古義不甚相遠也若將仲子之爲祭仲也遵大路之思君子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揚之水六篇爲忽而作爲忽兄弟而作而皆目之爲淫過矣鄭之亂久矣丰及兩東門或刺之或閔之非桑中之約也至於風雨思君子子衿刺學校則皆兩漢六朝唐宋以來諸儒之所遵守文章之所引用而必以風雨爲淫期子衿爲淫人何耶至野有蔓草一詩子大叔賦之孔子歌之則

非淫奔明矣二十一篇中惟溱洧爲可議耳自緇衣而下凡朱子所改爲淫詩者多爲春秋時名卿大夫朝聘宴饗之所用而顯於禮法之地喜賦淫詞艷曲乃爾耶此最易明者也不解今之信朱子而詆序者之猶不悟也綱是古序自正而漢儒之續之者措語多迂拙以致啟後人之疑然師承有自斷非盡誣予故過而存之不敢爲蘇氏之僅截首句而今之篤信朱子者必欲盡舉而廢之顧取其淫褻鄙[illegible]之辭[illegible]曰者曰吾將以垂世立教焉恐後世子[illegible]未[illegible]由猶或勝之而詭經反爲誨淫之書矣故曰[illegible]之[illegible]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大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大公地方百里都營邱周公致大平敷定九畿復禹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立五百里其封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在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

論曰齊乃東方形勝之國世號東西秦其人民則大史公所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匿知者詐也其物產貨殖則漢志所云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遂以富强甲天下管子因之以覇然桓公歿而齊遽衰秦竟以耕戰而有天下則末富誠不如本富也此篇所譜皆在桓公以前泱泱東海土風固雄而記所言敖辟驕志篇什中亦時時見之雖高出衞鄭在夏聲中亦變調矣所可疑者齊桓霸業震爍春秋竟無一詩疑夫子删之非也苟有其詩則會盟聘享卿大夫必爭賦之夫子烏能禁之又烏得删之也哉桓與襄爲兄弟前後相距無幾南山敝笱諸作刺襄者纍見尊王攘楚諸大端美桓者絕無豈風雅道歇雖有蓋世之勳未有能稱道之者歟抑或

存諸故府久而失之歟何以逸詩亦並未聞也此千古之疑竇也愚意古者天子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鄭氏謂魯宋無詩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不陳其詩天子所以禮之以此意推之則齊晉初霸不陳其詩亦所以禮之歟且風人所係多男女閨門之事桓之姊妹不嫁文之再娶辰嬴有慚德矣惡其害已而去之遂并其美者而亦絕之此二國之風所以至桓文而戛然頓止是霸者之所禁也

毛詩補正卷之七

齊風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illegible]相成之道焉○韓詩序云[illegible]太公封齊傳丁公癸公乙公至哀公五世詩譜懿王受紀侯譖烹哀公故韓序言讒人又玉海引韓詩章句悅人也紬義曰此因有同斐句而爲此說皆未若毛序之當朱子亦曰此序得之朱傳賢妃御於君所欲君早起而視朝詩人美之案朱傳泛言與首序同而疑下序指哀公未有所考紬義謂孔子修春秋道子夏等適周得百二十國寶書凡列國之事及其君號謚內外傳所不見者寶書中皆載之故得據以作序然下序續自後人恐未必然也○眞西山詩說亦泛言古之賢妃今從之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毛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疏書傳說夫人在御之禮大師奏雞鳴於階下

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段氏成式曰蠅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蔡氏卞曰青蠅亂色蒼蠅亂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毛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紬義曰古者雞初鳴盥漱櫛畢以纚縚髮以笄過纚笄畢尚須加總若有祭祀等事又須加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編次是也疏引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何休注公羊語同然則纚笄而朝毛據古書傳而言後人多未見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也案蒼蠅之聲在將旦之時乃雞鳴之後也月出之光爲夜半之景東方明之前也一嫌其遲一過於早止是迷離光景又李厚菴引印古詩話云古本作日出之光如此則二節下二句皆進一步說亦佳然考之各本皆不言字形相似有誤殆臆說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毛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於夫人 補 朱傳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 陳氏曰古人飛走之物皆可名蟲大戴禮易本命篇稱羽蟲介蟲毛蟲鱗蟲倮蟲是也蟲亦可名鳥夏小正丹鳥白鳥指螢與蚊蚋是也此章之蟲飛桑柔之飛蟲孔疏皆以爲羽蟲羽蟲晨飛其鶂鷹之屬乎 爾雅庶幸也 通釋抑詩 庶無大悔毛云庶幸也無庶即庶無之倒文猶遐不亦作不遐尙不亦作不尙也箋以庶爲冀失之

雞鳴三章賢妃勤勤也○○折中曰國之治莫不由於勤政君之荒莫不始於燕昵覲其寢興之早晚而盛衰可知也齊自大公以來五世之君皆無失德此詩所

美未詳何妃大約開國之初尙父之貽謀猶在故人君勤政於外夫人儆戒於內其夙興夜寢戰兢惕勵之精神可以爲後世法矣雄長諸侯有以也

評 雞鳴之與蠅聲日出之與月光豈不易辨臣工朝會何至侯而且歸直是莫須有之事是詩人設此奇想以描寫賢妃不敢即安之意筆曲而達意婉而深退山同夢二字奇創後人慣熟不覺其妙耳子翼

還刺荒也 哀公好田從禽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焉 朱傳獵者交錯於道路以便捷輕利相稱譽而不自知其非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毛還便捷之貌 還韓詩作嫙嫙好貌齊詩作營漢志臨淄名營邱郭景純謂淄水過其南及東有回環之義取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古人讀營爲環說文嫙與旋通又與還同古讀旋如瓊音故齊詩作子之營兮還嫙本互通淆 峱山名 在臨淄漢志作嶩顏古注言往適營邱而相逢於嶩山也 從逐也獸三歲曰肩 說文肩三歲豕肩相及者亦作豜又玉篇作豣石鼓文亦作豣案疏引七月獻豜爾雅麐絕有力豜則豜是大獸不但指豕 儇利也 韓詩作嫙好貌 箋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出獵相遭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毛茂美也 徐氏曰茂猶言茂齡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昌盛也 錢氏大昕曰茂與昌亦地名爾雅釋邱有昌邱疑即此王引之曰非也鄭風有丰兮昌兮矣豈亦地名乎 狼獸名 爾雅釋獸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注迅疾也陸璣疏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以誘人又狼作聲諸竅皆沸骿脅直腸銳頭白頰其糞烟直上

還三章序曰刺荒也○○折中曰國之強弱係於民風好淫靡則國弱尙勇戰則國強觀子還之詩其民便捷而雄偉與小戎駟鐵伯仲矣觀桑中溱洧豈不遠勝哉然羣相角逐則急功利可知矣互相稱譽則喜誇詐可知矣其所長即其所短也君子是以知習俗之宜愼也齊承大公之遺故其民習兵魯秉周公之教故其民習禮習兵則強而坊表不立故桓公之霸業

及身而遂衰晉禮則弱而典型常在故魯國之宗社
至漢而猶存向使以齊之習兵而再進以敎詩說禮
之風以魯之習禮而再加以內政軍令之寄庶幾哉
治臻上理矣故立國之體文武並崇爲治之宜剛柔
互用不可以有偏也

評運字茂字昌字與儇好臧意義相照應黃佐刺荒意詩中不露但描寫齊兒詩詞口吻而意已躍然凡看古人文字皆當於無字無句處求之子巽山間山道山陽有肩有壯有猳曰遭曰並曰揖意氣飛動鬱鬱見肩睫間但一見一往一來連驍人奔口語嘈雜如掛一副射獵圖仿山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士昏禮壻親迎至女家主人揖入賓執雁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乃驅御者代壻俟於

門外婦至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此詩所陳漢儒以爲至女家揖入奠雁之事宋儒以爲壻俟門外與入寢門升西階之事蓋漢儒以爲壻至女家揖入俟著也至廟門揖入俟庭也北面奠雁俟堂也宋儒謂壻俟門外俟著也揖婦入俟庭也及寢門揖入俟堂也如漢儒說此詩是行親迎禮陳古以刺今如宋儒說是少奠雁一節禮爲刺不親迎但親迎本常一事不足詠以宋儒爲勝 朱傳呂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先歸俟於門外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己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

㊀毛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爾雅釋宮著作宁音義同謂正門內兩塾間素象瑱補朱傳充耳以纊懸瑱漢書註纊塞耳謂黃緜也非用以懸瑱者所謂紞音膽也疏紞懸瑱之繩用雜綵線織之素青黃其色也尙加也瓊美石似玉者以爲瑱也孔疏曰華謂色有光華案充耳句當云充耳之紞以素乎而瓊華則充耳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

㊀毛青青玉箋紞之青瓊瑩石似玉補朱傳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李氏如圭曰堂下至門謂之庭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

㊀毛黃黃玉箋紞之黃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補案門屏之間謂之宁宁即著也由著至大門內爲庭自庭內歷階而上爲堂婦家有著有庭有堂壻家亦如之故以此詩自著而庭而堂爲親迎奠雁之事奠畢壻御婦車

三周御者代壻先歸俟於門外引婦入亦自著而庭而堂行合巹之禮第親迎至著婦尙未出此時主人揖入便宜由庭而堂以奠雁不能言俟案奠雁既畢不能遽御婦車以婦尙未登車也說文有夫人親引女手授夫於戶一節正此時事婦至壻家壻先俟門外此正俟著時也其充耳之以素以青以黃加飾之瓊華瓊瑩瓊英由庭至堂歷歷見之在首章尤爲乍見之語序云刺不親迎情景正相合故呂氏讀詩記言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己朱子亟取之也又天子不親迎諸侯不下堂大夫不出門毛以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殊

悞

附親迎說古人親迎自是通禮詩管見曰士昏記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是不親迎未嘗非禮之所許故刺不親迎之說亦非通論也又說文修文篇言親迎之禮夫人戒女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於戶正周人入於戶之證旋御婦車既周先歸俟於門外並無在婦家於著庭堂俟婿之事馬元伯曰何休注公羊云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武氏億據以釋此詩謂此乃錯陳三代親迎之禮首章俟著於門戶爲近二三章正與夏殷禮合較毛鄭爲允然一親迎也而乃錯陳三代之禮當何適從耶斯未確矣

著三章刺時不親迎也周公之治天下也以禮故六官皆以禮名魯承周公後兢兢守禮韓宣子之適魯也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在魯盡以其典章文物無一非先王之遺也而齊不然其君臣多濶達其習俗

喜詩詐凡先王之禮苟可以變通者卽不必拘守舊章如此篇之不親迎亦其一也後來管子之內政軍令亦變周禮而爲之者也故齊之國易興亦易亡君子觀於著與鄭之子衿檜之素冠而識禮俗之日變也

評語最溫厚若爲不知也者句法奇崛從來未有○借新婦之言寫詩人之意妙以乎而二字作情人口角退出

附乎而解古人著作多雜方言尹提軒曰齊詩著篇助語用乎而豳風鴟鴞破斧篇用斯字他國所未有也楚詞助語用些字亦他國所未有又公羊齊人也傳有齊語或云左氏楚人故傳有楚語金史國語解序云今文尚書詞多奇澀蓋亦當時之方音也顧亭林云荀子每言案楚詞每言羌皆方音又齊語舒緩漢書地理志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曾丕論文徐幹時有齊氣蓋謂其氣體舒緩王雪山云今西音不知於古音何如西人吐語煞詞必曰斯東人相語皆以而煞聲愚謂而卽兒也卽詞曲中之兒如云車兒馬兒是也今蘇齊間人煞語皆用兒猶鄭人之且吾郡安慶人尾聲皆有且音蓋習俗也若爾當以兒易而讀又案楚狂之歌已而殆而連用三而字此詩每章三而字連用九而字後人以而爲轉語辭不敢用作煞語辭因易以女兒之兒其實以而爲正兒乃借用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案此詩刺衰刺其荒淫而衰也蓋卽晉武乘羊車遊後宮之事非淫奔也如第二章履我發兮發謂行也以爲淫奔則日出而來月出而去不合下序誤○鍾伯敬云奚亦密友往來之詩朱傳同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㊂毛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履禮也㊂箋卽就也㊂案此賦而非興也彼姝者子指君言猶僩兮之稱美人也室離宮之室也言昧爽日出而彼姝者子履聲𥷑𥷑然入我之室而我卽躡足就之案毛以日月喻君臣明察似不合不若韓詩薛君章句以爲顏色美盛之喻若神女賦云其始來也燿乎若白日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日出東南隅行淑貌蹔朝日秋胡詩明豔侔朝日騷人之詞如是然以爲早暮之稱於義尤順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㊂毛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韓詩門屏之閒曰闥發行也案此言既夕月出而彼姝在

闥承恩者平明騎馬以入金門好內者罶晦微行而遊
離宮入我室亦出我闥躡足從之登時而發也此即齊子發夕之發

東方之日二章內作色荒也人君生長深宮思欲養成
聖德宜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是
故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庶幾日
就月將緝熙光明矣而不然者南郭西威常在左右
吳姬越豔無間旰宵失昧爽之勤追長夜之歡自古
亡國喪家鮮不由此齊自太公以來五世之君尙無
失德至哀公始有雞鳴之刺此詩初日夕月殆姝者

子未離室闥其荒也如是雖不知所刺何公然太公
尊賢之風自此衰矣附水經酈注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胡公之兄哀公同爲六世蓋哀公被烹立其弟胡公見史記世家然則自太公丁公乙公癸公凡四代其五代不知何君也然考之秦始作隸此棺上隸字必秦漢間家或崩出人因記之當時或有碑碣可據今不可考矣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挈壺氏掌漏刻之官古人以壺盛水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郝氏敬曰輿居號令非晨夜者所得司不敢斥君而咎挈壺氏猶敢告僕夫云爾　朱傳同　近人引荀子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顚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顚之倒之自公召之謂據此詩詞原無刺意然不俟駕可也顚倒衣裳可以爲禮乎此段引詩大似韓詩外傳毛本荀之弟子不用師說以序在其先且語極分明朱傳好斥序亦無以易之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上曰衣下曰裳〔補〕朱傳自公召之言其所以顚之倒之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之
〔毛〕晞明之始升案晞於湛露蒹葭兩見皆爲乾義此疏云是日之光氣蓋隨文爲訓毛傳中往往見之正不必拘拘爾雅說文也令告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毛〕柳柔脆之木說文小楊也朱柳楊之下垂者今之垂絲柳也詩觸柳與楊縱橫顚倒樹之皆生以其樹之成行列故曰柳荷樊藩也段云此假借案此以樊作活字看若青蠅章止於樊則成實字

矣圃菜圃也折柳以藩圃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貌朱驚顧貌古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疏謂以水爲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冰凍不下只當置火於旁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爲百刻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一氣分爲二通率七日强半而易一箭案此漢法也至定刻之法一則立箭壺內壺水下漏以出刻爲度一則滴水壺中壺水上溢以沒刻爲度居制銅烏引水下注浮箭上登周禮疏箭各百刻水淹一刻則爲一刻似漢人亦用浮箭之法愚意當製上下兩壺上壺以出刻爲度下壺以沒刻爲度上壺之水卽滴於下壺下沒一刻則上出一刻止用二箭亦不必四十八箭似較今日鐘表價廉而刻準辰時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又云辰房星天時也辰有農時天時之訓時夜者時節其夜夙昔莫晚也〔案〕
此章責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也言折柳以藩其圃狂夫
猶爲之驚顧以其有界也今長夜之界甚明乃挈壺不

能時其夜不失之早則失之暮曾狂夫之不如刺之甚也孔氏以狂夫屬下二句於文義似未安朱傳較明劉熙釋名辰晨並訓伸尹氏曰日行至辰爲晨辰晨義一也玉篇晨作辰案時爲辰字本訓此篇上有未明未晞語則不能辰夜猶云不能司夜辰字活看

東方未明三章序曰刺無節也自古人君皆以倦勤興刺如康王宴朝畢公作諷宣王宴起姜后待罪齊風之雞鳴亦其一也未有刺早朝者有之則自此篇始夫人君之與居號令惟其時而已矣君者與天同運者也使冬而雷電發秋而桃李華非不早也而識者以爲憂謂其非時也視朝常事耳苟失之大早而使卿大夫顛倒於上百執事搶攘於下闔閭之門急開

而衣冠之拜不肅豈所以尊國體哉讀東方未明之詩而知不夙則莫者之無以爲國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去之朱傳同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毛興也南山齊南山也疏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或曰卽牛山牛山在今臨淄南十里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鎮其南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懷思也箋婦人謂嫁曰歸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毛葛屨服之賤者詩管見曰屨有葛有皮士喪禮夏葛屨冬皮屨此言葛屨者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周九月今七月葛屨時也故以爲輿冠緌服之尊者庸用也馬氏曰君子陽陽傳由用也庸訓用卽亦爲由補朱傳兩二屨緌冠飾也原作冠上飾許白雲引禮書言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緌之垂者謂之緌是冠下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從相從也說文從隨行也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亦是相從之事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毛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疏田謂之獵獵是行步踐

履之名衡獵縱獵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概摩之也告父母告父母廟鞠窮也此下二章刺魯桓不能制其妻也補讀詩記曰納之不正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何爲不裁制之使之得窮其欲哉韓詩東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從韓詩作由衡從其畝蓋古法取妻之告父母亦古法也又鞠養也言魯桓養成其惡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毛克能也極至也案析薪用斧猶取妻用媒故以爲輿第析薪者析之兩開娶妻者聯之兩合似不可爲喻第此篇多引古語如上之蓺麻此之析薪隨手拈來似謠似諺更不說到天理人倫上亦是風人敦厚處補左氏曰女德無極今曰極止言縱之使極其欲

無以復加也

南山四章刺襄公也尹氏湜軒曰周官九伐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襄公淫惡王法必誅其敢於爲惡者以其時王法不行也然不踰八年亂賊忽作身死戶下福善禍淫之理固不爽哉嗚呼新臺賦而衛滅株林賦而陳亡南山賦而襄弒並錄其詩垂戒之意深矣

評不必作陳琳討袁紹及駱賓王討武曌檄祇於篇首露雄狐二字見得此種人已墮在毛角之倫痛罵何益通篇俱用詰問法風之刺之此所以爲詩人也○章末用一句打轉刺詩中又是一格○所用冠屢等字猶隱隱有禮法在三四祇說蓺麻析薪極平常極俚俗所云詩有別才不關乎理以俗情道文言欲使老嫗都解白傳之祖也○譏齊襄在懷從二字譏魯桓在鞠極二字刺衛宣曰雄雉刺齊襄曰雄狐

雉則雄而弱狐則雄而狡一字寫照鬚眉活現仿山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案國語稱齊莊僖於是乎小伯襄乃莊之孫僖之子自以祖父基業可憑又此詩恰在南山敝笱之間爲襄公詩無疑

朱傳此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之作案朱子疑非襄公詩故泛言之以示人循序漸進之方此與李和伯枏謂吾於甫田悟進學意同非此詩正旨○詩管見曰此蓋齊襄約魯莊狩於禚爲齊人所譏田謂田獵遠人謂魯莊末章指魯莊說春秋桓六年子同生是時年十七矣故云總角未幾而弁也世本古義亦以婉變指魯莊愚謂此指公孫無知也案左傳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紬之故連稱管至父因之以作亂襄公立十二年被弒其時無知已冠而弁矣連管陰有擁戴之心國人知之故作詩以告而襄公方且好大喜功禍在眉睫而不知也若魯莊則事仇者也非詩人所及以無知爲確今特補之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毛)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忉忉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案左傳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連稱管至父因而弒之連管之謀非一日矣使襄公不出未必遂能作亂齊地廣可獵之地多故概稱甫田無田者戒其勿輕出也維莠者連管也驕驕者其氣盛也遠人暗指文姜言襄於莊之八年遇弒七年猶會文姜於防又會於穀傳曰齊志猶此言思也勞心忉忉危辭也詩人爲之憂也紬義以齊襄約魯伐郕待陳蔡不至以遠人爲指陳蔡此詩爲圍郕之役而作未確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毛)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忉忉也案此二章兩無字皆禁辭下一句皆危辭○經義叢鈔驕驕義毛鄭未釋楊子修身篇田甫田者莠喬喬釋詁喬高也文選射雉賦何調翰之喬桀喬與

驕通詩意暗指連管身材喬桀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毛)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嚴氏曰童子總聚其髮以爲兩角如丱字之形丱幼稚也唐石經作卝弁冠也士冠禮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案無知爲僖公所寵自在總角時襄於桓十四年即位至是十二年則無知已長大成人矣故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明明指出一翩翩公子在阿堵中但公子中尚有子糾小白偏不明言何人自見隱躍之妙

甫田三章序曰大夫刺襄公也傳曰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是襄公有禍國之人無不知之但未知其禍之所起與其所擁立者何人耳此

大夫具有深心知連管之逆謀而逆料其變之必發於田與文姜之姦也其田也可明言其姦也不可以明言姑言遣人而已夫神龍之游淺水也螻蟻戲之猛虎之在平陽也犬羊欺之使襄公不田貝邱連管之逆謀何由發乎夫其能搆成卒作亂人之驕桀者也而其釀成逆謀則又事之可爲寒心不勝其忉怛者也兩戒其無大夫之忠言也而且逆料連管之擁戴必無知也亦不可以明言也因於末章舉一丱而弁者示之雖愚者亦知其爲向者衣服禮秩如適之無知矣而襄卒不悟此固天道之好還抑亦人事之必至也嗚呼可懼也夫

評 通篇或明或暗詞意在隱躍間使人自思而得之是爲風人之旨末章另一風調擧筆空中前後不贊一辭與前二章脫而不黏御巳暗逅消息是爲空際傳神仿山

盧令刺荒也 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紬義曰郊特牲謂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襄公好田詩人陳此貝邱之事其先知之矣左氏敘無知之事發難者三人耳若非平日不修民事百姓離心何遽至是此序足補左氏之缺略○案貝邱之弒徒人費走出卽遇賊於門不應行營無一人知覺至是蓋驕驕桀桀實繁有徒此等美且鬈偲者其人大可畏也而襄公不知其昏荒甚矣故刺之若以爲不修民事自是探本之論尙未暇及此也 朱傳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案人君出田必有車馬徒御之眾而此詩獨牽一犬蓋鄉人之從禽者也故朱子以爲與還同○詩管見謂此蓋齊人從狩于禚見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而嘆美之其人並謂莊公愚謂莊公往田亦不應獨牽一犬此人蓋奸人俠客之類前篇之所謂莠也襄公無政故莠民多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 盧田犬 疏犬有田犬有守犬戰國策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兔韓盧逐東郭逡山越岡兎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爲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也 令令纓環聲 朱 犬頷下環聲 補

黃氏佐曰此仁字與叔于田之仁字同爲私愛夸美之詞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毛 重環子母環也鬈好貌 箋鬈當爲權權勇壯也今誤作權五經文字云從手作權者古拳握字或謂當作捲說文捲气勢與鄭勇壯同巧言拳勇亦當作捲拳乃手也案說文鬈髮好貌自當如字讀美言其面目鬈言其髮鬈正不必作權作捲紛紛易字也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毛 鋂一環貫二也 詩緝重環一大環貫一小環重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 偲才也 說文偲强力也朱傳多鬚貌春秋傳于思郎此字古通用耳當作題案此訓朱與毛傳說文異當從朱引据左氏非望文生訓也

盧令三章序曰刺荒也鄭人暴虎齊人從狠皆俗之不美者也然必君荒於上而俗始荒於下以馳騁爲美以輕俠爲能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澤亡矣馴至貝邱禍作彼齊襄者其大康后羿之續乎故曰刺荒也

評 但言美而刺自見此風人之所以爲風也事有眾人所共醜者詩人不言其醜但言其他端之美而醜者自見偕老與猗嗟是也事有醜而不知自醜者詩人亦不言其醜但述其自美之詞而其不知自醜

之意亦見此詩與還是也彼列國刺詩皆還與盧合
令之類也故三百篇皆當從無字句處領取予翼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箋文姜初嫁於魯桓之時**朱傳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眾也**案箋以歸止爲初嫁於魯刺桓公不能制其妻
朱以歸止爲歸齊刺莊公不能制其母從人謂初嫁無
可刺故朱子謂桓當作莊然歸止乃歸魯非歸齊也春
秋於文姜如齊以後屢書其出而未嘗一書其歸此篇
特書齊子歸止足補春秋之缺此一說也陳氏曰女子
之歸有三于歸也歸甯也大歸也舍是無言歸者文姜
如齊既非歸甯亦非大歸定指于歸無疑此亦一說也
愚謂以于歸爲刺者非也易序而言魯莊者亦非也此
皆于歸字之義過泥不知詩非春秋也春秋謹嚴詩人
之言不可以春秋例此詩當以歸甯刺桓公爲正卽會
濼之行是也濼之行申繻諫之而桓不聽者文姜爲主
也公與文姜偕行而詩言齊子歸止不言魯侯至止若
爲不如有桓也者此卽所以爲刺也其一切與從之盛

本由桓公而設而詩皆歸之齊子不特齊子心中無桓
公卽齊人目中亦皆無桓公此所以爲敝笱也以敝笱
爲刺莊子制其母後人之說齊人未嘗有此也申繻之
諫不行齊人知之故以魯桓之壞法亂紀不能制其妻
而以爲敝笱云○
此說甚確故補之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毛)興也鰥大魚箋鰥魚子今爾雅作鯤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國語里革斷罟曰魚禁鯤鮞
烏翼鷇卵可證說文有鰥無鯤九經古義曰鰥從魚眔
聲李陽冰曰當從魚眔省眔入請兄曰𥂳汗簡云古論
語昆作𥂳蓋從弟爲𥂳從魚爲鰥與鯤同物同音非通
用字正義引孔叢子衛人釣於河得鰥魚大盈車毛以
爲大魚鄭以爲魚子蓋從魚子以長爲大魚也如雲言盛也朱傳笱罟也說文笱曲竹捕魚魴亦大魚也陸機疏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案鰥
鯤一字以字義求之必長於衆魚而後名之爲鰥爲鯤
若莊子北溟之鯤雖係寓言然亦必就其大者言之魴
亦大魚故以鰥配之歸歸齊也案父母沒禮不得歸今齊僖已沒而文姜歸齊便是越禮詩人據事
直言便是刺不得謂歸魯爲歸齊非歸也其從如雲蓋與衛護從其盛是初歸時光景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毛)魴鱮大魚陸氏曰鱮似魴而頭大埤雅鱮性旅行故其字從與亦謂之鰱鰱連也一名鱅如雨言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毛)唯唯出入不制箋行相隨順之貌韓詩作遺遺玉篇讀遺魚行相隨廣韻魚盛貌
(補)陸農師曰雲合而爲雨故以雨繼之雨降而成水故以
水繼之

敝笱三章刺壞禮也在禮父母沒則使卿甯於兄弟春

秋傳曰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甯禮也秦楚夷
狄也猶遵先王之禮魯山東望國而夫人乃踰禮如
此不謂之敝也得乎於不可歸者而竟歸故篇中疊
言齊子歸止蓋大聲疾呼使之聞之也苟其應歸則
不得爲刺亦不得言敝矣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
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申繻之言敗與此詩之
言敝一也彭生之事其皆有以知之矣夫禮禁亂之
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
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
有亂患

評起手下一敝字便是一字之貶徐氏曰只說如雲如雨如水羞殺齊子羞殺魯君其魚其從字兩相呼吸彷山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疏序言疾驅於通道大都若魯桓尚存不應公然如此此篇所陳蓋莊公時事　朱傳齊人刺文姜驅車來會襄公也毛雪山曰簟茀朱鞹自是文姜所乘之飾不必言襄公之路車

○案胡康侯以此爲莊五年春秋所書姜氏如齊師之詩然于禚于祝邱于防于穀皆通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爾雅輿革前謂之䩞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是車前後之飾皆有革有竹竹則簟是也革則鞹是也與鞟同獸皮去毛者也朱朱漆也若翟茀則夫人車諸侯無之

發夕自夕發至旦考正發有發卸之義方言云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宋趙陳魏之間謂之稅然則發夕謂夕而解息車徒言盡日以行也○又韓詩云發旦也案發義或以爲舍或以爲旦仍從毛注爲正又說文云禮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然則有發明亦有發夕矣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毛四驪言物色盛也朱驪馬黑色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濔濔眾也朱濔濔柔貌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箋豈當讀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說文云闓開也闓明也孔氏曰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闓明謂侵明而行釋言云愷悌發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毛湯湯大貌彭彭多貌案汶水有二許氏以爲出琅邪王安邱入濰桑氏以爲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說者主桑義以爲齊南魯北二國之界蓋出萊蕪者爲大汶小汶至徂徠山入之由安民亭合濟水入海詩緝謂汶在齊境然僖元年左氏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水北曰陽當齊襄時汶水之北尚是魯地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城東有魯道汶上夾水有文姜臺今泰安府西南有鉅平故城汶陽之田在其地也自魯至齊必渡汶水翺翔猶彷徉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毛滔滔流貌儦儦眾貌說文行貌

載驅四章刺文姜也南山咏齊子刺雄狐也雄狐者齊襄也敝笱咏齊子刺敝笱也敝笱者魯桓也此詩則直刺文姜矣春秋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於莊元年夫人孫於齊其孫也自孫也因而絕之可也既不能然又使歸爲夫人自是而會于禚享于祝邱又如齊師又會于防于穀魯道有蕩指而目之者千萬人其爲國恥也大矣所謂決汶水之波流惡難盡者也獨怪此等詩魯人藏之故府掌之大師及季札觀樂時發篋而陳之按譜而歌之韻以琴瑟播以管絃其環坐而聽者固他邦之名公子與三桓之子孫也文姜不知恥而其子孫亦遂習慣於忍恥也嗚呼悲夫

評詩刺齊襄乃不言齊襄而但言齊子驅於魯道而已曰發夕何情急也發夕而後胡爲有豈弟樂易之容也將渡汶水胡爲而翺翔遊敖喜不自勝也簟茀朱鞹四驪垂轡是何裝束魯道有蕩是何通衢行

人彭彭儦儦是何耳目詩中一檢鋪敘不刺似刺刺似不刺不言似言言似不言所以爲風人也子貢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案下序末句因詩中展我甥兮一句而發其實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十八年乃與夫人如齊其非齊侯子無疑公羊譏夫人譖公於齊侯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遂賊公蓋必當時有盛傳爲齊侯子者至此而疑始釋也故曰展我甥兮 朱傳齊人極道魯莊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案莊之四年春秋書公及齊人狩于禚莊卽位後始見齊襄故篇中多乍見之辭猗有射故屢言射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毛猗嗟歎辭疏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喑啞昌盛也頎長貌史記稱孔子說

文王之狀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抑美色王氏曰抑與懿古字通懿亦美也揚廣揚疏揚是顙之別名額貴闊故言廣揚案以揚爲額古訓如此不若朱訓爲抑而若揚爲進退高下不失其宜主威儀言蹌巧趨貌

附抑懿二字通說經義述聞曰國語武公作懿以自儆韋注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爾雅懿美也故毛以抑爲美色重言之則曰抑抑大雅威儀抑抑毛曰抑抑美也又可作不美解小雅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釋文音噫大雅瞻卬篇懿厥哲婦箋云懿傷痛聲疏曰懿噫字異音義同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毛目上爲名釋訓孫炎云目上平博郭璞曰眉眼之間目下爲清二尺曰正外孫曰甥補朱傳名猶稱也案名卽眉也字亦作顯又通明又可從目作䀹與名字本訓不相涉朱子恐驚俗改爲名稱之名與下句不貫儀既成言其終事無違禮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疏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俊故取名焉俊郎篤也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爲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案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而毛言外孫曰甥王肅謂據外祖以言者是也仍以朱傳爲正又案鄭箋曰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朱傳意同惟孔撿討經學卮言曰此言魯莊工於容藝而不恤政事酷似其舅此爲微辭以兼刺襄公也作如此解覺得詩人有憂國愛君之心毛朱二傳反涉醜詆後人所見有勝前人者此等是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毛孌壯好貌婉好眉目也選齊貫中也疏選之爲齊謂其善舞齊於樂節王氏引平準書曰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選是選與齊同義樂記曰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進退得齊是此義也箋以選爲上選亦是一義或謂當讀如選懦之選取其柔弱謂姿美舞也非是又毛以貫爲中鄭以貫爲習毛義固勝愚謂射有貫革之義蓋以誇莊之有力不獨取其中而已若徒言中則終日射侯而不出正上章已言之矣四矢乘矢箋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猗嗟三章此刺魯莊與齊襄狩于禚也穀梁子曰春秋書公及齊人狩于禚刺釋怨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今莊公與齊侯有不共之讎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

之通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汪氏克寬曰公羊記柯
之盟將會公謂曹子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
與齊爲讎不能復也然則詠之狩者亦興念及此耶
今詠是詩莊公身則頎而長也眉則清而揚也趨蹌
巧而威儀成也公羊記宋萬之言曰甚矣魯侯之淑
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獨魯侯耳則非齊
人之虛譽也而尤莫長於射一則曰臧再則曰貫終
日射而不出正其技之精如此此所爲以金僕姑獲
南宮萬也萬孟賁慶忌之流也而公能以射禽之則
又非齊人之虛譽也惜乎不能以射宋萬之僕姑一

貫齊襄之胸而且反顏以事讎莊於是乎無羞惡之
心矣詩人美之蓋以深惜之矣
乎道也妙處卻章章着猗嗟二字無限感惜○敘威
言儀技藝處長短參差之妙變化入神退此此詩若
無發首猗嗟二字偕老篇無不淑二字竟是一篇贊
詞然贊嘆有餘處便是不足處射則貫兮一則字展
我甥兮一展字宜於半面領全
神詩人妙處在不說破　予翼

附先儒論文姜事

案文姜之事先儒論者多矣朱子獨取趙氏匡之說
其言曰莊公哀慟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
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能徒往乎此其言誠然然
哀慟以思父則母者父之仇也敬以事之則其心必
不誠不誠而敬亦僞果誠且敬則哀慟之心亡矣而
徒欲以威刑馭下則文姜必不聽之文姜不聽則必
至於相夷而內變生矣彼齊襄者旣誘過於彭生矣
至是以不善事母爲罪以誅不孝爲名適以速之加
兵耳是無一而可者也愚謂爲莊公者宜枕戈待旦
以復仇爲策其上者如夫差之立人於庭其次則如
勾踐之忍辱報復苟有荄志齊襄無道可乘之隙正
多于禚于防皆可禽之地也連稱管至父皆內應之
人也莊又善射以一矢加遺而仇人之頭得矣文姜
奚論焉如自知其力不能辨而臣子中又無可恃之
人卽宜委國而去之以待能者而庇民焉如是則可

以少減其恥辱而亦有辭於後世矣其如魯莊之全
無心肝何哉　案此爲家庭第一難處事亦爲國論第
一難斷事是當權以春秋之義春秋書
夫人孫于齊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劉貢
父曰夫人與于弒者不可以入宗廟又曰母子至親
而不得不絕者義也春秋爲人之不明於義而私其
親故示以絕之之文夫絕之則凡人矣胡康侯謂梁
人有繼母殺其父者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
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姜氏以貶之傳謂絕
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卽凡人爾方諸古義不得以
逆論人以爲允然則如趙氏之說當制之引春秋之
義當絕之彼宋襄之母僅一出便與廟絕況弒逆
大惡而可任其載驅薄薄播惡於衆依然奉爲國母
哉絕之誰曰不宜雖誅之可也但齊強魯弱誅之不
可制之絕之又不能忍恥終身其奚以堪只有去位
一法不致重辱社稷亦不受人唾罵何等瀟灑觀孟
子斷瞽瞍殺人一案亦是竊負而逃一法蓋舜事殊

手在父子二字參爭賴手在母子二字若向父母身
上着手則逆而難若向下一子字着手則順而易但
從子身指開則如冰消如瓦解莊一去位美自孤危
誅之制之絕之當自有人矣必以大義責諸毛襄之
子哉若蒙恥而求富貴則魯莊而已矣此等富貴不
如乞丐雖下愚亦能辨之彼泰伯夷齊曹臧吳札何
人哉論莊者多矣未有及此者竊以此說為勝○或
謂桓弒隱假手於襄其後襄又為無知所弒皆天道
好還
處

書齊風後

馬元伯曰治國以禮義禮義積而民多信讓治國以功利功利積而國多富强世或謂信讓之衰流爲微弱嘗於魯徵之富强之弊失在荒淫可於齊見之然齊大公之報政也曰因其俗蓋因其强毅之俗非因

其荒亂之俗也曰簡其禮蓋簡其繁重之禮非簡其昏姻之禮也通工商之業非使其舍業以嬉也便魚鹽之利非教其民好利無恥也齊風十一篇皆刺詩內刺哀公者二刺襄公者五其三刺時刺衰刺無節於哀公時作其一刺魯莊仍以刺齊襄也從禽無厭昏禮不行實哀之荒淫有以啟之苦及百姓惡播萬民實襄之荒淫有以致之豈大公之報政簡易近民有未善哉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惡衣服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德與秦晉鄰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後晉有魏氏

論曰昔季札觀樂工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今取其詩讀之葛屨縫裳則不大褊心爲刺則不婉園桃碩鼠諸作則儉而難

行也烏覩所謂渢渢者乎曰此魏之詩非魏之聲也人心之動發而成聲五方之民其聲不一各象其川原泉壤淺深廣狹而生魏本舜禹故都地狹而人勤民貧而俗厚蓋有聖賢遺風故其渢渢者與齊之泱泱同亦大風也曰以詩如此以聲如彼固如是其迥殊乎曰試取花間蘭畹之章使關西大漢歌之其雄豪自在而使兒女子執銅琶鐵板唱大江東去不過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而已終不能高壯蒼涼慨當以慷也故魏之俗褊以嗇魏之詩哀以怨而其聲仍宏以大也厥後晉滅之以賜大夫畢萬萬之子孫遂與韓趙三分晉國成爲七國

之魏建國之始文侯生焉於三晉爲獨强秦人畏之則段干木等輔爲明主之驗也如含蝉而獨愉詩則亡國之音也烏覩所謂沨沨者乎

毛詩補正卷之八

魏風

葛屨刺褊也 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案公子札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蓋魏俗儉晉勝嗇之詐鄭衛淫奔遠矣朱傳此疑縫裳之女所作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毛)糾糾猶繚繚也 朱繚戾寒涼之意 夏葛屨冬皮屨 見士冠禮案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變皮言白者以有喪故蘇云此非禮服禮服雖夏用皮又天官屨人有絇繶純皆用絲爲飾蓋禮服也可見古時無韠 葛屨非所以履霜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說文纖好手貌古詩纖纖出素手是也○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疏云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若有舅姑則士昏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行未祭行亦未成婦也祭行見士昏禮 要䙅也 說文無䙅字疏云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段玉裁曰此卽衣之要也衣之要見於喪服士喪禮玉藻深衣諸篇無作䙅者以本字爲訓此易傳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北風傳虛虛也之例焦氏循曰以䙅訓要明其爲裳要之䙅說文無䙅字亦無蘭字亦將改蘭蘭也爲蘭蘭也乎易傳上一字爲卦名下一字以字義釋之非他訓詁可例如以要訓要以虛訓虛上一字卽指經字下一字仍是經字人何由知之愚案朱傳言要裳要也如此則不煩加衣旁自明 襋領也 紬義大宛傳言張騫從月氏至大夏不得要領小顔以爲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晉書五行志云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箸衣者皆壓䙅 好人好女手之人 (補)朱傳好人猶大人也 案毛以好人爲女人非朱子得之此蓋士君子之通稱○禍本非好而故言好人者刺之之辭○賀子翼曰呂氏春秋謂新婦至門其豎子操焦火而鉅新婦曰焦火大鉅非不便於家也然而有大甚焉此

語雖詭可與餞宴例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毛)提提安諦也 釋訓提提安也安諦言行步安舒而審諦 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 徐氏曰古人向右故讓而就左大人之儀容也 案左辟不必以婦至門言 象揥所以爲飾 此句上疑有脫文揥以摘髮象骨爲之大人之飾也

(補)詩觸提提其容好也象揥其飾好也左辟其讓好也皆强學嫺雅也所貴於嫺雅者貴其度勝也今以褊迫之人强而爲之雖修飾衿服揖遜盤辟豈能自然乎

葛屨二章○折中曰廣儉也魏本舜禹故都其民貧俗儉然勤事而習禮勤事則易富習禮則易教既無鄭

衛之淫靡亦非齊秦之誇悍天下之俗莫善於此故刺褊心正所以廣儉德也昔季札觀樂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左辟象揥所謂大而婉乎葛屨縫裳則儉而易行也爲上者能用其勤儉而輔之以德使無褊心則明主之所爲也

評裳統於要但治其要衣統於襋但治其襋要之襋之未成衣也治其大槩即著於身描寫褊急之狀令人發笑次章巧爲妝點末後點出維是褊心正是畫龍點睛手筆爲履爲裳爲揥自足至要至領通身看來均無大雅氣象猶强命之曰好人寫其醜態而再呼好人似譽似諷似莊似諧此種刺法自饒冷趣左傳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一廣字一文字便是此處對證藥倣此

汾沮洳刺儉也 其君子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案孔氏言其君躬自采菜魏國雖小豈有其君躬自采菜之理若以爲晉詩則武有雄略獻方眷佞豈躬自采菜者此蓋作詩之人於采莫采桑采藚時嘗見翩翩佳公子以爲異乎尋常之爲公路公行公族者美此所以形彼蓋魏公族中多齷齪者也 朱傳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 案采莫三項託以起興耳無度如英如玉乃美非刺所刺者公路公行公族中人也毛以爲君采菜固非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亦非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毛)汾水也 朱汾出大原晉陽山水經汾至汾陰縣北西入於河入河之處即魏之舊國 沮洳其漸洳者 朱水浸處○山海經有沮洳之山 莫菜也 陸璣疏莫五方通謂之酸迷河汾謂之莫孫潤如謂即酸摸得之 路車也(箋)美無度言不可尺寸公路主

君之旄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旄車之族是也 旄即軞見宣二年案左氏晉成公立以卿之適子爲公族以餘子爲餘子以庶子爲公行故云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是無公路也孔疏以公行公路本一官經義叢鈔曰兵車主行路車主守或即以餘子爲公路愚謂晉以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即位始立公族餘子公行三官自是晉制此公路公行公族乃魏制也春秋時列國官制各異勿泥

(補)毛本訓言我也采者詩人自采無度言其才力器局踰越常度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毛)萬人爲英 疏此與尹文子同大戴禮辨名記千人爲英禮運注英俊選之尤者大槩絕異之稱 公行從公之行也 朱公行即公路案朱傳以公行即公路主孔疏以公行公路是一官之說

然公路主君之路車公行主兵車之行列自是兩事疑
分兩官左傳趙盾爲旄車之族杜注爲公行之官蓋趙
盾自以爲庶子當在公行而以括爲適子當爲公族又
成十八年左氏曰荀會欒厭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
訓卿之子弟則公族以適子爲之公行以庶子爲之兩
官分明獨餘子一官究主何職考周禮小司徒大喪致
餘子鄭注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路車主
守其在公路之列乎殆與庶子同官又鄢陵一役左氏
載欒鍼擬公以出於淖則公族
大夫又未嘗不在戎車之列也補一方猶一邊也史記
扁鵲視見垣一方人司馬貞注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
族

毛藚水舄也釋草藚牛脣郭注如續斷寸寸有節公族公屬補朱傳掌公
之宗族晉以卿大夫適子爲之疏周禮六官並無公族公行之名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汾沮洳三章見異人也儉德之恭也然儉不中禮則貪
忍皆從此生焉魏俗褊迫固陋不獨民間也蓋有官
君子相率類然其世家貴族在公路公行公族中者
亦無非齷齪徒也於此有人焉脫去陋習不拘繩尺
此豈在尋常意計中哉其少年韶秀如花木之露菁
英其德性溫和如良玉之饒潤澤汙泥之內翹然獨
出而君子已獨取其異矣不謂汾水一曲中忽見是
人是沮洳之場而有甘露醴泉也是莫藚之內而有
琪花瑤草也彼其之子眞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異

矣哉

評周南采卷耳而忽遠懷人此則采莫藚而忽遇之子皆從不意中得之所以爲興通篇從異字生情
妙在每疊一句短章中更饒頓挫節奏獨絕仂山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
也○案魏之侵削見於春秋如桓四年王師秦師圍魏
等事昭九年周詹桓伯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
岐畢吾西土也然則此數國者自夏以來有之與虞虢
焦滑霍揚等鄰皆小國也爲秦晉所迫詩人見其日以
侵削比之於園故作園有桃詩朱傳詩人憂其國小無政故作是詩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
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

毛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箋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
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惡謂此必魏
有貪殘之政賦斂既重而又稅及果木如桃棘之類蓋
取其實殆盡民將離叛故心爲之憂也不然如箋言魏
君止食園桃薄稅省用則明主之爲也又豈可刺乎
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彼人夫人箋彼人謂君也○馬氏曰文十四年齊公
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毛以
夫人釋彼人意同案論語夫人不言夫人亦彼人也
曰何其謂我欲何爲乎張氏彩曰何其猶檀弓何居也補士詩人自稱
也故曰我李氏本曰士者未仕之稱案桃可爲弧棘可爲矢左氏桃
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魏國褊小而乃園有桃棘登諸殽
食徒貪口腹無補實用此詩人所以憂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

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
之蓋亦勿思
毛棘棗也補范氏祖禹曰罔極言責人無已也案毛以
首二句爲興言園有棘其實可食猶國有民其力可用
也若以桃棘爲弓矢之材而惜其爲殽而食之則賦矣
朱子曰詩固有一章而三
義者在人觀之何如耳
園有桃二章序曰刺時也是時晉方兼并虞虢焦滑諸
國以次就盡魏之幅員無幾不過一園耳園之中金
錫竹箭無有也有桃有棘已耳倘皆可爲武備之用
而君又從而盡取之餉駝掣棘之憂能無及乎然一

人憂之而舉國不知在野憂之而在朝不知旁觀憂
之而當事不知此更可憂之大者也吁彼之不知特
未思耳思之則知之知之則亦憂之矣斯時也魏之
君臣如燕雀處堂曾不知大厦之將傾未幾果與耿
霍同盡斯園竟屬他人矣而抱憂者乃獨一歌謠行
國之士也其時事尚可問也哉
評心之憂矣以下凡六轉我歌且謠憂中度曲無聊
已極謂我三句只代不知者作解嘲更不自爲解
嘲但勸之以思而已思字憂字俱包孕在其誰知之
四字內子貢心之憂矣二句意已盡卻將不知我者
一轉又生一境而結之以蓋亦勿思有波瀾有頓挫
有吞吐有含蓄○亡國之音豈堪再說一遍而再說
者其心重以
長也退山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
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
朱傳同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
哉猶來無止
毛山無草木曰岵疏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屺此
與爾雅正反疑傳寫悮案後儒有從
爾雅者有從毛傳者從爾雅者王肅也許氏說文也劉
熙釋名也從毛傳者鄭箋也朱子也陸德明釋文則但
日與爾雅異孔疏則疑傳寫之悮近世戴東原則取釋
名之說日山有草木日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
也山無草木日屺屺北也無所出生也段玉裁則謂怙
取瓠落之意屺與峐同取滋生之義各據一說亦各有
所取愚謂以理揆之遊子升高望遠必先登其無草木
者自以毛爲勝至毛訓不盡與爾雅同亦不專用爾雅
殆各有師承不得據爾雅以駁毛傳也○韓氏廣曰行
役之人登高眺望則必有思慕鄉里親舊之心昔狄仁

傑登大行山望白雲而指
親舍在其下同此意也
旃之猶可也父尚義補朱傳
無止謂無止於彼而不來也或曰止獲也言無爲人所獲
也左傳莊九年秦子梁子以
公族避於下道是以皆止是
古者見獲於敵皆謂之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
哉猶來無棄
毛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無寐无耆寐也母尚恩呂東
萊曰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朱子曰尤
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故曰季○王引之曰寐讀爲
沫無沫猶無已也離騷曰芬至今猶未沫招魂曰身
服義而未沫王逸並注云沫已也作寐者假借字耳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
哉猶來無死

毛兄尙親補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思親也想像其念己之言曰來想像其囑己之言曰愼惟愼乃能來惟愼乃猶可不來也鄒氏曰采薇以公義言故曰不來陟岵以私情言故曰猶來無公義非忠臣無私恩非孝子千古之忠臣孝子一愼而已矣惟謹愼者可寄大事諸葛是也若人於登高望遠時鄭重低徊而發之此忠孝之至情骨肉之所期許也後世若庾黔婁辭屛陵之令狄梁公望大行之雲王右丞賦九日登高之句其猶有遺意也夫

評父曰嗟以下四句有蘊結語有憂憐語有丁寍語有慰藉語低回宛轉似只代父母作思子詩而已

絕不思父母兄弟較他人所作思父母兄弟語更爲深厚望兄一章王右丞遙知兄弟登高處似從此脫出然祇得兄曰嗟七字神理尙少下三句意然在唐人詩中已踞最勝矣子巽倒從父母說起深一層妙在不說到自己一句便止退山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魏國漢之河北縣也今平陸縣屬解州水經注言其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陿隘故著十畝之詩案十畝非言魏之疆土也孟子嘗言五畝矣此招隱之詩殆一邱一壑之謂耳豈限田不過十畝哉朱傳賢者不樂仕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毛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朱往來自得之貌行與子還或行來者或來還者朱行猶將也還猶歸也補朱傳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案十畝一夫百畝外所受公田之十畝也又廬舍各二畝半環廬舍種桑麻雜菜言十畝者舉成數耳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毛泄泄多人之貌補朱傳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案逝有長往不返意

十畝之間二章序曰刺時也是時楚鴟張於南齊鷹揚於東秦得豐鎬之地虎視於西晉與魏鄰者也二軍之作實始鯨吞魏介其側宜如何修德保民以固疆圉而乃履葛屨之霜采汾水之蕡陟岵困役碩鼠傷賦坐使園桃義士憂心作歌嗇然不知君子如之何

而不去也衛之北風鄭之考槃固已爲之先矣

評不作赤狐黑烏等語蘊藉尤深子巽落數語覺得後人招隱詞爲煩退山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耳○張揖引齊詩曰刺賢者不遇明主也○御覽琴操曰伐檀操者魏國女作也傷賢者隱蔽素餐在位朱傳此美賢者厲志之詩案朱子以前八句爲賢者之厲志末二句爲詩人述其事而嘆之且曰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是朱子原主一人說與序異然其作公孫丑問素餐之注仍取無功食祿謂之素餐語與序相合是亦子矜菁莪之類兼用古義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毛坎坎魯詩作飲飲伐檀聲寘置也干崖也風行水成文曰
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漣與瀾同釋水云大波爲瀾小波爲
淪直波爲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曹氏粹中曰古一夫
受田百畝宅一區三百廛爲田三萬畝以漢制準之畝
收一石有半三百廛之所收當四萬五千石○許氏詩
深曰三百廛大國之鄉田也蓋每井八夫每夫一廛助
耕公田八十畝而制祿田焉大國卿田三千二百畝以
斂計之當得三百二十廛言三百舉成數也案曹說三
萬畝似覺大重許氏說得之何氏古義曰論語伯氏駢
邑三百易邑人三百戶此三百廛蓋古
者下大夫食邑之制故晉言三百也
貆獸名箋貉子曰貆
素空也韓詩章句曰素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才曰素餐此亦可備一說補朱傳猗
與兮同語詞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而我猶爲人猗
是也狩亦獵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
不素食兮
毛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萬萬曰億箋十萬曰億疏古以
十萬爲億萬萬曰億今數然也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
爲億韋昭楚語注云十萬曰億古數也鄭言古數毛言
今數獸三歲曰特補不素食兮董子曰先其事而後其食
謂治身也案孔叢子引孔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
後食也董子語蓋本之然此斷章取義耳倘
非正旨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
不素飧兮
毛檀可以爲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韓詩順流
而風曰淪淪文貌圓者爲囷月令修囷倉圓者爲囷方者爲倉鶉鳥也熟食曰
飧箋讀如魚飧之飧○案毛以飧爲餐飧之飧云熟食也客始至之大禮秋官掌客注所謂公侯伯子男飧
皆飪一牢是也鄭以爲此大禮不可常故爲魚飧見公
羊傳趙盾方食魚飧非盛饌也其實牢禮之飧當熟食
魚飧之飧亦當熟食也毛不誤惟字林
云飧水澆飯也玉篇水和飯也爲異
伐檀三章序曰刺貪也顏愚古曰刺在位貪鄙又曰刺
不用賢也賀子翼曰凡天下謀不遂志賞不酬勞之
事皆所謂寘之河干也愚謂伐檀强毅有力者也河
干散地也河水清漣寬閑寂寞之濱也不稼不穡不

能勸課也而取禾是冒民功也不狩不獵不能戰陣
也而懸貆是冒軍功也皆寓言也彼者所以形此也
彼君子則此小人矣小人無功而食祿君子有才而
樂飢魏政如此其何以國
評忽而敘事忽而推度忽而斷制後人不能效步退山通篇寓言以末二句點睛著紙欲飛劭山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呂覽甯戚叩牛
角而歌齊桓聞而舉之高誘注謂歌碩鼠之詩說苑甯
戚飯牛而歌碩鼠此二書必有所本今不可考愚意亦
即孔明喜爲梁父吟之意朱傳民困於貪殘之政託言大鼠害己而
去之案此亦刺貪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

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毛貫事也釋文徐仙民音官魯詩作宦案貫通慣習也女指碩鼠言慣被其食朱傳用之箋碩大也爾雅釋獸有鼫鼠郭璞曰大鼠好在田中食粟豆孔氏謂此作碩非鼫毛詩補疏謂易晉鼫鼠子夏傳作碩鼠鼫碩字本通不必以爾雅作鼫詩作碩疑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毛直得其直道朱直猶宜也案直猶價直之直言適樂國尚直得不受虧也猶賣物者得直而不亡本也六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毛苗嘉穀也號呼也朱永號長呼也○○折中催科之聲也言適彼樂郊則誰復往而追呼乎蓋厭聞其聲以爲得免於此卽樂也

碩鼠三章序曰刺重斂也賀子翼曰朝廷當有事之日姑以加賦爲權宜久則相沿爲固然以至三歲而不蠲則終莫之蠲矣故曰貫女民困而莫之恤故又曰莫我顧莫我德且勞也且重斂而及於三歲此其漸豈有既哉故疾之甚而欲去之也然曰將去則猶未忍遽去也此則詩人之厚也而魏自是亡矣故以碩鼠終

書魏風後

治國最忌者奢侈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者必刻覈刻覈大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如葛屨之褊汾沮洳之儉所爲豈成國體哉推其所至雖園之桃棘亦登殽食則稅及果木而必盡取諸民可見矣然取民之財而寬民之力猶可言也乃陟岵陟屺使孝子不得養其父母民財既竭民力又困矣於是十畝閑閑賢者招隱伐檀坎坎君子鳴高皆在上者之褊心有以致之也益之以碩鼠重斂民思他適而魏遂以亡以褊成貪以貪致亡可爲永監也夫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大原晉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冀州大行恆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公又徙於絳云

論曰唐者堯之舊都（今太原晉陽後遷河東平陽）在殷爲豕韋國與大彭及夏昆吾周桓文爲五覇覇必有大國周時晉覇獨久毋乃豕韋氏之遺烈歟及叔虞子燮北徙晉水之陽因改曰晉而其詩猶曰唐者蓋其民不忘土風仍沿舊稱猶匈奴蒙古習漢之大至今稱華人曰漢人也後人不得其故謂夫子正樂欲絕武公於晉故名其詩爲唐以寓意不知季札觀樂時已爲之歌唐矣非仲尼筆也至其詩憂深思遠爲有陶唐氏之遺民惟蟋蟀山樞爲然其下多武獻之事不涉乎此吾意觀樂時所歌詩不過風首一二篇耳如於鄭衛不言淫知不及桑中溱洧也於齊不言敖辟知不及還著盧令也而且黍離之中心搖搖而以爲思而不懼葛屨之褊心爲刺而以爲

大而婉知必有別領於酸鹹之外者而不隨人爲附和也嘗鼎一臠可知全味若使盡取三百篇歌之則一席之間又豈能終哉然以一二篇該一風聲詩相合吾將於此見之他則神往於節奏頓挫之間不僅以詩言者也嗚呼古樂不可得聞今所言者糟粕耳彼斷斷於師承家數者皆苦爭於糟粕之間者也

毛詩補正卷之九

唐風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譜昔堯之末洪水九年萬國不粒於是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爲之賦蟋蟀○僖侯名司徒 朱傳唐俗勤儉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歲晚務閒之時乃相與燕飲爲樂作此 管見此蜡臘後燕飲勞農之樂章勞農義詳王制月令郊特牲周官黨正篇中蟋蟀在堂堂公堂也所謂屬民飲酒於序是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毛〕蟋蟀蛬也通作蛩陸璣疏似蝗而小有角翅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 九月在堂七月篇九月在戶此云在堂者疏言近戶之地亦名堂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 聿遂聿與曰適互用 除去也已甚康樂職主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朱卻顧貌 〔補〕蟋蟀在堂九月也周正建子故以十月爲歲莫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毛〕邁行也外禮樂之外補朱外者平常思慮所不及 蹶蹶動而敏於事釋詁蹶動也釋訓蹶蹶敏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毛〕慆過也憂可憂也休休樂道之心〔鄭〕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鄭〕爾雅休休儉也蓋荒則心勞無荒則心逸心逸所以曰休

蟋蟀三章戒荒也勤儉者天下至美之名也然勤之極而至於迫促儉之極而至於纖嗇迫促纖嗇人之所不能堪也人之所不能堪者必且己亦不能堪夫人己皆不能堪此必覆之理也非有家有國之福也蓋人之生也不可不知憂亦不可不知樂而樂之弊荒即乘之此樂之所以終於憂也惟好樂而無荒則可以無憂亦可以常樂若是者在乎思而已矣思其居人皆知之思其外人多不知也思其居復思其外是能思其憂者也能思其憂則向之瞿瞿蹶蹶者可以終身休休矣昔印段賦蟋蟀趙孟以爲保家之主蓋其時鄭世卿方習於汰侈而印氏乃知賦此此趙孟所以許爲保家之主也夫案孔叢子引孔子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意此其陶唐氏之遺俗乎

評正意只好樂無荒四字耳卻從今我不樂二句翻來而急以無已大康一句喝醒何等轉折何等抑揚註乃云方宴樂而遽相戒蹇矣○末章忽說到憂去作者亦不自覺也無已一句意轉而語不轉脈愈緊而氣愈舒此古詩不傳之妙予貫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史記昭侯元年封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邑大於翼翼晉君都也桓叔好德晉國之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七年晉大臣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晉人拒之立其子孝侯朱傳此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尹湜軒曰

蓋言不可不及時爲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此燕飲通用之樂章蓋古人以樂歌侑酒其詞意往往如此如頍弁云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是也又如魏武短歌行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爲樂府平調曲又古詞善哉行云歡日尙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爲瑟調曲又魏文善哉行云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如馳亢全是此章詞意案此皆後人承用其話始則哀昭公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毛興也樞荎音垤也呂東萊曰陸疏樞有針刺如柘其葉如榆榆之類有十種郭璞曰此今之刺榆也○魯詩作蓲毛作樞亦作蓲唐石經譌爲戸樞之樞俗本因之婁亦曳也馬驅曰牽也玉篇手部引詩作弗曳弗摟孟子摟其處子趙岐注牽也又繫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牛馬維婁何休注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宛死貌愉樂也箋愉讀曰偷偷取也案毛訓與爾雅合鄭好改經字不可從

案以山有隰有興下子有明其不可勝用耳連用四弗字是反興也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栲山樗郭氏曰亦類漆樹俗語慄樗栲漆相似如一又有田栲杻檍也檍音億陸疏杻二月中葉疏蕊正白今官園種之名曰萬歲謝眺詩風動萬年枝卽此洒灑考擊也保安也

疏廷內室家之內王氏引之曰廷與庭通庭謂中庭內謂室與室也亦有專謂室爲內者尙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邑錯傳曰家有一堂二內論衡曰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練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此皆專指室而言之也廷內謂庭與堂室非謂庭之內也大雅抑篇洒埽庭內義與此同正義曰洒埽室家之內非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引也補朱傳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山有樞三章序曰刺晉昭公也胡氏允嘉曰是時昭公微弱不能樹立桓叔强且日逼其勢若朝菌夕落識者傷之夫以甚愚之主處至急之勢而欲告以保身保家之道則其說也長而其入也無緒故喟然曰與其齪齪以待亡何如快樂以永日所以發其傷心之痛而振其銷亡之氣因相爲歎惋之詞昔人悲公子無忌知飲酒近婦人之可以傷生而自蹈之蓋亦求其速盡不至身爲榛虜耳正此意也

評行樂之詞乃以悲苦之音出之開後來詩人許多
憂生惜日之感○末語哀絃促節可當一部輓歌
退山以勞生之人强作樂生之事又以憂生之想迫
爲達生之語宜其寄意淒惻沁人心脾于翼明福王
南京春聯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亡
國荒君千古一轍獨難爲憂勤者下此轉語令人不
堪卒讀耳此詩既爲刺昭公則他人明指桓叔一切
衣裳車馬庭內鐘鼓爲他人守何益會當陳之堂下
聽將士分取不然恐欲酒食鼓瑟而不得也且以喜
樂狂以永日有汲汲顧景之狀與魏武之對酒當歌
尊欲消遣雖心
文自不同仿山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朱傳**

同 朱子依序說謂國人將叛而歸沃且聞其命而爲之隱爲忠於曲沃者歐陽氏蘇氏之說皆同獨嚴華谷詩緝謂沃有簒逆之謀潘父陰主之此詩正發潘父之謀以泄漏其事乃忠於昭公者也而昭公袞加充耳卒爲潘父所弒故刺之此詩陽雖爲沃陰實爲晉聖人錄之教忠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毛)興也鑿鑿然鮮明貌 案此揚之水即涑水也左傳伐我涑川杜注謂水出河東聞喜故曲沃也水經注涑水自左邑城西涯水流激迅又張氏坊云晉國以絳山爲宗絳水出焉至白石山懸而爲沃泉正爾雅所云沃泉懸出自上而下者也九曲而入滄凡曲沃新田皆沃水之所灌溉而盤旋也是爲曲沃命名之由 **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 箋繡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中衣朝服祭服之裏衣也鄭破繡爲綃蓋從魯詩見士昏禮注引詩作素衣朱綃綃綺綺之屬綃上刺黼以爲領襮領之別名 **沃曲沃** 案曲沃秦故在邑漢攷聞喜非今曲沃漢武元鼎六年過此聞南粵破喜而攷此杜佑以今之曲沃爲春秋時曲沃誤路史國名記亦誤 (箋)君子謂桓叔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繡黼也 爾雅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襮領段玉裁曰上章言襮此章言繡一事也 **鵠曲沃邑也** 疏謂鵠即沃之旁邑案師服議晉以甸侯而建國既建國則必有旁邑不似叔段但有京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粼粼清澈也 稽古編廣尺深尺爲く廣二尋深二仞爲巜く即畎字巜即澮字書濬畎澮距川言畎澮之水會爲川也揚之水白石粼粼從巜不從巜說文粼水生厓石間粼粼也今詩惟石經呂記嚴緝作粼餘從巜誤今改之 (補)蘇氏曰命桓叔之政命也不敢以告人鄭氏曰畏昭公謂己動民心朱傳曰爲之隱也惟嚴華

谷曰此蓋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
也曲沃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
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後不
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言不敢告人
者乃所以深告之言我聞有命者又以見其事已成禍
至甚迫所以激發昭公者至切切也

揚之水三章告晉昭公也首二章告以國人奉諸侯之
服於桓叔欲戴之爲君也子者叛人也從子者詩人
也親見之詞也末章告以有人爲內應其事不可說
也耳聞之詞也○○折中曰此蓋桓叔受封之初與潘

父有成謀詩人聞之而微其詞以告人也夫旣從桓叔而乃露其陰謀豈非負恩哉聖人錄之重公義也凡受君恩而以國情告賊者是助逆也聖人之所誅也受私恩而以賊情告君者是反正也聖人之所與也詩錄揚之水教人不以私恩廢公義也侯犯以郈叛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駟赤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卒出侯犯而以郈歸叔孫能反正矣知此詩之義矣

評是巧於告密者深心哉深心哉○素衣朱襮何等詭服物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明見之篇什且不

敢告人一語直同兒戲不敢乃公事耶意此詩陽雖爲沃諱實爲晉猶厮養卒所謂名爲求趙王實欲[illegible]發之也晉昭不悟惜哉○語甚隱妙不但晉昭不悟卽桓叔亦不知退山

椒聊刺晉昭公也 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illegible]

義曰以左氏傳考之昭公封成師於曲沃乃晉[illegible]之二十四年至莊十六年曲沃伯爲晉侯蓋幾七十[illegible]人於昭公之世已知沃之子孫將有晉國非君子[illegible]知彰不能爲此言也沃之修政多歷年所中[illegible]奪之禍而昭公以來略不知所爲備至於失國[illegible]已此可爲永鑒也愚謂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是依晉爲[illegible]毋弟鄭爲宣王之母弟然鄭首亂周而晉終[illegible]三分而遂爲戰國則周之賴晉以存者蓋[illegible][illegible]晉以扶周[illegible]其子孫之發皇異於尋常然不[illegible][illegible]侯仇而發於弟桓叔之後且使以篡奪得之此則[illegible][illegible]不可知者也詩本美沃而曰[illegible]蓋言在此而意在彼風人之義也 朱傳此詩不知所指序亦以爲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毛)興也椒聊椒也 箋椒香而少實今一梂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陸疏椒聊聊字語助○補疏一梂二字訓聯字也梂謂椒之房裹實者也爾雅釋木朻者聊朻卽梂俗呼爲梂段玉裁曰單呼曰椒累呼曰椒聊案聊非語助卽下文椒聊且二句可見且爲語助不應聊又語助也 朋比也條長也(補)嚴華谷曰末二句復嘆是椒之條益遠則實益蕃喩桓叔他日之子孫日益衆多也桓叔日强昭公其危哉此爲昭公故稱桓叔爲彼也彼之者外之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毛)兩手曰匊 陸農師曰兩手爲匊兩匊爲升陳氏曰宋董氏引崔靈恩集注以爲匊大於升云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陳氏祥道呂氏大臨亦言二升爲匊稽古編曰周禮考工陶人疏引小爾雅云

匊二升二匊爲豆豆四升陳呂說應本此案小雅采綠篇曰不盈一匊采必用手則毛兩手曰匊者是 篤厚也遠條言聲之遠聞也 紬義聲與馨同聞云知聞也凡從耳入者爲聞從鼻入者亦爲聞故香得爲聞漢衡方碑云維明維允燿此聲香聲香卽馨香兩字通之證 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强而不及昭侯其意則憂昭侯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椒聊二章憂晉也鄧氏元錫曰曲沃昌晉微矣碩大無朋況大都耦國也碩大且篤況厚施得衆也再詠椒聊遠條三致意焉其志隱其思深詩其有忠臣之心哉愚謂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祖孫三世凡六十七年武公得晉二年卒子獻公立獻公因桓莊

之族偪用士蔿之謀城聚而盡殺之向使沃不强盛則不能得晉不能得晉則不至於聚而殲旃而獻公以驪姬之故亦幾至於盡夷其子孫而重耳獨得脫者天將留之以振周也文武之餘澤也然晉終分於三國者無公族也第桓叔初時詩人稱曰碩大又曰且篤蓋其培養本支猶有周初忠厚遺風此椒聊之所以終得遣條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案左傳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是時昭侯在位七年被弒亂已甚然民間尚未至於不得昏姻也迨歷孝鄂哀小子緡五君晉亂愈久容有昏姻失時者陳氏曰綢繆以下四詩當作於最後一二君之世案此篇皆慶幸之辭與越人歌同殆恐失時而終遂其願者說苑稱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得與搴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少陵詩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亦慶幸之辭知非失時也 朱傳國亂民貧男女有失時而後得遂其昏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辭案朱主鄭三星爲心星之說故以爲失時篇中三子兮子兮則皆旁人之辭或語其夫或語其婦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毛 輿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 箋三星心星也案參於十月始見東方次章在隅則在東南方爲十一十二月三章在戶言正中直戶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正月也此嫁娶之正時也鄭以爲心火星也三月末昏見東方在隅則四月末在戶則五月末六月中矣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是也是爲失時朱子主鄭說自屬一義竊謂三星非止參心兩宿而毛言參者以參爲晉星故詩人卽擧本地之星爲興又閼伯主商實沈主參參商二星出沒不相見故今人言兄弟不和謂之參商尤與曲沃晉相似序言刺亂毛以三星爲參事情相切自以毛說爲是

良人美室也子兮者嗟茲也疏茲此也段玉裁曰茲當作嗞說文曰嗟嗞俗作嗟咨非也又陳氏曰易箕子之明夷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讀子爲茲荀爽亦然又曾氏釗曰白虎通諸侯病曰負子公羊解作負茲是子與茲聲義本通 補 朱傳良人夫稱也案毛以良爲美室不考之秦漢以前皆稱夫爲良人墓門之章曰夫也不良孟子齊人章曰其良人出知良人的爲夫稱矣

附嗟嗞解王引之曰訓茲爲此非傳意也嗟茲卽嗟嗞說文嗞嗟也廣韻嗟嗞憂聲也管子小稱篇曰嗟嗞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嗞乎我窮必矣揚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土或作嗟子尙書大傳曰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楚策曰嗟乎

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是嗟子與嗟嗞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子乎嗟嗞乎也故傳以子兮爲嗟嗞箋謂子兮斥娶者殆失其義蓋嗞與咨同子咨一聲之轉子兮子兮者猶咨兮咨兮也累言之則嗟咨兮嗟咨兮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毛 隅東南隅也邂逅解說之貌案釋文經作邂覯言邂逅而遇之也草率成禮之貌○韓詩邂覯不固之貌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毛 在戶參星正月中直戶也三女爲粲疏粲美稱也 案 首章爲語其婦之辭後二章則語其夫之辭皆言其無以爲

禮也

綢繆三章賀婚也唐俗本儉平日有衣裳而弗曳婁有車馬而弗馳驅固已異於中原繁華之境矣又與曲沃搆兵自桓叔以迄武公幾七十年此七十年中或焚曲沃之禾或侵陘庭之田民間被其殃者不知凡幾以瘠區而遇兵燹其尚能爲禮乎曰如此良人何語其婦也謂荆釵布裙之嫁儀也曰如此粲者何語其夫也謂奠雁將幣闕嘉禮也皆言倉卒而成室家也故曰邂逅也雖欲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其如此邂逅何哉然而無有狐之憂裳帶無中谷之傷仳離與桑中溱洧相去尤遠君子是以知唐俗之勤儉也

評發端綢繆二字看得束薪如許有情奇甚中間忽着今夕何夕四字意外相逢若驚若疑光景宛然如此良人何五字慶幸已極口不能宣彼當境之人尚且難於形容讀者豈得從旁索解惟有悠焉意會而已○刺晉亂者不言其亂離失時但言亂後昏嫁一種望外之喜風人之言深婉可思大約如此○將老杜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四語合參方知此詩之妙 子翼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案序言刺時鄭氏以爲昭侯非也昭侯封其叔父於曲沃不得謂非親其宗族詩言獨行睘睘殆小子侯與緡之時乎或據左氏以爲在獻公殺羣公子之後亦可 朱傳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辭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毛興也杕特貌顏氏家訓獨貌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案湑潤澤貌曾氏鞏曰此詩實取葉茂爲興葉喻曲沃也桓叔之封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杜葉既盛則末大矣而其踽踽無所親也樹又杕然孤生所謂本之不枝者也佽助也疏古次字鄭比輔也釋詁文輔作俌剝棐輔比俱爲俌俌讀若撫補通釋有杕之杜猶云有杕者杜馬氏曰與有頍者弁有菀者柳有卷者阿及有杕之車有芃者狐句法同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毛菁菁葉盛也案箋以菁菁爲希少之貌此强辭也朱氏道行以爲反興亦未得之惟曾氏說正合喻意見上章蓋下句獨字承上杕字來杕亦獨也睘睘無所依也釋文睘又作焭說文作睘從目袁同姓同祖也釋文女生曰姓姓謂子也姓從女生會意上古賜姓皆因其母之所生如神農母居姜水因賜姓姜黃帝母居姬水因賜姓姬舜母居姚墟因賜姓姚二女降嬀汭舜後因氏嬀是也此不如我同姓猶謂不如我同母也與上同父作對與以同姓謂同始祖者異毛失之補呂氏東萊曰苟謂他人爲可恃則行路之人胡不來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范逸齋補傳亦與呂同較之朱傳爲深穩

杕杜二章序曰刺時也以時無公族也左傳言晉自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至成公卽位宣二年始復公族公行餘子三官然皆以卿之適子

餘子庶子爲之若屏季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皆以異姓爲公族大夫者也夫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叔向之言曰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公族之所繫亦重矣其後卒亂於六卿分於三族文公悼公雖皆晉之明君然中軍執政未嘗用一公族揆厥由來不獨驪姬之故實以曲沃爲永鑒也自惠之二十四年晉以桓叔之故始亂是變生公族也變生公族則決不敢再用公族以匯亂陵夷至孝鄂哀三君晉日微矣至小子侯而愈危至緡則以孤身拒守二十七年斯時九宗五正故老遺民之力既竭晉之公族無復能有助緡者既無同好亦無同惡而欲望諸行道之人以扶危而定傾也豈可得哉此詩人之所傷也或曰獻公因桓莊之族偪盡殺羣公子詩人作此刺之序以爲刺時亦爲得之然獻之時晉甚強尚無踽踽睘睘之態其說未可據也

評以此詩爲反興固有此理然神吻終不合惟抽出次句爲指曲沃則通體皆活靈心慧舌不意千載下有人窺破○人無兄弟本是此詩主句偏不提出仰補於胡不佽焉之上錯綜入妙 仿山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朱傳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案朱子惡序亦不甚信爾雅爾雅於詩往往詁其意不詁其詞而朱以居居究究四字不可曉故云此詩不知所謂愼之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毛)祛袂也疏袂是袖之大者袪是袖之小稱其通皆爲袂○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此法服也 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案爾雅居居究究惡也惡即愛惡之惡以居居究究訓惡殊未可據此二字當是方言吾鄉人逞負勢稱尊者輒曰彼居居然自大馬氏曰荀子子道篇子路盛服見孔子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楊倞注裾裾盛服貌裾裾與居居同又荀子裾裾家語三恕篇作倨倨倨通居漢書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以居爲倨此相通之證我人與他人作對詩人自我其上也此言其自大也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毛)褎猶袪也究究猶居居也此言其擾民也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愚謂究猶治也有爲惡者盡法以究之不已故曰究究馬氏引劉向九懷涕究究兮王逸注究究不止貌此蓋謂法有所止而彼究之不已是擾民也維子之故維子之好蓋反語言豈無他人而惟有子之故且好乎此百姓離心語

(通)愚案居居究究惡其大夫之詞也大夫當晉室衰弱將變爲沃之時而猶居居以自大究究以擾民故惡之也

羔裘二章刺大夫也潘父之弑昭侯也晉人立孝侯莊伯之弑孝侯也晉人立鄂侯武公之弑哀侯也晉人立小子侯乃曲沃強而晉日微爲大夫者不能撫循其民而用之而惟是羔裘自炫粉飾觀聽此與檜之羔裘曹之蜉蝣何異既居居以逞其尊復究究以極其法爲叢敺雀爲淵敺魚而不知我人皆將爲他人矣夫同一羔裘也鄭何以美此何以刺豈非皆以大

夫之故耶叔向之覘鄭也鄭人爲之咏褰裳叔向曰
鄭有異心矣此詩再言豈無他人君子懼焉何居居
究究者之不悟也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朱傳民從
征役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案序言大亂五世鄭以爲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朱子初說去昭公而數緡最得之蓋昭公之世雖亂未甚其後惟緡在位最久經言王事靡盬左傳隱五年秋王命號公伐曲沃立哀侯於翼桓八年王命號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九年秋號仲芮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或王師親來或會師各國晉人自當從役也惟前後十餘年中征役不息晉人苦之故作詩以刺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
悠蒼天曷其有所
唐風　卷九　十五
毛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集止陸疏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而今竟在栩喻君子本不便於勞苦而今亦在兵間也苞稹釋文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氏曰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稹之類栩杼也釋木文郭氏曰柞樹也陸疏今柞櫟也徐州人謂之杼或謂之栩又曰今京洛河內多言杼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案栩柞櫟自爲三木陸氏混而一之殆惧說見紬義盬不攻緻也疏盬與蠱字異義同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蠱壞也是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王氏引之曰爾雅棲遲憩休苦息也苦與盬同周官塩人共其苦盬杜子春讀苦爲盬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盬此二字相通之明證解經者於爾雅之苦誤讀爲勞苦之苦而不知其卽靡盬之盬盬息也王事靡息所以不能蓺稷黍也蓋古字假借漢人已有不能盡通者矣案盬可訓壞亦可訓息一字數義如左傳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此盬豈可訓息是又在因文立訓矣怙恃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
悠蒼天曷其有極
箋極已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
悠蒼天曷其有常
毛行翮也爾雅羽本謂之翮說文𠦒音寶相次也鴇似雁有行列故從𠦒補朱傳稻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粱粟類也有數色緝曰今之粟在古但稱爲粱後人專以粱之小者爲粟卽今小米韓詩蒼天作倉天馮氏異文疏證曰倉是蒼之本字禮月令駕倉龍服倉玉衣倉衣漢書蕭望之傳倉頭廬兒北海相景君碑于何穹倉堯廟碑恩如浩倉古並以倉爲蒼
唐風　卷九　十六
鴇羽三章序曰刺時也刺時王無常也君臣父子人之大常也父母者子之天也天子者天下之天也爲天下之天則必定於有常而後可以君天下曲沃叛晉一國之失常也誠使爲天王者聲大義以正其以孼攻宗之罪曰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則無常者庶幾有常而天下畏矣乃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四十七年莊伯又弑孝侯平爲若弗聞也者至桓二年莊伯伐翼王竟使尹氏武氏助沃此何爲者也猶得謂之有常乎王既助逆沃反叛王於是命號公立哀侯又命號仲立緡王師前後來晉且會芮伯荀侯賈伯

各國之師以伐沃而晉之大勢已去無益也嗟乎君臣大義也周坐視沃之爲逆而不助晉已無常矣其繼也置晉而助沃又伐沃而助晉朝更暮改顛倒無常使晉人奔走行間至數十年而其父母之何怙何食何嘗竟莫爲之所而晉人之心終不變也雖怨而猶以爲王事而勉赴之也其末曰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若逆知王心之將變而以賂請命之事必行也嗚呼其何以解於繻葛一戰也哉

評 平平敘敘耳中間縮父母何怙一句咏悠悠蒼天二句而音響節奏俱妙矣故詩文全在伸縮間

無衣刺晉武公也 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案汲古閣本作刺今繹詩言自是刺後人因正義述序以爲美疑汲古閣本誤而不知實正義誤也段玉裁訂故訓傳亦誤

朱傳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王 周釐王 王遂以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 愚謂此非請命蓋天子使來錫命者其大夫喜之也左傳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沃未滅晉先已稱伯晉封之也周禮侯伯七命冕服七章然命非出自天子豈足憑哉子之衣指使者言若以子爲天子則悖慢已極周即微弱豈肯受之觀左傳列國與王交涉之辭或稱天子或稱天王絕未有敢以子斥之者此詩使者來晉錫命使有正副故有衣七衣六之分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 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 案周惟二王之後稱公其餘皆侯伯此詩衣七指虢公言虢侯爵也桓叔曾受晉曲沃伯之封武公襲之故有首句然晉豈能命人哉不如子之衣言虢公受王命以冕服來故其服安且吉羨詞也第其語恐雖不臣剌意即在言中續序謂此對使者請命之辭亦通然武公并晉一年而卒傳於其時未嘗有使來晉當是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之事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毛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 箋變七言六者謙也朱子承用之然此乃國家典禮所關豈可隐口爲謙詞哉蓋虢公爲正使此其副使也衣六副使之爲卿者也又天子之卿出疆加一等前言七者加服也此言六者其本服也見大車傳 奧煖也亦作燠

無衣二章武公始受命爲侯也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無衣之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也他日魏斯韓虔趙籍分晉王又移其所以命武公者命三卿矣循環如此可畏哉愚嘗怪周之天下以晉爲關鍵武公之孫重耳始霸遂成爲春秋之天下其基始於虢公一軍之封而其事先兆於命仇命成師之初武公之裔俱酒既亡遂變爲戰國之天下其事始於三家之封其機先伏於趙夙畢萬賜耿賜魏之時嗚呼周視晉爲盛衰而晉之興乃以纂得之晉之始實由帝相之邑姜之夢遠在國初天道遐遠誠不可知而迂儒乃欲以理繩之亦多見其不知量也夫 唐劉仁恭語昭宗使曰旌節吾所自有要長安本色耳與此大相似

評 豈曰不如四字描寫跋扈驕蹇口角如生蓋亂世天子乃奸雄之所借資曹操所以終身不廢漢獻

與退山豈曰無衣七兮句言我豈無衣已有七矣兩衣字相韻七與吉相韻下章倣此混軒○有一種倣睍氣象也何曾着一周天子在其眼中戩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咄咄似之仿山

有杕之杜美晉武公也 原作刺○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朱傳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 案如朱子說則美而非刺也但不敢直指武公耳愚謂此篇本美誤入美字於上篇又誤移刺字於此篇蓋互誤也序本不誤殆傳寫誤耳○折中以爲美好賢主武公說足正千古之謬○案自來開國之主多能用賢武公雖篡究係開晉之主尤饒勇略區區一隅亦有大風猶士之意

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毛 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 朱 左東也嚴氏曰以南爲正則左爲東

噬逮也 韓詩作逝逝及也 案 此繼無衣而作武公初得晉國急於求賢言杕杜者以寡弱自謙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則若渴之懷如繪矣 詩後箋曰武公若果好賢則當取菁莪棫樸之盛者言之何取於杕然之杜乎案此主刺武公說諸儒解義各出不能備錄

有杕之杜生於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毛 周曲也 韓詩作右通釋曰右周古音同部周卽右之假借右通作周

有杕之杜二章8折中曰美好賢也武公以寡得國諸侯不與也然以逆取之能以順守知立國在於得人故欲君子見輔而飲食之雖其心未必一出於正而其迹則與中心好賢者無異蓋亦有足多者故詩人美之也厥後晉之卿材輩出如狐趙欒郤荀范韓魏之祖皆起於武獻之間文公悼公借衆賢之力相繼爲伯武公啟之也以逆取國故卒有瓜分之禍以順守之故遞主中夏之盟春秋之法功罪不相掩故無衣杕杜並存於經所謂惡而知其美賞罰之公也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朱傳婦人以夫久從征役不歸 案此婦人哭墓詩也何氏楷謂次章域卽指其夫塋地而葛蘞楚棘皆荒野所生嚴坦叔定爲悼亡之作朱子之說殆因程子謂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然朱子既不信序以詩求之亦何由知其爲征役也又案孔疏謂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元年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伐東山

皐落氏僖二年滅下陽五年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敗狄於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序說殊非無徵朱子惡序但就詩之詞以求詩非不可通但少論世一番工夫不論世卽不知人知人論世是讀書大作用如此詩但知是寡婦悼亡便索然寡味此序之所以不可廢也

葛生蒙楚蘞蔓於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 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 案朱子亦以爲興當以賦爲是第三句此字卽指葛蘞中言○徐氏光啟曰誰與獨處四字意則兩轉詩有一句二韻易亦有之匪寇婚媾戴氏曰與當音餘誰與自問也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朱氏武曹曰下二句皆句中韻美與此韻與與處韻尹混軒曰其處其邪不死何俟于女信處旨兮蔚兮婉兮孌兮外傑其傳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籥舞笙鼓猶與那與亦一句二韻皆樂節也○賀子翼曰誰與獨處如言誰人來伴我獨宿也獨則無與與則非獨正以不可[illegible]爲妙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域營域也朱作塋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毛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案內則夫不在斂枕篋簟席韣而藏之此言齊者蓋祭必齊此過祭夫之日故陳之而生悲也。嚴氏曰獨旦猶王仲宣詩言獨夜思者苦夜長而難旦長夜漫漫何時旦之意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毛夏日冬夜言長也箋居墳墓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毛室猶居也箋猶冢壙

唐風 卷九 圭

葛生五章野哭也孔子過秦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卽此類也第彼則山下此則壙野耳葛蘞楚棘墓地也亡此葬此也角枕錦衾祭日所陳其人已往其物猶新也或曰其夫斂用此物也郝楚望說引周禮大喪供角枕儀禮斂用衾爲證歸于其居歸于其室死則同穴也嗚呼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獻公不知戒此驪姬之入由伐驪戎所致而申生奚齊卓子次第盡矣楚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夫子惡野哭者而存是詩所以爲戒也

乎此古今閨怨第一錦衾角枕夏日冬夜空閨無聊詩空牀獨守之況自怨女口中傳之初不及獻公而征戰不息之失自見。長夜漫漫及旦始見故曰誰與獨旦旦可獨乎淒涼閨寂又甚於獨寐矣。閨思之苦在長晝永夜倍增無聊舉夏日冬夜而春秋可知只此六字抵得明月白露光陰往來數行子翼哀羊嘗詣劉恢恢眠未起哀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劉孝標謂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則其爲悼亡詩舊矣退嵎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范逸齊補傳以驪姬譖申生事證之謂工讒者始以甘言投之譬則苓苓味美也繼以苦言動之譬則苦苦味惡也終以甘苦之言並進譬則葑葑味上美而下惡也驪姬始請使申生居曲沃此甘言也繼夜半而泣苦言也終請投之政乃釋君此甘苦並進也陳氏謂其說三與義曲而中朱傳此刺聽讒之詩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

唐風 卷九 圭

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興也苓大苦也釋文郎甘草首陽山名疏在河東蒲阪縣南卽夷齊餓處朱以爲首山之南非也山南曰陽本古訓然下章首陽之東不可通采苓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喩小行也幽僻喩無徵也箋喩事有似而非苟誠也箋苟且也二義並通補爲言釋文本或作僞定本亦作僞孔疏曰詐僞之言是也古者爲僞譌三字並通人之僞言誠亦勿信姑舍置之誠亦勿以爲然則人之造作僞言者無所得而自止矣此止讒之法也

附錄爲與譌僞通經義述聞曰人之爲言卽民之譌言也說文曰譌從言爲聲今小雅沔水正月並作訛二詩箋並曰訛僞也晉語曰僞言誤衆是其義也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譌小司馬本作南僞

漢書王莽傳作南僞定十二年左傳子僞不知釋文作
爲則爲僞譌三字並通愚案人之爲言皆勿信則善言
亦止矣以
作僞爲是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 苦苦菜也 疏此荼也陸疏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
而美梅誕生日詩有三荼一苦菜此章采
苦經堇荼如飴谷風誰謂荼苦是也一委葉穢草也良
耜荼蓼朽止是也一英荼茅草秀出之穗東門有女如
荼是
也 無與勿用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 葑菜名 僩曰苓宜采於隰苦宜采於澤葑宜采於圃
而日首陽之巔之下之東此人之僞言也

采苓三章止讒也○折中曰驪姬之譖申生易明也曲
沃之胙置諸宮已六日矣未有毒在肉中六日而不
腐者苟亦無信則其情立見而惜乎其遽信而遽從
之也唐德宗以郜國公主之故欲廢太子而立舒王
李泌爭之且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閒一日上開延
英殿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
仁孝無他也此則舍旃舍旃之明驗也小弁之詩曰
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舒究云者舍旃而徐察之謂也
評三結句皆胡得焉妙得者謂考其言自何處得來
如苓本在隰而云自首陽之巔得來則其言便僞
聽言者能察其人之言胡得焉則讒言之
根株出矣首二句正與末句相照應退山

書唐風後共十二篇

唐風首蟋蟀山樞憂深思遠與季札觀樂語相應疑
觀樂時祇奏此二篇也自昭侯分封曲沃而揚水椒
聊相繼而作晉於是乎亂矣亂則昏姻失時而綢繆
作公室孤危而杕杜作羔裘居居無恤民之大夫鴇
羽肅肅傷行役之孝子數十年間自相攻擊昭侯之
緒斬焉馴至無衣錫命杕杜求賢武公有蔚然開國
氣象迨獻公繼體滅耿霍虞虢各國用兵獨多野有
暴骨於是葛生有哭墓之哀其伐驪戎也以驪姬入
二五作耦讒人肆行采苓作而申生死重耳夷吾奔
女戎興焉以是信天道之好還也而唐風止此重耳
興遂無一詩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故封非子爲附庸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射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論曰邵子論夫子刪書以秦誓終刪詩於齊晉之後次以秦風爲周亡秦興之兆然亦事後之論耳善乎吳札之論樂也爲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秦本西戎而謂之夏聲且謂能夏則大而以爲大之至夫大也而以爲至則非混一而何是時晉伯猶盛吳亦驟强乃先爲此言而卒驗於後則聲音之道信乎其通於神明而非敷學之渺茫矣然古樂不可得聞學者試取其詞味之其志激昂其氣雄厚變雎麟鐘鼓之和平爲車鄰駟鐵之廉勁不獨鄭衛浮靡一洗而空即齊之闊達唐魏之憂勤皆瞠乎莫及焉斯其所以高出諸國而統一華夏也歟至

班氏地理志謂秦之先曰伯益賜姓嬴而鄭語則謂嬴伯翳之後翳與益一聲之轉蓋一人也而譜乃以伯翳寔皐陶之子考古無此說惟列女傳有皐子生五歲而佐禹之說曹大家注皐子皐陶之子伯益也鄭君殆緣是而悞歟

毛詩補正卷之十

秦風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而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案朱子辨說謂大夫不得有寺人疑非秦仲詩劉氏瑾何氏楷鄒氏天錫諸家皆因之愚謂寺人傳命猶閽人耳天子有閽人今士大夫家守門者皆謂之閽不得謂其遂同於天子也大夫有寺人見左傳諸家疑之以改序誤朱傳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寺人之官國人創見而誇美之朱以寺人句遂改爲襄公詩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毛)鄰鄰眾車聲也白顛的顙也釋畜馬的顙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詩解白顛名的顙又名的顱易震爲的顙蓋良馬也若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今俗云的顱凶非也寺人內小臣也(補)寺人大夫之家亦有之胡氏承珙曰齊寺人貂晉寺人披諸侯之寺人也昭二十五年公果公賁使寺人僚柤告公襄二十七年崔杼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大夫之寺人也可破諸家謂秦仲不宜有寺人之非令使也未見君子使寺人傳語而後見也故下章曰既見此立國之初君猶易見其後寺人權重遂有司馬豎奏事七日不得見之事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毛)興也陂者曰阪下溼曰隰並坐鼓瑟又見其禮樂焉耋老也八十曰耋孫炎曰耋者色如生鐵易離卦大耋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伯舅耋老服虔注七十曰耋此言八十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案毛傳爾雅同爲古訓如八十曰耋爾雅無而毛傳有故朱子集傳用之以用服虔不如用毛也今人必以毛公出於爾雅誤矣

附耋爲八十說案禮記十年曰幼至七十曰老毋十年輒易一字惟八十九十皆曰耄疑禮記漢儒掇拾或有遺漏當用毛傳八十曰耋以補之而單稱九十曰耄以與强壯者老相配又詩詁耋之言昳也古者四十而仕七十而致仕過七十則筋力已衰如日之昳故謂之耋至八十則大耋此尤與易注合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毛)簧笙也朱簧笙中金葉亡喪棄也

車鄰三章序曰美秦仲也昔穆公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枝於晉故能并國二十遂伯西戎而不知秦仲時已先開其風矣秦仲始大亦必有二三智略才武之臣即此車馬來見之客意其爲蹇奚之流者耶寺人者爲君傳命今之通謁者也斯人也未見而能令之其度已不凡矣既見之後鼓瑟鼓簧脫略簡易如馬伏波之遇光武豈繁禮多文之袁紹陛戟而進之公孫述所能及耶今者不樂逝者耋亡視魏武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其雄心勝概無二致矣儻當以慷相勉於及時以就功名列國中無此也第立國之初首重寺人識者憂之愚嘗謂齊秦兩大齊以寺貂得寵而漏師秦以趙高執柄而指鹿皆以閹宦致亂其流乃及於漢唐宋明覆轍相尋而未有已嗚呼悕矣

評今者不樂二句與山有樞結句略同然彼悲而傷此悲而壯予奭兩曰並坐暴富之家其僕多狎創

始之國其臣多野此天子之尊所以必假叔孫通也
○秦繆公學於亡人亡人卽寺人也是秦仲爲之法
也大傳語而至受學而至竊權望夷宮之禍所
由來遠矣○書以秦誓終見代周者秦也風以寺人
始見亡秦者寺人也退山首章未見二三章既見中
問以寺人爲樞紐秦寺人之權自此漸重月令秦書
也至於以奄爲尹宮令之申毋有不禁此秦作
法之弊鄒仲輿之言當矣詩可以觀信然仿山

駟驖美襄公也 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史記秦本紀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
公爲諸侯於是始國 朱傳此亦前篇之意也 案朱子以前篇爲襄公非秦仲故云亦前
篇之意詩濬謂秦仲未爲侯故前篇但稱君子曲沃未
爲侯故揚之水亦但稱君子蓋君子通稱也公特稱也
古未有以公安稱人者
此詩稱公爲襄公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毛 驖驪 朱傳四馬皆黑色如鐵也 阜大也媚子能以道媚於上下者

錢宮詹曰詩媚字如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媚茲一人思媚周姜思媚其婦皆是美辭 冬獵曰狩 孔氏
曰狩兼四時不必拘於冬也 箋 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 疏四
馬當八轡而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觖 黃氏佐曰此章將狩之時言車
馬之盛使令之多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毛 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 疏獸之供
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中庖所謂時食是也 拔矢末也 箋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 黃氏
佐曰此章則正狩時也言待狩之禮行狩之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毛 閑習也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
驕 補 朱傳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逆之車置
鸞於馬銜之兩旁 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逆御還之使不出圍輔車驅
逆之車也 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 詩考正田車亦無鸞在鑣之制 以車載
犬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黃
氏佐曰此章狩畢之時也

駟驖三章 秦始稱公也秦自非子封爲附庸至秦仲始
大然未得列於五等春秋附庸例稱名褒則書字稱
秦仲者以字配國謚則闕焉至襄公而有謚而生前
則稱之曰公蓋與齊晉埒矣自孝公以後稱王以力
征經營天下斬刈屠戮不知其幾而棄禮義尙首功

先見於立國之初今觀其詩駟驖六轡競於武也舍
拔則獲志於殺也所從者媚子惡直而醜正也所載
者田犬賤人而貴畜也於體國經野用賢愛民之事
無聞焉夫射獵爲樂戎狄之俗也秦周之舊也一折
而至於是讀車鄰駟驖之詩君子懼焉

評 詞濃氣勁與車鄰筆墨一色首章從字次章字末既字次第秩然左之句尤簡鍊仿山

小戎美襄公也 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
子焉○案兵車有五周官車僕掌戎車廣車闕車苹車
輕車秦地多隴阪利輕車此小戎輕車也又兵車亦有
大小二種此小戎六月稱元戎元大也不得槩謂任載
爲大車兵車爲小車矣國語齊軍令云十軌爲里五十
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亦見管子小匡而司馬法則曰
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然則小戎者五十

人元戎者七十二
人歟見九經古義朱傳西戎者秦所不共戴天之讎也
襄公承王命征之故從役者之家人作此詩案周宣時西戎殺秦
仲襄公七年西戎弒幽王平王東遷襄公以兵送之是
時晉文侯有內顧憂衛武公年老鄭世子掘突方免於
難且年少惟秦襄公久歷行陣與戎世仇平之得以東
遷無西顧憂者秦力也觀平王之言曰戎無道奪我岐
豐地是西周已淪於犬羊矣徐氏謂與秦猶愈於與戎
秦之有周實以血戰得之讀小戎之詩可見矣○史記
世父伐戎報仇爲戎虜襄公救之何氏楷謂君子良人
指世父世父幽於戎板屋之中故大舉以救之○案戎
虜世父在襄二年歲餘復歸世父史記襄公十二年伐
戎至岐而卒竹書紀年則謂幽王四年秦人伐西戎幽
四年爲襄元年又平王五年秦襄公伐
戎卒於師與史記合此蓋初伐戎之作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
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朱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五
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
錄朱輈車轅也其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使堅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靷環
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詩觸曰以皮爲圈將驂馬內外轡并服馬內外轡貫於圈
中而手執之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曹氏曰服馬旁有兩驂馬懼其內入亂服
馬也以皮二條前係於衡後係於軫護服馬之脅以驅驂馬而隔之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軓軓音範軓軾
頭也以板揜之故曰陰也靷所以引也陰板之前有皮靷以繫驂馬頭鋈白金也釋器
白金謂之銀劉熙云鋈沃也治白金以沃靷環也續續靷也嚴氏粲曰靷端作環相接謂之續
文茵虎皮也劉熙云車中所坐也暢轂長轂也詩觸曰轂形圓銎中以貫軸周圍三
十六輻兵車欲馳突轂短則脫軸故比大車之轂爲長騏騏文也騏卽綦蒼艾色俞書騏并曹風
其弁伊騏皆謂蒼艾色也騏綦古今字綦巾周人古字騏弁及此騏文漢人今字左足白曰馵
馬青黑曰騏西戎板屋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疏言板屋者念想君子伐得居
之㊣補板屋駐紮之營房詩緝曰戰陣武事而我溫其如
玉之君子乃亦在板屋之中與士卒同勞苦安得不亂
我心曲乎下序所謂閔也○顧氏起元曰小戎二句言
車上軫轅之制游環句御驂馬之制陰靷句使驂馬引
車之制文茵句車上所用之制○徐氏鳳彩曰約而計
之攻木之工三收也輈也轂也攻革之工四游環也脅
驅也陰靷也文茵也攻金之工一鋈是也一車而工聚
如此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
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毛黃馬黑喙曰騧騂赤身黑鬣曰駵中中服驂兩騑也龍盾畫龍其盾也
疏盾干也以木爲之合合而載之盾猶今之遮箭牌用以衛車合二盾載之備破毀也軜驂
內轡也朱觼環之有舌者置觼於軾前以繫軜故謂之觼亦沃白金爲飾也在邑在敵邑
也㊣補朱傳方將也言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思
念之也○范氏王孫曰馬力有上駟中駟下駟之殊而
馬性又有宜中宜左宜右之別秦不徒以天閑之駿甲
天下實以駕馭之略雄天下是中是驂者曰是宜爲中
是宜爲驂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毛)俴駟四介馬也孔甚也疏介馬以甲被馬用淺薄之金爲之厹三隅矛也疏刃有三角錞鐏也曲禮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鐏卽錞注云銳底曰鐏平底曰鐓鋈鐓以白金鋈矛之下端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也箋討雜也謂畫雜羽之文於伐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箋鏤膺有刻金飾案范氏補傳云膺胸也謂弓室之胸嚴緝謂此首言虎韔下言交韔及竹閉緄縢則皆言弓不得鏤膺忽言馬補傳義長交韔交二弓于韔中也閉紲緄繩縢約也朱閉弓檠也儀禮作䩨鄭注周禮作柲陳氏祥道曰柲以竹爲之狀如弓然約於弓裏所以備損傷也柲以閉之故亦謂之閉緄以繫之故亦謂之紲如此則納之弢中足以定往來之體祛偏反之病矣厭厭安靜也列女傳引作愔愔良人聲近義同秩秩有知也朱秩秩有序也輔氏廣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

小戎三章秦始強也宣王之世莊公以王師七千人破戎然未幾幽王被弒戎愈張矣驪山烽火襄公入援戰甚力平王得以東行入洛者襄之功也既送平王以兵還秦因周人之思文武始整頓車甲脩練器械驅戎至岐此章歷敘車馬弓矛如火如荼列國中敘戰具無如此篇之精詳者蓋秦收岐豐始於此秦得天下亦基於此也兵以義動故雖婦人女子皆有同仇敵愾之思以視文之伐崇武之戡黎王師時雨雖若不及而隱隱有漢高起豐沛光武奮南陽之勢矣第周之王業成於七月之農桑秦之帝業肇於小戎之轉桑一則關雎麟趾一則龍盾虎韔一則女子遊汝墳而依父母一則女子思板屋而亂心曲比而觀之可以識周秦之氣象矣先儒以是篇爲秦基命之詩殆不誣也

評此將帥妻所作詩中上夸車馬弓矛之盛下言君子良人之美亦有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之意予覽唐人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此詩之良人君子在邑在板屋者似之然不肯作一敗興語婦人如此其良人君子可想較之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誰能將旗鼓一爲取龍城意氣尤迺上然明明心目如或見之亦流露紙上矣仿山考工記雖是艱奥亦由當時人人曉得車制雖婦人女子觸目銜口皆能成章自車制不傳而語始費解矣退山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案毛以蒹葭爲興謂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鄭亦如之詩解謂毛鄭皆向蒹葭二語附會周禮是也至伊人鄭氏以爲知周禮之賢人在水一邊蓋言其遠也陳氏歐陽氏謂伊人斥襄公東萊謂伊人猶日所謂此理蓋指周禮也皆失之仍以鄭說爲正餘則病在糾纏周禮之說愈巧而愈鑿朱傳此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何所指也案所指卽伊人幷其姓名不可得乃眞高隱者也以襄公啟土闢疆蔚然開國賢主然政嚴令急無復周家忠厚氣象故高賢遠隱不能納羅此所以爲刺也朱氏謀瑋曰是故老之遁跡者刺襄公不能招致之是說得之以爲故老尤具有論世之識蓋秦本周地襄公時未及從王東徙者皆是也若李天生以爲秦人思宗周在水一方指洛京也竹垞稱之以爲前人所未發而魏仲雪亦早及之曰秦人不復見周

室慼儀隱然有美人之感愚謂此從山榛隰苓章得來蓋從論世想出讀詩而不論世則無以立說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毛興也蒹薕葭蘆也蒼蒼盛也陸疏水草也蒹白小至大有七名菼亂雛薕蒹荻萑也葭自小至大有四名葭華蘆葦也蒹萑之未秀者葭葦之未秀者至秋堅成則名爲萑葦白露凝戾爲霜案戾至也凝戾當爲凝至解伊維也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箋宛坐見貌徐氏曰感霜後之蒹葭青葱者忽變而蒼黃如周禮忽變爲秦法不覺有懷於伊人也案蒹葭水草與下在水一方光景相合故朱子以此爲賦

蒹葭淒淒亦作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

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毛萋萋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隒也音檢釋水水草交爲湄釋山重甗隒隒是山岸湄是水岸故云水隒躋升也箋言其難至如升阪坻小渚也案爾雅小沚曰坻毛與當是沚坻皆小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毛采采猶萋萋也詩考正此與曹風采采衣服皆言其色之光澤涘厓也右出其右也朱言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秦法峻急賢人遣遁也周之興也詩歌茁葭是春和之景也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秋殺之象也

蓋周用禮而秦用法此其氣象所以異也當日者周既東遷秦襄承之王侯第宅皆易新主文武衣冠異於昔時使有人焉收圖籍修典章滌犬羊之腥羶紹雎麟之休美則秦也在春秋必爲望國在戰國當爲治世即異日代周有天下人且以伯益佐虞及夏至此始興其食報當不異於稷契卜世卜年必且兼漢晉及南北分裂而更遠焉豈非斯世斯民之幸哉秦則不然其人則寺人媚子而已其事則田狩射御而已其法則急公勇戰而已舉周公所爲佐成周而致太平者百無一焉而當日遺老逸民散處於涇渭漆

沮間者秦亦不復求之而秋水渺茫遂杳無蹤跡矣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翹首江天葭蒼露白不能不痛原野之蕭條無復有葭蓬茁茂之觀也

評平秋水淼淼已傳幽人之神蒹葭二句又傳秋水之神繪秋水者不能繪百川灌河爲何狀但作蘆洲荻渚出沒霜天烟江之間而已○伊人何人可思而不可見可望而不可即但一望蒹葭無際露氣波光千里空明則以爲在水一方而已○在水一方從縹緲虛無間若溯若沒若隱若見恍見此景與下四句更無二際○宛在二字意想深穆光景孤淡李白訪隱士詩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又訪戴道士詩無人知所往遙指兩三松與下四句皆可意會不可言傳子貞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案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平王與之誓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始封爲諸侯此時受命而已尚未能取周地也○考犬戎本三

苗後竄分北之於三危則三危其巢穴也周厲王時已
侵入內地幽王時遂奪岐豐據之襄公送王遷洛必回
駐終南之下以爲根本就其地建行宮服賜以告廟
故首章言有條有梅備材料也次章言有紀有堂定基
址也根本既立十二年大舉伐戎連戰逐北至岐而卒
其子文公再伐戎走之遂收地至岐乃卜居於汧渭之
會蓋地勢兵勢必當如此此時戎正强故戒之朱傳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
鄰駟驖之意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
也哉

毛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案班氏地里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
以爲終南其山高大是爲周地之名山此條也終南在
長安東南去武功二百里孟堅西都賦云表以大華終
南之山以終南在長安之左與大華連文志與賦異蓋
志謂古文家言如此非所據也潘安仁關中記云終南

一名中南居天之中在都之南周詩言南山者皆指此條梢爾雅梢山榎音賈陸璣云今山楸也材理
好宜爲車阪梅柟也陳氏曰柟俗作楠疏云似豫樟江南新城上庸蜀皆多有之終南與上庸新城
通故亦有之爲棟樑器物甚佳與摽梅之梅異錦衣采衣也狐裘朝廷之服朱錦
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祖而有衣曰裼蓋狐裘之上以錦衣覆之也案疏引曾
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賜歸則服之以告廟此詩君子
至止錦衣狐裘正是服以告廟之事秦人終南無廟故暫建行宮爲告廟之舉條梅良材取諸南山言其便也
箋渥厚漬也釋文丹韓詩作沰沰赭也渥丹猶簡兮之
渥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
不忘

毛紀基也疏謂山基堂畢道如堂也釋邱畢堂牆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
堂之牆案以畢訓堂於義欠安不若程子紀稜角堂寬平之訓又經義述聞謂紀讀爲杞堂讀爲棠條梅杞棠
皆木名紀堂假借字耳春秋桓二年杞侯來朝公穀並作紀侯三年公會杞侯於郕公羊作紀侯風俗通堂楚
邑大夫伍尚爲之其後氏焉郎昭二十四年棠君尚也吳夫槩奔楚爲棠谿氏左氏作堂谿是杞紀棠堂古字
並通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朱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陳氏謂當作亞
古弗字因謂之黻上下兩畫中斷與亞字異曾氏謂郎衮衣爾雅釋言衮黻也以配冕謂之黻冕論語致美乎
黻冕是也直斥衣則謂之黻衣鄭注以爲祭服秦伯爵得服衮衣者或以攘戎之功天子賜之衮歟

終南二章秦君服賜服以告廟也柳柳州終南山祠堂
碑曰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
紀堂條梅秦風咏焉然則紀堂條梅爲終南物產後

世之建祠堂者猶美稱之或者終南之有祠堂其助
於此乎秦初本居隴西近鳥鼠山與戎爲鄰其居則
板屋也其人則豺狼也其服則織皮也以救周之故
戰甚有功一旦而天子賜之衮衣予之黻冕此固秦
人目中所未見者其驚喜出於意外宜也第賜服則
必告廟襄公斯時不過附庸耳既起傾國之兵送王
秦之故居戎已蹂躪於時回軍終南之下負山扼險
以爲進戰退守之地取山中之條梅以爲棟梁擇山
上之紀堂以爲宮廟規模粗具卽服其命服以告廟
而升中焉國人稱之曰其君祝之曰壽考蓋與天保

有𩔖相上下矣史記稱襄公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而此詩猶秉禮經故聖人存之也

評兩章皆雍容華貴首章末句若美若規讀遲情深次章末句帶有頌聲兩章中二句皆雅聲也一詩而風雅頌俱備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事見左傳文六年秦本紀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三良與焉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案三良殉葬有責穆公者有責康公者而於三子則恕焉左氏謂收其良以死知秦之不復東征與漢儒續序責穆公者也東坡過穆公墓云穆公生前不忍殺有罪之孟明豈死後忍殺無辜之良士罪康公也子由曰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顆矣亦罪康公也而朱子則曰穆公於此罪不可逃又曰康公從父之亂命又曰三子亦不得爲無罪則定論也視孫泰山止責康公不及其他義更備矣若艾至堂則謂秦武公卒始以人從死當以首禍罪武公尤爲探原之論然則史記載冢穀對使臣云昔者穆公收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非事實之言也秦自武公以後皆以人殉其繆豈獨一任好哉此序不責穆康而獨哀三良穆康之失自見允得詩人忠厚之旨○殉葬之法起於春秋宋文公晉景公皆然韃靼諸辮子則是各國皆有秦人尤而效之但各國不過親昵之人秦則殉及士大夫耳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 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子車氏疏左傳作子輿輿車字異義同奄息名百夫之特乃特百夫之德箋百夫之中最雄俊也惴惴懼也殲盡良善也案臨穴二句箋指旁人言朱子以爲指三良謂康公迫而納之於壙故惴惴殆非也三子皆烈士旣願從死安得臨穴而慄曹子建王仲宣均有詩皆以臨穴爲登墓之人王則以臨穴呼天爲三子之妻子兄弟皆通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 防比也箋防猶當也呂氏曰蓋如隄防之防水 箋 仲行字也疏毛以奄息仲行皆爲名而箋云字者以伯仲叔季爲字之常或名或字取其韻耳鍼虎亦名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 禦當也王氏安石曰百夫之禦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序曰哀三良也應仲遠漢書注曰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予考此三人者在穆公時無所表見徒因酒後戲言遽以身殉不過俠烈之雄耳而秦人哀之如此者誠以壯士不可多得以文王之徽柔懿恭猶藉奔走禦侮之臣爲之護衛重耳出亡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人皆決其反國必霸彼漢高若無樊噲紀信則死於項羽之手矣唐太宗若無尉遲敬德則死於建成元吉之手矣故昭烈有關

張熊虎之將而公瑾心畏劉宋失檀道濟長城之寄
而胡馬長驅然則百夫中之雄俊可以爲國防禦者
曷可少哉況穆公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又安知非奄
息輩之力耶抑於此見人君之好尚不可不愼也秦
穆貴信士多從死鄭伯好勇國人暴虎陳夫人好巫
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所謂上有好者下必
甚焉也匡衡疏秦俗勁悍至於視死如歸然臨穴惴惴
悲慘呼天哀亦甚矣至獻公元年下令禁從死者見史
記俾良人不至盡殲或亦此詩之力也
評彼蒼者天二句其聲動心此滴淚迸血語末句錄平字字是血千古遺恨○自有此詩三良復生迟山

而奇三百篇中惟此一句仿山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案穆公之霸有蹇叔百里奚由余子桑諸人至康公無聞焉蓋賢臣去之也此詩屢言忘我大有酒醴不設之意　朱傳婦人以夫不在而言之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劉氏瑾曰晉獻公滅虞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後因作樂所賃浣婦自言知音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烹伏雌炊扊扅今富貴忘我爲因問之乃其妻也扊扅戶牡或作剡移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
實多

毛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陸疏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向風搖翅乃因風疾飛擊鳥雀食之鬱積也朱茂盛貌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入北林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取其來去之疾有道則歸之禮貌不至則去矣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何氏楷曰說文欠貌不安之狀見於欠伸故其字從欠　案君子康公也鄭以君子指賢者朱子以爲婦人指其夫愚謂此康公怠於政事賢者罕見其面故憂之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
實多

毛櫟木也陸疏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陸疏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駁馬猶焚色青似鵻毛遂以鵻釋焚耳○說文駮駁異字此六駮爾雅駮如馬字從交幽風皇駁其馬爾雅騮白駁字從爻駁能

食虎豹義取健駁青白色言其雜二字形異義異而音同○王氏肅曰言六者據所見也廣韻六駁獸名則此物自名六駁非據所見而云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
實多

毛棣唐棣也曾氏釗曰漢以前皆以移爲常棣棣爲唐棣韓詩序夫移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三家詩夫移之華萼不煒煒則彼屬移此屬棣明甚檖赤羅也

晨風三章刺康公棄其賢臣也諸葛武侯表曰侍衛之
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
遇欲報之於陛下也然醴酒不設穆生遽去者何也
忘故也其始忘之其繼遠之其終且忌而殺之矣此

穆生之所以去也程子曰人君當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左右近習之時少今康公怠於政事彌月累日而人不得見之其所與者皆宦官宮妾也於彼既親則於此不得不忘忘我實多皆起於未見之故其君倘可與有爲乎自是而後秦之不競者十餘世讀晨風之詩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箋此責康公之詩也○疏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於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於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金履祥通鑑前編以此詩爲莊公案此詩金仁山以爲莊公許白雲以爲襄公或以周襄王因子帶之亂處氾秦穆師於河上將納王此詩是指穆公詩中與子指晉人也然皆可美非可刺也

第河上之師乃秦與師勤王非王興師也襄公伐戎乃秦人自戰非有王師也惟周宣王以兵七千與秦莊公伐西戎自是王于興師明證斷以通鑑前編之言爲是而序以爲刺者何也此時秦康與晉搆怨又連楚人以侵滅小國窮武不休皆私戰也故言王以愧之亦猶康王晏起畢公賦關雎而三家以爲刺詩也然則序言刺用兵箋言刺康公殆非無故矣

朱傳秦俗強悍樂於戰鬪故其人平居相謂之辭尹從軒曰無衣秦王命伐戎也從軍相與之辭非平日相謂之辭蓋此爲樂府鼓吹之從戎曲橫吹之曲塞曲所從出也梁橫吹曲企喻歌曰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又云前行看後行齊著鐵裲襠前頭看後頭齊著鐵鉦鉾亦詞意與此相似李白塞下曲願將腰下劍直爲斬樓蘭亦有無衣之風焉○案朱子初傳曰康公令狐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詩人刺之此改爲平居相謂則失之而以秦俗爲強悍樂戰鬭此時亦尙未然陳氏啓源云自商君變法之後利於首虜之獲始以好戰成風春秋時與晉戰殆九敗而一勝見於左傳此實事之可考者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毛興也袍襺也疏玉藻纊爲襺縕爲袍純著新綿爲襺雜用舊絮爲袍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案毛以上二句爲興味詩詞殊無此疏申其意以爲朋友相謂則是賦也戈長六尺六寸說文平頭戟也矛長二丈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疏引記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酋矛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案秦自莊襄文三世皆承王命征戎莊公之世則有王旅及襄文之世雖無王旅亦皆以王命行之秦民聽令久矣及康公令狐河曲諸戰非王命也民間習慣以爲常語故蘇氏曰秦本周地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此也仇匹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毛澤潤澤也箋澤褻衣近污垢說文襗袴也案朱傳澤裏衣是襗自爲袴古文作絝作起

也箋戟車戟常也考工記常丈有六尺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行往也

無衣三章敵王愾也周患戎久矣秦仲周大夫也而敢於殺之其目無王甚矣秦之力不足以敵戎王不興師秦人含泣飲恨而已乃宣王奮起發兵七千使秦莊領之於秦爲報仇於周爲討賊義憤所激毅然同仇謝盘山謂其以天下爲己任千載下猶當爲之興起者也自是而襄而文喋血苦戰於岐豐之間卒破戎而走之皆此詩一氣之作也秦之民亦義矣哉洎

犬戎既破穆公之世始與晉搆釁用孟明而兩敗始獲一勝康公繼之又屢戰不得志桃林既守遂見擯於中國者十餘世豈秦之民前勇而後弱前強而後怯哉非王興師則無以動其義槩也當康公之日而賦莊公之詩殆亦魚藻之義也夫論者動謂秦俗強悍非矣

評平有一種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考亭其好勇輕生何功負氣如此蘇子所謂秦人好戰之心曷然而未有已者是也沈守正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案僖十五年秦穆公獲晉侯以歸尚有

夫人爲之請至二十四年穆公納文公何由知穆姬已卒而下序言之者意當時必有所考愚嘗謂序與毛傳爾雅史記諸書皆各有所本而史記異聞尤多詩序毛傳又在史記之前特下序語拙以致晦翁辨說其實確有師授抑容有小誤不得槩廢之也朱傳秦康公爲太子送其舅重耳反國至渭陽而作此詩北齊書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問愔讀詩至渭陽未愔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欷歔此見舅思母之至情說此詩者以康公送舅母已前沒尤爲眞摯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毛母之昆弟曰舅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稱乘黃四馬也詩緝黃馬之上色乘黃四馬皆黃也箋渭水名出今甘肅蘭州渭源縣入陝西鳳翔府又歷西安府至同州府華陰縣東北入河涇水至涇陽入渭秦是時都雝卽雍去聲秦自德公以下十八世皆居雍遷志雍故扶風雍縣在今鳳翔縣南朱傳以爲今京兆府興平縣誤案宋京兆今西安府至渭陽者蓋東

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水北曰陽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詩管見謂咸陽與雍皆在渭北疏以雍在渭南咸陽在渭北誤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毛瓊瑰石而次玉疏瓊玉瑰美石佩玉之制天子用純諸侯以下玉石雜用補朱傳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

渭陽二章康公篤母家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陳氏啟源曰令狐之役晉則無信非秦之罪也晉人乞君秦人答之旣非修怨亦非貪利有何怨欲而以爲害乎惟重耳反國先

置夷吾此公子縶之譎計非穆公之初心也夷吾反國之後首棄姊言又背施閉糴以召釁及韓原被執姬以死爭登臺履薪之時康公與焉母之惓惓宗國其宿心知之深矣今重耳反國得如母願而母顧弗及見回憶往事自應愴然故詩本送舅而序云念母旨哉予謂聖人錄詩以教忠孝無衣知王忠忽渭陽念母孝也忠孝之言天地之正聲人間之元音也吳札曰此之謂夏聲秦本西戎而有夏聲其此類也夫若以車鄰駟驖當之末矣

評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送舅而勤拳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讀之者但覺其味悠然而長華谷贈舅

以車馬玉帛如此然其意歉然猶以爲薄所云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全詩語意雙關處在悠悠我思一句子貢念母在不言中此之謂深贈貫餽不足意此之謂厚寥寥數語深厚乃爾筆墨入神。詩詞無念母語而序云念母朱子惡序竟從之足以見序之精其滋後人之疑者在語拙耳後來深於經者多不工於文只坐此病仿山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無終也。案黃鳥之篇左氏以罪穆公而蘇子瞻以罪康公今觀晨風權輿二詩康之棄賢如此則蘇子之說勝矣自是而桓景哀悼以及厲躁簡公出子之代秦幾不國綴權輿於終紀秦衰也或者乃援康節之說謂齊晉之後次以秦風周亡秦興夫子早見其兆其不然乎。又案國之盛衰莫可端倪齊有南山載驅而反興晉有葛生采苓而竟伯惟王終邸中秦終權輿終以不競使秦無孝公亦一周矣 朱傳秦君待賢禮意寖衰供億寖薄賢者歎之 姜氏廣義曰謝疊山責詩人禮貌衰而不去而說者因指爲彈鋏之類不知居食但指一節而其大者不忍斥言亦忠厚之意歟。胡墨莊曰姜說是也後儒好爲議論往往失其本旨如以無衣爲秦俗強悍平居相謂以此詩爲游士食客之所爲爲人所輕果爾則國史何必編之聖人何必錄之乎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 夏大也承繼也權輿始也作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故始曰權輿 箋 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 疏言設食既具意又勤勤也 案王肅以爲大屋疏引崔駰七依曰夏屋蘧蘧即渠渠也又楚詞大招夏屋廣大揚子法言夏屋帡幪皆以夏屋爲屋宇故朱子從之然與下每食無餘文義不相應詩考正曰國語有房烝禮記有房俎魯頌有籩豆大房言房亦可言屋也不若焦氏補疏云古燕食之禮行於寢廟言夏屋舉燕食之地也於義尤通 補 朱傳渠渠深廣貌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 四簋黍稷稻粱 補 朱傳簋瓦器疏亦以木爲之容斗二勝疏作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周氏世樟曰四簋平常燕食也公食大夫用六簋若伐木篇陳饋八簋則天子待族人之禮也案損卦二簋可用享禮之薄四簋平常燕食六簋乃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慢賢也賀氏子翼曰長鋏之歌禮趨而上權輿之詩禮趨而下此秦之所以終於逐客也然穆生以醴酒不設遂行今每食不飽而猶于嗟未忍決絕豈所語於禮貌衰則去之之義哉先儒謂統觀秦風嬴秦政治無不根基於此首章寺人即趙高亡秦之兆駟驖小戎無衣則尚首虜之先聲黃鳥夏屋焚坑之機動矣

評兩于嗟乎與騶虞兩于嗟乎句法正同而盛衰之感卻自天淵然麟趾三于嗟少一乎字卻多一兮字分外生動郭璞引之作胡不承權輿乎與胡聲同然不若于嗟乎絕句與下權輿爲韻猶騶虞之以乎虞爲韻也或作于嗟乎胡不承權輿詞意更婉

書秦風後

秦風以秦仲之車鄰始以康公之權輿終仲其初興而康其後衰者也秦仲之後爲襄公始爲諸侯而有駟驖小戎之作浩浩乎雄風也昔鄭桓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史伯曰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其言驗矣然蒹葭棄禮而用威終南盛服以告廟一刺一戒皆爲襄公作也第其興也專以兵力

異於周之農桑開國矣傳數世至穆公能用賢才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惜用三良殉葬黃鳥告哀此左氏所以譏其不能爲盟主也洎乎康公棄賢而晨風作好戰而無衣作穆公之業衰矣雖渭陽送舅猶見孝思而權輿不承秦之不競者數世不有孝公之發憤修政安能與河山以東六國爭強哉

陳譜

陳者太皞虙戲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宛丘之側是曰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論曰商書謂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陳宛邱之鼓缶東門之婆娑斯其爲恆舞酣歌也甚矣周之興也有關雎鵲巢及其變也鄭衛雖淫靡猶有淇奧緇衣諸詩齊夸詐而雞鳴之夫人最賢秦強悍而車鄰駟鐵有夏聲唐魏褊嗇而葛屨蟋蟀猶見憂勤之遺故皆足以弁冕一國獨陳則不然大史氏無佳篇可採只得以宛邱首之以視檜之羔裘曹之蜉蝣無二致矣吳札觀之曰國無主其能久乎五聲宮爲君曰無主疑其無宮音也君不事事而事歌舞以至一國之人皆若狂疑若無君也者此吳札之所刺也蓋陳地廣平原田肥美沃土也沃土之民不材舊矣使移於唐魏之地其民能終歲歌舞乎吾聞拓跋蒙古入主中國其初風甚勁一染華

風淸卽於弱則地氣之故也衞陳鄭相距不遠讀三國
詩可以識中原之大概矣

毛詩補正卷之十一

陳風

宛丘刺幽公也 淫荒昏亂游蕩[illegible]好作[illegible]公五世至幽公陳之變風[illegible]
無詩則固無正風也陳無正風以宛邱弁首魏檜曹皆
然使一國之風皆於開首一篇得之此國史之能提要
也衞鄭齊秦既有美詩則取其美者弁首鄘鄭二風由
衞詩最多而分卷非有其國也弁首者則淇奧矣唐之
蟋蟀不足爲刺故亦首之 朱傳國人見此人常游蕩於宛邱之上故

敘其事以刺之 案序明言刺幽公而朱子以爲泛指此人○彙纂引朱子辨小序曰陳國小無
事實幽公但以惡謚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解
經可謂愼矣然曰望人所瞻望也則仍屬有位者言也
若閭巷細民鼓舞於宛邱何關輕重而國人作詩刺之
又何致夫子錄是詩以冠陳風之首重爲後世戒耶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毛)子大夫也 箋子者斥幽公也疏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
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樞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
昭公明此子亦斥幽公案朱傳子者游蕩之人游蕩之
人卽幽公也與幽王鼓鍾淮水之上事同一例故同得幽謚也

湯蕩也 九經古義古皆以湯爲蕩王逸
引此詩正作蕩鄭康成注論語作坦蕩段氏曰此謂假借

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 案爾
雅宛中宛邱又云邱上有邱曰宛邱故郭氏璞以中央
隆峻狀如負一邱釋之疏謂其語與傳相反焦氏循疏
謂宛有屈義蓋邱雖高而中有屈曲望之如龍蛇蜿蜒
凡從宛之字均有曲義馬屈足爲踠貌委曲爲婉日將
暮爲晼目深爲眢正與宛邱同屨之庳者爲鞔剜物爲
小孔曰窓皆取於卑均可爲宛邱例據此則仍是四方
高中央下之意今人范士爲盌正是空中若中央高則
爲隆中爾雅不言宛中矣郭誤再邱上有邱曰宛邱是
邱後更有一邱以前後爲上下也

洵信也 (補)望人所瞻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値其鷺羽

(毛)坎坎擊鼓聲値持也朱値植也賀子翼曰値遇也謂無時而不遇之厭之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箋翳舞者所持以指麾陸璣云好而潔白故鷺謂之白鳥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値其鷺翿

(毛)盎謂之缶孫炎云缶瓦器郭璞曰盎盆也疏易離卦鼓缶而歌史記藺相如使秦王鼓缶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坎卦六四樽酒簋貳用缶又是酒器比卦初六有孚盈缶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又是汲器也翿翳也爾雅作纛郭璞曰舞者所以自蔽徐氏常吉曰先王之制春秋禮樂冬夏詩書未有無冬無夏而一於舞者此商書所謂恒舞也

宛丘三章刺恒舞也商書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陳之巫風由來久矣大姬以無子禱祈巫覡歌舞循襲以至於斯也夫無冬無夏擊鼓擊缶豈可以爲國哉而陳不遽亡者左氏謂盛德必百世祀陳特以舜之故而延不然宛邱之地早已爲墟矣有情無望此擊毬天子浪子宰相之先聲也幽王鼓鐘於淮水幽公植纛於宛邱斯其所以同得惡謚也歟評全詩是賈平章西湖行樂圖洵有情兮而無望忝入字是秋壑小像贊子翼望字極妙所謂民具爾瞻也惟情足以損望愼之哉○一之聲曼二三之謦切貞是流商變徵退山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紬義曰幽公當厲王之世去作序時遠矣序得鑿然言之者古者諸侯皆有史記陳杞世家楚入陳孔子讀史記曰賢哉楚莊王是也胡公初封得蕭愼氏之矢隼集陳廷孔子尙教以求諸故府況在陳八載采諸傳聞參之記載刪詩時授子夏序之其於陳上世之君號謚行事故有可得知之者說詩者或疑序僞悞矣愚案史記各世家豈史遷所能平空結撰意者秦滅六國時六國圖籍秦盡得之秦之圖籍漢祖入關時蕭何盡收之何所收悉家必又得之故本紀列傳世家原本本雖有不駁雜要多異聞序亦史之一種也史記不可廢則序亦不可廢朱傳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王氏安石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應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毛)枌白楡也郭璞曰枌楡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案此之枌即山有樞之楡栩杼也此之栩即鴇羽之苞栩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賀子翼曰陳都宛邱之側遊宛邱者必出東門故東門宛邱爲繁華歌舞之地案陳鄭皆以東門爲市廛鱗聚之區鄭風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也子仲陳大夫氏禮孫以王父字爲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者故氏子仲婆娑舞也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毛)穀善也原大夫氏疏春秋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氏○爾雅高平曰原歐陽氏修曰南方之原猶東門之墠李氏樗曰毛鄭以原爲氏不如歐陽以爲南方原野之地(箋)差擇也韓詩作嗟古差嗟通黃氏櫄曰嘗觀豳之風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桑至於八月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矣今陳國男女乃至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無復先王家教之遺矣○應劭風俗通云市特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馮氏復京曰案市朝之市不能歌舞於其間上文云南方之原其地必閒曠而可樂意者如遺人道路之市與古者八家

同井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爲井竈廬舍
邑就廬舍以交易市井之名殆出於此而後世因謂國
都之市亦爲市井則此詩所謂
市者或在野外田間未可知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毛逝往鬷數
箋鬷總也疏謂麻縷每數一升用繩紀之
故鬷爲數禮朝服布十五升十五升者十
五緵也其疏者有十升布七升布漢時或謂之十緵布
七緵布召南素絲五總傳亦云總數也疑總又緵之轉
聲西京雜記曰五絲爲鑷倍鑷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
紀倍紀爲緵緵者八十縷之名也案鬷與緵同數者緵
布之數以鬷邁者是抱布貿絲之態此承上績麻市也
而言○補疏云召南五總毛云總數也商頌鬷假無言
毛云鬷總也此箋亦同蓋本毛義申之朱子
謂總衆而行義亦通然直以鬷爲衆則不可荍芘芣也
郭璞曰荊葵也即錦葵
紫色謝氏云多華少葉椒芬香也朱氏道行曰此直與
秉簡贈芍同風

東門之枌三章序曰疾亂也○○折中曰疾其嬉遊以至
於淫亂也昔先王之教民也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傳
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今陳之俗恆舞酣
歌在民上者無冬夏而值其鷺羽其下化之越鬷邁
而市也婆娑則是上不勤禮而下不盡力也有男不
耕孰授之食有女不績孰授之衣女遊而冶必至誨
淫男惰而貧或至爲盜是不勤至匱忘善而惡心生
也立國如此何以長世君子是以知陳之先亡也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世家幽公卒子僖公孝立案謚法小
心畏忌曰僖僖公承幽公之後有身危國削之勢而陳
又甚小僖不能自立可以想見然其人本愿慤尚足誘
之有爲故制節謹度陳幸不亡者誘之力也經三章皆
小心畏忌之事稽古編曰首序出自采風之官所指定
有實據幽公之游蕩僖公之愿而不
思自立他典缺之猶幸存於詩序 朱傳此隱居自樂
案如朱子說則賦體也加序及毛鄭說
而無求者之詞則比體也但朱說固直捷然作詩而必說
指定此詩淺而少味以不如仍存古義與鶴鳴作一例看
可也○○彙纂曰序之說詩其旨多矣曰美曰刺曰勸曰
惡曰思曰閔曰傷曰疾曰怨曰責曰止曰懼曰戒曰哀
曰憂至直賦其事因事以爲文而曰誘者獨見於衡門
之一篇蓋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之也其有
忠愛之意歟愚謂此詩曰誘鶴鳴曰誨聖人錄之所以
教事
君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毛衡門横木爲門言淺陋也朱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
此惟横木爲之言其淺也

王氏引之曰門之爲象縱而不横竊
疑前有東門後有墓門皆城門名
棲遲遊息也九經古義
厥發碑云西遲衡門說文云西鳥在巢上象形
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或作棲
泌泉水
也洋洋廣大也疏邶風之毖與泌通詩緝
泌水名出南陽泌陽縣
樂飢可以樂
道忘飢補歐陽氏修曰詩人以僖公可以勉進於善故
誘之云衡門雖淺陋若居之而安則亦可以遊息泌水
洋洋然若閔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若有
意於立事則亦可以爲政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補歐陽氏曰既言雖小亦可有爲又言何必大國而後

可爲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必待齊宋之族則不取妻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有爲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也(案)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以食色概之自是足已無求之士此就詩言詩也薛愕村曰讀詩當求於意言之表不可泥於文詞之末如必以此詩言事親而專求之以事親之事以此詩言修身而專求之以修身之事是守株待兔不可與言詩

衡門三章誘僖公以自立也陳小國也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介宋鄭蔡杞之間其城據宛邱邱高二尺耳

寰宇記無山川之險以爲固然則欲求如秦之關中楚之方城固不可得卽鄭之虎牢宋之偪陽可憑以自守者亦未之見也昔孫權之在武昌也鬪時人謠曰甯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因徙都建業黃河本天下之險陳之國小不足以回旋欲食黃河之魚豈可得耶又或謂國小必須大援鄭忽辭昏卒以失國可鑒也然文姜敝笱適足羞魯穆姬履薪不能張晉亦何益乎夫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湯之亳距陳不遠且陳大皞舊墟也苟能自立則衡泌皆金湯也荆布可任娵也大丈夫當王霸耳何羨於子女玉帛之區區者

耶讀衡門之詩知詩人誘其君者爲有道矣

評只可以字豈其字必字正反翻跌最妙予翼此詩宜與甫田並讀齊襄志大心勞則抑之陳僖愿無立志則誘之語在正喻之間范處義○前正刻喻不可端倪一說破則味同嚼蠟所以爲風仿山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昏淫而思賢女以配之也○詩譜以爲亦僖公詩　朱傳

此亦男女會遇之辭稽古編曰昏亂之君忠言不入惟賢妃與之共處閨房燕笑之語或可漸化其心此忠臣愛國者不得已之思也衛之靜女齊之雞鳴小雅之車舝皆此意以爲男女聚會之作淺之乎言詩矣案宋儒王柏以陳風十篇惟衡門一篇爲善其餘亞於鄭風見解亦與朱子同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毛)興也池城池也水經注陳城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步許水至淸不耗竭不生魚草文通典陳州宛邱有東門池元和志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按此則東門之池在城內非城池

漚柔也疏考工記幌氏以涚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謂漸漬之使柔韌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涹烏禾反

晤遇也箋晤猶對也朱傳猶解也三訓皆通(案)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可與晤歌言淑姬宜與君子對歌相切劘也張氏炎仲曰淑姬非妖麗之稱晤歌非謔浪之辭池水漚麻以喩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以見宛轉而善入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補)朱傳紵麻屬陸疏紵亦麻也科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毛)言道也朱傳菅葉似茅柔韌宜爲索濮氏一之曰左氏雖有絲麻無

秉菅蒯蒯與菅皆菅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卽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卽菅也

東門之池三章○○折中曰思賢妃也人君之德以養而成非一日之積也陳之爲國舊矣大姬之初已有巫風繼世之君尤而效之必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者以爲非此無可與娛也詩臣直言諷宜不邇聲色則格而不入矣詩人思有以易之以爲誠得賢媛相晤與歌與言如池水之漚麻漸漬而不覺久而化焉則自知巫覡之紛若不如淑姬之幽閒庶幾以琴瑟之靜好易羽翿之婆娑矣然豈易得哉此關雎之君子所由寤寐思淑女也

評詩旨在一漚字晤歌晤語晤言皆所以漚也思清句雅無猥褻諺浪之意若以桑中溱洧例之便孤負此一篇好詩且墮入浪子惡道仿山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鄭箋亦僖公時詩當周宣王時案此與鄭之丰皆親迎而女不至之詩陳鄭接壤故其俗流失亦同丰言之著則并不親迎蓋古禮之失其由來也遠矣又此詩之意與唐綢繆同皆指星爲言然一則待之而至一則久待不至一則因亂而失時一則無亂亦然則陳之俗爲尤敝也朱傳此男女期會有負約不至者故因所見以起興陳氏啟源曰朱子以此及丰皆爲始有私約既而不從夫衣錦褧衣庶人嫁服也昏以爲期親迎之候也詩有明證何云私約哉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毛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疏秋冬爲昏無正文邶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當在未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正月於禮皆可爲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據又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氏毛依用焉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疏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也用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明星煌煌是夜深不至

補通釋明星啟明也牂牂將將之假借也易林南山之楊華葉將將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晳晳

毛肺肺猶牂牂也晳晳猶煌煌也案肺肺讀若旆大雅荏菽旆旆小雅萑葦淠淠義並同纂西人謂草木之葉似肺曰肺肺言葉不一也肺之葉亦不一

東門之楊二章序曰刺時也夫昏禮在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也齊不親迎譏侯著矣是男之失也而陳鄭之間乃有親迎而女不至者何也世衰俗敝政散民流以人倫之始而事同兒戲娶衣失錦乘馬徒前身亦有爲笑於鄉里者乎或桑中之相竊或室家之不足意者必有其一焉著之於經所以傷禮教之陵遲也

評孔氏謂序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也妙在明星煌煌四字徑住並不說到不至四字內有一種延佇之神一般岑寂之意覺得唐人有約不來過夜半分明說出猶見眞跡仿山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箋不義者謂弒君而自立案胡公至僖公六世僖至桓公四世佗桓弟桓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自立明年蔡人誘而殺之立厲公厲公蔡出

也春秋桓六年大書曰蔡人殺陳佗佗立踰年不書爵而直斥其名蓋佗乘佗篡立故書法如此范氏處義謂此序直言陳佗深得春秋之旨與書衛州吁鄭忽同朱傳不良之人不知何指案朱子以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序遂以此詩與之不知其信然否也郝氏敬曰陳之有佗猶衛之有州吁鄭之有叔段皆國家大故采風而無刺奚貴爲以故陳風墓門猶衛之終風鄭之叔于田耳○彙纂謂陳事既無他籍可考而此詩業有古序可據則從序說不必疑○○折中亦指刺陳佗遂成定論焉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毛興也墓門墓道之門王氏引之曰衛門墓門疑皆城門之名左氏襄三十年晨自墓門之瀆入杜注墓門鄭城門此墓門蓋亦陳之城門若魯有鹿門齊亦有鹿門齊有揚門宋亦有揚門也王逸注楚辭天問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正指此門斯析也釋言斯離也莊子斯而析之幽閒希行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程子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荊棘生故以興焉夫傳相也案續序無良師傳之說不過推原其失教而毛遂以夫指傳相未免節外生枝矣昔久也段玉裁曰昔夕也作久悞禮記疇昔之夜疇誰義正同箋已猶去也言知而不去疇昔已然蓋追咎桓公也補蘇氏集傳夫陳佗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毛梅枏也鴞惡聲之鳥也疏一名鵩一名鴟陸璣曰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其肉甚美可爲羹臛萃集也訊告也韓詩訊諫也釋文又作誶誶與萃韻叶王氏引之曰訊古讀若誶訊誶同聲故二字互通或義爲誶告而通用訊或義爲訊問而通用誶惟其同聲是以假借○訊之字本作止與上句止字相應凡韻在句中者韻下之字皆同詩經通例補朱傳顛倒狼狽之狀訊予不顧言訊之而不予顧也或曰訊予之予當依前章作而字案左傳言公疾病而亂作則顛倒者蓋桓疾病顛倒之時言顛倒而思予則豈有及哉程子曰梅美木也而生墓門荊棘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

墓門二章此雖刺陳佗實追咎桓公也○○折中曰左傳隱公七年陳五父如鄭蒞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是佗之不良國人知之鄰國亦知之而桓公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已不斷也不明不斷何以定亂是故歌以訊之望其明也斧以斯之望其斷也

評讀之如聞事後慨嘆之聲然曰夫也不良仍隱其名則風人之忠厚也○兩章皆在末句傳神仿此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蔡人殺陳佗立厲公厲桓公子也厲卒中弟林立是爲莊公莊公卒少弟杵臼立是爲宣公宣公在位最久史記載宣二十一年公有嬖妾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此亦信讒之一證案晉獻欲殺太子申生而宋芥作陳宣欲殺太子禦寇而鵲巢作國史並存之以示戒也朱傳此男女有私而憂或問之之詞黃氏元吉曰男女有私聖人何取其無間而於鄭錄揚之水於陳又錄此乎韓詩以爲說人蓋因予美而云然揚墨莊曰君臣亦可言說孟子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說賢不能舉是也何必定爲男女乎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毛興也防邑也邛邱也後漢書郡國志陳國陳縣注引博物記云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朱傳易之曰防人所築以捍水者何氏楷謂防堤也朱子之解得之案防亭在今陳州府城北是碻有其地詩人自咏風土指所見爲言毛傳得之苕草也疏苕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邱陸璣疏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其莖葉皆綠色侜張誑也爾雅文侜與譸同義書譸張爲幻朱傳侜侜張猶鄭風之所謂迋箋旨美也言地荒則草茂所美謂宣公也程子曰予美心所賢者案離騷指君爲美人其源皆出於風朱子謂指所私者失之案鷊巢宜在樹而謂防之亭有之旨苕宜在隰而謂邛之上有之皆取其近似者以相誑也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毛中中庭也唐堂塗也釋宮廟中路謂之唐孫炎曰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甓瓴

甋也釋宮又云瓴甋謂之甓郭璞曰甋甎也案甓即甎也陶侃有運甓事見本傳鷊綬草也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埤雅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陳氏曰案旨鷊蔦蘿草以鳥名桑扈桃蟲鳥以木名鵁龍草以獸名六駮木以獸名扶蘇木以草名芧鴟鳥以草名芃狐獸以草名乘鴨獸以鳥名學者循類考之亦多識之一助惕惕猶切切也切切毛無傳釋文憂也惕說文或作悐屈子九章悼來者之悐悐補歐陽氏修曰中唐非一甓之所有以積累而成旨鷊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防有鵲巢二章序曰憂讒賊也陳之君子憂讒人之賊害太子也晉獻欲殺申生采苓作而無救於亡陳宣欲殺禦寇鵲巢賦而終底於敗者何也世亂讒勝根株固而不可拔羅織深而不可解也卒也申生縊而重耳奔狄禦寇亡而子完奔齊蓋侜張之禍烈矣第重耳反因之而開霸晉之局子完轉因之而萌代齊之機若有物爲之驅使焉天道遐遠非切切惕惕者所得而知也若其眷懷予美不忘箴諫則固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評墓門曰夫此詩曰誰明明有其人而故隱之自是風人忠厚楚辭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注美人指懷王此詩予美鄭氏注指宣公前後若合符節朱子曾注離騷獨於此乃云指所與私者遂把賢人君子憂時憫國心腸解成一男女期會之詩淺之乎測經矣仿山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此刺靈公好色也何氏楷謂靈公與孔甯儀行父

淫於夏姬其子徵舒恥之將謀爲亂國人憂之而作是詩案總目提要謂世本古義以月出篇有舒窈糾兮之文指爲夏徵舒蓋古人二名有截用一字者如仲孫何忌經謂之忌錠六晉重耳傳稱重錠四樂王鮒傳稱鮒鄒元是也李安溪謂此與下篇皆靈公之詩既爲靈公詩則舒爲徵舒無疑朱傳此亦男女相說而相念之詞案靈公之事著於左傳徵舒之弒從茲而起風人所咏固有直斥其名者如叔于田從孫子仲之類此舒爲徵舒誠獨得之解爲前人所未及若僅僅以爲男女之詞末矣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毛興也皎一作皦月光也案此因所見以起興皎以興僚而月出正當夜景則興而兼賦僚亦作嫽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悄憂也補世本古義舒徵舒也窈糾言徵舒密糾人爲亂也世本古義曰舉名以告詩人之辭顯矣案此與株林相連此篇言舒下篇言夏南一舉其名一稱其字詩人至此蓋隱之不得矣

悄憂之急也詩人自言也言舒將爲亂悄悄而憂有不敢告人意然其心甚急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補朱傳佼人美人也釋文佼又作姣孟子有子都之姣方言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好謂之姣釋文懰好貌懮說文愁也懮受○○折中曰憂思忍受也案憂思忍受左氏所謂似汝似君徵舒病之蓋忍而受之也又釋文慅憂也王荆公曰言不安而騷動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段氏曰諸本作慘疑誤

補○折中照月光照人面也燎人面亦有光也夭矯變也紹糾緊也言變而糾緊則禍發甚速也案夭少也紹繼也舒忍受恥辱先已甯糾不逞之徒至是將身犯不韙而以少年繼之所由敢於行弒也懆說文愁不安

也與照燎紹韻蓋徵舒弒君之勢已成故爲之愁慘不安也

月出三章著佼人之禍也當月出人燎之時而伏彎弓剸刃之灾作此詩者其有女戎之懼乎知舒之窈糾而心悄知舒之懮受而心慅知舒之夭紹而心懆舉其名而直告之此春秋之特筆隱寓於嘯歌之間非我聞有命不敢告人猶作隱語者也卒也靈公弒孔儀出陳國喪而此僚兮懰兮燎兮者爲巫臣所竊復攜成一通吳於晉之局疲子重子反於一歲七奔命而吳楚之釁以開而春秋之勢一變是不獨爲陳國之女戎抑亦中原之所由多故矣嗚呼彼佼人者眞不祥人也哉

評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呂東萊○宋玉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正用此詩月出之語退山○一章皎僚窈糾悄二章皓懰懮受慅三章照燎夭紹慘等字皆未經人道其文古峭其聲沉幽尹滬軒○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京都鍊賦韓柳爲文皆增一番斑駁陸離若文從字順令人一覽無餘矣仿山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焉朱傳同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株林夏氏邑也劉昭曰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寰宇記陳州西華縣西南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一名華亭夏南夏徵舒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南蓋以氏配字

補朱傳靈公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疏上二句爲國人責問之辭下二句爲靈公飾拒之辭尹滬軒曰一詩具數問答如雞鳴女曰雞鳴溱洧株林等篇是也漢魏六朝詩往往有此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毛大夫乘駒箋六尺以下曰駒案說文馬二歲曰駒紬義謂倘須教習故禮有攻駒之文不能駕車明甚然皇華有我馬維駒之文是大夫禮當乘駒未嘗不可駕也補王氏質謂當是有與舒適野通謀者恐人覺而詭言之此正舒窈糾之實事也義亦新

株林二章著陳滅也朱氏善曰牆茨作而狄入衛株林咏而楚入陳是之謂女戎愚謂國之存亡有天數焉

有人事焉陳顓頊之族水德也歲五及鶉火而卒亡乃天數也靈君臣宣淫而爲楚所縣則人事也修其人事猶恐不足以勝天胡爲乎株林之行穢德彰聞使神明之後不祀忽諸以夏南之故而楚師日北淫之召禍烈矣哉

評首章似疑似怪似隱似歎諱淫而言從諱母而言子明明說出卻似未嘗說出妙極次章不復及夏市但述其往來株林之狀而已既駕且乘非復微行有馬有駒更非單騎說野則終日矣朝食則達且矣妙不多着一句而神情自出子翼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案刺時者靈公荒淫僅有直臣泄治一人尚不能容故傷之也有美一人當指泄治說近時爲申培說者亦同朱傳此詩之旨

與月出同類案朱子以此爲男女相悅之詞張氏彩曰有關雎之風則薰爲桃夭之正而麟趾應之有宛邱之俗則流爲株林之淫而澤陂應之徵之著也如此夫愚謂此詩之解朱與毛鄭同蓋流風愈下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亦猶之漢魏之後而有宋齊梁陳頹波日甚詩雖欲不亡不可得矣非無詩也有之而不可采也徒汗筒牘耳故終於陳靈第離騷一派直接三百篇忠君愛國之思往往託之於香草美人此人此詩殆有同調觀篇內碩大且儼且卷之句卷與鬈同自屬鬚眉男子一儼字雅有正笏垂紳之度殊非妖童靈女可比涕泗滂沱蓋痛哭流涕之談非以之作本事詩也此詩實殿三百篇之終故極論之以診天下之讀詩者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毛陂澤障也疏澤畔障水之岸荷芙蕖也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說文茄芙蕖莖荷芙蕖葉也傷如之何傷無禮也

案毛謂美人不以禮自防故傷之鄭謂思此美人如之何而得見之毛鄭異義愚謂下文碩大且儼儼矜莊貌則非無禮可令人媟褻者也此句承有美一人來以蕑荷之二興有美之一而今則并此一人而不得見故曰傷如之何一人即孟子一薛居州意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案此因泄治被殺故傷之而至於滂沱也補朱傳蒲水草可爲席者說文蒲似莞褍而褊有脊滑柔而溫嚴緝莞精蒲粗寤寐無爲愚謂卽尚寐無吪意太史公下蠶室後自謂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蓋憤悶無聊之況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毛蕑蘭也箋蕑當作蓮段玉裁曰鄭欲改蕑爲蓮意在三章一律然稍泥權輿詩釋夏屋爲食具載

驅詩欲改豈弟爲闓圛皆非戴申箋義以蘭爲陸草非澤中之物不知此澤蘭非山蘭也本草一名水香鄭風秉蕑亦在溱洧之閒非陸草也卷好貌案卷卽鬈鄭讀盧令美且鬈謂鬈當爲蠸蠸勇壯也此詩上言碩大與勇壯語相合有凝重勁正意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毛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嚴氏粲曰或疑碩大非婦人之稱觀衛風以碩人稱莊美車舝稱辰彼碩女則詩以碩大稱婦人多矣愚謂以碩大稱婦人詩固有之然未有以勇壯矜莊稱者則此詩之一人明明可想

澤陂三章傷時無忠賢而國不可爲也陳靈荒淫直諫批鱗者洩治一人耳所云有美一人者此也既不幸

死矣此陳之人所傷心而太息之何者也其遺風餘烈猶令人仰賭其傀力之雄偉風度之端凝碩大且卷碩大且儼英姿颯爽有生氣焉左氏引詩識之誤矣賤直諫而以爲立辟此亦是非謬於聖人之一端也然左氏譏之而國人哀之且歷歷言曰寤寐無爲非無爲也時事至此無可爲也傷予心之慘慘涕泣之漣漣自是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彼澤之陂遂成飮馬之塲矣君子曰讀傷兮之美人知中國之無君讀澤陂之美人知中國之無臣無君無臣故王迹熄而詩亡

評寤寐無爲四字情景最苦所云傷知之何卽無爲二字註脚不必別解解則失之矣予翼○通首纏綣纏綿流連感傷容易看作香奩體得二三章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八字鎭之身分自出所謂哀公鄂公毛髮動也此八字可抵一幅王彦章畫像一儼字尤佳仿山

書陳風後

陳自大姬好巫民俗化之加以幽公昏荒有宛邱之羽翿東門之婆娑知巫風之盛行也洎僖公愿無立志衡門徒誘而振作爲難觀兩東門作風頹俗敝無可拯救矣再世而後桓宣繼立均無善政墓門則夫也不良鵲巢則予美可侜一刺桓公之失教而縱佗一憂宣公之信讒而賊太子禦寇也至靈公而月出株林作陳於是亡矣以巫風始以淫風終而有美一人傷心洩泊遂止於澤陂焉豈陳靈以後無人能詩哉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迹者采風之官所經之處其官則遒人執木鐸以記詩言者也東遷之初猶奉行故事至定王以後王室益弱而遒人之迹絕矣史記定之十九年齊頃公如晉欲王晉晉不敢受此七國稱王之兆而遒人之迹不得不絕詩不得不亡矣第徵舒事在定之八年未必遂以此事終謂詩亡而春秋作於定王之末可也猶詩賦停而策論作也物窮則變自然之理若以詩亡爲天下無復有作詩之人豈理也哉

檜譜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

論曰檜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氏之後武王封之爲于東遷後爲鄭武所滅予讀詩至此而歎禮之不可以已也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晋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其言果驗今陳之素冠不能三年與被髮野祭何異

檜居濟洛河潁之交地處中原而廢禮至此宜乎其國亦隨之也齊欲滅魯使仲孫湫覘之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春秋本亂世一時名卿大夫於國之興滅人之吉凶悔吝一以禮斷之見於春秋傳者甚多未有爽差今讀詩益信吳札觀樂自鄶以下無譏大史公於世家亦莫得而譜嘻其微矣況益之以羔裘驕侈萇楚貪殘雖有京欒虎牢諸險其足恃乎然匪風思王君子所取計其立國與西周終始蓋數百年未可謂之不幸也

毛詩補正卷之十二

檜風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偪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凡去君之禮待放於郊得玦乃去陳氏曰此詩應作於待放未絕時 朱傳檜君好絜其衣服而不能自强於政治詩人憂之紬義朱用序說卻遣去國義三章皆言豈不爾思可見古去國之臣不忍忘君如此春秋而下斯風邈矣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毛）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諸侯朝服緇衣羔裘大蜡息民則有黄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嚴氏粲曰狐裘有白有青有黄鄭氏以爲黄謂其以祭服而朝也蘇氏以爲白謂以朝天子之服而聽朝也二說不同狐青臣下之服且人功粗檜君好潔當從蘇氏爲狐白案陳處士謂鄭明言以祭服

朝是黄狐也蘇氏說謬愚謂檜君以祭服爲朝服不過好絜耳何遽勞心切切而決然以去乎其失蓋在於用狐白裘以朝有違禮僭上之失豈不爾思言檜本子男之爵居一思之爾居何等爵乎豈不云者言明知之而故昧之也勞心切切蓋懼周王責問之夷厲之時周之威令猶行觀楚人自去王號可見蘇氏以檜大夫之盖裘猶孔子之燔肉爲以道去其君非曲爲之說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毛）堂公堂也案朝堂在耳目昭著之地曰以日在公然服之無忌憚故憂之甚而至於傷也若以微罪行則不應措詞如此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毛）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悼動也（案）上二章言其僭此章言其奢旣僭且奢此大夫之所以去也

羔裘三章衿大夫自咎不能引君當道而去也夫章服
者所以辨等威也裘之用有羔有狐狐之色有白有
黃有青青者爲大夫士之服勿論已黃者祭服也而
用以朝未甚失也以吾覩之其必狐白裘乎狐白者
天子之朝君臣同服檜君以爲君臣同服則吾之視
朝不難襲而用之是僭也彼檜君者豈眞不思吾乃
子男而敢並天王哉思之而仍僭之是闇于也周德
雖衰天命未改以之者貿貿而憂之者切切矣夫諸
侯在堂自有法服羔裘法服也日出視朝而服之宜
也乃前則付之於逍遙翱翔之場而以狐自大後則

裁侈其紛華靡麗之觀而以膏相耀由前言之則僭
由後言之則耆者僭相仍其何以終檜之先亡也宜
矣案狐裘爲諸侯朝服見秦風終南亦是祭服秦君至終南告廟用之若狐白爲天子朝服經無明文
此就蘇說行之
評逍遙翱翔有輕佻意以朝在堂有自大意兩兩相形活繪出一南粵王黃屋左纛南面稱尊樣子與後來請繫纓曲縣一輩人同是一般見解若以爲好潔其衣服祇解得末一章耳末章日出是日出而視朝非謂日出照樓臺也古人文字不似後世雕刻○豈不爾思一句是要他自己回頭想想如此與上下語氣較合仿山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喪禮子爲父父卒爲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朱傳
同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毛庶幸也素冠練冠也鄭氏以素冠非練冠乃縞冠禮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黑經
白緯曰縞緣邊曰紕王肅亦以素冠爲大祥之冠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踰月而禫凡二十七月而除若
練則十三月也此章素冠自以縞冠之說爲長故朱子
從鄭不從毛若檀弓載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
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是既除喪可練冠也又
昭三十一年季孫練冠麻衣是無喪者亦可練冠也以
素即練冠究屬通　朱喪事欲其總總爾急遽之
用似於詩義欠合棘急也狀也紬義小雅我是用棘盬
鐵論引作用戒匪棘其欲禮記引作匪革文選三國名
臣序贊云訓革千載李善注倉頡篇曰革戒也是戒革
棘古字通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素冠故素衣也禮記閒傳大祥素縞麻衣注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曹風麻衣如雪與

子同歸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尹混軒曰同歸與言從之逝意略同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毛禮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
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
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
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
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
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
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補朱傳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
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賀

子曩曰同歸如一慕之至也金谷詩白首同所歸河梁詩與子如一身與此義同

素冠三章刺不能終喪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皆斬衰也至既祥而僅留素冠素衣素韠表餘哀也而檜之人乃不見有此是未祥而服已除也恩薄禮廢三綱絕矣天下之禮莫大於昏喪吾於齊之著晉之綢繆陳之東門見昏姻之禮廢而夫婦之道苦焉至檜之素冠見喪祭之禮廢而臣子之恩薄焉若齊若晉大邦也若陳鄭及檜中原也檜亡東周之前距文武之世猶未遠也而禮教陵夷若此此士君子之所盡然心傷者也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喪祭一也今不能三年者諒不獨一檜君子是以知春秋之亂未有已也後數百年而宰我有短喪之問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觀後世以日易月之文而後知今人動以宰我爲詬厲彼貴爲天子而不能三年者又何說以處之詩人之傷悲又當何如也且禮制之亡由來者漸漢儒掇拾於千百年之後其亡闕者動歸咎於秦火而不知已漸廢於西周之世無可尋究矣

評 通篇傳神在起手一庶字此一字中有無限傷悲意又有無限屬望意觀二三章末句可見詩人忠厚處 仿山

附錄 尹提軒曰毛公云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蓋中制也儀禮喪服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其等差既殊父在爲母齊衰期其等差更異子夏傳云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喪服四制云家無二尊也至唐上元初武后始表請父在爲母齊衰三年至明洪武中大祖又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名曰從厚其實失禮蓋天地之綱有三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並斬衰三年餘莫能並也若母倚於父則綱紊矣然則宜斬三年而不三年固詩家之所譏不三年而三年又豈聖人之所許乎竊謂爲母齊衰三年父在爲母齊衰期其制終當復古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案上序但言疾恣下序加一淫字以致後人附會國語謂檜之亡由叔妘疑此詩即其事失之朱傳政繁賦重人不堪其苦案此與序正相發明毛鄭悞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毛 興也萇楚銚弋也本草一名羊腸一名羊桃猗儺柔順也夭少也沃沃壯佼也朱光澤貌箋知匹也案此釋詁文宋人以其鬻俗改爲知識之知馬元伯曰墨子經上篇曰知接也莊子庚桑楚篇亦曰知者接也荀子正名篇曰知有所合謂之智凡相接相合皆訓匹又相交皆稱相知又曰朋友以義合均有匹意爾雅匹合也義相通然皆古訓今不用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序曰疾恣也疾其恣取於民不知紀極也夫國之將亡必其民心先去而後大命隨之明之

亡也由於加賦當時征收無藝民間往往置其契券
於阡陌之上卒無有過而問焉者而流賊遂倡爲迎
闖王不納糧之謠由是從亂者益衆明社遂屋　本
朝鑒於其故爲永不加賦之制故二百年中即遭寇
亂民心不搖蓋民樂無家君豈能有國此自然之理
也讀萇楚一詩政煩賦重不堪其苦與桃園碩鼠皆
亡國之音矣

評 有生之所以可樂者以其有知有室有家耳生計愁苦則曾無知無室無家者之不若也然詩意含蓄不疾君不傷己但擧萇楚而再三樂之而致煩賦重不堪其苦自見聞者足戒正是此種子旦

匪風思周道也 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案幽王之時鄭桓公知王室將亂寄孥於

虢鄶之間當時犬戎未起而道路諸傳已無好音故詩人作此朱傳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是詩 案檜在滎陽周在豐鎬相距千里而遙而桓公東來寄孥於此大有不復西歸之意蓋亂徵已成烽燧告警風聲所傳一日數變此詩人所以作好音之懷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毛）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 呂東萊曰前漢王吉治韓詩上疏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日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也案毛意以風發爲暴風故孔氏以爲洪範咎徵之風車偈爲疾驅故孔氏以爲無驚和之節然則匪風匪車猶易以人爲匪人耳董氏逌曰此猶匪兕匪虎之意或云古字匪彼通用朱子曰常時風發車偈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爲之怛然耳[illegible]偈王吉引作揭外傳亦作揭揭起貌

怛傷也 韓詩作[illegible]音義[illegible]

下國之亂周道滅也 朱注爲道周之路毅合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毛）迴風爲飄嘌嘌無節度也弔傷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毛）溉滌也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 案詩牧人乃夢衆維魚矣古人以魚喻民亨魚猶治民也 周道在乎西 姚氏曰顧兮詩思西方美人當時人不忘周如此 懷歸也 案釋言懷來也言當時之人紛紛東徙有將西歸者必有好音來也好音是太平之信

匪風三章思西周也西周之將亡也伯陽父知之鄭桓
公知之天下之人皆知之何也幽王用皇父家伯仲
允輩又嬖褒姒黜申后其所行之政傳之天下者皆

噩耗也於是西周臣子紛紛謀避亂之方無踰東徙
焉其見於詩者如所云正大夫離居皇父作都于向
皆是也鄭桓之寄孥與賄特其一耳蓋至是周道之
上無非荷擔而立襁負以行之人此詩人所以一顧
瞻而中心怛且弔也嗟乎周未亡而上下倉皇如魚
亂於淵有能出而調理之者非蕩滌其煩苛洗濯其
腥穢不爲功集鴻於澤亨魚於釜周召再世申甫復
生行彼周道須聲交作誠如是則東徙者可以西歸
矣夫果可以西歸則朝下一令夕修一政道路傳聞
必先有好音之來頃刻之間流布寰中况檜之近王

城者哉竊願須臾毋死仍返故鄉是亦心存本朝者所樂傾耳而聽也然安得於風飄車偈之日果有好音也哉

評唐人詩繫得王孫歸意切不關春草綠萋萋可爲評上二章之註退山○末章一嬴字兩誰字一西字有風景依然舉目有江山之異又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意倚山

曹譜

曹者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敎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論曰曹介魯衛宋之間爲堯舜過化地班志謂其民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此可爲之國也介魯衛宋三國之間又得陳留山陽而稍大今案漢山陽郡凡二十三縣陳留郡十七縣漢時縣最大可兼今一二郡田肥美民殷富鬱乎可參於大國之亥矣乃吳札觀樂與檜均無譏焉何也蓋曹無君亦無臣終春秋之世惟曹伯一豎僖負羈一妻耳侯獳能貨筮史僖負羈妻能識晉公子於風塵之中而赤芾三百欲再求此一豎一婦人而不可得其無人焉可知也獨子臧清節而無其位苟有其位則札之同調也鳲鳩之淑人君子其殆指若人耶曹風四篇除此一篇外其音皆哀以思而緜緜延延至春秋之終而後亡較諸檜多歷二百餘年甚矣乎其將亡而不亡也似又非審音者所及料也已

毛詩補正卷之十三

曹風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朱傳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案鄭氏注禮用韓詩爲刺不忠信之人愚謂韓詩是也凡倜儻之人其衣服多樸素虛浮之人其衣服好華靡此人衣裳楚楚故詩人見而憂之朱子疑其未有考陳氏謂序卽可考又曰他典旣缺猶幸存於序可資後儒之見聞誠篤論也今從之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興也蜉蝣渠略也郭氏曰似蛣蜣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脩飾案朱謂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楚楚鮮明貌朱傳蜉蝣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補)言蜉蝣之羽最光華然不過頃刻耳今之衣裳楚楚者皆蜉蝣也遇此等人心爲之憂不如於我忠信之人是歸庶得其所處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毛)采采衆多也朱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毛)掘閱容閱也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始生時也疏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案解閱辭閱二義均欠明掘閱疑古方言管子北郭有掘闕得龜者房元齡注掘穿也穿地至泉曰闕閱或闕之誤又埤雅引管子曰掘閱得玉古閱穴通言蜉蝣出穴也宋玉空穴來風莊子作空閱來風卽穴閱通之證老子塞其兌兌卽閱之省如雪言鮮絜麻衣深衣疏玉藻說諸侯之禮夕深衣陳氏曰三代時棉種未入中國凡所謂布皆麻也吉凶俱用之止以精粗爲辨元時始有棉布(補)說猶處也言能於我是歸庶得所說駕也

蜉蝣三章此詩表記引之正義謂疾虛華之言無實也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務其實也若其人衣服麗都聽其言則美施諸用則疎朝所言者夕而易之坐而言者起而忘之雖楚楚采采其中固已枵然矣是不必聆其議論也見其衣服而憂之矣昔管仲爲天下才而識者謂其法僅能及身

子產爲救時相而復書於范宣自知不能及子孫今曹國小而又徒事虛文追於强大以苟且旦夕有如蜉蝣之寄生耳遑計能沒身以及子孫哉以此介居宋魯之間吾未知其所稅駕也衛文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誠知所以自處故能赫然中興詩人於歸處歸息歸說之地再三告之而以身任之曰於我言其不得從乎彼也彼固楚楚采采而無實者也是燕雀之處堂而嬉也作是詩者其殆僖負羈之流亞也歟

評鍾云歸處言這裏說不得到家裏與你說歸息歸說言急忙說不得坐一會與你說皆從心之憂矣一句生出來○詩有不可解不必解者又有在可解不解之閒者若依他經解法解之則謬如鍾伯敬此

解最妙 退山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共公昭公子昭公僖七年卒惠王以僖八年崩共公正當襄王世

朱傳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朱子曰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與魏氏謂蕞爾之曹兵車且未必三百乘且小國大夫五人天子之大夫二十七人今乃十倍王朝之數則盡國賦所入不足以供考晉世家爲美女乘軒者三百人則是共公盛於女寵非赤芾三命之大夫也愚意後有季女句相對照則此三百者當是女閭之三百爲倡優之類共公寵之而使之乘軒故篇內有不遂其媾不稱其服之刺此說於理爲近今存之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毛〕候人道路迎送賓客者周禮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候人官名也何揭何同荷祋殳也疏戈殳俱是短兵祋字從殳故知是殳言賢者之官不

過候人案毛以候人爲賢者是望文添出周禮候人之下有徒百二十人此何戈與祋者乃百二十人之事如此等人豈可以赤芾乘軒哉似爲下二句作形容語詩編曰以何戈與祋者而赤芾則所謂爛羊頭關內侯爛羊胃騎都尉也

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疏芾是配冕之服形制同於韠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段玉裁曰或借韍字爲之如論語致美韍冕是也或借沛字爲之如易豐其沛是也或借茀字爲之如赤茀在股朱茀斯皇是也或借紱字爲之如易朱紱方來困于赤紱是也又或作祓方言蔽膝謂之祓江淮之間又謂之韠其本字說文作市○魏氏曰凡芾之類皆以蔽膝女之巾如男之芾皆茅蒐染韋爲之其色赤黃東門之茹藘卽女之赤芾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毛〕鵜洿音烏澤鳥也郭璞曰今之鵜鶘好羣飛入水食魚俗呼淘河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案鵜在梁而不濡其翼乃與素餐竊位意毛失之一說鵜善捕魚雖入水不濡其翼凡水鳥皆如是此是反興亦通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毛〕咮喙也媾厚也〔補〕朱傳遂稱也媾寵也遂之爲稱猶今人遂意曰稱意云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毛〕薈蔚雲興貌案朱傳爲草木盛多貌以薈蔚二字皆從草頭非也下有南山句自是山雲草莽之象南山曹南山也詩管見在今曹縣南八里俗名士山春秋盟於曹南卽此隮升也陳氏曰升氣日隮周禮眂祲掌十煇九曰隮是也隮爲虹詩兩見婉少貌孌好貌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案毛訓季少女弱二字各爲一義與采蘋車舝季女異孔疏以

爲親經生訓陳氏謂卽帝堯嘉孺子哀婦人意不若朱子直指爲賢者守道固窮爲是輔氏廣曰所謂賢者其卽僖負羈與愚謂南山隱士所居也薈蔚之中鬱鬱葱葱其下必有賢人可以望氣得之蓋有道之士足跡不入城市苟君不求之甯老死深山中耳此季女之所以飢也此章蓋指點曹君求賢之方故舉南山薈蔚爲言從前以爲興小人之氣燄者似涉牽强京房易飛候覘西方有大雲五色其下有賢人隱可證

候人四章刺曹共公也夫唐虞稽古建官維百夏商倍之至周而有三百六十說者謂王畿千里之內半以供御半以供官虞不給焉曹伯爵也地方七十里乘軒者乃至三百人此三代所未有而春秋所罕聞也又況不濡其翼則無手足之勞不濡其咮并無口舌之功不稱不遂愧此赤芾矣夫不稼不穡取禾三百

一二人之素餐猶足爲譏乃坐而食者至三百人之多曹之倉廩毋乃竭乎厥後晉人伐曹此三百人者曾未聞進一忠言至計而薈蔚之中大有人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婉孌自保窮餓則如夷齊守身則如處子而君固未之知也日取何戈與祋者與之共國烏得不危哉

評此篇以三百赤芾作主中間以不稱不遂作斷蓋赤芾是服是媾朱註媾寵也不遂有辜負知遇捫心自愧意末章以季女對照極妙○末章隱隱隆隆活繪出南山下有一隱君子與齊風甫田末章活繪出一突而弁之貴公子意境相似此兩章與上不服不黏均有奇峯特起之致倚山

鳲鳩刺不壹也 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案經有正是四國之文毛謂正長也長四國者

惟牧伯乃可非曹君所能當左傳踐土之盟襄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紬義謂此篇當是刺晉文因舉曹侯𢷬貸筮史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爲同罪異罰僖三十一年臧文仲分濟西曹地而衛地不分以爲不壹之證惡謂非也曹衛與晉同爲兄弟之國以鳲鳩母子作喻語意非倫此當是曹君家事當時晉侯執曹伯衛侯奔楚二國無君同而衛侯使叔武攝位與於踐土之盟而曹國獨無人當由曹君屬意非一故莫適爲主詩人特援古以刺之所云正是四國當是推而言之詩人之辭原不可拘 朱傳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以鳲鳩爲興 案如朱子說亦是舉公賦鳲鳩噫陳古以刺今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毛興也鳲鳩秸鞠也 一名布穀一名戴勝或謂之鳲題亦謂之桑鳩 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 鄭子曰鳲鳩氏司空也以其性平主平木土○此如鳲不樹止巵不啄粟之類非目驗不知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箋儀義也古儀義通詩管見曰淮南子云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君子其結於一乎大戴禮云行歧途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韓詩外傳云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說苑云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四書皆引此詩而廣釋其義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毛在梅飛在梅也騏騏文也弁皮弁也 疏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似之段玉裁曰騏文當從釋文作綦文鄭風綦巾因人古字小戎騏文與此騏弁及書顧命騏弁漢人今字○春

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凡田冠弁服凡弔事弁絰惟眡朝皮弁服朝天子亦服之夏官弁師注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士亦皮弁不用玉 箋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騏當作璂以玉爲之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毛忒疑也 朱忒差也 正長也 補○折中梅美木也棘惡木也李安溪釋墓門詩亦以梅棘分喻善惡 在梅喻其子食邑之美者在棘喻其子食邑之惡者封邑各有美惡而君子待之如一不令其互相猜忌推是心也可以正四國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

萬年

(補)字林榛木叢生也喻其子之各處封邑也(案)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夷吾居蒲與屈此卽其子在榛之象也其子各自飛去而其母常在桑居中而運所以正國也昔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旣而欲易之齊桓未沒而五公子皆求立鄭莊卒而諸子爭國己之國不能正焉能正人城濮之役晉人執曹伯以畀宋人曹國無君未有攝位者意共公屬意不一故國人亦未敢定也稽古編曰援古刺今詩人之常而朱子以爲美徒以其詞而已況末章曰胡不萬年蓋思之而不得見若曰

天胡不假之年使至今存也思古之意顯然詩貫曰凡詩稱君子者單言已足淑人君子並稱惟鼓鐘及此耳蓋思古人之作而非現在也

鳲鳩四章以義責共公也夫有國者傳子天下之通義也然必定於一而後不爭定於一則所執者義也執義一則用心固用心固則國本不搖正國之法無踰於此而不然者二三其心朝更暮改於宜立者而不立之於旣立者而又欲廢之是忒也君心一忒則其子之各處一方者皆必將有覬覦之心互相猜忌而禍作矣方城濮之戰晉人執曹衛之君分曹衛之田而衛也能奉叔武以攝事出則受盟居則入守則成公之成命也衛無君而有君矣曹獨不然必其君之心倏而在彼倏而在此而其國人亦由之而各有向背相持不下久無成議則不一之害也幸也曹伯之豎不亞於趙之廝養卒耳不然內亂可立待矣曹國無君將及一年共公秉心不一伊戚自貽詩人所以思淑人君子不置也

(評)說儀便是說義古儀義通說儀則淺說義則深○從義字生出正字惟義則正有斬絕一切私情溺愛意○須從四个淑人君子着眼第二章複其帶伊絲一句然後帶出其弁伊騏後人用筆不敢如此其餘三章複句是恆蹊也 仿山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朱傳王室陵

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苞稂見傷爲比詩緝曰鄭褒裳思大國之見正其時齊桓未伯也共公時晉文伯業方盛而係思郇伯何耶文以私憾虐曹也下泉愧木瓜矣案曹昭公好奢蜉蝣見刺共公繼之赤芾三百曹本小國若非侵刻下民何由能給下泉之浸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困於虐政者久矣詩特下一浸字以刺晉文語似不合且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孟子言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當晉文入曹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爲罪而數之正與孟子周禮語相合曹民久困得晉文始蘇何嘗黍苗之膏陰雨也詩直以晉文爲郇伯矣嚴緝之說未免深文自當以下序爲是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毛)興也洌寒也詩小學易井洌字從水清也此及有洌氿泉從冰寒也疏引豳風栗洌爲遇寒故亦從冰下泉泉下流也疏曰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此是爾雅之沃泉也苞本也

朱草叢生也　稂莨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萲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疏此根是禾之秀而不實者鄒氏云南方農謂之扁穀用以飼爲亦以飼馬陸璣云禾秀爲穗而不成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蓋莠屬也鄭氏以爲當作涼爾雅釋草竟無其名不可從（箋）愾嘆息之意詩闕曰兔爰詩尚寐無吪此曰愾我寤嘆蓋沈憂之人夜甚於晝惟寐則忘之及其寤則百感生矣愾嘆者愾然寤中發嘆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毛）蕭蒿也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毛）蓍蓍草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毛）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春秋釋地解縣西北有郇城說文國在晉地僖二十四年狐偃盟于郇晉又有郇瑕氏○李氏樗曰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此郇侯是以侯而爲伯者非周召二大伯可比左傳富辰稱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郇侯乃文王子此當是孫其地入晉當周初時周召二伯之外尚有太公畢公郇之爲伯未知何時

下泉四章序曰思治也自東遷以來王命不行齊桓既沒不但無明王抑且無賢伯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曹共公膚奢侈之後惟知衣裳之楚楚而不計黍苗之芃芃羅括靡遺民皆失業一望留夏荷澤之野田中所有者皆苞稂蕭蓍也此何故哉水利不講所有沃泉任其四溢原田每每維草宅之荒郊沮洳流澌不斷曠野蕭條日色無光故欲呼天子於周京而訴之也訴其遺老失賢則斯飢者不獨一負羈也訴其掊克在位則荷戈者不至皆赤芾也訴之不得則惟有愾然寤嘆而已幸也晉文聲罪致討舉大司馬九伐之法以正之曹民其蘇是即今日之郇伯矣惜晉人徒以私憾執曹君分曹田勞之乎抑虐之也無王者也夫南國甘棠致頌召伯西京陰雨係思郇伯此二伯者皆奉王命以正四國者也有二伯而後人知有王知有王而後不敢殘民以逞拔稂莠而殖黍苗障下泉以滋良田庶幾四國有王復見文武成康之盛矣此不得已之極思也

評前三章起二句有荒原曠野蓬蒿滿目景象再加以絕潢斷港冷水浸漬一冽字有不寒而慄意一浸字有終歲沮洳意一苞字有稊稗叢生根深難拔意即此二句曹幾不國矣體物描景備極蒼涼是賦非比以爲比則神理索然矣愾我寤嘆四字沈憂與象如繪到末一章然後另換一番色澤末二句緊景前三章末句針前念之而此竟有之前念其地此竟有其人其快如何以一章收拾前三章可云曲終奏雅○末章另換一番腔調與山榛隰苓章同其一種神理江上峯青令人穆然意遠佑山

書檜曹風後

季札觀樂自檜以下無譏以其爲亡國之音也聞樂知德羔裘蜉蝣二君之德侈矣何其相似之甚也檜素冠曹赤芾一則古禮廢一則季女飢棘人候人均

可傷已萇楚樂無知鳲鳩刺不壹其失政也檜尤甚
於曹故檜亡於春秋之始曹亡在春秋之終也匪風
思王下泉思伯思王而徙溉釜鬵思伯而誰膏黍苗
亂極思治故殿之以豳風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
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
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
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
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
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大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
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太師述
其志主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論曰雍州土厚水深山川險塞周人自邰而豳而岐而
豐皆在關中八百里之內班氏所謂華實之毛則上腴
防禦之阻則奧區也然徙豳之始地雖廣漢入雜戎夷
周人不設邊防不講武略不習工商不通魚鹽觀七月
八章言衣食之原甚備而他無聞焉竟以力農務本奄
有天下自夏商以來一奇局也有之自周始文武繼世
光宅中夏篤生周公以爲元輔制禮作樂蔚然太平之
風然遭罹讒謗涉歷危疑附存鴟鴞以下諸篇見世變
之由來雖聖人不免此數篇者無所可附故以繫於後
云

毛詩補正卷之十四

豳風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閻潛邱曰自胡仁仲大紀以公劉篇爲當夏代作升諸首金仁山併附以七月篇謂皆豳之遺詩其說曰詩小序以公劉爲召康公之所獻以七月爲周公之所陳或疑二詩乃周召之筆追述先公之事耳不知詩固有追述者然皆明著其出後人手生民之詩述后稷事也而終之曰迄于今緜之詩述古公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後人作也若公劉之詩極道岡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詩上至天文氣候下至昆蟲草木其聲音名物圖盡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一歲而言情狀物如此之悉若身親見之者又其末曾無一語爲追述意是以決知其爲豳之舊詩也案此詩自是豳人所作故太史列之國風周公不過陳之耳金仁山以爲夏時所作非也以夏時之人而先言周時之星自無此理閻氏極口稱之亦誤矣**朱傳周公以成王未知稼**

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國語公卿列士獻詩瞍賦矇誦與此正合漢志武帝采詩夜誦哀帝時有夜誦員五人猶是古人遺法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毛**火大火也流下也**晉天文志心三星大火也古人多以中星紀候堯時以星火正仲夏自五月也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夏時近堯故同於五月月令季夏昏火中此不韋所著在秦時則六月也自堯至秦幾二千年故差一月自秦迄今又二千餘年則昏中當在七月西流當在八月矣蓋恆星右旋二千一百餘年差一次於時差一月堯時中星與小正　九月霜合此詩中星與月令合故知閻氏之言爲誤

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一十之餘也原作一之日今省**一之日周正月也**斗建子案一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也不言正者避夏也**觱發風寒也**說文作滭冹本字也此作觱發段借字觱從角聲吹之爲觱篥**二之日殷正月也**建丑**栗烈寒氣也**一作溧疏列無風亦寒○觱發疊韻栗烈雙聲**三之日夏正月也**建寅**豳土晚寒**紬義豳處山谷之間外則涇汭二川環之內則皇過二澗夾之風氣鬱留節氣較遲與周地異**于耜始修耒耜也**古垂作耒耜月令季冬命農修耒耜具田器此於寅月遲一月釋文耜耒下耑也耒耜上句木也以起土**四之日周四月也**夏二月**民無不舉足而耕矣**月令孟春耕帝籍此亦遲一月**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朱注勸農之官也箋**褐毛布也**疏用毛爲布今外國作褐皆織毛爲之案古時無棉棉布至元始有古之賤者皆衣褐故初入仕者云釋褐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毛**倉庚離黃也**疏即葛覃黃鳥是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案疏云引孟子文毛公時孟子未行當是古制如此**遲遲舒緩也**疏春秋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蘩白蒿也所以生蠶**徐氏光啟曰蠶之未出者鬻蘩沃之則易出**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案公子女公子也左傳桓三年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莊三十二年雩女公子觀之皆可證愚謂女心傷悲殆悲其將與女公子同時于歸

違其父母也 補此章兩春日咏二月也月令仲春之月倉庚
鳴夏小正二月有鳴倉庚又二月采蘩與此采蘩合又
二月綏多士女與此公子同歸語亦合詩觸曰二三章皆言衣之事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
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毛 亂爲萑葭爲葦疏此二草初生爲菼長大爲亂成則名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爲葦
傳互言 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曲薄也如今蘆席月令具曲植筥筐栖蠶之具 斨
方銎也朱斧隋銎斨方銎隋狹而長銎孔也○隋驼妥二音 遠枝遠也揚條揚也
角而束之曰猗疏左氏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一曰猗盛貌朱
注去葉存條日猗 女桑荑桑也爾雅荑作桋朱小桑也桑之小者日女桑牆之低者日女牆其

豳風 卷十四 三

義一也 鵙伯勞也禁光曰左傳伯趙氏司至即鵙以夏至來冬至去月令仲夏鵙始鳴夏小正遠
周書同王肅云蜩及鵙皆以五月鳴今七月始鳴是遲
兩月矣古五字如七字或字訛案鵙五月亦鳴七月則
鳴之盛耳詩人隨舉言之如十月穫稻若無八月
其穫句則疑幽地盡冬收矣鵙鴂通或云即姑惡 載績
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疏績緝麻之名 元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
疏士冠禮注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楨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故日朱深纁也 陽明也
祭服元衣纁裳疏染色多矣特舉元黃者天元地黃故元以爲衣黃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
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惟朱色無
陰陽之義故專指爲陽陽道尊也爲公子裳厚於其所
貴也 補此咏三月也小正三月妾子始蠶案蠶以生蠶在一月桑以養蠶在三
月先儒疑詩獨缺三月此蠶月即三月也 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以終首章前
段無衣之意詩觸曰女桑以上屬蠶鳴鵙以下屬績載元三句合蠶與績言之或長或短或分或

合仲縮入妙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
彼狐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
于公
毛 不榮而實曰秀釋草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葽葽草也箋疑
爲王萯夏小正四月王萯秀孔氏未敢定王氏應麟曰
葽諸儒不詳其名惟說文引劉向說以爲苦葽曹氏粹
中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 蜩螗也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
謂之蟬一物而方俗異名 穫禾可穫也隕墜蘀落也鄭詩蘀兮篇毛云槁也箋槁木
葉也案蘀從草言落葉也 于貉謂取狐貍皮也案埤雅以于貉爲周禮祭表貉之事周官
大司馬大蒐則有司表貉甸師大田獵則祭表貉貉者
獵祭于往也亦往獵云爾故下云取狐貍一日貉狐貍

豳風 卷十四 四

三獸名皆征其皮說見下 取 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爾雅疏貉似狐
善睡貍野貓孔氏曰貉貍鮮有爲裘者惟鄉黨言孔子
服之以居左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貍製即裘也于
貉取狐猶云于耜舉趾特多一貍字詩句參差不必盡
在整齊也案稽古編云貉本貈字見爾雅貉乃戎狄之
稱後人相沿致誤至朱子乃以貉爲狐貍其誤尤甚呂
東萊以貉爲狐貍之居亦非大抵戎狄之貉所以得名
言以其與狐貍爲羣貈與貉原可互易如麟之爲麐芾
之爲茀爲韍故後人用以相代此與狐貍本三獸王氏
補箋曰貉北方豸種胡地也與豳近往彼獵焉故下文言武功防其南侵也亦通 纘繼也功事
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案一歲豵三歲
豜爾雅無文可見毛自有據不用爾雅然則古
書之亡多矣○詩觸曰此終首章無褐之意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
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

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毛)斯螽蚣蝑也即周南螽斯蝗屬今蚱蜢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陸璣曰如蝗毛翅數重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訊即迅奮迅也穹窮甯也朱注空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韓詩北向窗也疏士虞禮云祝啓牖舊注云牖一名也不塞南窗故知北出牖墐塗也庶人蓽戶儒行注蓽戶以荊竹織門此以泥塗之(疏)月令季夏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補)陳氏曰斯螽莎雞蟋蟀本三物崔豹古今注以爲一物而異名朱傳用崔說誤箋謂自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皆言蟋蟀此古人倒插文也王氏補箋曰言在者皆謂農人所在在野刈穫之事在宇治囷倉之事在戶治蓋藏摺屨織席諸事不

記蟋蟀遠近也亦通王應麟曰豳風於十月云改歲農事畢也祭義於三月云歲單蠶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曹氏粹中曰夏曰歲歲星行一周也周曰年禾一熟也此時豳人用夏正而於十月言改歲者蓋其俗以禾熟爲歲功之成歿歲無復事矣故遂以爲改歲也其後周人遂以十一月爲正蓋本此劉氏瑾曰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豳公創國偏方承用唐虞之正已久故有十月改歲之說及周有天下因以爲一代之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爲糧其後亦爲成周之徹法也○詩觸曰二三章既有衣四章兼有褐此又從衣褐之外爲禦寒之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毛)鬱棣屬薁蘡薁也疏毛詩義問云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食之甜薁同類而小別耳剝擊也疏手自掴擊之掴即擣校勘記即今之撲棗也春酒凍醪也凍時釀之故稱凍醪眉壽豪眉也疏人年老必有豪毛秀出者壺瓠也劉氏彝曰枯者可爲壺嫩者可供茹叔拾也說文亦爲伯叔之字苴麻子也樗惡木也(補)葵菜名菽豆也荼苦菜也程子曰自六月食鬱及薁以下果蔬棗酒皆爲養老之具七月食瓜以下皆爲壯者之食詩觸曰此下三章皆言食事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毛)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後熟曰重先熟曰穋說文稑或從翏後種先熟曰稑入爲上出爲下宵夜綯絞也王引之曰綯繩也爾雅訓綯爲絞絞亦繩也乘升也(補)朱傳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爲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爲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王氏安石曰方言既同卽曰其始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呂東萊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
彼兕觥萬壽無疆

毛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案左氏藏冰取深山窮谷固陰冱寒之地所以助天地閉藏陽氣則來歲田易耕作民無疫癘此冬無愆陽之理冲冲鑿冰之意周禮凌人正歲十二月令斬冰鑿即斬也釋文冲冲聲也凌陰冰室也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埽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眾也疆竟也疏朋者羣類之言此鄉人自飲酒也說文饗者鄉人飲酒也禮尊事重故謂之饗又曰殺羊謂黨正飲酒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黨正一黨之人皆鄉人也亦謂之鄉飲酒案毛言鄉人飲酒而疏以爲黨正鄭氏又謂是大飲烝之事月令季冬云是月也大飲烝注云

十月農功畢君與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是三說皆通蓋黨之人飲酒於黨鄉之人飲酒於鄉皆有學天子在國與羣臣飲酒則有大學皆公堂也末句又開後世奉觴上壽之禮或疑萬壽乃人臣祝君之詞不知萬壽萬年乃古人常用之語古器物銘可證士冠禮祝詞亦有眉壽萬年之語猶昔人自稱曰朕不足爲異也

補朱傳幽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蚤蚤朝也獻羔祭韭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案此引月令仲春開冰是在二月而周禮有夏頒冰之文則在四月矣四月陽氣正盛陰氣不及以冰濟之亦節宣之道也兩尊曰朋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於房戶間士冠禮注置酒曰尊愚按周禮儀禮皆周公所作月令呂不韋所著合之豳風時有參差後之說詩者謂于耜舉趾在正二月與月令季冬修耒耜孟春耕帝籍異纘武在季冬與周禮大司馬仲冬大閱異此章之正月猶納冰鄉飲曰殺羊與周禮儀禮均異不知此時猶爲俗至後日乃定爲禮月令又秦人所葺未必一一準乎周制也其尤異者莫過於鳴鵙一條不知鵙以五月鳴以冬至去則七月亦鳴也其他如九月叔苴十月隕蘀穫稻與月令仲秋嘗麻季秋嘗稻草木黃落之類豳風皆遲一月均可以是推之矣陳氏逐條析著之見稽古編

七月八章序曰陳王業也凡陳王業者或稱符瑞或誇功烈未有及於農桑者也而周人獨採衣食之原以農桑爲立國之基焉首章總衣食之謀自二章至四

章言蠶桑之事而因及於元黃之裳狐貍之裘皆所以助女工也五章之入室則禦寒之終事也自六章至八章言農圃之事而因及於春酒之爲羔羊之殺皆所以勤男事也末章三之日藏冰四之日啟冰皆所以節宣地氣使無愆陽伏陰以成歲功也而其肇開國之禮者則由纘武而開大閱之典由改歲而行建子之時由執宮功而定力役之規由躋公堂而有上壽之文他日之鴻謨今日之土俗也而介壽又所以教孝稱觥又所以教忠夫不言符瑞而桑麻遍野皆符瑞也不誇功烈而衣食充足即功烈也孔子曰

於七月知周公所以造周信乎其足以造周也已朱傳
周禮籥章龡豳詩以逆暑迎寒即此篇也又曰祈年
則龡豳雅以樂田畯國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未見
篇章之所在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以一詩而
判爲三體古無明文王半山謂本有是詩而亡之陳
氏謂季札觀樂時詩未刪也亦未火也已無此詩矣
朱子又以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爲豳雅思文臣工
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爲豳頌此皆非豳詩安得冠以
豳號王雪山謂笙師有應雅眡瞭有頌磬豳雅以雅
器合籥豳頌以頌器合籥豳詩歌曲也豳雅豳頌以樂
器也皆豳也陳氏謂笙師之雅即樂記所謂訊疾以雅
雅注云狀如漆桶者也與風雅之雅名偶相同頌乃
磬名音容字亦作鏞非三頌之頌樂器安得有雅頌
之別朱子又謂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可爲
風可爲雅可爲頌此說頗勝胡氏承珙謂二南本房
中之樂而用之鄉人則爲鄉樂用之邦國則爲燕樂
猶此詩本豳風用之祈年可爲雅用之息蜡可爲頌
固不必變其音節亦不必如昔人所言以首二章爲
風六章以上爲雅八章以上爲頌也竊謂風之體實

兼雅頌雅頌之中不能無風節南山之詩曰家父作
誦誦頌字本通用崧高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又曰
其風肆好則風雅頌本可通融非截然如鴻溝之分
也然則七月義兼雅頌體亦兼雅頌則其謂亦可雅
可頌與他篇之僅可爲風者不同善乎何氏楷樂律
管見云荆卿易水之歌初爲商聲繼爲羽聲易水之
歌辭一也可以爲商可以爲羽然則七月之篇辭一
也可以爲雅可以爲頌豈必亡之謂哉又豈必分與
變之謂哉

評讀秦風如風馳電擊讀豳風如雨潤日暄周以龍
興秦以虎視此仁暴之分也○篇中皆以月紀事
或詳或略或複或倒或隱言之者蠶月是也或更端
言之者一之日二之日之類是也出沒露藏點綴變
化一非聖手不能○春日載陽二句詩情閒遠儼然繪
出一女子在桑陰下行詩中有畫○首章末句言喜
次章章末言悲悲喜無端筆意入妙○采蘩與公子
何涉詩人之言離合斷續不可思議○言治葛而忽
及歸寧父母言采桑而忽及此公子同歸俱於不相
涉處生情此訣惟漢魏人知之蓋風人映帶之妙雅

頌體不作此○四章終首章無褐之意褐毛布也狐
貍貉皆有毛者豳近於狄故兼習武四時皆田獨
舉冬者取皮在冬也○六章分言老壯是田家一幅
家慶圖○七章言納稼而又及播穀筆意回環入妙
讀至末章想見君民一家景象眞樸簡易視秦風寺
人之令相去天淵矣東遷以後豳地入秦於是豳民
不賦七月而賦無衣矣可嘆也 予翼

鴟鴞周公救亂也 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金縢武王既喪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
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
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
亦未敢誚公○案孔安國傳以居東爲東征以辟爲致
辟管叔之辟鄭氏以辟爲避以居東爲東都是二說者
一以鴟鴞爲作於東征之後一以鴟鴞爲作於東征之
前諸儒紛紛聚訟迄無定論愚謂金縢之後始有大誥
鴟鴞之後始有東山破斧則分明作於東征之前或疑
秦以上諸書並無周公避東之事近時惲子居引蒙恬
傳及竹書紀年越絕書以證之不知此皆戰國秦漢間

雜說現有金縢居東一句即是實據如疑居東即是東
征則說子居之言曰書東征而殁之曰居東古無此法
語甚明了或疑居東當在何地蔡氏曰國之東也方氏
苞謂陝以東周公主之所居之東即此非東都也其時
洛邑未營無東都可以正鄭之誤至王鄭謂成王誅周公
官屬是爲亂政周公作此詩救之尤爲臆說不足辨

朱傳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誅之而成王猶未
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朱子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
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
之不然案朱傳初亦說東征想是未及追改之故近人
復有援史記世家之說以爲言者不知孔疏中屢辨史
記之謬妄不如據經爲要舍可據之經求諸史及雜說
亦通人之蔽也○以居東爲東征自屬諸儒之誤詩內
又有迨天之未陰雨句益足證此詩之非東征蓋武庚
結連淮奄煽動殷民此時放散流言正是欲雨未雨之
時若已殺武庚並誅管蔡尙云迨天之未陰雨乎書言居
東此言未雨兩處正相印合即首章無毀二字亦見武
庚尙未動手周公先爲綢繆也○案如朱傳不過自明

己志耳未若序說之宏深徐退山曰序不言自明而曰救亂何也是時成王幼國家新造三監內變徐奄外叛公作詩悟王不知者以爲自明而知者謂公救王室與天下也大哉序言非明社稷之計諒聖人之衷者孰能之作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毛 興也鴟鴞鸋鴂也 朱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鷂也 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恩愛鬻稚紬義鬻鞠毓三字通毓即育之或體 閔病也稚子成王也 案毛以稚子爲成王不若朱訓鬻爲養○折中云追念文考文母鞠子之哀是也 補 朱傳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 案 鴟鴞疊言與黃鳥黃鳥碩鼠碩鼠皆呼而告之之詞指武庚子指管蔡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毛 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 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 箋 綢繆猶纏綿也 補 朱傳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案 此時三監與武庚叛形已露尚未舉動故公欲及其未動而取之厥後遂有大誥之作而東征事起矣○首章無毀次章未雨既取我子者管蔡已爲所惑彼既取而得之矣下民暗指頑民說或者憂其或然之詞與迨字應若在東征後必不作此語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毛 拮据撠挶也 韓詩口足爲事曰拮据朱手口共作之貌 荼萑苕也 七月采荼茶苦菜 租爲韓訓積何氏古義租通作蒩說文茅藉也亦作苴周禮苴以白茅此言鳥以茅藉其巢也朱訓聚亦無所本王半山曰與租賦之租同然則此即谷風所云旨蓄也羣鳥養羞故蓄之 瘏病也 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 案毛不以鴟鴞爲惡鳥謂作巢者即鴟鴞故更有大鳥之說韓詩荀子同陸疏亦以鴟鴞爲小鳥謂之巧婦此古說嫌支朱子改爲惡鳥詩義乃明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予維音嘵嘵

毛 譙譙殺也 或作燋又與鎩同淮南子飛鳥鎩翼鎩殘也 翛翛敝也 疏鳥羽尾疲勞之狀 翹翹危也嘵嘵懼也

鴟鴞四章序曰周公救亂也亂之起也必有所由生是時周公柄政流言四起莫知何來苟不釋權辟位則拮据荼苦皆罪案也惟退居而後其事明蓋鴟鴞之

爲毀巢破卵之計也其流言之來也遠非宮闈之地可一日而周也其傳播也眾非數人所知可一旦而明也至於二年則其根株枝葉無不盡露矣於此後而鴟鴞之詩可作於此後而東征之師可興然不以鴟鴞目管蔡爲親者諱也夫周公鸞鳳也武庚鴟鴞也鸞鳳伏竄鴟鴞翺翔則周之室毀矣詩人之刺襃姒也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周幽之世其室乃終毀於鴟鴞有國者其致謹於鴞鸞之辨哉

評 通篇皆作鳥言情哀詞切妙在不補正義予翼○有起收有賓主有呼應有逗接有錯綜有操縱頓挫章法句法字法各極其妙 退山○通篇皆嘵嘵之音開首呼鴟鴞鴟鴞悲鳴而起末二章遞用予字其

聲悲其詞苦末以嘵嘵結之賈生鵩賦後世會言此其濫觴疑幹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朱傳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案成王既迎周公歸公始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以曉諭天下然後東征非迎公之時東征已三年也鄭氏康成許氏謙之說同朱子覆蔡仲默書說亦謂鄭氏爲是此蓋承上篇之誤耳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毛慆慆言久也濛雨貌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疏此文王世子文傳言此者解周公西悲之意○箋鍼日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此則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悲箋以軍士西歸念室家而悲其說爲長案言歸而心悲何也詩緝曰少陵云翻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卽此意又唐人詩往逢猶相忘歸近不可忍亦同士事枚微也鄭注周禮枚如箸銜之於口有繣結項中微物也軍法止語爲相疑惑行陳也蜎蜎蠋貌朱動貌桑蟲也釋蟲蚅烏蠋郭注大蟲如指似蠶或曰此葵蟲見說文烝寘也案嚴緝謂烝有進厎久三義蠋在桑野非一此當爲厎義朱子以爲發語詞非也

補朱傳東山所征之地也嚴氏粲曰三監在周之東周公自西徂東以征之軍屯必依山爲固故以東山言之案周詩屢言南山指終南山也此東山蓋在河洛徐奄之間係泛言之說文制裁也程傳裳衣歸裝也朱傳敦獨處不移貌王氏安石曰古用車戰

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爲營衛與塹柵無以異兵械衣服之屬皆載其中案亦在二字有欣幸意以其無馬革裹尸之事也此皆在途時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果臝栝樓也見本草伊威委黍也朱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蠨蛸長踦也郭璞曰小蜘蛛長腳者町畽鹿迹也朱町畽舍傍隙地董氏迺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爲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畽爲田里所聚程子亦曰町畽廢傍畦壠因無人故鹿以爲場非謂町畽卽鹿迹也許叔重乃謂禽獸所踐處然則室可謂之伊威戶可謂之蠨蛸乎泥矣熠燿燐也燐螢火也疏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愼云兵死之血爲鬼火燐者鬼

火之名非螢火也宵行夜飛也朱傳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濮氏一之曰舊說以熠燿卽螢與下章熠燿其羽相戾當知宵行乃蟲名案毛以熠燿爲螢孔氏辨爲鬼火朱以熠燿與下章相戾易宵行爲蟲名愚謂宵行卽螢亦名爲燭明堂月令腐草爲蠲是也以宵行得名然則以熠燿爲螢可也以宵行爲螢亦可也勿論其爲螢火爲鬼火但見其夜飛有光而已一團陰幽之氣令人毛髮悚然正爲下畏字伏根○釋文燐字又作䗲玉篇䗲螢火也燐爲鬼火毛自作䗲從蟲則非鬼火矣箋室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畏乃可爲憂也○嚴氏粲曰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一上心此人之情也

附果臝通義說說文臝作蓏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應劭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是故果臝之實括樓括樓者瓜之合聲瓜古音孤果臝者瓜騙之合聲也果臝蒲盧爾雅在釋蟲說文以爲細腰土蜂方言蠮蛒南楚謂之蛒蠮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毛垤蟻冢也陸氏佃曰蟻將雨則出壅土成峯一名蟻封今朔地蟻封其高大有如冢者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黃氏一正曰鸛以喙相擊而鳴俯鳴則陰仰鳴則晴善知雨候者也鸛水鳥不食蟻朱傳誤敦猶專專也朱敦厚也指瓜言烝衆也亦指瓜言言我心苦事又苦也補朱傳瓜苦卽苦瓜猶螽斯言斯螽也栗周土所宜木薪木也以栗薪爲瓜架瓜纍纍然繫之也參孔疏詩觸曰鸛鳴感雨也婦歎亦感雨也鸛鳴于垤婦安得聞婦歎于室士安得知此逆揣之詞也○於是埽庭宇於是塞鼠穴以待征人之至而征人果至方到門而顧見瓜架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感時之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毛黃白曰皇騂白曰駁騂赤色也縭婦人之褘也褘音暉母戒女施衿結帨釋器婦人之褘謂之縭孫炎曰褘帨巾也九十其儀言多儀也言帨帛筐篚之類嚴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鮮明也○其新者有新昏之樂其舊者遠歸聚首不言可知也蓋向之悲者至是而喜向之在車下者至是在家中矣

東山四章勞歸士也周之用師自牧野而後以東征爲最大且久牧野一役取天下也東征一役定天下也蓋自是眞不復用兵矣夫東征一役難於牧野孟津渡河天下助順摧枯拉朽原易爲功東征一役內有三監外有淮奄奉武庚爲故主以頑民爲羽翼周公一搖足而天下事去矣此一役也辟管蔡誅武庚靖殷頑戢戎夷遂永定八百年之基其振凱而歸也不聞其論功行賞何如而惟是撫恤歸士不啻如父子家人焉蓋公內有鬻子之痛故置其戡定方略於不言而以撫慰西人爲主也我東曰歸我心西悲爲軍士悲公實自悲矣

評全篇皆喜其既歸之詞每章皆用零雨其濛四字點綴蓋思家遇雨最是苦境有此四字便覺黯然魂銷首章班師遇雨也次章長途遇雨也三章抵家遇雨也四章相聚遇雨也車下獨宿雨景也鸛鳴螢飛雨候也以及桑蠋果臝伊威蠨蛸苦瓜栗薪皆雨中觸目之物步步有景節節生情眞千古絕調漢魏詩人皆在下風○每章冠以其濛四句微雨亦久雨也既東歸矣又曰西悲少陵云喜心翻倒極又曰反畏消息來詩中兼此二意制彼裳衣二句新治歸裝悲中忽喜無端插入蜎蜎者蠋二句與上文全不相蒙有雲隔山腰石斷水波之妙獨宿二字預爲其新其舊二句埋根亦在二字有自幸生全出於望外意新○二章家鄉將近以果臝五物寫出田廬荒廢之狀蕭條景況令人可畏漢人從軍行云兎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老杜云行行見空巷日夜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彷彿似

之末以一畏字點明仍以一懷字歸結○三章婦方
洒埽而征人忽至湊巧湊趣卻又無端感及瓜苦栗
新與前連而若斷合而忽離妙極○四章歸家而有
新昏之樂若馬若縭若儀總合成一嘉字與前三章
之桑蠨蛸鸛雀等物作反對之筆制彼裳衣竟可
爲新昏之用雨中倉庚變爲陽和從此共享昇平勿
士行枚矣于翼○通篇一悲字作線索首章之悲悲
中有喜二章之畏畏亦悲也前六句皆畏景即悲景
也三章之歎婦之悲也方纔洒埽而征人聿至則又
當喜四章之嘉有喜無悲矣因此時之熱鬧思前日
之荒涼可喜何如皆反對悲字着筆不致以哀慨了
局通篇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情景兼到漢魏人猶有
其遺風仿山

破斧美周公也 周大夫以惡四國焉豳譜○疏書傳曰武王殺紂纘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
奄君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
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案是時管蔡商奄
同時並起淮夷助之聲勢甚大周公東征未必不戰而
服其戰事無傳由史失之觀此詩斨缺斧破范氏處義
以爲甚之之辭亦漂杵之類然滅殷踐
奄勞師三年所云缺破未嘗不是實事朱傳從軍之士
以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 陳氏曰臆說也無所據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
之將

毛 隋銎曰斧 隋駝妥二音釋文孔形狹而長也 王氏質曰古專征仗鉞黃金飾斧 補 方銎
曰斨 案斧斨毛以爲民用嚴氏粲謂即樵蘇除道之用皆軍中所需也 毛 四國管蔡商
奄也 案四國見多士與他處泛言四國異 皇匡也將大也 補 詩考皇遽也
言周公師至四國皆皇遽不甯也我人者四國本周之
人哀者哀其爲武庚煽惑也廣雅將美也言周公東征
四國有反正之美也

豳風 卷十四 十七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
之嘉

毛 錡鑿屬。。折中云錡釜屬蓋軍中所用以炊者吪化
也 補 程傳吪動也四國爲是震動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
之休

毛 木屬曰銶 說文金部無銶木部梂云鑿首也 遒固也 補 說文遒迫也

破斧三章周大夫美周公也兵者毒民于死者也穀梁
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
者不死周公以流言之故身親督師此豈得已者哉
當武庚管蔡挾商奄之眾以相抗未有能不陳而服
者也多方反側未有能一戰即平者也勞師三年轉
戰而東甲兵鈍敝士卒困憊所以斧破而斨缺也觀
多士之言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則知四國之民助
逆者眾不可勝誅故從而降等以生之也蓋公之張
皇六師非耀武也誠哀此四國之人悞被煽惑而至
此也鬻子閔斯公之哀管蔡也我心西悲公之哀戰
士也是皇是吪是遒公之哀四國也老子曰戰勝者
以喪禮處之誠哀之也召誥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天
哀之公亦哀之公之心即天心矣哀之至而祥和集

豳風 卷十四 十六

焉亦嘉亦休凶器也而爲吉徵矣厥後制禮作樂身致太平皆自東征後肇之其爲休嘉也豈不大哉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案齊風南山第四章即此章首四句也疑古方言如此此詩殆美周公以禮治身而恩威並用各有其則也斧者斷之以法用威之則媒者聯之以情用恩之則卽如東征一事大義滅親斧以克之也勤身下士一朝見七十人媒以得之也當仗鉞專征之時弓矢干戈雜然前陳而公則恂恂書生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故曰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蓋公習於禮容故身在行間其丰度如此此詩人之所美也 朱傳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公之難首章今日得見公之易次章深喜之之詞也案此意未盡確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案此四句蓋古語以伐柯之用斧興取妻之用媒此處則四句皆興以伐柯之用斧取妻之用媒興周公治國之用禮也斧有斷制意班朝治軍涖官行法不離乎此媒有調和意禮器是故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何等委曲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毛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案此卽大學絜矩之道毛義極爲正大踐行列也箋之子斥周公也朱注之子指其妻而言也案九罭之子指周公此之子應同朱注謂指其妻以籩豆爲同牢之義爲分承上章取妻而言亦通然古人文字究不拘拘分應也

伐柯二章美周公有禮也季文子之言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作誓命曰毀則爲賊然則周公作則者也管蔡毀則者也夫則者禮之範圍若九疇之皇極極卽則也大學之絜矩矩卽則也周公東征身歷行陳三年矣其初之居東也則踐危難之地其繼之征東也則踐戎馬之場人以爲風雨飄搖斧斨破缺豈復能雍容揖讓允蹈典禮哉乃覯之子者則見其東伍銜枚之餘雅歌投壺禮容彬彬他日黼黻太平經緯皇猷六官之著皆其實踐所得也昔孔子六歲嬉戲而陳俎豆識者嘆之以爲天性使然周公孔子所夢見者也乃孔子無斧柯而流風所被諸生猶

以時習禮其家周公有斧柯而政典所垂天下莫不守禮而奉其教自唐虞三代以來立國以禮未有能踰公者也惜乎古書寖亡今之周禮竟無則以觀德等詞而文子所謂誓命者今亦不可得而見也季文子逐莒僕事在文十八年案文子口中屢說一則字意其書雖名周禮必另有一部如今之則例者然又有九刑一書杜注今亡然則古書之不傳者多矣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案此與上篇稽序皆言刺朝廷不知詩中殊無此意殆枝說也 朱傳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案此與伐柯兩篇中皆有我覯之子句前篇之覯乍見而深喜也此篇之覯既見而願留也其美周公一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㊀毛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釋器緵罟謂之九罭今之九囊網也鱒魴大魚也郭璞曰鱒似鯶孫炎曰鱒好獨行制字從尊以此又郭注江東人呼魴爲鯿魚袞衣卷龍也釋文六冕之第二章也畫爲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朱注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繪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於裳卷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㊀補王肅曰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案此以鱒魴興周公以九罭喻下土小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㊀毛鴻不宜遵渚也公歸無所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案公歸無所四字微露刺朝廷意程子曰此章言公不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傅重禮逆公也㊀箋鴻大鳥也說文曰鴻者鴻鵠也鴻鵠即黃鵠也黃鵠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知天地之圓方最爲大鳥非謂大雁也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㊀毛陸非鴻所宜止宿猶處也㊀補不復言將留相王室不復東來也案朱注女東人自相謂也一說謂西人告東人之辭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㊀補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九罭四章東人留公也周之有周公猶商之有伊尹也伊尹廢太甲而異議不生周公輔成王而流言滋起將周公之聖不及伊尹歟亦時勢使然耳夫以周公之聖足以感東人而猶不能格西土西土之人未有能爲公一言者毋乃太公召公諸人亦不能釋然耶世變愈下則疑忌愈深漢魏以降元勛國戚動輒芟夷人心愈附則主疑愈滋翻以人材凡劣幸而保全者有之矣予每讀九罭諸詩未嘗不爲公危謂其所以愛公者適所以禍公也而卒也公道大明公歸不復不爲羅網之鴻亦不爲高飛之鴻而終爲儀羽之鴻鵰鶚伏竄鸞鳳翱翔此三代之所以異於後世也第周召皆元功召公廣而儉西人指其服曰羔羊之

皮思其居曰甘棠之下召公之所以能勤也周公文而有禮東人咏其服曰袞衣繡裳見其物曰籩豆有踐文公之所以爲文也千載以下誦其詩知其人矣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案下序因詩有跋胡疐尾之句遂以爲周公進退兩難之喻而爲此說也伊川以狼爲惡獸非所以喻聖人故變其說以爲反與其意亦美惡謂此周公東征成功也狼者管蔡武庚也跋胡疐尾械繫之貌管蔡武庚既平故以爲公之碩膚○折中亦以狼喻管蔡武庚朱傳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案篇中明說碩膚周公初政未有大功於天下及遭流言方懼罪之不暇迨罪人既得祿父誅管蔡因商奄底定然後大功告成故編詩者以此殿豳風之終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毛疐也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
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卻頓曰疐說文躐卽疐也疏
曰老狼頷垂胡進則躐其胡而前倒退則疐其尾而卻頓皆是顚倒之類朱注胡頷下懸肉也公孫成
王也豳公之孫也孫毓曰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已遠矣碩
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鄭氏曰舄有三等赤舄爲上下有白舄黑舄詩
云王錫韓侯元衮赤舄則冕服之舄諸侯與王同○舄與屨異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几几絇貌
上冠禮注絇之言拘以爲行戒絇舄頭飾也詩補疏曰舄上之絇取義於拘在屨頭所以爲行戒其象拘直故
几几張仲景傷寒論大陽病項背强几几言項背拘急不能左右也仲景用几几二字正與詩同案仲景漢人
故不失古訓朱注易爲安重貌似誤然於義自通箋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
于齊之孫昭二十五年孫之言孫遁也孫遜古今字周公攝政七

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功之大美案以孫爲遜爲
公之讓其大美輔氏廣以爲其說自程子開端至朱子方盡其義不知實自鄭氏發之愚謂毛讀孫如字則讀
遜非也公孫自當指周公言周公本王季之孫亦卽公劉之孫也自三代以來至周始有追王之禮此時國家
危疑或追王之禮未行卽已行而國人初時或仍沿舊稱亦未可知小雅有公劉則豳風宜有公孫也又七月
陳先公風化之所由篇中三稱公子則此以公孫總之無疑毛稱豳公之孫義最諦當特不必指成王耳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毛瑕過也箋公於流言之日猶有微瑕則德音損矣終
之以不瑕爲公告天下萬世也

狼跋二章周公東征成功也管蔡武庚交相煽動先噬
周公而謀去之以肆其毒是乃須也其初聲勢相倚

前則高其胡以張望後則翹其尾以揚威及西師一
出而四國聳懼逐之角之羣相猗之而胡跋尾疐入
於檻穽矣於是商奄淮夷以次底定班師東歸飲至
策勳而大功告成此所謂碩膚也碩膚非他人乃公
孫也追王三代前此未有行者故人猶稱周公爲公
孫也猶周人以諱事神而周頌尙有克昌駿發之文
也或疑四國生變三年始定其憂者或至於喪屨喜
者或至於折屐而公固赤舄几几安重如山也或疑
公於兄弟寡恩而公以大義滅親心事如青天白日
宜其德音不已無瑕可指也嗟乎公名武庚曰鴟而

天下目管蔡爲狼然則公固岐山之鳳天家之麟也
麟趾三章一則曰公子再則曰公族公姓今則鼎定
郟鄏猶有公孫之稱然則後世以文王爲已稱王者
不亦可釋然也哉碩膚既奏天下承平於是乎雅頌
之聲作

書豳風後

七月者豳人自詠其土俗故謂之豳風殆公劉時人
所作後人以篤公劉爲豳雅豳固有風又有雅矣獨
無頌耳七月爲周家王業所基實在關雎鵲巢之上
而不以之弁諸首者以其遠在夏世而又僻居一隅

不得以放諸天下也鴟鴞以下諸詩爲周公自作及他人頌公之詩不得附諸周南亦不得以爲魯風無可位置而附之於此使讀者覽之有以知世變焉第鴟鴞次於七月爲得其序伐柯九罭與鴟鴞同爲居東之作東山勞歸士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顚倒不次者曹魏時博士張融以爲簡札誤編抑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歟今不可知矣

大雅小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大王王季歷及千載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變雅

論曰序云雅者正也程子曰雅者正言其事張子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此就雅款言之也至雅之分爲大小序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如小雅多燕饗勞來之作大雅多宗廟朝廷之作是也此以政言者也其實必兼以音言之朱子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小雅大雅如今之商調宫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耳

程泰之曰均之爲疋别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吕又有小吕此以音言者也又以體分之嚴氏粲曰純乎雅之體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爲雅之小小疋自鹿鳴至菁莪固雜有風體其下半部自都人士以後則疑於讀風矣吴札觀樂謂小疋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曰思曰怨此兼乎風之謂也以體言者也又以詞攷之孔冲遠謂大雅宏遠而疏朗小雅憂傷而怨誹朱子謂小疋歡欣和悅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又謂大疋氣象宏闊小疋精切至到皆以詞言者也總而言之政也音也體也詞也小大雅之分盡之矣然政與體與詞可知者也惟音不可攷蓋古樂之亡久矣若但論其用於樂則鄭氏謂國君以小疋天子以大疋然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其著録大校見在書籍者也至師乙謂廣大而靜疏遠而信者宜歌大疋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疋斯又因其性之所近而施之爲教者也

毛詩稽[illegible]之十五

小雅自鹿鳴至菁莪爲周初正雅宣王變小雅自節南山至楚茨以下廿六篇疑皆收拾前亡及宋自民間之作今釐爲四卷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案序既曰羣臣又曰嘉賓自是兩項史稱文王養賢大鄭閎夭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則羣臣也賓則鄰國聘問之賓若汝墳所稱商之叛國禮所稱西方有九國之賓是也孔氏以羣臣即嘉賓悞○困學記聞大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絃諷諫傑甯謂鹿鳴在小雅之首而以爲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朱傳此燕饗賓客之詩案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此詩是燕非饗鄭氏豈拼之而未嘗不可通之於饗也○此詩用於賓禮儀禮鄉飲酒及大射儀並用之漢及魏晉以此爲食舉曲唐鄉飲樂鹿鳴三奏我
朝順天府試燕及行鄉飲酒禮於順天府序皆升歌鹿鳴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㊀興也苹蓱也箋苹藾蕭○嚴氏粲曰釋草苹有二種一云苹蓱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蓱也解見采蘋一云苹藾蕭此陸生之苹即鹿所食是也毛誤宜從箋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簧笙也朱笙中之簧也吹笙則鼓簧矣陳氏與可曰古者作樂必歌吹間作未合樂之前以瑟歌鹿鳴之三然後笙南陔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此詩所用樂器惟瑟與笙而已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案古人燕饗必用幣飲有酬幣食有侑幣皆所以安賓也今祭祀必獻帛猶見古人遺意周至行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

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毛蒿菣也朱曰青蒿也恌愉也疏愉音臾說文訓薄昭十年左傳引此作佻杜注佻偷也
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敖遊也箋視古示字飲酒之禮
於旅也語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言飲酒之禮至旅酬之際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案上章之末是乙言此章德音是嘉賓之語皆在旅酬時也補朱傳恌偷薄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
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芩草也說文蒿也湛樂之久范氏處義曰湛露燕諸侯有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之語燕以示慈惠嫌於久也不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則
嘉賓不能竭其力補詩古微燕禮歌鹿鳴之三笙二瑟

三笙而無琴此云鼓琴當是饗於廟故升歌時搏拊琴
瑟以詠
鹿鳴三章賓臣也鄭國之臣賓也卽本國之臣亦賓之
大唐虞之世以臣爲鄰湯武及盤庚齊桓以臣爲師
文王則以臣爲賓傳曰賓臣者帝師臣者王此諸君
之所以得志於天下也觀鹿鳴一篇首取義於鹿以
鹿最愛其類得食則相呼此裴安祖之所由以生感
也見北史君子之於類也一宴飲之間有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之雅焉想其時與燕者在內則蕭爽閎散之
徒其所言必關天下之大計在外則江漢汝墳之國

其來聘者莫非四方之英才笙簧酒醴笑語從容是
則西伯時之盛事也已
評三章章皆疊嘉賓句妙末二章一字不及示我周行更深退山○首章因飲酒而作樂而行幣而乙言次章之德音卽答語也前後皆言笙瑟中間無一語及之以時方人聲而樂止王雪山云凡樂作則人語當止人語則樂當息末章則人語旣畢而樂復作亦見首尾相應之妙仿山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悅矣○鄭氏曰文王爲西伯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土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朱傳同又朱子謂儀禮以爲上下通用之樂殆移爲他用耳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毛騑騑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騑騑翼翼周道岐周之道也

程子曰猶云通途也倭遲韓詩作威夷釋文作倭夷玉篇㕨夷險阻也歷遠之貌朱曰遠貌魏氏謂漢地里志右扶風郁夷引詩作郁夷郁夷故城在今隴州隴坂在馬師古注謂使臣乘馬行於此道
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
王之道爲後世法盬不堅固也孔疏盬懷也與蠱字異義同王引之謂盬與苦通杜子春鄭司農皆讀盬爲苦爾雅苦息也見鴇羽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
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
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毛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程子曰駱馬强著而耐遑暇啓跪處居也案古者席地而坐跪則聳膝著地而直身坐則盤膝而坐也

臣受命舍幣於禰乃行騁䟫文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㊀毛鵻夫不也爾雅作鳺鴀祝鳩也左傳祝鳩氏司徒祝鳩孝故爲司徒將養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㊀毛杞枸檵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㊀毛駸駸驟貌諗念也箋諗告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

四牡五章左傳穆叔曰君所以勞使臣也魯語曰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然文豈獨爲己國事哉蓋王事也

方是時率天下叛國以事紂非奉使得人馳驅列邦震之以王靈聲之以大義安能回已去之人心供獨夫之職貢哉今岐周之臣冠蓋四出奉尺一之書憑三寸之舌而共球舊屬拱手聽命勤勞著矣然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隴坂險阻僕馬虺隤臣之事在勤王臣之心未嘗不在將母也本其心而代言之知文王周公之所以造周者忠孝而已矣而其所以感人者人情而已矣事在文王之時詩則周公所作

評此詩與鴻羽同意但彼出於行役者之口則爲哀怨此出於勞使臣者之言則爲體恤耳于纘○每章不敢王事[illegible]以教忠倦懷父母所以教孝教忠教孝所以謂之於衆可用之鄉人可用之邦國也章內

用豈不二字一開一闔見曲至第三四章以孝爲作興藻不妄抒末章仍用四駱與上二回映成章通首經綿肫摯猶見周家忠厚之遺仿嵋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遣而有光華也案左傳謂工歌鹿鳴之三此其第三篇也後人以爲當先遣後勞皇華宜在四牡之前愚謂二詩非倒置也史記崇侯譖西伯因於羑里閎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獻之紂乃赦西伯又尚書大傳載散宜生之犬戎取美馬陳於紂之庭紂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合二說觀之則前之使自是文王率叛國事紂爲王事也故歸而勞之此之使爲周使也文王囚羑里紂欲殺之當時使者四出或往有莘或往驪戎或往有熊及諸物既備又須因臣始達紂所此往中不知費幾許心力諏謀度詢缺一不可又事勢危急緩則不及故篇中特露每懷靡及四字後此編入樂章國史題爲君遣使臣之詩與前篇不相蒙耳朱傳同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㊀毛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孔疏使與上介衆介每雖懷和也紬義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懷和爲每懷故毛訓從之鄭氏謂和當爲私引晉語姜氏勸亟耳之詞意以懷即懷安故訓爲私是毛因失之鄭亦未爲得也要之所懷者即下諏謀度詢各項懷此數者便是和輯諸侯之道故曰愼和穆叔之言正意如此古人文字拙處爾雅釋訓日每有雖也板之懷德維甯此毛鄭皆曰懷和也雖根據自碻而每直訓每懷訓爲思宋儒較直捷矣愚謂當文王時使臣有急難之懷當穆叔時使臣宜有和輯之懷一懷雖一懷和作詩者與說詩者義各有當不可泥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毛)忠信爲周外傳文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國語咨才爲諏(案)如濡言鮮澤也(案)繫辭知周乎萬物則周當訓徧義更圓到不必拘國語文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毛)如絲言調忍也朱氏公遷曰猶言和柔也咨事之難易爲謀國語咨事爲謀左傳咨難爲謀杜注問患難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毛)咨禮義所宜爲度左傳咨禮爲度國語咨義爲度毛氏一之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毛)陰白雜毛曰駰詳駉均調也親戚之謀爲詢咨親爲詢左國同

(補)歐陽氏曰諏謀度詢變文以協韻爾詩家此類甚多朱傳取之

皇華五章周遣使分往列國而又往殷也當時文囚羑里紂欲殺之事勢危急緩則無濟故曰每懷靡及此閎散諸臣救主之心也美女名馬大貝奇珍非一國所有必分往列國以求之此馳驅所以必周也使者非一人所使非一地關河險阻奔走況瘁倘或逶迤大事去矣每懷靡及一言當日諸臣之心事遂爲千古臣子之良箴諏謀度詢四語當日諸臣之訪求遂爲千古使臣之寶鑑越數百年穆叔拜既猶曰臣獲五善從來集思廣益未有越此者也若夫春秋以來邦交最重果能舉周禮小行人之職以萬民之利害爲一書而咨其土風政事教治之逆順爲一書而咨其禮俗悖逆暴亂作慝犯令者爲一書而咨其刑法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而咨其賑救而又悉其輿圖權其國計與其賢士大夫游而知其人才之消長進退則四國之興衰強弱離合變遷在吾度內矣此使才之最也豈獨流覽風景登臨山川已哉賦皇華者可以思矣

(評)下四節俱從每懷靡及一句生出四周字可思君道相道不出於此譚友夏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案此詩春秋傳謂召穆公作國語謂周公作二

書出一人之手而不同若此竊疑召穆公之說必非無誤蓋召公作之周公編之二公手筆相近故外傳又以爲周公之詩爾大雅有召公諸作未必小雅無一篇韋昭國語注及孔仲達疏又以爲周公作召公重歌之理亦可信第以此詩爲閔管蔡失道而作則非也味其詞旨似民閒兄弟之作雖二三四章以死喪急難閱牆禦侮爲言核其情事亦不相合愚謂虢仲虢叔文之母弟文王友於二虢豈獨無燕樂之事且此詩在采薇以上正當文王之世范氏處義謂文武燕兄弟於當時周公追詠之是也屬之文王更切

朱傳此燕兄弟之樂歌案朱子詩序辨說亦疑莫能定故概以爲燕兄弟之樂歌○○折中亦渾言之知拘定指管蔡者誤今正之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興也常棣棣也爾雅唐棣栘常棣棣李迂仲曰彼襛之唐棣與論語偏反之唐棣爾雅所謂栘也此常棣與采薇維常之華爾雅所謂棣也二者異木人多誤以常棣爲唐棣案王應麟詩考引韓詩序

夫栘燕兄弟又藝文類聚引詩云夫栘之華鄂不韡韡則古本或作夫栘釋文亦作常棣栘○詩義折中從之

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箋承華者曰鄂與萼通說文路史俱作萼萼花苞也韡韡

光明也補王肅曰不韡韡言韡韡也箋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柎同

魏氏謂篆文不字象柎形故古有韡草柎注之服有華不注之山並取華萼相承之形以得柎注之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毛威畏懷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補朱傳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爲相恤耳至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相求也案自來說此詩者皆以閔管蔡爲言而不知其不相切也如此章言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而書載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是不恤其兄之喪反因之而搆亂何孔懷之有至周公東征三年暴骨原野若輩何嘗悔禍本無其事而故爲之曰懷曰求是適以甚管蔡

之罪也何氏楷曰此就常情而言上章所謂莫如兄弟者於此驗之最爲親切若拘閔管蔡言則失之矣○此章以文王言之言己遭羑里之難設若有死喪之可怖亦惟兄弟爲孔懷萬一葉葬原野一坏之土莫知其處亦惟兄弟爲相求覓蓋天性之親迫於不容已他人誠莫如兄弟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毛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物類相感志俗呼爲雪姑鳴則天當大雪禽經脊令友悌張華注脊令共母者飛鳴不相離故取以喻兄弟孔疏脊令水鳥今在高原失其常處急難言兄弟相救於急難案急難猶言急兄弟之難耳脊令飛鳴行搖發乎天然兄弟有難而救之亦發乎天然也況茲朱傳發語辭或曰當作怳季氏本曰況與怳同言朋友情睽怳亦但長嘆而已說文茲益也詩意言益之長嘆而已永長也案周公居東待罪事勢危疑所云急難莫過於此而致此之故則兄弟也他人或爲之永嘆而彼且以爲中計直舞蹈之矣如閔之而作

此以告凡爲兄弟者是証也周公所不爲也○以文王言之言己離西岐而囚羑里如脊令之在原蒙難極矣昔紂醢九侯鄂侯爭之良朋也紂乃并脯鄂侯萬一己爲其續雖有良朋如鄂侯者亦付之長嘆而已是則內納槖饘外顧妻孥能急一身之難者又莫如兄弟也

兄弟鬩於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毛鬩很也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烝塡釋文音田古聲音塵塵久也古塡寘塵聲同戎相也朱傳戎助也○案朱以烝作發語聲不如以烝訓眾本爾雅釋詁承上句言良朋雖眾無能相助○案管蔡召外侮以閔牆使周公爲此詩必痛其不念天顯自詒伊戚可也安望其共禦外侮爲不入耳之言也哉○以文王言之己與二虢毫無睚眦就使稍有讒閱而値茲急難北有獫狁南有崇密乘之而起卽有與國爲之排難解紛已爲難得斷無肯備征繕以從戎者斯時同心協力保我宗社他人又莫如兄弟也補左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

廢懿親君子觀譚尙相攻王修直諫不聽琦琮不睦昭烈相依無益每有良朋烝也無戎豈不信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毛兄弟尙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箋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補歐陽氏曰及乎喪亂平而安寧則反視兄弟不如友生此乃責之之辭所謂弔其不咸也案蘇子由之說同朱傳亦然實勝舊說

儐爾籩豆飮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毛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案周語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又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且飫不脫屨而立

燕則解屨而坐自屬二禮朱子以飫爲饜義自明通韓詩作醧家古饗燕食之外尙有飫禮薛君章句曰飲酒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醧能者飲不能者止謂之醧愚謂此卽後人眞率會也立亦是眞率處不待肆筵設席也以非公燕故毛訓私　燕九族會曰和孺屬也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尙毛補言昔日當死喪急難之秋自以爲不復見宗廟再與骨肉相聚矣今也廟貌如故鐘虡無恙序事而儐籩燕毛而飲酒兄弟俱在不少一人其爲和樂也猶然昔日爲孺子時也其眞如此此豈友生之所能夢見者乎則安甯之日亦莫如兄弟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毛翕合也補言喪亂既平妻也而得重見其夫子也而得復見其父所悲者離散所好者聚合如天之福琴瑟再調眞所謂鼓宮宮動鼓商商應者矣然安甯之福獨與妻子樂之昵牀笫而疎骨肉其爲樂也幾何惟兄弟聚會一堂不使婢妾間之宵小離之天親之愛眞而且久以此垂爲家法是則刑于寡妻至于兄弟文王之謂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毛帑子也箋妻帑家中之大小究深圖謀亶信也補朱傳宜朱究窮也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

常棣八章文王燕兄弟也周道親親宗盟爲重友于之風文王最篤二號之外兄弟無多杯酒言歡必有重且長者觀此詩多家常語無分寶玉樹屏藩錫山川土田附庸之詞蓋文王時尙守侯服與有天下者不同故其詞氣止於如此入後語涉妻子尤爲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之證惟文王身分爲恰合耳說者謂篇中多言死喪急難之事爲周公經管蔡之變非也文王西拒昆夷北伐玁狁戎旅之間正死喪之可畏也羑里之囚則脊令之在原也鬩牆爲尋常睚眦之嫌故以外禦其侮望之周桓公之言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卽其旨也若事關宗祏憂及君父豈猶得以是爲言哉今人見有鬩牆字便疑及管蔡誤矣馬融謂弔二叔之不咸二叔者二代之季世也宋林堯叟亦謂以二叔指管蔡者非至此詩爲燕兄弟而作孔氏謂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斯言得之矣

評全詩大旨在凡今之人二句前路死喪急難外侮大小變故皆從艱難中推勘人情見得莫如兄弟後路飲食牀笫尋常日用皆從燕私時描寫世態亦見得莫如兄弟展轉反覆畢莫如兄弟之言究之圖之然乎否乎層層喚醒字字欲泣妙在第五章不如莫如暗相呼應恰作中間轉棙前言喪亂後言安甯言喪亂者三章言安甯者亦三章而以是究是圖結之於安甯之後蓋喪亂時少安甯時多也。凡今之人不獨外人也下朋友妻子皆包在內○國語富辰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謂兄弟雖以讒

言相悶而外侮之人猶遊我於百里也正與第四章
同意○六章孺字妙郎孟子所謂孺慕檀弓所謂孺
子泣也○老子經中有聖人皆孩之句孩字與孺字同
妙子翼○人或交天下士而失歡於兄弟者何也大
卑暗者昵妻帑而疏同氣高明者喜攀援而薄本支
蓋交遊一途有麗澤之可資有功名之可共有聲華
勢利之可稱其益似倍蓰兄弟故周公於死生急難
驗兄弟之可仗而以貝朋較論再三致意最後則云
苟非兄弟既具既翕必不可以宜室家而樂妻帑抑
揚唱嘆有無窮之味○妻子兼兄弟妻子在內人於
兄弟未有不愛者及長而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如室
有穴隙鼠雀風雨侵之矣僕妾之爲鼠雀妻子之爲
風雨甚哉退山○說得委曲深至要哭要笑只是一
个眞○不如字反應前莫如譚友夏○讀末節見五
倫相須之妙鍾伯敬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
舊則民德歸厚矣○陳氏啟源曰天子饗用大牢燕以
羊諸侯燕牲以狗不用羊豕此詩有肥羜天子之燕禮

也公食大夫禮六簋天子八簋此詩有八簋天子之食
禮也諸父諸舅之稱天子所施於同異姓之臣也案此
詩本天子之禮而樂則上下可以通用 朱傳同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 郭氏璞曰嚶嚶兩鳥鳴案毛意以爲
鳥鬪伐木之聲驚懼非以嚶嚶爲驚懼之聲也此訓
意非訓字爾雅釋訓丁丁嚶嚶相切直也亦是訓意幽
深喬高也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 案伐木自是寓
言借以起興耳鄭氏乃以文王爲眞入山伐木則通篇
皆成鈍置此漢儒之笨也毛氏君子雖遷高位二語亦
是詩人意中事不必鑿鑿指出 矧況也(補)詩之託鳥起興者多矣於睢

鳩曰關關於黃鳥曰喈喈鳴雁則雝雝也鳳凰則噦噦
也皆和且平者也獨鴟鴞之嘵嘵有悲音焉鴻雁之嗷
嗷有哀聲焉此鳥之嚶嚶驟而聆之以爲啁啾已耳以
神會之而後知此嚶嚶者卽關關喈喈也雝雝噦噦也
非激而嘵嘵哀而嗷嗷也終和且平其音藹然其韻悠
然矣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毛)許許柿貌 柿音肺作柹誤說文柹削木札樸也案說文引詩作所所云伐木聲朱子引淮南子說

日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此蓋以興國
家非一人可治必得朋友故舊以助之章內諸父諸舅
是或謂此舉木之聲非伐木聲當是鋸大木者邪許之聲正同○許字從言當以聲訓 以筐曰釃
以藪曰湑 孔疏匡竹器藪草也陸德明曰以筐漉酒漉音鹿濾之而去其糟也所云釃也用草者以茅縮酒
藇美貌羜未成羊也 郭氏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爲羜 天子謂同姓
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
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微無也粲鮮明貌圓曰
簋天子八簋 疏周官掌客饗五等諸侯牢皆十二此天子云八簋者待族人設食之禮○劉氏彝
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族人之數也 (箋)陳其黍稷謂爲食禮 何氏曰禮有饗有燕
有食饗用大牢禮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几設而不倚
此用少牢非饗而近於饗食禮無樂有飯有餚雖設酒
而不飲以食爲主此陳饋八簋盛黍則食禮也燕禮
一獻既畢坐而飲酒其爵無算也其樂無算也此詩有

酒湑而無酒酤是爵無筭坎坎鼓而蹲蹲舞是樂無筭則燕禮也諸父肥羜諸舅八簋互言之是兼用燕食而近於饗禮之盛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毛】衍美貌【朱傳】多也 餱食也【嚴緝】餱乾食也公劉乃裹餱糧 湑莤之也【朱傳】湑亦釃也【釋文】莤與左傳縮酒同義又作莤 酤一宿酒也【箋】酤買也 蹲蹲舞貌【箋】兄弟父之黨母之黨失德謂見謗訕也【補】朱傳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徐退山曰聖王之世酒以成禮歲時伏臘民間以酒食相呼召而流風篤厚後世酒禁綦嚴醵具成罪而嚚訟益滋漢宣帝詔曰夫酒食之會所以行禮也今郡國或擅爲苛禁使民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道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薛宣疏亦引此詩云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必由此矣案漢時近古一詔一疏兩引此詩而皆以之通於天人之故治亂之原然則酒食細故所關亦鉅哉

伐木三章○○折中曰燕朋友也天下之道五倫而已下之人非此無以爲學上之人非此無以爲治君臣與父子並重故不以私恩緩公義亦不以公義廢私恩此鹿鳴四牡皇華之義也兄弟與朋友相衡故不可忘天合之恩而等兄弟於朋友又欲其盡人合之義而待朋友如兄弟此常棣伐木之義也風首夫婦正其本也小雅之始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義著焉五倫之道備矣人倫之至可以通神明而光四海所由繼以天保也子思之言道也造端乎夫婦繼之以子臣弟友而遂及於鬼神其詩教也夫

【評】言朋友而先以鳥言鳥而先以伐木言鳥聲而先以出谷遷喬妙有波折○鳥曰友聲奇矣求友聲尤奇求友聲在嚶鳴看出觀物甚微○次章兩甯字兩微字筆意峭折具有聖賢躬自厚學問本即孔子先施之之道以周孔一鼻孔出氣故其用意相同若此○三章無遠二字親洽之極遠不必我疎之也情意稍暎即遠矣○有酒六句一氣滚出但有氣蘊更無形骸有一片神行之妙當與陟彼岨矣章同看于異○湑我酤我鼓我舞我四我字倒裝與蓼莪生我鞠我等九我字順點各見筆妙湑酤鼓舞四字爲韻四我字亦相韻鞠畜育復腹五字爲韻九我字亦相韻不但造句之奇亦見用韻之巧此詩樂之音節也湛軒○凡詩之有益身心學問者最爲有用如此篇甯適不來四句佩服之可以通世用凡事之宜自盡其心者準此司馬溫公謂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此類是也彷山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紬義曰鹿鳴以下五詩皆周公一人所作歌以文王之事以示後世子孫四牡毛傳所言是也既作五詩即作此篇以示爲人臣者亦當歸美君上之義周公

作之大師編之以此爲次 朱傳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
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
不庶
毛固堅也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朱從之 箋單盡也 除開也
疏天若有閉藏蓄積今開出之程子曰除更新也日益之義 庶衆也 箋保安爾女也
歐陽氏修曰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爲言也 補詩管見曰天保當指帝位言
蓋帝位爲天所命故曰天保猶尸爲神之所託曰神保
巫爲神之所託曰靈保也逸周書度邑解云武王克殷
至於周曰我來所定天保又曰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

保依天室天保與天室對言其爲實義可知今以爲天
之安定女恐非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
不足
毛戩福 閩人氏滋曰戩與翦同盡也范氏處義曰詩人以實始翦商之翦爲戩取除舊之義 穀祿
朱傳穀善也罄盡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
莫不增
毛山阜岡陵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
無疆
毛吉善 朱傳吉言諏日擇士之善 蠲絜也 韓詩作吉圭爲饎周官蜡氏注引之高誘注呂覽亦
言蠲讀爲圭孟子圭田趙岐曰圭潔也是圭與蠲同訓 饎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
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疏依四時言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自殷以上
則曰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而以禘爲大祭焉 公事也
箋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音籌大王父名 君先君也先王也 朱傳通謂尸所以象神
疏尸所以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 卜予也 君曰以下嘏詞也少牢皇尸命工祝數語是也 補朱
傳先王大王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
王以後詩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飮食羣黎百姓徧爲

爾德
毛弔至 朱傳弔言祖考來格也 詒遺也質成也 箋成平也案大雅有虞芮質成之語
則周初民事盡平成康之世所以刑措也君則垂拱臣則委蛇飮食宴樂斯其時矣自程子訓質爲實朱傳因
之以爲民皆質實無僞日用飮食而已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民之樸茂君之福也由毛公言之則爲文武好善
之民由程子言之則有唐虞擊壤之風自是更上一層故朱傳用之 百姓百官族姓也 箋
黎衆也 朱傳黎黑也猶秦言黔首也案訓黑者本作黎 爲爾德者言則而象之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
無不爾或承
毛恒弦 箋月上弦而就盈釋文恒本亦作緪 升出也 箋日始出而就明 言俱進也
騫崩也 補朱傳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

函長茂也
天保六章祝君也此後世奉觴上壽之禮所由始也說
者謂小雅之體近於風大雅之體近於頌此詩九如
之祝則小雅亦近乎頌矣然前之五如本之於天後
之四如本之於祖不言符瑞不言神仙不及讖緯不
及藥石而惟繫之於天祖人君敬天法祖之心其有
不悠然生也乎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評○六章四如字與三章五如字相隔相應自成章法
月言其恆不言其盈日言其升不言其中南山
不言其高第言其不騫不崩松柏不言其喬第言其
茂立言之意自深于冀○此豈如後世詞臣矯飾以
誣其君哉曰單厚諷以仁也曰多益諷以損也曰戩
穀諷以盡善也曰羣黎百姓諷以治也終曰爾德歸

美之中有責難之義焉諸解單厚多益俱以福祿言
文義重沓矣○前後九如字筆端鼓舞奇妙退山

采薇遣戍役也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
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鄭氏忠允曰序以此爲遣戍詩豈有方遣時預道歸時
景物且爲昔我往矣之詞乎況一月三捷是紀實語○方
遣時安得有此近人爲子貢傳以爲勞師之詩近是○
又案漢書匈奴傳以采薇爲懿王詩出車爲宣王詩史
記匈奴傳又合出車與六月爲襄王詩或別出三家或
轉寫譌誤均未可知序出朱傳與上序同案逸周書敘
在先紛紛之說可不論也文王立西拒
昆夷北備玁狁此正其事朱子初說亦同後作序辨
說又疑爲某必文王詩自以仍從古序及初說爲安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
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毛薇菜 解見草蟲 作生也 朱初出土也 玁狁北狄也 箋北狄今匈奴 稽程

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
役兩朞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
十一月而歸每年秋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加今之防秋
也 案程子之言似出鹽鐵論王風君子于役則曰不知其期揚之水則曰曷月還歸此無定期者也左傳齊
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則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此以一年爲期者也卽以此詩言之柳往雪來亦恰是一
年之期歲莫歲陽何必定是兩期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
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毛柔始生也 箋柔謂脆脆之時 朱始生而弱也 聘問也 朱無人可使歸問室家安否也
案匈奴謂漢人不耐飢渴此正是大可憂處故曰憂心

烈烈載飢載渴蓋殷周時已然今人見王風有苟無飢
渴句遂滑口讀過失之矣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
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毛少而剛也 王氏質曰薇作春時薇柔夏時薇剛秋時冬不言者來歸也所以下言昔往今來之
期 陽歷陽月也 箋十月坤用事嫌於無陽故稱陽月案箋義本爾雅釋天較毛爲優詩觸目盛
暑非無陰故四月靡草死秀葽生極寒非無陽故十月薈蓼生或曰周正建子子月微陽始胎得復之初故稱
陽月上章歲莫亥月也然文是時以天子命命將帥當用殷正 疚病 來至也 箋來猶反也不反則反
志在死王事矣案讀此可以勳忠義之概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

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爾華盛貌董氏逌曰爾雅注說文皆作薾薾華盛貌常常棣也業業然壯
也捷勝也(箋)君子謂將率(補)宋傳路戎車也孔氏謂南仲爲將帥
文王之命卿也鄭箴育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日大路
案一月三捷似非希冀之詞然亦軍中小勝耳今不可
考鄭氏謂侵也伐也戰也爲三捷似非(集)豈敢定居言駐軍無定所一月
三捷則以戰爲守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
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毛)騤騤強也腓辟也(箋)腓當作芘言此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程子曰腓
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翼翼閑也象弭弓反末也疏弭者弓弰之名以
象骨爲之所以解紒也案紒與結同義弭用象骨非爲解結而設毛隨文及之耳又崔氏曰弭者
弓之別名左傳左執鞭弭以象弭爲弓則稱象弭也今西方有以犀角鹿角爲弓者魚服魚皮也
箋服矢服也以魚皮爲之陸氏疏曰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鞬矢服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
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君子能盡人之
情故人忘其死
采薇六章拒玁狁也逸周書曰文王北備玁狁備之云
者非敢言戰也守而已矣守之如何日戒而已矣狄
自朔方而來直走岐周苟無人以禦之則雍梁不守

雍梁不守則河洛震動此殷人所大懼也夫固守雍
梁當紂之時孰有過於文王者乎皇王大紀謂紂囚
文王羑里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召昌
釋之使作西伯專征伐予嘗謂紂疑文王釋之足矣
何故予以征伐之權紂雖愚不至是殆因玁狁之故
迫之也玁狁者大王時之獯鬻漢之匈奴唐之突厥
宋之契丹也爲邊患久矣大王居邠時謹避之今一
月三捷其出羑里後之第一功乎能戰而後能守而
不戒則不能戰豈不日戒此文王之以謹慎行師也
夫北狄尚武性耐飢渴嘗曰失一狠走千羊故往往

輕視中國此詩於載飢載渴反覆言之以中原之人
不敵狄人者在此此其所以憂心烈烈也其曰靡室
靡家則夷虜未滅何以家爲之志而又曰我行不來
則馬革裹尸封狼居胥之本懷也是詩其皆有之矣
評前三章雖兼私情公義言而重在公義四章五章專言公義六章專言私情教戒以倡其勤僩恤以
致其說使人之道當然 朱公遷○楊柳即采薇之時雨雪即歲莫之候首尾暗相呼應乎翼
出車勞還率也音帥疏文王所遣伐玁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
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陳氏曰南仲之名不見他典惟汲冢紀年有之云帝乙三年王命南仲
距昆夷城朔方正出車所詠也案紀年所稱合諸書大傳帝王世紀語皆合陳氏以紀年稱文王以文丁十二
年立至帝乙三年爲文在位之五年據詩觀之遣師在四年成功在五年反則在六年春耳於四五六章知之

若以塞外[illegible]內[illegible]論則作五年春反亦是[illegible]傳同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
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毛出車就馬於牧地爾雅郊外謂之牧僕夫御夫也箋棘急也
王命召己己即召僕夫使載物而往王事多難其召我
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忠敬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
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毛龜蛇曰旐周禮司常文此元武也後軍所建前軍已至牧後軍猶在郊故見旐旄干旄
朱注旄於旗干之首也旟旐皆有之鳥隼曰旟此朱雀也前軍所建旟旐句合前後軍言旆旆

旒垂貌嚴氏粲曰旆以全帛爲之續旐末爲燕尾者名之爲旆此旆旆乃飛揚之貌生民荏菽旆旆亦揚起之貌
憂心悄悄箋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呂東萊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補古者車戰重在御者故首
二章再言僕夫況瘁者慰勞之詞華元之敗由於羊斟
故僕夫不可輕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
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毛王殷王也案文王嗣西伯當文丁帝乙受辛之世文丁在位三年或云十三年帝乙三十七年或云九年受在位三十三年或云五十二年若以文享國五十年論之則嗣位當在帝乙初年以受之三十七年內有武王十三年至牧野後始入周毛以年遠難知故概云殷王耳南仲文王之屬案玁

狁在商爲獯鬻世爲邊患古公屢徙以避之至是商王
命南仲距之陳氏謂南仲以王臣曾西伯出征如春秋
所書王人會伐之事玩詩云自天子所又云王命南
仲又云天子命我則南仲自是王臣非文王之屬也方
朔方近玁狁之國也水經注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漢元
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即此城也今爲鄂爾多斯地在河套內彭
彭四馬貌朱眾盛貌交龍爲旂朱所謂左青龍也若熊虎曰旗是爲白虎經只有前後左
是三軍也央央鮮明也朔方北方也疏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宅朔方爾雅朔北方
方也皆其廣號案朔方一城必實有其地若以爲北方廣號則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商人已先始皇爲之
豈有是理哉朱子以爲靈夏等州自是據其險要而言
後人又以朱子爲誤以水經注河水所繞朔方故城漢
元朔中所築在河套內者爲爾蓋漢人去古未
遠猶得彷彿其故址漢武能引詩想非空言也赫赫盛
貌襄除也一作攘補○折中曰軍士北行不知所爲將至

朔方而後知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也築城而出車建旂
者營衛於外乃版築於內也朔方既城矣乃言天子命
我止城朔方其宣城朔方之命者正所以秘伐西戎之
謀也朔方城而玁狁之患除者據其要害則形格勢禁
不敢輕動也案城朔方爲本謀此章其正文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
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毛塗凍釋也朱塗凍釋而泥塗也案塗路也北方早寒當是深秋時即下雨雪唐人詩胡天八月
即飛雪是也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奔命救之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請救邢以從簡書疏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補朱

傳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閒簡書二說朱子曰後說爲長此是天子戒命非同惡相卹之謂〔案〕此後三章城方既畢凱撤防軍也玁狁入寇之路築城扼之懼其來爭也枕戈待旦刻刻防禦所謂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者也城已畢矣當居深秋朔方早寒雨雪雜下軍人在外豈不早懷歸計哉自天子所下此簡書天語煌煌誠畏此耳司馬法云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此簡書之文式也簡長一尺二寸字有廿二字及廿五字之異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補〕此紀在塗之時及南仲移軍之事也蟲鳴螽躍深秋

也朔方築城胡天早冷在彼則雨雪紛紛在此則蟲聲喞喞一抵內地風景便殊覺涼風天末君子歸來喜何如也然而赫赫南仲馬首忽西何爲也西戎素與玁狁相結我既撤軍還國彼必怠而不備簡精銳以臨之可以一鼓成禽於是乘此聲威移師薄伐伐西戎正所以平玁狁此兵家之所謂伐交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毛〕卉草也訊辭也朱傳執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鄭〕醜眾也此時伐西戎而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案〕此明年初春也南仲在塗猝然移兵以伐西戎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也西戎畏則玁狁自平故曰玁狁于夷斯時也春和景明花香鳥語赫赫南仲奏凱獻馘可以對揚天子之休命矣

出車六章城朔方也玁狁之禍烈矣自大王以來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皆不得免計惟有與之戰耳第彼徒我車虜勢勁疾非得善御者與之周旋於蟻封水曲之間則不利故僕夫非細故也不第此也狄人以毳幕爲廬舍古稱行國其勢剽而不留難以堵禦惟擇要地以駐之使彼爲客我爲主以逸待勞而勝算

可操矣朔方抵黃河以爲塞而又介戎狄之間城之則西北之路不通制虜之良策也但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紂疑文王久矣可輕舉乎必上策於朝特命南仲帥師以會之曰天子曰王命簡書煌煌與山甫城齊召伯城謝同一例也參劉炫及紬義說朔方既城北可以卻狄西并可以制戎故薄伐西戎詩人連類及之焉而本謀則爲玁狁而設也厥後漢建朔方之郡唐築受降之城猶其遺意然則文王武功固以玁狁爲第一哉

評讀出車詩前三章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如春風之和煦[illegible]此詩以城方爲中權前二章出兵以旗

幟爲映襯後三章凱旋以時物爲點綴以玁狁爲主
人以西戎爲陪客先儒謂此詩本爲征玁狁作伐戎
特是襯言猶采芑本爲征荆蠻作以方叔嘗伐玁狁之
用爲襯言也昔漢武置酒泉郡以絕胡與羌相通之
路意城方亦是如此○憂心悄悄玩悄悄字有老杜
令嚴夜寂寥意特老杜加入中天懸明月五字一番
夜景尤爲悄悄傳神○城朔方是以守爲戰三代防
邊其道不過如此後三章是城方既畢全軍而歸雨
雪載塗是朔方秋景蟲鳴螽躍是中原秋景倉庚鳴
采蘩衆是明年春景薄伐西戎大概是偏師得勝耳
究竟還是玁狁之
故故以作結佮山

杕杜勞還役也出車序箋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朱傳同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興也睆實貌案首二句毛以爲興朱傳以爲賦爲追述未還之時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睆其實則秋冬之交矣於情景尤合箋嗣續也此卽別賦明月白露光陰往來之意十月爲陽案此卽采薇歲亦陽止之陽遑暇也箋古人以十月爲陽月周正建子故又以十月爲歲暮玁狁入犯多在秋高馬肥之時今城朔方而玁狁不敢出故征夫遑止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毛室家踰時則思補朱傳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之時也案出車詩序疏言四年春行五年春反以此詩觀之則五年春尚未反也出車之卉木萋萋自是第三年事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毛檀車役車也疏伐檀曰伐輪伐輻大明曰檀車煌煌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幝幝敝貌說文車敝也韓詩作繟音同痯痯罷貌補朱傳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折中自此至篇末皆父母憂己之事也憂其車之幝幝而將敝矣憂其馬之痯痯而已疲矣車馬如此人何以堪則征夫庶不遠乎望之之詞也尹提軒曰周時邊患北有玁狁西有犬戎南有荆蠻采薇言玁狁出車兼言西戎杕杜之陟彼北山爲玁狁作也六月言玁狁采芑言荆蠻兼言玁狁北山疑爲玁狁作

小明我征徂西疑爲犬戎作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毛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卜之筮之會人占之箋會合也合言於繇○繇者卦兆之詞承上卜筮補王氏炎曰而多爲恤飢渴歟疾病歟死傷歟是何期往而不至也

杕杜四章此勞戍役而非征役也既體恤其勞苦又憂念其室家周人之恩及將士爲已至矣然此一役也不過城朔方而已未嘗有戰陣之事鋒鏑之危也而

多方煦嫗無微不至令人想見周文王之忠厚懷保焉然吾於此知周之終於弱也文伐鉞專征西方之事一以委之浸假晉兵走萬里外往來於冰天雪地之中展轉於白草黃沙之場則憂父母而悲女心者又當何如然三代以上禦戎狄之策如此而止而玁狁昆夷固未嘗受一大創也是以終有驪山之禍後世軍政不肅莫過於趙宋其平日撫之如驕子煦之如婦人而及其用之也乃百敗而一勝金人過河如入無人之境者何也君歌杕杜而臣不歌虞殯彼惟有室家妻子之在念故也君子讀采薇諸作未嘗不嘆周之忠厚而武節不競亦未有不由乎此也

評四章皆不脫征夫皆女心中人三章憂我父母從對面寫照尤高四章徑作反筆卜筮偕止一偕字則女與父母俱在其中仿山

笙詩序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案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此文王之孝也以敬武王帥而行之而況於天下臣民有不相戒以養者乎○漢人周磐誦父母孔邇句慨然而仕見後漢書可爲孝子相戒以養之證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義見前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案岐豐之地宜黍稷周頌有豐年多黍之文王風彼黍離彼稷之苗其時周已東遷故從而彼之想見都西京時芃芃黍苗之盛焉以上三篇毛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此三篇鄉飲酒燕禮用焉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補朱傳此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然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辭明矣黃氏震曰古者亡卽無字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爲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案古本南陔白華華黍在魚麗前毛公升魚麗足鹿鳴之什遂以此三詩附其後而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又附由庚崇丘由儀於南山有臺之後朱子依儀禮考定其次第誠爲至

當不易而有聲無辭之說本諸劉原父至今尙無定論呂東萊曰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鄭夾漈曰若笙詩有聲無辭宜曰笙調不曰笙詩又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將謂管詩亦有聲無辭耶其謂斯干爲新宮者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矣愚謂儀禮瑟歌鹿鳴則鹿鳴瑟詩也瑟歌之後而笙入則笙詩篇第宜次鹿鳴三篇後吾於鹿鳴見君臣之義焉於南陔見父子之恩焉於常棣見兄弟之情焉於伐木見朋友之交焉君臣

父子兄弟朋友之道得斯天保之矣此內治之盛也惜笙詩久亡其辭不可得而讀也後人有補亡者今錄其辭於左

束晳補亡字廣微晉武帝時人六首

南陔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絜爾晨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白華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華黍 黮黮重雲輯輯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靡田不播九穀斯豐○奕奕玄霄濛濛甘霤黍發稠華亦挺其秀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殖芒芒其稼參參其穡稸我王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右三首以晉人手筆補三百篇之闕宜其不逮未知出自西漢人何如於此可以觀世運焉餘三首見下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案詩人於國之強多言馬於物之衆多言魚而此序云萬物盛多則非盡職方之所有備王會之所陳以及九夷八蠻之所貢不足以言美自鹿鳴至此始有萬物盛多能備禮之文自是一統之盛正武王之世之正雅也 **朱傳此燕饗通用之樂歌** 案此等樂章於五禮皆入賓禮類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麗歷也罶曲梁也** 朱以曲薄爲笱而承梁之空也 **寡婦之笱也** 釋器嫠婦之笱謂之罶注孫炎曰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 **鱨揚也** 陸機疏一名黃頰魚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稗雅以其性浮而善飛躍故曰揚也 **鯊鮀也** 郭璞曰今吹沙也陳氏曰鯊魚有二一吹沙小魚也又名鮀一鮫魚背皮粗錯如真珠斑其皮可爲刀劍鞘出東南近海郡亦名沙魚 **大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偃**古作堰通作隱**塞庶人不總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 占然焉通用 (補)正義且多文承有酒之下似言酒多而以爲魚多者以此篇下三章遞覆上三章也下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爲物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毛)**鱧鯛也** 舍人曰名鯇稗雅元鱧也其首戴星夜則北向與蛇通氣諸魚中惟此膽甘可食案此則俗呼七星魚道家忌之詩緝鯶魚一名鯇今鱧亦曰鯇似誤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鰋鮎也** 詩緝鮎無鱗多涎即鰋魚也稗雅鰋魚黃魴魚青鱧魚黑鯽魚白鯉魚赤五色備矣此詩鱨鯊之味不如魴鯉魴鯉之味不如鰋鯉則其序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魚麗六章朱子曰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前樂謂歌鹿鳴之三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其失甚矣又曰魚麗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人意以譽賓如今宴飲致語之類亦有間敘賓客詞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亦此意○愚謂武王藉羣賢之力以有天下散馬牛衅車甲將帥之士使爲諸侯遲軍之後宴勞犒賞事所必有承酒池肉林之後藉鹿臺鉅橋之豐既多且嘉既旨且偕既有且時自是賓事想見當日望散畢榮諸人冠裳咸集雍容一堂笙歌競作舞袖回旋抑亦太平之盛事也觀局處西陲時氣象異矣

評此等詩若侈陳備物幾於屢牘不盡單拈魚言別頌以一物字盡之自是古人質樸處○郝氏云明王盛時品物蕃阜詩人作歌以美豐亨富有之祥若作燕享之詩則全詩侈陳口腹殺饌而已亂儀禮鄉飲工歌以爲據則是雅頌祇爲儀禮外傳而已案此說深得序意然君子有酒自可兼燕饗言大易曰君子以飲食燕樂聖賢亦未嘗屏口腹也然郝論自是不刊 伤山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燕禮歌魚麗笙由庚○案笙詩諸篇皆爲燕禮而設以後移之於鄉飲酒耳 補 朱傳此亦笙詩案毛以此及崇丘由儀俱附南山有臺後今依朱子考定置魚麗後

由庚補亡○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草魚躍順流○四時遞謝八風代扇纖阿案晷星變其躔五緯不逆六氣不易愔愔我王紹文之迹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箋樂與賢者共立於朝相燕樂也案稽古編謂至誠當斷句惟至誠則能致賢之來又能任賢之久詩直言與賢序更推其與賢之心觀此則太平君子當指周公成王言疏說誤朱傳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毛 江漢之間魚所產也朱傳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甚美出於沔南之丙穴案左大沖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錢氏大昕謂賦家借用詩言後人遂援賦以釋詩孔氏疏經不取以相證陳長發曰嘉魚非魚名也猶下章樛木之樛甘瓠之甘云爾以丙穴魚釋詩埤雅之說朱傳因之罩罩篧也朱傳編細竹爲之重言罩罩非一之辭也曾氏釗曰罩說文捕魚器詩云罩罩言以罩罩之 補 爾雅烝衆也言罩魚非一人也案箋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朱云烝然發語辭皆失之此從王肅述毛補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毛 汕汕樔也箋樔者今之撩罟也釋器樔謂之汕字作罩詩詁魚罩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今人謂自上罩下爲罩則罩之自上而下者今提罟也淮南子罩者抑之罾者舉之汕蓋罾之屬也衎樂也唐氏汝諤曰衎即樂之甚也易曰飲食衎衎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毛興也。纍蔓也。箋綏安也。與嘉賓燕飲而安之。燕禮曰
賓以我安 疏燕禮司正洗觶南面奠於中庭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敢不安
補朱傳東萊呂氏曰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
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陸氏佃曰樛木下逮
故甘瓠得以纍之則以貴下賤之況也傳曰苦匏不材於人則明此甘瓠譬其材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毛鵻壹宿之鳥 壹宿者壹意於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案鵻即祝鳩乃孝順之
鳥喻賢者也兩見小雅四牡以喻賢者之在外此以喻賢者之初來鹿鳴之嘉賓取義於鹿嘉魚之嘉賓取義
于鵻王卷阿之吉士則取義于鳳凰每況愈上矣 箋又復也加厚之
南有嘉魚四章序曰樂與賢也陸氏佃曰君子求賢上

羅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愚謂罩者以禮羅之也汕者
以義動之也瓠之纍君之逮下也鵻之來鳥之擇木
也夫君誠好賢則拔茅彙征孰於明廷所謂烝然也
以樂以衎綏之又之聚精會神千載一時吾於周初
見之矣 郝氏曰成王盛時周公下士藹藹多吉人是詩可以觀焉朱子政爲燕饗之樂夫樂雖用
詩而夫子刪詩不以樂知以樂則新宮貍首采齊九夏何弗存之是知詩以明王道稽世變不獨爲樂耳
惟頌爲樂歌附諸風雅之後風雅非盡樂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燕禮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崇丘 補亡○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既洽王猷允泰○漫漫方輿回回洪覆何類
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恢恢大圜茫茫九壤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夭物極則長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箋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
如南山之有基址 朱傳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陳氏曰此詩玩其詞意殊與燕飲不
類朱子釋爲燕饗通用之樂特見儀禮鄉飲及燕皆間
歌此三詩因據以立說耳不知古人用樂與作詩本意
不必相謀此詩本旨爲樂得賢所稱南山北山之所有
既非僎客之壽而頌美君子絕無勸侑之文以爲燕饗
者非○折中曰此賓祝主人之詞○尹提軒曰此詩義
同天保兩稱萬壽自是臣下頌君之詞故魯襄二十年
饗季武子賦此武子去所
曰臣不堪也然亦通用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
無期

毛興也臺夫須也 舊說莎草也可爲蓑笠見都人士徐退山引大夫種謂句踐曰譬如蓑笠
時雨既至而後求之無及矣今君王棲于會稽之上乃求謀臣毋乃後乎是蓄蓑笠以備雨比之蓄賢以爲邦

家基所從來矣 萊草也 陸疏云其葉可食 基本也 箋武王遷九鼎于洛
邑邦家之基定矣復言萬壽無期者武王末受命故又
祝其壽也南山二句舉洛邑所見而言以起興○詩言
南山多指終南山以周在岐豐面對終南也罕有言北
山者此詩既言南山復言北山蓋一統之模史記載武
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此之北山意即所謂嶽鄙
又胡氏通鑑注關中有南山北山自終南大白連延至
商嶺爲南山自甘泉連延至巀嶭九嵕爲北山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
無疆

〔案〕邦家之光如制禮作樂使邦家進於文明也惟周公
足以當之武王得周公邦家於是乎有光矣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
不已
〔案〕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大賚四海民之父母也然散
財發粟一朝而止則德音湮矣故又以不已祝之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
是茂
〔毛〕栲山樗詩緝曰可爲車輞杻檍音億也緝曰可爲弓弩幹栲杻皆見山有樞眉壽
秀眉也〔補〕朱傳遐何通案箋訓遠其解迂〔案〕上章欲其不已然

欲其不已則必祝其眉壽既有眉壽而後不已者可至
於茂也武王得天下年將九十故反覆以壽祝之蓋君
臣同心同德君樂得有是臣臣亦樂得有是君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
爾後
〔毛〕枸枳枸宋玉賦曰枳枸來巢陸璣疏曰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甘美如飴今官園種之枸音舉與
枸杞之枸不同楰鼠梓郭璞曰楸屬亦名苦楸黃黃髮也耇老艾養保安
也〔案〕此章之意則欲其妙選官僚保養後嗣以及於無
窮則邦家之基永保矣
南山有臺五章臣下上壽之詞也武王既定天下燕饗

功臣而羣臣奉觴以上壽也周宅豐鎬終南實王氣
所鍾故詩人多咏南山焉今天下一家肅慎燕亳吾
北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凡荊衡一帶皆吾南山
大行恆嶽所抵皆吾北山也其山之所產皆吾財用
也洛邑處天下之中定鼎於茲於是乎臺萊桑楊杞
李栲杻枸楰諸物凡南北之所有皆在吾掌中矣豈
若向者僻處西陲登高作賦一則曰南山再則曰南
山已哉雖然天下大器也非有以茂其德則基不固
非有以永其命則基不長故詩人以德壽並祝焉其
末章曰保艾爾後則以武王當垂暮之年豫教大子

不能不望諸吾君也君臣之間穆穆棣棣彼後世宴
勳臣於殿上酒酣爭功至於拔劍擊柱而其君一聞
建儲之言遽疑臣子有攀龍之心豈識此意也哉
評通篇德壽相錯似亂似整亦非後人筆端所能退山〇此詩與天保皆下報上之詞然天保九如以
錯綜出之此篇十有十樂只整整相對然天保言爾此詩亦言爾君臣之間交相爾見古人樸質處不獨
此也萬壽語古人亦上下通稱如士冠禮祝詞亦云眉壽萬年古器物銘用蘄萬年用蘄眉壽萬年無疆
之類皆爲自祝之詞不若後人臣下有九千歲之語也倣山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〇燕禮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箋燕禮又升歌鹿鳴下
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由儀〇補亡〇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爲政魚游清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

爾誠主竭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內輯武加外綏○又夏侯湛作補亡其詩曰夕定辰省季侍朝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是補亡者不獨束晳也

案正小雅十六篇鄭譜分鹿鳴至魚麗十篇爲文武之小雅分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爲成王周公之小雅愚謂鹿鳴爲文王初年求賢之作四牡及遣使臣以撫叛國皇華則因羑里時閎散輩奔命之作也常棣伐木爲宴二號及朋友故舊之作天保則諸臣酬答也采薇三篇則城朔方勞遣將士也當分此九篇爲文王之正小雅魚麗美萬物盛多自是有天下氣象嘉魚樂與賢則宴會朝之功臣也南山有臺統南北而言自是定於一之規模此三篇當屬武王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此三篇亦當分屬武王以序語闊大非有天下者不克當也若南陔三篇似文王朝於王季日三及忌日必哀等孝思所感以屬之文王爲宜以下蓼蕭四篇澤及四海諸侯來朝有蒙業而安之象焉從而賞功從而育材皆承平[illegible]事也非武王初得天下日不暇給之所及也其爲周公成王詩無疑矣

蓼蕭澤及四海也 案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侯伯子男之國名以其次而上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則於門外分東西南北而上逸周書周室既甯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又史稱成王二十五年大會諸侯於東都史臣爲作王會之篇疏謂此詩當是攝政六年時事歟不可知要之皆成王時事也 朱傳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 案此可補古序所未及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 疏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蕭蕭合馨香嚴緝曰蒿之香者也 湑湑然蕭上露貌寫輸寫其心也 箋君子天子也 朱指諸侯言 補朱傳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 王引之曰爾雅豫安也則譽處安處也此譽處承燕笑言之宴宴者華之譽處承我心寫兮言之車牽曰式燕且喜又曰式燕且譽六月曰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姞燕譽皆安樂之意也箋以爲名譽之譽非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毛瀼瀼露蕃貌龍寵也 昭十二年傳宋華定來聘公賦蓼蕭弗知叔孫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是龍與寵古通非假借也 爽差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毛泥泥霑濡也豈樂弟易也 補朱傳宜兄宜弟云者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羣公子秦

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案朱以君子指諸侯則訓兄弟語極有關係若以君子指天子則入來朝者口氣大概言兄弟之國之來朝者天子無不宜之也似入諸侯口氣更爲大方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毛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 疏鞗皮爲之故云鞗革何氏楷曰從絲曰轡從革曰鞗鞗即轡之別名革乃轡之垂者 沖沖垂飾貌在軾曰和在鑣曰鸞 箋此說天子之車飾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於門是以云然按駟驖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此乘車也鸞宜在鑣而不在衡陳氏謂和鸞所在經無明文在衡在鑣俱通陸氏佃曰鑣青鳳爲鸞鸞雖曰和後世作鸞和以象之孔氏則云與鸞相應和故謂之和載見曰和鈴央央是也 案朱子以爲諸侯之車飾然鞗革和鸞

皆有之無甚分別從古義爲俊補同聚也一曰與也
篆蕭四章諸侯朝天子也而序曰澤及四海何也古者
以邊陽爲海屈完對齊侯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
南海是其證也此三代以上語也是時成王在位周
公輔之既誅武庚復踐淮奄中原之地已擴清矣其
時表東海者太公也處北海者箕子也分封南海者
寵子也西陲則王畿處之四海之地以東西都爲王
會爲遠方諸侯瞻仰宸極如在天上覩其君幾如雷
霆之可畏鬼神之不測矣而乃既見之後燕語可懷
寵光事宣集萬方之玉帛昭一統之山河兩露之恩

緩及四海周家之盛極於此矣
評 詩中神情全在各章既見君子四字一種款洽俱
從既見後想出我心寫兮一寫字極狀傾倒之誠
誦下二句恍然見太平天子和藹氣象如遊春日中
天景晴明萬物發生是以字有字亦有意使天顏不
憚安得從容自在而恭然安處也乎次章龍光二字
離合言之奇甚三章孔燕豈弟猶言大哉燕飲之時
如此乎其豈弟也天子所難得者長生耳五福莫先
於壽故曰壽豈末章曰萬福則不止於壽而壽亦在
其中矣
子翼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朱傳同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毛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爾雅作懕懕說
文引此詩作懕懕均訓安陳氏曰字當以懕懕爲正其
義則訓安爲是朱傳曰安也又曰久也足也久之訓出
蘇氏至厭足當作猒說文猒飽也厭本訓笮也
詩厭字爲懕之借又韓詩作愔愔薛云和悅貌夜飲私
燕也孔疏曰卽楚茨之備言燕私也朱傳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補不醉無歸
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大射
儀同黃氏佐所云酌酒始於旅酬爵行終於無算者也初學
記引韓詩外傳云不脫履而卽席謂之禮跣而上坐謂
之燕能飲者飲不能飲者止謂之醧閉門不出客謂之
湎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 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陳氏曰宗室者宗廟之寢室耳朱以爲路寢之屬是王之
燕寢與小寢非廟中室矣箋考成也劉氏瑾曰在宗室成此燕禮也案箋以豐草喻
同姓猶云豐水有芑也古者饗在廟宴在寢寢者廟後

之寢室故曰在宗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異姓則止之
此章蓋宴同姓諸侯之事周道親親左傳曰周之宗盟
異姓爲後是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案 不醉無歸易於伐德而彼君子者莫不令德則明允
之君子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案 杞棘桐椅錯雜言之以喻眾諸侯也箋以杞棘異類喻異姓桐椅同
類異名喻二王之後失之牽強不醉無歸易於失儀而彼君子者莫不
令儀則樂易之君子也樂易者不矜持者也

湛露四章天子燕同異姓諸侯也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燕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是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於斯時也晝則開九天之閶闔夜則燃萬燭之輝煌笙歌連宵絃管永夕此周家大一統之盛也

評此篇重夜飲以露字點綴露以夜降者也朱公遷曰前二章見親愛之至情後二章有戒飭之微意予謂後二章卽從前二章生出有前二章之厭厭始見後二章之令德令儀前二見君有餘愛後二見臣有餘敬章法本極分明傚山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紬義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其時周室方盛諸侯無敵

纂疏亦無四夷入邊之事惟伯禽初封淮夷徐戎並興公作費誓親征平之最爲周初有功諸侯此彤弓之錫其卽伯禽乎周初有唐弓大弓以授勞臣周人尚赤故賚之使彤又明堂位有越棘大弓之文則自封父繁弱爲分器外更有大弓可知不言錫魯侯者樂章爲周公所製嫌於自言且以爲通用故也○案伯禽平淮徐據曾子問在周公旣沒成王在位十四年事亦周初也鄭以入成王世自確 朱傳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 案陳氏謂經言饗而傳言燕誤案此於五禮宜入軍禮類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旣設一朝饗之

毛 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 說文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詩緝曰賜弓不張 貺賜也 箋 大飲賓曰饗 饗者烹大牢以飲賓徵牲俎豆盛於食燕言一朝者以燕常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補 折中 鐘鼓大樂也用大樂者饗於廟也受弓人獻而受之也 案鄭氏謂臣受而藏之於家王半山始以爲王受弓獻而藏以待賜觀文侯之命及左傳二說皆是與甯武子以覺報宴一段議論自屬正解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旣設一朝右之

毛 載識以歸也 朱載抗之也劉氏瑾曰載彤弓於弓檠抗弓體使正言其藏之密也 喜樂也右勸也 補 朱傳尊也 古人以右爲尊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旣設一朝醻之

毛 櫜韜也 釋文又作弢弓衣也 好說也醻報也 箋 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

彤弓三章賞軍功也周之邊患以北狄西戎爲最淮徐與荆蠻次之周公告成王曰克詰戎兵畢公告康王曰張皇六師知周之留意軍政也李安溪曰天保以上親王朝也以采薇三篇繼之蓼蕭湛露親諸侯也以彤弓一篇繼之文武之道如循環 然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當東征之後淮夷徐戎並 與伯禽帥師以平之軍功著矣故三叔分器獨魯有 大弓蓋天子所賜也呂東萊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 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後世視府藏爲己私分至

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賚無章有旋予之而旋奪之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有印刓敝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夫賞功之法必重必誠必速而是詩皆具焉厥後彤弓之錫晉文侯受之文公再受之城濮之伐僕矣魯則惟闕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而所藏不謹有盜竊大弓之事以履世之寶付諸盜賊之手嗚呼惜哉

評藏之貺之饗之三項雖平列卻重在一朝自鹿鳴至此至賓酒禮無一不備惟此篇現出鐘鼓見得煌煌巨典非尋常可比古人文字正大明白後來惟范希文嚴先生祠堂記頗得之仿山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案王制有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之等其書出秦漢間未必盡合周制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曰鄉學師氏保氏以三德六藝教國子曰國學當武王之世已建辟雍成王六年周公制禮作樂乃立司徒其時掌教之官必有負道德經綸之譽於天下者故士皆既見而喜所謂君子即是人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興也菁菁盛貌案菁菁即秀俊之喻莪蘿蒿也以喻眾士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

補君子在鄉指鄉老鄉大夫在國指大司成大小樂正言陳氏說案樂即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有儀即保氏所教之六儀如漢初申公伏生輩衣冠傳先王語令人穆然起忠敬是也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中陵陵中也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詩緝貝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稱貝補朱傳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楊木爲舟載沈亦沈載浮亦浮補朱傳載沈載浮猶

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案詩人多以舟喻心如鄘風汎彼柏舟亦汎其流下云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小弁譬彼舟流不知所屆下云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是也諸家多異解當以朱傳爲正○又案前三章中阿中沚中陵爲在學之喻此章似在辨論官材之時以楊舟自喻不知其爲沈爲浮既見君子必能論定之也浮沈即升降之喻也

菁菁者莪四章喜見育材之君子也凡君子負道德經濟之望於天下者天下之人輒仰望其丰采喜得而見之昔黃山谷見周茂叔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蘇子由曰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然則賢人君子之在天

下未見而人慕之既見而人樂之今古有同情矣成周新造辟雍宏開必有黼黻承平經緯皇猷之偉人以領袖之而後磊落英多之士望而步趨焉其末章曰載沈載浮猶有與時俯仰隨波上下之意及其既見也曰我心則休是能覩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親哲士之楷模奉一語以終身者也育我膠庠幹國棟家猗歟盛矣

毛詩補正卷之十六

六月宣王北伐也漢書宣王興師命將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朱傳爲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卽位命尹吉甫伐之詩人作歌以敘其事案通鑑元年命秦仲伐西戎尹吉甫伐玁狁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毛棲棲簡閱貌朱傳皇皇貌 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箋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朱傳建未之月從夏正 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疏春官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屛車輕車注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補闕之車也屛車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周禮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韎韋赤色一韋熟皮卽左傳之均服軍中上下同服故謂之均一說倉卒出師軍服未備故用常服常服元端服也我是用急此敘吉甫意也于曰也陳氏曰于字有三訓詩具有之於也往也曰也於曰二義皆見爾雅釋詁其曰義郭注引此詩證之於本古文烏字隸變作於於嘆詞元象烏鳥之鳴是于爲正字於假借字也補朱子曰司馬法穰苴爲齊大司馬時著苴田完裔冬夏不興師今六月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毛物毛物也朱傳比物齊其力也夏官校人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

頒之出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强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
用師案閑習也步伐不愆乃以合則于三十里者師行日三十里朱傳古者
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一舍也以佐天子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
補朱傳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
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既
成我服案上言常服此言既成我服是成韋弁服也即日引道不疾不徐盡
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
王命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左傳僖二十三年秦
伯享晉公子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然則此詩之旨於此章末二句括之矣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

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修長廣大也顒大貌說文云頭大也奏爲也朱膚大公功也
也嚴威嚴也翼敬也箋服事也補朱傳共與供同言將
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織文鳥章白旆
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毛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爾雅周有焦穫爲十藪之一郭璞以爲瓠中今西安府涇
陽縣去長安七十里○史記匈奴傳犬戎弑幽王遂奪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案毛以焦穫爲邊地據爾
雅及此則毛誤箋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前漢書劉向疏
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孟云師古注非豐鎬之鎬然本未詳

其所在○朱傳方疑卽朔方案方爲玁狁出入要道文王之世南仲冒築城於茲鎬與方相距亦必不遠鎬方
既皆邊陲則焦穫亦非近地故昔人以爲爾雅之焦穫名偶同耳愚謂周世戎狄雜處中國密邇畿甸如千畝
之戰竟在近郊五十里內驪山之禍在西安之臨潼其明證也茲之侵鎬或卽鎬京下云及方至涇陽則其游
騎旁蹢所及方蓋鄜坊等處朱子謂逼近京邑是也鳥章錯革鳥爲章也釋天錯革鳥爲
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于縿也詩緝曰所謂前朱雀也白旆繼旐者也央
央鮮明貌曹氏粹中曰白帛也白旆以絳帛爲旆以帛續旐末爲燕尾戰則旆之旐畫龜蛇後元武
也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
曰元戎先良也補薛君章句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
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
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案薛解啓行頗異而其爲

選鋒則一也朱傳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織幟字同
幟文有龍章日月章之類此言鳥章特舉其一耳箋北狄性逐水草焦穫本澤
藪水草豐茂乘厲王之衰故闌入屯駐於此卽爾雅之
瓠中鎬蓋鎬京非朔方外又有一鎬方則鎬之旁邑或
謂卽方叔采地非往城于方之方也由方而至涇陽涇
水經流千五六百里凡涇水之北皆狄騎所蹂躪不能
指一處爲言也後人誤援劉向千里之鎬語遂疑此鎬
非豐鎬之鎬以方爲朔方之方而以焦穫爲邊地偶同
爾雅之名良由不知周時戎狄雜居內地而三代上無
出塞之事故紛紛異說也今觀千畝驪山諸役以及左

氏傳所載知周之畿內戎狄蓋雖錯焉甚至滅邢圍衛蹂躪及於大河南北設無晉晉秦三國迭出攘之則五胡亂華不在晉而在周矣予嘗著論譏武周不知徙戎其亡也同於西晉論世之君子或不以爲謬云案王肅亦以鎬即鎬京自劉向之說出後人遂無敢以鎬爲鎬京者其誤也久矣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毛)輊摯箋戎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補)朱傳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大原府陽曲縣至于大原不窮追

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案朱子以此爲晉之大原即山西大原府昭元年晉荀吳敗狄於大鹵即大原晉陽縣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自是碻據後人以大原在周之東遂疑其非於是有謂爲唐之原州者有謂爲秦所置之九原縣漢武更名爲五原者又有謂雍州之地多以原得名如溥原鮮原隰原周原之類皆雍地也若以今大原釋之本隸山西玁狁從西北來安得反東行逐之不知非也焦穫本狄藪大原亦爲狄窟吉甫從焦穫逐至大原蓋狄從朔方來向大原去也○大原至春秋時猶爲狄窟宣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於眾狄晉侯與之會於欑函旋滅潞滅赤狄又略狄土亦可見晉地之多狄也○又案宣王曾料民於大原是畿內原有大原之證然狄人猶在畿內伐之安得爲功非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毛)祉福也箋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御進也言進諸友與飲

也案朱傳言飲酒進饌於朋友正是私燕言諸友則非一人言炰鼈膾鯉則非用狗蓋王朝燕禮牲用狗也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案宣王與孝友之臣處內其他或征伐四出故吉甫私燕所御之友惟張仲常在也○爾雅李巡注張姓仲字路史帝鴻氏尖姬生揮造弧矢受封於張爲張氏

(補)案吉甫燕喜公燕也受祉既多賞功畢也來歸自鎬歸其私邑也春秋王子朝入於尹尹在東都去鎬千里也我行永久與家人言離別也飲御諸友炰鼈膾鯉與朋友敘契闊私燕也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方叔召虎諸友外又有張仲在賢人多也言孝友者不誇武功也

六月六章紀北伐之功也首二章出師中三章行師末

章班師也每章盛稱車馬西北平原曠野利車戰也以詩所敘觀之則鳥章前軍白旆後軍也元戎十乘前軍選鋒也啓行在先兵貴神速也其始所稱有嚴者中軍之嚴陣有翼者左右之兩翼也其次所謂戎車既安者整暇之至既佶且閑者節制之師也彼玁狁者盤踞焦穫乘虛空以擣鎬侵方及涇陽者徇郡邑而旁掠也而吉甫之薄伐時則六月意雖急而不張皇甹則三十敵雖熾而愈持重通觀始終似未嘗有一戰之勞而自成其逐北之勢蓋堂堂之陣誠有不戰而屈人者其至于大原者窮寇不追其來歸自

鎬者或以省親故紀及張仲孝友也夫吉甫之作誦也以文而其克敵也則武文武之吉甫中興全材也春秋時晉謀元帥猶曰說禮樂而敦詩書倘有其遺風降至戰國吳起孫臏之徒出始以深入多殺爲功讀詩者可以觀世變焉嗟乎宣王是舉雖未能犂庭掃穴而乘民變之後先定畿疆逐强寇不可謂非中興第一功也

評此詩六章止匪茹四語定犯順之罪兩言薄伐著問罪之功此外車堅馬良見器械之備訓練之勤而主腦在有嚴有翼四字具見大將身分不是距躍曲踊一流人物其成功處只是至于大原一句便止覩後世露布語兒殘則逹地貫天侈戰功則風壓水亦者何若也○通篇命將出師句句是堂堂正正氣

象前吉甫後張仲國是賓主相形法亦見內有賢臣而大將成功於外意退山○考工記衆言不盡者只如輕如軒四字已盡○六月句與我是用急相呼應兩出征與後來歸相呼應末以張仲爲映帶所謂餘波綺麗也子翼○此與小戎皆從車馬上極力形容彼彩而此活彼偏而此正有起有結中間敘次亦復如畫雖在棲棲中仍饒整暇氣象輕裘緩帶從武功中繪出吉甫一文字又恐人不悟更尋出一張仲之孝友以映之不然戰伐與孝友了不相涉而結末故意以此句點綴正爲文字出色寫照也仿曲

采芑宣王南征也 通鑑宣王二年命方叔南征荆蠻夷王之世王室微諸侯相伐楚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西伐庸東侵揚粵至於鄂熊渠日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諸子爲王分處江上厲王時畏伐去王號至是背叛如故乃征之於是有采芑之詩 朱傳同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毛興也芑菜也朱即今苦蕒菜人馬皆可食陸疏謂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芑三物而同名此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粱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方叔卿士受命而爲將也涖臨干扞試用也奭赤貌鉤膺樊纓也案路車金路車也金路赤飾以方文竹簟爲蔽上載魚皮之矢服也五路中惟金路有鉤以金爲之馬頷之飾也馬頷有鉤而馬膺又有樊纓樊與鞶同以五采罽爲之皆馬飾也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用也薛綜註文選以鉤膺猶云當胸失之鞗乃革轡轡首謂之革 補 朱傳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眾蓋兵車一乘并重車凡百人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 箋 三十萬眾箋疏謂鄉遂羨卒盡起王氏安石

謂徵諸侯之師合之朱子說皆不盡然惟詩古微得之曰司馬法兵車有二數七十五人與三十人不同蓋七十五人者邱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其調發一乘三十人除五人將重車外戰止用二十五人則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正符六軍之制故魯頌公車千乘則公徒三萬言三萬者合重車五人言之也春秋時晉楚用兵無過八百乘者宣王時蠻荆不强於春秋之楚何至用車三千乘則後人謂大閱簡車徒之事得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

有瑲葱珩

毛 鄉所也箋中鄉美地名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疏說文云軝長轂也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爲長轂也紬義曰說文云長轂之軝也廣雅云軝轂豕玉篇云轂飾疏引說文刪去之軝二字是無篆飾之轂未合宜云長轂之篆朱其皮以約之錯衡文衡也錯棻者雜也物相雜謂之文瑲瑲聲也朱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荀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以養耳貴其聲也朱芾黃朱芾也芾以蔽膝疏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言朱芾據天子之服言之於諸侯則謂之赤芾耳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疏三命以上至九命皆葱珩言周室之强車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案此乃毛公不足於周之詞也疏引老子語申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以爲名生於不足是也夫

荆蠻小醜耳宣王以六師臨之而將是軍者乃有命服而無軍服有路車而無戎車朱芾葱珩炫熿於道元臣專閫顧如是乎詩蓋隱譏之曹氏粹中曰方叔一儒將也其車馬衣服一變軍中之習氣吳起將兵不帶劍諸葛綸巾羽扇羊祜輕裘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而自能制勝方叔有馬此亦一說也然毛意自是劣之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毛 戾至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詩解曰鉦鼓各有人言鉦人伐鼓互文也然考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鞠原無鉦名蓋鐲鐃皆名鉦而節止則俱用之於鼓告也箋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將戰陳師旅而誓告之而云陳師鞠旅亦互文也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補朱傳隼鷂屬急疾之鳥也鴥疾飛貌爾雅鷹隼醜其飛也翬注鼓翅翬翬然疾即所云鴥也箋隼之疾飛可以至天然能集於其所止喻士之勁勇可以攻敵深入然能聽令乃行也淵淵鼓聲平和也戰時進士眾也大司馬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振止旅眾也戰罷而止其眾以入也闐闐亦鼓聲或曰盛貌董氏逌曰眾行聲也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

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毛 蠢動也爾雅蠢不遜也蠻荆荆州之蠻也元大也五官之長

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箋猶謀也嘽嘽眾也焞焞盛也補朱傳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畏服也

采芑四章宣王爭蠻也周之所患近在玁狁遠在荆蠻不伐玁狁則無以靖畿甸不征蠻荆則無以威遠方先北後南此用兵之序也第北伐則元戎先以十乘南征則兵車至於三千何也六月之役乘流猋之役狄人盤踞近畿故簡精銳以襲之若大閱車徒而後動則敵得備之矣采芑之役在北伐之後遠方隔絕聲敎大張撻伐以震之若僮用偏裨以帥師則敵且

輕之矣方叔老於行閭至是親統六師以身率先其
乘路車服命服也蓋將使南服之人復見周官威儀
非以炫其爵位也卒也執訊獲醜全軍而歸可謂老
成持重矣然國力亦於是乎殫矣竊謂宣王摧岐周
八百里之地故一與大眾遂使陸讋而水慄厥後東
遷洛邑其地不敵西周之大其人不敵岐雍之勁遂
坐視熊通僭號不能復大舉以威之而周室自此弱
矣

評首二章美軍容次章之旂左軍也交龍爲旂舉左以該右旐畫龜蛇後軍也舉後以該前其服命服之方叔則中軍也五軍並行而雍容暇豫不似六月氣象張皇三章紀律之嚴四章成功之速六月主嚴

在有嚴有翼四字此章主腦在克壯其猶四字贊吉甫曰文武贊方叔曰顯允而吉甫則帶一張仲作餘波方叔則就一玁狁作映襯前半華貴後半雄渾亦鉅製也仿山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朱傳同 通鑑八年巡狩東都作車攻吉日之詩案此詩於五禮內兼軍賓嘉田獵軍禮也會同賓禮也巡狩嘉禮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㊂毛 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 朱傳首言將往東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㊂毛 甫大也 發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案爾雅十藪周有焦穫鄭有圃田甫圃古通韓詩作圃草後人以毛祇訓甫爲大箋始指爲圃田爲疑不知毛釋其義鄭指其地曾氏釗謂二說正自相備惟孔疏謂當時未有鄭國故宣王得以往田紬義引河陽晉地天王可狩孟諸宋地楚子亦田足正其誤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補 田車鍾伯敬曰卽周禮巾車之木路也 案宣王之初無鄭其後封弟友於鄭亦不在東都而爾雅云鄭有圃田非周公所作可知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㊂毛 之子有司也 朱 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猶今言執事也 夏獵曰苗 黃氏曰中夏苗田中冬狩田司馬法也此詩既言狩又言苗者四時之獵通稱狩惟苗則適當夏田耳不然豈宣王田於東都時歷春夏乎哉 囂囂聲也惟數車徒者爲有聲也 何氏楷曰不言車者舉徒以該車七章徒御不驚則兼二者舉之。范氏逸齋曰易野以車車爲主故用以選車田車既好是也險野以人爲主故用以選徒搏獸于敖是也 敖地名 箋鄭地近滎陽呂東萊曰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也案敖山在洛陽之東秦漢因山立倉是名敖倉圃田又在敖山之東 補 建旐設旄卽周禮田之日司馬建旗之類也 疏立旐於車而設旄牛尾於旐之首如今之幢是也

考異 文選東京賦作薄狩於敖酈氏水經注引詩亦然古狩獸通薄搏耳段玉裁云薄狩後漢書安帝紀注及初學記所引可證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會同有繹

【毛】駕彼二句言諸侯來會也朱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諸侯赤芾金舃舃達屨也疏金舃者卽禮之赤舃也加金爲飾故謂之金舃金舃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案達猶達尊達孝之達下舃字上疑脫金字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疏大宗伯文注時見者無常期殷衆也繹陳也朱繹陳列聯屬之貌【補】次章言選車三章言選徒此章言東都會同之事下章則因會同而田獵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毛】決鉤弦也朱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遂也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紿故亦名遂佽利也疏以手指相次比然後射利柴積也說文作㧘謂積禽也【箋】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疏】射夫卽諸侯也大夫

亦在中夫男子之總名【補】新解何氏云夏苗是夜獵以習夜戰夜戰必用燎柴以舉燎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毛】不猗言御者之良也朱猗偏倚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習於射御法也箋破如椎破物【補】朱傳五章既會同而田獵六章因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毛】蕭蕭悠悠言不讙譁也徒輦也朱步卒也卽上選徒之徒御御馬者不驚驚也朱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案不驚當如字不驚則讙譁矣安得蕭蕭悠悠乎毛孫悏不盈盈也案不盈不求盈也教人君止禄下文禽雖多不得過三十所以不盈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膘脅後髀前肉腢肩前兩髃骨疏云自膘達腢貫心死疾肉最絜美以爲乾豆射右耳本次之以爲賓客疏云以其達心死稍遲肉微惡射左髀達於右䯒五經文字作䯒釋文云一作髀又或作膘校勘記云髀䯒二字皆文所不載作膘爲長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故以充君之庖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上殺中殺下殺爲三等每等得十不多取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補】張子曰餼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何氏楷曰不盈兼二義取之節頒之均則君庖不得盈滿矣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毛】有善聞而無喧譁之聲○朱師行而不聞聲言至肅也【箋】哀二十七年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箋】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大平也【補】朱傳七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此章總敘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案】東都會同宣中興之業成矣而晚節不終雖成未大故郝氏謂語微帶諷信然

車攻八章序曰宣王復古也○○折中周都於雍與山東諸侯隔遠巡狩之典難以常行而諸侯來朝道里不均周公相成王以洛邑地中故營爲東都使天子時往焉而諸侯就朝之則巡狩不煩供億逃職無庸遠行甚盛典也夷厲以來久廢不行宣王中興能復舊

制故詩人美馬然成王至洛肇稱殷禮而已宣乃兼田獵何也此則時爲之也自夷王下堂諸侯張矣繼以厲王之亂玁狁內侵蠻荊外叛諸侯之心向背不一故因東都會同諸侯咸集而選車徒以行狩使知天子神武克詰戎兵則順者益致其恭逆者潛消其志觀兵乃所以止兵也此蓋吉甫方叔之流克壯其猶而宣王用之故不動聲色而國勢以振可以想見中興之規模矣

評通篇以會諸侯於東都爲大主腦蓋南征北伐而後澄清中原在此一舉首章特揭徂東是大題目也二章言行狩三章言選徒皆未會以前事五六章田獵射御是既會以後事七章蕭蕭悠悠是田獵終事末以大成總結特地以第四章作中權後人九天閶闔萬國衣冠不知若何妝點此祇以十六字盡之而十六字中又祇有赤芾金舄四字頗着色澤會同有繹四字則主句也於此見古人文字終以簡質勝不在揚厲鋪張也佑山

昔人謂杜工部就蕭蕭馬鳴句倒轉加一風字便颯然有邊塞氣自是化工之筆此章後二句後人猶能措手王前八字妝點太平景色如畫使六朝人學之終露出雕繪本色無此大雅自然也至有聞無聲四字可以意會難以言傳爲後人百思不到康成引陳成子救鄭去穀七里穀人不知爲證極得之宋之曹瑋頗有此致非深於兵法者未易作此語作者殆郎吉甫方叔之流與參予翼

蕭蕭馬鳴與次章田車四牡應悠悠旆旌與三章建旐設旄應四牡既齊力四黃又齊色徒御總上車徒大庖總上狩苗于征總上兩駕言而有聞無聲仍選清天子穆穆氣象正雅中每篇內說天子爲君子頗多重贊以谷陪了以一君子結之而加一允字彌覺鄭重合參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案車攻東都詩吉日則在西都詩通鑑均屬之八年未可定也 朱傳同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毛維戊順類乘牡也箋戊剛日也故乘牡爲順類也○黃氏一正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如郊社宗廟冠昏外事如巡狩朝聘盟會治兵凡出郊皆是 伯馬祖也朱謂天駟房星之神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房爲蒼龍之宿故云天馬○嚴氏粲曰伯是馬祖之神祭之而日既伯猶祭方社而日以社以方也 將用馬力必先禱其祖箋醜衆也大阜則衆獸所聚也補朱傳言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劉氏彝曰田之前二日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毛外事以剛日朱庚午亦剛日也疏於辰午爲馬差擇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麌說文作噳云麇鹿羣口相聚也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箋同猶聚也補漆沮二水名李迂仲曰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即此是也故疏以爲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古公之自土沮漆異與職方之其浸渭洛合而雍州之洛又非河南之洛也 漆沮之從倒語也言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此古禮也陳氏曰騶虞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翼驅也駟鐵詩云奉時

長牡周禮大司馬職云設驅逆之車皆是禮也此禮廢而後世人主盤于游畋始有歷邛墳涉蓬蒿口敝於叱咤手倦於鞭策者矣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毛祁大也箋祁當作麎麎麋牝也案鄭好改字此不可從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也箋率循也順其左右之宜悉驅以待王之射也○案朱子以爲率其左右同事之人各共其事義並通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

酌醴

毛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饗醴天子之飲酒也補朱傳御進也言射而獲禽以爲俎實進於賓客箋謂諸侯而酌醴也醴味厚和如今甜酒蘇子由曰燕而酌也醴所以厚賓也左傳王饗醴命之宥禮記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是祭亦有醴酒也

吉日四章宣王講武於西都也周自夷王以後弱矣宣王南征北伐狩於東都獵於畿內非好田也以講武也周公曰詰爾戎兵召公曰張皇六師宣王有焉平桓而降此禮不行孱子弱孫欲拱手以致太平難矣

評車攻吉日雖皆田獵之詩車攻會諸侯於東都其禮大吉日專田獵不出西都畿內其事視車攻差

小故二詩之詞其氣象大小詳略亦自不同蔣悌生詩敘日辰自此詩始因後十月之交并敘月日杜工部得之將年月日一並記出如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是也此之戊與庚午十月之辛卯猶見古人以干支紀日與春秋一樣不識後人何時變而爲干支紀年數目紀日其在秦漢間乎俟山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王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朱傳同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毛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鴻鴈知辟陰陽寒暑之子侯伯卿士也案朱傳以之子指流民其實勞來還定安集必賴王官如宋時富弼安集青州流民至五十萬明之原傑安集荊襄流民至九十萬其劬勞可知宣王時如樊侯申伯之類皆以侯

伯入爲卿士使節外出故言于征李黼平紬義言之詳矣劬勞病苦也案綏緝流民事極繁難詩以劬勞二字目之非身親其事者不能爲此語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案此於流民中又分出二等其貧窮者爲矜人其偏喪者爲鰥寡并該孤獨在內玩爰及哀此四字可見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毛中澤澤中也興流民還定之象也一丈爲版五版爲堵疏五版爲堵謂累五版也版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墻長丈高一丈究窮也案集于中澤流民雖遷仍無安宅王室雖富安能爲百姓遍築廬舍此必當時有遺風災洪水地震之憂者爲築城以處之如齊桓遷邢衛之類則垣乃城垣也又考明原傑之撫治荊

襄流民也周洪謨言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松滋縣今荆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至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西今當増置郡縣聽附籍爲民遂置鄖陽府得戸口數十萬此之子于垣作堵意亦如是經營措置誠非易事所謂劬勞也然當事者雖則劬勞論其究竟民有安宅則國亦有寧宇厥功大矣非方召諸公安得有此此其所以爲中興名臣乎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毛未得所安集則嗷嗷然此追述也宣示也箋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案驕即善勞意宣驕則伐善施勞也補朱子曰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以爲驕也

鴻鴈三章撫流民也天下之患莫大於流民厲王之世民變見矣然變也而非流也至於流則輕去其鄉土不顧其室家有桀黠者乘之而起而天下之患生矣宣王能分遣使臣以安集之其始則開倉廩以賑之共繼則營城邑以居之而爲之使臣者亦復不敢稍玩安逸而于野于垣身親劬勞焉蓋非一手一足之

烈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西岐東洛河山如故人民依然故吾謂宣王中興之功當以此爲鉅而諸臣劬勞之功尤不可泯云

評起二句有飛鴻滿野之象第三句緊接之于之子本廟堂上人此番乃劬勞于野于野未已第二章乃復于垣蓋首章勞來故于野次章于垣乃還定也三章則勞來還定之功已畢此中不知費幾許心力然惟通達治體之人始曉得他一番蓋勞其餘不曉事人以爲侈言勞績而已通篇淺深次第分明首尾完善三箇劬勞是主腦具見中興名臣作用不是僅繪鄭俠流民圖也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案此詩鄭以爲王不正雞人之官而親問夜之早晚故作此箴之朱以爲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王季山以爲箴廷執事相與問答之詞許白雲以爲左右之臣設言以述王之意○案通鑑二十有二年王后姜氏諫王宣王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王感悟遂勤政事於是有庭燎之詩愚謂此詩與齊風雞鳴一例殆即姜后作也雞鳴設爲問答之詞與此同一機軸周家代有賢妃姜后事又見列女傳此詩之義後人多失其說今補正之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毛央旦也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顏師古曰央中也渠與遽同猶言夜未遽央耳說文久也巳也王逸注楚詞云央盡也廣雅亦云央盡也從盡義爲長蔵謂夜屈之限是也屈亦盡也或疑蒹葭宛在水中央月令中央土央有中義愚謂一字數義爲中爲盡均可惟釋文以旦作且段玉裁又訓且作鳶不可從庭燎大燭疏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是燭之大者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蕡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毛艾久也箋艾未已艾音乂王安石訓爲盡王引之引襄九年大勞未艾杜注息也哀二年憂未艾

也宣十二年憂未歇　晣晣明也朱小嘒嘒徐行有節也
也歇息艾皆已也　明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毛 煇光也朱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何氏楷曰煇與暈同周禮眂祲掌十煇之法即暈也日月之旁氣爲暈火之旁氣爲煇㊣補 王氏曰光者燎盛也晣晣則其衰也煇則光散矣詩觸曰始之將將僅聞其聲噦噦則漸近而聞其和至觀其旂則已辨色矣此立言之序也

庭燎三章姜后箴宣王也史稱宣王晏起后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敢請罪王晏朝而后自以爲罪則所以感悟王者至矣是篇之作其待罪之後乎推其問夜之心則設景布色皆

幻象也三言君子至止即齊風雞鳴朝既盈朝既昌之心也夜如何其夜未央自爲問答亦即雞既鳴矣匪雞則鳴一問一答之旨也月出之光與庭燎之光皆想像之詞也顛倒迷離無非勤政之心夜不安寢以迫而出之者也若眞以宣王爲問夜則癡矣夫官府猶有刻漏而宮庭獨不知昏曉有是理乎康王晏朝關雎作諷宣王晏起庭燎興歌本之衽席以垂箴規是可以上繼大姒邑姜之徽音矣

評 一幅早朝圖有聲有色敘次如畫唐人詩從此君王不早朝翻其由來則雲鬢花顏芙蓉帳暖以致春宵苦短日高始起推其終極則鞞鼓動地城闕生烟有不獨見月傷心聞鈴斷腸者存此篇於宣王之世早爲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伏案自是成敗大關頭詩之所以可爲史也若僅僅把做宣王勤政一節看辜負錄此詩之意矣　仿山

沔水規宣王也○箋規者正圓之器也周語曰近臣盡規○案宣王末年敗千畝則喪國威料大原則擁民心廢魯適則侯服不睦殺杜伯則近臣自危亂端兆矣有識之士深抱隱憂其云規者有不敢盡言者也篇內我友二字諸儒皆云必有所指愚謂此詩斷因杜伯祀見杜伯死於讒左儒力救至九復而王不許然則爲友者宜各敬其身苟讒構既成徒死何益至訛言一節意當時鑑於厲王監謗之故習莫之懲不知謗不可禁訛自宜懲然王不修德改行而徒懲訛言抑已末矣　朱傳此憂亂之詩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 興也沔水流滿也左傳晉公子賦河水杜預注以爲逸詩韋昭國語注以爲河當作沔

即此詩也案漢沔在南雝西都甚遠詩人必不以之起興傳語得之水猶有所朝宗箋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案此喻對父母言水望海而朝宗隼望叢而飛止猶人望父母爲依歸也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嚴坦叔曰兄弟指所親邦人指眾人諸友指所厚謝疊山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爲一身謀獨不爲父母謀乎詩觸曰舉父母爲言者蓋舉人所最切者動人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毛 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也不蹟不循道也胡氏曰蹟者行步之跡故不蹟爲不循道㊣案 念彼者彼宣王也王末年諸事多不循道如廢魯適料民大原之類皆

不隤之實事也

歎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甯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毛)懲止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疾王不能察讒也(案)王不能察讒故告友以保身之道莫如敬敬者念亂之實而止讒之方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能興乎○章首疑脫二句

沔水三章憂亂也西周之亂成於幽王而宣王之末已兆之詩人深觀於天人之故知訛言起自民間非無故而起也天爲童謠以諶告之也知讒言起自朝端亦非無故而起也人爲姦利以搆成之也讒與訛相因而大亂隨之矣兄弟邦人諸友乃坐視江河日下而不可止也且如燕雀之處堂而不知警也而若人者獨寢食不安扼腕太息處中興之日而作憂亂之詞意宣王末年方召諸老以次淪亡作此者其太史伯陽父耶其末章曰我友敬矣則又桀乎有聞於聖人之道而非尋常詩人之詞也其憂國之誠曰載起載行其呼籲之切曰誰無父母而兄弟邦人諸友宜如何動色相戒以匡我王而在廷諸臣不知也未幾而驪山烽火妖言竟踐莫肯念亂淪胥以亡雖曰天

命豈非人事哉

評痛哭流涕之言非深心人安能爲此中一章描寫憂態漢之賈長沙明之楊椒山○每章中各有敲人骨髓語一章之誰無父母二章之載起載行三章之我友敬矣皆一語抵人千百仞山

鶴鳴誨宣王也 箋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輔漢卿曰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爲言所謂風刺○案古注謂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似當指賢人之隱處言以其中有鶴有魚有樹有水有石位置清雅其中自有一高人在 朱傳此臣子陳善納誨之辭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毛)興也臯澤也 韓氏嬰曰九臯九折之澤箋臯澤中水溢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楚詞章句澤曲爲臯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渚 案此喻賢者無定在玩經文或字無良魚小魚之分 樂彼之園言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 案落言落葉也 錯石也 朱礪石也案禹貢錫貢磬錯言其爲治磨之錯即礪石也揚子不磨不錯可以琢焉攸用則錯猶治也錯字有虛有實此宜從實 玉擧賢用滯則可以治國(案)此教宣王求賢也謂賢者之隱處有鶴高鳴有魚潛泳皆彼園中物也彼亦樂彼之園耳曷嘗求聞達哉其園中之樹有檀則繞屋扶疎也其下維蘀則落葉滿徑也園中之石取諸他山其石甚美可以爲錯非以爲玩也畜鶴取其清高也養魚取其活潑也樹檀取其堅勁也錯石取其磨礲也觀園中之所有可以知其胸中之所蘊矣 案朱傳所解如易之取象極佳然於樂彼

之圖四字難通姑就毛鄭原旨申之似覺自然○錢宮詹云史記論衡風俗通客難初學記白帖羣經音辨諸書引詩鶴鳴九皋皆無于字蜀志秦宓傳同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 穀惡木也 說文楮也從木非從禾○案陸璣疏云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絜白光澤其葉初生可茹然則穀蓋有用之物今賢者圖中畜之見其無棄材 攻錯也 案 圖中之樹上有檀而下有穀檀可爲輪爲輻穀可爲布爲紙皆實用之物非僅以花石禽魚徒供清玩也即其所樹而賢者之有志用世可知矣 補 朱傳鶴鳴而曰于野于天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而曰在淵在渚言理之無定在也檀下有蘀有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可攻可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案 此於納誨意亦合

鶴鳴三章誨王求賢也賢者遁跡邱園潔清自好其如鶴乎然而聲望日隆聞于野則民皆知之聞于天則王亦當知之矣使其好爵爾靡不亦沛乎如亘魚之縱大壑乎惟雲雷未動則潛而在淵遊而在渚與尋常鱗介何異然彼猿鶴爲友泉石爲徒一邱一壑以自怡悅樂彼之園豈復樂此之軒冕金玉哉當其身在一邱介節高標則堅勁之檀也上品也其下則維蘀維穀耳奚足比數哉夫若人者砥柱中流鄰鄰如石而王之身則式如玉也王之晚年頗多失德如穀杜伯廢魯適皆玉之瑕也惜無砥礪之者耳曰可以爲錯可以攻玉誨王以求賢并諷王以納諫詩人其有深心乎

評 是一幅高士隱居圖妙在以一圖字貫串上下覺得禽魚樹石無一非圖中應有之物毛鄭原有其旨而未暢耳末二句寓諷王意尤爲微到○朱註分作四層說者謂如易之取象自是空前絕後之識然卻抹殺圖字一層若添出則又作何安頓且蘀亦不可言惡石亦不可言憎微礙於理又如此亦恐宣王悟不到 佁山

祈父刺宣王也 國語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宣王伐戎奄父公仲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此詩毛謂宣王之末姜戎爲敗即其事也朱傳軍士怨於久役之詩考宣王之世無久役之事如戍許戍申之類而南征北伐攻戰不息則毛舊以爲姜戎之役是也詩緝斷爲事前所作以詩詞無敗後語今從之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 祈父 疏古祈圻畿同尚書作圻 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姜戎爲敗 箋 予我也 呂氏讀詩記謂司右虎賁旅賁之屬陳氏謂鄭箋單指司右於守衛之旨未合朱子又泛指六軍之士尤悞 轉移也此責司馬之詞也 案此雖責司馬實以刺王千畝之役王不當自行意當時在朝之人皆知之而未有敢諫者故借爲衛士之言以止王也 案 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其屬八百人又有旅

質氏即後世宿衛之士也古未有王不行而宿衛之士行者周官之法六軍出自六鄉豈有司馬不諳體制擅調宿衛之理覩千畝之敗得奄父善御始脫此王親行之證也詩人難於指斥乘輿故但以爪牙之士言之轉予于恤軍心已搖蓋深諷王之不當行也若但爲衛士呼屈何啻癡人說夢至以王之爪牙久役於外尤無此例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厎止

毛 士事也厎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毛 亶誠也尸陳也熟食曰饔 補 呂東萊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信陵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覩老無兄弟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 案 宣王有料民事必憂兵額不足故使獨子從軍以至于有母尸饔也尸饔主炊也 案千畝杜預以爲在西河介休縣是晉地孔晁以爲籍田之千畝是周之近郊據此詩言有母尸饔則非近郊矣如孔疏謂恐兵敗被殺無人主養然考之左傳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國語史記宣王曾征條戎又戰千畝此兩役似皆與晉合師再以此詩尸饔證之爲晉之千畝無疑又籍田千畝不過舉其數耳亦非地名因箋疏主千畝爲近郊之說附辨於此紬義亦謂杜注爲是

祈父三章刺宣王征姜戎不當親行也姜戎小醜耳又遠在晉地有辨見末章命將征之足矣宣王乃以萬乘之重與犬羊爭衡拙矣王行故王之爪牙從之非眞司馬敢於轉之也宣王用兵每戰必克直至晚年黷武不休此一役也人皆危之故呼司馬而告之蓋軍心已變而爪牙之士曾不足恃也又不敢昌言之故託爲衛士之言使之聞之耳昭烈征吳敗於猇亭諸葛孔明曰使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今宣王東行必無有能制之者意當時程伯休父時休父爲大司馬其不在耶抑雖在而不敢言耶然千畝之敗幾爲戎虜脫之者秦公仲也宣王亦危矣哉

評 三章開口連呼祈父其聲動心泰誓曰亶聰明作元后此詩末章呼祈父變文曰亶不聰豈眞斥祈父哉詩人之譎也 仿山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箋 刺其不能留賢也 ○ 蘇子由曰賢人有不得志而去者其友留之 案友即大夫也詩屬曰刺宣王處則於費嘆愛惜無已處見之縶之維之及金玉爾音皆大夫之言也宣王之世賢者不用而去故大夫代爲招隱之詞 朱傳同 尹湜軒曰此客將歸而燕飲之樂章也留客之意與有客同蓋臣將出而燕則歌皇皇者華客將歸而燕則歌白駒有客與他燕飲樂歌異用漢書儒林傳王式爲博士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江公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客無庸歸之詩今不傳然其詞意當與白駒有客同旨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毛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縶絆維縶也補朱傳皎皎潔白也張子曰言白者以表賢者潔白之意駒馬之未壯者場圃也疏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場圃同地詩得曰穀之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下云場藿藿豆葉也蘇氏曰逍遥不事事也雖不仕猶愈於去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毛藿猶苗也說文菽之少也故云猶苗夕猶朝也案𢘫於兩馬字皆訓何於何逍遥於何嘉客言不知所往也與伊人在水同致尤覺有味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毛賁飾也朱賁然光采貌○謝枋得曰賢人所至山川草木皆有光采是也○釋文賁音奔王氏以爲來之速朱子亦取之以備一義毛鄭取義於飾王氏取義於奔似奔義較順爾公耶爾侯耶何爲逸豫無期以反也詩緝爾若爲公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蓋羨其退居之樂也慎誡也案慎卽今人爲時珍重之意勉爾句猶云好自爲之卽疏所云極而與之自訣之詞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毛空大也韓詩作穹谷薛君曰深谷也補詩緝生芻新刈之草青芻也案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蓋因物以儀其人也後漢徐孺子詣郭林宗致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卽此詩之義也紬義說遐心遠心也鄭風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陶詩曰心遠地自偏蓋隱士之素心如此案以爲有遠我之心非

白駒四章留賢也朱子曰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甫韓侯或爲將或爲相或爲諸侯如方叔召虎大師皇父或征蠻或伐狄或平淮夷晚年怠心一生若虢文公之徒諫既不行則小人乘間而用事矣於是賢有乘白駒而去者詩人代爲留之而不肯留也或以篇中有勉爾遁思語爲諷賢者以去之詩而琴操

御覽樂部則曰白駒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夫朋友而曰失則伊人果遁矣要之宣王政衰杜伯左儒之事誰不寒心厥後幽王之世尹氏號石父及皇父等七子小人接迹於朝雖幽王之暗亦由宣王棄賢有以致之也

評此詩之伊人與蒹葭之伊人均在虛無縹緲間惟其可望而不可卽所以爲高○此招隱也本不願其優游翻說慎爾優游本不願其遁思翻說勉爾遊思其言彌甘其心彌苦仿山○生芻謂飼駒以生草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見待客之厚此以生芻見其人之淡泊各極其妙退山○此論出處之道甚深慎勉二字下得妙毋金玉二句與慎勉二字相呼應○遐心二字咏秦風蒼葭露白章便得其解伯敬○今朝今夕最暫下一永字活甚此中有無窮趣味無窮惆悵俱包在此一字中諺所云同君一夜話勝讀十

年書是也第四章目斷心傷臨行可囑惠我好音一種不盡之神傷於渭城之曲追於小山之詞矣子翼

黃鳥刺宣王也案此詩毛鄭爲棄婦之詞以朱傳民適異國不得其所之作蘇氏以爲賢者不得志而去惟○折中謂有邦有族此列國之命卿大夫也大夫失位託於異邦思有以明其事或依以處其身而皆不可故作此詩斯足以開羣蒙矣蓋毛鄭失之陋朱與蘇失之泛皆無當於雅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也豈可以棄婦及旅民當之哉故鴻鴈之之子斷以侯伯卿士爲是而此詩則以命卿大夫爲是特正之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毛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黃鳥卽黃鸝一名倉庚陳氏曰孫奕示兒篇以此詩黃鳥爲今之黃雀誤季夏初秋粱黍成熟故鶯啄之若黃雀古通名雀字亦作爵月令爵入大水爲蛤郎此是

也並無以黃鳥名之者案入水爲蛤詹閭小麻雀亦然嘗有友人親見之登時摸起其翅猶未盡變也附及之以誌異穀善也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案宣王末年頗多秕政此詩接白駒之後白駒賢者去之此則他國之臣有奔周者亦不能安其身故思歸其邦族也補邦族邦之官族也案詩有無啄我粟句此必去國而君未收其田里者所言邦族蓋官族也詩爲此異鄉之人呼本國之人而告之如所謂無寄人於我室我將反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毛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夫婦之道補明者智是以知人不可與明則賢否混淆矣諸兄族中長者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毛諸父猶諸兄也補族中之諸父行也

黃鳥三章何以言刺宣王也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如周之周召齊之國高晉之欒范皆是也喬木世臣與國同休故邦之有族亦屏翰之所寄也而英才常出其中若正考父佐宋戴武宣而篤生孔子管叔之後有敬仲鄭七穆中有子產晉十一族有叔向卽秦之公孫鞅亦衞之支庶也宣王之世必有他國之大夫舍其族而奔周者使能收而用之豈獨嶽降嵩生

有申甫哉乃王漫不加察坐使皇父尹氏諸族盤踞於朝而偪他族以旋歸此不可與處黃鳥之所哀也不可與處由於不可與明知人則哲自古爲難既不我穀而鬱鬱居此則此邦之人將籍我於市矣不言王而曰此邦之人不敢斥尊也嗟乎朝端之賢者既乘白駒而去他邦之大夫復呼黃鳥而歸此幽王之世所以旋踵而亂也

評不曰王不我穀而曰此邦之人如擊鼓者不擊中心卻令人點頭會意善讀序者當如此矣○連呼黃鳥黃鳥而來到第四五句始折出正意此逆入法也筆端奇警若將正意說在前便覺平鋪矣仿山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箋刺其不正嫁娶之數多淫昏之俗朱傳民適異國

依其昏姻而不見收鄭故作此詩之○折中此申侯歸國君臣之際有所難言故託爲民間昏姻之詞案如朱傳說見昵姻在鄉之道徵其憂深加○折中說則變寵讒譎之禍伏其憂大然如後說則刺幽王非宣王也○因昏姻之故而指爲申侯因舊姻新特而指爲申后褒姒自是匪夷所思雅言王政所由廢興此詩之作見王政所由廢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毛樗惡木也 李氏樗曰樗不材之木莊子曰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拳曲不中規矩 畜養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毛蓫惡菜也 箋牛蘈也陸氏璣曰今人謂之羊蹄菜一名禿菜一名牛舌菜李時珍曰羊蹄以根名牛舌以形名禿以治禿得名也 案疏云釋草無文此從本草所錄 復反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毛葍惡菜也 陸疏葍一名當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荒歲可蒸以禦飢 新特外昏也 箋壻之父曰姻婦之父壻之父相謂曰昏姻 朱傳特匹也成論語作誠

案厭貧愛富鄙俗之情而此曰成不以富朱子所謂詩人之忠厚也

我行其野三章○折中曰申侯怨幽王也周與申世爲昏姻宣王后申伯之女也有令德嘗諫王之晏起申侯者申伯之子也其女爲幽王后亦有令德觀白華之詩可見矣成不以富亦祇以異其實錄也幽王初立申侯以申后之故留京師以翼王室所謂昏姻之故言就爾居也幽王三年見褒姒而嬖之生伯服遂欲廢申后及大子宜臼所謂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也爾不我畜王令申侯歸也爲廢后計也言歸思復申侯自欲歸也爲救宜臼計也幽王五年廢申后而立褒姒宜臼奔申十年王求宜臼於申欲殺之申侯不與此則言歸思復之本謀也犬戎因是入寇而西周亡矣愚謂驪山之禍基於廢申后黜宜臼而立伯服

實由宣王廢魯世子括立少子戲教之而申侯以昏姻之故遂搆大禍揆厥所自宣實首作之偪則貽謀亦不善矣

斯干宣王考室也 劉向昌陵疏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 朱傳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 傳又云舊說厲王既流於彘宮室圮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昭廿十恐即此詩然皆未有明證案宣王承厲之後既經民變難保全無毀壞且成康以來數百年宮室不應如故宣王脩葺之理所應有惟新宮之名見於儀禮儀禮周公所作則非宣王世詩矣陳氏曰斯干爲宣王詩見劉子政疏若新宮則鄭杜兩注及箋疏皆以爲逸篇○尹提軒曰古者成室必燕飲以落之不但晉獻文子也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亦其類也後世上梁文殆其遺制○上梁文始見於後魏

溫于昇全體四言有類雅頌其後改用駢體中雜七言乃其變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毛 興也秩秩流行也釋訓秩秩清也朱傳有序也干澗也案爾雅夾水曰澗不訓干爲澗易漸卦鄭注干謂大水之傍則朱訓水涯者是也幽幽深遠也苞本也陸氏佃曰竹性叢生而行穉深遠故曰苞猶道也箋猶當作瘉猶瘉聲相近疏 補 朱傳南山終南山也猶謀也詩緝曰繼體之君所嫌逼者莫如兄弟故顧其勿相圖謀張子曰猶似也言勿取不相好者似之也或曰當作尤尤怨也咎也愚案宣王之弟友封於鄭自成王封小弱弟於唐歷康召以後數世封弟者獨有此耳想見宣王與友必相愛無閒言此

日築室何啻明皇建花萼相輝之樓也詩人窺其意故首及之又案首二句斯干而曰秩秩者當是言滌沮渭洛之水次第彎環終南山入百里鎬京面對之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毛 似嗣也案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疏遂誤以己爲巳方謂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已亦引作於穆不似是字同之驗然己作己方之己亦作己然之己已續妣祖者謂己成宮廟也揆以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之義何獨不然然周頌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可謂以己以續乎自當以毛訓爲正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疏云推此有東鄉戶北鄉戶孫毓云猶南東其畝疏 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妣配祖而食無特立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於祖

用樂別祭則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閟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肇周之王業則特立廟者惟姜嫄耳此妣亦在祖上故鄭知是姜嫄也○此始築室而正其向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毛 約束也疏髊縮板以載縮約義同閣閣猶歷歷也朱上下相承也橐橐用力也朱杵聲也芋大也釋文芋或作吁盍駭嘆之詞紬義曰靈光殿賦云吁可畏乎其駭人也正用此詩 補 朱傳椓築也○此言其墻垣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毛 如人之跂竦翼爾朱跂竦立也詩緝翼卽翼如也之翼棘稜廉也疏脩室之外廉隅○朱棘急也歐陽氏曰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翼也朱革變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躋升也朱其堂之美如此君子所升以聽事也 補 朱傳翬雉也箋伊洛而南五色皆備曰翬其簷阿采華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此章由垣而及堂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毛 殖殖平正也有覺高大也疏大也直也正長也朱正向明之處冥窈也朱冥奧窔之間室西南隅曰奧東南隅曰窔 補 朱傳庭宮寢之前庭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朱氏謀瑋曰爽塏之意猶云軒豁也噦噦深廣之貌○此章由堂而及室也言其室之美如此君子之所安身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

維羆維虺維蛇

毛 乃占我夢言善之應人也 補 朱傳莞蒲席也竹葦曰簟案上莞下簟乃設几筵之席疏謂寢臥之席亦當如之 說文熊似豕山居冬蟄爾雅羆如熊黃白文郭璞曰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 郭璞曰虺似蛇細頸大頭色如綬文鼻上有針長七八尺〇折中曰言兄弟相好而築室如此則和氣致祥而家道興矣故安寢而得吉夢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如虺如蛇女子之祥

箋 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生女 補 朱傳大

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 案詩人所言多非實事然亦未必全虛如禖宮生稷元鳥生契之類有明徵矣凡帝王之生人夢者多日月星辰尤莫盛於龍此之所夢乃爲野獸故終產幽王卽褒姒之生亦是童妾遭蔡而然虺蛇之兆應矣然則此乃妖夢殆非祥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毛 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 補 朱傳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何氏楷曰室家者國與天下之通稱如瞻彼洛矣所謂保其家室胡安國亦曰王者以京師爲室天下爲家是也

塈 喤大聲也晉桓溫初生溫嶠聞其啼聲曰此英物也故以此爲室家君王之徵此與下章皆禱詞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毛 裼褓也 釋文裼韓詩作禘齊人名小兒被爲禘褙 瓦紡塼也無儀婦人質無威儀也罹憂也 補 班昭女誡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又曰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列女傳載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合而觀之可以明女教矣

斯干九章 考室而頌禱之辭也檀弓載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頌辭也卽此詩前四章之詞也又曰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禱詞也卽此詩後四章之意特其詞有不同耳張老之詞在歌哭聚族此章之詞在生男育女彼爲大夫故止於聚國族此爲天子故極於爲君王然張老之詞簡斯干之詞繁何也一則口說一則歌咏也然其頌也則曰除風雨去鳥鼠而已其禱也則曰宜男女保室家而已無侈詞焉猶不失三代聖王遺風後世未央建章之宮千門萬戶以壯麗稱威脅梁間結

綺臨春之閣齊雲落星之樓與秦之阿房何異而媚子諸臣執管鋪芬且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謬哉○又此詩首曰兄弟式好繼曰似續妣祖寓意深遠伏讀

御纂詩義折中曰人之築室以興家也家之興由於子孫多且賢此非可禱祀而求也然亦未嘗不可操券而得也夫子孫身所生也身者父母所生也兄弟者與己同生者也己無忝所生且厚於所同生則身之生理全而生氣盛其所生者必賢矣是故孝弟者萬福之原也斯干之詩美其室而祝其男女之賢蓋男賢則能興己之家女賢則能興人之家天下之福莫大於此而必託始於相好之兄弟且推原於似續其妣祖似續妣祖孝也兄弟相好弟也以爲必先行敦於孝弟而後能慶衍於子孫也此實興家之左券而非頌禱之諛詞聖人之所以錫福於天下後世也愚案此

我

高宗皇帝格言也考室者宜各書一通懸於中堂

評似此大篇卻從臨水面山說起宮庭氣象曠若醴泉高深閒遠考室正面凡三章極奇麗極變化忽幻出占夢二章變現百千情事淋漓至此古人詩文放手如是退山○開手說宮室之勝忽然突接兄弟此必有爲而言愚謂古今人文字必拔切時勢若從源頭論自古以似續妣祖爲首今舍之而先及兄弟從

亦非無故此番修葺宮室亦是兄及弟矣同心經營詩人本其實而言之當時讀者一見了然故不詞爲異鄭伯友亦是有作用人觀其爲周司徒甚得民和可見此番考室咏其兄而及弟則中興之功必非宣王一人所獨也○似續妣祖句似時文補題有此一句則末二章男子女子恰相照應中間三章是正面兩之字四如字四其字自有淺深次第入後幻想無端別生波瀾習屬文章亦奇然多女誠格言所以爲雅仿山

無羊宣王考牧也○朱傳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黃氏佐曰禮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國家何取於牧事哉蓋當百物凋耗之餘而能致此富盛中興氣象此亦其一端也○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惟無豕人鄭以爲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

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毛黃牛黑脣曰犉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其耳濕濕然集朱傳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

音糜郭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毛訛動也韓詩作譌譌覺也何揭也許氏謙曰揭擔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箋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疏謂青赤黃白黑異者各三十爾牲則具疏爾之祭祀索則有之黃氏

佺曰如大可以祀郊社小可以祀羣神內可以充君庖外可以享賓客皆是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揮之以肱畢來既升

㊉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升

升入牢也箋言牧人有餘力取薪蒸搏禽獸以來歸也

嚴曰薪細曰蒸揮肱畢來言擾馴從人意也列子宣王之牧正梁鴦能馴鳥獸王使毛邱園傳其術鴦曰夫血氣之性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廣澤寢吾庭者不思深林幽谷雌雄在前孳尾成羣云云可與此兩章參看

賀子翼曰古人豢龍馴虎各有其道牧牛羊亦猶是也愚謂觀孺子之驅雞而得養民之道作是詩者其亦有以規宣王乎故下章遂言牧人之夢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㊉衆維魚矣實維豐年陰陽和則魚衆多矣陳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獨舉魚爲言此亦以魚爲豐年之夢義正相符溱溱衆也旐旟所以聚衆也案夢魚而年豐夢旐而家溱是以理推之如此然魚陰類主夷狄之象夷狄亦陰也旟旐衆衆主兵戎之象然則驪山烽火宣王之世已兆之矣大卜之占其可盡信乎附錄於此以見吉凶之不可一槩論也

無羊四章序曰宣王考牧也游牧之事北狄最重匈奴行國也戎旃毳幕嘗藉牛羊乳爲酪代糧强國者以其肥壯爲敗卜盛衰焉中國則不然然漢之盛也史稱其牛羊被野衆庶街巷有馬則又未嘗不於物產徵興衰也三代以上何獨不然厲王流彘北狄內侵蕉穫涇陽之間皆有敵壘牧場之廢久矣宣王奮起大亂之後於六月則曰比物四驪馬政修矣於無羊則曰爾牲則具牛羊蕃矣以是郊天地祀羣神祭宗廟享賓客蔚然中興氣象焉熊占兆男魚夢卜豊穰旐旟其旆旆室家樂其溱溱此吉日車攻後之雅聲也漢文幸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甚悉此詩曰三百曰九十考校數目何莫非有道之君所旁及者耶

評以誰謂發端驚喜之詞蓋亂後百物凋耗乍見其盛故作此語角濈耳濕已具畫意降阿飲池或寢或訛則不獨畫其形體并繪其性情韓公畫記一篇皆從此三句脫出爾牧來思以下又畫出牧人何蓑笠負餱糧奔走追隨於風雨隴畝之中筆墨生動光景閒適妙絕○矜矜以下專言羊而不及牛者蓋牛馴羊躁故羊易耗敗羊無騫崩之患舉羊而牛可類推也○末章幻出牧人一夢最爲奇絕與斯干同一格調開出後人法門 子翼

毛詩補正卷之十七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從此至王之變……也疏曰春秋例天子大夫稱字……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韋昭以爲平王……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是也○呂東萊曰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爲賦節之卒章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朱傳此詩家父刺王用尹氏以致亂** 案平王時既有家父又有尹氏又有卒斬鞠訩等語適爲亂亡後之語或疑爲東遷後詩非也古者世家故族以氏相承如周召二公與周終始常武有王謂尹氏後來據立王子朝又有尹氏不獨隱三年書尹氏卒也父者男子之美稱如正考父木金父於名下加一父字蓋通稱也又徐安道以尹氏爲官名引大誥尹氏庶士爲證云尹氏庶官之長尹氏大師則三公兼庶官之長也亦足補前人所未及若卒斬等語則古人直言極諫不避忌諱往往有之如祖乙之天既訖我殷命微子之殷遂喪此時紂尚未亡即爲此語不以爲嫌未可執是疑序之誤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毛)興也節高峻貌 何氏楷曰節通作岊徐鍇曰山之陬隅高處曰岊 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 朱尹氏蓋吉甫之後 閻百詩曰其姓曰姞都人士詩謂之尹姞箋云吉讀爲姞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上爲氏下爲姓猶之齊姜宋子云爾非同晉之王謝唐之崔盧單以氏稱也史記不辨姓與氏鄭夾漈譏之 爲大師 具俱瞻視也惔燔也 惔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炎 卒盡斬斷監視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毛)實滿猗長也 王引之曰猗當讀爲阿古音與阿同長楚猗儺其枝即隰桑之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也漢外黃令高彪碑稽功猗衡即商頌之阿衡也山之曲隅謂之阿楚詞若有人兮山之阿案箋以實指草木上章言石巖巖此章言草木之茂皆以興不平之甚也 薦重瘥病弘大也憯曾也(補)蘇氏曰爲政者不平其心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加之以謗讟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毛)氐本 案爾雅以氐宿爲天根政本所出故曰維周之氐 大師 均平 朱均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是也 毗厚也弔至 朱弔愍也案天保神之弔矣弔宜訓至此宜從愍言不爲天所愍恤也 空窮也 呂東萊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甚言之也 (鄭)毗輔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巳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毛)庶民之言不可信 所以要躬親 勿罔君子勿罔上而行也 箋以勿當作末言末略欺罔其上 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巳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 案巳止也用平則巳猶言到恰好處也若補過一分則非矣通篇刺尹氏不平故曰用平則巳補箋夷傷也王不察讒言君子之在位者或傷或巳皆爲小人所危尹氏當諫又鄭謂巳音紀言用平正之人以經紀其事勿參用小人以至危殆二說並通 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補)朱傳仕事也君子指王也愚謂未審問之件未試辨之事勿信口而言以罔王也賀子翼曰此章

若其不平之實也王委政於大師而大師又委之姻亞
之小人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之人誤大臣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
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毛傭均韓詩作庸常也鞠盈也朱窮訩訟也朱亂也一說訩與凶同屆極箋至
也闋息夷易違去也補案此君子當依古注斥在位者
屆至也每事親至而又每事平心以處之則民怨可息
而惡怒可去矣又此章前四句言天降窮凶大戾後四
句言君子而不及天君子以人回天者也言君子如屆
俾民心闋如宋司馬公入汴百姓皆願其留相朝廷以
活我甚至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然則俾民心闋非虛
言也下二句放此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甯憂心如酲誰秉
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毛病酒曰酲成平也補不自爲政王肅云言政不由王
出也予謂誰秉國成憂而詰之之詞卽文文山所謂黃
金橫帶爲何人也不自爲政所謂弗躬弗親也責尹氏
之詞王說誤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毛項大也騁極也補駕彼四牡作遠遊之想也蹙蹙靡

騁無卜居之所矣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毛茂勉也盛也懌服也悅也箋相視也補朱傳言方盛其惡
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鬭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
歡然如賓主而相醻酢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
如此
昊天不平我王不甯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毛正長也阮氏曰卽雨無正所謂正大夫補箋王不自懲其心反怨大臣而退之補朱傳
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如是則我王亦
不得甯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己
者亦獨何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毛家父大夫也疏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箋訛化畜養也補朱傳家
父自言作爲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
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敢戲談
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
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案此詩
至第九章始說到王第十章始說到王心則以前皆責
尹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幽王之心不可格而

家父之詩千古矣

節南山十章家父諫王用尹氏也尹氏之罪在於不自爲政尚未如暴公之善譖虢石父之巧諛好利也然任用羣小復使姻亞之瑣瑣者參預其間妨賢病國此家父所爲深慨其不平也用人不平遂致亂政亂政亟行遂致上干天怒下招民怨而國脈斬而我師空矣家父痛哭言之以赫赫師尹他人所不敢戲談者明目張膽以言之家父之直節勁氣與南山爭高矣是詩也可以當彈章可以代諫疏且可爲千古秉國者之龜鑑矣

評尹氏赫赫人至不敢戲談而此詩痛罵切責憂國念深禍福有所不計也然後世權奸人亦不敢如此開口伯敬○後二章不用過文徑揭我王乃知以前說尹氏字字說王也立言深妙如此退山○首章卽所見起興詞旨危悚大章不平是主腦末章王心是歸結三章特提大師作頻重之筆四章之弗躬弗親是直指病源五章之如居如夷是教以自懲之道六章又復提起作大息之筆以下四章章各四句節短而音愈促第八章縮出小人情狀最爲刻畫末仍以訛爾心畜萬邦結之尤見忠厚備山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朱傳此亦大夫所作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毛正月夏之四月朱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 繁多也疏洪範咎徵曰急恆寒若人君急促恆寒之氣應之故多霜 將大也 京京憂不去也朱亦大也 癙痒皆病也何元子云癙從鼠說文無此字呂氏謂與鼠思泣血義同范氏謂凡物之多畏者鼠爲甚故曰鼠憂補訛言卽檿弧箕服之類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時則有詩妖訛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毛父母謂文武也父母己之父母也疏曰過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王非人情也故箋不從傳 我我天下疏曰我謂大夫作詩者 瘉病 莠醜也王半山曰殺謂之善則莠惡可知 愈愈憂懼也朱愈愈益甚之意補○折中人窮則返本故呼父母而訴之也不先不後哀所生之不辰也朱傳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憂之甚而見侮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惸惸憂意一云獨也 臣僕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朱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是也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富人之屋烏所集也案朱傳謂無祿猶言不幸朱武曹送引曲禮短折曰不祿左傳無祿寡君卽世以證之愚謂楷李盛中精究祿命卽此祿也于何從祿言無噉飯處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毛)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案此言昔逢太平故安心樵蘇玩下今方可見）
視天夢夢王者爲亂夢夢然（案下文有皇上帝此天殆非指王者朱註得之）勝
乘也（案此勝即天定勝人之勝）皇君也(補)朱傳言民今方危殆疾痛
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
此特值其未定之時耳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爲天所勝
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
定亦能勝人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甯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
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毛)謂山蓋卑二句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案首二句爲下訛言起案）

（謂山蓋卑而實則爲岡爲陵此即東西易位黑白變色之喻毛意不甚明）故老元老訊問也
具曰予聖君臣自謂聖也(補)朱傳烏之雌雄相似而難
辨者也(案)後漢書郭泰傳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但不
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即第三章之義也子思言於
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
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
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
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
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
君之君臣乎即此章之義也召故老訊占夢皆因訛言

而中心惶惑故有此舉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
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毛)局曲也（釋文局又作跼）蹐累足也（說文小步也）倫道脊理也蜴螈
也（爾雅釋魚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蓋一物而四名朱子曰虺蜴皆毒螫之蟲也）(補)維號
斯言即謂此詩蓋長歌以當哭也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
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毛)此章言朝廷曾無桀臣（案阪田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喻賢者在艱阻之地亦有獨立之風骨）扤動也（黄氏曰動搖撓魂使不安也）仇仇猶謷謷也（按謷謷即

訛言之人造謗以搖國是其觀正士如仇仇則斯人亦不得不視之如仇仇也）(補)朱公遷曰地
力雖至薄且能生物天心本至仁乃不愛人皆理之難
明者故以爲興愚謂宵小者正士之仇仇也人君當執
付法司定其譸張爲幻之罪庶幾賢者可安乃先之求
之也欲借我以爲矜式似乎不得而不可及宵小造謗
以動搖之明知其誣而不盡法以懲之所謂執我仇仇
亦不我力也嗚呼此調停之說所以終於悞國也（書曰去讒
不疑蓋讒不去則賢不能用而去之不力則死灰復然此賢者之所以憂心如結也○彼求我則二句詩編謂如蔡京之於楊龜山石亨之於吳康齋是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甯或

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毛)厲惡也滅之以水也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阮氏曰滅與威義同詩人必變滅書威者一字二韻則別二字書之○說文從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說文解戌字曰滅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補)朱傳正政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其言褒姒威之有監戒之意嚴謂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之世已有此訛言汚水之詩人所爲憂也此亦云民之訛言意褒姒滅周當時訛言中必有其語而其人也實由檿弧箕服之人進之故知滅周者必褒姒也左氏傳載火中成軍虢公其奔稠父喪勞宋父以驕姓名歷

歷皆驗然則此之褒姒詩人直舉告王若謂此禍水也其人已在宮中滅周必矣亦何必疑爲東遷後之詩也哉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毛)窘困也大車重載又棄其輔張氏耒曰輔之爲物有功於車而非車也將請伯長也(箋)輸墮也(補)蘇氏曰王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毛)員益也是周防完美之意(補)朱傳曾是不意言踰絕險若初不以爲意(案)輔也僕也皆臣之得力者也曰無棄曰屢顧蓋就上章之意而正言以誨之曰能如是是足以踰絕險之地而王曾不以是爲意乎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毛)沼池也慘慘猶戚戚也(補)朱傳魚在于沼其爲生已蹙矣其潛已深喻賢者深自韜晦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

慇慇

(毛)彼有旨酒二句言禮物備也洽合鄰近云旋也慇慇然痛也(箋)彼彼尹氏大師也案此指尹氏之類不必定指尹氏此賢者孤特自傷也(案)云與員通周旋圓通之意解見鄭風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毛)佌佌小也蔌蔌陋也天夭是椓君夭之在位椓之案佌佌蔌蔌皆齷齪貌言彼齷齪之徒方有屋有穀巍然膴仕不與齊民齒而民也反流亡載道而無祿昔人謂青青子衿骨斷溝中之瘠娟娟翠袖命薄陌上之塵正是此詩光景哿可經義述聞哿與哀相對爲文哀者憂悲哿者歡樂也雨無正篇哀哉不能言亦是與哿對文哿嘉俱以加爲聲而義相近昭八年左氏引此杜

注曰嘉也毛訓爲可正是諧聲獨單也〔補〕天夭何氏楷曰商書肜日篇
云非天夭民與此天夭同義朱傳椓害也〔案〕天夭疑天
夭之誤夭夭少好貌指英年而言上句無祿古人以死
爲無祿禮士死曰不祿是也幽王時疫癘盛行饑饉流
亡故曰天篤降喪斯時少壯者多轉於溝壑所謂夭夭
是椓也椓是短折言民今無祿雖少好者皆受短折之
害或喪妻或亡子所由多惸獨也何云與天夭同義非
正月十三章詩緝曰憂亂之作也予謂沔水之詩人其
憂亂也曰莫肯念亂正月之詩人其憂亂也曰念我
獨兮似乎識微慮遠之士一人所爲非他人所能知

也然其憂也皆以訛言之故斯時圖讖未興妖惑人
心者惟有訛言耳宣王之世訛言方興幽王之世訛
言愈熾訛言非他其檿弧箕服之謠乎吾意作此詩
者必史伯也幽王三年三川震史伯曰周將亡矣及
其廢申后也曰禍已成矣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非此
人固不敢作此語而繁霜震電語涉禨祥則又大史
氏之專職也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史伯之憂切矣而
佌佌蔌蔌之徒方且以有屋有穀自雄豈料轉瞬而
鞠爲茂草賢愚同盡也哉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
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

其此類也夫
評全詩在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句然僅一言而止而
前後反覆纏綿或呼天或援民或號父母或自哀
或哀人既痛恨於小人復感傷於君子不至淋漓不
止乃知詩文到痛快透徹使人可歌可泣者皆衰世
之言也子翼○十三章纏綿繚繞觸緒感傷中林阪
田載車沼魚上天下地寓言正意錯雜其間蓋忠愛
盈懷旁引曲喻嗚咽淋漓不自覺其言之長也節南
山以下數篇如出一手已開離騷門徑矣徐退山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按鄭氏以此篇當爲刺厲王作其故有二一曰豔妻引緯
書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幽王嬖褒姒此自姓剡非幽后也一曰司徒幽王時司徒爲鄭桓公友此云
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以此知當爲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爲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孔沖遠作正義
意主右鄭然鄭引緯書是其大謬後來蘇氏駁之范逸齋據經文證其五妄阮氏謂鄭說出於魯詩毛晚出兩
漢大儒多從魯說今考毛說之合者四魯說之不合者亦有四如十月日食自梁虞劆隋張胄元唐傅仁均一

行元郭守敬並推定在幽王六年十月辛酉辛卯朔日入食限載在史志今以雍正癸卯上推亦合而厲王時
自古術家無一人言及一也詩川沸山崩國語載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與史記合厲王在位無之詩不應
誣言沸騰諸事二也豔妻實褒姒也詩作於幽王六年申后未廢褒姒尚在御妻之列故稱妻厲王時若有剡
姓之妻在內大雅板蕩以及周秦諸子史中不容無一語及之三也箋以幽王時司徒爲鄭桓公友非番今以
史記鄭世家考之桓公爲卿士在幽王八年入年以前則爲司徒者番也四也陳氏謂厲王暴虐楚熊渠畏之
去其三子王號皇父作都不應目無天子如是宣王元舅是申伯則厲王后自應姜姓何得姓剡孫毓詩評疑
褒姒生於褒妖不應有皇父七子之親殊不知褒人育之又進之於王則褒人之族即其親黨矣安知七子不
因褒姒而進乎合諸說觀之則序說自允而尤以日食爲確證惟細義謂宵交會而不食者即有不交而亦食
者不知不交而食自屬異常大變詩既稱十月之交則是依限而食當如諸家所推屬幽王無疑以下雨無正
小圜小宛三篇當均從序說○案幽王五年史稱廢申后立褒姒此云六年申后未廢阮亦悞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毛)之交日月之交會朱一歲凡十二會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又曰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違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亦不蝕 醜惡也月臣道日君道(箋)微謂不明也(案)推步家謂日食在幽王六年乙丑酉月詩之十月實夏之八月也朱傳以爲建亥之月誤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補)朱傳行道也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讁於日月之災(案)春秋日食必書凡三十有六而月食不紀焉蓋日食所以告人君也然天道深遠詩曰于何不臧究不明言何者不臧而說爲詰之之詞則所以警之者轉深矣而公羊董子何休劉歆輩以爲發無不驗反不如詩言之蘊藉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毛)爗爗震電貌震雷也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箋)崒者崔嵬爾雅山頂冢崒者厜㕒厜㕒巉巖卽崔嵬言山頂之巉巖有崩落者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箋)憯曾也(補)周語幽王三年三川震涇洛渭三川案此洛乃雍之洛非豫之洛岐山崩史記以爲二年事阮氏曰此因六年日食之變溯及三年川震山崩之事。王引之曰崒當讀爲猝言山冢猝然崩壞也。謝疊山曰災異如此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毛)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箋)皇父家伯仲允皆字按皇父當卽常武章之大師皇父在宣王時已爲卿士蓋老臣也 番聚蹶楀皆氏(案)羣

經識小卿士者執政之通稱如左傳稱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又號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是也隱三年八年 謂鄭武以司徒稱卿士號公代之是亦以司徒稱卿士也皇父則以大師稱卿士常武大師皇父先之以王命卿士是也朱子謂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又云大宰之屬有上士中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爲己卿士此皆於經傳無據特以己意爲之說耳傳箋皆無文 司徒掌邦教宰如宰咺之類非冢宰也古本家伯維宰後訛爲家宰朱承其誤鄭注周禮宰夫引此詩曰家伯維宰王肅以爲小宰是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

者也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皇父
則爲之端首也○一說豔或作閻谷永傳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
日以不臧師古曰魯詩作閻妻扇方處又外戚傳哀褒閻之爲郵漢書注閻嬪妾姓乃閻氏女毛作豔煽作剡
並聲近假借字蓋羣小布於外嬖妾蠱於內詩人歷敘之見災異之有由也
附阮氏曰皇父乃南仲之後宣王時嘗任大師命征淮徐者幽王時退而不用命尹氏爲大師號石父爲卿
石父巧佞好利尹氏不諫皇父謀退居以避之此章列敘諸人無貶詞且各具其官爵重之也言諸人布列朝
端本可有爲其如豔妻煽方處何也文義與君子偕老末二句一反同自漢以來皆目皇父七子爲奸利之臣
徒以與豔妻句並舉故耳以致漢書古今人表列入下下沈冤數千年矣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
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毛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朱汙渟水也萊草穢也箋抑之言噫噫
此皇父豈肯曰所爲不是乎作役作卽就也戕殘也曰
我不戕敗汝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抑與
噫同不時猶不長也豈曰不時言國事猶可爲之時也○案向在東都詩人自在西京皇父徙居何至有徹人
牆屋之事斷以自徹爲是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
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疏左傳桓王與鄭蘇忿生之田向在其中今懷慶府孟縣
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箋禮畿內諸侯二卿疏今立三有事是皆一卿以比列國
亶侯多藏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箋慭者心不欲而自

強之詞爾雅願也強也且也左哀十六年誄孔子曰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與此句法正同
慭當訓且言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衛王又擇民之
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補顧炎武曰王室方騷人
心危懼皇父以柄國之大臣而營邑于向於是三有事
之多藏者隨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
蓋亦知西戎已偪而王室將傾也以鄭桓之賢且寄孥
於虢檜則其時國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
爲民望則皇父實爲之首昔晉王衍見中原已亂乃分
營荊州青州爲三窟鄙夫之心亦有千載符合者乎
附阮氏曰皇父孔聖詩人頌之之詞三有事王之三公也多藏藏字當爲臧善也詩人怨皇父與三公同退

居于向三卿皆善謀者一老卽皇父也案阮氏之言奇
解獨創惟據王本改戕爲藏又以多藏爲多藏於擇字
義亦難通愚謂戕宜如字書曰無胥戕言皇父亦謂其
所作無戕民之事且合於禮孔聖既爲詩人頌皇父之
詞而王乃聽其退居于向所擇爲三公者乃貪墨多藏
之人如尹氏號石父之徒正欲貪權攘利屏逐舊臣故
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於是皇父遂擇有車馬者與之
同居于向蓋不欲累及貪民也上擇字屬王下擇字屬
皇父蓋三事爲三公其時如師尹之類自屬王之所簡用
豈皇父所能擅擇且其人貪戀權位雖推之不去又豈
皇父所能使之就閒退老同居一隅哉此時皇父失職
故可以遷居私邑蓋亦不得已之故觀鄭桓懼禍商諸
史伯祇能寄孥而其身則依然在朝也詩人咎其不卽
我謀蓋亦平日素相往來者一旦脫然遠遁不能勵靖
獻之節此其所以爲刺也夫其退居于向正遠權勢避
嫌[illegible]而後人紛紛舉以與尹號之徒同類而極詆之不
亦冤
乎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孼匪降

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毛）噂猶噂噂沓猶沓沓朱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也（箋）噂噂沓沓衆多貌（補）朱傳競力也（案）箋言黽勉以從王事未言從皇父之役但詩人方譏皇父豈肯從其役以箋爲是○此詩人自道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毛）悠悠憂也里居也案箋亦訓居朱傳同後人或以爲原本與痗同訓病或改作㾇悝痗病也羨餘也徹道也案朱訓徹爲均尤得之道親屬疑通之訛徹通也均也之臣心不能已

十月之交八章○折中刺皇父也史稱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又稱幽王三年二川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而詩稱百川沸騰蓋三年川竭六年又因震電淫雨而水溢山崩也幽王所用之人傳稱虢石父詩稱七人而以皇父爲首蓋當時小人甚多不可殫述也災異疊見羣小盈朝豔妻煽惑王心不悟周之將亡人皆知之皇父之作都于向亦如鄭伯友謀逃死之所而盡徙富民以致宿衛單弱則罪不容誅矣當時有識之士或逃或隱不可謂非保身之哲然膜視斯民而不急君父之難非仁人之用心也故憂天憫人之士往往混迹朝端崎嶇艱難以挽時事之窮雖未必有濟而其心則已苦矣然以爲苦而怨焉猶性情之薄也十月之詩人身任其苦而安之若命厚之至也愚謂皇父身爲老臣又握兵柄鄭伯友既親且貴乃二人不思救敗而惟冀逃死對十月之詩人能不滋愧哉洎乎驪山烽火桓公死之皇父雖嘗向以避禍而遷洛以後未有言及者殆與家伯諸人同爲灰燼矣可慨也夫

評此篇章法最明前三章言災異中三章歸咎皇父用平提側重法末二章自敘語語痛切○案皇父作都于向爲逃死計尚非貪戀權勢之人然遷從之時迫脅朝臣至於徹屋荒田殊屬恣睢大甚然小臣被其迫脅何至三有事之人悪伊揀擇至於不遺一老毋乃言之過甚意當時在位大臣見尹號當權國是日非誹言日起各謀避徙此種情形實實有之亦非皇父一人之所能爲也然皇父身爲大臣首倡此擧便是不忠罪案昔南宋將亡諸臣各散至於大后榜示朝堂中明國法迨不能禁後來盡節者惟文文山數人耳此詩人正襟而談大有劉子駿誠懇千載下讀之猶想見其鞠躬盡瘁之心動天地感鬼神斷推此種○又案阮氏力辨皇父爲賢臣固不盡然而鄭氏以爲權寵之臣則亦非也凡爲權寵之臣必不肯去君側當時用事者一號石父耳即尹氏亦無甚大惡然尹氏不諫皇父復去均不得爲無罪班氏古今人表列諸第九等殊未允當然班氏人表亦不足爲定許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元城劉氏曰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謂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指之非詩例案巷伯七章有四五六八句不等似不拘朱傳此時饑饉之後羣

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又曰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案朱謀㙔以小星爲暬御作考亭以此詩爲暬御作而考亭尤確篇內有曾我暬御語我者暬御自我也○昊東發曰雨通霸見周伯克尊及須壺銘霸無正者言天下自此有霸無王也案○○折中謂雨當作雨雨無正言東西都兩處皆無正人也其義尤確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毛駿長也朱大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舍除也朱置也淪卒也朱陷也補朱傳昊廣大之意疾威猶暴虐也鋪徧也喪死喪也鄭羔裘箋舍猶處也案此章前四句言天降饑饉後六句則借天以喻君謂王暴虐弗案獄囚處有

罪者於法既伏其辜矣而無罪者亦淪入死地肆諸市朝所謂胥以鋪也如五代時漢主使劉智遠蘇逢吉淨獄逢吉閱獄無輕重盡殺之反命曰獄已淨矣弗慮者弗慮囚也弗圖同○賀子翼曰自其廣大而言曰昊天而云不駿自其仁覆閔下而言曰旻天而云疾威皆各從其異類而反之然韓詩外傳列女傳俱作昊天定本亦然俗本誤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毛戾定也勩勞也覆反也補朱傳宗族姓也蘇氏曰周宗姬姓之宗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三事三公也陳氏櫟曰如漢魏以來史云位登三事皆指三公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或以周宗既滅句疑此爲東遷後詩陳氏引史記廢申后立褒姒大史伯陽聞之曰周亡矣又曰禍成矣卽此詩既滅之義蓋古人忌諱不若後世之甚洵然愚謂此蓋借厲王前事爲鑒流彘之禍大子靖匿召公家得免然則當時姬宗之被禍者多矣百官奔散可想而知厲王在彘尙有肯夙夜從公朝夕在側者乎此不過五六十年間事老成人皆親見之庶幾顧此警心一意從善乃反出而爲惡何哉如此似於覆字之義有合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辟法也案人君之職在聽言用人辟言不信所聽者必譖言矣譖言是聽則難保其身故告以各敬爾身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毛戎兵遂安也暬御侍御也朱暬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瘁病也聽言則答譖言則退以言進退人也補訊告也案戎卽西戎其入寇之勢已成未有能禦退之者

饑卽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之事此兩端是王室大事諸
臣宜如何與王籌度使戎退民安庶幾周宗可以復興
乃曾無一人主持惟我暬御之人憂此至於憯憯日瘁
凡百君子莫肯用此入告聽王開口則諾諾應之一聞
譖言遽奉身以退其自為計則得矣而坐視國之危亡
而莫之恤亦獨何心哉案聽言則答活繪出一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景象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
毛哀哉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哿可可矣世所
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案不能言者躬是瘁能

言者躬處休一瘁一休係乎能言與不能言而國之大
命隨之此詩人之所哀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
及朋友
毛于往也案斯時往仕而稱急且危者何也戎成則加
之以師旅饑成又因之以饑饉必嫺韜略而後可使之
治戎必善撫綏而後可使之賑饑戎虜既欲乘饑而來
饑民又易因寇滋亂二者交迫任使非人僨事不小然
則奉命於危難之間談何容易而王乃辟言不信惟尹
號誰是聽王曰可使臣曰不可固開罪于天子若隨聲

附和亦云可使又怨及於朋友進退皆罪此仕之所以
難也一說使從也古謂從為使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
出居誰從作爾室
毛曰予未有室家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無聲曰泣血
無所言而不見疾也此章之旨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
友而不肯反者也補朱傳鼠思猶言癙憂也箋鼠憂也幽憂窘迫如鼠在穴中案謂爾遷于王都則係久居于外者故不謂之
還不謂之復而謂之遷意厲王時民變已出居於外久
立室家轉成安土重遷之勢此時人方紛紛圖出而故

勸之使入自知不入耳之言人所厭聞故曰無言不疾
疾卽嫉也末二句就其說而反詰之以矛攻盾明知其
疾而必言之者蓋出於泣血之至誠而欲進朋友以俾
守我王也
雨無正七章暬御之臣傷時也國家大患厥有兩端曰
寇曰饑溪居以來失天下者率由於此宣王初年玁
狁內侵饑饉薦臻孔棘且殆矣而周宗復延者以兩
者皆有正人以維持之也有文武之吉甫戎雖强閒
風自退有旬宣之召虎饑雖成民生仍遂況正大夫
尙有方叔仲山甫諸人在耶以故六月采芑作而戎

不爲患雲漢鴻鴈作而饑不爲災蓋賢臣衆多如雨
宣所由中興也幽則不然以孔聖之皇父而退居于
向擇車馬以實私邑則武備虛矣以不平之尹氏而
秉國之鈞致喪亂以空我師則民生耗矣皇父宿將
也而使之失其兵柄尹氏世卿也而惟知厚其姻亞
於是乎戎成不能退饑成不能遂而國危矣夫國以
民爲本民以兵爲衛苟一不得其正則不能以國況
雨無正乎人君之職在於用人聽言人由言而進者
也今不信法言而好巧言言路既絕小人競進小人
合則君子離騶至繁霜震電天降之凶寄帑作都人

失其故亡形見矣而此一人者乃獨日侍君側靡之
不去卽久已離居者猶欲招之使來君子嘆西周之
亡亡於無臣彼三事大夫邦君諸侯曾無一人能爲
此暬御也哀哉

乎讀此詩使人不敢言明哲二字君子處亂世身在
評事外乃可言明哲若身在事中只有一敬字耳 伯
發○戎成饑成自是全篇關鍵末章與二章相應首
章則總冒也五六章是說言者三章是說聽言者亦
相應文自沈痛 彷山○案詩言饑饉韓詩雨無其極
八字與篇義自合○○折中謂雨當作雨言東西都雨
處皆無正人義極正大愚謂若從韓義當作雨無止
因止字訛多一畫誤作正若吳東發之覇無正明欠
穿鑿 同上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蘇氏曰此及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小名篇以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

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季氏本曰此亦在位者直言以諫切時事與正月同

朱傳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毛敷布也回邪遹辟沮壞也 朱沮止也 邛病也 補朱傳旻幽
遠之意猶謀 姚氏舜牧曰議論曰謀由是見之施爲曰
其臧如匪行邁謀加彼築室于道謀是單言謀者謀之
猶者不我告猶哀哉爲猶匪大猶是經是也 案史稱幽
王用虢石父爲卿用事人皆怨今觀雨無正小旻皆言
旻天疾威則幽王蓋暴虐者石父善諛因而導之耳總
之幽王未嬖褒姒以前則爲暴虐既嬖褒姒以後則爲
淫昏此等詩似未嬖褒姒以前作蓋與諸臣同爲不臧
之謀以至於病國病民也故曰亦孔之邛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毛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乎上 爾雅潝潝訿訿莫供職也 韓詩
不善之貌○朱傳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 案朱用蘇
說因潝有合義訿有毀義二字重用下文又有兩具字
自是相和相詆之義
以此訓詁實勝於毛 補詩觸此章言黨同而伐異也尹
謂具違具依兩具字所云萬口附和牢不可破者也亦
可見當時謀國者未必盡無良圖吾謀適不用耳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毛猶道也 箋猶圖也 集就也執其咎者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案首二句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次二句則如晉楚爭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是也蘇摸棱凡事輒持兩端則不敢執其咎宋人議論未定而兵已渡河則不得于道也孔明謂劉繇王朗羣疑滿腹衆難盈胸而曹孟德得策輒行幾定中原此淮蔡之功韓子所以歸之於惟斷乃成也

附匪彼解 九經古義曰箋云匪非也如不行而坐圖遠近惠氏棟曰左傳子駟引此詩杜元凱注云匪彼也予案三家詩必有作彼者故杜據彼爲說雨無正云如彼行邁其意略同古有以匪作彼者襄二十七

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漢書引桑扈詩亦作匪又荀子勸學篇云匪交匪紓天子所予今采菽詩上匪字作彼或古匪彼通用又朱武曹曰匪彼也猶言如匪彼行邁則靡所臻與下如彼築室于道謀語意略同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毛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爲近言潰遂也案先民卽古人天下無生而貴者故皆稱民大猶者國家大政策大典禮也維此聖人瞻言百里所見者遠則非邇言矣惠愓周曰邇言者諂諛之階也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邇言之類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毛靡止言小也 朱止定也 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補朱傳膴大也多也 韓詩作腜 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謀者焉有肅乂者焉 朱公遷曰聖人之德五者咸備此則人各有其一耳 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案肅乂哲謀聖先民箕子所傳而詩人能言之必其人能以先民爲程者也程先

民卽能經大猶惜乎其不見用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毛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 按非當指回邇言 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案暴虎馮河正指搏擊權奸言人臣犯顏死諫正當如此但人祇知其一莫知其他柳子厚箕子廟碑曰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搏擊權奸以身死之是以正蒙難也而其他尚有可爲者正宜留其身以有待此所以

戰兢臨履思遠害以全身也輔漢卿曰荀卿子樂王鮒皆以此章爲畏小人而發是古之傳經者類如此說（昭元年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注謂義取小人可畏所以不敢議譏公子圍）

小旻六章刺王用號石父也號石父首爲回遹彼潝潝訿訿者皆其黨羽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顛倒錯亂必至於淪胥以敗而後止雖有肅乂哲謀之人亦無如此回遹何也夫此回遹者其孝怒如虎其深險如河意惟有請朱雲之劍擊秀實之笏可耳而乃曰不敢何也蓋權奸誤國人但知以死爭之而其他尙有守身以傳道者人莫知也戰兢臨履正守身之事也

詩人傳箕子之學（朱子語）故發此論後來曾子誦臨深履薄之言曰而今而後知免守身者也文山誦成仁取義之言曰而今而後無愧致身者也均之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夫

評（平數字是奸字面用在疾威上最苦○末世凌許傾險情狀潝訿四疊字刻畫○二具字已成一雷同世界國欲不亡不可得○孰其咎非膽識兼到不能○五章望以用賢是前謀字歸着處然止具賢者名目不敢聲言用賢知言之無益也付之流泉一嘆而已伯敬○通篇以謀猶回遹句作主前兩章末均言我視句法一樣後四章均用譬喻然而前三章各用一譬喻語長而氣舒末章疊兩如字用兩譬喻句短而勁與前三章稍變仿山）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朱傳此大夫遭時之亂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陳氏曰小宛刺幽王解者紛紛朱子盡掃諸說定爲兄弟相戒之詩而天命不又一語終屬難通○徐退山曰宣嗣厲而蠢克興幽嗣宣而先業盡墜宣納姜后之諫幽黜申后之賢故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伯服思奪嫡故曰教誨爾子宜曰興伯服兄弟也故曰題彼脊令幽酗酒故及飲酒幽涇刑因及岸獄禍起夫婦故首咏鳴鳩鳴鳩即雎鳩王無關雎之德也古序刺幽王明甚○案古序刺幽王而朱子以爲大夫憂亂兄弟相戒免禍夫必王室騷動而後人有憂亂之心有免禍之想時事如此天下可知矣不謂之刺王得乎吾鄉賀子翼輒謂朱子所訓暗與序合此種是也自是通論○原本幽作宣悞）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興也宛小貌鳴鳩鶻鵰（朱斑鳩也陸氏佃曰似鵓鳩項有繡紋）翰高（朱羽）也戾至也先人文武也明發發夕至明（朱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補)

二人父母也(案)此大夫周之宗臣也周之興也以雎鳩始此亦一鳩彼亦一鳩今鳩飛戾天念昔先人河洲起詠關關依然今則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其人已在宮中如鳴鳩之戾天如之何而不憂傷也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父母生我者也此所以明發而有懷也（案經傳無有以文武爲二人者故先人從毛而以二人屬父母從朱說）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毛)齊正（案左氏文二年傳子雖齊聖杜注齊肅也毛注爲正然則齊者正肅之稱以爲明智速通者悞也）克勝也（箋正通之人飲酒雖醉猶能蘊藉自持案洪範有剛克柔克此云溫克皆取相勝爲義）

又復也㊣補朱傳富猶甚也壹醉一於醉也㊣案天命不又
言天命一墜不可復得猶一姓不再興之意朱子曰時
王以酒敗德臣化之故兄弟相戒首以爲說○此刺
王酗酒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
似之
毛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 朱菽大豆也菽葉謂之藿 疏
螟蛉桑蟲也 陳氏曰似尺蠖而青小在桑葉上夏則羽化爲蛾 蜾蠃蒲盧也 爾雅
釋蟲文注云卽細腰蜂俗呼爲蠮螉一物四名鄭氏中庸注以蒲盧爲土蜂卽此 負持也 箋蒲盧取
桑蟲之子煦嫗養之以成其子案箋言蜾蠃負螟蛉之
子以成其子未嘗言取螟蛉爲己子陶隱居及范逸齋
並云土蜂作房生子如粟米大捕青蟲滿房中久則青
蟲盡枯其子成形而出蓋借青蟲之氣以煦其子并飼
之也傳箋語補類我類我七日而化爲其子此揚雄
之謬說也今人以養子爲螟蛉子是爲揚說所誤 案
此刺王不能教伯服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爾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
爾所生
毛題視也 箋題之爲言睇也說文睇小邪視也 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
節耳忝辱也 案幽王嗣宣王宣其所生者也宜以全盛
之天下付幽王而幽墮之其有忝於所生也多矣周有
天下未嘗廢長立少至幽始開其端胥月之間誠非易
處常棣之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此周先人之訓也

宜臼與伯服苟覩此而有省焉將兄弟戮力遹征以勤
王家庶不忝辱所生矣前章教誨爾子欲王訓伯服也
此章題彼脊令勸宜臼友伯服也我者爲宜臼自我爾
者爲宜臼爾伯服也我邁爾征同勤王室也無忝爾所
生二人皆幽所生也此言爾者詩人爾之也與予言依
於孝與弟言依於弟詩人忠厚之旨也○此刺王不能
使宜臼與伯服親睦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
能穀
毛交交小貌 朱往來之貌 桑扈竊脂也 朱俗呼青雀肉食不食粟○淮南子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 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不可得也塡盡 韓詩作疹疹病也 朱塡與瘨同見雲漢 岸訟也 朱岸亦獄也韓詩作犴犴胡地犬犬所以守故以獄爲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爲獄 補管見握粟所以酬卜者也顧亭林曰古
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錢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 按古
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糈楚詞巫咸將夕
降兮懷椒糈而要之是也此握粟是買卜之事日者列
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則非事神之米矣顧說是 朱子曰言握粟以見其貧
窶之甚 案桑扈本食肉而啄粟病寡宜見矜而被獄此
王之濫刑也犍肥而噬下及塡寡非所謂啄粟乎時褒
姒有獄請入女於王以贖罪卽褒姒也夫以天下共主
而以一女故讞獄則其時刑之顚倒獄之放紛從可知

矣雨無正之詩曰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吾恐有罪者未必伏辜而無罪而陷於刑辟且株連而蔓及他族者比比也以故一則曰疾威再則曰疾威呼不弔於昊天非虛言也然則東周之亡由懦弱而西周之亡仍由暴虐幽與厲一轍矣詩可為史信然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毛集木恐墜也臨谷恐隕也箋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補。。折中此各敬爾儀之實功以此自為則能穀矣以此教子則能似矣必如此而後無忝所生

有懷二人不虛也案此與小宛末章同疑是一人手筆

小宛六章念先人也周之先人化起閨門於周南曰雎鳩取其別也於召南曰鳩居取其拙也而茲之鳩則翰飛戾天是不安於為鳩也其拚飛之性則鳩也而隼矣且不獨隼也浸假而為梟為鴟矣夫以鳩而變為梟鴟此豈先人所及料也哉夫先人之明大命也曰無彝酒又曰德將無醉而今則壹醉日富矣先人之教世子也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長幼焉將以有穀貽孫子也而今則豫教無聞矣先人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作常棣之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而今之題彼脊令何如也先人之於庶獄也曰敬爾由獄曰列用中罰而於鰥寡加哀矜焉而今之岸獄何如也蓋今之天下一疾威之天下也自鴟鴞入而鳥則飛矣鴻則墩矣疾痛惻怛而呼父母此溫溫之恭人所以明發有懷而戰兢臨履以終其身也歟

評通篇以父母作主自首章以有懷二人起以下章有一父母在內次戒酒三教子四勤業五懷刑而末章以戰兢總結之看似一幅家箴卻處處按切時事針對時王然世界如此令人不堪設想矣序以為刺幽王朱子改為大夫遭亂兄弟相戒免禍但既曰免禍即是刺王詩人之旨忠厚可思豈必如後人醜詆怒罵而後為刺耶朱解蓋與序旨暗合而不自知此吾鄉水田居士之言洵為千古解結之論。譚友夏云與沔水同旨而此更詳王次章末章可作我友敬矣註鄒愚謂後世人或教兄弟營窟或戒兄弟口中祇可飲酒勿談時事未嘗不因處亂世起見究竟皆非全身遠害之道惟此拈定一敬字直是聖學傳心之要子夏得之以戒司馬牛曾子得之以守身程朱本之以傳道豈但處亂世云爾哉彷山

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傳作焉。鄒氏曰凡刺詩託為其人語不必出之其人不獨小弁為然

而毛公特著大子之傅者明子之於父無刺也。案此篇味其詞氣當曰怨不當曰刺而云刺者自後人觀之以為幽王於父子之間如此純是少恩致使此等篇什流傳自然是刺故就本詩而言則為怨自他人觀之則為刺如小宛自是兄弟相戒之詩而序以為刺亦同此義又本詩是怨不但高子之說如此雖孟子亦不能別易一字特於怨之中指出親親二字為異耳王充論衡謂伯奇放流作小弁詩說苑亦謂伯奇為後母所讒投河死陳氏謂二雅所咏必關王政得失吉甫父子私家事未必入雅洵然。又案此詩經孟子論定遂為仁人孝子之詩然乎王豈仁孝者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以平為仁孝毋乃蹈不知人之譏與

日宋儒以平王忘親逆理指戌申一事言之耳不知申國近楚實爲東周屏蔽當時楚僭王猾據江漢間申國不守即可以長驅至周是又一大戎也平王戍申亦爲出於不得已之舉入春秋以來未有言其非者孟子善論世亦善知人以此詩爲親親自是平王初心如此不得因後來戍申一舉而預議其先即不討申侯亦是力有未能不得遽指爲逆也總之平性情弱又窘於時勢果能如此之哀痛沈摯似未必然續序以爲其傳作則此詩尤無可議矣 朱傳舊說幽王大子宜咎被廢而作此詩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毛 興也弁樂也 朱弁飛拊翼貌何氏楷曰弁通作拚拊手之義鳥之將飛而拊翼似之 鸒卑居卑居雅烏也 爾雅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 雅與鴉同提提羣貌

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

后而放宜咎將殺之 補 朱傳斯語辭 疏猶蓼彼蕭斯何菀彼柳斯之類

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 朱氏善曰子以父爲天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毛 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惄思擣心疾也 說文擣手椎一曰築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毛 桑梓父之所樹己尙不敢不恭敬 朱古者五畝之宅樹桑梓於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 舊五代史曰桑以養生梓以送死 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 朱屬連也毛體膚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 王引之曰哀謂膜理裏理古通

辰時也 箋謂六物之吉凶號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案此即唐李虛中以歲時月日八字算人吉凶是也燕星命家三代以上有之服虔原解稍悞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毛 蜩蟬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 箋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陳氏曰韓詩外傳引此亦云言大者無所不容毛韓二家同義夫以王者之大不能容一太子使之如舟流之靡屆曾擬淵之不如詩人以此託興直是編目傷心放子孤臣情事應爾朱子論興體多主全不取義之說故於此俱略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尙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毛 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 箋雊雉鳴也鹿之伎留其羣也雉之雊求其雌也 壞瘣也謂傷病也 爾雅瘣木苻婁言疆瘣腫內疾瘣蘊也 ○朱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 補詩解寧莫之知言王豈猶不知蓋尙冀其知也

相彼投兔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旣隕之

毛 墐路冢 箋相視投掩行道也 朱墐埋也左傳道墐相望是也 案投兔箋謂人將掩兔尙有先驅走之者朱謂兔向人投奔尙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毛伐木者掎其巔箋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臧氏曰左襄十四年言晉伐秦晉禦其上戎亢其下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杜云掎其足踣偃也是禦其上謂之角當其下謂之掎此云掎其巔是上亦可言掎也案掎倚也倚著於㧻而後踣之不遽踣也析薪者隨其理箋扡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析之案理者木之文理也佗加也箋醻旅醻也如醻之者謂受而行之疏醻皆作酬此作醻古字通補朱傳舒緩也案唐德宗以讒欲廢太子李泌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竟無他太子得不廢此舒究之驗也彼指褒姒言申生之被讒也曰我辭姬必有罪今乃舍彼有罪而加予予宜咎自謂也佗與駝通猶今人言駝包也駝負物者也俗謂被讒又謂之背包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浚深也補○折中言王之左右皆可畏之人也其高者莫匪山皆能爲險阻者也其深者莫匪泉皆能興波瀾者也若輕於漏言則四垣皆耳變故叢生不惟己罹其毒并恐王亦受害故願君子之戒之也讀詩記曰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無逝我梁四句皆古語范

逸齋曰被讒見逐猶慮其敗我家事故以此爲喻

小弁八章此篇經孟子論定毛公引孟子全文終之朱傳亦然蓋後人無以易之矣

評全篇總言怨慕之意五心之憂矣一曰云如之何其詞尙緩二曰疢如疾首則切於身矣三曰不遑假寐則晝夜無有休止四曰甯莫之知則無所告訴故倉卒急迫而終之以隕涕也詩白雲○次章純寫憂自來說憂者無此刻畫周道之上草生蒙茸萬茂先云此意即唐人所謂愁心似春草時向玉階生也倚字言憂最切非身歷者不知憂能傷人雖憂用老猶言用憂以老也用字倒下健甚子翼○朱子語類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爲與舜怨慕之意同竊以爲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同至後君子秉心二句與君子不惠二句分明是怨卻與舜似不同愚謂此詩只是一怨雖孟子不能替他加一慕字孟子稱舜至孝卻是因慕字擡高一格此詩何曾有慕字古今說者只是錯攙一慕字在內也朱說自是精

細仿山○朱氏善謂小弁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具於首章其下不過自此而推之耳愚謂第七章說信讒第八章說易言皆是首章未盡之意其餘皆在何辜于天八字中耳又記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朱傳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案幽王在位其時號石父尹氏輩當國十一年中其所傾陷當不可勝計蓋此輩大似李林甫一流人國家末運天故產之以戕賊善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千古有餘痛焉聖人存之以志世變漢之黨人唐之清流明之東林可作一例觀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毛憮大也箋敖也案憮字爾雅兩訓釋詁憮大也釋言憮敖也故毛訓大箋訓敖從毛爲是○憮作幠從心從巾皆通威畏慎誠也朱慎審也箋已泰皆言甚也案昊天泰憮朱

注承上威字來古人文字多有如此否則於文爲不辭矣若如鄭訓敖以爲王甚敖慢以浩浩昊天不駿其德之類例推之尚可通然兩憮字義不書一。泰韓詩外傳作大今作泰係後人所改釋文亦作大音泰古無作太作泰者自范蔚宗作漢書避父諱遂改從太要之經文中無以泰爲太者惟泰古亦作大泰誓古文作大是也見三家詩異文疏證

案蘇氏言人勞苦倦極則呼天疾痛慘怛則呼父母天者人之大父母也此即以父母呼天蓋兼二者而有之其幽憂繁冤所謂眞宰上訴天應泣者矣而以悠悠目之與黍離之言悠悠蒼天同一沈痛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毛僭數箋僭不信也案數即事君數之數毛讀僭爲譖故訓數言數進讒於君側也鄭如字故訓不信

當從鄭爲得本義 涵容也箋同也惠氏棟謂涵當作函與咸通司馬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毛音含訓爲容鄭音咸訓爲同義並得通當從毛 遄疾沮止也祉福也箋福福賢者案箋謂福賢者後人多從之然賢者二字終嫌添出不若謂君子如天之福則亂庶速止不然君子安知其不福小人耶

案僭始既涵言譖人之言必有其始於其始而即怒之譖人懼矣於其始而既涵容則亂端伏矣故曰初生既容之則遂信之而亂機作矣故曰又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毛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盜逃也無義書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與此經正同案左氏單獻公棄親用羈即逃人也古來風氣蓋如此焉 餤

進也箋匪其止共言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朱武曹曰止容止也共韓詩作恭匪彼也古與彼通言彼小人容止之共適足以爲王之病也

案三代之末有風氣兩端異於後世者一曰屢盟一曰信盜屢盟見於春秋者甚多如宋亂則六卿屢盟衛元咺鄭伯有之亂或與國人盟或與臣下盟甚則如周鄭交質後世賜功臣鐵券猶其遺意盜之爲逃毛解極爲得之蓋毛距周時猶近即戰國時秦所用張儀范睢之類皆逃臣也若孔氏引左傳竊賄爲盜是爲盜賊之盜則謬矣賀子翼曰讒人以言餂人孟子以爲穿窬之類故曰盜言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毛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朱秩秩序也案書平秩史記作平程程有進義亦有序義當從朱注爲長 莫謀也釋詁莫定也 毚兔狡兔也韓韓氏嬰曰趯趯往來貌朱傳躍躍跳疾貌躍躍即趯趯也

案此承上章來言盜言之所以甘者謂其能建大功定大謀耳而豈知惟君子聖人爲能作之莫之何則君子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其品最高世所云鳳凰麒麟者也彼讒人之心以予忖度之一毚兔耳雖躍躍自喜而遇犬獲之其技立窮奈何誤以君子聖人信之哉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

口妄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毛】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蛇蛇淺意也【劉】碩大也【補】朱傳行言行道之言也【案】國家宜植楨幹之材乃荏染柔木而君子樹之何其傎也然槐棘之班孰爲勁正孰爲罷輭道路之言心焉數之久矣彼蛇蛇然大言以欺人者殊不知人之視己如見肺肝而猶肆其巧言以悅人聽眞所謂不知人世間有羞恥事者也案蛇蛇與訑訑古字通趙岐注孟子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則碩言爲大言非善言矣朱注假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毛】水草交謂之麋釋文水拳力也骭瘍爲微腫足爲尰皆釋訓文郭璞曰骭腳脛也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劉】猶謀將大也言爲讒譖之謀大多【案】此章舊說以爲必有所指而言特爲隱語以斥之○○折中曰讒人何人非有名望也居河之麋非有憑藉也無拳無勇非有材武也朱武曹曰既微且尰喻其人之醜惡猶以籧篨戚施刺衛宣公非眞有斯疾也巧言六章傷讒也幽王之世亂世也其初天下承平甲兵未動而詩人以爲亂如此憮何哉蓋下有訛言而上有讒言二者交煽而王室於是乎騷矣自節南山以下若尹氏皇父家伯仲允之徒職爲亂階者多矣至此而無拳無勇之輩乃亦搖脣鼓舌肆巧言以亂朝政而陷善類如之何而不淪胥以鋪也嗚呼使無罪無辜之人呼昊天而訴之悠悠斯世其奈之何哉

評此詩末章另一風調○賀子翼曰末章作不了語妙甚朱子謂何人斯詩與此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予謂巧言前五章皆用整篇此章用散若移入下篇筆墨較爲一色然下篇無可安頓處疑先有五章此章乃續綴而成耳伪山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作是詩以絕之○疏成十一年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杜注今河內溫縣是東都畿內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以子爵爲三公暴公爲卿士亦稱公當卿士兼公○陳氏曰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注鄭地亦是東都畿內○暴蘇二公惟甫精神訓注是暴桓公蘇信公風俗通引世本詩疏引古史考並作暴辛公蘇成公見梁氏瞥記○案竹書紀年王

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六年皇父作都于向想皇父作都以後退居于向暴公繼爲卿士朱傳同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毛】云言也【劉】梁魚梁也在蘇國門外【補】朱傳艱險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劉】二人暴公與其侶也【補】朱傳唁弔失位也蘇子由曰末二句言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此小人反側之情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

于天
毛陳堂塗也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疏禮有公館有私館公館公家所築以舍客客辟不見主得
至其陳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
我心
毛飄風暴起之風擾亂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
其盱
補朱傳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賦
曰盱衡而誥是也許巨雲曰左大沖魏都賦魏國先生盱衡而誥注盱張目也眉上曰衡謂

舉眉揚目也案云何其盱謂壹者之來便可消釋前疑云何
而不至乎我其張目望汝矣箋宮詹以石經無其字謂卷耳都人士皆有云何盱
矣文法同此當作三字句。舍字與車盱協古音舒定六年齊人弒其君荼公羊作舍字音舒惠氏引史記律書云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
祇也
毛易說當訓平祇病也箋祇安也案此處文義從鄭爲長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
爾斯
毛土曰壎竹曰篪劉熙釋名塤喧也聲濁喧喧然釋樂大塤謂之嘂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

呼也塤壎古今字。釋名篪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字亦作箎三物豕犬雞也民不
相信則盟詛之左傳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豭即豕也盟在先詛在後
案諒信也補朱傳如貫如繩之貫物相連屬也王氏質曰吹塤
吹篪即暴公及從行者之二人謂二人一唱一和相貫串以鼓其讒也諒誠也汝豈誠不
我知而譖我哉苟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姜湛園札記曰八音之中聲相同者惟壎篪爲然二
物皆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其竅盡合則爲黃鐘盡鬪則
爲應鐘餘樂不然故惟壎篪相應蓋他音一音各爲一
節獨壎篪二音同爲一節和之至也案同爲一節者樂志曰如塤爲宮而
篪之徵和塤爲商而篪之羽和是。又二物皆六孔鄭氏以篪爲七孔廣雅云八孔伯仲兄弟也

詩言兄弟曰壎篪妻子曰琴瑟古者凡用大琴則大瑟
配之中琴則中瑟配之雅琴頌琴則雅瑟頌瑟配之故
以比妻子取義精矣疏曰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幽王時暴辛
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爲作謬矣然不過借以形容二人和好耳周言亦附會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
反側
毛蜮短狐也陸氏曰蜮三足似鱉一名射工一名水弩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靦
姡戶刮反也說文靦面見面醜也也玉篇慙貌反側不正直也案靦與示通
言其非鬼蜮而亦示人以不可窮極也
何人斯八章大臣不和也幽王在位十一年六年以前

執政者爲皇父六年以後執政者爲暴公皇父之病在𠫭睢觀墻屋汙萊之事其陵人也多矣暴公之病在陰險觀飄風鬼蜮之爲其禍人也烈矣此皆欺君負友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者也而彼蘇公者乃甿忿生爲司寇於成王之朝能敬爾由獄卒致刑措賢大夫也吾不知其裔乃祖之職與否然稱之曰公則亦在論道經邦之列者也而無罪無辜之人橫罹刑網曾不聞有所救正其可謂繩其祖武乎然處回遹之朝而爲執政所惡則其人必能持正者也惜不能奉身早退而至爲所讒又思邀其一唁以解疑而釋怨亦未爲得也與鬼蜮同列義取括囊雖不作歌可也

評摹寫暴公百千閃爍逃避之狀着骨着髓只是一个內慚耳微詞緩調無可藏身眞勝於有北之投也伯敬○暴公是蘇氏故交故猶以交情責之不然入門還入等語公爲不情矣然彼何人斯頻頻呼之若不知其姓名者其妙在此退山○首章其心孔艱四字爲一篇之骨已包得反側在內妙在不直指譖者爲暴公而設一從行之人爲言便有波折維暴之云四字如蜻蜓點水似信似疑爲趣甚首章既點出暴公次章又曰誰爲此禍方信而又若疑妙甚以下均作冷譏巧諷直至末章方點出反側二字與篇首孔艱照應然終不一露譖字所以爲高子翼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朱傳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傳末云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卽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案下序謂寺人傷於讒不必定是被讒而作寺人朱子引楊氏之言謂寺人最親近於王而亦被讒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有理存之○陳氏櫟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皆刺讒之詩故相屬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㊁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陸氏璣曰餘蚳黃爲質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朱貝水中介蟲也龜鼈之屬稗雅曰貝有首尾以其背用故曰貝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㊁哆大貌說文張口也南箕箕星也東方宿常見於南方故曰南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朱謀瑋曰箕主口舌以喻讒者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注禮

侈者因物而大之名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段氏曰蒸析麻中幹也古以爲燭案無羊詩以薪以蒸粗曰薪細曰蒸縮屋而繼之段云縮屋卽左傳之抽屋也武梁碑作摍笮摍抽也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此卽六十閉房之說謂六十不能無欲也不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

此俗所云坐懷不亂也不逮門謂不及門無宿處也荀卿曰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國人不稱其亂後門卽不逮門也禮記注以體曰姫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案毛引此以證辟嫌之事耳要之此寺人不必定有男女之事亦不必定無男女之事朱氏善曰萋斐以成錦是因小以飾大哆侈以成箕是構虛以爲實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㊀毛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或曰緝緝者讒人以其罪積而益之如女之積也下二句代爲叮囑語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㊀毛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朱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案下二句言

出爾反爾人情之必至亦天道之好還如請公入甕周興事亦其證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㊀毛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㊀毛投棄也投畀有北者北方寒涼而不毛案諸葛出師表言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是南方亦有不毛之地此言北者以北方肅殺故亦卽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意昊昊天也箋付與昊天制其罪制斷也正也㊀補○○折中章首二句重出衍文也案朱傳謂嫉之甚故重言之然語意似不甚貫當是衍文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㊀毛楊園園名猗加也段曰猗古音如阿加古音如歌同韻段借畝丘丘名朱公遷曰畝田之壟也邱如田壟故曰畝丘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案前六章歷訴讒人至投畀有昊止矣此章自言其居處官職姓名以告凡百君子聽之也寺人王之內小臣也今退居於楊園其所由之道則歷畝丘而上者是也孟子其字也家父作誦孟子作詩與離騷之正則靈均皆自道其姓名以告人前後如一轍矣永叔醉翁亭記曰太守爲誰廬陵歐修也此之寺人爲楊園之孟子也詩文一例舊說以上二句爲興似非

巷伯七章寺人被讒也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

令於王最親近者也茲之被讒其殆以申后之故歟申后矢白華之情深識天步之艱難賢后也褒姒欲傾之而無由則不得不借端於寺人於是飾萋斐以成錦構哆侈而爲箕其始也發端於奄而侵及於后其繼也歸獄於后而仍波及於奄緝緝者糾纏不已翩翩者起滅無端其來也捷捷其變也幡幡彼譖人者注意於后而爲所連者已百口不能辨矣由是后及太子以次得罪而寺人亦退處楊園回想造言之故追恨主謀之人作爲此歌以告有位蓋亦當時一傷心人也嗚呼褒姒梟鴟也犬戎豺狼也曾幾何時

而梟鴟竟爲豺虎所食然則驟人亦暫時好好耳蒼天蒼天豈眞夢夢哉或曰圈者圍陵也此寺人黜守楊園罪之輕者也而迫而作投畀之言彼豈爲其身也哉傷周室之將亡而欲與天下共誅此譖人也故曰惡惡如巷伯

平起二章兩譬喻造語精工創所未有次二章是正評面連用八疊字極力描寫下二句代爲叮嚀代爲商量妙極第五章總上四章積健爲雄感憤欲絕一視字絕妙不言報應而報應意自在言外第六章幻作奇想遂成奇筆取彼譖人句陡然一筆動心駭目末章點出居址姓名官職以一敎字作結通篇蒼涼感喟自成結構何物寺人乃有此筆端仿山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朱傳朋友相怨之詩 案以此詩爲朋友相怨似近於風不應登於雅今特正之說見後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毛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 鄭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 案習字從羽訓鳥數飛當爲迅疾貌谷即空谷之谷古人謂空穴來風其風最寒此以喻朋友涼薄也 案詩多以谷風喻夫婦此疑夫婦相怨之詩其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者即昔育恐育鞠之意將安將樂則言笑晏晏時也明大祖初起事時依郭子興子興以養女妻之郭氏諸子欲害之屢瀕於危賴后以免莊烈之繼熹宗也初入宮時亦賴周后護持脫於魏閹之手蓋恐懼之際自后以外無一可恃故曰維予與汝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毛頹風之焚輪者也 陳氏曰旋轉而上卽羊角風溥指風其上行如焚旋轉如輪谷風相扶而上頹風扶谷風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 案李氏巡謂風從上而下謂之頹頹有墜意今人以風俗壞爲頹風詩言維風及頹蓋雙關語也 案前章言維風及雨正鴟鴞謂風雨所飄搖者此章及頹頹有傾倒意則鄘谷風所謂及爾顚覆之時也皆以興恐懼光景寘予于懷大似漢宣少依倚許氏故有微時故劍之思唐中

宗被廢時親曬韋后誓不相忘皆寘懷光景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毛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細義言盛夏萬物壯茂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以天時不齊使然故月令仲夏靡草死若云無有不死葉萎枝則非理矣朱注言谷風所被者廣猶無不死之草不萎之木觀此則古人造語有未圓處尚待後人斡補然終覺牽強未合詩人語氣 案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卽無罪者淪胥以鋪意也愚意此必申后被廢之作蓋人主崔嵬似山附山者草木也羣臣是也幽欲廢后當時諫者必多幽欲以威脅之致興大獄濫於誅殺如巧言詩所稱無

罪無辜亂如此憮是也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自是蔓衍

株連一網打盡之象若是朋友之隙安得有此其曰忘

我大德指將恐將懼時言之小怨則褎姒見寵時申后

亦必微有怨言爲王所銜也

谷風三章序曰刺幽王也詩人之例凡言兄弟者賦脊

令言夫婦者賦谷風邶之谷風刺棄前妻也此之谷

風其殆刺幽廢申后乎夫婦一朋友也曰予曰女一

唱一隨此平日之常也宣王中興性極嚴明幽性昏

闇在東宮時必多失德一旦譴及則儲位難保此將

恐將懼之時也申后之爲大子婦也嗣前人之徽音

識庭燎之憂勤奉以周旋不至失歡堂上大子之得

不廢申后力也故當震驚恐懼之秋一則曰維予與

女再則曰寘予于懷直以斯人賢淑不可多得耳夫

何一登九五天位崔嵬遂忘當年之恐懼別求今日

之新特寵移愛奪淚落情留君子悲焉夫誼主恩普

庶類仁風所被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幽之得

褎姒也遂以廢后爲事今玆之政胡然而厲乃至無

草不死無木不萎如寺人孟子之類安知其非因申

后得罪耶嘻其酷矣抑吾聞召穆營謝宣之元舅也

姜后脫簪宣之元配也又觧今后之賢以遺宮湼主

中宮者三代皆係申后未聞猶有失德則是大有造

於周也今皆忘之徒斷斷於薄物細故以索垢而求

疵抑可慨矣嗚呼長門草綠永巷苔青當時羣臣無

敢誦言其故而於小弁巷伯之間特留谷風一詩使

人讀而自得之此非王政之小失也徒以爲朋友相

怨焉末矣

評 三百篇中每有與後人詩造意同而工拙迥異者如小弁維憂用老漢人云維憂令人老少一人字

換一用字便深一層此處棄予如遺漢人云棄我如遺跡又覺漢人多一跡字不如少一跡字意致更爲

無窮惟杜子美倒用蕭蕭馬鳴句加一風字便㒺然有邊塞意幾與三百篇爭勝矣 予襲○忘我大德二

句是古今通病胸中有一怨字則無此矣○詩人不忍直言猶以大德小怨分任其咎亦誠不以富之意

也退山○何氏云谷風厲風也又加以雨所謂震風凌雨喻遭變恐懼恐非和風也案幽王之世繁霜陰

雨此谷風不得爲和風何氏以爲厲風所見超絕仿山

蓼莪刺幽王也 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朱傳與下序同 晉王哀以父死

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賀子翼曰孝子自悲失養何嘗刺

幽王序者從旁撫時感事以爲刺幽王耳○一說此詩皆哭親之辭是士大夫不得終喪非民人不得終養也

故列於變雅於義尤碻

蓼蓼者莪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毛)興也蓼蓼長大貌(補)爾雅蘩之醜秋爲蒿 釋云醜類也言蘩蕭

蔚莪之類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則皆

蒿也陳氏曰視莪爲蒿猶云看朱成碧也憂思極而瞻

視炫也此鄭義也朱以爲喻親生我初謂美如莪今匪

莪而蒿矣蓋毛以爲興朱以爲比也然興義較優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毛蔚牡菣也釋草文江河間曰菣陸疏云牡蒿也箋瘁病也瘁通作顇顇也劬勞而至於瘁勞苦見於貌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毛缾小而罍大罄盡也釋器小罍謂之坎郭璞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鮮寡也黃文煥曰鮮民猶今云孤哀子○阮氏曰古音與斯近文王惠鮮鰥寡立政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與此皆當訓斯斯析鮮音皆近補韓詩怙賴也恃負恃也朱傳缾罄二句言缾罍相資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也劉氏瑾曰左傳昭二十四年鄭子太叔引此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缾喻周以罍喻晉不以大小論也案於罍言恥者恥其大而不得力其責重在子

案缾罄罍恥言己不得終子職者亦王之恥也入則至矣既入而猶曰靡至所謂如窮人無所歸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鞠養腹厚也箋腹懷抱也箋生我者本其氣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復也補朱傳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楊氏雄曰父母人之天地與無天何生無地何形案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人者參天地而立而非父母則無此身故天親合一詩曰昊天罔極蓋不容以比例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毛烈烈然至難也朱高大貌發發疾貌補朱傳我獨何害言我獨何爲而遭此害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毛律律猶烈烈也王荊公曰律律蓄崒嵂之謂弗弗猶發發也補朱傳卒終也言終養也一說不卒不得終喪也

蓼莪六章錄孝子也凡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而詩之動天地感鬼神莫大於忠孝忠孝經患難而愈見者也幽王之世自節南山以下士大夫以及瞽御寺人之流憫時病俗憂讒畏譏或大聲疾呼或鼠思泣

血以冀王之一悟可謂忠矣獨小弁有何辜于天之號泣蓼莪有生我劬勞之悲感然小弁怨而蓼莪哀哀音所感沁徹心脾雖使海可枯石可爛日星可晦乾坤可毀而至性之鬱勃紆歷劫而不磨宜乎百世而下讀之者猶復三復流涕也

評前後四章整整相配到欲其短中二章極哀深徧非八句不足以盡之第三章久矣二字如蟬曳殘聲令人隕涕第四章連用九我字如大珠小珠落玉盤末句一腹字尤用得奇昊天罔極郎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意孟郊詩似從此脫化子翼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箋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王伯厚引陳氏之言曰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故費誓繫於周書漢汝

江沱至於譚大夫下之詩皆編入於南雅國朱傳用下序語同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毛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箋禮之通例皆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疏雜記匕用桑長三尺此言棘者吉禮用棘喪祭用桑也鼎實熟肉也以棘爲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棘赤心也箋以上喻天子恩施之厚如砥貢賦平均也朱砥礪石言平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直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箋傷今不如古○陳氏曰首章全篇綱領飧匕言恩施砥矢言均直下章所譏皆反此爲義五章以下取譬不一則專刺曠官艮以周之盛時布德行政雖出於王亦由在位多賢克舉厥職也幽王之時皇父七子尹氏穀石父輩接迹於朝皆巧佞之徒貪殘之子殫民之財竭民之力所謂君子者如此而在下

之小人又何所視乎所以顧之而潸然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毛空盡也箋譚無他貨惟絲麻耳今盡佻佻獨行貌韓詩作嬥嬥廣雅曰好也嬥嬥猶苕苕張衡西京賦狀亭亭以苕苕是也或作窕窕亦好貌毛訓獨行貌韓訓往來貌皆因下文緣詞生訓非本義案毛訓是也鹿鳴視民不恌左氏引作佻佻偷也貧窶則有偷薄之態補朱傳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杼持緯者也曹氏曰用柚受經者梭以行緯也釋文又作軸董氏迪曰柚卷織者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毛冽寒意也冽作三點者非側出曰氿泉劉熙釋名氿狹而長如車軌穫艾也契契憂苦也補曰契刻也謂憂苦之事刻於心也憚勞也補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毛東人譚人也箋東人諸侯之人也來勤也箋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私人私家人也朱私家皁隸之屬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此言周衰羣小得志

附舟人惠吉士曰國語禿姓舟人則周滅之韋昭注舟人國名韓詩外傳文王舉大公於舟人舟人見經傳者止此案舟人既爲大公所舉地又稱周滅之則舟人卽周人東人貧而西人富故熊羆是裘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毛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朱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爲漿鞙鞙玉貌朱長貌璲瑞也舜典輯五瑞周禮有典瑞之官言東人或與之以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漢天河也監視也跂隅貌說文作歧襄反也箋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案肆卽次舍也日月五星爲緯二十八宿爲經織女經星也周天有十二次舍經星隨天左旋一晝夜歷十二次舍終日則自卯至酉凡七時女宿當歷七次故曰七襄○此詩人因擧目見天漢織女在漢旁故及織女下章又及牽牛以下則錯擧星名若啟明若長庚若畢若箕斗皆歷歷在上無益於用猶塵羹土飯云爾以爲刺曠官不必

盡然以爲望天之恤我亦不必盡然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
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毛不成報章不能反報成章也疏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織女自西
而東不見倒反是不成也朱以報章爲報我之章不如古注之當睆明星貌河鼓謂之
牽牛服牝服也疏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謂平較案以服爲較不如直云服牛乘馬之服較
明箱大車之箱也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陳氏曰說文启從戶從口
開也啟從攴启聲教也明星義取於開依字當作启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
也朱啓明長庚金星也捄畢貌案捄前訓長貌畢八星二星直上而長爲柄畢所以掩
兎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畢二星如柄六星曲爲兩行張其口如網○案箋言祭器有畢

出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畢狀如叉所以助載鼎實也非畢弋之畢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
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毛挹𣃁也廣雅酌也翕合也補說文揭高舉也案維北有斗正義以爲南
斗在箕北故謂之北斗蓋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
故也且經先言南有箕後言北有斗明箕斗南北相連
此一說也陳氏謂箕斗於夏秋之間昏見南方直是箕
西而斗東耳雖微有南北之分然其大勢在南則均也
當以北斗當之爲允此亦一說也朱子兩存之愚謂詩
人言天以天漢中分牽牛織女夾河相望其東西南北
爲啟明爲長庚爲箕爲斗四方布置分明朱子曰南斗
柄固西指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又紬義箕斗俱
在南方之時其時爲孟秋斗正南而箕在西不得云箕
南斗北也孟秋北斗柄指申則所云西柄之揭矣徐巨
源謂詩中所敘之星皆戌亥月夜所見之候而又有履
霜之語作者因時有感借以發意耳○案此章下四句

找足上四句意蓋箕之簸揚者口也今翕其舌則愈不
可簸揚矣斗之挹酒漿者柄也今高舉其柄則愈不可
挹矣案此詩五六七章取與星漢鄭氏以爲喻王朝官司
虛列而無實用與韓詩外傳以南箕北斗喻有位而無
其事意同然此皆詩人寄憤之詞鑿鑿以求之則拙矣
近人惠吉士乃歷引天官書證之謂織女刺後宮也牽
牛刺將帥也畢八星主邊兵驪山之禍詩人先知之啓
明長庚刺大臣也南箕北斗刺后與王也箕爲後宮妃
后之位斗則帝居也雖似之而不盡然也歐陽公謂訴
天怨天之詞朱傳用之而亦非也蓋此詩爲困於役傷
於財而作東國民力竭矣仰觀於天發無聊之慨玩不
成不以及不可以諸語均從衣食器用上着
筆皆爲役與財言也讀者領略其大意可矣
大東七章東諸侯怨王也周都鎬居西陲凡在關外者
皆東諸侯也亦謂之山東各國山東者大行山之東

也譚在濟南平陵實是東國與蒲姑商奄錯處均饒
魚鹽絲枲之利西人之所取資也入春秋後猶有求
車求金之事況其爲一統之全盛乎然東人奉之盡
錙銖而西人用之如泥沙東人饋之酒而西人薄之
以爲漿東人佩之璲而西人曾不以爲長甚至賤者
服之不衷而舟人之裘有熊羆吏道雜而多端而私
人之子試百僚西人則粲粲衣服東人則契契寤歎
曾不幾時驪山一炬可憐焦土而如砥之周道遂鞠
爲茂草矣嗚呼可哀也夫
評首章因極思古首二句是寫饒裕之象次四句是寫均平之象以爲反興周道朱註東方賦役由此

輸周語甚有味此出游之由也妙在不露次章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卽此道也三章亦可[illegible]字酸甚此處哀嗣在二也字四章將東人西人極力形容一番自維天有漢以下忽發怪怪奇奇之想乎空波瀾不可捉摸矣予翼○歷數牛女箕斗諸星想頭甚奇顛倒淋漓變幻鼓舞不必明解深求如癡人說夢也○諸星在天盛時人亦見之但煩愁之人觸物生悲失望之時到處歸咎耳○此東人困極而告哀也夫同爲王臣大小內外宜均也明天崇間內漁外犬漁小而甲申之變內大僚至盡發所藏以求緩須臾之死同爲王民東西南北宜均也元明儲運獨取東南京畿之民不耕而食東南粟者垂三百年東南百姓之髓未有如元明者而甲申後京畿人散於四方餬口不充者十七八讀詩至十月大東思天道人事之往復未嘗不三嘆也退山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朱傳此遭亂自傷之詩 陳氏曰四月篇韓詩止以爲嘆行役嚴氏謂其未盡詩意王子雍述毛以爲行役踰時曠廢祭祀孔氏謂序傳俱無此意然滔滔江漢定應身在南國非征役之一證乎左氏文十三年季文子賦四月杜注

謂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之意又孔叢子記孔子云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則王氏之解確有明徵孔氏譏之過矣愚謂缺祭亦行役中自傷一事韓詩以爲嘆行役之作自確朱子以爲遭亂非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甯忍予

毛 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箋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曾氏釗曰鄭與毛異訓鄭意徂從且聲卽祖之假借祖且也周時月並改觀春秋書春王正月日南至可見四月夏之二月六月夏之四月月令孟夏始絺故此詩云六月始暑四月旣爲夏二月而箋云四月立夏者二十四氣之名惟見於月令及逸周書二書皆戰國時人所爲未可盡據又周旣改時則四立亦當隨時而改古雨水在驚蟄後而漢末易之安見四立不可改耶上章爲周之六月次章卽周之秋日爲午未申三月而云百卉具腓當指季秋言也孔疏皆從夏時爲說失之 先祖匪人胡甯忍予 補 朱傳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 案 食祿之家以祭爲重此大夫行役不得歸祭故謂我先祖獨非人乎胡爲使我僕僕風塵不及一奉烝嘗而王顧獨忍之也此忍字指王故序以爲刺幽也 案解匪人句爲說不一惟王肅以爲行役缺祭證以孔叢子及左傳杜注自屬古義孔沖遠駁之非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家語爰作奚

毛 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 韓詩薛君章句腓變也謂變而黃也本作痱○腓本訓爲足肚 離憂瘼病適之也 案 此悲秋也有變變靡騁之意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案 此由秋而冬傷不得歸也民莫不穀者編氓之家皆得婦子團聚也 補 陳大士曰天有四時而春德在木其政仁四月之篇春獨闕焉詩人之微旨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毛 廢忕音世也 說文忕習也慣習之義一本作廢大也列子楊朱篇廢虐之主張湛注同列女傳引詩廢爲殘賊言大於惡是三家詩義案此指山言當爲廢敗之義 侯維也 尹湜軒曰西京雜記上林苑有侯栗侯李侯梅又桃有侯桃見晉宮闕名廣志云栗有關中侯栗大如雞子然則侯栗侯栂乃栗梅之一種不當訓維矣 案 此行役所經見山木濯濯莫知誰爲之殘賊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毛〕構成也曷逮也〔案〕前章登山此章涉水因見泉水而言此水猶有清時我則日構于禍何云能善也蓋歷敘所經之地而心傷也構與媾通遘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毛〕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補〕朱傳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有識有也（識有猶記念）〔案〕范逸齋謂此亦怨詞上篇爲東國之臣所作此篇爲南國之臣所作幽王之虐遍天下矣周之興也文王之化先及於江漢及其衰也則棄江漢之間不顧雖有勞臣莫之省也是安得不敗乎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毛〕鶉鵰也（埤雅俗呼皁鵰詩偁鶉與鷲同音圖前鶉之貪貪音純鶉鶉也鶉鶉無戾天之理此則鵰也鳶鴟類俗呼老鴟）鵰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補〕陳氏鵰飛曰言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毛〕杞枸檵也桋赤楝也〔補〕詩觸曰篇中言夏言秋言冬而不言春至此忽感嘆於蕨薇則春生之物也然則四時無非悲怨矣

四月八章韓詩曰嘆行役也前篇譚大夫告病此篇周大夫告哀皆傷亂之詩也幽王貪殘徵發勞午使者四出東國之人困矣此大夫或由京而南以至於江漢踰越秋冬跋涉山水亦云瘁矣江漢之間蠻夷錯處皇華所經山童水涸風景全非今奉宣王命倘能安然無恙者若臣盡瘁之力也而王豈能記錄之哉人情洶洶變故將生使者在途不能爲鳥之飛不能爲魚之潛此所以顧蕨薇而生悲撫杞桋而增嘆也臣方告哀而君且行樂盤游無度王之車駕又徑達淮上矣故又有鼓鐘淮水之事

評（此篇有首有尾有時有地實有無可奈何之狀章章內皆有哀意爲屈子九章之先聲仿此）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朱傳大夫

行役而作此詩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毛〕偕偕强壯貌（案相與同役者非一人故云偕偕疑非强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案〕詩屢言南山釋詩者皆以終南當之以鎬京對面爲終南也此咏北山疑在豐鎬之北禹貢所紀三危等處蓋爲備北狄計故役於此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毛〕溥大率循濱涯也賢勞也〔補〕朱傳不斥王而曰大夫

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毛 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將壯也旅衆也 箋 嘉鮮皆善也 朱 鮮少也旅與膂同。李氏曰旅陳也即陳力就列之謂一說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力也俱通案陳氏云古膂本作呂象形篆文始作膂旅通用古未之有惟黃公紹謂膂通作旅人之一身以脊骨爲主故曰膂力以秦誓旅力既愆觀之自是主一人之身而言宣王時已有籀篆是詩作於幽王時以旅爲膂承用無疑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毛 燕燕安居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毛 叫呼號召也 疏 呼召謂徵發之事號去聲朱傳不知者深居安逸不聞人聲號宜平聲 鞅掌失容也 箋 鞅猶荷也掌謂捧之也負荷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孔氏曰今俗語以煩勞爲鞅掌其言盖出於此詩觸鞅以控馬而執在手一放手則馬逸故總攬衆事曰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箋 風猶放也 釋文風音諷。案如箋意則爲風聞之風當讀平聲如釋文則如風刺之風當讀上聲二者俱通大抵局外之人好彈射局中之事或耳有所聞隨口放言或心有所傾故爲異論使任事之人救過不暇慘慘畏咎職由於此明季風氣大抵類此此亡國之徵也

北山六章刺不均也自古仕宦之地以邊塞爲苦宣力之人以將士爲勞周之邊患莫劇於戎狄若玁狁若昆夷其最强者也周之北山其遠者自三危以接乎陰山崇山峻嶺連亘不斷其近者則甘泉連延至嶻嶭九嵕盖皆周之所謂北山也見胡三省通鑑注文王之時築城朔方以備二寇其於當日將士遣之則有采薇勞之則有出車杕杜憫其飢渴哀其況瘁其恩意既稠疊矣而又柳往雪來定其歸期均其勞逸彼偕偕士子何至憂其不遑將父不遑將母哉今之北山猶杕杜之北山也而恩怨頓異何也盖尹氏皇父輩徒知庇其私人厚其姻婭而滃滃訿訿之徒又復出入風議以持勞臣之短長使盡瘁事國者不惟無功而

且得罪天下事尚可爲哉君子讀北山之詩而知戎狄之必且覆周也

評 楚詞卜居亦將忠佞二意演爲十六句亦於忠處不甚費力獨於佞字一邊深文極詆窮極工妙以寫其騷怨與此篇筆意相似深心者自辨之 子巽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疏 作大車詩者謂時大夫將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愆負及己故悔之也 朱傳此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 荀子大略篇引此詩言無與小人處也韓詩外傳引此詩證所樹非其人也焦氏易林云大車多塵小人傷賢晉王導謂元規塵汙人其言本此陳氏曰古義相傳如此非一家之說也朱傳以爲行役勞苦之詞恐非是。案史言虢石父巧佞善諛幽王以爲卿士其時必有爲之扶進者故悔之意即其人與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 劉氏彝曰疷當作疧音民與痻

同唐人避大宗諱凡字從民者皆省爲氏今人書昏爲昬猶其遺法但今人又於氏字下添一畫爲疷誤之甚矣○盧文弨曰說文無疷字有疧字云病也亦讀爲民

〔毛〕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疷病也〔箋〕將猶扶進也〔案〕將大車猶今人言推轂云爾車而云大者喻其得高位也此人力小任重大夫悔之言其推轂賢者宜致今聞今則適足以自汙而已而且悔不可追無思則已思則百憂俱集適足以自病而已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頍

〔毛〕頍光也〔箋〕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不出于頍使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朱頍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陳氏

謂從前並無小明之訓錢氏詩詁始創爲此解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箋〕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序曰悔將小人也凡小人之進身其始必攀附君子其攀附君子也則致君必堯舜自待必皋夔而又有奇謀祕計以聳動天下於是天下想望丰采以爲斯人一出天下自此太平矣乃未幾得志而即先賣君子以自利繼且攻之逐之誅戮之禁錮之而百憂作矣凡今日之爲其所傾陷者皆前日爲之推轂者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馴至中原塵起天地晦冥皆此引進者階之厲也後世王安石以博學高才獵取卿相將之者歐陽文忠趙清獻諸公也秦檜以厚貌深情結知人主將之者張魏公游定夫諸人也車摧輪折載輸爾載千古而下有餘恨焉唐孔仲達曰孔子以聖人之雋而改觀於宰我子文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子玉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聖人錄此所以示將來也

評以頍字言憂妙曰不出於頍更妙頍者沈憂之人胸中若有物而又無可指不出即沈字意衛風如有隱憂細玩如有字可得不出之義伯敬此雅之近風者熟此可識鍊字之法仿山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稽古編曰詩名小明鄭氏以爲幽王日小其明歐陽氏非

之謂大雅有明明在下小雅有明明上天故名篇者加大小於明上以記別也蘇氏亦云小旻小明所以別於大雅之召旻大明小宛小弁亦然其在大雅者必是孔子刪之矣此說非是觀金縢言公爲詩名之曰鴟鴞左氏言許穆夫人賦載馳秦人賦黃鳥可見作詩時篇名已定鄭云三百十一篇並是作者自爲名斯言信矣大雅之大明作於周之初年安知幽王之世有作小明者而加大以記別哉愚謂此是編詩者加之非必作者自加也或者如板蕩之類單字名篇因加大小以別之歟蘇二家之說於理可信即如國語載衛武公作懿戒之詩而大雅名抑知篇名未必無增損也 朱傳大夫以二月西征至於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毛艽野遠方之地疏野是遠稱艽蓋地名初吉朔日也案二月初吉指在艽野言當於此時作詩罟網也案此大夫爲小人譖言獲罪遠行至于艽野寄其僚友之作二月周正建丑之月也據稽古編及紬義說離歷也艽野西方瘴癘之地水土惡毒共人僚友之之處者也此必僚友欲援之歸感激以至於涕零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除除陳生新也箋四月爲除疏今爾雅爲除作余余舒也除余字異音同案箋恢也毛言除陳生新卽今之除日也夏正十二月爲歲除憚勞也

小雅 卷十七 六五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毛奧暖也案上章言方除此言方奧歲除而春至東風解凍之時○折中奧與隩同歲除之時民皆隩處堯典厥民隩是也何氏楷曰奧屋之西南隅季冬氣寒民聚室內暖處隩蓋因奧取義蹙促也戚憂也箋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補朱傳反覆謂傾側無常之意蓋罪罟譴怒皆可以反覆行之○折中采蕭積薪也穫菽聚糧也案此皆歲莫之事以薪炭度歲以旨蓄禦冬也案此大夫於丑月之末啓行今又至丑月之初寒暑已歷一周也孔疏執夏正以釋此詩故多不通觀十月之交推日食者以爲在幽王六年八月辛卯知詩人固用周正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毛靖謀也朱靖靜也案靖者盡也盡其義之所當爲書所云自靖是也正直爲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恆常也補謝疊山曰君子卽共人也朱傳穀祿也以猶與也賀子翼曰一恆字無限長慮隱憂皆在其內靖共謂自靖以恪共乃職也居亂世者隨風而靡易與回邪爲親故又戒以正直是與則可以長保福祿矣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毛介景皆大也箋介助也

小雅 卷十七 六六

小明五章大夫受小人之害而忠告於友也大車悔進人此詩傷擇交皆恢與小人爲緣而卒受其害者也由鎬而西爲崐崘析支渠搜諸國艽野之地不知距京遠近然曰其毒大苦則非善地可知也幽王之世王室多故四海騷動大東之詩瞻星漢而傷杼柚之空則東國病矣四月之篇顧江漢而作蕨薇之歌則南國亂矣北山之勞臣怨盡瘁於不均則北門之鎖鑰不堅小明之大夫念庶事而我獨則西陲之經營何人比而觀之是東西南北皆亂象也大勢如此則在朝之君子欲求安處安息也得乎又況朔端水火

諸人妻非上有暴蘇之相爾下有寺人之被讒嗟爾君子欲求其常常如今日也萬不可獲之數矣然則彼君子者當如之何曰靖共爾位勿與小人爲緣而已苟非自詒伊戚則罪罟譴怒之反覆相及聽之於天可也此聖賢處亂世之道兕野之大夫進於是矣評通篇以逆爭奇開首未言何事便呼籲而入此一逆也然後從我字敘入既經敘入卻不說起身之時卻說今是二月初吉寒暑一周然後下二章接出昔我往矣由今追昔此又一逆也方除方奧在二月之末蓋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方除卽是除丑建寅方奧卽是東風解凍一是初一是末中間止差一月故云載離寒暑也中間歷憂苦總是不安處不安息耳顧念君子眞是天上人只恐君子亦常常如此不得耳末二章正襟而談令人肅然起敬結尾兩个神聽恰好與篇首相應○賀子翼曰興言出宿寫憂

思如畫當與漢人詩出戶獨傍徨引領還入房二句互觀一則畫不能安於外而欲歸內一則夜不能臥於室而欲宿一外其展轉無聊之狀則一也仿山

鼓鍾刺幽王也○疏毛以刺鼓其淫樂以示諸侯故刺之案歐陽氏謂史無幽王東巡事韓詩謂昭王時作亦無確據惟史稱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淮南當爲穆王詩朱子集傳仍遵序說而未敢信其必然橫渠張子以爲淮水爲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詩人憂之胡氏一桂謂下文有湝湝三洲語不得謂爲害竊謂序在孟子前與經同傳者也序以爲刺幽王自是幽王有東巡事嚴氏謂古事固有不見史而因經以見者此正因經而見之事也一說左氏載椒舉謂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杜注大室爲中嶽中嶽在河南淮水出河南桐柏山幽王既爲大室之盟沿流至淮復會諸侯於淮上自是理所應有之事鼓鍾亦應有之樂幽王德不足以懷遠淮上之會徒侈鼓鍾諸侯攜貳識者所以聞樂而悲也當以幽王不德爲定論且與詩詞合序說不可易也又案大室一說見左傳亦見竹書紀年而蔡邕明堂月令引古樂記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大室洛

詣有王入大室祼之文此之爲盟亦享於鈞臺朝於酆宮之類未必是嵩之大室然幽王在位十一年未必全不巡狩既巡狩自當朝諸侯於方嶽杜征南以爲嵩之大室是也淮之上流爲潁由潁至淮順流而下王侈心南遊遠離鎬京故戎狄乘間叛之紀年以大室之盟爲十年事則此當連而及之亦是十年事踰年則周亡矣

朱傳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毛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案鼓鍾不得爲淫樂毛似悞然幽嬖褒姒或隨行至淮故毛氏以爲淫樂非安注也補宣王既定淮夷久未巡狩幽王既爲大室之盟遂沿流以至於淮而巡狩焉詩人憂傷故有鼓鍾之作案北人利於車三百篇中咏車馬者甚多此言淮水湯湯舟行也淑人君子懷宣王也宣王曾自將以伐淮北之夷歷時未久其遺風餘烈猶有存者淑人君子殆指宣王言也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毛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案幽有昏德故言宣王之德不回以愧之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毛鼛大鼓也朱周禮作皐皐鼓尋有四尺劉氏瑾曰此考工記韗人文也然地官鼓人又云以鼛鼓鼓役事字亦作鼛長丈二尺三洲淮上地蘇氏曰水落洲見而有三也王雪山云今淮安府山陽縣也水經注淮中有洲俗號關洲蓋津關所在○○大清一統志三洲在山陽縣山陽灣對岸有上洲中洲下洲妯動也箋妯之言悼也猶若也言宣王昔日至淮以征不庭非以盤遊也故曰不猶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毛 欽欽言使人樂進也 朱欽欽亦聲也錢文子曰聲有節也笙磬東方之樂也 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疏云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磬爲笙磬胡氏紹曾曰笙磬是石磬名儀禮設於阼階東者爲笙磬西階西者爲頌磬亦有笙鐘頌鐘皆編而縣之在堂下 同音四縣皆同也 周禮小胥云王宮縣注四面縣也東方爲始○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熊氏朋來曰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卽瑟受均於笙之證也鞉鼓管籥堂下樂也商頌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磬聲卽鼓籥受均於磬之證也特舉笙磬二器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和也孔疏亦曰經言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舉此則土革竹木亦和可知朱傳曰琴瑟在堂笙磬在下皆和也 以雅以南爲雅爲南也 朱雅二雅也南二南也 說雅兼六代之樂言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籥以爲籥舞也若是爲和而不僭矣 案雅南皆樂章周之二雅二南定於周公春秋時卿大夫無不嫺習之或以爲雅兼六代古有六代之樂實無六代之雅雅之名周以前未之有也南之名見於禮記曰胥鼓南鄭注以爲南夷之樂夫教世子不取關雎麟趾修身齊家之道示之而反覆夷曲以鼓之謬矣其見於左氏則曰見舞象箾南籥者杜注以爲文王之樂當矣蓋武樂名武文樂名南自周初以來及時王所用皆是物也其見於儀禮之鄉飲酒燕禮特十之一耳鄭氏樵據儀禮作樂之式以解此章分工歌三節皆雅合樂三終皆南豈知一代之制清廟明堂之所登朝覲會同之所用以雅以南不一而足原不得執鄉飲酒燕禮二篇所言者以盡之三百篇皆可歌也夫王者一統無外六代四夷之樂雖有不爲侈然必逢國大慶及令節元旦大朝會備設此樂耳但恐方嶽覲侯征途造次未必及此又毛以籥舞爲舞四夷之舞故備詳昧任侏離之名第夷舞未必用籥既用夷舞必有夷曲夷曲不可爲雅以雅曲而合夷舞亦大不倫又籥文舞也南夷之樂豈曰能文夷曲而以文舞舞之又不倫矣其僭孰大於是且詩言籥舞多矣碩人之執籥賓筵之籥舞豈皆夷舞乎何獨於此而夷之也蘇氏以雅爲二雅南爲二南籥爲雅南之籥舞自是正訓朱傳用之竊謂雅者正也南者夷也二雅二南之南皆歸之於正樂此之南則爲夷樂幽王南巡故奏夷樂以誇遠人籥則有舞無歌似此義較闊大

鼓鐘四章序曰刺幽王也周興西北距東南最遠淮方

在東南之陬詩皆以夷稱之自成王時伯禽征之宣王時命召穆公伐之宣王又自將伐之王師所至有如時雨懷遠以德所謂淑人君子也幽王承宣王之烈使復能修德以來遠人雖辟雍鼓鐘何以加焉乃卽位以後疾威敷於下土回遹滿于朝端又復盤遊無度出而爲大室之盟以致戎狄之叛雖微褒姒其能國乎夫宣王之平淮北也浮江漢而至淮穆王之會塗山也且踰淮南以伐越幽之英武不如宣而欲肆其心以周行天下則如穆而所奏之樂則有如隋樂工萬寶常聞新樂泫然下淚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意幽王之樂亦當如是詩所以憂心且傷而懷淑人君子不置也其曰不僭者以今日之僭而始識先王之樂之不僭也詩人有餘哀矣

評 將將湯湯正在流連光景極熱極鬧之處忽提憂心且傷四字令人愴然生悲筆墨入神

賀子翼曰懷淑人君子而不言所懷何事尤見蘊藉傷山

毛詩補正卷之十八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亡祭祀不饗故
盛王致大平者莫過成王此思[illegible]
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事皆陳古[illegible]
朱傳此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此案
詩先儒皆以爲天子祭祀之事朱子據少牢饋詞以爲
公卿之事今案祊祭一條送尸一條稽首一條燕私一
條工祝一條皆非公卿所有○折中以爲天子祭祀之
禮當爲定論○序以爲此下二十六篇皆刺幽王朱子
辨說謂楚茨以下十篇和平詳雅無風刺之意當是正
雅錯脫在此竊謂宣王以前如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八
王豈無一詩楚茨以下四篇當是成王之詩詩中
多言王禮朱子以爲公卿有田祿者悞今特正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
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

以介景福

毛楚楚茨棘貌箋茨蒺藜也○鄭謂玉藻趨以采齊之
齊當爲楚薺之薺呂東萊曰說文薺蒺
藜也而茨則以茅覆屋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
爲薺其改爲茨者後人悞也以爲即采齊者尤悞 抽除
也露積曰庾萬萬曰億周語野有庾積言露積也非十
六斗之庾九章算術平地委粟
是也箋十 妥安坐也侑勸也朱禮曰詔妥尸蓋祭祀筵
萬曰億 族人之子爲尸尸既奠迎之
使處神座而拜以安之也侑者恐尸未飽祝侑
之日皇尸未實侑尸又食是也出少牢饋食禮 補 朱傳
與與翼翼皆蕃盛也 墨 古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
躬秉耒蓋示天下以重農貴粟之意周自后稷以來於
農事世修其勤邠幽之間以次墾闢蓋歷千餘年矣自
昔何爲我蓺黍稷非虛言也此不獨述祖德也陳氏謂

人當衰亂之世道太平之樂必娓娓言之班張之賦喜
述西京之盛時元白之詩多咏開元之勝事皆此意也
愚謂諷誦全篇均當以自昔二字貫之知思古有餘悲
矣○此章言自昔有蓺黍稷爲酒食之事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
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毛濟濟蹌蹌言有容也禮大夫濟濟士蹌蹌亨飪之也肆陳將齊
也或陳於互地官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互若今屠家縣肉架或齊其肉齊同
剝王肅云分剝其肉所當用 祊門內也廟門內也 皇大也朱又君也輔氏曰如府君之謂

保安也 補 朱傳冬祭曰烝秋祭曰嘗許白雲曰烝進品物也嘗嘗新穀也
言烝嘗則禴祠任其中 剝解剝其皮也亨煑熟之也將奉持而進
案肆毛以爲陳於互鄭以爲陳於俎將毛以爲齊
之也其肉鄭以爲進於神皆指上牛羊言鄭義爲順四
或字是各明猶備也著也神保蓋尸之嘉號猶楚詞所
執其事
謂靈保也疏祖與神一也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
謂之神案古人用尸竟謂之尸頗嫌不雅故
代以神保且篇內二字連用○此章言自昔有絜爾牛
頻見故朱子以爲尸之嘉號
羊以爲烝嘗之事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
爲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
萬壽攸酢

毛爨饔爨廩爨也疏饔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踖踖言爨竈有容也
也朱敬燔取膟膋膟膋血與腸間脂也取膟膋燔燎報陽也禮炙炙肉也箋燔燔肉
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案毛以燔爲燔膋炙爲炙肉鄭以燔爲燔肉炙爲炙肝此有分別燔爲燔膋報陽祭初
之事君親爲之此承執爨則助祭之人爲之且膟膋燎之於爐此則爲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從獻
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宜從鄭莫莫言清靜而敬至
也禮凡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豆謂內羞庶羞也有司徹曰宰夫羞房
中之羞於尸司士羞庶羞於尸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房中之羞
內羞也庖羞庶羞也人之繹而賓尸及賓客案毛此句佚○朱賓筵而戒之使助祭
者○又二王之後亦稱賓客此以起下獻酬句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度法度也
獲得時也箋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酬王旅而酧交錯以徧疏此特牲
少牢咸有其事又古者於旅也語見鄉射記文格來酢報也○此章言自昔有
爲俎爲豆賓客獻酬之事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
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
時萬時億
毛熯敬也朱竭也善其事曰工指爲祝言賚予也幾期式法也
稷疾敕固也箋徂往也卜予也稷之言即也補朱傳幾
期左傳子家子易幾而哭是也箋工祝致告以下皆嘏
辭少牢嘏辭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
來讀釐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

引之此大夫之禮也此嘏辭不同孔氏謂天子嘏辭必
多于大夫意此其是歟不曰永錫爾福而曰永錫爾極惟皇建極惟君足以當之○
此章當飲福受胙時追憶自昔工祝之詞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
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
備言燕私
毛致告告利成也少牢注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燕私燕而盡
其私恩箋祭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箋鐘鼓既戒戒
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徂位堂下西面位也神醉而尸
謖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周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案肆夏天子所

以享元侯元侯相享亦用之以金奏故曰鼓鐘其禮至尊非公卿大夫所得安干也由上嘏詞推之既異於少
牢嘏詞則此奏肆夏無疑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
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爲敬也案大夫祭有司徹送尸之後無燕此言燕私亦非公
卿大夫之禮○此章追憶自昔送神後尚有燕私之事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
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
勿替引之
毛綏安也言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替廢引長也補朱傳祭於廟而
燕於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
冠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殽即上所徹之羞而人即諸父兄弟也

皆懽欣祭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以上皆宗人慶詞朱傳與疏同○詩觸曰孔惠孔時該得祭義一篇之意○此章追憶自昔燕私後諸父兄弟之慶詞以總結全篇矣易堂曰禮記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此云小大稽首則非公卿詩較然矣祊祭亦惟天子諸侯有之少牢饋食禮無之第二章言祊祭于祊亦非公卿之詩可知

楚茨六章○折中天子祭祀之禮也記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楚茨之義備矣黍稷倉庾躬耕籍田而藏之御廩絜爾牛羊則在滌而芻之也尸稱皇而鼓鍾送之其爲天子之禮

無疑矣先祖孝孫所以序昭穆也執爨爲俎序事以辨賢也君婦爲豆助內以備物也爲賓爲客尙德而序爵也獻酬交錯以逮賤也父兄燕私以養老也小大咸在以慈幼也正君臣親父子明夫婦貴貴而賢賢老老而幼幼先王所以治天下之道如指諸掌矣君子是以知祭之爲義大也予謂幽王能明斯義則周之祀可以長存矣而傷今之不然也

評全篇篇法以祭祀爲主其章法具有次第其句法字法亦俱不苟首章以黍稷爲主推尋原本從楚茨說來自昔何爲以下連用五我字六以字一氣貫注勢流走而句仍蒼堅○次章以牛羊爲主連用四或字見得執事者各執其事爲蹌蹌濟濟作注脚也○三章前半言俎豆後半言獻酬二章之剝亨肆將

是初祭事此章之爲俎爲豆是正祭事笑語是三獻已後事四章則全述嘏詞也○五章送神徹饌是末句帶燕私爲下章作聯絡法○末章言燕私之事借諸父兄弟慶詞爲全篇作結朱子謂其精深宏博尙然○案此詩非公卿之祭有五曰祊祭也嘏詞異於少牢也小大稽首也金奏肆夏也燕私也竊謂公卿家迎神送神亦當有曲有曲則必有所以奏此曲者即非肆夏詎無金奏經無明文尙未可知但據祊祭嘏詞稽首燕私四節可定爲王禮矣 仿山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朱傳此詩大旨與楚茨略同案此亦爲天子祭祀之詩諸侯亦用之○何氏楷曰楚茨信南山同爲一時之作楚茨詳於後而略於前自祭祊以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信南山詳於前而略於後自薦熟以後亦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案曾孫田之爲躬秉耒耕籍田之事○折中據第五章以爲諸侯祭祀之禮尤稱以曾孫皇祖天子諸侯皆通稱也

信彼南山惟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毛甸治也箋禹治而邱甸之甸音乘去聲疏甸之爲字既訓爲治音又爲乘以治其[illegible]田則訓爲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塲乘也○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畇畇墾闢貌曾孫成王也疏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古微狸首曰曾孫侯氏左傳曰曾孫蒯聵是諸侯亦得稱之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徐氏光啟曰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爲疆在內爲理故朱子云疆是爲之大界理是定其溝塗南東其畝或南或東惠吉士曰南者從東者橫也兩從兩橫而井成一從一橫而畝分南其畝者溝洫北也東其畝者溝澮西也從必往於橫橫必通於從東西之畔即洫南北之畔即澮也鈎連洫亦可以通車徒亦可以限戎馬故曰井田之中有兵法焉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
我百穀
毛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小雨曰霡霂補朱傳
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彭氏執中曰上章言地利此章言天時俗云蝗子產於地中至春夏而出也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曰三白爲豐年之兆也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
萬年
毛場畔也何氏楷曰疆乃八家同井之界畔場乃一夫百畝之界畔翼翼讓畔也朱整飭貌彧彧茂盛貌鄭畀予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
之祜
毛是剝是菹剝瓜爲菹也周禮場人凡祭祀共其果蓏瓜瓠之屬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故也案鄭氏謂疆場有瓜稅孔疏非之蓋祭祀雖貴備物大而玉帛牲牢細而蘋蘩菹菭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然未必取之民間垂爲稅則也案前章言有黍稷以爲酒食此章言有瓜菹以佐黍稷皆祭前備物之語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
血膋
毛騂牡周尚赤也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毛以告
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
蕭合馨香也補朱傳清酒鬱鬯之屬也祭禮先以鬱鬯
灌地求神於陰然後迎牲祭義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案此諸侯之祭禮也記曰既灌然後迎牲致
陰氣也灌地降神臭陰達於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鄭氏奠謂薦熟時然後焫蕭合羶同馨薌同香凡祭愼諸此此祭祊
以前之事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
毛烝進鄭皇之言暀也先祖之靈歸暀是孝孫而報之
以福補朱傳烝冬祭名○○折中苾芬香也言薦熟也祀

事薦熟以後之事也言皇祖言皇考又言先祖祫祭也
信南山六章因祀事望終南有感而作也夫祀事何與
於終南也南山爲周家王氣所鍾其下繡壤紛錯原
隰龍鱗皆我皇祖之所經營而締構也又登高而望
則見疆場之黍稷既彧彧中田之瓜瓞又綿綿焉亦
皆我皇祖之所休養而生息也據此全盛之天下而
不能疆理之且從而敗壞之坐使鎬京宗廟不祀忽
諸能無顧焉侚而傷心乎嗚呼我理我疆方慶昀昀
之原隰而彼黍彼稷忽慨悠悠之蒼天風景不殊舉
目有江山之異作是詩者所以寄慨於終南也昔人

以此爲冬祭之詩其曰上天同雲雨雪紛紛苾芬享
祀之際遥望南山其在銀海玉柱之間乎君子曰周
以農事開基壽考萬年之祝終不忘乎黍稷則后稷
公劉之遺澤長也
評前三章共一意以黍稷爲主以壽考萬年結第四
章獨一意以瓜作主以受天之祜結五六章又共
一意以牲酒作主以萬壽無疆結但畀尸賓獻皇祖
皆擬議於其前至烝享苾芬方是實事朱公遷○通
篇以黍稷作主瓜菹牲酒佐黍稷者耳南東其畝與
西南其戶語局妙二章同雲二字狀雪景如畫四章
帶及瓜是映襯法王介甫所云地無遺利也祀本幽
而曰孔明將踐其位行其禮及僾然愾然許多語都
包在一字內語
簡而精于襄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朱傳此述公卿有田祿者力

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案節南山正月十月諸篇以剌爲剌者也楚茨大田
諸篇以美爲刺者也皆魚藻之義也所謂言之者無
罪也誦詩讀書貴於論世詩道宏遠亦於斯見之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
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毛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齊甫田雅甫草皆訓大十千言多也
案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以萬畝爲公田一
同之地地方百里爲田九百萬畝以萬夫爲公田皆十
千之數也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尊者食新農夫食陳耘除草
也耔雝本也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爲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一畝三甽苗葉
以上稍耨壟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壟盡甽平則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烝進髦
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
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卽此烝我髦士是也箋介舍也言閒暇則於廬舍
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髦士之行以案
介訓舍陳氏譏其無所本孫毓述毛以介爲大止爲定
語氣亦未順朱子以爲進髦士而勞之於所美大止息
之處亦欠合紬義曰介與界通思文無此疆爾界古本
作介愚謂介居二大國之間見左傳此介卽介在南東
其畝之間此止卽或耘或耔之處於此進髦士而與之
講藝則野處不廢於農之中又可以得士也此可以見
古者士出於農不惟兵農
無分而士農亦不分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
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毛器實曰齊在器曰盛朱與粢同曲禮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一作齋
又作盞音同社后土也朱以句龍氏配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

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方迎四方氣於郊也朱秋
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大司馬有祀方之文疏引禮記
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然則有此固天子諸侯禮也
田祖先嗇也疏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箋
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朱氏善曰上五句報成之祭下五句祈年之祭○陳氏
謂朱子以楚茨四篇爲豳雅因有御田祖語然曰皇祖
曰先祖曰社曰方何嘗專樂田祖哉且有
琴瑟鐘鼓之類不言土鼓與籥章亦不合補朱傳犧羊
純色之羊也穀養也又善也皆本毛鄭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
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毛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補朱傳曾孫主祭者之

稱非獨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外事加治兵及巡狩
朝聘盟會之類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案鄭
箋以曾孫為成王以婦子為成王之婦子謂王后及太
子也王肅孫毓俱不然之孔仲達疏力主之然旁考經
傳無王后太子及王巡省之事此鄭曲說也故朱子以
曾孫為泛指主祭者之稱而以婦子屬農夫為允若以
田畯為司嗇漢世亦有、
此官謂之嗇夫是也(補)徐退山曰不怒如洛人稱張
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惟見嘉穀大繭則喜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
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茨積也箋茨屋蓋也疏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梁車梁也朱言其穹隆也京高邱也(箋)稼禾也謂有藁者也

庾露積也坻水中之高地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者為
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

甫田四章此以先王勸農風幽王也先王農政見於甫
田者有數端焉曰歲穫一成之地歲取十千是也曰
通借推陳出新食我農人是也曰造士野處不暱暱近
也管子曰農之子恆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
為士者必足賴也言農之子恆為農歷來椎魯樸部
雖與秀民同然野處而性情畢止雅不忝我髦士是
相近而民之能為士者自然秀出也
也曰祭典社方田祖以及蜡臘大雩祈雨之祭皆在
其內是也曰巡省曾孫來止省耕省斂皆可言也曰
田官周為田畯漢稱嗇夫後世有勸農使者其遺意
也曰重農萬壽之祝雖上下通稱然以之慶農夫則
曠典也其重農為何如也總是數者見儲積之廣焉
禮樂之行焉愛敬之休焉且以見作育人才之美焉
君子是以知后稷公劉之造周而惜今日之曾孫為
不然故陳以為刺也

評首二章何等莊重第三章卻說到攘其左右一攘
字下得奇創二句雅中近風東山章其新孔嘉二
句人謂周公大聖人亦且善謔此二句近之或謂攘
當作讓蓋以婦子所饁者讓其左右鄰人之在田者
嘗其旨否亦通然不如原解之趣昔人謂以田官攘
農人之餉殊失體統不知就下章雨我公田觀之則
此攘雖無其事何必不作此語此腐儒所
以不可與言詩也末章收得酣足倚山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朱傳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

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本蘇氏說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
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毛)覃利也庭直也(補)朱傳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何氏
楷曰月令季冬令告民出五種是既種也
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是既戒也俶始載事也
見釋文箋俶讀為熾
載讀為菑栗之菑

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
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毛)實未堅者曰阜稂童粱也釋文童粱草也說文作蓈云稂或字也禾粟之莠生
而不成者謂之童蓈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

皆釋蟲文螣字亦作蚻說文作蟦健爲文學曰四種蟲皆蝗也炎火盛陽也箋螟螣之屬盛陽氣
羸則生之孔氏曰四者得陰而藏得陽而生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故明君爲政使自消亡案說文謂吏冥冥
犯法卽生螟吏乞貸則生蟘此災由人生者也故吏循則蝗不入界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仲夏行春
令則百螣特起此災由運致者也故姚崇立捕蝗之法以弭之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嘗引此詩爲證
朱注亦謂古之遺法如此蓋以人力挽氣數之窮也(案)然上文謂田祖有神則又在乎天人交致其功矣
方房也謂孚甲始生未合時也(補)朱傳稺幼禾也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毛)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校勘記載呂氏春秋務本漢書食貨志後漢左雄傳皆作淒淒見經義雜詩段玉裁亦云當從說文作淒淒　祁祁徐也陳氏曰詩中六祁祁祁采蘩七月出車

大田韓(國)元鳥是也右旁皆從邑大田悞作祈與五詩異○與雨經本作興雲顏氏家訓始以爲當作興雨呂
氏春秋食貨志隸釋無極山碑韓詩外傳皆作興雲惟豐鐵論後漢書左雄傳作興雨當是後人以顏說改之
耳案此本校勘記惟箋意自釋興雨鄭先從齊魯家學所見當不悞顏氏引班固靈臺詩云習習祥風祁祁甘
雨是其明證總之祁祁徐貌雲雨皆可言故詩又有祁祁如雲句此處文勢當指雨　秉把也(補)朱
傳穧束也　案說文穧穫刈也一曰撮也疏以爲禾之鋪而未束者據此及上文不斂觀之正是鋪而
未束之象然鄭注聘禮四秉曰筥云筥穧名也則仍是成束而未斂者耳蓋秉乃盈手之小把穧乃成把之大
束當以穧大束也爲是　徐氏曰陳者以食農人棄者以利寡婦前
可爲慳吝者之戒後可爲暴殄者之法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毛)騂牛也黑羊豕也(補)朱傳精意以享謂之禋疏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故稱禋　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
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以見
其餘也○折中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楊信齋曰四方曲禮一條謂五官之
神祭法一條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舞師一條謂四望之神大宗伯一條謂蜡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一條謂
四方五行之神大司馬一條謂祭四方之神詳考諸說四望之說爲近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其方
亦謂之望望祭四方則五官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　此特舉騂黑者蓋以
螟螣蟊賊秉畀炎火故禮南方報祝融也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故禮北方報元冥也

大田四章序曰刺幽王也周家重農源於后稷公劉而

大於文王武王故周公陳七月召康公作篤公劉述
之備矣獨其於宗廟烝嘗以及方社田祖之祭民間
蜡臘之舉祈報之文自頌以外二雅不登焉誠爲闕
典矣楚茨四篇溯源於皇祖祝釐於曾孫御及田祖
慶衍農夫禮備牛羊黍稷樂有鐘鼓琴瑟千倉萬箱
烝我髦士遺秉滯穗利及寡婦誠哉盛世之景象承
平之雅聲矣朱子謂自此以下十篇當是正雅錯脫
在此然吾夫子反魯正樂雅頌均得其所乃以前王
之嘉篇置諸淮水鼓鐘之後耶其非錯脫無疑愚謂
周以農事開基禮不忘其本楚茨四詩其猶國風之

有豳乎豳七月言農事者也周之始基也先儒以七月爲豳風而以四詩爲豳雅自此以下雜采東西都之詩以附之亦猶七月以後雜采周公居東之詩以附之也是說也始於李安溪竊以爲較朱子錯脫之說勝之而其義殆不可易云

評雨豈有公私哉而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立意幻而造語奇板重之中得此等句分外生色卻令人思惠帝蝦蟆一問原有由來也有渰萋萋二句狀雲興雨下之景亦工所謂雅中有風也下五句寫田間收穫之景甚妙田祖有神二句亦警仿山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朱傳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之案李安溪謂大雅世次最明小雅鹿

鳴至鼓鍾序亦未紊獨至楚茨以下復起初似文武成康詩青蠅以下似厲王詩黍苗明爲宣王詩白華明爲幽王詩復依世次重敘一周愚謂安溪所言是也楚茨四詩似文王以前至文王時詩此篇當是武王詩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之志而瞻洛者武之實事也將宅洛必先瞻洛亦卽召公作洛先周公相宅意也故詩人咏之爲鹿鳴以下所遺特附於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毛〕興也洛宗周溉浸水也疏宗周鎬京也書孔傳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大清一統志漢時沮水由鄭渠東注於洛故洛水下流亦蒙漆沮之名自鄭渠發而漆沮與洛不相入矣案此指雍州之洛言朱子曰此只就洛邑言之蓋用王介甫之說呂東萊亦曰此指東都言予謂雍州之洛當時罕有稱者書詩所記漆沮而已至周禮始有其浸渭洛之文而後人或以爲僞餘無見焉然則此之洛當指豫州也泱泱深廣貌韎韐者茅蒐染草也疏韎韐者衣服之名奭者赤貌用茅蒐之草染之茅蒐茹藘也一入曰韎爾雅一染謂之縓韎卽縓茂赤色韐所以代韠也段玉裁曰韠韍也士無韠有韐故曰所以代韠案儀禮士冠禮陳服於房中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韎韐與韠韍同爲蔽膝衣大夫以上至君通用韠又謂之芾所謂赤芾在股惟士用韎韐至戎服則通用韐故毛云韐所以代韠也蓋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戎事異於尋常則以韐代之非云士以韐代韠也六師天子六軍〔補〕君子指武王也韎韐士大夫之戎服也奭赤貌周尚赤言天子來百官皆戎服以聽作振起也案胡氏承珙謂軍中上下同服自天子至士皆服韎韐與周禮兵事韋弁服左傳韎韋之跗注皆合於詩語尤協當從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

家室

〔毛〕鞞容刀之鞞也朱今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爾雅黃金謂之璗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一說鐐黃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補〕韎韐有奭百官戎服也鞞琫有珌武王戎服也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洛可以建都子孫萬世之業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武王師師至洛也周克朝歌返旆至洛以洛居天下之中將建都焉故瞻之也瞻澗瀍二水

之交流而知風雨之和會也瞻成皋虎牢之險峻而知控扼之形勝也東瞻甫田而可行蒐狩西瞻大華而可通豐鎬宅土中而莅四海洵乎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於斯時也六軍聽令萬馬無聲第見赤羽若日壯士如林逍遙於洛水上下而新天子則鞞琫容刀陟巘降原仰觀星野俯察廣輪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於此一瞻定之矣厥後西都雖失而保於東都者五百餘年維此聖人瞻言百里蓋自是周家福祿與洛水俱長矣史氏以幽王之敗掇拾於此故序以爲刺幽王也

平案舊說以爲刺幽王故郝氏云首二句渼然有河許山今昔之感保家室諷太子申后之事也保家邦知西周將亡也以下四篇思古情迫言華而旨悴矣何氏世本謂此詩紀平王東遷亦極似之當平於戎馬倉皇時即位故有韎韐珌琫之飾此天子之戎裝也君子至止平初至也萬年保邦祝辭也思意若以鼓鐘刺穆王以此詩紀平王免得刺幽之詩太多并可據學者心目惟武王有粵瞻洛伊語以屬武亦佳或以韎韐非天子戎裝者僭仿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朱傳此天子美諸侯以答瞻彼洛矣之詩案此詩首章與蓼蕭語意全相似故朱子以爲美諸侯之詞恩意此當爲成康以後詩武王克商已大封功臣矣此是功臣之後初來見也孔叢載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白虎通引韓詩內傳以瞻洛爲諸侯世子初受爵命之詩似未確惟以此爲功臣之後來見較合蓋成康間有此詩幽王時廢功臣之後不用故序以爲刺幽王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興也裳裳猶堂堂也堂堂即堂皇之意朱傳引董氏曰古本作常常棣也趙氏坦曰常棣即郁李其花紅白色無有作黃色者古本未可信〔補〕之子謂諸侯也案鄒謂之子爲古之明王既爲古之明王不得言覯後人指爲賢者之後較合愚謂之子即賢者之後爲諸侯者也人見賢者之後思其祖宗未嘗不喜其子孫無不樂爲延譽使得所處如諸葛忠武既歿蜀有善政人無不歸美於其子瞻者此譽處之明驗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毛〕芸黃盛也〔箋〕章禮文也〔補〕此章言其威儀之美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毛〕言世祿也〔補〕此章言其車馬之盛〔案〕賢者之後來朝駟馬乘車不一其人猶華之或黃或白不一其色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毛〕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似嗣也〔箋〕君子斥其先人也言其先人才全德備左之無所不宜右之無所不有維其有此才德有功於國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朱注謂君子指諸侯言其才德有於內則其形於外者無所不似其中之所有也○

劉向說苑引此言君子無所不宜荀子引之言君子能屈伸應變見於古注者加此案毛訓似爲嗣如似續妣祖以似以續之類以經義案之自確當與式穀似之同訓爲嗣且與世祿意相合

裳裳者華四章功臣之後來朝也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大田之章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引爲周亦行助之證猶是文王之九一也而世祿則於此詩見之詩人咏周公之功曰碩膚咏大公之功曰鷹揚咏召公之功曰闢國百里是三公者有功於國爲最鉅其餘畢榮閎散之徒類皆各有其有者也所慮者諸公有之朝廷亦有之而後人不能有耳不能有則不能似因是而失爵者比比也然流風遺韻異世猶存彼楚莊篤念叔敖見優孟衣冠而喜之而況其子孫也哉見之子而心寫固其宜也詩咏有章則嫻於威儀之子之文也再咏沃若則精於射御之子之武也之子具文武才左右指揮無不如志不啻其先人再見矣維其有之記功宗而祿後嗣我國家禮亦宜之君子誦裳華知仕者世祿猶見於成康昭穆之世也

評首句與皇皇者華句法一樣裳裳即堂堂所云堂皇冠冕者也此等花與山間之花自是不同以之起興儼然有大臣劍佩氣象凡讀詩須看其取興之物便可得其意於十之七八○首因花及葉次說花之黃三說花之或黃或白便覺得有無數人物在末更洗盡鉛華獨標本色有大才槃槃隨意指揮之妙

○末與上三章若渺不相涉然其命意深至處在此古人文字善於用脫若使今人爲之便不肯如此峭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案三代以來夏尚忠殷尚質而周獨尚文成王之世周公制禮作樂康昭穆懿之世天下晏如其君臣上下動以禮文相接此詩當是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饗而作舊說謂刺君臣失儀蓋因末章而言朱傳天子燕諸侯之詩予案此詩朱以爲燕○折中以爲饗燕謂饗禮嚴而燕禮寬此詩寬嚴互用蓋燕饗通用之樂章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毛興也有鶯鶯然有文章胥皆也通交交猶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以其採桑時來故謂之桑扈胥有才知之名也與諸同案桑扈食肉故以興有位者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毛領頸也屏蔽也王氏安石曰屏之爲物禦外以蔽內也案羽以興左右侍從之臣領則喻長官也故言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毛翰幹舍人曰幹所以當墻兩邊障土者也憲法也戢聚也朱斂也難愼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通朱傳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愼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聲急而然也案朱從毛訓以爲古語聲急予謂上二句順下二反言以斂之亦佳○所幹猶言當爲王朝卿士及外之方伯諸侯來朝者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通兕觥罰爵也以兕角爲之稿朱傳觩角上曲貌觩須作拼觳梁作斛

與此同敖傲通王引之曰求與逑同說文逑聚也言萬福來聚也

桑扈四章天子燕饗羣臣也羣臣者內則侍從外則藩封也成康以還天下相厲以禮相尙以文是故有鶯其羽者近臣以文章列清班有鶯其領者大臣以文望居要地也夫人臣之患莫大於傲傲凶德也無禮文者也思以柔之其在杯酒之閒乎是故饗以訓恭儉則不敢以汰侈傲燕以示慈惠則不敢以陵暴傲匪傲則敬敬者德之聚福之原也左氏載衛侯饗苦成叔苦成叔傲甯惠子曰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

省禍福也詩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知匪傲之爲福即知傲之足以召禍矣惠子進乎此矣

評前兩章第二句用鶯字工妙無匹第三章下二句反接警悚大似關雎第二章求之不得一反遂使通篇文勢不平末章正襟而談揭出本旨思柔二字儆錬佑山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傳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亦頌禱之辭案序以爲刺朱以爲美兩不相侔竊以朝廷乃禮法之地君臣燕饗義無取於鴛鴦鴛鴦匹鳥也而取興焉褻矣咏后妃之德者託興於雎鳩以其摯而有別也鴛鴦非其儔也疑此乃幽王既得褒姒如鴛鴦之雙棲唐人詩所謂在天願作比翼鳥者是也觀前篇幽王鼓鐘淮上似欲效穆王周行天下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至是而乘馬在廄不復出矣此赫赫宗周之所由滅而曰君子萬年美之乎抹刺之也讀者可以意會矣續序者求刺之故不得乃曰交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語不相入且以摧秣而擬之自奉養尤覺不倫特爲正之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興也鴛鴦匹鳥詩緝鴛鴦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思而死俗云雄鳴曰鴛雌鳴曰鴦箋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爲雙故曰匹鳥也補朱傳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也案幽王惑褒姒故託興於鴛鴦言鴛鴦于飛而猶有從而畢羅之者若君子得佳偶而宴處深宮必無意外之患萬年而福祿宜之言長相得也未幾而驪山烽火作矣蓋反言以刺之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毛上二句言休息也箋石絕水爲梁戢斂也補朱傳張

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陸氏佃曰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盼則喜生飛而起則倂左翼飛而下則倂右翼故今鷙鳥下擊皆先側左翅也案戢其左翼者與王與褒姒偏庇伯服也無何犬戎入周而福不遐矣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毛摧莝也秣粟也說文莝斬芻也摧同秣食馬穀也箋艾養也何云艾久也庭燎詩夜未艾案天子之馬十有二閑以四爲乘每出則齊色者力坌若雲錦今王嬖褒姒不復游幸乘馬在廄而已然摧之秣之如故也所幸四海無事以天下奉一人長享

此福祿也亦反言也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箋綏安也

鴛鴦四章刺王惑褒姒也褒姒哲婦也亦鴟鴞也王乃與之入則同庖出則同輦行止未嘗偶離此何異於鴛鴦也昔者周之先王雎鳩咏而與周呈祥今則鴛鴦作而傾城貽譏煽豔妻而傾中宮疪孽子而黜儲君倚於一偏哉其左翼矣不獨此也庖有肥肉廄有肥馬後庭之供奉與上苑之芻秣日增月盛其可減乎嗚呼幽王之世降喪饑饉則飛鴻滿野矣斬伐四

國則瞻烏于屋矣而王且以爲鴛鴦福祿可以萬年無恙也豈不愚哉

評前二章從鴛鴦生情後二章從乘馬着筆一美人一神駿非不豔絕一時然皆夢幻泡影耳一皆以萬年祝之可云腦後下針不識作者何人乃有此神想閱傳箋不能不腐漢儒也仿山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朱傳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案朱子辨說謂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類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此言誠然然山樞之作實爲晉昭微弱行見曲沃逼奪故有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之言漢魏樂府阿瞞短歌行最爲慷慨以其身當亂世崎嶇戎馬故有人生幾何之語其餘皆有爲而言可類推也若夫朝廷燕享鼓吹昇平自有正聲常棣伐木諸篇具在何嘗不祥之語作亡國之音哉嚴氏云時亂亡已迫而王不自知族

入與國同休戚深愛之而王疏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故以不宴樂爲詞非眞欲其宴樂之也愚謂幽王末年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所逃死桓宣之弟幽之叔也幽之將亡兄弟親戚皆早知之序稱諸公孔氏以爲同姓諸公其鄭伯友之流與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毛興也頍弁貌朱或曰舉首貌許氏曰頍睥古規字規所以爲冠若常爲冠貌弁皮弁也疏弁者冠之大名爵弁士之祭服韋弁戎服冠弁則獵服惟皮弁上下通用○曹氏粹中曰上之爵弁服以祭皮弁服以朝王者常朝服皮弁而燕同姓亦服之以白鹿皮爲之○蔦寄生也本草一名寓木凡桑樹櫸柳楊楓等樹上皆有之○圖經寄生是鳥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陸氏璣曰葉似當盧子如

覆盆赤黑甜美蘇頌圖經又云葉似橘而厚輭莖似槐皮而肥脆女蘿兔絲松蘿也陸氏璣曰兔絲蔓延草上黃赤如金釋文曰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憂心奕奕然無所薄也箋君子斥幽王也

案幽王惑褒姒深居不出至使其兄弟甥舅抱未見之憂其情誼之疏闊可知因告之曰此戴弁而來赴宴者非他人乃兄弟也兄弟於王如蔦蘿之施松柏故未見而憂既見而喜而奈何不識此頍弁者爲何人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於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毛時善也怲怲憂盛滿也箋何期猶伊何也釋文本亦作其音基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毛霰暴雪也朱霰雪之始凝者也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說文霰稷雪也閭俗謂之米雪霰與霓同爾雅曰雨霓爲霄雪郭璞所云冰雪雜下謂之霄雪是也補朱傳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爾雅母之晜弟爲舅妻之父爲外舅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晜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皆釋親文案劉辰翁曰相會之始爲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愚謂末二語卽杜詩所云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也殊有盛筵難再之感

頍弁三章同姓諸公飲酒悲傷也伐木燕朋友故舊主人速賓也此燕兄弟甥舅賓速主人也曰匪他告以勿猜疑也曰具來告以無託故不到者也末及甥舅告以亦骨月至戚也而無如君子之未見何也夫君子非有他故也直以流管清絲歌舞徹夜鮑鼈膾鯉歡會連宵從此君王不早朝彼兄弟甥舅欲望見顏色豈有時哉如彼雨雪先集如霰堅冰至矣豈僅履霜之恐耶王氏曰驪山之禍旦夕將作同姓諸公長歌抒憤千載而下猶有餘悲而不能呼當年之夢夢而使之醒可嘆也

評他詩多繪其人之衣服而所美所刺之人絕不說出此獨繪其冠到第六句方將其人點出手法一變讀至末章於歡樂中作危語使主人聞之當食不下咽也彷山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朱傳此燕樂其新昏之詩陳氏曰古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朱云燕樂其新昏殆誤。段玉裁曰此蓋幽王初立褒姒爲后而作愚謂此申后旣黜國人不欲立褒姒而作詩中思得叔女以配君子用意與關雎同後人因以爲昏禮之樂歌。郝氏曰詩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乃朝廷之法言非房中之樂曲無好友無德諷王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毛興也間關設舝也釋文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乃設之與轄通左傳叔孫昭子賦車轄故轄設而車行車行則有聲說文云轄車聲也唐人詩間關鶯語花底滑加間關於鶯語之上是以聲言然今人又以間關爲跋涉長途之稱後漢書荀或傳間關千里以從曹氏用之孌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括會也箋逝往也大夫嫉褒姒思得孌然美好之少女往迎之以配幽王也案此章欲幽王求季女於遠方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毛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鷮雉也詩緝曰雉有多種其類不同若王后翬衣夫人揄翟王之服自鷩冕而下是也鷮又下鷩一等故有集維鷮以取象嬪御也又陸疏

鷮略於翟小長時也射厭也【補】朱傳爾即季女也【案】此章欲幽王就嬪御中擇令德之女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補】朱傳女亦指季女也【案】此德猶恩澤言季女初來雖未承恩澤而人先歌舞之也○此章設爲旣得之歡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補】朱傳鮮少【案】鮮我覯爾言如此之佳我所少見也阮芸臺謂鮮與斯近亦通詩言昏姻多取析薪爲喻此更及於葉以言其美盛也高岡言其地勢之尊也此以示幽王當求淑女於高門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毛】景大也箋景明也慰安也箋慰怨也韓詩作以慍我心案以慰訓安義自平正鄭好怪而韓亦謬故朱子仍從毛後之說者猶斷斷於慍與怨之間誤矣【補】朱傳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也四牡四句言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案】高山景行二語自表記孔子引之入後大史公孔子世家贊又引之斷章取義人幾忘其頌女德矣然曰高山曰景行與後世泰山北斗語同一尊重非道高天下人所欽仰者安足當之古人於男子或稱美人淑人而於女子乃有高山景行之譽蓋登峯造極女中堯舜豈可多得宜其令人神往也在孔子引之爲好仁在詩人作之爲好德王苟移其惑褒姒之心妙選令德母儀天下庶乎其有以慰普天臣民之心也夫

車舝五章周人欲求淑女以代褒姒也當時申后黜矣則進位中宮者非褒姒其誰然褒姒譖申后者也以代申后安能慰天下臣民之心乎天下至大何患無淑女故首章欲其閒關求之又恐其圖於遠而忽於近也故次章欲其就平輩中求之有集維鷮嬪御之

班或者雉翟之選乎三章言旣得之則天下臣民之幸也飲食歌舞宜也萬一不得則仍當求之高門叙褒姒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正位中宮誰曰宜之爲不陟高岡以析柞薪向名門以求淑媛耶夫河洲呈瑞風首關雎永巷脫簪雅稱庭燎本朝聖母徽音疊著高山景行洵非螓首蛾眉巧笑美目者所能步其芳躅矣覯爾新昏德音來括豈不大慰萬國之心耶而惜乎王之新昏乃無令德來教者也此頍弁諸公之所同傷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左傳會于向晉將執戎子駒支駒支賦青蠅而退范宣子辭焉使即

事于會成 朱傳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比之幽案
豈弟也
王之世讒慝衆多刺讒之詩屢見
蠆出蓋不如是不足以亡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 興也營營往來貌 說文作謍 樊藩也 疏藩以細木爲之下文棘榛即
云小聲也
是爲藩 箋豈弟樂易也 補朱傳青蠅汙穢能變白黑 官詩
之物
見曰蒼蠅室處故曰非雞則鳴蒼蠅之聲青蠅野處故
曰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呂東萊曰營營青蠅止于
樊行且止于籬模几
席之間矣蓋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毛 榛所以爲藩也 箋構合也 孔氏曰構合二人彼此相嫌

青蠅三章 憂讒也幽王之亡也昏於色人皆知之以詩考之則不獨昏而已蓋昏而暴者也雨無正小旻諸詩一則曰疾威再則曰疾威以至呼昊天者曰無罪無辜哀填寡者曰宜岸宜獄其暴如此所以有今茲之政胡然厲矣之嘆也而其故皆由於讒上自王后下及寺人以及中外臣民無有不傷於讒者如小弁巧言巷伯何人斯諸篇可悶也推之東國受困北山不均南國之行役者盡瘁西征之懷歸者畏讒東逝南北無一甯宇則四國交亂可知矣而相構者自二人始其初起甚微浸假而株連焉浸假而蔓衍焉故小人之構禍者必屢興大獄而後善類爲之一空所賴有豈弟君子以慈祥行其寬大而後朋黨清流之禍不作故信讒則禍可滔天不信則讒人之伎倆窮矣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蓋從創巨痛深之後而思得一忠厚惻怛之人以之養元氣於水深火熱之餘所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也以幽之所爲而猶以豈弟君子望之詩人之忠厚也

評 詩人善下疊字必象物而用之如雎鳩則曰關關黃鳥則曰喈喈鳳皇則曰噦噦鴻雁則曰肅肅黃鳥桑扈則曰交交至青蠅則曰營營尤爲貼切不獨切青蠅并讒人之翕翕訿訿其意象皆從此二字傳出其作意亦可從此得之洵化工之筆○寥寥短章恢之可千百言可云少許勝人多許尤愛首章末二句於君子無信讒言特下豈弟二字見得讒言一入便足傾人身家絕人性命試披酷吏傳讀之而後知豈弟君子造福無窮也仿山

賓之初筵衞武公刺時也 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佚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箋入者入爲王卿士 韓詩謂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朱傳同 郝氏曰王朝有雅列國有風使武公自悔當在衞風與淇澳同矣序云刺時者武公爲王卿士不敢斥言刺王諷諫之義也愚意武公入爲卿士適逢大射燕飲之時見百官號呶法制蕩然其日悔過蓋自責以愧人忠厚之風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毛秩秩然肅敬也楚列貌殽豆實也豆實葅醢也核加籩也
籩實有桃梅之屬逸逸往來次序也言習熟而安也大侯君侯也疏大射前
三日司馬命張三侯燕射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
射之此言大侯者天子侯身一丈謂之侯者天子中之
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抗舉也箋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
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有燕射之禮毛案此詩以爲
燕射鄭以爲大射但大射因祭而射燕射因燕賓而射此詩次章言祭故孔疏以箋義爲長的質也
侯中所射之處爲的祈求也射義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箋
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
有燕射疏大射者將祭習射於澤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與之射於寢
鐘鼓既設者將射改縣也疏懸鐘磬也改縣者以天子宮懸階閒妨射位故改縣以

避射也射夫衆射者也射禮選羣臣爲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皆使大夫
士爲之獻猶奏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爵射爵也補朱
傳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案醻同酬詩詁主人進客曰
獻客答主人曰酢主復酌賓曰酬案此章節次有六曰初筵曰舉醻曰設鐘
鼓曰抗侯曰比耦曰祈爵其中之不同者曰大射三侯燕射一侯也大射皮侯燕射獸侯也大射改縣燕射不
改縣也惟次章有烈祖子孫純嘏等語分明是祭爲燕射所無故孔氏以鄭義爲長今依鄭爲訓○孫氏志祖
曰此詩言大射不獨烈祖子孫可爲祭事之證大侯九十弓見於儀禮大射儀惟大射得有之燕射張一侯君
臣共之無所云大侯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
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載爾能賓載手仇

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毛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朱籥舞文舞也壬大林君也箋壬任也謂卿
大夫也朱林盛也云大禮盛樂也○折中壬與任通林衆立之象百禮既備有奔走而任事者有無事而林立
者嘏大也箋純大也嘏也爾主人也[illegible]手取也室人主人也箋室人有室中
之事者謂佐食也疏謂於賓客中取人令佐主人設饌食其名曰佐食與毛言主人異康安也酒
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案毛以時爲中朱傳以爲時祭未合蘇氏以爲時物得之康爵
祭祀之爵也箋洽合也所云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各奏爾能謂子孫
各酌獻尸箋天子有孫獻尸之禮仇讀曰𢪖釋文𢪖音拘挹取酒也又復也
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爲加爵注云大夫士三
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黄氏一正曰賓載手仇賓長加爵也室人入又室人

加爵也皆獻尸也仇挹於罍也酌注於爵也案各奏爾能謂各執其事獻尸
加爵旅酬皆事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
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
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毛反反言重慎也韓詩作昄昄善貌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
也僊僊然朱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箋
此言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至旅酬而小人之
態出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

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毛號呶號呼讙呶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傞傞不止也箋郵過尤同朱與側傾也冠不正也俄傾貌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爲無算爵以後也尹提軒曰前世樂飲酒酣必自起舞此云僛僛傞傞屢舞不幾舞也漢高歌大風自起舞漢武樂飲長沙定王起舞自是以後尤重以舞相屬所屬者代起舞猶世飲酒以杯相屬也灌夫起舞以屬田蚡晉謝安起舞以屬桓嗣是也近世以來此風絕矣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毛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羖羊不童也補朱傳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懈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以相爲司正燕禮以射人爲司正○案史所以備書與監略不同監如後世糾儀執法之類史則所以記過也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三爵之後已昏然不知記憶箋又復也見上章上章之又通侑侑勸也王制王三又又通宥此則云又飲而已

賓之初筵五章序曰刺時也夏商之季皆湎於酒至紂尤甚沬土之人化之故康叔就封酒誥用作武公閔之孰矣迨至幽王之世仍蹈夏商二季覆轍其惛惛怭怭僛僛傞傞之態一何號呶至此極也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君臣翻嬉習以爲常而武公者以耆顏白髮頹乎其中乃取古人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禮正襟而告之曰飲酒於朝執法在旁御史在後何凜凜也而乃流爲大怠耶小宛之詩人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公則言威儀者五而不一及天命蓋威儀所以定命能慎其威儀即所以守天命也能者養之以福公自養其福而欲人之並受其福豈非大臣宰相之事耶酒誥言德者八公則不言德而深勖我德惟不伐者乃能養德豈非聰聽康叔之彝訓耶讀是詩而知公能敬君能法祖能養福能養德以砥柱於荒淫之世而又能作爲文章以告當時而傳後世眞有斐之君子矣

評首二章如文章家之反題正起一言射一言祭各以餘字作結亦相爲呼應之法但首以賓筵起次以籥舞接分明是流水法自是先射後祭射是澤宮選士爲祭而設不是射自射祭自祭也中二章是文章正面據鄭箋一在旅酬後一在無算爵後以此分章然一前一後自有次第故三章仍以賓筵起頭四章賓既醉止仍是流水接法也未章總結用三爵煞恰與首二章兩爵字相應文甚典則和雅劉氏謂酒誥言德者八言威儀者一此詩言威儀者五言德者一宛然武王康叔家法仿山○並受其福語妙覩古今酒禍乃知此語之眞並字之義所包者廣退山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徐退山曰他詩但言思古此言思武王者居鎬自武始幽將失鎬京故思武王也朱傳天子燕諸侯

諸侯美天子之詩案隋煬見薛道衡高祖頌曰此魚藻之義也凡序以爲刺朱子以爲美者皆當以是觀之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毛頒大首貌頒與墳同音義釋詁墳大也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劉氏彝曰夏月淺水生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潛於淵而在於藻出遊水面則露其首頒然而大案古人多以魚喻民如敬人夢魚匪風亨魚是也有頒其首與牂羊同則魚之瘠可知矣而王但知飲酒則不恤民又可知矣故此刺詩也以爲思武王殆未必然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毛莘長貌韓詩作㛹云衆貌螽斯之詵詵皇華之駪駪桑柔之甡甡字異而音義同案汝墳

言赬尾此不言赬而言莘魚瘦則尾長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箋那與儺通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案諸侯美天子未有徒美其飲酒安居者此卽所以爲刺也

魚藻三章諸侯刺幽王也幽據武王不拔之基承宣王中興之烈坐鎬京之形勝西面以臨天下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有那其居我國家信如金甌無一傷缺矣王在在鎬飲酒樂甚不亦宜乎乃未幾尹虢進褒姒入於是王室方騷正大夫至於離居皇父徙向空國以去斯時之民如魚亂於淵魴赬其尾鎬京之不守人皆知之而幽之君臣且嬉嬉酣飲曾不知大厦之將傾也驪山一炬可憐焦土有那其居可長保耶詩人之意固在不言中矣必待秋風禾黍始搔首而問蒼天晚矣

評此詩分明是刺此王分明是幽如以爲美則豈有不言其勵精圖治而但言其貪此杯中物耶如以爲武始居鎬周人思之則何不言其開創神武日不暇給而乃於飲酒安居之外別無一事耶此等刺詩最爲明顯隋廣高才猶隔一層則漢人成說封之也以美爲刺因反見正詩人之謡如是如是仿山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朱傳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案下序意以幽王舉烽火戲諸侯諸侯雖空來必有

因而入朝者故詩人刺之愚謂此必夷王時詩夷本懿王太子懿王卒孝王卽位至是孝王崩諸侯復立爲王王德諸侯之立己至於下堂而見降與抗禮於是周室益衰諸侯多有不至者偶一來朝而一番殷勤酬資之意出於格外蓋惟恐諸侯不至也夷王之弱是西周之衰一大關鍵讀此詩可以想見之矣○韋昭國語注采菽王錫諸侯命服之樂也亦不知何王○又案末章戾字毛訓至然通篇係至後之詞不應於末句幾說至考戾亦訓罪諸侯此番之來當是倉卒不知何故耳若優哉游哉逗留不前則亦是罪戾矣此雖勉諸侯之詞賓以刺王也烽火之戲自在其中妙不說出○郝氏曰蓼蕭湛露天子所以得諸侯雅之正采菽菀柳幽王所以失諸侯雅之變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毛興也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王

饗賓客有牛俎謂以鼎煑牛實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
調以醯醢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藿豆葉也筐筥皆竹
器方曰筐圓曰筥 君子謂諸侯也元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
箋元袞元衣而畫以卷龍也疏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
周制公袞冕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皆畫
也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繡也九章之內衣五裳四
侯伯驚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孤卿絺冕三章大夫元
冕則元衣黻裳而已○曾氏釗曰黼黻並稱何以獨言
黼竊以黼爲黼領禮記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黼領本諸侯服爾雅黼領謂之襮見揚水傳 補朱傳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
路以賜異姓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毛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陳氏曰爾雅釋水有四泉一濫泉正出此檻泉是也

一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國風冽彼下泉是也一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大東有冽氿泉是也惟一見一否爲瀸瀸詩所未及 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補載驂載駟王肅曰夏
駕兩謂之麗殷益一謂之驂周又益一謂之駟是也朱
傳屆至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毛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 朱邪偪邪纏於足如今行縢以束脛在股下也 紓緩也 朱諸侯服此芾偪見於天子恭敬齊遬 申重也 案前章先見其車旂此章始見其裝束當時諸侯必有應述職而不來者故於此特曰匪紓則可見紓者正復不少而此君如期而至故爲天子所予如此詩人不曰忌不曰慢而曰紓是善於立言處

附邪幅說 尹提軒曰赤芾邪幅並裹服鄭云邪幅如今行縢是也日知錄引哀二十五年杜注古者
臣見君解韈之語而云既解韈則露其邪幅人得見之
不知古禮朝會祭饗皆用屨惟燕用跣記曰堂上無跣
燕則有之左氏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韈而
登席衛侯怒者以其違燕禮也杜注正指燕禮爲說非
謂臣見君之禮皆當如此日知錄引此未詳燕禮
所由異陔餘叢考沿其說遂謂朝亦只跣尤誤

惟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毛蓬蓬盛貌 王室猶柞諸侯猶枝左右連屬之國猶葉 殿鎮也 又與奠通安也 平平辯治也 黃氏佐曰辯而不雜治而不亂乃整齊意○韓作便左傳魏絳引此作便蕃杜注數也言見遂分番在左右也與此異 案左右連屬之國也 案周時以戎爲臣忠故魏絳和戎亦引此此詩五章皆隱對西戎言魏雖斷章取義究與他處不同周人賦此有戒心矣 案殿邦自是屏

翰之臣欲其率左右連屬之國以從亦可見來朝者之
少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毛紼繂音律也孫炎曰繂大索也 纚綏也 郭璞曰綏繫也朱纚與維皆繫也納義綏說文糸冠纓也在冠爲緌則在舟爲綱卽纜也韓詩纚作維維作綏也說文綏竹索也郭氏以爲繫帳 葵揆也
膍厚也 案毛訓戾至也箋曰止至止同義予謂上文彼
交匪紓喜其勤而速也故予之而又申之若優游觀望
則亦是罪矣此正與匪紓作反對皆詩人用意處
采菽五章美來朝也諸侯歲時來朝常事耳而此則既

欲錫之路車乘馬又欲予之元袞及黼若有大功於國者何也當穆王之世荒服者已不至歷共懿孝三君數十年間周室日微至於夷王乃下堂而見諸侯諸侯心輕朝廷久矣周庭之車馬稀矣茲而駟馬騤騤旂旐央央猶有君子來朝此乍見而驚譽者也故雖常事而有異數焉篇中言天子者四言君子者九皆旁人之詞也其於天子也則惟恐其恩之不厚其於君子也則惟恐其來之不勤其未來者不敢曰怠也慢也曰紓而已矣彼交非紓則予之命之而又申之而且葵之其恩禮何稠以疊也而其終不來者則但曰優哉悠哉亦是戾矣而已絶不敢援貶爵削地之文以震疊之其求諸侯也何其勤其畏諸侯也何其甚似非盛時之詩也殆夷王下堂時之作乎

評首章於來朝後接用一波三折之筆傳出有加無已神情次章說來朝由遠而近初見旂次聞聲次見馬次第如畫三章亦芾邪幅親見其人逕由上章接下一路敘來以匪紓二字作斷語此二字是用意語第四章說出殿天子之邦更帶到左右率從自是連帥威望方能當得末章纚維則是將去作挽留之詞篇中頻頻提出天子分明他人口氣以爲天子答魚藻者非也通篇神氣在匪紓一句結末反掉一筆見得優游便是獲戾不必其在大也毛鄭舊說怏與蓼蕭篇但說笑語燕譽亦自不同 仿山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月相怨故作是詩 朱傳同 案朱傳雖同不定爲何王何元子以爲刺幽王寵昏姻而疎同姓其言甚辨然未能碻今本其意正之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毛)興也騂騂調利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 紬義曰弓人六材幹角膠漆絲筋也諸材之中用角爲多故名角弓孔疏謂是北狄之角弓說文作弲(補)世本何氏曰刺幽王寵昏姻而疎同姓之詩頍弁一篇已爲王不親兄弟之明證而十月之交所言皇父七子皆褒姒姻黨正月又言昏姻孔云則當時姻黨權重可知無胥遠矣者言王者之視兄弟無與昏姻大相懸絶也(案)此似爲宜臼兄弟而作幽王棄其宗族及褒姒與虢石父比諧廢申后時申侯留周亦遂歸國此爲兄弟昏姻胥遠之證何氏所言尙非事實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毛)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案)宜臼伯服兄弟也一廢一立交相爲瘉不令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毛)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案毛說本荀荀子儒效篇曰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鄙夫反是比周而黨愈少云云引此章四句明之不若韓詩外傳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亦引此四句證之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責人而不能自反也合觀荀韓所引皆以已爲己讀亡爲忘孔疏亦以已爲

紀而以亡爲危亡之亡 補 朱傳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
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公遷曰已斯亡者亡而後已也此倒句法也唐石經已作已
正義至于己身以此致滅亡可證 案 相怨似暗指申后褒姒受爵比立
東宮也不敢指斥宮闈也故託之於民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毛 已老矣而孩童慢之 一說謂以馬爲駒卽指鹿爲馬之意 饇飽也 案 首
二句言人本老矣而猶受爵不讓不顧其後之力難勝
任也竊意此暗刺幽王立伯服也爲去聲老馬爲駒是
舐犢之愛不顧其後謂以庶奪適不顧其後之有禍也
王於宗族有食禮有燕禮食禮宜於饇燕禮取於酌如
其行之以篤宗盟皆所以顧後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毛 猱猨屬塗泥附著也徽美也 案 猱性巧本善升木今
復教之則同其類者牽連而至如以塗附塗不可脫矣
然此教之不善者也若君子而有徽猷彼小人者亦相
與連屬不可分開蓋自周初至幽天潰既衆其糾結附
麗固有如此者以是知兄弟之令者固能爲公室之枝
葉其不令者亦於王有族屬之義不容盡絕彼單獻公
棄親用羇羋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烏乎可哉烏
乎可哉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毛 晛日氣也 箋 婁斂也 補 釋文瀌瀌盛貌婁數也 韓
詩劉向作聿又婁荀子作屢則婁之爲言屢也與數同
莫肯下遺言族中有賢者王莫肯以禮數下之金帛遺
之惟自居於驕且居驕而至於屢此兄弟之所以日遠
而至於交相爲瘉也 案 雨雪指當日爲讒佞者頍弁屢
以未見君子爲憂而此亦殷殷於見晛則幽王深居不
出與明之神宗一轍矣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毛 浮浮猶瀌瀌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 箋髦西夷

別名疏牧誓有庸蜀羌髳等八國彼髳此髦音義同 案 蠻髦皆言遠也

角弓八章序曰刺幽王也幽王之寵褒姒教猱也其立
伯服是老馬反爲駒也猱既升木則與猱相逮之類
如塗塗附而來矣老馬但知爲駒則申褒相怨而伯
服遂覥然爲太子而不讓矣豔妻方煽尹號擅權而
王乃覵宗族如蠻如髦曾不能舉食禮以饇之行燕
禮以酌之遂使行葦踐於牛羊葛藟縱乎尋斧讒諂
蔽明終幽王之世如行陰雪中無見晛之一日也夫
兄弟與昏姻皆可交輔王室今胥遠如此宜乎詩人
之用憂也

評通篇以兄弟作主首二章正論第三章從兄弟中
分出令不令來四五六章皆從不令一邊說末二
章敎以大陽當空則魍魎潛消而不料王之終違兄
弟而至於亡而後已也以一憂字作結昏姻帶言故
終篇不復見章末鬱鬯
句與違字暗應彷山

菀柳刺幽王也 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朱傳王
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 案詩三章皆有靖之字古訓靖爲治治之之法首窮
其罪使之不能遁次放之末則放之使居於凶危之圖
不得善地也三章次第井然。或疑此爲厲王之詩

有菀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
極焉

〔毛〕興也菀茂木也蹈動也 朱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 韓詩作慆鄭作悼乃改字之
弊案姚姬傳云韓作慆是也慆變也暱近也靖治也 朱安
猶天降慆德意也毛訓動動亦變也

極至也 朱求之盡也 案古殛極同故箋訓極爲誅猶言誅殛也古訓如此 〔補〕幽王昏暴
反道敗德虢石父復以巧佞用事能變亂是非顚倒賢
否諸侯畏不敢朝因言柳尙可息而王甚變異蹈藉其
下女無自暱近以求媚也若使予治之予必窮其長君
逢君之罪也〔案〕國策孫子謝春申君書曰以盲爲明以
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朱子
謂此言衰亂之極乖異變易至於如此曷維其同言何
以古今奸臣一轍也書末復引此詩曰上帝甚神無自
瘵也言其君反覆無恆如神鬼莫測無往朝以自取病
愚謂春申昏庸一楚之號石父也故孫卿書言如此

有菀者柳不尙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 朱戰國策作上天甚神無自瘵
也 **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毛〕愒息也瘵病也〔箋〕邁行也行亦放也 以罪放謂之行 左昭元年子產
將行子南咨於子大叔大叔曰吉若獲戾子將行之〔案〕無自瘵焉解見上朱子引
齊威王朝周反爲所辱正合末二句猶云使予治之後
將放而行之也 一說謂入清君側後當一行亦是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
凶矜

〔毛〕曷害 害卽害辯害否之害訓作何 矜危也〔箋〕傅臻皆至也〔案〕有鳥
高飛亦傅于天以喩小臣之登用君側者然其心尙未

已不知于何而至也彼人蓋斥虢石父之類言其不知
止也曷予靖之猶云予何以治之當放流之居以凶危
之地 如今罪人決配烟瘴地 卽投畀有北意也首章窮其罪次放
之末以凶危居之靖之之法也語有次第 一說彼人暗指褒姒言詩人特斥之

菀柳三章 周以暴虐失諸侯也三代以上爲封建之天
下故諸侯皆來則天下爲其天下諸侯皆去則天下
非其天下也武王伐商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此
八百國者皆商之諸侯也而歸周故周遂有天下非
如後世之天下一郡一邑必以力戰得之也今周有

天下三百餘年矣至夷王而弱至厲王而虐至幽王而昏且暴以致諸侯不朝且爲毋自暱毋自瘵之言以相告固由幽王無道柳亦有周之氣運盡矣孫卿引此詩其書中所言楚國崔杼李兌淖齒諸人蓋皆爲奸臣發也所賴靖王室者窮極其罪而行之投諸四夷以禦魑魅甚則誅之殛之使不得保其首領其庶可以雪敷天之忿而回上帝之心也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朱傳 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嘆惜之也朱子辨說此序蓋用緇衣之誤以下序五句皆緇衣語陳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與大毛公皆六國時人此數語當是先正遺言二子各述所聞若之於書耳○孔氏經學卮言曰此篇似東遷後詩行歸于周與誰將西歸同義彼都人士居東都而斥西都也周之初東自必有以壞犬戎復舊京望乎王者是詩即杜篤論都之意猶西周遺獻所作故得附諸變雅○案小雅自周初盛時十六篇宣王中興十四篇幽王刺詩十八篇是周家由盛而衰之作時代分明自楚茨以下二十六篇疑皆收拾前代散亡之詩又自都人士至何草不黃十篇詩多風體或從民間采輯之作蓋自成王以後康昭穆恭懿孝夷厲八王不應無一詩如祈招見於左傳豈此二十六篇中無一爲前朝所作乎即幽王初年政事尙未盡壞一時朝聘燕享詞臣儒筆不無頌美以及東遷以後王迹陵夷亦未必宅洛以後頓無一篇是雅此李厚菴孔檢討尹提軒諸家之說皆通論也第序說其古今從之間有與序說不合而其義其確者特存之以廣學詩者異聞云○自此以下當爲西周風詩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毛 彼彼明王也案孔檢討以彼都指西都言指爲東遷後詩朱子亦有亂離之言謂此所云彼者由外邦列侯指王都而言狐裘黃黃卽大東詩所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也周自成康以後歷代承平自流免之後初經民變重以幽王昏荒饑饉離散皇父遷向都城一空西京氣象索然矣外邦來廷者無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故作此詩其意則大東睠言顧之潸然出涕之意也不必定是東遷後詩周忠信也左襄十四年引此詩贊子臧之忠杜注亦曰忠信爲周都人士醫都人之有士行者此士上下通稱上至卿士下則士庶人其容不改其容貌動作有常案首章狐裘黃黃先舉士大夫之有德望者言之想見孔子狐貉以居及唐宋裴晉公文潞公司馬溫公一流人物行必篤敬言必忠信洵乎爲萬民所望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毛 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臺夫須也爾雅作臺以臺草爲笠緇撮緇布冠也朱其制小僅可撮其髻耳言斂也綢直如髮密直如髮也釋文綢密也案鄭箋謂其性情密緻操行正直是毛鄭並以德言擬曰如髮猶曰德輶如毛云爾補 朱傳 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寔小星詩抱衾與裯裯與綢通裯被帳之屬當以絲爲之亦可從綢或衣裳之屬亦是直如髮言其紋理直而細足見女工也女德不易見見其綢之直如髮可以知之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

〔毛〕琇美石箋以美石塡塡塞耳爲尹正也〔箋〕吉讀爲姞尹氏姞氏
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
女言有禮法也疏節南山尹氏大師當武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世爲公卿
韓奕云爲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爲昏姻也又宣三年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
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爲舊姓既世苑猶屈也貴舊姓昏連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
積也風俗通云苑蘊也〔補〕朱傳李氏曰所謂尹姞猶晉言王謝
唐言崔盧也紬義曰疏言尹氏世爲公卿不詳尹氏所自始案晉語文王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
韋昭註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大史則尹氏爲史佚之後自文王時有之矣然尹本訓正左氏云姞吉人也亦訓
吉從毛訓亦妥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初遵反我不見兮
言從之邁
〔毛〕厲帶之垂者禮大帶垂三尺○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厲是垂之貌也〔箋〕蠆螫音釋
蟲也尾末揵虔音然似髮之曲上者朱傳鬢旁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爲飾也
邁行也〔案〕言從之邁非眞從之行也神往而已矣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
盱矣
〔毛〕旟揚也〔補〕朱傳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
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
飾也〔箋〕首章單言士二章以下士女對言而句不必對

四五章則各舉一帶一髮而對言之蓋古人文章不拘
拘以精工勝如此愚謂狐裘貴重也臺笠清逸也緇撮
儒素也琇實典雅也垂帶清標也所見都人之士如此
由士而及女則綢直美其服也尹吉誇其族也卷髮美
其容也所見都人之女又如此男不奢淫女不妖冶
此有周之所以長治久安也自是而後驪山禍作豐鎬
之間遍地皆戎淪爲腥羶者凡五百年至高帝入關而
後見漢官威儀然已非復周之古風矣云何盱矣詩人
之望何日慰哉
都人士五章此西周之風也後世皆以周末之弊在於

文勝今觀都人士所咏其服則狐裘也其冠則臺笠
緇撮也其飾則充耳垂帶也至於女雖出高門貴族
綢直而已卷髮而已視士尤簡質焉以故三代以上
無服妖視三都兩京之繁華何如哉大抵關中之地
土厚水深其風俗尤美自周幽而後歷秦漢至唐作
都者尚千餘年說者謂其地氣未竭使然非若六朝
之在江左發洩易盡也讀都人士之詩可以見先王
制禮之功與士女守禮之嚴而周末文勝之說不足
信矣都氏曰邦畿首善貴族大家不競浮華四方則焉幽厲奢淫都人化之士女游冶膏首炫服如
後世高髻大袖是謂服妖詩所以歌彼都也帝王不易民而治文武之豐鎬與幽厲之豐鎬豈異哉

評首章從都人士中提出狐裘黃黃者來分明是香山九老洛中耆英會裏人二三章士女對舉然其句法則士對士女對女如士則笠撮琇實笠撮言其素琇實言其華也女則綢直尹吉一言其德一言其族也四章方以一帶一髮各舉一項對言五章則申明之也每章之末各以不見作結如蕭后遊煬帝宮女說元宗據懷舊之悲念發思古之幽情令人淒然欲絕朱子以綢直爲言髮美一如字如何下得自是誤解但綢直竟是何物予謂綢直當是柔直耳大雅申伯之德柔惠且直亦是言德婦人之德尙柔順直雖美德不柔則徑直矣柔綢聲近故言綢直然綢直而曰如髮亦是奇喻古未有以毛髮喻德者予於詩得二焉大雅之德猷如毛及此是也此章如髮下章如蠆兩喻皆創闢蠆是毒蟲而取以喻美人之容爲今人所萬不肯用然今人猶有心細如髮之喻用蠆字則絕無矣吾謂終不若螓首蛾眉之秀絕也 仿山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怨曠者也 刺 朱傳婦人思其君子而言

案幽王時有蓼莪何草諸詩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多矣皆由王政不修使然惟此種詩體近於風當自民間采

輯得之故附於此或謂雅降爲風非也祭祀燕饗先朝樂歌皆具平王東遷承而用之所采者風耳故爲王風幽王之朝風無所附以殿諸小雅之末其名曰雅其實則風也學者當分別觀之○以小雅之末爲風前人未有言者以詩體得之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毛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兩手曰匊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 朱曲局猶言首如飛蓬也 案綠王芻也 董氏逌曰楚辭賚菉葹以盈室王逸注以綠朝采菉今考鄭氏說以爲王芻則當逐時字爲菉矣 君子將歸我則沐以待之 沐洗頭也○離騷曰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是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毛衣蔽前謂之襜 郭璞曰今之蔽膝 詹至也 案藍染草也 月令仲夏毋刈藍可以爲靛 補朱傳詹與瞻同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李氏樗曰所謂期逝不至也○離騷曰初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是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補朱傳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釋文韔弢也 案此與弋言加之與子宜之意通釣也弋也射也皆家居之樂也射訖則弛弓納於韔中故下獨言釣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案此章獨承上章釣來以狩者馳騁之事婦人不能往觀故且觀釣也○上二章敘憂情下二章言樂事因憂

而預擬樂憂者實景樂者虛詞也

采綠四章懷人也常讀周南婦女於紡績之餘相與采卷耳捋芣苢四境晏然此室家保聚之福也洎乎征役起民始有去其鄉井者矣戍役久民始有兼其室家者矣少婦閨中感陌頭之楊柳征人塞外怨玉關之鐵衣秦漢而下多事四夷而其弊則於周先見之此采綠采藍者抑亦西周之風也附之於雅殆所以警人君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朱傳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徒役南行作此 案召穆營謝在宣王之朝

不應幽王之世徒役始歌之此時召公不在卽徒役之
存者無多此必有爲而作紬義曰是時宜臼奔申鄭語
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
紀年幽王十年王師伐申此詩蓋爲伐申之役師旅困
苦還歸無期詩人不欲顯諫託召伯營謝以微諷之。
紬義意佳若是宣王世則拾遺之詩也朱說亦不可廢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毛 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行貌 補 國語韋昭注召伯康
公之後卿士也 箋 武王作洛召康公營之宣王封謝召
穆公營之召伯在周其世掌邦土者與 陳氏曰周家十臣惟大公之後
有桓公召公之後有穆公皆克紹先烈周公雖元勳其
子孫不及也然穆公之乃心王室忠貞勞勳尤非桓公
所得比驟諫厲王又脫宣王於難而以子代之及王立
復爲之平淮城謝上宣王德下慰眾心穆公先朝舊臣
年高望重盡瘁事國不敢告勞眞無忝厥祖矣。此詩
與崧高相表裏一作於王朝之卿士而意在申伯一作
於行役之軍士而專美召伯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毛 任者輦者車者牛者 箋 營謝轉餫之役如此。餫音運 集猶成也 補
何氏楷曰蓋者未定之辭亦預擬之辭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毛 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 箋 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案召伯牧伯也
以師從宜也又爲卿士故有師又有旅 箋 云歸而言蓋者事初集而未成
爲權詞以安眾心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毛 謝邑也 謝申伯改封之地在今南陽府唐縣。惠吉士曰宣王最失策者莫如封申之役蓋南陽
者東都之咽喉天下之形勝四面以制諸侯者也申侯
封而宛之東南滎陽之東北俱非周有東都之險失鎬
京之形孤矣 箋 肅肅嚴正之貌 薛氏曰肅肅規模形勢言 以烈烈威武貌
案烈烈征師昔人多有以平淮南言者然下章但言原
隰泉流而云召伯有成以總之則不必兼入行兵言。
王介甫何元子嚴華谷皆云此詩兼美伐淮據烈
烈征師一語徐退山曰古序不言毛鄭亦未之及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甯

毛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箋 召伯營謝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孔氏曰五土有
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陳氏曰爾雅有十
土其可食者三原也阪也隰也三者高下不同皆可種
而食公羊傳何休注云原宜粟隰宜麥此可食者也孔
謂原隰最利於人當指斯土但爾雅十土其可食者三
既曰原隰阪矣其不可食者七又曰原也隰也當是沙
礫之原下溼之隰耳宜分別觀之要之水土相鹺而後
可種

黍苗五章諷伐申也申者宣之元舅而周之舊姻也當
夷王之衰下堂而見諸侯楚人僞強江漢間僭稱王
號畏厲王之暴而去之宣王之世又叛至煩方叔之
征宣王以南陽據江漢之上游爲東都之門戶故封
申於謝以扼之所以屏周也且申者戎之族類也戎
爲四嶽裔胄而齊許申呂亦同出於四嶽若迫之則
合而爲一爲患滋大幽王以廢申后索太子之故與
申爲仇興師以伐之不獨勞我徒御苦我師旅且非
宣王推恩意也故爲咏黍苗之詩以動之詩人之心
苦矣其後申侯卒與犬戎覆周然後知是詩之所見

建宪佈保指日謝爲荊徐要衝之地封申伯於此則足以藩撫南國觀崧高之詩一則曰南土是保再則曰戎有良翰則王心之所以甯可知○呂東萊甲由王遐不能察犬戎之禍詩人所以思古思謂幽王不能知申侯結犬戎之禍詩人所以思當謝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朱傳此喜見君子之詩詞意與菁莪相類案成王之時有菁莪幽王之時有隰桑見天下未嘗無君子也然人但知有菁莪不知有隰桑爲君子者當生逢其時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毛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朱武曹曰難與那同桑扈傳那多也說文引詩作受福不儺萇楚猗儺其枝單言之曰那曰難重言之則曰猗儺猶下文其葉有沃單言之曰沃重言之則曰沃沃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毛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毛幽黑色也此黝之假借周禮幽至鄭讀爲黝膠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補朱傳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注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遐不謂矣楚詞所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卽相見忘言之意陳氏曰古文止有臧字後人始加艸故漢書藏皆作臧當時詩字必作臧故鄭箋及王肅皆訓爲善王說見表記疏然臧字本兼藏義亦可訓匿表記皇氏疏亦訓包藏

隰桑四章樂見君子也天下之物以有用爲貴如菽粟布帛是也菽粟可食固已而布帛之爲則出於桑麻故王風之邱中取義於麻此則起興於桑也桑之葉可以飼蠶故昔人牆下必樹之以其有利於人也處士盧辟多矣果能有利於人則固人之所心愛心藏者也惜乎君子衣被生民而乃下處於隰幸而見之是野蠶之成繭也萬丈之袠庶得如願以償乎左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蓋不敢當君子也以爲與子產相愛可矣吁風雨雞鳴亂世未嘗無君子而君子則無論世之治

與亂而皆足以利生民人奈何僅知有菁莪之君子而不知有隰桑之君子也

評桑可不用於天下天下不可一日無桑桑不用於天下而榮於春悴於秋桑自若也天下一日無桑卽靡不寒矣故以喻君子○桑之用在葉三章皆咏其葉言非無用而隱也無用而隱者隱逸傳之所不貴退山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朱傳幽王取申女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朱子曰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程子謂刺王誤后字○郝氏曰周人代爲申后之言刺王耳○陳氏曰序以此詩爲周人作正如小弁是太子傅作耳○朱子指爲申后自作不知何據後世長門賦明妃詞皆出文人手何嘗自作乎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箋之子斥幽王也補。折中茅柔潔之草也采白華而漚菅紉白茅以爲束喻志行之修潔也案鄭以白華喻申后以白茅喻褒姒朱以白茅喻幽王均未甚合惟以華茅之白皆喻申后爲得箋之子之遠不見答也俾我獨兮使我獨處深宮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毛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朱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卽其散而下降者也○季氏本曰天無雲則有露有雲則無露英英言如花朶然其氣薄而易散是不露猶露也步行箋猶圖也案此言己志行修潔宜蒙恩澤況天步艱難檿弧箕服謠言可畏而之子乃不圖之何哉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毛滮流貌說文作淲箋酆鄗之間水北流魏書地形志長安有滮池水水經注鄗水北流與滮池合寰宇記滮池亦曰聖女泉又曰高都水陳氏曰豐在西鎬在東滮池在鄗西正豐鎬之間也後人因箋語遂取水之在豐鎬間北流者名之以滮池云爾凡後世地名與經語合者卒皆此類案池流浸稻以喻恩澤彼彼褒姒也此與下章各取一水一火爲喻一言彼一言卬以分喙褒與申也碩人亦斥幽王也案鄭以碩人指褒姒王肅孫毓以碩人謂申后朱子以爲指幽王予謂朱傳是也賀子翼曰前曰之子此曰碩人以後或稱碩人或專稱子若疏之若尊之又若親之幽怨之詞固不倫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毛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朱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若今之火爐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桑薪薪之善者喻王取申后宜主中饋以母養天下今乃廢處離宮是烘于煁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毛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邁邁不說也補釋文懆懆愁不申也亦作慘慘言念子而心爲愁慘也邁邁韓詩說文竝作怖怖韓云意不說好也許很怒也朱傳邁邁不顧也說文邁遠行也邁而又邁遠之又遠也程子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折中日鼓鐘者雖在宮中外皆聞之比褒姒之讒雖云秘密人皆知之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毛鶖秃鶖也陸氏佃曰鶖性貪惡一名扶老似鶴而大其毛辟水毒善與人鬬好啗蛇○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爲食然其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梁亦梁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箋戢斂也見上鴛鴦篇補張橫渠曰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二三則無常矣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毛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疏乘車

之時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爲乘石夏官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引此證之案王登車履乘石申后貴時與王同故亦履之經句宜於履之二字略斷今申后黜矣則不得履此石矣故曰卑兮二字是傷心語疷病也案朱傳曰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愚謂石藍申后自喻也謂此扁然而平之石被人踐踏之而卑今之子之遠我如此則人愈踐踏不堪此所以使我病也

白華八章序曰周人刺幽后也漢書注謂周人刺幽王廢申后是也夫使爲申后自作則之子無良之句其不可訓也大矣聖人奚取焉而吾尤異乎龍漦之妖其兆乃在於夏后之氏也當時殷尙未王而周之亡

於襃姒者已定不夫而育在母腹者五十年吾不知主冥數者何以如是之巧也天步艱難豈人力所能挽回哉周之興也以無人道而居然生子其亡也亦然然則之子殆顚倒於衰運之中而莫能自主也申后何怨焉嘯歌傷懷猶能苟全性命於艱難之日而東洛之徙乃不聞稱母后之部以即尊亦不聞奉坤宮之駕以迎養其或先事而殂歟抑亦同熸驪山之一炬歟史無明文不可考矣

評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綠衣詩專以綠衣取譬此則雜取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李迂仲○鼎飛毳毳朝景之有聲者薈蔚朝隮白雲菅茅朝景之有色者皆一幅圖畫然薈蔚二語景密而濃此則景疎而淡各自成家○言天步言傷懷言勞心言念子不獨爲一身歷立若預知有犬戎之禍者退山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飮食敎載之故作是詩也朱傳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陳氏曰朱子譏緜蠻序近世郝仲輿敬駁其誤至詳確矣又謂朱傳釋此詩皆爲鳥言不成文義凡託爲鳥言者必如鴟鴞之云予羽予尾則可耳此詩之教誨車載豈鳥所望於人哉○何氏云此諸侯貢士於天子之詩○愚謂諸侯貢士於天子周家行之數百年自有定制上既無所遺忘下亦無所希冀後車之載如後世士子之計借無所用其美刺也此必微賤之士大官有意提攜之而其人實非大器也故以黃鳥刺之

緜蠻黃鳥止于邱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飮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興也緜蠻小鳥貌朱緜蠻鳥聲何氏楷曰以其聲之微細相連不斷如綿而鳥語不可解又似蠻也案韓詩薛君章句作緜蠻文貌亦以貌言朱子改爲鳥聲本於劉氏執中今案其字義殆鴃舌軥輈之類則當云鳥聲而不當云貌也似未可泥古矣邱阿曲阿也釋地大陵曰阿此非大陵乃邱阿之曲中也鳥止于阿人止于仁案邱阿若人自喻其居處箋後車倅車也疏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貳倅佐皆副也

緜蠻黃鳥止于邱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飮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箋隅角也朱子曰岑蔚之處○岑山小而高者畏不能趨畏不能及時疾至也案首章道之云遠與二三章第二三句皆暗喻其人無遠到之才秖可止于邱園之中耳

緜蠻黃鳥止于邱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箋極至也補朱傳引國語曰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

緜蠻三章刺小人不可大受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爲鵬其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何者其才高其力大也若茲之黃鳥其身輕微非大物也其音緜蠻非正聲也所止者不過蓬蒿之間邱壑而外無見聞也此豈可望以遠到之才通方之用哉其首章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二三章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豈敢憚行畏不能極夫亦自知其才力之薄矣國家造士方將

簡鳳翮之彥廩之於庠序樹之以師保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宜也今乃以猥瑣之夫鄉曲之士而亦飲之食之教之誨之推轂而進之是悞以斥鷃爲大鵬也故刺之也

評詩人比興之辭有祐一句而全身俱見者如此詩首一句曰黃鳥則非大物可知曰緜蠻則非雅聲可知甚有祐一字而全神俱動者如目齊襄以孤目武庚以狠是也伤山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案古者士禮一獻胡墨莊云昭元年趙孟賦瓠葉穆叔知其欲一獻一獻之禮有獻有酢有酬與詩中所言正合愚謂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幽王汰侈容有以菲廢禮之事故作此以爲諷朱傳

此亦燕飲之詩案士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故○○折中以爲民間燕飲之詩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毛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箋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疏言此在獻前又無殺羞與父兄室人飲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毛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箋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補朱傳有兔斯首猶數魚以尾也案此李迂仲說朱子取之其言兔斯猶螽斯鸒斯之類耳箋乃訓斯爲白又曰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毛炕火曰炙疏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也酢報也箋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毛醻導飲也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疏飲酒之禮箋皆舉鄉飲酒燕禮而爲說○徐氏常吉曰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鼎之象曰大亨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損之象曰二簋可用享知易之義則知詩之義矣

瓠葉四章庶人飲酒知禮也記曰禮不下庶人爲其不足以行禮也今讀此詩則一瓠葉之微亦蘋蘩薀藻之類也一兔斯之首非牲牢饔餼之鉅也而酌言嘗之獻之酢之醻之進反周旋雍雍乎備禮文焉古者

族黨之官歲時月吉必屬民讀法飲酒考其德行道藝意在茲乎昔仲尼既歿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後漢劉昆在家時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使必具牢禮備饔飧彼二家者烏能常常行之哉以是知幽王之世君昏於上俗美於下都人士女垂帶卷髮既無不典之服飾蜡臘賓射瓠葉兔首更有守儉之家風而爲之上者乃或頍弁而憂死喪賓筵而載號呶抑獨何哉

評（全詩敘一獻之禮簡淡清疎於脂膏葷血中誦此一過如一帖清涼散也○諺云高堂一席酒農夫半年糧誦此安得不以趙孟爲君子○奢侈足以召災大平既久尤易犯此儉則可以惜福可以惜費不知當道者何以不留心及之伤山）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案此詩序言戎狄荆舒苕之華序言西戎東夷交侵何草不黄序言四夷交侵自屬一時之事而皆不見於史序說似難盡信然據經武人東征觀之則實有其事矣既實有其事則序語翻可補史之闕又後漢書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亦不見前史此與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偶見左傳者同然則史之所佚者多矣且其時又有因索太子伐申之事見國語中亦戎也荆舒之叛自宣王時已然爲此詩者必因大室既盟而叛之後幽王恐然遣師伐之伐申之役亦一時並舉轉餉調兵不勝其煩故苕華何草二詩亦並作千古而下人但知幽王好色而不知其黷武也有此三詩而信此之謂詩史）朱傳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毛】漸漸山石高峻貌【補】劉氏彝曰山川悠遠山窮者川斷之川盡者山間之重重相間遠不可極【箋】皇正也言不能正荆舒使之來朝【補】朱傳皇作遑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校勘記曰鄭訓皇爲正經字自作皇自王肅訓皇爲暇後人遂改爲遑誤）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毛】卒竟（箋卒者崔嵬也讀爲崒爾雅崒者厜㕒）沒盡也【箋】不皇出矣言不能正之使出而聘問於王【補】朱傳不皇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毛】豕豬也（箋四蹄皆白曰駭爾雅說文皆作豥古哀反古文豕亥爲一字故豕有亥聲箋作駭字異義同）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埤雅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將雨則豕涉波也又張横渠謂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水患之多可知已或云豕者豚魚也此物出則兆雨愚謂豚魚者是也豕能負塗不能涉波玩一波字必是江豚）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胡氏一桂曰畢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箋】不皇他矣言不能正之使守職無他志【補】朱傳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紀周亡也周之失策未有如東征之甚也周立國在鎬據關中以制六合東諸侯未有能進而窺周者也惟北狄西戎一拊其背一伏其腋最足患耳幽王之世正大夫離居加以皇父徙向盡擇車馬之家以往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國已空矣又復命武人東征戎人乘虛直擣鎬京非周有矣徐氏曰犬戎在西幽不備西而征東故三言東而末露一他字隱語也嗚呼周之興也周公以零雨東征其亡也亦以遇雨東征同一東征同一遇雨而興亡異焉者一有備故滔滔可以三年一無備故赫赫滅於一朝

也自撤其藩籬猶不可況空堂奧而納之乎故幽之失策未有如東征之甚也

評首章不皇朝矣與不能晨夜同一文法○次章卒字沒字寫山川深險可畏氣象後人善記無此筆末章不皇他矣語隱而深退山

以曷沒寫悠遠所云無盡也漢書王尋王邑兵百萬史氏不言兵多但云望之不見其後與此曷其沒矣四字同一繪景妙手仿山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朱傳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案此詩有饑饉而無師旅殆因上篇而及之其景況與有萇楚相同彼爲風而此爲雅者此亦風之類因作於幽王之世風無可附故附諸雅耳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毛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釋草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朱傳據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花黃赤色亦名陵霄陳氏曰茇音蔈花紫赤則芸黃將衰落之色若凌霄色黃則芸黃乃言其盛不可論衰也二物色性各別明是別草案陳氏力辨朱傳引本草以凌霄爲苕之非然芸黃見裳裳者華毛公釋爲盛貌與此不同王引之論最允詳見下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毛華落葉青青然王氏曰首章言其黃矣言其盛非言其衰故此章曰其葉青青蓋詩人之起興往往感物之盛而嘆人之衰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盛也獨行踽踽哀也隰有萇楚猗儺其枝盛也樂子之無知哀也詩之反興者多矣毛氏失之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毛牂羊牝羊也釋畜羊牡羒牝牂故知爲牝羊也墳大也朱羊瘠則首大也○鄭氏樵曰牝羊首小今羸瘠反首大而身小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朱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治日少而亂日多箋今者士卒人人皆可以食矣時饑饉軍興之少無可以飽之者○朱子曰周初興時周原膴膴菫荼如飴苦物亦甘及其衰也牂羊見呱恓地蕭索○向氏桯曰言羊以見陸物言魚以見水物其去無羊無魚麗之世遠矣○昔人謂赬尾之魚勞白蹢之豕躁莘尾之魚肥墳首之羊瘠皆詩人善於體物也

苕之華三章憫時也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予嘗謂天下盛衰徵於地氣地氣盛則百物蕃昌地氣衰則百物凋耗幽之世岐山崩三川震地氣竭矣上距武王遷鎬之歲

蓋三百餘年秦雖霸而有之而乘其衰氣亦不能復振至春秋之末而孝公始興又三百餘年矣蓋地氣轉移若斯之難也作是詩者其人大有所挾持上觀天象下察人事而復以水陸之產驗之知斯地之不可復興也故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是知其不可而傷心於不能爲者也厥後春秋之世仲尼周流卒於無效斯人已先言之矣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 朱傳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何氏楷曰言周室將亡則朱子亦以爲在幽王之世矣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毛 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 朱 將亦行也

何草不元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箋 元赤黑色 朱 既黃而元也王氏質曰草自黃而元與若自黃而青同爲時節之變○案箋云草芽蘖若將生必元孔疏引緯書夏以十三月爲正物生色黑此曲說也釋天以九月爲元月孫炎曰物衰而色元也言自不謬蓋九月爲元入冬水盛其色黑矣始春則青 補 爾雅鰥病也鰥瘝矜古字通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 兕虎野獸也許叔重曰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爲鎧郭景純曰一角青色重千斤曠空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毛 芃小獸貌 朱 尾長貌 棧車役車也 箋 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輂者○說文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有棚士所乘也周禮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是也

何草不黃四章哀征夫也所以哀周也西周至幽純陰之世也易坤之上六處陰之窮其爻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孔子釋之曰元黃者天地之雜也是詩一則曰何草不黃再則曰何草不元明其爲元黃之世矣而所以致此者則狐爲之也狐陰獸也幽之世豔妻在內狐也號尹在朝亦狐也豐鎬之間一曠野也其受狐指使咆哮于曠野之間者皆兕虎也哀我征夫

獨爲匪民其始也匪爲民其究也將爲寇矣其後故都宮室盡爲禾黍則曠野之應也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此乘棧車者所不料其果至於此也嗚呼四牡皇華征夫則同而湛露之草則豐芃狐之草則幽何也昌明之世野之苹鹿食之元黃之世草之幽狐據之也彼草也因狐之故而以幽名於是周之世皆幽而周之社亦從此遂屋而幽矣故小雅七十四篇以幽終

評 自菀柳至此詩體似風雅降爲風亦有其漸與朱公遷○案自楚茨以下有似文武成康詩者有似厲宣間詩者有似東遷後詩者至都人士以下尤純乎風體而序皆以爲刺幽疑此等詩皆從幽王時收

掐得之以付諸國史而史氏遂漫題之曰刺
幽亦不暇別擇云爾學者宜分別觀之[illegible]

附錄

詩管見曰小雅之詩八十篇鹿鳴至菁菁者莪爲燕饗之樂所用（采薇出車杕杜之遣勞亦燕也）朱傳言之詳矣見於左氏如文公燕甯武子賦湛露及彤弓又范宣子來聘襄公饗之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左傳疏云文四年以彤弓宴甯俞故甯俞不敢受此義在晉君故范匃受之爲知禮）鄭穆與文公燕於棐文子賦采薇之四章穆叔如晉晉悼饗之歌鹿鳴之三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以受饗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歸復命襄公饗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晉平饗

齊侯鄭伯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宋華定來聘昭公饗之亦賦蓼蕭鄭簡饗趙孟趙孟賦常棣晉襄饗文公賦菁菁者莪又小邾穆公來朝昭公與之燕穆公亦賦菁菁者莪是也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凱樂也（新文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采菽緜蠻漸漸之石何草不黃皆凱樂類）庭燎覲朝之樂也白駒燕飲賓客之樂也斯干築室落成之樂也無羊遊觀苑囿之樂也鴻雁鶴鳴各爲一事而作也皆通用於燕饗焉如秦穆公饗公子重耳賦六月（春秋傳作饗日賦詩國語作饗之明日燕乃賦詩）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饗之武子亦賦六月鄭簡如楚楚子饗之賦吉日鄭穆與文公燕於棐子家賦鴻雁穆叔聘晉范宣子亦賦鴻雁之卒章叔孫婼聘宋宋元賦新宮或云卽斯干也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爲祭祀之樂章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頍弁車舝賓之初筵魚藻采菽角弓黍苗隰桑瓠葉爲燕饗之樂章如晉平饗季武子賦黍苗公子重耳受秦穆之燕賦黍苗（見國語）鄭簡饗趙孟於垂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公孫段賦桑扈又鄭簡饗趙孟趙孟賦瓠葉秦穆燕公子重耳賦采菽（見國語）昭公饗小邾穆公季平子賦采菽襄公饗范宣子武子賦角弓韓宣子來聘昭公饗之韓子賦角

弓宋元饗昭子昭子賦車舝亦可證也刺詩宜非燕饗所用然亦有擇其可用者而用之如鄭穆與文公燕於棐季文子賦四月穆叔聘晉見中行獻子賦祈父令尹饗趙孟趙孟賦小宛之二章秦穆燕公子重耳賦鳩飛（見國語）公子賦河水韋昭謂鳩飛卽小宛之首章河水卽沔水昭公饗韓宣子武子賦節之卒章向之會將執戎子駒支駒支賦青蠅而退是也若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衛獻公飲之酒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卒以取禍亦可見刺詩爲時俗所忌諱矣鄭譜云小雅大雅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

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今案燕亦用肆夏饗亦用彤弓楚茨四詩天子且用以祭固知鄭說之未盡然爾

毛詩補正卷之十九

賜進士出身候選知府前湖南常寧縣知縣龍起濤著

大雅 自文王至卷阿是文武成[illegible]大雅民勞至桑柔厲王之變大雅雲漢至常武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召旻幽王之變大雅今釐爲四卷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也 箋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 案序言受命作周疏引乾鑿度是類謀元命苞諸緯書以爲文王實稱王蓋漢儒篤信緯書故自伏生司馬遷劉歆班固馬融之徒皆信之所爭者九年七年[illegible]唐孔氏亦謂伐崇之後壽卽稱王又曰文王雖稱王改正朔得行其統內六州唐之諸儒未知其非也惟宋儒始不斷然據經破緯以折其非歐陽公曰序但言受命不言受命稱王蘇長公曰武王會于牧野命于諸侯者曰文考而已至武成而後稱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是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安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自王乎游氏定夫曰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殷之道固如是耶觀泰誓三篇皆稱文考至武成然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以上三說其識皆超越漢唐諸儒而歐陽子之說尤爲古序功臣 朱傳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受命代商之由以戒成王因以爲朝會之樂亦爲兩君相見之樂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在上在民上也 案朱注謂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玩章末二句自見於數辭昭見也乃維卽乃也新在文王也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 朱猶言豈不時也 陟降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 以朱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春秋昭七年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 補賀子翼曰衆人汨沒於

嗜欲情識之間故其死也幽而在地聖人清明在躬故
其死也昭而在天在地則爲鬼在天則爲神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毛亹亹勉也哉載疏哉與載古字通箋始也宣十五年昭十年左傳兩引此皆作載載周猶言始造周也朱傳以爲語辭誤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不顯亦世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補朱傳陳猶敷也陳氏曰陳錫謂文王能敷施恩惠左氏兩引此詩皆釋之曰能施國語引此詩卽承之曰布利　王介甫曰凡周之士亦皆世顯則秉文之德也愚謂此二語遂開周召畢望歷代佐命之勳疏引商書世選爾勞孟子亦重世臣然則春秋譏世卿特公羊之說耳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毛翼翼恭敬思辭皇大楨幹也濟濟多威儀也釋訓濟濟容止也○晉語胥臣謂文王卽位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訪于辛尹是以甯之實補讀詩記皇美也案興朝佐命其多如林漢唐以來莫不皆然雖以東晉南宋偏安之局猶不乏才不讀史不知詩人之言非夸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毛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麗數也盛德不可爲衆也箋侯于周服謂爲侯于周九服之中案夏有五服見禹貢周廣爲九服見職方而時巡則在六服內故周官亦稱六服大抵皆侯服也在商爲商服在周爲周服箋義甚明此侯字不當訓維朱誤補本義緝續熙廣也蘇傳假大也案敬者千聖傳心之法程子曰毋不敬則可以對越上帝是故文王之穆穆以敬新命多士之翼翼以敬佐命殷以不敬墜命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毛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殷士殷侯也案侯不可言士朱傳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嚴氏粲曰殷士猶書稱爾殷遺多士及茲殷庶士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祼灌古字通嚴氏曰灌謂以鬯酒獻尸尸受酒而灌於地以降神也周人尚臭將行朱酌而送之也蘇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以將爲送京大也黼白與黑也董氏逌曰黼繡於裳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疏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藎進也朱言其忠愛進進無已也無念念也

補朱傳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助祭於周而服商之服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毛)聿述永長言我也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帝乙已上也駿大也(補)朱傳上帝天之主宰也配合也對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遏止也朱絕義善虞度也載事刑法孚信也(補)朱傳宣布也問聞通有又通(案)爾躬指成王西山眞氏曰周至成王再世耳周公已憂命之不延每讀無遏爾躬語至今猶懍懍震懼況當日親言之親聽之乎○愚謂宣昭義問如漢文繼高祖戰爭之後一卽位便除收孥相坐之律定振窮養老之令唐太宗初卽位便放宮女三千人置宏文館以聚天下文學之士善政流布天下想望太平可謂宣昭矣○有虞殷朱菉蘇與說一度其配帝者一度其喪師者其廢興皆自天也餘見集傳

文王七章此朝會之樂也朱子曰此詩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甯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樂特擧其一端耳愚謂周人以文王爲受命之君後世遂

有稱王改元之說宋儒以爲出自緯書力辨其非論固正矣而就正經言之武成有九年之說中庸無追王之文中庸追王大王王季不及文王疑文王已自王矣其跡似乎難掩不免成千古疑案竊以爲周乃自立之國文王雖自王無傷也有邰一封在唐虞之世厥後不窋失官自竄戎狄蓋已儕於庶民矣公劉起立國於豳在夏后之世至大王遷岐文王遷豐俱自營城邑自設官長自招徠其民人商未嘗封之也卽以周名國亦是周人自號商未嘗建之也大抵夏商之世輿圖不廣岐雍之地棄爲荒服爲戎狄所踞周人起而驅除亦如金元之興於塞外實始翦商周人原不自諱商人不得以叛逆名之也由是觀之文卽自王亦是威德日盛歸附日衆自有不得不王之勢更有可以自王之理與楚封鬻熊而僭號秦封非子而代周者不同周非商臣而猶率叛事紂故孔子稱爲至德觀祖伊奔告絕不以不臣罪周可見矣曰伯夷叩馬之諫非乎曰孔孟無此說也伯夷一諫自是驚天動地事何以一部論孟全不論及夫孔孟在三代上猶不聞伯夷有此一諫大史公何從得之此異說也曰文不嘗爲西伯乎曰此亦紂欲得之爲羈縻之臣耳如更始以

光武爲大司馬曹操以劉備爲豫州牧耳紂豈眞能臣文王乎紂之不能臣文王亦知周之本非其臣也知周之本非商臣郎知文之可以自王矣古今儒者辨此多矣而不考周爲自立之國故斷斷以至於今而未已也

評通篇以儀刑文王作主咏文王以敬字作骨前與命相通敬則受命不敬則墜命受命則新墜命則遷天命靡常句極森悚中間監殷一段是詩中波瀾子眞○全詩言天人相通處一部中庸首尾在此二章復全在人道上說有着落下手處歸重儀刑文王文王即天也以終首章意鍾退谷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朱傳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 沈氏萬鈳曰詩咏周受命無備於大明者自王季而大任而文王而大姒而武王而

尚父見夫婦父子祖孫婦姑君臣天人之同德而八百年之祚不卜而定○案周得天下周公之功高於尚父文王篇爲周公作見於呂覽此詩歷陳文武受命上及王季下及尚父而無一語及周公尉其爲周公自作無疑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毛)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 朱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 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 朱挾有也 (補)朱武曹曰明明在下猶言天監在下也赫赫在上猶言臨下有赫也若言文王之明德著見於天則下文天難忱斯不能一氣貫注矣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毛)摯仲氏任摯國任姓之中女也 段玉裁曰古多假中爲仲仲氏者何男女異長於女之第次爲仲也戴嬀大任均言仲氏婦人以伯仲爲字稱其字以別其人也春秋魯女言伯姬叔姬親之也他國女來爲夫人言姜氏風氏姒氏者略其伯叔言氏以尊之也亦以姓別之之辭任之姓始於黃帝十二子奚仲之後著其姓以別於夫之姓也男子氏冠於名之上女子姓著於下屬詞之道也婦人或以其父氏爲稱如東郭姜是也或以夫爲稱如夏姬雍姬棠姜是也或以字稱如伯姬叔姬是也或以謚爲稱如文姜宣姜莊姜是也或以所之之國爲稱如宋伯姬齊王姬是也或以本國爲稱如王姬陳嬀是也○又婦人未必盡以伯仲爲字如武王之邑姜鄭文之燕姞晉襄之穆嬴雖皆倒其姓於下然曰邑曰燕曰穆則皆字也又齊桓如夫人有宋華子宋子姓也曰華則字也亦或即名歟○案今西人所稱姓名往往名在上姓在下此類是

也見薛氏奉使日記中又大史公本紀輒曰姓某氏語極含混爲後人所譏 嬪婦京大也 朱嬪于京合上句觀之猶書釐降二女于溈汭嬪于虞也 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大任仲任也身重也 箋重謂懷孕也案有身故重 (補)列女傳大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大任爲能胎教○陳氏櫟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往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大任下言武王而及大姒皆是也王氏謂通人之求配不幸而遇妖姤悍陋之女則其家之敗也

忽諸后夔以元女絕嗣叔向以夏姬之女覆宗豈不痛哉愚謂氣類之感理實有之而賢媛淑女不可常得哲配之來自屬家慶亦由世澤禮經垂訓先戒逆家子不娶亂家子不娶是則人之所能自主者若夫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如舜之母扇戴公文公之母宣姜則又不可一例論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毛回違也朱回邪也鄭小心翼翼恭慎貌補朱傳卽前篇之所謂敬也案此句連下昭事言卽成王高高在上日監在茲大甲顧諟天之明命意人君所畏者天敬勝者吉故齊桓公一矜而叛者九國文王一敬而方國來附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毛集就韓詩集作就古集與就通載識疏謂初有知識朱載年也合配也洽洽水也渭渭水也涘厓也洽水在今同州府郃陽縣水經注郃陽城南有瀵水東流注於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十五里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朱傳洽流已絕故去水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郃陽縣志洽水漢永平間絕流絕處有乾河村其後復流土人呼爲金水嘉美也補朱傳嘉婚禮也大邦莘國也通志夏后啟封支子於莘亦曰有莘氏路史今同之夏陽漢郃陽有大姒家祠邑東南有莘國故城伊尹耕處不可考子大姒也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毛俔磬也韓詩作磬天之妹釋文云俔譬也說文亦曰譬喻也箋曰尊之如天之有女弟義正合虛氏曰韓子外儲說上云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古磬罄一字以韓說推之又可訓爲見俔字從人見故有見義文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朱文禮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文祥吉親迎于渭言賢聖之配也不顯其光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尒傳造舟爲梁今之浮橋也廣雅作艁說文古文造字補張子曰此文王所制後遂以爲天子之禮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毛纘繼也案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小戴禮謂武王九十三而終而弟康叔聃季皆少未封是大姒於耄耋後始生此二子理不可通鑑前編據竹書紀年謂武王六十四而崩於是鄭氏忠図以纘女二字謂大姒爲文王繼妃後人或譏其娶姑存之以廣異義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喪服注言子兼男子維行大任之德焉疏婦之所繼惟繼姑耳故言行大任篤厚右助燮和也案左氏言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云云正是此之篇德燮字註聊補朱傳行嫁也言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毛旅眾也如林言眾而不爲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無貳爾心言無敢懷貳心也箋臨視也女武王也補說文會作旝左氏旝動而鼓是也○杜元凱以旝爲旃馬融廣成頌曰旃旝森其如林朱傳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說文作坶野書孔傳紂近郊三十里名牧後漢志朝歌南有牧野劉昭注云去縣十七里此云七十里疑倒誤詩管見侯諸侯也此與侯服于周皆不當訓爲維稱武王之詞言我侯將興起而爲天子也徐退山曰臨女二句誓眾之詞說苑武王伐紂大風折旆風霽大雨水平地卜龜熸散宜生疑爲妖荀子云周伐商兵行犯大歲三日而五灾至霍叔懼武王曰五灾犯三妖辛克商其無貳爾心處全從敵來敬則明明則斷而猶恐眾疑未解故誓眾以一其志○經學卮言曰矢誓也大誓逸篇曰勖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所云無貳爾心也蓋周公約武王之誓詞以爲詩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毛洋洋廣也水經注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牧野之地故稱曰洋洋煌煌明也騵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郭璞曰騵赤色疏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戰爲二代革易故見此義案武王乘騵偶然耳此訓殊穿鑿師大師也尙父可尙可父案大師官名書稱大師大傅大保是也尙父其字也猶曰某甫耳或稱呂尙無定例譙周亦曰姓姜名牙尙當是大公之字蓋古人臨文多不斥名故皆以尙爲字劉向別錄乃曰師之尙之父之與此傳同悵尙父猶齊人稱管仲曰仲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韓詩作亮云相也相卽助義鍾伯敬云涼字有嚴肅不可犯意肆疾也宋人王觀國言肆無疾義焦氏循引釋言云肆力也又引呂氏春秋越語荀子各注以明疾力二字古每並稱之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惠氏棟曰古皆以甲爲一如甲第甲觀甲令甲夜之類甲朝者一朝也卽一戎衣之義○未傳會朝會戰之旦也蘇氏曰書所謂甲子昧爽也○案毛以會訓甲有以甲卽一者有以甲卽甲子日者有以爲會甲兵者又有云朝鼂爲一字屈子天問有會鼂爭盟句以爲古語又哀郢篇有甲之鼂吾以行武以甲子至商郊故云會甲也諸說皆通

附清明說曹氏粹中曰武成云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孔安國云休命謂雨止畢陳也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河上雨甚雷疾太公率眾先涉至畢陳乃天雨止而清明○嚴氏粲曰會戰之朝乃雨止而清明是天相之也大公先涉畢陳而雨止故以尙父鷹揚發之○案曹氏嚴氏二說最切當日事情然如毛說義較正大

大明八章戒成王也戒之如何曰不易維王而已甲子昧爽一戎衣而天下定似易之至矣然武王身有天下上推之而有文王焉有大姒焉又上推之而有王

季焉有大任焉則已三代矣不易矣然得之不易而失之最易如紂雖不仁殷適也殷適而據天位一旦而可使之不挾有四方天之難忱何如也夫殷之適卽天之適也周之君實殷之侯也以侯而思奪天位閒于孰甚焉此武王之心所疑也設當日八百諸侯中有乘隙而起者武必斂兵西歸矣史記曰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惟大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於邢丘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焉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爲三者

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乃修武
勒兵于甯更名邢邱曰懷甯曰修武然則牧野之役
非太公不爲功此詩所紀蓋實錄也是役也無首虜
之獲無蹈難之賞二句本荀子視後卅百戰而得天下者
何如哉

評文王篇清明廣大此詩亦是一副筆墨而首章尤危悚自是通篇之冒自此以下歷敘三代末以清明回應明明其章法則朱子所謂以六句八句相間是也○俔天之妹造句最奇俔從見盧學士所云見若神人也周頌有昊天其子有子則有妹後人更幻出天孫日兒月姊之類想俱從此脫胎至女曰纘生曰篤伐曰燮皆是鍊字法○紂以七十萬人拒武書曰受率其旅若林已是造句之佳此則不言旅而但言檜更覺煊染有色然非說文引出則其會如林祇與書同不如檜字之搖動生活也仿山

縣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朱傳此亦周公戒成王之
詩追述大王遷岐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案此及上二篇魯語以爲兩君相見之樂叔孫穆子所云文王之三也朱子以爲朝會之樂其義尤備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
家室

毛興也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邢氏昺曰瓞一名瓝小瓜也瓜之近本者常小至末而後大○補疏瓜不必訓以紹訓瓜尤非民周民也自用也朱從土居也○齊詩作杜杜水名水經注杜水發杜陽南入渭豳風徹彼桑土釋詩作杜土杜二字古通沮漆沮水漆水也胡氏禹貢錐指曰偏考羣書邠地有漆無沮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疏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言先王先公也案周以前無謚故言古公耳亶父之或爲字或爲名毛氏二說並存然以亶父爲字較是古公處豳狄人侵之去之踰梁山此乃近岐之梁山疏引韓國梁山誤邑於岐山之下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朱傳陶窰竈也復重窰也穴土室也案復本作覆說文云地室也是復穴皆土室也自有虞氏上陶先時窟居此時則陶土爲之以免易於坍壞故曰陶復陶穴壞則土之柔者尤便於陶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

(評)此篇言大王居豳遷岐以開王業故多言營建之事首
章溯源於民之初生與厥初生民同蓋指邰言也何氏以爲后稷居邰是一初古公遷岐又是一初誤邰豳岐壤皆在漆沮環流之地自
土云者言自居邰時爲復穴土室於沮漆之間至古公
遷豳始有陶則非盡居土案王氏引之曰土齊詩作杜

杜水出邰境邠地有漆水而無沮疑徂字形近而訛自
杜徂漆猶下文言自西徂東言公劉去邰適邠自杜水
往至於漆水也愚謂周之始封在邰杜發源於武功郎
邰也故曰自杜其後不窋失官竄於戎狄其子孫散居
於沮漆之間故繼之曰沮漆杜也沮也漆也皆在二三
百里間周人蕃育於其中而無國故言民耳至公劉遷
豳始用陶而仍不離乎土室蓋其地苦寒又近戎故其
俗如此○案邠地之漆北流入涇岐地之漆南流合杜
杜岐雍三水入渭而沮則俱未詳若入洛之沮漆則與
邠岐無涉統而言之則皆在雍境內后稷子孫散處於

其間或大或小正所云瓜瓞者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毛率循也滸水厓也箋沮漆水側也詩考正曰此渭水之滸也邠傾岐北而少東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正當邠南率西者既喻梁山循渭西上皆馬行不舟楫邠之漆水北注涇非適岐之道程泰之雍錄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箋未考於地勢而云失之姜女大姜也大紀古公娶於齊有駘氏女曰大姜胥相宇居也補岐下岐山之下也郡縣志一名天柱山說文山有兩岐故名案此走馬乃騎馬之漸又按漆水合杜岐諸水逕繞岐南本可順流而下而古公偏走馬正見其英武處古公近戎習於騎射故能走馬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

于茲

毛周原沮漆之間也此名國之始〇案雍在虞夏之世已入版圖然其地必荒涼人民必稀少故爲戎狄所薦居公劉大王亦可隨意從居商家亦置之不聞不問竹書武丁三年雖有命周公亶父之文想其時周勢寖昌從而羈縻而已膴膴美也韓詩作腜腜幾宮詹謂左思魏都賦腜腜堳野劉淵林注引此作腜腜於韻尤叶堇菜也荼苦菜也郭璞曰堇烏頭也江東人呼爲堇晉語驪姬置鴆于酒置堇于肉荼見谷風〇飴餳也契開也朱契所以然火而灼龜也儀禮所云楚焞是也楚焞木也既契乃開出其兆〇蘇氏曰契刻也卜者必刻龜而灼之〇契或作挈案時是也案兩曰字蓋龜卜之繇詞是者是其始謀之善古公匹馬倉卒而來本無一定居周之意及見其原田肥美草木暢茂望氣者謂之鬱鬱葱葱然正此景也於是始謀居之孟子所云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卽此可見天意補姚舜牧曰公劉遷豳時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此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大抵風氣之美惡畧見於山川而精蘊之祕藏可徵於生物知此理而地不難識矣案后稷初封於邰距岐纔八十里公劉遷邠遠而之北距邰有二百餘里至是狄人驅之使南說者謂還其故居實則王氣鍾於岐山天蓋使大王遷而應之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讀此章而有周之命脈全在茲矣以下不過言築室事耳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毛慰安惠定宇曰慰居也江淮清徐之間曰慰此方言也與止同義爰於也補朱傳左右東西列之也疏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民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導其溝洫畝治其田疇

也〇折中岐在雍西自西徂東者拓地向內也案周者言左右西東所不能盡者皆有執事之人爲之後世執事之名始此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毛其繩則直言不失繩直也朱繩所以爲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乘謂之縮釋器繩謂之縮縮束也束版當以繩此句誤繩爲乘箋云乘當爲繩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箋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案載舊說謂上下相承其實束版而投土於其中謂之載翼翼如鳥斯革如翬斯飛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
弗勝
毛捄蔂也說文捄盛土于器也捄字從手謂以手取土蔂者盛土之器陾陾衆也度
居也箋度猶投也韓詩云塡也薨薨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
朱相應聲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補疏屢古婁字小雅式居婁驕箋云婁斂也故訓傳
曰婁音樓空也案婁訓斂訓空則牆之凹處也牆之凸焃者宜削則牆之凹者宜塡塡之則必鍛而始堅故
曰鍛婁馮馮牆堅聲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勸事樂
功也箋五版爲堵韓詩傳板長八尺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二百尺補朱傳弗
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鼛與皋同章後鄭曰左傳詹人之皋皋緩
也役事以勿急爲義故以皋鼓
節之節之不能止故曰弗勝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
攸行
毛王之郭門曰皋門疏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伉高貌韓詩作閌王之正
門曰應門孫炎曰朝門也將將嚴正也朱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
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又曰
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
語云衛有庫門皆無
云諸侯有皋應者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
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疏王爲羣姓立社曰
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大社之
名惟施於天子○朱子曰大王立岐周之社武王勝殷
遂通立周社於天下以爲大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
也○案自第三章以下大王建立國號經理井疆創設
廟社規畫朝堂蔚然開國氣象
後世漢明二祖初起時似此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
維其喙矣
毛肆故今也陳氏曰故承上章來今指文王言慍恚隕墜也兌成蹊也
朱兌通也駾突說文馬疾行貌喙困也晉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注喙短氣貌呂
氏大臨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箋小聘曰問朱問聞通聲譽也案箋謂周與昆夷
相惡仍相聘問不絕其好柞櫟也陸璣疏周秦人謂柞爲櫟棫白桵也亦音綏小木叢生有
刺補朱武曹曰拔如大木斯拔之拔呂氏大臨曰昆夷所以敵於爲患者
特林深菁密人不易入耳今木拔道通周師可以直指故駾且喙也朱注以拔爲挺拔而上欠合案此
章或以爲專指大王言或以爲專指文王言或以爲統
指大王王季文王言愚謂統指之說是也皇矣章柞棫

斯拔松柏斯兌云自大伯王季天作章有夷之行云大
王荒文王康則是屢世開闢非文王一人之事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
有奔奏與走通予曰有禦侮
毛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
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
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頒白不提
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
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
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率下親上

曰疏附箋使疏者附也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
臣折衝曰禦侮疏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歟自吾
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奏歟自吾得師也前有光
後有輝是非先後歟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
禦侮歟補朱子曰生猶起也言文王動而興起也愚謂蹶
顛蹶也他人每一蹶而不振惟文王蹶而愈起如羑里
之囚亦是文生平一大顛蹶易所謂蒙大難者也然一
出而仗鉞專征周勢愈昌是不以蹶亡而以蹶生也古
今聖賢豪傑經挫折而其氣彌厲歷震撼而其神彌堅
多難興邦殷憂啟聖正是蹶厥生三字註腳然豈文王
一人之身所能爲哉當時奉命於危難之間周旋於險
阻之交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力爲多。蘇氏曰虞
在陝之平陸水經注謂即堯以女嬪于虞之地金仁山
據國語史伯之言以虞爲舜祖虞幕始封
之地羅長源謂虞芮在同之馮翊國路史芮伯爵商代
姚姓不出黃帝
國周爲司徒秦滅梁芮春
秋時芮伯萬出居于魏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
讓也
緜九章戒成王也鍾氏惺曰周家經制多出古公司徒
司空即官制所由皐門應門即宮制所由始作廟
立冢土即匠人之左祖右社也疆理宣畝即遂人之
授田安甽也古公之才固不減周公矣愚謂大王遷
岐與公劉遷豳同然公劉規模小大王規模大公劉

執豕用匏未脫陶復陶穴故習大一召司空司徒立
皐門應門作廟置社有根本之固慰止宣畝爲生聚
之謀至戎醜攸行大有席卷囊括之勢觀於昆夷不
戰而駾蓋氣已爲之奪也自后稷至公劉周之中蹶
久矣至公劉而一振至大王而愈振至羑里蒙難文
王已蹶而復振時則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
生南宮括以濟險而出屯佐命多材蓋積累千餘年
而後得之秦漢而下未有緜緜如周者也
評以一句興起篇奇甚下及第二章皆爲第三章作
緜起周原二字是通篇主腦築室二字又爲四五
六七四章作提頭第八章暗補王季在內草蛇灰線
妙在不露然卻藝渡文王蛛絲馬跡妙在無痕末章
突出疏附四句作結與前意似不相蒙而實相接歐
陽子曰此篇初敘大王遷岐遷岐後忽曰文王蹶厥
生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
象聯絡知永叔此語者可與讀此詩矣子翼
通篇除首一句以比發端外皆賦體也首三章敘次
歷落四五六七章則以閎整之筆作鋪敘每章以迺
字作眼目八章以肆字接下連用四矣字見得木拔
道通昆夷遠遁均屬已然之事與前四章不同故用
筆一變末章點出文王與前古公相亶以四予曰作
結似斷似贊又是一法○左氏作傳所下斷語輒用
君子曰此則徑用予曰是古人實處且連
用四予曰此朱子所謂詞繫不殺也虞山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朱傳此詠歌文王之德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毛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箋白桵相樸屬而生者○
朱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迮相附著也案此即箋樸屬之
義亦即毛枹木之義爾雅釋木樸枹者孫炎曰叢生謂之

之袍○王氏引之曰樸亦木名說文作樸云棗也段玉
裁曰方言樸字卽此經及考工記之樸字與旱麓榛楛
皆二木並稱也○○折中從之　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
衆多國家得用蕃興趣趍卽趨字也補朱傳濟濟容貌之
美也辟王文王也
附錄文昌雜錄關中有白蕤芃芃叢生民家多采作薪與他木異其埂直上如線高五七丈不絕棫白蕤也與棫聲同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毛半圭曰璋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許白雲曰圭之制其
廣三寸其厚半寸其長天子尺有二寸公八寸侯伯七寸半圭言其廣之度也峨峨盛壯也髦
俊也箋士卿士也補朱傳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趨
向之意梁氏益曰判分也半也璋分半處皆朝向祼酒之人所云其判在內也故以喻趨向之意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淠舟行貌陳氏曰說文淠水名出汝南詩三借其字皆爲貌狀小弁采菽及此同作淠諸本或
作淠誤楫櫂也六師天子六軍春秋繁露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祀也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案文王未王亦
無六師前人據此六師語遂謂文王眞有稱王之事以間執宋儒之口又有強生分別者謂六師與六軍有異
二千五百人爲師六師不過萬五千人耳五師爲一軍以此見未備六軍之制亦是一說然瞻彼洛矣常武皆
有六師之文將謂亦非六軍乎竊謂此處未嘗指定伐崇文王所伐多矣如朔方一役南仲自天子所來非所
部六師及之平玩一及字知六師非周所有可知不然豈有自置之軍不將之同行而僅云及之子及之爲言
其師自有主者非文之所統也又此事後之詞當時僅有三軍追王之後則稱六師詩人之詞固當如是也

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就祀事以見人心之趣
三章就戎事以見人心之趣也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毛倬大也雲漢天河也遐遠也遠不作人也朱子曰遐與何同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甚好補朱傳作人謂變化鼓舞之
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毛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箋我王文王也以罔
罟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案追琢二句舊說皆以爲美文王不若以道就人材說爲是案上章言雲漢爲章于天此章言追琢金玉爲

章于國也

棫樸五章文王作人也凡興王之地羣材萃焉後代之
才先人蓄焉武之十亂周之所有皆文之所遺也所
謂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也奉璋之士于邁之師無非
此芃芃者爲之也至於雲漢章天意其時必有祥光
佳氣燭於箕斗之間朱傳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如漢高之與五
星聚東井宋祖之與五星聚奎蓋文明之休徵非詩
人之寓言也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莫若漢然其時
人材皆屠狗販繒之輩卽蕭曹元勳大史公僅許與
閎天散宜生爭烈而不敢望周召以無追之琢之金

之玉之如周王耇也然謂人之計動閱百年周于非
壽考又烏能有此乎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朱傳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案此爲雅中頌體通篇爲多福無疆之祝受祖疑即受胙之謂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毛旱山名麓山足也漢地理志在今漢中府南鄭縣周地圖記旱山有雲即雨案文王之化先被於江漢之間故詩人咏及漢中之山○紬義旱山有二其一在漢中安陽縣相距幾三百里此庸蜀之先聲也濟濟衆多也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疏周語引此一章下乃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案此乃單穆公釋詩語如此則賦而非興矣以險哀對樂易語意奇警補周語韋昭注云榛似栗而小楛木名陸璣云似荊而赤案君子毛鄭以爲大王王季朱子以爲文王予謂序言受祖殆祭而受胙也周至文王而昌當指文王言祿者天祿報詞謂受祿于天是也干求也祭以求福即所謂干祿也干祿豈弟重言豈弟者朱子謂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毛玉瓚圭瓚也箋圭瓚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其中央○形如槃黃金所以飾流鬯也疏釀秬爲酒和以鬱金則黃如金色故謂之黃流秬黑黍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竹書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

徒之戎來獻捷沈約注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補朱傳瑟縝密貌案此以錫予言圭瓚必九命作伯而後得之最爲福祿之大者昔王季作西伯有瓚鬯之賜今文王作西伯而功甚大亦當有之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毛鳶飛魚躍言上下察也案此以作人言言鳶得氣而上戾于天魚得氣而下躍于淵人亦鳶魚類也今氣機至矣作之而亦飛且躍矣王有靈沼靈囿魚鳥充焉豈亦留心及之乎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毛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箋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二者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言祀所以得福也案介助也案此章正言祭則受福之事

瑟彼作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毛瑟衆貌案鄭於二章訓瑟絜鮮貌毛於此章訓衆貌皆隨文立訓補朱傳燎爨也言民取以供爨也或曰熂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此鄭說也嚴氏粲謂不若以爲民取供爨爲不費詞也勞慰撫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毛莫莫施貌箋葛藟延蔓於木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案前章言作棫則望燎時所見也此章言葛藟則子孫宗族之助祭

者也樛木葛藟以喻子孫王風葛藟以喻宗族殆據旅酬燕毛時所見以起興也

旱麓六章文王受胙祝其多福無疆也首章之榛楛濟濟猶棫樸芃芃也此濟濟者皆干祿者也干祿於豈弟之君子則君子亦必取豈弟之人以類相求也凡混一區宇者其君多神武惟文王以徽柔懿恭稱故雖大統未集而其人固豈弟君子也以豈弟之君子而取士則豈有武健嚴酷者哉夫聚天下之豈弟君子於朝其造福於生民也大矣是故玉瓚黃流奉秬受鬯清廟明堂之福也二章鳶戾魚躍雲飛川泳靈臺

靈沼之福也三章清酒騂牡所爲享祀而介景福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之祝也四章若夫柞棫儲其材用則山林之福也五章葛藟庇其本根則宗族之福也六章凡此者皆豈弟君子之所干也亦豈弟君子所以永終天祿者也

評通篇以豈弟君子作主首章濟濟是總言二之玉瓚是君子比德於玉三之鳶魚是君子悟道於物皆大德大賢之君子中以享祀一章隔斷明此種人宜禱祀以求得之君子可以延我宗祀也五六章一則可以脾民祉而給日用飲食之取求一則可以聽指揮而供官盛任使之奔走是小德小賢之君子也然其人之居心行事不論大小無一不豈弟者此神之所以福之也旱麓與棫樸一也倣山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朱傳此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毛)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也左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十八人史記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左氏云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又曰五叔無官孔仲達曰五叔者其曹(案)商周皆出與曾蔡郕霍乎伯邑考早夭武王爲天子帝嚳而以有周爲獨盛其歷代皆有賢后子孫蕃衍幾遍天下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

(毛)宗公宗神也疏宗廟先公也曰未追王故稱公張子恫痛也刑法也案刑有嚴肅意妻易昵故曰刑寡妻適妻也指大姒猶稱寡君也御迎也(箋)御治也

惠順也(補)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毛)雝雝和也肅肅敬也(補)朱傳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同厭也保守也(案)此四句繪出文王小心翼翼精神如畫易曰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此保宜同師保之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毛)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

也朱疾猶難也大難如羑里之囚及昆夷烈業假大也玁狁之屬也此一句與不殄厥愠同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補朱傳瑕過也案此
即音不瑕之瑕朱子云案此即易所
此句與亦不隕厥問同闡前問也云前言往行式法
也案此承上章言文王有雝肅之德故雖大難不絶而
大業無玷世之賢君問於遺訓得於諫諍者多矣文則
不聞亦合於式不諫亦入於善此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毛造爲也疏所習有業不虛廢也補○折中古之人通指文王以
上也案箋以古之人爲古之明王聖君後人以爲當指文王朱傳同呂東萊引典謨稽古爲證惟○折中
得之釋文斁厭也案無斁即在彼無惡在此無斁意亦即詩人不倦意鄭以爲口無擇言非髦

俊也朱傳譽名也言使斯士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
之美也呂氏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故以是終焉案髦本佳士譽髦則
佳士中之有名者猶今言名士也
思齊五章序曰文王所以聖也夫文王之所以聖者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矣雝雝肅肅亦臨亦保此
由誠正以修其身者也刑寡妻至兄弟此由修身以
齊其家者也不殄不瑕而善政備有德有造而善教
章此國與天下之平且治者也而推其本則上有聖
母貽之休焉中有賢妃嗣其徽焉大任之上又有大
姜大姒之後又有邑姜而肇基者則姜嫄也周家母

儀之盛冠乎古今此詩豈遂足以盡之哉
評通篇暗以和敬作主其精神全在雝肅章首言和
敬藹於閨門次言和敬孚於神人中權整整四句
彌見精堅後二用兩肆字接下一則言其本和敬而
家難而盛德不瑕一則言其本和敬而造士而勸學
無斁以此揄揚
藻不妄抒仿山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朱傳此詩敘大王太
伯王季之德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案毛以第二章帝遷明德爲之從
就文王之明德鄭申之遂以立配爲大姒并以首章之
與宅爲與文王三章之自大伯王季謂自大伯王季時
已然全篇總屬文王漢唐宋諸儒皆從之朱子以天作
高山大王荒之已見於頌與宅當指大王則立配當屬
大姜首二章言大王三四章言王季以後言文王原委
尤爲詳備○徐退山曰緜篇詳大王遷岐以文王作餘
波此篇詳文王伐崇密以大王爲緜起○
雅頌中朱子多有勝於毛鄭者今從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
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
此維與宅
毛皇大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
箋度亦謀也耆惡也案書傳未有訓耆爲惡者後人疑爲王
子雍私加胡氏承珙曰耆之爲惡本有
是訓見於武之釋文潛夫論班祿篇引詩作上帝指之
疑者即指之借字指有惡義謂上帝指目而惡之也至
憎其式廓潛夫論引作式惡且謂夏殷二國之政不得
乃用耆夸廓大上帝憎之云云案釋名耆指也指有
二義者定爾功則指日成功之謂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則疾惡之意此處下有憎字則耆爲惡明矣程子謂耆
致也見耆定爾功傳致猶取也言爲上帝所取遂改憎
爲增而以式廓爲規模朱子從之然增其式廓則已與
之言矣於下文乃字一轉竟覺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
亟覺則不若從毛訓爲自然也

大政案毛於式字釋訓宜以爲語辭耳用大位行大政指夏殷二國言若以四國論則其時之兼并坐大者也顧顧西土也宅居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毛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韓詩作殪灌叢生也栵栭也王引之曰下文檉椐檿柘方及木名菑翳灌栵則泛言木之形狀耳栵讀爲烈爾雅烈枿餘也○折中楨列曰栵檉河柳也寇氏衍義謂之三春柳天將雨先起氣以應之草木疏謂之雨師檉也毛傳脫依校勘記補○陸疏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卽今靈壽是也○又音匱檿山桑也帝遷明德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案釋詁云串貫習也

釋文貫作慣毛意謂周家自邠遷邠又自邠遷岐是慣習爲常而至今則大也○韓詩云串夷卽昆夷歟與串字一聲之轉乃昆夷也朱云昆夷也正傳謂昆夷滿路而去是也配釋詁妃媲也妃爲匹訓配乃假借字歟程解爲配天呂記嚴緝從之然非詩指補朱傳遷謂遷岐明德謂明德之君卽大王也配謂大姜案大姜與賢佐事不見而避狄遷岐之事親及之此與緜詩可證大王遷岐大姜實與有力周有天下肇基於此以爲受命既固不虛也案作起也屏除也木之死者起開之屏除之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毛兌易直也案毛於緜訓兌爲成蹊此訓易直蓋成蹊而易直言松柏間之道也對配也

朱對猶當也君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案上章言天立厥配是爲之作對也大王有大姜故有大伯王季故下言自大伯王季因親也朱因心非勉強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喪亡奄大也朱奄字在忽遂之間補朱傳省視也案柞棫拔松柏兌雖人爲之實天作之也自作屏修平啓辟攘剔至遷明德是帝爲之作邦天立厥配是帝爲之作對大伯之讓人所罕知故補出大伯王季之友人尤罕知故補出王季而再三咏嘆之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毛心能制義曰度本左傳○朱子曰猶言天誘其衷也貊靜也貊左傳樂記韓詩皆作莫音同爾雅貊莫定也案左氏德正應和曰莫毛不用朱子曰莫然清靜也然則王季爲人殆不言而躬行者昭臨四方曰明朱克明能察是非也案照臨四方語於王季身分欠合故朱易之類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朱克類能分善惡也教誨不倦曰長賞善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朱上下相親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案以上八曰字皆本左氏而朱訓較精故附於下以正之比于文王特過脈語不必訓釋然文之所以諡爲文實經緯天地四字盡之可以補經之闕故存之補朱傳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案左傳引此章作維此文王疏以爲經師異讀是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

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毛無然畔援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畔援猶拔扈也一作跋扈韓詩跋扈武强也朱傳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與毛同無然歆羨無是貪羨朱氏善曰歆者欲之動乎中羨者心慕乎外也之岸高位也案毛訓高位朱以爲道之極至處陳氏議其爲內典到彼岸之義愚謂詩有載胥及溺語卽當有登岸語微子謂殷淪喪若涉大水天將以文王拯殷之溺必先登于岸而後可無畔援歆羨卽登岸之法鄭氏謂岸訟也因宜岸宜獄之文而爲此說殊鑿密人國有密須氏姞姓子爵皇輿表今平涼府靜甯州侵阮遂往侵共汲冢紀年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密降于周師遂遷于程張子曰共阮皆在平涼府涇州虞公所奔之共池在焉共阮國地名旅師按止也旅地名陳氏曰孟子引此作徂莒莒旅音相近疑有異文然非春秋之莒春秋之莒在山東集對答也

附錄鄭氏曰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徵兵于密密須之人疑周將叛殷距之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卽此皇甫謐云文王問大公吾用兵孰可大公曰密須氏疑于我可伐之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案毛以阮共爲國名徂爲往鄭以阮徂共爲三國毛以侵阮徂共爲密鄭以侵阮徂共爲周毛以徂旅之旅爲地名而密人徂之鄭以徂旅爲徂周之衆然阮徂共三國連兵周獨遏徂而不過阮共乎則毛義優矣然鄭出魯詩皇甫亦精于考据者特存之以備考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毛京大阜也案此密師侵阮而來依山結寨爲久據計有訓京爲周京者周爲大邦密人不得遂至其京矢陳也案密人侵阮尚屬與國徂共則又近矣故文王陟高岡以望之如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覲師壘用我字蓋已入周境小山別大山曰鮮原孫炎曰別不相連也○箋鮮善也結義謂雍州之地名原者多故書稱原隰底績鮮原初無一定之名案紀年帝辛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說者皆以此鮮原當之朱傳因之亦謂相其高原徙都程邑愚案竹書謂師遷于程非謂都遷于程也蓋密人既退兵不遠散度鮮原而屯之鮮原在岐南故曰居岐之陽駐師于此蓋將移之以伐崇也程在今咸陽去岐約三百里若遷程安得尚云居岐之陽乎將側也方則也箋方猶鄉也○論語言知方案書有方行天下之文此方卽方行天下意集此章向來解者皆說成兩撅愚謂當是密人緣陵而進自阮入侵周境文王陟高岡望之因分一軍以絕其登山之路故曰無矢我陵又分一軍以絕其汲水之路故曰無飲我泉而大軍則駐岐山下廣平之原傍渭水之側艮將勁卒分部而居文王龍顏虎眉坐乎其中識者以爲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知天命之有在矣猶李密降唐一見大宗軍容讋服爲眞天子卽此二句意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毛懷歸也朱眷念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言長幼如一○鄭氏謂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呂東萊云不侈大與變革義皆通仇匹也箋怨耦曰仇指崇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朱所謂雲梯也臨臨車也

衝衝車也朱臨從上臨下者也衝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具也○疏墨子嘗作雲梯攻宋又有備衝篇兵書有作臨車衝車法 墉城也補朱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崇國名通志在夏爲扈在商爲崇秦改扈爲鄠今西安府鄠縣 不長夏以革汪氏德鉞曰中庸引此曰聲色之於以化民聲色對舉則夏革亦對舉夏者夏楚也扑作教刑也革者鞭革也鞭作官刑也夏與革其初不能不用然不長恃之也此與不大聲色皆明德之事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毛閑閑動搖也朱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朱屬續狀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是類是禡於內曰類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疏謂之類者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也於野曰禡王制禡於所征之地鄭氏謂祭始造軍法者黃帝及蚩尤也○韋氏俊卿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謂蚩尤作劍戟蓋始造軍法者 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案致謂致之使來附謂使附於我不滅其國春秋宣元年趙穿侵崇東陽之世其國猶存 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朱堅壯貌 肆疾也忽滅也朱肆縱兵也案左氏子魚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因壘者因其先伐所築之壘也此章前一截是初伐無急功意後一截是再舉詞云茀茀與閑閑安安氣象不同正與左氏合補閑閑安安有好整以暇意

皇矣八章敘世德也三代之興惟周獨後其積德爲獨久是以聖人聚於一家而子孫之多盈於天下卜世卜年軼夏商爲長焉然德福兼隆實聚於文王之一身而其來有自文之先有公劉焉立豳之國者也有大王焉開岐之始者也於篤公劉見之於緜見之惟王季略焉此詩咏王季者再而大明稱王季惟德之行不足以盡之也又他詩多咏文王之德而此詩獨咏文王之怒文王之怒文王之勇也文王以文治亦以武功也王季之外兼及大伯拔兌之功大伯有力焉人但知大伯之讓而不知大伯之功猶人但知王季之勤而不知王季之友也說者謂大王有翦商之志大伯不從是以逃之荊蠻今觀此詩柞棫拔松柏兌云自大伯王季則父子兄弟之間有同心矣爲之發微闡幽實補諸篇所未及而孝友之德遂化國爲天下夏禹雖聖未優商湯雖聖而孤孔氏謂湯爲孤聖其何以及周也哉

評開首便說上帝爲通篇提頭首二章言天命大王二章內稱帝者三稱天者一然得乎天者以明德特以帝遷明德句醒之三四章言天命王季兩章內言帝者四然得乎帝者亦以明德特以其德克明句醒之五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四章內言帝者四其無畔援無歆羨以及伐崇之閑閑安安皆文之德也特以予懷明德句提之惟其祖父子孫相傳一德是以上帝顧之有加無已篇

中奄有四方施于孫子又暗藏武王在內而後四章伐密伐崇蔵至文王止與緜詩虞芮質成同作一不了之局爲武王留地步撥轉如一○篇中曰求曰究曰度曰懷天似有心曰監觀曰西顧曰省山天似有眼一則曰帝謂再則曰帝謂天似有口曰與宅曰作邦曰作對天似有手可謂寫生妙伎二章八之字八其字鍊句適響四章六克字以一字爲二德中間參王此大邦四字開之以避平板前後仍用散句以疏之爰整其旅下連用三以字一氣流走孟子省一于字較爲遒健二章連用七我字筆意崎嶇章末四之字句法堅重七八章三提帝謂與開章相應末章連用閑閑言言等疊字章法一變疊字之後復用四是字句法又一變末用單句煞而有兩排聯則單亦成雙其氣彌厚彷山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呂東萊曰皆述民樂之辭○

案大戴禮有明堂外水名曰辟雍之文蔡邕月令論穎子容春秋釋例並以靈臺辟雍大學宗廟明堂爲一盧植禮記注賈逵服虔左傳注並同惟袁準正論謂事義不同各有所爲孔疏主之似當然袁氏但以辟雍爲大

射養孤之處亦非王制論學天子曰辟雍韓詩說亦曰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立明堂於中然則辟雍三靈蓋兼大學明堂惟宗廟在外耳後來周有天下周公但取文王之主配祀上帝於明堂諸儒誤會遂有明堂大廟之說非也學本三代所有文王就此立學亦猶今人設書院必有池沼花木其事無異也但當文王時不得名大學蓋建學於辟雍三靈之中非以名學也漢儒附會遂以辟雍爲天子大學其實正經無此名亦猶魯人因泮水而立泮宮以設學而漢儒遂附會之而謂諸侯曰泮宮其實列國中更無泮宮之名後人沿此以爲天子諸侯學名者固非而近人疑之者以爲非學亦誤此亦二千餘年一疑實也今正之○明堂之說其初並無此名文王就此布政不過茅屋數間耳及有天下周公恢宏其制遂以爲王者之堂蓋學在四門中爲明堂也

朱傳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毛)神之精明者爲靈服氏虔曰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張子曰預禍造舟靈臺辟雍皆文王未王時事後迷尊以爲天子之制四方而高曰臺箋以爲望氛祲察妖祥朱子增之曰時觀游節勞佚也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成之不日有成也(疏)營表其位疏以繩立表定其位(案)疏謂非天子不得作靈臺非也文王作臺不過游觀耳當時之人因囿沼並加以靈名非遂以爲天子之制左傳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注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衛侯爲靈臺於藉圃未有以爲僭者毛大可云濟陰成陽有堯靈臺見漢地里志後漢章帝紀祠堯于成陽靈臺則靈臺舊名也文特蹔之耳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

魚躍

(毛)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釋獸鹿牡麌牝麀濯濯娛遊也朱肥澤貌翯翯肥澤也朱潔白貌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牣滿也

(案)鄭氏謂文王作邑于豐立靈臺朱子謂臺之下有囿囿之中有沼晉宣王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或曰即騶囿也今讀此章覺魚鳥親人宛然有萬物咸若氣象後世離宮別館亘數百里珍禽異獸充牣其中秋風靜夜嘯聲四徹識者以爲不祥之兆豈可與文王之囿沼同論乎○此章與召南騶虞二章相表裏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毛)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鄭)論倫也古論倫通言得其倫理也(補)此文王遊靈臺而奏辟廱之樂也莊子言湯有大濩文王有辟廱大濩昭武功也文王伐崇作豐而有辟廱亦昭武功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故後人遂以辟廱爲大射行禮之處一說廱澤也靈臺之立蓋辟開澤水爲之而留其餘以爲沼因其地以爲囿有臺有沼有囿則藏修息游之所也故設學於此古人教冑子以樂爲先故不獨習射於此又習樂於

此也習樂於此故虡業鏞鼓備焉文王於發政之餘遊觀臺沼以至於此而聞辟廱之樂故詩人再三歎美之也張子曰辟廱古無此名蓋始於此按禮樂射御書數謂之六藝三代設學固皆以禮樂爲先而射尤重若御書數三者疑皆習之於鄉學也後世樂隸教坊黌宮之士不知騎射與古人之所學異矣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毛)鼉魚屬夏小正剝鼉以爲鼓其皮堅可以冒鼓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朱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

附辟廱非學說詩管見曰蘇氏以辟雍爲文王樂名莊子云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是也非學名艾王堂曰不獨辟雍非學宮卽泮水亦非學名蓋魯地有水名泮水通典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左氏晉侯濟自泮是也魯僖作宮於泮水之上因曰泮宮其旁有林曰泮林與楚渚宮晉虒祁無異漢儒泮訓半泮水訓半水然則泮林亦爲半林乎不可通矣漢儒旣於泮宮訓爲半水而於辟雍求其義不可得遂讀辟爲璧訓圜水以爲天子之學此皆始於王制漢文時諸儒之謬說也愚謂漢儒之言亦非無因蓋周人之學在辟雍魯人之學在泮宮遂附會以爲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耳觀他經無此名目可見如莊子說於樂辟雍樂音岳非洛也莊與孟子同時先於毛公其說要非無據後人譌樂作洛遂不得其解耳

靈臺四章人心歸周也文王伐崇之後旣遷程又遷豐庶事倥偬日不暇給矣乃諸務方殷而臺囿是亟蓋爲作人計也古者大學始教以樂爲主舜教冑子屬之於夔夔典樂者也周公制周禮設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辟廱在臺沼之間禁地清嚴其教

國子之所乎靈臺一篇文王游臺沼而樂奏辟廱賁鼓鏞鐘以次交作元音調暢所由譜二南之雅化抑以昭伐崇之武功也作者聽鼉鼓之逢逢知矇瞍之在公學者日有常課可知矣古樂不作後世樂工世在太常者第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良由士大夫以此爲矇瞍之事不復措意而大學之教亦無復有及此者遂使律呂成爲絕學而古樂不可復識矣惜哉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朱傳此章美武王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折中謂下當作夏蓋音訛夏大也

夏武大武也○愚謂篇名無義例此當是堂下舞武時作之故遂名曰下武云爾

下武二字小頌維周世有哲王六字連讀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毛武繼也案如毛訓此武即履帝武及本詩繩祖武之武謂步武相繼也箋下猶後也案下武即後繼也朱傳謂下當作文因嫌與三后復且尤嫌於破經字嚴華谷謂下武不上武也陳氏謂周樂名武頌亦有武何嘗諱言武譏其無理愚謂遏一章序云奏大武記云下管象舞大武蓋堂下舞大武也詩人推其由故曰維周世有哲王若如毛鄭說以下武爲後繼何不可言繩武履武繼武而必言下武疑於不辭矣惟歌清廟則曰升舞大武則在下故曰下武此蓋因周有下武之舞而詩人詠之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案京鎬京也配對也古者天子七廟大祖之廟南向餘則昭穆相對而立也朱子曰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爲康王後之詩愚謂此蓋成王在洛邑烝祭之事烝祭用武

舞洛邑初成新建武王之廟配三后于鎬京王者有四親廟周初猶未備今有武廟與穆考之廟相對故曰配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案求祈也孚信也成王之孚成爲眞王爲天下所共信也自管蔡流言小腆紀敘幾疑武王爲閏位而天下之心未孚也今建廟而配三后于京則是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直以世德爲祈天之本非一旦崛起也永言配命爲開創主至此而成爲眞天子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式法也孝思維則則其先人也案武既成爲眞王故爲下土所式然武得天下是繼述文王之志事此孝思也孝思則可爲則於天下矣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毛一人天子也應當朱應如丕應傒志之應侯維也案此言今日在洛而四方民大和會以媚茲一人者亦順德之應耳夫孟津之會不期而應者八百國蓋文王克開厥後武王受之今能篤前人成烈以承此孝思則可嗣守九服矣所謂光烈考武王者是也○上孝思指武王此孝思勉成王成王嗣服者也

附錄應侯鄭氏以爲應國之侯注水經云滍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云應侯順德者案左氏言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則應侯武王子詠武王而及應侯者猶詠吉甫而及張仲也詩故有此體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毛許進孔云爾雅無文未詳所出曾氏曰後漢書注東平王引詩作昭哉來御蔡邕獨斷云御者進也許即御之假借也釋名午仵也陰氣從下而上與陽相忤也午有上進之義許從午聲御亦從午聲故可通假朱子曰昭茲漢碑作昭哉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來後也來許猶後進也繩戒朱繼也案繩有戒義繩愆糾謬是也亦有繼義子孫繩繩是也此當從繼義武迹也案大武之作非當天下也繼述之孝思也明使王城下都之人共見此舞是明昭此心以告後世使後之人能繩繩繼繼接迹乃祖則萬斯年受天之祜矣此即洛誥萬年厭於乃德之意

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毛不遐有佐遠夷來佐也疏如西旅貢獒越裳獻雉樂伯來朝肅慎來賞之類。朱遐何通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朱王者之興必有名世以爲之佐如大明篇末及太公之鷹揚緜詩末及疏附奔走此章之末及於有佐同一意也補朱傳賀朝賀也周末秦强天子致胙諸侯皆賀其事則猶此也見商君傳在顯王之時案武舞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有佐之事大成復綴以崇天子詩言四方來賀則崇天子之事也故章末及之下武六章此因下舞大武而詠之也升歌清廟凡駿奔者莫不知文之德矣繼文者武下管象而舞大武其

夾振騶伐之威發揚蹈厲之容莫不謂周家受天之祜殆以武功得之矣而不知自大王王季文王以來積德累仁非崛起於一旦也武之觀兵所以繼志述事非闇干乎神器也當其備戒已久久立於綴待諸侯之至疑於天下未必應之而武王履信思順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其爲媚茲一人也大矣其應之也神矣蓋周之德爲世德武之孝爲達孝世德達孝是足以配命矣繩祖武者繩其位並繩其德於萬斯年奚疑焉若徒侈大武之聲容則後世樂府鼓吹之曲秦王破陳之樂豈不足以焜耀曹部也哉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鄭譜以文王以下八篇爲文王詩下武二篇爲武王詩朱傳此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毛烝君也韓詩美也。案孟子言君哉舜也與此同例補朱傳遹與聿同與曰亦同駿大也曹氏粹中曰文王在書稱寧王又稱寧人蓋以其道務在安民而已愚謂文王有聲言文王之樂也遹駿有聲言其樂之聲大而遠也推其作樂之心不過求以寧民而已然作豐已告厥成功矣功成作樂文之爲君所以大有聲於天下也此必聞鼉鼓逢逢之聲以起興故曰文王有聲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劉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也據司馬氏虞芮質成之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伐耆耆即黎也又明年伐邘又明年伐崇邵子經世所紀誤作邑者徙都于豐豐即崇國地。左氏昭四年康有鄷宮之朝即文王宮也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毛淢成溝也箋方十里曰成成間有溝深廣八尺。淢韓詩作洫匹配也案成方十里而文王作豐亦及十里故曰匹疏引考工記匠人注天子之城方九里陳氏謂周書作雒解言周公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以方一里三百步計之正合天子方九里之制則文王作豐亦當九里而云與成匹者約畧言之也劉棘急汪氏曰禮器引作匪革其猶欲猶聲之轉古音猶讀如搖孝搖音正相協來勤也王氏引之曰大史公自序曰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往古也以來爲往猶亂之爲治臭之爲香

也以豕爲勤欠合〔案〕天子之城方九里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者周制也文王作豐始之亦猶梟應造舟辟廱等類後遂尊爲天子之制周自居邰以來遷邠遷岐築城者屢矣故曰遹追來孝言非急己之欲聿追公劉大王以來之孝思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毛〕濯大翰幹也〔箋〕文王作豐既成又垣之四方同心歸之〔案〕文王作豐之時武功既盛多士濟濟在豐之垣者皆赫濯之王公也蓋周召分陝正在此時文可稱王周召輩自應稱公皆豐垣內人也王公第宅既皆新主文

武衣冠盛於昔時故曰伊濯王后維翰者周宗極盛又皆多材皆王后之屏翰也〔箋〕公事也言文王述大王王季之業其事益大朱傳公功也二訓並通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毛〕績業皇大也〔箋〕辟君也朱傳同〔案〕此辟當作辟國百里之辟句中既言皇王又言辟續於祀後訓爲開辟上承禹績作豐亦正是周室開辟時也昔堯時洪水禹治豐水使入渭東注于河豐邑在豐水西鎬京在豐水東〔疏〕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注于河人〔案〕舊說以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因以王后屬之文王皇王屬之武王朱傳從之愚謂王后皇王無甚差別强以分屬

文武非也而經必變文者蓋亦有故考汲郡紀年帝辛三十五年西伯自程遷于豐三十六年西伯命世子發營鎬然則作豐者文王作鎬者文王與武王共爲之也且豐鎬之作相距止一年武能營鎬豈不能營豐則豐鎬二邑謂皆文作之武成之可也故第二章既明提文王作豐第三章之築城第四章之作垣蓋其功者武王也武述文志故三章說一孝字孝而曰來蓋追文王之志而爲來者之孝也大宗維翰伯邑考已亡斷推武王爲大宗故四章說一翰字武王爲王故曰王后維翰也五章之辟土啟疆爭功禹績文武俱有功焉六章之辟

廱文先創之武又繼之先則豐邑辟廱今則鎬京辟廱猶文之志也此四章屬之文王也可屬之武王也可故統以王后皇王美之也至首二章之發端自應屬之文王末二章之成功而貽後自應屬之武王故明指文武言之也然明指文者曰作明指武者曰成一作一成詩人章法自爲首尾而中間王后皇王則相爲聯貫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毛〕武王作邑於鎬京䌷義汲郡紀年云帝辛三十六年西伯命世子發營鎬周書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鎬召太子發則作邑實在文王時愚謂作之者文王成之者武王鎬京既成隨建辟雍於時威德日盛東西南北無不向化故統稱曰皇王〔案〕辟廱文王之樂伐崇

而崇服故作此今鎬京亦用之而西東南北之人無不
聞風而服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箋】考猶稽也宅居也案作鎬者文王豐鎬相距止二十五里故文王或在豐或在鎬未嘗定居也至是武王始卜而居之宅鎬以後遂有天下則武王之事也故曰武王烝哉【補】朱傳正決也案古人事多決之於卜周公作洛亦然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邠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於豐至武王又居於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朱子曰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遷鎬之意亦是如此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毛】芑草也仕事燕安翼敬也左氏文三年引此詩杜注翼成也朱武曹曰當讀如左氏傳余翼而長之之翼翼覆也生民鳥覆翼之義更相合【案】武王豈不仕當通下言之言豐水潤澤尚且有芑武王豈不事詒謀以庇翼其子孫乎猶下武章下武二字宜略斷維周則下貫世有哲王也人君之量宜及百世故必詒孫謀而後可翼其子若僅計目前則及身而已如晉武燕閒祇說平生常事識者知其量有所止而後嗣之不克振也果至晉惠而亂

有聲八章文王之樂有夏聲也周始居邰其繼遷邠遷岐皆西也迨遷豐鎬則自西而東矣後世之有天下者多自北而南惟周則自西而東後世之有天下者多及身崛起惟周則作述相仍作是詩者聞靈臺之鼉鼓逢逢曰此有聲者豐邑之辟廱也隱隱隆隆何其閎以大也繼之曰駿殆即季札之所謂夏聲也夫能夏則大故四方攸同有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焉豐在西鎬在東自西而東其聲則同浸假而敎諸江漢以南浸假而化及邶鄘以北雷出地奮洵乎其聲之駿也說者以虞芮質成爲受命之元年自是而伐犬戎伐密須伐黎伐邘以崇爲最後其時文已九十餘矣以九十餘之老人既積苦兵間又營度城邑

雖精力異人毋乃幾至於頓乎然則詩所云築城作垣辟四方建辟廱文之事皆武之事也詩人咏之以爲僅言文而爲其事者實武僅言武而開其先者有文故分言之不如渾言之之爲得也曰王后曰皇王云者統文武言之也然作豐實由文王主之宅鎬實由武王卜之故二章明言文七章明言武也鎬雖武營之實由文命之故武王宅鎬但言成之不言作之也以此見周家父子之一心而作述之無間也聞樂知德吾甚異乎文王聲之駿也此之謂夏聲此之謂大之至也

評前後四章明點文武中間四章變文言王后言皇王分明不便說文亦不便說武只好空空洞洞極意贊嘆然二三四五章不脫豐字見得總是文王餘烈第六章先點鎬京第七章始言武王宅之是倒敘法第八章但言豐水而不及鎬以豐水鎬與豐共之用作總結使前後一串父子亦一串甚佳 仿山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疏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故王者以祖配天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爲尊也 朱傳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案此詩昔人以爲祈穀之郊以稷配之謂月令家語皆曰事上帝此詩亦曰上帝居歆此以知其祈穀也愚謂郊稱上帝中庸亦然不得援此爲祈穀之據由詩詞觀之殆大報天之祭乎觀與嗣歲句可見○吳氏澄曰此受釐之樂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毛生民本后稷也疏本其初生未有貴位生與民同故以民言之姜姓也晉語炎帝以姜水成故姜姓炎帝後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帝嚳高辛氏高辛所興地名禋敬外傳精意以享曰禋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箋弗之言祓也古者必立郊禖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郊禖之前朱祀祀郊禖也月令作高禖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禖祀名高猶尊也禖猶媒也祭天以先禖配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也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也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案此鄭說也本爾雅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史記周本紀同朱傳用之然巨迹之說先儒所疑乃復引張橫渠蘇穎濱之說以申之且謂漢高之生亦類此理誠有之愚謂鄭好讖緯史遷多誣毛以爾雅不可盡從而自爲之說其義平正孔氏申其旨曰踐迹者直謂隨後行非謂躡其跡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謂祀天齊敬而迹疾也敏豈拇之云乎鬼神食氣謂之歆謂祭而神饗之也歆豈有如人道之云乎然則其棄之何也曰此其故在下先生如達句內不在履武句也如以此武爲巨人之迹雖民間女子猶將驚駭奔避而謂姜嫄身爲元妃乃反從而履之乎此理之最易見者先儒於此辨之多矣茲不贅○又朱子以履帝武敏絕句本諸爾雅蓋敏與祀止子爲韻顧亭林從之陳氏謂毛訓歆爲饗上下兩屬皆通屬上句爲致敬而神饗屬下句爲神饗而介福

案介與居同音音同者義多同介當訓至姜嫄履帝武而至既止於禖宮腹中震動遂自肅戒累生后稷蓋未及還宮也鄭氏謂夙之言肅也將產故自肅戒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毛誕大也張子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爲大後有不甚通者疑皆發語辭彌終鄭氏樵曰彌滿也達生也說文達小羊也朱先生首生也不坼不副無菑無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何氏楷曰副本作疈說文云分也字林判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案后稷見棄之故於此章見之蓋姜嫄本從帝辛至禖宮身卽震動若夙有孕者遂生后稷自是異事然非不及期而產也已滿厥月矣但其生也形如小羊若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之類疑姜嫄必有所苦而竟不坼副無菑

宮此神祐也禖宮之靈之赫也然產於禖宮意上帝必
有不甯不康之虞不然何以因禋祀之故而居然生子
也章末三句應作兩句讀○或問何以知其產於禖宮
也曰攸止之後載震又曰載生此章又申之曰禋祀居
然生子閟宮亦曰上帝是依是以知其產於禖宮也至
古帝王之生多有奇狀伏羲蛇身牛首其尤著也隋高
祖楊堅孩時抱而角出其母墮之於地不獨宋司徒女
赤而毛棄諸堤下也姜嫄之棄后稷由於此後人求其故
而不得於是遂有以稷爲無人道而生者且有爲遺腹
之說者（馬融說）又有以稷非嚳子爲周人有娀無祖之說

者（張融等諸儒之說）紛紛異論皆從履巨人迹而起朱子爲不
信詭誕者不知集傳何以舍毛而取鄭也（羅整菴困知記解此章意
同近魏氏默深引說文曰羍七月生羔也稷亦七月生
故曰先生兒生必裂胞而出故墮地即啼惟羊生子連
胞而下其產獨易稷生亦然其胞不坼不副渾沌包裹
亦無啼聲疑爲小產未成形而棄之是以初棄諸隘巷
再棄諸平林皆不知其中有嬰兒也迨伐林之人棄諸
寒冰乃有大鳥以翼覆之移時破胞而出如鳥出鷇呱
呱喤喤其家始聞而收之至是始言實覃實訏厥
聲載路明前此未嘗啼也案魏此解尤勝特錄之）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
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毛〕誕大寘置腓避（朱腓芘也○易咸其腓腓足肚胡氏
一桂曰牛羊見稷以足肚遮芘之如
有愛之之意
故曰腓字）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

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案毛訓履
武拇正而求棄之故不得故爲顯靈之
說其病在忽略上章一達字不求甚解）牛羊而辟人者
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鳥覆翼之者大鳥來一
翼覆之一翼藉之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
然而泣覃長訏大路大也（按稷凡三棄而其聲滿長且
大即此可見其異晉溫嶠聞
聲知桓溫之爲英物可相印證○朱載滿也滿路言其
聲之大也按毛訓路爲大而訏既訓大路又訓大雖複
當訓爲徑
路之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
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毛〕岐知意也嶷識也（朱峻茂之狀案岐嶷二字當
從山毛以意識釋之欠合）荏菽

戎菽也（釋草戎菽謂之荏菽孫炎以爲大豆）旆旆然長也（錢文子曰如
旐之旆也）役
列也（疏種苗有行列）穟穟苗美好也幪幪然茂盛也唪唪然多
實也（王引之曰唪唪猶菶菶皆茂
盛之通稱不專指多實言）〔閟〕實之言適也〔補〕朱
傳匍匐手足並行也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按嬰以此
爲六七歲
時朱子從之愚謂六年教之數與方名見於禮記豈有
此時纔能自食之理此蓋承匍匐來言其便能自食也）
史記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及爲成
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爲農師（案孔子幼時嬉戲喜陳俎
豆管輅幼時喜觀天文與
棄幼時即好種殖人
之性行自幼可觀）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
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毛〕相助也案易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卽此句意茀治也黃嘉穀也
茂美也方極畝也箋方齊等也朱方房也案極畝則地滿齊等則苗均而方之爲房則又因
聲得義據下苞字看則訓房較切苞本也種雜種也陳氏曰上種字作去聲此應作上聲
○朱雜者不一之謂如黍稷禾麻菽麥各種皆是褎長也案漢書子大夫褎然爲舉首則褎是高出
之貌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箋發發管時也疏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稼發中而出
○又黍稷皆先榮後實此云不榮而實引爾雅成文耳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
朱栗不秕也○服虔曰穀之初孰爲粟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
后稷故國后稷於邰案后稷爲元妃之子嘗有天下乃封之於邰意者失愛於父歟抑生
而最幼賤及堯有天下乃以與舜而仍不與稷竊意其專心於農而他事不能也古人專精一業往往如此亦
不以有天下爲榮也○詩管見曰封邰在堯世周本紀云禹封棄于邰不可信邰左氏作駘及大王復取於有
邰氏女曰大姜然稷封之邰在武功而姜氏之邰在郿邪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
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毛〕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秠亦黍也穈赤苗也
爾雅作虋芑白苗也恆徧也朱徧種之也恆集注作亘字肇始也始歸郊
祀也疏下言上帝居歆故知是郊祀○案祭天之禮古當有之而此云肇祀者稷爲周之始祖周有郊而
首開祀典故曰肇〔補〕朱傳畝棲於畝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
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毛〕揄抒臼也蒼頡篇抒取出也疏云抒米以出臼或簸糠者或蹂米者釋

淅米也釋文汏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載謀載惟者嘗之日
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
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按涖
卜來歲自是謀惟中事朱子謂謀卜日擇士也惟齋戒具修也朱公遷曰謀惟卽天保所爲吉蠲也義並通
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爇蕭合膋香也羝牡
羊軷道祭也疏謂自此而往于郊以祭天故有軷祭○按季氏本謂冬月陰往陽來故有此祭非
必有遠行而始軷祭也嚴氏謂上自宗廟下至軷祭羣祀皆舉尤爲周密傳火曰燔貫之加
於火曰烈疏烈卽今之炙肉案此章數或字兩取字兩載字皆雜舉祀事中槩盛庶羞言之永陸之
品固不盡此也以興嗣歲興來歲繼往歲也案毛以嗣歲爲來歲言爲此祀事所
以興來歲農事也是此當爲冬至之郊矣上章是穫是畝是任是負明屬本年收成安得元日而預有此〔補〕
脂膟膋也郊特牲有取膟膋燔燎之文蓋既奠取蕭與脂合黍稷燒之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
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毛〕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迄至
也〔箋〕胡何也亶誠也按臭者香之升時者祭之時胡臭亶時一句中具二義
生民八章郊祀受釐也吳草廬曰頌有思文生民乃飲
酒受釐時所歌施於人而非施於鬼神者自當爲雅
蓋祭祀之時歌之於鬼神者頌也受釐之時歌之於
生人者雅也段氏昌武謂郊祀主於嚴肅故其辭簡
此殆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與七月之

詞相類予謂二君之言是也蓋歌之於鬼神者以謂爲敬歌之於生人者必詳而明此詩祭畢而詳述后稷之生以爲奇徵詳述后稷之功以成肇祀非正祭之語也如以爲正祭則居然生子豈可以而告乃祖耶卽朱子亦疑郊祀後有受釐頒胙之禮此其是矣

評此八章架搆精密首章推原后稷生於姜嫄是一篇綱領末二句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則已爲下七章立案次章不坼不副無菑無害此載生之事逈三四章言藝菽言匍匐言岐嶷言種植此載育之事逈五六七八章言其詩郊肇祀烝民乃粒上帝居歆爲周室開基之太祖所謂時維后稷也七章文義首尾相銜連環而下章法極工起句言厥初由今而溯之初也結句言迄今由初而推之今也一起一結遙相呼應最有格律之作陳長發○朱子曰此詩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案第三章當爲十句第四章當爲八句則去呱訏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貫通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爲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章首皆有誕字案朱傳此等處殊勝毛鄭非後人所能識也今從之仿此

行葦忠厚也 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朱傳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 案此詩言燕而不言祭朱子因末章有曾孫二字疑爲燕毛之禮何氏謂燕毛之禮在祭畢賓興之後如楚茨之燕不及異姓而篇中有舍矢序賓之事其非燕毛之禮甚明陳氏謂曾孫雖是主祭之稱然經首言射亦云曾孫侯氏則非祭時亦可稱也賀氏子翼謂此與常棣同意○折中以爲燕兄弟之詩而不言祭畢之燕允爲定論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㊁毛敦聚貌 疏周禮以葦好叢生謂之叢物 行道也葉初生泥泥 釋文泥本作苨

苨云草盛也 戚戚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筵者或授几者㊀疏 苞茂也體成形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㊀補 惠氏棟曰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彪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引此詩首四句曰公劉厚德恩及草木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孔氏廣森又益之以潛夫論邊議篇云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及蜀志彭羕傳云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翦與踐通然則漢儒均爲此說非一人之言此詩首四句似賦而非興矣第公劉卽有此實事而此詩所言乃燕樂之事由行葦說起則亦興矣必如騶虞之于嗟庥乎其僅爲行葦咏也如朱子之興可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㊁毛設席重席也 疏重席不過下莞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 緝御踧踖之容也 箋緝猶續也御侍也詩觸曰猶言更僕也 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以肉曰醓醢臄函也 說文函舌也又曰次肉也本又作㖦 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 爾雅徒歌曰謠徒擊鼓曰咢 ㊀釋 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

不舉也奠置也何氏楷曰不舉以侯旅酬是也奠而用殷爵者尊兄弟也疏此

詩成王時作明燔用肉炙用肝補朱傳醓醢之多汁者
先代之物爲尊

也此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也。。折中脾土臟也

禮云賓俎脊脅
肩肺脾是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

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毛敦弓畫弓也疏敦與彫古今字天子敦弓鍭矢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

孫炎曰金鏃斷朱鈞參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

羽使前重也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

重也案此言既均已均中蓺疏蓺是質正鵠之總名已

矢之平也均中蓺謂所射之質四矢

皆中序賓以賢言賓客次第皆賢也朱賢射中多也投

也壺曰某賢於某若

干純是也案此釋賢字毛既句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

引覺相之圖不合故節之

說文彀張弓也疏如樹言皆中也不侮言其皆有賢才

句彀通朱引滿也

也箋不侮敬也其人箋既挾四鍭射禮搢三挾一个言

敬於禮則射多中

已挾四鍭則已徧釋之挾疏一射用四矢插三於帶間補朱

一以拓弦而射釋射也

傳此言既燕而射以爲樂也案此章鄭以爲大射王肅

以爲燕射孔疏是鄭呂記

是王陳氏謂此詩前後皆言飲酒之事前爲燕族人後

爲養老燕族人則旅酬之後射以爲樂養老則先期行

射禮擇士以爲賓此燕射大射之別一在燕末一在先

期而此章言射在燕族之後養老之前二說俱可通愚

謂非也如陳氏之說一事兩用前半燕族後半養老而

以中間一射通貫兩頭天下安有此禮哉此分明燕族

之事少者射而老者飲酒蓋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也首

言兄弟末言曾孫自是一家骨肉或疑章內有賓字不

知天子爲主則九族皆

賓也孔氏疏主鄭說誤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

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毛曾孫成王也朱子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則謂成王

也案文王世子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

賓膳宰爲主人此云曾孫維主蓋賓言之也漢儒皆以

此爲公劉之詩則曾孫當屬公劉而毛云成王者蓋雅

頌多作於成康之世公劉有行葦之事非有行葦之詩

後人追述其事以起興猶文王擧閎天大顚於罝網之

中遂有兎罝之詩皆實事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疏引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

六寸長三尺是也柄長三尺用以挹注耳祈報也朱祈求也古器物款識云

用蘄萬壽用蘄眉壽永命

多福萬年無疆皆此類也並見呂大臨

考古圖案祈有訓爲乞言者不如朱確台背大老也箋台

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長翼敬也箋在前曰引在後曰翼祺吉也補朱

傳此頌禱之詞

行葦四章序曰忠厚也周家以忠厚開基而尤篤於宗

族蓋能庇其本根者也而忠厚之過常失之弱則武

節不講之過也先王制禮於燕飲之後校射爲樂蓋

古者中國之長技在射周自后稷至公劉國邰邠之

間與戎狄爲鄰故於射尤兢兢焉此詩敦弓四鍭既

均且樹蓋周人之嫻於射也久矣旅酬而後射既射

而酌醴蓋射者兄弟之少壯者也飲者兄弟之衰老

者也公劉有行葦之仁而其後卒致葭蓬之盛皆此

戚戚兄弟莫遠具邇之心爲之也洎乎王風葛藟既

作而以終遠兄弟爲言君子於是乎知周德之不競

矣

評此詩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叶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俟朱子從而正之案凡事以後出者爲精此等處朱子遠勝毛鄭而其詩氣厚詞醲蔚然開國手筆當爲成王時作無疑 仿山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朱傳此父兄答行葦之詩案朱說人皆辨其誤以行葦非祭祀詩詩管見以爲賓尸日臣下祝上之詞以詩中有朋友字朋友兼異姓言正祭日惟燕同姓賓尸日則及異姓也愚謂此詩頗似嘏詞故○○折中以爲受釐之詩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毛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箋禮謂旅酬之屬事謂施惠先後及歸俎之類箋君子斥成王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毛將行也補何氏楷曰介爾昭明言助發其智慮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毛融長朱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是融較明更進朗明也俶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朱周稱王而曰公尸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呂東萊曰周之追王止於大王故宗廟之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陳氏曰公者君也天子祭宗廟以卿爲尸卿出封則爲侯伯侯伯入仕王朝則爲卿皆有君道故稱公尸以爲周先公之尸者非也○案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不以公爲尸三公尊近天子避嫌故不以公爲尸且天子宗廟之祭尸用同姓此云公尸疑天地山川之祭歟然同姓之卿既爲尸亦可稱公也或稱皇尸箋嘉告謂嘏辭也黃氏櫄曰尸有祝辭有嘏辭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公尸嘉告先儒以爲奉牲以告之詞非也宗祝傳公尸之辭以告主人

耳嘏辭也案此似嘏辭而實非蓋詩人代爲之言以祝君也補朱傳令終洪範所謂考終命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案人君之德莫大於明不明則召禍亂往往不能令終今明而又極高朗高則超乎儔類朗則徹乎始終明而能融者也其令終也決矣第終則有始則臨御之始尤不可不愼其靜聽公尸之嘉告乎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毛攝以威儀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案攝佐也檢也國家祀典有大祀中祀羣小祀之類天子不能一一親涖嘗使羣臣攝之羣臣而曰朋友尊之也箋靜嘉絜清而美也案籩豆靜嘉以主祭者言下二句以攝祭者言兼

助祭者在內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毛匱竭類善也案說文廣雅俱訓類爲似類有善惡此錫類言其善者也故毛云然王逸訓爲法荀子注訓爲種以說文爲長補朱傳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案左氏稱潁考叔純孝施及莊公亦錫類之義國語叔向引此章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毛壼廣也國語叔向引此章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蓋新錄謂壼之爲廣古有此訓然以壼爲廣義終難通壼通作梱梱門限也詩人言蕃育其子孫郎在室家之內此卽廣裕民人之謂胤嗣也

案 胤即子書胤子朱孚陵答蘇氏書足下胤子無恙上句室家之意當指成王后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毛 祿福也僕附也 案 僕即臣僕一統之世天下皆爲臣

僕天降大命使之有女以與天家爲昏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 釐予也 箋 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

音配 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案 篇末祝及女士殊有深意蓋庶民之家崛起寒微必有賢婦爲之內助而況於奄有四海者乎周自太姜以來代有賢妃至於文武遂有天下及其末也卒以哲婦傾城致生厲階女士不作

而孫子從以孱弱嗚呼豈非天哉

旣醉八章告太平也大雅如生民如緜曰厥初生民曰民之初生此時周猶民耳其後寖熾寖昌至於文武奄有天下迄今誦文王大明諸作可謂盛矣而獨不可以告太平至成康而後太平之頌作此篇所告者是也夫太平維何有孝子而已矣人主之孝莫大於能守宗廟曰永錫爾類曰從以孫子直欲使君子之後常有孝子自一世二世以至萬世無窮也其爲福也豈不遠哉漢世廟號皆曰孝其知此意也夫

評 通篇以有孝子作主首三章爲緣起自此以下皆用公尸語此文家代字訣也朱傳謂自此至終篇皆尸之嘏詞陵氏謂是詩八章而五章皆嘏詞是直寫嘏詞非詩也古嘏詞當有成文著於禮經非臨時肬撰觀少牢禮載大夫嘏詞可見詩人全用禮經成語自爲己詩尤無是理三章靜嘉二字甚好然終不及肅雍二字備山

鳧鷖守成也 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朱傳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 箋賓尸大夫與祭同日天子諸侯以祭之明日孔氏云天子諸侯宗廟之尸以祭之明日薦天地社稷山川七祀之尸亦與祭同日○案春秋宣八年書壬午猶繹猶者可止之詞然則有事可不繹也有事者大兵大喪大凶荒之類成王之時四海清晏耆老在朝故於祭之明日得以從容燕尸極意盡歡亦太平之一端也故序曰守成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毛 鳧水鳥也鷖鳧屬○蒼頡解詁云鷖鷗也鳧善沒鷖善浮 太平則萬物衆多 補注 毛 公尸見上篇天子以卿 案經言公尸而毛云以卿卿亦公也然祭統言孫爲王父尸士虞禮言男尸必取同姓適孫宗廟之中何得以卿爲尸竊謂武王崩成王尙幼安得有孫則以卿爲尸事所應有至祭天地山川以公爲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以大公爲尸白虎通云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故迎以尊稱則楚茨曰皇尸據其賓言則既醉鳧鷖皆曰公尸公尸者其宗廟四方萬物天地社稷山川七祀之統稱歟 馨香之遠聞也 箋 涇水名 詩管見曰涇近周京故以取興以下沙渚潀亹皆承涇言 爾指成王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毛 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來爲厚爲孝子也 箋爲猶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渚沚也處止也箋湑酒之泲者也伐木傳以茅縮酒曰湑。釋文泲又作𦋛𦋛手出其汁也一云手搦酒也泲同濟水名借用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潨水會也說文小水入大水也宗尊也朱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毛亹山絕水也疏云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朱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說也說文作醺醺云醉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箋亹之言門也

鳧鷖五章繹而賓尸也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蓋祭之明日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也夫祭之事曰天神曰地祇曰人鬼為尸之人在廟則有孫留亦有卿在天神地祇則卿與公而已曰公尸者統天神地祇人鬼言之也或曰祭先祖有尸若天地社稷山川以及四方百物七祀之類烏可以有尸曰周禮凡大祭祀皆有尸若周公祭天太公為尸祭泰山召公為尸見上注晉祀夏郊董伯為尸見國語祀五帝則沃尸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祭五祀之尸三飯不侑酳不酢以及祭靈星亦有尸見綠衣此皆散見諸經傳者固不得以宗廟為獨有尸也自秦漢以後尸廢不用人無復能知者矣曰廢於何時曰孟子戰國時人尚有弟為尸之說自此以後不復見其在秦漢之間乎至於鳧鷖取興疑今人鷓斑鷺序之稱以興燕公尸者蹌蹌濟濟咸在其列非以興公尸也若鄭以在涇喻祭宗廟之尸在沙喻祭四方萬物之尸在渚喻祭天地之尸在潨喻祭社稷山川之尸在亹喻祭七祀之尸曲為分配固矣

徐氏常吉曰楚茨詩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焉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賓之於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

假樂嘉成王也。朱傳疑此為公尸答鳧鷖之詩案假樂全篇無公尸見答之文故朱子亦為疑詞輔氏廣謂自行葦至假樂四篇若如序說而不明其所用則皆奉上之諛詞耳朱子以大雅為受釐陳戒而作此四篇為受釐之詞亦不盡然竊謂行葦為燕兄弟既醉為受釐鳧鷖燕公尸皆顯然可據惟此篇未明所用予意明良喜起虞廷賡歌何嘗指定何事所用成王纘承大統率由舊章至於刑措不用非令德何以有此此篇意主頌揚義同天保自是而後無復嗣響序曰嘉成王非諛也周家太平之極軌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毛假嘉也假嘉一字中庸左傳皆作嘉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
申重也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
毛宜君宜王宜君王天下也箋干求也十萬曰億天子
穆穆諸侯皇皇朱穆穆敬也皇皇美也愆過率循也案愆忘內卻狹小前人制度及創立新法皆是也舊章謂周公之禮法疏哀三年魯災季桓子至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是謂周公之制六典之法爲舊章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
之綱

毛抑抑美也箋密也秩秩有常也箋清也疏羣匹卽羣臣也
免置詩公侯好仇仇亦匹也鄭氏謂循用羣臣之賢者
是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
攸墍
毛朋友羣臣也疏禮有族食族燕則王燕族人爲常臣則有功乃燕今燕及朋友則是以族人之恩及之王恩厚也墍息也疏釋詁呬息也今東齊呼息爲呬墍與呬古今字
假樂四章美成王也成王繼統者也繼統之君必知所
率由而後可以宜民宜人受福於無疆率由之道一
曰法祖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皆舊章也若狹小前
人制度務立新法則不宜于民不宜于民而能受祿
于天者未之有也一曰任賢文之四友武之十亂宥
良匹也君能爲之匹之使濟濟多士聚於本朝則羣
匹矣若喜用新進播棄老成則不宜于人不宜于人
而欲干祿于天亦未之有也夫商之失天下也失其
民也失其人也武王起而宜之而天與之故大明之
詩曰保右命爾再世而反其所爲則無由申之矣惟
謹於率由則前日之保而右之者今日復申而命之
於是乎此位可長保矣成王撫全盛之天下三十七
年如一能不解於位者也康王懈而關雎作諷昭王

懈而鼓鍾堪憂穆王懈而祈招興刺至夷王以降不
可言矣存行葦以下四詩所以見成王之克爲成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朱
傳同案太史公謂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歌咏文武之德予謂周室元勳周公而外厥有召公風有召南雅附公劉泂酌卷阿三篇又小雅之終有黍苗大雅之終有召旻周人追思殆與元公相頡頏然則功業文章周初獨有二公耳太公武人而畢榮閎散亦無一焉故後世以周召並稱○金仁山謂此是豳之遺詩尹湜軒謂周禮籥章祈年吹豳雅以樂田畯欲以此當之愚謂楚茨四詩小雅中之豳雅也篤公劉大雅中之豳雅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
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毛篤厚也公劉王肅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案周以前無諡

亦無諱然子孫於祖宗不應直斥其名如稷本名居於棄詩咏后稷未有言棄者此與寔父皆當是字也

部而遺夏人亂迫逐公劉案毛謂夏人迫逐公劉史記婁敬傳亦謂公劉避桀居豳則是實當夏季而朱傳以公劉爲后稷曾孫蓋誤於子長周本紀子長之誤又誤於國語太子晉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及衛彪傒十五世而興之說雖以朱子之精核亦仍其說而不顧自稷至文止十五世未可以敵兩朝千餘年也紬義謂禹至桀十七世除兄弟同世者實十三世后稷至公劉十餘世恰足以當之湯至紂二十九世除兄弟同世者實十五世公劉至文王十二世恰足以當之然則敬謂公劉避桀毛謂遺夏人亂二說正相符國語及左傳十五世之說於理不合未可據也

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案呂東萊謂參之國語史記不窋已竄西戎至公劉而復興拓大境土遷都於豳朱傳同之第毛說自古必有所據非肊撰也迺埸迺疆言修其疆埸也疆大界埸小界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朱積露積也

小曰橐大曰囊說文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呂注晉紀論大曰橐小曰囊與毛反師古注漢書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與說文反今本說文云囊橐也橐囊也則二物可互稱殆無甚分別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案十有八國之語毛亦必有所據〔補〕曾氏釗曰匪居匪康當爲彼居匪康廣雅匪彼也匪彼聲近故通假公劉爲夏人迫逐則所居非安可知〔案〕居即邰也此時夏亂或狄人迫逐之或他國迫逐之均未可知不必定是夏人也或問公劉遷豳而猶治其疆埸實其倉廩者何曰公劉非棄邰也此爲居者計也豳在邰北百餘里豳邰之間戎狄錯處公劉此行實攘戎狄而居之而留丁壯以守也其遷也絕非流離播徙倉皇失國者可比故其氣象整暇若此毛氏謂遂平西戎蓋其兵精其糧足而又有十八國以從之其於平戎也何有詩言思輯用光非夸詞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毛〕胥相宣徧也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又作甗甗甑上大下小山狀似之孔氏引西京賦陵重甗是也古鮮獻通皇譚氏云矣度其鮮原即獻原也疏云義別非是舟帶也古字自有此解考工記多有之蓋周以前語瑤言有美德也說文瑤玉之美者下曰鞞疏刀

鞘也上曰琫疏鞘之上飾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朱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容臭如今香囊是也見內則〔案〕盤庚遷都胥動浮言公劉遷都而無永歎且美其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入心如此此周之所以興也歟參呂記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毛〕溥大也乃覯于京言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謂施教令也〔箋〕逝往也山脊曰岡絕高爲之京〔補〕百泉地名詩地理考在今甘肅平涼府涇州西泉源溢竇而出者數十四時不涸行資灌溉亦名百泉溝下流入涇〔案〕逝者往而不返之謂蓋過之也

公劉自邰遷豳由南而北無過百泉之理何元子云不窋竄於西戎其地爲今慶陽府廣輿記載府境古蹟有不窋城又有不窋冢在府城東碑久剝落中有月石大書周祖不窋氏陵再傳至公劉則居甯州亦今慶陽府所轄古蹟所謂公劉邑也春秋時爲義渠戎所後公劉往遷於豳蓋道由慶陽經平涼而後達於今西安府之邠州邠州乃涇流所經而百泉則入於涇水自平涼而來者也故詩人竝及之然則公劉蓋自戎遷邠耳觀首章匪居匪康語指戎地不可安居非言邰也不窋公劉之在戎皆確有古蹟若如舊說則逝彼百泉不可通矣或以百泉隋時始有通典在漢爲朝那在唐爲百泉詩地理考漢之朝那

隋始改爲百泉古無此號不知當時所改亦是因詩百泉得名猶之此處京師之野後世遂以名帝都也此條何氏據地名立說碻不可易然毛鄭自以百泉爲衆水所滙故其說可通先儒謂公劉興於戎狄之間自戎遷豳非自邰也今○折中正主此說而以溥原即魏時所置平涼之原州謂既瞻溥原又升南山以望豳見原不如豳於是遷焉說尤固到足以一掃舊說矣○又案公劉統十八國之師或逐戎至百泉然後囘駐於豳亦事之所有蓋非驅之於數百里外不足以在邠建都立邑也謂舊說必不可通亦非 末二句言言語語大有集思廣益之意頗似西人開議院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毛既登乃依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乃造其曹曹羣也箋牧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朱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案疏謂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爲之君復爲之宗乎朱傳引呂氏說謂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古人重宗法況其爲建國之始乎呂說較長補何氏楷曰此行遷廟之禮也蹌蹌濟濟士大夫之興祭也俾筵俾几祭統云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既登登主於廟也乃依者主既登神乃有所依也以下祭畢而燕之事飲之食之又所以慶落成也君之宗之呂氏曰上則統於君下則統於宗也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宗法之立自公劉始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毛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三單相襲也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單者無羨卒也徹治也山西曰夕陽疏梁山在岐山東北邠之東有太山其梁山乎雅荒大也案邠之東既阻梁山則芟夷開闢其勢不得不西又下文有涉渭句渭在岐南自邠至渭約七百餘里蓋邠已包岐不待太王之遷而邠國已大矣補朱傳溥廣也疏東西爲廣南北爲輪既溥以東西言既長以南北言徹通也周之徹法自此始此篇有四始上章之宗法此章之軍制田賦以及都邑之名京師是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

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毛)館舍也案古有官府以處工商曰所今日匠日局皆館也五代時爲殿在湖南史稱其以工商立圍此正似之觀下文取厲取鍛可見正絶流曰亂史記公劉自漆沮渡渭取材用鍛石也朱鍛鐵也釋文又作碫左氏宋有褚師段鄭有公孫段印段皆字子石段即碫之古文也經文作鍛蓋取此石以冶鐵故字從金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二澗在今邠州其下流皆入于漆密安也案密當訓稠密言遠人之來居者日益密芮水厓也朱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一作汭周禮職方其川涇汭案毛以芮爲水厓朱以爲水名二者互異考鄭孔皆言水北曰汭如堯典有嬀汭五子之歌有洛汭安得以禹貢之渭汭職方之涇汭別汭爲水名然經自作芮不作汭芮水出邠州西北東入涇此章上言涉渭是邠之南此言芮鞫是邠之東蓋舉其境界所至人力所通以見其地大物博耳以爲水厓者恢以爲宇當作汭者亦非又虞芮質成芮自是邠之鄭國在今同州朝邑縣當時邠地既滿接於芮之邊境蓋芮境之窮處皆邠民也鞫窮也鞫究也案芮之言內也水內曰隩水外曰鞫就水之內外而居修田事也案昔育恐育鞫局又鞫止毛皆訓窮芮爲水名則芮鞫自是水之窮盡處竊謂芮國當因水得名上言度其夕陽是拓其西境芮地都晉而邠地即之是拓其東境也○韓詩作[illegible](補)朱傳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案)旅遠人也廬旅之旅當訓衆指邠民言此止旅之旅當爲遠人之後來者也上四句是考工之事下六句是綏遠之事○王雪山謂旅密芮鞫皆地名在陰密芮城之間至今鐵器皆精唐時邠州貢剪刀火筋之屬厲鍛之餘俗也雪山此解可補昔人所未及相其文勢承二澗來似當如此

公劉六章周始遷也自不窋失官竄於戎狄平涼慶陽之間有遺蹟焉公劉嗣世以與豺狼爲羣所居不可安也於是啟行往豳擇而取之而周始有國矣夫公劉居豳新遷也而曰既庶既繁蓋從之者衆也則十八國從遷之說非無因也由是而覽形勝二章建都邑三章落成有燕四章用鄭氏說遷廟有禮用何氏說而且立宗法四章定軍制設田賦五章於草創之時已開官禮之兆矣末復立館以處百工綏遠人覲於取厲鍛而財用足占皇過而戶口繁開疆拓土其規模抑何宏遠也其國境北則起百泉慶陽有北豳之號南則涉渭水西則度夕陽東則即芮鞫綽乎大國雄風哉而其建都也相陰陽觀流泉審土地之宜廣工商之招至今邠州猶稱奧區焉嗣是而遷岐遷豐遷程遷鎬遂有天下而王業之基實本於此信乎公劉之爲篤也公劉篤矣欲篤前人成烈者宜何如哉

評此與緜詩敘述相類而此則起首絶不裝頭從匪居匪康突起爰方啟行大與來朝走馬相似中間周覽形勝營建都邑都從大處起議次章陟巘降原描寫如畫三章陟岡覲京又從溥原中尋出作都眞好處四章落成五章授田又創出宗法軍法稅法幾件絶大經濟末以來百工柔遠人作餘波尤爲周到創勝於舊解以此章爲總敘也○緜詩以文王爲結穴此詩以立館爲餘波蓋立館以處百工宿遠人下文止基止旅照應分明中間兵農禮樂大經大法具在其中詞濃義密直高出緜作之上仿山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朱傳同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毛泂遠也段氏謂卽迥之假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釋文餴又作饙一蒸米也

爾雅饋餾飪也郭云饋熟爲餾饎酒食也豈弟君子樂以強教之易以

說安之民之父母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毛濯滌也罍祭器周禮春官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毛溉清也羣經識小周禮鬯人凡課事用概鄭注㮣尊也溉概古字通大宗伯注溉祭器釋文或作

概是通之證箋塈息也塈卽呬字說文東夷人呼息爲呬爾雅以爲東齊人

泂酌三章教豈弟也人君之所以能豈弟其民而民愛

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者明信而已矣苟有明信筐

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尙可薦鬼神羞王公而

況於蚩蚩之氓乎此詩所隊曰餴饎曰濯罍曰濯溉

皆本其忠信以交於神明者言之左氏曰風有采蘩

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民雖愚而至神其父

母之歸往之大學所謂忠信以得之也而其云民之

攸塈者何也塈息也滅商之後繼以奄淮之變周公

東征至於三年滅國者五十民苦兵革久矣若復征

役不息此秦隋之所以速亡也成王與民休息終至

刑措蓋神武之主或至勞民民之攸塈必歸諸豈弟

君子也假樂以不解爲攸塈泂酌以豈弟爲攸塈知

周召告君之有同心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朱傳此詩舊說亦召

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

此以爲戒竹書紀年成王十八年鳳皇見遂有事於河三十三年游於卷阿召康公從歸於宗周○案公劉泂酌及此三篇不必召公一時之作竊意公劉爲將涖政之作泂酌爲既涖政之作此則游卷阿之作首章朱子以爲賦毛公以爲興其實因游而歌則賦亦興也卷阿之游朱子詛汲書而爲疑詞王九章之鳳皇梧桐本實事而以爲比似失詩意矣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毛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釋文飄又作票票說文火飛也案今衙門以公文勾

攝人謂之票取火速之義陳氏云漢有票姚校尉注以爲勁疾之貌孔引爾雅回風飄注云回風旋風也文雖異義相通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案此乃卽景之詞入喻意非

矢陳也箋大陵曰阿補朱傳豈弟君子指王也案泂酌豈弟君子指成王毛意如是箋以爲目大臣悞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

酋矣

毛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疏伴奐廣大奐爲文章○說文伴大貌論語煥乎其有文章說

文無煥字通用奐彌終也王荆公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虧之謂也徐退山曰彌盡也滿也案毛主

命說故以彌爲終經自言性不言命性不可言終而朱子從之且謂性猶命也似強經就我故宋元以來諸儒

異訓似嗣也酋終也補酋久也辨體大酋造酒酒久則水上見而糟少周禮注酋久

也案彌與酋皆訓終本諸爾雅後人易之其義較勝性酋言似先公則周之先公若皆久於其位者史公周本紀以十五世敵夏商千餘年孔氏謂必每世八十許年而後可皆疑史公爲疏漏今由此語觀之則不但文武皆九十餘意其上世皆期頤乎言先公者周初追王又統上世未追王者言之故猶稱先公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毛昄大也 朱昄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案版如今之戶籍人衆則地大故亦謂之昄圖卽今之地圖圖欲其章明故謂之章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毛茀小也 曹氏粹中曰茀多謂之茀茀祿言蕃盛也 嘏大也 箋予福曰嘏 案天保三言俾爾是天使之此三言俾爾是自使之蓋爾性之彌非他人所能爲也卷阿之游彌性之事也 箋茀福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毛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 疏馮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也 引長翼敬也 朱引導其前翼相其左右 補呂東萊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群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案呂氏此論卽程子所謂親賢士大夫之時多接左右近習之時少也故朱子取之士人取友亦當如是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毛顒顒溫貌 箋以體貌言 卬卬盛貌 以志氣言 箋綱者能張衆目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皇翽翽衆多也 箋羽聲也 藹藹猶濟濟也 爾雅臣盡力也 說文臣盡力之美也 箋媚愛也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 案維君子使猶言維天子使耳維天子使而仍媚于天子此其所以爲盡力之美也 朱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補姚氏舜牧曰吉士吉人卽馮翼孝德之人在朝曰士在外曰人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毛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菶菶萋萋梧桐盛也雝雝喈喈鳳皇鳴也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 案朱子以首章爲賦而此爲興愚謂此亦賦也君奭曰我則鳴鳥不聞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注云鳳皇之別名也然則自黃帝巢阿閣以後至周而後鳳皇再見實爲太平之上瑞又汲郡古文載成王十八年鳳皇見遂約注云鳳皇翔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其詞稽古[illegible]

之錄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毛)既庶且多既閑且馳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案詩無錫予之意詩觧曰車馬即來遊卷阿之儀從也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朱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賡續也

卷阿十章歌大平也致大平者吉士而已周公之作立政也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蓋憸人一進則萬事叢脞君即欲彌爾性而不可得今王遊卷阿召公即以吉士告之周召有同心矣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公則謂物瑞不如人瑞吉士者人中之鳳也其有馮翼有孝德協恭在庭唱和在位皆其雝雝喈喈者也君子謂康公此歌飄風自南有薰琴之遺意焉明良喜起之後再見此詩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吾於卷阿如聞朝陽之鳳矣

評此頌揚體也首章發端卷阿是其地南風是其時來遊來歌是其事矢章以伴奐優游接下連用三俾爾數矣字神情躍躍雖頌揚語而皆自彌性說來卻是性分中事頌揚得體五六章用整語作中權說到四方為則為綱似乎到此已盡七八章忽從鳳皇興起令人精神煥發前五章專頌王此二章則又頌及從官矣第七章因興而賦鳳皇之來自是當時實事玩兩矢字自知召公吟詩到此所謂和聲鳴盛也

末章車馬即來遊之車馬照二句回應首章末二句篇法完密仿此

毛詩補正卷之二十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朱傳同列相戒如此時事可知此其所以爲刺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毛汔危也箋汔幾也與迄同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嚴氏曰詭詐也詭詐而面從也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憯曾也說文引憯作朁云曾也故詩多訓曾案經作憯憯云痛也言寇虐之人其事可痛也不必定作曾柔安也箋明明刑也案寇虐之人國有明刑補朱傳能順習也蔡九峯曰能者擾而習之也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安從人者惟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愚謂聚斂之臣卽寇虐之人也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事敗而身亦隨之商鞅之車裂李斯之腰斬皆是也歷觀漢唐以來之小人未有能免於明刑者也而小人曾不之畏所恃乎謹之過之之得其法耳謹之過之維何曰無縱而已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毛休定也釋詁休息也逑合也箋合聚也惛怓大亂也箋惛怓讙譁也說文怓亂也休美也箋勞猶功也案惛怓之人能變亂是非顚倒功罪使勞臣解體此言無棄爾勞勸同列中之有勞於國者無自棄其前功也然必謹惛怓使無良之人勿肆其口舌而後可○此章主遠小人言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補賀子翼曰小人詭隨之惡縱而容之豈復有窮極哉無縱所以謹罔極也無俾作慝窮其隱也吾不能使之無慝而但使有慝而不敢作則遏之之力也君子小人不並立有德者近則無德者遠然威儀不愼則君子去之故敬愼威儀所以近有德也○此章主親賢臣而言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毛愒息徐氏鍇曰愒猶憩也泄去也醜衆厲危也箋厲惡也襄十七年左傳曰其父爲厲厲壞也戎大也箋戎猶女也朱從之案正正道王引之曰正當讀爲政小雅正月篇今茲之正卽以正爲政也案式法也猶規模也言能遏寇虐如此汝雖小子而其規模已宏遠矣案古重世官此必厲王之時以年少當國者故以小子呼之○此章以當大任責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正】敗義曰殘繾綣反覆也 案上既無縱詭隨則必繾綣思所以讐其欺護故再謹之

【輯】朱傳正反反於正也 王荊公曰正敗者敗而已反則無正矣 玉寶愛之意 案此承上小子來言年少而王寶愛之 諫 荐𢿱傳荀子書並作簡吳氏棫曰高堂隆傳亦作簡。 此章以承主眷動之

民勞五章召穆公大諫也 自古小人之敗人國未有不始於詭隨者何氏楷曰使其隨而不說不過臧獲下賤奔走承奉之態詭而不隨雖敦懿操斧亦無進身之路惟其詭隨合而後姦慝作其心無良其惡罔極其勢惛怓其寵醜厲而其情則繾綣固結而不可解所謂上與斧南為一人也不謹不過而欲挽之於寇

虐既作之後豈有及哉夷疆場之變外寇也君側之惡內寇也遏外寇易遏內寇難召公平淮夷於宣王之世而旬宣疆理咸資其力蓋大臣之有幹略者於詭隨之人戒王曰無縱其詞嚴其意肅其經奏深遠能遏之功於繼世也有以哉

評 平巖首以無縱詭隨一句作主腦首民亦勞止一亦字見得民勞已久傷一用个亦字愈深味之不盡卻有無限大息之神大句汔字可字見得此時不敢望太平或者補救有道庶幾可望小康耳起手二語便自楚楚動人直詮字法之佳者如是虐字人所常用此卻換一寇字便令人心驚魄動能遏之能綮九峯以經詮之具見深妙若惛怓醜厲繾綣則皆實字之佳者韓柳詩文古色斕斑正是此等處人所不及耳蓋他人之服皆空而二公之服皆實其實處又非堆垛腐爛皆擇於古而出之所以模絕百代也

敬慎威儀二語卓然名言非書生所能道想見漢武不忍不敢見汲黯之致無俾正敗正反敗反二字函任而玉女之玉死字活用後來西銘玉女於成本此大諫二字稍生板篇雖亦有之後人都不沿用以諫無大小也可見於理稍乖亦不能為古人諱也參誤篇

板凡伯刺厲王也 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王卿士。 疏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凡伯爵後有瞻卬凡伯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注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河內郡蓋周東都畿內也 朱傳此亦同列相戒之詩緝曰朱子以此為切責其寮友用事之人義歸於刺王味詩意信然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正】板板反也 釋訓板板僻也乖僻者必反其義得通 上帝以稱王者也 癉

病也 話善言也 同釋詁 猶道也 箋猶謀也 管管無所依繫 一說管為小見所云管中窺豹是也 陳氏謂 亶誠也猶圖也 案出此因管字附會乃曹氏之陋說

話不然暗斥厲王朱子所謂出言皆不合理是也厲王暴虐不但無善政并無善言故凡伯直以不然刺之管管病也 管古本作悹說文悹憂也又通作痯爾雅痯痯病也小雅杕杜篇四牡痯痯傳訓罷貌亦病之意 靡聖者心非聖人也非聖者無法故足以為國之病而其所以至此者由不篤於誠信也管管重言之者猶囂曰囂囂諾曰諾諾云爾 毛例有訓一二字必合全句以言者傳中多有之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毛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案憲憲猶軒軒也惠氏引樂記武坐致右憲左鄭注憲讀爲軒軒有跳高氣揚之貌泄泄說文作呭又作詍云多言也卽噂沓之沓孟子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是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此對上不然說案陸宣公詔感人以言其本已發而德宗興元一詔雖驕將悍卒聞而涕泣以此知辭輯辭懌而民洽莫非虛言也箋假樂篇顯顯令德中庸引作憲憲則非欣欣之解十畝之間桑者泄泄則爲從容自得之貌亦非沓沓多言之訓然則訓詁家望文生義殆不可執一論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毛寮官也囂囂猶謷謷也釋訓囂囂傲也芻蕘薪采者見箋箋傳補

朱傳異事不同職也疏六官各有所掌故異職而同官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毛謔謔然喜樂灌灌猶款款也案釋訓云懽懽憂無告也毛訓自傲故知毛非出爾雅也蹻蹻驕貌八十曰耄言多惛忘也熇熇然熾盛也說文火熱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毛懠怒也夸毗體柔人也朱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殿屎說文作唸呎呻吟也蔑無資財也案國貧無財故莫能惠我師箋葵揆也疏尸神象終祭而不言時厲王弭謗善人畏禍故不敢言箋莫敢葵者一經推度則罪有攸歸故莫敢葵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毛牖道也疏古與誘通朱牖開明也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疏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如取如攜言必從也辟法也

朱傳攜無曰益無所費也案如取如攜言易也攜無曰益既如攜矣則不必更無言有以益之所云畫蛇添足也又攜可作攜貳解時厲王虐而弭謗民心攜貳王因其攜而添設新法以治之如立巫監謗之類是於先王立法之外又益之也故願王無之也箋牖民孔易上言如取如攜故易也正義謂當爲改易之易謂新法不可益無以牖民故而大易先王之憲典也以諷言之似當如是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言民多邪辟無自立法以治之牖之可也上辟訓邪下辟爲法案宣九年左氏引此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又昭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樂盈將執之司馬叔游曰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此皆謂民多邪辟不可盡執法以繩之也此大爲處亂世之法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毛价善也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朱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屏也疏藩者國圍之籬垣牆也王者天下之大宗朱大宗彊族也大夫之彊宗也箋主同姓言爲

尤翰幹也【箋】宗子王之適子也【補】朱傳師衆京師大衆之大
邦强國也如齊晉之類○賀子翼曰覩於厲王之世召穆公
芮良夫衛武公之言不用价人秉而藩毁矣流王于彘
大師潰而垣決矣用榮夷公爲卿士諸侯遂不享獻大
邦離而屏廢矣太子靖匿召公家召公以其子代太子
獲免太宗宗子受其禍而翰與城胥壞矣凡伯之言久
而皆驗凡伯同姓也憂國憂家其意尤苦故於太宗宗
子獨危言之又重言之焉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
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朱往適旦明一說旦乃神字之誤
游行衍溢也朱衍寬縱之意

板八章此凡伯之大諫也諫之大旨在出話在爲猶曰
憲憲戒其議論軒昂也曰泄泄戒其言語噂沓也宜
服也而乃以爲笑可憂也而偏用爲謔皆出話不然
之咎也曰囂囂意氣之乖戾也曰蹻蹻行止之輕浮
也曰夸毗而威儀卒迷撤屏翰而城垣以壞皆爲猶
不遠之咎也辭而輯辭而懌斯出話然矣輸臺一悔
而人心以回與元一詔而將士皆泣其爲洽爲莫也
不亦依乎牖民則如壎篪圭璋固國則恃藩垣屏翰
斯爲猶遠矣中國相司馬而邊人相戒肅宗起靈武
而唐室以安其爲壞與獨也何由至乎而其本則在
敬天而已矣苟知敬天則以其板板者爲在宮之雝
雝在廟之肅肅亦何至於費老夫之灌灌而無救於
王室之熇熇然哉凡伯周公後也繼別之大宗也乃
心王室是用大諫眞庶乎不愧乃祖者歟

【評】詩觸曰全詩之意括於首章其餘則就首章之意痛快言之耳予謂出話爲猶是通篇大旨於首章揭出二章承出話來故曰辭輯辭懌是教他出話三章承爲猶來故曰我即爾謀是教他爲猶四五章無然謔謔無爲夸毗仍就出話一邊說六七章壎篪圭璋藩垣屏翰仍就爲猶一邊說末以敬天總結以終大諫之意通篇屢提天字作棒喝末則連點四天字作收不獨人君之大寶箴抑亦士人之座右銘也危詞苦語何啻賈生痛哭仿山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紀綱文章故作是詩也○蘇氏曰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上帝耳序說云云非詩本意案蘇言序說指下序言至詩之爲召穆公作朱子謂必有傳授
朱傳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作此詩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
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毛】上帝以託君王也案此與板之上帝同蓋以隱喩厲王也辟君也疾病
人威罪人諶誠也韓作說與諶通朱信也【補】朱傳蕩蕩廣大貌本歐陽氏箋以爲法度廢壞貌案蕩字不盡作美詞如放蕩遊蕩之類書有以蕩陵德論語有其蔽也蕩之文可證
【案】朱子謂疾威猶暴虐也此命卽指性劉康公謂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者是也何氏楷謂厲王初年未甚失德
迨其後小人進用遂至多行不義耳蕩靡不有初二語
可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毛咨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朱彊禦暴虐之臣字或作强圉掊克自伐
好勝人也朱掊克聚斂之臣○朱武曹曰方言掊深也釋名克刻也服服政事也天
君滔慢也箋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王故陳文王咨商
以切刺之補朱武曹曰曾猶乃也孟子爾何曾比予於
是趙岐注何曾猶何乃也案德有暴德穢德昏德之稱

此云滔德者滔訓慢慢則驕縱也凡衰運之來天每生
元惡大憝以當道然必乘驕縱之君而後興起在位者
為彊禦掊克而不顧故曰是力服即有服在大僚之服
○賀氏子翼曰詩有諷諫之義焉此篇本刺厲王而通
篇乃無一語及之賈山之於漢文也借秦為喻意似本
此恐詞氣之禍召穆公曰吾昔者驟諫王而王不用以
及此難也此篇亦即其諫書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毛對遂也作祝詛也疏作即古詛字釋文祝周救反讀為咒○紬義祝有兩義一如字周
官大祝掌六祝之辭及左傳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是也一讀咒無逸曰厥口詛祝左傳子罕曰宋國區
區而有詛有祝及此是也咒亦詛之類屆極究窮也案侯維式用也補朱
傳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案周
子謂剛善為義惡為猛為彊梁彊禦即彊梁之人有似
於義故言爾秉用者以為義類其實乃彊禦多懟之人
也為天下取怨於下恐君覺之故不得不用流言以對
所以熒聽也蓋彊禦者掊克民財有似寇攘居內用事
則怨女詈女者豈有極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毛炰烋猶彭亨也箋自矜氣健貌易釋文引干寶注彭亨驕滿貌案韓愈石鼎聯句曰豕腹
脹彭亨以脹字引起彭亨自是滿意然炰烋二字皆從
火彭蜞橫行從彭亨古京字孟子謂一人橫行於天下
俗有咆哮語皆近之背無臣側無人也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
士也朱背後側旁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案背亦作背逆側
亦作反側補漢志顏師古曰言不別善惡有背逆傾側
者有堪為卿貳者皆不知之也又案桑柔一流人以彊
禦掊克取怨於下而王顧喜其聚斂而信用之所謂斂
怨為德也炰烋即首章之疾威臣寇攘而君炰烋欲求
無傾也得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

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毛)義宜也朱天不使爾沈湎以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補)釋文飲酒齊色曰湎疏引酒誥注同何氏楷曰謂共飲者皆醉顏色齊同韓詩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朱傳飲酒變色曰湎○折中湎沈也朱傳式用也止容止也范氏處義曰既愆爾止所謂用燕喪威儀也

尹氏曰史載紂爲長夜之飲此章即其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毛)蜩蟬也螗蝘也釋文蝘音偃蟬屬案蟬乃蜩之通名爾雅列蜩之種凡七而螗居其一

人尚乎由行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朱小者大者幾於喪亡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疏西京賦巨靈奰屭奰者怒而作氣之貌

奰一字一說奰本作𥇖多其目以覦之也是時厲王監謗道路以目愚謂奰目下從大凡人怒則目張奰有怒目相覦之狀所謂敢怒而不敢言也鬼方遠方也案易言高宗伐鬼方匡衡言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殷本紀紂以鬼侯鄂侯爲三公孔疏以爲殷之諸侯然可入爲三公則不甚遠矣其地有以爲荊楚者有以爲西羌者有以爲北狄者近人多以指西羌者爲是然不可考矣(補)朱傳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案)國家未亡人多橫議譏睨明可見然無小無大皆知迫近喪亡而一切壞政仍由之而行其暴戾猶震乎遠近眞可謂厲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箋)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補)典刑謝疊山曰典者先王之訓典刑者先王之法度又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罔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黎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罔有耇壽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愚謂觀詩人匪上帝不時之言則後世陽九百六之說可廢厲惡如紂而不絕不但時無文武罔有代德亦周之祖功宗德足以繇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

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毛)顚仆沛拔也揭見根貌朱氏彬曰揭廣雅釋詁舉也乃揭之本義毛緣辭生訓耳鄭蹶貌(箋)撥猶絕也

蕩八章序曰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國家之壞壞於彊禦掊克之臣而彊禦掊克之臣得以在位者則由君德不明致之君者天下之根本也財者又民人之根本也厲王任彊禦掊克之臣舉成康以來數百年休養生息之民以肆其寇攘本實撥矣欲無傾也得乎嗚呼東周之亡也以弱而西周之亡也以彊厲之惡抑一紂也殷鑒在夏則周鑒在殷曾是莫聽懼其爲

殷之續也夫魚藻之刺幽王也不刺幽而思在鎬之武王蕩之刺厲王也不刺厲而陳咨商之文王皆善於諷諫者也培本實而過寇攘與民勞有同心焉若召公者可謂忠肝若鐵石古誼若龜鑑矣

評疾威自說上帝咨紂則託文王卒無一語及當世詩蓋有諷諫之義焉序疾威詩○首章作首從上帝說來有怨天之意後四句乃解之自此以下託爲文王告紂之辭皆就君身上說使知非天之過如女與是力女德不明與天不湎爾以酒非上帝不時之類皆是發首章之意潘時舉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朱傳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 孔疏史記武公僖侯之子以宣王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未爲國君未有職事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來追刺耳朱子據楚語以自警爲是刺厲爲非後人謂此詩若

但自儆則當入衛風不應登於雅若說追刺則武公耄年當幽平之世何煩追刺厲王於是有以公爲幽王卿士聽用我謀及曰喪厥國等語爲刺幽王者又有以平王非申與合主武公乎夷大難日擊時穀小子等語爲刺平王者二說皆通然皆與序不合惟陳氏以爲作於共和之世庶幾近之案厲王居彘共和行政亦猶春秋之公在乾侯綱目之帝在房州也武公是時年將及冠感慨時事憤而作此小子之稱作爲使人命己之詞亦聿既耄明指厲王後來日誦正可借以自惕蓋武公年少習有酒失故重自儆戒如此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毛抑抑密也隅廉也 疏隅者角也廉者棱也角必有棱故云廉隅 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 案人亦有言必是當時有此俗諺靡哲不愚即俗所云越聰明人越糊塗也毛分有道無道殊經文殊無此意 職主戾罪也 朱衆人之愚其稟賦之偏宜有是疾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毛無競競也 朱競强也 訓教覺直也 朱覺直大也案此宜爲先覺之覺○○折中覺明也左氏彤弓以覺報宴是也 訏大謨謀猶道辰時也 箋猶圖也 補朱傳定審定命號令也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遠猶謂不爲一時之計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陳氏曰箋言人謂賢人言莫強於得人也訓四方而化其俗是得賢之效左傳哀二十六年子貢因衛輒引此詩而繼之曰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正此二句之旨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毛紹繼 朱謂所承之緒也 共執 共上聲案此亦可作平聲讀言敬守也 刑法也 補朱傳興尚也 謂興起在上位之人 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己之詞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 案抑詩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爾女字發古人於君臣之間多相爾女天保諸詩可證也惟末後兩小子於理不順則歸之武公自警爲當蓋武公借自己以刺王諷諫之也 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毛淪率也 朱陷也 洒灑 紬義洒說文滌也與洗同左傳洒濯其心孟子願比死者一洒之義

皆同章表也遏遠也箋遏當作剔剔治也惠氏棟云泮水詩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遏狄剔逖均通[補]朱傳弗尙厥棄之也王引之曰爾雅尙右也言皇天不右助之也讀若常與亡章兵方爲韻字亦作常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毛]質成也爾雅質平成也質者平治成就之義不虞非度也話善言也案此與板皆訓善言古訓如此朱子去善字玷缺也[箋]柔安也[案]君德貴剛而厲王失之柔故以柔箴之板之章凡伯刺其出話不然此章後四句同此意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毛]莫無捫持也讎用也韓詩作酬藝文類聚引作訓陳氏曰古讎售二字通用此讎即售售即訓與下報字正相敵鄭作售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毛]輯和也西北隅謂之屋漏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云日光所漏入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毛]辟爾爲德俾臧俾嘉女爲善則民爲善矣箋辟法也朱君也止至也箋止容止僭差也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何氏楷曰童以角爲節猶易言童牛詩言童羖也虹潰也字書虹與訌同[案]投桃報李爲有感必應之喻下則言其理之相反者童本無角彼以爲童而角者實誑小兒耳鄭以童羊譬皇后固謬而以小子指厲王或以爲武公自稱皆非又案牛羊皆有童毛獨指羊言以易言童牛證之不如朱子兼指牛羊爲是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毛]緡被也釋言緡綸也綸則繩之別名以絲爲繩被之於木故云緡被溫溫寬柔也話言古之善言也話說文作諙籒文作譮玉篇作話襄二年杜注亦云善言也[補]朱傳荏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也張子曰柔韌之木乃弓

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案]武公三以溫柔爲言砭厲王也而愚不聽話何哉蓋進言者各矯其偏若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性旣於柔政失之弱公當其時必不作是言矣此篇起首言抑且抑而又抑而曰抑抑其意旨已可概見

於乎別本作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旣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毛]借假也莫晚也[補]朱傳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嚴氏粲曰攜手提耳皆長者教誨小子之常

又曰人若不自盈滿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懸
謂厲王以哲人自命病正在盈盈而蕩天之道也故凡
伯刺其蕩蕩而武公戒以抑抑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
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毛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校勘記以韻求之當作懆懆藐藐然不
入也朱忽略貌耄老也朱左史謂年九十有五時懸謂以既耄屬武公則此詩必是隨時改定之
作緣上章抱子是少年事必不得於入九十時猶曰抱
子既曰抱子又曰既耄必作詩在前到九十五誦詩時
懸手改定也又厲王在位五十一年始崩則流彘亦是
既耄時且篇中曰喪厥國等語情事尤合蓋此詩說自
己卽是說厲王不然侯國之詩何以得編入大雅也觀
末章告爾舊止語則作此已久得此句可以破楚語九
十五始作之說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韓作
聿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箋舊久也言久已作詩告之非自今始蓋作詩一時誦詩又一時也止語辭案武公
當厲王時未曾當國亦未及卽位何由有爲厲王謀之
事此所云謀應卽指詩中訏謨遠猶等語喪國是厲王
眼前事取譬疑卽取厲之喪國以自鏡故曰不遠或疑
公不當以小子呼厲王鄭氏援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
之文究未能明其說大抵厲雖失國名不可降以小子
爲武公使人謂己於理爲順朱注不可易也

抑十二章衞武公作之以止王心而其後常誦之以自
警也昔穆王欲肆其心以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厲王欲逞其
心以寇虐天下武公作抑戒之詩以止王心而王竟
不能安其身於鎬京者則聽與不聽之故也蓋厲王
之心予智自雄自以爲哲人而天下莫我若也武公
是時以未冠之童子詣闕獻詩代爲之謀宜乎其聽
之藐藐矣且不獨藐藐已也意者必盛氣厲色以待
言者故其詩曰輯柔爾顏曰無不柔嘉又且取譬於
荏染之柔木篇中言柔者三夫所謂威儀者豈柔之

謂乎誠以厲王之厲必以柔濟之而後可醫其威其
威既醫而後細而寢興洒埽大而車馬戎兵近而賓
友臣庶遠而方國蠻夷可以從容調劑次第整頓夫
如是則何顚覆之有而厲王不能聽也自是由宣而
幽而平洊遭大難目擊時艱識天命之匪諶憂禍至
之無日知戒懼之不可以或怠於是行年九十有五
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上推昊天之不忒
中戒我生之不虞下及子孫之繩繩友君子則求無
愆處屋漏則思不愧豈但少作之不可忘哉抑亦聖
人復起不能復易者也抑抑者德之隅溫溫者德之

舉而領袖一國尤關作聖之奧宴則又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歷從旁公獨見之者也後人以抑戒爲聖學夫豈誣哉吾欲於道統中增公一席篤志力行之君子必許之矣若襲殺共伯之事此史遷之謬無庸辨者也

評通篇以威儀作主威儀即德也首章首二句是總籠下八章後六句是預籠末三章蓋前八章告以威儀末三章則給出懇人不聽忠言之狀次章訏謨遠猶是鋪大威儀時文家反題正做也特用敬慎威儀二句束住三章其在於今接入本位四章用肆宇接下折到自己從夙興夜寐鋪排一遍皆德也皆威儀也五章從行說到言用威儀橫擔在中以言亦威儀也至六章終之七章將威儀分微顯看友君子顯相在爾室微儀也輯柔爾顏固爲威儀不愧屋漏饒有火滅修容之意尤威儀之精者也八章從威儀說到感應九章溫溫二句回應首章首二句後六句回應首章哲人懇人即開下三章下三章即發揮此六句之意以回適其德終之回適即威儀反對俾民大棘即所云四海困窮也通篇危言至論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具在其中朱子以爲聖賢之徒信哉仿山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疏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爲卿士書序云芮伯周同姓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西都畿內也朱傳舊說此爲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又曰此詩言滅我立王疑在共和之後紬義周書有芮良夫解紀年云厲王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於朝即指此解是詩所陳與周書略同○陳氏曰周書芮良夫解其言與桑柔詩往往相合解云爾執政小子不圖善政偷生苟安爵以賄成夫偷生苟安則不知憂恤矣爵以賄成則

不能序爵矣詩所謂告爾憂恤誨爾序爵正自作解言也○朱氏公遷曰小雅正月大雅桑柔皆詩人深悲甚痛之詞然彼多憂懼此多哀怨○賀子翼曰召公凡伯衛武諸詩雖同一忠藎然反覆箴誨猶有望其悔悟之意至芮伯則惟有痛哭流涕一腔熱血而已愚謂據此二說觀之分明是厲王失位以後之作蓋良夫先作解而王不聽此詩追痛之詞朱子疑在共和以後者是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甯不我矜

【毛】興也菀茂貌旬言陰均也朱旬徧也劉爆爍音剝落而希也朱劉殘桑經傳劉皆訓殺如虔劉咸劉遏劉之類大抵先因斬伐而後至於剝落而希也瘼病也倉喪也兄滋也兄亦作況紬義兄即況之省文古兄況與皇一字朱武曹曰倉兄疊韻即倉皇也案倉兄即楚辭九辨之愴怳字異義同朱注是也塡久也案塡有久義亦有塞義愴怳塡兮所謂悲憤塡胸也昊天斥王者也【集】倬明大貌【案】此以桑之茂盛喻民之受蔭比周盛時剝落至盡比厲王時不殄心憂所謂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毛】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案鄭以爲厲王四出征伐亦以爲征役此亂之根也朱夷平泯滅也黎齊也朱黎黑也言黑首也○述聞云古但訓黎爲眾爲齊孟康注漢書始有黎黑之說朱子從之蓋承其悞步行也頻急也蹙也【補】朱傳厲王之亂征役不息人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紬義周初

見於文王蒯者千七百七十有三國入春秋以來祇餘百數十國然則春秋以前爲强大幷呑者固多爲厲王剪滅者亦不少故曰靡國不泯而書缺有間不可考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毛疑定也與疑同朱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釋文讀如屹立之屹競彊一云爭也厲惡梗病也徐退山曰梗塞也使上下之情不通時使衛巫監謗故云然疏徂行也箋○○折中蔑無資賴將佑也案君子泛言也言君子實爲國之綱維其執心必不過於堅強猶云心地不固執也案維字不必定作綱維解承句一氣讀下不知誰生厲階至今作梗於中以病民也蓋暗指虢公長父及榮夷公一流人何氏楷以梗爲浮梗指從役之民飄泊不定言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毛宇居僤厚也釋文亦作亶義同痻病也圉垂也孫炎曰國之四垂也案圉爲邊陲我圉而曰孔棘則厲王之世邊疆必多故矣皇王大紀載厲王時荊楚寇於南玁狁寇於北淮夷寇於東命虢公征之不克疏痻從病以昏爲聲是昏怨之病其事也箋痻病也案痻當與覯閔既多之閔同義朱子以自二章至此爲征役者怨辭蓋謂厲王之禍由於民變旟旐爲徵集徒役之旗幟當時或因無故調遣不逞之徒乘機作亂其流彘也意亦如昭公之奔乾侯德宗之奔奉天耳故四牡二句之下即接亂生不夷平也言亂生不能平也靡國不泯者泯亂也非滅也書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及呂刑泯泯棼棼皆訓亂可證也京師亂則各國不靖可知三章之云徂何往四章之靡所定處皆百官族姓震盪播越情狀四夷乘之故曰念我土宇孔棘我圉非征役者之怨辭也附識於此以質說此詩者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毖愼也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左傳北宮文子論鄭事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毛公語本此愚謂序爵是禮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厲王寵用皇父榮夷一輩人絕無等差王本性苛虐又加此輩如火益熱而且事機已危不知憂恤正是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之時告之誨之即是以濯解熱之法然亂況已成無益也疏朱傳況滋也案倉兄之兄本亦作況亦訓滋況言上果能愼所謀則喪亂之景況斯可削平於義較順○○折中況象也案是時彊圉孔棘煽亂之徒如燎方揚爲謀者雖十分愼毖而亂況日迫國之削也滋甚故曰爲謀爲毖亂況斯削然推其致亂之由在於用人詭隨寇虐之徒競進國家之憂也此凡伯所宜亟亟入告者然徒告以憂無益也其惟誨以序爵乎天下奇才少而中才多序以資格使之卑不踰尊疏不踰戚循序漸進奔競自息此即以濯解熱之法也但王性昏暴其何能於一旦之間盡洗積習時勢至此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毛遡鄉案遡如遡流而上之遡蓋逆風而行也僾唈郭氏璞曰嗚唈短氣荓使也折○

中云並也並云世亂力不能速也【箋】肅進肅然恐懼之心案肅心當謂民有【補】○○折中
謂此時而仕進如鄉風而行其咆必甚【案】遡疑作朔朔
風凜冽故人皆有肅瑟之心猶有北風以喻世亂此當
同力民猶云力田蓋小人勞力也此四句有歸田之心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
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毛】贅屬疏贅猶綴也襄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綴旒然是也案是時厲流于彘若贅旒然其臣從之故日具贅又漢書謂男子在婦家爲贅壻此承上蟊賊來是年荒不能備禮男子皆出贅也秦人家貧而子壯則出贅是不荒亦然其由來遠矣荒虛也四野空虛穹蒼蒼天【箋】卒盡痒病恫痛也【補】旅陳也案旅毛鄭本訓眾朱謂與膂同陳氏云古書本作呂象形然篆文作膂耦謂旅力方剛之旅宜從膂此旅宜從庭實旅百之旅訓爲陳以合陳力就列之義言靡有陳其匡救之力者以念天禍也【案】滅我立王明指厲王朱子謂作於共和之世是也既遭喪亂又遭饑饉丁壯則皆出贅田畝至於盡荒民窮食盡時危勢迫芮伯蓋自嘆其無回天之力足以復王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
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毛】相質也朱相輔也【箋】惠順【補】厲王三十年以榮夷公爲卿士芮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爲卿士諸侯不享【案】卿士執政之臣是周之相也王任其獨見而相之所謂自獨俾臧也蓋王本好利與人異趣是別有肺腸處國人謗王使衛巫監謗者以告則殺之此不順理之實證俾民卒狂者言其相與畔而襲王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
維谷

【毛】甡甡眾多也疏甡即詵字谷窮也【箋】譖不信也本亦作僭胥相也以猶與也【案】前章言君不順此章言友相譖進既不可退亦不能故曰維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
畏忌

【毛】瞻言百里遠慮也案聖人所見者遠故曰瞻言百里言字當作語助【案】愚人覆狂以喜正所謂安危利菑樂其所以亡者如楊國忠激變祿山反揚揚自得是也匪言不能二句賀子翼曰良夫言我當斯時豈不能言哉胡若斯之畏忌也蓋自狀其憂讒畏譏卻復以胡斯二字自相詰問妙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服民之貪亂甯爲
荼毒

【毛】迪進也【案】是時國人畔王闕太子則在位者受禍當不少故有民之貪亂甯爲荼毒之言蓋三代以上民變

始此夫民豈不畏法哉而其甘心爲此者良由上之人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有以激之也蓋必逮夫身其厲王之謂歟朱王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害理之人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而貪亂安爲荼毒也案忍心之人願復有加唐德宗之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明英宗之於王振皆是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毛〕隧道也細義說文無隧字即遂也遂與術一字月令審端徑術鄭讀爲遂遂田間道也故隧得訓道案隧墓道谷山道隧風陰谷風陽風道不同故下文亦分承至下章但言隧風則專屬貪人一邊說中垢言闇冥也〔箋〕征行往也又道也〔案〕大隧大谷喻進身各有

道也但隧爲墓道其路陰貪人由之谷爲坦道其路平良人由之故良人式穀而貪人中垢也首二句本平列但錯綜其詞耳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毛〕類善也覆反也〔箋〕聽言道聽之言誦言誦詩書之言也左氏杜注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補〕朱傳敗類猶言圮族也〔案〕左氏鄭有三良泰亦有三良古皆以賢臣爲良非用其良而惟任貪人不但不能治理反使我國家之政至於悖亂也貪人指榮夷公此貪人即上章之不順者也其要結之路甚陰故曰中垢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毛〕赫炙也釋文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蓋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爲嚇〔補〕朱傳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己之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末二句王肅曰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拒止我言者也又朱傳引張子曰既往陰告於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也案陰鄭讀作蔭謂覆蔭也鄭好改字故從王說

○徐退山曰自此章以下皆自明作詩之意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毛〕涼薄也案鄭讀作諒信也朱子以鄭爲得之然以下章職盜觀之則訓薄爲是〔箋〕職主

也亦專克勝也〔補〕朱傳善背工爲反覆也〔案〕上章言非不知而作此二章則言其所知也言民之貪亂罔極者由上之人主於涼薄工於反覆而爲民不利之事則惟恐不勝此民之邪僻者所由專强用力起而畔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毛〕戾定也〔補〕朱傳言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爲之寇也〔箋〕上章之涼當從毛訓薄此章之涼當從鄭爲諒諒信也寇盜之行雖盜臣亦自信爲不可故其言亦曰不可而覆背則又大〔箋〕善詈猶大詈雖則工於自文曰爲寇者

匪予也而我則既作爾歌矣人之視己如見肺肝則亦
何益之有哉
桑柔十六章周芮良夫之詩也厲王之用榮夷公也良
夫諫之又作解以戒之一諫一解其詞危其心懼皆
流彘以前事也此詩之作其詞怨其音哀殆流彘以
後乎流彘之禍起於民變為三代以上所未聞詩之
次章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意其時必有無故之徵
發不時之調遣宮徒役既集怨讟叢生不逞之輩從
而乘之一夫大呼亂者四應而四牡騤騤胥為敵騎
旟旐翩翩無非寇幟矣本屬清夷之世而禍起倉卒

故曰亂生不夷王幾既亂強藩悍侯乘機并吞此靡
國不泯之所由來也由是百官奔播颷驅星散其三
章曰云徂何往其四章曰靡所定處想見蹙蹙靡騁
瑣尾流離之態矣中國內亂戎狄生心國步既蹙彊
圉亦棘凡此皆謀之不臧所致也芮伯曰吾嘗以利
不可專告爾以茲事之可憂衆公不可用誨爾以官
爵之宜序矣使其能然則考慎其相天下事豈有不
逮者哉而乃自有肺腸排衆論而逞獨斷致使天降
喪亂滅我立王追維禍始誰生厲階君子哀恫中國
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敗類之貪人也嗚呼貪人者國

之蟊賊也降此蟊賊者天也天下事敗壞至此賢人
君子剩癙患之餘生悵精采之銷亡靡有旅力以念
穹蒼蓋沈痛之極非解免之詞也英雄束手惟有作
歌告哀嗟爾朋友猶有作腐鼠之嚇者嚇之不已而
又詈之此屈子之騷所以招子蘭之怒也蓋既發其
覆又中其忌曰嚇曰詈千古小人同一轍矣吁周之
病在積弱厲之強武足以起之而竟以用人不慎失
之人君之職固在於擇相哉

平此篇以第七章天降喪亂滅我立王為主蓋共和評以後作也故語多哀怨首章溯源盛世作冒二三四章敘述當日喪亂情狀如繪舊說以為征役者怨辭非也五章告爾誨爾是追咎其不聽忠言之失一

諫一解皆告誨之詞也六章則亂後人皆退避之詞故有稼穡代食等語七章提起筆端從天降說下明點滅我立王而以哀恫之詞出之讀至靡有旅力入字十分沈痛矣以下六章多用兩兩比較語曰自獨俾臧自有肺腸曰維彼忍心是顧是復皆巧搆形似挾摘病根非身歷者不能說出末三章規諷僚友曰來赫曰吾詈寫盡小人情狀復管哀絃如泣如訴其沈摯處哀痛處刻酷處後來惟杜工部韓昌黎時能造其一二耳 仿山

毛詩補正卷之二十一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
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疏仍氏叔
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桓五年天王
使仍叔之子來聘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
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未審此詩何時而作春
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　朱傳同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
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甯莫我聽

毛回轉也薦重朱與荐通臻至也箋雲漢天河也曹氏粹中曰漢之在
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補朱傳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
神而祭之也疏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索鬼神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修之

圭璧禮神之玉也疏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
元璜禮北方之類圭璧爲其總稱卒盡甯猶何也詩考正曰甯乃也補爾雅仍
饑爲荐宣王旱災依皇甫士安則謂二年不雨至六年
乃雨孔氏疑之而劉道原通鑑外紀取之依竹書則謂
二十五年大旱禱之而雨陳氏以爲不可信予謂皆是
也前之連旱五年因爲荐後之旱因前之旱而言亦爲
荐然使宣王初年即逢大旱則救荒不暇何能四出征
伐意前時不過連年小旱至二十五年之旱始大甚耳
陳氏篤信序說遂併漢儒所續之下序而亦信之過甚
潁濱止截首一句爲說甚爲有見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甯丁我躬

毛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釋文蘊本又作煴說文鬱煙也愚案煴爲
鬱煙韓詩作鬱有蘊積義至隆隆而雷旱時常有之俗所云土雷也蟲韓詩作烔爾雅作爞云薰也郭氏曰熱
氣蒸人也上下奠瘞靡神不宗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
物疏瘞謂埋之於土[illegible]宗尊也丁當也箋宮宗廟也斁敗
也說文字林皆作殬補朱傳郊祭天地也克勝也臨享也案克能也
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上帝又不肯降福也甯丁我躬言何以當我之身
而有是菑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甯使烖害當我身也
案或曰即蘇子由語也詞意深至宣王果能如此誠聖主矣然不可不有此解殄古腆字錢宮詹曰

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作殄詩遷除不殄鄭讀爲腆不腆謂祀神之玉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
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毛摧去也疏兢兢恐也業業危也靡有孑遺無孑然遺失
也○朱子無右臂貌本說文小爾雅云孑餘也摧至也摧滅也墜也箋則不我遺
遺當讀爲饋遺之遺遺猶許也金縢曰爾不許我我乃
屏璧與圭上文言自郊徂宮及圭璧等類皆所以求昊
天上帝者此云昊天上帝則不我遺求之不應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
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甯忍予

毛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命近止民近死
亡也先正百辟卿士也月令注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
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若句芒后稷之類○朱羣公
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是也先祖文武為民父母也
箋云我無所禱無庇蔭之所也云語詞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
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毛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惔燎也韓詩作炎
字書作焱炎焱惔古通釋文韓詩云灼也補寧俾我遯蘇氏曰
苟我不當天心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
民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
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釋文作明祀宜無
悔怒
毛悔恨也箋瘨病也韓詩瘨作疹虞度也補黽勉畏去蘇氏
曰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為棄位非人主
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朱傳憯曾也
祈年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方祭
四方社祭土神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
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

毛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
朱子曰秦漢謂天子所行之道為馳道穀梁大侵之禮亦云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
左右布而不修疏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修造大夫不食粱士飲
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此言君臣竭力救荒無有
誘於不能而止者承上靡人不周來箋里憂也呂氏曰釋文作瘇爾雅作悝釋詁悝憂也又悠悠我
里毛訓病本爾雅瘇病也陳氏曰里乃悝瘇之借耳○朱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里俚亦通又與理
同言辨理也案此章言賑荒也散無友紀或曰友當作有○
折中謂散倉廩以賑濟其數無有紀極也鄭謂人君以
羣臣為友是友紀即臣紀也荒年散無友紀者疑於羣
臣四出救荒分途勸辦無後世文法之拘故散而至於

無紀也台庶正冢宰以下各竭力為之不止鴻雁之章
所謂劬勞也即此章之所謂鞫且疚也蓋此事如救焚
拯溺雖府庫皆罄至於無猶不能止故後世有出其私
財以饒國人如宋子罕者此靡人不周無不能止之
證也無不能止四字寫出仕手不得情形如見如此註無不能止高出舊說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
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毛嘒眾星貌朱明貌假至也戾定也補朱傳昭假句言羣
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贏餘也

箋惠通訓順此惠叙宜作恩言何時以雨澤惠我一雨而人心皆定也爾成即上章救荒之成功也皆大夫君子爲之上章無止是大夫君子自不能止此章無棄王助之也

雲漢八章宣王憂旱也朱氏善曰是詩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監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蘊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中興之業皆自雲漢一念而基之也予謂此當與小雅鴻雁並讀有雲漢之憂勤又有鴻雁之劬勞乃足以回天意而救

民生否則君旁皇於上而臣玩泄於下無益也七章曰鞫哉庶正疚哉冢宰爲旱而鞫爲旱而疚吾知當日之劬勞者即方召諸人也於是乎崧高烝民之詩繼作

評起首二句寫染旱景王曰以下太息而入一氣到底傳出恐懼憂痛之神中間蘊隆蟲蟲滌滌山川如惔如焚赫赫炎炎等句刻畫鼓工上及昊天上帝旁及大夫君子下及下土黎民親則有后稷怪則有旱魃地則有方社物則有圭璧四面八方相爲烘染末以有嘒其星回應雲漢結構允爲完密仿山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朱傳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作詩送之王伯厚引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禍猶可以爲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於王莽何進西晉亡於賈謐唐殘亡於楊國忠石晉亡於馮玉○尹湜軒曰崧高烝民韓奕皆餞飲之卒章後世賦行詩祖此梁徐勉送客亦其類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郭璞曰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劉熙釋名崧竦也亦高稱也嶽四嶽也白虎通云嶽者何桷也桷功德也風俗通云桷考功德黜陟也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箋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翰榦也箋申申伯甫甫侯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以其俱出四嶽故進言之案毛以嶽爲四嶽後人疑其泛謂嶽當有五

此嶽明指崧山崧與嵩同中嶽也申甫二國在河南實近之故用以爲賦不當廣舉四嶽爲言然周都雍州嶽方其鎮曰嶽山吳嶽也周時無嵩山鄭注孔子閒居以甫爲仲山甫此時山甫徂齊與申侯同出都故及之而箋此乃改而遠取穆王時之甫侯迂矣嚴氏粲仍取其其舊說今從之補何氏楷曰蕃通作藩晉語以蕃爲軍注維落也案申侯本侯宣王封爲牧伯使之總領諸侯故稱申伯章末二語惟伯足以當之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毛）謝周之南國也細義謝在今南陽府唐縣南申在府附郭之南陽縣在其東一百二十里當日徙封于謝蓋擇形勝之地以爲方伯治所召伯召公也疏召穆公虎登成也功事也（箋）亹亹勉也纘繼朱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案申伯之先爲唐虞四岳總領方岳諸侯王欲使申侯爲伯故曰王纘之事于往于於式法也世執其功傳子孫也（補）朱傳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疏王肅云召公爲司空主繕治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案成王時召康公營洛今召穆公又營謝或以爲世職是也邑國都之處王半山曰國之所都亦曰邑作邑于豐商邑翼翼是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毛）庸城也案毛以庸爲城庸當與墉通徹治也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也陳氏曰申伯在朝其家室仍在申遷其私人者自申而遷於謝耳御爲治事之官而傳則鄭氏以爲家宰兼御言之遷私人安得用家宰之尊朱謂此乃申伯家臣之長又引漢明帝送侯邸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詔古制如此愚謂古制未必如此此蓋宣王私厚申伯以其爲元舅也偶一爲之耳不然遷其私人又有何定例可遵哉（補）季氏本曰謝近於荊與徐達舊嘗表襄爲江淮患穆王以降周室寖衰至於厲王失道滋甚江淮上下荊徐並興宣王命將伐荊自將伐徐既服而使召虎疆理江漢申在漢陽因使虎徹謝土田以築城定宅焉謝荊徐之要衝也其沍吭之慮遠矣鄭語桓公問於史伯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貪沓而忽不可因也何氏楷曰以此推之謝地甚廣其國初爲宣王所滅其民必有難治者案細義謂謝之先爲徐卽徐偃王國穆王與楚連謀伐之北走彭城見昌黎徐偃王廟碑據此則穆王時謝已失國非宣王滅之也宣王因其地空虛故建申侯於此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毛）俶作也爾雅始也說文善也藐藐美貌朱深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案鉤在馬頷樊與纓在馬胸細義謂鉤膺鉤及樊纓也濯濯光明也（箋）功事也（案）一統志今汝甯府信陽州在南陽府城北二百七十里州境內有古謝城申在南陽而謝更在其北以國語史伯謝西有九州之言考之蓋在虢檜之間○疏周禮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案侯伯卽牧伯左氏僖二十八年王

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是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與矣同**王舅南土是保**

（毛）乘馬四馬也寶瑞也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朱介圭諸侯之封圭也呂東萊曰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當是諸侯之瑞圭美大其圭而曰介非天子之介圭也案天子有鎮圭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申本侯也當執信圭今王命作伯則此錫之介圭當是桓圭九寸若鎮圭尺有二寸乃天子之寶不可以錫申伯近已也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陸氏釋文近音記孔疏言去已此王舅也案已矣聲同堯典命官輒曰往哉此曰往矣意亦同○經史問答曰詩彼其之子之其一作記亦有用本字者園有桃是也有韓作忌字者大叔于田是也有轉作近字者此詩是也六經正誤謂近乃迈字形近之譌朱傳於句下亦引說文從辵從丌今從斤誤近讀與記同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毛郿地名朱今鳳翔府郿縣在鎬西岐東而申在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也○漢屬右扶風補朱傳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本王氏說峙積粻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賦稅積餱糧使自京至謝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箋戎猶女也憲表也言爲文武之表式補鄧氏泉曰天下以京師爲根本京師以列國爲藩垣藩垣得人根本之所由以固也故周邦之人咸喜曰女今有良翰矣此正應維周之翰意案大小雅四言嘽嘽毛訓各異四牡云喘息貌采芑云眾也常武云盛也此云喜樂也直是望文生訓無定解矣愚謂其本訓當以眾盛言朱注得之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毛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疏詩者工師誦肆之以爲樂曲

長也朱遂贈增也謂陽傳贈送也箋揉順也朱治也○疏易稱揉木爲耒謂屈撓之也四國猶言四方也碩大也補王介甫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以詞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也愚謂後來贈行詩文之作實肇於此然四牡皇華已見於前矣吉甫自贊其詩曰孔碩蓋覜四牡皇華氣體爲大此其所以列諸大雅也

崧高八章尹吉甫贈申伯也宣王中興北伐玁狁西伐西戎南伐淮荆王又自將伐徐蓋實賴方召吉甫諸人之力淮徐雖定荆楚可慮故尤廑念於南國焉其於申侯也既益之以地又進之爲伯賜之以車馬錫之以介圭使之統屬南國其權重其恩厚矣謝疊山謂其必有非常之功而惜史傳之不載予謂非也申伯無功者也他史傳即不具即本詩觀之不過曰亹亹曰番番曰柔惠而已使其有功則鋪張揚厲豈在六月采芑諸篇下哉其得異數於王也直以元舅之故非有才德足以鎮服天下也且不獨此也意其時楚氛方熾中懷畏懼必求他徙宣王爲之長慮卻顧計無復之爲之徙封於謝故其辭曰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既已築城定宅徹田峙糧於是曰信邁曰誠歸蓋眷眷之意形於言表矣而竹書載七年王錫申伯

命四十一年王師敗於申戎命之速如此是無王也
吉甫作誦蠱言王命王錫王遣王餞直以春秋崇王
大義示之自命其詩爲孔碩不亦宜乎
評此贈行詩也嚴氏曰甫卽仲山甫或曰申國也甫氏也稱名何不類曰古文變化不拘謨稱益稷益名也稷官也漢稱絳灌灌姓也絳邑也申甫並稱不分賓主至次章始單提申伯以下層層提掇恰好又有一召伯作陪結末又點出吉甫凡三賓一主吉甫又賓中之主以作詩言則又主中主也七章說出元舅此點睛法也末章吉甫作誦與寺人孟子作詩同王伯厚云爲吉甫易爲寺人孟子難誦其辭清明廣大自以爲其風肆好眞可謂之好矣 參徐退山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朱傳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詩送之案嵩高烝民韓奕皆贈行而序言美宣王何也蓋周之天下西北變而東南延袤荆徐强而北土尤荒涼自夷王下堂之後各國必有輕視王室之心今使申伯保南土山甫築齊城韓侯長北國一時布置合宜鎭撫得法東南北三方無不拱手聽命皆命此三臣之力也此豈夷厲諸君所有哉序曰美宣王宜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毛)烝衆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也疏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于樊一案樊有三一爲兗州瑯邪之樊見寰宇記爲樊仲皮國一爲襄陽之樊見水經注此之樊則今河南懷慶府地周畿內也陽邑名晉語倉葛呼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在焉是也山甫城齊韓詩說以爲就封故漢杜欽傳請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而居權德輿集則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于周食采于樊漢孟郁碑亦云仲氏所自出本姬周之苗裔則非異姓也通志氏族略載周大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爲宣王卿士虞仲仲雍也以此爲仲氏所自始近之若魯獻公仲子曰山甫據史記周本紀獻公卒于厲王時其時山甫早爲周相殆非也(案)此詩自二章以下皆敘山甫之德卽所謂懿德也其反覆歌咏卽所謂好是懿德也所以如此者明己之頌揚仲山甫乃好德之公心非僚友之私情也故先用民之秉彝二句引起昭假是顯然感格通上下言之昭假無贏昭假烈祖是昭假于上此云昭假于下者卽皇矣之篇臨下有鑒觀意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毛)古故訓道疏故訓先王之遺典也九經古義云說文引詩作詁訓張揖雜字云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字有異義也郭氏爾雅有釋詁釋訓樊孫本作釋故釋訓藝文志詩有魯故韓故書有大小夏侯解故皆所謂故訓先王之遺典也荀卿子引傳曰博問強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謂不式古訓者也 若順賦布也嚴氏曰大臣以道事君而曰天子是若何也順者地道也臣道也周語屢稱仲山甫諫宣王則非一以容說爲順者矣○案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天之明命也則以威儀定之君子勤禮是也臣奉朝廷之節以出是君之明命也則以小心承之賦政於外是也

(集)朱子曰人之資稟有以柔德勝者亦有以剛德勝者如范文正富鄭公是剛德勝者也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是柔德勝者也但柔非一於柔所謂柔嘉維則也若進德之功須剛健不息

(案)有周人才皆澤於溫和無後世激直峭厲之風雖其

衰世亦然今觀衛武之辯柔申伯之柔惠仲山甫之柔嘉蓋皆以柔順爲尚非一於柔也但不若後世臣子必要與君爭勝不留餘地以故幽厲雖極無道而亦無夷滅大臣誅戮諫臣之事以無激而成之者也其氣脈長遠未必不由乎此然西周之亡不若二代之季猶有剖心泣血之臣或失於柔之故乎亦一代風氣使然也此論似爲古人所未到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毛戎大也箋戎猶女也喉舌冢宰也朱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爲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爲大保可知○孔氏曰舜命龍作納言彼特立此官以典王命出入即今之納言也與此異○胡氏曰出納王命善者宣出之否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是也若云既出而復爲納一奉行之任耳居密勿論思之地當不止此案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是謂奏事爲復其職掌如後世封駁之任而已若山甫式百辟保王躬若詔書有不便者直能如李沆之引燭焚詔故毛以喉舌而訓爲冢宰也補朱傳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其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毛將行也箋若順也若否猶臧否否釋文否音鄙惡也補朱傳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也案三代封建異於後世後世之天下治亂繫乎郡縣三代之天下叛服視乎邦國然邦國之顯叛者易知而陰背者難測其若其否全賴乎君相之明處置得宜耳唐憲宗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制服諸鎮如運諸掌周之邦國猶唐之藩鎮也夷厲之世不堪問矣宣王奮起而揮天戈仲山甫相之玁狁蠻荆淮徐諸邦以次戡定中興功成內無怨嫉之動貴外無淮徐之刺客身都高位毫無間言非所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乎而且廢魯適則諫料太原則諫又非以容容自全其餘佚而不傳者尚多非所謂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乎以之絜晉公則無其晚節之浮沈以之絜衛公則無其後來之竄逐信乎爲中興功臣第一人矣案此處明哲保身全從邦國起見內有哀益外有李希烈此晁錯顏魯公之所以不能自保也山甫處置得宜故無禍敗若揚雄之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柳柳州書箕子碑陰云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皆誤讀此詩者也經術不明貽害不小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箋柔猶濡毳也毳釋文本義作脃補廣雅茹食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

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毛儀宜也愛隱也紛義謂爾雅作僾說文無僾字惟竹部篗云不見也人部僾云仿佛也引
詩僾而不見二字之訓皆有隱義陳氏謂袞君之上服
爾雅作僾僾愛二字古通毛從僾訓隱泥
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輶輕也劉氏濟曰騶驛曰輶車者亦取其馳
逐之輕故輶有輕義補朱傳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
闕故曰袞職有闕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
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毛仲山甫出祖至每懷靡及言述職也案古者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山甫此行兼代天子巡狩故東方諸侯亦有述職之事業業言高大也朱健貌捷捷

言樂事也朱疾貌案古訓亦有未的者如崧高之嘽嘽凡四見而有四訓及此之捷捷而以爲樂事
不如朱注之確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
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朱傳疏言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
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世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
王之時至是始備其城郭之守歟案史記太公都營丘
即臨菑也距薄姑五十里至五世孫胡公徙薄姑其弟
獻公復徙臨菑愚意臨菑爲太公所都其基址營構必
然如舊未必盡行毀壞也玩此詩一似仲山甫旬宣東方
篇中所云賦政于外者是也城齊一事特在道時接奉
王命耳故略及之不然豈有以宰相之尊專使之督版
築之事哉從前說詩者亦疑宣王使山甫城齊爲非宜
而不知其爲巡行中兼及之事且不知此一番城齊爲因
其舊都而葺治之非有百堵皆興之難故一切登登薨
薨詞頭概不之及緣不以此事爲主也或疑古時無代
天巡狩之事曰召伯巡行南國非乎序以爲任賢使能
周室中興得之朱子專以
此爲築城於齊而作似誤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
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
山甫也穆如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補曾氏曰
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
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遠離君側未能拾遺補闕其心
誠有所不安者吉甫蓋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
安其心也張氏所望曰吉甫作誦以慰山甫亦以諷王
也夫漢臣尚有辭淮陽願出入禁闥者山甫豈無是心
遄歸之語其旨深矣

烝民八章仲山甫巡行東國而兼城齊也宣王之世北
有玁狁則命吉甫伐之而特命南仲城朔方漢書匈奴傳以
出車城朔方爲宣王詩南有蠻荊則命方叔征之而特命召穆
城謝獨東方無動靜其邦國之或若或否非可坐而
得也東方之國齊爲大於是乎命仲山甫徂齊入則
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固宰相所有事也而況齊
表東海得天下十二其可無重臣以巡行之乎肅肅
王命仲山甫將之蓋自袞衣赤舄元公既歸之後負
海諸邦至是始有上公來臨不特以慰東人之望兼
亦有以戢不臣之心也而一時控制之宜撫綏之略

尤於城脊一役見之誠以泱泱大國一城且不敢安槃而其餘可知矣齊無事則中原諸邦皆無事此行非細故也惟宣王過舉頗多晚年尤甚如不籍千畝喪師南國廢魯嫡殺杜伯之類其辭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美山甫亦以諷王也且久役於外讒間易生忠臣愛君不願遠離質諸山甫夙夜匪解之心必有愁然難安者曰永懷曰遄歸慰心之詞乃知心之至也至民彝物則之旨孔子特許爲知道若尹吉甫者其亦聖賢之徒歟

評首章直從天命之原人心之本說下如導河積石自非淺人能道後四句點出山甫特用重筆自二

章以下敘述其德若柔嘉維則令儀令色不吐不茹舉德補袞總是一餘字自首章至末反覆咏嘆總是一好字看來賦政于外二句爲通篇主腦城齊只帶敘耳前六章述德後二章送行穆如清風句自贊自評其實篇中有莊重處沉著處非四字能盡末二九有情至語令人把玩不盡吉甫曾總戎行卻是一道學人也○首章切要在好是懿德貫頌大臣功德易涉諂諛惟從好德心中流出而其人實足以當之此詩便覺可貴中間切要在明哲保身蓋山甫地位在內易爲彼盜之武元衡在外易爲被脅之顏真卿處此一毫差錯不得末章切要在遄歸大臣外出間疎之漸幸方召諸公皆是正人不然霍光出沐汲黯出守皆危機也惟遄歸則雲開霧散矣識此三要方知此詩毫無泛語徒讚其穆如清風抑末也仿山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朱傳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送之黃氏震云韓扞貊晉以制狄謝衛武關以制楚皆天下形勝故特著之又云厲王時錫命之典不行至是命樊侯以懷東諸侯申伯以懷南韓侯以懷北規模宏遠

矣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毛傳奕奕大也甸治也箋禹甸之者決除水災使成平田 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釋文倬明貌韓詩作晫近解以韓侯出此路入朝亦通 受命受命爲侯伯也朱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親命也 戎大虔固共執也庭直也朱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榦正也 箋戎辟女君女君王自謂也補朱傳梁山韓之鎮也爾雅梁山晉望也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梁山有二一孟子大王踰梁山在陝西乾州一春秋成五年

書梁山崩禹貢治梁之梁即此王氏詩地理考寰宇記方輿紀要禹貢雖指同韓侯爵武王之後也韓有二一爲武王後左傳所謂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苗注在河東郡界括地志古韓國在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一在順天府固安縣水經注引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括地志方城故城在固安縣南十里是此兩韓一順一陝各有其地鄭箋朱傳皆主同州之韓後人因王符論改主固安之韓王符氏姓篇曰桓叔之後有韓氏言氏張氏皆韓後姬姓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曰普彼韓城燕師所完然其地無梁山尹說軒曰寰宇記遼史一統志薊通志水利諸書皆不載燕之梁山顧亭林說詩徵據水經注於梁山亦未詳所在朱竹垞日下舊聞江慎修羣經補義疑在今固安通州界而固安通州界實無山若主燕之韓侯說其必入覲時由梁山下經過故上曰有倬其道如此則不必拘梁山在燕可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錫音羊鞹鞃淺

鞗革金厄

毛 脩長張大覲見也 箋諸侯秋見天子曰覲 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 疏綏章者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是也綏以夏翟之羽爲之或染鳥羽或以旄牛尾綴於幢上即交龍旂竿所建爲貴㡲之表章故云綏章○箋以此綏爲上車之索即少儀所云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是也以采絲爲之○王氏引之曰爾雅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春官司常曰交龍爲旂析羽爲旌載羽旄於竿首者旌也非旂也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旂與綏異不得合以爲一郊特牲曰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竊疑綏文貌荀子儒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也所畫於旂交龍日月之章綏然有文故曰綏章

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 朱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錫今當盧也疏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 鞹革也 去毛曰革 鞃軾中也 疏以革施於軾之中央使牢固 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 朱字一作幦又作幭以有毛之皮覆軾上也

厄烏蠋也 箋金厄以金爲小環纏搤轡首也 毛訓烏蠋欠合孔氏以爲氽蟲尤非 箋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鞗革轡首也爲轡其有餘而垂者也 曹氏曰以鞗轡 補 黃氏一正曰介圭乃其先祖爲州牧所受者入覲執之修輯五瑞之制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毛 屠地名 詩管見屠同杜左傳屠蒯禮記作杜蕢梁氏益曰杜者杜伯之國漢之杜陵長安有杜伯家 顯父有顯德者也 箋周之公卿也 蔌菜殽也筍竹也蒲蒲蒻也 疏蔌亦兼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餗即蔌此則單指菜殽言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 箋 且

多貌 補 讀詩記覲禮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 朱傳同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毛 汾大也 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 蹶父卿士也里邑也 案蹶父爲王官其里必在京師如唐有光宅里集賢里不可以邑名也 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 公羊傳娣者何女弟也 顧之曲顧道義也 楊用修曰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即此 箋 詩人言人之貴必敘其內外親族如碩人之詩亦是古之人非侈門第也蓋以大宗貴族必習於詩禮

而嫺於典則以見其家世所由久與後世求繫援者異矣 予見鄉里庶民之家婚嫡士族其子弟率能讀書不無何無忌酷似其舅也故相攸之道君子愼之男女皆不可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毛 姞蹶父姓也 說文黃帝之後百鯈姓姞后稷妃家也 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 爾雅虎竊毛謂之虦貓虦音棧○郭氏璞曰竊淺也 補 朱傳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 曹氏粹中曰此章與碩人卒章同意齊近河韓多

山各賦其所有許白雲曰詩人言國之富樂必道其禽獸魚鼈之盛而不及金玉是亦性情之正之一端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毛師衆也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貔猛獸也爾雅貔白狐陸璣云似虎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案禹貢梁州貢熊羆狐貍織皮韓有貓虎而百國有貔豹皆山國也若禹朔之韓近在三輔輦轂之下安得有此以此推之則爲方城之韓無疑也蓋是時燕雖立國而半屬灌莽故貓虎縱橫豈

得與豐鎬二京比哉箋籍稅也疏定是稅籍又引公羊傳曰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案字從籍是皈籍也或作耤孟子曰助者耤也周人兼用助法也籍耤通皆稅也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築治是城濬脩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之徐氏曰上已言韓城實墉當指北屬國言此幹不庭方之實也補朱傳燕召公之國也案鄭訓燕爲安而王肅孫毓並以爲北燕國於文義爲合推鄭之意似嫌以燕之衆越二千餘里而城雍州之韓故釋爲平安時衆民之所完築耳其實古來卻是如此呂氏謂春秋城邢城楚邱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朱子亦謂洪築長安城卻去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卻去建康發人來推以燕城涿郡之韓其事更便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水經注引之與王符潛夫論同且王符之說爲氏姓起見正恐人以此詩之韓混爲武穆之韓故特加分辨毛以爲武王之後偶未檢耳肅義爲長

韓奕六章命韓侯長北國也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此北國者并州之北非鎬京之北也鎬京之北爲玁狁其內侵也周自逐之惟幽燕之界百蠻錯處無所統屬則交相爲亂此宣王之所憂也夫北方之國燕爲之伯久矣然而召公在朝未嘗一日至燕也甘棠之澤家然無聞意其後嗣微弱故韓之先祖因而受命乎宣王因韓侯入覲慨然以伯授之使之纘戎祖考則其爲伯非自今始也燕弱而韓能自奮以之節制百蠻周可無北顧憂矣夫八州八伯三代皆然未聞於王畿而增立一伯也以爲武穆之韓者誤也毛朱二傳均似失之宜從潛夫論南方之國荊楚爲大而申伯揉之北

方之國追貊爲首而韓侯長之自是令支孤竹之間無不庭之方矣其後玁狁日强追貊受逼漸徙而東本鄭箋至魯僖之時貊近魯故魯頌曰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本孔疏至漢世而高句驪諸邦皆屬貊種則轉徙於遼矣詳後漢書東夷傳

評戟戈七句莊重典則訓詁之體此乃述王命之詞詩之可通於書者也○全詩之意已盡於此後皆點綴濃染以助波瀾○二章敘其來三章敘其去王錫以下廿四字一氣貫注下章三維何各以四字塡之此句法長短變化處退山○借蹶父相攸韓姞燕譽形容韓之富饒此文章映帶之妙諸友夏○二章王錫錫以物末章王錫錫以命前王親命初命也此錫命中命也依文次末章當在二章後三章前而倒在末者因欲親迎作映帶點綴故倒束此筆墨離合變化處退山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朱傳宣王命召
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陳氏鵬飛曰淮之南北皆有夷徐州在淮北揚州在
淮南江漢所伐淮南之夷也若任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常武所伐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
聯接之境矣○賀子翼曰六月采芑與江漢常武皆宣王征伐之事然分列之小大雅者不獨詩之體裁與樂
之廉肉豐殺微有區别乃其文詞則小雅詳贍大雅莊嚴且六月采芑爲燕勞吉甫方叔之詩耳而江漢常武
一則天子錫土一則天子親征命題亦自有大小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
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毛浮浮衆强貌箋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滔滔廣大貌箋滔滔然順流而下
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案夷行謂其有夷狄之行不遵周禮○詩緝曰周與

西北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成王初年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命
召虎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故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　鋪病也爾雅作痡段氏謂即
鋪之假借朱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補江漢之間楚最强方叔南征荊蠻
已服江漢道通故得順流而下也求責也聲其罪而責
之也鋪卽鋪敦淮墳之鋪舟師登岸成列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
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甯

毛洸洸武貌補四方許白雲曰此四方指淮夷左右而
言非天下之四方也詩緝曰首章言出車二章卽言告
成蓋望風而服不待戰也案古來用兵多無大戰卽戰亦不甚殺人後來柳柳州擬

平淮雅乃備言斬馘屠割之事昌黎亦然與三代異矣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
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毛召虎召穆公也箋滸水涯也疚病棘急極中也補○
析中書曰淮海惟揚州自淮至于南海中界大江凡徐
揚之域皆江漢之滸也人繁而地廣故王命召虎乘此
兵威以次開闢所闢疆土皆行徹法無重斂以病民無
苛急以滋擾平其政令來取中於王國所以除四國之
暴而柔新服之民也案周時輿圖未至南海此云疆理
至于南海者侈辭也周時閩廣未入版圖此之南海猶左氏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之說

王雪山詩總聞以爲七閩入粤非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
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毛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似嗣段氏云此亦段借肇謀朱肇開也敏
疾戎大公事也朱戎女公功也補朱傳予小子王自謙也案箋以予
小子爲王戒召虎毋過自減損之辭然上有文武句宜從朱　李迂仲曰宣王命韓侯
命山甫皆曰纘戎祖考命召虎曰召公是似命皇父曰
南仲大祖蓋欲諸臣世其家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
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毛〕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煑合而鬱之曰鬯 疏 鬯非草名蓋以鬱金草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也 卣器也 釋器卣中尊孫氏炎曰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 九命錫圭瓚秬鬯

文人文德之人也 朱謂文王也呂折中書曰追孝于前文人是也 錫山土田諸

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 〔補〕朱傳周岐周也召

祖穆公之祖康公也 本箋說 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

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之所以寵

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策書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

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毛〕對遂 箋對答也 考成矢施也 施爾雅作弛 〔補〕朱傳作召公考作

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古器物銘云

郍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 音對

郍其眉壽萬年無疆 朱公遜曰郍周大夫名龔伯父也尊酒器敦盛黍稷器也 其語

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

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

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案此章鄭以為祝辭但上章言天子萬年此又言天子萬壽頌祿於護又自稱其祖曰召公亦非對君之體蓋朱子以為銘詞甚合朱氏謀瑋曰古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勒之祭器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是之謂考 朱說得此光明下四句疑吉甫贊王之詞非召虎語矣以武功始以文德終作者其有深心哉

江漢六章賞召虎平淮功也南方之國自楚而外惟淮

最喜亂自成王以來勤師者屢矣蓋周興西北距東

南最遠淮夷倚江漢之險為後戶料西北將士習流

其所短也而敢抗王命召虎獨以偏師浮江而下成

江漢之捷此三代以來涉險出奇之祖而疆理至于

南海東南財賦後世遂甲於天下豈知周宣啟闢之

功哉 以上徐氏說 獨是長淮數千里夾淮南北為國不一

而為亂者究莫得其主名豈滸淮諸國皆叛歟抑自

有一國擅淮之名歟即入春秋猶有淮夷病杞之事

終莫能指為何國何君也豈不異哉 案夷戎兩種有有名號者有無

名號者此其無名號者歟然夷在東南非若北方之狄無城郭宮室專為行國逐水草而居想此種夷亦似之歟然則宣王疆理之功殆布置安插之耳惜書闕有間不得而知也

評 杜詩乾坤日夜浮氣象亦大亦厚然覺得費力且落文詩士氣何如江漢浮浮四字口頭語元氣淋漓若孟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合十字不敵四字

○竹書召虎伐淮夷王伐徐戎二師一時並發蓋夷在淮南北勢相掎角若召穆先平淮南則遏師北伐何必王自親征若王既北定徐戎則淮南膽破穆公此行如發蒙耳何必張大其功故伐淮伐徐以兩詩考之知其必並發也夫我師單行彼合而角我我分道並出彼不知所應此行師之略也退山○據竹書以伐淮為分道並出誠然然常武有執醜虜字據此則詩云來求來鋪次章即咏告成故嚴氏有不戰而服之說玩此詩賞功全在疆理起見出車設樂不過首一敘耳似北難而南易也仿山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此章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

行王甚逝鄭以爲王自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六軍左氏鄢陵之戰楚王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未傳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美之曰詩中摘字名篇則名未必有意特立篇名則名必有意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㊁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萬茂先曰夷厲以來威靈不振宣王奮然整頓六師如雷霆乍驚日月重光是也王命卿士南仲其大祖也大師皇父皇甫爲大師也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宋卿士即皇父之官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補陳氏曰封申伯則逆舉四岳錫召虎則追述康公而韓奕篇亦言先祖受命烝民篇亦言

續戎嗣考此則先述南仲皆本其祖德以爲榮數詩立言之體大略相同。此章親命大將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㊁尹氏掌命卿士朱尹氏吉甫也蓋爲內史掌策命卿大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疏程國伯爵字休父楚語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曰程畿內邑在豐浦涯也黃氏佐曰江漢是揚州之夷故順江漢而下此章是伐淮北之夷故順淮浦而下三事就緒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箋三事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緒業也案毛鄭二說各欠碻有解見後補皇父整六師自是中軍主將故王親命之休父副將也故謂尹氏命之左右陳行所以夾中軍而爲左右翼也皇父將中軍使休父將左右二軍先行戒以循淮濱而規徐土則中軍令辭也萬尙烈曰淮在徐南其勢相倚淮者徐人出沒之地常伏匿以爲亂藪者也王師自西北直搗不爲東南邀截之計彼將歷淮浮海而天戈亦有所難指矣故命將之初卽定策循淮浦以省之使不得越淮而南斧卽後所謂截彼淮浦者是也此章乃戒師旅之辭所謂三事者疑卽甘誓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左右幷居中而三也蓋左主射事右主擊刺之事御主馳驅之事

古者重車戰故戒以軍無留行又必此三事就緒也當發命之初無由遽說到立三事之官耳又費誓征徐有峙糗糧楨幹芻茭三事此三事最難就緒故先申戒之。此章策命副將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㊁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箋王舒徐安行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朱紹糾緊也案紹毛訓繼見爾雅鄭訓緩無所本朱訓糾緊本說文言急也宜從朱爲勝繹陳朱連絡也騷動也。此章王師在途而徐方繹騷震驚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
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毛虎之自怒虓然濆涯仍就朱引老子論德篇曰擴臂而仍之仍就也虜服
也疏虜者囚係之名爲人虜獲屈服也補朱傳進鼓而進之也闞奮怒
之貌鋪布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箋敦當作屯愚謂濆卽墳
大防也江岸也鋪淮濆者陸師截淮浦者水師也水陸
並進淮之上下皆王師之所也鋪淮濆者厚集其陳正
兵也率淮浦者截淮而出奇兵也奇正互用皆所以執
醜虜也二句互相備○此章至徐而兵無敵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

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毛嘽嘽然盛也箋閑暇貌朱衆盛貌案朱註得之有拼見嵩高疾如飛摯如翰
苞本也緜緜靚也翼翼敬也濯大也補○○折中凡戰陣
之法分合動靜縱橫奇正而已王師衆盛當其分也有
如羽翰兩翼張也及其合也有如江漢二水會也時而
靜也如山之苞不可搖也時而動也如川之流不可禦
也縱而計之緜緜相續不可絕也橫而觀之翼翼比附
不可亂也當其用奇變化無端不可測也當其用正紀
律嚴明不可克也以此衆戰誰能禦之用以洗徐方之
舊染而維新之所謂正其不正也○此章寫出堂堂之

陳正正之旗所以爲王旅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
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毛猶謀也來庭來王庭也箋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補
朱傳允信塞實也○○折中玁狁西戎荊蠻淮夷四方既
平徐亦來朝徐人既無回邪之心則天下永無爭戰之
事王自此可以還歸而銷兵甲於不用矣案後世之談
兵者曰兵行詭道又曰兵不厭詐雖成功亦雜霸耳此
曰允塞斯二字者自舜與之後再見於此大哉言乎召
穆之意直欲以宣之伐夷者比於舜之格苗此三代之

所以異於秦漢也然則知道者甯獨一吉甫哉○此章
徐服而班師也
常武六章美宣王親平淮徐也昔召康公之告康王也
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誠以繼世之君多溺
晏安而無立志說者謂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召康
公以此規之愚謂成康之世正當與民休息之時也
惟周自昭王以後南征不復至穆王之世淮夷乃敢
同徐僭王以伐西周至于河上此其鴟張爲何如哉
馴至夷王下堂而見諸侯陵遲甚矣厲王流彘則民
變又亟焉於此而欲振積衰之局非武不爲功宣王

奮起憂患之中分命諸臣削平僭亂伐淮之役乃至親履行間可謂武矣第恐四方既平還歸之後偃然高卧以爲無虞則所憂者方大耳故詩人以常武勖之焉非欲其日事戰伐也謂其精銳之志不可銷弭若常常如統大衆遇大敵庶幾四海之內六合之遙時有一赫赫明明之天子在其意中而天子厲精之心亦不稍懈於宵旰則常武之說也穆公之志猶乃祖張皇六師之志也厥後宣王敗績於姜戎料民於大原乃其黷武之過非詩人之所及料也周之病在積弱其後平桓終以不武失之讀是詩者其重念之哉

評以王命卿士起以王曰還歸終次第秩然結構完密每章特提王字末以天子之功一句點明覺得皇父休父以及闞如虓虎諸將士或屯淮濆或截淮浦執囚獻馘無數功勞皆收拾在此一句內猶平淮西碑中惟斷乃成一句也彷此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黃氏[illegible]堅節[illegible]亂已至此猶欲遷善改過以圖福是則詩人之忠厚也朱[illegible]奄人以致亂之詩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毛昊天斥王也塡久厲惡也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爲罟瘳愈也箋惠愛也屆極也案夷有兩訓平也滅也此言蟊賊爲疾無有夷滅窮極之期罪罟不收無有平復痊愈之日也召旻第四章兩濆字亦異訓○何氏曰蟊賊如師尹皇父虢石父之類是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毛收拘收也說赦也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毛哲知也寺近也疏寺卽侍也侍御者之近傍故以寺爲近箋懿有所傷痛之聲也陳氏曰書金縢噫公命我勿敢言釋文噫馬本作懿懿噫古通用國語懿戒讀抑戒十月之交抑此皇父[illegible]亦讀噫是噫懿抑一字通用梟鴟惡聲之鳥說文梟不孝鳥與鴟異鴟卽鴟怪鳥

也梟鴟兩種〔補〕朱傳寺奄人也案毛訓寺爲近爲王近愛婦人歐陽訓爲奄人以爲舉類而言然是朱傳用之訓二者常相倚爲奸蓋見秦漢以後之禍而言其實三代以前無此也然秦風有寺人之令則歐陽訓寺爲奄殊非鑿空後人之見什往有勝於前人者此類是也〔案〕匪教匪誨鄭以爲非有教王爲亂語王爲惡者朱傳則謂婦人之言非有教誨之益其實此兩種人皆不可教誨者也婦寺連文始見於此 明侯震暘疏言客氏曰昔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姧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皆婦寺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毛〕忮害忒變也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箋〕鞫窮也竟猶終也案朱傳謂婦寺能以其智辨窮人之言以釋鞫人愚謂此興大獄也忮忒則所指罪名也其人本無可罪而謂之忮猶後世所謂腹誹也其人本奉法循理而謂之忒言其有過差也此二者一是無形之罪一是無心之誤乃巫而推鞫之無罪反收有罪反脫皆此種也其始則譖之其竟則背之性情無常反覆任意而被鞫者之身家已破肌膚已裂矣其爲害豈曰不極不知伊何爲而作此喪心之事也是不可解也〔補〕朱傳夫商賈之利非君子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之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爲慝哉王氏引之曰功公古字通公事即功事休其蠶織即無公事也周官內宰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女御曰以歲時獻功事列女傳曰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其說蓋本韓詩故毛鄭爲優案劉向學韓詩列女傳其所撰也以徐氏與舊說加賈三倍二句刺鬻獄者坐而網利亦

通蓋主人鬻獄如賈者收利三倍則婦人亦休其公事以共爲奸利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毛〕刺責疏如日食山崩之類正月十月之交所刺是也富福案天即神不富亦即刺也狄遠也案王肅述毛以介爲大以狄爲遠訓介狄爲大道遠虛疏謂毛讀狄爲逖故以爲遠鄭則以介爲甲訓介狄爲被甲之夷狄朱以爲有夷狄之大患從朱爲優忌怨也類善也案類不必訓善君有君之威儀不類言威儀不似君殄盡瘁病也〔補〕朱傳言天何爲責王神何爲不福王乎凡以王信用婦人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爲忌何哉王又遇菑而不恤又不愼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案〕此篇曰罪罟曰降罔曰收曰鞫蓋其時必興大獄而禍起於褒姒也作者觀天時察人事知將有戎禍焉東漢治鉤黨殺李膺范滂等百餘人郭泰痛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幾黃巾賊起與犬戎之難無異蓋國之將亡未有不先自空其善類者也善類既空而後大命隨之明之亡也亦然嗚呼晞矣或謂幽爲犬戎所滅則當時強敵當言戎不得言狄不知戎狄一也韓奕詩因時百蠻北方何嘗有蠻言蠻而狄在其中則言狄而戎亦在其中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毛〕優渥也朱多也幾危也箋近也〔補〕李氏本曰罔即上章所
謂罪罟也罔優則投之者多罔幾則入之者近人之云
亡蓋以此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甯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
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毛〕藐藐大貌鞏固也〔補〕朱傳觱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
者箋言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己憂所從來久也愚謂此篇開口即呼昊天大
恩流涕而入此正如檻泉之濫涌而出其憂之也深且
久矣豈自今日始然哉夫不先不後而適丁大厲之降
此自詩人所遭之不幸然吾有以知其必能救也於何

知之曰於其無忝皇祖一言知之孔子之對哀公也曰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時已在春秋之末孔子猶以必
强期之若幽王能感仍叔之言踹哲婦收罪罟復修文
武之政則申侯之怨何自而起犬戎之難何自而發哉
故無忝皇祖者式救爾後之良模也若仍叔者吾知其
異於微後之鄭五矣
瞻卬七章刺幽王壞於婦寺也幽之亂生自婦人人所
知也而奄宦之禍則三代上所未聞然已浸浸萌蘖
其間矣夫褒姒長舌者也使非有寺人煽惑其間則
禍必不及於外庭而今也土田民人可以奪而有之

無罪者可收有罪者可脫馴至網罟塞路惟優惟幾
雖唐之北司明之東廠不是過也由是忠臣塡牢戶
義士沒犴獄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千古以下讀之者
有餘痛焉夫黃巾起而解鉤黨之獄信陵入而縲忠
賢之首而卒無救於後者何也元氣已傷姦賊猶在
非再造不可爲國吾未見蔑饑不饑之人而可告無
忝於皇祖者也此日瞻卬昊天之藐藐他時行邁
悲倉天之悠悠長此終古靡有夷瘳矣必曰式救爾
後其惟先自誅妹妲乎然降此大厲天實爲之非人
力之所能施也嗚呼周之興也以淑女而其亡也以
哲婦惟婦言是用乃蹈商王受之覆轍焉雖有皇祖
亦且何以救之哉
評首章太息流涕而入前四何直當作哭聲讀士民
其瘵一瘵字鍊極罪罟不收句尤奇創次章逐件
指出總之一顛倒而已此瘵字註句脚也有字宜字反
字覆字可玩三章始揭出病根全篇萃精會神在此
處句奇語重字青心赤此種習婦郎首章所云大厲
也點子廢后家之厲贖貨纍州國之厲狄侵侯畔天
下之厲而厲由長舌來長舌一又由哲字來詩人特
指出一階字而於哲字特用一以哲字痛之懿噫同
訓作美失厥旨矣四章仍是一厲字抉摘盡致
五章又復提起筆端作痛哭流涕之談首二句兩何
字特地喚醒使之明其致此之由夫天神不佑此不
祥之極而猶不知自弔目忌人言惟有歸於殄瘁而
已殄瘁由於人亡人亡由於罪罟讀至末二句覺得
郭泰私痛千年以前已有人說到第六章再說兩个
人之云亡而皆由於降罔罔同網即罪罟也兩憂矣
悲矣皆所以爲之弔也皆所以傷其殄瘁也末忽以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作結身逢大厲明知殄瘁而猶
作救後之想此等忠厚眞是得未曾有全篇將漢唐
明婦寺之禍包羅殆盡語語沈痛王伯厚贊文文
山謂忠肝若鐵石古誼若龜鑑此其是矣借山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箋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朱傳此刺
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使削之詩陳氏曰周召分陝而治爰有二南之
詩二公皆周之元臣也召康公之後又有穆公胡豈
王文公之後無聞焉故幽王之世黍苗思穆公召旻思
康公分見二雅康輔創業穆佐中興祖孫濟美相望於
二三百年之中宜乎思召者甚於思周矣雖然詩始於
周召而風之終以豳雅之終以召以二公
爲風雅之始終夫子序詩其有微旨乎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毛圉垂也箋天斥王也疾猶急也瘨病也荒虛也補朱
傳居國中也圉邊陲也卒盡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毛訌潰也箋以爲爭訟相陷入之言案潝潝訿訿之象即下之皋皋訿訿也明末之政府言官交鬨
大似之椓天椓也疏正月天夭是椓天謂夭殺椓謂椓破言民遇害也朱傳謂昏亂椓喪之人是
也鄭以昏爲閽人椓爲毀陰譖潰潰亂也案此即作事憒憒之靖謀夷意亦即憒憒之叚借
平也補朱傳共與恭同蘇氏曰羣小不恭之人一說與供同謂共
其職也回遹邪僻也靖治也案此章蓋暗指尹氏皇父
蹶石父諸人曰昏椓曰潰潰曰回遹皆蟊賊也而其人
又各立門戶各植黨羽以致互相攻擊成爲內訌由是
朝廷之上惛怓讙譊靡有靖共爾位之人而當事者又
復作事潰潰陷於邪僻雖不必謀動干戈於邦內而貽

告已深寶安坐而滅之矣昏即惛徵之惛椓古與詠通
左氏哀十七年大子又使椓之椓訴也又譖也靖安也
夷滅也以爲謀治平者闇于其人以爲謀滅周者亦非
其罪蓋以憤憤之故高拱而失之也與赫赫宗周褒姒
威之同意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毛皋皋頑不知道也爾雅刺素食也舍人曰不治之貌訿訿窳不供事
也說文窳嬾也貶隊也箋玷者有玷官箴也王曾不知之而
兢兢業業之人反久不安於其位而卒至貶黜何小人
之多幸而君子之不幸也何元子曰我代爲兢業者自

我也舊說以孔填不寧屬兢業者說愚意此人爲皋訿者所排故兢兢業業不安於其位而終至於貶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毛潰遂也潰有三訓巖緝曰谷風有洸有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及此草不潰茂遂也潰潰回
遹無不潰止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四出故怒之甚者爲潰怒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潰亂
皆一理也苴水中浮草也箋潰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
亂曰叛僖四年公羊傳案周之將亡大史伯陽父知之鄭伯友
知之故寄孥于虢鄶皇父亦知之故作都于向今凡伯
之言曰我相此邦無不潰止若可操劵而決且播之於
詩歌爲在後世不以爲誹謗則以爲妖言矣然則幽雖
無道視後世爲有間矣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
職兄斯引
〔毛〕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箋時今時維今之疚今則病賢
也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替廢也兄茲也引長也〔箋〕疏
麤也謂糲米也朱子九章粟米之法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糲米一斛治而成粺則九斗矣
〔補〕朱傳時是兄怳同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疚也而今
之疚又未有若此之甚也案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富者賚之以土田民人之類王幽
王時往往奪而有之旋又以罪罟收之不如時不如茲言其日甚一日也彼小人之與君子
如疏與粺其分審矣案此卽苗莠粟秕之喻鄭指食言迂矣蘇氏得之而易不
自替以避君于乎此卽趙良告商君蔡澤說范睢意而使我心專爲此

故至於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
斯宏不烖我躬
〔毛〕頻厓也張揖字詁頻古瀕字說文頻作瀕水厓也自中泉水從中以益者
也〔補〕范氏處義曰池之所以竭者由其涯之疎漏也泉
之所以竭者由其源之他泄也今池竭而不言自頻泉
竭而不言自中是不知弊之所由其爲害也溥矣是以
向日憂之長者今且愴怳而益大誠以內外交竭豈不
烖及我躬也乎〔案〕幽王之世百姓饑饉流亡居圉卒荒
是池之竭也實由虢石父等在外爲之人有土田民人
不能自保是泉之竭也實由褒姒居中主之中外交竭
此唐孔氏所云兵在其頸之時也不烖我躬而誰烖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
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毛〕辟開也蹙促也〔箋〕舊舊德之人〔補〕曹氏粹中曰當是
時去宣王中興之日不遠其舊臣故老無尙存者乎賈
氏子翼曰辟國百里則言有如召公而蹙國百里則不
言其故未言有舊而不言用舊是皆使人閱之而自悟此
詩人之所爲蘊藉也瞻卬卒章助以皇祖此詩卒章勸
以召公瞻卬卒章告以無忝告以救後此詩卒章告以

有舊告以維今皆於大壞之後爲不忍絕望之詞此詩
人之所爲忠厚也
召旻七章刺幽王壞於小人也凡小人與君子不並立
其始必逐君子而去之其繼也小人與小人角又自
相攻擊焉此其所以內訌也夫國至於內訌則國非
其國矣蓋小人乘權則菑害並至饑饉流亡居圉卒
荒戎狄乘虛而搆之諸侯聞風而叛之蹙國百里不
亦宜乎然其時去宣王中興之日未遠也雖方召諸
公相繼淪沒而宿德耆老豈竟無一人觀凡伯不尙
有舊之語知耆老之播棄者多矣詩所云貶之替之

者卽斯人也昔文武受命羣策畢舉羣力畢陳而江漢之間宣布王化實維召公之力太公一將之略耳周公贊化於內其身未嘗一日離朝廷故辟土之功歸召公焉夫其所謂辟者非如後世之以兵力取也風聲所布四方歸附故曰辟也嗟乎康公布南國之甘棠而穆公復蔭西京之苗黍且宣王之免於難而得立穆公有力焉則謂召公重延西周數十年之祚可也而幽王曾不省錄坐使勳舊之家終受齮齕於小人而至於淪胥以亡於乎哀哉朱注因其首稱閔天末稱召公故曰召閔以別小閔也

評首章是冒居圉可與末章辟國蹙國暗相呼應次是通篇精神結聚處刻畫小人情狀如繪字法句法俱極奇創第三章是二章餘意未盡第四章以無不賞止作斷語大意已盡五六章又從時事重加感慨一番末章提起筆端追憶先王點出召公末句咄然而止大戲鄭五作歇後語二篇皆凡伯作然此篇不如前篇流摯悲痛惟一收頗相似然無系二語卻勝此一章也仿此

附錄

詩管見曰大雅之詩三十一篇文王至生民爲祭祀之樂章左氏以文王之三合大明緜爲二爲兩君相見之樂者蓋樂章多通同如肆夏之三本用於祭祀後移用於饗元侯如令尹饗趙孟賦大明之首章韓宣來聘公饗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亦通用於臣下也行葦旣醉鳧鷖假樂皆燕飲之樂章左氏楚薳罷如晉涖盟晉平饗之賦旣醉晉襄饗文公公賦假樂又晉平兼饗齊侯鄭伯亦賦假樂矣公劉一篇疑卽豳雅爲祀田畯之樂章卷阿爲遊觀之樂章雲漢爲雩祭之樂章江漢常武爲奏凱之樂章崧高烝民韓奕爲餞飮之樂章也宜與泂酌同用於燕饗焉如季文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賦韓奕之五章可見也其餘諸詩亦資瞽矇諷誦以自警或有斷章取用者如先蔑使秦荀林父止之爲賦板之三章是也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頌之言形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論曰詩之有頌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尹氏曰周頌三十一篇始於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爲文王之三終於酌桓賚般合之武爲武王大武六成之五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疑文武之樂不獨用於文武之廟卽祀諸廟亦皆以文始以武亂通典九獻之後冕而總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至登歌乃各奏列祖之樂章故大師編次如此恐謂漢唐以來廟樂如大予破陳之曲文始五行之舞皆國初時所定歷代承用不必別有樂章觀雍詩春秋時猶歌之爲徹可見卽各廟升歌亦當不離清廟可推而知也中間郊廟明堂社稷山川巡守柴望以及喪祭賓客勞農報賽之事無不畢具蓋一代之典禮存焉豈徒曰頌云乎哉

毛詩補正卷之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候選知府前湖南常甯縣知縣臣龍起濤著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朱傳同謂此乃升歌之詞彭山李氏云清廟至維清宜合爲一篇案維清序奏象舞也禮凡言歌清廟未嘗與象管相離此其徵也然章分爲三者以升歌時所奏各有節次如古樂府一篇分爲數解耳後人乃各自爲篇誤矣○案仲尼燕居言大饗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文王世子言養老之禮亦曰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是清廟之三推用甚多不獨祀文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毛於歎辭也穆美朱穆深遠肅敬雝和相助也秉文之德執文德之人也無射於人斯不見厭於人案越於也爾雅越揚也王引之引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晉語必播於外而越於民鄭箋往並曰越揚也江漢詩曰對揚王休駿大也毛訓長案長與大並釋詁文大義爲勝又疾也補朱傳清清靜也案後世多以謚稱廟如漢高祖稱高廟是也周時未有故曰清廟顯相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濟濟眾也多士執事之人也案顯相爲助祭之人多士乃與祭之人考正不顯不承猶丕顯丕承也古字丕通作不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文武並祀而序但言文王者統於尊也大傳曰周公升歌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此無射之實也

清廟一章此有周廟樂之始也秦漢而下學士文人鋪鴻藻信景鑠以歌咏先烈易代而後無一存者獨清廟一閟至今人猶誦之豈徒以其文哉朱子曰漢因秦樂乾豆既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使在位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夫漢祖入關除秦苛法然蕭曹作相僅可與闊散爭烈多士如叔孫輩不及魯之兩生欲以西京樂府比隆於東都姬廟也得乎

評此詩只第一句說廟其餘皆就四面烜染如顯相如多士若者對越若者奔走裏面卻有一文王端坐不動是烘雲託月法仿山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案此當爲清廟之二當時洛邑初成民大和會四方來賓因之擧禋殷禮于新邑所以告太平也其實三章皆告太平之事序者發其凡於此朱傳此亦祭文王之詩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毛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純大也補韓詩維念也程子曰純不二不雜也案毛訓大不如程子之義爲精餘見中庸案大雅咏文王之德曰敬此詩咏文王之德曰純敬而能純所以爲至誠也至誠無息與天同體故子思曰純亦不已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毛〕假嘉溢愼收聚也曾孫篤之成王厚之也〔箋〕溢盈溢

也惠順也〔補〕假大也左氏引作何言大哉文王之德德大故

福亦大而盈溢以及於我我其聚而收之以大順我文

王之意而曾孫又從而篤之也〔箋〕曾猶重也自孫而下皆稱曾孫○朱傳何之

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譌也言文王將何以恤我我有則我當受之左傳亦引作何以恤我我當從之

維天之命一章此亦升歌文德也人君之德莫難於純漢唐以下之雜霸固不足言純卽夏禹胼胝後世謂其入聖域而未優湯武放伐未免慙德其所以不及文王者未純故耳不純則不誠不誠則有時而息而

與天不似矣咏文王之德曰純此周公之善言文德而文王之所以配天也

評前篇從四面煊染此則直播鼓心矣拈出一純字覺得緝熙敬止雍雍肅肅等語都歸入此一字中

書大傳謂周公升歌荀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吾謂歌到此四句時當悄然如見文王之

心繪畫日月摹寫乾坤非元公斷不能作唯聖人能知聖人也後四句則餘波耳仿山

維清奏象舞也○〔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案古人廟樂有樂歌亦有樂舞所以昭功德也文王有文德兼有武功如伐邢伐密伐耆伐崇之類武功彪炳後人則而象之以陳於廟中卽名之曰象使成童習之故曰成童舞象左氏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杜注以竿擊人曰箾執箾以舞猶干舞也舞有二有文有武武以干文以籥此則武舞耳皆文王樂也愚謂自來講家皆以此章爲武舞然武舞爲象文舞獨非象乎武舞以象文王之武功文舞以象文王之文德皆象也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所云下管象者言以管播其音此用管如笙詩之用笙人聲在上管聲在下文舞亦可以管爲節也又案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韶亦言箾而書稱舞干羽于兩階一干一羽明兼文武二舞均稱韶箾則此亦當兼文武二舞而稱象箾箾卽簫簫亦管也在堂下故曰下管用爲舞節何氏楷謂舞箾則歌維清舞籥則歌二南竊謂鼓鐘詩以籥固必以南亦且以雅既可以雅以南獨不可以頌乎不言頌者略之也詩詞如此多矣總之古樂已淪似當通融觀之又登歌清廟本貴人聲而有朱絃之瑟漢時登歌不以管絃亂人聲廢琴瑟不用俟矣上有瑟而下有管絲竹肉三者並擧是爲肅雍和鳴

朱傳此亦祭文王之詩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毛〕典法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禎釋文作祺〔補〕朱傳清清明也緝續熙明也又訓廣〔案〕此亦告太平之詩維清卽四海永清之清此二字當略斷下六字當爲一句

言天下已清後王當嗣續以昭明先王之典則所謂毋過佚前人光也於緝熙敬止學有緝熙于光明緝熙下皆有文此緝熙不當自爲句故通下文言之典卽六官之典大王時已有司空司徒其後因事增置文王時當已勅爲成書今統一天下嗣守承平因緣緝文王之典而廣之如今會典通典之類在當時若周禮儀禮雖周公所制皆文王之典也肇禋卽洛誥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之事此祭清廟是禋于文王也迄用有成謂祀事成也對肇字言維周之禎頌禱辭也

維清一章此清廟升歌之三也斯時也歌維清於上奏象舞於下干戚羽籥並擧文之象箾一舜之韶箾矣

夫文王以文治亦以武功象者象其文亦象其武武則箾而文則籥此季札觀樂所以見舞象箾南籥也若以象舞爲武舞何爲而有籥也周之六官實爲六典漢儒以文王之典指征伐而言則是文之典僅可爲撰苜司馬法也小之乎測文王矣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眉山蘇氏曰儒者皆言周公攝位成王卽位矣而公攝是二天子也古者諒闇政聽於冢宰三年而復成王幼不能聽政蓋七年而復復其政非復其位序言卽政非卽位甚明○范氏處義曰助祭諸侯卽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之時也朱傳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毛烈光也周書諡法解有功安民曰烈烈文二字平列烈言功文言德錫茲祉福文王錫之也案此爲各廟助祭通用之樂章不必指定文王補朱傳辟公諸侯也詩傳通釋曰辟者君之通稱天子曰辟王諸侯曰辟公案此當飲福受胙之時酌酒呼辟公而告之曰先王錫茲祉福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于孫其永保之乃祝嘏之通辭此時禮于文王武王錫福以文武言若祫祭羣廟之主則上祀及於先公又不可專以文武言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毛封大靡累也又損也謂損壞也崇立也案此卽是崇是長之崇戎大皇美也補朱傳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

案此戒敕勸勉之詞也封者侈然自大如南越王趙佗之類靡如商俗靡靡之靡言隨俗波靡也此二者皆不知崇王之罪故白虎通義誅伐篇曰無封靡于爾邦追誅大罪也意當商季周初列辟之惘然自大靡然從亂者不知凡幾今洛邑旣成天子當陽故戒之以毋得復然當凜王章也案此王字當作如是解若指文武便當說昭穆考若王自言便當稱予稱小子未有自稱王者不崇王自屬大罪故當追究其罪而誅之戎功蓋孟津之會與前王有共定天下之大功故追念之并望其子孫替美也朱傳以助祭錫福爲大功似悞○又案此時諸侯多有有功者在內故此詩與載見皆稱烈文其餘不然以文可通稱烈不可輕許烈者有功之臣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競強訓道前王武王也補廣雅訓順也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皆作順毛詩後箋曰左傳哀二十六年引詩訓作順鄭謂當順其所爲更不謂訓當作順似經文本作順以左傳及史記所引觀之則古訓順本通愚謂朝廷有人則四方不敢梗化所謂順也季梁在而楚謀戢汲黯在而強藩懼無競之競所以大競也階羽舞而有苗格海波靖而越裳來不顯之顯所由丕顯也用人修德前王所以使人淪肌浹髓者用此道也

附錄此詩辟公李厚菴謂指太王以上先公無封靡句承辟公說維王其崇之謂太王王季文王緝序謂武王此謂時祫大祫所用之樂章時祫蓋合祭羣廟大祫蓋合祭羣廟與毀廟也其說與詩義較合姑錄之以

烈文一章此獻助祭諸侯之樂歌也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是也朱子曰古者之祭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酢之禮既畢然後亞獻亞獻畢復受胙唐時尙然今併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意思俱怠然矣愚謂周興未久諸侯之有戎功者皆與前王共事之人也山河帶礪皆前王之所遺彼辟公者於嗣王卽政一旦忘之而從事封靡浸不可制雖欲使子孫保之其將能乎茲當助祭之會告

以不忘使之顧廟貌而傷懷聞登歌而愴心則所以感動之者至矣嗚呼漢官威儀尙繫人思而況於文武也哉

評此獻賓之詞若但作錫福等語則平平常常耳第二節語意警策有恩威並用之妙章末一句尤有無限神情一唱三歎其聲動心仿山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朱傳此祭大王之詩案天作孔疏以爲時祭賈公彥以爲祫祭時祭當自大王以下至王季文武爲四親廟而不及先公祫祭則及先公而經無其文故從序則增詩中所無之先公從朱則又遺詩中所有之文王右序者謂時祭於親廟之外上及大祖大祖后稷也卽先公也右朱者謂此一祭大王而兼及文王猶大武祭武王而追言文王其義一也然皆不免牽合惟○折中以爲祀岐山之詩則先王先公自在其中可以爲百世定論矣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毛作生作猶起也荒大也晉語叔詹曰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有天矣夷易也箋高山岐山也徂往行道也補朱傳荒治康安也案大王荒之如廖氏所云胥宇築室之勤左右疆理之功皆是文王康之則王氏謂孟子言文王治岐之政備矣彼徂矣爲句言前王往矣毛原本如是韓詩同薛君章句及說苑那雅疏所引皆同朱子據沈括筆談引朱輔疏以徂作岨以矣作者連下岐字爲句殆誤又韓子云彼岐有岨又異岐有夷之行則皇矣所云柞棫拔松柏兌也末句魯詩作子孫其保之案上彼字承荒之來下彼字承康之來亦兼承大王來古人質樸不以稱彼我爲嫌

天作一章○○折中曰祀岐山也易曰王用享于岐山是也愚謂成王蒐於岐陽仰見茲山崔嵬橫亘周原葱葱鬱鬱王氣鍾焉于以柴望于以升中蓋王者之上儀名山之勝事也而況茲山實周家發祥之所若子若孫篤前人之成烈念王業之艱難宜何如封固而愼守之也詩曰大王荒之又曰文王康之頌詞矜貴皆以一字而括一代周之文猶若商之質焉以視秦皇之上鄒嶧臨碣石封泰山禪梁父勒銘之衆刻石會稽豈不遠哉

評天作句破空而來與嵩高起手異曲同工彼作矣彼徂矣句法一律荒之康之保之亦一律荒康衍

爲韻末句無韻戚氏詮讀曰此單句結與艮相續古之人同或曰三之字亦爲韻○岐字連有夷之行作五字句則末句亦宜從魯詩作五字句加一其字與上句相稱意味亦長仿山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祭邕獨斷同蘇氏曰此合祀天地之明文案南北郊分祀禮有明文至新莽始行合祀序之所言乃郊祀之樂章郊天用之祀地亦同未可以爲合祀之證據也篇中詠及成王宜從國語爲確朱傳此疑祀成王之詩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精微語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毛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 通釋命令古通用賈子曰命者制令也 宥寬密甯也緝明熙廣單厚肆固 古通故爾雅肆故也 靖和也 以上皆毛用國語原文 補朱傳成王名誦 賈子禮容篇釋此詩曰成王者文王之孫武王之子也 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靖安也世本古義宥說文寬也密當依新書作謐說文云靜語也一曰無聲也愚謂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賈子新書亦同朱子援歐公說定爲成王固無可疑又基命定命之語意與洛誥合則蘇子謂成王非基命之主其疑可釋而下武成王之孚酒誥成王畏相語各有當不能以一律論也 通釋引史記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盍時臣下美其德故生有此號酒誥釋文馬融注引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是也第此特口說耳臨文或不如是不如朱子直謂爲康王以後詩又古文明成二字同義爾雅釋詁明成也臣工詩消受厥明明亦成也成命猶言明命

昊天有成命一章郊祀而頌三后之成功也天有明命文武受之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用賈生語受之而不能靖之秦隋所以止於二代也靖之維何曰不敢康而已矣周公無逸之訓卽不敢康之旨也人主宥密之間危微界焉治亂分焉蓄之在隱微而發之則可以震動天下變易風氣故基命在此而墜命亦在此成王基命者也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單與亶通亶之爲言誠也誠盡心於夙夜以明文昭定武烈是則成之所以凝承天命而不墜天之降寶命者也案序言郊祀天地當是歌於祀報與徹之時其初亞終九獻固自有頌天地之樂章也不然所歌非所祭所祭非所歌矣凡奠獻各有樂歌不可以一節盡之

評首句提出天命歷劊一切次接得一緊淡第三句人成王而以不敢康三字一目之直包一部無逸在內第四句加文家之有正面語極精粹足與精一數語相參又遂用兩三字句句短則峭末句靖之作一結與上受之相應一靖字包括許多吉祥昇平好語古人之頌飾應如是○兩命字相應兩之字亦相應仿此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朱傳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 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尹氏管見曰祀有一正一配此詩祀上帝與文王同歌劉宋以後大祀明堂始別製配音之樂歌○案左傳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古人賦詩不拘何類但於本義無涉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毛將大也 箋將猶奉也 享獻也 補經傳考證右侑通紬義當
與形弓之右同右勸也 案郊用特牲明堂亦稱郊大戴禮謂
在近郊三十里圖于登謂在國南三里韓嬰謂在國南七里說雖不同皆與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在國之陽
者同當用牛而此詩兼言羊者季秋大饗與尋常之郊
不同其禮盛也 孔氏謂配者與天異饌故得有羊呂東萊謂此段言祀天尚未及文王嚴緝用
詩故引羊人文證祭天有羊牲愚謂季秋成物之候大饗明堂以報天自當備物致敬篇中及牛羊偶舉一二
耳必謂無羊殆非也 右本亦作佑言保佑也 朱子云方說牛羊如何便說保佑所以有
神在牛羊右之說而訓右爲尊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毛儀善刑法典常 箋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 案如鄭解則儀式刑三字平列 靖
謀也 箋治也本爾雅當從鄭 補爾雅釋詁儀榦也 字通作檥 說文檥榦
也 立木作表爲榦 是儀卽表也左傳 文六年 引之表儀荀子君者
儀也儀正則景正皆以儀爲表因而測天之器亦謂之
儀式者栻之省栻之形上圓下方王莽傳天文郎按栻
於前式本占象之器因而可爲法象者通稱式刑者型
之省說文型鑄器之法也古者以木曰模以金曰鎔以
竹曰範以土曰型經傳中多通段用之箋釋儀式刑三
字是也 以上見傳箋通釋 愚謂通釋所辨精矣而三字連文終
嫌複沓崧高篇我儀圖之毛云儀宜也此亦疑作宜於
文無害爾雅嘏假大也假哉皇考伊嘏文王皆贊美之
辭言大哉文王既佑助後王而饗其祭也 伊嘏文王與思文后稷於
皇武王上一字皆發語詞 右亦訓助助者侑也言右饗者侑食也既
之云者當是徹辭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合說天與文王妙在無痕
補保保有天下也
我將一章大祀天而報本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
掃地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
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
禮焉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爲席陶匏以爲

器繭栗之牲埽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
牛羊以爲牲簠簋以爲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
親之也然則後之儒者斷斷乎祀天之必用特牲有
牛無羊不足辨矣曰郊特牲所記非歟曰冬至之郊
用特牲之郊也聽朔巡狩諸事皆同之明堂之郊則
備物之郊也行於季秋時不同也夫明堂周制爲元
公所創前代所無則事以義起禮以時隆未可以庇
見拘矣又古人質樸對天及祖連稱我者三明大祖
之祭天也祝文有予我字疑之臣下舉湯曰予小子
履及此詩以對其意乃釋其初舉郊祀也不敢以祖

配天則又謙讓盛德不可例論者也
評兩頭皆天包文王在中間右之饗之保之三節共成章法初一節用其字其者不敢必之辭最有味末節不言錫福而言畏威最警切義與尋常歌詞不同佈而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柴說文字林作祡○正義此武王旣定天下巡行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告祭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是武王事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是周公作劉氏曰此雖武王時周公作後王巡守因而皆用之朱傳同案班固白虎通謂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說本於韓詩韓以此篇爲美成王巡守之詩見漢書李固傳或以時邁及執競思文爲肆夏之三天子以饗元侯自是後人借用與本義無涉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毛邁行補朱傳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

殷衆也國柴燔柴祀天望望祭祀置茅蕝表於中祭告諸侯畢朝張子曰

子者乾稱父坤稱母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劉氏瑾曰

此二句總言巡守之事以發端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毛震動疊懼爾雅疊作慴懷來柔安釋文柔亦作濡兩通俱訓安喬高也

高嶽岱宗也箋薄猶甫也甫始也允信也補序次朱傳言次於夏商之後爲天之子也○馬元伯曰序與敍同周禮司書注敍猶比次也凡相比相次皆有助義右序有周猶言右助有周耳案韓詩薛君章句曰薄辭也疊應也美成王

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白虎通謂武王不巡守誠以武王未受命安能以垂老之年歷行各國此詩殆作於成王時也卽以震爲觀兵之震成王伐淮踐奄何嘗無震疊之事且詩語有莫不二字似指諸侯與會朝清明勝殷遏劉等語迥乎不侔若以爲武王則牧野一戰之後天下方翕然宗周無由復行震疊惟嗣王卽位或恐多方生心耳序與毛並未指定何王似以成王爲當近人胡氏後箋有辨班爲妄者然武王巡守事不見經傳其所采乃逸周書竹書紀年之類並無確據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毛明昭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案此卽明而未融之意古人句法拙故其言如此○曰明昭猶光顯也戢聚櫜韜也正義櫜者弓衣一名韜故內弓於衣謂之韜弓夏大也案時邁之樂周禮謂之肆夏一名樊國語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樂有九夏三夏又九夏中之大者肆夏外尚有韶夏納夏此與執競思文其別名箋懿美肆陳也補朱傳夏中國也中國稱諸夏輔氏曰懿德文德也案典禮曰式等差曰序次曰式用也用序其功德大小使之在位也求懿德者制禮作樂以修文德也

時邁一章初巡守也序不言何王毛亦無之孔疏引左氏定爲武王朱子從之是已然亦未見其必然也武王巡守不見於經惟史記稱其罷兵西歸行狩記政

事作武成此不過因道兼及之耳其實非巡守也以
後無聞焉或疑書缺有閒夫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巡守亦興王之大事安得略之蓋武以垂喜得國日
不暇給雖有志巡守或未及行殆周公既致太平追
爲此歌其事則在成王之世也今讀周官言周王撫
萬邦巡侯甸又言王乃時巡非所云時邁其邦乎四
征弗庭如伐淮踐奄之類非所云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乎考制度於四岳大明黜陟黜陟既行官得其序
非所云明昭有周式序在位乎至於東征之後不復
用兵則載干戈櫜弓矢之故事也菁莪造士梧桐育

材則求懿德肆時夏之新政也六服羣辟或朝方岳
或享王庭於是特用此以享元侯命之曰夏夫能夏
則大大之至也此一統之盛事周於是乎不僅有南
雅矣

評首二句總提巡守者天子之事天子代天理物故詩曰昊天其子何等堂皇何等鄭重妙用一其字作疑而未定之辭然後第二節以一實字接之此謂緊湊第二三節末各用一允字相應使首節其字踏實地章法一線明昭有周與有序有周相對皆共一實字貫通其法謹嚴其詞整鍊較之魯頌浮夸相去天淵文公之文豈可以後世長楊羽獵目之佑山

執競祀武王也○朱傳此祀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愚案先儒之論曰詩之歌於祀廟者非時祭則祫祭也天子七廟廟各有主祫則羣廟之主咸入大廟三王並祭此何礙耶如以爲時祭則不應龐雜其辭惟父可兼子祖可兼孫耳則序以爲祀武王者近之然亦不應略武王而反鋪張成康也蘇氏謂周奄有四方不自成康始亦確論也惟何氏世本云執競祀成康也昭王之世始以成康備七廟此日祭之詩也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成於昭爲祖康於昭爲禰執競當是每日上食時歌之非大祭祀樂器止用鐘鼓磬筦四者即詩所鐘鼓磬管也本祭成康而止以武王發端原周有天下之自也按之於經自合惟朱氏公遷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祀以成康歟此說於序旨不戾今從之○又案凡祭有迎神送神三獻胙徹諸節皆有樂章如三家以雍徹可見徹既用雍則以上各自有詩此詩有降福句似胙時所歌則咏及成康亦所以頌武王也○或以此爲韶夏爲肆夏之二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毛無競競也箋競強也烈業也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案此等句法甚拙蓋古之經師非文人也鄭箋稍貫彼善於此序語往往啟人爭訟顯

光也皇美也補釋文執持也韓詩執服也朱傳言武王能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惟其自強天下莫能與爭強其功之所以烈也書曰武王烈○案如韓詩說武王能服猛則天下之猛者皆退其功所以獨烈無競卽不競也不丕通見清廟註皇君也言成康大顯武烈故上帝復命之以爲君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毛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案成安二字生湊自當以成王康王言周言成康漢言文景應是當時之言故取以入咏猶詩書之屢稱文武也春秋時人并有以文武成康連言者奄同也釋言文又蓋也陸元朗曰鄭於閟宮元鳥皆以奄爲覆覆蓋四方同爲己有與毛不異案成康下接用同字益見成康爲二王斤斤明察也釋訓明明斤斤察也通釋此卽斦斦之省一切經音義引

爾雅听祭也當作听听疑此之異文案此於成康言彼似失敬愼古人忌
諱不如後世之拘猶天作彼徂矣之彼彼指文王此彼
成康也成康之世同享太平故曰奄有斤斤猶听听朝
廷清明如日初出此丕顯成康之實也講家以斤斤爲纖悉必到是以
祭祭爲明也不合○又思文稱彼天天且彼之益見古人純樸後世事事篇文而眞愈漓矣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毛喤喤和也將將說文作[illegible][illegible]集也穰穰衆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毛簡簡大也反反難也賓筵反反毛云重愼也卽難意箋云順習貌韓詩作昄昄云善
貌善卽順習也箋義多本韓與毛亦合曾氏以難爲不戢不難之難讀爲儺說文儺行有節度也亦通反

復也補案既醉既飽疏以旅酬言李氏樗以受福言均
可
執競一章序曰祀武王也凡宗廟之祭樂章非一其始
或上推天命以及后稷公劉之所起文武之所以受
命而王其終則及於子孫之繼體守成蒙業而安皆
所以爲頌也如此篇祀武王正祭之時鋪鴻藻而信
景爍必無不至至於旅酬之際受福之時波及後人
用迪前光以省重複於撰文之理宜然然則此篇之
頌武王可信也
評此篇以章法論自以武王作緣起以成康爲正面賓主分明不可評也朱子以爲祀三王之詩借無

三王共祭之例耳或以爲祀成康之詩亦無其例何氏以爲祖禰日祭每日上食時歌之其說亦確似此
則當爲昭王以後詩前半章固謹嚴後半意頗多浮語世降則文亦漸下然詩有降福何則所歌也朱公
遷以爲武世室之專祭祧爲有見仿山
思文后稷配天也○朱傳同郝氏曰郊禮日至之月則有迎長日之郊啟蟄之月
則有祈穀於上帝之郊思文迎長日之郊也何以知之於貽我來牟一語知之冬至惟二麥易生所云復其見
天地之心也○黃氏曰生民爲述事之詞思文爲告神之詞此雅頌之所以異○或以此爲納夏爲肆夏之三
是爲三夏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毛極中也韋注國語同箋立當作粒書烝民乃粒補謚法經緯天
地曰文案易離卦彖詞以百穀草木麗乎土釋離卦名義則后稷播穀自有文明之象非空空以文德

言也故以謚法補之廣雅立成也案毛不訓立則立如字當訓爲成立之立朱傳思語
詞極至也德之至也案國語子服惠伯謂齊朝駕則夕極于弁國注極至也宜訓至案
古人多以文贊美其君上如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
文命於辟公亦曰烈文此頌后稷稷爲周之始祖故冠
之以思文猶堯典之文思也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毛牟麥○朱傳來小麥牟大麥也陳氏曰來牟大麥也本一穀之名呂覽說文及劉向封事其說皆同
韓詩貽我嘉𪍿薛君云𪍿大麥也班固典引曰元秬黃𪍿亦以爲一物惟廣雅爲大小二麥朱傳從之非是
率用也補朱傳率徧也案常謂官常指農政以下臣工
保介之事皆是也稷爲農官堯資命之故曰帝命周禮大宰八法四曰官常稷播百穀以爲

常職古人受一官終身爲之或至子孫咸以爲常蓋取
其嫺於是事也小雅曰四國無政不用其常識之也陳
常者布農政於中夏也鄭氏信緯故以來牟爲赤烏銜
來以帝爲上帝而朱子又以常爲君臣父子之常道似
涉於契之敷教
非所以言稷也

思文一章序曰后稷配天也凡創業之主無不祀其祖以配天者然吾以爲三代而上獨契稷爲無愧耳契之功在敷教稷之功在播穀皆代天以立生民之命者也克配彼天乃稱心之言非貢諛之詞也公羊傳云郊則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上帝自外至者也立稷爲主以配之則必止而享之矣雖然是詩

頌稷也非以歌天也天無可歌尹氏曰古禮簡約祀天祀配帝同歌此詩後世始有異歌者耳又周禮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以時邁執競思文當之朱子取其說載之集傳然時邁思文有肆夏時夏字而執競無之則不可據矣且先鄭引之而後鄭以爲禮亡不具夫後鄭博極羣書好引異說而此獨不從者非以其無所證據而然耶安溪李氏之言曰先儒皆以九夏爲詩篇愚謂言歌又言奏者則有詩篇如騶虞貍首采蘩采蘋是也言奏不言歌者則但如笙吹之類而無詩篇九夏是也說者但以內外傳肆夏文王鹿鳴並舉遂斷爲詩頌然一言金奏一言工歌二者固有分矣安溪之說秦氏五禮通攷是之蓋以九夏之用至鉅而經傳所記未有一人能確知其名者韋昭之注叔玉之說咨有所本存而不論可也

評后稷配天一事也生民述事故事詳而文直思文頌德故語簡而旨深雅頌之體其不同如此張所望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案天子之公卿視諸侯天子耕耤親祭先農公卿助之或畿內諸侯及外諸侯來朝者得與於祭故言諸侯助祭非助宗廟之祭也古者天子耕耤大史司空農師農正之屬平從臨期遣於廟以至耕耤之所○○折中曰王將耕耤祭於先農而戒農官是也何氏云此耕耤之詩朱傳此戒農官之詩 案此必兼祭先農其義始備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毛嗟嗟敕之也工官也公君也箋茹度也 耕耤先時九日太史告稷稷告王皆來咨來茹之事 補朱傳臣工羣臣百官也 國語耕耤謂王者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蓋通指羣臣言之 案公公所也 耕耤之時百官各即其齊三日司空除壇於耤郎公所也 釐福也 史記文帝受釐於宣室此祭先農亦當受福 成謂王之受釐皆臣工助祭成之也鳧鷖福祿來成義同 箋以爲成功朱以爲成法皆誤 問得妙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毛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一歲曰菑初反草也畬乃成熟箋保介車右
也朱子曰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爲耤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馮氏曰保介卿戎右高誘注副也
朱子增成其義曰農官之副然未見確蓋天子之車右必公卿及民家子紬義引晉厲公以欒鍼爲右楚王以
潘黨爲右欒固世家潘亦貴官也必以爲農官之副況矣莫春周之季春於夏爲孟
春案此即所云三之日也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毛康樂也補將受厥明明成也本爾雅以穀熟爲成書百穀用成孟子苟爲不
熟趙岐注熟成也言二麥將成也迄至也明昭二句祝辭
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毛庤具錢銚銚音遙世本云垂作銚古田器也鎛鎒釋文或作耨呂氏春秋耨柄尺此其

度也高誘注芸田也銍穫也說文銍穫禾短鎌爾雅截穎謂之銍小補衆人庶民也
案耕耤禮命農大夫咸戒農用當是農大夫又轉命衆人其行時百吏庶民畢從朱指甸徒誤奄忽也
鄭云久也誤以奄爲淹毛上篇云奄同也此作於莫春言秋成在奄忽之間
也
臣工一章此頌成王祭畢而遣臣工於廟之詞也耕耤
之時大小臣工扈蹕偕行詞而遣之王之德音亶可
頌矣國語虢文公之言曰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
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乃使
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耤命農大夫
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王既齋宮百官
御史各即其齋三日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
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合而觀之外傳所言大
史告稷稷告王非所謂來咨茹者乎使司徒咸戒公
卿百吏非所謂嗟臣工者乎王齋之宮即先農之宮
也非王之受釐者乎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非助
王之祭而成之乎特其禮簡略非若祭祖雩帝之盛
故虢公不及詳言之耳保介以下當時王者必實有
其言故人傳而頌之大史氏遂編之以爲廟樂其勝
於祝史之泛詞也多矣
評嗟嗟臣工嗟嗟保介兩段分明首段有咨茹語中間用如何語應之中間有將字迄字後用奄觀字

應之中有莫春後有銍艾時節尤歷歷分明而周之改月改時尤可於此得之仿山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朱傳此連上篇亦戒農官
之詞賀子翼曰戒田官無作頌之理當依序詩言成王當是康王後詩○鄭云春夏者春則啟蟄而郊夏
則龍見而雩若冬至之郊則主於報天也○王氏補箋曰此頌成王祈穀之事非歌此以祈穀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毛噫歎也疏噫嘻亦同猶上篇之嗟嗟也成王成是王事也補考正噫
嘻猶噫歆祝神之辭也漢書出處案成王名誦徐氏曰家語孔子曰天子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此詩作於康王之世故噫嘻成王者作龜於禰宮而告成王也昭明假
至箋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爾語辭朱子曰爾田官也然卜郊是昭假神明之事以爲田官未
稀故本孔疏云訓爲語辭言既郊而後耕故下文言率是農夫者農夫主田之吏也雅爾

釋言畯農夫也孫叔然曰農夫田官也[案]以農夫爲田官猶昔人以百姓爲百官以天子爲縣官也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毛]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交相忠愛如此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案]亦大釋詁文亦作[箋]服事也竟三十里者古王者立田官分三十里爲一部一吏主之[補]朱傳發耕也又發之言起士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耦並耕也合一川之衆而言故云十千也以二人爲耦言則萬夫實五千耦[案]朱子本鄭氏溝洫之說以釋經十千三十里誠爲巧合然云溝洫

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法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則是天子勸農止及鄉遂不及都鄙也於義爲狹不若毛以三十里爲成數以十千爲盈數其理爲圓通也馬元伯曰論衡書虛篇云人目所見不過十里此聖人瞻言百里大概言之耳至疏引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焉定宇曰五六三十易之數也五六十一三統歷曰十一而天地之數畢又五六天地之中合易大傳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終三十里終竟復始詩通於易矣此則又於傳箋外而爲異義也

噫嘻一章此頌成王既郊而勸農也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此詩昭假云者郊之事也既昭假而率農夫者郊而後耕之事也古者田官稱田畯或省稱田月令命田舍東郊是也或單稱農郊特牲大蜡饗農是也此之農夫即田官也夫以王之尊而親率農夫此頌成王者所爲噫嘻而起也頌成王之德即作寵於成王之廟卜郊而從天人感應其機微矣春秋時魯人乃有四卜郊不從之事毋乃不能昭其誠以格於神明也乎

評據嚴氏粲云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故言率時農夫以張本也似此則此詩當在臣工之前又淺此詩首節與臣工手筆頗相似但此詩第說到耦耕而臣工直說到銍艾此詩筆端謹嚴而臣工中間筆勢曲折似一人爲之而前謹後放者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朱傳同案此與有客載見雝四篇皆是諸侯助祭之詩仲尼燕居言大饗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客出以雍徹以振羽王肅以雍之絕句隋書及文選注以雍徹絕句孔疏云客出以雍者言客出之時歌雍以送之振羽謂振鷺詩言禮畢徹器之時歌振鷺也愚謂以雍徹見於明文古者歌必有舞當是歌徹之時振羽而舞不必是歌振鷺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毛]興也振振群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王半山曰西雝蓋辟雝也辟雝有水鷺所集也韓詩薛注西雝文王之雝也客二王之後[案]序言二王之後詩實側重微子[補]說文雝當作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靈臺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雝以節觀者左傳曰川雝爲澤故一稱澤宮案明堂在國之西郊辟雍在明堂內故曰西雝其地可以習射亦可

以講學故天子有臨雍之文一說鷺鷺羽也舞者所持陳風値其鷺羽是羽舞也
振舞也左令尹子元振萬是舞可稱振也古于如通用舞以習容故下
曰亦有斯容言如舞者之動容中節也亦大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補)無斁微子之命曰俾我有周無斁詩亦言無斁殆爲
微子詠也韓詩作射禮記及董仲舒班固引並同以永終譽既曰永
又曰終似嫌複一說終與衆通當從之
振鷺一章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而說者謂五德之
運當王者貴夏元周亦殷獨尙白鷺白鳥也宋殷之
後故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謂其車旂冠服皆白若

然助祭者殆微子也夫興亡之際猜疑易起山陽以
後令終者寡此無惡斁之所以難也雖曰新王少恩
毋乃夙夜之間不存所致哉而勝國之客之在我周
者獨能在彼在此逍遙自如如鷗之閒如鷺之適不
使失侶而嘯鷩弓而號鳴呼周之盛德良可頌矣
評凡君之可頌者一曰功一曰德頌功易頌德難而頌德於先代之後爲尤難此章首節以鷺之飛舞
興我客亦有斯容可見其毫無拘忌逍遙自得之致次節在彼八字明白指點見得盛朝寬大讒間不生
覺劉張之款誕爲降王先不足言矣末二句微帶儆戒意尤佳仿山
豐年秋冬報也〇朱傳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
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蘇氏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〇尹氏詩管見曰以序言報

爲秋嘗冬烝者蔡邕鄭康成也以爲報天地者王介甫也以爲報上帝者陳少南也以爲季秋大饗明堂并歌
此者呂東萊也以爲秋報大饗冬報圜丘者陳用之也以爲季秋大饗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
所不報同歌是詩者曹純老也范逸齋云農事於上帝有祈無報其言祀天地祀上帝饗明堂者似可疑載芟
爲祭社稷之樂歌亦有烝畀祖妣之文以爲嘗烝及薦新者亦非是案何氏古義據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
通以此詩言豐年專主蜡祭其説最允至李氏紬義據楚語周人報高圉大王以此詩爲宗廟之祭則與秋嘗
冬烝之説同一説也又案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鄭注
皆以爲蜡然則烝畀祖妣之文亦非虛設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毛)豐大稌稻也郭氏璞曰今沛國呼稻爲稌是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
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補)朱傳黍宜高燥而

寒稌宜下溼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韓詩陳
穀曰秭(案)算經黃帝分十等曰億曰兆曰京曰陔曰壤曰秭曰溝曰澗曰正曰載風俗通千生萬萬生
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陔御覽引風俗通又云十陔謂之秭爾雅又云十億爲秭是秭數本無定然亦
許鄭所不言難據爲定論(案)雍俗多藏粟於窖惟富者有廩至是屢
豐年則貧者亦有之矣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皆徧也(箋)烝進畀予也(案)此詩序本言報而鄭氏有
烝嘗之説專主烝嘗者固非而謂無與於宗廟之祭者
亦非也蜡之爲義蓋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而況於祖妣
也哉竊謂烝進也嘗於經無文乃鄭氏所增耳不足據

豐年一章〇〇折中曰蜡祭也郊特牲云年不順成八
蜡不通是蜡祭惟豐年乃有之天子之大蜡八合聚
萬物而索饗之孟春之郊所以祈穀孟冬之蜡報之
也列國各有蜡周禮云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
息老物謂歲功既成養老勞農而休息之也國語觀
射父曰日月會於龍豵亥月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
備合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
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齍盛潔其糞除愼其
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
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

其州鄉朋友昏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
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
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烝畀祖妣以
洽百禮其是之謂與案郊特牲所記八蜡之名爲先嗇司嗇農郵表畷猫虎坊水庸昆蟲於合聚萬物索饗之義未備月令孔疏謂天宗公社門閭皆是愚謂必兼國語祀先之說始備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〇朱傳同王氏志長曰樂聲歌始備薦之於祖以告成事非祭祀之時所奏故篇中詳敘樂工之位樂器之設既備乃奏至厥成而終焉蓋凡樂初成必薦之祖考而後譜之樂官登之郊廟也范逸齋以合爲祫義亦精切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毛瞽樂官也補〇〇折中曰言周庭者開國之初樂工
多先代之所遺故言有商之瞽今在周之庭也案周人祖文王
周之庭蓋明堂也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
毛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
畫之說文業大版也以白畫之故段玉裁以或曰爲字誤植者爲虡衡者爲栒崇
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其業之上角刻爲崇牙處之上角置
羽爲論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箋田當作朄朄小鼓縣鼓周鼓也疏夏后氏
足鼓殷楹鼓周縣鼓周法鼓始在縣故云縣鼓周鼓鞉鞉鼓也鞉同柷木椌也圉
楬也疏案記有柷敔之文二物皆用木爲之舉以故合止柷敔補磬石磬也柷起樂
圉亦作敔止樂者也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
戾止永觀厥成
箋簫編小竹管爲之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篴併而
吹之說文音唐同挪篪補朱公遷曰此皆堂下之樂也鼓以
動之磬以收之柷起圉止至於簫管之細亦備舉焉則
衆不言者在其中矣〇朱傳我客二王後也案此客指諸侯朝周
者不獨二王後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恐案成者樂之
一終此大合樂當是集其大成如舜樂九成武樂六成
皆得觀也此成周一大典也
有瞽一章大合樂於明堂也夫明堂王者之堂也辟雝

環焉靈臺峙焉國老在焉學士處焉萬國諸侯朝焉
是時周公當國制作大備以爲文之緝熙既登歌於
清廟武之耆定亦告成於大武思文大配天之烈天
作仰夷行之勳亦既震耀乎耳目矣至於時邁之懷
柔載見之烈光以及雝之禘潛之薦豐年之蜡絲衣
之繹載芟良耜之祈報金奏工歌或雅或南各極其
致未有集本朝之大成合先朝之律呂獻之祖廟以
宣示天下者也是詩也矇瞽在庭合大武象舞及清
廟以下諸樂而奏之而鞉磬柷敔簫管之屬洽於虞
廷又有夏之筍簴殷之崇牙而以縣鼓煥其新製蓋

先代之樂器皆在而本朝之樂奏維新也其重言鼓
何也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周以武得國
此其大武告成乎而簫管和鳴仍推原於肅雝肅雝
文德也文武並重鳴之所以和也後隋文帝行新樂
樂工萬寶常聞之泫然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
而後知和鳴之難得也周之天下垂九百年當時曹
部乃無一人言之甚矣其微妙也
評首二句先擧樂官以下雜擧樂器而以聲和總之末以成字結之章法明甚賀于翼曰祝圉以上樂之大者簫管樂之小者以既備乃奏安於簫管之上祝圉之下章法不測徐退山曰肅雝二字簡至聞樂知德也伤山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朱傳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
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
歌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毛)漆沮岐周之二水也疏二水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潛糝也釋文魚之所息
謂之槮槮也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氏因改從小爾雅作木旁一作涔正義曰潛涔古今
字釋器云槮謂之涔御覽引犍爲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涔此又從米之證(箋)猗與歎美
之言鱣大鯉也鮪鮥也鱣鮪見頭人鰷白鰷也稗雅云形狹而長若條然
江淮之間謂之鱀鰋鮎也此與鱨鰋皆見魚麗介助也(補)案潛伏也毛

以槮訓潛郭景純改槮從木旁謂積柴水中釋文依古
本從米謂投米水中竊謂漆沮流水積柴與米與流俱
去不如王氏介甫以爲潛藏之潛蓋水之深處皆魚之
潛處也如以槮爲古義則潛雖伏矣之潛何以不訓槮
也其義鑿矣
潛一章薦新也季冬之魚季春之鮪皆味之新而美者
也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孝思也鱣鮪之大鰷鱨之細
鰋鯉之肥無不在焉所謂多也關中八川分流獨言
漆沮何也瓜瓞之緜實始茲地歌詠及之示不忘本
也漢人原廟猶有薦新之文亦此意也

雝禘大祖也（箋禘大祭也）朱傳此武王祭文王之詩（案鄭箋及孔疏皆以爲成王禘祭文王之詩太祖謂文王詩內烈考毛指武王皇考鄭指文王王肅以皇考謂武王烈考謂文王呂氏東萊則謂禘不王不禘周王天下皆武王之力故歸美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推本於文王大姒焉閔予小子之頌曰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以上諸儒所言呂氏較確朱子以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經無嚳與稷意改爲武王祭文王之詩而劉子政已先言之亦無確義愚竊意此爲禘祭之徹詩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論語曰以雍徹似乎此爲通用之徹樂凡祭有三闋此闋奏於徹則前之二闋必歌與后稷可知也又此詩前人皆拘皇考孝子烈考文母各號以爲武祭文成祭文之詩而以古義核之則不然戴吉士曰廟號自考已上通稱考祭法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爾雅釋親自父母已上不離父母之稱而主祭者入廟門則全乎子子亦在廟通稱鄭氏以烈考爲光明之考文母爲文德之母是皇考烈考文母統稱祖與妣之在廟中者蔡邕說此

詩禘大祖之所歌與毛詩同自以古義爲正紬義曰成王時五廟稷爲大祖大王王季文武爲四親廟不聞廢稷而立文王爲大祖也皇考當指后稷）

有來雝雝（古本作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毛 相助 箋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 補 朱傳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劉氏向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能盡其驩心以事其先祖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毛 廣大也假嘉也 補 朱傳於薦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以皇考指文王與鄭氏同）綏安也 案 皇大也皇考大祖也（指稷言）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毛 燕安也 箋 文武維后言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案此稱文武非稱諡也禘爲王者之大祭羣廟自當合食與祫大同趙伯循則以禘爲追祭大祖所自出之帝止以始祖配而不及羣廟其說非定論也觀文武句則羣昭羣穆之主咸在可知又商頌長發亦禘於大祖而歌相土又歌湯其配享及於阿衡此宣哲維人周之配享者也）補 宣通哲知（馬瑞辰曰宣哲猶明哲也商頌濬哲卽宣哲之轉）案 人猶臣也（本史記索隱中庸問政章）及此二句賅括周家歷代功臣及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在其中文王名昌而此詩不諱見蘇氏李氏說（紬義謂燕及皇天皆指大祖祖前孫名故不爲犯諱）

附蘇李二氏說（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

周禮之末失也○李氏樗曰周人以諱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昌書稱曾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諸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噫嘻成王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厲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毛 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 補 右侑也（鄭以右爲助朱以右爲尊未安）

案 烈考文母於禘之中舉其重者言之或曰統稱也（王氏引之曰文王之諡也文母之文則美大之稱猶言皇妣皇母耳非謂因文王而稱文母也若因文王而稱文母則武王之后亦將謂之武母成王之后亦將謂之成母乎斯不然矣古人贊美先世多謂之文如堯典之文祖江漢之文人后稷之思文辟公之烈文晉語及左氏哀三年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其明證矣劉奉世胡三

言則皆以爲文王之母大任其意蓋謂大姒當稱文后不當稱文母故改爲大任不知文母爲文德之母不因文王而稱之也案以此說合之戴氏震皇考之說則此篇之爲禘祭無疑矣

一雝一章序曰禘大祖也蓋其始禘大祖歌此章以爲徹其後宗廟之祭皆用之而此章遂爲徹詩此周禮樂師所以有及徹率學士歌徹之文也然則徹之先若迎神若灌若獻徹之後若望燎若送神皆別有樂章以揚厲而鋪張之而說者必求諸一章之中固矣鄭氏以爲成王禘祭文王之詩襲氏又謂吉禘武王于文王廟之樂歌而非大禘若以爲大禘則文王在周初無寢廟可合祭也爲成王時禘大祖后稷之詩其或然歟國語有大祖后稷經緯之言蓋周人以后稷爲大祖久矣

評第三節見得功臣配享者有人羣昭羣穆合食者歲在上及皇天下及厥後亦包括亦博大或疑雜人不宜在雝后之上不知上節有皇考句此人即是皇考以下之人皇考固大祖也旣提皇考則以下固可錯雜及之矣若爲武祭文之詩武王尙在不應說武文王論文亦不應說武此爲羣后合食無疑也首節敘辟公天子來祭有鶴步鸞翔之樂通篇雍容華貴一片承平雅頌聲也仂曲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朱傳此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毛載始也朱云發語辭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亦鈴在軾前鈴在旂上鞗革有鶬言有法度也箋交龍爲旂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補朱傳陽明也何氏楷曰鶬當依說文作瑲玉聲也鞗革有瑲音者金厄所觸亦如玉之鳴也案每朝自有制度頒行天下何待求而此云求者新天子初立庶政維新故欲面見以知所稟承也

大第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

毛昭考武王也朱傳廟制大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享獻也補朱傳率見者成王率之也箋謂二伯率之非思語辭皇大也美也釋文祜福也

烈昭明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三句作敘祭于純嘏

案多福即上多祜武王得天下辟公實與有力故於率見時欲其徵福先王以長享國祚也緝續也熙當訓廣明朱訓純嘏大福也緝熙則繼序其皇之之意也

載見一章成王率諸侯助祭武廟也武王之得天下也在於暮年一切典禮制度未始遂集厥成故辟公來見新天子者有聿求厥章之事焉周人之歌清廟也苟在廟中恒見文王者僾然如復見文王然則歌此詩者苟恒見武王不亦僾然如復見武王耶合萬國之歡心亦以動百辟之哀慕覩龍旂而彷徨聽和鈴

以悽愴帶礪之封依然屏藩之志愈固綏我皇圖爰
及苗裔是則所謂多福者也
評此詩極有步驟曰載見曰率見次第寫來從容以和末提烈文覺得前幅龍旂和鈴等句皆爲此四字生色伤山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朱傳同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

毛白馬殷尚白也亦亦周也箋亦亦武庚也萋且敬愼貌何氏楷曰萋與緀通說文緀白文貌蓋言帛也且說文薦也所以薦帛也敦琢蓋言玉也旅陳也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言微子陳此禮也箋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補蘇氏曰亦仍也案葛覃萋萋毛云盛也韓奕籩豆有且鄭

周頌 卷二十三 三五

云多也此云有萋有且言從者之盛且多也然其衆皆經選擇而來故能沿途不擾安抵西京也朱子曰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

毛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縶其馬而留之箋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

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淫大威則夷易也箋追送也言追而餞送之左右之臣又欲留而安之也案朱子以左右爲無方意活看亦佳補曹氏曰威等

威也朱子曰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案淫威當指周王非言微子也王之威能降禍福於人故曰淫

有客一章頌王者加厚於先代也武庚不執而復封微子能統承先王修禮物以賓王家萋且之儀敦琢之選與烈文辟公之龍旂和鈴有同美焉夫微子之萋且敦琢善自檢束者也而曰淫威何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此其威之最大者也及見微子乃霽色和顏撫慰有加宿宿信信既縶其馬復追其人是前之降禍於武庚者何其烈今之降福於微子者又何其

周頌 卷二十三 三六

平也是雷霆息而雨露溥也故曰孔夷也非微子之賢不足以致之何氏曰詞雖頌客而亦告於廟故爲頌

評此詩與振鷺頗相似彼首節形容一白字此則直點明白字彼末節但說一个無惡無斁此後二節并傳出一番相愛無已之神此客之賢而賓主人之忠厚也伤山

武奏大武也○朱傳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

折中引樂記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武之遏劉耆定所謂始而北出也酌之是用大介所謂再成而滅商也賚之徂維求定南還於周以安民也所謂三成而南也般之嶽河裒對所謂南國是疆也五成之樂今無之矣桓則六成也美其德曰於昭于天尊其位曰皇以閒之復綴以崇天子之辭也案左氏以武爲卒章疏言卒章者終章之句而朱子引之以

爲首章或宋時所見有別本敍賚爲三桓爲六已見明文勺之爲酌穴諸武後校以時事確不可易般之爲四以次於賚也而五成無樂人以時邁當之蓋篇中式序在位卽周公左召公右之事也而人多不然之以左氏於引時邁後有又作武一句則時邁自在其外且武一章與桓酌賚般不相連則殘缺失次久矣五成一闋不必強以時邁當之也○又書言簫韶九成而武祇六成何也莊氏曰義曰合以淸廟之三謂之三象以象舞始以武舞終是亦九成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周評十本頌遏劉耆定爾功

毛烈業也武迹箋以武指武王然詩有履帝武繩祖武則毛訓迹亦碻劉殺耆致也箋耆老也言武王末受命老而定天下以成其功也曾氏釗曰釋名六十日耆耆指也指事使人也漢人讀耆如指曲禮注耆至也至老境也至致古通用案鄭之耆卽毛之指左氏宣十二年耆昧之訓亦從致

武一章此大武一成之歌也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而歌此章以爲之節也夫干戚舞之器也冕者舞之服也有時而總干山立有時而發揚蹈厲既舞復止故曰武亂皆坐則舞之節度也而此詩則始而北出之事也夫北出伐商也後世之得天下者屠戮常王數十百萬而周則收功於牧野一戰蓋後世以殺敵爲武古人以止戈爲武勝殷遏劉意在止殺故不侈陳首虜之功此其所以爲盡美也後來唐太宗制破陳樂詔魏徵虞世南等爲之歌詞命其名曰七德舞實本左氏武有七德一語唐之武功其果可以匹周耶曰耆定爾功者耆指也指麾而定之一戎衣之謂也武以虎賁三千人破七十萬如林之旅於會朝以視垓下之圍昆陽之戰晉陽之舉義旗開平之襲應昌其烈何如君子曰此之謂神武

評首二句爲六章總冒亦堂皇亦簡括次二句爲本題補腦末以單句收喝然便止正面止有勝殷遏劉四字一揚發揚蹈厲盡在此四字中可云簡要王氏引之謂遏者絕也滅也與劉字宜平列不知如此則非古人止戈之義自以原解爲勝倚曲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朱傳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玩其辭知其哀未忘也何元子曰發端三語似非免喪

語似不宜朝廟愚故以儀禮皇祖夙夜等語爲據而斷以爲卒哭而祔祭之詩案卒哭而祔雖有祭不必定有樂歌且正在喪中亦不必作詩故漢儒以爲喪畢之作其哀未忘者如子夏既除喪而見孔子彈琴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此詩於免喪後而哀未忘具見成王性情之厚宜從朱子爲是又案閔予小子四詩序皆稱嗣王而訪落敬之文相應和似出一時惟小毖之懲事在於後此篇乃新免喪之作故其音彌哀王肅述毛乃謂在七年歸政後成王廟見而作誤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繼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毛閔病○○折中與愍通傷也案謚法閔亦作愍造爲案不造猶今人言不幸疚病也釋文作次庭直也序緒也正義釋詁文以王世相繼如絲之端緒故轉爲緒補朱傳

予小子成王自稱也疏引曲禮天子在喪曰予小子陳氏曰予小子古天子之恒稱也召誥洛誥及周官皆然畢命君牙亦有何氏曰之江漢亦有毋曰予小子句末可泥蠉與煢同石經作煢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也皇祖文王也陟降庭止猶所謂見堯於墻於羹也楚辭云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案毛訓庭爲直鄭氏箋之謂能以直道事天治民義甚牽强得朱子而後一洗尊經之陋然尚疑爲無據及讀楚詞登降堂只之文而後快然有以自信學者於此可以知所用心矣皇王兼指文武也〔案〕念茲皇祖言武王能念文王以見其永世克孝也

周頌 卷二十三 兲

閔予小子一章成王免喪而朝廟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既葬而虞卒哭而祔二十七月而後免喪非如後世以日易月祇二十七日也武王之崩成十三齡耳既喪而管叔及其羣弟流言周公於是乎居東遺家不造嬛嬛在疚非虛言矣故其悽愴之容哀痛之語雖經免喪猶見於辭氣之間此不忘之實際也繼序之道莫大乎不忘舜之繼堯也坐則見於牆食則見於羹見漢書李固傳如此乎其不忘也武之繼文也日在帝左右日陟降庭止亦如此乎其不忘也舜繼堯猶一人也武繼文亦猶一人也成王繼序而有不忘之心此其所以夙夜能敬永世克孝也在位四十八年終其身無一失德可謂克踐斯言矣

評此章以繼序一句作主分三節起三句如閔哀痛之聲中間又分三層一皇考一皇祖一小子已爲序字伏根末一節以不忘總結將皇考皇祖連自己均包裹於一句之內何等精神賀子翼曰篇中君蒿悽愴之神從閔予小子於乎皇考於乎皇王三句傳之彷彿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朱傳成王既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何元子曰逸周書成王即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作嘗麥竹書亦載成王四年夏初嘗麥詩之作在此時案前篇朝廟而有餘哀故首曰閔此篇朝廟而廣求助故首曰訪益其哀已平矣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四句一氣若紆徐如游龍

周頌 卷二十三 卌

判渙

〔毛〕訪謀說文訊謀曰訪徐氏鍇曰謂廣問於人也故朱注訓作問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鄭猶圖也判分疏引左紀於是始判判有分義渙散也〔箋〕艾數也疏言己於武王之道相去懸絕未有等數〔補〕朱傳艾如夜未艾之艾〔案〕庭燎毛云艾久也此言朕未有艾言已即位未久也又爾雅艾訓歷言未有閱歷也疏言未有等數失之將予就之言將使子勉强就之而其繼猶判渙而不合也一說與卷阿伴奐同伴奐舒展之意與優游同義此言判奐言其優游不能策厲也義亦通又案落亦訓成蓋武廟初成延羣臣以落之而卽訪以政事也首句訪字宜逗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
保明其身
案多難嘗指四國流言人心搖動說若但喪武王則云
遭家不造足矣何云多難也紹庭二句何氏謂與陟降
庭止義同朱子謂紹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者是也保
明其身馬元伯曰保明猶明保洛誥公明保予沖子多
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明保猶保明也
訪落一章武廟落成宴羣臣也古者有事合羣臣以謀
於廟故曰廟謨成之初朝廟也上告歷代故及於皇
祖此始落武廟故止稱皇考凡宮廟初成必設宴以

落之繼體之君苟蒙業而安則伴奐優游以樂太平
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成王則多難之秋也大命不
易何以保之流言孔多何以明之是皆其身之責也
猶幸皇考有靈上下於庭陟降於家紹而繼之者如
遇其聲音笑貌於几筵榱桷之間凡在廟中者豈不
追皇考之殊遇欲報之於今上耶延而訪之則嘉謀
嘉猷入告爾后保明其身胥於落之日始之矣而卒
也尊任元公多難以平此則延訪之益也
評此章分兩節胡氏一桂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皇皇如有求而弗得自維予小子而下則焄蒿悽愴如或見之是也情深意遠眞氣洋溢漢人手筆猶或有之仿山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朱傳成王受羣臣之戒述其
言而自爲答之陳氏曰此詩人述成王君臣相告語之言而作是一人手筆○莊氏曰義孫卿子曰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授天子三策蓋古人君即位羣臣有進戒之事如丹書之類及此所言皆是也史官編之入樂以歌於即政之初亦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故入於頌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日監在茲
毛顯見士事也陳氏曰天之事也二氣運行萬物化育皆天升降其事思謂作善則天降祥而

古氣應之作不善則天降殃而凶氣應之感命之短長有陟降於其間者惟天能司此事耳
維（答詞）予小子不聰（補出聽字外）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
肩示我顯德行
毛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佛
輔也仔肩任也補朱傳將進也佛弼通案佛韓作弗與拂近猶孟子所云拂士也凡弼違之臣往往拂人主之意故謂之拂亦作佛案五事聽曰聰不聰不
聽敬之之戒也謙辭德行而云顯者昔文王作西伯嘗
陰行善事畏紂以市恩罪之也至成王時則錫祖肆放
諸事可以彰明爲之矣故曰顯案不聰二字宜連上讀敬止爲句回應章首敬之作答辭亦爲轉語正襟而談一氣貫下他解多牽強

敬之一章成王傳心法也緝熙敬止文之學也敬勝者
吉武之學也人君苟從事於敬則一切聲色狗馬土
木甲兵之事皆無由作此爲學之良法也羣臣進戒
道無有先於此者今臣則稱天命以言敬君則本緝
熙以言學是啓承文武之家法而亦卽善傳堯舜禹
湯之心法也曰敬天曰法祖曰傳道曰崇學一篇之
中四善備焉以覘漢唐以功利雜伯爲家法以黃老
申韓爲心法者豈不遠哉
評此篇一戒一答上截極危悚下截極謙恭以一敬字貫兩截雖屬樂歌而聖學根原具見于此仿山
小毖嗣王求助也○朱傳此亦訪落之意蔡邕獨斷嗣王求忠臣助

己之所歌咏也○蘇氏曰小毖者愼之於小也愼之於小則大患自無由至矣案此爲成王既平管蔡之亂而作其意在毖後患蓋生前嘗誦之以自警沒後卽用爲廟樂誦之以妥神耳懲前毖後皆成王盛德事故入於頌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荓同伻爾雅作粤蜂又作夆自求辛螫
毛毖愼也荓蜂摩一作掣曳也孔氏曰謂羣臣莫復於予
掣曳牽入惡道也案疏引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二義
均從好一邊亦可案毛桑柔章云荓使也蜂毒物喩管蔡也呂
東萊曰言莫如予前之使蜂蜂能螫人而已使之故曰
自求辛螫猶使管蔡監而致畔亂是自求辛螫也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毛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郭氏曰桃雀也陸氏曰今鷦鷯也箋肇
始允信也補朱傳拚飛貌細義弁彼鸒斯傳云弁樂也弁卽拚之省文箋讀爲翻與
奮近奮與翻一聲之轉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爲鵰故古語曰
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陳氏曰陸璣謂桃蟲之雛化而爲鵰焦貢易林亦言
桃蟲生鵰蓋古有是語如田鼠爲鴽鳩爲鷹雀爲蛤雉爲蜃皆善化者也案書大誥言殷小
腆誕敢紀其敘桃蟲之喩以指武庚也
小毖一章謹微也天下之患常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
所忽而在宮闈之地骨肉之間爲尤甚何也國之多
難諸臣苟戮力以共奬王室不難掃而清之惟家之
多難則不然漢之七國晉之八王其已事矣迄於有

明作難者曰予法周公徇難者曰成王安在以至蹀
血宮庭躍馬宸極其搆難也豈僅集蓼已乎每覽開
創之朝易世輒易生變患伏於微而禍發所忽常有
毖之無可毖者三復是詩不能不掩卷三歎也
評起手用三字句最緊峭接用而字一折亦勁中間荓蜂桃蟲俱作隱語賀子翼曰成王之時變生骨
肉實有不忍訟言者是也愚謂此作隱語卽從鴟鴞篇得來然彼則淒以惻此則憂而苦筆意不同○鍾
伯敬曰創巨痛深傷弓之鳴○末五字句與起手三字句繼亦復緊峭○通首譬喩若掩序語讀之不知
是甚文章妙絕仿山
毛西河詩札曰臣工小毖詩皆不用韻蓋處處爲韻如臣工菑與畬合帝與又合小毖蜂與蟲合鳥與蓼合
漢鐃歌樂府曲與烏生八九子相和歌辭等用韻比覘此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校勘記唐石經作藉說文作耤者爲正字序及禮記作籍從竹國語漢史及羣書作藉從艸莊氏口義謂籍是假借字應劭云籍者帝王典籍之田臣瓚又云以躬耕爲義藉謂蹈藉皆誤鄭氏謂籍者借也借民力治之其義爲是案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籍與社不同時而達言之者蓋耤之日膳夫農正陳藉禮韋昭注云祭其神爲農祈所謂神當卽社稷之神因耤田而及之非謂仲春之社也又社有大社有王社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孔氏以此爲百姓祈當主大社而崔氏謂王社在籍田中據穀粱傳云天子親耕故自立社是此社爲王社也胡氏後箋云穀粱並無此文唐祝欽明乃改先農壇爲帝社則亦附會詩序而爲之說耳愚謂周語有司空除壇于藉之文當是立壇以爲民祈然社稷自有正祭此特因藉田及之又王社有社無稷此并祭稷故另除壇爲之也○案通篇詞意似勞非祈蓋太平之世屢見豐年農民安於耕鑿馨香達於邦家以此景象歌於神前欲其常常如此振古如兹卽是祈也朱傳此詩未詳所用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連加叠句與下侯旅相對侯彊侯以有噞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

毛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疏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畛埸也朱田畔也遂人溝上有畛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彊力也疏謂其人彊壯能自治其田復有餘力以助人也地官遂人以彊予任甿注云民有餘力復予之田愚案予與通與猶助也言有彊力以助人也以用也遂謂閒民今傭賃也噞衆貌說文聲也士子弟也何氏曰士者男子之稱略利也字書作畧說文云刀劍刃也箋澤澤解散也郭氏璞曰土解也釋文音釋釋補朱傳士夫也易老婦得其士夫案此言耕者墾土而耘之事隰畛則耕之地主伯亞旅彊以則耕之人略耜則耕之器爲下播穀之緣起也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毛達射也箋達出地也謂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如矢之射而出也箋傑先長者麃耘也字林麃耕禾閒也濟濟難也箋穗衆難進也箋實種子也函含也言內生氣含活生也厭厭其苗衆齊等也補驛驛爾雅作繹繹輔氏曰接續貌厭受氣足也范氏曰以饜足爲義朱傳緜緜詳密也韓詩作民民衆貌濟濟人衆貌實穀實也積露積也何氏曰稷言在野積言在場萬億及秭言在廩自有次第陳氏曰俶載以下方及播穀以上則蒔閒其土也麃與穮同耘之別名前言其耘承芟柞之文是去草木根株後言其麃承傑苗

之文是去禾間之草二耘不同案萬億句上收其積下起爲酒醴與有略其耜語同屬上下關鍵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毛飶芬香也字義作苾椒猶飶也箋椒之性芬芳○沈重作俶胡壽也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又廣雅胡大也考成也說文考老老考互訓引申之又爲成補范氏曰說文飶食之香有飶言其饌也楚辭奠桂酒兮椒漿有椒言其酒也案此言祭祀燕饗養老勞農之禮芬芳暢達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毛且此也疏語助辭馬元伯曰且與此雙聲故訓借訓爲此讀從此音與茲爲韻又老子注此今也與下文疊句見義亦作徂徂讀且且今也振自也一說振起也言起於古也補朱傳振極也箋振亦古也疏遂以振古爲古古不辭矣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載芟一章此勞農之詩也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也周以農事開基故於農事特詳此篇春耕夏耘備言田家之苦秋穫冬藏極言田事之勤至於烝祖妣洽百禮供賓客養耆老於慰勞休息之中有堅强不息之神焉有合眾齊力之道焉有

蟠結不解之勢焉是以起於隴畝之中蔚開邦家之基以一隅而取天下其本固也此之謂農戰

附耤田樂歌說南齊書樂志云耤田歌漢章元和二年班固奏用載芟則前此似無別歌蓋遵序說而然愚謂耤田宜用臣工此詩宜爲臘祭自勞農亦臘所有事也臘先祖五祀而寓勞農之意自屬切近然以豳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之例推之則諸可通用正不必劃鴻溝之界也序以此爲耤田而祈社稷古人或亦有之而臘祭至秦始有未可據爲典要然左氏有虞不臘矣之文想必先時民間通行而秦人始田之也

評此詩鋪敘田事極有次序自載芟至有略言初耕先耘草木之事所有主伯亞旅等皆千耦中人徂者饁者喰者媚者依者有一班士女錯雜寫來活繪出一幅田家作苦圖而以有略其耜一句爲欲斷不斷之勢作承上起下之樞紐自俶載至萬億及秭言始播再耘以至收穫之事所有驛驛厭厭緜緜濟濟等既疊字又疊句隱隱與上主伯亞旅等整語相配一詠人一詠苗上截有舉耨成雲揮汗如雨之妙下截有原隰龍鱗粒米狼戾之狀而以萬億及秭爲承上起下之句至此恰好以爲酒爲醴接去於是烝祖妣燕賓客養耆老皆在其中接用四整句停住筆酣墨飽氣足神完末節再用三句總收微寓唱嘆之神曲終奏雅悠然不盡仿山

良耜秋報社稷也嚴氏曰此詩爲報社稷故當秋時而追述春耕預言冬穫也○莊氏口義曰詩頌於外祭祀郊祀明堂之外惟及社稷天地社稷祭之大者也詩詞獨詳言民事於三十一篇之中文體特異蓋王者功成致太平必極之於民事以徵其盛而後可以告成功於神明焉朱傳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及此爲豳頌未知其是否也此案爲成王時之頌故附之於豳不列之於豳後人語多附會不可盡信然社稷祈報伊古皆然非自周始周公亦不必特作樂章則載芟良耜豐年三篇爲豳之遺頌理亦有之蓋豳既立國自宜有國社其祀稷尤不待言既

有社有稷自宜有祈有報其後國社易爲王社自不得列於豳而宜入於周以爲公劉爲豳雅以此三篇爲豳頌合之七月而風雅頌全備與周禮之說自合若思文有配天之語臣工噫嘻明說王及成王則非豳時所有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佳句

毛畟畟猶測測也畟本作稷大元經引作稷稷良耜測測以聲相近轉注說文測深所至也言農人測土深所至卽孟子深耕意補朱傳畟畟嚴利也案此取郭氏說蓋畟畟言其聲嚴利釋其狀舍人曰耜入地之貌此言初時起土播種之事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毛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補說文周人謂

餉曰饟婞拔田草也朱傳糾輕舉也正義鎛鋤類王子雍曰茶陸穢○此言饁田耘草之事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甯止

毛挃挃穫聲也栗栗衆多也嚴氏曰堅實也墉城也箋百室一族也疏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一閭廿五家四閭則百室也又遂人十夫有溝百夫有洫此稱百室舉一洫之田而言○曹氏曰百室在六鄉爲族在六遂爲鄰鄉尊於遂故舉鄉耳補以開百室萬氏謂方春在田邑室皆閉收穫既畢則百室皆開以所積者入之也百室盈婦子甯何氏謂七月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正此詩所謂甯止也○此言收穫穫聚之事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毛黃牛黑脣曰犉馬元伯曰周禮牧人凡陰祀用黝牲社稷在陰祀之列宜用黝牲爾雅釋畜黑脣犉又牛七尺爲犉邢疏引尸子曰大牛爲犉七尺此犉及無羊九十其犉皆當以大牛釋之社是土神報土功用黃牛故社稷之牛角尺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疏引禮緯云宗廟社稷角握案禮言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宗廟社稷並重宜從禮緯角握爲是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馬元伯曰廣雅似續也似卽嗣之假借似續二字同義箋捄角貌案捄通作觩說文及此皆云角貌則桑扈絲衣之兕觩其觩泮水之角弓其觩皆當以角釋之而箋於桑扈絲衣則云觩然陳設於泮水則云弛貌皆望文生義也補朱傳捄曲貌案牛角多曲足以中毛及許所未備案古之人謂古之爲祈報者也案元公制禮作樂惟郊祭禘祫之類多所手定若社稷之祀則從古皆然無所更改故其詩曰振古如茲曰續古之人可見朱子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及此爲豳頌豳之頌夏之遺也此其夏聲歟○此言殺大牲以報社也

良耜一章報社也○○折中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是也殺是犉牡所謂大割也天子祭社而言農事者爲農報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天下之婦子皆家人也播穀薅荼婦子勞苦今幸黍稷盈而婦子甯犉牡報祀烏容已哉蓋自后稷以來世以農事爲重故似之續之如此也可甯知本務矣案社稷並重此獨據禮記祠公社說而義可包舉

評發軔與上篇同但上篇多墾上一層此則逕從播穀起耳入後言報亦更明晰兩篇皆以古爲言蓋宗廟明堂之祭事定於本朝惟社稷之事振古如一無所更改詩雖作自本朝事則猶行古禮故曰續古之人○爾云其笠二句大有畫意不獨孤舟蓑笠一絕柳州擅長也仿山

附錄耤田祭社稷先農說詩管見曰凡有社卽有稷自天子達于府州縣皆有之論語謂有民人有社稷是也禮記天子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是也于是有大社王社之分大社立庠門右或云王社與大社同處而在其西崔氏謂王社在藉田杜佑通典亦同蘇子由范逸齋皆主其說蓋防于此序案漢世於藉田之日祀先農由晉至唐宋相沿不廢我

朝因之歲以仲春吉亥

皇帝躬耕帝耤于南郊乃親饗先農之神祭畢行三推禮若祭大社大稷則皆于春秋之仲月戊日以行祈報之禮陳氏禮書云社自社先農自先農耤田所祭乃先農非社也此序所說殆一詩兩用歟抑或周時於耤之日祭社稷並祀先農歟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朱傳此亦祭而飲酒之詩案朱子以爲祭而飲酒若
仿行葦末章之例而經中明有自堂徂基三句則非盡
屬飲酒之詩序以爲繹賓尸其說是也但尸有數等有
宗廟之尸有山川星辰社稷之尸作者恐後人不知特
綴高子靈星一句以明之故祭法有幽宗祭星之文星
有金木水火土及二十八宿之類必推一爲主周本於
稷稷者農祥也農祥即天田天田者龍星之左角敎人
種百穀爲稷其神爲靈星史記封禪書高祖制詔御史
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廟記靈星祠在
長安東十里此詩所詠蓋幽宗之處所設以祭靈星者星
皆有神靈主之故曰靈星立尸象之處故曰靈星之尸也
杜佑通典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又引劉
向五經通義曰靈星爲立尸故之於經無所見姑存以
備攷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周頌 卷三十三 至

毛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案繹在廟門外廟宗廟也以禮推之靈星有祠則繹亦當在門外門外有塾塾有基基即薦送我識之綫識門限也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衆小司徒小祭祀用牛牲則祭星賓尸亦當用牛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箋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疏爵弁之服元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書氏曰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用絲也朱子曰此士祭於王之服

附錄言莊氏述祖曰紑說文白鮮衣貌引詩作素衣其紑質也大蜡皮弁素服而祭蜡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靈星之祀亦以報歲事之成故其服同○此與毛異義或三家有此說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一作娛史記引作不虞不驁

毛吳譁也說文作吳大言也箋繹之禮士用兕觥變於祭也不
吳不敖不讙譁不敖慢也上節告濯告充告絜在未祭
之前此節不吳不敖在既祭之後蓋士執事於靈星祠
繹而旅酬之樂歌也此天子之事而非卿大夫之祭也
故附於頌

絲衣一章繹而賓靈星之尸也周禮大宗伯有祀星辰
之文祭法幽宗爲祭星之處然則郊祀天地之外日
月星辰並祭其來舊矣周人之祀靈星也說者謂周
之興得農祥之應靈星者農祥也周語曰農祥晨正
則農功以起而蔡邕獨斷云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

周頌 卷二十三 至

案東方蒼龍七宿龍星左角爲天田天田主稷武王
伐紂有赤烏銜穀之祥然則周以龍興其指此乎星
祭本在祀典而龍星實爲周祥故周人祀之而建靈
星祠焉張守節正義曰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
祠祀后稷於東南即靈星祠是幽宗祭星不獨有壇而且
有祠矣靈應於周故稱靈星猶衛風稱靈雨云耳非
必星果名靈也祠以祀靈星祀后稷者漢人之傅會
也祠制一如廟制故有堂有基蓋與泰壇王宮同其
尊重矣於載芟良耜後繼之以此明乎社稷命脈實
係於此不與田歌社鼓一例同觀其斯爲告成功於

神明之極致乎周頌三十一篇於宗廟社稷山川後綴以靈星可以知天命之非偶然而秦人陳寶之祀以野雉爲神荒乎唐且渺乎小矣

附絲衣祈蠶說 郝氏曰此祈蠶之詩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於先帝先帝大昊木德之君司蠶桑者薦衣祈蠶也靈星龍星卽房星東方蒼龍之宿蠶爲龍精尸以象之蠶爲絲故衣絲也農桑國之大務農祭之詩多矣蠶祭惟此篇故刪詩特存案詩管見以此爲蜡祭飲酒之樂章謂說文釋紑絜白爵衣貌蜡祭則皮弁素服祭後則飲酒以正齒位正與說文白衣及本詩胡考義合然正義謂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爲衣則未可據以爲蜡祭惟以祭靈星祠祈蠶與絲衣正合錄之以廣異義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酌一作汋 朱傳酌卽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

武宿夜云爾 朱傳此頌武王之功 一字錄 普字晦字及熙字俱錄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 與大明末言尙父同

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毛鑠美遵率也 朱循 養取 案養之爲取義無所考有引月令羣鳥養羞之義謂養羞爲取食者亦未甚確 晦昧也龍和也 疏龍之爲和其義未聞 蹻蹻武貌 言大武之容 造爲也公事也 箋龍寵也允信也 補朱傳熙光介甲 箋助也 所謂一戎衣也 案爾公指大公師卽陳于商郊之師也史記武王觀兵盟津諸侯會者皆曰紂可伐矣王曰天命未可乃引師還此遵養時晦之事也葢文王當紂之時善於用晦武王遵而用之養其全鋒以待其敝迨乎時至一戎衣而定所云時純熙矣是用大介也周以龍興其晦也潛而勿用其熙也卽躍而受之所謂時至勿疑也蹻蹻猶桓桓也此蹻蹻者如虎如貔如熊如羆王之肇造區夏皆此輩也載則也則用此蹻蹻者以嗣有天下雖曰誕膺天命實維爾身在行閒信足以率變伐之師也此閟爲再成滅商故言於鑠言大介而歸功於大公也知公爲大公者大武之樂五成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再成滅商當爲大公也與大明稱維師尙父同意 案左氏引此曰遵養時晦者昧也毛轉晦爲昧以耆昧爲取昧訓養爲取卽商書攻昧之旨鄭又謂養此晦君以老其惡尤失聖人之意

酌一章大武再成之樂歌也夫武以至仁伐至不仁疑若摧枯拉朽之易矣然備戒已久而復遲之遲之至於又久何也則酌之故也紂雖不仁而附勢者實繁有徒牧野之役衆至七十萬雖以無道行之亦必可畏而乃以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勝之豈偶然哉我龍受之所受者天命也葢紂居天位龍也武興西土亦龍也紂之龍亢矣亢則墮彼龍方墮而我龍受之易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牧野之戰血流漂杵非蹻蹻者豈能造此大功哉 北齊書梁湘東王使陸法和征任約出覘其軍曰彼龍睡不動我軍之龍甚是踴躍遂出軍大獲勝 夫龍者君象也周公作易於

乾之六爻皆言龍而作詩於酌之一章亦言龍曰我龍受之會朝之間尊居九五此豈非所謂飛龍在天者耶後世經師不敢就本字之解或以爲寵或訓爲和失其義矣案上章曰武受之此章曰龍受之明是以龍頌武不必別求

評起四句有靜如處女動如脫兔之妙起手於鑠王師見得如火如荼依次排來有總干山立之象大遵養時晦當是久立於綴之時時純熙矣正是師行雨霽光景是用大介則發揚蹈厲所謂大公之志也末之脩公即大公也故以之作結通篇氣勢遒緊蹈踔句尤古鍊傍山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皆類也禡也師祭也朱傳此亦頌武王之功。篇曰此頌武王之功而後世用之於講武類禡也尹氏曰武桓賚三詩左氏並謂武王所作朱子謂詩內已有武王之謚則謂武作其說誤矣漢書禮樂志云武王作武呂氏春秋云武王克商命周公作大武

其說並誤案左氏戰國時人上距西周初將千年而其說已誤毛公又後於左氏鄭又後於毛公故其說尤難盡據而後人窮經精心所偏時或勝之此之謂武志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安得征士于守四方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代商而王

毛士事也間代也箋綏安也婁亟也天命天命爲善不解倦者爲天子蘇氏曰天命於周久而不厭愚謂豐年日屢即匪懈之徵補朱傳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出老子武王克商屢獲豐年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桓桓武貌諡法闢土服遠曰桓又書尚桓桓李氏曰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一說當作土形近而譌呂刑有邦有土史記假作土可證土下與家爲韻家古音姑於昭于天與文王篇句同張氏曰卽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意言武王之德上昭于天故天卽以之代商也皇上帝也一說天工人其代之王者代天理物非必代商而後可言代也

桓一章。。折中大武六成之樂歌也左傳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言卒章者章之卒句一說朱子引作首章宋時板偶不候後訛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言其三其六者大武之三成六成也首言禁暴戢兵所謂勝殷遏劉也則武爲一成可知也經言豐財所謂豐年也則桓爲六成可知也取天下以武治天下以文能保厥士以治四方則民安而天佑之矣愚謂漢祖大風歌思得猛士以守四方在威加海

內之後與此同一意也

評中間有大風歌求猛士意第彼爲帝王作故其口氣不同此爲詩人作故其音平也彷此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疏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樂記言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是大封也祭統曰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朱傳此頌文王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有勞在內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毛勤勞疏文王之勤書所云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之類也應當書所云予小我應受之如

子其承志是也　厥繹陳也補朱傳敷布時是思念也案大封功臣賚以爵土則有冊命賚以寶物則有彝器之類敷時繹思言敷陳是物列之廟中以賚功臣其物具在其事可思也思一作語助時周之命猶言是當今皇上之命耳於繹思再歎美所陳之物可思也觸曰再言繹思此一唱三歎之遺音也案繹朱子訓尋繹其義爲長亦出師表所謂追先帝之殊遇也是應指賚之物言紬義亦云序言錫予不應經中全不一及

賚一章○○折中大武三成之樂歌也斯時商已滅矣天下已歸周矣得天下易定天下難今所求者定之而已桓曰克定此曰求定亦惟是先人簡拔以遺我

者相與戮力耳諸葛武侯曰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敷是繹思者亦欲其追文王之殊遇以圖報於後來帶礪永存爰及苗裔是則大封於廟之意也案樂記云三成而南此篇言徂者徂南也由函關而出南方之國居多故云然然則始而北出何也曰是則當出鎬京之北門兵者凶器殺伐屬陰故出北門所謂鑿凶門而出也評平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自是周家創制當日在廟中典麗喬皇何等鄭重然則敷時繹思所敷者何物時是也是字當有所指今人但空解一是字遂使此字落空而全篇無色矣今於註中補出冊命彝器之類則敷是二字有著而繹思二字亦覺有味觀物思人飲水知源通章命脈在此一句結句一複令人百讀不厭其餘則各篇所有特字句大同小異如首句卽武之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次句卽嗣武受之我龍受之時周之命亦下篇所同也○賀子翼曰廟中之歌朱絃疏越一唱三歎其音悠長於繹思三字以之合曲大有呑吐轉換之妙漢樂府收中吾妃呼豨之類皆以叶諧爲工但彼不可解而此可解耳仿山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鄭氏曰般樂也蘇氏曰般遊也說文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徧乎四嶽所謂盤旋也朱傳同

於皇時時白虎通引作明　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篇末三家並有於繹思句毛無

毛高山四嶽也嶞山山之嶞嶞小者也爾雅巒山日嶞翕合也小水入於大水合爲大河裒聚也又眾多也陳氏曰取則必多二義相成裒字詩三見常棣殷武訓同補爾雅郭注嶞山狹而長也詩考正喬與嶠通爾雅銳而高嶠是也案周猶道周之周時周猶時邁也言美哉

皇王以時周行各邦所至之處先陟其名山升中於天次及於嶞而長者銳而高者公羊傳謂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是也此喬當與升中之高山異彼則一方之鎭毛指泰華衡恆言　此則羣山中之高者耳朱傳允信也猶與由同言登山以柴望又道河以周四嶽戴氏溪曰祭先河而後海既祭河則又由大河以及海翕河大河也眾水之所合也敷普也李氏曰普天之下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對揚王休是乃周天子之命懷柔百神莫不震疊者也

般一章○○折中曰大武四成之樂歌也記曰四成而

南國是疆疆者疆理之謂今觀此詩陟山由河大有
申畫郊圻宅中圖大之意普天之下山時水流雲建
星拱其會於方嶽下者皆我周之屏藩也武王取天
下於暮年而分封之後不憚身自經營其規模益宏
遠矣李厚庵謂武王因般遊而望三塗嶽鄙顧瞻河
洛之間有定都之志故作此詩而廟樂亦用之是也

案此篇與時邁同義時邁為武王初得天下而行巡守之詩周制十二年一巡武王即行一次在位止七年勢難再出則此篇疑成王時所作耳賀子翼曰時邁篇薄言震之疊柔百神等語全是開國氣象而載戢干戈等語則革命時止戈偃武之規模也若此詩敷天之下裒時之對特子孫守成之事太平天子之語也論殊有見惟以此篇繫諸大武六成之內則不得為成王時耳

評首一句作提妙在於篇若再贅一句則與各篇重複矣下三句將中夏規模說盡敷天之下二句正所云萬方玉帛風雲會一統山河日月明是也一陟字一由字想見般遊之象此詩中眉目也末以單句作結正與首句相應法。三家詩末均有於繹思三字與賚同此歌之餘聲也商頌那祖二詩皆有顧予烝嘗二句其體正同如楚詞湘君湘夫人二歌其中皆有捐予袂兮江中一句魏樂府觀滄海冬十月河朔寒龜雖壽四章其末皆有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二句可證也又如漢樂府臨高臺篇末有收中吾三字亦係曲調之餘聲古今樂錄云諸調皆有辭有聲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依阿何之類也尹漫軒

魯頌譜

魯者少皞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其封域在徐州
大野蒙羽之間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
之惠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
養士脩泮宮崇禮教十六年會諸侯于淮上東略公遂伐
淮夷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
徧而蘉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頌文公十
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
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
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
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
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
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論曰漢書謂魯地奎婁之分野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
淮得臨淮之下相僮取慮皆魯分也朱子謂即今襲慶
東平府沂密海等州詩地理考略以為今兗州泰安沂
州三府地靑州曹州二府界其都今曲阜縣治是也愚
案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魯之境南未及淮禹貢特言
徐州境非以是為魯分也魯西有曹濮南有滕薛郳莒
宋衞邊境亦參錯於其間與齊中分泰山為界史記云

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今之濟南東昌泰安臨清武定諸郡在岱陰皆齊有也登萊青魯特得其十一惟兗沂為魯腹地曹濟跨焉以魯之全不能抵齊之半此魯所以終為齊弱也班氏謂其地陿民眾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予讀班書以為此乃孔氏之遺澤云至魯之有頌昔人皆以為僭非也詩之體曰風曰雅曰頌駉駜四篇其體皆頌故列之於頌蘇子由謂頌則諸侯皆有尹湜軒謂晉獻文子成室張老發之君子稱其善頌大夫猶有頌而謂諸侯無之乎他國無頌者由三百篇為魯樂故也無風何也鄭氏謂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天子巡守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是以宋魯無風竊意魯聖人之後仲孫湫謂其猶秉周禮韓宣子亦謂周禮盡在魯雖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播之聲歌必有高出乎衛鄭齊秦諸邦而得中聲之所止者惜乎其不存也

魯頌為伯禽作非盡頌僖公說魯頌四篇序皆以為僖公然魯自開國以來五百餘年何無一詩可錄而獨取於僖先儒謂伯禽就封成王必有策命書缺有閒以詩補書茲四篇者其請伯禽就封之詩乎蓋魯本侯國兵車千乘戎馬四千匹皆土田附庸所出也駉四章美魯公就國時車馬聲容之盛似秦之車鄰焉有駜則與羣臣燕飲之詩乘黃乘牡乘駟皆羣臣之從公于邁者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

穀詒孫子明係初至國時頌美之詞立國之初建學為先泮宮作而魯侯戾止其時淮夷徐戎並興命將出師歸而獻馘獻囚焉鄭氏謂周公攝政淮夷叛周公乃東征魯公之國淮夷再叛又誓師征之見諸費誓可攷也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又曰濮彼淮夷來獻其琛是平淮夷後以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詞稱穆穆魯侯敬明其德彼僖公何足以當之其後宜伐淮北有常武之詩召穆平淮南有江漢之詩魯公亦奉王命而征者因有泮水之詩若如序說伯禽有其事而無其詩僖公有其詩而無其事何相戾也春秋凡興作必書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文二年作僖公主閟宮之作何以不書蓋魯公開國時周公未薨未便立廟而后稷廟又不敢立因創立閟宮尊祀姜嫄而稷以下皆祠為至僖公時修之其曰復周公之宇明係舊廟重新非僖公所作故春秋不書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孟子兩引詩言皆言周公之事並非美及僖公僖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是乞師夷狄也是尊夷狄以伐中國也不攘夷狄而反求援焉所謂是膺是懲者安在乎僖公並無我淮夷之事泰山巖巖兩節亦是追敘伯禽其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又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並非魯地魯封曲阜距淮徐千里至蠻貊又指吳越之交惟魯公伐淮徐其聲威足以震之非僖公所及也書之費誓詩之魯頌俱載征伐淮夷之功故費誓得列於周書之後魯頌得列于周頌之後也案此說極是其言駉篇為魯公就國時車馬聲容之盛以秦風車鄰諸之恰合有駜詩有自今以始歲詒孫子語為初至國時頌美之詞固然曰醉舞曰醉歸尤藹然見不施不怨不棄之敎焉泮水八章以貫誓詞之覺與聖人刪書訂詩之意尤相脗合不獨其事之禱也獨閟宮一篇明說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其為僖公無疑朱子亦取之以其不能易也泰山巖巖兩章不過頌譏之溢詞戎狄是膺二語亦猶是耳不得以孟子引為周公之事疑之如其言則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邶之柏舟頌可以為孔子之事乎蓋泮水之獻馘獻囚實事也此詩之是膺是懲虛言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善說詩者也宗序者不敢移上三篇於魯公斥序者并欲畢閟宮不屬諸僖公皆偏見也愚於葩經首崇序語而於魯頌特錄斯說為辨正閟宮一篇云

魯頌

駉頌僖公也續序曰僖公能遵[illegible]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illegible]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陳氏曰季孫行父文六年始見春秋經至襄五年而卒卒之年距僖公之薨凡五十九歲當僖公世行父方在童齡安能任請命之役又春秋杜注及范甯注則行父是公子友之孫禮記檀弓疏則以爲友之曾孫友爲僖公季父且事僖其孫及曾孫未必遂仕於僖公世也案此則續序原不足憑蓋以下序續自漢儒不能無誤不知漢以前亦有不能無憾者如棠棣詩國語以爲周文公詩春秋傳又以爲召穆公作則傳聞異辭勢不能免况爲經師者又有口授之譌傳寫之錯耶此詩云頌僖公安知原本非頌魯公夫子於書存費誓於詩存魯頌具有微意僖公在魯不過中才庸主自僖父以來十九世中如孝公之問于遺訓杏于故實者諒亦不乏而乃僅僅僖公爲可頌耶甚至閟宮有奕斯所作一句而漢世班固王延壽之徒遂謂魯頌是奚斯所作班氏大儒猶有此謬則序語自閟宮外其餘安可盡信耶朱子于序一槩抹殺不免爲後儒所譏愚於是編謹遵古序以其所得者十之八九而有不可強通者亦未敢徑從茲以駉駜泮宮三篇爲頌魯公隱與書存費誓之旨相合今特補而正之朱傳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句法 句法 字法

毛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疏幹謂馬脅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補詩管見曰坰澤名元和志坰澤俗名連泉澤在曲阜縣東九里僖公牧馬之地驪馬白跨曰驈郭璞曰跨髀間也案跨跨峯處黃白曰皇純黑曰驪檀弓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月令孟冬駕鐵驪黃騂曰黃疏騂赤色黃而雜赤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箋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補坰說文引作駉云牧馬苑也補朱傳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案疆疆域也以地言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案此章疏言良馬故取其有德而臧疏良馬以朝祀故云彭彭首句牡馬六朝時河北本皆作牧馬顏氏家訓據傳定作牡馬尹氏曰牝牡不同牧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然則古牧地惟有牡馬至季春乃遊牝于牧耳愚案史記平準書謂乘字牝者儐之不得與聚會則古人重牡馬漢時猶然詩人所咏殆以牡馬爲是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貫下三句

毛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郭璞曰今桃花馬也赤黃曰騂疏周人尚赤牲用騂剛體稱騂祝用騂惟是純赤色蒼祺曰騏疏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伾伾有力也才多材也案此章疏言戎馬故取其有力而才無期無期限也以時言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四詞 名詞 省 字法句法

毛青驪驎曰驒見爾雅郭氏曰毛色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也說文云馬文如鼉魚也白馬黑鬣曰駱疏鬣馬之鬣也赤身黑鬣曰駵疏若身鬣俱赤則騂馬也黑身

白鼠曰雒繹繹善走也朱傳不絕貌作始也朱傳奮起也【箋】斁厭也【疏】此言田馬田獵尙疾故言繹繹善走【案】無斁云者有爲之主其精神周到愈久而無厭倦故卽思修舉馬政而馬無不奮迅興作也何氏楷曰作卽震卦爲作足之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毛】陰白雜毛曰駰郭氏曰陰淺黑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彤赤也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豬馬名騢豪骭曰驔郭氏曰骭膷脛豪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爾雅一目白瞯二目白魚郭云似魚目也羅氏曰馬目欲光而有紫豔若目小而多白則驚畏驚畏馬之大病

故其序在最後祛祛彊健也【箋】徂猶行也【疏】此章言驚馬主給役故欲其彊健乃足以策逐而行○愚案春秋二百四十年名卿大夫宴會之間未有賦魯頌者獨思無邪一語孔子引之以蔽全詩朱子謂其明白簡切通於上下未有若此言者王陽明至謂思無邪一言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語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工夫然則學者誠能味朱王二子之言以自審於念慮之間必使所思一出於正便足抵大學誠意一段工夫而以之爲純儒不難矣

駉四章頌魯公新馬政也朱氏公遷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故詩人以之頌美其君予謂魯近淮徐常有事於夷戎則馬尤不可少此詩之作當在開國時奇馬蕃息故其後征淮徐如行所無事詩中馬之毛色十有六種其盛可知僖公時安得有此使僖知考牧講武安得胥懸魚門也裁若奚父者身爲元子出封大邦當就國時一時車馬聲容之盛必十倍於秦襄而其秉心之塞淵尤高出於衞文宜乎費郊一役治軍如宿將而龜蒙鳧繹之間相與稱頌之也

評此詩在定中一篇只以兩語盡之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而已而駉乃鋪排毛色至十有六種之多

此魯頌之所以爲侈也開手徑從馬起薄言句作問辭下四有字乃極力鋪排第七句撲到君心上是拓開之筆末句仍勸歸思馬尾用一字作收彌見老鍊○第二章才字尤佳仿此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朱傳此燕飲而頌禱之詞案謚法小心畏忌曰僖僖公得此謚則其生平蓋多畏忌者詩言飲酒胥樂似與其身分不合惟魯公尊賢親親身受不施不棄不使怨無求備之教君臣上下毫無芥蒂又係開國之君有詒孫子之道以此詩屬魯公爲宜○何氏楷以此詩飲酒爲月令之大飲烝者非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忽然插入變調一新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毛】駜馬肥彊貌說文馬飽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絜白之士朱傳鷺鷺羽舞者所持案鄭氏謂農功畢與羣臣飲酒於大學大學近水故名澤宮卽西雝也

振鷺特因所見以起興子以侷舞者所持似俁朱咽咽與淵淵同鼓節也疏燕禮以樂助勸故以鼓節之

箋于於胥皆也補朱傳明明辨治也郝氏敬曰重言有駜者非一馬也輔氏廣曰駜彼乘黃來燕者所乘也案舞者起舞君臣皆然鄭氏曰至無筭爵則舞是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風致似漢樂府

毛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調又變

毛青驪曰駽歲其有豐年也補朱傳青驪今鐵驄也青色黑之間案僖公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故君臣樂之而曰自今以始歲其有不然不得云今始愚謂此說非也僖在位雖旱不爲災而君臣之間猶酣嬉飲酒豈所爲敬天勤民者哉春秋傳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魯公就封正在周初故曰自今以始歲其有此乃一統之始天心順應之徵若以旱不爲災致祝來年而曰今始其義狹矣

有駜三章魯公燕飲以示慈惠也裔父之赴國也周公謂之曰君子不弛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此日之乘黃乘牡乘駽而在公飲酒者皆親故大臣之列也武王之勝殷也曰綏萬邦屢豐年裔父之至魯也亦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臣上下所歡欣者惟豐年耳今觀其詩飲酒胥樂其情致之纏綿意思之浹洽殆深有得於不弛不怨不棄之教者此卽所以啟宇而詒穀孫子也後世非無在公飲酒醉而言舞者乃或云愛羽毛而疏骨月或一蒂地小不足回旋飲宴之際甚心深焉歟望甚焉何有乎胥樂也哉讀此詩當爽然自失矣

評此篇通體描畫一樂字而首章之明明末章之詒穀則又有好樂無荒之意妙在中間振振鷺一筆忽然插入如天外飛來令人精神一振後來惟少陵頗得其秘結末則點樂字通體皆醒

附大飲烝說 月令孟冬之月大飲烝鄭氏曰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高氏誘曰烝俎實謂有肴烝也案此與蜡有別蜡是祭名主勞農此則天子諸侯與其羣臣大飲而已陳氏讌慢以烝爲烝祭非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朱傳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又曰此亦燕飲落成之詩 案此魯侯既克淮夷釋奠於學以訊馘告之詩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古者諸侯皆立學魯泗水縣有泮水源出曲阜伯禽至國首建學於泮水上因名泮宮其時淮夷徐戎並起公承王命征之既克而釋奠于學故魯人頌之○或先無是作史克因修泮宮而追頌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 先見旅

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毛 泮水泮宮之水也 案 泮本水名魯人立學其上故稱泮宮獨魯有之列國各有學不名泮也後人因王制有諸侯曰泮宮之文遂訓之曰泮半也半有水半無水也一作頖鄭注頖班也所以班政敎皆侯或以爲魯之離宮亦非 戾來止至也茷茷言有法度也 補 朱傳茷茷飛揚也 噦噦言有聲也 箋 芹水芹也 案 芹藻爲釋奠之用惠氏周惕曰此詩始終言魯侯在泮宮事是克淮夷之後釋菜而償賓也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其祭不用舞故詩言不及樂芹藻之類釋菜之用也又案此乃出征後反而釋奠之事非于往始入學釋奠之事凡釋奠必兼用菜故有芹藻

邁行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 見馬

卽洪範所云而康而色

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敎

毛 其馬蹻蹻言彊盛也色溫潤也 箋 音德音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 下馬矣收所云

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毛 茆鳧葵也屈收 與韓詩同朱傳屈服也 醜衆也 箋 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 案 此行飲至之禮以爲養老者非然既在學宮則先生君子亦當俱在 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 案 自魯至淮近千里故曰長道兩淮南北皆夷故曰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毛 假至也 箋 祜福也 補 朱傳昭明也假與格同 案 魯公就國首先建學信能文矣再平淮夷又復能武是乃顯文謨昭武烈爲先祖之孝孫矣自求伊祜卽所謂自求多福蓋能文能武自爲樹立非必憑藉先人也出師之始受命於祖歸則飲至於廟故有自求伊祜昭假烈祖之言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 開下三章

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毛 囚拘也 補 釋文馘截耳也 箋 所獲者之左耳 案 古者出兵受成於學 箋云定兵謀也 及其反也設奠於學以訊馘告此章卽其事也獻囚之獻當作讞疑古通用僖公未嘗有淮夷

之功朱子疑爲頌禱之詞愚謂以僖公言之則語語皆虛以魯公言之則事事皆實此或因修泮宮而追頌當年之實事也曰史克之世上距魯公五百餘年而追頌淮夷之功不已贅乎曰魚藻之詩頌武王也而作於幽王之世亦數百年矣且不獨此也費郊一役若無此篇則有首無尾其事不全故必合而觀之而後知詩之足以補書也

附泮宮獻捷說 案 戴埴據通典魯郡泗水縣有泮水謂僖公築宮於泮水上因名泮宮泮宮非學名楊用修深信之羣經補義謂立學祀先聖先師非訊馘訊囚之地出征受命於祖歸而飲至於廟以告祖宜也周禮左傳皆無學中獻捷之禮明堂位之言殊不足信王制則漢文帝使博士爲之尤多

附會戴氏詩考正則指爲祀后稷之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鄭云告后稷也魯人有文王廟稱周廟此其后稷廟乎然謂三說皆近是魯之泮宮即周之辟雍也古者大廟明堂辟雍皆在一處明堂規制閎大內有大廟故周公得祀文王於明堂仲春上丁有習舞釋菜之文故靈臺之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其時天子正居靑陽大廟則辟雍亦在明堂內也故聽政於斯設祭於斯習禮於斯學樂於斯習射於斯養老於斯以及出征飮至獻馘訊囚行爵出祿無不於斯魯無明堂又避辟雍之名曰泮宮其內必有先人廟在焉故有昭格烈祖之言其釆芹釆藻則釋奠也其飮酒獻馘則飮至策勳也與禮經之言自然切合豈眞漢儒有意爲之哉若果係離宮則新作南門且書此安得不書閟禮左傳無獻捷於學之事豈無獻捷於廟之禮哉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毛桓桓威武貌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箋多士謂虎臣及如皐陶之屬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吳譁也訩訟也補朱傳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李氏樗曰爭功如穿封戌與公子圍爭囚是也秦誠謐治獄之官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毛觩弛貌五十矢爲束疏周禮大司寇入束矢於朝注古者一弓百矢以尙書及左傳所言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云束矢當百箇荀子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弩用五十矢箋徒徒行者御御車者無斁無厭倦也補玉篇搜聚也朱傳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猷則淮夷終無不獲矣案弓則弛而不張矢則聚而成束示不復用兵也均既克後事故下文云既克淮夷朱子以觩爲健以搜爲矢疾聲似非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毛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憬遠行貌朱傳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漢書食貨志龜不盈尺不得爲寶賂遺也南謂荊揚也箋大賂者廣賂君及卿大夫也荊揚之州貢金三品

泮水八章頌伯禽平淮夷也伯禽之宅曲阜也淮徐並興東郊不開蓋乘其新造之隙也夫周公之治周也

變夏商之忠質而以文故伯禽至魯亦首先建學乃淮夷徐戎並興于時鍛戈矛礪鋒刃以殺敵爲先幾疑學非所急矣乃魯公從容布置自始至終皆在泮宮其出也于學受成其反也在學飮至此何爲也哉蓋周公知文勝之易流於弱而文人之不足以禦侮也易世而後稍有敵愾蔑冠博帶之倫相顧失色雖濟濟何益焉惟使之練習兵事俾知遲疇決勝皆儒者分內事以故順彼長道定謀於先式固爾猶持勝於後而又在泮獻馘使之錄首級以紀功在泮獻囚使之分首從以定讞凡後世之付吏者一切以畀之

士人此所以泮宮作而淮夷攸服也其既也鴞音頓革南金並進終成周之世淮夷不復病魯然後知學校之爲功大也其頌詞曰允文允武是語也惟禽父足以當之首建泮宮文也克服淮夷武也僖公文固不足道其生平戰功遐齊楚大敵姑弗論卽卑小如邾升陘一役胄懸魚門如是而謂之武是譏之也非頌也其可以藏諸故府昭示子孫哉以頌伯禽斯不愧矣

評 譚友夏云泮水閟宮春容大雅遂開後世文筆之端 愚案此詩極有步驟只是尋味一事其事則既克淮夷歸而飲至策勳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者是也後人以爲講學養老皆悞蓋見爲泮宮自是講學養

老之地遂以淮夷爲帶及也首三章采芹采藻采茆爲釋奠之用而初見其旂次色笑次飲酒次第井然穆穆明明兩章爲一篇中權極力頌揚探源立論六章是將帥無爭功者七章是士卒無怠惰者八章以淮夷歸化獻琛作結魚魚雅雅有典有則而氣極寬博以視韓昌黎元和聖德等作敘述斬殺割剝之慘有天淵之別周頌諸作雖高亦復無其開展史克在魯自是才人此尼父所以不忍割愛也 傍山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朱傳時蓋修閟宮故詩人歌咏其事以爲頌禱之詞 詩管見此蓋新廟落成之樂章禮雜記云成廟則釁之宗人祝之此詩奚斯新閟宮落成而作故多祝辭宋徽宗政和七年明堂成自製上梁文卽此類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毛 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 案禖宮卽姜嫄廟其中必仍設高禖神 侐清淨也 說文靜也 實實廣大也 朱傳鞏固也 枚枚礱密也 釋文礱厲也 疏枚枚者細密之意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是礱密之事也 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 案稷以祀禖宮生無災無害蓋依上帝爲庇 先種曰稙後種曰穉 疏七月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鄭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穉重穋稙穉生熟早晚之異稱耳 補稷官名後人后之鄭氏謂其後雖作司馬天下仍以后稷稱焉 上帝是依者姜嫄生稷于禖宮禖宮者上帝在焉故曰是依也朱氏公遷曰下國指部言下土以天下言稷止封部而敎民稼穡則徧乎天

下也范氏曰洪水既平乃播百穀二者相因故曰纘禹之緒

附閟宮說 陳氏奐曰姜嫄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周之先妣也春官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鄭注曰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周享先妣在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之下先祖之上則先妣尊於先祖故斯干嗣續妣祖先妣而後祖但帝嚳無廟姜嫄既不得援春秋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之禮以婦祔夫同帝嚳在圜丘后稷有廟亦不得援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例以母繫子同后稷以合食故別立一廟于是后稷有母帝嚳有妃后稷非無父亦姜嫄非無夫矣但魯止有文王與周公廟不得有后稷及姜嫄廟故陳氏謂毛傳有在周之文以別于魯愚以爲魯無姜嫄廟而得有閟宮閟宮爲婦人祈子之所故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昔姜嫄禱于神禖而生后稷故禖宮特設姜嫄之位月令仲春祀高禖有天子親往之文則魯侯亦親往可知經言閟宮而下學

赫赫姜嫄則祀閟宮卽祀姜嫄可知故別姜嫄於閟宮之外固不可而以閟宮卽姜嫄廟亦不可紛紛聚訟似當以此爲定論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
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同令有典誥之退
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
周室輔

毛翦齊也箋斷也虞誤也箋虞度也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箋
届極案極者言殷商之命至此窮極也或作極殛極古通用敦治馬元伯日常武箋敦當作屯屯
聚也猶商頌裒荆之旅裒亦聚也蓋俘虜敵之眾士而屯聚之也咸同也叔父周公也
附翦商說案爾雅釋詁翦訓勤楊愼據說文引詩作戩商云福也爾雅及天保傳同而戩於說

文實訓滅爾雅及毛又訓盡相距遼遠茲之翦毛訓齊鄭訓斷爾雅訓勤究以何者爲是竊謂鄭好穿鑿
毛與爾雅相輔而行大王遷岐正當殷家全盛之時何遽云翦滅胡墨莊引漢書韋賢傳作詩敘其先家
韋之功云總齊羣邦以翼大商卽此之註腳矣毛義是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兩句作一句附庸周公之孫莊公
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
福女

毛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朱傳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在位不久如此必僖公也
耳耳然至盛也騂赤犧純也箋東東藩魯國也龍
旂交龍爲旂疏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

子之禮也郊特牲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郊所以明天道也皇皇后帝天也補朱傳
耳耳柔從也○○折中后帝后稷並言者祀天而以稷
配也皇祖稱周公也朱傳羣公指稷與周公世祀不祧故俱
稱皇祖也詩考正日皇祖周公例句以就韻○陳氏日明堂位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
禮祀周公于大廟此詩先言龍旂與后帝后稷當是郊祀下言周公福女當是禘祀愚謂春秋享祀二句殆兼
郊社禘嘗在內是饗是宜宜爲祭社之名嘗見下文末二句及周公不過帶言之耳案魯有祈穀之郊亦有日
至之郊特無圜丘耳祈穀之郊始於僖公案龜蒙洙泗魯之山川常許汶陽
魯之土田任宿須句顓臾魯之附庸孟子言周公封魯
止百里而明堂位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疑漢
儒之言過侈今以此詩證之自泰山以南南抵淮徐東

距海西及宋衛其間包附庸之國數十則七百里有贏
無絀言各有當學者未及通觀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
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
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毛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案王制言春祭
日礿夏祭日禘秋祭日嘗冬祭日烝鄭注謂此蓋夏殷之禮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日礿礿同禴嘗烝同小雅礿
祠烝嘗于公先王可證也本祠礿嘗烝而日礿祠烝嘗者叶韻也公羊桓八年傳同四時之祭之外又有禘祫
鄭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禘在夏祫在秋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魯兼用天子之
禮既祫而又嘗故日秋而載嘗古載與再通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朱傳楅衡設於

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
牲也疏文十三年公羊傳魯祭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嫌與文武同
○說文犅特也通作犅犧尊有沙飾也案沙即娑言其形娑娑然也毛炰豚也
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肉也疏切肉也羹大羹大羹不知
和無鹽菜也鉶羹也此肉味之有菜和者也以鉶器盛之大房半體之俎也疏明堂位
周以房俎注云房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房知半體者禮有全烝殺烝房烝之分全烝者全載牲體殺則
體解節折房烝則骶載半體也洋洋眾多也震動也騰乘也朱子曰震騰驚動意
也壽考也案考老也互訓箋此皆慶孝孫之詞常守也三壽三
卿也王伯厚曰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此蓋古語恐非三卿王平仲曰三壽魯侯與令妻壽母
也案三壽既屬古語非必概言妻母也詩考正以爲上壽中壽下壽似乎近之然不可言作朋古者人君以臣

爲朋大國三卿其自稱曰寡君之老三壽作朋猶言三老作朋耳鄭氏之言必有所本或曰下文有如岡如陵
及公而三也補朱傳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尊作
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此用王肅說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
尊以犧牛爲尊也疏引阮諶禮圖言畫牛於尊腹朊皮之詞也朱子兩說並存今取其後一說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
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
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
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毛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
也貝胄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綅說文綫也增增眾也言增

而又增也膺當彼來而我禦之承止也箋懲艾也我伐而彼畏之試謂講氣
力不衰耆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爲公用也補朱傳司馬法成方十里出
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
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陳氏曰馬融注論語引司馬法謂百井爲
成每成出車一乘包咸注論語謂每十井出車一乘說各不同朱李樗以爲百里之國提封萬井適合千乘之
數故取包說然一如包說則十井之田止八十家使之出兵車一乘輜車一乘四馬十二牛甲士步卒共百人民
豈能堪先王之世不應有此重賦故舍包而取司馬法良爲有見○又周禮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成百井革車
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萬井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百乘三千人計之
千乘適得三萬人左氏閔二年齊侯使公子無虧率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孟子革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皆與此數合前說本司馬法此亦司馬法紬義謂古者出軍有二法是也愚謂古者一車三十人自是定

數齊法五十人爲小戎是因三十人而增之春秋傳子產曰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則是尋常行車每車十
人綠縢所以約弓也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
也箋意亦自巖巖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
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毛詹至也龜山也在鄒蒙山也在費東蒙山荒有也補史記泰
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朱傳詹與瞻同韓詩外傳說苑風俗通俱作瞻
箋奄覆荒奄也季氏本曰荒者開拓而大之之意大東極東案海乃大
洋故有大稱海以東西洋爲最大此稱大東猶今稱大
西也南方多島國北不見海故無大南大北之稱海邦
如邾莒滕杞之類凡沿海小邦皆是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毛鳧山也王氏引郡縣志在兖州鄒縣東南繹山也郡縣志繹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案釋音繹字又作嶧非也段氏云嶧陽孤桐之嶧一名葛峰山地理志在東海下邳今在淮安府邳州魯頌及左傳邾國之繹地理志在魯國騶縣今在兖州府鄒縣繹山字史記及漢志作嶧要以秦碑作繹爲正〇補箋鳧繹魯南界邾境近在百里內故言保徐在魯南四百里宅居也淮夷蠻貊蠻貊而夷行也蠻貊二字依段氏故訓傳補案蠻貊二字不必拘蓋因淮夷而連言之南夷荊楚也案此南夷大概指南方之夷不必泥定荊舒說若順也補朱傳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毛常許魯南鄙西鄙箋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案左氏及公羊皆有鄭易許田之事而此云復周公之宇意僖公時復得之而經傳無文殆唐孔氏所謂闕漏者歟補洪氏頤煊曰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國語作棠潛左傳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棠卽常也案孟子爲齊發棠則棠仍爲齊有朱傳常許皆魯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聲姜也壽母成風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以上三句爲一段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此三句爲一段

毛徂來山也九域志奉符縣有徂來山在今泰安縣東南元和志一曰尤來山赤眉樊崇保此自號尤來三老水經注鄒山記曰徂來山今猶有美松新甫山也後魏志在魯郡汶陽縣山東通志在新泰縣西北漢武帝封禪時於山上見仙人跡遂建離宮於山上改名宮山八尺曰尋桷榱也釋文方曰桷舄大貌路寢正寢也疏路大也黃氏佐曰路寢在廟之後以藏衣冠新廟閔公廟也箋脩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按毛以爲閔公廟固非鄭以爲姜嫄廟亦非補劉氏瑾曰卽前所謂閟宮也案魯無立姜嫄廟之禮姜嫄生稷于禖宮魯人作是宮以祀之名曰閟宮而已不敢言姜嫄廟也故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毛有大夫奚斯者作是廟也案班固兩都賦序稱奚斯頌魯李善注引薛君章句曰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是以王延壽靈

光殿賦後漢書曹褒傳及諸石刻之文若度尙碑劉寬碑楊震碑曹全碑張遷表之類無不皆然蓋韓詩先出漢儒皆宗之故也及毛公以奚斯所作爲作廟於文義較順故朱子從之後人多善韓詩之說段氏玉裁欲上合二家爲一謂毛傳廟字爲詩字之悞以奚斯句不屬與南山之家父巷伯之孟子崧高烝民之吉甫文法皆同然南山巷伯崧高烝民諸詩分明言作誦作詩此祇言所作所字承新廟來自應指作廟而言惟此章十句以上四句爲一停下六句各以三句爲一停則庶乎其可耳然毛義究不如是曼長也箋作者敎敎令護監視屬功付以功役課章程也考其功補韓詩以所作爲作詩毛公以所作爲作廟二義可並存如尹氏管見說奚斯新閟宮落成而作此詩尤能兼二義而通之閟宮九章新廟落成之樂章也古人造宮室落成而釁之以饗賓客於是有頌禱之詞此詩上溯后稷大王

文武周公之事以及於魯公侯東僖公承祀時則錯舉乎春秋牲則備陳乎騂白犧則毛炰胾羹器則籩豆大房其來也六轡耳耳其祭也萬舞洋洋皆閟宮所有事也因之侈公車公徒之盛誇戎狄膺懲之宏遂荒大東及彼南夷若無一不震我聲靈也者蓋稱願之詞其意無窮此豈百乘之家祝其宜子孫益壽考已哉然其意雖大以侈而其詞實麗以則觀其鋪張揚厲不敢曰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第曰復周公之宇而已夫爲周公之孫而曰復周公之宇此豈爲過讀者不察必舉戎狄荊舒淮夷蠻貊之詞求其事以實之此奚斯之所笑而僖公之所不敢受也至於郊祀上帝以后稷配蓋成王賜之魯人用之已數百年矣亦惟周公可以當之孔子未嘗一言非之也後世賜藩王以天子旌旗出警入蹕而劉表在荊州公然郊天則適足濫名器而蹈僭亂烏可以藉口周公也哉

評長篇只起二句領閟宮起末章括閟宮作收束中間浩衍其詞若非末章實括篇首明揭則結構不緊商頌殷武末章頌同而起不同蓋彼重伐楚故首提伐楚而結出立廟此本咏閟宮故首尾關應各一法也徐奥喬

斯干爲宣王考室後半篇想到占夢及生男子生女

子自爲居室應有之義若此篇想到膺夷狄懲荊舒同淮夷荒徐宅氣象爲皇雅與題稱蓋魯之弱久矣詩人特作此一番鋪張以震動之不得爲夸若泮水之服淮夷及在泮獻馘訊囚諸件自係魯公開國時事有費誓可證若一味夸誕聖人亦何取乎爾竊欲爲魯頌洗誣仿山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乙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有高宗者不敢荒寧嘉靖殷邦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

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備六代之樂故有之

論曰詩之附商頌也孔子學殷存宋之心也其無夏何也曰亡也自宋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至孔子編詩時又亡其七然則夏詩自商歷周至春秋時又多千餘年其詩尚有存耶或疑以爲孔子所刪非也季札觀樂時已無之矣曰夏詩亡矣虞先於夏孔子在齊聞韶何也曰是有聲無辭者也樂有有聲有辭者亦有有聲無辭者有聲無辭如笙詩之類是也或謂有其辭而亡之據虞書謂詩言志歌永言則韶有辭可知歷時既久樂工僅能傳其鏗鏘鼓舞之節而不能舉其詞南風之歌乃後人僞作耳豈足以入三百篇哉樂之中有歌有舞三百篇皆歌也舞則季札觀樂時所謂見舞大夏者見舞韶箾者明堂位言爵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皆是也是二代之舞猶存也周則歌舞並存如見舞象箾南籥者象卽歌維清南卽歌二南也見舞大武者卽歌武酌桓賚般諸詩也大濩之詩不可得

聞疑卽那與烈祖二篇歟至於其辭則朱子以爲周頌平易商頌古奥非後人所能作若史記以宋襄公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作商頌則史遷之謬也正考甫在襄公前諸儒辨之詳矣茲不復及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朱傳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毛猗歎辭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疏禮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是樂之廣在於鼓也鞉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長樂陳氏曰鞉以兆奏鼓者也搖鞉而鼓從之中聲發焉案鞉在鼓先依經爲訓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懸鼓明堂位曰殷楹鼓楹柱也言以柱貫鼓而樹之也此引作置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箋置讀曰植疏金縢植璧秉圭注植古置字案朱傳置陳也於義亦順然古者置植字同且與楹鼓義合補朱傳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鄭氏曰滌蕩猶搖動也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卽此是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毛假大也疏奏大樂也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此合眾音言之依倚也案依者言堂上下之樂依之以爲節也磬聲之淸者也箋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時所奏非石磬也石磬在堂下所以止樂周尚臭殷尚聲故穆穆厥聲獨指聲言箋綏安也補朱傳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假於祖考也陳大士曰殷人尊鬼而尚聲聲者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懼其雜而集故

有湯孫之思奚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不至心有精氣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矣案聲何以召風夏日屑者苦熱輒作嘯聲以呼風風飄然而至故聲召風風召氣者風吹氣至氣召神者如今人入廟焚香之類周人尚臭便是以氣召神思成者言精心以思其成案成卽祝告利成之成此時始作樂而祭未及告成故但言思成綏我者禮謂吉事欲其折折爾折折安舒之貌又曰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綏者猶猶之意樂主於和不尚急遽故必綏我而後可以思成也朱引鄭蘇二說尚欠合見集傳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毛大鐘曰庸釋音依字作鏞斁斁然盛也奕奕然閑也朱傳有次序也

夷說也韓詩章句見文選注繹繹盛貌繹驛斁義並同案韓傳奕大也萬爲文舞武舞之總名故萬舞稱大補朱傳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案宗廟之禮九獻其末以諸臣及客爲一獻此當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盈庭故及嘉客也亦不猶不亦也案九獻之次尸未入王祼於奧以降神一也后亞祼二也尸入王獻尸所謂朝踐三也后亞獻四也薦熟畢王又獻五也后亞獻六也皆所謂饋獻也尸食訖王酳尸七也后亞酳八也又有諸臣及爲賓者之一獻凡九也此周制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毛先王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恪敬也補朱傳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

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韋昭注曰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創之於己乃云受之於先古此其不敢專也馬元伯曰朝夕指朝儀言成十二年郤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昭十三年子革夕哀十四年子我夕晉語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小雅莫肯朝夕謂不肯朝夕朝王也此詩溫恭朝夕正謂朝朝暮夕非泛言朝夕也(案)朝夕當通上下言之湯孫嘉客皆在其內大約指致齊三日散齊七日之朝夕故下言執事有恪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回顧烈祖

(補)朱傳將奉也言烈祖其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

者庶幾其顧之也沈氏萬鈳曰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烝嘗之祭亦有樂此詩具見則以嘗爲無樂者漢人之謬也

那一章序曰祀成湯也湯伐夏救民繼阪泉涿鹿之後以征誅定天下厥功偉矣而篇中略不一及之何也曰戴公時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至孔子時又亡其七周之頌三十有一則商亦不止於十二可知矣其中之鋪藻揚烈不乏鴻篇亦可知矣世遠年湮玉步久更使湯之聖武寬仁與其遺文佚事盡蝕於風霜水火之中蠹魚兵燹之餘亦恨事也然商

之世質質則不爲諛語夸詞以誣其祖而欺後人其見於書者可想見也此篇盛言鞉鼓管磬鐘庸諸物自由商人尚聲使然而其樂固卽湯之大濩歟

評賀子翼曰首四句臭味未成滌蕩其聲之時湯孫八句樂三闋乃出迎牲時也庸鼓四句鐘鼓交作萬舞盈庭九獻既終之時也自古六句申言祭義之遠而以一脈相承結之此亦思成之盛心也案首節是冒先伏下衎我烈祖一句中八句是尚聲之正面八句中以中四句寫聲如淵淵嘒嘒既和且平依磬爲節恍然有一闋既畢復奏一闋之勢鼓以起之而鞉先兆之管復應之磬乃收之起止明自末乃用於赫穆穆二句極其贊歎又獨點聲字以醒人目蓋商尚聲故作者於聲字特用重筆末以湯孫同應烈祖而中間穆穆厥聲句上結鞉鼓管磬下起庸鼓萬舞尤爲扼要篇中三言湯孫皆係著意語非泛塡也末句更饒精神彷彿

烈祖祀中宗也朱傳此亦祀成湯之樂那祼獻之樂此則祼薦之詞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毛)秩常申重(箋)祜福也烈祖湯也爾爾中宗也(補)○○折中爾謂時王也所祭所也朱傳言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足以申錫於無疆及爾今祭祀之所也一說秩大也秩秩大猷是狀大之貌有秩斯祜猶云有區斯石也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

(毛)酤酒說文一宿酒也謂造之一夜而熟賚賜也王荊公曰與祖賚孝孫同○朱傳賚與也鬷總假大也謂總集大衆指助祭諸侯及羣臣言(箋)和羹五味調腥熟得

節【補】朱傳戒夙戒也平猶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音訂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卽戒平之謂也鬷音宗鬷通陳中庸作奏與上篇奏假義同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爲鬷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

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毛】八鸞鶬鶬言文德之有聲也劉氏瑾曰采芑作八鸞瑲瑲烝民韓奕作八鸞鏘鏘此詩作鶬鶬載見曰鞗革有鶬字雖不同其聲一也【補】朱傳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於祖宗之廟也唐氏曰以心曰假以物曰享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假之而祖考來格享之而祖考來饗則

降福無疆矣【案】此節皆祝辭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案】章末二句與那同此見商人質處二句承上不轉韻一氣說來疑卽所謂亂也

烈祖一章序曰祀中宗也殷有三宗太甲爲大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廟皆不毁則三宗之廟皆有樂章宜也而必以此爲祀中宗之樂歌則亦未必然也曰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篇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或卽其徵乎曰此祝辭也詩之有是多矣何必中宗惟那稱烈祖此詩亦稱烈祖那稱湯孫此詩亦稱湯孫烈祖祖之有功者也商之有功者莫如湯實爲創業之主古人於創業者多稱烈如丕承則稱武王烈又曰揚武王之大烈蒯聵之禱也於康叔則曰烈祖康叔衛始封之君也湯與武皆有戰功皆創業之主故皆曰烈其不得移之於三宗明矣太宗中宗宜皆有頌商步旣更久而散亡高宗則幸而存焉爾入廟之稱可易宗而爲祖終不可以無功而稱烈也惜商人尙質於斯所之後曾不得一二語以紀實政知其果爲祭何王之詩也惜哉

評烈祖起湯孫結首尾照應與那篇同第一言聲樂一言飲食言聲樂則舉鞉鼓磬管言飲食則舉清

酒和羹聲樂則曰旣和且平飲食則曰旣戒旣平而一則曰綏我思成一則曰賚我思成一則及於嘉客一則及於嘉客之車馬而其爲奏假則同也其不同者前篇爲推獻故曰執事有恪此篇爲祝釐故曰降福無疆明是一人手筆故結構相同不但首尾照應如一也倣此

【玄】鳥祀高宗也○殷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號爲高宗崩而合祭於僖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旣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一朱傳此祭祀宗廟之樂【案】朱子以爲泛言祭祀之樂則不應獨注重武丁馮氏謂此高宗報祀上甲微之樂魯語上甲微能率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在夏世中衰上甲微復興故商人報焉愚謂鄭以此詩爲高宗祫祭於大祖爲確故○○折中從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

方
(毛)元鳥鳦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
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
命以元鳥至而生焉案系卵生契鄭氏據殷本紀及緯侯諸書爲言歐蘇二公已辭而闢
之以爲妖濫怪妄而毛注無之學者宜分別觀之芒芒大貌正長域有也(補)朱
傳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
也域封境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殆協詩多
(毛)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補)黃氏光昇曰厥后謂其
方之諸侯與舜典班瑞于羣后大禹謨乃會羣后武成

王若曰羣后義同鮮于氏侁曰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
后也不殆朱子以爲不危殆古殆怠字通鄭氏以爲不
懈怠者義可從校勘記趙岐注孟子鄭注易皆用殆爲怠王稱武丁者王肅
云殷質以名號在廟對先后言故稱名也孫子對祖宗
之通稱也言商之先后受命不怠而今則在武丁孫子
也李氏樗曰以諱事神者周人之制也自周以前未之或諱也陳氏曰殷天子皆以號舉湯名履而號天乙
則其餘可推以爲稱名者非也案何氏曰高宗名昭武丁其字也字祖考者古人以爲敬子思嘗字仲尼矣○
武丁孫子猶云孫子武丁倒句以就韻耳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毛)勝任也(箋)交龍爲旂糦黍稷也(補)○○折中武丁之
爲孫子也克紹前烈凡湯之所爲無不能勝其任案商
人稱湯爲武王建龍旂而奉黍稷此卽武丁之爲孫子
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毛)畿疆也(箋)止居也(補)王氏肅曰殷道衰四夷來侵至
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爲境域也(案)武湯受命曰正域
四方四方既正然後奄有九有武丁中興曰肇域四海
四海之域必先始於邦畿一化國爲天下一正國以及
天下也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山河如故

(毛)景大員均何任也(箋)假至也祁祁衆多也員古文作
云河之言何也錢氏謂河何古通用(補)朱傳景山名商所都也員
與下篇幅員義同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
春秋傳作荷陳大士曰武丁所以能中興者先據河山
之險沃野千里握重勢以臨諸侯也
玄鳥一章○○折中武丁祫祭也祫祭自始祖以下故
首言契也契封於商言宅殷土者其後遷殷也竹書
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商侯者振也振爲有
易所戕其子微興師滅有易殷復興土地日廣故曰
宅殷土芒芒也魯語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故商人

報焉是也微之六世孫曰天乙是為成湯伐夏而有
天下成湯曰吾甚武見史記故湯有武號亦曰武王自
湯以後多賢君伊尹訓大甲咎單訓沃丁伊陟相大
戊巫賢相祖乙盤庚涉河復修湯政故曰商之先后
受命不殆也盤庚之後殷復衰至於武丁得傅說為
相殷以復興故曰在武丁孫子也傅說之學同於伊
尹觀說命可見而高宗伐鬼方功甚偉凡湯之舊政
皆能行之故曰武王靡不勝也孟子曰由湯至於武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又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
之掌也與詩言合矣邦畿千里景員維河告先王以

定都也商人屢遷不常厥居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始
居亳自湯以後仲丁遷於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於
邢祖乙以後復從河北至于盤庚乃涉河而南都於
殷從上甲微之故居然率籲眾感未大定也武丁修
德行政四海來假乃始定都於此而不遷則列祖在
天之靈亦必聞而喜之故於廟中歌之以安神也

評首節導河積石首二句亦莊重亦神奇第三句忽
羽五字句此昌黎所謂橫空盤硬語也第四句復
用重筆以湯是開創之主與契並重故不得用輕筆
也夾飾落到武丁孫子纔是正位三四節發揮武丁
處澀然武湯復生一則曰正域四方一則曰肇域四
海陳氏謂美中興之君同於開創詩所以為善頌也
而一切豐功駿烈效法乃祖處總歸於武王靡不勝
一句之中直是一語抵人千百結束從景員維河回

映宅殷土芒芒以受命咸宜囘應章
首兩命字結構謹嚴語無浮夸仿岫

長發大禘也。朱傳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
所出而以其祖配也今案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
祫祭之詩馮氏復京曰陸璽云禘於始祖廟祭所出之帝須以祖配不及羣廟朱子蓋從陸說○陳
氏祥道曰陸氏謂禘祭不兼羣廟為其疏遠不敢褻狎
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元王桓撥
相土烈烈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愚案孔氏安
國謂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
合食於大廟程子謂禘其祖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
東嚮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蓋禘之為言諦也許慎謂
審禘昭穆張純謂諦祖昭穆尊卑之義斯則大禘之禮
七廟之主皆在其所以異於祫者祫止於大祖而禘則
追享所出之帝祫止於本宗而禘則配享功臣故禘尤
大於祫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
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又禘有

三有大禘有時禘有吉禘此其大禘也蓋時禘四時之
一吉禘則三年喪畢之祭惟大禘以五年周無時禘吉
禘見左傳來雍則大禘也宜哲
維人與此章降予卿士一例
亦整飭亦叶韻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
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哲本作悊
〔毛〕濬深洪大也外大國者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有
娀契母也朱契之母家也將大也〔箋〕長猶久也隕當作員員謂
周也方曰幅圓曰員曹氏曰猶云廣輪〔纂〕虞書稱舜曰濬哲則濬哲者
古人之美稱此曰維商則非稱一人蓋舉始祖所自出
而總言之長發其祥言其受命之祥久已發見自禹治
水時上帝已立有娀氏之子曰契肇啟商家矣○下土

方者言下土各方如冀兗青徐之類外大國者古者王畿之內皆有封國自王畿以外皆有大國如韋顧昆吾之類猶周之有齊楚秦晉也胡氏墨莊曰祭天后夫人不與大禘女主皆配祔則先妣有娀當亦合食故詩人溯商之始而首及之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毛元王契也桓大朱傳武也撥治韓詩作發履禮也相土契孫也王氏質曰契之後湯之前十三傳而獨舉相土一人左氏謂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是最盛者也烈烈威也補朱傳玄者深微之稱歐陽語或曰以元鳥降而生也案此言元王具英武撥亂之才故小國大國皆受其

教放之而準達猶放也謂共驩苗鯀之徒皆不敢阻聲教也發猶起也懷襄之世民皆昏墊乃契以身教率履不越從而視之均能興起無委靡不振者此元王之所以大治天下也至相土威行海外截然整齊則海內可知古人以邊爲海非指大洋也觀左氏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之說可見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毛至于湯齊者至湯與天心齊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案帝命不違言湯之先人皆能不違帝命左氏所謂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意正相似補朱傳降猶生也言湯應期而生也聖敬日躋者徐氏鳳彩謂人心敬則日升怠則日墮是也遲遲久也祇敬式法也昭假遲遲上帝是祇言其敬事上帝而感格之者甚久此猶文王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帝命式于九圍則以受方國之謂也此克當天心之實而運世之所爲有本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語奇而法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毛球玉疏考工記玉人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惟此二圭綴表旒章也絿急也說文訓同優優和也朱優優寬裕之意遒聚也補

朱傳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小球如子穀璧男蒲璧大球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之類所謂輯五瑞也下國諸侯也言天子爲諸侯所繫屬如旗之縿爲旒所綴著也爾雅及周禮注正幅曰縿旒綴於正幅之旁何荷通絿緩也案毛訓急朱訓緩當從朱又廣雅絿求也馬元伯曰凡競者多爭求者多詐競求二義相對與不剛不柔句法正同至下章不震不動與下句反對與此章每句自相反對者異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尤奇與伏武內十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毛共法箋共執也駿大厖厚龍和也毛訓龍爲和者二此及勺是後人莫詳其義箋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大戴禮引作寵箋本之戁恐竦懼也補蘇傳共珙通合

共之玉也朱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共供通嚴氏曰藉邦
惟正之供駿厖齊詩作駿駹謂馬也董逌說○胡氏曰是稱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
之意下圖賴以負戴數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朱氏善曰
此句爲下章征伐張本

提湯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
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王)武王湯也史記湯曰吾甚武故後人以武稱之非諡也旆旗也王氏念孫曰荀子議
兵篇韓詩外傳並引作武王載發發謂興師伐桀也與下叶韻毛作旆借字耳虔固曷害也苞
本蘖餘也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補)朱傳虔
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遏通或曰曷誰何也蘖旁生萌

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顧昆吾也皆
桀之黨也言湯載旆以征不義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
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箋韋彭姓顧昆吾己姓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
右商王

(毛)葉世也業危也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箋)中世謂相
土也(補)朱傳天子指湯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
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愚案天子指湯自言言相
土之時殷土芒芒中葉而衰震動危疑則無左右之者
故也信也天將立子姓爲眞天子而降予以卿士云云
一說湯之於尹學焉而後臣之爲降而下之之事又曰
予與也言天降而予之邵寶子長弼之義又案允也天子句宜屬上
言昔在中葉有震有危疑今則信乎爲眞天子矣下三句一類自屬古法

長發七章序曰大禘也蓋合羣廟之主而享之盤庚所
謂大享于先王者是也朱子疑爲祫祭蓋誤於陸氏
之說也首言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已統商家歷世之
主蓋此二語中日有娀方將立子生商者猶周家之
尊姜嫄也商于姓也帝將立子姓故以有娀氏女生
商也自元王而相土而武湯舉其功德之盛者言之
祭法言冥勤其官而水死國語言上甲微能帥契而

此不及者不能徧舉也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爲功臣子孫言之也商之功臣若咎
單巫賢甘盤傅說輩宜皆在與享之列而獨言阿衡
者昔人疑此詩作于沃丁之時其時伊尹方卒葬于
亳既葬而祔于大廟以祭故不及他人也沃丁者大
甲之子也商有三宗大甲爲大宗當與大戊中宗武
丁高宗別有頌章今亡之矣

評首二句包括通篇氣象端正吉祥突接洪水芒芒
現出禹來有石破天驚之妙落到有娀方將二句
何等鄭重次節首提元王自是文中主腦到相土便
以二句了之此是輕重疎密之法然二句雖簡卻有
許芒三節頌到湯又是大主腦兩提帝命固屬分外
鄭重尤妙能寫出湯做聖人心法如聖敬日躋語直

是截全爲句文日昭事上帝湯日上帝是祗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以下兩節竭力鋪張然卻是外面文字以精蘊已盡於前一節也截旆一節接數奏其勇來然說來卻是一武字六百載皇基創業全在此章筆端亦具有如火烈烈之勢若入後人手便可以韋顧昆吾大第鋪寫伐夏另爲一節豈可以兩句了之商頌約而嚴處在此末以阿衡作結與大明篇維師尚父一例若來雍之宣哲維人尙是渾說至寫阿衡之功用以左右二字了之筆力高簡視大明篇於尙父下演作四五句微覺夸而泛矣矜嚴之至後人何從夢見（仿山）

殷武祀高宗也○朱傳武丁中興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一說高宗廟落成之樂章）

撻（單刀直入不作回頭）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㊂撻疾意也（言其兵威神速）殷武殷王武丁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罙深裒聚也箋罙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用武以伐之冒入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俘虜其衆士緖業也案伐楚但一事耳而遂以爲湯孫之業何也中興之主必立武功武功不震未有能紹先業者也昔人譏唐之子孫不振謂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迄唐之亡三鎭不復然則高宗伐鬼方撻荊楚兩皆克之威震天下以爲湯孫之緒不亦宜乎補朱傳殷武殷王之武也案裒荊之旅箋謂聚其衆俘之有截其所朱謂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愚謂裒荊之旅乃荊人盡抽其有衆以防我如淮西吳少誠之所爲有截其所卽截彼淮夷之截蓋荊人方聚於其所必要害之地而王師卽就其所邀截之也（一說易謙象傳曰君子以裒多益寡廣韻注裒取也）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毛鄉所也箋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謂獻其方物）世見曰王此章所用責楚之義案羌在西方楚居南鄉楚屬荊夏時已入版圖朱子以楚卽鬼方疑誤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毛辟君適過也箋來辟猶來王也補朱傳多辟諸侯也適讁適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於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見於王（歲事乃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屬正所謂述職也）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愚謂述職非一事而以稼穡匪解爲言者見古人重農貴粟之意鍾氏惺曰商人先罰後賞故歲事來辟先以禍適爲憂

鄭氏曰此亦告楚之詞

天（再提天命悲壯）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毛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補朱傳

監觀殿咸也言天之視聽在民則民可畏矣【案】孟子無嚴諸侯注嚴畏也下國猶下土也果能不僭不濫不怠遑則天必命爲下土之君而大建其福也唐孔氏謂於時楚僭王位故告曉之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毛】商邑京師也【疏】朱傳翼翼整飭貌極表也赫赫顯盛貌濯濯光明貌壽考云者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案】高宗宅中圖大大張撻伐以威不庭故聲靈赫濯作者旣頌其壽考而又曰且甯正唐大宗所謂我當其難而詒

後人以安也且甯二字爲撻伐結構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毛】丸丸易直也【案】丸丸當是圓滑貌遷徙虔敬也朱註虔亦截也梴長貌旅陳也朱注旅衆也寢路寢也【疏】朱傳景山名商所都也鄘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案】斷截也遷旣斷而徙之也方斲言方取而削之是虔言取而劉之也桷榱也松爲椽貴乎長楹柱也旅雖衆宜有則也寢廟中之寢也卽閟宮之路寢蓋廟後藏衣冠之寢非朝中出政敎之寢也朱子謂爲立百世不遷之廟始祔而祭之之詩是也

殷武六章序曰祀高宗也三代以上爲邊患者曰苗曰蠻苗之後爲西戎卽氐羌也亦卽鬼方也至周時爲犬戎驪山之役卒覆周宗蓋其患鉅矣高宗旣伐鬼方竹書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伐荆此荆乃荆𢧵之荆非荆楚之荆也又伐荆楚二患盡平天下大悅其爲中興之主廟祀百世不亦宜乎朱子以荆楚卽鬼方謂楚俗好鬼驗諸屈原九歌可見此以意揣之也予覽易注鬼方北方國晉書四夷傳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唐書亦謂突厥北部有流鬼國文選注鬼方於漢爲先零戎又竹書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蓋其種類自北而

西遂爲氐羌未可以南方之楚當之也意高宗伐鬼方當別有頌如周宣之玁狁淮北各自爲篇而今亡之矣

評 首章排空而入如異軍特起石破天驚次章作告諭之詞特借氐羌作陪客三四章皆作告諭之詞並提天命作主無夸詞亦無溢詞五章是正面文章見得宅中圖大自是王者氣象與居國南鄉者作反封之勢末以作廟結之與閟宮文義略同而筆意謹嚴實非後人所及後來韓昌黎詩文源出雅頌故能獨有千古予謂此種於碑版文字尤宜後來熟精文選者便已高出時流若能精熟三百篇其高古蒼堅又當何如商人手筆又當高蒼姬一籌惜不多存耳

ZW 21101000822296

跋

右余輯毛詩補正成客難之曰今時艱孔亟
手此俾用余曰育大用焉聲音之道與政
事通而亦與兵渾通昔漢圍項羽於垓下
陳平使四面皆作楚謌羽驚曰漢皆已得
楚乎俾楚人之多也李丞子精音律自
擬曲詞以授軍士臨陣采論勝負馬頭

一

鐃轉劇众謌齊作故凡所鬥戰人忘其死
史氏謂為用軍之一奇易曰說以先民民
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樂謌者使人
說之之道也而遂可以犯難而忘死其為
功豈不偉哉吮疽傳藥無此神奇矣春
秋昔師曠歔律而知南風不競多死聲
記曰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鼓鼙之

聲則思將帥之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
臣軍之勝敗將帥死節之臣皆可以聽聲
得之此其事誠徵眇矣光緒丁亥英外部
嘗咨取中國　國樂樂譜以角兵丁譜奏
之用將無於此有暗合乎哉而由滬上來
者謂洋人誦毛詩琅琅可聽且善於誦說
風正一道行將被於五大州是又奏伎絕域

二

者所亟宜肄業及之也